

十一朝東華錄要

東華錄







十一朝東



華錄  
臨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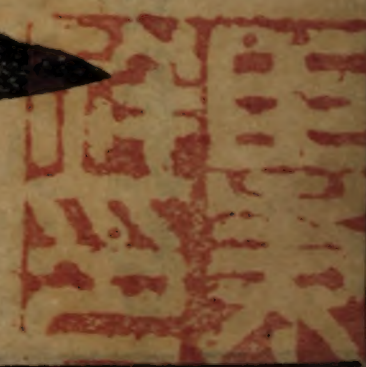


十

一

朝

東



華

錄

臨手

要



光緒二十九年  
上海商務印書  
館鑄板印行



DS  
754  
W26  
v.1

東華錄摯要序

上古之世結繩而治代遠年湮幾不可考中古而後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揖讓之風著焉夏商之世賢聖之君繼繼承承不乏其人故夏  
傳十有七君家天下者凡四百歲商傳二十有八帝天下諸侯朝覲者凡六百有  
餘祀周以武功定鼎傳十二君而東遷於洛自平王以迄東周又二十有三傳而  
周亡享國之最久者卜年八百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自秦漢而後晉宋唐元以迄  
於明上下數千百年其中之分合竊據偏安指不勝屈然其所以廢興存亡者稽  
之史冊朗若列星彰彰可考也 文安於

今上龍飛辛卯之春摘綱目之要書既成讀蔣氏 良驥 東華錄而知我  
朝

龍興之規模恭聆梗概而王氏 先謙 病其簡略於是

九朝東華錄出焉復自

太祖天命爲始以迄

世宗雍正之季年錄之加詳外復以



高宗

仁宗

宣宗

三朝之錄續之潘氏

順福

又續以

文宗

一朝之錄使萬世之臣民知我

朝之

聖

聖相承而

聖不自聖之心超邁萬古使天覆地載之中海隅蒼生咸知我

大清

皇帝累朝

高厚之恩施爲亙古所未有者也猗歟休哉猗歟盛哉凡我蒸民之食毛踐土者亟宜

感奮興起勤修職業勉爲善良以仰副我



列聖愛育生成之德惟是我  
太祖高皇帝肇興東土創業垂統  
功莫大焉

太宗文皇帝以善養人包容萬物

德莫懋焉

世祖章皇帝冲齡正位奄有九有延訪儒臣斟酌百代俾薄海內外復覩天日

治莫隆焉

聖祖仁皇帝康乂天下平三孽定漠北

宸謨默運

廟算無遺

權衡賞罰之平天下咸歌公允

元首明哉洵乎首出之

一人也

世宗憲皇帝獨立潛藩無偏無黨



天心默契

聖祖紓憂既承

神器以唐虞執中之心爲寬猛相濟之用迨至

高宗純皇帝

聖謨洋洋兵強國富外攘內安兆民頂祝

十全紀功六十年

垂拱而治

親禪大位於

仁宗唐虞之盛復見於

聖世而

仁宗睿皇帝

親承

訓政遂以寬仁慈恕鎮定海宇講武木蘭恪遵

祖訓昭茲來許古來明聖賢君罕有及者



宣宗成皇帝養正青宮

獨戡大難續承

丕緒節儉

躬行免貢蠲租約己自抑凡配

天祔

廟鐫碑陳器諸大典

詔令罷之其

謙沖之懷益昭垂於萬世

文宗顯皇帝

知人則哲任賢勿貳雖羣盜肆逆而

天心未厭不克

坐觀厥成而戡定大亂諸臣何一非拔自

聖明

特達之知也是我



朝

列祖

列宗之

聖德神功豈三氏東華之錄卽能盡述

萬幾要不過誌之於萬一然卷帙之重已有可觀讀是編者不能盡窺全豹

安也增蔣

氏之略減王氏之詳刪潘氏之煩合三錄而彙成一書得若干卷亦足以爲萬世

法故名之曰東華肇要至若

穆宗毅皇帝稟承

兩宮懿訓

耆定海內再造區宇復慶

昇平

偉烈豐功載在方冊

遺萬世無疆之福兆民賴之以安以永昊天不弔弗竟厥施天下臣民哀慕之忱迄今不衰如後啓之人有復繼三子之錄者

安當再肇其要藉以傳



列聖之

盛德於不朽是固爲區區私心之深幸亦天下萬世臣民之欣幸也夫是爲序  
龍飛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月宜興汪文安沐手敬撰



卷一 總論

卷二 經絡

卷三 雜考



東華錄要目錄

太祖高皇帝

卷一

起癸未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 訖乙卯 明萬曆四十三年

卷二

起天命元年

明萬曆十四年

訖天命十一年八月

明天啓六年

太宗文皇帝

卷三

起天命十一年九月訖天聰十年四月

明崇禎九年○五月後改元崇德

卷四

起天聰十年五月改崇德元年訖崇德八年

明崇禎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

卷五

起崇德八年八月訖順治元年十二月

是歲三月明亡

卷六

起順治二年正月訖順治四年十二月

卷七

起順治五年正月訖順治八年十二月

卷八

起順治九年正月訖順治十二年十二月

卷九

起順治十三年正月訖順治十八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

卷十

起順治十八年正月訖康熙八年十二月

卷十一

起康熙九年正月訖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卷十二

起康熙十四年正月訖康熙十九年十二月

卷十三

起康熙二十年正月訖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十四

起康熙二十六年正月訖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

卷十五

起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訖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

卷十六

起康熙三十四年正月訖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

卷十七

起康熙四十年正月訖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

卷十八

起康熙四十五年正月訖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

卷十九

起康熙五十年正月訖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

卷二十

起康熙五十五年正月訖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康熙五十八年正月訖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世宗憲皇帝

卷二十二

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訖雍正二年三月

卷二十三

起雍正二年四月訖雍正三年七月

卷二十四

起雍正三年八月訖雍正四年五月

卷二十五

起雍正四年六月訖雍正四年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雍正五年正月訖雍正六年十二月



高宗純皇帝

卷二十七 起雍正七年正月訖雍正七年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雍正八年正月訖雍正十年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雍正十一年正月訖雍正十三年八月

卷三十 起雍正十三年八月訖乾隆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乾隆六年正月訖乾隆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乾隆十年正月訖乾隆十三年八月

卷三十三 起乾隆十三年九月訖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乾隆十四年正月訖乾隆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乾隆十五年正月訖乾隆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乾隆十八年正月訖乾隆二十年三月

卷三十七 起乾隆二十年四月訖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訖乾隆二十二年七月

卷三十九 起乾隆二十二年八月訖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

卷四十 起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訖乾隆三十一年三月

卷四十一 起乾隆三十一年四月訖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



- 卷四十二 起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訖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  
卷四十三 起乾隆三十五年正月訖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  
卷四十四 起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訖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  
卷四十五 起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訖乾隆四十一年三月  
卷四十六 起乾隆四十一年四月訖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  
卷四十七 起乾隆四十四年正月訖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  
卷四十八 起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訖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  
卷四十九 起乾隆五十年正月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  
卷五十 起乾隆五十三年正月訖乾隆五十四年六月  
卷五十一 起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訖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  
卷五十二 起乾隆五十七年五月訖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  
卷五十三 起乾隆六十年正月訖乾隆六十年十二月

仁宗睿皇帝

- 卷五十四 起嘉慶元年正月訖嘉慶三年十二月  
卷五十五 起嘉慶四年正月訖嘉慶四年十二月  
卷五十六 起嘉慶五年正月訖嘉慶七年九月



卷五十七 起嘉慶七年十月訖嘉慶十年閏六月

卷五十八 起嘉慶十年七月訖嘉慶十一年十二月

卷五十九 起嘉慶十二年正月訖嘉慶十四年七月

卷六十 起嘉慶十四年八月訖嘉慶十七年十二月

卷六十一 起嘉慶十八年正月訖嘉慶十八年十二月

卷六十二 起嘉慶十九年正月訖嘉慶二十年十二月

卷六十三 起嘉慶二十一年正月訖嘉慶二十五年七月

宣宗成皇帝

卷六十四 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訖道光三年十二月

卷六十五 起道光四年正月訖道光六年十二月

卷六十六 起道光七年正月訖道光八年十二月

卷六十七 起道光九年正月訖道光十二年八月

卷六十八 起道光十二年九月訖道光十六年十二月

卷六十九 起道光十七年正月訖道光二十年八月

卷七十 起道光二十年十月訖道光二十二年四月

卷七十一 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訖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



卷七十二 起道光二十五年正月訖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七十三 起道光二十八年正月訖道光三十年正月

文宗顯皇帝

卷七十四 起道光三十年正月訖道光三十年十二月

卷七十五 起咸豐元年正月訖咸豐元年十二月

卷七十六 起咸豐二年正月訖咸豐二年十月

卷七十七 起咸豐二年十一月訖咸豐二年三月

卷七十八 起咸豐二年四月訖咸豐二年八月

卷七十九 起咸豐二年九月訖咸豐二年十二月

卷八十 起咸豐四年正月訖咸豐四年六月

卷八十一 起咸豐四年七月訖咸豐四年十二月

卷八十二 起咸豐五年正月訖咸豐五年八月

卷八十三 起咸豐五年九月訖咸豐六年六月

卷八十四 起咸豐六年七月訖咸豐七年七月

卷八十五 起咸豐七年八月訖咸豐八年四月

卷八十六 起咸豐八年五月訖咸豐九年六月



卷八十七 起咸豐九年七月訖咸豐十年六月

卷八十八 起咸豐十年七月訖咸豐十年十二月

卷八十九 起咸豐十一年正月訖咸豐十一年七月

穆宗毅皇帝

卷九十 起咸豐十一年七月訖咸豐十一年十月

卷九十一 起咸豐十一年十一月訖同治元年正月

卷九十二 起同治元年二月訖同治元年四月

卷九十三 起同治元年五月訖同治元年六月

卷九十四 起同治元年七月訖同治元年閏八月

卷九十五 起同治元年九月訖同治元年十一月

卷九十六 起同治元年十一月訖同治二年正月

卷九十七 起同治二年二月訖同治二年四月

卷九十八 起同治二年五月訖同治二年八月

卷九十九 起同治二年九月訖同治二年十一月

卷一百 起同治二年十二月訖同治三年四月

卷一百一 起同治三年五月訖同治三年九月



東華錄要目錄

- 卷一百一 起同治三年十月訖同治四年四月  
卷一百二 起同治四年四月訖同治四年七月  
卷一百三 起同治四年八月訖同治五年二月  
卷一百四 起同治五年三月訖同治五年十二月  
卷一百五 起同治六年正月訖同治六年五月  
卷一百六 起同治六年十二月訖同治七年四月  
卷一百七 起同治七年閏四月訖同治七年九月  
卷一百八 起同治七年十月訖同治八年五月  
卷一百九 起同治八年六月訖同治九年正月  
卷一百十 起同治九年二月訖同治九年九月  
卷一百十一 起同治九年閏十月訖同治十年十月  
卷一百十二 起同治十年十月訖同治十二年四月  
卷一百十三 起同治十二年五月訖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東華錄肇要卷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我朝

太祖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努爾哈赤。生於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孕十三月而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聲若洪鐘。剛果能斷。凡所覩記。終身不忘。國人稱之曰聰睿貝勒。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縣亘千餘里。山上有潭。曰闌門。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濤三江出焉。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佛庫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因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里雍順爲名。與小舠乘之。曰。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母凌空去。子乘小舠。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雄長。搆兵仇殺。有取水者。奇其狀貌。歸告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語以姓名。且曰。我天女所生。天命定汝等之亂。衆驚曰。天生聖人也。昇歸奉爲主。以女百里妻之。居長白山之東。俄漠惠之野。鄂多里城。國號滿洲。是



爲開基之始。數傳。遭國人叛。布庫里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僅以身免。遁於野。國人追之。有鵲止其首。追者以爲枯木。因得脫。又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諱都

督孟特穆。生有智畧。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蘇濟河。虎攔哈達山下。嚇圖阿喇地。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索舊業。盡得故地。遂釋之。生二子。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妥羅。次妥義謨。次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子一。卽

興祖直皇帝。號都督福滿。生子六。長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卽

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次包朗阿。次寶實。

景祖居赫圖阿喇地。德世庫等兄

弟五人。分築五城。距赫圖阿喇城。近者約五里。遠者約二十里。環衛而居。稱爲甯古塔貝勒。是爲六祖。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次額爾袞。次界堪。次卽

顯祖宣皇

帝。諱塔克世。次塔察篇古。是時近地部落中。有名碩色納者。生子九。俱强悍。又有名加虎者。生子七。俱輕捷多力。嘗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強。侵陵諸路。

景祖

素多才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往征。滅之。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濟河西。二百里內諸部。由此國益強盛。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爲

宣皇后。

生三子。長卽

太祖高皇帝也。歲己未。卽明嘉靖三十八年。次舒爾哈齊。號達爾



漢巴圖魯。次雅爾哈齊。繼妃納哈氏。哈達萬汗所養族女。生一子。名巴雅喇。號卓禮克圖。庶妃生一子。名穆爾哈齊。號青巴圖魯。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及是。上生。

宣皇后崩。上時十歲。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產獨薄。時諸國紛亂。滿洲國之蘇克蘇濟河部。渾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綠江部。東海之渥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扈倫國之烏喇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大小十四部。爭爲雄長。互相攻戰。上恩威並用。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始以一旅之師。漸削平諸部。而統一之。繼以尼堪外蘭。搆讐於明。害我二祖。乃奮志復仇。伐明以伸大義。取遼東廣甯諸地。剏立宏業。天佑人歸。混一區宇。實基於此。

癸未。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

春二月。先是蘇克蘇濟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甯遠伯李

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李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甯二路兵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圍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既至古勒城。



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故勒城不下。兵死甚衆。因責尼堪外蘭。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卽至城大呼。給之曰。大兵旣來。豈遂捨汝而去。有能殺阿太來降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以降。成梁誘城內人出。盡屠之。並害

景祖

顯祖。

上聞之大慟。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明遣使謝曰。非

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勅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

書。上欲得尼堪外蘭。明人不肯。且曰。若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甲版。令爲

爾滿洲國主矣。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上同族甯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

上。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往附。上日夜思復仇。以

顯祖遣甲十

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時年二十有五。夏五月。上起兵征尼堪外蘭。攻圖倫城。尼

堪外蘭豫知之。棄軍民。攜妻子。遁於甲版。克圖倫城而歸。時兵百人。甲三十副而已。

六月。德世庫劉闡索長阿寶實等子孫。忌上英武。同謀害上。夜將半。潛至城

欲登。上心動。起。登城望之。賊方緣梯而上。見上至。乃遁去。秋八月。上復率

兵攻尼堪外蘭。於甲版撒爾湖城。諾米納喀達陰遣人告之。尼堪外蘭奔撫順所



迤東河口臺。欲進邊。上以兵躡其後。明邊兵出口。擊逐尼堪外蘭。我兵見之。疑明兵督尼堪外蘭來戰。遂勒兵立營。是夜。尼堪外蘭遁。其部下來歸曰。不戰何也。明兵乃擊逐尼堪外蘭。不容入邊耳。上怒曰。若非諾米納奈喀達。尼堪外蘭已成擒矣。上遂定計。佯與諾米納約。合兵往攻把爾達城。給之曰。爾可帥師先戰。諾米納不從。上曰。爾以兵仗予我。我即先戰。諾米納以兵仗授我軍。上遂執諾米納奈喀達誅之。取撒爾湖城而回。衆有來歸者。悉遣還其妻孥。其衆復修城以叛。九月。有賊乘夜陰晦。至上所居。欲潛入。有犬驚吠。上覺而起。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入。我即出矣。爾能攫我鋒耶。因以刀柄擊窗。爲由窗而出之狀。既而仍由戶出。賊驚走。有從人宿牖下。被賊刺死。

甲申。

明萬曆十二年

春正月。

上率兵征兆佳城李岱。途遇大雪。衆勸回兵。

上不允。曰。李岱

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戕害。反爲哈達鄉導。豈可恕耶。遂圍城。攻克之。獲李岱。宥其死而參養之。初。六祖寶實之子。康嘉興。綽奇塔覺善。同謀。糾合哈達國萬汗兵。劫我所屬瑚濟寨而去。分所獲於中途。我部將安費揚古。及巴遜。率十二人。追敗之。殺哈達兵四十人。獲所掠而還。夏四月。上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起。持刀出戶。伏烟突



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逼煙突。忽有電光照見。遂以刀背擊之。仆。呼近侍縛之。近侍曰。何必縛也。殺之便。上念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倘加兵於我。衆寡不敵。仍佯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以盜牛應。近侍又曰。誑言也。宜殺之。上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又一夕。有婢不就臥。察其狀。怪之。乃衷甲佩刀。攜弓矢伺之。熟視籬缺處。隱然有人。遂射之。中其衣。賊驚遁。上追及之。詢其名。爲義蘇。諸弟及近侍請殺之。上曰。此非汝所知。殺之適以起釁。不如撻而釋之。上之深沈大度。臨機應變。類如此。六月。上率兵四百。征納木占薩木占。訥申萬濟漢。以復噶哈善哈思虎之仇。圍其寨。絕彼汲道。攻至四日。令戰士跣足緣巖而上。遂取馬兒墩寨。訥申萬濟漢奔界凡。秋七月。上率兵五百。攻董鄂部。其主阿海巴顏。閉城以待。上突圍其城。垂陷。會大雪罷攻。上率十二人。伏濃烟中。城內謂兵已退。引衆出。上突出。擊之。斬四人。獲甲二付。會王甲部之孫。札秦光滾謁。上曰。益郭落。吾仇也。曾爲所縛。乞一旅。助我破之。上念旣興兵至此。宜乘此戡定一方。乃以兵赴之。圍其城。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上乘屋巔射。城中鄂爾果尼射。上中首。貫胄。傷入指許。上拔箭。見敵趨過。卽以所拔箭射之。應弦而踣。上被創。血流至足。猶鏖戰不已。



敵有名羅科者。乘烈焰中。潛偪。突發一矢。中上項。砉然有聲。穿鎖子甲。護項。上拔之。鏃卷如鈎。血肉併落。衆見上創甚。競趨而前。上止之曰。汝勿來。我當徐下。時項血湧如注。以一手捫創處。一手拄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相怨咎。少甦。裹創。迷而復甦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至次日未時。血始止。於是棄垂下之城而還。上創愈。復攻之。克其城。獲鄂爾果尼及羅科。諸臣請誅之。上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爲我射敵也。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乃以二人爲牛泉。統轄三百人。諸臣皆頌上大度云。

乙酉。

明萬曆十三年

春二月。

上率甲士二十五人。步卒五十。畧界凡。其部長訥申把穆尼。從

步軍中疾馳而至。上見之。單騎回擊。訥申刃已先及斷。上所執鞭。上揮刀斷其背。復轉射把穆尼。斃之。上引兵徐還。不遺一騎。夏四月。上率步騎五百人。往征哲陳部。值大水。遣衆還。留八十人略地而前。於是托漠河。章甲。把爾達。撒爾湖。蘇枯賴虎。凡五城。合兵禦我。後哨章京。能古德。偵諸路兵。奔告於上。由他道突過。弗遇。上恃有後哨。遂深入。見敵兵八百餘。陳界凡之渾河。上乃親執纛。先近敵。



陳下馬驅馬回。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顏布祿。兀凌噶。直前衝擊。奮勇射之。殺二十餘人。敵兵爭渡渾河而遁。既收軍。上曰。今日之戰。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衆。天助我也。秋九月。上率兵攻蘇克蘇濟河部。破之。斬其城主。

丙戌。

明萬曆十四年

夏五月。

上攻渾河部。克之。

秋七月。

上攻哲陳部。招撫之下其城。

進征尼堪外蘭。遁入明邊。令傳諭明邊。執送尼堪外蘭。明使來言曰。尼堪外蘭既歸我。未便執送。爾自來殺之可也。上命齋薩率四十人往。尼堪外蘭聞我兵至。欲登臺以避。明人去其梯。執送尼堪外蘭。付我斬之。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蟒段十五匹。通和好焉。

丁亥。

明萬曆十五年

春正月。

上於碩里口。虎欄哈達東南。加哈河兩界中之平岡。築城三層。

並建宮室。

夏六月。壬午。始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以立。

以我國珍異。於撫

順。清河。寬奠。饒陽。四關口。歲與明互市。以通商賈。自此國富民殷云。秋九月。葉赫國其貝勒納林布祿。送其妹來歸。上迎之成禮。是爲孝慈高皇后。卽

太宗母也。

上率兵征王甲。克之。

乙丑。

明萬曆十七年

春正月。

上率兵征兆佳城。克之。斬其城主甯古親而還。



丁卯。明萬曆十九年遣兵畧長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衆。葉赫貝勒。遣使求額爾敏札庫木

二地之一。不許。使阿林察報之。

壬辰。明萬曆二十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太宗文皇帝生。

癸巳。明萬曆二十一年夏六月。葉赫貝勒。布寨納林布祿。糾哈達貝勒。孟格布祿。烏喇貝勒。滿

泰。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四國合兵來寇。上敗之。追斬十二人。獲甲六副。馬十八匹。

秋九月。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北嫩河。蒙古。科爾沁。席北部。掛爾察。及滿洲。長白山

所屬。朱舍里。訥殷。九姓之國。合兵三路來侵。凡三萬人。上禦之於古勒山。對黑濟

格城結陣。及戰。葉赫貝勒布寨。直前衝入。乘馬觸木而踣。我兵吳談刺殺之。敵兵遂

亂。諸貝勒膽落。棄衆奔潰。擒烏喇貝勒。布古泰。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甲千副。自此

遠近懾服。

甲午。明萬曆二十二年春正月。北科爾沁部。蒙古貝勒。喀爾喀五部貝勒。始遣使通好。自是蒙

古諸貝勒。通使不絕。

乙未。明萬曆二十三年夏六月。攻輝發所屬多壁城。克之。

丙申。明萬曆二十四年春二月。明遣官一員。朝鮮官二員。從者二百人來。上命迎入大城。優



禮答遣之。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感上再生恩。本如父。以妹妻上弟貝勒舒爾哈齊。迎歸。大宴成禮。

丁酉。明萬曆二十五年春。葉赫貝勒布揚古願以妹歸上。金台石願以女妻上次子代善。

許之。聘焉。未幾。金台石以所許女妻蒙古喀爾喀部貝勒。

戊戌。明萬曆二十六年春正月。上命長子台吉諸英等率兵一千征安褚。取屯寨二十餘。所

屬人民盡招徠之。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來請婚。上以弟舒爾哈齊女妻

之。賜甲冑五十。敕書十道。是年。哈達貝勒孟格布祿所居城北溪中流血。

己亥。明萬曆二十七年春正月。東海渥集部來朝貢。其長博濟哩乞婚。上嘉其率先歸附。以

六大女配其六長。二月。辛亥朔。將蒙古字制爲國語。滿洲初無字。命巴克什額爾

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人以難辭。諭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諸音。聯

綴成句。因文見義。何爲不可。於是上獨斷。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三月。始開金銀鑛鐵冶。九月。征哈達。擒其貝勒孟格布祿。滅之。盡服其屬城。尋

孟格布祿與噶蓋謀逆。事洩。俱伏誅。

辛丑。明萬曆二十九年春正月。上以女妻孟格布祿子吳爾古代。編三百人爲一牛錄。每



牛衆。設額眞一。先是滿洲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出一矢十矢。領以一長爲牛衆。是年徠服者衆。遂以牛衆額眞爲官名。冬十一月乙未朔。烏喇貝勒布占泰。以其兄滿泰之女來歸。迎宴如禮。

癸卯。

明萬曆三十一年

春正月。自虎欄哈達南岡。移於祖居。蘇克蘇濟河。加哈河之間。赫圖阿

拉地。築城居之。秋七月。

孝慈高皇后疾篤。思見母。

上遣人迎之。葉赫不

許。上諭曰。葉赫諸舅。背盟棄好。將許我國之女。悉嫁蒙古。汝如此。我將問罪汝邦。

遣其僕人南太還。庚辰。

孝慈皇后崩。

后年十四歸上。儀範端淑。器度寬

和。莊敬聰慧。不預外事。詞氣婉順。不好諂諛。不信讒佞。耳無妄聽。口無妄言。殫誠畢

慮。以奉事

上。始終盡善。及崩。

上悼甚。喪殮祭享。悉加禮。越三載。葬尼雅滿山岡。

甲辰。

明萬曆三十二年

春正月。

上以

后病革時。欲見母而未能。率兵征之。取二城七寨。俘

二千人而還。

乙巳。

明萬曆三十三年

命於赫圖阿喇城外。更築大城環之。

教國人刨採人參。以製法。令

熟而乾之。可以經久。民用益饒。

丙午。

明萬曆三十四年

冬十二月。台吉恩格德爾。又率蒙古諸貝勒之進駝馬來朝。尊

上爲



神武皇帝。自此諸部朝貢歲至。

丁未。

明萬曆三十五年

春正月。東海瓦爾喀部。蜚悠城長。穆特黑來朝。告上曰。烏喇布泰。遇

吾等虐甚。乞移家來附。上命弟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一等大臣費英東等。率兵三千。往徙之。時夜陰晦。軍中大纛。上有光。衆以爲異。捫視之。無有也。復樹之光如初。舒爾哈齊曰。吾自幼從上征討。未見此異。恐非吉兆。褚英代善曰。或吉或凶。兆已定。吾等遽還。何以報命。遂前至蜚悠城。盡收環城屯寨。凡五百戶。命扈爾漢。率兵三百。護之先行。布占泰發兵萬人。邀諸路。扈爾漢見之。令五百戶結寨山巔。以兵百人衛之。使告後隊。翼日烏喇來攻。我大將揚古利。爭先迎擊。斬烏喇七人。我兵僅傷一人。烏喇兵退渡河。未時。我後隊兵至。褚英代善諭衆曰。布占泰。我國已擒而縛之。吾父特宥其死。今豈不能再縛耶。於是衆軍皆奮曰。願效死。遂渡河。褚英代善各率五百人。分二路奮擊。烏喇兵大敗。代及烏喇統兵貝勒博克多。從馬上。左手攫其胄而斬之。時天氣清明。忽陰晦大雪。敵兵棄甲逃者。僵仆甚衆。是役也。陣斬博克多及其子。生擒貝勒常住父子。及貝勒胡里布。斬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而還。夏五月。命幼弟貝勒額亦都。率兵千人。征渥集部。取赫席黑等三路。俘二



千人還。秋九月。彗星見東方。入夜方滅。指輝發國。時輝發叛。是月率兵征之。克其城。誅其貝勒拜音達里父子。遂滅輝發。

戊申。明萬曆三十六年春正月。上欲與明通好。詔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朝而作。式好無

尤。歷世難求。吾欲與明。昭告天地。同歸於好。遂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同勒

誓辭於碑。建於沿邊諸地。按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尋命守臣嚴備邊。

己酉。明萬曆三十七年春二月。上遣明書曰。鄰朝鮮境而居。瓦爾喀部衆。皆吾所屬也。可諭

彼察出予我。於是明遣使諭朝鮮。歸我千餘戶。冬十二月。命侍衛扈爾漢。征東

海渥集部所屬之濔野路。取之。收二千戶而還。

庚戌。明萬曆三十八年命額亦都。率兵往東海渥集部。大木都魯。綏分甯古塔尼馬察四路。

招其部長康古禮等。回師取雅攬路。俘萬人。

辛亥。明萬曆三十九年春二月。命察國中無妻者。給配婦女千餘。其貧不能娶者。更發帑金

與之。令自娶。民心大悅。秋七月。命阿巴泰。費英東。安費揚古。率兵取渥集部之

烏爾古宸木倫二路。俘千餘人而還。十二月。命額駙何和里。巴圖魯。額亦都。達

爾漢。侍衛扈爾漢。率兵征渥集部之虎爾哈路。克其札庫搭城。俘二千人。其環近各



路。悉招撫之。衛其民五百戶來歸。

壬子。

明萬曆四十年

烏喇國背盟。

上親征之。克其臨河六城。毀之。

十二月。有白氣起自烏

喇國。經

上宮殿之南。直抵虎欄哈達山。

癸丑。

明萬曆四十一年

春正月。

上以布占泰悔罪求和。當守約弗渝。至是聞以其女。薩哈簾

子綽啓鼐。及十七臣之子。送葉赫爲質。娶

上所聘女。又幽

上二女。

上遂親率

大兵征之。時布占泰期以是月丙子。送其子質葉赫。我師先一日至。布占泰率兵三

萬。越伏爾哈城而軍。時貝勒大臣皆欲戰。

上止之曰。征伐大國。豈能使之遽無子

遺乎。

上子代善。姪阿敏。大臣費英東等。皆奮然曰。我士飽馬騰。利在速戰。所慮者。

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平原廣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戰。厲兵秣馬。將何爲耶。

倘布占泰竟娶葉赫之女。辱何如之。後雖征討。夫復何益。

上曰。我仰荷天眷。自幼

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

但恐貝勒諸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爾

衆志旣孚。即可決戰。貝勒大臣及軍士聞。

上言。皆踴躍。歡聲雷動。三軍盡甲。上

曰。倘破敵衆。卽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乃進兵與戰。矢交發。如雨。呼聲動天。



上奮然挺身而出。諸貝勒大臣率軍士鼓勇縱擊。大敗烏喇兵。十損六七。餘皆棄兵甲逃竄。遂乘勢奪門克其城。上登陴坐西門樓。悉樹我軍旗幟。布占泰率敗兵不滿百人急還城下。見我軍旗幟大驚而奔。復遇代善邀擊之。布占泰勢不能敵。遂遁。又損兵過半。餘皆潰走。布占泰僅以身免。投葉赫國而去。我軍獲馬匹甲冑器械無算。盡撫其所屬城邑。駐軍十日。大賚有功將士。烏喇敗兵來歸者。悉還其妻子僕從。編戶萬家。其餘分給衆軍。乃班師。烏喇遂亡。秋九月遣使諭葉赫貝勒。令擒布占泰以獻。凡三往不從。乃率兵四萬征之。降其所屬兀蘇城。盡焚所屬張城。吉當阿城。雅哈城。黑沈蘇城。何敦城。喀布齊賚城。俄古岱城。及屯寨十九處。廬舍糧儲收兀蘇城降衆三百戶而還。葉赫貝勒金台石布揚古愬於明曰。哈達輝發烏喇三國。滿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卽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而開原鐵嶺爲牧馬之場矣。明遣使來言曰。自今以後勿侵葉赫。若從吾言。是推吾之愛而罷兵也。若不從吾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游擊馬時桄。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守衛葉赫二城。上聞之。乃以書與李永芳。謂葉赫渝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不與。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爲仇。故伐之。今布占泰奔於葉赫。而不吾與。此吾所以



征也。吾與汝國。何嫌何怨。欲相侵耶。既發書。乃還。

甲寅。

明萬曆四十二年

夏四月。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福。強令以禮接。

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語多不遜。上曰。虛言。啗喝。何以禮爲。時上遇明之使臣。

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蒙古科爾沁貝勒。

莽古思。以女歸。上子四貝勒爲婚。四貝勒卽太宗也。上命親迎。至輝發。

扈爾奇山城。大宴成婚。冬十一月。遣兵五百。征渥集部之雅攬。西臨二路。收降民。

二百戶。俘千人還。

乙卯。

明萬曆四十三年

春三月。甲戌。黃氣亘天。夏四月。始建佛寺。及玉皇廟於城東之阜。凡

七大廟。三年乃成。明遣廣甯總兵張承蔭巡邊。承蔭還。遣通事董國蔭來曰。汝所居

界外地。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汝勿刈穫。其收汝邊民還

汝國。上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故爲斯言耳。昔賢云。海水

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葉赫。又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穫而遷。將帝心已移

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吾小國受小害。汝大國得無受大害乎。

吾國之民無多。不難於遷。汝大國能盡藏其衆乎。若搆兵起釁。非獨吾國患也。汝自



恃國大兵衆。輒欲陵我。詎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天意。設汝每城屯兵一萬。汝國勢亦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則城中兵適足爲吾俘耳。董國蔭曰。此言太過矣。遂去。自此明侵我疆土。於邊外數處立碑爲界。六月。葉赫欲以 上所聘。貝勒布揚古之妹。適蒙古喀爾喀部之莽古爾代。我國貝勒大臣皆憤怒。請急發兵。往攻其城而取之。上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喇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構怨相繼。是此女召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起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卽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貝勒大臣堅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因明國遣兵衛助。恃其勢。遂與蒙古。今往證明國宜也。上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天鑒不遠。我姑俟之。使我今日仗義伐明。天必佑我。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吾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粟。爲先務耳。諭各牛彘下。出十人。牛四頭。於曠土屯田。積貯倉廩。復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冬十一月。渥集部東額黑庫倫人。寄語我



國人曰。人謂爾國驍勇。可來與我等決一戰。上遣兵二千。至顧納喀庫倫。招之不

服。遂攻克其城。陣斬八百人。俘獲萬人。收撫其居民。編戶口。乃還。上既削平諸國。

每三百人。設一牛录額真。後改稱牛录章京。即今之佐領。五牛录。設一甲喇額真。後改稱甲喇章京。即今參領。五

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即今都統。每固山額真。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後改稱梅勒章京。即今副都統。初設有

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幅之藍者紅緣。黃白

幅之紅者白緣。共爲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禁

喧囂。行伍禁攙越。當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

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克敵後。覈功必以實。有罪者。雖親不贖。有功

者。雖疏不遺。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十人。佐理國事。上勤勞國政。靡

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誠諭國人。

凡有聽斷之事。先經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

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尙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覈是非。故臣下不

敢欺隱。民情皆得上聞。國內大治。奸宄不生。遺物於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

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之。刈穫既畢。始縱牧羣於山野。毋敢竊害者。歸附日衆。



遂成帝業。衆貝勒大臣議

上尊號。奉表勸進焉。



東華錄要卷一終



東華錄要卷二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太祖高皇帝 姓愛新覺羅氏。諱努爾哈赤。生而神武。智勇天錫。謀略蓋世。騎射軼倫。用兵行師。善以少克衆。以弱制強。初以甲士十三人起兵。雪復仇恥。後諸部合九姓而來。明兵分四路以進。皆一時勁敵。而軍威所向。如摧枯朽。古來方冊所載。武功之盛。未之有也。至於天悟神解。創造國書。立兵制。設官屬。嚴法令。平獄訟。納諫諍。進賢退邪。黜華崇儉。睦宗族。敬耆老。重農業。賑窮乏。締造憂勤。規模宏遠。是以統一諸國。遐邇歸誠。帝業克成矣。在位十一年。壽六十有八而崩。

丙辰

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

明萬曆四十四年

春正月。壬申朔。大貝勒代善等率羣臣

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貝勒大臣率羣臣跪。八大臣出班。跪進表章。侍衛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額爾德尼前跪。宣讀表文。尊上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於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貝勒諸臣行三跪九叩首禮。上復升御座。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慶賀禮。建元天命。以是年爲天命元年。時上年五十有八。丙子。諭羣臣曰。賢臣翌贊朝廷。必本忠誠之心。視國家如一體。質諸天地而



無慚焉。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周。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克敵奏功。施之凡事。皆可勝任。若慈惠而弗忠誠。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弗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不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先求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又諭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人君志慮未周。必勤於咨詢。嘉謀讜論。聽而受之。然後稱睿哲之主。人臣有聞。卽以入告。且盡言規諫。乃可謂忠誠。夫事方興而卽諫者。上也。事已定而後諫。下矣。然猶愈於不諫。求忠誠於直言。有不裨益治道者乎。六月。先是明沿邊之民。每歲越境竊探我國蔘礦。及樹木果蔬之屬。擾害無已。上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警告上天。原欲禁其擾亂。今明邊民。數擾吾地。我卽戮其潛越邊界之人。豈爲過乎。命達爾漢等往。遇越邊竊探者。殺之。約五十餘人。時明以李維翰巡撫廣甯。上命綱古里方吉納二人。往見。維翰執二臣。並從者九人。械繫之。遣使來曰。吾民出邊。爾宜解還。何遽殺也。上曰。昔建石碑。有誓辭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辭也。其人曰。執爾之殺吾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事矣。堅執其言。以要請。上不允。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有罪之人。



何不執之邊上。殺以示衆。此事即可已。

上欲明釋我使臣還。卽於獄中取所俘葉

赫十人。至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里方吉納等。

秋七月己巳朔。諭貝勒大臣

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毋得訴於諸

臣之家。凡事皆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私訴於家者。卽當執送。不執送而私斷者。治

罪不貸。命扈爾漢。安費揚古。征東海薩哈連部。取河南河北寨三十六。八月。黑

龍江橫結冰橋一道。約廣六十步。引兵渡之。遂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又招服使犬路。

諾洛路。石拉忻路。路長四十人。九月。扈爾漢。安費揚古師還。

丁巳天命二年。

明萬曆四十五年

春二月。遣兵四百。往東海沿邊。悉收散處之民。其島居負險

不服者。乘小舟。盡取之而還。

戊午天命三年。

明萬曆四十六年

春正月。丙子。黎明。月將落。有黃氣貫月中。其光廣二尺許。月

之上。約長三丈。月之下。約長丈餘。

上謂貝勒大臣曰。天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

定議征明。欲伐木。治攻具。恐爲衆所覺。以繕治諸貝勒馬廐爲名。遣七百人伐木。

三月。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其所伐木。竟用爲馬廐。恐明通事來見之。洩師期也。

夏四月壬寅。上率貝勒大臣。統步騎二萬。征明。啓行。鳴鼓奏樂。謁堂子。書七大



恨。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啓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尙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明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甯使臣。綱古里方吉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心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上拜天畢。焚其書。諭諸貝勒大臣曰。此兵吾非樂舉也。首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凌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取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歸順者勿輕加誅戮。癸卯。大軍分兩路進。令左翼四旗兵。取東州馬根單。



二處。上與諸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取撫順。天忽雨。是日亥刻進兵。天色晴霽。月明如晝。大軍分隊星馳。趨撫順。隊伍繇亙百里。味爽。圍撫順城。游擊李永芳。降於是。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及臺堡寨。共五百餘悉下。撫順守將。千總王命印等死之。上駐蹕撫順。留兵四千。毀撫順城。廣甯總兵張承蔭。率師往援。列火器。忽反風。塵沙轉向敵營。我軍乘風奮擊。大破之。死者相枕藉。陣斬張承蔭。頗廷相。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等。五十餘人。追擊四十里而還。獲馬九千匹。甲三千副。兵仗器械。不可數計。明兵逃歸者。十無一二。我軍止損二人。以李永芳爲總兵官。統轄降衆。復以第七子阿巴泰女妻之。五月。上征明。丙午。進邊。克撫安堡。花豹街。三岔口。駐營。遷其積粟。六月己卯。明廣甯巡撫李維翰。遣使來議和。上曰。若欲和。於所俘外。更加餽贈之禮。否則不必言和。遂遣使還。秋七月。上征明。進鴉鵲關。圍清河城。拔之。守將鄒儲賢死之。兵萬人。皆殲焉。毀一堵牆。鹹場二城。盡遷其糧穀而還。當克清河之日。明副將賀世賢。率兵五千。出靉陽。侵我新董鄂寨。殺寨中七人。及婦稚百餘人而去。九月。命納鄰音德。率四百人往界凡。穫秋禾。明總兵李如柏。遣兵乘夜掩至。殺七十人。我軍奔還。庚戌。我軍至撫順略地。至會安堡。俘其千人。戮三百



人於撫順關。冬十月丙寅。彗星見東方。光五尺許。西指明。漸移向北。凡十九日。越

斗柄而滅。十二月丁巳。明經略楊鎬。遣使李繼學來。

己未。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春正月。征葉赫。取大小屯寨二十餘。及蒙古畜產而還。二

月己巳。令役夫萬五千人赴界凡。

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

運石築城。以騎兵四百衛之。明經

略楊鎬。率總兵杜松。趙夢齡。王宣。劉綎。李如柏。馬林。副將賀世賢。麻巖。道員張銓。康應乾。閻鳴泰。潘宗顏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七萬。於三月初一日出兵。分四路進攻。並趨我都城。三月二十九日。明總兵杜松等。督兵六萬。出撫順關而南。偵卒以明兵進董鄂境。告上。上曰。明使我先見南路兵者。誘我南也。其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也。破此。則他路不足患矣。卽統兵出。而令大貝勒代善前行。過札喀關。四貝勒曰。界凡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倘明兵攻之。奈何。遂急進界凡。對明兵而陣。初。我國防衛築城夫役之兵四百人。伏撒爾湖谷口。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凡山之吉林巖。杜松營於撒爾湖山。而自引兵圍之。衆貝勒至。遣千人往吉林巖助之。上亦至。曰。先破撒爾湖山。所駐兵。則界凡山自喪膽矣。於是分右翼二旗。與左翼四旗合攻之。不移時。破其營。而所



遣助吉林巖之兵。白山馳下。擊明兵。右二旗兵渡河。夾擊明兵之在界凡山麓者。大破其衆。杜松王宣趙夢麟等戰死。追奔二十里。時馬林營於尙間巖。嚴兵自衛。潘宗顏一軍距西三里外。營飛芬山。明游擊龔念遂。李希泌。營於窰間。蔓漠地。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步兵繼進。明兵大敗。念遂希泌陣歿。上親馳至尙間巖。明兵突至。大貝勒代善怒馬入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臺吉等。各鼓勇急進。明兵大敗。斬其副將麻巖等。馬林遁。上復馳攻飛芬。潘宗顏全軍盡沒。乃凱旋還都。聞劉綎由寬莫口。李如柏由清河進虎欄路。謀犯都城。遣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往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待如柏等。初。劉綎出寬甸。進董鄂路。先遣萬人前掠。將趨阿布達里岡布陣。四貝勒率兵登岡。馳下擊之。戰方酣。大貝勒率左翼兵。自山西夾攻。明兵潰。我兵追擊。與劉綎遇。綎倉卒不及陣。遂戰死。時明海蓋道康應乾合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遂勒兵攻之。明兵發火器。忽大風晝晦。烟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殲其兵萬人。應乾遁。朝鮮元帥姜宏立率衆降。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撤李如柏賀世賢等還。甲辰。遣朝鮮降帥姜宏立。部曲張應京。及官屬三通事一還國。俱與仇明七大恨書。後云。我二國素無怨讐。遂與我合謀。以仇明耶。抑既已助明。不願背負。



耶。其詳告我。五月。庚戌。朝鮮遣使者齎書來。六月。率兵四萬。取明開原城。明總兵馬林。副將于成龍。參將高真。游擊于守備。何慰宮。皆歿於軍。遂克開原。上登城。坐南樓。偵者以鐵嶺衛有兵來援。馳告。諸貝勒率兵迎戰。明兵望見。即奔。我兵二十人追及之。斬四十人而還。建宮室於界凡城內。及諸臣兵民廬舍。迎皇后。並諸貝勒福金至。大宴。行慶賀禮。上一夕夢衆鳥翱翔上下。羅得一白鶴曰。得蒙古介賽矣。呼未竟。遂覺。因以語妃。翌日。復語衆。皆對曰。此吉兆也。天將畀我非常才望人。爲我國助耳。丙午。上率諸貝勒。統兵圍明鐵嶺城。斬明游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恭等。攻其城。拔之。盡殲其衆。蒙古喀爾喀貝勒介賽。來援明。我師追敗之。擒介賽父子十餘人。俘獲甚衆。乃班師。果應其夢。八月。征葉赫。其貝勒金臺吉居東城。上親圍之。布揚古居西城。命四貝勒率兵圍之。未幾。東西城俱破。執金臺吉。布揚古縊殺之。屬城盡降。盡殺明兵之助守葉赫者。自是開拓疆土。東至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爾沁之嫩烏喇江。南暨朝鮮國境。凡語有相同之國。俱征討。徠服而統一之。冬十月。察哈爾林丹汗。及喀爾喀五部衆貝勒。遣使來。林丹汗使臣康喀爾拜虎所齎書辭慢侮。我貝勒大臣。皆欲殺之。上曰。我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與。



姑留其使。俟遣歸。命大臣額克星等五人。偕喀爾喀使臣。齎誓書往會。刑白馬烏牛。盟之而還。

庚申天命五年。

明萬曆四十八年

春正月。遣使碩色吳巴什。齎書往察哈爾林丹汗。被執。乃釋

康喀兒拜虎從者。俾持書往約。歸我使。踰期不至。會北蒙古五部落。喀爾喀貝勒來言。我使被殺。乃誅康喀兒拜虎。後碩色吳巴什。密與守者謀去其桎械。遂潛脫歸。

三月。論諸臣功。序列武爵。分總兵官爲三等。副將參將游擊亦如之。牛录額真。俱稱備禦。每牛录下。設千總四員。丙辰。左翼固山額真總兵官。一等大臣。札爾固齊費

英東卒。年五十有七。費英東。蘇完人也。初率衆來歸。上授爲一等大臣。復以皇子

貝勒褚英女妻之。英東爲人忠直。見國事稍有闕失。輒毅然強諫。畢智殫力。克抒勇畧。佐成帝業。至是疾卒。上親往慟哭。夜半乃還。六月。樹二木於門外。有欲訴者。

書而懸之木。覽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民情無巨細皆得達。秋八月。明光宗泰昌元年

上親征明。由懿路蒲河二路進。居民盡棄城竄。逐明瀋陽兵出城。上引兵擊之。時

明總兵賀世賢。李秉誠。副將鮑承先。趙率教。各率兵出瀋陽城。駐二十里外。見我兵至。俱退。三貝勒莽古爾泰。引兵百人追擊。並令左翼一旗。追擊賀世賢等。抵瀋陽北



門。斬百餘級。乃還。

九月

明光宗崩  
熹宗立

甲申。皇弟青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薨。車駕臨

奠。因至費英東墓泣。奠酒三。

冬十月。自界凡遷於撒爾湖。建軍民廬舍。至十一月

乃成。

辛酉。天命六年。

明熹宗天  
啓元年

春二月。癸丑。

上統軍分八路。畧明奉集堡。明總兵引三千

騎。出城六里駐營。我左四旗。擊敗李秉誠兵。爭走入城。復命右翼搜勦。追至李秉誠

屯兵處。明兵三千皆潰。四貝勒別引精銳。護軍至黃山。明副將朱萬良軍亦遁。四貝

勒追至武靖營而還。

閏二月。癸未。築撒爾湖城。工竣。計夫役。賜牛鹽。

三月。

上

征明瀋陽攻城。明兵出城禦我。我師縱擊。明兵七萬俱潰。陣斬總兵賀世賢。尤世功

等。拔其城。盡殲其衆。明總兵陳策兵二萬。營黃山。渡渾河來援。

上率兵迎之。斬陳

策。及參將張名世。餘黨溺渾河幾盡。又有三總兵。李秉誠。朱萬良。姜弼來援。四貝勒

迎擊。三總兵遁。追斬三千餘級。復擊渾河以南步兵。斬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大斗。悉

殲其衆。

庚申。

上諭諸臣曰。瀋陽已拔。宜乘勢率衆。以取遼陽。議定。卽進至虎皮

驛。辛酉。至遼陽東南。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弼。董仲揆。率兵至。四貝勒擊

之。明兵大潰。距城南七里駐營。壬戌。我左四旗兵。奪武靖門橋。樹梯登城。奪西城一



面。據其兩隅。是夜。城內明兵。列炬拒戰。達旦。道員牛維曜。高出。邢慎有。胡加棟。戶部郎中傅國。縋城遁。明日。復大戰。明兵又敗。我右四旗兵亦登城。明經略袁應泰督戰。城東北鎮遠樓。舉火自焚。守道何廷魁投井死。監軍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王豸。房承勛。游擊李尙義。張繩武。都司徐國銓。王宗盛。守備李廷幹等。俱戰歿。生擒御史張銓。不屈。縊而葬之。其餘官民。均薙髮歸順。闔城結綵焚香。以黃紙書萬歲牌。備乘輿迎。上。日正午。大張鼓吹。導引入城。百姓夾道俯伏。皆呼萬歲。是日駐蹕遼陽。河東七十餘城官民。盡薙髮降。癸亥遣使諭朝鮮曰。凡渡鎮江避兵之遼人。可盡反之。爾若納我已附遼民。匿而不還。惟明是助。異日勿我怨也。上集諸臣諭曰。天旣授我以遼陽。今將移居耶。抑仍還我都城耶。羣臣俱以還都城對。上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必復爲敵兵據守。凡城堡諸民。不復爲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天旣與我。宜卽居之。於是羣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移遼陽。官民居北城關廂。其南大城。則上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居。丙寅。釋遼陽繫獄官民。其奪職閑居之官。悉還職。設游擊八員。都司二員。理其事。發銀帛。大賚總兵以下官及軍士。



有差。丙子。后妃諸皇子至遼陽。及諸臣眷屬皆遷至。六月甲申。左翼總兵官。一等大臣巴圖魯額亦都卒。年六十。額亦都起自卑微。鼓勇殫力。凡攻城略地。皆奮身先登。多立功績。上特以族妹妻之。拔爲一等大臣。既卒。上慟哭者三。己未。鎮江中軍陳良策。潛通於明。將毛文龍。令別堡之民。詐稱兵至。大呼噪。城中驚擾。良策乘亂。執城守游擊佟養真。殺其子豐年。並從者六十餘人。叛投文龍。其湯站險山二堡民。亦殺守堡官陳九階。李世科。叛投文龍。命四貝勒及二貝勒。率兵三千。遷鎮江居民沿海者於內地。大貝勒三貝勒。率兵二千。遷金州民於復州。冬十一月乙卯。時明將毛文龍。屯兵朝鮮境。命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勦之。阿敏渡鎮江。乘夜入朝鮮。斬擊劉姓。及兵千五百人。文龍僅以身免。

壬戌。天命七年。明天啓二年春正月。征明。攻克西平堡。斬副將羅一貴。殲其兵萬人。明總兵劉渠等。引兵三萬至。我軍擊敗之。追五十里。斬殺無算。至平洋橋。總兵劉渠。祁秉忠。劉徵。黑雲鶴。李茂春。張明先。戰死。全軍盡沒。李秉誠。鮑承先。祖大壽。羅萬言。遁去。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棄廣寧城。遁入山海關。巡道高邦佐。奔至杏山驛。自縊死。其廣寧守門游擊孫得功。守備黃進。千總郎紹貞。陸國志等。遣人請降。己未。大軍赴廣



寧。千總石天柱出迎。庚申。鎮靜堡參將朱世勛等來降。未刻入城。駐蹕巡撫公廨。廣寧所屬四十餘城堡皆降。駐軍十日。移大軍向山海關。熊廷弼等盡焚沿途村堡廬舍而走。大軍至中左所。乃還。仍駐蹕廣寧城。大貝勒四貝勒奉命率兵往義州。移其戶口。至則閉門以拒。命招諭之。不從。攻克之。斬其駐守兵三千。二月壬午。蒙古兀魯特部貝勒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部臺吉。率所屬三千餘歸附。癸未。上還遼陽。留諸貝勒守廣寧西平堡。遁去。副將鮑承先亦來降。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河東。三月己亥。命皇子八人俱爲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築城於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建宮室遷焉。名曰東京。秋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碩翁科羅巴圖魯安費揚古卒。

癸亥天命八年。

明三年天啓

春正月壬辰朔。札魯特部貝勒巴克來朝。巴克已遣歸期年。至

是復來。蒙古喀爾喀五部臺吉拉巴西希璧等率所屬來歸。四月。命臺吉巴阿泰等統兵三千征喀爾喀札魯特。斬貝勒昂安父子。盡獲其妻孥軍民畜產。以其執我使臣及要奪我牲畜也。又執貝勒鍾嫩子桑土之妻子而還。五月乙未。臺吉阿巴泰等凱旋。上出城迎勞之。桑土因妻子軍民俱被擒。遣使上書乞降。桑土遂



來朝。還其妻子。令俱歸。冬十月丁丑。一等大臣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卒。上親臨哭之。扈爾漢。雅爾古人也。因來歸。上養之爲子。賜秩一等大臣。從上征伐。屢建功勛。至是卒。年四十八。

甲子天命九年。

明天啓四年

春正月。喀爾喀把岳忒部臺吉。格德爾先諸部來朝。請率部衆。

留居我國。

上嘉其誠。厚賞之。

二月庚子。皇弟卓禮克圖貝勒。巴雅喇薨。年四十

三。與蒙古科爾沁臺吉奧巴。會盟修好。

四月甲申朔。時於東京城東北之陽魯

山營。建陵寢。

命族弟鐸弼。王善貝和齊。往虎欄哈達之赫圖阿喇。以太牢祭告

祖陵。奉移

景祖

顯祖

孝慈皇后梓宮。暨皇伯父禮敦。皇

弟舒爾哈齊。穆爾哈齊。皇叔搭察篇古之子。貝勒祜爾哈齊。靈櫬至。

上率諸貝勒

大臣。出城迎。二十里外。至皇華亭。悉俯伏道左。俟靈輿過。乃起。奉安山陵。跪奠如禮。

繼妃富察氏。及皇子褚英櫬。亦同移於此。葬於東京。

五月。明毛文龍。遣兵沿鴨綠

江。越長白山入寇。我守將蘇爾東安擊之。盡殲其衆。

辛巳。科爾沁國臺吉。桑阿爾

寨送女至。妻

上子臺吉多爾袞。

秋八月壬辰。總兵官一等大臣額駙。何和里卒。

年六十四。

上於宮中大慟曰。朕所與並肩友好諸大臣。何不遺一人。以送朕終耶。



上聞毛文龍渡義州鴨綠江。入島中屯田。命大臣楞額禮吳善。引兵千人襲之。斬五百級。盡焚島中糧而還。

乙丑天命十年。

明天啓五年

春正月。明發兵萬人。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兵。

命三貝勒莽

古爾泰統兵六千。攻旅順口城。克之。盡殲明兵。毀其城乃還。朝鮮國韓潤韓義來降。

二月。科爾沁貝勒寨桑遣子臺吉吳克善。送女歸四貝勒爲妃。大宴成婚。夏四

月。上族弟王善等征東海瓦爾喀部還。俘獲甚衆。上出瀋陽城迎勞之。行抱見

禮。大賚將士。六月。癸卯。明將毛文龍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之蕎麥衝薄官屯

寨。方踰牆。我寨兵未及堵禦。有青嘉努納岱邁圖三人之妻倚車轅於牆以爲梯。青

嘉努持利刃。率二婦登梯奮擊。三百人皆驚墜牆走。守耀州城總兵楊古利率兵追

擊。盡殲之。上召三婦。獎賚金帛牛馬。賜青嘉努納岱妻備禦。邁圖妻千總職。

秋八月。明寧遠山海關二路兵。自天妃宮渡遼河。夜半來襲我耀州城。守將擊敗之。

追至河干。人馬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七百。鎧甲器械無算。冬十月。己卯。初。上命

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率兵千人。征東海虎爾哈部。俘其衆千五

百人。至是凱旋。侍衛博爾晉等征東海南路。虎爾哈部降五百戶而還。雅護等征東



海北路。卦爾察部。獲二千人以歸。明毛文龍遣兵三百。夜襲我海州所屬張屯寨。守將追之。斬百七十人。十一月。庚戌。科爾沁臺吉奧巴遣使告急。言察哈爾兵逼。因請援。上選精騎五千。命三貝勒四貝勒統兵往救。塔林丹汗聞我國援兵至。倉皇遁。遺駝馬無算。圍遂解。

丙寅天命十一年。

明天啓六年

春正月。戊午。

上率貝勒大臣。統兵征明。庚申。次東昌堡。翌

日渡遼河。軍分左右翼。排列曠野。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鋒至西平堡。獲明謀者。訊之。大軍兼程而進。將至右屯衛。其城守參將周守廉。率軍民已遁。明舟運之糧。積貯海岸。上留將統步卒四萬。移其糧於右屯衛。大軍前進。明錦州守將遊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及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守將。聞我軍至。皆焚其廬舍糧儲而遁。丁卯。大軍至寧遠城。縱所俘告曰。吾以兵三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卽封以高爵。甯遠道袁崇煥答曰。汗。何故遽爾加兵耶。錦寧二城。汝國旣得而棄之。以所棄之地。吾修治而居。甯各守其地以死。詎肯降耶。且汗稱來兵三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我亦豈以爲少耶。上遂命軍中備攻具。戊辰。我軍薄城下。奮勇攻擊。時天寒土凍。鑿城已穿。而不墮。崇煥



與總兵滿柱。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退。我兵失利。翌日再攻。仍不克。計攻城二日。傷我游擊備禦官各二。兵五百。庚午。聞甯遠城南六十里外。海中有覺華島。其山海關外兵丁糧芻。俱舟運於此。上命吳納格率統兵取覺華島。明防守糧儲。參將姚撫民等統兵四萬。營於冰上。鑿冰十五里爲濠。衛以車楫。我軍從未鑿處進擊。敗其兵。盡斬之。又二營列於島上。我軍衝入。亦盡殲之。焚其船二千餘。糧草千餘堆。乃還。辛未。上還軍。至右屯衛。悉焚其糧。二月。壬午。上至瀋陽。諭諸貝勒曰。朕昔年自二十五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甯遠一城不能下耶。不懌累日。夏四月。以蒙古五部喀爾喀貝勒背盟。私與明和。殺我國斥堠軍。獻首於明。受其重賞。又屢劫我國使者財貨牲畜。丙子。上統大軍征之。四貝勒射巴林部貝勒。囊奴克墮馬死。三貝勒渡西拉木輪河。獲畜產無算。乃還。夏五月丙午。明將毛文龍遣兵攻鞍山驛。城守巴布泰擊敗之。殺其兵千餘。擒遊擊李良美。癸丑。毛文龍遣兵侵撤爾湖南門。我總兵巴篤禮敗之。斬二百餘級。丁巳。科爾沁部臺吉奧巴來朝。秋七月。癸巳。上幸清和湯泉。不豫。丙午。上大漸。乘舟自太子河還京。使人召大妃來迎。入渾河。大妃至。泝流至鸞鷁堡。距褚陽城四十里。



庚戌。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壽六十有八。上於國家政事。子孫遺訓。平日皆預定告誡。臨崩。不復言。昏刻入宮。遠近臣民。號慟如喪考妣。先是

孝慈皇后崩。立

烏喇國貝勒滿太女爲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七。遂同時殞。奉安梓

宮於瀋陽城中西北隅。又有二妃亦殉焉。上未成帝業時。先娶元妃佟甲氏。生二

子。長褚英。次代善。繼妃富察氏。生子二。長莽古爾泰。次德格類。孝慈高皇后。

葉赫納喇氏。誕育

太宗皇帝。繼立大妃烏喇納喇氏。生三子。長阿濟格。次多

爾袞。次多鐸。側妃伊爾根覺羅氏。生子一。阿巴泰。庶妃中生子六。阿拜湯。古代塔拜。

巴布泰。巴布海。賴慕布。計生皇子一十有五人。天聰三年。二月。己亥。葬福陵。崇德元

年。四月。丙戌。上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

太祖康熙元年四月乙卯加上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

仁孝睿武宏文定業高皇帝雍正元年八月己酉加上尊諡曰。承天廣運

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宏文定業高皇帝乾隆元年三月乙巳加上尊

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宏文定業高皇帝

東華錄肇要卷二終



東華錄要卷三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太宗文皇帝。

太祖第八子也。母

孝慈高皇后。葉赫國主貝勒。楊吉努之

女。年十四。適

太祖。以壬辰年十月二十五日申時。誕

上。明萬曆二十年也。狀

貌奇偉。面如赤日。龍行虎步。舉止異常。嚴寒不栗。不用暖耳。天愈寒。面愈赤。又勇力絕

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恭孝仁惠。和順聰睿。言辭明敏。威儀端重。耳目所經。一聽不忘。

一見卽識。料敵制勝。用兵如神。性嗜典籍。披覽不倦。自幼穎悟過人。

太祖甚鍾

愛焉。甫七歲。委以家政。不煩指示。卽能贊理。丙辰年。

太祖建元天命。以

長子代善等。並爲和碩貝勒。國人稱

上爲四貝勒。

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

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議。

上隨侍征討。運籌帷幄。奮武戎行。所向奏功。諸貝勒

皆不能及。又善撫億衆。體恤將士。無論疎戚。一皆開誠布功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莫

不欽仰。遇勁敵。輒躬冒矢石。

太祖每

諭令勿前。諸貝勒大臣。咸謂聖心默注。

愛護獨深。天命七年三月。

諭分八旗貝勒曰。爾八人同心謀國。或一人所言。有益於

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



太祖高皇帝賓天。大貝勒代善。長子岳托。第三子薩哈廉。告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衆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協。其誰不從。次日。代善書其議。以示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詞請上即位。上辭曰。皇考無立我爲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懼不克。善承先志。又懼不能上契天心。且統率羣臣。撫綏萬姓。其事綦難。辭至再三。自卯至申。衆堅請不已。然後從之。時上年三十有五。

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卽位。以明年爲天聰元年。頒赦國中。自死罪以下。悉原之。

初

太祖命

上名。

諱皇太極

時國中尙未通蒙古漢字。旣而知漢人儲君曰皇太

子。蒙古嗣位者曰黃臺吉。音義默符。衆皆驚異。識天意有屬云。上旣卽位。欲諸貝

勒共循禮義。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率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阿巴泰。德額類。濟

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岳託。碩託。薩哈廉。豪格。誓告天地。誓畢。上率諸

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拜。不以臣禮待之。各賜雕鞍馬匹。甲戌。諭羣臣

曰。凡漢官漢民。嗣後惟已逃被獲者。處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由是官民大悅。

奸細絕跡。丁丑。命漢民之歸順者。分屯別居。編爲民戶。選漢官清正者。轄之。自



此漢民無逃叛者。禁止貝勒大臣屬人下。私索漢官馬匹鷹犬。或勒買器物馬匹及恣意行遊者。凡有告訐。實則治罪。誣則反坐。初

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各一。佐管大臣各二。特設議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後或即以總管一旗。佐管一旗者兼之。不皆分授。又有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備禦諸名。論功加授。至是

上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正黃旗納穆泰。楊古利之弟鑲黃旗額駙達爾漢。正紅旗額駙和碩圖。何和里之子鑲紅旗侍衛博爾晉。鑲藍旗額駙固三泰。正藍旗

托博輝。鑲白旗徹爾格。額亦都第三子正白旗喀克篤禮。是為總管旗務之八大臣。凡議國

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其佐管大

臣。每旗各二。正黃旗拜音圖。巴雅喇之子楞額里。楊古利之弟鑲黃旗伊遜。費英東弟音達之子達珠

瑚。正紅旗布爾吉。覺羅鐸弼之子葉克舒。鑲紅旗武善綽和諾。明安圖之子鑲藍旗康喀賚。舒賽。

正藍旗屯布嚕。康嘉之子薩璧翰。鑲白旗武拜。薩木什喀。扈爾漢之弟正白旗孟阿圖。阿山。此

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審斷詞訟。不令出兵駐防。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正黃

旗巴布泰。太祖第九子霸奇蘭。鑲黃旗多諾。依揚善。正紅旗湯古代。太祖第四子察哈喇。常封之子

鑲紅旗哈哈納。明安之子葉臣。鑲藍旗穆克坦。額孟格。正藍旗昂阿喇。覺羅色勒。禮敦之孫鑲



白旗圖爾格。

額亦都第八子

伊爾登。

額亦都第十子

正白旗康古哩。

尚書主額駙

阿達海。

阿山此十六大弟

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

冬十月己酉。

以札魯特敗盟殺掠。私

通於明。

命大貝勒代善等率師征蒙古。喀爾喀札魯特部。別遣副將楞額禮等率

兵六百名。入其巴林地。驅逐哨卒。縱火燎原。以張聲勢。

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遣李

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來弔。並賀即位。覘我國情形。

大貝勒代善

自軍中奏捷。獲札魯特部貝勒巴克與其二子。及喇什希布代青桑噶爾寨等十四

貝勒。殺其貝勒吳爾寨圖。盡俘所屬人民牲畜而還。

丙寅。額禮阿山自巴林還。俘

獲甚多。

十一月辛未。大貝勒代善等凱旋。

上迎勞之。

戊寅。察哈爾阿喇克綽

忒部貝勒多爾濟率百戶來歸。

乙酉。遣李喇嘛回。

命方吉溫塔石並七人偕往。

因遣書曰。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巡撫。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

並賀新君即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皇考至

寧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尚未見答。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

爾亦無事支飾。

十二月庚戌。禁止漢官進獻年禮。

丙寅。方吉納溫塔石等至。言

明不遣人來。亦無回書。但口說大明國。大滿洲國並寫。不便奏聞。將原書帶回。

戊



辰。上欲致書明袁崇煥。召文臣達海庫爾纏等。達海庫爾纏等入見。上素服居喪。俯首獨坐。上命達海等詣諸貝勒所議之。達海等至代善家。代善亦素服俯首。臥榻側。至阿敏家。阿敏在寢室。與三福金同坐。三福金俱盛服。阿敏垂涕。至莽古爾泰家。莽古爾泰與其妹莽古濟。弟德格類。盛飾筵宴女樂。吹彈爲戲。德格類坐右榻。彈箏。達海等見之。驚訝而回。

太宗文皇帝諱皇太極。

太祖第八子也。

太祖崩。大貝勒率羣臣。堅請立

之。上神武出於天縱。而性不嗜殺。十七年間。恩威並著。闢地數千里。一統之規模定矣。嗣太祖大業。勵精圖治。信賞必罰。納諫親賢。始終如一。尤以養人爲急務。新

舊歸附。無一夫不獲其所。存朝鮮於垂亡。宥祖大壽於旣叛。宏仁大度。超邁古今。兵壓明境。勢如破竹。取中原易於反掌。而重惜民命。惟務息和。卒之天命在我。歷服攸歸。逾年。世祖入關。戡定寇亂。統一區宇。開億萬年無疆之庥基。實上之神武至仁。承先啓後。所積累者深。而貽謀者遠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有二而崩。

丁卯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

明天啓七年

春正月丙子。遣二貝勒阿敏。貝勒濟爾哈

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統兵征朝鮮。上曰。朝鮮累世得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



行非專伐朝鮮。明毛文龍近彼海島。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爾等兩圖之。遣方吉納溫塔石。遺明袁崇煥書。歷數其前過七端。且言欲修和好。當每歲餽遺如納。卽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爾仍願兵戈之事也。三月。方結納等偕明使杜明忠等。齎袁崇煥李喇嘛書。各一函至。崇煥書略云。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之漸漸恭順天朝。而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抱爲長恨者。不佞甯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由。我之邊境細人。與汗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卽遣人刑難逃天怒。今欲一一明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十年戰鬪。驅夷夏之人。肝腦塗地。三韓膏血。瀰漫草野。天愁地慘。極悲極痛之事。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甯止十人。仇離者。甯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志得意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是昭然。一念殺機。啓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并云。兼欲裁減和禮。撤回征朝鮮。



兵。李喇嘛盛稱佛教。祈止兵和好。辛巳。大貝勒阿敏等奏。大軍於正月十四夜。克朝鮮義州城。分兵擣毛文龍所居鐵山。文龍遁入島。進攻定州。降其民。攻克郭山之漢山城。渡嘉上江。向平壤進發。克安州。至平壤城。遂駐中和。息馬七日。至黃州。進駐平山。漸逼李倧王京。倧父子皆遁。遣族弟原昌君李覺進馬及虎豹皮。綿綢苧布等物。請和。三月三日。焚盟誓而還。夏四月。甲辰。遣明使杜明忠還。命齎答袁崇煥議和。及李喇嘛書。辛亥。二貝勒阿敏凱旋。遣龍什至。奏請上無遠迎。見上時。上宜端坐受拜。用昭國體。上曰。天佑我國。平服朝鮮。聲名宣播。與兄貝勒互行拜之禮。外國聞之。愈彰其美。若使兄跪拜。而端坐受之。豈反足以播美名哉。上出城見迎勞之。阿敏叩頭。上答禮抱見。升賞將士有差。五月。戊辰。遣朝鮮國王弟李覺及其侍郎歸國。設宴餞之。並賜鞍馬裘帶等物。并蟒衣。命劉興祚英俄爾岱護送李覺歸國。并遺書於朝鮮國王李倧。辛未。聞明人於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築城。屯田。親率將士。由上榆林至道河。廣甯直趨大凌河。明守兵遁。遂圍錦州城。癸巳。攻甯遠。大敗明兵。己亥。攻錦州。不克。庚子。班師。是役也。士卒損傷甚多。丁未。還瀋陽。六月。戊午。以國中大饑。有人相食者。詔發帑銀。賑饑民。秋七月。朝鮮國王李倧。



以其弟歸國。遣使報謝。並令副將沈正笏。樸蘭英。齎方物。並請撤義州兵。癸未。遣大臣阿什漢等。同沈正笏等往。遂命撤回鎮守義州將士。以義州復歸朝鮮。八月。貝勒岳託。敗明兵船於遼河。獲守備等官。是月明熹宗崩冬十一月。辛巳。朝鮮國王李倧。以復還義州。遣使來謝。貢方物。因諭令市糴米穀。旋復書言。創殘之餘。未有米穀市糴。

戊辰天聰二年。

明莊烈帝崇禎元年

春正月。甲子。遣陣獲明人銀住。往甯遠。與總兵祖大受書。

庚寅。朝鮮國王李倧。復書言。金惟同非其所遣。因貢春季方物。並米二千石。更以一千石。在中江平價市糴。二月。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偕其弟萬旦衛徵等。以書來乞援。請伐察哈爾多羅特部。庚子。上親征之。殺其臺吉古魯。俘一萬二千人。編爲民戶。夏四月。甲午。賜敖漢部額駙。瑣諾木杜梭。號濟農。丙辰。巴林部貝勒。塞特爾臺吉。塞冷阿玉石滿朱習禮。率部來歸。塞特爾等。乃喀爾喀所屬。林丹汗。既破喀爾喀。舉部投嫩科爾沁。科爾沁貝勒。復擾害之。遂來歸。明袁崇煥。以總兵毛文龍。據南皮島。與我國私通。殺之。五月。聞明兵棄錦州。命貝勒阿巴泰。略明地。并墮錦州城。及杏山高橋。并毀十三站以東。墩臺二十一處。殺守臺者三十人。



引軍還。貝勒濟爾哈朗豪格。征碩特塔布囊擒之。盡收其衆。九月。親征察哈爾國。徵各部落兵。率衆來會。丁丑旦。馳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圖等處。克之。追捕敗軍。至興安嶺。獲人畜無算。其降者。編爲戶口。十二月。東方巴牙喇部長。伊爾彪等來朝貢。札魯特部貝勒。色木馬尼。舉國來歸。

己巳天聰三年。

明崇禎三年

春正月。先是天命六年二月。

太祖命四大貝勒。佐理國

政。按月分直掌理。

上卽位。仍令三大貝勒。分月掌理一切機務。至是。

命弟姪輩

代之。倘有疏失。咎坐見直者。三大貝勒皆曰善。遂以諸貝勒代理直月之事。二月。

己亥。奉移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梓宮。合葬瀋陽之石觜頭山妃。

富察氏祔。

喀爾喀札魯特部貝勒。代青倉圖桑古爾桑噶爾寨等。率所屬來歸。

庚子。以明故將毛文龍部衆。駐朝鮮鐵山。遣總兵官冷格里。率兵五百人往勦。殺三

百七十人。生擒百四十人。獲馬二千匹。

遣總兵吳納格。副將蘇納等。征察哈爾國。

降其邊境二千戶。

庚戌。車駕過東京。

辛亥。上還瀋陽。

三月。遣國舅阿什達

爾等。齎

勅諭歸順各部落。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

夏四月。丙戌朔。

命儒臣分

爲兩直。榜式達海及剛林等。繙譯漢字書籍。榜式庫爾纏。及吳巴什等。記注本朝得



失。名曰文館。並令記國家政事。以昭信史。五月。戊申。命搜勦海島之舊屬毛文龍者。副將石廷柱等。分往黃骨島。鹿島。旅順口。新城諸處。各斬級俘獲以歸。秋七月。乙未。庫爾喀部來朝貢。九月。壬午朔。考試儒生。先是乙丑年十月。察出明紳衿。盡行處死。謂種種可惡。皆在此輩。其時儒生。隱匿得脫者。約三百人。至是考試。分別優劣。約二百人。凡在包衣下。及滿洲蒙古家爲奴者。皆拔出。俱免二丁差徭。並候錄用。癸未。貝勒濟爾哈朗。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略明錦州甯遠。焚其積聚。秣馬田野中。凡一月。俘獲三千。至是還。大臣揚利古利等。躡緝探參人九十六。擒舊屬毛文龍千總三員。從人十六。南界守備。伊爾登勦獐子島。獲明船四。沉百三人。擒一十七人。丙戌。阿魯部杜思噶爾濟農。始遣使來通好。十月。親伐明。以蒙古喀喇沁部臺吉。布爾噶都爲嚮導。命總兵吳納格。副將蘇訥。率兵追察喀爾國之逃人入明國者。獲人百。馬牛駝各有差。乙亥。大軍次老河。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四旗。及蒙古諸貝勒兵。進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軍。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率左翼蒙古兵。從龍井關入。上率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等。統大軍繼發。丁丑。左翼攻克龍井關。墮水關而入。明副將易愛鐸。參將王遵臣來援。皆敗死。軍至漢



兒莊城外。會大貝勒莽古爾泰。貝勒多爾袞多鐸至。明副將標下官李豐。率兵薙髮出降。又招降潘家口守備金有光。遣其中軍范世良。蔣進喬。齎書來降。戊寅。攻克洪山口城。辛巳。上由洪山口發。至遵化。遣明巡撫王元雅書。十一月。壬午朔。右翼諸貝勒。率兵會於遵化。先是濟爾哈朗。岳託等。於十月二十六日。乘夜攻克大安口。遂進軍。明參將張姓。率馬步兵來援。我軍擊走其前鋒。明兵屯二營於山上。濟爾哈朗。率兵一半。擊敗之。追至馬蘭營。盡殲其衆。又見明二營騎兵。自遵化來援。駐深林內。岳託又進擊。大敗之。忽又一營敵兵至。隨分兵擊斬之。馬蘭營。馬蘭口。大安口。三城俱降。二十八日。趨石門。降之。羅文峪守備。李恩禮降。擢遊擊。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率兵四千。援遵化。哨卒以聞。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奮擊敗之。初三日。甲申。八旗兵列陣攻遵化城。豎雲梯城下。正白旗小卒。薩木哈圖先登。大兵繼之。遂克其城。巡撫王元雅走入署。自經。盡屠城中之拒命者。殮元雅以棺。收養原任監司馬思恭。郎中賈維鏞。令收養之。上酌金卮。勞薩木哈圖。褒諭之。授備禦世職。賜號巴圖魯。命參將英俄爾岱。文官范文程等。留守遵化。大兵向燕京進發。甲午。至薊州。乙未。至三河縣。遂敗明兵滿桂。侯世祿軍。獲馬千餘匹。駝百餘。順義縣知縣。率衆來降。辛丑。



大軍迫燕京。上親營於城北。土城關之東。兩翼兵營於東北。明總兵滿桂候世祿等。集德勝門。甯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屯沙窩門外。莽古爾泰分兵爲三。時敵於右偏伏兵甚衆。豪格獨趨右偏。敗其伏兵。追殺至城濠邊。三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由正路入擊。敗敵兵。亦追至城濠。先是獲明太監二人。監守之。至是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密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其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說其言。庚戌。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磔之。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毀山海關而出。十二月。壬子。總兵吳訥。格克固安縣。盡殲其衆。丙寅。大軍發良鄉。趨燕京。營於京城西北隅。聞明總兵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築柵永定門南二里許。卽以三鼓進兵。丁卯黎明。十旗大譟。齊進。毀柵而入。斬滿桂。孫祖壽。副將參遊等。凡三十餘人。擒黑雲龍。麻登雲。壬申。遣阿巴泰等略通州等處。焚毀船隻。攻張家灣。克之。遣巴克什達海。愛巴禮。齎與明議和書二。一置德勝門外。一置安定門外。丁丑。遣岳託等率精兵四千。往圍永平。遂克香河縣。上與代善等往視薊州情形。會山



海關步兵來援。遇於城外二里。悉擊殲之。

庚午天聰四年。

明崇禎三年

正月辛巳朔。大軍抵梁河。壬午。至永平。甲午。攻克之。兵備道鄭

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皆仰藥死。戶部郎中陳此心。兵備道白養粹等革職。

副將孟喬芳等皆降。丙戌。留貝勒濟爾哈朗等兵一萬守城。大軍向山海關進發。

擢白養粹爲巡撫。孟喬芳楊文魁爲副將。丁亥。上統師向山海關移營。鎮守永

平兩貝勒。令開城門。縱莊村百姓還家。命敖漢等部蒙古兵。攻昌黎縣。諭以克

城財物任取之。敖漢等諸部。樹梯攻城。爲敵所摧墮。不克。上曰。昌黎軍甚少。何難

攻克。遣達爾哈朗等。領千人助之。復不克。上自攜攻具攻之。諭曰。倘拔其城。違

命者。悉殲之。城上木石槍礮齊發。火燎梯折。因焚近城廬舍而還。甲午。灤州降。

命固山額真。納穆泰等守之。命貝勒阿巴天。率護軍。駐防漢兒莊城。辛丑。遇明

兵入營。皆擊敗之。射殺其兵部尙書劉之綸。上欲與明修好。以婉辭致書。令喀喇

沁蘇布地。作爲已書奏明主。遣其部下人持往。二月。諭曰。昨攻永平城。副將阿

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也。以後勿得再令攻城。

以示朕愛惜驍勇之意。自天聰三年十月征明。抵燕京。轉克遵化永平灤州遷安



諸地。二月甲子班師。命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等。率將士。鎮永平。文臣鮑承先。白格。率將士。鎮遷安。固山額真圖爾格等。守灤州。察哈喇等。守遵化。三月辛巳朔。留守二貝勒阿敏等。於遼河岸迎駕。壬午。上還瀋陽。遣二貝勒阿敏。貝勒碩託。率兵五千。往代守永平等四城。阿巴泰等還。夏四月壬子。明兵攻灤州。不克而退。庚午。鎮安永平貝勒。奏明兵四千人。來攻大安口。吳內格等擊敗之。五月。明華州監軍道張春。四川監紀官邱禾嘉。總兵祖大壽等。明兵攻灤州。固山額真。納穆泰等。屢擊却之。石敏碩託。但遣大臣巴都禮。率數百人往援。而盡收遷安守兵。及居民。入永平。明兵復攻灤州。納穆泰等不能支。遂棄城奔永平。明兵截戰。我兵陣殺四百餘人。阿敏碩託。將城內歸降漢官。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僕卿陳王庭。行人崔及第。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王業宏。陳元美。參將羅墀。都事高攀桂等。悉戮之。並屠城中百姓。收其財帛。乘夜棄永平城而歸。出冷口。其鎮守遵化察哈利等。棄城突圍。全軍而歸。上方命貝勒杜度。率兵赴永平。駐防。聞阿敏等棄城信。諭曰。前三次軍還。因行間勞苦。凡有所獲。悉聽攜去。此番將卒。棄我所得之城。殺我所養之民。將財物載歸。其悉令搜出入官。六月。上御殿。令貝勒岳託。宣諭阿敏。



罪狀議十六大罪。衆皆云當誅。上不忍加誅。免死幽禁。奪所屬人口奴僕財物牲畜。革碩託貝勒爵。奪所屬人口。湯古爾代等坐罪有差。秋七月。朝鮮貢秋季方物。冬十一月己卯。上出獵。甲午。上還宮。十二月壬子。上獵於積墩。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射麇。誤中御衣。代善大驚泣。欲射殺猛克。上曰。此誤射耳。鞭一百。釋之。戊辰。科爾沁貝勒來朝。

辛未天聰五年。

明崇禎四年

春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我國造礮

自此始。

己亥。

上幸文館。入庫爾纏直房。問所修何書。對曰。記注。上所行事。

上曰。如此。朕不宜觀。旋覽所繹武經。

諭曰。觀古史所載。將帥必體卹士卒。如額駙

顧三臺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輕蔑士卒。何以得其死力乎。

三月。

上爲書三函。與兩大貝勒。及議政十貝勒。並八大臣。令直言國事。於是大

貝勒代善等。並諸大臣。各以意對。多採納之。五月。命總兵官楞額禮喀克篤禮。

率兵征南海島。以叛將劉興祚弟興治。收集逃亡。據南海皮島故也。於是盡誅興祚

兄弟。並沒其婦女爲奴。以興祚母年老。瞻養之。六月。定功臣襲職例。秋七月。議

定官制。設立六部。庚寅。議設統兵將帥。每固山額眞下兩翼。各設梅勒額眞一員。



每甲喇。各設甲喇額真一員。其隨從紅衣大將軍礮。令總兵官。修養性管理。既設六部。每部以貝勒管理。其下設承政參政啓心郎。改巴克什爲筆帖式。本賜名者。仍之。癸巳。定小事賞罰例。令各牛录額真審理。大者送部聞。明總兵祖大壽。何可剛。副將十四員。率兵築大凌河城。晝夜督催。上親統大兵征之。檄蒙古貝勒。率兵來會。八月壬寅朔。大軍次舊遼河。蒙古諸貝勒來會。大宴之。癸卯。命貝勒德格類岳託等。率兵由義州進發。上將兵。由白土趨廣甯大道。約初六日。會於大凌河。丁未。兩路軍俱抵大凌河。時城牆已完。遂進圍之。戊申。上令曰。攻城恐傷士卒。不若掘濠築牆以圍之。令諸將各守汛地。勿縱一人出城。又環城掘濠。深廣各丈許。濠外築牆高丈許。牆上加垛口。牆內距五丈餘地。又環掘濠。闊五尺。深七尺五寸。濠上鋪秫秸。覆以土。營外亦掘濠。深闊各五尺許。於是城內外。不能通出入矣。辛亥。招降大凌河西山一臺。城南岡一臺。壬子。繫書於矢。射入大凌河城。招諭蒙古諸兵。癸丑。明兵出城誘敵。我副將孟垣屯布祿。及士卒等十人沒於陣。是日城西隅一臺降。甲寅。大凌河岸一臺降。攻城東一臺克之。上出營。坐城西山岡。莽古爾泰奏。我旗將領被傷者甚多。上曰。朕聞爾所部兵。每致違悞。莽古爾泰不伏。



上怒。面赤。將乘馬。莽古爾泰曰。皇上宜從公開諭。奈何獨與我爲難。欲殺我耶。言畢。遂抽刃出鞘五寸許。其弟德格類推之。而代善見之。悲甚。曰。如此悖亂。殆不如死。上默然復坐。區處事務畢。還營。薄暮。莽古爾泰率四人止於營外里許。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飲酒對。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請罪。上諭曰。爾拔刀欲犯朕。復來何爲。拒不納。丙辰。城北外岡一臺降。遣祖大壽書。丁巳。明兵二千自松山來援。前哨阿山等擊敗之。甲子。命阿濟格等率精兵往錦州松山。追擊明援兵。丁卯。明兵六千來攻阿濟格營。時大霧。覲面不相識。及敵將至。有青氣自天衝敵營。營霧中開如門。於是阿濟格碩託列陣以待。大敗敵兵。追至錦州城。擒游擊一員。獲馬二百有六。八月辛未。大凌河城內兵突出。我兵夾攻。敗之。九月乙亥。命潭布邀擊明兵出城樵採者。上聞錦州增援兵來。親統護軍前行。明兵七千潰遁。斬副將一員。把總一。收兵拜天。己丑。復遣書招祖大壽降。庚寅。命僞爲錦州援兵。祖大壽見之。率兵至城西南隅。攻我兵所得臺。上率護軍伏於山內。我兵與明兵戰。敗之。伏兵掩至。敵奔入城。死傷百餘人。自是閉門不出矣。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等。率副將以下百餘員。馬步兵四萬來援小凌河。上欲擊之。見其壁。



壘嚴整乃止。戊戌。明兵起營。過大凌河。距城十五里立營。我軍先遣精銳。扼敵歸路。兩翼兵直衝其營。敵陣堅。不爲動。火器齊發。聲震天地。我右翼衝入。明總兵吳襄。副將桑阿爾寨等。先奔。時有黑雲。從風西來。向我軍營。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陣。天忽雨。反風向敵。敵遂潰。遇伏殲焉。生擒張春。張宏謨等。三十餘員。盡獲其駝馬器械。張春獨不跪。上怒。援弓欲射之。代善諫曰。此人欲以死成名。奈何殺之。以遂其志。遂置之。是戰也。祖大壽復以爲計誘。故無一人出。比曉。賜張春珍饌。春不食。固求死。餓二日。復賜食。乃受而食之。後每食。上皆親閱以賜。十月。遣祖大壽書。招之。降。未幾。大凌河糧盡。析骸而炊。殺人而食。大壽欲突圍不得。復遣陣獲參將姜新招之。大壽降志乃決。遣其養子祖可法爲質。諸貝勒問曰。爾等死守空城。何意。可法曰。因前屠戮遼東永平降民。是以畏死耳。岳托曰。遼東之事。我等不勝追悔。永平乃二貝勒阿敏所爲。已論罪幽禁矣。戊戌。大壽殺其副將何可剛以降。可剛含笑而死。十一月。縱祖大壽入錦州。丁巳。大軍旋。張春不肯薙髮。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久之乃死。閏十一月。庚子朔。諭諸貝勒大臣曰。今我兵圍大凌河。四越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杏山松山猶不下。豈非讀書明理。爲朝



廷盡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皆令讀書。參將甯完我奏設言官及通政使。上是之。命以次舉行。定朝會班次。從禮部參政李伯龍之奏也。

壬申天聰六年。

明崇禎五年

春正月。

上幸大貝勒第。大設筵宴。盡歡回宮。代善獻鞍馬二。

空馬二。

上受其空馬二。

癸丑。兵部貝勒岳託言。先年克遼東廣甯。誅漢人拒命

者。後復屠永平灤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信。今天以大凌河與我。臣愚以爲當善撫養。撫養之道。當先予以家室。凡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中國大臣女妻之。仍出公帑。以給其需。各官宜令諸貝勒人給莊一區。復察牛叢下寡婦。給配各官從人。至明之兵士。察漢民女子寡婦。及八貝勒以下莊頭女子。令其給配。其餘更令殷實商賈。分給婚配。毋致失所。則人心歸附。而大業可成矣。上嘉納之。二月。壬申。定儀仗。如違制。罰羊。己卯。諭刑部禁賭博。以大凌河歸降。及俘獲漢人。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參將下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國中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之以妻。善撫養之。三月。以國書十二字頭。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命巴克什達海。酌加圈



點以分析之。夏四月。親統大軍。征察哈爾。五月。大軍次胡喇戶。以察哈爾遁。復議征明。大軍次木魯哈喇克沁。命貝勒阿濟格等。統左翼兵。掠大同宣府一帶。濟爾哈朗等。統右翼兵。掠歸化城黃河一帶。六月。遣書明沙河堡官。索回察哈爾逃入堡中者。及賞察哈爾汗財物。悉送出。遣官齎書詣大同。陽和。宣府。各處議和。甲午。與明宣府巡撫沈某。總兵董某等議和。定盟約。大軍還。七月。游擊榜式達海卒。時年三十八。達海九歲。讀漢書。通曉滿漢文義。自太祖以來。凡與明國及朝鮮往來書翰。皆出其手。文詞敏達。爲人醇厚而聰明。自六月朔得疾。至是病亟。上召侍臣垂淚言曰。朕以達海。偶爾疾病。今竟不起。惜其未及寵任。後將卹其子。爾等以朕言往告之。并賜蟒段等。使臣往告。已不能言。惟垂淚而已。其平日所譯漢書。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俱成帙。時方譯三國志通鑑。六韜大乘經。未竟而卒。初我國未深諳典故諸事。皆以意擬行。達漢始用滿語。譯歷代史書。頒行國中。人盡通曉。惟我太祖天縱聰明。因心肇造。與古聖賢無異。是以榜式額爾德尼。達海。應運而生。佐一時文明之治云。庚申。上還瀋陽。八月。丁卯。召王文奎。孫應時。江雲。三人皆明生員來歸者入宮賜饌。問以和議成否。三人皆言明政日紊。和議難必。且



中原盜賊蜂起。人民離亂。因勸上宣布仁義。用賢養民。乘時弔伐。以應天心。癸酉。六部署成。頒銀印各一。冬十月。遣蘇喇嘛赴甯遠。致書明主議和。又與甯遠太監書曰。我所奉書。恐不得徑達。爾其身任之。和事得成。亦爾之福也。十二月。和碩貝勒莽古爾泰薨。年四十有六。上臨哭之。

癸酉天聰七年。

明崇禎六年

春正月。

諭各牛錄額真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

之大經。民間樹藝一一嚴飭徭役。勿累貧民。再督率所屬三時習射。此係我國制勝之技。可不努力學習耶。二月。癸亥。阿魯科爾沁車根汗率固木巴圖魯達爾馬代袞等。舉國來歸。上宴賚之。三月。丁酉。築鹺場。攬盤。通遠堡。岫巖四城。分兵駐守。

丙辰。明故將毛文龍部將孔有德。耿仲明。據登州。遣其黨游擊張文煥。都司楊謹。千總李政明。率男婦百人來降。五月。壬子。明孔有德。耿仲明。航海來歸。孔耿皆遼東人。有德爲毛文龍部下末弁。遂以毛氏稱之。文龍爲袁崇煥所殺。明登州巡撫。調有德爲步兵左營參將。仲明亦爲參將。我師圍大凌河。登撫調有德率騎兵八百應援。至吳橋縣。遇參將李九成。遂同叛。率其黨陳繼功。李尙友。曹得功等五十餘人。招烏合數千。攻陷山東臨邑。凌商河。青城等縣。遂圍登州城。城中耿仲明。與其黨杜成



功。曹得純。吳進興等十五人爲內應。城遂陷。逐其巡撫。時旅順參將陳有時。廣鹿島參將毛承祿。亦殺守吏叛。至登州。有德自稱都元帥。九成爲副元帥。仲明爲總兵官。攻取答城堡。山東擾亂。明總兵祖大弼。率兵數萬圍登州。九成戰死。有德不能支。乃突圍由海道來奔。爲旅順總兵所邀。殺其副將李應元。田良祚。朝鮮復助明邀擊。會我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勒兵迎於江岸。明兵及朝鮮兵退。有德等部衆家口。不遺一物。特諭令安插東京。賚馬百匹。六月。癸亥。新附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等至。上率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迎至。行抱見禮。賜坐。有德。仲明。獻金銀並金玉器皿。綵緞衣服等物。俱納之。設大宴。上親酌金卮。賜有德。仲明。宴。乙丑。上召孔有德。耿仲明。入宮賜宴。癸酉。封孔有德爲都元帥。耿仲明總兵官。賜敕印。己卯。遣貝勒岳託。德格類。率右翼。冷格里。葉臣。率左翼。伊爾登。昂阿喇。及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共馬步萬餘。往取明旅順口。秋七月。丁酉。召大凌河官員賜宴。甲辰。貝勒岳託等奏。旅順口。俘獲甚衆。乙巳。正紅旗固山額眞。總兵官和碩圖卒。上親臨痛哭。和碩圖。何和哩子也。卒年三十八。八月。壬戌。遣貝勒阿巴泰等。統兵二千。略明山海關。庚辰。上至渾河岸。迎凱旋貝勒大臣等。壬午。時孔有德以墜馬



傷手。與耿仲明留東京。九月。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來朝。冬十月。癸未。明廣鹿島副將尙可喜輸款于我。十二月甲申。上親視正黃旗固山額真總兵官冷格里疾。

甲戌天聰八年。

明崇禎七年

春正月。戊子朔。

上御殿。

命孔有德。耿仲明。與和碩貝勒等。

同列於第一班行禮。

癸巳。詔宗人自

興祖直皇帝出者。爲六祖後。免其

徭役。

乙未。正黃旗固山額真一等總兵官冷格里卒。

上親臨慟哭。

乙巳。

命

阿爾薩與土謝圖濟農等。爲角觝戲。較力。阿爾薩蘭不容立定。一一高舉擲之。各國人無不稱奇。遣官爲孔有德耿仲明治第。二人奏辭。不允。尙可喜招撫長山石

城二島。攜人民數千戶來歸。

上曰。廣鹿島尙副將招撫人民來降。非以我國衣食

有餘而來也。承天眷佑。彼自求附。令八家出糧四千石與之。凡積粟之家。勿得隱藏。

可捐出協濟。仍給以價值。

二月壬戌。定喪祭例。妻願殉夫者許之。仍予表揚。其逼

侍妾殉葬者。妻坐死。

命貝勒多爾袞。薩哈廉。往迎降將尙可喜。三月丁亥朔。日

有食之。

戊子。以旅順口所獲副將尙可喜家口親戚。俱給可喜完聚。

阿山等略

錦州還。

辛卯。

命譚泰圖爾格略錦州。

命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之蠶。以白鑲



皂。尙可喜之纛。于皂旗中用白圓心爲飾。以別於八旗。夏四月。辛酉。定官名。及城

邑名。俱易以滿語。以五備禦之總兵官。爲一等公。以一二三等總兵官。爲一二三等

昂邦章京。謹案開國方略以一二三等副將。爲一二三等梅勒章京。即今三等男爵以一二

三等參將游擊。爲三等甲喇章京。即今輕車都尉職備禦爲牛叅章京。即今騎都尉職餘均改名。不

准仍襲漢語舊名。俱照我國新定者稱之。以瀋陽爲天眷盛京。赫圖阿喇城。爲天眷

興京。乙丑。降將尙可喜來朝。上出迎十里。行抱見禮。可喜跪獻緞匹。上酌納

之。大宴畢。賜蟒衣等。遣歸海州。丁丑。以尙可喜爲總兵官。賜敕印。盧可用。金玉奎。

爲甲喇章京。辛巳。初。命禮部考取通滿州蒙古漢書文義者。爲舉人。取中十六

名。各賜衣一襲。免四丁。宴於禮部。此設科取士之始五月。分辨步騎守哨等兵名色。以隨

固山額眞行營馬兵爲騎兵。步兵爲步兵。護軍哨兵爲前鋒。駐守盛京。礮兵爲守兵。

閒駐兵爲援兵。城守兵爲守邊兵。舊蒙古右營爲右翼兵。左營爲左翼兵。舊漢兵爲

漢軍。孔有德兵。爲天祐兵。尙可喜兵。爲天助兵。壬寅。始定各官功次。授職時。分別

撰給敕書。自此始。甲辰。征虎爾哈部。季思哈吳巴海奏捷。俘獲男婦甚多。丁未。

上率大軍西發。戊申。渡遼河。六月。辛酉。頒軍律於蒙古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



尙可喜。曰。行兵時。勿喧譁。勿離羣。勿私出劫掠。勿毀廟宇。勿殺行人。抗拒者殺之。歸順者養之。勿奪人衣服。勿離人夫婦。勿淫人婦女。違者治罪。甲申。大貝勒代善等。由喀喇堡。率兵入得勝堡。蹂躪大同。取其城堡。西略黃河。土魯什吳拜等。率兵歷歸化。招撫察哈爾逃民。俱會兵朔州。秋七月己丑。命貝勒阿濟格。多爾袞等。率兵自巴顏朱爾格入龍門。會兵於宣府。上親率大軍。入上方堡。由宣府趨朔州。四路兵俱於七月初八日入邊。八月。命諸貝勒率兵略山西代州朔州等路。甲子。家攻克應州之石堡。丙寅。大兵自應州啓行。戊辰。上閱大同城。遣書曹文詔。令力贊和議。阿巴泰等拔靈邱縣。大同城代王母楊氏。與明陽和總督張宗衡。大同總兵曹文詔等。共議請和。辛未。遣馮國珍。及陣獲千總曹天良。報代王母書曰。我久欲議和。爾大臣蒙蔽。使不得達。王母誠主此議。當速成之。癸酉。駐兵大同。遣明宗室朱乃廷。入城索報。上復與明帝書。己卯。大兵至陽和。駐營。庚午。大兵自陽和啓行。壬午。至左衛城。遇曹文詔兵。擊敗之。癸未。駐營左衛城西。閏八月丙戌。大兵渡左衛河北。駐營。丁亥。攻萬全左衛。穴其城。隳之。正紅旗監梯。親軍褚庫布丹先登。斬守備常汝忠。殲其兵千人。庚寅。班師。己亥。察哈爾汗妻。竇土門福金。攜國人來降。大貝勒



代善等奏。天賜。皇上。寶土門福金可納之。上固辭。龍什等奏曰。行師時有雌雉飛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納。恐違天意。於是上意始定。命希福等往迎之。冬十月。己亥。科爾沁臺吉吳克善來歸其妹。納之。分定專管牛衆。十二月。命梅勒章京霸奇蘭爲甲喇章京。薩水什喀率兵征黑龍江未服之地。

乙亥。天聰九年。

明崇禎八年

春正月。丁卯。

命

太祖庶子。俱稱阿格。

今稱阿哥。哥格同音。

六

祖子孫。俱稱覺羅。

命繫紅帶以別之。如人與相詆。不得詈及祖父。違者擬死。

己

丑。沈佩端奏請屯田廣甯閭陽驛一帶。造舟輓粟。爲進取之計。

上嘉納之。

己亥。

新附生員。楊名顯。楊譽顯。楊生輝。奏明國變亂已極。宜乘時規取北京。且請文武並重。以收人才。牛衆章京。許世昌條奏四事。先帝徽號宜上。輔弼重臣宜備。選用才

能宜慎。朝廷言路宜開。且請設中書府。都御史等官。

丁未。以貝勒多爾袞。岳託。薩

哈廉。豪格。爲統兵元帥。固山額真那木泰。爲右翼。吏部承政圖爾格。爲左翼。率兵一萬。往收察哈爾。林丹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夏四月。霸奇蘭等捷音至。收撫壯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口七千三百有二。俘婦女幼稚一百十六。牲畜他物稱是。五月。癸亥。命貝勒多鐸爲帥。率兵往明甯錦界。明兵禦我大凌河奔潰。追斬其副



將劉應選生擒曹德功。殲其兵五百人。距錦州松山城五里。收軍還。多爾袞等奏大軍至西喇朱爾格。遇察哈爾汗妻囊囊福金。台吉瑣諾木。率一千五百戶來降。大兵渡河抵額哲所駐託里圖地方。因其國無備。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后率衆塞桑部民一千戶歸降。是歲東方之國兩次來歸。察哈爾舉國內附。各處蒙古俱歸降。惟明國僅存。然國事日非。亡不久矣。八月。多爾袞等凱旋。獲歷代帝王璽國玉璽。自元順帝爲明所敗。棄都城。攜璽逃至沙漠。後崩於應昌府。璽遂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山岡下者。見一羊。三日不食草。但以蹄掘地。發之。得此璽。歸於元裔博碩克圖汗。後爲察哈爾林丹所侵。國破。璽歸林丹汗。多爾袞等聞璽在蘇泰太后所。索之。既得。視其文。乃漢篆。誥之寶四字。以二龍交紐。實至寶也。至是謁上。獻玉璽。上焚香告天。受之。先是多爾袞等攜降民渡黃河。至歸化城。時岳託有疾。分兵一千駐守。察哈爾降民三貝勒率兵略明山西。自平魯衛毀長城。略代州。忻州。子崞縣。先後遇明兵。屢擊敗之。大同總兵王姓兵及祖大壽援兵三千齊出。圖爾格衝入。明兵皆潰。乘勝掩殺。擁至濠邊。擊死甚衆。又明潰兵馬步五百餘。於臺上列營。那木泰奮擊之。盡殲其衆。是役也。計獲人畜七萬六千二百。乃出邊。與岳託會。乃班師。冬十月。昂幫



章京石廷柱。率漢官生員。以上受玉璽。具賀表。己卯。以明和議不成。將進兵。遣使齎書。諭明喜峯口。滿家口。董家口諸邊將。管理戶部事和碩貝勒德格類薨。年四十。上臨喪哭之慟。設幄而居。撤饌三日。哀甚。諸貝勒大臣勸至再三。乃還宮。丁酉。內外諸貝勒及滿漢大臣。請上尊號。上固辭不許。再三請。允與朝鮮議之而行。乃遣使往。

丙子天聰十年。

明崇禎九年  
月以後改元崇德

春二月。丁丑。八和碩貝勒及外藩四十九貝勒。各致

書朝鮮國王。告以上聖德日隆。庶祥滋集。宜遣親近子弟。同來勸進尊號。定諸

臣帽頂飾。因賜超品公額駙揚古利。阿格篇古嵌東珠金頂。滿洲蒙古烏真超哈固山額真承政等官。嵌寶石金頂。庚寅。革甯完我職。完我係貝勒薩哈廉家人。因通文史。上擢置文館。參預機務。升二等甲喇章京。准襲六次。賜莊田奴僕。屢因賭博。爲李伯龍佟整所首。上宥之不改。復與劉士英博。爲士英家人所首。審實。革世職。追奪賜物解任。仍給薩哈廉爲奴。籍劉士英家。發尙方堡爲民。三月。辛亥。改文館爲內三院。一名內國史院。一名內祕書院。一名內弘文院。庚申。諭諸臣曰。喇嘛等以供佛持戒爲名。潛肆奸貪。直妄人耳。蒙古諸人。深信其懺悔超生等語。致有懸



轉輪結布旛之事。嗣後俱宜禁止。丁卯。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以請上尊號來朝。辛未。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屬官員。以請上稱尊號來朝。夏四月。己卯。內外諸貝勒。文武羣臣。上表請上稱尊號。貝勒多爾袞。捧滿字表文。土謝圖濟農。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捧漢字表文。率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詣闕跪進。讀畢。成禮而退。壬午。上齋戒三日。設壇德盛門外。乙酉。黎明。上率諸貝勒。大祭告天地。乃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為大清。改元。以五月朔。為崇德元年。丙戌。追尊始祖為澤王。高祖為慶王。曾祖為昌王。祖為福王。追封皇伯祖禮敦巴圖魯。為武功郡王。恭上太祖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太后尊諡曰。孝慈昭憲純德真順承天育聖武皇后。定御前儀仗數目。定宮殿名。大門為大清門。東為東翊門。西為西翊門。大殿為篤恭殿。正殿為崇政殿。中宮為清甯宮。東為關雎宮。西為麟趾宮。次東為衍慶宮。次西為永福宮。臺東樓為翔鳳樓。西為飛龍閣。封諸貝勒。為親王。郡王。有差。辛丑。封孔有德。為恭順王。耿仲明。為懷順王。尚可喜。為智順王。部下官員。論功陞擢。賞賚有差。征瓦爾喀。札福尼。道蘭還。獲人丁千。牛馬皮張甚多。賞



資有差。壬寅。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廊置我國書於通遠堡。



東華錄要卷四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

即天聰十年五月

夏五月甲辰朔。定內外親王郡王貝勒儀仗。仍照品級。賜給銀兩。

令其製造。

丙午。議叙內院官員。以希福爲內弘文院大學士。范文程鮑承先爲內

秘書院大學士。剛林爲內國史院大學士。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梅勒章京。羅

碩羅繡錦爲內國史院學士。詹霸爲內秘書院學士。胡球王文奎爲內弘文院學士。

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甲喇章京。內秘書院舉人恩國泰等。仍在內院辦事。

壬子。貝勒薩哈廉薨。年三十三歲。禮親王代善第三子也。上親臨入哭者四。代善

跪請還宮。輟朝三日。丁巳。設都察院官。己巳。命親王郡王貝勒府門前立下

馬椿。庚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等。率師征明。癸酉。師行。秋七月。武英郡王等。

會師出延慶州。俘人畜一萬五千有奇。八月丁丑。遣大學士范文程祭先師孔子。

癸未。命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貝勒岳託。豪格等。率師征明。由錦州入。

九月。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奏我兵入長安。過保定。至安州。克十六城。五十二戰皆捷。



生擒總兵巢丕昌等。獲人畜十八萬有奇。己巳。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凱旋。上出盛京十里迎宴。率諸貝勒大臣謁堂子還宮。冬十月癸酉。睿親王多爾袞等班師。上出城五里迎之。戊戌。朝鮮國王李倬遣使臣拜米齎書至。上諭曰。爾王既不看朕書。遣回。朕何爲復閱爾書。仍令拜米帶回。十一月。以征明克捷。祭告太廟福陵。論征明違律將士罪。辛亥。徵兵外藩。乙卯。太祖武皇帝實錄告成。乙丑。冬至。祀天於圜丘。己巳。頒行軍律令。並傳檄朝鮮。十二月。辛未朔。外藩蒙古諸王貝勒率兵會於盛京。上親征朝鮮。乙酉。車駕至安州。前鋒至王京。李倬遁南漢山城。我軍圍之。己亥。上帥大軍由城外徑渡漢江。抵南漢城西。朝鮮兵屢來援。皆敗之。庚子。固山額真譚泰等監雲梯攻城。城上兵不敢拒敵。各路奔竄。盡收其財物牲畜。

丁丑。崇德二年。

明崇禎十年

春正月。以書

諭朝鮮國王。是日李倬稱臣。上書謝罪。然猶不

敢出。壬戌。先是。上聞李倬妻子在江華島。命多爾袞造小船八十隻。用車輪陸地曳行。往取之。至是多爾袞奏。江華島城已降。獲朝鮮王妃一。王子二。閣老一。侍郎一。兼財物及羣臣家口。朝鮮王李倬請降。定歲貢方物之例。庚午。朝鮮王李倬



率文武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來朝。賜宴。送還王妃。及第三子李潛。並羣臣妻子。入王城。惟留其長子李滢。次子李湔。爲質。二月。命多爾袞杜度等。率兵攜所俘後行。又。命碩託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率兵領朝鮮兵船五十只。取皮島。上率諸貝勒大臣班師。李倬率羣臣出王城十里外跪送。乙未。朝鮮國王李倬。遣官解送洪翼漢至。三月甲辰。斬朝鮮臺諫官洪翼漢。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以徇。以敗我盟好。左袒明人也。丁未。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兵助攻皮島。夏四月。武英郡王阿濟格。攻克皮島。斬守將沈世奎。並籍所獲男女三千四百七十二。駝馬六百四十有奇。大船七十二隻。西洋紅衣礮共十位。及緞布銀兩器物細數以聞。丁酉。命固山貝子尼堪羅託。博洛等與議國政。每族復設議政大臣三員。壬子。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凱旋。遣朝鮮隨征皮島總兵林慶業還。以敕獎朝鮮王。六月癸卯。莽古爾泰子光袞之妻。首告光袞言詞悖逆。鞠實。誅之。甲寅。上夜夢至興京。謁太祖。太祖騎而馳。禮親王挽之不及。上遂至明國宮內。明帝於包袱內出一絲絛穗。上飾以珊瑚。意欲相授。上默思明主欲贈珍寶。何所不有。受此何爲。轉視其人。出書一冊曰。是汝先代金國史書。上受而讀之。文字不



能盡辨。欲持以示文臣。忽覺。次日召羣臣語之。對曰。昔上夢入朝鮮宮。果得朝鮮。今夢入明宮授史。是天意將以明國圖籙授皇上也。甲戌。皇第八子生。關雎宮宸妃出也。先是遣章京尼堪等征瓦爾喀。至是降之。十二月甲辰。命繡克舒爲右翼。星納爲左翼。率兵征卦爾察。武英郡王阿濟格。自牛莊遣丹岱擊敗明兵於清河。

戊寅崇德三年。

明崇禎十一年

春正月壬辰。皇第八子薨。

甲午。

世祖章皇帝生。

上

第九子也。

母孝莊文皇后。時爲永福宮莊妃。娠十一月始生。

二月丁酉。

上親

征喀爾喀。率豫親王多鐸等謁堂子啓行。

命親王代善等留守。並監築遼陽都爾

鼻城。

夏四月丁酉。

駐蹕杜陵城。明鎮守山海關太監高起潛遣瞽者周元忠偕六

人詭來議和。

五月癸酉。

修治自盛京至遼河大路。高三尺。廣十丈。路旁濬濠。以容

親王多爾袞董其事。

庚申。定蒙古衙門爲理藩院。

丁丑。

諭禮部有效他國衣

冠束髮裹足者。重治其罪。

七月。更定部院官制。先是部院設滿洲蒙古漢承政。各

三四員。其餘皆爲參政。凡二等。至是范文程等奏請每衙門止設滿洲承政一員。以

下酌量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啓心郎額者庫。

即今主事

各官。凡五等。許之。

八月。先



是禮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條奏。俘獲敵人妻女。不可令其爲娼妓一疏。奉旨切責。至是會訊。以世昌身在本朝。心在明國。護庇漢人。與奸細無異。應論死。命免之。以啓心。郎孫應時代爲改正。依議正法。戊申。賜中式舉人羅碩等十人。各朝衣一領。授半個牛象章京品級。各免人丁四名。一等二等三等生員。各賜綢布。授護軍校品級。免一丁二丁有差。癸丑。以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左翼兵。貝勒岳託爲揚武大將軍。統右翼兵。分道伐明。九月壬申。諭羣臣曰。明人聞吾二路進兵。則山海以東。甯遠錦州之兵。必往西援。朕統大兵。前往山海關一帶。以牽制之。於是下敕徵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王兵。冬十月。岳託等奏。臣等於九月二十二日。從明境密雲北牆子嶺口。毀邊牆而進。敗總督吳阿衡兵六千。又敗副將兵二千。守備兵一千。我兵分四路攻牆子嶺口。圖賴等先入。攻克十一臺。孔有德耿仲明兵俱從東小門。舉火礮攻之。相繼攻入。戊戌。奉命大將軍多爾袞等奏。自董家口東青關山西。由邊牆缺處。毀牆入。己亥。上親統大軍。向山海關進發。己酉。命鄭親王向前屯衛甯遠進發。豫親王向錦州進發。上親向義州進發。壬子。上入明邊。多鐸等聞桑噶爾寨無備。攻克之。戮其守備及男子。獲婦女幼丁及牲畜。恭



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以神威將軍礮。攻戚家堡。克之。俘其人。口牧畜。十一月。豫親王多鐸兵。過中後所。會明總兵祖大壽。率兵往援燕京。路遇。遂來襲。我兵陣歿者九人。失馬三十匹。大軍發山海關。上親統大軍至中後所。祖大壽見我軍退入城內。上賜之敕。不報。鄭親王濟爾哈朗。克摸龍關。又攻克五里堡。屯臺。獲人口馬牛數百。石廷柱。馬光遠。攻克李雲屯。柏土屯。郭家堡。開州。井家堡。獲人口七百有三。牲畜甚多。孔有德招降大福堡。又攻克一臺。獲人口三百七十有九。牲畜稱是。即以賜孔有德等。庚午。自中後所班師。出明邊。丙戌。上還宮。

己卯崇德四年。

明崇禎十二年

春正月乙丑。增理藩院每旗章京各一。己卯。封總兵官沈志

祥為續順公。賜冠帶鞍馬。

是月明以洪承疇總督副遼軍務

二月丁酉。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率

兵征明。

上親征明。

壬寅。

上親率大軍征明。壬子。

上登山南岡。相度城垣形

勢。指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馬光遠。

命各以汎地。用紅衣礮攻擊。明日

孔有德等。各移礮前進。城堞盡毀。明副將金國鳳等死守。會日暮。禮親王代善曰。日

將暮矣。明日攻之何如。

上從其言。召諸將還。是夜城中於城南攻毀處。以繩繫木。

覆之以土。比明。城已築固。諸將進攻。捍蔽甚堅。攻不能入。我軍陣亡二十人。

上集



議攻城之策。皆謂必能攻克。但礮子火藥。已用大半。宜速取之。乃命勿攻。命阿濟格等。率四旗護軍。孤守塔山連山。丁巳。孔有德請穴地攻松山城。從之。三月。戊午朔。明太監高起潛。總兵祖大壽。自甯遠遣兵九百。船十只。由水路援杏山。我兵擊之。獲船一。殺五十人。命三順王及石廷柱馬光遠等於松山城。南穿地道。丙寅。征明睿親王多爾袞等奏曰。臣等毀明邊關而入。兩翼兵約會於通州河西。由北邊過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於山河中間。縱兵前進。燕京迤西千里內。六府俱已蹂躪。至山西界而還。復至臨清州。渡運糧河。攻破山東濟南府。至京南。天津。克城三十四。降城六。敗敵陣十七。俘人口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將士無一傷者。右翼杜度疏云。臣等從北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東濟南。蹂躪其地。克城十九。降城二。敗敵陣十六。殺其總督二。及守備以上官百餘員。生擒郡王親王。奉國將軍各一。俘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二十三。金四千三百三十九兩。銀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六兩。兩翼俱從遷安縣回。經太平寨。出青山關。丁卯。宣示兩翼捷音。頒敕諭。招撫松山杏山官民。己巳。復以敕諭。壬申。自盛京連礮子火藥至。睿親王多爾袞貝勒杜度疏至。左翼疏云。臣等奏捷後。大兵從遷安縣回。經太平寨。出



青山關。明兵於關上迎戰。又有兵襲我後。爲我兵擊敗十一陣。獲馬一百七十二。右翼疏云。臣等出明邊青山口。於三月初八日。從太平寨。遣固山額真葉臣等。率兵奪其關。共敗敵兵十三陣。獲馬六十。阿爾薩蘭於錦州烏欣敗明兵。擒副將楊震。上親率四旗護軍。馳往錦州。縱兵攻其山寨。敗之。沿山搜勦兩夜。斬副將徐永昌。生擒副將祖克勇。我兵三路穴地。松山城不能克。罷之。夏四月。凱旋。己亥。右翼貝勒杜度等。攜揚武大將軍貝勒岳託骸骨還。厝岳託骸骨於盛京城勒外。岳託妻殉焉。岳託馬瞻。俱親王代善子也。辛丑。上至沙嶺舊邊外。凱旋。王貝等。以岳託馬瞻卒於軍奏聞。上哭之慟。下馬席地坐。代善痛哭下馬。仆地者再。上立馬以待。車駕至盛京。輟朝三日。丙辰。追封故揚武大將軍多羅貝勒岳託爲克勤郡王。五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率兵略錦州松山杏山。丁卯。席特庫等敗明兵於錦州。己巳。以征明捷音。諭朝鮮。辛未。鄭親王奏。入邊九戰皆捷。俘獲二千三百人有奇。甲戌。上以禮親王代善。追痛其二子。乃率諸王貝勒大臣。同至渾河捕魚以娛之。丙子。鄭親王濟爾哈朗師旋。敍張家口開市功。遣參政馬福塔巴哈納。往朝鮮。封李倬妻趙氏。爲朝鮮王妃。長子李滢爲世子。秋七月。丁



已。與明帝書。辛未。朝鮮國王李倧。攻克東海熊島。執加哈禪來獻。並以征明克捷

表賀。遣薩爾糾等率兵征庫爾喀部。九月。丁卯。以阿濟格尼堪爲護軍統領。拜

爲吏部參政。己巳。以貝勒豪格。征明有功。復書和碩肅親王。癸酉。遣武英郡王

阿濟格等。往畧明錦州甯遠。冬十月。丙戌。遣肅親王豪格等。畧明錦州甯遠。十

一月。豪格等奏。明甯遠兵。出北山岡。爲我右翼兵擊敗。陣斬總兵金國鳳及其二子。

共斬三十餘人。獲馬二十六。辛酉。以索倫部叛。復遣曹海薩木什喀。率兵征之。

庚戌。內院察不害。往朝鮮三田渡。錄紀恩碑進呈。

庚辰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春正月。甲子。遣朝鮮質子李滢歸省。李倧疾。壬申。都察院參

政祖可法等。疏請乘時深入明境。遣翁阿岱多濟里。率兵戍防錦州。三月。乙巳。

征索倫部。薩木什喀等奏。俘獲人口六千九百五十六名。馬牛皮張甚多。命鄭親

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率兵修義州。城駐紮屯田。令山海關外甯錦地方。不得耕種。

夏四月。乙亥。往征索倫部。曹海薩木什喀凱旋。俘獲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婦女

二千七百一十三。幼小一千八十九。他物稱是。庚辰。上視師義州。出舊邊外駐

蹕。五月。乙未。上入義州閱城。命濟爾哈朗等。赴杏山迎降人蒙古蘇班代。



明總兵祖大壽。吳三桂。劉智周。遊擊戴明等。共兵七千來逼。我軍縱擊。大敗之。擒副將楊倫。周廷州。參將李得位。濟爾哈朗擊敗西面明兵。獲器械甚多。壬寅。上率八旗護軍。向錦州進發。乙巳。復攻錦州城北晾馬臺。降之。盡刈錦州城西北禾稼。庚戌。上還宮。六月乙丑。命睿親王多爾袞等屯田義州。睿親王多爾袞奏。將兩翼兵。暫往分駐近城地方。悉遵上諭。一則斷敵往來之路。一則投誠人可乘便而來。一則我兵易於收穫。弗爲敵乘間竊刈。其已收糧草。擇堅固兩處存貯。恭候上裁。秋七月。多爾袞奏。初八日夜。明錦州兵五百來襲我鑲藍旗。貝子羅託等擊敗之。聞明總督洪承疇。率吳劉王陳四總兵。及馬步兵四萬。至杏山城外。敵人馬兵先出誘戰。我兵擊敵。追至城濠。掩殺之。獲馬七十匹。遣前鋒統領吳拜。率前鋒兵一半。往助睿親王。並傳諭前次擊敵。殊爲失策。敵來。但固守營壘。候相近。乃可擊。前此迎戰。非計也。丙午。上違和。幸安山溫泉。遣席特庫濟席哈等率兵。並外藩兵。征索倫部。乙酉。睿親王多爾袞等奏。敵人馬兵一千。由錦州城出。臣等率兵擊破之。殺傷甚多。獲馬百餘。杜度率兵往甯遠。獲明關內所運米千石。殺其步卒三百九十。獲駝馬牛驢三百九十七。八月己未。命希福等往張家口互市。



九月乙酉。上還宮。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率將士一半。往代睿親王等圍錦州。

松山。辛卯。睿親王多爾袞等率衆誘敵於杏山城北。松山騎兵又出。馳擊敗之。及還。敵復來襲。又擊敗之。掩殺至松山城下。松山兵又出。又敗之。獲馬百二十。甲五百。

七十。冬十月癸丑。以書報喀爾喀部。壬戌。遣英俄爾岱等往朝鮮義州。敕責國。

王李倬。欺罔巧飾之罪。十一月戊寅朔。以萬壽聖節。加恩朝鮮。減歲貢米什之九。

乙酉。多鐸率兵夜往錦州西桑噶爾寨堡。設伏兵敗敵。追至塔山。又聞敵人於杏。

山塔山間。夜運糧芻。遣兵往畧。擒斬百人。獲牛驢百三十。命睿親王等率兵會鄭。

親王兵。圍困錦州。己未。命朝鮮王第三子李潛還國。征索倫部。席特庫等奏。

擒獲博穆博果爾。及其妻子家屬。男婦九百五十六。馬牛八百四十四。

辛巳。崇德六年。明崇禎十四年春正月。宴親王大臣。備陳樂舞。壬辰。征索倫部。席特庫等凱。

旋。二月戊申。定禁烟之令。先是。命戶部。察滿洲蒙古十六旗下牛彘。各以人口。

牲畜註冊。分別貧富具奏。至是。部覆。將貧窮牛彘之該管章京等解任。多爾袞等。

奏報。臣等圍困廣甯山城。時擊敗錦州松山援兵。斬二百餘級。襲取山城之小者。俘。

獲男婦六十餘。又曹海等及安平貝勒。共斬錦州兵一百七十餘人。三月。蒙古巴。



圖魯等率男婦等九百餘人。毀大同陽和邊牆。報名來降。睿親王多爾袞私遣甲兵還家。又移兵過國王碑駐營。上聞之大怒。降旨切責。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率兵更換多爾袞等還。至遼河。命駐軍於舍利塔旁。不許入城。遣大臣訊狀。凡倡言遣五人還家者。令指名舉出。爾等應得何罪。令自擬。多爾袞等自引罪。上益怒。降睿肅二親王爲郡王。罰銀。阿巴泰以下各罰銀有差。始許入城。戊戌。睿郡王多爾袞等至議政府。命逐出之。命朝鮮總兵柳琳等率兵往錦州濟爾哈朗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困明錦州。每面立八營。復浚長濠。近城設邏卒哨探。城中蒙古呼曰。爾等圍困何益。城中積粟可支二三年。縱圍之。豈可得耶。邏卒應曰。無論二三年。縱有四年至五年糧。後復何所食乎。於是城中蒙古貝勒諾木齊等。知我志在必得。謀來降。遣人持書縋城。約二十七日夜進兵。二十四日。祖大壽聞欲擒之。吳什巴等率關內蒙古兵與戰。我軍聞之。至城下策應。蒙古縋繩。我軍援繩齊上。明兵敗入內城。我軍據其外城。降蒙古官屬八十六員。男婦六千二百餘名口。捷音至。上大悅。命八門擊鼓。召衆於篤恭殿演捷。壬寅。睿郡王多爾袞等請各帶部下人員。從征贖罪。不許。癸卯。命達爾漢等迎宴臺吉諾木齊等。分隸攜來男子於各



旂下。各賜頂帶。賞賚有差。夏四月。明援兵自杏山至松山。濟爾哈朗等。率兵伏錦州南山西岡等處。令前鋒誘敵。伏發。大敗之。斬百七十餘級。獲馬百六十匹。甲七十六副。遣孔有德。尙可喜。兵詣錦州。濟鄭親王濟爾哈朗軍。壬子。以范文程等奏請。令睿郡王多爾袞入署辦事。許之。命不得入大清門。庚申。都察院參政祖可法等。請准獲罪諸王貝勒等朝見。上是之。命諸王貝勒大臣。各赴朝會之所。其各部辦事大臣。照常來奏。五月。丁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明總督洪承疇。率總兵六員。兵六萬來援錦州。屯於松山北岡。我兵擊敗之。斬首二千。壬寅。諭駐防歸化城固山額真等。增築外城。以備守禦。六月。丁未。朝鮮國王李倧。遣使以天賜瑞金來獻。詔褒諭之。命將原金付來使李倧齎回。共荷嘉祥。命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兵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錦州。大學士范文程等奏。請於滿漢蒙古內。考取生員舉人。從之。明關內援兵。由松山城沿海前進。我左翼兵追及敗之。獲馬五十餘匹。丙寅。遣羅碩以祖澤潤等書。招祖大壽。庚午。睿郡王多爾袞奏報。明關內援兵。由松山來。我兵追擊五里。獲馬五百七十匹。秋七月。甲申。命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助圍錦州。己亥。朝鮮國王。遣將詣錦州更戍。八



月。上以明洪承疇等。率兵十三萬來援錦州。親統大軍征之。卽傳檄各部軍馬。星集京師。於十五日起行。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戊午。渡遼河。壬戌。至松山。陳師於松山杏山之間。自烏欣河南山至海。橫截大路駐營。謂諸臣曰。如敵來犯。近則擊之。儻敵兵尙遠。先往迎戰。貽累於衆。卽與敗陣無異。諸王貝勒大臣。共議圍敵之策。上笑曰。但恐敵兵聞朕親至。將潛逃耳。如不逃。必令爾等破此敵。如縱犬逐兔。易如拾取。不知勞苦也。是時明之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兵部郎中張若騏。總兵王樸。李輔明。唐通。白廣恩。曹變蛟。王庭臣。吳三桂。及副將參遊守備二百餘員。率馬步兵十三萬。於松山城北乳峯山岡結營。其步兵於乳峯山松山城之間掘濠。立七營。其馬兵營於松山東西北三面。見上親率大軍。大懼。合謀退遁。癸亥。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地。我軍擊敗之。追至塔山。獲其筆架山積粟十三堆。浚壕斷絕松山杏山路。是夜明諸將皆欲遁。撤其七營步兵。近松山城而營。甲子。敵兵犯我廂紅旗汛地。擊卻之。上諭諸將曰。今夜敵必遁。命兩翼八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兵。比翼排列。直抵海邊。敵遁百兵以百人追之。千兵則以千人追之。敵衆則躡後追擊。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總兵王樸。唐通。馬科。



吳三桂白廣恩李輔明等率馬步兵沿海潛遁。我軍相繼追擊。上又命蒙古固山額真庫魯克等各率所部伏杏山路。遮擊遁入杏山敵兵。又命睿郡王多爾袞等率四旗獲軍往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橫擊之。又命達齊堪等率槍礮手往筆架山防護糧糗。又命鎮國將軍巴布海等各率所部往塔山截其路。有奔至者悉戮之。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亦截塔山路。儻敵朝塔山與率巴布海等自甯遠直抵塔山追擊。又命固山貝子博洛率兵往葉噶爾寨堡截擊。又聞明郎中張若騏從小凌河乘小舟遁。命梅勒章京賴護等率兵追之。又命固山額真譚泰率兵往小凌河西絕其歸路。又命多濟里追擊敗兵。又命固山額真恩格等追擊逃兵。陸續遣發諸將遵奉。上命各赴汎地邀截。悉如睿算。明兵竄走。彌山徧野。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乙丑。命固山額真劉之源攜紅衣礮同睿郡王等攻克四臺。擒其副將王希賢參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等。總兵吳三桂王樸奔入杏山。上移營松山。欲四面掘濠圍之。其夜明總兵曹變蛟撤乳峯山兵棄寨遁。欲衝圍去。其兵一半突入御營。時大臣侍衛俱未至。軍中大驚。侍衛巴里坤獨守營門拒敵。變蛟中槍奔還松山。丁卯。命宗室錫翰國戚多爾濟等率兵



伏於高橋大路。及桑噶爾塞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果有千人。自杏山出。伏兵敗之。追至塔山。斬獲甚多。是晚。命貝勒羅洛宏等。率兵隨多鐸。設伏杏山西臺。已。明總兵吳三桂。王樸。率兵從杏山出。奔甯遠。我兵截大路追擊。三桂等奔至高橋。多鐸等伏兵縱擊。吳三桂。王樸。僅以身免。壬申。命內大臣塔瞻等。率兵往高橋設伏。甫出營。見明步兵千人。自杏山潰遁。俱擊斬之。比至高橋。復殲其騎兵八十。步兵六百。是役也。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計斬級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四。駝六十六。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衆。所棄馬匹甲冑。以數萬計。海中浮屍。多於雁鷺。我兵止誤傷八人。斃卒二人。餘無傷者。是時被圍於松山者。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通判袁國棟。朱廷榭。同知張爲民。嚴繼賢。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等。士卒不過萬餘。城內糧且絕。勢益窮蹙。我軍復掘大濠以圍之。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來明。唐通。兵部郎中張若麒等。各路潰竄。未有成隊逸出者。上敕諭松山守城將士來降。九月甲戌朔。上以克敵祭天。夜夢。太祖授玉璽。乃。上帝授。皇上大統上。覺而語大學士。范文程等對曰。



也。乙卯。命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等還守盛京。壬午。鄭親王濟爾哈朗掘濠圍錦州。乙酉。滿篤里等自盛京至。奏關雎宮宸妃有疾。命貝勒杜度等困杏山。各以汎地諭之。丙戌。上回鑾。庚寅。上抵盛京。宸妃已薨。上慟哭之。丙申。一鼓松山城內外馬兵步兵全出。犯我廂黃旗汎地。我兵擊敗之。斬一千一十七名。獲其兵器。冬十月己巳。追封宸妃爲敏惠恭和元妃。十一月甲辰。命鎮國將軍阿拜率兵往錦州南乳峯駐防。乙亥。命睿郡王多爾袞等駐錦州。肅郡王豪格等駐松山。十二月甲寅。鄭親王奏。洪承疇出兵六千來戰。夜犯正紅旗及正黃旗。我兵擊敗之。斬四百二十二人。敵兵退回。松山城門已閉。不得入。兩日間收服二千餘人。從杏山宵遁者。爲我伏兵所殺共五百七十四人。辛酉。皇十子博穆博果爾生。麟趾宮貴妃出也。丙寅。命祖澤洪赴錦州。索取妻子。并說其父大壽來歸。時明總督洪承疇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糧已竭。欲遁則未敢成隊而出。與巡撫邱民仰等坐困城中。上以敕諭洪承疇降。壬午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春二月。戊申。明德王朱由楓卒。以禮葬之。武英郡王阿濟格遣兵略宵遠。獲牲畜無算。明總兵吳三桂等遣兵躡我後。誘擊敗之。明松山副將



夏承德以其子夏舒爲質。密約內應。二月十八日夜。豎梯攻城。我兵齊登。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三子良弼等。其兵備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都司守備紅旗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員。兵三千六十三名。盡殲之。夏承德部下男婦幼穉。共一千八百六十三名。又俘獲婦女幼穉。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冑弓矢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衣礮。鳥槍。共三千二百七十三。並籍金珠銀兩緞匹衣服皮張等。細數以聞。壬戌。松山降。將夏承德至。上命禮部承政郊迎十五里。宴之。三月。癸酉。圍杏山。郡王阿濟格奏報。明國定於三月初四。遣人講和。迄今未至。甯夏總兵吳三桂等。遣將率兵四千。駐於塔山。我軍禦之。不戰而退。諭豪格等。將洪承疇。祖大樂。解至盛京。邱民仰。王廷臣。曹變蛟。著處死。祖大名。祖大成。縱還錦州。謹按通鑑輯覽略云。松山圍久。食盡。諸將罪誅。王樸。饒。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資。賂權要。故樸以下。皆獲宥。時傳承疇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壇。民仰六壇。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既已。承疇已降。乃止。己卯。錦州援絕糧盡。祖大壽率衆出降。命大壽部下悉與留養。其他悉誅之。凡蒙古俱察出處斬。杏山。塔山兩處。可令大壽說之降。并令遣人往甯夏。乙酉。守錦州杏山王貝勒等奏。明遣總兵錦衣衛等官。齎來勅諭一道。係



諭兵部尙書陳新甲。其畧云。據卿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朝恩義聯絡之舊。特諭卿便宜行事等云。上云。旣與我國書。何云諭兵部尙書陳新甲。又何爲用皇帝之寶。且札內藐視我國。實無講和真心。而所用之寶。亦非眞寶。諭諸王以實意。傳示於彼。使明知朕意。乙未。毀松山城如平地。尋杏山塔山二城。亦命毀之。夏四月。庚子朔。都察院參政張存仁奏。松錦旣破。洪承疇。祖大壽。已爲我擒。竊思承疇歡然倖生。是能審天時。達時務。仰慕 皇上有福眞主。大壽悔盟背約。仍覲顏來歸。意欲蹈凌河之漏網。未可知也。臣以爲承疇雖非挺身投順。旣倖得生。必思見用。我國宜令其剃頭。在官任使。況伊身係書生。養在我國。不過如虎羣一羊。縱之何能。禁之何用。養之不能薄者。此也。大壽係我國寇仇。皇上如生之。則不宜疏忽。待以不殺足矣。前途尙有可攻之地。可克之城。皇上於此。不可堅明人後來抗守之志。彼旣背盟約。至無糧食。人已盡而後出城。尙且得生。城城效尤。不急至十分。城不破矣。養之不能厚者。此也。吳總兵苟延於甯遠。終爲我必擒之物。且彼罪過已深。疑端更甚。皇上



宜頒敕於甯遠城鎮將等官。一一詳示。乘機用巧。因時速成。關甯一破。北京必致南遷。河北傳檄而定。大業早成矣。丁未。敕諭甯遠總兵吳三桂。白廣恩降。並令祖可法。張存仁。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等。各以書遺三桂。甲子。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皇上敕諭。傳入杏山城。城內各官不降。送還。敕諭。遂於二十一日。移礮攻取近城之臺。二十二日。卽於臺前列紅衣礮。擊毀城垣。我兵將登城。明副將呂品。奇糧廳朱廷樹等。遂開門至營請降。叩首云。我等先欲歸順。因恐屠戮。所以未降。今或殺或宥。惟王命。計獲男婦六千八百餘。時塔山城亦破。上命平其城。還京師。五月。己巳朔。明遣兵部員外郎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壩。魯宗孔等。來求和好。上命迎於二十里外。設宴宴之。令來使行一跪三叩首禮。來使攜敕書一道云。敕諭兵部尙書陳新甲。昨據卿部奏稱。前日所諭休兵息民情事。至今未有確報。因未遣官至瀋。未得確音。今准該部內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具奏。特諭。癸酉。命洪承疇。祖大壽。董協。祖大弼。夏承德。高勳。祖澤遠等。朝見。上御崇政殿。洪承疇跪大清門外請罪。奏云。臣係明國主帥。將兵十三萬。來松山援錦州。曾經數戰。聖駕一至。衆兵敗歿。臣被困松山。城破被擒。自分應死。蒙皇上不殺之恩。今令朝見。臣



知罪不敢遽入。所以先陳罪狀。其許入與否。伏候定奪。上諭曰。洪承疇所陳誠是。但彼時與我兵交戰。各爲其主。朕豈介意。朕所以養爾者。以殺敗十三萬明兵。與得松錦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養人斯合天道。朕今活爾。爾但念撫育之恩。盡心以事朕。昔陣前所獲張春。亦曾養之。彼不能爲明死節。又不能效力事朕。一無所成而死。爾慎勿如彼之用心也。祖大壽等亦有奏。上亦諭以效力。於是洪承疇等入大清門。於崇政殿朝見禮畢。上命坐。賜茶。問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爲奴者。何故。此舊例乎。抑新制乎。承疇對曰。昔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以聞於上。遂至如此。上曰。今日之文臣固衆。昔之文臣亦豈少耶。特令君闇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死戰被擒。勢蹙歸降之輩。豈可戮彼妻子。卽其身。在敵國。可以財帛贖而得之。亦所當爲。而況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其無辜亦甚矣。承疇垂涕叩首曰。皇上此諭。眞至仁之言也。諭畢。賜承疇等宴於大清門外。上曰。朕因關雎宮之喪。未過期。故未服視朝衣冠。躬親賜宴。爾等慎勿介意。承疇等叩首言曰。聖諭優異。何以克當。雖死亦無恨矣。丙申。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明寇盜日起。各方饑饉。兵力



竭而倉廩虛。征調不前。勢如瓦解。守邊文武重臣。皆爲我擒。兵將散失八九。今遣使乞和。計必南遷。應邀其納貢稱臣。畫地以黃河爲界。上不納。六月。賜明使馬紹愉等貂皮白金。從役九十九人。各賜貂皮遺還。命大臣送至五十里外。宴餞之。貽書明主曰。大清國皇帝。致書明國皇帝。向來構兵。因爾明國無故害我。二祖乃爾國反肆憑陵。奪我土地。我皇考太祖皇帝。於是昭告天地。親征爾國。其後每欲致書修好。而貴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予嗣位以來。蒙天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生之俗。厄魯特部。以至鄂諾河源。隨在臣服。蒙古及朝鮮。悉入版圖。乃昭告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我軍每入爾境。輒克城陷陣。然予仍願和好者。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誠心和好。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尊卑之分。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閉則暗。若貴國使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則情不致壅蔽。而和可久。吉凶大事。當遣使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餽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以甯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爲界。以塔山爲我國界。連山適中之地。於此互市。儻願成和好。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來。予亦



齋書以往。否則勿再遣使致書也。

謹按通鑑輯覽初明帝一日和議委陳新甲手詔往返數十皆戒以勿洩

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付之鈔傳於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帝怒甚留疏不下降旨切責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詔己功遂詔下獄尋棄市

癸亥。

朝鮮國王李倬遣其第三子潛及使臣等貢方物。上表稱賀。並齋奏疏至。

戊辰。以

總兵官麻登雲妻孥家產。賜祖大壽。七月己巳朔。編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兵民。

丙子。敘王貝勒功。晉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俱爲和碩親王。初。漢軍止設四

旗。至是設八旗。命博和託等率將代貝勒阿巴泰守錦州。九月壬申。固山額眞

墨爾根等請以兵直取明北京。上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從旁斫。則大樹自仆。我先

克關外四城。再克山海。則北京可得。今未也。壬午。命沙爾虎達葉赫等征虎爾

哈部。冬十月。朝鮮國王李倬密奏。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業等潛通明國。遣多羅

額駙英俄爾岱等往鳳凰城。鞠訊鳴吉慶業等。遣送明國作書是實。朝鮮王餽送銀

米人參俱得。旨。八人卽正法。鳴吉繫獄。林尙和革職。慶業在逃。繫其家屬。命多

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將士征明。諭曰。爾等一

入明境。遇老弱無妄殺。毋離人妻子。毋焚燬人財物。曩兵臨山東時。有因索財物而

嚴行拷逼者。非仁義之師也。當切以爲戒。智順王屬下獲奸細蕭大漢。訊稱監軍



道周法祖。遣勸三順王。潛遁歸明國。

命斬之。丁巳。

上不豫。

己未。以阿巴泰

等將入邊。

命豫郡王多鐸阿達禮率兵起甯遠邊外立營。以制甯遠援兵。且兼捉

逃亡。又以敕及祖大壽書。

諭甯遠總兵吳三桂招之降。三桂大壽甥也。甲子。都

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疏請保護聖躬。細務付部臣分理。軍國大事。方許奏聞。

上是之。

命鄭親王睿親王肅親王武英郡王會議完結。大事奏聞。十一月。丁

丑。豫郡王多鐸等奏報。明總兵吳三桂率兵出。我兵擊敗之。獲馬七十二。左翼前

鋒參領羅碩。右翼席特庫俱還。奏有左翼兵前進。地闊路平。兩旂兵並行。殺沿路哨

卒七十三人。初五日。又從界口嶺毀邊牆入。擊敗明大同兵二千五百於抬頭營。獲

馬四百三十匹。右翼兵前進。地隘路險。單騎而進。擒明偵卒。距黃巖口外四十里。有

石城關甚隘。木柵三層。又去此二十里。有雁門關。用石圍砌。皆大礮。伏藏地雷。遂遣

兵乘夜拆毀兩關。取其地雷。戮守關兵。初八日。至黃巖口。分兵夾攻。遂克長城。兩翼

登城。右翼居先。斬守備一。城內兵潰走。初九日。聞薊州各鄉民俱竄入山。遣兵往取

糧米牲畜。初十日。自黃巖口向薊州。圍其城。是日。薊州總兵白騰蛟。馬兵在前。馬蘭

峪總兵白廣恩。馬步兵六千在後。與我軍遇。擊敗之。擒參將一。斬遊擊三。獲馬六百



三十六匹。

謹按通鑑輯覽略云時明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於昌平保定又有

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將入援而大兵已克薊州分道南向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

閏十一月己酉征虎爾哈部沙爾虎達等奏招降男婦幼小一千四百餘人。十

二月丁卯。

上獵於葉赫。

乙亥朝鮮遣副將以兵四百赴錦州更戌。丁丑。上

駐蹕開庫爾。

聖躬不豫諸王貝勒請罷獵不許於是獵於噶哈嶺時

世祖

章皇帝甫五歲射中一麇衆皆稱異。

癸巳。

上還宮。

癸未崇德八年。

明崇禎十六年

春正月丙申。

上不豫。

丙午總兵官祖大壽請先取關外五

城。甲寅明甯遠總兵吳三桂答祖大壽書。

上又降敕諭之。二月乙丑朔日有

食之。三月丙午地震自西北隅至東南有聲。

庚戌。上不豫。赦死罪以下。命

蠶章京阿爾津哈甯噶等征黑龍江虎爾哈部。

夏四月甲戌豫郡王多鐸奏請暫

息兵輿輟工作專務農業以足民用。五月庚子噶喇額眞努山敗明師於界嶺口。

斬守備一兵三百餘擒千總一把總三俘人畜以歸。癸卯奉命大將軍多羅饒餘

貝勒阿巴泰等奏臣等率大軍入明境直抵兗州府莫能抗拒殲魯王及樂陵陽信

東原安邱滋陽五郡王及宗室千人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歸順者



六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獲金萬二千二百五十兩。銀二百二十萬兩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四匹。緞衣三萬三千七百二十領。皮衣一百一十一領。貂狐豹等皮五百有奇。角一千一百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駝馬牛驢羊共五十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外有發窖所得銀兩。剖為三分。以一分給賞將士。其衆兵私獲財物無算。

謹按通鑑輯覽略云時年四月大兵自山督師帝大喜獎賞隆厚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大兵至懷柔趙光抃合唐運白廣恩等八鎮兵速戰邀於螺山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

薦敗延儒偵大兵還乃有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遂歸京師

丁巳。征黑龍江虎爾哈部。阿爾津等奏攻克三

屯。招降四屯。俘獲男婦幼小二千七百三口。馬三百十七。牛四百二。皮甚多。六月。

癸酉。奉命大將軍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凱旋。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郊迎三

十里。秋七月。戊戌。征黑龍江阿爾津等凱旋。八月初九日。庚午。上御崇政殿

回宮。是夜亥刻。坐南榻而崩。在位十七年。壽五十有二。奉安梓宮於崇政殿。九月。

壬子。葬昭陵。冬十月。丁卯。上尊諡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

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康熙元年。四月。丙辰。加上尊諡曰應天興國

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顯功文皇帝。雍正元年。八月己酉。加上尊諡曰



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隆道顯功文皇帝。乾隆元年三月乙巳。加上尊諡曰  
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  
皇帝。







東華錄摭要卷五

宜興汪文安敬編

男翰章恭校

世祖章皇帝。

太宗第九子也。

母孝莊仁宣誠憲恭懿至德統徽翼天啓聖文

皇后。於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時誕。

上於盛京。孝莊文皇后方娠時有紅

光繞身。衣裾間如有龍盤旋狀。女侍皆驚以爲火。近視之不見。如是者屢。衆皆大異。誕之前夕。孝莊文皇后夢一神人抱一子授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孝莊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見。既寤以語

太宗。太宗曰。是異祥。子孫大發之兆也。次日

上誕生。視之。頂中髮一縷。聳然高起。與別髮迥異。是日紅光照耀宮闈。經久不散。

香氣彌滿數日。

上生而神靈聰明英睿。志量非常。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儀範端凝。

見者懾服。稍長。穎敏軼倫。六齡卽嗜觀書史。嘗曰。父皇自幼讀書。予亦欲讀書。每披覽所及。一目輒數行下。不由師授。解悟旁通。博於經籍。以是

太宗皇帝甚

鍾愛而屬意焉。且雄略夙成。臨機應務。智深勇沈。冲年踐阼。定鼎燕京。內而大臣運籌。外而武臣樹績。莫不傾心用命。迨乎躬理萬幾。彙綜條貫。燭照靡遺。廣羅俊乂。酌定章程。採納羣言。執中乾斷。廊清六宇。懷保兆民。靖寇亂於崇朝。致恬熙於中外。禮



明樂備。制度聿昭。以啓萬年無疆歷服。蓋天之篤生聖人。宏一統之業。肇開剏之模。自古以來。實爲希覲云。

崇德八年癸未八月壬申朔庚午亥刻。

太宗文皇帝賓天。內外和碩親王以下。

及福晉命婦。均縞素詣几筵前跪奠。朝夕哭臨三日。先是

太宗上賓時。和碩

禮親王代善。會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文武羣臣。以天位不可久虛。定議同心公戴。

奉。上嗣位。王貝勒大臣等。共爲誓書。昭告天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

袞輔政。亦與諸王大臣。誓告天地。丁丑。多羅郡王阿達里。謂睿親王曰。王正大位。

我當從王。又固山貝子碩託。遣吳丹告睿親王曰。內大臣圖爾格。及御前侍衛等。皆

從我謀矣。王可自立。乃同視禮親王足疾。阿達禮碩託。登牀耳語。禮親王曰。衆已定

議立睿王矣。王何嘿嘿。於是禮睿二王。白其言於衆。質訊俱實。阿達禮碩託。坐擾亂

國政。伏誅。並誅其母妻。餘降調有差。丙戌。上以卽位。祭告郊廟。以明年爲順治

元年。丁亥。上卽皇帝位。是日內外諸王貝勒。率文武羣臣。集篤恭殿前。上出

宮時寒甚。侍臣進貂裘。上視裘弗御。時上甫六齡。將升輦。乳媼欲同坐。上曰。

此非汝所宜乘。弗許。上御殿禮成。頒詔大赦。上起立。固讓禮親王先行。始升輦。



入宮。上顧謂侍臣曰。適所進裘。若黃裏。朕自衣之。以紅裏。故不服耳。遣官頒哀  
詔於朝鮮蒙古諸國。九月辛丑巳刻地震。自西北而南。有聲。壬寅。遣鄭親王濟  
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帥師證明甯遠衛。十月一日。拔其城。斬遊擊吳良弼都司  
王國安等二十餘員。及馬步兵四千五百人。俘四千餘人。獲駝馬牛羊金銀等物無  
算。又分兵往略前屯衛。中前所等處。俘四百餘人。獲槍礮駝馬牛羊等物。庚午。鄭  
親王等。進克前屯衛。斬總兵李賦民。袁尙仁。及副將三十餘員。遂拔中前所。以前屯  
衛中前所中後所。所得人畜。分賜出征王大臣及官員有差。丁丑。鄭親王濟爾哈  
朗等。師旋。己卯。論征錦州松山燕京山東功。將士升賞有差。贈死事者官。子弟襲  
職。戊子。豫郡王多鐸。謀奪大學士范文程妻。事覺。下諸王貝勒。鞠訊得狀。多鐸罰  
銀千兩。並奪十五牛。肅親王豪格。坐知其事不發。罰銀三千兩。庚子。遣都統劉  
之源等。率師赴錦州。督鑄紅衣礮。十二月壬戌。明守備孫友白。自甯遠來降。命  
梅勒章京俄羅塞臣巴都里。統兵征黑龍江。罷諸王貝勒等辦理部務。攝政鄭親  
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定議將諸王貝勒之兼管部務者。概行停止。惟原在部  
之貝子博洛公滿達海。不令卸事。其貝子亦罷管部務。悉委之尙書焉。壬午。遣都



統譚泰等率師戍錦州。

世祖章皇帝。

諱上字福。下字臨。

上英明天縱。寬仁大度。冲齡踐阼。值明運已終。流

寇肆逆。順天應人。命將出師。百萬巨寇。一戰而克。定鼎燕京。爲天下生民主。齊晉秦豫。傳檄而定。平江淮。收楚蜀。下浙閩。兩粵滇黔。以次埽蕩。遂成大一統之業。親政以後。鑒明季吏治惰窳。民生困悴。整綱飭紀。子惠元元。清賦役。以革橫征。定律令。以滌冤濫。蠲租肆赦。殆無虛歲。獎進廉正。斥遠貪邪。振勵材能。綜覈名實。開公忠之路。杜朋黨之門。吏事民風。翕然丕振。蓋於大亂之後。上天篤生至聖。以奠海宇。而開太平也。至於敬天尊祖。孝事皇太后。晨興問安。長跽受教。隆寵勛舊。敦睦懿親。致禮於勝國君臣。推恩於新附邊徼。省難繼之貢。罷不急之工。菲節膳服。汰減閹寺。仁恕恭儉。一本自然。而又勤學崇儒。臨雍釋奠。經訓史策。不離左右。御製御纂諸書。皆洞徹事宜。昭宣理要。數幸內院。與諸臣討論古今。更定禮樂。修明制度。建直廬於景運門。令翰林官分番入直。以備顧問。經筵時御。日講不輟。夙夜勵精。孜孜靡倦。披覽章奏。每至夜分。四方水旱。引咨責躬。容納諫諍。喜聞闕失。功成治定。聿奏隆平。聲教所訖。東至使鹿使犬。西至厄納忒黑土魯番。北至喀爾喀俄羅斯。南至琉球暹羅荷蘭西洋。



諸國。梯山航海。重譯來王。自古創業垂統之君。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在位十八年。壽二十四歲。

甲申順治元年。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

春正月朔。

上詣堂子行禮。御殿受賀。

甲午。

命甲

喇章京沙爾虎達。率師征庫爾喀。

增漢軍刑部理事官二。工部漢軍理事官。每族各一。二月丁卯。遣官祭先師孔子。

己巳。增內三院學士各一員。

戊子。以太妃

博爾濟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於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時。獲罪賜死故也。

大學士希福等。進刪繹遼金元史。賞賚有差。

三月。流賊李自成陷燕京。明主自

經。自成僭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

四月。固山額真何洛會等。訐告肅親王豪格。

言詞悖妄。會鞠得實。遂幽禁。既而釋之。廢爲庶人。

己未。晉封饒餘貝勒阿巴泰。爲

多羅饒餘郡王。

大學士范文程啓攝政王曰。乃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

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燹伐其東鄙。四面受敵。此正諸王建功立業之會

也。竊維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今日當申嚴紀

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

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移官吏妻室。避



患於我軍。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則見聞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當於長城以西。擇堅城屯兵爲門戶。我師往來斯便。惟攝政諸王察之。甲子。以大軍南伐。祭告。

太祖武皇帝。大行皇帝。

乙丑。

上御篤恭殿。賜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敕印。封爲奉命大將軍。伐明。統滿洲

蒙古兵三之二。以及漢軍參領等。並三順王續順公兵啓行。庚午。師次於遼河。以

軍事諮洪承疇。承疇上啓曰。我兵之強。天下無敵。流寇可一戰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布告各府縣。開門歸降。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者。破格封賞。此要務也。流寇今得京城。財足氣驕。已無固志。一聞我軍至。必焚宮殿。罄府庫而遁。賊驃馬不下三百餘萬。日夜兼程。可三百里。我兵抵京。賊已遠去。逆惡不得除。財物無所獲。大可惜也。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先。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追剿。倘仍據京城。則撲滅更易。若慮賊衆。遣精銳伏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要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挑選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騎兵在後。比入邊。則步兵皆騎



兵也。孰能禦之。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抗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也。壬申。睿親王師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副將楊坤等。自山海關來。致書畧曰。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甯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甯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掠擄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



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王得書。命漢軍齎紅衣礮。往山海關進發。癸酉。師次西拉塔拉。報三桂書曰。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流賊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勿因前故懷疑。昔管仲射桓中鉤。後用爲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進爵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二則身家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丁丑。師次連山。戊寅。師駐山海關十里外一片石。遇賊唐通馬兵數百人。於一片石擊敗之。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出迎。王命三桂兵以白布飾肩爲號。令先行。遂入關。時賊首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迅作。塵沙蔽天。我兵少。不能橫列。及海。王令向海列陣。三桂分兵列於右翼之末。諸軍齊進。風遂止。大敗賊兵。追殺四十里。賊遁走燕京。獲駝馬緞幣無算。是日進吳三桂爵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撒袋弓矢等物。令山海關城內軍人。各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



西王。隨攝政王趨燕京。追殺流寇。誓諭諸將。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仍曉諭官民。以取殘除暴之意。初。賊首李自成。遣王則堯來招降吳三桂。三桂羈留之。至是送於王。王斬之。則堯。山西人。明密雲巡撫。降賊。賊授爲兵政府尙書。壬午。師次撫甯。癸未。次昌黎。甲申。次灤州。乙酉。次開平衛。丙戌。次玉田。丁亥。次羅公店。撫甯知縣侯光益等。先後均迎降。聞賊已西遁。令諸王貝勒等。率兵急追擊之。五月。戊子朔。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師至通州。知州率百姓開門迎降。諭令薙髮。己丑。師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攝政睿親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內監以故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跪迎路左。王乘輦入武英殿升座。故明衆官俱拜伏呼萬歲。王下令諸將士。概不許入民家。百姓安堵。秋毫無犯。辛卯。攝政睿親王。諭故明官員耆老兵民曰。流賊李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倡陷京師。弑主暴屍。括取諸王公侯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爲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除服後。官民俱著遵制薙髮。諭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云。壬辰。征黑龍江等處。俄羅塞臣巴都里等凱旋。癸巳。攝政睿親王。令在京內閣六



部都察院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昌平州賊作亂。遣兵剿之。乙未。武英郡王阿濟格等。追擊流賊於慶都。大獲其輜重。丁酉。江西口賊作亂。遣李國翰統兵剿之。己亥。攝政睿親王多爾袞。遣官奏報。底定燕京。辛丑。徵故明大學士馮銓。銓聞命即至。壬寅。上以燕京底定。率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暨諸王貝勒羣臣。祭告天地。御殿受朝賀。甲辰。攝政睿親王。設防守燕京內外城門官。嚴禁士卒搶奪。乙巳。上命學士詹霸等。往勞睿親王師。保定副將王應登等。陳七事。一立綱紀。二任賢良。三靖遺寇。四申招撫。五和兵民。六重農務。七懲貪婪。命禁匿宮女。及無主財物子女。犯者籍其家。宣撫巡撫李鑑。捕斬賊僞權將軍黃應選等十五人。以祭崇禎帝。諸王等。追殺賊於望都。己酉。固山額真譚泰等。破賊於真定。賊焚輜重走。燕京以北。居庸關內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處。皆降。六月。令洪承疇。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機政。大學士馮銓。洪承疇。言明時舊例。凡內外文武官僚條奏。併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內閣票擬。奏請裁定。已經批紅者。仍由內閣。分下六科。抄發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漸。以後用人行政要務。乞發內院擬票。奏請裁定。攝政王從之。令故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駱養



性。仍以原官。總督天津等處軍務。庚申。令戶部右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河南。御史曹溶陳六事。一定官制。一議國用。一戢官兵。一散土寇。一廣收糴。一通煤運。大同巡撫姜瓖言。近殺賊首柯廷相等。撫定大同等處。恐無主生亂。因以棗強王朱鼎珊。續先帝之祀。隨即告諭前朝諸王。仍照舊爵。一經頒示。無不欣戴。攝政王報曰。議委棗強王以國政。大不合理。不特棗強王在明係何等級。仍當照舊。即明之嫡系。將軍亦宜照舊。不許干預一切國政軍務。致違我法。甲子。故明宗室朱帥欽。具啓投誠。攝政王嘉其知命來歸。諭以俟地方底定時。入朝優用。遣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率將士平定山東一路。攝政王定議建都燕京。遣輔國公吞齊哈和託等。齎奏迎駕。庚午。太白見。有白氣自西南至東北。遣固山額真葉臣。率師定山西。順天巡撫柳寅東言。近見升除。凡前朝犯賊除名。流寇僞官。一概錄用。雖云廣大無遺。然非慎加選擇之道。鼎革以來。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顧忌。亟宜速定律令。王報曰。經綸方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擢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賊。審實立斬。問刑准依明律。故明三邊總督李化熙。遣官上所部兵馬數目。具啓歸順。攝政王優答之。即令入朝效用。順天巡撫宋權。獻治平三策。一請議崇禎廟號。以彰我



朝盛德。一禁革加派弊政。以蘇民生。一廣羅賢才。以佐上理。天津總督駱養性。啓薦故明戶部侍郎党崇雅。兵部侍郎李化熙。通政使王公弼。品望素著。乞賜徵用。從之。壬午。攝政睿親王。以書招故明總兵陳洪範。平定山西固山額真葉臣。啓報饒陽一路土賊悉平。睿親王諭著吏部確覈才品。即與起用。仍行文各撫按。凡境內隱逸賢良。逐一起拔。但不許以貪官污吏。及貲郎雜流充數。巴哈納石廷柱。啓報霸州滄州德州臨清。先後俱下。七月。巴哈納等會葉臣等平山西。修正歷法。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牀。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屏圖。並請所有應用諸歷。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從之。遣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王。禁軍民侵擾聖賢祠廟。甲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歷代帝王廟。令內外各衙門印信。俱並鑄滿漢字樣。天津總督駱養性。啓請豁免明季加派錢糧。止征正額並火耗。睿親王報曰。官吏犯贓。審實論斬。前諭甚明。所啓錢糧徵納。每兩加火耗銀三分。正是貪婪積弊。何云舊例。况正賦尙宜酌豁。額外豈容多取。着嚴行禁革。如違即以犯贓論罪。丁酉。朝鮮賀定燕京貢方物。招撫山東侍郎王鰲永。啓報濟南東昌青州臨清等州郡。以次撫定。并賫送故明德王朱由藥降表。又言。近聞南中已擁立福王。



改元宏光。以史可法爲內閣。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等。分駐各鎮。請亟補鎮臣。控扼淮徐。下所司確議。戶部給事中郝傑。條陳四事。一勸農桑以植根本。一撫逃亡以實戶口。一禁耗贖以除苛政。一嚴奢侈以正風俗。從之。設故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使各四人。辛丑。上以中原底定。免盛京滿洲漢人額輸糧草布疋。太監吳添壽等。請照舊例。遣內員徵收滿洲寶坻縣皇莊錢糧。攝政睿親王諭。差官必致擾民。著歸併有司。另項起解。○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啓報撫定青州郡縣。並齎故明衡王降書。以聞。又請蠲免山東錢糧。從之。招撫山西應襲恭順侯吳惟華。啓報山西代州歸順。壬子。攝政睿親王。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途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



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勛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謂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



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督師史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其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義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庶。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



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桡梓數十萬章。助修官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



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非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諒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憾。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普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山東巡按朱朗鑠言。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禮樂。覃敷文教。頃聞東省。



新補監司三人。俱關東舊臣。若不加冠服。恐人心驚駭。誤以文德興教之官。疑爲統兵征戰之將。乞諭三臣。各製本品紗帽圓領。審親王諭。兵務方殷。未遑衣冠禮樂。近簡各官。姑依明式。速製本品官服。以便莅事。尋常出入。仍遵國家舊制。修正歷法。湯若望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營。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若節氣之時日不真。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歷稽大統回回舊歷。所用節氣。止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概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共增數頁。加於篇首。從之。裁六部蒙古侍郎。癸丑。雨雹。以故明諸帝后遺像。同歷代帝后像。藏通集庫。令故明妃嬪各帶內使侍女一二。人於空閒府第居住。戶部量給養贍。並設守護。是月。興乾清宮工。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令大學士馮銓等。赴觀象臺測驗。惟西洋新法。一一臚合。大統回回兩法。俱差時刻云。招撫山西應襲恭順侯吳惟華。陳征西五策。刑科給事中孫襄。陳刑法四事。一日定刑書。一日存國體。一日禁刁訟。一日蘇滯獄。令悉如議。通行嚴飭。丙寅。葬。大行皇帝於昭陵。



戊辰。免直隸被賊殘破。景州河間阜城青縣本年額賦。己巳。定在京文武官員。支給俸祿柴值。仍照故明舊例。甲戌。遣河南山東山西督撫道府等官赴任。乙亥。車駕發京師。壬午。故明大學士謝陞。赴召至京師。令入內院辦事。陞以年老乞歸。慰留之。順天督學御史曹溶。啓請旌表故明殉節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尙書倪元璐等二十八人。令俟天下平定。再行察議。癸未。車駕次廣甯。設故明十三陵司香官。及陵戶。給以香火地畝。仍諭以虔潔禋祀。禁止樵牧。用稱國家隆禮前朝至意。諭戶部。凡鰥寡孤獨。一切窮困無告者。許其赴部陳告。量給贍養。李自成僞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逼大同。大兵擊之。殲殪過半。李過中創竄歸綏。旋聲言欲渡黃河。戊子。令故明光宗襄嬪張氏。與任貴妃同居。戶部給養贍。禮部啓言。聖駕至京。文武百官迎接禮儀。應行豫定。先期工部錦衣衛。修治道途。設行殿於通州城外。南向。司設監設帷幄。御座於中。尙衣監備冠服。錦衣衛設鹵簿儀仗。旂手衛設金鼓旗幟。教坊司設大樂。俱於行殿西。侯駕至前導。先期一日。傳報文武百官。俱吉服。於行殿西道旁百步外。候駕過。侍班。跪接駕入行殿。升御座。鴻臚寺官贊排班。文武各官班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候上更衣。百官前行。駕由永定門入。



大清門。升武英殿。文武百官。由大清門左右。進至承天門外。金水橋南。文武分班。駕至。跪迎俯伏。候駕過。百官各散。凡一應執事人員。仍伺候。次日黎明。文武百官。於武英殿朝畢。上表。請卽帝位。候旨。俞允。本部隨擇日。具儀注進呈。睿親王是之。甲午。車駕入山海關。丁酉。上駐蹕永平府。己亥。建堂子於玉河橋東。禮部啓言。故明襄陵王朱達。挽報誠。赴京請敕。戶部支給銀米。從之。癸卯。上駐蹕通州。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率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羣臣迎駕。先詣皇太后前行禮。次詣上前行禮畢。各退班。甲辰。上自正陽門入宮。己酉。金星晝見。庚戌。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率諸王及滿漢文武官員。上表請登大寶。以慰臣民。得旨。覽王奏。具悉。忠君愛國。情義篤摯。恭率文武百官。勸登大寶。尤見中外同心。共相擁戴。特允所請。於十月初一日卽位。用慰王等廓清敕甯之意。大學士馮銓。謝陞。洪承疇等。奏郊廟及社稷樂章。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擬改用平字。郊祀九奏。用始平。景平。咸平。壽平。嘉平。雍平。熙平。太平安平。宗廟六奏。用開平。壽平。嘉平。雍平。熙平。成平。社稷七奏。用廣平。壽平。嘉平。雍平。隆平。成平安平。從之。招撫江南副將唐起龍。奏臣抵清河口。聞南來總兵陳洪範。已到王家營。所齎進奉銀十餘萬兩。金千兩。段絹



萬正。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臣先差官趙鉞馳報。卽同洪範北上。其行間機密。到京另奏。 壬子。恭奉 太祖武皇帝。 孝慈武皇后。 大行皇帝神主。奉安太廟。

順治元年。冬十月乙卯朔。

上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卽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廟社稷。初

頒時憲歷。

丙辰。吏部議覆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請。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孔允植。仍

襲封衍聖公。

給事中郝傑奏請開經筵。得

旨請開經筵。祀闕里。俱有裨新政。俟

次第舉行。

以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功最高。

命禮部尙書郎球等。建碑紀績。

甲

子。

上御皇極門。頒詔天下。

加封多爾袞爲叔父攝政王。

丁卯。加封鄭親王濟

爾哈朗爲信義輔政叔王。餘均封贈有差。

戊辰。戶科給事中郝傑奏言。自古刑餘

宦寺。特備洒埽。供使令耳。從不敢與朝臣齒。明末寵任廠衛。遂貽杜勛閹思印邊永

清等。開門迎賊之禍。我國深鑒往弊。痛絕中官廠衛。錢糧悉歸有司。遠近無不歌頌。

乃者頒詔大典。賜宴廷臣。突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辱朝廷而羞當世。乞勅下禮部。

朝賀內監。不許入班行禮。尤有請者。先朝原有牙牌舊制。應仍照品級懸帶。至雜流

貲郎等官。不得濫越詞林科道侍從之前。庶觀瞻肅而體統明。於禮法所關非少。得



旨內監原未贊禮。何得溷入朝班。懸帶牙牌事宜。著定議以聞。

梅勒章京和託

等奏。臣等帥師至山東。流賊旗鼓趙應元等。詐降入青州。殺招撫侍郎王鰲永。據其城。臣等往援。擒斬趙應元等。復青州。

葉臣奏報。臣等出固關。進平三晉。所至迎降。

僞伯陳永福據太原。我軍攻克之。五州二十縣皆降。

癸酉。

命和碩英親王阿濟

格爲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

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征江南。

十

一月。用祭酒李若林言。滿漢官員子弟。有願讀清書者。俱送入國子監。設滿州司業

一員。助教二員。教習清書。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胡世安。少詹事管國

子監祭酒事李若林。以詹事府暫裁。請辭詹事銜。從之。僞宏光使臣陳宏範南還。

於途次具密啓。請留同行左懋第馬紹愉。自願率兵歸順。並招徠南中諸將。從之。

命廷試貢生。上卷。以知州用。中次卷。以州判縣丞教職用。

戊戌。山西巡撫馬國柱

言。我軍剿賊汾州。追至青龍永甯。進至平陽。山西全省悉平。

十二月。丁巳。出故明

府庫中財物。賞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將士。及外藩蒙古官員。

己未。順天巡撫柳寅

東奏。清查無主之地。安置滿州莊頭。誠開勦宏規。第無主之地。與有主之地。犬牙相

錯。臣以爲莫若先將州縣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滿洲自占一方。以後察出有主之地。



與無主之地。互相兌換。務使滿漢界限分明。疆理各別。而後可免爭競推諉。下部議覆。平定山西。固山額真葉臣言。大軍道經直隸河南山西。共平府九州二十七縣。一百四十一。各委官署理。吏民安輯。壬戌。定宮中喪制。凡大喪。宮中守制二十七箇月。不懸門符。不張綵燈。京以內諸王同。官民不禁。其妃喪。本宮及妃之子。守制二十七箇月。餘妃之子。不守制。戊辰。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奏。前鋒渡黃河。沿河寨堡。望風歸順。僞總兵許定國。五寨首領李際玉。遣人來降。大軍向潼關進發。御史李發元。請申飭在內外刑臣。有以赦前事挾仇復告者。坐違旨罪。從之。命固山額真阿山等。由蒲州濟河。協征流寇。辛巳。有劉姓者。自稱明崇禎太子。內監楊五爲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時崇禎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見掩面而泣。奎跪獻酒食。旣而疑其僞。具奏以聞。隨令內院傳故明貴妃袁氏。及東宮官屬內監等辨視。皆不識。問以宮中舊事。亦不能對。袁氏等皆以爲僞。下法司覆勘。得假冒狀。伏誅。仍令內院傳諭內外。有以真太子來告者。太子必加恩養。其來告之人。亦給優賞。是歲鹽七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引。鹽課銀一十五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兩有奇。鑄錢七千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九百有奇。



東華錄聖要卷五終







卷之四











十一朝東華錄要

張氏







軍機處奏摺卷六

臣等謹將

宜興汪文安奏摺



乙酉年正月。乙酉州。朝師案。已升。地。官。河。道。補。方。興。官。由。軍。地。土。荒。備。有一戶止。在一二人。十畝田止。存一二畝者。計不計日。從。置。一。種。被。收。者。為。荒。三。分。之一。實。一。二。畝。地。而。納。五。六。畝。之。稅。荒。多。丁。少。以。意。地。為。荒。地。納。丁。與。見。丁。是。有。國。之名。而。無。國。之。實。新。將。現。在。熟。地。或。是。一。或。是。半。其。地。荒。之。地。不。論。有。否。新。主。官。行。罰。免。俾。民。受。實。惠。而。後。民。志。因。民。生。遂。矣。得。旨。各。直。省。領。主。荒。地。將。該。地。方。官。別。具。實。數。報。部。以。便。核。酌。其。熟。地。歸。歸。歸。歸。又。例。如。數。開。徵。丙。申。中。事。中。未。徵。稅。者。委。五。六。月。間。人。心。事。定。引。進。者。多。委。一。空。今。西。通。就。辦。正。當。恢。張。天。緒。延。登。徵。稅。乃。適。交。京。堂。等。缺。強。中。徵。省。人。才。不。無。懸。鴻。之。慮。臣。愚。謂。已。荒。者。合。行。蠲。補。毋。使。虛。庸。方。者。作。何。規。用。並。宜。酌。量。衙。門。大。小。徵。務。須。備。置。存。增。設。衙。門。人。員。官。制。以。便。士。進。之。時。有。以。官。元。與。多。輕。辦。款。併。不。想。天。子。坐。擁。四。海。之。供。從。區。區。升。平。之。世。惟。是。力。全。壯。自。有。足。以。考。驗。程。實。分。最。是。例。知。歸。無。明。道。德。以。濟。新。吏。正。想。者。全。心。

奏摺卷六 乙酉年正月 乙酉州 朝師案 已升 地 官 河 道 補 方 興 官 由 軍 地 土 荒 備 有一戶止 在一二人 十畝田止 存一二畝者 計不計日 從 置 一 種 被 收 者 為 荒 三 分 之一 實 一 二 畝 地 而 納 五 六 畝 之 稅 荒 多 丁 少 以 意 地 為 荒 地 納 丁 與 見 丁 是 有 國 之名 而 無 國 之 實 新 將 現 在 熟 地 或 是 一 或 是 半 其 地 荒 之 地 不 論 有 否 新 主 官 行 罰 免 俾 民 受 實 惠 而 後 民 志 因 民 生 遂 矣 得 旨 各 直 省 領 主 荒 地 將 該 地 方 官 別 具 實 數 報 部 以 便 核 酌 其 熟 地 歸 歸 歸 歸 又 例 如 數 開 徵 丙 申 中 事 中 未 徵 稅 者 委 五 六 月 間 人 心 事 定 引 進 者 多 委 一 空 今 西 通 就 辦 正 當 恢 張 天 緒 延 登 徵 稅 乃 適 交 京 堂 等 缺 強 中 徵 省 人 才 不 無 懸 鴻 之 慮 臣 愚 謂 已 荒 者 合 行 蠲 補 毋 使 虛 庸 方 者 作 何 規 用 並 宜 酌 量 衙 門 大 小 徵 務 須 備 置 存 增 設 衙 門 人 員 官 制 以 便 士 進 之 時 有 以 官 元 與 多 輕 辦 款 併 不 想 天 子 坐 擁 四 海 之 供 從 區 區 升 平 之 世 惟 是 力 全 壯 自 有 足 以 考 驗 程 實 分 最 是 例 知 歸 無 明 道 德 以 濟 新 吏 正 想 者 全 心。







東華錄要卷六

世祖章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編



男翰章恭校

乙酉順治二年春正月。乙酉朔。朝鮮來貢。己丑。總督河道楊方興言。山東地土荒蕪。有一戶止存一二人。十畝田止存一二畝者。倘不計口核實。一概徵收。名爲免三分之一。實一二畝地。而納五六畝之稅。荒多丁少。以荒地累熟地。逃丁累見丁。是有蠲之名。而無蠲之實。祈將現在熟地。或免一。或免半。其拋荒之地。不論有主無主。盡行蠲免。俾民受實惠。而後民志固。民生遂矣。得旨。各直省無主荒地。著該地方官。開具實數報部。以便裁酌。其熟地錢糧。照蠲免例。如數開徵。丙申。給事中朱徽奏。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今西寇就擒。正當恢張天緒。延登俊乂。乃邇來京堂等缺。強半裁省。人才不無壅滯之虞。臣愚謂已裁者。合行速補。毋使淪滯。方來者。作何擢用。並宜酌量衙門大小。職務煩簡。量行增設。務使人與官稱。以疏仕進之路。若以官冗費多。輒議裁併。不知天子坐擁四海之供。豈區區升斗之俸乎。況年力老壯。自有乘除。考績程復分殿最。倘黜陟維明。進退以禮。將來正患才少。甯



慮官多。又普天率土。義均臣民。凡督撫有缺。宜新舊參用。以公委任。至若錢糧兵馬。皆大權所關。太分則勢渙而難核。太合則勢重而易專。故明卿寺衙門。類若重複者。非不知裁之爲便。蓋於設官分職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也。夫開創之初。君臣同心。何所不宜。至爲子孫萬世慮。不得不委曲詳盡。計其利而更計其害也。得旨。裁省京堂。意爲冗員無事。非因惜俸。朱徽此奏。似屬可行。著將各卿寺衙門。因革事宜。直據所見。簡明再奏。其詹事太僕尙寶等官。已經暫裁。應否仍設。著吏部會同九卿科道。詳議妥確具奏。丁酉。命饒餘郡王阿巴泰爲總統。帥師往山東。代肅親王道。詳議妥確具奏。河南孟縣渡口村。至海子村。河清二日。癸卯。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謝陞卒。贈太傅。諡清義。廕一子中書舍人。予祭九壇。加祭七壇。給全葬銀兩。山東膠州總兵官何永盛。剿靈山衛土石山賊。平之。豪格奏報。僞睢州總兵許定國。遣子投誠。並言高傑發兵五千。圍睢城。請師馳救。未奉旨。不敢擅往。又報尙書爾格等。攻破滿家洞土寇十餘處。俘獲婦女牛馬。眞定巡撫衛國允報。眞定大名順德廣平四府山寨。賊寇悉平。祭酒李若琳奏請。更定孔子神牌。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報可。己酉。故明衡王朱由楨。奏請入覲。命候旨來朝。二月乙卯。



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奏報。大軍於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追流賊李自成至陝州。前鋒參領索渾等。敗賊將劉方亮。李自成親率兵交戰。屢敗之。十一日。逼潼關口。自成遁走。西安賊守將馬世堯。僞降。十三日。大軍入關。斬世堯。十八日。師至西安。自成竄商州。丙辰。以翰林院修撰陳名夏。募義遠來。擢爲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戊午。給事中郝傑奏。停刑減獄。宜復古秋後處決之制。投誠睢州總兵許定國。疏報高傑已用計擒斬。請發大軍。以靖殘寇。得旨知道了。諭豫親王多鐸。初雖密諭爾等。往取南京。今旣攻破流賊。已得西安。可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英親王等。爾等卽遵命趨往江南。流寇餘氛。責令英親王等追剿。御史傅景星奏。民房應給旂下者。當寬以限期。候其搬移。始令旂下管業。至於勸懲。乃馭世大柄。毋許奸宄告訐。致開誣害之端。用刑係民命攸關。宜復秋後之條。以圖尙德之治。若夫官方宜靖。而雜流未盡澄汰。關市有稅。而諸務日見騰貴。一切制度。尙宜斟酌盡善。下所司速議。壬戌。給事中向玉軒奏。民間墳墓。有在滿州圈占地內者。許其子孫。歲時祭掃。以廣皇仁。從之。鎮守平陽等處將軍阿山等奏。豫親王已統大兵。攻下西安。所統科爾沁兵內。復簡精騎。送豫親王軍中。山西一路。寇賊絕跡。民俱復業矣。巡



視南城御史趙開心言。近奉勅旨。凡民間出痘者。卽令驅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傳染也。奈所司奉行不善。有身偶發熱。及生疥癬等瘡。概行驅逐者。貧苦小民。移居城外。無居無食。遂將弱子稚女。拋棄道旁。殊非仰體朝廷愛養生成之意。請嗣後凡出痘之家。必俟痘疹已見。方令出城。有男女拋棄者。交該管官嚴加責治。其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處。庶不致有露宿流離之苦。得旨允行。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等。奏大軍入邊。八戰皆捷。秦屬州縣。攻下者四城。降者三十。八城俱已安撫。饒餘郡王阿巴泰奏。三月初三。聞南兵渡河。圍徐州沛縣李家樓。遣固山額真準塔等前往。破賊馬步兵二千於徐州十五里外。擒斬逆渠八人。三。月。御史趙開心奏。朝參之儀。故明兩掖門外。有東西兩廊舍。各官按品級坐立。今爲逆賊焚燬。每遇朝參。各官坐立無所。請令工部。就六科廊外基址。鱗次搭造。庶朝廊肅而體統嚴。下所司議。禮部奏請。直省府州縣學生員。應令各學。選拔文行兼優者。大學二名。小學一名。送國子監肄業。仍以貢監名色。彙送應試。從之。豫親王多鐸奏。二月十四日。大軍由西安府抵河南。招降僞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卽於三月初五。率師南征。故明文淵閣大學士李建泰。來京陛見。慰諭之。大學



士剛林等奏。盛京原定六部爲一品。內三院爲二品。今六部係二品銀印。通政司詹事府。係三品。翰林院係五品。俱銅印。奏請酌定。得旨。內三院。照盛京爲二品衙門。

己酉。免蘇州元年稅糧。

河南巡撫羅繡錦奏。衛輝鎮後營參將趙士忠等。攻破

婁兒寺賊寨。擒賊首沈四等。太行一帶賊巢悉平。

豫親王多鐸疏報。三月初七。臣

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

尙書韓岱等。由南陽路。三路兵

同趨歸德。所過州縣。皆投順。河南地方初定。請速鑄各官印信頒給。

夏四月。丁巳。

禮部奏。故明時。給僧道度牒。俱納銀三兩二錢。今應否納銀給牒。請旨定奪。得旨。

俱著寬免。

諭民間喪葬。毋許出正陽門。著爲例。

庚午。御史趙開心奏。請時暇召

對。霽顏聽受。一切用人行政。應否行止。斟酌立斷。史臣立書。以成泰交盛事。奏入。是

其言。召對。著候

旨行。

初行武鄉試。

五月。壬午朔。河道總督楊方興。進濟甯州

瑞麥。

癸未。命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纂修

明史。

丙戌。輔政王濟爾哈朗。及內大臣定議。以皇叔攝政王代天攝政。雖賞罰等

於朝廷。而體統尙未崇隆。一切儀制。亦應加禮。啓聞。王固辭曰。予在。上前。未敢違

禮。他處如議行可也。翌日。王入朝。滿洲諸臣皆跪。王遂回輿。因謂大學士曰。今予乃



入君之朝也。如此行禮。予心何安。遂引輿而返。於是令曉諭諸漢臣。馮銓等皆曰。誠賢明之王也。宣大總督李鑑奏。許林堡灰溝營。流寇悉平。己丑。妖民劉伯泗。掘得石匣。內函天書。又石彈內有元帥印。遂自稱天罡星。宣府巡撫馮兆聖。捕獲以聞。斬之。癸巳。諭禮部。故明妃嬪所需夏季牀扇。及患病食用不敷者。查實以聞。甲辰。禮部議定攝政王稱號。及儀注。凡文移皆書皇叔父攝政王。遇朝賀日。諸王朝賀。皇上畢。卽往賀皇叔父王。從御史趙開心之言。而議定之也。令各衙門奏事。俱用本章。不許復用木籤。從御史高去奢請也。己酉。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奏。大軍於四月初五日。自歸德府啓行。沿途郡邑俱投順。十三日。離泗州四十里。令固山額真阿山等。前奪泗北淮河橋。其守泗州總兵。焚橋遁。我軍盡夜渡淮。十七日。遣尙書宗室韓岱等。率師至揚州城北。獲船百餘隻。是日大軍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令署護軍統領顧納岱等。率師自揚州城南。獲船二百餘隻。十八日。大軍薄揚州城下。招諭其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總兵。二道員等。不從。二十五日。令拜尹圖等。攻克揚州城。獲史可法。斬於軍前。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五月初五日。進至揚子江。時福王下鎮江。鎮海伯鄭鴻逵。以水師守瓜州。曹總兵以水師守儀真。初六日。



我軍陳北岸。相拒三日。初八晚。令拜尹圖等。率舟師由運河潛至南岸。列於江之西。距瓜州十五里。初九日。復令梅勒章京李率泰舟師五鼓登岸。黎明渡江。初十日。聞福王率馬士英及諸太監潛遁。十五日。我軍至南京。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周爵。內閣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等。並城內官兵迎降。其沿途來歸者。興平伯高傑子高元照等。二十三員。監軍道二員。副將四十七員。參游共八十六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捷聞得。旨嘉獎。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乾清宮成。是月興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宮工。六月辛酉。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等奏。南京既克。福王潛遁太平。遂遣多羅貝勒尼堪等。率兵追之。福王復走蕪湖。護軍統領圖賴據江口。截其去路。僞靖國公黃得功逆戰。中流矢死。僞總兵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並率十總兵部屬來降。壬戌。順天巡撫傅景星奏。田地被圈之民。俱兌發歉薄屯地。若仍照膏腴民地徵輸。則苦累倍增。應照屯地原額起徵爲便。下部知之。禮部侍郎孫之獬言。故明宦官杜勛。嚇君惑衆。傾明社稷。法無可宥。請敕刑部速處。得旨。杜勛事在赦前。該部知道。鎮守廬鳳淮揚等處。固山額真準塔等奏。五月間。臣自徐州。水陸並進。遣兵敗劉澤清副將高佑於宿遷。師次清河。遣梅勒



章京康額賴等。敗澤清總兵馬花豹於淮黃清三河口。復連敗敵兵。合軍追入淮安界。斬副將二員。參將一員。次清江。監司范鳴珂降。劉澤清同僞總漕田仰遁走。總兵栢永馥率官兵出迎。遂克淮安。其鳳陽廬州一帶。望風納款。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妖賊胡守龍等。假焚祝之名。陰行煽惑。聚衆數萬。自稱徐會公。僭號清光元年。造妖符妖印。結黨倡亂。一日臣方坐署。喧傳有數龍。自天而下。少頃。鄉約首送前龍。視之。乃皇極妖經一卷也。臣隨懸賞格。購其渠魁。擒斬守龍。妖黨悉平。戊辰。皇太妃薨。庚午。河道總督楊方興言。山東滿家洞。界連四縣。穴有千餘。週回二三百里。明季荒亂窮民。聚其內。其最著者。有羊山。金山。太義集。合家集。羅家屯。桑科集等處。滿家洞。其總名也。元年七八月。劫焚無虛日。臣遣兵四次敗之。二年肅王駐濟南。滿兵搗其巢。賊窘伏洞中。後饒餘郡王還京。復增兵圍守。斷其汲道。洞內水絕。賊皆自縊死。諸洞悉平。辛未。命江南鄉試。於十月舉行。閏六月甲申。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等奏。流賊李自成。率西安府馬步賊兵十三萬。並湖廣襄陽等處。守禦賊兵七萬。共二十萬。聲言欲取南京。水陸並進。我兵亦分水陸躡其後。追及於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處。降者撫之。拒者誅之。窮追至賊老巢。大敗賊



兵八次。賊兵盡力窮竄。至九宮山。隨於山中。徧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緝。有降卒及被擒賊兵。俱言自成竄走時。攜隨身步卒。僅二十人。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遣素識自成者。往認其屍。屍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被再行察訪。俘自成兩叔。僞趙侯。僞襄南侯。並自成妻妾二口。獲金印一顆。又獲僞汝侯劉宗閔。並一妻二媳。自成養子。僞義侯姜耐妻。僞齊侯顧英妻。僞總兵左光先。並一妻三子。及術士僞軍師宋矮子。又獲太原府。故明晉王二妃。其自成兩叔。及僞汝侯劉宗閔。俱斬於軍。自成又有妻妾三口。因追急投揚子江死。計我兵追躡自成。及分翼出師。敗賊凡十有三。獲駝馬六千四百八十一。船三千一百八艘。又有故明甯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總督袁繼咸。守道李猶龍。巡按黃澍。率總兵十二員。馬步兵十萬。並家口泊舟於九江之東流縣界。揚子江中。俱投降。其帶大小船艘四萬。合計河南屬城十二。湖廣屬城三十九。江西屬城六。南京屬城六。共六十有三城。設官撫定。得旨嘉獎。丙戌。定羣臣公以下。及生員耆老頂帶品式。己丑。河決王家園。壬辰。定滿洲文武官員品級。癸巳。命內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洪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甲午。定宗室諸王貝勒貝子公頂帶式。乙未。除割脚筋。



法。丁酉。諭直省武科。中式名數照舊額。癸卯。以恭順侯吳惟華爲太子太保。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招撫廣東。禮部左侍郎孫之獬。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軍務。招撫江西。尙寶寺卿黃熙允。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招撫福建。原任大同巡撫江禹緒。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招撫湖廣。刑部郎中丁之龍。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招撫雲貴。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等。奏大軍已定南京。隨令貝勒博洛等。率兵趨杭州剿賊。兩路迎敵。賊兵悉渡錢塘江逃竄。我兵追至江岸駐營。潮水連日不至。人驚爲神助。潞王大恐。開門納款。浙西湖州嘉興。浙東紹興甯波台州嚴州等府。亦皆歸順。紹興淮王渡江來見。復遣人至湖州。執周王眷屬。總兵王之仁。率部兵二萬五千人來降。又聞杜陽王在廬州和州作亂。遣總兵吳兆勝剿擒之。並其妻子。乙巳。諭南京著改爲江南省。應天府爲江甯府。設官事宜。照各省例行。但向來久稱都會。地廣事煩。諸司職掌。作何分任。聽總督大學士洪承疇到時。酌妥奏聞。命陝西於十月舉行鄉試。定河南鄉試中額九十四名。山東孔裔。照舊用耳字號中一名。允禮部請。頒科場事宜。登萊巡撫陳錦奏。勦平巨寇張廣等。諭禮部。向求雍頭之制。姑聽自便者。



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最熟。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從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薙完。若規避惜髮。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官。若有爲此事瀆請表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上諭令英親王阿濟格班師。故明晉藩二王妃。可優禮衛送來京。秋七月壬子。命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往江南代豫親王多鐸。設守明太祖陵太監四名。人丁四十人。祀田二百畝。癸丑。鎮守淮揚固山額真準塔報。故明東平侯劉澤清。率所部歸順。原任總兵馬登洪。林慶業。皆投降。加招撫廣西右都督謝宏儀。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戊辰。內大臣何洛會。河南巡撫羅繡錦等奏。我兵進克西平縣。賊首劉洪起伏誅。汝甯等處悉平。河決兗西。新築月隄。壬申。定歲給故明宗室。贍養銀兩地畝。八月。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漂言。臣家宗子衍聖公。已遵令薙髮。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章甫縫掖。自漢至明。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所未備。應否蓄髮。以復本等衣冠。統維聖裁。報曰。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漂。姑念聖裔免死。着革職永不敘用。丙申。先是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御史王守禮。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鄧應槐。吳達等。交章劾奏。宏文院



大學士馮銓。原係故明閣宦。魏忠賢黨羽。其子源淮。進賄於禮部侍郎孫之獬。遂爲伊標中軍。又禮部侍郎李若琳。亦係銓黨羽。俱宜罷黜究治。請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命刑部鞫問無實。擬各官反坐。攝政王傳集大學士等。及各官逐一鞫問。所劾馮銓。孫之獬。李若琳。各款。俱不實。因馮銓自投誠後。薙髮勤職。孫之獬於衆人未薙髮之先。卽行薙髮。男婦皆效滿裝。李若琳亦先薙髮。故結黨陷害。王曰。爾科道何仍蹈故習。陷害無辜。給事中龔鼎孳曰。馮銓乃黨附魏忠賢作惡之人。銓曰。鼎孳何反順陷害君父之李賊。竟爲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實否。鼎孳曰。實。豈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王曰。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賊比唐太宗。殊爲可恥。此等人。何得侈口論人。但縮頸靜坐。以免人言可也。此番姑免爾等之罪。如不改悔。定不爾貸。後數日。以李森先啓內。請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之語過甚。令革森先職。丁未。降英親王阿濟格爲郡王。以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赤城道朱壽鏊。又擅至鄂爾多斯取馬故也。九月。浙閩總督張存仁奏。叛賊方國安。王之仁。盤踞富陽。遣師掩殺。擒國安子大衍等。斬之。乙卯。淮安巡撫姜金允奏。蕭縣渠寇徐庫等就擒。丁巳。河南巡撫羅繡錦奏。故明懷安王來歸。



命察實送京師。辛酉。鎮守鳳廬等府。固山額真準塔等奏。故明新昌王。潛遁海中島。雲臺山作亂。官兵剿破之。獲新昌王於淮南。斬之。庚午。海寇田仰寇福山。江甯巡撫土國寶。敗之。丁丑。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撫州饒州臨江吉安廣信袁州。及江南徽甯等府俱平。冬十月。壬午。朝鮮國遵諭。解白米五萬七百八十餘石至。丁亥。以除服。遣內大臣宗室錫翰祭告昭陵。招撫大學士洪承疇疏報。徽州故明翰林金聲。甘心悖逆。陰受唐王僞敕。起鄉兵。以拒我師。茲遣提督總兵張天祿等。由旌德進兵。連破十餘砦。馳至績溪。擒金聲。斬之。徽州平。癸巳。豫親王多鐸還京。上出正陽門。迎勞之。時故明唐王。僭號福建。魯王竊據浙江。馬士英等。兵渡錢塘江。至杭州城十里立營。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遣兵進剿。敵遁去。追殺五百餘級。戊申。加封豫親王多鐸。爲和碩德豫親王。從征將士。各賜官爵。金幣有差。命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還盛京。仍諭厲兵秣馬。以俟調遣。十一月。己未。禮部奏。朝鮮國世子襲封。查有兄終弟及之例。今其國王。請以次子李湔承襲。相應以湔襲封。遣大學士祈充格等。封李湔爲朝鮮國世子。丁卯。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等。奏敗僞總督馬士英於餘杭。和托等敗僞



總兵方國安於富陽。戊辰。遣固山額真巴顏等。率兵往陝西。會同駐防西安內大臣何洛會。剿四川流賊張獻忠。以何洛爲定西大將軍。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乙酉。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奏。福建僞閣部黃道周兵寇徽州。提督張天祿剿破之。又報故明總兵高進忠來降。辛卯。江甯巡撫土國寶奏。逆紳吳日生。荆本徹等。倡亂湖中。提督吳兆勝等。分兵追剿。逆首相繼敗亡。漕運總督王文奎奏。海寇馬西祿等。縛獻首賊豐報國。並帶海船二十五隻。兵五百餘。詣江甯降。又如皋賊首于錫凡。劉一雄等。久聚江海。爲總兵孔希貴等所擒。如皋一帶悉平。戊戌。湖廣巡撫何鳴鑾奏。黃岡縣巨寇易道三等。擁衆猖獗。連絡四十八寨。總兵官徐勇擊敗之。賊首王光淑就擒。易道三率衆降。各寨土寇悉平。甲辰。封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仍命總河臣致祭。甲午。禮部奏。內監仍故明例。每遇朝參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於體未合。嗣後內監人員。概不許與朝參。亦不必排班伺候。從之。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巨寇荆本徹據崇明。總兵官李成棟。剿平之。崇明底定。丁未。浙江總督張存仁奏。叛逆方國安。馬士英等。嘯聚江東。赭山。杭州。朱橋等處。所在肆掠。梅勒章京朱瑪喇等。分兵進剿。方國安水



師數萬。一鼓盡殲。固原賊武大定作亂。總兵何世元。副使呂鳴夏等死之。是歲行鹽一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徵課銀五十六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兩有奇。鑄錢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五萬一千七百六十有奇。

丙戌順治三年春正月。乙酉朔。朝鮮來貢。辛酉。定西大將軍何洛會等奏。逆寇賀珍等。率馬步七萬餘犯西安。會固山額真墨爾根等。內外夾擊。殲滅殆盡。江西提督總兵官金聲桓奏。副將劉一鵬等。圍僞永甯王朱慈炎於撫州。破之。擒永甯王朱慈炎。並其子邦真。妃張氏。及其僞總兵謝尙達等。九十餘員。斬獲無算。己巳。命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同衍禧郡王羅洛宏等。統兵征四川。以張獻忠肆虐巴蜀也。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故明唐王朱聿釗。兵寇徽州。總兵張天祿等。剿敗之。獲其閣部黃道周等。諭降不從。斬道周等於軍。我兵追及逸賊。直入浙江開化縣。士民迎降。庚午。開湖廣鼓鑄。甲戌。禮部奏。請會試廣額。以收人材。得旨。開科之始。人文宜廣。准廣至四百名。房考官二十員。後不爲例。二月。辛巳。駐防江甯侍郎巴山奏。正月十二夜。江甯府城內民與外城賊同謀作亂。事覺。捕斬爲首者三十人。十八夜。僞潞安王瑞昌王率賊兵二萬餘。三路入犯。俱擊敗之。招撫江南大學



士洪承疇言。官兵剿斬潛山太湖間司空砦賊首。石應璉等五人。生擒樊山王朱常  
衆。命斬於軍前。各寨平。乙巳。開延綏鎮鼓鑄。丙午。命貝勒博洛爲征南大將  
軍。率師征福建浙江。河洛會奏。敗賊渠賀珍於武功濠。三月。定西大將軍何洛  
會報。擒獲黑水峪賊首孫守法等。丁巳。陝西總督孟喬芳奏。何洛會追僞光山伯  
劉體仁於山陽縣。敗之。斬首二萬級。庚午。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奏。臣於去  
年十二月。自江甯乘舟。向湖廣進發。正月抵武昌。偵知馬王二總兵。自岳州叛奔何  
騰蛟。遣兵追擊。敗之。廿九日。師至石首。聞賊渡江圍荊州。我軍乘夜蹂躪賊營。大破  
之。分路追殺。殘寇殆盡。李自成弟李孜。僞磁侯田見秀等。馬步兵五千餘名。詣軍門  
降。獲玉璽一。惟一隻虎未獲。乙丑。賜傅以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昌  
平民王科等。盜發明帝陵。伏誅。張存仁劾李成棟吳兆勝。縱兵擾民。夏四月。鄖  
襄總兵官王光恩奏。攻破房縣賊寨。並白馬洞一隻虎餘賊。生擒叛將王斌。斬首三  
百六十餘級。陣獲牛馬銀印。又報一隻虎黨。僞光山伯劉體純詐降。後攻犯襄陽。偕  
巡撫徐起元擊敗之。甯夏總兵官劉芳名奏。甯夏兵變。殺巡撫焦安民。擒斬首逆  
楊成名白友大等。隨經撫定。乙酉。大學士剛林等奏。請於本年八月。再行鄉試。來



年二月。再行會試。以收人才。其未歸地方。生員舉人來投誠者。亦許一體應試。從之。

丁亥。免河南祥符等縣被水額賦。刑部奏。凡重辟減等者。鞭一百。得旨。耳鼻

之在人身。最爲顯著。貫穿耳鼻之刑。永行革除。丙申。江西巡撫李翔鳳奏。浮梁餘

干等縣逆寇。勾連閩賊倡亂。直犯饒城。副將鄧雲龍等擊敗之。副將王得仁等進兵

水口。擊敗閩賊。克光澤等縣。俘斬甚衆。癸巳。除明季加徵太平府姑溪橋米稅。金

柱山商稅。安慶府鹽稅。戊戌。攝政王多爾袞諭。內院嗣後諸王大臣。差遣在外。凡

有啓奏。具本。御前。予處啓本。著永行停止。乙巳。戶部請定制錢七十文作銀一

錢。不許多增。通行嚴禁。從之。王光恩。原係張獻忠把總與襄鄖道李之綱互訐。五月。丁

未。蘇尼特部落騰機思等叛。奔喀爾喀。命德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率大兵

往征之。庚申。攝政王多爾袞。以信符收貯大內。每經調遣。奏請不便。遂收貯王府。

江西總兵金聲桓奏。官兵進取南贛。生擒僞軍門劉光允。壬戌。京師紛傳故明

諸王私匿印信。謀爲不軌。卽行查。果獲荆王魯王衡王世子金銀玉印。魯王等十一

人。伏誅。辛未。免江南沛蕭二縣。元年二年荒地額賦之半。壬申。定鹵簿儀仗。及

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儀仗引導之制。六月。丙戌。給事中林起龍奏。近日風俗大壞。



異端蜂起。有白蓮混元大成無爲等教。種種名色。請飭內外各衙門。如遇各色教門。即行嚴捕。處以重罪。從之。己丑。湖北總督羅繡錦奏。總兵徐勇。率兵攻破麻城各山賊。生擒僞副將梅增。僞總兵周文江。岳州署總兵官馬蛟龍等。陣斬僞帥滿大壯。生擒僞將龍見明等。乙未。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僞大學士馬士英。潛遁親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剃爲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丁酉。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奏。大軍五月二十。抵杭州。適賊兵營於錢塘江東岸。綿亘二百里。艤舟江上以待。我軍未具舟楫。不能渡。忽見江沙暴漲。水淺可涉。遂令固山額真圖賴等。策馬徑渡。分兵往擊之。僞國公方國安。望風膽落。盡棄戰艦。急趨紹興。攜僞魯王朱彝垓。遁保台州。大兵奮力追剿。屢獲全勝。擒僞總兵武景科等。斬獲甚衆。江東底定。秋七月。丁未。增設御史十五員。甲寅。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凱旋。洪承疇疏請回京。不允。賜其妻銀百兩。貂皮二百張。以江南尙未大定故也。丁巳。楊威大將軍德豫親王多鐸等奏。師至營噶爾。察克山。聞騰機思等。屯於哀噶魯臺。大軍乘之。騰機思等聞風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



梅勒章京明安達禮等。乘夜進追。次日及之於歐克特山。大破之。斬其臺吉毛害。並  
迎下嫁騰機思格格還。我兵渡土喇河。復追之。斬騰機思於多爾濟巴圖舍。騰機思  
孫噶爾馬特木德克博音圖。斬首無算。獲其家口輜重。及牲畜十餘萬。壬戌。江西  
巡撫李鳳翔。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  
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乙丑。革鑾儀衛緝訪人役。著爲令。八  
月。丙子。衍禧郡王羅洛宏隨征四川。薨於軍。時年二十四。辛巳。邳州土寇楊秉孝  
等。嘯聚。僭號設官。總督王文奎等。調兵擒斬之。乙酉。揚威大將軍德豫親王多鐸  
等。奏。我師自土勒河西行。於七月十三日。至查濟布喇。克喀爾喀部落。土謝圖汗兩  
子。率兵二萬。橫列查濟布。克上游。我師擊敗之。獲牲畜甚衆。次日復擊敗碩雷汗之  
四子。本霸巴圖魯臺吉等兵三萬。皆斬獲無算。因馬疲班師。丁亥。征南大將軍博  
洛疏報。大兵克金華衢州二府。斬僞蜀王朱盛濃。樂安王朱誼石。及僞伯吳凱等。全  
浙底定。浙閩總督張存仁奏。僞大學士謝三賓。閣部宋之普。兵部尙書阮大鍼。刑  
部尙書蘇壯等八十四人。投誠。戊子。以恭順王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與懷順王  
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等。往征湖廣。次定江西贛南。由是入廣東。癸巳。命智順



王尙可喜。統所部赴孔有德軍。協征湖廣九江等處。丁酉。揚威大將軍德豫親王多鐸等凱旋。攝政王出邊迎之。九月。招撫大學士洪承疇疏報。擒獲謀犯省城僞瑞昌王朱誼泐。並其黨韋爾韜。楊貫三。夏含章等。命斬之。壬子。定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奏。大軍於三月抵西安。遣尙書星訥剿邠州。賊聞風潰遁。追斬千餘級。副將宋大傑。賀洪器等。率馬步三百餘人降。又遣固山額真杜雷。剿慶陽一帶。斬其渠石二等。又遣固山額真巴顏等。撲剿延安一帶諸寇。五月。賊首劉文炳。康千總等拒敵。擊斬之。大軍於五月初自西安起行。分遣貝勒尼堪等。由棧道向漢中。偵知賀珍圍漢中。以兵守鷄頭關。尼堪等擊殲之。遂抵漢中。賀珍遁。追兵擊敗之。遂潰。聞二隻虎孫守法破興安。偵我兵至。皆遁。七月十六夜。我軍攻克張果老巖。斬康千總。臣率兵一半。向秦川追發。分遣貝子滿達等。搜剿賊黨。降賊石國璽等。遂攻克三臺山。斬獲無算。癸亥。賜郭士衡等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安徽巡撫劉應賓奏。僞崇陽王寇歙縣。副將張成功等敗之。獲總兵閩士英等。命誅之。丁卯。川湖總督羅繡錦奏。逆賊何騰蛟寇岳州。鎮將高士清等進剿。斬獲甚多。冬十月。丙子。改湖廣承天府爲安陸府。川湖總督羅繡錦奏。總兵官鄭四維等。平定彝陵枝江宜



都三州縣擒斬賊衆無算。己卯。揚威大將軍德豫親王多鐸等凱旋。上出安定門迎勞之。辛巳。江南提督金聲桓奏。副將潘永喜等擒僞王朱常時等。斬級無算。鄱寇悉平。甲申。革安徽巡撫劉應賓職。以大學士洪承疇劾其濫給副參印札故也。金聲桓奏。克贛州。斬僞閣部楊廷麟。乙酉。諭有爲薙髮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奏者。一概治罪。本不許封進。賜凱旋貝勒勒克德渾等金。有差。太和中和等殿。體仁等閣。太和等門。工成。十一月。癸卯朔。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奏。大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進福建。敗僞閣部黃鳴駿等於仙霞關。遂破蒲城。斬僞巡撫楊廷清。李暄。遣兵下建甯延平等處。唐王朱聿釗走汀州。遣兵擒斬之。福建悉平。洪承疇言。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職銜。結連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章京索希圖討擒之。子龍赴水死。諸寇聞風解散。庚申。梅勒章京覺善等奏。進剿山東土寇。斬首一萬六千有奇。俘獲無算。十二月。蘇松提督吳勝兆奏。故明遂平王朱紹鯤。及僞職方楊模等。擁衆太湖。勾連海寇。謀爲不軌。副將詹世勛等。率兵撲剿。擒紹鯤。命斬之。庚辰。山東膠州總兵官海時行奏。賊首謝遷。結連南山諸賊。攻陷高苑。官兵進剿。擒斬僞軍師趙來卿等。諸寨悉平。山東巡撫吳達奏。叛賊



小霸王等。陷莘縣。盤踞日久。同知劉自昌等。擊賊於董王莊。大破之。復莘縣。甲申。靖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等奏。我軍抵西充。逆賊張獻忠。率衆來拒。護軍統領鰲拜等。奮擊。大敗之。斬張獻忠於陣。復分兵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四川悉平。禁民間行使制錢。不許以一當二。違者治罪。蘇松提督吳兆勝謀反。鞠實。伏誅。平南大將軍孔有德至岳州。督兵征長沙。衡州。永州。寶慶。所向克捷。時明桂王朱由榔。與其將胡一青等。由武岡竄桂林。其貴溪王朱常澆。恢武伯向登伍。章平伯周金湯。萬安伯張士舉。樂平伯蓋遇時。興平伯牛萬才。軍門黃順祖。向文明。總兵林國瑞等。猶擁衆據湖南。命有德等。分道進剿。乙酉。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僞高安王朱常淇。同僞江軍道江於東等。盤踞徽州婺源縣之小坑。提督張天祿等。率兵進剿。常淇及妻子。並其黨俱就擒。命斬之。甲午。位育宮成。上御殿受朝賀。定諸王入朝朝列坐次。陝西巡撫趙端奏。賀珍等踞興安。副將任珍。率兵往剿。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收降一千五百餘人。是歲。鹽三百三十二萬八千七十一引。鹽課銀一百五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兩一錢五分有奇。鑄錢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二萬三千九百六十有奇。



丁亥順治四年春正月。鳳陽巡撫陳之龍奏。官兵援如皋。搗焚李七趙雲等賊巢。斬級千六百有奇。戊申。命輔國公鞏阿岱等。率師征宣府。湖廣總兵官白永盛奏。興國州等處。寨寇悉平。初。陳友諒遺孽。分爲柯陳二姓。盤踞江西。武甯湖廣興國。而興國尤蕃衍黠悍。迄明世爲患。將三百年。有柯抱冲者。與何騰蛟結連。自立爲王。以其黨陳珩玉爲帥。攻陷興國州。殺武昌同知張夢熊。白永盛同按臣吳贊。遣將征剿。八戰皆敗之。焚其巢。擒抱冲玉珩。皆斬之。壬戌。陝西巡按趙端奏。官兵擊敗延慶終南椒溝賊渠郭君鎮。孫守法。姚科。耿三桂等。斬獲無算。洪承疇奏。總兵官卜從善等。擊安慶賊渠趙正大破之。癸亥。禮部議封世子例。命頂戴視郡王。俱增嵌珠一顆。其儀仗。照親王例製造。丁卯。允禮部請。命會試取中三百名。不必分南北中卷。同考官十八員。二月。大兵自岳州取長沙。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奏。廣州府僞唐王朱聿釗弟聿鏌。僭號紹武。署兩廣總督佟養甲。署提督李成棟。帥師進剿。斬聿鏌。並僞周王肅眾。益王思炎。遼王術雅。鄧王器壘。鉅野王壽鏞。通山王蘊越。高密王宏椅。仁化王慈鰲。鄢陵王肅訥。南安王企壠。周王世子恭探。遼王世子儼鐸。宗姓由梧慈黜。獲僞王及文武官員印記。共三百九十顆。廣郡悉平。洪承疇



奏。故明宗姓僞瑞昌王朱議貴。與湖賊趙正俱就擒。命斬之。三月辛亥。山東巡撫丁文盛奏。官軍追擊陷河間土賊。剿滅之。戊午。賜殿試貢士呂宮等三百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丑。大清律成。頒行中外。兩廣總督佟養甲奏。高雷廉三府平。夏四月丁丑。故明總督田仰。帶領兵丁三千五百名。馬騾等投誠。己卯。湖廣巡撫高士俊奏。收撫長沙。降僞總兵。及參游知縣僞官舉貢等三十一人。兵三千五百名。獲船三百艘。陝西巡按趙端奏。昂邦章京傅喀蟾。擒剿賊渠劉文炳。郭君鎮。盡殲黨羽。旋奏官軍計取賊首孫守法。令傳首陝西。乙酉。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凱旋。隨征貝子和托。固山額真公圖賴薨於軍。是日喪至。遣內大臣索尼等迎奠之。戊子。流通集決口工成。山東土寇。陷鄒平禹城等十五州縣。巡撫丁文盛。不能撲剿。降一級調用。安徽巡撫李棲鳳奏。總兵李仲興等。擒僞總兵江烏。副將吳繼陳國柱等。斬級甚多。招撫僞總兵張天麟等十人。五月辛丑。廣東開鼓鑄。壬寅。江甯巡撫土國寶奏。舟山寇沈廷揚等就擒。斬賊兵千餘。湖海諸寇悉平。開河南鼓鑄。故明廢紳侯峒曾等。遣奸細潛通魯王。爲柘林游擊陳可權所獲。中有僞敕一道。反間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土國寶事聞。乃覺其詐。降旨曉諭。己未。洪



承疇奏。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職銜。結連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章京索卜圖平之。浙閩總督張存仁奏。海寇據福州鎮東衛。並海口民城。副將滿進忠等。下其兩城。獲其渠周鶴芝等。斬獲甚衆。地方平。乙丑。以閩廣平。遣官祭告福陵昭陵。六月壬申。免直隸成安等七縣被災稅糧。大理寺卿王永吉。以升工部侍郎。具奏控辭。得旨。有心願居官。而徒尙虛名。或一次再次控辭者。皆是踵前明故套。已有明旨。再有控辭者。卽允所辭。永不錄用。王永吉。何得不遵明旨。著革職。永不錄用。己卯。遣戶部副理事官繆尙義。赴廣東廉州府等處珠池採珠。兩廣總督修養甲奏。招降故明趙王朱由棧。南贛總兵官白永盛奏。楊遇等解安遠圍。破賊兵萬餘人。降三十餘寨。賊巢悉平。乙酉。山西巡撫申朝紀奏。鄉甯縣民楊春暢。左道聚衆。據寨倡亂。范承宗剿平之。己丑。冊封故多羅饒餘郡王阿巴泰子貝勒博洛爲多羅郡王。癸巳。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官兵敗武大定。斬首二千餘級。巢穴悉平。湖廣巡撫高士俊奏。大軍攻拔衡山安化新化龍陽等縣。衡州常德二府。生擒僞總兵黃朝宣等。斬首三千餘級。秋七月辛丑。冊封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爲輔政叔德豫親王。丁巳。遣侍郎喀喀木等。率師征鄖陽。以叛逆王光代盤踞。妄用永



歷年號。僭稱鎮武伯。官兵進剿。提督孫定選敗績。不知所之。庚申。浙閩總督張存仁奏。莒州洞賊李長蛟。僞軍師王國用等。陷建甯府。總兵官李應宗。副將曹允吉死之。土寇無數。白旗爲號。突來奪門。城內奸細放入。遂爲賊所踞。海賊亦於是日進口。燒斷漳州江東橋。皆係鄭彩諸逆爲祟。長泰海澄龍溪。盡爲賊出沒之所。餘黨分寇同安安溪諸處。丁卯。上幸邊外行獵。駐蹕沙河。八月。庚午。江西提督金聲桓奏。擒獲故明宗姓。僞麟伯王靄伯王於瀘溪山。命斬之。左副都御史惠世揚年老致仕。乙酉。定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奏。分兵征剿遵義夔州茂州榮昌富順內江等處。川寇悉平。丙申。上還京師。定馬步兵。月給銀兩。九月。辛丑。京師地震。辛亥。淮安土賊張華山等。用僞隆武年號。嘯聚賊衆。攻據廟灣。游擊潘延吉。同知耿嘉樂。棄城遁。俱革職提問。山東巡撫張儒秀奏。土賊丁可澤。勾引叛賊謝遷等。陷淄川。革職兵部尙書孫之綱。被賊支解死。其孫蘭滋等男婦九人。同時遇害。己未。陝西總督孟喬芳奏。擒獲賊首賀宏器。命斬之。南贛巡撫劉武元奏。瑞金石城。興國英德等州縣。土寇悉平。河南巡撫金元禎奏。鄖陽賊首王二等犯浙川。官軍擊敗之。冬十月。丁丑。定制錢每分十文。以初定每分七文。小民交易未便也。



侍郎喀喀木奏。大兵至鄖陽內鄉。賊卽遁走房縣。遂復鄖陽。追至房縣。斬首萬餘級。王光泰竄四川。官兵留駐鄖陽。剿撫餘黨。以次就平。壬辰。兩廣總督終養甲言。採珠不便於民。得旨。差官著卽撤回。辛卯。開江西鼓鑄。絳州賊首鄭登啓。與鄭懷法糾衆作亂。懷法被擒。登啓亡入稷山縣北山走馬嶺寨。自稱大成教師。糾合妖僧王月天。王明。故明宗姓朱梅川等。聚山頂廟內。借名答醮。謀爲不軌。擒斬之。乙未。江西巡撫章于天奏。遣副將徐文燦等。領兵剿吉水縣賊王來八等。斬獲甚多。甯夏巡撫胡全才。設法捕蝗。境內田禾全穫。因以捕蝗之法上聞。並請傳示各省。永絕蝗災。章下所司。諭入朝侍衛各官子弟內。通文理者。吏部酌用。尋部議監生以通判用。廩增附以州同用。未入庠者。以州判用。宋肇時年十五。以監生擬通判用。十一月。丁酉朔。江西巡撫章于天奏。廣信弋陽鉛山崇仁。逆寇悉平。戊戌。漕運總督楊聲遠奏。擒獲僞義王朱湧。並其子果。命斬之。南贛總兵官白永盛奏。甯都逆寇悉平。癸卯。兩廣總督佟養甲奏。斬擒逆賊陳邦彥等。庚戌。以侍郎陳泰爲靖南將軍。征福建。裁明季牙雜二稅。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犯僧函可。係臣會試房師。故明禮部尙書韓日纘之子。臣給印牌。令回廣東。因出城門。盤驗筭。



中有福王答阮大鍼書稿。又有變紀一書。干預時事。函可自取愆尤。臣有世誼。理應避嫌。得旨。著將函可拏解來京。洪承疇交部議處。旋議革職。得旨寬免。癸丑。江西巡撫章于天奏。擒獲僞瑞昌王朱統鑒。逆寇平。得旨。朱統鑒著正法。戊午。增四川總督一。五鳳樓成。平南大將軍孔有德。以平湖捷聞。下所司議敘。十月。丁卯。江西提督金聲桓奏。擒獲永厯僞職郭應銓等。斬獲無算。癸酉。浙江巡按秦世禎奏。逆賊黃斌卿。擁船八十餘號。直犯甯波。總兵張杰。堵截夾攻。擒賊渠俞國統等二十四人。癸未。陝西總督孟喬芳奏。任珍剿殺賊首。米國珍。李世英等。餘黨悉平。甲申。禮部遵諭議定。改世職昂邦章京。爲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爲阿思哈哈番。甲喇章京。爲阿達哈哈番。牛录章京。爲拜他喇布勒哈番。半箇前程。爲拖沙喇哈番。其在部院官員。及直省駐防章京官銜。仍照舊。丙戌。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奏。臣等自岳州進兵長沙。僞巡撫何騰蛟。總兵王進才已遁。我師次湘潭。尙可喜同梅勒章京卓羅。擊敗僞總兵徐松節於渚州。僞平南伯黃朝選。遁衡州。臣等進兵擒斬之。並其四子。又耿仲明由水路還長沙。屢敗僞總兵楊國棟于天津湖牛渡灘。追入長沙城。悉殲之。臣與耿仲明趨祁陽。圍其城。殺僞總兵及賊兵七千。臣引



兵趨寶慶。克其城。斬魯王朱兆鼎世子朱乾生。總兵黃昔等。又夜進兵武岡州。於路火焚木城。奪門而入。又敗僞安國公劉承蔭兵。師抵武岡。僞永厯僅以身遁。劉承蔭降。先是尙可喜等。趨赴桂陽州。敗郝搖旗部下賊於鳳翔鋪。桂陽圍解。遂趨道州。搖旗遁。又遣護軍統領線國安。追緝永厯於靖州。克其城。擒僞總兵蕭曠。姚有性。遂趨沅州。攻克之。湖南悉平。降貴州黎平府僞岷王朱琿峻。前後所獲永厯太子朱爾珠。驪山王朱琿琬等。二十七人。招降僞安國公劉承蔭。及總兵等十七員。副參等二十餘員。兵六萬八千有奇。山東巡撫張儒秀奏。賊首丁維岳。張仲堯。肆毒東兗。臣令守臣沙爾虎。率兵奮擊。殺賊無算。丁張二賊渠授首。己丑。定官民服飾之制。福建巡撫佟國胤奏。逆賊鄭彩。圍攻省城。副將鄒必科等擊敗之。餘賊潰散。乙未。川湖總督羅繡錦奏。提督孫定遼。剿賊至鄖屬安陽口戰歿。是歲。鹽三百七十七萬四千三十二引。課銀六百七十六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兩四錢九分有奇。鑄錢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文。



東華錄要卷六終



東華錄摺要卷七

世祖章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戊子順治五年春正月壬寅。

諭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等。用珠頂玉帶。以示優崇。

戊申。定朝鮮國所與使臣禮物銀兩。

禁官員房柱用朱色。及民間用貼金樑。

辛

亥。原任浙閩總督張存仁奏。僞宜春王朱議衍就擒。

命誅之。

丁巳。出譚泰於獄。

癸亥。定遠大將軍肅親王率師還京。衍禧郡王羅洛宏輿櫬自軍中還京。輟朝二

日。二月。固山額真公戶部尙書英俄爾岱卒。年五十三。英俄爾岱。滿洲人。奉職清

勤。任事敏斷。履貴不驕。誠實和易。部事無大小悉委焉。卒之夕。攝政王聞訃。夜半馳

至其家。慟哭。漏盡而返。往弔者。無不悲悼。

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江西總

兵金聲桓據南昌叛。僞稱豫國公。王德仁僞稱建武侯。用僞隆武年號。攻陷郡邑。請

發大兵。以圖撲滅。

土賊攻陷慶雲縣。知縣張必科死之。賊尋遁。命嚴加防剿。

丁

丑。命梅勒章京羅碧。往剿霸州一路土寇。

馬國柱恢復無爲州。擒斬賊首王洪

圖等。並獲降賊州同徐敦沅。

命斬之。

張存仁奏。恢復連城順昌將樂三縣。先後



擒斬僞侍郎趙士冕。僞總兵黃鍾靈等。免山東濟南兗州萊州青州額賦。偏沅巡撫線縉奏。僞貴溪王朱常彪。僞恢武伯向登位。勾通苗賊。結連張光璧等。分兵二路。寇沅州。官兵進剿。攻下永甯。斬首三千餘級。獲常彪登位。及僞將二十餘人。俱伏法。甲午。山東土賊犯東平州。知州李芝桂戰歿。三月。固山貝子吞齊哈等。訐告鄭親王濟爾哈朗。會議。鄭親王擬死。命寬宥之。革親王爵。降爲郡王。罰銀五千。辛丑。幽繫肅親王豪格。衆議肅親王罪論死。得旨。免死幽繫。奪所屬人員。庚戌。命固山額眞譚泰爲征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眞何洛會。領兵征金聲桓。壬戌。定優免則例。在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自三品至九品。各有差。外官減半。教官及舉貢生監。各免糧二石。人二丁。致仕免十分之七。閑住免半。犯贓者。不在免例。陝西巡撫劉明傑奏。賊渠武大定犯甯羌。官兵大破之。夏四月。免陝西渭源等三州縣雹災額賦。辛未。上獵於近郊。遏必隆有罪。免死籍沒。定殯殮發引安葬例。浙閩總督陳錦奏。克復建甯。擒斬僞鄖西王朱常湖。僞國師王祁等。乙亥。上還宮。命固山額眞庫魯克達爾漢等。率兵駐防漢中。壬午。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疏報。大軍至辰州。擒僞榮王朱有楨子。



朱松於苗洞。又生擒僞奉國將軍朱連烓於興化土司。隨破永甯巢。擒僞貴溪王朱常標。軍至廣西全州。何騰蛟等聞風遁。貴州銅仁府。廣西全州興安關陽縣苗猺共三十一洞。二百六十處。俱歸順。獲僞南威王朱寅衛。并子朱載功。僞永明王朱由榔。僞長沙王朱由櫛。僞輔國將軍朱華等四十一人。及諸僞伯總兵司道官甚衆。丁亥。命平西王吳三桂。自錦州移駐漢中。賜宴。鳳陽巡撫陳之龍疏奏。擒獲僞總督黃毓祺。並家人袁五。搜獲銅印一顆。反詩一本。供出江北窩黨薛繼周等。江南王覺生。錢謙益。許念元等。現在密咨緝拏。得旨黃毓祺著卽正法。其薛繼周等著該地方官嚴緝。袁五著一併究擬。癸巳。故明宗室朱履祕訛言倡亂。被獲伏誅。閏四月乙未朔。湖川總督羅繡錦奏。興國逆賊劉大刀。與僞總督鮑瑞玉。合謀爲亂。分兵進剿。陣斬瑞玉。擒獲僞副將彭守軌等十人。戊戌。復濟爾哈朗爲和碩鄭親王。陝西總督孟喬芳奏。涼州叛獍。結連蘭州獍黨。寇鞏昌。擊敗之。壬寅。湖廣提督白永盛奏。擒僞總兵蕭相國等於蘄水。甲辰。裁鑾儀衛官百十四員。復湖廣鄉試舊額一百六名。癸亥。命固山貝子吞齊哈爲平西大將軍。統兵剿陝西叛獍。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官兵大破叛獍於鞏昌臨洮。



蘭州等處。城邑俱復。辛未。孟喬芳奏。逆猗擁立僞延長王朱識鐸。煽惑人心。遊擊張勇敗之於馬家坪。識鐸就擒。命斬之。甲申。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官兵大破金逆。復九江饒州等府。丁亥。命浙江總督移駐衢州。戊子。天津妖婦張氏。假稱故明天啓后。同黨王禮。張天保。製玉印令旗。被獲伏誅。六月。甲午朔。免陝西西安延安平涼臨洮慶陽漢中額賦。甲辰。陝西總督孟喬芳奏。侍郎額塞等大破逆猗於蘭州。餘黨悉平。丙辰。京師地震。癸亥。太廟成。秋七月。壬申。開封河工成。丁丑。設六部漢尙書。都察院漢都御史各一員。庚寅。浙江巡撫蕭起元奏。擒獲衢州賊魁趙之超。招撫臨安縣賊渠高自生等千餘人。命陳泰爲靖南將軍。與棟阿賴等征福建叛賊。壬辰。增天津等七衛。東平一所。管河千總各二。八月。癸巳朔。南贛巡撫劉武元奏。金聲桓。王得仁。擁衆二十餘萬。圍贛州城。三月官兵敗之。圍解。天津巡撫李猶龍奏。土寇常元輔。妄稱威武王。官兵往剿。元輔就擒。己亥。保定巡撫于清廉奏。東明土賊。僞稱天正年號。糾衆數十萬。圍困縣城。總兵官魯國男等。剿殺賊衆潰散。畿南甯謐。海逆鄭彩等。盤踞長樂連江等縣。陳泰等夾擊之。盡驅出海。恢復二縣。又統師入興化。擒賊渠顧世臣等斬之。興郡蕩平。命英



親王阿濟格等。剿天津土寇。壬子。諭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赤子。

欲其各相親睦。莫若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連姻者。聽之。其滿州官民。娶漢

人之女。實係爲妻者。方准其娶。天津巡撫李猶龍。戶部侍郎王公弼。坐假招撫爲

名。赴賊營會飲。革職。九月。江西巡撫王志佐奏。僞巡撫吳江。僞兵部尙書余應桂

等。被擒。命斬之。命英親王阿濟格。率兵剿曹縣土寇。庚午。諭內三院。今纂

修明史。闕天啓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衙門。在

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闕年分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

速開送禮部。彙送內院。以備纂修。壬申。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定遠大將軍。統

兵討湖廣逆賊李錦馬進忠。李錦馬即一隻虎己丑。孔有德等班師。冬十月。丁酉。定遠大

將軍濟爾哈朗奏。大兵復曹縣。斬獲無算。生擒賊首李名讓。張學允等。訊其作亂之

由。皆云。因劉澤清曾致手書李化鯨。蠱惑賊衆。許以內應。將化鯨一併解京。事下所

司。壬寅。和碩禮親王代善薨。年六十六。太祖武皇帝第二子也偏沅巡撫線縉奏。定南將

軍固山額真佟圖賴復寶慶。劉澤清。勾連曹縣叛賊。事覺。澤清並弟姪。皆伏誅。

十一月。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廣賊僞惠國公李成棟。竊據南雄。勾連峒蠻



土寇直犯贛州城。官兵大破之。成棟單騎遁走。戊辰冬至。祀天於圓邱。奉

太祖武皇帝配享。

太祖以下。

四祖入廟。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太廟。

上詣

太廟致祭。上册寶。文曰。嗣天子臣

御名。

敢昭告於

皇天上帝曰。升中大典。禮重配

天。世德延休。情殷尊祖。恭於順治五年十一月朔八日冬至。祀

天於南郊。奉

太

祖武皇帝配。

謹溯推原本。追崇

太祖以上四世。

高祖澤王爲肇祖原皇帝。高祖

妣爲原皇后。

曾祖慶王爲興祖直皇帝。曾祖妣爲直皇后。

祖昌王爲景祖翼皇

帝。祖妣爲翼皇后。

考福王爲顯祖宣皇帝。妣爲宣皇后。聿成大典。敷布多方。備此

明禋。預申虔告。餘文同。

辛未。以奉

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上

列祖尊號。

禮成。御殿受朝賀。大赦天下。

加封攝政王爲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

皇父攝政王。

以喀爾喀部克楚虎爾行獵。向我邊界。遣英親王阿濟格統兵戍大

同。十二月戊戌。大同總兵姜瓖閉城叛。英親王統兵於初四日圍其城。

命固山

額真巴顏等。載紅衣大礮。赴大同軍前。從英親王請也。

辛亥。南贛巡撫劉武元奏。

副將劉伯祿等。攻破魚骨蓮花等寨。擒斬僞軍門劉志諭等二十餘名。俘其僞滋陽

王妃孔氏。並擒斬僞都督葉南枝。遊擊鮑虎。軍門劉飛等。

壬子。江南江西河南總



督馬國柱奏。生擒賊渠僞兵部尙書余應桂。復都昌。命斬之。乙卯。諭內三院。前戶部奏。在外大小文武各衙門。額設公費等項。冗濫累民。酌議裁減。已經允行。今思裁減。未免用度不足。反致累民。著另議速奏。諭姜瓖曰。前因有事北方蒙古。致命英親王至大同。與爾等全無干涉。若爾等有罪。安用此詭計哉。爲天下主。倘舉動如此。其誰信之。此必有奸人煽惑。離間爾等。爾等如悔罪歸誠。仍宥其過愆。照舊恩養。攝政王獵至岔道。遣梅勒章京阿羅塞臣等。統八旗兵。赴英親王軍前。是歲行鹽。三百七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引。徵課銀一百八十五萬四百六十兩有奇。鑄錢十四萬四千九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有奇。

己丑順治六年春正月庚申朔。

上避痘。免朝賀。

壬戌。浙閩總督陳錦奏。擒獲總師

顏昌儒等。平三百餘寨。復羅源永春德化等縣。

癸亥。命敬謹郡王尼堪等。率師

征太原。山西巡按劉漪奏。賊渠劉遷劉豹等。陷甯武偏關。

山西巡撫祝世昌奏。

姜瓖叛黨姚舉等殺。運糧冀甯道王昌齡于平原驛。又。陷忻州。害州官。大兵破之於石嶺關。復忻州。壬申。四川巡撫李國英奏。僞逆李廷明犯劍州。章京項友功等奮擊。大破之。擒獲僞將三員。斬首二百餘級。壬午。征南大將軍固山額真譚泰。何洛



會等奏。去年七月。官兵圍困南昌。本年正月克之。金聲桓中二矢。投水死。仍磔屍示衆。生擒王得仁正法。江西平。開福建鼓鑄。癸未。平西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奏。賊黨劉遷攻代州。據其外城。臣遣郡王博洛等往援。大破之。劉遷遁走。代州圍解。乙酉。山東巡撫呂逢春奏。斬土賊杜全張文齊。並賊首二千餘級。二月。總兵任珍。陣獲僞官兵四十九名。撫養不殺。奏聞。報曰。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則人皆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將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敵聞之。必曰。抗者被獲。尙加撫養。誰肯先降。此事甚不合理。爾部其移咨平西王吳三桂等知之。癸卯。命攝政王多爾袞。統兵征大同。己酉。攝政王行次古兒班口。聞喀爾喀碩雷汗兵馬。距我國十日程。因止大同之行。議出張家口。遣調外藩蒙古兵。孟喬芳奏。官兵平甘州叛獮。辛亥。平西王吳三桂等奏。賊犯階州。臣等分兵擊破之。斬僞王朱森釜。僞侯趙榮貴。壬子。攝政王多爾袞。師次察喜兒土察罕腦兒。以軍中馬瘠。且蒙古道路無水。遂罷往喀爾喀。轉趨大同。遣人止外藩蒙古兵。丙辰。山東巡撫呂逢春奏。官兵擊寇孫化庭。化庭窮促。遂獻僞翼王朱議泐。軍師宗岱。命斬之。川湖總督羅繡錦奏。總兵官馬蛟麟。大破張逆於黃茅田。三月。癸亥。攝



攝政王多爾袞拔渾源州。乙丑。攝政王師次寇家寨。定西大將軍敬謹郡王尼堪啓報。斬僞巡撫姜輝。僞參將羅英壇獻印剖。率所部降。淮陽巡按張獲奏。土賊陷海州。知州張懋勛。州同李士麟。所官胡崇禮。百總李奕蔭死之。丙寅。陝西巡撫盧傳奏。剿平逆賊覃一涵。擒僞山陰王等。斬馘殆盡。直順巡按蘇京奏。賊破鉅鹿。署縣事周維翰死之。丁卯。陝西巡撫黃爾性奏。逆賊王永強。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縣。延綏巡撫王正志。靖遠道夏時芳死之。宜君縣知縣賈士璋。闔門自縊。己巳。應州從賊參將張祖壽。山陰縣知縣顏永錫。各率軍民人等出城。詣攝政王軍營降。吏部啓心郎甯古里。以輔政王德豫親王多鐸出痘。往啓攝政王。王卽日旋師。辛未。攝政王遣人至大同諭姜瓖降。當恩養如故。姜瓖啓王言。兵民怨憤。矢志誓死。乞更降一諭。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開恩。臣惟率衆以俟。無他望矣。王覽啓。怒甚。陝西巡撫黃爾性奏。逆賊王永強。破同官縣。定邊花馬池。軍民相繼作亂。壬申。江西巡撫朱延慶奏。復玉山等縣。甯夏巡撫李鑑奏。官兵克復臨河等堡。甲戌。川湖總督羅繡錦奏。擒賊渠舒有朝。乙亥。陝西總督孟喬芳報。甘涼逆猓米喇印。丁國棟。乘調兵征川。倡謀作亂。巡撫張文衡。道員林維造。參議張鵬翼。總兵劉良臣。副將



毛鑛。潘雲騰。遊擊黃得臣。黃金印。都司王之儁。守備胡大年。李廷試。李承澤。陳九功。俱被執殉難。參將翟大有戰歿。丁丑。輔政叔德豫親王多鐸薨。年三十六。武皇帝

子也

諭兵部。向來申嚴隱匿逃人之法。斬其鄰右。及十家長。百家長。不先舉首。地

方官不能覺察者。俱連坐。今思前令。未免過重。今後隱匿者。免死流徙。其左右鄰責三十板。十家長責二十板。逃人自歸其主。或隱匿者。自行送出。一概免罪。有親願贖

回者聽。

諭兵部。近聞民間無兵器。賊反得利。朕思礮與甲冑。非民宜有。仍照舊嚴

禁。其三眼槍。鳥鎗。弓箭。槍刀。馬匹。悉聽民間存留。其先交官者。給還原主。征南大

將軍固山額真譚泰奏報。大軍至南安。遣官兵破僞克國公於南康。抵信豐。合圍攻

克之。李成棟溺水死。復遣兵抵定撫州建昌兩府。擒斬渠魁。江西悉平。丙戌。端重

親王博洛報。走馬路。得勝路。賊兵五千來援姜瓖。我軍破之於大同北山。姜瓖帥兵

出城。剿殺殆盡。平西王吳三桂報。大兵抵秦。克復宜君同官二縣。擊敗逆賊王永

強等。斬級七千餘。夏四月。定西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奏。恢復左衛。命固山貝

子宗室吳達海等。率師往大同。更代英親王等。丙申。陝西巡撫黃爾性奏。平西王

吳三桂等。克蒲縣。誅逆寇王永強所設僞官。餘黨悉平。壬寅。開浙江山東鼓鑄。



癸卯。福建巡按霍達奏。官兵復平和詔安漳平甯洋四縣。甲辰。賜劉子壯等三百九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孝端皇太后崩。浙閩總督陳錦奏。官兵平福甯福安縣。靖南將軍陳泰奏。福建二府一州二十九縣。先爲賊踞。臣等領兵剿殺。俱已恢復。全閩底定。得旨嘉獎。增設戶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乙卯。寇陷山西汾州府。命端重親王博洛爲定西大將軍。由大同統兵往討。命敬謹親王尼堪。由左衛往大同圍之。攝政王諭姜瓖曰。前親至大同。閱來奏。語多悖謬。故不復降旨。今英親王爲爾奏請。有悔過歸誠之意。故復降旨赦宥。宜速悔悟。五月辛酉。遣圖賴率師赴太原軍。諭兵部。滿漢俱屬吾民。原無二視之理。但邇來用兵。亦出於不得已。豈可苦累吾民。今後兵行。不論多寡。其糧料草束。悉照部定數目支用。不得多取。其鍋蓆鋤刀馬槽等件。餵完馬日。各固山章京。親驗發還。有搶漢人一物者。卽行處斬。家長及該管官。一併治罪。有帶弓箭軍器。夥衆劫奪者。不分首從。皆斬。爾部通行曉諭。丁丑。改封恭順王孔有德爲定南王。懷順王耿仲明爲靖南王。智順王尙可喜爲平南王。戊寅。設定南靖南平南三王下隨征官員。平西王吳三桂等。恢復延安府。命孔有德率兵剿廣西餘孽。挈家駐防。耿仲明尙可喜率



兵剿廣東餘賊。俱挈家駐防。癸未。戶部等衙門奏言。師旅頻興。歲入不供。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並給內外僧道度牒。准徒杖等罪折贖。裁天津鳳陽安徽巡撫。巡江御史。天津餉道等官。以爲撙節之計。從之。博洛奏。官兵克復山西清源交城文水徐溝祁縣等處。六月。戊戌。定西大將軍端重親王博洛奏。山西平陽汾州平。庚子。朝鮮國王妃奏。國王季侖薨。請冊封世子湊襲爵。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贛南餘孽。擁故明宗室朱由植作亂。討平之。癸丑。封張真人五十二代孫應京。爲正一嗣教大真人。賜敕印。秋七月。攝政王率師征大同叛將姜瓖。開江西鼓鑄。甲子。命護軍統領敦拜。統兵剿河間土匪。乙丑。命親王滿達海。郡王瓦克達。統師征朔州甯武。攝政王多爾袞。至阿魯席巴爾臺。罷大同之行。獵而還。湖廣巡撫遲日益奏。剿撫黃州賊衆三百餘。僞王朱蘊鐸等就擒。命斬於軍前。陝西巡撫黃爾性奏。土寇陷岐山縣。甲戌。陝西巡撫盧傳奏。剿平澄城永壽涇州各路土賊。乙亥。署江西提督劉光弼奏。復廣昌縣。丁丑。以河間土寇竊發。命護軍統領沙爾虎達。統兵往會碩對。酌量剿撫。戊寅。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平陽府盜賊蜂起。州邑相繼失陷。遊擊武韜。中軍許世德。夏縣知縣劉之屏。俱死。



之。端重親王博洛克復孝義縣。甲申。南贛巡撫劉武元奏。廣東餘孽。三路度嶺

入犯。官軍連破之。擒斬僞軍門劉治國等九名。吳三桂恢復延綏鎮城。戶部議

覆江甯巡撫土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於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

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千餘石。幫賠差役。優卹貧

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種。以成義舉。從之。八月癸巳。攝政王多爾

袞還京。陝西總督孟喬芳報。山西逆寇虞允等。稱僞永歷年號。陷蒲州。及臨晉河

津等縣。臣同侍郎額色往剿。諸縣皆平。又剿平興安賊渠王國賢。征西大將軍滿

達海奏。克復朔州馬邑等處。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奏。大軍自安陸渡長

沙江。抵湘潭。生擒賊渠何騰蛟。克其城。親領兵趨永興。奪門入。擒僞總兵尹舉智等。

賊渠一隻虎。錦即李聞風棄辰州遁。尙書阿哈尼堪等。馳擊賊首王進才馬進忠。即混

於寶慶。敗之。克其城。又破袁宗第二隻虎。伯即偽光山等十營於洪江。固山額真佟圖

賴等。破賊於衡州。又破僞伯胡一請六營於廣西全州。遂入全州。丁未。遣禮部啓

心郎渥赫等。往祭故朝鮮國王李倧。賜諡莊穆。戶部啓心郎布丹。侍衛撤爾岱充

正副使。封朝鮮世子李湔爲朝鮮國王。庚戌。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班師。辛亥。



以張存仁爲兵部尙書。兼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關。兼理海防軍務。壬子。命英親王等統兵駐大同。癸丑。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固山根特等。大破賊於榮河。斬僞帥白璋。又破賊於猗氏。斬僞帥張萬全。擒斬僞侍衛登芳。斬僞副將王國興等三十餘員。又章京杜敏等。破賊邊玉張五党自成等於解州。榮河猗氏解州俱復。僞總兵楊震威。斬姜瓖。并兄姜琳。弟有光首。來獻。大兵入大同城。九月。諭英親王阿濟格。斬獻姜瓖楊震威等二十三員。及家屬。並部兵。俱著留養。其餘從逆官吏兵民。盡行誅戮。將大同城垣。撤去五尺。庚申。征西大將軍親王滿達海。定西大將軍博洛等奏。汾州斬僞巡撫姜建勛等。州縣悉平。壬午。宴武進士於兵部。賜一甲一名金袍一。甲胄帶鞞腰刀弓箭等物。其一二甲銀各十兩。三甲銀各八兩。著爲例。冬十月。禁伐昌平故明陵寢樹木。壬辰。京師地震。癸巳。賊陷福建興化府。署府事黎樹聲死之。甲午。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大兵復鄆城。擒斬僞元帥韓昭宣等。戊戌。宣化總督佟養量奏。投誠守備楊登州。結連土寇。陷山陰縣。典史施邦政死之。免山東東平等十八州縣稅糧。辛丑。命攝政王多爾袞。率王貝勒貝子公等。征喀爾喀部二楚虎爾。上親送之。漕運總督



吳惟華奏。獲故明樂陵王朱華琦。陝西總兵官任珍奏。斬僞副將唐仲亨。擒僞王朱常瑛。朱由枉。僞帥焦賚明。僞監軍鄧林春。蒙古卜布賴等。解赴西安正法。丙午。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大兵復潞安。丁未。延綏總兵官南一魁奏。官兵克榆林。己酉。征西大將軍親王滿達海奏。官兵克復平遙太谷二縣。沁遼二州。屯留襄垣榆林武鄉等縣俱降。庚戌。命征西大將軍親王滿達海還京。留郡王瓦克達等。剿撫山西。十一月。漕運總督吳惟華奏。賊渠余化龍。余君實等。各以寨來降。甲戌。攝政王自喀吞布勒克旋師。壬午。靖南王耿仲明。往征廣東。至江西吉安府自盡。癸未。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徽州府黃山寨。王俊等九人。各以寨降。十二月。乙丑朔。山西巡撫祝世昌奏。興縣芮城平陸三縣平。戊子。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廣西賊渠焦璉。一作趙廉分三路寇全州。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等。擊敗之。又敗賊渠曹楨子於道州。又梅勒章京達爾等奏。敗賊渠周進唐。熊兆藻等於永州。固山額真佟圖賴。遣兵破賊於沅州城。又遣喀喇昂邦努山等。剿二隻虎於烏撒城。克其城。旋追剿於艾老洞。斬僞閣部楊鰲等三人。命蠶章京宜爾都齊等。大破賊渠郝永忠於黎平府。永忠攜妻子遁。癸丑。陝西巡撫黃爾性奏。斬叛首劉登高。破



其巢。餘衆悉散。丁酉。甘肅巡撫周文葉奏。猢猻丁國棟黑承印等。踞肅州城。總兵張勇等夾攻。斬丁國棟黑承印於軍。肅州平。己亥。平西王吳三桂等奏。剿賊屢戰克捷。僞將王進才。殺其渠謝汝德降。官兵射死賊渠任一貴。擒斬賊渠劉登樓。榆林等處底定。招撫河東附近州縣。悉皆納款。江西提督總兵官劉光弼奏。擊敗逆賊張自盛。洪國玉等。僞總兵董明魁。郭承旻等率衆降。江右土寇悉平。己酉。四川巡撫李國英奏。擊敗鄰水大竹二縣賊首陳三台。甘一爵。朱德洪等。三台就撫。一爵德洪。陽順陰逆。鄰水知縣王文采。墮計身殞。鎮臣盧光祖等進剿七晝夜。二逆伏誅。餘黨悉除。鄰大二縣俱入版圖。浙江巡撫蕭起元奏。甯波紹興台州土寇平。壬子。攝政王多爾袞元妃薨。

庚寅順治七年正月。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復甯鄉縣永甯州二城。織造龍衣。機上有異光。三日不止。欽天監占以爲統一天下。文明之瑞云。壬戌。南贛巡撫劉武元奏。官兵恢復南雄府。丁卯。攝政王以玉寶。追封其妃博爾錦氏。爲敬孝忠恭正宮元妃。甲戌。浙閩總督陳錦奏。僞德化王朱慈葉。僞石城王朱議涉作亂。陷大田。官兵擒斬之。丁丑。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師旋。攝政王多爾袞。納肅親王豪格福金。



博爾濟錦氏。二月丁亥。上。大行皇太后尊諡曰。孝端正敬仁懿莊敏輔天協聖文皇后。己酉。孝端文皇后梓宮至盛京。附葬昭陵。頒行滿文三國演義。丁丑。浙閩總督陳錦奏。官兵生擒僞新建王朱由模。及其黨朱由枋。黃繼盛等。命斬之。征西大將軍謙郡王瓦克達疏稱。大兵平定潞安平陽澤州。廢官李建泰據太平。我兵圍之。勢迫出降。命誅建泰。并其兄弟子姪黨羽。三月己卯。日赤如血。征西大將軍謙郡王瓦克達奏。官兵平定平陽府屬二十六州縣。夏四月甲午。定南王孔有德奏。大兵抵衡州。擒僞軍門鄭思愛於燕子窩。敗僞興甯侯胡一青於永州。撲巨寇馬進忠於武岡。滅僞永國公曹志健於龍虎關。擒僞軍門黃祖。僞總兵林國瑞於興甯。並招降僞軍門向文明等官兵五萬。斬獲無算。得。旨褒獎。辛丑。陝西總督孟喬芳奏。甘州猢猻賊米喇印授首於水泉。諸城次第俱復。甲辰。征西大將軍謙郡王瓦克達班師。五月戊午。攝政王率諸王大臣出獵於山海關。癸酉。攝政王率諸王大臣親迎朝鮮國送來福金於連山。是日成婚。六月乙酉。平西王吳三桂奏。保德州民兵崔耀等擒斬僞定國公牛化麟。以城降。殲僞官二百一十七人。癸卯。南贛巡撫劉武元奏。官兵擒剿僞軍門彭順慶。僞官一百五十七名。復甯都石



城二縣。秋七月。攝政王諭令建避暑城。新增錢糧。加派於直隸山西浙江九省。計銀二百餘萬兩。丙子。裁蘇松提督學政。歸併江甯提督御史。八月壬午朔。朝鮮來貢。九月甲寅。福建巡撫張學聖奏。逆渠鄭成功犯潮州。總兵官王邦俊大破之。成功遁入海。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庚寅。山陽縣高堰。清河縣文華壩等處隄成。庚子。福建提督楊名高奏。擒獲邵武逆渠。僞甯南伯洪國玉。僞總兵李安民。僞閣部揭重熙。命斬之。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奏。官兵復府谷縣。斬經略高有才等。及僞官三百餘員。擒從逆榆林道孫士甯。副將賈梏。遊擊李鼎鉉。斬之。降僞總兵郝自法等。壬戌。攝政王以有疾不樂。率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額真官兵。獵於邊外。乙丑。平南王尚可喜奏。官軍克復廣東省城。斬賊六千餘。擒賊將范承恩等。肇慶府賊將宋裕昆。率所部降。戊辰。舟山等處招撫使嚴我公奏。僞侯阮進等投誠。十二月戊子。攝政睿親王多爾袞。薨於喀喇城。年三十九。壬辰。攝政王多爾袞訃聞。上震悼。詔臣民易服舉喪。丙申。攝政王柩至。上率諸王貝勒。文武百官。易縞服。出迎於東直門五里外。上親奠爵。大慟。各官伏道左舉哀。至王第。公主福金以下。及文武官命婦。俱縞服。於大門內跪哭。是夜諸王貝勒以下各



官俱守喪。庚子。命大學士剛林等。取攝政王府所有信符。收貯內庫。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取賞功冊。收進大內。乙巳。英親王阿濟格有罪。議政大臣會議。英親王之罪。既集。上命譚泰傳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國家政務。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週知人之賢否。吏刑工三部尚書員缺。可會推賢能之人來奏。諸王議政大臣。遇緊要重大事情。即可奏朕。其諸細務。令理政三王理之。丙午。湖川總督羅繡錦奏。定南王孔有德攻拔桂林府。西粵通。攝政王極車至京。上迎奠慟哭。己亥。詔曰。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大臣擁戴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統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不幸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戌時。以疾上賓。朕心摧痛。中外喪儀。合以帝禮。嗚呼。恩義兼隆。莫報如天之德。榮哀備至。式符薄海之心。甲辰。追尊攝政王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

辛卯。順治八年春。正月。甲寅。英親王有罪。鞠實。幽禁。餘議罪有差。丙辰。戶部進陝西漢中額貢柑子。諭該督撫。嗣後漢中額貢柑子。及江南所進橘子。河南所進石榴。均著永行停止。以昭朕體卹百姓至意。命議政諸王。固山額真大臣。會議睿親王。



子多爾博承襲事。議以俸祿護衛名數。及諸用物。視親王三倍。其原護衛百名。裁四十名。諸用物同。御用者俱裁革。得旨。朕之初心。本欲於攝政王歸政之後。優禮酬報。不意中道捐棄。未遂朕懷。今多爾博特加恩禮。豈可與衆爲比。王等議是。但護衛裁去四十名。朕殊不忍。著仍留八十員。庚申。上親政。御太和殿。諸王羣臣上表。行慶賀禮。是日頒詔大赦天下。定南王孔有德奏攻克廣西省城。底定桂平二府。擒斬僞靖江王。并世子等。暨將軍中尉閣部總兵文武等官。四百七十三員。招撫二百四十七員。壬戌。諭江西進額造龍碗。以後著永行停止。乙丑。上初聘科爾沁圖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爲后。至是卓禮克圖親王親送至京。和碩親王滿達海等。請於二月內舉行大婚禮。上大婚吉禮。此時未可遽行。所奏不准行。十九日。丁卯。升祔孝端正敬仁懿莊敬輔天協聖文皇后於太廟。以追尊攝政王爲成宗義皇后。妃爲義皇后。同祔於太廟。禮成。覃恩赦天下。詔語畧云。當朕躬嗣服之始。謙讓彌光。迨王師滅賊之時。勛猷茂著。闢輿圖爲一統。攝大政者七年。移內三院署於紫禁城。丁丑。封多羅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俱爲和碩親王。二月。庚辰。封親王滿達海爲和碩巽親王。多尼爲和碩信親王。更定錢制。每錢百文。



準銀一錢。違者論罪。

戊子。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冊寶。覃恩天下。

癸巳。蘇

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睿王。不令人知。備有八補黃袍。大東珠數珠。黑貂褂。又欲

率兩固山駐永平。謀篡大位。會出獵未往。訊實。籍所屬家產人口。其養子多爾博。女

東莪。給信王。

己亥。追論睿王多爾袞罪狀。詔示中外。

詔曰。鄭親王。端重親王。敬

謹親王。巽親王。同內大臣等。合詞奏言。

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諸王貝勒大

臣等。同心翊戴。共矢忠誠。扶立

皇上。並無欲立攝政王之議。惟伊弟豫郡王多鐸。

唆調勸進。

皇上因在沖齡。曾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逮後獨擅威權。不令鄭

親王預政。遂以伊親弟豫郡王多鐸。爲輔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稱皇父攝

政王。其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蓋造府第。亦與宮闕無異。府庫之

財。任意糜費。擅用儀造段匹。貯庫銀兩。珍寶不可勝計。又親到皇宮內院。以

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以挾制

皇上。又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凡批票本章。

概用皇父攝政王之旨。不用

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且將官兵戶口財

產等項。不行歸公。俱以肥己。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悅之人。不應官者濫升。不

合伊者濫降。以致僭妄悖理之處。不可枚舉。又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



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此等情形。臣等從前畏威吞聲。不敢出言。未曾入告。今冒死奏聞。伏願重加處治。朕反復詳思。王大臣豈有虛言。不意伊近侍蘇克薩哈等。首告伊主。審問皆實。看來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謀篡果真。謹告天地太廟社稷。將伊母子。併妻子所得封典。悉行追奪。撤廟享。停其恩赦。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壬寅。移定南王孔有德。駐廣西桂林府。乙巳。封和碩肅親王豪格子富壽。爲和碩

顯親王。增註其父軍功於冊。丙午。諭戶部。朕聞各處圈占民地。以備畋獵。放鷹

下營之所。原爲講習武事。古人必於農隙。今乃奪其耕耨之區。斷其衣食之路。朕心

大爲不忍。爾部將前圈出土地。盡數退還。令乘時耕種。閏二月。戊申朔。川湖總督

羅繡錦奏。湖南賊首牛萬才。率僞總兵以下官八十員。兵五千七百餘名投誠。封

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子富爾敦爲世子。濟度爲多羅簡郡王。勒度爲多羅敏郡王。

以圖賴子回色無辜。復爲一等公。癸丑。大學士剛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查天

啓四年。及七年六月實錄。並崇禎一朝事蹟俱缺。宜敕內外各官。廣示曉諭。重懸賞格。凡鈔有天啓崇禎實錄。或有彙集邸報者。多方購求。期於必得。或有野史外傳。集記等書。皆可以備資纂輯。務須廣詢博訪。彙送禮部。庶事實有據。信史可成。己未。



平南王尙可喜奏。總兵官許爾顯。復肇慶府及羅定州。徐成功復高州府。敕喇嘛。以後不許進貢佛像銅塔及番犬。廣西巡撫王一品奏。定南王孔有德。遣兵克復梧州柳州二府。己巳。御史匡蘭兆奏。朝祭宜復用袞冕。得旨。一代自有一代制度。朝廷惟在敬天愛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袞冕。裁江南督餉侍郎。陝西督餉侍郎。淮安總理漕運侍郎。庚午。命固山額真阿喇善。率將士剿山東土賊。裁四川總兵官二。乙亥。刑部審議大學士剛林等罪狀。剛林詔附睿王。一切密謀逆蹟。皆爲之助。應論死。祁充格與范文程同改。太宗實錄。范文程本意。原欲啓奏。曾告甯完我。王文奎。後因病而止。其餘各官。分別定罪有差。議上得旨。剛林祁充格。著卽正法。其查布海。常鼐。甯完我。王文奎。渥赫。阿爾三。俱如議完結。范文程。雖效力。太宗朝。後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衆亦共知。范文程著革職。本身折贖。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結。今後於委任職掌。當矢忠報效。丁丑。諭禮部。國家生財。自有大道。僧道納銀給牒。瑣屑非禮。以後永免納銀。有請給度牒者。州縣確查。報司申部給發。諭兵部。前者青州府故明玉田王之子。聚衆祭旗。又陝西叛將王元馬德。戕殺撫臣。議扶慶王之孫。因而故明各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



萬機。務使萬姓得所。豈特故明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今後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將伊家口起送來京。分別畜養。其鎮國將軍以下。各照原籍編氓。一體輸稅當差。爾明宗室。亦宜悔禍革心。仰體朝廷愛惜生全之意。如猶懷疑不信。則國憲具存。欲赦勿能也。三月壬午。先是搜獲英王藏刀四口。諸王等議。英王前犯大罪。上從寬免死。給與婦女三百。一切贍養。尙以爲不足。仍起亂心。藏刀四口。罪何可貸。坐此止給婦女四口。及本身衣服。其餘人口牲畜金銀。俱行追取。嗣後飯食。俱自外傳入。癸未。諭戶部。各官俸銀。按時速給。大庫之銀。已爲睿王用盡。當取內庫之銀給發。各官所以養贍者。賴有俸耳。若朕雖貧。亦復何損。諭朕親覽巡鹽御史崔允宏章奏。因思及各處所報鹽課。每報餘銀若干。細思鹽課正額。自應徵解。課外餘銀。非多取諸商。則侵虧於民。大屬弊政。著通行鹽運官。止許徵解額課。不許分外勒索餘銀。刊刻謄黃。徧示中外。偏沅巡撫金廷獻奏。湖南保靖永順桑植茅岡大旺喇惹等土司。各獻輿圖版冊。及元明兩朝印式來歸。乞授以原官。頒發新印。己丑。以希福爲內弘文院大學士。陳泰爲內國史院大學士。調李率泰爲內弘文院大學士。甯完我爲內國史院大學士。壬辰。定襲職例。癸巳。諭御史爲



朕耳目之司。所以察民疾苦。及有司之賢不肖也。臨差之時。必令陞見。朕面諭遣之。傳旨都察院遵行。丙午。吏部奏。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備循良之選。但學校未興。制科未行。先帝在盛京。愛育人才。開科已有成例。今日正當舉行。臣等酌議。滿州蒙古漢軍。各旗子弟。有通文義者。提學御史考試。取入順天府學。鄉試作文一篇。會試作文兩篇。優者准其中式。照甲第除授官職。則人知向學。進取有階矣。報可。夏四月。戊申。定諸王文武羣臣陪祭扈從。及接送駕儀注。定三大節禮儀。遣官祭嶽鎮海瀆。帝王陵寢。先師孔子闕里。南贛巡撫劉武元奏。斬逆賊羅榮於虔州。設刑部獄司醫生一。定各省鄉試差員例。癸丑。定行軍例。乙卯。上出安定門行獵。幸沙河。平西王吳三桂奏。請入覲許之。故明崇禎妃尤氏卒。殯葬如禮。仍撥給太監守墳。免朝鮮額貢。黃柑柚石榴。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繼茂襲爵。辛未。上回鑾。次上都河。五月。丁丑朔。江西巡撫夏鸞一奏。擒逆渠傅鼎銓。陣斬賊首萬餘級。又擒僞總兵楊起龍等。一百八十三員。傅鼎銓正法。癸巳。上還京師。丙申。定諸王以下坐褥制。更定異姓公侯伯頂帶。定世子及福金頂帶坐褥儀仗制。復封敬謹郡王尼堪。端重郡王博洛。爲和碩親王。外轉御史張煊。訐告吏



部尙書陳名夏。結黨行私。銓選不公。部議諸款多屬赦前。且不實。煊向官御史不言。今言於外轉之後。心懷妬忌。污蠱大臣。擬死。六月丙午朔。陝西總督孟喬芳奏。擊破賊渠何柴山等賊於商州雒南縣。柴山遁。餘黨盡殲。丁巳。固山額真阿喇善等奏。攻克山東盈河山寨洞賊。斬首逆劉遜張齊二十一人。餘賊斬殺無算。建禁城土山白塔城。乙亥。定諸陵壇廟祀典。辛未。諭禮部。順治元年。定守明朝諸陵寢。並祭典。因神宗與我朝有隙。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陵寢。理宜防護。況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故明十二陵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廣東巡撫李棲鳳彙報。恢復廉州。永安。和平。興甯。長樂。龍川。惠來。潮陽。遵化。揭陽。晉甯。程鄉。澄海等縣。江西巡撫夏一鶚奏。破賊張自盛於封禁山。壬申。禮部奏請。祖陵應照帝王陵。從新修繕。建立碑碣。設官並守陵人戶。仍定祭祀禮儀。以彰孝思。命速舉行。癸酉。平南王尙可喜彙報。收復雷廉潮惠等府。乙亥。禮部請照例加四祖。太祖。太宗。陵山封號。從祀地壇。命速行。秋七月。續順公沈永忠奏。進剿馬曹郝盧等賊。陣擒僞將席世賢等一百七名。又奏招撫湖南逆寇。僞侯牛萬才等三十人。僞副將劉芳節等二百二十六人。降賊衆一萬八千有奇。八月。



丙午朔。上由南苑還宮。戊午。冊立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博爾濟  
錦氏爲皇后。定南王孔有德奏。大軍克柳州梧州二府。並所屬十二州縣。固山  
額眞。吏部尙書譚泰有罪。鞫實正法。籍沒家產。其子孫從寬免死。乙丑。以大婚禮  
成。加上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丙寅。上御太和殿。受朝賀。頒  
恩赦。戊辰。追復肅親王豪格爵。建碑紀於瑩上。己巳。免四川進貢扇柄。魚鮓爲  
湖廣進貢。以後永免。著爲令。九月。庚申。定朝儀。壬午。命平西王吳三桂等率  
師征四川。浙閩總督陳錦奏。官兵破僞魯王於舟山。魯王遁。壬辰。改承天門爲  
天安門。冬十月。庚申。先是監守英王阿濟格。章京毛海等。赴刑部云。我等四人。於  
十三早。入監巡視。王云。折毀房屋。積衣舉火等語。午刻。聞有折毀房屋聲。是以前來  
赴告。諸王大臣。議英王阿濟格。口出妄語。燒燬監房。不可再留。應論死。奉旨令自  
盡。乙丑。封肇祖興祖陵山曰啓運山。景祖顯祖陵山曰積慶山。福陵山  
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業山。十一月。乙亥朔。皇第一子牛鈕生。丙戌。平南王尙  
可喜奏。官兵復雷州府。十二月。大學士希福等奏。請纂修  
錄報可。是歲人丁戶口。一千六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



東華錄要卷七終  
八千五百八十四頃六十一畝。畦地二萬二千九百八十畝。徵銀二千一百一十萬  
一百四十二兩有奇。米豆麥。五百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四斗有奇。草四百  
七十四萬三千一百一束。



東華錄要卷八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祖章皇帝

壬辰順治九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避痘於南苑免朝賀。

壬午京師地震。

諭內三

院傳

諭刑部著將譚泰罪款並張煊含冤受死厚加卹典情狀頒示中外使咸知

朕意詔所在收埋枯骨。

大學士范文程等奏會試關繫掄才大典按明朝主試官

萬歷以前不拘大學士學士吏禮二部尙書侍郎由翰林出身皆得簡用萬歷末始

專用閣臣自順治元年至今已歷三科未有定例伏候

聖裁得

旨著照萬歷

以前例行。

二月甲辰固山額真噶達渾勦叛藩鄂爾多斯部多爾濟等於賀蘭山

殲之。

加封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叔和碩鄭親王。壬戌增都察院御史四十員。

三月乙亥贈張煊太常寺卿予祭給全葬仍錄其子以太常寺卿用。

命滿漢冊文

誥敕兼書滿漢字著爲令。

大學士范文程等奏會試中式第一名舉人程可則文

理荒謬首篇尤悖戾經注。

命革退可則名並治考試官胡統虞等罪。

庚辰定官

員封贈例。

己亥賜蒙古滿州殿試貢士麻勒吉等五十人漢軍及漢貢士鄒忠倚



等。三百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鄭親王等。會議信親王多尼父豫王。與睿王同胞兄弟。原議盡削王爵。但以行兵有功。應降爲多羅郡王。從之。夏四月丁未。戶部以錢糧不敷。遵旨會議。裁革山東登萊宣府巡撫等缺。並加給兵米。及一切不急工程費用。及夫役銀兩。得旨悉如議行。戊申。裁各道御史二十員。壬子。裁詹事府官員數目。准山西潞綢機戶。照明季十年一派。三年一解。以九年爲始。隨時估價。永著爲例。丁巳。定南王孔有德奏。粵西思南慶橫等二十二府州縣。盡入版圖。又僞國公陳邦溥。殺僞宣國公焦璉。率潯州郡投誠。庚申。定諸王以下。文武官民。輿馬服式制。復京畿道御史差。兼用滿漢官員。五月。更定詹事府各官品級。庚辰。大學士洪承疇。以母喪。請終制。上以院務事煩。贊理需人。命照舊入直。私居持服。己丑。詔給國子監肄業監生。月米三斗。丁酉。予大學士洪承疇母傅氏。祭葬。六月。廣東巡撫李棲鳳。奏陳擒叛鎮李成棟子元允建捷等。僞伯李開祖等投誠。總兵官許爾顯等。平肇慶高州王馬二賊。南韶游擊林嗣環等。擊敗逆寇曹志建。俘獲甚衆。大學士范文程疏題。翰詹升補。劃一之法。修撰編檢。按科分先後次序陞轉。凡奉差終養丁憂治喪。依限到京者。仍照科分次序。違限者。計所違月



日。序於後。給假告病者。概序於後。降補別衙門復回者。照現補官品級爲序。二品官服闋病痊者。由撫按具奏。臣衙門題補。四品以下官。親身赴京。亦由臣衙門題補。永著爲例。秋七月。癸酉。偏沅巡撫金廷獻奏。逆賊孫可望。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自縊。欽天監湯若望。進渾天星球。地平日晷等儀器。閩浙總督陳錦領兵征鄭成功。至漳州灌口。爲家丁刺死。戊寅。吏部議嗣後舉人。以會試三科爲限。然後揀選。以隆作育。免至省淹候。報可。癸未。諭三內院。題本奏本。各有格式。先已敕禮部發式通行。近見內外本章。尙有長短寬窄。違式參差者。內院卽傳諭禮部。嚴加申飭。務使劃一。甲申。命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統兵征湖廣貴州。以張獻忠餘孽。孫可望等侵擾也。定滿官喪制。丙戌。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奏。江閩官兵會剿大覺巖賊。陣斬賊渠李金等數十人。降僞總兵盧毓瑞等十三人。生擒渠魁張自盛。斬獲殆盡。平西王吳三桂等疏報。攻拔重慶等府。勦殺僞總兵李廷明。又分兵圍成都。僞撫南王劉文秀舉城降。進攻嘉定。斬僞總兵龍名揚。己丑。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率師出都。上親送之。戊戌。命內大臣公遏必隆等。傳諭鄭芝龍曰。朕聞爾子弟。在福建爲亂。爾投誠有功。毋輕出城行走。恐人藉端誣陷。卽



往墳營祭埽。亦必奏明乃去。朕嘉爾功。故以此告。諭。爾子有在京成立者。可送一

人入侍。八月。庚子朔。精奇尼哈番鄭芝龍。以其祖父墳塋。俱在原籍福建。請留繼

母及子弟各一人守視。其妻妾及二子。移送來京。又以住房在鑲黃旗。而身屬正黃

旗。往來未便。懇請改隸旗分。得。旨。鄭芝龍。准入鑲黃旗。仍官其一子。爲二等侍衛。

兵部卽咨福建督撫。除伊母弟及長男。聽留原籍外。其妻妾兩男。卽填給勘合。遣人

同芝龍所差家人。護送來京。乙巳。更定王公以下婚娶禮。丙午。定常朝儀注。

諭尼堪等。毋往貴州。從湖南進取寶慶。入廣搜勦餘孽。平南王尙可喜奏。靖南王耿

繼茂。前率兵進取琿州。僞部院杜永和。僞伯張月等。親詣投誠。地方底定。邇來粵西

告警。靖南王孤軍遠出。不無隱憂。上命靖南王班師。諭平西王吳三桂等。毋進

貴州。相機安撫四川。九月。癸酉。裁戶部製造等庫太監五十五名。戊寅。湖廣辰

常總兵官徐勇奏。僞總兵王忠等犯辰州。擒斬無算。癸未。命護軍統領阿爾津

爲定南將軍。往征廣東未定州縣。辛卯。上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甲午。賜王

玉璽等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冬十月。裁工部各監局太監一百十三名。及匠役

看役二百七十五名。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奏報。恢復海南。臣於五月中南



下遣兵攻克欽州靈山。陣擒僞總兵袁勝、李元允。僞伯周朝等。僞博興侯張月等。同僞西平王朱聿鐸。縛賊渠李明忠來降。卽斬明忠以徇。高雷廉瓊四郡投誠。官二百八十一員。吳三桂等奏。孫可望遣兵薄保甯城下。臣親迎敵。賊大潰。斬僞將軍王復臣等二百餘員。賊兵四萬餘級。獲象馬無算。尙可喜報克復梧州城。丁卯。尊

太宗文皇帝太妃爲

懿靖太貴妃。淑妃。爲康惠淑妃。

調阿爾津爲安西將

軍。同馬喇希鎮守漢中。以賊犯四川也。

十一月。庚午。

命固山額真卓羅爲靖南

將軍。統兵征廣東未定州縣。

壬申。大學士范文程入見。

上諭曰。朕夢列旗吹角。

對天稽首。復見敵兵射來三四矢。俱手接之。未及身。又夢天遣五人言。默助朕躬。其

狀悉如素識。此何兆也。范文程對曰。邇者。

命和碩敬謹親王討賊。想渠魁可卽就

擒耳。且對天稽首。天心默祐。俱大吉之徵也。

乙酉。

諭禮部。明末寇陷都城。君死

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爾部會同各部院堂

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勿遺勿濫。庚寅。湖廣常辰總兵官。左都督徐

勇。與黔寇白文選戰敗死之。辛卯。定遠大將軍。和碩敬謹親王尼堪。歿於陣。年四

十三。追封和碩莊親王。十二月。辛丑。復漢羌參議胡全才職。江西巡撫蔡士英



奏官兵復安福永興二縣。乙巳。命江陰縣歲解子鱗魚通行折色。著爲令。丙午。以粵東漸定。糧餉不敷。撤靖南將軍卓羅回。給事中王廷諫請旌表故明閣臣史可法。科臣左懋第。命所司詳訪。確議以聞。兵部奏定一甲三名武進士。初授官職。以都司僉書掌管印都司事。命著爲例。發米九百石。銀四百餘兩。賑京城饑民。廣東巡撫李棲鳳奏。山賊陷香山縣。知縣張令憲父子不屈遇害。總兵官吳進功督兵恢復。又奏暹羅國請換給敕印勘合。以便入貢。己未。調阿爾津爲定南將軍。同馬喇希統兵征湖南逆賊。壬戌。諭刑部曰。朕惟旌善。必褒碩德。除惡務去渠魁。乃有元凶巨盜。李應試。潘文學。盤踞都下。多歷年所。官民震攝。莫敢撓鋒。今因別事發覺。朕命叔和碩鄭親王及內大臣。內院刑部大臣。公同鞫問。審得李應試。別名黃膽。李三。原係明朝重犯。漏網出柙。專一參養強盜。勾聚奸梟。交結官司役吏。衙蠹。遠近盜賊。競輸重資。南城鋪行。盡納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殺。他若崇文門。一應稅務。自立規則。擅抽課錢。惡姪殺人。死者家不敢申訴。諸如此類。罪不勝數。潘文學。身充馬販。潛通賊線。挑聚膽健馬騾。接濟遠近盜賊。每次或多一二百匹。少或數十匹。羣盜得騎。如虎添翼。且交通官吏。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



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以上二犯。罪大惡極。舉國官民人等。皆言罪當萬死。故將李應。潘文學。併伊子姪俱行斬梟。又兵科給事中李運長。身爲言官。反與應試之姪。李天鳳聯宗。認爲兄。將天鳳之子。李葵。冒作己子。充送官監。及事覺。仍藏匿天鳳子。希圖倖免。姑從寬典。止誅李運長。及李葵。宥釋運長親子。全給家產。以示法外之恩。自今以後。各衙門勿得徇縱。以取罪戾。再有與奸盜往來者。事發。定行連坐。是歲人丁戶口。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人。田地山蕩。四百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五頃四畝有奇。畦地二萬二千九百八十箇。徵銀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有奇。米麥豆。五百六十二萬八千七百一十一石一斗有奇。草五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束。茶三萬七千一百七十八篋。行鹽三百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三引。徵課銀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一十四兩有奇。鑄制錢二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有奇。舊鑄銅錢二十萬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

癸巳順治十年春正月。庚午。諭內三院。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凡進奏本章。內院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



門。滿漢侍郎。卿以上。會同來奏。其奏內事情。或未當者。可以顧問商酌。爾等傳諭諸臣。務體朕懷。各竭公忠。盡除推諉。以昭一心一德之盛。辛未。諭內三院。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卽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得省政。力行正直。希臻治平。進言切當者。必加旌獎。言之過戇者。亦不譴責。卽傳諭大小諸臣。工。俾咸悉朕意。工部副理事官。三都給事中。姚文然言。邇來兵部大臣。皆因得罪。鎖禁城門。竊以諸臣均係功貴大臣。免冠帶鎖。褻辱難堪。況天寒地凍。日久成疾。非所以廣皇仁而存國體。得旨。以後滿漢諸臣。有犯貪惡重大事情。應發刑部者。在部守候。不必鎖拏送門。審有實據。引律擬罪。奏請處分。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等。奏捷云。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大兵抵湘潭縣。僞將軍馬進忠等遁寶慶。臣率兵向衡州進發。屢敗賊兵。二十三日抵衡州。大敗賊兵。追殺二十餘里。斬獲甚衆。給事中王廷諫奏言。盜賊恃窩主爲巢窟。爲窩主者。非地方豪惡。卽投充莊頭也。力足以展辦。便舉報者。罹反坐之條。其勢足以庇護。考問者。獲違禁之罪。卽欲嚴行搜捕。勢有不能。請自後



追問窩主。如係莊頭及報充人等。卽行擒拏解部從之。庚辰。命隨征貝勒屯齊

爲定遠大將軍。統大兵征勦湖南。諭護軍統領阿爾津等。率師往會湖南大兵。

諭六科。將六部都察院。從前奉旨應銷事件。挨順年月。各造清冊進呈。以後逐月

造冊進呈。務使各衙門承行事件。克期注銷。其行各督按。亦定限報完。庶職掌不負。

政事有裨。若瞻徇容隱。罪必不宥。上幸內院。諭大學士等。黃臚李三。一細民耳。

住居之外。復多造房屋。每間修飾齊整。其故何也。洪承疇對曰。其房屋分照六部。或

某人至某部有事。卽入某部房內。毋敢攙越。上曰。以一細民。而越分妄行如此。故

天使之敗耳。上又曰。李三爲民大害。諸臣畏不敢言。鞠審曰。甯完我。陳之遴。默無

一言。鄭親王詰之再三。遴始曰。李三巨惡。誅之則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此

豈非重身家性命者乎。陳名夏曰。李三雖惡。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爲大臣。發奸

摘伏。非臣所司。且李三廣通線索。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二月乙卯。

命續順公沈永忠。爲勦撫湖南將軍。鎮守湖南。浙閩總督劉清泰。言臣遵密旨。

細察廈門一窟。係鄭逆老巢。撫臣張學聖。道臣黃樹。鎮臣馬得功。垂涎金幣。乘成功

他出。潛師往襲。悉攫其家貲。以致鄭逆索償修怨。海郡淪陷。按臣王應元。徇隱不奏。



深負巡方言官之職。得旨張學聖。馬得功。黃樹。王應元。俱革職。着刑部速差滿官。拏解來京。授故御史張煊子基遠。太常寺卿。三月。賜太常寺卿。管欽天監事。湯若望。號通天教師。加俸一倍。免山西岢嵐保德等七十四州縣。六年。逋賦。代逾次等十二州縣。逋賦十之七。詔舉先農先醫及司牲神祀典。上幸內院閱通鑑。問漢高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優。陳名夏曰。唐太宗似過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周祥。可垂永久。歷代之君。皆不及也。又諭各部有兩滿尙書者。裁其一。上幸內院。覽少詹事李呈祥疏。部院衙門。應裁滿官。專任漢官。顧謂大學士洪承疇曰。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委任。爾漢官奈何反生異意。若從實而言。首崇滿州。理所宜也。上幸南臺。持弓顧謂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朕於每年出獵二三次。練習騎射。今天下之大。機務煩冗。凡一應章奏。皆朕親爲批斷。日無暇晷。心常念茲不忘也。諸臣奏曰。皇上居安思危。眞天下之福。臣等願皇上始終常存此念耳。上曰。卿等恐朕志不堅。有違此言。朕將自堅厥志。卿等皆國之大臣。亦當堅心輔朕。使天下乂安。上諭各衙門本章內漢字。宜先書官員銜名。次書謹題字樣。次書所條陳爲某事。諭工部。睿王墳園。因伊罪惡。竟行



廢壞。似屬太過。其房屋門牆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令信郡王著人看守。上御太和門。親試兼翰林銜吏部侍郎成克鞏。禮部侍郎張瑞。及內三院學劉正宗。編檢以上官六十二員。君子懷德論一篇。請立常平疏一道。諭吏部。國家官人。內外互用。方見真才。朕親試詞臣。量爲分別。有堪授外任者。檢討以上官。照詞臣外轉舊例。優與司道員缺。衰病者。聽其請告。朕仍優遣之。宗人府。議覆給事中劉餘謨奏。查明季會典。宗室雖有過犯。亦不加刑。今又奉旨。有官爵者犯罪。免其鎖拏。照常察議。其無官宗室覺羅罪犯。似應依劉餘謨所請。免其鎖拏鞭責。所犯之罪。仍照會典查議。從之。甲午。詔原任弘文院大學士馮銓。仍以原官辦事。夏四月己亥。諭副都御史宜巴漢等。自今以後。凡係機密。及參劾本章。俱著實封進奏。命察核六部都察院卿寺各衙門。所屬官員。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奏。陣擒僞都督陳文魁等。於南豐。又擒僞都督宋朝宗等於樂安。僞伯金簡臣等於甯都。壬子。以亢旱。下詔求言。諭內外法司。清理刑獄。甄別滿漢京官。休致降罰有差。丁巳。御史陳啓泰奏。滿州部院各官。應照漢人例。一體離任丁憂。從之。遣禮部尙書覺羅郎球等。齎送封達賴喇嘛金冊金印於代噶。偏沅巡撫金廷獻奏。查獲故明福親王嫡子。



朱由杞並僞知府所遺文卷一箱。內載故明宗族廢紳往來書札。得旨朱由杞著

卽就彼正法。文書卽行焚毀。若翻閱窮究。必致擾害地方。所首文書內有干連者。卽行釋放。五月庚午。諭三院。朕自親政以來。惓惓以吏治民生爲念。每有傳

諭。

期於大小臣工。實力遵行。如朕言未當。不妨執奏更改。若宜遵依。卽應速爲舉行。若有奉行不力。遲延歲月。著都察院及科道官。指明糾參。以憑察處。鄭親王濟爾哈

朗等奏。各省巡按爲察吏安民之官。近者多受屬員獻媚。參劾無聞。應將巡按概行停止。其十四道京畿道御史。止二十員。其餘俱應裁汰。從之。封精奇尼哈番鄭芝

龍爲同安侯。子成功爲海澄公。弟鴻逵爲奉化伯。芝豹爲左都督。錫之敕諭。命駐

防昂邦章京喀喀木爲靖南將軍。帥師征廣東。免山東歷城等六十九州縣。八九年

水災額賦。定旌表宗室節孝貞烈例。命內外熱審。於每年小滿後。三法司會審。

現監人犯。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者。奏請定奪。直隸各省。歲一舉行。從刑

部尙書李化熙請也。庚寅。命大學士洪承疇爲太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太

子太師。內國史翰林院大學士。兵部尙書。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

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札。撫提鎮以下。悉聽節制。洪承疇奏辭新



銜不允。六月辛丑。裁山海關道缺。歸併永平道轄。癸卯。復秋決朝審例。從刑部  
尙書李化熙請也。設廣東廣西總督一員。丙午。遣官祭定南王孔有德。諡武壯。  
辛未。禮部奏。明末殉難諸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尙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  
副都御史施邦耀。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左庶子周鳳翔。檢討王偉。都給事中吳甘來。  
御史王章。陳良謨。左中允劉理順。馬世奇。主事成德。金鉉。駙馬都尉鞏永固等十五  
員。應加旌卹。前太監王承恩死節。已經立碑賜地。春秋供祭。今景文等殉君盡節。亦  
應給諡賜祭。以慰忠魂。得旨。范景文等。給諡賜祭。依議行。王承恩從君殉節。可嘉。  
非可限以常例。雖已立碑旌表。賜地供祭。還與他諡。范景文等仍於各原籍。照例賜  
地。春秋致祭。戶工兵三部遵諭。改折各直省本色錢糧。歸於一條鞭法。總收分  
解。請永爲例。從之。癸丑。定遠大將軍貝勒屯齊等奏。二月二十八日。大軍抵永州。  
僞西安王李定國。遁走龍虎關去。三月初十日。我軍向寶慶進發。十五日。宿岔路口。  
僞秦王孫可望。自靖州來。與馮雙禮。白文選。馬進忠諸賊合。我軍分擊。大敗之。己  
未。復設江南宣府臨清薊密鼓鑪。共三百四座。庚申。慈甯宮成。以李率泰  
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洪承疇所舉也。新授廣東左布政使胡章



言。聞靖南王耿繼茂。平南王尙可喜。屬下官兵。有擄掠鄉紳婦女。及占據藩司公署。濫委官員署事等事。臣不敢畏威緘默。伏乞敕下二王。還官署。以肅體統。釋虜俘。以慰子遺。命二王回奏。辛酉。諭內院。應添設漢官大學士。每院二員。以資匡贊。

內院奏請。以翰林五品以下官。提督直隸江南江北學政。其學習滿書不差。報可。吏部奏。滿洲蒙古漢軍官員。有管旗下事者。有在部理事熟練者。不便照漢官一例丁憂。議在家居喪一月。卽出辦事。仍私居持服三年。從之。癸亥。諭內院。設置太監。首爲乾清宮執事官。次爲司禮監。御用監。內官監。司設監。尙膳監。尙衣監。尙寶監。御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各衙門官品。雖有高下。寺人不過四品。一切政事。不准干預。閏六月乙亥。上朝。皇太后於慈甯宮。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質來貢。兼繳故明敕印。秋七月丁酉。左都御史屠賴等言。去歲南方亢旱。北地水澇。今年六月大雨連綿。房舍傾頽。田禾淹沒。民間疾苦。昭然可見。請暫停乾清宮工。及不必專立司禮監衙門名色。得旨。所奏甚是。但衙門雖設。事權不在寺人。乾清宮物料已辦。仍遵前旨行。給事中周曾發言。頃者造建乾清宮。數月以來。雷燬先農壇門。又霖雨連綿。沒田禾。壞廬舍。竊考五行



之數。土不能制水。則水濫。水濫則土陷而木浮。皇上有事於土木。而天心示儆。匪一端。伏乞暫緩興工。得旨。這本說的是。戊戌。和碩叔鄭親王。傳集諸王貝勒大

臣會議。奏請暫停宮殿工程。以錢糧賑濟軍民。上曰。王等所奏甚是。宮殿以及各

項工程。俱令停止。以休養軍民。各處田地。著速行踏勘賑濟。丙午。諭內三院。朕

奉聖母面諭。近知雨潦為災。房舍傾頽。田禾淹沒。兵民困苦。深可憫惻。特發宮

中節省銀八萬兩。賑濟滿漢兵民。爾等散貧苦之民。均霑實惠。以昭聖母德意。

庚戌。皇第二子福全生。乙卯。戶部奏疏通錢法。以後鑄錢。每文重一錢二分五

釐。精工鑄造。背面鑄一釐二字。每千文作銀一兩。嚴飭內外上下。劃一通行。如有不

遵者。治以重罪。辛酉。上聞喀爾喀舉兵內向。命安郡王岳樂。為宣威大將軍。

統兵戍歸化城。八月。壬午。以太宗皇帝第十四女。和碩公主。下嫁平西王

吳三桂子應熊。平南王尚可喜等奏。官兵復化州。及吳川縣。己丑。諭禮部。自

古立后。皆慎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睿王於朕幼沖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

自冊立之始。即與朕意不協。宮闈參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承

宗廟之重。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奏聞。皇太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辛卯。廣



西巡撫陳維新奏。逆賊李定國。自肇慶直犯平樂府。府江道周永緒等俱遇害。九月。丙辰。耿繼茂喀喀木克潮州。丁巳。逆渠孫守金。僞宜川王朱敬耀。盤踞紫陽。糾連川湖諸孽。負固十餘年。總督孟喬芳。遣兵討平之。冬十月。癸亥朔。命田雄移駐定海。乙丑。直隸山東河南總督馬光輝等奏。膠州逆鎮海時行叛。臣等統兵討之。時行窮促。斬其黨。率子弟舊部赴軍前降。時行議罪。斬之。丙寅。遣固山額真濟席哈等。率師勦山東土寇。同安侯鄭芝龍奏。前命招撫逆弟鴻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貽書。宣傳聖意。俱未受書。上以鄭成功妄行索地。誇詐大言。欲不可饜。著議政王大臣。確議以聞。乙酉。命設粥廠。賑京師饑民。丙戌。先是叛民朱由極。自稱爲故明泰昌王第三子。逆黨楊得先等。推以爲主。造僞札僞印。煽惑鄉民。妄授官職。招集黨羽。潛謀不軌。至是爲宛平縣民甯忠弼等所首。命王大臣等。會鞫得實。磔爲首者七人。斬附從者二十二。人。遣禮部右侍郎高珩。諭祭明末殉難諸臣。范景文等十六人。各予諡。范景文曰文忠。倪元璐曰文貞。李邦華曰文肅。施邦耀曰文愍。吳麟徵曰貞肅。周鳳翔曰文介。汪偉曰文毅。吳甘來曰莊介。王章曰節愍。陳良謨曰恭潔。劉理順曰文烈。馬世奇曰文肅。成德曰介愍。鞏永固曰忠烈。金鉉曰



忠潔。太監王承恩曰忠節。是月。庚午昏刻。水木二星。合於女宿度。十一月。庚子夜。金星與木星在女宿。十一月。丙申。設遼陽府附郭遼陽縣。改海州爲海城縣。十二月。丙寅。以固山額真陳泰。爲定南靖寇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藍邦等。統兵駐鎮湖南。以孫可望等。蹂躪湖南故也。丁亥。上還宮。是夜地震有聲。

甲午順治十一年春正月癸卯。

諭禮部。嗣後每年元宵令節。十四十五十六日。不賽

神。不還願。著爲例。

癸丑。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奏。海賊分鯨。入犯崇明靖江泰興

蘇州。官兵擊走之。

又奏海寇犯金山。

己巳。

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桂林。

丙子。祀先農。行耕藉禮。

廣東巡撫李棲鳳奏。恢復平遠縣。

丙戌。

諭戶部。前各

督撫查明災荒等處。已經查照分數。酌量豁免。朕夙夜焦思。寢食弗甯。亟宜拯救。庶

望生全。但荒政未修。倉廩無備。若非頒發內帑。何以濟此急需。茲特

命發庫貯銀

十六萬兩。

昭聖啓壽恭簡皇太后聞知。深爲憫惻。發宮中節省費用。並各項器皿。

共銀四萬兩。朕又發

御前節省銀四萬兩。共二十四萬兩。差滿漢大臣十六員。分

赴八府地方。督同州縣各官給散。務使饑民均霑實惠。

壬辰。江南江西總督馬國

柱奏。逆賊賴龍就擒。

辛丑。先是大學士甯完我。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奸。情事



叵測。其略曰。陳名夏痛恨我朝薙髮。鄙棄我國衣冠。曾謂臣曰。若要天下太平。只須留頭髮。復衣冠。臣思我國能一天下。以衣服便於騎射之故。今名夏欲寬衣博帶。是計弱我國也。一名夏父子。居鄉暴惡。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甯國公花園中。此園例應入官。價值十萬金。江甯各官。公捐銀三千兩。代爲納贖。其子掖臣。包占故明吏部吳昌時女。橫行江甯城中。坐大轎。列棍扇。說人情。納賄賂。一趙延先不當升而升。名夏反欲處言官。而罪同列甄別。翰林本出聖裁。而名夏直任去留由己。攬權欺詐。一名夏姻親史儒綱。任浙江道時。誣朱秀才。爲故明宗支。抄其家貲巨萬。逼其親人性命。浙撫蕭起元。被劾職私奉。旨革職提問。名夏利其田宅。許其開贓復官。此案八年未結。一探花張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銀百兩。天植於伊妻子處還本利五百兩。名夏不知。以爲騙己。故言天植得罪於我。所以外轉。及還銀信到。見天植又曰。還汝翰林可也。一吏科魏象樞。係名夏姻親。爲一黨。象樞誤參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後自檢舉。部覆受祺無罪免議。象樞降級調用。名夏輒票本。罰俸六箇月。一臣等公立一簿。於分票事件下。各親書姓氏。以防推諉。一日名夏將公簿註姓。塗抹一百十四字。不知作弊。又在何件。一上命內大臣。傳出科道結黨。諭旨。臣書稿底。名夏抹



出擠異排孤一語。改明季埋沒。局中因而受禍。今方馳觀域外。豈容成奸四語。名夏糾黨奸宄情形。恐皇上看破。故欲以隻手障天也。疏上。交吏部等衙門。會鞫得實。論死。妻子家產。分散爲奴。伊子陳掖臣。提到另行審結。得旨。陳名夏所犯之罪。實大理應處斬。但念久任機密。不忍刑之於市。著處絞。妻子家產。免分散爲奴。餘依議。戊申。

聖祖仁皇帝生。

上之第三子也。母曰佟氏。

給事中魏裔介奏。參

續順公沈永忠。身爲大帥。手握重兵。當孫逆攻圍辰州永州諸郡。一籌莫展。望風宵遁。乞賜罷斥。免誤封疆。命永忠明白回奏。夏四月。京師地震。己巳。諸王貝勒。

及廷臣鞠訊大學士陳名夏子掖臣。倚恃父勢。恣行不法。諸事俱實。論死。得旨。陳名夏已正法。不忍又戮其子。著免死。決杖。遣戍盛京。

庚午。四川巡撫李國英奏。僞都督魏勇犯順慶。遣兵擊破之。丙子。浙閩總督劉清泰奏。鄭成功雖斂跡投誠。迄

未奉詔薙髮。其附從黨羽。仍行屠掠。漸及省會。假冒土民。擾我海防。窺我江浙。當亟

飭成功。分別剪除。以安邊境。五月。御史高爾位奏。邇來奸徒。營謀委署州縣佐貳。

昔之衙蠹地棍。今之典史。職雖卑而有父母之呼。兼有巡捕之責。無職而官。非該管道府受賄。因何濫委。如任縣典史楊顯耀等。概係積蠹。快皂惡棍。鑽營代捕。小民莫



敢誰何。請飭部行督撫。確查遴委。違者重處。得旨允行。御史牟雲龍條奏五事。

一曰。漕白折乾之弊。當除。一曰。劣生包攬之害。宜革。一曰。生員充當里長。宜禁。一曰。

八旗分防。不宜更調。一曰。官設買賣人。宜止。章下所司。吳三桂劾奏。原任四川巡

按。郝溶飾冒功。免死。流盛京。戊戌。禮部奏定南武壯王孔有德。並其母靈柩。發自

廣西。歸葬東京。喪車至日。應遣內大臣。禮部官各一員迎奠。並令和碩親王以下。梅

勒章京以上。各官往迎。遣官如例致祭。往東京時。仍令致送。給銀四千兩造墳。工部

立碑。從之。丁巳。諭禮部。朕恭奉聖母皇太后。慈諭。冊立科爾沁國。鎮國公

綽爾濟之女爲皇后。爾部卽選擇吉期。並查明儀注具奏。議政王等會議。郝溶冒

功妄奏。論死。命免死。流盛京。六月。己未朔。河決大王廟。癸亥。遣禮部侍郎恩格

德。齎銀一萬兩。賜孔有德女。令充日用之費。革廣東左布政使胡章職。下刑部

究問。以劾奏平南靖南二王失實也。以固山額真朱瑪喇。爲靖南將軍。勦廣東。

甲戌。冊立科爾沁國。鎮國公綽爾濟女。博爾濟錦氏。爲皇后。己卯。加上皇太后

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皇太后。庚辰。頒詔天下大赦。秋七月。遣兵科副理

事官張學禮。行人王垓。封琉球國世子尙質。爲中山王。八月。己未。南贛巡撫。宜永



貴奏官兵勦平瑞金。

壬午。故明樂安王朱議淵。及僧人文秀。道士張應和等謀逆。

事覺。伏誅。

九月。

諭吏部。少保兼太子太保。祕書院大學士。范文程。自

太

宗時。委用辦事二十餘年。忠誠練達。不避艱辛。朕所倚賴。乃以積勞成病。深繫朕懷。

可暫令解任謝事。安心調攝。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師。昭朕眷體大臣之至意。

冬

十月。

諭禮部。建定南武壯王孔有德祠。以二妃陪祀。俱設神主。春秋致祭。

平南

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奏。逆賊李定國。猝陷高明。復圍新會。請速發禁旅。下兵部。

十一月。平南王尙可喜。遣子之信入侍。

庚子。同安侯鄭芝龍奏。逆子成功。請地

益餉。抗不薙髮。寄臣書信。語多違悖。妄誕無忌。臣不敢隱匿。謹將原信二封呈繳

聖覽。臣當席藁待罪。得

旨。議政王等。會同兵部。密議速奏。

甲辰。靖南王耿繼茂。

遣子精忠。昭忠。入侍。

壬申。

命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帥師征鄭成功。

平南

王尙可喜等奏。與靖南將軍朱瑪喇合兵。屢敗賊兵。李定國遁走。新會解圍。

乙亥。

福建巡撫佟國器奏。海寇鄭成功。襲入漳州。連陷漳州所屬各縣。復圍泉州。勢及興

化。請迅發兵進剿。並敕調潮州水師。直抵廈門。與閩師夾擊。

命固山額真明安達

禮。統兵征羅刹於黑龍江。

封朝鮮國王李湊子欄爲世子。

經略大學士洪承疇



奏。湖南衡州長沙常德三府。火災異常。延燒兵民房屋。萬六千餘間。江西巡撫蔡士英奏。逆寇周立發。霍武。相爲犄角。福建江浙三省。附近居民。被其殘害。分守湖東道安煥。令守備陳天珍等。勦撫並用。霍武等率衆來降。湖廣東路悉平。

乙未順治十二年春正月。兩廣總督李率奏。廣西斬土賊僞總兵廖篤增於玉版泉。

壬寅。命考軍政。照文官例。卓異者。賜服旌勸。丙午。御製資政要覽成。親爲之序。庚戌。御製勸善要言成。親爲之序。吏部遵諭。開列科道等。從前言事

不當及糾參失職降革者。向玉軒等四十人。原案情由。奏請復吳達等七人官。左都御史屠賴等言。愛民莫先除害。近聞八旗投充之人。自帶本身田產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鄰近之地。據爲己業。或連他人之業。隱避差徭。被占之民。旣難控訴。國課亦爲虧減。上下交困。莫此爲甚。宜敕戶部。將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檔查核給地外。其多占地畝。卽退還原主。庶民累稍甦。而賦租亦增矣。又年來因逃人衆多。立法不得不嚴。但逃人三次始絞。而窩主一次卽斬。又將鄰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竊謂逃人。如有窩主者。逃人處死。卽將窩主家產人口。斷給逃人之主。兩鄰甲長。責懲該管官員議處。無窩主者。仍鞭一百給主。其自投歸主。及窩主出首者。俱照例免議。庶逃人少。



而無辜之株連者亦少矣。得旨下部議。冉如建言。降革諸科道。已蒙特旨。令吏部開單奏請矣。查禮部郎中郭一鵬。詞臣李呈祥。侍郎魏琯等。其罪實由於進言。似應一體開列。庶不虛宥過惜才之盛典。得旨。著王大臣等會議具奏。給事中李裊言。逃人一事。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爲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重。勢必有以逃人爲奇貨。縱令索詐。則富家立破。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然。可爲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卽大逆不道。無以過此。且破一家。卽耗朝廷一家之供賦。殺一人。卽傷朝廷一人之培養。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乎。可爲痛心者三也。人情安居。何苦相率而逃。至三萬之多。不以恩義維繫其心。而但以法窮其所往。可爲痛心者四也。卽曰捕獲以後。起解質審。道途騷擾。冤陷實煩。滋蔓不已。生齒凋敝。可爲痛心者五也。且饑民流離。地方官以挨查逃人。故閉關不納。嗟此窮黎。朝廷宜捐租糴賑。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斃之乎。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孑孑於原野。老稚僵仆於溝渠。雖有力者。勢必挺而走險。今寇孽未靖。何爲復驅赤子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得旨。令會議。未幾流徙尙陽堡。副理事官彭長庚言。諸王俱樹勳勞。而睿王之



功爲冠。當

太宗上賓。堅持盟誓。扶立

皇上。迨郡王阿達禮貝子碩托。私謀

擁戴。睿王持大義。立置典刑。後睿王大權在握。於時

皇上沖齡。遠在盛京。彼若肆

然自帝。誰能禦之。而先驅底定。恭接鑾輿。此其功烈。誠不可泯也。是以當其初薨。尙

無異議。乃爲時無幾。朝議紛起。論事削爵。毀滅過甚。卽肅王妃瀆亂一事。愆尤莫掩。

然而功多罪少。應存議親議故之條。至於私匿帝服。及御用等物。必由彼傳諭織造。

早晚齎送進御。彼時暫停王府。豈可與一切私匿御用同例。而議爲不軌也。方今水

旱相繼。似同風雷之警。或其中不無冤抑。乞賜昭雪。

命王大臣密議。

二月。給事

中朱之弼奏。朝章國是。六部攸司。今日諸臣所言之利弊。皆六部所當興革之利弊。

也。六部自廢其職掌。致令言官言之。又不能實行其所言。雖紛紛何益也。國家章程。

燦然備具。六部之事。各有成書。倘部臣實心任事。凡職掌內當興之利。當革之弊。自

知之。而自興之。革之。言官不過拾遺補闕而已。六部之事。言不勝言。且未有職掌內。

明明當行之事。必待人言而後行。況言之。而又護短匿非。不肯盡行乎。今日之病在

六部。六部之病在尙書。尙書之病在推諉。推諉之病在

皇上不擇人。不久任。不責

成效。不定賞罰。卽使任事之人。視國事如家事。猶恐廢弛。今則盡如事外之人。疑事



畏事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事稍重大。則請會議。否則遷延月日。諉之行查而已。否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參劾而已。否則畏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否則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已。上下推諉。以爲固然。曾有擔大事。發正言。以圖實濟者乎。伏祈 皇上。面召諸臣。親視才品。因能授任。再考其歷事之後。興利幾何。除弊幾何。視成效多少。以定功罪。而行賞罰。法在必行。無少姑息。如此則人知勸懲。而樂於任事矣。得旨。六部推諉。不肯實心任事。致被言官如此陳奏。自後必整肅一新。不得仍前怠忽。丙子。封皇弟博穆博果爾。爲和碩襄親王。癸未。靖南王耿繼茂。平南王尚可喜。奏。逆賊李定國。自新會敗逃。臣等遣梅勒章京畢力克圖等。追擊賊兵於興業縣境。敗之。又追至橫江。擊其步騎兵。勦殺甚多。獲象兩隻。定國渡江引去。竄入南甯府。粵東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粵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下部察敘。停止滿兵。攜帶家口。駐防武昌。三月。戶部右侍郎趙開心。以饑民流離可憫。請暫寬逃人之禁。以靖擾累。以救民命。得旨。趙開心。沽譽市恩。著降五級調用。一等精奇尼哈番許爾安。定國之子也。奏言睿王罪固難辭。而功亦不可泯也。乞篤親親之誼。隆敬大臣之典。得旨。密議。議政王大臣等議。彭長庚欺誑妄言。大千國紀。許爾安與



長庚無異。均應立斬。得旨。皆流徙甯古塔。福建巡撫修國器。獲同安侯鄭芝龍。與其弟鴻逵。子成功。交通私書。羈其使具奏。書進。下兵部密議。甲辰。賜殿試滿漢貢士。圖爾宸。史大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議奏。沈永忠統率重兵。保障西南。受茲重任。不能鼓舞將士。堵禦逆賊。固守地方。一聞沅靖武岡失陷。遂退回寶慶。長沙喪師失地。貽誤封疆。按律當斬。但永忠曾偕伊叔志祥。投誠有功。應免死。削爵爲民。所遺公爵。准與伊弟兄承襲。從之。夏四月。壬戌。四川巡撫李國英奏。請敕平西王駐鎮保甯。以圖滇黔。下所司密議。己卯。諭內三院。考選庶吉士。今後滿漢庶吉士。同讀書。一甲翰林。每二月。朕必面試一次。每歲六次。永著爲令。初開日講。主事達都。劾御史張嘉。請停滿洲關差。以滿官奉差。秉公守法。必不徇私。故張嘉嫉妬。得旨。張嘉著降一級調用。特賜孔有德女。食祿視和碩格格。護衛儀從俱仍舊。五月。辛卯。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薨。年五十七歲。命各部院。七日勿奏事。照例給營造寢園銀五千兩外。再加賞五千兩。江南總督馬鳴佩奏。天心寨土人。斬僞伯陳其倫首來獻。丁酉。命固山額真石廷柱。爲鎮海將軍。駐防京口。六月。禮部奏。靖南王耿繼茂子。精忠。昭忠。年已長成。請締結婚姻。不



敢擅專。宜以親王等女下嫁。得旨。和碩顯親王姊。賜和碩格格號。下嫁耿精忠。固山貝子蘇布圖女。賜固山格格號。下嫁耿昭忠。壬戌。故明宗姓朱以榮謀叛。伏誅。賜名紫禁城後山爲景山。西華門外臺爲瀛臺。吏部郎中宋學洙。以典試河南。宿娼受餽。革職。定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疏報。僞將軍盧明臣。僞興國侯馮雙禮。攻兵州武昌。僞安南王劉文秀。攻常德。護軍統領蘇克薩哈。伏兵邀擊。賊大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文秀遁走貴州。壬申。嚴禁沿海省分。無許片船入海。違者治罪。立寘重典。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牌戒諭。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乙酉。給事中季開生奏。家人自通州來云。有使者同船。奉旨往揚州買女子。恐奉使者。不能仰體宸衷。借端強買。小民驚慌。未免有非時骨肉拆離之慘。乞收回成命。得旨。前乾清宮需用器皿。差人採辦。季開生茫無的據。妄聽訛言。瀆奏沽名。著流徙尙陽堡。八月。癸亥。命固山額真阿爾津爲甯南靖寇大將軍。駐防荊州。固山額真祖澤潤。分防長沙。以孫可望擾湖南也。九月。靖南將軍固山額真朱瑪喇等凱旋。庚戌。命平南王尙可喜子之信。品級與異姓公同。冬十月。癸巳。上親試武舉於景山。兵部右給事中張文光疏。請遇大小文武官員病故。俱照生前品級填。



給勘合。兵部議准行紅本。十一月。浙江巡撫秦世禎奏。舟山副將杞成功從賊。命固山額真伊爾德。爲甯海大將軍。率兵討之。順天巡按顧仁。收用積蠹。納賄行私。供證確實。應凌遲處死。得旨從寬。著卽處斬。諭刑部。貪官蠹國害民。最爲可恨。向因法度太輕。革職擬罪。猶得享用贓資。以致貪風不息。嗣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藉其家產入官。著爲例。十二月丙寅。先是僞部院朱盛濃。同弟盛添。聚衆富川。勾結土寇王心。蔣乾相等。及八九兩都。騷擾肆行。劫掠爲孫可望。李定國應援。楚粵被患。廣西巡撫于時躍。同提督伯線。國安等進剿。馘其渠首。斬獲甚衆。九團兩都。一百九十二寨悉平。至是捷聞。



東華錄要卷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祖章皇帝

丙申順治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幸南苑。

癸未。

命纂通鑑全書。孝經衍義。

己亥。海寇犯台州。副將馬信以城叛。降於賊。

辛丑。初定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

陳泰卒於軍。至是喪旋。

上痛悼不已。

命麻勒吉。奠酒大將軍靈次。稍抒朕追悼

之懷。諸臣及左右侍從。無不感泣。

浙江富陽等六縣。去年被災。免其額賦。二月。

丁巳。

皇太后聖壽節。

上親製萬壽七言律詩三十首。奉表文進呈。並製序簡端。

分江南華亭縣爲兩邑。舊邑名華亭。新邑名婁縣。

移兩廣總督駐梧州。從洪承

疇之請也。

靖南王耿繼茂奏。我師抵南甯。逆賊李定國奔往安隆。鎮臣馬雄等。擒

其僞陽春伯李先芳等。

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

爲師。以理論。受業師自幼教育。宜始終敬謹相待。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

後明示禁革。

停福建鼓鑄。

己卯。加馮銓太保。兼太子太師。祕書院大學士。禮部

尙書。致仕。仍令在

上左右。以備顧問。一切經史著述編摩。皆令專任。三月。鄖陽



撫治胡全才奏擒僞總督李企晟。僞總兵胥登榮遣僞副將張翼鳳詣漢中府投誠。定大軍出征班師禮。夏四月辛亥。兩廣總督李率泰奏。粵西僞永安王朱華垔。及僞總兵官知府土司百餘員投誠。甯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阿爾津等奏。官兵大破賊渠姚黃於彝陵之蛇倒退山。招撫僞官五十二員。民兵萬一千三百餘名。俘獲人畜器械無算。壬戌。山西陽曲縣地震。浙江巡撫秦世植以造戰船需材。伐宋陵樹木具奏。得旨。前代陵木不許採伐。原有明禁。雖經奏請。何得不候旨徑行。著議處。其伐過樹木。仍照數補栽。平南王尙可喜奏。克復揭陽。晉甯。澈海三縣。五月己丑。諭兵部。前固山額真朱嗎喇等。擊破李定國時。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所屬弁兵。協力合繳。著有勞績。爾部一體敘功具奏。閏五月庚戌。刑部奏。河西務鈔官員外郎朱世德。多征稅課入己。又侵盜庫銀。受賄委官。各款俱實。應絞。從之。丙辰。兩廣總督李率泰奏。粵西都康萬承安平。鎮安龍英五府。上映下石。全若果化。都結恩城。憑祥七州。上林一縣。都陽定羅。下旺三司。各土官投誠。己未。乾清宮。乾清門。坤甯宮。坤甯門。交泰殿。及景仁。永素。承乾。翊坤。鍾粹。儲秀等宮成。庚午。遣官致祭。故明殉難太僕寺寺丞申嘉允。諡端愍。六月辛丑。湖



廣容美土司田吉麟。以所部兵二萬投誠。

癸卯。

諭禮部奉

聖母皇太后諭。定

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勛嫡裔。淑順端莊。堪翊壺範。宜立爲東宮皇妃。爾部卽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冊封禮。

福建巡撫宜永貴奏。甯化逆首黃素禾。勢窮投誠。餘黨悉

散。

秋七月。戊申。廣西巡撫于時躍奏。官兵擒斬賊渠。僞義甯伯龍韜。

庚戌。定遠

大將軍世子濟度等奏。僞都督總兵黃梧。副將蘇明鄭純等。謀斬僞總兵華棟等。並殲其部兵四百餘名。率衆薙髮。獻海澄縣投誠。降大小文武。僞官八十六員。兵一千七百名。

壬子。

上移居乾清宮。大赦天下。

八月。壬辰。冊書鄭成功部下。投誠總

兵官黃梧爲海澄公。

癸巳。福建巡撫宜永貴奏。海逆數十萬。襲陷閩安鎮。直薄省

城。連營數十里。攻圍旬餘。滿漢官兵奮擊。殺賊甚衆。重圍始解。

辛丑。

命三年一

大閱。著爲令。

壬寅。

御製內則衍義成。

九月。丙午朔。甯海大將軍伊爾德奏。海

逆僞總兵王良樹。毛光祚。沈爾序等。犯大蘭山。遣兵敗之。臣親趨定海縣。敗賊於衡

水洋口。斬賊渠陳六御。阮思。遂取舟山。

壬申。追諡和碩肅親王豪格。爲和碩武肅

親王。以勦滅賀珍。陣斬張獻忠。定漢中。取四川之功。從朱瑪喇等奏請也。

冬十月。

庚辰。平西王吳三桂等奏。四川開縣僞巡撫鄧希明。僞總兵張元凱。率衆降。

辛丑。



甯南靖寇大將軍阿爾津奏克復辰州。又奏土司永順總兵彭宏樹率其部下官吏並籍所屬三州六司三百八十洞戶口以降。十一月丁未興京陵工成遣官祭告海賊鄭成功陷閩安鎮轉掠浙江溫台等郡。禁踵行邪教聚會燒香歛錢號佛。命內外地方官緝拏窮究加等治罪。十二月己丑封益挫監挫爲闡化王。壬辰定滿州蒙古恩廕例。丁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皇太后。廣西巡撫于時躍奏巨逆李定國前在土司遣妻張氏並家口到省來投請給住宅銀米養贍以繫其心並氏父張應選及家口人等俱給月米使定國遙感皇恩速來就撫得旨李定國妻張氏並家口人等著各督遴委供給同送來京從優恩養以彰朕招徠至意。是歲人丁戶口一千五百四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田地山蕩四百七十八萬一千八百六十頃畦地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三箇徵銀二千二百八萬九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米麥荳五百八十一萬二千六十石有奇草四百六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五束茶八萬二千五百八十五箇行鹽四百四十六萬四百五十六引徵課銀二百三十九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兩二錢有奇鑄釐錢二十六萬四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八十有奇舊鑄銅錢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有



奇鈔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

丁酉順治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浙閩總督李率奏逆渠陳德容就撫。甲寅甯海大將軍伊爾德征舟山凱旋。迎勞之。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奏分遣將士敗賊於泉州府高齊陸路侯官縣泉州大營烏龍江惠安縣衛套閩安鎮等處斬獲甚多。丁卯封武肅親王子猛峨定親王博洛子塔爾納俱爲郡王。豫郡王多鐸子多爾博爲貝勒。先是冊內大臣鄂碩女董鄂氏爲皇貴妃至是封皇貴妃父三等精奇尼哈番鄂碩爲三等伯。二月丁丑禁止官民採用楠木。兵部奏故明楚藩崇陽王朱蘊鈴與僞總兵李盛功等向化投誠朱蘊鈴應併家口起送來京分別贍養。僞總兵李盛功應授參將職銜從之。甲申諭工部朕念故明崇禎帝尙爲孜孜求治之主止以任用匪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若不亟爲闡揚恐千載下竟與失國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之意爾部即遵諭勒碑立於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給事中張文光奏至聖孔子贊美難以形容考之古典魯哀公誄文曰尼父未嘗加一字之褒漢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諡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乃諡文聖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



諡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尊改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以孔子生不爲王。歿而王之。於理未安。且以文宣之號。未足以盡孔子。曰至聖。則無所不賅。曰先師。則名正而實稱。不可易矣。我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不加考訂。請易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仍元武宗之舊諡。而獨不稱王耳。臣維追王。固屬誣聖。即加大成文宣四字。亦豈足以盡孔子。唐臣柳宗元有言。贊孔子之聖。譬如頌天地之大。諛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今皇上事事稽古。議禮制度考文。務求至當。宜仍改正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庶質之先聖而無疑。傳之萬世而永遵矣。下所司議。從之。己亥。命寬隱匿逃人律。壬寅。山西雲貴地震有聲。三月丁卯。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班師還京。海澄公黃梧奏。海賊俱屬漳泉潮惠之人。鄭成功恃其父芝龍在京。欺誑招撫。藉以登岸派餉。故首惡在芝龍。必先斷絕芝龍。使之音問不通。則成功海上之匹夫耳。請剪除芝龍。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廕。世默。請敕刑部正法。命密議以聞。又奏鄭成功未及勦滅者。以有福興等郡。爲伊接濟淵藪也。南取米於惠潮。賊糧不可勝食矣。中取貨於泉漳。賊餉不可勝用矣。北取材於福溫。賊舟不可勝載矣。今雖禁止沿海接濟。而



不得其要領。猶弗禁也。夫賊舟飄忽不常。自福興距惠潮。乘風破浪。不過兩日。而閩粵有分疆之隔。水陸無統一之權。此成功所以逋誅也。宜敕沿海督撫鎮臣。與臣商度防海事務。平時共嚴接濟之處。遇賊備加堵截之防。臣專一整飭馬步舟師。視賊所向。到處撲剿。至羣賊伎倆。臣所熟悉。破賊機宜。臣籌熟矣。下兵部密議。夏四月。南贛巡撫佟國器奏。興甯縣雷連十二峒。搖官。龐國安等投誠。大臣會議。鄭芝龍寄書伊子成功。並無歸順之意。出諸驕肆。理難存留。芝龍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蔭。世默。俱應正法。得旨。鄭芝龍等。法當處斬。向念其投誠有功。從寬禁錮。今若正法。非朕前意。仍著免死。俱流徙甯古塔地方。家產籍沒。癸未。四川保甯府。威茂二州。地大震。辛未。上親禱雨於郊壇。未還宮。大雨。壬辰。以固山額真宗室羅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駐防荊州。固山額真伯佟六十。駐防長沙。五月甲寅。封鄭親王濟爾哈朗子濟度。爲和碩簡親王。刑部奏。熟審請免具奏。令各該督撫。按於小滿後十日舉行。在京者。仍奏請審理。永著爲例。從之。辛酉。以平西王吳三桂。率兵破嘉定州賊。生擒僞總兵龍名揚。招降烏斯藏。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及四川三州十六縣。擊敗僞撫南王劉文秀。馬步兵。斬僞將軍王復臣。總兵王之後。



等獲金印象馬等物。平靖大寇。歲加俸銀一千兩。六月。封平西王吳三桂妻張氏。

平南王尙可喜妻舒氏。靖南王耿繼茂妻周氏。爲福金。浙閩總督李率泰密奏。逆

賊鄭成功。父子詭祕。芝龍不宜流徙甯古塔。恐由此而遁。則將來沿海爲患。不可勝

言。下兵部速議。己丑。立金太祖世宗陵碑。經略輔臣洪承疇。以病劇請解任。得

旨著回京調理。秋七月。覆擬革職巡按御史笄重光。故出入人罪。應減等杖徒

准贖。永不敘用。從之。革職欽天監。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奏。監正陽若望。推算天

象舛謬三事。一遺漏紫煞。一顛倒觜參。一顛倒羅計。得旨奏內三款。著禮部察明

具奏。八月。命開經筵於保和殿。先行開講。乙亥。先是兵部議覆浙閩總督李

率泰奏。鄭芝龍一日不殺。成功之心。一日不死。羣逆之意。亦一日不決。請敕刑部。將

芝龍等。卽在甯古塔正法。命議政王大臣會議。尋議應如部擬。上審酌再三。復

令另議。至是復議甯古塔。地近江海。賊船往來。叵測。芝龍就禁。恐有疎虞。應加鐵練

三條。手足杻鐐。嚴飭章京兵丁。加謹看守。從之。辛卯。內大臣伯索尼等奏。遵諭

察審刑獄。有正法犯劉有福妻朱氏。係故明泰昌帝女。應免入官交部。與故明妃嬪。

一體贍養。從之。丙申。海寇鄭成功。犯浙江台州府。分巡紹台道蔡琮枝。副將李必



及府縣等官。俱降賊。九月丙寅。固山額真圖賴等奏。官兵克復福建閩安鎮。投誠大小官一百餘員。獲器械印信甚多。冬十月壬申。以開日講。祭告先師孔子於弘德殿。丙子。皇第四子生。乙未。昭事殿。奉先殿成。十一月。皇第五子常甯生。先是同考官李振業。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耜。鄔作霖等。俱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給事中任克溥。劾其賄買中式。訊實故也。至是。命將今年順天鄉試中式舉人。速傳來京。候朕親行覆試。不許遲延規避。僞秦王孫可望。與李定國相攻不勝。率妻子及標下總兵都督一百餘員來降。孫可望。尋封義王。十二月。先是吳明炫。與湯若望。爭辯水星伏見。上命內大臣公愛星阿。及各部院大臣。同登觀象臺測驗。水星不見。下法司議罪。尋議吳明炫。依奏詐不以實。律罪應絞。援赦請免。從之。癸酉。諭兵部。輔臣洪承疇。前已有旨。准解任回京調理。近聞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親統所屬將士。同甯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託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以吳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同固山額真侯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統兵由四川往貴州。進討李定國。命固山額真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同提督線國安。所部湖南調發官兵。由廣西往貴州。相機進取。命固



山額真宗室羅託。固山額真濟席哈。統領官兵。及經略調取各官兵。由湖南往貴州。相機進取。

戊戌順治十五年春正月戊戌。上在南苑免朝賀。庚子。以皇太后聖躬康豫。頒

詔大赦。甲寅。上親覆試丁酉科順天舉人。皇第四子薨。命多羅信郡王多

尼爲安南靖寇大將軍。同平郡王羅可鐸等統兵進取雲南。二月。刑部左侍郎杜

立德劾內院學士胡兆龍。罔上行私。甲午中一茅兆麟。今科中一茅兆鳳。都中有一

龍當道。麟鳳齊諧之謠。又以臣弟立本等業師朱以忠。回家自縊。兆龍主使朱持正

等告訐。借端陷害。下吏部察議。杜立德參款不實。應革職。援赦免。以覆試順天舉

人米漢雯等。內蘇洪濬等八名。文理不通。著革去舉人。禮部議覆御史趙祥星疏。

會試大典。剔弊宜嚴。第一場題目請欽定。得旨允之。以江南新科舉人。嘖有煩言。

請旨覆試。應停會試。從御史上官鉉請也。辛卯。平西王吳三桂奏。川東僞總督

張京等十八員投誠。乙未。上御經筵。三月辛丑。廣西巡撫于時躍奏。李定國

黨閻維龍。曹延生等。攻陷廣西橫州。總兵馬雄尋復之。壬寅。諭禮部。科爾沁巴

圖魯王之女。選進宮中。因待年未行冊封。今遽爾長逝。朕心深切軫悼。宜追封爲妃。



其封號及應行典禮。爾部卽察例議奏。尋追封悼妃。戊午。諭禮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物議沸騰。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吳鳴珂。准同會試舉人一體覆試。其汪溥勛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佚等十四名。罰停會試二科。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著革去舉人。甲子。上以皇子甫生四月而薨。悼之。追封爲和碩榮親王。辛未。賜孫承恩等三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子。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等奏。官兵敗賊於合州。遂進取重慶。全城克復。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張懸錫。至順德府迎義王。同各大臣宴畢。回府自刎。未絕。有遺疏略曰。待罪臣張懸錫謹奏。臣自莅任以後。矢心願作忠良。喜怒不拂民欲。是非必告穹蒼。意欲治平天下。誰知直道難行。清白招衆之忌。懣直舉國如狂。是以滿腔愁鬱。因而儀節乖張。自知此身必死。何如引咎而亡。有負天高地厚。從此雲水蒼茫。皇上如念臣積勞數載。懷隱中藏。幸赦宥乎眷屬。永拜德於泉壤。嗚呼。異世猶圖犬馬。此生惜別倉皇。臣家無餘蓄。亦無良田美宅。莅任不敢受地方官一錢。以負上恩。惜爲人所誤。亦天意也。直隸巡撫董天機。以其事聞。得旨。總督大臣無故自刎。必有重大逼迫情節。著都察院副都御史一員。帶科道官。速往察明具奏。辛卯。諭刑部等衙門。開



科取士。原爲遴選真才。以備任使。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交通李振業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等。俱供作弊情實。本當重處。依議正法。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依議。大學士王永吉。以其姪樹德。私通科場。關目。自請處分。得旨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之人。受恩深重。王樹德係其親姪。豈不知情。著降五級調用。壬辰。吏部等衙門會議。陳之遴結納內監吳良輔。鞫訊得實。得旨陳之遴。受朕深恩。屢犯重罪。應置重典。從寬以原官徙盛京。後召還旂下。乃不思改過。又行賄賂。交結內官。深負朕恩。姑免死革職。並父母妻子。俱徙盛京。家產籍沒。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上遣折庫訥往訊。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張懸錫。自刎緣由。懸錫自陳迎接失儀。爲麻勒吉詰責。一時惶悚無地。遂引佩刀自決。具疏奏謝。得旨張懸錫。係朕特簡總督三省重任。卽有屈抑情節。皆當陳奏。何至刎頸。殊失大臣之體。念其素行清謹。姑著降三級調用。戊戌。義王孫可望至京。命簡親王濟度。安親王岳樂等。出迎。賜茶。庚子。宴義王孫可望於中和殿。壬寅。御史李森先。請寬言臣之罰。如言事流徙諸臣。李呈祥。季開生。李裊。魏琯。郝浴。張鳴駿等。皆與恩詔因公註誤之例相符。得旨



李呈祥等。原非註誤。李森先援引詔款。代求赦免。明係市恩徇情。著吏部從重議罪。部議革職。送刑部議罪。流徙尙陽堡。上免之。復原官。諭兵部。近聞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或借名告假還家。將殷實之家。指爲窩主。或原非逃人。冒稱旗下。在外嚇詐。或買主冒認詭名作真。或領本貿易。假夥扳害。種種詐僞。深爲可惡。今凡有逃人。本主報明。該管官將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印結報部。如逃後日久方報。及已獲始稱伊家人者。不許給主。直省地方。有旗下不告假。私出妄爲。及冒稱旗下。羣奸橫行者。該督撫嚴行訪拏。本主從重治罪。定義王孫可望。頂帶坐褥儀仗等物。其長史等官。及護衛。俱視多羅郡王例。兩廣總督王國光奏。澄海縣游擊劉進忠等。叛降海逆。城陷。辛酉。諭吏部。詹事府未有職掌。著暫裁。現任官。另行補用。壬戌。廣西巡撫于時躍奏。僞寶康侯賀九儀。遣將曹友犯賓州。官兵擊敗之。甲子。甯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眞羅託等奏。克復湖南沅靖等處。進取貴州省城。及平越鎮遠等府。征南將軍。固山額眞趙布泰。亦報大兵已抵貴州。所過南丹州。那地州。撫甯司各土司兵民。及獨山州官民。俱就撫。優旨嘉獎。六月。戊申。平西大將軍。吳三桂奏。臣等自重慶進發。逆首李定國。劉文秀等。由水路遁入雲南。臣等收復遵義。



府。並所屬州縣。隨抵貴州。克開州城。一甲一名進士孫承恩。未受職。坐胞弟暘科場事。應連坐流徙。特宥之。授修撰。原任總督張懸錫奏。臣以迎接失儀。錯誤甚大。悔罪刎頸。迷謬益深。仰蒙皇上從寬降調。謹瀝陳於皇上之前。伏維迎接一事。雖因創行。臣實未諳。致有錯誤。實出無心。乃諸臣之待臣。不以禮。始而倨傲不與見。既而鄙薄不與言。侮辱情狀。臣所難堪。然臣猶再三求見。再三請教。冀此一念悔罪之誠。或轉達天聽。麻勒吉愈爲責備之詞。始則正告之以失儀。繼則漸露苛索之意。云。我們到南邊。洪經略遠接餽送。日日來見。祁徹日。諷臣餽送駝驪。臣思賄賂黨羽。朝廷首禁。臣若屈意從之。將行賄乎。抑結黨乎。臣甯就死。必不敢從。臣既不從。必觸諸臣之怒。必謂臣有心怠慢。使臣而受怠慢之罪。罪不容誅矣。臣當時計無復之。惟有一死。迫切之情。實出於此。得旨。張懸錫以總督大臣。輕生自刎。必有逼迫情狀。朕已知之。及麻勒吉借端苛索。敢於逼迫大臣。深爲可恨。著九卿科道會審。從重議處具奏。癸巳。浙閩總督李率奏。鄭逆犯溫郡。平陽瑞安俱陷。全浙震動。請就近調發江甯滿兵援剿。以固疆圉。甲午。禁京城北面一帶。不許掘土開窖燒磚。以傷龍脈。秋七月。己亥。裁宣大總督。及巡漕御史。停督撫年終薦舉。及內外文武四品



以上官。送子弟入監。從內院大學士覺羅巴哈納等請也。甲辰。革廣東雷瓊道王秉乾籍沒。鞭一百。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以其賄屬內監吳良輔。撤回內選故也。戊申。巡視西城副理事官春堆奏。原任總督張懸錫。自刎於府事。丙辰。裁禮部漢軍侍郎。諭吏部。自古帝王。設官分職。共襄化理。所關甚鉅。必名義符合。品級劃一。始足昭垂永久。用成一代之典。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內三院。祕書弘文國史名色。大學士改加殿閣。學士仍爲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立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照舊例兼銜。除掌印外。其餘學士亦正五品。以上現任各官。俱照本品改銜供職。以後升授銜品。俱照新例。內三院舊印。俱銷毀。照例給印。內閣滿字。稱爲多爾吉衙門。漢字稱爲內閣。翰林院滿字。稱爲筆帖式衙門。漢字稱爲翰林院。其侍讀學士以下。員數官銜。滿名照漢官稱謂。通著察例詳議具奏。六部滿漢尙書。俱作正二品。滿字仍稱阿里哈昂邦。漢字仍稱尙書。滿漢侍郎。俱作正三品。滿字仍稱阿思哈尼昂邦。漢字仍稱侍郎。理事官。滿字稱爲一齊下喇哈番。漢字稱爲郎中。俱作正五品。副理事官。滿字稱爲愛惜喇庫哈番。漢字稱爲員外郎。俱作從五品。主事。滿字稱爲額什庫哈番。漢字仍稱爲主事。俱



作正六品。司務添設滿官。漢字仍稱爲司務。滿字仍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俱作從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滿字仍稱爲哈思戶額爾機阿里飛拜察喇昂邦。漢字仍稱爲左都御史。俱作正二品。左副都御史。滿字仍稱爲哈思戶額爾機阿思哈尼拜察喇昂邦。漢字仍稱爲左副都御史。俱作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滿字仍稱爲哈思戶額爾機阿達飛拜察喇昂邦。漢字仍稱爲左僉都御史。俱作正四品。監察御史。滿字仍稱爲拜察脈拖喇哈番。漢字仍稱爲監察御史。俱作正七品。經歷改爲司務。添設滿官。漢字仍稱爲司務。滿字仍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俱作從九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滿字仍稱爲阿里飛哈分布勒哈番。漢字仍稱爲通政使。俱作正三品。左通政。滿字仍稱爲哈思戶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漢字仍稱爲左通政。俱作正四品。右通政。滿字仍稱爲一齊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漢字稱爲右通政。俱作正四品。左參議。滿字仍稱爲哈思戶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漢字仍稱爲左參議。俱作正五品。右參議。滿字仍稱爲一齊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漢字仍稱爲右參議。俱作正五品。經歷改爲司務。添設滿官。漢字仍稱爲司務。滿字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俱作從九品。大理寺卿。滿字仍稱爲阿里哈哈番。漢字仍稱爲大理寺卿。俱作正三品。少卿。滿字仍稱爲



一齊爾希哈番。漢字仍稱爲少卿。俱作正四品。寺丞。滿字仍稱爲惜喇脈哈番。漢字仍稱爲寺丞。俱作正五品。寺正。滿字仍稱爲寺依一齊下庫。漢字仍稱爲寺正。俱作正六品。寺副。滿字仍稱爲寺依愛惜喇庫。漢字仍稱爲寺副。俱作從六品。評事。滿字仍稱爲額者庫。漢字仍稱爲評事。俱作正七品。司務添設滿官。漢字仍稱爲司務。滿字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俱作從九品。各衙門現任各官。俱照本品改銜供職。以後升除銜品。俱照新制。凡改定官名。通行傳諭。至各衙門滿漢啓心郎。俱著裁去。惟宗人府啓心郎。仍照舊。其太常寺等衙門。滿漢官名品級。著一併詳議。劃一具奏。鎮守甯古塔。固山額真沙爾虎達等。報擊敗羅刹兵。獲人口甲仗等物。革侍郎祈徹白拜他喇布勒哈番。並所加之級。革學士胡兆龍尙書銜。並所加之級。革麻勒吉並所加之級。再降二級。俱仍留任。以其沿途受督撫餽送。復苛索挾偪。總督張懸錫也。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卒於軍。甲子。以趙國祚爲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浙江。駐劄溫州。改閩浙總督李率泰爲福建總督。八月。吳三桂奏。僞興甯伯王興。爲李定國調赴雲南。將卒家口。留駐綏陽。臣兵至桐梓。興子僞總兵王友臣。差中軍朱尙文。迎赴軍前投順。興亦自雲南脫歸。謁見。又有僞侯僞將軍等。共帶家



口七千餘。及陝西宣慰使安坤等投誠。

乙酉。逆賊譚詣等犯重慶。

命總督李國

英統官軍入川撲剿。

浙江巡撫陳應泰奏。八月初九初十等日。颶風大作。賊船飄

散。官軍分兵追剿。生擒及投誠九百餘名。逆賊子屬沈溺。喪氣歸巢。九月己亥。故

明崇陽王朱蘊鈴。攜家投誠。

命收養之。

甲寅。改大學士覺羅巴哈納。金之俊。爲

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額色黑。成克鞏。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蔣赫德。

劉正宗。爲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洪承疇。傳以漸。胡世安。爲武英殿大學士。兼

兵部尙書。衛周祚。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尙書。李蔚。爲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

冬十月庚午。

賜義王孫可望銀一萬兩。

己卯。

賜劉災等武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十一月甲午朔。

福建巡撫劉漢祚奏。海寇竊踞永甯崇武等澳。聯踪飄忽。屢

犯洛陽內港等處。提督馬得功進剿。斬獲無算。

庚子。禮部等衙門會議。宮闈女官。

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乾清宮。設夫人一位。秩一品。淑儀一人。秩二品。婉侍六

人。秩三品。柔婉二十人。芳婉三十人。俱秩四品。尙宮局尙宮一人。司紀。司言。司簿。各

二人。司闈四人。女史六人。尙儀局尙儀一人。司樂二人。司藉。司賓。司贊。各四人。女史

三人。尙服局尙服一人。司仗四人。司寶。司衣。司飾。女史各二人。尙食局尙食一人。司



饌四人。司醞。司藥。司供。女史各二人。尙寢局。尙寢一人。司設。司鐙。各四人。司輿。司苑。女史各二人。尙績局。尙績一人。司製四人。司珍。司彩。司計。女史各二人。宮正。司宮正。女史各二人。俱秩六品。慈甯宮。設貞容一人。秩二品。愼容二人。秩三品。勤侍。無品級。定數從之。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得旨主考方猶。錢開宗正法。同考官葉楚槐等即處絞。十二月壬午。江西巡撫張朝瑞奏。故明宗姓朱議潑。僞都督王祐等。及僞文武官百餘員。衆三千餘人投誠。命固山額眞明安達禮爲安南將軍。駐防貴州。與經略洪承疇。共議要地駐劄。洪承疇奏。水西宣慰司投誠。

己亥順治十六年春正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川東僞侯譚詣殺其兄譚文來降。譚宏亦遣人納款。初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征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征南將軍固山額眞趙布泰。會於平越府之楊老堡。議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貴陽入。三桂自遵義入。趙布泰自都勻入。訂於十二月會師雲南省城。多尼兵至安莊。斬其僞將劉將軍。追至盤江城。焚鐵鎖橋遁去。我軍作浮橋而濟。至松嶺衛。僞鞏昌王白文選率兵拒敵。我兵分擊大敗之。遂抵雲南。三桂兵至七星關。白文選屯兵守險。乃從水苗獮界間道度關。以襲其後。賊聞風遁去。遂直趨烏撒。趙布泰兵至盤江之羅顏渡口。賊



扼險沈船。我軍從下流十里。取所沈船。乘夜潛濟。賊潰。斬僞伯李成爵於梁瑞津。時李定國據雙河口山頂。趙布泰遣兵奮擊。敗之。至陸格。定國復列柵拒守。趙布泰分兵爲三。張左右翼擊之。再戰再捷。追四十餘里。聞賊尙據鐵鎖橋。乃從普安州間道入雲南。三路大師俱入省城。定國文選與永歷奔永昌。給事中楊雍建言。臣前使粵東。目擊粵民困苦。一濫委之害。一濫派之害。一里役無定例之害。一用夫無限數之害。一私埠之害。一私稅之害。一砍柴之害。一採木之害。今川貴底定。請移一王鎮撫其地。以救粵民疲困。下所司議。辛亥。兵部議覆御史施維翰奏。提鎮之權太重。應敕各督撫按。如提鎮不肖者。聽據實參奏。徇畏不言者。事發。一併從重議罪。從之。二月丁卯。浙江總督趙國祚奏。海逆犯溫州。官兵擊敗之。獲賊船九十五艘。庚午。以雲貴蕩平。命於今秋再行會試。丙子。以雲南收復。命羅託等班師。明安達禮駐防貴州。浙江巡撫佟國器奏。海逆犯太平。官兵擊敗之。三月。立明崇禎帝碑。大學士金之俊撰文。命平西王駐鎮雲南。平南王駐鎮粵東。靖南王駐鎮四川。閏三月。辛酉朔。更定在京各衙門滿漢官銜。左都御史魏裔介陳四事。一國子監宜隆其品秩。久任以責成功。一直隸順永保河西府。自圈地圈房後。飢寒爲盜。



請察明無礙官地。撥給。至京師內城。給與官地者。即令永遠承業。勿復圈爲園囿。一請嚴禁福建江西江南等處。溺女惡俗。一京師根本重地。務使貴賤有別。壬午。刑部尙書圖海。負恩溺職。論絞。得旨免死。革職。籍其家。丙戌。授投誠僞新津侯譚宏。爲暮義侯。僞仁壽侯譚詣。爲向化侯。戊子。再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夏四月。貴州巡撫總督趙廷臣奏。官兵擊斬逆賊馮天裕。及僞總兵冉宗孝等。餘黨悉平。甲寅。信郡王多尼。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眞趙布泰奏報。臣等遣兵剿白文選於玉龍關。文選遁。追擊敗之。擒僞總兵吳貴。賊燒闌滄江之鐵鎖橋遁走。臣等發兵克永昌府。永歷及定國。竄騰越。我兵渡瀘江。定國伏兵磨盤山。我兵分八隊衝擊。斬僞伯竇名望。賊遁入石門逸去。遂克騰越。復自騰越追過南甸。至孟村。賊挾三宣六慰諸土司遁去。仍班師回省。定南王屬下梅勒章京。總管官兵李菇春奏。定南王孔有德子廷訓。順治九年。失陷桂林時。被賊寇擄去。今入雲南。訪問已於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國慘害。臣隨同吳三桂等。赴土主廟迎延。訓櫬於臣營。容臣扶櫬回京。得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尙冀大軍克取。來京有日。據奏慘遭逆害。深可憫惻。應行恩卹。兼扶櫬歸葬事宜。著速議具奏。吳三桂奏。僞慶陽王馮雙禮。遁走四川。



偽德安侯狄三品。執之以獻。

上命押雙禮來京安置。尋授狄三品爲抒誠侯。三桂

又奏。僞延長伯朱養恩。僞總兵龍海陽等。爲李定國守四川嘉定州。今率衆投誠。

五月壬戌。兩廣總督李棲鳳奏。僞江夏王。僞知府姬瑤。並賊渠陳奇策等就擒。南甯

太平思恩等府悉定。

壬午。貴州巡撫趙廷臣奏。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市外。四

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曰獯獯。曰狴獯。曰八番子。曰土

人。曰峒人。曰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獯獯爲夥。而黑獯獯爲悍。

其次曰仲家。曰宋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獯獯。皆黔西苗屬。雖種類不同。要皆專事

鬪殺。父子兄弟羣處。強陵弱。衆暴寡。絕無先王禮義之教。其由來舊矣。故馭苗者。往

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虞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

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存焉。蓋以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也。卽

如苗性至詐。而可以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作梗衢路。宜倣保甲之規。其讐

殺鈔刦。宜立鵬剿之法。又賞罰之條必信。餽送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

不敢贅陳。惟是我皇上創闢一大統之業。乘此遐荒初闢。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

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



其子弟願入學者。與漢民一體仕進。則儒教興而俗變矣。其次莫如豫制土官。今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子嗣報部。其起送襲替。時有爭論。按籍立辦。方策既明。而釁端杜矣。下所司議。六月癸丑。平西王吳三桂奏。官兵進取川南。僞總兵杜之香。及僞官等投誠。敘州馬湖二府悉定。又奏烏撒軍民府土知府安重聖。及雲南景東府土知府陶斗等投誠。秋七月丙寅。禮部議覆給事中法若真。御史朱裴奏。滇黔底定。率土同歡。所有祭告宣示典禮。應如議行。得旨。祭告典禮。著察例具奏。克復滇黔。大業一統。皆上天眷佑。太祖太宗功德貽庥。

非朕德威所能自致。何敢居功。宣捷表賀等禮。俱不必行。丁卯。

命內大臣達素

爲安南將軍。同固山額真索洪等。統領官兵。征剿海逆鄭成功。

戊辰。故明廢宗朱

義盛謀反。並其黨舒英。張定之。李勇士。李贊美。譚武周。陳國輔。魏名觀。徐介石。俱伏

誅。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漕運總督亢得時。聞海寇入犯江甯。出師高郵。自溺

死。八月己丑朔。江南總督郎廷佐奏。海寇自陷鎮江。於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甯。

幸貴州凱旋梅勒章京。葛褚哈馬爾賽等。從荊州乘船歸。聞賊即赴救。同臣及駐防

哈哈木等。兩路出擊。敗之。七月二十日。成功親登陸。攻犯江甯。戰艦數千艘。賊衆數



十萬。連下八十三營。絡繹不絕。安設大礮地雷。密布雲梯。復造木柵。思欲久困。又於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處。分布賊艘。阻截要路。臣與哈哈木等。晝夜固守。會總兵梁化鳳。遊擊徐登第。叅將張國俊等。各領兵至。二十三日。剿賊。擒僞總統余新。斬僞總兵二人。次日五鼓。出剿賊。大敗之。擒僞總督甘輝等官。焚賊船五百餘隻。賊順流遁。官兵水陸追之。鎮江瓜洲悉恢復。大軍於二十八日回江甯。命固山額真劉之源。爲鎮海大將軍。駐防鎮江。甲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統兵進取成都。川西悉定。丙申。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奏。安南國都將。太傅宗國公武公恣遣使納款。報聞。庚子。安南將軍明安達禮等奏。臣自荊州赴援江甯。敗賊於揚子江口。擒斬副將一員。甲辰。江甯巡撫蔣國柱奏。逆寇鄭成功。自江甯敗遁南下。復犯崇明。官軍擊敗之。賊俱南遁。九月己未朔。江甯巡撫蔣國柱奏。鎮江失守時。文官知府戴可進等六員。武官副將高謙等十四員。皆從逆。壬戌。川陝總督李國英奏。收復嘉定。一路招撫。降僞將軍楊國明。總兵武國用。各州縣僞官。繳印投誠。賜陸元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蘆山僞將杜學。率衆降。戊寅。遣工部尙書郭科。禮部侍郎祁徹白。致祭故朝鮮國王李湔。予諡忠宣。封世子李柎爲朝鮮國王。冬十月丁酉。四川巡撫



高民瞻奏。僞侯郝成裔。僞伯陳建等。謀誅首逆高承恩。獻土投誠。僞文武官八十員。各繳印札來歸。川南底定。己酉。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劾奏。雲南巡撫林天擎。擾驛剝軍。政令乖張諸款。下所司察議。庚戌。經略洪承疇。以目疾乞休。特准解任回京調理。十一月。雲南巡撫林天擎奏。廣西提督線國安。奉旨回粵。姦淫殺掠。暴虐更慘。乞立賜處分。得旨。著議政王大臣。嚴察密議。壬申。先是。上獵於近畿。至是次昌平州。過明崇禎帝陵。悽然泣下。酹酒於陵前。遣大學士麻勒士。奠明太監王承恩墓。癸酉。上閱明諸帝陵。甲戌。命內大臣索尼。祭前明崇禎帝。復遣官祭明成祖以下十一陵。諭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棲。理應嚴爲防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牆垣。傾圮已甚。近陵樹木。多被砍伐。向來守護未週。殊不合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現存樹木。永禁樵採。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爾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疎虞。戊寅。皇第六子奇授生。甲申。上次三屯營。諭禮部。前明崇禎帝。勵精圖治。十有七年。不幸寇亂國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無甚失德。遘茲厄運。殊堪矜憫。宜加謚號。以昭實行。可謚爲莊烈愍皇帝。丙戌。平西王吳三桂等奏。大軍取沅江。陣殲



土司那松。僞將軍高應鳳等。下所司議敘。十二月己丑。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奏。僞總督陳九思投誠。壬子。諭兵部。靖南王耿繼茂。久鎮東粵。勞績素著。今又自請移鎮。效力疆場。忠志可嘉。著移駐廣西。廣西提督線國安。著帶領所統兵士。來京另用。

庚子順治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朝鮮來貢。禮部議覆給事中姚延啓。請照例再行嚴禁大小官員。私交私燕。及慶賀餽送。允之。庚辰。以文廟告成。祭先師孔子。給事中楊雍建言。今之妄立社名。糾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蘇松。浙江杭嘉湖。爲尤甚。其始由於好名。因之植黨。相習成風。漸不可長。請飭學臣嚴禁。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得旨嚴行禁止。二月。平西王吳三桂奏。僞侯吳子聖。伯廖魚。陳建。僞將軍楊武。楊國明等。各率所部投誠。又奏官兵大破賊於普洱。下所司察敘。征南將軍趙布泰凱旋。命迎勞之。仍設鳳陽巡撫駐泰州。從漕督蔡士英之請也。復設光祿寺衙門於東安門內。以其舊署。仍爲太醫院。癸亥。定平西清南二藩兵制。三月甲戌。諭兵部。以後固山額真。滿字仍稱固山額真。漢字稱爲都統。梅勒章京。滿字仍稱梅勒章京。漢字稱爲副都統。甲喇章京。



漢字稱爲參領。牛象章京。漢字稱爲佐領。昂邦章京。漢字稱爲總管。壬午。川陝總督李國英奏。官兵進剿。下川東賊寇。生擒僞總兵譚益。陣斬僞總兵陳貴策。高鶴鳴。僞監軍道王文錦。張耀等。餘黨悉平。夏四月。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甲寅。議政王貝勒大臣。議覆平西王吳三桂奏請。進兵擊剿永歷於緬甸。所處兵餉。除已解到外。餘催各督撫。星夜解往接濟。命學士麻勒吉等往雲南。與吳三桂面商機宜。五月。賜林本直等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亢旱。詔求直言。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信郡王多尼班師。癸未。吳三桂奏。土舍那崙投誠。六月。御史顧如華奏。帝王廟從祀功臣。惟宋臣潘美。雖平南漢有功。然斜谷之敗。不能制護軍王侁。擅離陳家谷口。致楊業父子無援而死。宋之不能復征契丹。實由此敗。又宋臣張浚。三命爲將。而一敗於富平。關陝淪亡。再敗於淮西。酈瑋叛命。三敗於符離。而中原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不合。奏飛欲專兵柄。觀史書所載。未可與韓世忠岳飛同日並論。此二臣皆宜罷其從祀。允之。分翰林官爲三班。值宿景運門。義王孫可望。奏辭封爵冊印。得旨。王自南方子身歸順。朕心嘉尙。特錫王封。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係孤蹤。不必疑畏。冊印著仍祇受。掌翰林院學士折納庫言。封礮之典宜



行。國子學訓課之典宜興。二事下部議從之。內大臣伯索尼上言十一事。一小民冤抑宜伸。一情罪質審宜詳。一行間罪案宜正。一世職官員應襲與否理宜分別。一外藩法令宜寬。一豪強霸占宜清。一四方血脈宜通。一私決泉水宜杜。一採木陋弊宜禁。一諸大臣興造宜戒。一無告窮民宜矜。得旨。勢豪滿洲大臣霸占行市。恣行壟斷。占據店房。迎截各省來京商人。虧價勒買。強霸木場。及繕造高大宅第。誠屬實事。似此害民糜費。殊爲可惡。著嚴察議。餘著確議具奏。秋七月。先是平西王吳三桂請以投誠兵丁分十營。每營一千二百名爲一營。以投誠官統之。營名一曰忠勇。一曰義勇。各分中前後左右五營。並擬投誠官馬寶等十員爲總兵官。守備俱開具姓名。至是詔悉如所請行。丁丑。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駐福建。鎮守甯古塔總管巴海等奏。在費牙喀部西界。敗賊羅刹於使犬地方。斬首六十餘級。獲婦女四十口。並大礮盛甲器械。招撫費牙喀部十五村。百二十餘戶。庚辰。停遣御史巡按各省。壬午。命都統宗室羅託爲安南將軍。率師征海寇鄭成功。戊戌。命沈永忠爲挂印將軍。鎮守廣東。八月。議政王等議。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用。應令明安達禮率滿兵回京。遣內大臣公愛星阿爲定西將軍。率師征逆賊李定國。



皇貴妃董鄂氏薨。輟朝五日。尋追封爲皇后。上諡號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辛亥。平西王吳三桂奏。請進剿貴州水西土司安坤。及馬乃土目龍吉兆。烏撒土司安重聖等。從之。九月。癸丑朔。安南國王黎維祺。奉表投誠。並貢方物。癸亥。以海氛未靖。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均於內地安插。從福建總督李率泰之請也。丁卯。平南王尙可喜奏。官兵追剿粵東文村賊寇。生擒僞伯周金湯。僞總兵李嘗榮投誠。又奏僞將軍鄧耀踞海康。官兵敗之。耀遁走交趾。僞黨梁信就撫。巢穴悉平。冬十月。允平西王吳三桂請。設援剿四鎮。命立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碑。文曰。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人人可以自盡。然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患怵於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露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列。或恪恭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於國家多難。矢志不移。忠誠貫於金石。氣節昭於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頹俗。如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訑。海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勞。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



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嚮背而營私。至羣盜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縱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急難。則苟且偷生。言之可爲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愧臣節。業賜諡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見。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嶽嶽之風節。卽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旣乃托體山河。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常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矣。朕自踐阼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每於有明。用深嘉歎。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冬狩駐蹕昌平。覩勝國之松楸。感廢邱之霜露。周覽諸陵。惻焉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邁亂。亡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坏。卽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酒焉。邇者時當省斂。展軫肅駕。載履明代諸陵。拜陳醑醴。復徘徊於思陵之旁。撫荒墟而灑涕。憑旨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爰手一卮。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諡法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未之逮。貞烈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義無窮也。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不繫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



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故當前。依阿澳涇。幸免旦夕。其爲人賢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爲勸。不忠者以爲戒。且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十一月。安南將軍明安達禮班師。壬戌。復設各省巡方御史。義王孫可望卒。移甘州巡撫駐涼州。十二月。甲辰。皇第八子永幹生。是歲。人丁戶口一千九百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田地山蕩五百一十九萬四千三十八頃三十畝。畦地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二箇。徵銀二千五百六十六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有奇。米麥豆六百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萬六千六百五十五束。茶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五篋。行鹽四百十萬五千八百九十七引。徵銀二百七十一萬六千八百十六兩。鑄錢二萬八千三十九萬四千二百八十有奇。舊鑄銅錢二十萬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

辛丑順治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不豫。丙辰。上大漸。遣內大臣蘇克薩哈。傳諭京城內。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丁巳。夜。子刻。上崩於養心殿。遺詔頒示天下。在位十有八年。壽二十有四。三月。癸酉。上尊諡曰。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廟號世祖。康熙二年六月。壬寅。葬孝陵。



雍正元年。加上尊諡曰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定統建極章皇帝。  
乾隆元年。加上尊諡曰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  
皇帝。



東華錄彙要卷十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聖祖仁皇帝。

世祖第三子也。

母孝康章皇后佟氏。太子太保。定南將軍都

統。一等公。贈少保。諡勤襄。修圖賴之女。賦性端凝。居心淑慎。動嫻內則。德合坤儀。年

十五。誕上於景仁宮。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日巳時也。先是孝康章皇后。

詣慈寧宮問安。將出。衣裾若有龍繞。太皇太后見而異之。問知有娠。顧謂近

侍曰。朕曩孕。皇帝時。左右嘗見朕裾褶間。有龍盤旋。赤光燦爛。後果誕生聖子。統

一寰區。今妃亦有此祥徵。異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誕降之辰。合宮異香。經時不

散。又五色光氣。充溢庭戶。與日並耀。是時宮人以及內侍。無不見者。感稱奇瑞云。

上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雙瞳日照。隆準岳立。耳大聲洪。洵齊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

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讀書十行俱下。略不遺忘。自五齡後。好學不倦。丙夜披

閱。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聖賢心學。六經要旨。無不融會貫通。洞澈原委。至孝性成。

繼志述事。仰承

太祖

太宗。肇造洪基。以守兼勦。追念

世祖章

皇帝。耿光大烈。孺慕終身。奉事太皇太后。皇太后。竭誠盡敬。歷久彌殷。大德好



生民物在宥。勵精求治。日理萬幾。六十餘年。孜孜如一日。戶口繁增。風俗醇美。遠過唐虞之世。料敵制勝。妙算如神。闢前古未闢之封疆。服從來未服之方國。巡閱河工。指授方略。淮黃底定。世賴平成。且多藝多能。允文允武。著作則上婉典謨。吟詠則直追雅頌。精嫺細楷。妙擅擘窠。挽弓十五鈞。用矢十三握。左右騎射。發必中的。仁至義盡。久道化成。如天之幬。如地之載。如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濡潤。蓋泰運光昌。世當極治。故篤生聖人。以贊化育。盛德大業。冠於百王。景福遐齡。超於萬禩。六齡時。

世祖問其志。上奏云。待長而效法。皇父。眎勉盡力。世祖遂屬意焉。八

齡踐阼後一日。太皇太后問。上何欲。奏曰。惟願天下乂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蓋撫馭萬方。馴致太平。其基已肇於此。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夜。子刻。世祖章皇帝賓天。先五日。壬子。世祖不豫。丙

辰。遂大漸。召原任學士麻勒吉。學士王熙。至養心殿。降旨。一一自責。定。皇上御名。命立爲皇太子。並諭以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姓名。令草遺詔。麻勒吉。王熙。遵旨於乾清門撰擬。付侍衛賈卜嘉進奏。諭曰。詔書著麻勒吉懷收。俟朕更衣畢。麻勒吉。賈卜嘉。爾二人捧詔。奏知皇太后。宣示皇子。



及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至是

世祖崩。麻勒吉。賈卜嘉。捧遺詔。奏知皇

太后。卽宣示訖。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皆痛哭失聲。索尼等跪告諸王貝勒等曰。

今主上遺詔。命我四人。輔佐沖主。從來國家政務。惟宗室協理。索尼等皆異姓

臣子。何能綜理。今宜與諸王貝勒等。共任之。諸王貝勒等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

大臣之心。故委以國家重務。詔旨甚明。誰敢干預。四大臣其勿讓。索尼等奏知

皇太后。乃誓告於皇天上帝。大行皇帝靈位前。然後受事。是日鹵簿大駕全設。

王以下文武各官。俱成服舉哀。戊午。頒大行皇帝遺詔。己未。上卽皇帝位

於太和殿。以明年爲康熙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甲子。王

以下及大臣官員。齊集正大光明殿。誓告於天。大行皇帝神位前。乙丑。議政

王貝勒大臣。遵旨詳議祀典。己巳。上詣梓宮前。行常祭禮。上每日三次

尙食。哀慟不已。皇太后揮淚撫慰。左右無不感動。辛未。封豫郡王多鐸子董額

爲貝勒。二月。奉移梓宮於景山壽皇殿。癸未。上詣梓宮前。行初祭禮。是

日釋服。壬辰。諭禮部。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時。妃董鄂氏。賦性溫良。恪共內職。

當皇考上賓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盡哀痛。遂爾薨逝。芳烈難泯。宜崇典禮。特



進名封。以昭淑德。追封爲貞妃。乙未。諭吏部刑部等衙門。先帝以宮闈使令

之役。偶用宦寺。繼而深悉其奸。是以遺詔有云。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

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懷承先志。革去內侍十三道衙門。凡事皆遵太祖

太宗時定制行。內官俱永不用。卽刊示曉諭。傳布中外。咸使知之。添設六科

滿州官各一員。三月庚戌朔。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分

數處分例。戊午。平西王吳三桂奏。平馬乃土司。擒其酋龍吉兆。壬申。添設五城

滿御史一員。癸酉。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世祖。夏四月壬午。以

一等阿達哈哈番侍衛傳達理。隨殉。世祖。予祭葬。諡忠烈。禮部奏。安南國

王黎維祺。傾心向化。有協力討賊之勞。應照例賞銀幣。得旨。交趾傾心向化。復協

助剿賊。深可嘉尙。爾部以故明卑視外國之禮議覆。殊不合禮。尋議應賜銀五百兩。

及大蟒緞等。仍令兵部撰給敕書。付差官齎送。從之。以都統太子少保。三等伯。線

國安。鎮守廣西。壬寅。諭吏部。以後滿官郎中。應改爲正四品。員外郎應改爲正

五品。爾部仍酌議妥確具奏。經略大學士洪承疇乞休。優旨。允給三等阿達哈

哈番襲四次。戊申。賜馬世俊等三百八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壬子



都察院議准。兵部尙書。管左都御史事。阿思哈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後。選重臣巡察。應札行各省巡按。將事務交與撫臣。速行來京。從之。丁巳。奉天府府尹張尙賢奏。盛京形勢。自興京至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有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明季昔日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順。轉而東至紅嘴。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鎮江。鴨綠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略也。河西自山海關以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甯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錦州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甯一城。南至閭陽驛。拾山站右屯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千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至三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邊海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儻有奸賊暴發。海寇突至。猝難捍禦。此外患之可慮者。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處。仍無城池。如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有流徙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隻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僅老死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河東腹裏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甯遠錦州



廣甯。人民湊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於地方如何料理。此河西腹裏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腹裏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頽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全無可恃。此內憂之甚者。臣朝夕思維。欲弭外患。必當籌劃隄防。欲消內憂。必當充實根本。以圖久遠之策。下部議。廣東巡撫董應奎奏。逆渠鄧耀。竊據廉州之龍門。至是官兵追剿之。鄧耀遠遁交趾。交趾發兵逆擊。殺賊無算。鄧耀削髮。竄匿粵西被獲。應請正法。下部知之。諭工部。朝房尙未全備。未肅觀瞻。兩旁空地。著俱建造。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敬陳變通六款。一考察賢否。宜責成道府。一綜覈錢糧。宜責成藩司。一察點兵馬。宜轉委該道。一祀典旌表。宜責成道府。一刑名。宜責成臬司。一嚴拏蠹役。應報部者。報部。應彙題者彙題。下部知之。秋七月。己酉。授投誠僞咸陽侯祁三昇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復內三院秘書國史宏文舊制。設滿漢大學士等。照尙書侍郎品級。其內閣翰林院名色。俱停罷。戊辰。湖廣總督張長庚奏。陣擒僞總兵劉傳。並獲其黨周文棟。命誅之。罷進士觀政例。川陝總督李國英報。擒逆賊郝承裔。閏七月。海澄公黃梧。招撫鄭芝龍屬下。僞都督萬儀萬祿投誠。廣西巡撫于時躍題請。另頒安南國王敕印。八月。甲寅。戶部遵旨議覆。查明加增練餉。並無舊



案止有遺單一紙。每畝派徵一分。計直隸山東等處十三省。共計五百七十七萬一千餘頃。每畝一分派徵。計徵有五百餘萬兩。請 敕該撫於十八年爲始。限三月徵完解部。至雲貴係新闢地方。無舊案可查。敕該撫於現徵田地內。照數徵派。得 旨如議速行。戊辰。鑄康熙錢。庚午。授四川投誠僞廣平伯陳建。右都督職銜。僞總兵傅汝友等。各授職銜有差。九月。兵部題。銅山僞都督郭義蔡祿羅璫等。率衆投誠。應請議敘。得 旨。郭義蔡祿俱授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襲八次。羅璫授右都督。仍給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襲四次。吏部遵 旨。詳查。

太祖

(

太宗。滿州守制舊例。吏禮二部。並無舊冊可考。惟順治十年三月。

禮部覆原任御史陳啓泰。請行通制一疏。奉有三年喪禮。著照會典例遵行。有難拘常制者。請 旨定奪之。 旨。又順治十年六月。臣部題滿洲蒙古漢軍各官。不便離任丁憂。奉有依議之 旨。遵行已久。今議得在京部院。滿洲蒙古漢軍。大小文武官員。仍應照定例。守制一月。服滿卽出理事。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外。其奉差出兵。文官以回京聞喪之日爲始。亦照定例遵行。至各省駐防。及在外出仕。漢軍文官。伊父母在任者。病故後。仍應照定例遵行。其父母在京病故者。准其解任回京。以到日爲



始。守制半年。仍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所遺員缺。相應另補。從之。冬十月。戊申。以

苗澄爲直隸總督。吏部題。直隸已改總督。其順天保定兩巡撫。應裁去一員。得

旨。順天巡撫著裁去。鄭芝龍。并其子鄭世恩。鄭世蔭等。照謀叛例。族誅。鄭芝豹。當鄭

成功變叛時。卽投誠來歸。並其子俱免死。癸丑。兵部議奏。故明蜀藩內江王朱奉

鐸。應照原原籍編氓當差。得旨。朱奉鐸。旣經投誠。應照投誠人員例議敘。不宜因

明宗室。輒議編氓。非一視同仁。鼓勵招徠之意。以後故明宗室投誠者。王以下仍照

前起送來京。其鎮國將軍以下。查照投誠功績。酌量錄用。甲午。停止武闈殿試。

乙丑。尊太宗皇帝妃爲壽康太妃。己巳。賜霍維鼎等三百人。武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登州于七。名小喜。本捕快。踞齒牙山作亂。焚劫八邑。命都統濟席哈。

爲靖康將軍征剿。將各旗兵馬。分駐登萊膠三處。防範海汛。並緝于逆。十一月。丁

亥。四川陝西總督李國英奏報。僞伯楊秉印。率衆投誠。命授左都督職銜。仍給全

俸。十二月。奉天府府尹張尙賢奏。河西錦州廣甯甯遠等處。請改爲州縣。招集流

民。立爲京縣。實萬年根本之圖。下部議。吏部題。江西廣信一府。介在閩浙之間。先因

閩海用兵。分隸浙督兼轄。今江西旣設總督衙門。宜專歸江西督臣管理。從之。左



都御史魏裔介。奏請敕下戶部。速爲籌算。每年兵餉若干。正賦若干。如果足用。請停加派錢糧。以培國家根本。而亦長治久安之要也。下部知之。辛酉。諭戶部。前因明末時練餉例。每畝暫加一分。以濟軍需。今思各省水旱盜賊。民生未獲蘇息。正賦之外。復有加徵。小民困苦。朕心殊爲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致失所。除順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爾部作速刊示。徧行曉諭。使小民咸知。乙丑。定營千總爲正六品。把總爲正七品。給部札。丁卯。纂修玉牒成。戊辰。諭吏部在京部院各衙門官員。已經甄別。在外直隸各省督撫。亦應加甄別。以示勸懲。除新經簡用者。不必甄別外。其舊任各督撫。功過稱職與否。會同都察院。詳察甄別。議奏。

聖祖仁皇帝

諱上字玄。下字燁。上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統。親奉重闈。尊養兼隆。竭誠致愛。敬天法祖。對越維虔。敷政宵人。孜孜罔倦。御門聽政。日理萬幾。講幄紬書。寒暑不輟。當三逆背恩。負隅蠢動。西南半壁。所在震驚。上睿謨廣運。命將專征。指授方略。不動聲色。而元兇巨憝。以次削平。遂下臺灣。征羅刹。喀爾喀。鄂羅斯。稽顙請附。厄魯



特噶爾丹奔亡授首。天威所讐。西藏傾心。疆宇之廣。極於無外。雖曰守成。實同創造焉。溽暑祁寒。惟以四海蒼生爲念。小有災祲。蠲賜復動逾千萬。寬大之詔。史不絕書。愷澤所流。歲無虛月。又復慎刑恤獄。爰書覆奏。必至再三。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眷禮親賢。保全勲舊。辨材任官。靡不稱職。崇儒重道。敦闕里之堂。升考亭之配。萬幾餘暇。御纂經書性理集羣聖之大成。以是廣厲士風。故人材奮興。道同風一。又以河防務重。屢勤鑾輅。指示機宜。遂得地平天成。一勞永逸。至聖學高深。含經味道。染翰則光騰雲漢。鳳翥鸞翔。摛文則秘決圖書。金聲玉振。以至天文歷數。樂律義圖。莫不構思造微。研幾入妙。非臣下淺識所能窺測也。上臨御日久。超越往代。六十年中。兵不觀而壯。財不聚而豐。政教不肅而成。風俗不言而喻。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鼓腹嬉遊。熙熙皞皞。樂其利。民日遷善而不知。漢唐而下。豈得同年而語者哉。昔人謂貞元會合之運。在唐虞宇宙間。至成周而再見。上久道化成。深仁厚澤。無遠弗屆。含生有識。淪於骨髓。浹於肌膚。下至昆蟲草木。並育於太和。黃髮兒齒。同臻於壽域。信乎貞元會合之運。兼唐虞成周而有之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於戲。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有九。



壬寅康熙元年。正月。平南王尚可喜奏。逆賊蕭國隆。劫掠廣肇二府。官兵於順治十八年。八月至九月。擊平賊寨武定屯等一十三處。蕭國隆投水身死。擒殺賊黨一千五百餘人。廣肇地方悉平。二月。戊申。浙江總督趙國祚奏。鄭逆僞官柳會春等五十九人。率衆投誠。庚午。先是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愛星阿等。奉命征緬。兩路進兵。於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僞晉王李定國。先奔景線。僞鞏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憑江爲險。官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復奔茶山。吳三桂愛星阿。遣總兵官馬甯等。率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僞永歷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十二月初一日。大軍至緬城。僞永歷桂王朱由榔。遣三桂書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列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



宗社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烈宗乎。卽不念二祖烈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清。亦



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至是軍至緬城。緬酋莽應時震懼。遂執桂王朱由榔獻軍前。殺僞華亭侯王維恭等一百餘人。滇南平。三月甲戌朔。尊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乙酉。以滇南平告祭。世祖章皇帝。

並郊廟社稷。福陵昭陵。上御太和殿受賀。詔赦天下。夏四月。加上太祖。

暨高皇后。太宗尊諡。四川總督李國英奏擒僞石泉王朱聿鎰。恢復敘

州馬湖兩郡。下部知之。五月癸未。諭禮部進封吳三桂爲親王。以其平滇功也。

庚子。靖東將軍都統濟世哈蕩平山東賊寇。班師。辛丑。平南王尚可喜奏總兵

許龍擒海寇鄭成功之弟鄭成賜於廈門。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六月。靖南王耿

繼茂奏海逆鄭成功因其子鄭錦爲各僞鎮擁立。統兵抗拒。鄭成功不勝忿怒。驟發

顛狂。於五月初八日咬齒身死。下部知之。秋七月壬辰。改錦州爲錦縣。設知縣典

史各一。隸奉天府。其甯遠民人暫歸錦縣管理。冬十月癸卯。尊昭聖慈壽恭簡安

懿章慶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加上尊號曰敦惠尊。皇后爲仁憲皇太后。母爲慈

和皇太后。頒詔天下。己未。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平定雲南。凱旋。雲南

巡撫袁懋功報稱僞晉王李定國在景線染病身死。十一月。授投誠僞鞏昌王白



文選。爲承恩公。給三等侯俸。乙未。靖南王耿繼茂奏。僞鎮威將軍左都督楊學臯。率所屬官兵三千餘名。人民家口三萬有餘。投誠。楊學臯授左都督。加太子太保。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月。丁未。京口鎮海將軍劉之源奏。陳文達。擁兵海上十餘年。於十月中。統領舟師。抵臺受撫。又僞總兵羅永德。脫身來歸。呈繳僞印。下部察敘。己酉。靖南王耿繼茂奏。僞總兵王士鰲等。歸誠。河南提督許天寵言。各府州縣。當設公衙門。命文武官。五月一會。兵民有不便者。有司武將面議。兵部議從之。諭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俱照雲南例。著平西王管理。兵部議准。將雲貴二省總督巡撫敕書。撰入聽平西王節制字樣。

癸卯康熙二年。春正月。己亥。廣東總督盧崇峻奏。請大兵往來。封借商民船隻。不許。

二月。湖廣提督董學禮疏報。前奉命會剿湖廣山西巨寇。李來亨。馬騰雲黨守素等。隨同總兵穆生輝等。追至李家店。擒僞總兵宋段。斬獲無算。賊焚巢遁。又別將恢復歸州。巴東。巫山等處。陝督白如梅奏。提督王一正等。進剿逆賊郝搖旗。至房縣。橫水。敗僞軍門羅公。十一日。庚戌亥刻。慈和皇太后崩。上擗踊哀號。水漿不入口。哭無停聲。近侍無不感泣。甲寅。遣官頒詔天下。自詔到日爲始。持服二十



七日。甲子。廣西總督于時躍奏。安南國王黎維祺薨。王嗣黎維禧繼襲。進本告哀。  
十九日。京師天鼓鳴。隨隕星十一。城外七次。城內四次。欲拾視。熱如熾炭。三月。  
己巳朔。命廣東總督移駐廣州府。四川總督李國英報。僞岐侯賀珍。僞富甯伯  
賀道甯等。納款。壬辰。荷蘭國。遣出海王統領兵船。至福建閩安鎮。助剿海逆。又遣  
其戶部官老磨。軍士丹鎮。總兵官巴達衛林等朝貢。夏四月。庚子。追封靖南王耿  
繼茂生母郭氏爲妃。五月。辛未。湖廣總督張長庚奏。忠建高羅木册三土司。繳印  
投誠。廣西巡撫屈盡美奏。慶遠府土知縣莫宗詔。土司鄧世廣。章盛春。繳印投誠。  
湖廣提督董學禮報。同各鎮破李亨於長坪。遼陽殺布。陡起黑風一股。從南向  
東。吹倒民房四百三十餘間。壓死男婦五百餘口。六月。乙卯。兵部議覆平西王吳  
三桂奏。李定國之子李嗣興。從邊外投誠。繳僞册寶印札。帶領官弁兵丁家口。一千  
二百餘名。應照例議敘。得旨。李嗣興。著授都統品級。秋七月。己巳。命給承恩  
公白文選世襲敕書。如海澄公例。八月。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試。停止八股文。改  
用策論表判。鄉會兩試。頭場策五道。二場用四書五經題。作論各一篇。表一篇。判五  
道。以甲辰科爲始。從之。庚戌。福建投誠僞同安伯鄭鳴駿奏。報伊兄鄭泰。集衆投



誠爲姪鄭錦設計羈留。投繯自經。遺命子鄭纘緒。統所部文武各官。四百餘員。水陸兵丁七千三百餘名。各帶家眷。駕舟艦一百八十餘號。直抵泉州港口投誠。甲寅。以流賊郝握旗。劉體純。李來亨等。竄伏鄖襄山中。梗化猖獗。命都統穆里瑪爲靖西將軍。都統圖海爲定西將軍等。統兵往剿。乙卯。浙江巡撫朱昌祚奏。僞侯周崔芝。乃鄭逆心腹。其子周家政。棄逆效順。同其兄弟及僞鎮將。領兵丁家口。百姓男婦。齊進温州黃華關。隨就近安插。庚申。授投誠僞同安伯鄭鳴駿爲遵義侯。僞永成伯鄭纘緒爲慕恩伯。九月。辛未。靖南王耿繼茂奏。僞慶都伯王奇秀投誠。福建總督李率泰奏。僞忠靖伯陳輝。率文武僞官一百三十三員。兵一千六百名。家口八百餘名。投誠。廣東總督盧崇峻奏。官兵剿斬逆賊趙劈石等二千三百餘名。邊界頓清。又奏官兵剿平賊首李宗韜。己丑。管理福建安輯投誠事務。郎中賁岱奏。僞統領。掛甯南將軍印。左都督陳舜穆。率部下官五十餘員。兵一千名。投誠。命都督噶諸哈爲鎮西將軍。同都統光泰。鎮守西安。以西安將軍傅喀禪。往征西山故也。賊十月。丁酉。福建總督李率泰奏。僞統領何義。僞總兵魏明等。率衆投誠。又奏生擒冬首王鐵佛等六十八人正法。又奏海逆鄭錦。遣林維等。率舟師直入海澄。官兵進



剿。陣斬林維。生擒賊將兵丁一百二十五名。奪獲船隻器械。四川總督李國英報。巨寇劉二虎。李來亨。郝搖旗。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寶。馬騰雲七家。出犯巫山。乞發大兵剿滅。十一月。刑部議覆原任按察使宋琬。通同于七謀反一案。兩議上請。一擬極典。一擬流徙。得旨。叛逆重罪。理應詳審。既無確據。懸揣定擬。兩議均屬不合。宋琬等皆免罪。福建總督李率奏。海寇五百餘人。犯海疆。官兵擊敗之。戊辰。靖南王耿繼茂奏。僞平國公鄭芝龍子鄭世襲。素蓄歸順之心。緣鄭成功攜往臺灣。及鄭成功暴亡。復被逆孽鄭經。帶回廈門。脫身無術。至時乘間率僞文武官二百四十員。水陸兵一百二十名。並家口船隻器械投誠。又奏僞都督鄭賡。係同安伯鄭鳴駿之弟。攜帶官兵三百一十五員名。家屬三百四十二名口。投誠。乙亥。靖南王耿繼茂奏。僞左都督楊富純。率僞都督僉事陳宗等。文武官員二百餘人。兵丁三千二百五十名。投誠。浙江總督趙廷臣奏。僞靖波將軍侯阮美。率弁兵家口。共三千六十六員名。投誠。十二月甲午。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奏。十月二十一日。臣等統兵渡海。攻克廈門。賊衆驚潰。登州提督施琅。會荷蘭國夾板船。邀擊之。斬千餘級。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周全斌等遁。靖南王耿繼茂奏。十月二十八日。逆



賊鄭錦等。遣兵五千人。突犯雲霄右路。遣總兵王進功率兵擊敗之。己酉。平南王尚可喜奏。官兵進剿蠻賊。擒僞恢粵將軍周玉。僞軍師林輔邦。及賊兵二百七十六名。斬首二千六百三十級。焚賊船一百三十一隻。

甲辰。康熙三年。春正月。湖廣總督張長庚奏。僞部院毛壽登。始爲僞永歷朱由榔所倚恃。繼爲衆逆寇所推重。今革面來歸。請敕部優敘。辛未。四川總督李國英奏。巨寇郝搖旗。僞總兵馬進玉。率衆投誠。江西總督張朝璘奏。南昌府屬浮糧。係陳友諒橫行派征。明季相沿。今蒙恩恤。照袁瑞二府例減免。惟漕米浮多。亦明季踵行弊政。請概行減免。下部知之。丙子。管理福建安輯投誠事務。戶部郎中賁岱奏。鄭芝豹生母黃氏。率子姪眷屬等。赴閩投誠。甲申。四川總督李國英等奏。蜀中巨寇劉二虎。郝搖旗。袁宗第。抗撫。蒙遣西安將軍傅喀禪。副都統杜敏等。統領大兵。會同督提進剿。於康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師次陳家堡。滿漢大兵奮勇進剿。殺賊遁入天池寨。杜敏等統兵追剿。劉二虎勢窮自縊。郝握旗。袁宗第。並晉王朱宗琅等。均擒獲於黃草坡。數萬巨寇一朝蕩平。平西王吳三桂疏報。進剿廣西隴納山寇。生擒妖人阿仲。逆寨悉平。靖南王耿繼茂。因病懇請賜歸。其子精忠。允之。癸巳。裁會試。



中式副榜。二月癸卯。靖南王耿繼茂奏。官兵攻克長腰東蚶二島。僞兵部阮春雷。逆渠張煌言。僅以身免。其僞鎮林國樑。帶領家口。傾心投誠。復奮勇自效。同官兵搗賊巢穴。克奏捷功。非尋常投誠可比。著從優議敘。丁未。兵部議准平南王尚可喜奏。銅山諸逆。鄭錦。周全斌。各思歸誠。請以招撫事宜。專責繞平總兵官吳六奇。相機料理。從之。戊申。管理廣東投誠事務刑部郎中花善奏。僞都督杜輝。率所部將兵三千餘人。投誠。獻南澳地。又僞總兵吳升。率所轄官三十三員。兵六百九十三名。投誠。湖廣總督張長庚奏。西山巨寇馬騰雲。党守素。塔天寶等。率衆歸誠。三月。靖南王耿繼茂奏。海逆張燦。吳盛。率領兵民投誠。壬申。平西王吳三桂奏。狡逆賀雲。潛逃木咱地方。蠻日陸亮等。係賀雲至親。隨令總兵官王會。趙良棟。張鵬程等。分三路進剿。逆苗礮弩交發。我兵奮勇衝殺。陣斬陸亮。擒殺逆蠻一千三百八十名。賀雲自刎。家口悉擒。吏部議奏。大學士缺。以各部尙書左都御史推補。如不用。以各部侍郎學士推補。各部尙書缺。照衙門次序。以尙書左都御史轉補。如不用。以各部侍郎推補。吏部侍郎缺。以各部侍郎轉補。各部侍郎缺。以學士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宗人府府丞推補。如不用。以府尹太常寺卿推補。左副都御史缺。以通政使。



大理寺卿。宗人府府丞推補。如不用。以府尹太常寺卿推補。如不用。以光祿寺卿推補。如不用。以左通政推補。通政使大理寺卿缺。以府尹太常寺卿推補。如不用。以光祿寺卿推補。如不用。以侍讀學士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照考語俸次推補。府尹太常寺卿缺。以光祿寺卿推補。如不用。以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推補。如不用。以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太僕寺少卿。督捕理事官。照考語俸次推補。光祿寺卿缺。以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推補。如不用。以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督捕理事官。照考語俸次推補。其小四品京堂缺。將每年內升京官四員。用完後。用五品京堂一缺。再用內升司道一員。得旨。學士既推侍郎。以後大學士缺。停其推用。餘依議。丙戌。賜嚴我斯等一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甲午。管理福建投誠事務賁奏。僞左都督陳升。率大小文武官一百二十三員。兵二千六百餘人。渡海投誠。福建總督李率奏。僞左鎮林國樑。率衆投誠。定例公以下。副都統以上。出征臨陣。接戰時墜馬。人有以馬與騎者。賞賚銀一百兩。參領以下。銀六十兩。平人。銀二十兩。康熙七年八月。兵部尙書噶楚哈襲鼎孳等。議覆崇德年間例。副都統以上。衣服一襲。馬一匹。參領佐領。馬一匹。白身。給牛一頭。奉旨。太宗因



馬牛價貴。獎勵以馬。與墜馬之人騎者。定有給衣服馬牛之例。今馬牛價賤。如仍照舊例。似屬太輕。著照現行例行。五月丙寅。靖南王耿繼茂等疏報。三月初六日。與督臣李率泰。提臣王進功。海澄公黃梧等。領兵先後至八尺門。僞將軍翁求多。率兵六萬降。十四夜半渡海。進拔銅山。僞侯黃廷。僞都督金寬等。率兵民三萬餘口降。逆渠鄭錦。遁走臺灣。計閩海地界。凡數十島。至是掃滅殆盡。己卯。命廣西總督自梧州移駐省城。六月丁酉。福建總督李率泰。以病求罷。得旨著將投誠之人。親行安插。事竣回京。庚申。諭戶部。蠲免各直省自順治元年至十七年。拖欠錢糧銀二千七百萬兩有奇。米七百萬石有奇。藥材十九萬斤有奇。紬絹布疋。悉予蠲免。閏六月辛酉。以福建興化泉州漳州三郡旱災。命督撫賑恤。壬戌。加致仕福建總督李率泰爲正一品。李率泰奏。總兵官李長榮等。出洋會剿逆寇張煌言。擊敗賊衆五千餘人。擒僞總兵張賢等。並獲船隻器械。浙江總督趙廷臣奏。僞將軍鄭殷就撫。丁卯。平西王吳三桂奏。分遣官兵。進剿陝西逆苗安坤。安如鼎等。大敗賊衆。追至天生橋。安坤。安如鼎。僅以身免。秋七月甲午。管理福建投誠事務。戶部郎中賁岱奏。自康熙元年止。合計投誠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員。食糧兵四萬九



百六十二名。歸農官弁兵民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屬人役六萬三千餘名口。大小船九百餘隻。丁未。以福建提督施琅爲靖海將軍。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師左都督楊富副之。征剿臺灣。戊午。四川總督李國英奏。官兵恢復大昌。下部察敘。八月。戊辰。浙江總督趙廷臣奏。僞兵部侍郎蔡昌等投誠。甲戌。浙江總督趙廷臣奏。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抗不就撫。借名歸隱。徜徉海外。臣密令守備徐元張公午。扮成僧民。獲活口林生陳滿等。知煌言現在懸山花畧。卽駕所獲賊艘。乘夜進一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黨。搜出僞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顆。僞關防九顆。從此奸宄絕跡。海宇肅清。己卯。湖廣總督張長庚奏。靖西將軍都統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等。率禁旅與三省兵。合剿茅麓山。晝夜環攻。賊勢窮迫。其黨陸續下寨歸降。八月初五日。李來亨全家自縊。舉火焚巢。楚寇蕩平。全師奏凱。九月。廣東總督盧崇峻奏。平南王將軍提督等統領官兵。於八月十二日。進剿碣石衛。擒斬賊首蘇利。俘獲餘黨萬餘。賊寨蕩平。癸丑。福建總督李率奏。官兵會剿茶仔畚山寇。生擒賊首余角。俘斬餘黨無算。各峒寨悉平。乙卯。廣西總督屈盡美奏。剿平恭城縣猺賊。擒逆酋黃天貴。其附近唐王等猺。相率歸降。彗星見翼。



宿度。指西北方。丙寅。靖南王耿繼茂奏。荷蘭國出海王。於八月十六。帶領番舶十隻。番兵千人。抵閩安鎮。約九月二十。至圍頭取齊。於十月初旬。往澎湖攻賊巢。侯風便進取臺灣。戊辰。海逆張煌言伏誅。癸酉。賜吳三畏等一百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給事中楊鼎勅奏。康熙二年。順天鄉試春秋題目。邾子誤邾人。將考試官白乃貞。詹養沈。同考官羅繼謨革職。尋命將貼出寫子字三人。覆試俱不合。不錄。十一月。穆里瑪等班師。八旗都統以下武職各官。鎮守省城將軍以下。武職各官。順治年間。俱由吏部題補。康熙三年。歸併兵部。丙午。彗星犯井宿。湖廣提督董學禮奏。僞國公王光興。遣伊親子王世德。同僞巡撫蔣尙膺。齎繳敕印。投誠。賜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女四貞銀三千兩。妝蟒緞色緞四十匹。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壬戌。彗星在本宿度。形漸小。給事中楊雍建言。本年十月初旬。彗星見經五十餘日。歷一十三宿。白光黯然。竊念上天垂象示儆。乞力圖修省。廣求直言。無難轉災爲福。得旨。楊雍建直言可嘉。今惟力圖修省。以合天心。甲戌。金星生白氣。長三丈餘。

乙巳。康熙四年。春正月。丁酉。御史季振宜奏。停止考滿三疏。飭部議准停止。得旨。依



議。戊申。山東巡撫周有德奏。請復孤貧口糧舊額。以恤無告。從之。福建總督李率泰奏。官兵進剿南山鎮海。佛潭橋一帶餘孽。擒斬逆賊七千有奇。招撫男婦一萬三千餘名。二月。廣東潮州總兵官許龍奏。舟師直抵碣石。逆賊蘇利勢窮。逆屬及偽副將陳耀等就撫。獲賊艘九十七隻。己巳。平西王吳三桂奏。總兵李世耀等三年十一月。自烏蒙進征水西。安坤悉衆來拒。我兵大破之於波羅箐。追至法地壘。擒安坤。本年正月。各鎮將剿擒安坤黨羽。安如鼎。及煽惑安逆之偽黔陽王皮熊。下部議敘。彗星見女宿度。壬申。平西王奏。官兵進克烏撒。土酋安重聖。安重坤。俱就擒。暹羅國王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提呀菩埃。遣使入貢。乙酉。彗星在壁一度三十分。尾長五尺餘。詔求直言。三月。戊子。午刻。京師地震有聲。辛卯。以星變地震。赦免順治十八年以前逋賦。金星晝見。庚子。廣東總督盧崇峻奏。水師總兵官張國勛。進剿會新二縣土寇於百峯山七村古井等處。斬獲無算。餘孽悉平。禮部右侍郎黃機奏。制科取士。請復行舊制。先用經書。次用策論。從之。辛亥。予故原任經畧武英殿大學士洪承疇祭葬。諡文襄。密諭尙可喜。嚴束所屬官兵。以廣東人民爲王兵丁。擾害甚者。失其生理也。夏四月。十七日。武林富陽



縣太平村。風日晴朗。忽於巳刻晦黑。有石墮地。聲如雷。拆爲二。重數百斤。丙子。廣東總督盧崇峻奏。香山縣知縣姚啟聖。招撫蜚寇黃起德等四千餘人。下部察敘。五月初八日。山西省城。雨霜三日。色青。所雨之處。草木盡枯。庚戌。以水西初定。給民牛種。並發粟賑之。壬子。吏部議覆平西王吳三桂奏。水西地有十一則溪。應分設三府。易新名。卽令該藩擬定具題。從之。癸丑。戶部議覆平西王吳三桂奏。僞總兵羅大順投誠。其原管地方。應編入貴州新添衛。土田照例科糧。從之。六月。丁卯。以僞永歷下僞荊國公王光興。自湖廣施州衛。率領僞都督等官四百六十五員。兵七千餘名。家屬一萬餘人。傾心投誠。授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賞賚有差。平西王吳三桂言。迺東土酋王耀祖等。於本年三月。竊據新興。僭號大慶。謀犯省城。分遣賊黨。攻陷各府縣。總督下三元等。分兵剿捕。四月初七。擒耀祖。各州縣俱恢復。秋七月。辛卯。聘皇后阿舍里氏。行納采禮。內大臣噶布喇之女也。丁酉。禁止民人私採人蔘。正黃旗精奇尼哈番鄭世襲奏。微臣悔罪投誠。乞賜母子完聚。允之。己亥。平南王尙可喜奏。饒平總兵吳六奇。老疾不能供職。上念吳六奇有投誠功。命其子吳啓豐。以副將管饒平總兵事。癸丑。平西王吳三桂奏。逆首祿昌賢。官兵於四



月二十日。直搗普蚌山。生擒祿昌賢楊道生等。八月。平西王吳三桂奏。本年四月。土酋那烈。率賊攻元江府。知府潘士秀等。督兵保全邊城。五月。總兵馬維興擊敗之。丁卯。平南王尚可喜奏。蠶逆賊魁譚琳高。又蠶戶黃明初等。在馬流門一帶。接濟糧米。拖沙喇哈番舒雲護等。領兵搜剿。擒斬賊黨四百三十餘名。己卯。奉天設立學校。置生員。廣東陽江縣。地震有聲。九月。己丑。福建總督李率奏。官兵連破海寇。斬僞將烏角車等。初八日。辛卯。上大婚。冊阿舍里氏爲皇后。癸巳。以大婚禮成。頒詔天下。二十五日。戊申。加上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皇太后。頒詔加恩中外。禁鈔關額外苛索。冬十月。庚辰。浙江總督趙廷臣奏。鄭逆僞都督朱英。自澎湖率衆投誠。十一月。戊申。吏部議覆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奏。鳳陽巡撫已裁。所屬盧鳳二府。滁州和州。請分隸安徽巡撫管理。淮揚二府及徐州。請分隸江甯巡撫管理。從之。先是睿親王。將鑲黃旗應得之地。給與正白旗。而給鑲黃旗地於右翼之末。二十餘年。旗民安業。及鑲黃旗鰲拜輔政。與正白旗蘇克薩哈同輔政。有隙。鰲拜故立意更換。命大學士蘇納海。侍郎雷虎。會同巡撫王登聯。總督朱昌祚。議圈酌換。庚午。



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奏。溧陽縣民顧起龍等。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遣官齎進。命貯內庫。賞獲璽人顧起龍等銀各五十兩。是歲。朝鮮琉球暹羅入貢。

丙午康熙五年春正月。平西王吳三桂奏。土酋祿昌賢等作亂。臣等分兵進剿。平賊寨數十處。遠近蠻獠聞風懾伏。滇南大定。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先是輔政臣鰲拜。命大學士蘇納海等會議。圈換正白旗之地。至是戶部尙書大學士蘇納海等奏。地土分撥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間地土不許再圈之旨。不便更換。請將八旗文移。礮回。疏入。輔臣欲構成其罪。得旨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會議以聞。丁未。福建總督李率泰卒。遺奏其畧有云。目下當安反側之心。日久務防難制之勢。紅毛夾板船。雖已回國。然而往來頻仍。異時恐生釁端。閩省兵馬錢糧。專望協餉。倘若外解不周。卽有意外之虞。宜畧寬界限。俾獲耕漁。稍甦殘喘。疏入。得旨李率泰原以才能蒙世祖章皇帝特簡浙閩總督之任。殫力報効。多建功勛。且忠清素著。正資調度。今以積勞病殞。深可憫惻。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平西王吳三桂奏。雲南迤東逆首王伯。王龍。李六九。李伯牛等。俱就擒誅。各路官兵並撤回汛。二月庚午。以



平廣東碣石衛逆賊蘇利功。增給平南王尙可喜俸銀一千兩。予故福建總督李率泰祭葬。諡忠襄。夏五月。命貴州舉行武鄉試。廣東廣西總督盧興祖奏。安

南國王黎維禧。繳送僞永曆敕命一道。金印一顆。上嘉之。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

命定南王孔有德壻孫延齡爲廣西將軍。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己未。增設

六科滿漢給事中各一。辛未。停崇文門監督出京貨物稅。甲戌。以四川省應試

武生數不滿百。停止本科武鄉試。秋七月。平西王吳三桂奏。官兵進剿烏撒。女酋

隴氏。陣斬助逆之郎岱。土酋隴安藩。及水西土目阿豆等。八月。乙酉朔。給事中張

維赤。請擇吉親政。報聞。禮部議給定南王孔有德女孔四貞執事。得旨。定南王。

爲國捐軀。又復絕嗣。奉世祖章皇帝旨。將伊女照郡主品級給俸。今又令往

廣西駐防。其執事依議照給。後不爲例。庚午。平西王吳三桂奏。滇東諸酋削平。臣

議改設流官。建置開化一府。永定一州。下部議行。九月。兵部議覆。廣東鎮海將軍

王國光奏。海賊駕船七十餘隻。突犯甲子所港口。總兵官許龍敗之。冬十一月。丙

申。直隸山東河南總督朱昌祚奏。鑲黃正白兩旗。撥換地土一事。臣等履畝圈丈。將

及一月。而兩旗官丁。較量肥瘠。相持不決。且舊撥房地。垂二十年。今換新地。未必盡



勝於舊。至被圈夾空民地。百姓環懇失業。尤有不忍見聞者。懇請停止。輔臣稱旨。吏部兵部及旗下官員差出換圈地。俱已回來。戶部尙書蘇納海等。帶如許官員。一月有餘。尙未給地。爾二部速差人去。將鑲黃旗換地去的都統三員禁守。尙書蘇納海拏來禁守。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拏來。爾二部議奏。圈換地土事情。著侍郎巴格前去。十二月。刑部議蘇納哈撥地遲誤。朱昌祚。王登聯。紛更妄奏。應鞭一百。籍家產。上召輔臣詢問。蘇克薩哈不對。鰲拜。索尼。遏必隆。堅奏應置重典。上終未允所奏。鰲拜出稱旨。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情罪重大。著卽處絞。籍家產。

丁未康熙六年春正月。定王貝勒等執事人役衣服。俱用綠色。二月己酉。平西王吳三桂奏。左都統吳應麒等。進剿烏撒。生擒女酋隴氏。及逆黨萬餘。蠻疆復定。癸酉。吏部遵旨。議定各部官員品級。三月己亥。賜繆彤等一百五十五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丙午。投誠鄭世襲奏。請給還伊父鄭芝龍原產。部議不准。特旨允之。甲子。江南奸民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等。撰逆詩二卷。詭稱黃尊素等百七十人。作陳濟生編集。故明大學士吳甡等六人。爲之序。沈天甫使夏麟奇詣吳甡之子中書舍人吳元萊所。詐索財物。吳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蹟。控於巡城御史以聞。



上以奸民誑稱謀叛。誣陷平人。大干法紀。下所司嚴鞫。沈天甫等皆棄市。其被誣者。悉置不問。初七日。陝西邠州等處。黃風竟日。地生黑蟲。十七日。隕黑霜。庚午。刑部議覆御史田六善奏。近見奸民捏成莫大之詞。逞其詐害之術。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則曰逆書。在北方者。不曰于七賊黨。則曰逃人。謂非此不足以聳天聽。下怖小民。臣請飭督撫。卽於審理情實者。據實奏聞。情虛者。依律反坐。如不候督撫審結。徑來叩闕者。依照光棍例治罪。查定例。不候原官審結。徑行叩闕者。旗人枷號兩月。鞭一百。民責四十板。流三千里。從之。五月丙午。諭吏部等衙門。民爲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或係官吏貪酷。朘削窮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業。果以何道而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爾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見。毋隱。辛酉。平西王吳三桂。以目疾。求解雲貴兩省事務。得旨。王久鎮巖疆。勛勞懋著。倚畀方殷。覽奏。知精力日消。皆因事繁過瘁。深軫朕懷。雲貴兩省事務。應作何管理。該部議奏。尋議該藩所管各項事務。照各省例。責令該督撫管理。其大小文武官。亦照各省例。由臣部題授。從之。六月。順天府府尹奏。徵收錢糧。請夏稅定於五六月。秋



糧定於九十兩月徵收。部議不准。得旨允行。秋七月己酉。上親政。御太和殿受賀。詔加恩中外。非殊死咸赦除之。是日始御乾清門聽政。嗣後日以爲常。癸丑。

諭吏部輔政臣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於

皇考世祖章皇帝時。任以大事。

純篤報效。及皇考不豫。以其勛舊大臣。堪受重托。遺詔俾令輔政。恪遵顧命。殫竭忠忱。靖共厥職。今朕躬理萬幾。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亦應加恩。以示酬庸之典。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酌議以聞。太子太保內大臣蘇克薩哈。奏求守陵。輔臣等稱旨。蘇克薩哈。不識有何逼迫之處。著王大臣議奏。未幾允議。將伊子孫。並本旗兄弟。俱拏問。旣而議上。蘇克薩哈二十四罪俱實。應凌遲處死。上知鰲拜等。怨蘇克薩哈。數與爭論是非。積以成讐。必欲置之極刑。堅執不允所請。鰲拜攘臂上前。強奏累日。竟坐蘇克薩哈處絞。其子查克旦等。俱如議凌遲處死。弟姪皆斬決。癸亥。議政王等會議。加恩輔政遏必隆。於所有一等公外。授爲一等公。鰲拜於所有一等公外。授爲一等公。從之。奉世祖章皇帝。太祖太宗。配享圓邱方澤。著於冬至舉行。上旣親大政。命吏部具列部院大臣職名。親加甄別。會禮部有題取資詔奉差官員。違例冒濫事。特旨嚴飭。并諭吏部曰。李若琳身



任禮部尙書。僉檢專擅。與馮銓交結親密。朋比爲奸。著革職爲民。永不敘用。漕督

屈盡美疏言。現裁推官。漕糧乏員監兌。臣以通行各省。令知府監兌。以速漕務。上

以盡美不請旨。擅自通行。下部察議。尋議於同知通判內。斟酌委用。盡美降二級准

抵。尋疏楚省有漕分府同知。俱有清軍及經收廠稅之責。糧務乃通判職司。應專責

監兌。從之。九月。丙午。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辛酉。皇子承瑞生。丁卯。

停今年秋決。雲南貴州總督卞三元。提督張國柱。李本深。合詞請平西王吳三桂。

仍總兵滇黔事務。得旨。該藩以精力日爲銷減。奏請。故照所請。允行。今地方已平。

若令王復理事務。恐其過勞。以致精力太損。如邊疆軍機要務。王自應料理。該部知

道。冬十月。丙戌。賜秦藩信等一百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奉天府承

德縣。地震有聲。定公侯伯一品官廕生。以部院衙門五品缺用。二品官廕生。以六

品缺用。三品官廕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廕生。以八品缺用。十一月。丁未。冬至。祀

天於圓邱。恭奉。世祖章皇帝配享。上以親理大政。上。太皇太后徽號曰。

康和皇太后。夏氏徽號曰。誠惠。頒恩天下。以。世祖配天禮成故也。癸未。

命各省復開鼓鑄。



戊申康熙七年春正月庚戌建孝陵神功聖德碑。戊午以世祖章皇帝配天。

覃恩加鰲拜。遏必隆太師。二月乙酉。詔訪求精通天文占候者。夏四月癸巳。

金星見午位。色微暗。下詔修省。五月癸丑子時京師地震。初七初九初十三日未末時皆震六

月山東地震。癸酉金星晝見。平南王尙可喜奏請遣子之信入侍。允之。秋七

壬寅。命鄉試會試仍以八股文取士。戊午革職漕運總督恭順侯吳惟華密疏。

請征各州縣鎮市房號銀兩及江南三十餘州縣令民納價領種。上惡其害民斂

財。交刑部議罪。八月。命都統內大臣大學士尙書精奇尼哈番以上各照實級

用棍傘行走。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副都統侍郎各照職掌品級用執事行走。九月

庚子金星晝見。壬戌。命江蘇開爐一百座鼓鑄。冬十月丁卯。命查故明廢

藩田房悉行變價。照民地徵糧。其廢藩名色永行革除。戊寅定武殿試一甲一名

進士以參將用二名進士以遊擊用三名進士以署遊擊管營都司僉書用。十二

月治理歷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歷內康熙八年

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旨歷法關

係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己酉康熙八年春正月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逐款符合。吳明烜逐款皆錯。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應自九年始。將歷日推算行。尋推八年閏十二月。爲九年閏二月。通行天下。將現頒歷所載閏。不必看。三月。授西洋人南懷仁爲欽天監監副。以其節氣占候符合也。乙卯。四川巡撫張德地奏。採取柶木八十株。得旨。修造宮殿所用柶木不敷。酌量以檀木湊用。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丁丑。上幸太學。講周易尙書。五月。上以輔臣公鰲拜結黨擅權。弗思悛改。命議政王大臣等。逮治鰲拜罪。上諭曰。前工部尙書員缺。鰲拜以朕素不知之濟世。妄稱才能推補。通同結黨。以欺朕躬。又奏稱戶部尙書缺。太宗時設有二員。今亦應補授二員。將馬遜賽徇情補用。又鰲拜於朕前辦事。不求當理。稍有拂意之處。即將部臣叱喝。引見時。鰲拜在朕前。理宜聲氣和平。乃施威震衆。高聲喝問。科道官條奏。鰲拜屢請禁止。恐身干物議。閉塞言路。凡用人行政。鰲拜欺朕專權。恣意妄爲。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死黨。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且倚仗兇惡。棄毀國典。與伊相合者。則薦拔之。不合者。則陷害之。朕念鰲拜舊臣。望其改惡悔過。今乃貪聚賄賂。奸黨日甚。上違君父重託。下則



殘害生民。種種惡跡。難以枚舉。其嚴拏勘審。遏必隆同列輔政。明知其意。而緘口不語。阿南達班布爾喜。黨惡其子那摩佛。姪塞本得。并令法司逮問。庚申。康親王傑書等。勘問鰲拜罪款三十。遏必隆罪款十二。阿南達班布爾喜罪款二十一。那摩佛罪款十二。塞本得罪款六。上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諭曰。鰲拜以勛舊大臣。受恩深重。奉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不意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朕久已悉知。尙望其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終始。乃近觀其罪惡日多。命諸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所犯重大。擬以正法。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在累朝効力年久。且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革職。籍沒。仍行拘禁。遏必隆。知鰲拜樹黨亂政。不豫行糾劾。故坐之罪。今念其爲皇考顧命大臣。且係勛臣之子。其咎止於因循瞻顧。未嘗躬負重愆。特爲寬宥。仍以公爵。宿衛內廷。阿南達免死。宗室班布爾喜絞。那摩佛亦免死。革職拘禁。塞本得立斬。阿思哈。噶褚哈。穆里瑪。泰璧圖。訥謨。俱立斬。餘各從輕治罪。給還蘇克薩哈等原官。及白爾黑圖等官職。六月。康親王傑書等奏。鰲拜案內內大臣巴哈。係鰲拜胞弟。前拏問鰲拜時。巴哈差往審理。察哈爾阿布奈之事。今提到勘問。巴哈不據實吐供。隱庇巧飾。



是實。應將巴哈革職立斬。家產籍沒。其妻及未分家之子爲奴。得旨巴哈效力年久。免死。寬其籍沒。著革職爲民。禮科給事中吳國龍奏。今日百姓誠有二病。如

上諭財盡力窮。民不聊生矣。但疾苦固多端。而催科較甚。拯救鮮良法。而除豁爲恩。請自康熙八年以前。軍民尾欠錢糧。盡豁免。以甦窮黎。尋部議查順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於康熙四年。盡行蠲免。而康熙元年以後。拖欠錢糧。若再行蠲免。恐不肖有司。知其頻將已征在官者。作爲拖欠。希圖倖免。難以議蠲。得旨依議。又左都御史馮溥。請收夏稅定於六月。秋糧定於十月。刑部侍郎王清。請征糧之期限於五月。完五六分。九十月。完五六分。戶部尙書郝維納。侍郎艾元徵。嚴正矩。請將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征收。兵部尙書王宏祚言。本年存贖之銀。可撥次年春季之餉。請少寬征糧限期。尋戶部議。未便准行。得旨這錢糧。夏秋征收。本當允行。但國用尙在不敷。俟錢糧充足時。戶部奏請舉行。御史趙璟。遵旨條奏。查順治四年。所定官員經費錄內。各官俸薪心紅等項。比今俸銀數倍之多。猶爲不足。一旦裁減。至總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兩。巡撫一百三十兩。知州八十兩。知縣四十五兩。且以知縣論。每月支俸三兩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飽。兼喂馬匹。亦得費銀五



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尙有二十餘日。將忍飢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勢必飢寒。若督撫勢必取之下屬。所以禁貪而愈貪也。夫初任不得已畧貪下賾。賴賾以足日用。及日久賾多。自知罪戾已莫贖。反恣大貪。下官行賄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賾。以底下官之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臣以爲俸祿不增。貪風不息。下情不達。廉吏難支。請勅查取原定經費銀數。及額設款項。從長會議。或將本省應征稅銀。與折納贖銀。加增官員俸祿。得旨。該部知道。戊寅。諭戶部。朕續承丕基。乂安天下。滿漢軍民。原無異視。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深爲可憫。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秋七月。丁酉。復故輔政大臣蘇克薩哈。二等精奇尼哈番世職。給還所沒家產。復故前鋒統領白爾黑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職。己亥。以京師旱。命清理刑獄。庚子。雨。壬寅。諭吏部。朕閱處分。原任戶部尙書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等。於撥換地畝。見民間旗下困苦。具疏奏聞。並無大罪。乃鰲拜等。以爲非其職掌。不按律文。冤枉處死。伊等皆國家大臣。冤死深爲可憫。理應昭雪。作何恩卹。予諡。及蔭子入監讀書。爾部議奏。乙卯。刑部遵旨議吳明煊罪。得旨。從寬責四十板。戶部等衙門



題。爲請復存留錢糧。以杜苛派。以安民生事。戶部尙書郝維訥。侍郎艾元徵。嚴正矩。遵旨陳奏。康熙七年酌省存留一案。在議者。以杜支勿給。一裁減。而所得實多。殊不知我朝定鼎以來。屢經裁汰。現在所存之數。萬難再減。且地方費用不足。勢必仍派諸民。貪汙之輩。借口橫加。民財愈盡矣。如進表朝覲。以及鄉飲科場等款。皆係大典。修理城垣倉庫。製造軍器火藥等款。皆係要務。至於教官馬匹草料一裁。則寒氈有步行之苦。鋪兵塘馬工食一裁。則貧役有枵腹之悲。孤貧獄囚口糧一裁。則瑯獨無以自存。而有罪者。不得邀矜憐於法外。況各省存留錢糧。臣部據實核確。應用實數。方准銷算。原未嘗任其冒支。則七年議裁各款。似應於九年爲始。照舊復其存留。至於應裁白糧水脚。改征漕糧折色一款。請飭總漕等。確查有無累民。可否久行。據實具題。可也。刑部尙書朱之弼奏言。存留錢糧。原留爲地方之用。裁一分。則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已。不得不又派之民間。且不肖有司。因以爲利。是又重增無限之苦累矣。乞敕部察核。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數目。仍令仍留。則百姓可免重派之累。御史連國輔題。請復裁減必需之錢糧。以培國本。以甦民累事。臣伏見康熙七年。戶部裁減各項錢糧。內有必不容裁減者。如學道考生員。歲科考等銀。舉人進士。盤費匾



額等銀。此朝廷作養人材之需也。如鄉飲酒席。此優禮耆老之需也。如修理城垣。此未雨綢繆之需也。他如各官心紅紙張。由單造冊。併看守監倉。及鋪兵工食等項。無一項非必需之資。一旦悉爲裁減。不知旣無錢糧動支。又無別項設處。勢必科派民財。以充費用。嗟此三空四盡之餘。何堪此額外誅求乎。乞勅部確查議覆。得旨。該部議奏。尋戶部覆奏。臣等查直隸各省。原額存留銀一千六十九萬三千八十五兩零。除驛河夫漕銀四百二十四萬一百三十三兩零。實原額存留銀六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五十二兩零。向因兵餉不敷。通共裁過銀三百十六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兩零。尙存銀三百三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兩零。又於康熙七年。裁銀一百七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九兩零。止實存留銀一百六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兩零。各省除荒之數。俱在此內。臣等會議。其康熙七年所裁各款。自九年爲始。復其存留。得旨。依議。其白糧水脚。每石八錢。並經費等項。照舊全留。漕米改折梭子米十五萬石。不便改折。應仍舊。八月。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鰲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爲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援引吳明煊。謊奏授官。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湯若望。應復通天教師之號。得旨。楊



光先年老。姑從寬免死。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所有直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禁止。追賜故原任尙書蘇納海。諡襄愍。直隸總督朱昌祚。諡勤愍。直隸巡撫王登聯。諡愍。各祭葬如例。蘇納海子瓦爾達。朱昌祚子紱。王登聯子盛唐。入監讀書。以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督捕左右理事官等缺用。九月甲午。寅時。京師地震有聲。壬寅。山東邱縣孝子王祚昌。刲肝療父。父病立起。特旨給旌。後不爲例。乙卯。康親王傑書等。遵旨議覆。文武既分職掌。巡撫例不管兵。但有未設總督之省。如遇軍需急務。提督總兵官。仍應會同巡撫料理。至副將以下武職官員。若有貪酷殃民侵餉等事。亦應巡撫察實題參。從之。冬十月己巳。重修蘆溝橋成。御製碑文。十一月癸巳。兵部奏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投誠後。勞績甚多。請加伯銜。從之。壬子。修造太和殿。乾清宮成。癸丑。上由武英殿。移居乾清宮。頒詔天下恩款十五條。十二月庚申朔。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奏。報中等四十九寨野苗。慕義來歸。又奏陣斬逆賊阿戎。擒殺七百餘人。逆黨悉平。下部議敘。丁卯。金星晝見。辛未。皇子承祜生。



















十一朝東華錄要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政錄



庚戌康熙九年春正月甲午河南巡撫鄧廷相奏宋儒程氏後裔明時有貢士二  
員雖流寇亂後歸娶久絕今查有程國燾程邦為程顯燾等程延記應請襲職從  
之丁未諭兵部覆前輔政大臣題必將公傳二月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燮奏  
定番州所屬崗遠等一百四十五寨苗蠻傾心歸化請納賦起科下部知之壬申  
諭刑部監案內該死者甚多其為誘引株連亦或有之宜加詳勘主於寬恕乃得  
端之刑必不得已而後可用其償之母忽諭刑部確從尙陽發賣古塔罪人衣  
單應與獎於路其儘可贖自今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贖聞二月戊子初  
十承慶生三月辛酉賜祭舊曆等二百九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  
兵部部察院遵旨題報京城內外查照糾察巡勘時間城內查令步軍總局等  
外查令五城御史司坊官巡捕營弁每日巡邏城外各巷口照城內設立橋樑定更  
檢官員軍民等不許行走犯者照例懲治違者合從之吏部議覆御史徐旭







東華錄要卷十一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庚戌康熙九年春正月甲午。河南巡撫郎廷相奏。宋儒程氏後裔。明時有五經博士二員。緣流寇亂後。廕襲久絕。今查有程顥嫡裔程宗昌。程頤嫡裔程延祀。應請襲職。從之。丁未。諭兵部。復前輔政大臣遏必隆公爵。二月。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奏。定番州所屬崗渡等一百四十五寨苗蠻。傾心歸化。請納賦起科。下部知之。壬申。諭刑部。盜案內論死者甚多。其爲誣引株連。亦或有之。宜加詳勘。至於夾棍。乃慘痛之刑。必不得已而後可用。其慎之。毋忽。諭刑部。流徙尙陽堡甯古塔罪人。衣絮單薄。凍斃於路。甚爲可憐。自今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閏二月。戊子朔。皇子承慶生。三月辛酉。賜蔡啓儼等二百九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兵部都察院遵旨議覆。京城內外豪惡糾黨。盜劫時聞。城內責令步軍總尉等。城外責令五城御史。司坊官。巡捕營弁。每日巡緝。城外各巷口。照城內設立柵欄。定更後。官員軍民等。不許行走。犯者。照例懲治。並著爲令。從之。吏部議覆。御史徐旭齡



奏。凡降調官員。百姓每每保留。其中不無情弊。請行禁止。應如所請行。從之。辛亥。命工部通行直隸各省各官。凡齟齬悉爲收瘞。五月。加上孝康慈和皇太后爲章皇后。升祔太廟。諭禮部。博爾濟濟金氏。乃三等臺吉阿郁錫之女。選進宮中待年。方欲冊封。今遽爾長逝。朕心深切軫悼。宜追封爲妃。尋議封爲慧妃。丙子。諭禮部。編輯會典。昭示中外。送內院纂修。頒行天下。永遠遵行。己卯。皇子承瑞薨。吏部題推官已裁。庚戌科二甲三甲進士俱應以知縣用。從之。六月。甲寅。西洋國王阿豐肅遣使瑪訥撒爾達聶等進貢。得旨。西洋國地居極遠。初次進貢。著從優賞賚。秋七月。以淮揚二府水災。差部院廉能大臣。會同督撫。動用正項錢糧賑濟。八月。命改內三院爲內閣。其大學士學士官銜。及設立翰林院衙門等官。俱著察順治十五年例議奏。兵部議覆。貴州巡撫佟鳳彩奏。貴州有紅黑二苗。傍居險要。時出劫掠。乃亙古不服王化之逆種也。仰賴皇上恩威遠播。今那磨等三十六寨苗人。傾心嚮化。呈送戶口糧冊。應行該督撫加意撫綏。從之。冬十月。丁亥。浙江福建總督劉兆麒奏。僞甯遠將軍林柏馨等。僞官百四十四員。兵一千六百九十名。船三十隻。自臺灣赴浙投誠。下與議敘。辛卯。賜武舉張英奇等二百人。武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諭禮部。朕惟郅治之世。不以法令爲先。而以教化爲亟。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陵成習。僭侈多端。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煩。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日欲法古帝王。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業以足衣食。尙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誠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諸條。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以聞。十一月己卯。吏部奏。皇上宏敷教化。特頒聖諭十六條。以示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應通行曉諭。八旗。並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從之。十二月甲申朔。浙江巡撫范承謨奏。前奉恩詔。以甯波府前明翰林院編修葛世振。舉山林隱逸。奉有赴京錄用之旨。今本官呈報抱病。不能起程。得旨。葛世振。品行端重。才學優贍。仍著力疾前來。以副朕求賢任用之意。



辛亥康熙十年春正月戊辰靖南王耿繼茂告病請將伊子耿精忠暫管軍務允之。

辛巳大學士奏品級考告成。命刊刻遵行。二月甲申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奏。

番目俄凹阿蜡卒等率衆投誠下部議敘。丁未命編纂孝經衍義。三月癸丑。

置日講官。夏四月乙酉命纂修太祖太宗聖訓。丙戌諭刑

部邇來天氣亢旱不雨或以刑獄淹禁中有冤枉亦未可知爾等詳加清理應減等

者減等應釋放者釋放務期獄無冤滯以迓天和尋刑部以絞犯王三元等十一人

請減等從之。辛卯始命日講官進講。甲午雨。己亥皇子承慶薨。五月予

故靖南王耿繼茂祭葬諡忠敏。內升仍管戶科給事中姚文然奏江南百姓羣集

鼓廳保留督臣麻勒吉且云麻勒吉自被鎖拏顏黑面削腰項拳曲臣聞之惻然竊

思官列大僚素叨豢養免冠帶鎖愧辱難堪伏乞皇上特降恩綸寬其鎖繫至於

所犯事情審有實據自有應得之罪則朝廷一定之法與皇上格外之恩並行而

不悖矣得旨這本說得是以後官員得罪鎖禁鎖拏著永行停止。六月宗人府

等衙門遵旨議覆嗣後王以下及文武官有應得處分改罰銀爲罰俸自一月遞

增至一年從之。甲午金星晝見。丁未以故靖南王耿繼茂子和碩額駙耿精忠



襲爵。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福建總督劉斗奏。海寇自撤水師之後。帆檣出沒。侵犯靡常。甚至在各島嶼。蓋造房舍。臣等密商機宜。配發水陸官兵。陸續搜剿。今已搜剿六十餘處。斬溺賊衆五千三百八十餘人。戊子。左都御史明珠奏。請停止鹽差御史。巡歷地方。從之。九月。辛亥。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啓鑾謁福陵。庚午。上謁昭陵。遣王貝子內大臣等。詣永陵致祭。是日。上入盛京。御清甯宮。宴羣臣。又召年八十以上耆民。賜酒食。並召披甲被傷老病。退甲閒散。各賜銀兩有差。諭戶部侍郎等曰。奉天係祖宗發祥之地。奉天甯古塔等處。除十惡死罪不赦外。凡已結未結死罪。俱著減等。其軍流徒罪。俱著寬釋。自山海關至奉天府所屬地方。康熙十年十一年分。正項錢糧。俱著豁免。以示朕加恩之意。壬申。上以告成禮畢。欲周覽盛京畿內地方形勝。是日啓鑾。冬十月。己丑。上還盛京。賜畿內老人白金。駕發盛京。靖南王耿精忠奏。臺灣僞總兵柯喬棟。率僞官五百四十九員。船十一隻投誠。下部議敘。乙巳。河道總督王光裕奏。河決桃源縣。壞民堤二百五十丈。下部速議。十一月。庚戌。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還京師。丙辰。以謁陵禮成。御太和殿。受朝賀。赦天下。壬戌。平南王尙可喜。以疾奏請其子之信回粵。暫管軍務。



從之。十二月乙未。召翰林院掌院學士。傳達禮至懋勤殿。諭曰。翰林院起居注。

職任重大。關繫機密。朕以爾才品優卓。實可信任。故行簡用。爾其黽勉。以副朕意。

壬寅。皇子賽音察渾生。

壬子康熙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諭太常寺練習音樂。辛未。上奉太皇太后。往赤

城湯泉。啓鑾。癸酉。過八達嶺。上自山麓下馬扶輦。至坦道。始乘馬。甲戌。過懷

來城東浮橋。上親馳視驗。方請太皇太后輦行。二月丁丑朔。過長安嶺。上

自山麓下馬。扶太皇太后輦。步行至坦道。始乘馬。己卯。太皇太后駐蹕湯泉。

辛巳。皇子承祐薨。上悼之。詣太皇太后行宮問安。笑語如常。出諭內大臣曰。

恐太皇太后聞之傷悼。諸王慰朕。令散去。庚寅。上移蹕赤城。皇子允禔生。

辛卯。上以行耕籍禮回鑾。癸巳。上還京師。丙申。上親耕籍田。戊戌。

上復詣赤城。己亥。上朝太皇太后於行宮。三月。封靖南王耿精忠。尙和碩郡

主。爲靖南王妃。戊辰。上奉太皇太后回鑾。乙亥。上還至京師。至神武門下

馬。扶太皇太后輦。入慈寧宮。夏四月庚子。御史施維翰奏。福建總督劉斗。違例

題補興化總兵。又代靖南王耿繼茂。請建祠。徇私妄奏。下部察議。五月己酉。上



幸瀛臺。戊午。雲貴總督甘文焜奏。臻剖凱里二司。所屬苗蠻。阿福倡亂。臣發兵剿

禦。逆首就擒。其餘悉就安撫。得旨嘉獎。下部議敘。乙丑。世祖章皇帝實

錄成。丙寅。上幸德勝門外觀麥。六月乙亥朔。以淮揚清水潭堤決。田廬淹沒。

詔寬賑限。俟水涸乃停。辛丑。諭工部。河道屢年衝決。地方被災。民生困苦。朕觀

侍衛吳丹等。所進黃河圖。自宿遷以至清河。皆爲緊要。雖有遙堤一層。恐未足捍蔽

水勢。應否於遙堤之外。再築遙堤。爾部卽行河道總督。會同相視商酌。築堤果否有

益。並所需錢糧。逐一詳確議奏。秋七月丙辰。上出德勝門觀禾。副都御史李

之芳疏言。部院官失察胥役犯贓。應如州縣例革職。時吏部尙書對哈納。以部院官

員。例不關防胥役。寢其議。上以京官。雖與外官有間。不應迥異。下九卿科道會議。

尋議外官改罰俸一年。京官應罰俸六箇月。得旨申飭。令再議。上諭責對哈納

曰。衙役作弊。小民受害無窮。所司官理應從重處分。以清積蠹。爾等今俱已富貴。不

念小民困苦。惟恐重處屬員。致有干涉。初議京官不應處分。繼議外官亦從末減。明

係瞻徇。朕擢爾爲吏部尙書。自應殫心爲國。矢公報效。乃全無主見。殊負委任之意。

於是定議外官處分仍舊。部院司官失察書吏犯贓。不及十兩者。罰俸一年。過十兩



者降一級留任。八月丁未。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御史孟熊飛疏言。孫可望係張獻忠餘黨。擾亂邊陲。後爲李定國所敗。窮蹙乞降。前有重大之罪。後無纖微之功。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襲替二次。今孫澂瀉故。若令再襲。則後此世世冒濫無已。應請停其襲替。或減等降封。應如所請。降授義公。得旨。義王降爲公銜。止加一義字。於例不合。再議降爲慕義公。壬戌。上以太皇太后遠和。奉幸遵化縣湯泉。丁卯。上奉太皇太后至湯泉。謁孝陵。九月丁丑。上幸景忠山。過遵化縣。閱兵。御史馬大士奏。參廣西將軍孫延齡。原無奇勛異績。皇上憐定南王乏嗣。令其掌管王旗。異數殊恩。蔑以加矣。爲孫延齡者。自宜懷遵國憲。以盡臣子之誼。乃題補營弁薛起鳳一事。部議以廣西非係題補省分。覆奏不行。屢經奉旨。孫延齡屢行陳奏。必欲違國家之成例。用本旗之私人。是誠何心。伏乞嚴飭。以爲恣肆不臣者之戒。下部察議。冬十月己酉。上奉太皇太后還京師。十二月。上召講官等至懋勤殿。諭曰。漢官中有請令言官以風聞言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爲害甚鉅。又諭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



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訐讟。民生日蹙。深爲可鑒。

癸丑康熙十二年春正月丁未。諭學士傳達禮等。人主臨御天下。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爲先務。朕聽政之暇。卽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有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爲學之功。庶可無間。三月。土魯番入貢。疏言。臣國屢遭變亂。不能進獻。今地方稍平。特遣兀魯和際。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二月廿八。遠貢方物。上御宏德殿。諭講官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爲。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諭曰。有治人。無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難得。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壬午。平南王尙可喜奏。臣年七十。精力已衰。願歸老遼東。有舊賜地畝房產。乞仍賜給。臣量帶兩佐領甲兵。並藩下閒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計男婦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其歸途夫役口糧。請敕部撥給。旨。王效力年久。朕心深爲嘉悅。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議政王大臣會同戶兵二部。確議具奏。辛卯。吏部議覆平南王尙可喜奏。臣年老且病。請以王爵。令



癸巳。賜韓莢

臣子尙之信承襲。查藩王現存子嗣。無移襲之例。應毋庸議。從之。  
等一百六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甲辰。兵部奏。平南王藩下官員兵  
丁六千名。俱駐紮廣州府。今平南王父子。已令遷移。此官兵應留廣州府。令提督管  
轄。從之。五月壬申。翰林院掌院學士傳達禮等。以夏至輟講。上請。上諭曰。學問  
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待至六月溽暑時。再來請旨。六月  
庚申。金星晝見。吏部尙書對哈納疏言。舊例各省司道府州縣。召募經制書辦。典  
吏攢典等役。恐積久弊生。一歲一次。轉撥。約有數萬人。甚爲煩擾。且致文冊生疏。每  
多訛舛遺漏。請照督撫鹽院衙門之例。五年役滿。停其轉撥。從之。秋七月。平西王  
吳三桂疏。請撤藩。得旨嘉獎。官兵家口。作何安插。遷移。著會議。靖南王耿精忠  
疏。請撤藩。得旨嘉獎。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著會議。戊寅。諭講官曰。朕或  
出郊外。或幸南院。翰林院官。遠離家鄉。京城毫無資產。扈從不免艱苦。嗣後所用帳  
房。及一切應用物件。酌定數目。內府給與。己卯。下嫁和碩額駙耿聚忠和碩柔嘉  
公主薨。遣官致祭。八月丙午。諭兵部。茲因地方底定。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  
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各具奏請撤藩。安插。已允所請。令其搬移前來。地方應行事務。



及兵馬機宜。必籌畫週詳。乃爲善後之策。應各遣大臣一員前往。會同該藩。及總督巡撫提督商確。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並照該管藩等起行。壬子。差侍郎折爾肯。學士傳達禮往雲南。戶部尙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右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辛酉。諭講官曰。文章以發揮義理。關係世道爲貴。騷人詞客。不過技藝之末。非朕所貴也。九月乙亥。京師地震。諭起居注官胡密色。朕適詣太皇太后宮問安。太皇太后問朕曰。頃者地動。爾知之否。朕奏曰。此乃天心垂異。以示儆也。太皇太后諭曰。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然亦在平時用人行政。敬承天意耳。朕仰繹慈訓。誠爲克謹天戒之要也。爾其書諸冊。甲辰。賜郎天祚等一百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丁卯。故明宗室朱議深。子身流落。以蓄髮拏獲。刑部論絞。得旨。朱議深係愚民無知。著免死。歸鑲白旗漢軍旗下。給與妻室地畝房屋安插。己巳。平西王吳三桂奏。臣部下官兵家口。三十年來。蒙恩參養。懇將賜撥安插地方。較世祖章皇帝所撥關外至錦州一帶區處。更加增廓。庶臣部下官兵。均霑浩蕩之恩矣。得旨。王所屬官兵家口。遷移遠來。自應安插得所。俾有甯居。以副朕懷。此所請增賞地方。著速議具奏。十二月丙辰。差



往貴州。備辦夫船芻糗事務。郎中黨務。禮部員外郎薩穆哈。馳驛到京。奏稱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言。吳三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殺雲南巡撫朱國治。以所部兵反。前差往搬移吳三桂家口之侍郎折爾肯等被留。臣等星夜馳驛來京。上召議政王大臣等諭曰。吳三桂已反。荊州乃咽喉要地。著前鋒統領碩岱。帶同佐領前鋒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荊州。以固軍民之心。並進據常德。以遏賊勢。其陸續遣發大兵往剿之處。著速議。川湖總督蔡毓榮疏報。吳三桂反。僞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爲周王元年。改元昭武。鑄錢曰。利用通寶。提督李本深叛應之。前差往主事辛珠。筆帖式薩爾圖。不屈死。總督甘文焜聞變。將十餘騎出貴陽府。至鎮遠守將。已應賊率兵圍之。甘文焜手刃其子。遂自刎。筆帖式亞圖華珊亦自殺。貴州巡撫曹申吉降賊。賊兵遂逼鎮遠。漸入楚境。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標陳一炳還。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改廣德元年。糾黨謀叛。以白布裹頭。紅布披身爲號。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潛聚鼓樓西街降將周全斌家。全斌之子周公直家人陳益等與焉。是日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察知其事。隨拏其家人黃裁縫等四人。首告周公直亦呈首。有素不識面兇惡之徒三十餘人。在於伊家。正黃旗滿洲都統圖海與漢



軍都統祖永烈等親領官兵圍周公直家。生擒其僞齊肩王焦三。僞護駕指揮朱尙賢。僞閣老張大。僞軍師李柱。僞總督陳繼志。僞提督史國賓。僞黃門官王鎮邦等數百人。送法司鞠實。磔於市。楊起隆逃去。戊午。諭吏部兵部。吳三桂背恩反叛。其原係伊藩下文武官員人等。在省隸各省出仕。及閒住者。恐因吳三桂反叛。心懷疑畏。致罹法網。有負朕撫育好生之意。伊等原係朕之官民。叛逆之事。與伊等並無干涉。雖有父子兄弟。現在雲南。亦概不株連治罪。自今以後。各宜安心守職。毋懷疑慮。爾部通行曉諭。己未。命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寇大將軍。總統諸將。貝勒察尼。都統覺羅朱滿鄂。內伯宜理布。覺羅巴爾布等。征湖廣。拏禁吳三桂子吳應熊。壬戌。詔削吳三桂爵。宣諭雲貴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諭陝西總督哈占。提督張勇王輔臣等。捍禦邊境。命都統赫業爲安西將軍。同將軍瓦爾喀等。由漢中入蜀。護軍統領胡禮布同往。命禁民間養馬。察哈爾親王布爾尼等朝正。聞吳三桂反。爭請獻所攜馬匹助軍。復有願率所部兵。隨大兵進討者。諭曰。吳三桂本爲流寇所趕。勢窮來歸之人。朕推置腹心。委以重任。累進親王子。爲額駙。恩養至此。尙行反叛。負國已極。今已遣大兵進剿。吳三桂雖反。亦將安往。朕與爾等亦同



一體。如有需用爾等之處。可俟春回草青時。再行調遣。上諭兵部。近聞京城小民驚恐。欲於城外西山處所。遷移逃避。殊非朕安撫百姓之意。前令緝獲。假稱朱三太子之楊起隆。與良民毫無干涉。並無驅逐居民。移居城外之事。即昨暫閉城門。亦因有人舉首。楊起隆潛藏大城之內。故行嚴緝。非有他故。爾百姓勿妄聽訛言。致生疑畏。各安生業。如平時。爾部通行曉諭。河南巡撫。兼理河道。佟鳳彩疏言。豫省平定有年。百姓苦累未蘇。每歲修築黃河。用夫七八千名。或至萬餘名。自二月至十月。俱按地畝起派。似乎公矣。然狡猾之徒。以自己田土。飛灑於人。勢豪之家。以他人地畝。包攬於己。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致懦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及解到河工。又爲積年河工夫頭。百計欺壓。若不能受。勢必至於逃。逃而提補。又得二三兩重雇。是每夫一月。已費至六七兩矣。即以一歲萬夫。初雇月需三四兩。而計每年費至三四十萬。今莫若官雇夫役。照順治十八年以前例。每夫每月雇價二兩。每歲上工九個月。每夫止用雇價一十八兩。綜萬夫計之。止用一十八萬兩。其每歲雇夫若干。需銀若干。除歲征河銀外。計通省地畝。分別等則。派銀足之。刊明由單內。我朝制度。凡錢糧。俱照明朝萬歷年間則例。此項似爲加派。而派夫較



之派銀。所費不啻數倍。曷若稍一更變。每畝不過加之釐毫。俾得安心畝。此歲修之議。若是。倘遇意外大工。雇價浩繁。或動何項錢糧。又在臨時。再行酌題者也。疏下部議。如所請行。 佟鳳彩又疏言。均平里甲。久奉 諭旨。通行直省。惟河南荒多熟少。因循如故。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少者每甲止二百頃。或寥寥數頃。有司止知照例編差。里大則田多戶殷。衆擎易舉。里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復。更有官行戶名目。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今莫若令州縣印官。按現在征糧地畝冊。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爲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頃。遇有差徭。按里甲分當。則豪強無計躲避。貧弱不致偏枯矣。下部議行。 佟鳳彩又言。豫省沿河地方。雖云產柳。然除隄柳團柳外。俱民間納糧地栽種。以供採辦。自康熙七年以來。協濟江南河工之柳。已二百七十餘萬束矣。而本省歲修。常需百餘萬。去歲開封府屬。陽武縣之潭口寺。工險事迫。無柳可用。將民間之桃李杏梨等樹。盡行砍伐。堵塞。方保無虞。是修防本省河工。尙且不敷。難以協運外省。且豫省黃河水勢洶湧。原無商旅巨艦往來。不過各河口。寥寥之渡船耳。一遇協濟。渡船不敷。將小河民船。



從陸地挖溝引水。拉至大河。每隻約裝柳二三百束。然尙有船可運也。今朱仙鎮市船。見封雇無已。俱各畏縮不前。大河又無片帆往來。百姓運柳至河干者。祇望洋而嘆。官吏束手無策。若不急圖變通。將來必至誤運。現在協濟七里溝之柳。九十餘萬束。而堤柳團柳。官給腳價一分五釐。民柳遭運脚。每束給銀四分五釐。向來運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尙給銀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術飛運。安得不賠累。乞 敕河臣。於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束。挽運河干。嗣後就江南鄰近無河患處。酌辦協濟。留河南有餘不盡之柳。稍以備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蘇息。大工不致遲誤矣。疏下。九卿科道議行。右都督甯夏總兵劉芳名。遵旨陳奏鎮兵事宜。以甯夏孤懸河外。延袤千里。額兵屢經調撥。兵力單虛。請自後征調缺額。卽令招補。以備守禦。又請以減等罪人。僉發沿邊。以資生聚。並下部議行。

甲寅康熙十三年春正月戊辰。命擴爾坤移駐西安。湖廣總督蔡毓榮奏。賊兵抵清浪衛。逼近沅州。亟請大兵馳救。令提督桑峨疾馳赴沅協守。乙亥。上御太和殿。遣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安西將軍赫業。師行。上詣堂子行禮。祭旗纛。還。出西長安門。送之行。復遣內大臣。禮部。兵部大臣。餞於郊外。遣都統覺羅



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額司泰率護軍驍騎先赴荊州。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報賊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澧辰路梗。上命順承郡王發驍騎馳赴荊州。都統尼雅翰爲鎮南將軍。領德州等處駐防滿兵鎮兗州。副都統馬哈達席布參贊軍務。侍衛夸塞自荊州馳還。奏偏沅巡撫盧震棄長沙奔岳州。上命都統覺羅朱滿領兵速赴武昌。令江甯將軍額楚鎮海將軍王之鼎各遣兵防守安慶。並敕尼雅翰速抵安慶。總統諸師。馬哈達隨征江甯。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宏吳之茂等以四川叛降賊。聲言將分路寇漢中。下夔州。命彝陵總兵官徐治都還守彝陵。庚寅封世祖章皇帝子隆禧爲和碩親王。命都統席卜臣爲鎮西將軍。與副都統巴喀德業守西安。援進川大兵。以趙國祚爲江西提督。王永譽爲河南提督。壬辰。命副都統擴爾坤帥師赴漢中。吳國楨領兵繼之。二月。太皇太后出宮中銀幣犒軍。丁酉。欽天監奏。欽造儀象告成。進呈新製靈臺儀象誌。上留覽。加南懷仁太常寺卿銜。仍治理厯法。授陝西提督王輔臣三等精奇尼哈番。子王繼貞大理寺少卿。以其舉首吳三桂所送逆札故也。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吳逆僞總兵楊寶應犯常德。其父原任提督楊遇明爲內應。



知府翁應兆從逆。常德潰。以周有德總督四川。張德地巡撫四川。壬子。湖廣總督蔡毓榮奏。本月初八日。吳三桂兵至澧州。城守官兵以城叛。應賊提督桑峨等退保荊州。又奏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以城叛降賊。命都統朱滿馳守岳州。申諭大將軍等嚴禁兵士侵擾百姓。授刑部尚書莫洛爲武英殿大學士。仍以刑部尚書管兵部尚書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陝西。以陝西西控番回。南通巴蜀。恐吳三桂煽亂人心搖惑故也。兩廣總督金光祖報。廣西將軍孫延齡反。自稱安遠大將軍。殺都統王永年副都統孟一茂等。執巡撫馬雄鎮幽之。三月乙丑朔。命諸路設筆帖式。馳遞軍情。庚午。命和碩額駙華善爲安南將軍。帥師鎮京口。吳三桂僞將劉之復。陶繼智等犯彝陵。順承郡王遣護軍統領額司泰等擊敗之。賊遁回宜都。杭州將軍圖喇報耿精忠反。福建總督范承謨罵賊不屈。幽之。巡撫劉秉政降賊。壬辰。湖廣總督蔡毓榮奏。襄陽總兵官楊來嘉據穀城叛附逆藩吳三桂。先是河北總兵蔡祿與來嘉並爲海賊鄭成功裨將。成功死。先後率衆來降。並授左都督。擢任總兵。至是聯結謀叛。蔡祿造鳥鎗。購騾馬。令兵丁以捕魚爲名。演習披甲。適奉使侍衛觀保偵得其狀以奏。上命阿密達率護軍參領八員。每



佐領下護軍一名。馳赴懷慶察視。阿密達至。祿不出迎。集礮手以拒。阿密達直入其廨。擒蔡祿及其家口以奏。上手敕諭之曰。爾行未踰旬。克濟厥事。以遏亂萌。朕心深爲嘉悅。但人命至重。須研審情實。方可正法。毋得株連無辜。至所俘人口。散給士卒。宜重賞被傷者。以示鼓勵。阿密達遵旨。鞠訊得蔡祿與楊來嘉遣人來往。潛謀投順吳逆。且與子姪家人等私議。若大兵來懷慶。閉城以拒。突圍往踞太行山情狀以聞。命將蔡祿及子姪同謀者俱正法。鄖陽副將洪福以所部叛。提督佟國瑤擊敗之。以希爾根爲定南將軍。尙書哈爾哈齊副之。統兵赴江西。以討耿精忠。護軍統領桑遏。吏部侍郎覺羅舒恕。副都統根特。巴圖魯席布。參其軍。又以武昌有警。命都統覺羅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率師赴武昌。授都統喇哈達爲鎮東將軍。駐防兗州。西安將軍瓦爾喀等。敗吳逆僞總兵葉某。克復陽平關。夏四月。奉使雲南禮部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傳達禮。還至武昌。攜有吳三桂奏章。上諭王大將軍等。益加警備。毋墮奸媒。仍招致之。先是平南王尙可喜奏。孫延齡僞檄有三藩並變之語。閩省又倏告變。臣與耿精忠。本係姻婭。不能不踧踖於中。竊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餘。雖至愚極陋。豈肯向逆賊求功名富貴乎。惟知捐軀矢志。極



力保固嶺南。以表臣始終之誠。得旨。王累朝勲舊。性篤忠貞。朕心久已洞悉。近復屢據猷略。保固巖疆。厥功甚茂。覽奏披瀝。悃忱深爲可嘉。著益殫心料理。以副朕倚任之意。逮偏沅巡撫盧震論死。乙巳。尙可喜奏。臣衆子中。惟次子都統尙之孝。律已端慎。馭下寬厚。可繼臣職。至於軍機事宜。臣雖衰老。尙能指揮調度。斷不至有誤封疆。得旨。平南王著尙之孝承襲。吳三桂子應熊。孫世霖伏誅。其餘幼子。俱免死入官。福建告急。命副都統胡圖馬哈達率兵赴杭州。下詔削孫延齡職。平南王尙可喜執吳三桂使人。並逆書奏聞。以阿密達爲揚威將軍。鎮江甯。以賴塔爲平南將軍。統兵赴杭州。討耿精忠。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叛降精忠。與續順公沈瑞兵巷戰。遂引賊兵入城。下詔削耿精忠爵。癸亥。平南王尙可喜奏。吳三桂遣賊兵二萬。屯黃沙河。若與孫延齡合兵一處。勢益猖獗。請就近撥兵。同臣兵剿滅孫逆。上諭副都統根特巴圖魯席布等。侯將軍希爾根。哈爾哈齊等。兵至江西。卽率所部官兵赴廣東。一切機宜。同平南王尙可喜參酌以行。尋授根特巴圖魯爲平寇將軍。尙可喜又奏請調發官兵。征剿逆寇。及長江宜設舟師備禦。上命兵部以分遣禁旅。諸路調度情形。移會尙可喜曰。今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



及貝勒等。率大軍由常禮進平雲貴。鎮南將軍尼雅翰。都統朱滿巴爾布等。率師由武昌水陸進取岳州長沙。直入廣西。都統宜理布等。帥師駐鎮彝陵。都統范達禮。副都統德業立等。帥師駐鎮鄖襄。安西將軍赫業。副將軍胡禮布。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帥師由漢中進取四川。副都統擴爾坤。吳國楨等。帥師駐防漢中。鎮西將軍席卜臣等。帥師駐防西安。復遣尙書莫洛。經略陝西等處。帥大兵居中調度。鎮東將軍喇哈達等。帥師於山東河南江南要地駐防。安南將軍華善等。帥滿州漢軍官兵。同鎮海將軍王之鼎等。於京口水陸駐防。揚威將軍阿密達等。帥師同江甯將軍額楚等。防守江甯安慶。沿江險要。平南將軍賴塔。帥師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將軍圖喇。帥師駐鎮杭州。兼防海疆。定南將軍希爾根。副將軍哈爾哈齊等。亦帥師由江西建昌廣信。平定福建。平寇將軍根特巴圖魯。席布等。帥師赴廣東。會同該藩進剿。一切機宜。參酌以行。兩江總督阿席熙疏言。耿精忠踞閩反叛。賊兵一出汀州。一出光澤。與江西之贛州建昌接壤。請撥現駐安慶滿洲兵。赴江西分道剿禦。又杭州將軍圖喇。以浙江兵力單弱。咨請發兵赴援。雖江南在在需兵防守。而鄰封告急。無容坐視。已於提標及狼山鎮標。調馬兵二百。步兵八百。赴浙江聽候調遣。封尙可喜爲平南



親王。尙之孝爲平南將軍。五月丙寅。皇子允礽生。申時。皇后阿舍里氏崩。輟朝五日。戊寅。安西將軍都統赫業等奏。臣等自漢中府起程。四月二十八日抵七盤關。破賊於關口。又敗之於種子鋪山下。五月初五日。進抵朝天關。敗吳三桂親軍守備一員。陣斬之。殺賊兵七千餘。生擒從逆守備王道成。敗僞總兵石存禮於劉閣鋪。遂克朝天關。得旨嘉獎。下部議敘。辛巳。浙江總督李之芳奏。開化縣知縣崔華。率領鄉勇。殺敗賊衆。恢復縣城。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壬午。杭州將軍圖喇奏。平陽兵變。總兵官蔡朝佐被執。與耿精忠僞將曾養性。合圍瑞安。命將軍賴塔等。率師討之。副都統德業立。大敗叛將洪福於武當山下。宣大總督馬之先疏言。大同民貿易。專用錢。故征糧銀錢兼收。成規已久。若遵部文盡征銀。於民不便。請酌征錢。以配兵餉。部議從之。庚寅。奉移。大行皇后梓宮。權厝於都城北鞏華城。上親臨送。是日還宮。六月。遣工部郎中周襄緒。及耿精忠下一等護衛陳嘉猷。奉詔往福建。招諭耿精忠。命戶部侍郎達部赴浙江督理大兵糧餉。授多羅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帥師赴岳州。固山貝子準達等。帥師赴荊州。江西巡撫董衛國報。叛弁柯昇勾連閩逆。竊踞廣信諸處。麻蓬地方賊兵繼起。諭定南將軍希



爾根。與根特巴圖魯席布等合剿之。庚戌。總兵官祖宏勳以温州叛。江西巡撫董衛國奏。耿逆遺賊李連李太等出犯建昌府杉關。官兵擊敗之。浙江總督李之芳奏。江西廣信玉山永豐等處叛兵土寇勾合閩賊。僞總兵李雲龍犯常山開化金華。副將牟大寅擊敗之。斬其僞將張雄。命將軍喇哈達鎮守杭州。孫延齡犯柳州。馬雄告急。詔尚可喜金光祖發兵援之。命將軍賴塔進取福建。以陳洪明巡撫廣西。以和碩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統兵赴浙江。多羅貝勒董額爲定西大將軍。統兵赴四川。庚申。冊諡。大行皇后曰仁孝皇后。辛酉。浙江提督塞白理奏。温州屬羅清黃巖太平等營相繼叛。河道總督王光裕奏。山陽縣高家堰石工板工成。詔將軍喇哈達調兵守台甯。秋七月。戊辰。議政王大臣議覆廣東巡撫劉秉權奏。平南王次子都統尙之孝辭襲王爵。今當諸逆鴟張。大兵進剿之時。平南王尙可喜籌畫周詳。精神強健。應令尙可喜照舊管理。俟事平。令尙之孝承襲從之。以郎廷佐總督福建。段應舉爲隨征福建都督。叛將劉進忠遣其黨踞程鄉縣。官兵擊敗之。復其城。南瑞總兵楊富謀通賊。事覺。伏誅。命鎮海將軍王之鼎撥崇明沙船。率綠旗兵習水戰於黃浦。以防海寇。乙亥。江西巡撫董衛國奏報。耿



精忠陷石城。聲言犯甯都。命將軍希爾根等嚴守贛州。以趙應奎充袁臨總兵。防袁州。戊寅。兩廣總督金光祖奏。交趾知孫延齡叛逆。乘機蠢動。陳兵邊界。其情叵測。請加防禦。命平南王總督提督嚴飭兵弁。防守險隘。庚辰。設江西總督。以董衛國爲之。辛巳。浙江巡撫田逢吉奏。嘉興湖州二府土賊猖獗。臣發標下官兵。令李之梓統領。會同二府文武各官往剿。大敗賊於湖州白鶴嶺。生擒賊首朱二鬚子。羊子加等一百餘名。餘賊陸續擒撫。地方安甯。下部議敘。兩廣總督金光祖奏。梧州失陷。我兵據守梧江。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奏。進征四川。總兵官王懷忠標兵。因餉潰逃散。今欲剿賊。兵力單薄。運餽不至。乞發兵救援。將軍圖喇。都統喇哈達奏。僞總兵閻標。率賊萬餘。自溫州處州。來犯金華。副都統鄂申。巴圖魯。親率滿漢官兵。連戰大破之。殺賊七千有餘。陣斬僞官以百計。擒僞總兵閻標等一百七十二員。斬之下部議敘。甲申。四川總督周有德奏。僞總兵彭時亨等。犯廣元。三面攻城甚急。副將張登科等。分率官兵力戰。大敗之。乙酉。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奏。吳三桂僞將軍劉之復等。犯宜都。燒白楊村。副都統蘇虎濟等。擊敗之。丙戌。江西總督董衛國奏。閩賊侵犯甯都南贛。總兵官劉進寶。調發遊擊周球等。擊敗賊衆。



保全甯都。丁亥。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奏。貝勒察尼將軍尼雅翰等。分部水陸滿漢官兵。齊發進攻岳州。賊將吳應麒等。率賊七萬餘。陸路相拒。我兵奮擊。大敗之。斬首萬餘級。舟師抵七里山。以礮攻賊。沉其舡十餘艘。己丑。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帥師之浙江。定西大將軍貝勒董額。帥師之四川。上御太和殿。賜敕印。命裕親王福全等。分送出郊。廣東巡撫劉秉權奏。賊首李唐宗藏匿僞隆武。勅印盤踞永安縣南嶺山巢。值雲貴告變。即乘機嘯黨。蓄謀通逆。隨發兵搜捕。李宗唐勢迫投誠。即於軍前正法。遣兵分路搜斬。賊夥殆盡。下部議敘。八月。壬辰朔。江西總督董衛國奏。遊擊周球等。復石城。浙江總督李之芳報。都司姚世熙等。大敗耿逆兵於衢州。杜澤大州等處。又耿逆勾連土賊。從處州進逼金華。副都統鄂申陳世凱。擊敗之。甲午。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等。帥師之岳州。貝子準達等。帥師之荊州。上御太和殿。賜敕印。命和碩安親王岳樂等。送之出郊。命湖廣總督蔡毓榮。協剿湖南。順承郡王嚴兵守荊州。平南王尙可喜奏。叛將劉進忠黨劉斌。據普甯。我兵進剿。賊迎敵。都統尙之孝等。遣兵進剿。被陷。知縣段藻。潛遣人通款。誘賊出城迎戰。因閉門拒之。我兵恢復普甯。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平南將軍都統賴塔等奏。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止。逆賊侵犯金華。九次合戰。擒斬賊衆甚多。恢復諸暨義烏二縣。戊戌。兩河隄工告竣。庚子。浙江總督李之芳報。遊擊王世望等。敗賊於龍游。副將鮑虎復壽昌。李之芳又奏。新昌知縣陳大興。出奇計殺賊全城。紹興知府許元勛。守備吳良駿等。敗賊於城外。賊遁犯仙居。都司汪國祥敗之。命治厯法南懷仁鑄造輕利火礮。以助大軍進剿。海澄公黃梧卒。子芳度。僞降賊。募舊兵。斬賊將劉豹等三人。固守漳城。遣間使黃藍以聞。且請速救。詔褒之。令襲父爵。以其兄侍衛黃芳世爲隨征福建總兵官。令同尙可喜進剿。護軍統領桑遏等。敗耿逆兵於撫州。襄陽總兵劉成龍。下荆南道石琳。率兵攻剿南漳縣天門寨賊。安撫各寨洞。兩廣總督奏。官兵復梧州。浙江總督李之芳奏。臣同平南將軍賴塔。遣總兵李榮。剿賊金華。焚其木城。副將鮑虎。砍賊五營。復瀘安。賊圍黃巖甚急。又甯海象山新昌餘姚四縣。賊衆蜂起。浙江提督塞白理奏。請速救台州。保甯海。得旨。康親王未到之先。聽將軍賴塔喇哈達等。商酌以行。諭公圖納黑等。近聞蒙古兵違法搶掠。其嚴加禁飭。嗣後有不遵紀律者。卽審明正法。江西官兵復萬年縣。浙江總兵官李榮。復東陽縣。浙江副將鮑虎。復遂安。參將



洪起元復嵯縣。命護軍統領桑遇移師駐袁州。諭王大臣聞岳州三面臨湖。賊於陸路一面浚濠築壘。據守頗堅。詔將軍尼雅翰移師江西。與副都統甘度海等合兵。自袁州進取長沙。夾攻岳州。以兩河隄工告成。加河道總督王光裕兵部尙書銜。浙江總督李之芳報。副都統胡圖。副將王庭梅敗賊於石梁大溝渠。九月。江南總督阿席熙奏。饒州賊犯徽州婺源縣。命副都統碩塔穆森以鎮守兗州滿洲蒙古驍騎校移駐江甯。江西總督董衛國報。吳逆僞將軍率裸裸犯長沙。糾羣賊窺袁州。上命將軍希爾根。哈爾哈齊。總兵趙應奎。併力剿禦。又奏賊陷都昌。復諭希爾根等剿之。甲子。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叛賊楊來嘉犯南漳。官兵敗之。乙丑。賊逼祁門。改命碩塔等駐安慶。調河南提督王永譽爲安徽提督。湖南巡撫張朝珍奏。麻城劉青藜結黨倡亂。武昌知府于成龍督兵擒殺賊首鄒君升。己巳。平南王尙可喜奏。副都統尙之節等統兵自程鄉縣間道進閩。沿途相機剿撫。不煩兵戈。逆賊望風逃遁。僞官弁繳札投誠。恢復大埔縣。直抵三河壩。得旨嘉獎。副都統擴爾坤等奏。僞將軍吳之茂。僞總兵彭士亨犯廣元。官兵大敗之。斬僞遊擊徐應昌。賊夜遁去。平南王尙可喜報。劉進忠抗不受撫。官兵屢敗之。斬僞副將陳璉等。



癸酉江南總督阿席熙奏。賊陷徽州府。及歙祁門等縣。江西總督董衛國報。副都統甘度海。大敗賊於龍泉縣西北。斬僞總兵郭龍李良。又報定南將軍內大臣希爾根。平寇將軍哈爾哈齊等。圍撫州。擊敗援兵及城內兵。戊寅。浙江提督塞白理奏。賊陷黃巖。總兵阿爾泰從賊。吳逆遣賊犯袁州。諭署副都統穆成格。率南昌兵速赴袁州。與趙應奎併力固守。己卯。授和碩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率滿兵往江甯。保固江南全省。將軍阿密達。額楚。華善。王之鼎。總督阿席熙。並參贊軍務。授坤巴圖魯侍衛爲振武將軍。赴汝甯駐防。浙江巡撫田逢吉報。賊屯仙居縣。知縣鄭錄勛。分路進剿。陣斬僞都司王宗興。殺賊三百餘。又叛賊曾養性。祖宏勛。密遣人投送逆書。朱溪都司汪國祥。卽時舉首。下部議敘。南贛總兵劉進寶。復崇義。川陝總督馬之先疏報。流賊張獻忠餘黨冉秉乾等。投誠。請照例安置。江甯將軍額楚。敗賊於績溪。復其城。定南將軍希爾根奏。賊於本月初七日夜。來犯大營。官兵分路迎擊。敗之。復撫州。尋又奏。閩賊東踞建昌。滇賊西犯袁州。令將軍哈爾哈齊。率兵援袁州。浙江總督李之芳報。副將陳世凱。副都統馬哈達。石調聲。敗僞都督陳重。僞總兵朱老四等。於金華之山口。追至鄭家店。斬賊五千餘級。焚燬賊巢二百。



餘處。四川總督周有德報。僞將軍何德成。自昭化赴二郎關。欲截糧餉。官兵擊敗之。擒僞都司賀騰龍等一百六十人。乙酉。平南王尚可喜奏。續順公沈瑞。不甘從賊。挈家回粵。情屬可憫。命復還原爵。仍管伊標。駐紮廣東。兩廣總督金光祖奏。提督馬雄。總兵郭義降賊。廣西全省變動。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率兵討之。將軍額楚復徽州。命速取道饒州。會合江西大兵。庚寅。江西總督董衛國奏。賊犯建昌。總兵劉進寶。調屯壘都督許貞兵救援。大破之。又賊曾若干犯石城。署中軍事管天祥。知縣李德明等。率民兵敗之。冬十月壬辰。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帥師至江甯。癸巳。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閩賊一萬四五百人。入犯遂安。遂安土賊王應茂等。率賊兵四千。沿河傍山。遙爲犄角。嚴州副將鮑虎。率兵大敗之。斬僞參將王師古等。殺賊一千一百七十餘級。乙未。定南將軍希爾根奏。耿精忠僞將軍陳昇。及土賊郭應定等。犯贛州。副都統甘渡海等。統兵迎擊。大敗之。斬僞總兵柯隆。李梁。又追敗之於龍泉縣。石灰澳隘口。破其三營。攻取曹林賊巢十餘寨。丙申。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帥師之廣東。安徽巡撫靳輔奏。副都統碩塔穆森等。恢復建德縣。又奏湖口彭澤。相繼陷。浮梁鄱陽。賊聚日衆。命副



都統雅賴阿喀尼。馳赴剿賊。陝西總督哈占奏。四川賊衆。先立營於甯羌州文廟山。參將陳應奎等。夜襲其營。大敗之。賊回南山。命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發兵守九江。丁巳。康親王傑書奏報。僞都督周烈。僞總兵蔡明等。率賊二萬。由常山謀犯衢州。副都統喇哈胡圖等。於九月十七日。擊敗之於焦園等處。安徽巡撫靳輔奏。饒州逆賊。竊踞彭湖。徽州營副將姚宏信。守備李剛。大敗賊於建德縣之鄭坑鋪。平南王尙可喜奏。總兵王國棟。剿潮州。三戰三捷。十一月。經略莫洛奏。廣元大兵。缺餉兩月。略陽糧艘。爲賊所劫。賊又屯踞七盤朝天諸關。餉道梗塞。上命莫洛速赴七盤朝天等處。疏通糧道。進取昭化。協力克復保甯。尋總督哈占言。蜀中水陸阻賊。糧運難繼。且賊窺伺平陽諸處。令大將軍貝勒董額。經略莫洛。及周有德。張德地等。撤兵回廣元。再圖恢復。命副都統塞格等。率滿兵駐河南。丁卯。太白星晝見。戊辰。鎮南將軍尼雅翰奏報。偕副都統綽克托。於十月二十二日。率兵擊敗耿逆。僞都督李大元等。於南康崖口。恢復南康府。定南將軍希爾根報。官兵恢復萬載縣。先是貝勒尙善等奏。十月二十六日夜。大雨暴風。將沙船戰船。漂沒三十餘隻。沖去未獲滿洲兵二十五名。礮手七十一名。水手家人十六名。至是撥京口沙虎



船五十艘往岳州。

己巳。

上步隨

皇太后輦詣

太宗懿靖太貴妃問疾。

湖

廣總督蔡毓榮報。逆賊楊來嘉。陷竹溪中鋒寨。

甲戌。江西總督董衛國奏。臣標右

營遊擊佟國棟。率兵克復新昌縣。

乙亥。太宗懿靖太貴妃薨。

奉命大將軍康親

王傑書等奏。耿逆下僞都督徐尙朝等。率馬步賊五萬。至金華府城外。列二十餘營。

副都統馬哈達。台吉察渾。都統巴雅爾。總兵官李榮等。領兵夾擊陣斬。賊將吳榮先

等三十餘人。賊兵二萬餘人。

平南王尙可喜奏。尙之孝等。進兵潮州府。克東津筆

架山。洗馬橋等處。巡撫劉秉權。總兵官王國棟等。破潮州城南鳳凰洲木城二座。斬

僞都督金漢臣等。殺賊五千餘。副將何九衢等。復潮州澄海縣。

乙酉。鎮南將軍尼

雅翰奏。吳逆僞朱將軍。與總兵黃乃忠。合兵數萬。自萍鄉來犯袁州。副都統甘度海

等。於本月初四日。敗賊於西村。斬萬餘級。又登山擊敗賊衆。斬五千餘級。十二月。

庚寅朔。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甯海將軍貝子傅喇塔。敗耿逆下僞都督僉事

曾璽。僞總兵陳理屯。黃瑞山。殺賊一千七百餘。斬僞副將陳鵬等七人。生擒僞守備

以下百餘人。盡毀賊營。

署朝鮮國事李焞。遣告其父王李柵喪。貢方物。

湖廣巡

撫張朝珍奏。吳逆僞遊擊何士榮。由長沙走黃岡縣。糾黨爲亂。黃州知府于成龍。率



官兵鄉勇剿之。生擒何士榮。下部議敘。癸巳。將軍額楚復婺源。甲午。江西官兵敗賊於小姑山水關。賊固守彭澤縣。我師奮勇克之。浙江總督李之芳奏。賊逼金華。台吉察渾。副都統石調聲。破賊竹園村。都司陳夢暘等。破賊季宅馬澗。殺僞遊擊等六名。擒三名。賊兵被斬二千餘名。江西總督董衛國奏。滇賊陷安福縣。命甘度海剿滅賊寇。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耿逆下僞總兵桑明等。領賊五萬。將軍賴塔率兵大敗之。殺賊萬餘。庚子。定西大將軍貝勒董額奏。是月初四日。提督王輔臣。兵叛於甯羌。劫經略營。經略標下官兵。或敗走。或從逆。經略莫洛遇害。臣等兵阻。不能前進。退保漢中。諭貝勒尙善。規取岳州。調平寇將軍哈爾哈齊。守江甯。並參贊大將軍簡親王軍務。遣給事中蘇拜。招撫王輔臣叛兵。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參將滿進貴。紹興知府許宏勛等。敗賊嵎縣之長嶺。桂門山嶺。殺賊一千七百餘人。生擒僞軍師邱爾章。僞將軍馬玉等。招撫僞總兵馬瑞之等。又奏耿逆下僞總兵王飛石等。統賊七千餘。犯淳安。嚴州副將鮑虎。擊之於圍屏鎮。殺賊二千二百有奇。生擒王飛石等。僞副將江明等。招撫僞副將江誠等。安撫被難人民歸籍。下部議敘。命副都統穆舒渾等。率師鎮新安。以周卜世爲山西提督。駐平



陽。命將軍尼雅翰。帥所部協守廣東。孫延齡犯懷集縣。官兵六戰皆捷。又犯欽州。遊擊王嘉賓擊敗之。康親王傑書奏。參將陳夢暘。敗賊蘭谿之東野山。斬僞總兵宋書聘。生擒僞副將吳維景等。又報紫瑯山餘寇。盤踞十八汀磯等處。官兵擊敗之。生擒僞總兵楊茂林等。平南王尚可喜奏。楚逆李漢英。復犯連州。李有才等擊敗之。又奏劉逆踞揭陽。碣石總兵苗之秀往剿。復揭陽潮陽兩縣。江甯將軍額楚。報官兵復樂平。又敗賊於鄱陽雲古峯下。遂至饒州。復其城。己酉。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吳逆僞總兵張泰。踞安福縣。副都統穆承格等進剿。殺賊五千餘。復安福縣。庚戌。河南巡撫佟鳳彩。以疾乞休。允之。汝南總兵周邦甯。以仕民籲留入告。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佟鳳彩樸實無奇。老成練達。謹慎和平。服官二十餘年。皆能稱職。其撫豫數載。恤民疾苦。民愛而信之。傳聞告病以來。百姓皇皇。如失所倚恃。宜令力疾視事。資駕輕就熟之益。上命鳳彩仍留任。不爲例。壬子。以敕諭王輔臣。海澄公黃芳度奏。臣練勁卒滿萬。堅守漳城。及龍溪五縣。耿逆潛師援漳。臣分兵擊破之。鄭逆遣叛鎮趙得勝。來攻漳浦。乞發大兵。不拘何路進閩。與臣會合。併力掃除。命平南王尚可喜。由潮州發兵應援。平定閩省。丙辰。定遠平寇大將



軍岳樂奏。副都統雅賴阿喀尼等。復都昌。疏通河道。招撫康山餘黨。是歲人丁戶口。一千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二。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五十六頃六十二畝。徵銀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三兩三錢有奇。米豆麥五百五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有奇。草二百二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五束。茶十六萬二千七百四十筵。行鹽四百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引。征課銀二百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兩三錢有奇。鑄錢二萬九千三百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有奇。



東華錄擊要卷十二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聖祖仁皇帝

乙卯康熙十四年春正月。浙江總督李之芳奏。總兵鮑虎。敗賊於花石嶺。斬千六百七十餘級。生擒偽副總兵都司各一名。守備千總各五名。趙得勝等。殺賊三百名。復分水縣。平南王尚可喜奏。耿精忠將黎化中。與吳三桂之婿郭壯圖。合兵犯連州。遊擊李有才等。擊敗之。賊遁楚界。江西巡撫白色純奏。閩逆王九萬。犯會昌。遊擊李天柱周球等。擊敗之。斬千餘級。生擒副將一名。乙亥。遣內大臣壽特。侍衛桑厄思克。諭祭朝鮮國王李柵。謚莊恪。封嗣子李焯。爲朝鮮國王。兩廣總督金光祖奏。欽州遊擊王嘉賢。擊敗廣西逆賊周將軍黃都督等於王光山。陣斬偽百總一名。賊兵二百八十六名。平南王尚可喜奏。歸善縣連國柱等。擊敗淡水場土賊蔡宗明等。命將軍阿密達。帥師速赴蘭州。討王輔臣。戊寅。江甯將軍額楚奏。官兵擊敗饒州賊衆。獲船無算。己卯。浙江總督李之芳奏。賊踞龍游蘭谿壽昌交界深山之內。三縣駐防官兵。敗賊於白馬黃塘源等處。蘭谿知縣楊天機等。敗賊於下盛村。斬偽



總兵一。守備李和等。敗賊於大堰頭仙洞等處。辛巳。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南漳縣點子龍虎等峒寨。僞都司夏之琪等。率民兵三千三百餘名投誠。陝西總督哈占奏。興安總兵官王懷忠。敗賊於娘娘廟。槐樹驛。陣斬僞總兵王加王等。又至郿嶺。攻破木城二座。直隸巡撫金世德疏言。直隸事務殷煩。長蘆鹽政。勢難兼顧。請仍差御史專理。從之。又請調分防吳橋縣安陵東汛。東光縣大龍灣汛兵。千把總各一名。馬四十匹。步兵百三十名。防緝嚴鎮羊兒莊等處私鹽。從之。乙酉。興安兵變。殺總兵王懷忠。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隨征知縣姚啓聖等。敗賊於諸賢縣。楓橋錢塘等村。進破賊寨。又破賊方懋功等於冷水地方。前後殺賊數千。陣斬賊首朱得福。招撫僞總兵等官四十四員。賊兵七千餘。又奏副都統馬哈達等。復永康縉雲二縣。江西總督董衛國奏。陣斬逆賊陳益後。二月。下詔切責貝勒董額等。以王輔臣之亂。退縮失機。致廣元朝天諸關。已克復者。復爲三桂所據。飭令速定平涼秦州。分兵以通棧道。以副都統鄂泰爲建威將軍。統盛京兵駐太原。防守汾州等處。丁酉。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護軍統領桑遏。復上高新昌二縣。陣斬僞總兵朱一典。謝以泰等。前後殺賊萬五千餘。生擒僞副將等官。又招撫江西僞官二



十餘員。兵三千六百餘名。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耿精忠將沙有祥。踞桃花嶺。遣副都統馬哈達等。擊破之。復處州。詔秦中官弁兵民。倉卒降賊者。悉赦不問。耿精忠將。自處州敗。遁回仙居。康親王遣副都統伯穆赫林等。大敗賊衆於白水洋。復仙居縣。獲大小礮位二百五十八座。陝西總督哈占奏。二月初五。賊犯蘭州。撫標官兵通賊倡亂。城陷。巡撫花善奔涼州。康親王招撫偽徽江伯王國賓等五百三十餘員。兵一萬四千八百餘名。江西巡撫白色純奏。南贛總兵劉進寶。敗賊於黃土關。又敗於橫嶺。復龍泉。以佛尼勒爲安西將軍。西甯總兵王進寶。大破王輔臣之衆於新城。進圍蘭州。遂復涇州。貝勒董額。敗王輔臣之衆於隴州。復關山關。三月。叛將楊來嘉犯南漳。總兵劉成龍敗之。改佛尼勒爲振武將軍。援漢中。大將軍董額。率師圍秦州。辛未。以阿密達平涼失利。調太原兵援陝西涇州。命畢力克圖爲平逆將軍。率師赴大同。討王輔臣。以甘肅提督張勇爲靖逆將軍。加總兵孫思克左都統。王進寶都督同知。討王輔臣。逆賊王輔臣陷定邊。以總兵陳福爲陝西提督。仍駐甯夏討賊。以花馬池靖邊衛相繼陷。命總督鄂善等。率師赴榆林。調四子部落兵入邊。丙戌。甘肅提督張勇奏。西甯總兵官王進寶。用



革袋結筏渡河。大破賊衆於新城。王輔臣下僞遊擊李廷玉等就擒。察哈爾布爾尼叛。以多羅信郡王鄂扎爲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圖海爲副將軍。討之。夏四月。定遠大將軍安親王岳樂。招撫江西奉新都昌冷口南湖西湖等處僞官九十一員。賊兵一萬九千八百餘名。又奏署護軍統領伯郎肅等。剿湖寇於五桂寨。斬二萬餘級。獲船九百餘隻。復餘干縣。甘肅巡撫花善奏。西甯總兵官王進寶抵蘭州。敗輔臣之衆於蘭州。癸巳。江西巡撫白色純奏。屯墾都督許貞等。招撫贛南寶石寨僞弁三十二員。賊衆一萬七千九百餘人。撫遠大將軍鄂扎等啓行。乙未。逆賊王輔臣遣人持吳三桂僞札印。授靖逆將軍張勇。張勇斬其使。以聞。西甯總兵官王進寶出首王輔臣逆書。上嘉之。封張勇靖逆侯。王進寶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招撫江西銅鼓營。強山東鄉餘干奉新等處僞官九十員。賊兵三萬三千三百餘名。兩廣總督金光祖奏。官兵復藤縣。丙午。江西總督董衛國奏。袁州土賊犯分宜萬載二縣。官兵擊敗之。安親王岳樂奏。四月初二。復東鄉縣。僞官五十六員。領十一營。一萬一千餘衆投誠。又奏將軍額楚等。至饒州府萬年縣之石頭街。擊敗耿逆下僞都督四萬餘衆。五十七營。斬賊五千餘級。生擒



三百餘。復萬年縣。又復安仁縣。四川平涼賊衆。合攻秦州。官兵屢敗之。西甯總兵王進寶。克臨洮府。甘肅總兵官孫思克。復靖遠衛。王進寶。復金縣安定縣。乙卯。甘肅巡撫花善奏。邊外蒙古。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進剿河東。乃拆毀關隘。襲執官吏。與官兵會戰。永固城副將陳達戰歿。命甘肅總兵官孫思克。加意防邊。如蒙古仍行肆害。卽率兵剿禦。丁巳。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奏。臣等帥兵至察哈爾。布爾尼。設伏山谷。列陣以待。臣等進擊。厯山澗賊。伏發。撓亂土默特兵。我軍擊之。盡殲焉。布爾尼親領大隊。列火器相拒。我兵奮擊。大敗之。察哈爾下都統晉津。率其族於陣前降。布爾尼兄弟。僅以三十騎遁。垂札布等。亦皆散走。臣等聞郡主。留居瓦子府東三十里。遣官迎歸。布爾尼部下佐領五人。兵三百名。隨侍衛塞梭來歸。參領舒什蘭奏。奉調宣府左翼四旗察哈爾。鎮大同。衆譁。毀邊牆私遁。以內大臣舅舅修國綱爲安北將軍。鎮宣府。黃巖總兵官鮑虎。敗僞總兵吳林等於汪家橋。紹興知府許宏勛。招撫僞總兵弓廷弼。僞侯吳興賢等。及兵五萬七千八百餘名。五月。命科爾沁和碩額駙沙津。率所屬五族。會剿布爾尼。布爾尼兄弟。知沙津兵至。遣人送羅不藏妻。並告以敗欲逃。蓋羅不藏妻。沙津妹也。沙津留其妹。率兵至山後。



圍之。布爾尼兄弟遁。沙津追及之。布爾尼十二騎。併力拒戰。沙津盡射殺之。得旨嘉獎。大兵凱旋日。著議敘。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復建昌。陝西副都統鄂克齊哈。復甯州。遊擊李師膺叛。殺韓城令。犯郃陽。署夸蘭大鄂爾博什等。擊走之。以旱。命大臣理刑獄。叛將楊來嘉。洪福。犯南漳。尋陷穀城。以貝勒察尼。爲靖寇將軍。統襄陽諸路兵。援穀城。庚辰。察哈爾左翼四旗歸順。命將軍畢力克圖。帥師援榆林。副都統哈塔。鎮大同。以吳丹爲建威將軍。鎮太原。詔內大臣佟國綱回京。賊陷延安。綏德等處。諭畢力克圖。分兵速進。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招撫僞參謀葉存忠。僞總兵韓六合等一百六十餘員。兵一萬九千餘名。靖寇將軍甘肅提督張勇。復洮州。河州二城。閏五月。以張勇節制全秦軍務。陝西提督陳福。遣兵復惠安。韋州。安定三堡。遂合蒙古諸部兵。圍賊於花馬池。大兵圍蘭州。王進寶等。大敗賊於東門。甕城。吳三桂將犯荊州。詔責順承郡王。前失機宜。飭附近官兵馳援荊州。賊犯均州。將軍宜理布等。兩次擊敗之。陣斬賊千餘名。榆林官兵。復隴州。進靖二堡。以軍興。停陝西乙卯科鄉試。己亥。樂平賊。復陷饒州。癸卯。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副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等。征滅察哈爾班師。



凱旋。甲辰。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賊三路犯處州。都統喇哈達等。于十八都石塘石佛嶺等處。三次敗賊。復松陽縣。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副都統朱喇禪。於武甯縣擊敗賊衆。斬首二千餘級。擒獲僞守備。都統覺羅畫特等。克新城縣。擒僞遊擊許定國。將軍額楚復廣信府。陝西提督陳福。攻圍花馬池。逆賊來化勢急。遂降。花馬池平。廣西官兵。敗孫延齡之衆於蒼梧。王輔臣屢敗。由蘭州將突圍出。王進寶分路邀擊。大敗之。遂克秦州。禮清水伏羌西和等縣。皆復。將軍希爾根。敗賊于餘干。復饒州府。六月。癸亥。諭禮部。朕荷天眷。誕生嫡子。已及二齡。茲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儲大典。宜卽舉行。今以嫡子允礽爲皇太子。爾部詳察應行典禮。選吉具奏。甲午。平逆將軍都統畢力克圖。克吳堡縣。遂趨綏德。敗王輔臣之衆於虎爾崖口。賊將朱龍遁。遂復綏德。將軍尼雅翰奏。粵東四面受敵。廣州兵少。平南王又漸衰邁。臣才識短淺。設鄰近有警。恐難支守。乞令江西率兵來援。命前鋒統領覺羅舒恕。援廣東。戊寅。皇子長生生。己卯。四川總督周有德奏。本月十八日。關中賊遁。命振武將軍佛尼勒等。率師開棧道。以援漢中。副都統翁愛。率西安兵。同綠旗兵。守龍州仙逸關諸處。壬午。靖逆將軍甘肅提督侯張勇。



敗王輔臣之衆於鞏昌。遂復鞏昌府城。詔諭王輔臣自新。陝西總督哈占奏。將軍畢力克圖克延安。追賊至宜州。敗之。延安府平。癸卯。西甯總兵官王進寶克復蘭州。陝西提督陳福奏。恢復定遠縣城池。江西官兵取石峽失利。署副都統雅賴死之。興安遊擊王可成等復叛。命太原將軍吳丹分兵守潼關。庚戌。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招撫江西泰和龍泉永興廬陵等縣。並湖廣茶陵州永興等縣。又報希爾根復浮梁樂平二縣。侍郎舒恕總兵許貞復宜黃崇仁樂安三縣。壬子。廣東總兵官祖澤清以高州叛。癸丑。靖逆將軍侯張勇奏。夷情叵測。乞許臣回駐莊浪。詔命張勇速取平涼。令總兵官孫思克回甘州防禦。八月。癸酉。陝西提督陳福奏。副將太必圖等復平遠所。董額畢力克圖阿密達諸軍會攻王輔臣于平涼。屢敗之。陣斬賊將郝天祥。貝子傅喇塔等大敗耿精忠之衆於半山嶺。進攻黃巖。僞將曾養性遁走溫州。遂復黃巖城。九月。丙戌朔。靖逆將軍侯張勇奏。甘肅總兵孫思克進剿平涼。於紅兒等大敗賊衆。擒斬無算。復靜甯州。江西督標遊擊周志新復靖安縣。壬寅。定西大將軍貝勒董額再疏請赦王輔臣。上切責之。令貝勒貝子公參贊諸臣速行進剿。務期翦滅。冬十月。壬戌。皇子萬黼生。浙



江官兵進取溫州。復太平樂清青田三縣。壬申。陝西提督陳福奏。九月二十三日。平涼賊奄至固原。固原賊亦自城突出。副將木必圖死之。陳福退保靈州。陝西總督哈占奏。慶陽已就撫。王輔臣遣黨周養民率兵圍困。慶陽復陷。命額楚等公同籌畫。速取平涼。剿除逆賊。十一月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奏。將軍貝勒察尼等。敗吳逆賊黨於興山縣。復其城。己亥。福建巡撫楊熙奏。臣同少傅公尙之信等。領兵入閩。克鮮水關。敗賊於永定。復其城。海寇鄭錦。陷彰州。海澄公黃芳度。闔門死之。十二月。戊午。定西大將軍董額奏。官兵攻取平涼。克取第一關廂。去城三里許。對南山屯營。城未能下。命於平涼城北。通固原要路。斷其餉道。以困斃之。叛賊馬雄等犯高州。雷廉潮俱失守。命簡親王喇布援廣東。江西兵復浮梁貴溪。丙寅。立皇子允礽爲皇太子。詔書切責順承郡王。師久無功。參贊巴爾布等。並落職自効。甯夏兵變。提督陳福遇害。臨鞏總兵官王進寶。振武將軍佛尼勒靖逆將軍侯張勇。敗王輔臣之衆於河西。海寇復犯溫州。水師提督常進功。總兵朱萬化。自定海關出洋剿禦。連破賊衆於沈家門等處。丙辰。康熙十五年春正月。諭兵部。提督陳福已爲亂兵所害。秦省提督職任重。宜



得賢能以資彈壓。西甯總兵官王進寶。忠誠克殫。勞績素著。著授爲陝西提督。暫駐秦州。辛卯。江西總督董衛國奏。副將吳友明。大破賊寇。復新昌上高二縣。甲午。以建儲。加上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太皇太后。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皇太后。加恩中外。戊戌。浙江巡撫陳秉直奏。招撫遂安縣等處。耿逆下僞官汪飛龍等。一百五十五員。兵五千名。簡親王喇布奏。副都統額赫納席布等。大破麻姑山賊王承召。及從姑山賊李懋珠。遊擊陳啓善等。破賊余流。保於萬年縣。二月。癸丑朔。平南王尙可喜奏。臣病日劇。寇在門庭。臣子尙之孝。又統兵在潮。臣軀恐有不測。則粵省漸至危急。請遣威望大臣。星馳抵粵。以資彈壓。得旨。王實心爲國。計慮周詳。朕與王情同父子。誼猶手足。覽疏未竟。朕心惻然。但別遣大臣。該省之事。一事未能週知。所關非細。王可於諸子中。擇才畧素優者。遣赴潮州。整理軍務。大將軍平南王尙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捍衛封疆。王其加意調護。期於平復。以慰朕憂慮。眷念至意。尙可喜奏。副都統穆承格。復始興縣。詔大將軍勒爾錦。宣諭軍中。凡恢復城池後。毋殺掠。以都統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征王輔臣。貝勒董額以下。俱聽節制。叛將吳之茂。自四川逼



鞏昌。命張勇還鞏昌禦之。復以畢力克圖爲平逆將軍。鎮甯夏。詔康親王傑書進師福建。貝勒尙善等進師岳州。吳三桂僞將高大傑陷吉安。丁丑。賜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御用衣帽。團龍補服。黃帶等物。并御乘名馬二匹。散馬二百匹。戊寅。上御太和殿。賜撫遠大將軍敕印。安親王岳樂復萍鄉縣。吳三桂將夏國相遁。三月丙戌。陝西提督王進寶振武將軍佛尼勒等進剿北山。大敗賊將吳三茂於北山口。生擒僞總兵徐大仁。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遣固山貝子傅喇塔等圍溫州。僞將曾養性祖宏勛悉衆來犯。副都統紀爾他布等擊敗之。陣斬僞都督孫可得李節三等二百餘員。殺賊二萬餘。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等敗吳三桂僞將王會等於靈機寨。賜彭定求等二百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護軍統領額司泰等統領岳州水師克取君山。順承郡王勒爾錦渡漢江。遣前鋒參領瓜爾察敗三桂之衆於文村。又敗之於石首。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擊三桂之衆於太平街。失利。退保荊州。夏四月辛酉。江西總督董衛國奏賊犯廣東總兵官苗之秀副將吳啓鎮等相繼叛。尙之信陰與賊通。受吳三桂招討大將軍僞號。於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尙可喜第。倡亂。鎮南將軍舒恕等引兵歸。副都統



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修養鉅。陳洪明。俱降賊。上諭廣東變亂。兩江可虞。宜益兵守江南。分駐京口。禦賊。並應援江西。簡親王喇布奏。署副都統揚古代等。進兵饒州。敗賊於倫吉橋。復餘干縣。戊辰。加靖逆侯張勇少保。仍兼太子太保。以敘恢復洮河二州功也。戊寅。陝西總督哈占奏。王輔臣之衆。駐龍駒砦。斷商南路。商南知縣盧僕死之。命吳丹席卜臣。會哈占剿賊。庚辰。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川逆譚宏。直逼鄖江北岸。楚逆洪劉等賊。出掠鄖江以南。提督佟國瑤等。敗賊於坪溝。又敗之於黃畈九里岡南岸等處。擒斬無算。靖逆將軍侯甘肅。提督張勇。敗賊于十八盤坡。復通渭縣。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揚武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江西南昌吉安饒州等處。先後招撫逆賊僞官。四百五十餘員。兵一萬五千餘名。袁臨總兵官趙應奎。復萬年縣。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耿精忠將馮公輔等。陷宣平。夸蘭大黨喀里等。敗賊于陶村。又敗之於夏灣。復宣平縣。撫遠大將都軍統大學士圖海奏。本月十七。臣至平涼。越一日。率兵至城北護山墩。相見形勢。賊衆萬餘來戰。我軍奮擊。陣斬僞總兵二人。餘賊墜崖死者甚衆。六月。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奏。臣統兵抵平涼。大敗賊於平涼城下。卽遣授參議道周昌。入



城招撫王輔臣。王輔臣隨遣其副將謝天恩乞降。上命頒赦詔。撫慰之。靖逆將軍甘肅提督侯張勇奏。逆賊王輔臣勢窮。引川逆爲援。犯通渭縣。提督王進寶率領官兵擊敗賊衆。招降僞官。復靜甯州。庚午。和碩額駙尙之隆。以尙之信叛。率子弟詣部請罪。上以尙可喜。矢志勤勞。悉宥之。撫遠將軍大學士圖海奉詔招諭王輔臣。輔臣至營。薙髮率衆降。上赦其罪。復其原官。加太子太保。擢靖寇將軍。立功贖罪。固原僞巡撫陳彭。慶陽僞總兵周揚名。下峪關僞總兵王好問。關山僞副將孔印雄。及雲南土司陸道清等。各率所屬官兵相繼來降。又奏平涼投誠猓苗官兵。求回原籍。允之。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僞將軍耿繼善焚毀營盤。並建昌新城諸賊。逾關遁走。上諭大將軍康親王傑書。耿精忠撤建昌諸兵。其爲海寇所逼無疑。我師宜乘機速進。勿坐失事機。秋七月。鎮南將軍哈爾哈齊等克吉安府外城。浙江提督石調聲奏。官兵敗賊于缸窰等處。復象山縣。壬辰。甯夏提督趙良棟奏。原任提督遇害。乃參將熊虎等四人實爲首惡。現在拘禁。伏候敕旨。上諭熊虎等四人倡謀爲亂。手刃主將。國法難寬。著卽正法。江西官兵復金谿縣。振武將軍佛尼勒提督張勇。王進寶會剿吳之茂於秦州樂門。賊宵遁。遂復禮縣。壬申。



江西總督董衛國奏。官兵敗賊於廣昌。復縣城。閩逆僞將馬九玉等。陷衢州。康親

王傑書。遣都統賴塔等。敗之。復江山縣。九玉棄營遁。九月。康親王傑書。遣副都統

胡圖等。率兵追馬九玉。破之。復常山縣。又遣將軍賴塔等。至仙霞關夾攻。僞參將獻

關迎降。官兵長驅而進。攻拔浦城縣。湖廣官兵。破洪福于芝河。賊陷湖廣醴陵。

張勇克階州。參將拜思哈復山陽縣。福建總督范承謨。爲耿精忠所害。命

前鋒統領穆占。佩征南將軍印。統陝西河南諸軍。赴湖廣。討吳三桂。江西督標後

營遊擊張射光。復瀘溪縣。賴塔紀爾他布等。克建陽縣。遂復建甯府。冬十月。河

決淮揚。命工部尙書冀如錫。戶部侍郎伊桑阿閱視。副都統塞格。復鄖西縣。甲

子。賜荀國樑等一百四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議政王大臣。議準

禮部奏。令八旗子弟。除現在生員舉人進士錄用外。嗣後請將旗下子弟。考試生員

舉人進士。暫令停止。從之。將軍舒恕。恢復萬安縣城。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

帥師抵延平。僞將軍耿繼美。以城降。精忠大懼。遣使赴延平。獻僞印。并遣其子耿顯

祚來迎。王師至福州。精忠率僞官。出城降。上命還精忠爵如故。仍率所部兵。從征

海寇自效。浙江總督李之芳奏。總兵陳世凱。招撫僞參將等員。恢復景甯。遂昌。慶



元政和松溪等縣。又溫州闔郡僞官兵民人等投誠。溫州處州府屬州縣。盡皆恢復。又官兵進剿玉山縣。恢復縣城。簡親王喇布奏。夸蘭大胡理鄧庫。及總兵高登科等。復德興縣。癸酉。諭講官喇沙里等。經書屢經講讀。朕心業已熟曉。通鑑一書。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作何揀擇。撰擬講章進講。爾等議奏。尋議資治通鑑一書。統貫諸史。最爲詳備。而通鑑綱目。尤得要領。擬從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進講。從之。十一月。海寇鄭錦。遣其將許耀。以賊三萬。逼福州。連營烏龍江。康親王遣都統喇哈達等。渡江奮擊。克賊營。追奔四十里。規復汀漳興泉四郡。安親王岳樂。圍長沙不下。江西巡撫董衛國奏。副都統莽依圖。敗賊於信豐。撫標遊擊楊以松。復定南縣城。南贛副將許盛。復泰和縣。丁酉。以順天府遵化縣。昌瑞山。建章皇帝孝陵。升縣爲州。耿繼善犯南豐。副都統雅泰。總兵許貞。擊敗之。十二月。上命左都御史介山。兵部侍郎吳努春。參贊康親王軍務。以耿昭忠爲鎮平將軍。駐守福州。勅淮陽瀕河植柳。以備河工。叛賊嚴自明郭義等。犯南康。連兵十七營。將軍覺羅舒恕。江西巡撫佟國楨等。擊走之。自明等退據南安。尙之信。使人詣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行營乞降。簡親王以聞。詔赦其罪。命立功自效。吳三



桂殺孫延齡。籍其家產。以其衆隸線國安。官兵復上猶縣。建威將軍吳丹略地華州商州。副都統穆舒渾復山陽縣。乙丑。簡親王奏報。僞將軍黃朝用。帶領僞官一百十員。兵一千五百餘名。獻廣信府城投誠。又僞將軍黃高白。顯忠等。各帶僞官及所部兵投誠。賊將耿繼善。棄邵武遁。海賊乘間據其城。犯延平。副都統穆赫林敗之。僞武定將軍彭世勳。以邵武府降。

丁巳。康熙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副都統嚴君寵復浮梁縣。江西巡撫佟國偵奏。副將

許盛。恢復南安之上猶縣。將軍額楚等。攻吉安。三戰失利。命侍郎班迪至軍。察

將士罪狀。甲辰。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副都統伯穆赫林等。率領官兵。追剿

海賊。恢復泰甯。建甯。甯化。長汀。清流。歸化。連城。七縣。及汀州府城。二月。戊申。總兵

官許貞。克復新城縣。癸丑。副將周球。大破海逆於五里排。復會昌縣。增置岳州

水師營。副都統伯穆赫林。遣兵恢復福建上杭。武平。永定。及江西瑞金等縣。贛州

一路俱平。閩賊林惟仁。踞周公源口。參將王英等。討平之。林惟仁率衆降。以都

統鄂內爲討逆將軍。率師赴岳州。討吳三桂。浙江遊擊郭守金。復鉛山縣城。興安

式陽。貴溪。三縣歸附。丁卯。皇子允祉生。甯海將軍喇哈達。平南將軍賴塔等。進



剿興化。連破二十六營。斬僞總督趙得勝等六十二員。復興化府城。防守仙遊縣。僞總兵郭維藩投誠。辛未。以靳輔爲河道總督。官兵敗鄭錦於新泉縣。賊棄漳州遁。遂復海澄等十縣。福建平。三月。命督捕理事官麻勒吉。招撫孔王女孔四貞。命康親王傑書。移師取潮州。以莽依圖爲鎮南將軍。帥師會剿。廣東副都統額赫納穆承格。參贊軍務。侍郎覺羅舒恕。留鎮贛州。劉進忠。苗之秀。詣康親王軍前乞降。詔赦其罪。並以原官從大兵征討。尋授進忠爲討逆將軍。江西官兵復樂安。逆賊楊玉泰來降。壬寅。皇子長生薨。賊將韓大任。棄吉安遁。師入其城。以簡親王喇布。師久無功。自大將軍以下。降謫有差。更命都統貝勒。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布舒庫。往贊軍務。甲辰。含譽星。卿雲見。吳三桂聚衆守長沙。上命順承郡王勒爾錦。進軍臨江。圖海扼漢中。以分賊勢。命簡親王。偕多諾鎮吉安。莽依圖帥師赴韶州。額楚駐袁州。侍郎覺羅舒恕防贛州。夏四月。詔圖海進兵。逼四川。提督趙賴。敗三桂之衆於太和。擒賊將蕭元。吳三桂率衆赴衡州。命簡親王偕侍郎覺羅舒恕。總督董衛國。總兵折爾肯。分兵禦之。辛未。上親撰大德景福頌。書屏進。太皇太后。莽依圖師至南安。逆賊嚴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抵韶州。傳



宏烈迎降。五月。江西總督董衛國復崇仁縣。浙江總督李之芳奏。僞揚烈將軍程鳳。擁衆數萬。占踞德興。程鳳身故。其妻王玉貞。僞稱掌揚烈將軍印務。臣遣人開誠曉諭。王玉貞率僞總兵楊彪等三百四十八員。家口四百七十三名。兵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三名。赴軍前投誠。尙之信以廣東降。以傳宏烈巡撫廣西。官兵復崇仁縣。先是撫遠大將軍圖海疏言。馬雄陷賊。其母及族人俱在固原。今雄母欲令其孫承先持書赴廣西招降。詔給承先遊擊銜。遣赴廣西。旋命督捕理事官麻勒吉。賁敕赴簡親王喇布軍前。上諭馬雄曰。爾世受國恩。鎮守西粵。勤勞素著。自吳三桂孫延齡相繼背叛。整兵防禦。力保孤城。邀執僞差。矢心報國之忠貞。朕久洞悉。後緣賊氛逼近。援絕勢單。力難自守之時。爲暫爾苟全之計。茲各路大兵剿撫並用。每念粵西變叛。各官陷賊。自拔無由。以爾據忠有素。追念前勞。尤深軫惻。今特頒專敕宣諭。爾等果翻然悔悟。棄逆效順。將爾已往之罪。並所屬官兵。悉行赦免。若能剿寇立功。仍加恩養優敘。爾其無懷疑懼。以負朕篤念勛舊至意。海賊踞舟山。水師提督常進功。出定海偵擊。大破賊於螺頭門。梃齒嶼。朱家尖等處。斬獲無算。諭部從優議敘。六月。尙之信奏。臣聞將軍莽依圖兵抵韶州。復遣署都統尙之瑛等代



臣迎接王師得旨。尙之信著襲其父尙可喜平南親王。提督趙賴總兵官許貞復樂安縣。劉進忠以潮州降。以覺羅舒恕爲安南將軍。丁巳尙之信奏原任高雷總兵祖澤清率所屬兵投誠。高雷廉三郡悉平。命加都督同知。仍管總兵官事。秋七月。河道總督靳輔奏。河道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容緩。謹條列八疏。以奏得旨。河道關繫重大。應否緩修。將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本內事情著河道總督靳輔再行確議具奏。詔穆占等帥師赴茶陵。與簡親王協取衡州永州。授傅宏烈撫蠻滅寇將軍。與尙之信定廣西。庚子加封慈和皇太后之父佟圖賴一等公。世襲。妻覺羅氏爲公夫人。以世祖章皇帝乳母朴氏保育先皇。克昭謹慎。上幼時復殫心調護。封爲奉聖夫人。頂帽服色。照公夫人。平南王尙之信奏。原任琼州總兵官佟國卿舉城歸正。鄭錦僞將劉國軒踞惠犯東莞。將趨廣州。尙之信大敗之。賊將陳璉以惠州降。八月朱統錫復犯江西。陷貴溪。廬溪諸縣。命董衛國討之。吳三桂分兵犯韶州。桂林詔安親王岳樂將軍穆占等相機剿滅。加靖逆將軍侯張勇少傅。並太子太師。廣西巡撫傅宏烈復梧州府城。丙寅册立公遏必隆女妃鈕祜祿氏爲皇后。戊辰御太和殿受賀。赦。



天下。命和碩額駙華善等率師濟簡親王軍。吳三桂將胡國柱、馬寶寇韶州。莽依圖、額楚夾擊大破之。敗走帽峯山。胡國柱等棄帽峯山遁。官兵追擊之。走樂昌。遂復仁化縣。九月丙子。命山西提督周卜世、公溫齊等赴湖廣協剿。己卯。福建總督郎廷相奏。天柱山最爲緊要。海賊多聚于此。臣調兵往剿。克天柱山。冬十月。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傅宏烈官兵復南平縣。丁未。福建巡撫楊熙奏。逆賊朱銃鋁及其子朱義潛、姪朱義質等被獲。其黨許志遠等投誠。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遣後營參將周光裕復昭平縣。靖南王耿精忠遣子顯祚入侍。參將李士文復賀縣。侯鎮國等恢復鬱林一州四縣。復潯州府。始設南書房。簡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等入直。以備顧問。平南王尙之信奏。請以弟尙之孝赴京効力。允之。十一月。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等奏。總兵官侯馬三奇等敗賊於石井清寺。恢復之。賊韓大任擁衆踞萬安縣之梁口。以應吳三桂。命簡親王發兵與護軍統領哈堯山等剿之。官兵復茶陵攸縣。十二月乙卯。江西總督董衛國奏。恢復銅鼓營城。斬殺賊衆三萬有餘。招撫僞總兵袁菊茂等一千三百餘員。兵丁五萬餘。辛酉。太白晝見。海寇犯泉州。副都統楊鳳翔提督段應舉敗之。海寇犯欽州。遊



擊劉士貴擊敗之。吳三桂將馬寶率衆赴衡州。令尙之信趨韶州。會合貝勒額楚。取宜章郴永等州縣。官兵復萍鄉酃縣。

戊午康熙十七年春正月。都統覺羅晝特等復平江縣城。庚辰。鎮南將軍莽依圖奏。臣前抵梧州。聞吳三桂之孫吳世琮等來桂林。誘殺孫延齡。據其城。吳三桂率衆于十一月初六來衡州。令馬寶由宜章入粵西。臣以平樂最爲要地。非亟取不可。臣于十二月二十。由封川趨縣。會同傅宏烈。進取平樂。未幾。金光祖奏。逆賊馬雄死於雒容。柳州賊心惶怖。臣欲仍遵前旨。進取橫州南甯。江西總督董衛國奏。逆賊韓大任等。敗竄永慶廬陵。復奔閩川洞。白楊塢。乙酉。河道總督靳輔。遵旨覆議。條奏河工事宜。得旨。治河大事。當動正項錢糧。捐納事理。候旨行。其所稱沿河地畝。撥給兵丁。又令地主作爲幫丁。是否相合。著再議。餘如議。廣東官兵。執三桂僞官董重民等。獻京師。上赦之。江西官兵。敗韓大任於鷺鷥寨。賊遁走汀州。詔舉博學鴻詞。丁酉。征南將軍穆占。奏復永甯縣。二月。金光祖自潯州進攻失利。命將軍額楚。都統貝勒等。帥師戍梧州。覺羅舒恕。守南雄。控韶州府。時吳三桂。悉驍騎犯廣西。傅宏烈馳書告急。上命莽依圖爲總統。貝勒額楚。參贊軍務。與傅宏烈合兵。



討賊。詔簡親王喇布。移師取湖南。鄭錦遣其將林英等。犯泉州。提督段應舉。遣參將朱起龍等。大敗賊於日湖等處。生擒僞副將黃宏。僞總兵林耀等。乙丑。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逆賊韓大任。陳堯元。李懋珠等。率僞官九百五十四員。兵一萬三千一百十九名投誠。命遣兵由驛送韓大任等來京。丁卯。皇后鈕祜祿氏。崩於坤甯宮。鎮南將軍莽依圖。與吳三桂戰於平樂。失利。退保中山鎮。命尙之信。與都統馬九玉。帥師會同鎮南將軍莽依圖等。并力破賊。丙子。湖廣提督伯修國瑤奏。官兵進剿楊洪諸逆於房縣。擊敗賊衆。復其城。鄭錦寇石碼。副都統孟安。副將楊壯猷敗之。命將軍張勇。移師駐甘州。防守三邊。閏三月。癸丑。廣東肇慶安塘司庫報。三月二十二日。高雷總兵官祖澤清復叛。二十四日。提督王可成病故。命平南王尙之信。將軍莽依圖。額楚。巡撫傅宏烈。總督金光祖等。可會同商酌。速剿滅之。廣東提督。令侯襲爵暫理協剿。傅宏烈奏。潯協副將林大忠。思南副將張文玉等。復北流縣。海澄公黃芳世。敗賊蔡寅於天寶山。斬賊將楊甯等三十六員。擒弁一百二十餘員。斬兵二千九百餘人。移福建濱海界外百姓於內地。禁出海交通。新移之民。悉免其徭賦。逆賊蔡寅。犯安溪。知縣李玉等擊走之。噶爾丹興



兵攻西海。飭備邊防。辛酉。冊諡。大行皇后曰孝昭皇后。吳三桂僞將軍林興珠。詣安親王軍前降。詔封侯爵。授建義將軍。留於軍前剿賊。副都統甘度海。何進泰。以失機逮繫建昌。陝西官兵。敗賊於秦嶺。復潼關堡。夏四月。副都統穆赫林。提督海澄。公黃芳世。與蔡寅戰於灣腰樹。失利。賊陷平和。遂進徧潮州。會副都統雅塔里。率師會剿。逆賊祖澤清。結連山海諸寇。犯電白縣。詔尙之信。將兵擊之。己卯。征南將軍都統穆占奏。官兵恢復郴州桂陽興甯宜章諸處。尋又奏招撫王育民等。收復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桂東五縣。奏請增兵防守。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奏。振武將軍佛尼勒。副都統吳丹等。大敗賊衆於牛頭山。香泉等處。又副都統覺和託等。大敗賊衆於秦嶺。恢復潼關堡五寨。尙之信帥師大破祖澤清於高州。賊棄城遁。慶陽賊袁本秀。附三桂爲亂。大將軍圖海。遣兵擊斬之。五月。海澄公黃芳世病篤。奏請以弟黃芳泰襲爵。允之。廣西巡撫傅宏烈奏。官兵自北流進剿。恢復陸川博白興業鬱林等州縣。平南王尙之信奏。原任雷協都司王得功。帥衆投誠。臣星馳抵高州。而祖澤清。已挈家屬遁。十九日。復高州。鄭錦圍海澄。總兵黃藍告急。命將軍賴塔帥師赴援。厄魯特濟農。爲噶爾丹所敗。闖入內地。



詔張勇逐出邊。六月。移尙之信鎮潮州。湖廣兵敗三桂舟師於君山。賊陷海澄。署前鋒統領希福陣亡。穆赫林及提督段應舉并家屬俱自縊。以旱求直言。上步禱天壇。是日大雨。三桂寇永興。都統伯宜理布護軍統領哈克山與戰陣亡。賊遂據河外營。秋七月。命額駙華善佩將軍印守永興。海寇犯泉州。詔副都統岳爾多馬思文率師赴援。詔修高家堰。副都統雅塔理棄同安。賊遂陷泉州。紀爾他布石調聲退保興化。惠安復陷。命岳爾多等帥師救之。命提督侯襲爵總兵馬三奇守潮州。河決蕭碭。吳三桂寇永興。命將軍穆占赴援。官兵敗三桂之衆於岳陽湖。以尙之孝爲宣義將軍。暫駐江西南昌。聽募兵三千。卽赴大將軍簡親王軍前進剿。討逆將軍鄂內敗三桂之衆於柳林嘴。官兵復和平。八月。庚午。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海澄公黃芳泰。年少柔懦。不勝兵事。得旨。海澄公黃芳泰。功臣之後。令其兄黃芳世之子並家屬俱令來京。務令安置得所。以副朕始終保全之至意。八月。己卯。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以疾薨於軍。命多羅貝勒察尼代之。赴岳州統其軍。福建官兵復平和。縣甲申。上復欲親征。議政王大臣等諫止。請敕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察尼詳籌方略。從之。



乙未。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吳三桂初病中風。噎膈。有犬登其案而坐。因病甚。口不能張。且下痢。於本月十七日遂死。賊黨閉衡州城門。潛調僞將軍胡國柱。馬寶等於永興諸處。取吳三桂孫於雲南。越四日。胡國柱等自永興至衡州。始啓城門。通行旅。官兵屢敗賊衆。永興解圍。命簡親王進師衡州。貝勒察尼等進取岳州。甘肅提督靖逆將軍侯張勇疏言。臣與提督孫思克等。密探噶爾丹情形。噶爾丹居西北金山。距嘉峪關兩月程。卽古大宛國也。今歲二月內。自其地起兵。不知何向。臣復遣人至墨爾根台吉所。審視之。衆皆安居寂然。得旨。加意嚴防。行康熙永年。福建官兵復漳平縣。康親王奏。復惠安縣。解泉州圍。福建巡撫吳興祚奏。官兵復永春州。德化縣。沉燒賊船六十餘艘。殺賊六千餘級。冬十月。壬午。福建總督姚啓聖奏。遣姚儀復同安縣。癸未。上巡視北邊。福建官兵大敗賊于蜈蚣山。破其七營。斬僞總兵以下四千餘級。復長泰縣。丁酉。世宗皇帝生。上之第四子也。九朝東華錄母曰吳雅氏。賊將吳應麟。遣杜輝。巴養元。姜義等。帥水軍犯陸石口。將軍鄂內擊敗之。十一月。上命山東按察使何毓秀等十人。各加卿銜。齎詔往諸路。大將軍軍前。招撫陷賊官員兵民。副都統金榜選平雷州土寇。復徐



聞縣。簡親王移師進取郴州。金榜選復錦囊城。琮州道路通。十二月。江西總督董衛國。請領標兵赴岳州效力。請調本省兵接續前進。從之。廣西賊陷藤縣。逼梧州。二十五日。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其範謹題。爲星占之理可憑。捷音之來伊邇。請飭令軍士。應期征剿。以奏蕩平事。臣竊維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談。但事有關於軍國大計。不敢不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臣謹按立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應尤速。此司馬遷所以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敗。各以其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民所居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日。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自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翼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則。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論其地。則是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相殘害。正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



消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爲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尅火。火固不能爲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爲厲也。至於火退鬼金。則火能煨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況火旺南方。鬼井者。皆南方之宿也。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象之占驗。其理如此。請勅軍士。速應星象。以圖翦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得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己未康熙十八年春正月。賊將陷德興。逼樂平。己未。安遠大將軍貝勒察尼等奏。逆賊吳應麒。死守岳州。前奉諭多調舟師。水陸圍困。斷其糧道。逆賊勢蹙。僞總兵王度冲。僞將軍陳珀等。各以舟師來降。吳應麒棄城遁。遂復岳州。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逆賊劉國軒等。犯長泰。副都統紀爾他布。巡撫吳興祚等。敗之。皇子萬黼薨。姚啓聖疏言。鄭錦以臺灣爲穴。必不降。招撫無益。其僞武平侯劉國軒。爲賊渠魁。請赦罪。許授公爵。並赦僞將軍吳淑罪。許授侯爵。若二人解體投誠。則錦勢孤。海寇可立滅。報聞。二十九日。賊棄長沙遁。師復其城。二月。丙寅朔。吳世琮犯梧州。



傅宏烈等敗之。賊棄營遁。

詔趣平南王尙之信等平定廣西。

官兵復湘陰縣。

湖廣提督桑峨等復華容石首二縣。

詔趣董衛國取衡州諸處。

前鋒參領沙納

哈等復湘潭縣城。

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帥師渡江。次元始前運。分

路進取。松滋枝江宜都澧州。以次恢復。守百里洲。僞將洪福率舟師降。

簡親王遣

前鋒統領希福等取衡州。賊將胡國柱夏國相遁。

詔察尼會順承郡王勒爾錦取

常德。沅州鎮遠。並議進取雲貴事宜。改桑峨雲南提督。趙賴貴州提督。周有德總督

雲貴。並隨大軍進討。起前雲南巡撫李天洛原官。以楊雍建巡撫貴州。

撫遠大將

軍圖海入都。陛見後。仍赴陝西。

上遣禮部侍郎楊正中齎茶酒送之於廣甯門外。

官兵復安鄉縣。

官兵復常德府。

官兵復桃源安鄉諸縣。

順承郡王奏。慈利

石門二縣。九溪永定二衛投誠。

癸巳。吏部議覆左都御史魏象樞奏學道考試十

弊。一童生府考無名。徑取入學。二額外溢取童生。撥發別學。三私查印簿。某卷某號

卽某人。以便賄賣。四解部冊籍遲延。更改等第。五先開六等草單。嚇詐保等銀兩。六

將文童充武童。入學後。賁緣改武爲文。七將生童遠調考試。八縱容教官包攬通賄。

九曲徇情面。孤寒棄斥。十將額外溢取童生。混附生員冊內報部。以上十弊。允當嚴



禁。應如所請。嗣後考覈學道。俱注剔除十弊具題。三月丙申朔。試內外諸臣。薦舉

博學鴻詞。一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賜宴。試題璿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

韻。授彭孫逵等五十人翰林官。有差。汪霏編修一等彭孫逵編修倪燦檢討張列編修

清原陳維松徐嘉炎檢討陸葵編修馮最檢討二錢中諧編修汪楫檢討沈祐編修朱鼎

尊檢討湯斌侍講汪琬編修邵家隨檢討二李來泰侍講潘耒檢討沈祐編修施潤

章侍講米漢雲與堅李鐙編修徐凱檢討吳元龍侍讀龐塏毛奇齡檢討金甫編修吳

岳張鴻烈檢討方象英編修李澄中檢討吳元龍侍讀龐塏毛奇齡檢討金甫編修吳

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汝芳檢討曹未編修黎憲高詠龍

變檢討邵吳遠侍講嚴繩孫檢討皆入史館纂修明史

布奏。夸蘭大阿進泰等。復祁陽縣城。征南將軍穆占。復常甯新田縣城。副都統

雅哈喇等。復來陽縣城。湖南兵下寶慶。賊渠吳國貴。遁走永州。將軍穆占敗之。

復永州。於是道州永明江華東安所有之賊。均棄城遁。戊午。賜歸允肅等一百

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兩廣總督金光祖。遣提督侯襲爵。大敗海賊楊金

目等於山頭仔。官兵復興山縣。歸州城。夏四月。早。命大學士清理刑獄。上

步禱郊壇。應時大雨。命總兵官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統轄全閩水師營務。

命希福帥師。會莽依圖定雲南。師次潯州府。逆賊吳世琮遁。撤順承郡王勒爾

錦還荊州。與巴爾布定巴東。河道總督靳輔奏。清水潭屢塞屢衝。山陽高郵等七州



縣田畝淹沒。臣築東西長堤二道。工竣。七州縣田畝全行涸出。運艘民船。永可安瀾。報聞。穆占遣右營遊擊張德恩等。復灌陽縣。都督僉事純輔弼等。復興安縣投誠。偽總兵陳邦賢復全州。五月。海賊偽總統劉國軒等。侵犯江東橋。將軍塔賴擊走之。湘廣益陽縣知縣。授參議道。割付徐璫。齎諭招撫吳三桂。偽將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被殺。命贈湖廣按察司僉事。予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己未。命內閣學士徐元文爲明史監修總裁官。掌院學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爲總裁官。六月。詔大將軍圖海。與各路將軍。亟殲寶雞賊。恢復漢興。以平蜀。兩廣總督金光祖奏。欽州遊擊劉世貴。進取靈山縣。僞將軍郭義。以城降。戊子。先是提督趙良棟奏。湖南已經平定。應復漢中興安。臣願獨當一面。竭忠自效。上命圖海確議。至是圖海等奏。棧道益門鎮各口逆賊。率衆來犯。據險爲營。今令提督趙良棟。進臨武寨。相機而行。俟臣等擊破益門鎮諸處賊壘。如有進取之機。酌量分道而行。秋七月。淮陽翟家壩工成。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泗州縣河西諸湖涸出者。招民田之。庶幾增賦足民。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傅宏烈奏。頒招撫詔諭。委僉事銜王繩武。通判銜俞音。齎往吳世琮營。被害。應賜恩卹。從之。將軍覺羅舒恕。額楚。總兵譚昇。楊國



泰敗吳世琮於南甯之西山。世琮負創遁走。庚申。京師地震。詔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撫等官。直言政治得失。發內帑金十萬兩。賑軍民廬舍傾圮。及死傷者。八月甲子。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傅宏烈。遣兵復柳城融縣。桂柳路通。將軍穆占。帥師赴新甯。復其城。庚午。原任廣西提督馬雄之子馬承蔭。奏請效力。詔授伯爵。佩將軍印。隨大兵進剿。建義將軍侯林興珠。提督趙國祚。擊吳國貴於武岡。復其城。吳國貴中礮死。大將軍圖海奏。分兵四路。進取漢中興安。九月。庚戌。上以地震。率王大臣。詣天壇祈禱。命簡親王帥師守桂林。希福莽依圖進師雲南。兩廣總督金光祖。擒獲祖澤清父子。上命械送京師。冬十月。戶部等衙門。會議錢法十二條。定錢制。釐鼓鑄弊。辛未。賜羅洪等一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戌。冊封嬪吳雅氏爲德嬪。左都御史魏象樞。奏舉清廉十人。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與焉。得旨。雷虎授爲內閣學士。班迪爲戶部侍郎。雷虎並兼禮部侍郎。餘下所司詳議。尋議侍郎高珩。郎中宋文運。應令赴部候補。知縣張沐。陸隴其。應令該撫給文赴部補用。得旨。原任知縣張沐。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員。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劇難治。必用之此等地方。庶其才可。



以表見。奮威將軍平涼提督王進寶奏。臣率兵進取四川。大敗賊於利橋紅花鋪。克復武關。及鳳縣兩當縣。陝西提督趙良棟。復徽州城。十一月。奮威將軍王進寶。克鷄頭關。抵漢中。賊首王屏藩。引賊兵自青石關。走廣元。恢復漢中府。陝西提督趙良棟奏。臣率兵。敗賊於打火店王家臺等處。追抵白水江。臣渡江追擊。賊衆過八堵山。二十七日。抵略陽。復其城。甲寅。陝西提督趙良棟奏。臣攻取略陽。隨發兵三路進剿。屢次敗賊。擒斬六千餘人。恢復陽平關。十二月。以蔡毓榮爲綏遠將軍。進定雲貴。總督董衛國。周有德。提督桑峨。趙賴。周卜世。俱聽節制。甲子。太和殿災。肆赦。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奏。令西安將軍佛尼勒。護軍統領吳丹。與僞總兵王遇隆。戰於火神崖。敗之。渡乾玉河。奪取梁河關。臣等乘勝追剿。至興安。王永世率僞官三百八十二員。兵丁一萬四千餘人。投誠。恢復興安州。平利。紫陽。石泉。漢陰。洵陽。白河。諸縣。及湖廣竹山。竹溪。上津。等縣。又奏。畢力克圖等。復成縣。康調元。復階平州文縣。乙丑。皇子允祺生。命傅宏烈。親率所屬官兵。恢復滇黔諸處。命趙良棟爲勇略將軍。進定四川。庚申。康熙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勇略將軍趙良棟奏。臣率兵從白水壩。浮水渡江。擊賊。



大敗之。追至青川石峽溝。復敗其伏兵。遂復龍安府。又奏招降僞知州知縣。總兵遊擊等。四百餘員。兵三千三百餘名。乙巳。奮威將軍王進寶。克朝天關。恢復廣元縣。

詔安親王岳樂班師。抵武昌。遣使臣慰勞。賜橐駝良馬。勇略將軍陝西提督趙

良棟奏。臣率官兵。自龍安進剿。追至舊州明月江。賊斷橋守江。臣督兵浮水渡江。擊賊。直取成都。親統大兵。至綿竹。僞勁武將軍汪文元。僞巡撫張文德。率文武僞官二百餘員。迎降。遂復成都。奮威將軍平涼提督王進寶奏。臣自廣元縣。分兵三路。趣保甯。去城二十里。據孔道而軍。賊二萬餘來犯。臣分遣官兵。大敗之。追剿至錦屏山。破賊四壘。我兵奮勇奪橋。斬關入城。賊渠王屏藩。僞將軍陳君極。自經死。生擒僞將軍吳之茂等十七員。遂復保甯。戊午。以趙良棟爲雲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尙書銜。二月。奮威將軍平涼提督王進寶奏。正月初四。復昭化縣城。初六。復劍州。初八。復蒼溪縣。詔趣順承郡王勒爾錦等。取重慶。吳丹鄂克濟哈。會趙良棟取雲南。楊茂勛王之鼎。守成都。王進寶守四川。徐治都守彝陵。叛將祖澤清。及其子良榘。皆伏誅。乙丑。皇子允祚生。丙寅。奮威將軍平涼提督王進寶奏。臣與將軍吳丹。遣鎮守西安將軍佛尼勒。總兵官王朝海等。率兵取順慶。沿途招撫鹽亭潼川中江南部諸



州縣悉下之。正月十八日。抵順慶。僞知府彭天壽率衆降。於是蓬州。廣安州。合州。西充。岳池。營山。渠縣。鄰水。儀隴。遂甯。蓬溪。諸州縣相繼悉定。詔簡親王喇布。帥師屯柳州。平南王尙之信。守貴溪縣。將軍莽依圖。馬承蔭。馬九玉。金光祖。各帥師分道進取雲貴。提督徐治都。楊茂勛。大敗川賊楊來嘉。擒僞將軍王鳳岐等。復巫山縣。乘勝進取夔州。復其城。譚宏率子僞左路將軍譚天祕。僞總兵譚地晉。譚地升等降。四川總督楊茂勛。遣兵克大昌。大甯二縣。裁郾陽府治。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請以水師攻海壇。而巡撫吳興祚。令赴同安。與姚啓聖督陸路兵。規取廈門。正色分兵六隊爲前鋒。逼海壇。親統巨艦繼之。又以輕舟繞出左右。并力夾攻。以巨礮擊沉賊船十六。溺死三千餘。賊悉潰。僞將朱天貴遁。據南日。湄州等澳。克復海壇。三月。辛卯。建威將軍吳丹奏。大兵至重慶。僞文武官出城迎降。於是達州。東鄉。太平。新甯。南江。安岳等州縣悉定。僞將軍楊來嘉。彭時亨。江有倉等。詣軍門降。平南王尙之信。下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告尙之信謀叛事。上命刑部侍郎宜昌阿。郎中宋俄。託以巡視海疆。赴廣東察其狀。丁酉。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凱旋。上率王大臣郊勞。辛丑。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臣至永福縣。聞馬承蔭反。給傅宏烈登



舟遣兵襲破其營。臣等欲進剿。因滿兵力薄。又念省城至重。議暫還桂林。命都統  
夸札帥師與平南王等協力剿賊。卽參贊軍務。癸卯。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奏。我  
師旣克海壇。進剿逆賊。朱天貴遁。據南日湄州等澳。我師尾追至平海嶼。與撫臣吳  
興祚會師。朱天貴復合僞將軍林陞。駕船三百餘。踞崇武嶼。臣乘風自平海南下。賊  
迎拒掩擊之。大敗賊衆。沈賊船二十餘隻。陣斬僞總兵吳丙。副將林勛等。湄州南日  
平海崇武諸嶼悉下。朱天貴降。副都統吳申擊賊將張志於大定小定。連敗之。我兵  
水陸並進。趨玉洲。劉國軒走廈門。僞總兵蘇堪以海澄降。姚啓聖亦分遣總兵趙得  
壽。黃大來等。隨賴塔擊陳州。馬州。灣腰山。觀音山。展旗諸寨。破之。玉洲石馬海澄等  
地方悉行恢復。乙巳。福建巡撫吳興祚奏。臣同甯海將軍喇哈達。總兵王英等。由  
同安進剿逆賊。至柄州潯尾等地方。宣諭僞將獻城投降。隨分兵三路。徑渡廈門。逆  
賊潰敗。二十八日。進廈門城。安撫人民。卽遣官兵進取金門。丁未。安遠靖寇大將  
軍貝勒察尼奏。我兵取辰龍關。抵辰州。復其城。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復  
銅仁府瀘溪。溱浦。麻陽三縣。江西總督董衛國。率兵破鴨婆黃茅等嶺。進剿靖州  
賊。與都統穆占會。追敗僞將軍吳應麟等。復沅州。左都御史徐元文疏言。逆藩吳



三桂甘心反叛。遺孽旦夕伏誅。凡脅從之衆。恩許自新。若仍留本土。既非永久之說。而移調他方。亦多遷移之費。統以別將。則疑情未化。終涉危嫌。攝之歸旗。則放恣既久。猝難檢束。請以應補武職。及入伍者。與綠旗將弁一例錄用。餘俱分遣爲民。從之。吏科給事中張鵬疏言。旗人雅納等。從江南等處。誘販男婦五十八人。請嚴究夥黨。按律治罪。下九卿議行。夏四月。早。詔大學士會法司錄囚。矜疑者奏減。參贊軍務都統穆占。會同總督董衛國。率官兵敗僞將軍吳應麒等。復沅州靖州。及黎平府。通道縣。丙子。上詣天壇禱雨。戊寅。靖南王耿精忠。請陞見。得旨。著來京。貴州黎平府龍里蠻夷長官司楊勝緒等。各率僞官投誠。奮威將軍平涼提督王進寶。以疾求罷。命回固原任調理。標下官兵。著伊子王用予。暫行統領。隨征進剿。五月。以旱。詔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言事。丙午。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平南將軍賴塔等。追剿海賊劉國軒等。克取銅山。焚毀賊巢。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奏投誠總兵李者祿。攻取思恩府。復府城。兩廣總督金光祖。奏水師總兵官譚昇。復武宣縣城。丙子。兩廣總督金光祖。巡撫金僞。奏逆賊流言。欲分調尙之信所部兵。往雲南。安置各營。於是藩兵八千人。聞之盡恐。五月十三日夜。遂鼓譟。



拔營遁歸。命將軍賴塔等設策安撫逃兵。發回廣西。安親王岳樂奏。故平南王  
尚可喜妻舒氏。胡氏。首告孽子尙之信。罪逆當誅。乞轉諭官吏密圖擒拏。請旨正法。  
得旨。尙之信。並原告干證。著解京質審。楊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官兵復雒  
容縣。簡親王喇布奏。臣與將軍莽依圖。總督金光祖等。帥兵討馬承蔭。自雒容進  
取柳州。大破之。遂定象州。馬承蔭率僞官弁六百六十餘員。兵七千三百餘名。詣軍  
門降。柳州平。命內閣學士薩慕哈。押解來京。丁酉。先是左都御史覺羅舒恕。以  
病還京。上諭。觀舒恕全無病狀。神色如故。前在高州奔回肇慶。在江西又復擄掠。  
大擾百姓。以巡撫之言。盡洩於平南王。又恐嚇將軍巡撫傅宏烈云。汝若題請進兵。  
我必殺汝。舒恕身爲將軍。負如許重罪。不思戮力。反詐稱患病。凡爲將帥者。倘皆如  
此。軍法何以得申。舒恕應羈禁宗人府。至是革舒恕職。並世職。詔解順承郡王大  
將軍印。率所屬護衛兵。同沅州官兵。撤還京。秋八月。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  
奏。請特旨招撫吳世璠。部議從其請。上諭。吳世璠。爲賊巨魁。蔡毓榮不圖早滅逆  
寇。乃欲降敕招撫。率意妄奏。兵部竟准議行。均屬不合。此奏可付兵部。密行嚴飭。  
壬午。莽依圖卒於軍。以都統貝勒代之。諭兵部前因尙之信屬員。張永祥等。首告



尙之信諸不法事。朕欲明其虛實。故令之信來京。諸官兵何嫌何疑。以致逃避。其令將軍賴塔等。宣布朕意。咸使聞之。甲申。先是吳三桂反。之信迫其父可喜從賊。可喜臥疾弗能制。憤甚自縊。左右解之甦。旋卒。之信遂降賊。及歸正。仍懷兩端。甚至希邀異數。毀訕乘輿。於是藩下人張永祥。張士選來京。告其不法。之信母舒氏。胡氏。都統王國棟。兩廣總督金光祖。巡撫金儁。亦相繼奏列其罪。上遣刑部侍郎宜昌阿。與王國棟。執之信於武宣。之信旋具疏辨。上不忍遽置於法。命來京對簿。之信弟之節等。陰糾黨羽。誘殺王國棟。欲爲亂。將軍賴塔率兵圍之。之節等就擒。而舒氏胡氏復飾言之。信無謀叛跡。前告變疏。皆國棟等僞爲。事下王大臣等集議。賜之信死。逆黨之節。暨李天植等。悉正法。詔送尙之信家屬詣京師。並察廣東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爲尙之信占奪者。悉還之民。閏八月。以投誠僞將軍海潮龍。爲懷忠將軍。統所部爲前導破賊。河決山陽。靳輔自請嚴議。得旨。俟工竣之日。遣大臣往閱。如修築不固。另行議處。九月。大將軍章泰。將軍蔡毓榮等。分兵進取貴州。命廣東廣西四川諸將帥師會剿。譚宏復叛。瀘歙永甯俱陷於賊。夔州民變。上命將軍噶爾漢。都統范達禮。提督徐治都等。率師赴夔州。與貝子準塔分道攻之。以



賴塔爲大將軍。率師定雲南。將軍吳丹還瀘州。詔將軍王進寶馳赴保甯。兼守漢中。戊寅。建威將軍護軍統領奏。臣統官兵頭隊。至豹子山。瀘州賊渡江遁。夸蘭大倭黑。追擊之。大敗賊衆。擒斬無算。恢復瀘州。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圖海奏。三河口地方。拏獲朱道士。有僞安國大將軍木印。剖付。及兵械等。道士供稱。原名朱次門。後改名楊起隆。於康熙十二年到京。見吳應熊。招集黨羽。舉事。先期事洩。逃竄。復改姓任。爲道士。本年七月。至漢中。糾黨舉事。聞事洩。欲逃入山。於三河口被獲。查朱三。卽楊起隆。於康熙十二年通緝。其妻馬氏等。監禁。應將楊起隆解部。與馬氏等。審理。識認。從之。冬十月。戊子。彗星見於翼。癸巳。廣西巡撫右理事官麻勒吉奏。官兵復養利州。天河縣。勇略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奏。賊犯仁懷失守。將軍吳丹擁重兵二萬。不及赴援。以致永甯復陷。得旨。成都去永甯。不過七八百里。吳丹不及赴援。貽誤已甚。可速解將軍任。還漢中。同大將軍圖海鎮守。其四川官兵。俱付將軍鄂克濟哈。與趙良棟會商進剿。蕩寇將軍貝子準達奏。逆賊譚宏。彭時亨等。陷涪州。命噶爾漢等。速赴夔州剿賊。命陝西總督哈占。率兵赴保甯。討譚宏。都統噶爾漢奏。副都統塞格。復巫山縣。壬寅。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凱旋。上郊勞之。定遠。



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將軍穆占。綏遠將軍蔡毓榮。敗吳世璠之衆於鎮遠。復其城。江西總督董衛國。敗賊於石港口。及大嚴門。抵油閘關。穆占復偏橋衛。興隆衛。鎮南將軍都統噶爾漢。克復夔州。又敗譚宏標下。僞楊總兵於錯開峽。殺溺無算。十一月。丙辰朔。彗星見西方。辛酉。白氣見西方。議政王大臣。議覆順承郡王勒爾錦等處分。奏入。上諭勒爾錦。不渡江剿賊。平定疆圉。遷延瞻顧。貽誤國家大事。情罪重大。削去郡王。並議政宗人府之職。仍令羈禁。察尼應如議處分。但旣克岳州。且從前有效力之請。著從寬免羈禁。籍沒。革去議政宗人府之職。爲閒散宗室。尙善革去貝勒。蘭布革去鎮國公。朱滿從寬免死。著革職。鞭一百。不准折贖。籍沒其家。鄂內屢戰湖中。又恢復岳州。從寬免籍沒鞭責。著革職。伊爾度齊。多謨克圖。巴喀等。俱革職。餘依議。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奏。臣等復鎮遠。即分兵取貴陽。十月十七。復平越府。並復新添龍里二衛。二十二日。直抵省城。逆渠吳世璠。僞將軍劉國柄。吳應麒等。夜遁。遂復貴陽府。其餘安順石阡都勻諸府。亦以次收復。貴州全省底定。發帑金十萬。濬常熟縣白茆港。武進縣孟瀆河。丁卯。鄂克濟哈奏。官兵復瀘州。傅宏烈陷賊不屈死之。以佛尼勒爲建威將軍。會哈占定四川。總兵高



孟。敗彭時亨於南溪橋。復營山縣。進取羅石橋。大敗賊衆。復圍之靈鷲寨。斬其僞將魏仰武。提督周卜世等。於本月十四日。攻奪塘頭隘口。十五日。復思南府。刑部議覆。大將軍圖海。拏解來京之僞朱三。即楊起隆。又名朱慈瑞。與康熙十二年拏禁之楊起隆妻馬氏。及原夥鄭得勝等。並不認識。且面有刺字疤痕。明係旗下逃人。入楊起隆夥內。知其緣由。遂借楊起隆之名。於陝西造反。應照律凌遲處死。其馬氏等仍監禁。俟緝獲楊起隆另結。從之。十二月。庚寅。湖廣巡撫王新命奏。逆賊譚宏犯夔州。甲午。川北總兵官高孟。敗賊彭時亨於渠縣。復其城。左路總兵官陳珀。自貴陽進剿永甯。復其城。追至雞公背。鐵索橋。賊焚橋遁。僞總兵蔡國昌。以平遠府城降。戊戌。以勒爾錦子勒爾貝。襲順承郡王。僞將軍饒一龍。總兵劉晉文等。投誠。獻慶遠府城。授奮威將軍左都督王進寶。爲三等精奇尼哈番。准襲十次。陝西固原總兵官右都督王用予。爲左都督。給一等拖沙喇哈番。川北總兵官高孟。復廣安州。



東華錄要卷十二終



東華錄擊要卷十三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衡 翰 章恭校

聖祖仁皇帝

辛酉康熙二十年春正月。雲南土司龍天佑迎降。

命爲都督僉事。管領土司總兵官。

壬申。章泰奏。原任貴州提督從逆李本深。及文武官降。

命解送李本深來京。

川北總兵官高孟。復鐵山關後。至達州。復其城。

甲戌。鎮安將軍噶爾漢奏。逆賊譚

宏。已於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死。臣等率兵進剿。敗賊衆於雲陽縣。復其城。譚

宏子譚天祕。焚萬縣遁。萬縣開縣建始梁山忠州悉平。

廣西大桂山賊黃明降。

將軍穆占。提督趙賴等。擊吳世璠僞將高啓隆。夏國相等於平遠。走之。僞將王會降。

復平遠府。

詔增日講漢官員數。

海賊鄭鏡死。其黨馮錫範。奉其次子鄭克塽。襲

爲延平王。其長子克塽。被縊死。

二月。蕩寇將軍貝子準達奏。官兵復長壽墊江等

縣。甲午。

皇子允禩生。

戶部題。平南王尙可喜子。尙之隆。請給其父在日。所賜

海州房地。得

旨。平南王尙可喜。忠誠勞勩。堅守臣節。其房地遣司官一員。速往撥

給。川北總兵官高孟。殺賊六千有奇。復東鄉縣。

彝陵總兵官嚴宏。招撫僞總兵



趙克禮復施州衛。

甲辰。征南大將軍都統賴塔奏。本年正月初二日。大敗賊衆。奪

石門坎隘口。復安籠所城。

三月大將軍貝子章泰。師至安南衛。僞將軍線絨。踞江

西坡。總兵白成功。進沙子哨。賊列陣。驅象拒戰。官兵分三隊奮擊。大破之。賊夜遁。越

五日。副都統龔圖達漢等。自臘茄坡追擊。敗之。復新興縣。普安州二城。

副都統莽

弈祿。遊擊王成功。以兵四千。敗賊張足法於三山。賊遁高家橋。又敗之。斬首千餘級。

將軍賴塔。師至曲靖府。僞總兵尹士元等降。遂遣偏師。取交水城。斷賊中路。僞將

軍線絨等遁走。

川北總兵官高孟。敗賊彭時亨於月城寨。

都統希福馬楫。復馬

龍州。易隆所。明日。復楊林城。前鋒碩塔。至高明。賊遁。是夜渾水營屯賊亦遁。貝子章

泰。將軍賴塔。蔡毓榮兵。先後至雲南。營於歸化焉。

復大定府。擒僞巡撫張維堅。斬

之。復五龍縣。

吳世璠遣將僞將軍胡國柄等。率衆拒戰。官兵分擊。大敗之。斬國

柄。及劉起隆。

命解鄂克濟哈將軍任。以都統覺羅紀哈。爲宣威將軍。統其所部官

兵。馳赴將軍總督趙良棟軍前。會商剿賊。

壬戌。建威將軍佛尼勒奏。官兵擊賊於

寶壩。大溪口。敗之。

復馬湖府。

山西提督周卜世等。復遵義府。僞將軍馬寶。棄城

走。復犯瀘州敘州諸處。

命噶爾漢王用予。赴敘州剿賊。滅賊之後。卽駐紮敘州鎮。



守。丙寅。甘肅巡撫巴錫奏。慶陽所屬地方。有賊渠耿飛。僭稱王。設僞總兵副將等官。上命大將軍圖海。將軍侯張勇。提督孫思克等。遣兵討之。征南大將軍賴塔奏。夸蘭大碩塔。復嵩明州城。僞將軍宋國輔。陸道清。以永甯城降。大兵逼雲南。吳世璠嬰城死守。又陰調在蜀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命大將軍佛尼勒。趙良棟。噶爾漢等。各統兵襲擊。夏四月。甲申朔。固原總兵官王用予。復納溪。江安。仁懷合將。僞將軍何德成等。率所屬投誠。僞將軍韓天福。以武定府降。僞將軍宋國輔。陸道清等。率僞弁兵投誠。獻永甯城。戊申。命征南將軍都統穆占。留鎮貴州大理府。僞大將軍張國柱。及臨安永順鎮姚安府諸僞官。各率所屬。獻城降。五月。癸丑朔。山西提督周卜世奏。真安州僞知州金仕俊。仁懷縣僞知縣吳逢聖。投誠。遂復真安州。仁懷縣。綏陽縣。桐梓縣。慶陽土寇耿飛。投誠。河道總督靳輔。以三年限滿。河工未竣。請議處。得旨。著革職。戴罪督修。隨內大臣班尙之。孝奏。請迎其父尙可喜喪。上諭。廷臣曰。尙可喜。當通城皆叛時。矢志不移。臨歿。猶被服。太宗皇帝所賜朝衣。言死後必葬於海州。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其忠誠之心。始終無二。尙之。孝。往迎骸骨。俟至德州。卽以奏聞。尋奏。櫬至丁字沽。遣內大臣。學士。



侍衛各一員往奠。諭曰。王素篤忠貞。人盡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朕念王至老懷誠。克殫忠盡。殊傷悼之。賜白金八千兩。葬海城。立碑墓道。詔以可喜。昔年海城田宅。賜其第七子之隆。設佐領二。以其一爲可喜守墓。授之隆領侍衛內大臣。廣東巡撫金僞奏。海賊楊二犯琼州。總兵蔡璋等督舟師渡琼奮擊。克復海口所城。并復澄邁定安二縣。焚毀賊船一百餘隻。現獲三十餘隻。辛巳。貝子章泰兵抵雲南。僞將軍李發美以鶴慶麗江二府降。六月壬午朔。大學士奏。贈諸王諡號。查前明親王諡號。係用一字。郡王以下皆用二字。上諭以後追諡郡王亦用一字。遣員外穆稱額蘇赫往大同賑荒。諭之曰。前爾等奏飢民。因賑濟又得雨澤。不至流離。頃朕遣人往視。人民流亡如故。雨澤猶然未降。則賑濟尙未得徧及矣。爾毋自護。前非朕知之最悉。今往賑濟。務使飢民得遂其生。其作何區畫拯救。仍與巡撫確議以聞。楚雄府僞將軍陳光祿等復叛。詔將軍穆占仍留雲南。署前鋒統領薩克察巴圖魯。率所部會剿。署副都統諾敏。率所部協守貴州。副都統莫達鎮常德。工部議覆河道總督靳輔奏。請於徐州長樊大壩之後。創築月隄。長一千六百八十九丈。從之。秋七月。都統希福提督桑峨往楚雄追剿逆賊馬寶。至烏木山。賊據險以拒。我



兵奮擊。大敗之。擒斬甚衆。馬寶越山而遁。僅以身免。勇略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奏官兵復建昌。戊辰。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奏。僞國公馬寶。僞將軍巴養元等投誠。命俱械送京師。詔圖海鄂克濟哈還京師。留將軍吳丹守漢中。王輔臣隨圖海詣闕。宴大學士以下官員於瀛臺。命內大臣佟國維宣諭慰勞。仍賜綵帛。己卯。諭議政王大臣等。今諸路逆賊。俱已殲除。應以現在舟師。破滅海賊。原任右都督施琅。係海上投誠。熟悉情形。仍命爲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師進取。澎湖臺灣。改萬正色爲陸路提督。諾邁還京師。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總督哈占。率兵還四川。撤漢中荊州南甯滿兵還京。莫達等守貴陽。諾敏駐沅州。諭刑部。商民領吳三桂資本者甚多。以後首告不准行。九月。甲戌。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原任總兵官馬寶。身受國恩。不思報效。值逆賊吳三桂反叛。首先從逆。各處抗拒官兵。及大兵平定貴州。圍困雲南省城。馬寶尙不迎降。後在楚雄大敗。無處可奔。窮迫已極。始行來歸。應凌遲處死。梟示從之。十月。偏沅巡撫韓世琦奏。總兵官和山。盧崇耀。敗吳世璠將黃明於古州八萬搖。乙酉。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還朝。上召見乾清門。嘉勞之。撤耿精忠。尙之信。所屬人員還京。降貝子準達爲鎮國



公。以其貽誤軍機也。十一月。詔失節從賊諸臣。如馬寶。夏國相。胡國柱。王永清。趙國佐等。大惡不赦外。餘俱落職。放回鄉里。復蔡毓榮原官。以其剿賊直抵雲南也。癸亥。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都統賴塔奏。十月初八日。臣等統率滿漢官兵。進圍雲南省城。於城東歸化城列營。西互雞關。賊負固抗拒。數月不下。趙良棟至。連破賊壘。奪土橋新橋。至得勝橋。先薄城。諸軍繼之。賊不能拒。僞將軍線緘。吳國柱。吳世吉等。謀擒逆首吳世璠。郭壯圖以獻。吳世璠聞變自殺。郭壯圖及其子郭宗汾。皆自刎。二十九日。線緘率衆出城降。遂擒首謀獻計之僞大學士方光珍。及其子方學潛等。至軍前磔之。戮吳世璠屍。傳首京師。餘黨悉降。雲南平。羣臣朝賀於乾德門。是日。以賊平。昭告孝陵。琉球國中山王尙貞。表貢方物。遵例請封。辛未。命固山貝子章泰。總督趙良棟赴闕。乙亥。上聞居民有爲虎傷者。是日圍獵南山。上親殪二大虎。並一小虎。民絕虎患。十二月。羣臣請上尊號。上諭曰。頃九卿等。以大憝旣除。寰宇底定。奏請上朕尊號。朕自御極以來。平南王尙可喜。奏請回籍時。朕與閣臣面議。圖海言斷不可遷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變。馴致不測。故決意撤回。爾時惟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蘇拜。塞克德等。言應遷移。



其餘並未言遷移。吳三桂必致反叛也。議事之人。至今尙多。試問當日曾有言吳三桂必反者否。及吳逆倡叛。四方擾亂。多有退而非毀。謂因遷移所致。朕素不肯諉過於人。豈因吳三桂反叛。遂諉過於人耶。今賴上天眷佑。祖宗威靈。滿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黨悉除。地方平靜。惟八年之間。兵民交困。吏鮮潔清之效。民無康阜之休。君臣之間。全無功績可紀。倘復上尊號。加爾等官秩。則徒有負愧。何尊榮之有。朕斷不受此虛名也。至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號。詔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號之事。斷不可行。乃朕實意。非粉飾之詞也。不必再行陳請。太子太傅都統大學士圖海卒。癸卯。加上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熹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皇太后曰。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福皇太后。御門受賀。頒詔天下。賚宗室以及外藩。予內外官封贈。廣解額。舉隱逸。旌節孝。恤孤寡。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壬戌康熙二十一年春正月壬戌。以上元節。上御乾清宮。賜內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學士。講讀。及日講編檢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員宴。特敕羣臣歡忭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命近御座前觀燈。更賜卮酒。霑醉者。令內官扶



掖而行。明日御製昇平喜宴詩序。及首唱麗日風和。被萬方句。羣臣集太和殿下。做柏梁體。以次各呈詩九十三韻。分發吳三桂骸骨於各省。吳世璠首級。交與刑部。懸掛示衆。逆黨夏國相。凌遲。巴養元等五人。斬梟示衆。耿精忠。凌遲。梟示。其子耿顯祚。處斬。徐文耀。王世瑜。白顯忠。江元勛。曾養性。王振邦。蔣得輶。劉進忠。俱凌遲。進忠。梟示。黃國瑞。林芳。廖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呂應斗。武浩。司定猷。沈偉。郭景汾。羅萬里。祖宏勛。陳儀。陳斌。呂八。俱處斬。田起蛟。金鏡。李學詩。陳夢雷。俱從寬免死。調董衛國爲湖廣總督。裁江西總督。歸併江南。磔貴州從逆提督李本深於市。伊孫李象乾。李象坤。及民籍親弟之子李濟祥。李濟民。並立斬。二月。議政王大臣。議都統報特罪削職。上改降級留任。命釐正饗祀樂章。戶部議覆廣西巡撫郝洛言。粵西錢糧。每銀二兩。折收米一石。原係一時權宜之計。今二省之運旣停。八旗之兵又撤。請將康熙二十一年分。折征米石。照舊征銀。從之。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疏參楚人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托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有曰克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齊宏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



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顧齊宏。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之。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查明。俟具題到日再議。上諭曰。此事毋庸行查。前勒爾錦在荊州。朕已聞此事。曾諭云。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往秦。路經武昌。張朝珍語之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由此觀之。所贈匾額是真。尋議勒爾錦現在羈禁。應毋庸議。張朝珍已經病故。革所予世襲官。癸巳。上以雲南蕩平。躬詣盛京。祭告陵寢。皇太子允礽從。是日啓鑾。外藩王貝勒等。請上尊號。不許。三月。庚戌。上漁於遼河。賜從官魚。壬子至丙辰。上謁陵寢。行大祭禮。夏四月。辛巳。上回鑾。辛卯。命翰林院檢討汪楫爲正使。內閣中書舍人林麟煊爲副使。往封琉球國世子尙貞爲琉球中山王。夏四月。辛巳。上回鑾。丁酉。諭大學士明珠。朕巡行沿邊地方。見設立界限處。墳墓毀損。枯骨暴露者甚多。著盛京將軍



安珠護。徧察瘞埋。

己亥。駕過海城縣。遣內大臣公坡爾益。往平南親王尙可喜墓。

奠酒。

五月辛亥。

上還京師。

甲寅。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頒發各省督撫。

逆

賊彭時亨。譚天祕。皆凌遲梟示。

候補布政司崔維雅。進所輯河防芻議。及兩河治

略二書。

上命勘閱河工大臣。將伊帶往河工。會同總河靳輔確議具奏。

福建將

軍馬九玉。疏請罷職。得

旨。馬九玉。於耿精忠叛時。曾哭勸再三歸正。又甚效力。非

他人可比。著以原官來京。

順天府丞張鵬疏言。學宮旁。爲鑲黃旗都統聽事人所

據。穿宮垣往來。逼近奎樓。掘坎取土。勢漸傾圯。請嚴禁。得

旨。儒學文廟。關係文治。

理宜肅清。乃令聽事及居住人等。穢污侵佔。殊屬不合。向來設管各官。並未糾察。張

鵬莅任。卽行陳奏。具見實心任事。可嘉。著嚴行禁止。

六月。

諭部院諸臣。朕因天

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清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

各勤職掌。時來啓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爲美談。今於橋畔

懸設罾網。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

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特諭。以

早。

諭諸臣會議。應行應革事宜。請清刑獄。敕刑部督捕督撫等。應結事件。速行結



案。及暫釋江西吉安出征官拘禁。因驃子山對敵退回者。從之。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撰擬樂章十四章進呈。得旨該衙門敬慎肄習。秋七月己巳。彗星見井宿度。尾長二尺有餘。八月。左都御史徐旭齡疏言。國家省事。莫如省官。康熙元年。以各省監司。浮於郡守。酌議冗官盡去。自十三年變亂。添設巡道守道二十七員。今天下承平。多一衙門。即多一供應。請將十三年後所添道員。或裁巡歸守。或併守歸巡。或守巡全裁。亦息事甯人之道也。敕九卿議行。命將逆賊變亂以來。編纂成書。從御史戴玉縉疏。議政王大臣之請也。福建總督姚啓聖。請撤大兵。上命將軍喇哈達等。盡率福建大兵。還京師。九月。以興建太和殿。命郎中等往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湖廣四川等處。採辦楠木。戊申。賜蔡升元等一百七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京師地震。乙丑。定御朝聽政時刻。春夏以辰初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爲期。以免各官於三四鼓趨赴朝會也。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請簡水師二萬。戰艦三百。獨任討賊。又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臣請先取澎湖。督臣留廈門濟餉。允之。丙寅。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賜安南國王嗣黎維禔恩卹。冬十月庚辰。賜王繼先等一百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申。定遠



平寇大將軍貝勒章泰。征南大將軍都統賴塔。凱旋。上率羣臣郊勞之。駐蹕盧溝橋。行抱見禮。十一月。九卿會議。尙書伊桑阿查勘河工一疏。得旨。靳輔仍著革職。戴罪督修。又修築河工官。俱革職。戴罪監修。勒限將蕭家渡決口堵塞。且河工關係重大。所需錢糧浩煩。若責令賠修。恐致貽誤。仍准動用錢糧。毋得借端苛派。擾累小民。庚寅。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河工關繫重大。國計民生。甚爲緊要。朕時時在念。今爾等所議若何。工部尙書薩穆哈等奏曰。蕭家渡決口。應令靳輔賠修。上曰。修治河工。所需錢糧甚多。靳輔果能賠修耶。如必令賠修。倘貽誤漕運。奈何。朕思河工一事。治淮尙易。黃河身高於岸。施工甚難。崔維雅條奏二十四款。朕初覽時。似有可取。及覽靳輔回奏。則崔維雅所奏事宜。甚屬難行。爾等可有定見否。戶部尙書伊桑阿奏曰。靳輔身任河工。已經五六年。必有確見。似宜令其回京面奏。再行詳議。定奪。從之。辛卯。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三朝聖訓。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十一月。靳輔面奏。蕭家渡工程。至來歲正月。必可告竣。其餘隄工。須銀一百二十萬。可以全完。上曰。爾從前所築決口。楊家莊報完。復有徐家溝。徐家溝報完。復有蕭家渡。河道衝決。爾總不能預料。今蕭家渡既築之後。他處爾能保其不決乎。靳



輔奏云。總之人事未盡。若人事盡。則天意亦或可回。靳輔退。上諭大學士等。靳輔胸無成算。僅以口辯取給。執一己之見。所見甚小。何能底績。海運可行與否。再著九卿議。命立雙忠祠於廣西。祀殉難巡撫馬雄。鎮傅宏烈。十二月。議出師諸王罪。得旨。安親王岳樂。身係主將。賊自長沙出戰。不能摧鋒。致陣亡七十餘人。骸骨未收。失陷造船物件。但功罪相抵。從寬免革議。政宗人府。罰俸一年。康親王傑書。率領大兵前往浙江。不能剿賊滅寇。平定地方。以慰朕懷。但於杭州金華。優游駐紮數年。徒費糧餉。著削去軍功。罰俸一年。簡親王喇布。身爲大將。征剿江西。不知豫爲調度。以致螺子山等處失利。著削去王爵。命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往駐黑龍江。呼馬爾。以禦羅刹也。是歲人丁戶口。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五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八頃八十四畝有奇。徵銀二千六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米豆麥。六百三十四萬一千三百九十四石八斗有奇。草。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一百六十三束。茶。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錠。行鹽。四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引。徵課銀。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八兩有奇。鑄錢。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有奇。



癸卯康熙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卯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科道等官。賜上元節宴於乾

清宮。宴畢復賜馬匹。及表裏輕重有差。命翰林院侍讀明圖爲正使。編修孫卓爲

副使。往安南國。封黎維正爲安南國王。二月議政王大臣議貝子章泰罪。功罪相

抵。得旨。所議章泰功罪相抵甚當。其歸化寺殺賊。恢復雲南省城之功。仍著議敘。

議從軍各官員功罪。分別降革有差。三月丁卯福建提督奏進剿臺灣。選派水

陸官兵已足辦賊。朱天貴之兵似不必更留福建。請發回原汛。得旨。朱天貴仍留

福建。在後策應施琅。應聽施琅調遣。張國柱高起隆俱行處斬。停其示衆。張足法。

吳起豐王會從寬免死。著交內務府入旗。夏四月諭兵部及大學士等。邊疆提

鎮久據兵權。殊非美事。兵權久握。心意驕縱。故每至生亂。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

吳三桂耿精忠。尙之信輩。亦以不令來朝。以致反叛。此等事。關係甚大。況邊陲將士。

惟知其統轄之主。不習國家法度。曩者朕曾降敕於廣西將軍馬承蔭。馬承蔭跪受。

其下諸人皆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卽以此觀之。兵權不可令久擅也。河道總督

靳輔奏。蕭家渡合龍。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修防約需工料銀十五六萬兩。查原額

河道錢糧。有二十六萬兩。因捐除荒災。止有十八萬餘兩。內除夫食歲修等項。止存



八萬餘兩。請照原額撥補。務於每年三月。盡行解足。得旨。七里溝等處。險工甚多。關繫緊要。應速行修築。務令隄岸堅固。不致再有衝決。所需銀兩。著將就近現在錢糧。先行動用。後以河銀補項。賜貝子章泰。黃金二十兩。白金千兩。議敘雲南功也。壬辰。鑾儀使左都督趙良棟奏。臣於康熙十八年四月。奏請進兵。不十日而取徽州。十一月。疏請兩路進兵。不十日而取成都。奉有上諭。趙良棟若不克取成都。保甯如何而得。若不得保甯。成都如何而守。是保甯成都兩路官兵功勞。我皇上無不知之。而部議保甯一路官兵。功加十等。成都一路官兵。功加一等。若是懸殊。伏乞照例議敘。又言。臣於康熙二十年九月。抵滇。在總督金光祖營內會議。令臣進重關下營。取德勝橋。翌日。章泰改令蔡毓榮取德勝橋。而蔡毓榮之兵。在重關已十四日。未能取橋。二十日。又公議。令臣破南壩之賊。取雙塔。臣隨於二十二夜。破南壩。奪玉皇閣安營。二十五夜。奪新橋等處。賊見我兵扼吭。人心始亂。郭壯圖自縊。吳世璠自盡。二十九日。城開。此臣親率官兵。不三日而奏捷者也。今蔡毓榮官兵。議敘加十三等。而臣下官兵。直入取城。竟未議敘。乞敕部查敘。奉旨。著王大臣會議。尋議趙良棟因不急救建昌。以致陷賊。功罪相抵。無庸議敘。其標下官兵。照例議敘。從之。五



月甲子。先是福建總督姚啓聖奏。海賊劉國軒。遣僞官黃學齋書至。請照琉球高麗等外國例。稱臣進貢。不薙髮登岸。稱臣進貢。應否如所請。請旨定奪。上曰。臺灣賊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可令提督卽遵前旨進兵。至是姚啓聖遣福州副將黃朝用。往諭劉國軒。仍如前言。上乃趣施琅速進兵。六月。海賊劉國軒。擁衆二萬餘。據守澎湖甚堅。施琅軍發銅山。入八罩嶼。乘南潮。攻澎湖。斬僞將軍沈誠等七十餘人。復以大鳥船五十六隻。分八隊奮擊。沈其船二百。斬僞官三百餘。兵萬餘人。國軒乘小舟。由吼門竄去。餘衆悉降。癸未。上奉太皇太后。出北古口避暑。啓鑾。閏六月。戊申。兵部議覆綏遠將軍雲貴總督蔡毓榮。題參湖廣總督董衛國。不聽調度。任意抗違。貽誤軍機。應行議罪。但董衛國奉。上指授。從鎮遠間道前進。殺賊。恢復鎮遠府。應免議。上曰。軍機最要。不容稍緩。董衛國能遵指授。剿殺賊寇。恢復鎮遠。甚爲可嘉。蔡毓榮何用題參。且自恢復黔省以後。蔡毓榮亦無甚勞績。董衛國勞績甚多。此直蔡毓榮妬董衛國之功故耳。蔡毓榮。董衛國。俱係敵體大臣。而以不聽調度。違誤軍機題參。軍令至嚴。若罪坐董衛國。必罹重罰。陷人於死。反坐自有定例。著將蔡毓榮所加五級削去。施琅克澎湖。秋七月。庚午朔。上奉太皇



太后。自拜察回鑾。吏部奏正一真人張繼宗。奏請恩詔誥命。及父母祭葬。查正一真人。故明從無賜卹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現號真人。卽著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爲。爾等識之。丙申。海逆鄭克塽。遣僞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提督施琅軍前。請降。請頒赦詔招撫。上命撰敕。發姚啓聖同施琅酌行。上敕諭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曰。帝王撫御寰區。仁覆無外。卽海隅日出之邦。無不欲其同登衽席。共享昇平。爾祖父自明季以來。出沒海洋。盤踞島峙。本朝定閩之後。爾祖鄭成功。竊據一隅。甘外王化。以及爾父鄭錦。苟延歲月。假息偷生。勾引奸徒。窺視內地。屢經剿撫。仍執迷不悟。頑梗怙終。至爾年方童穉。惑於黨類之言。妄思效爾前人。竄服臺灣。恃爲窟穴。倚險負固。飄突靡常。以致沿海地方。里閭不甯。時遭兵燹之厄。朕念中外兵民。皆屬赤子。何忍聽其久罹兵災。不加拯救。故特命提督施琅。選將練兵。整飭戰艦。揚帆進剿。直入大洋。旋據奏報。已克澎湖。爾抗拒大兵者。殲滅殆盡。餘衆敗遁臺灣。目今舟師進剿。指日蕩平。近據總督姚啓聖奏。爾等具奏請降。又據來使呈乞恩赦。朕體上天好生之心。薄海內外。率俾安全。特頒敕旨。前往開諭。爾等果能



悔罪投誠。傾心向化。率所屬僞官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爾等從前抗違之罪。盡行赦免。仍從優敘錄。加恩安插。務令得所。煌煌諭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倘仍懷疑畏。猶豫遷延。大兵一至。難免鋒鏑之危。傾滅身家。噬臍莫及。爾等其審圖順逆。善計保全。以副朕宥罪施仁至意。己亥。工部議覆總河靳輔。大修清水潭。蕭家渡等口。並歲修工程。共二十八本奏銷錢糧。上曰。河道關繫國計民生。最爲緊要。前見靳輔爲人。似乎輕躁。恐其難以成功。今聞河流得歸故道。深爲可喜。以後宜嚴加勸懲。勿致疏防。方爲盡善。其各本俱依議。八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題報。七月十五日。鄭克塽遣僞官馮錫珪等。齎降表詣軍前。請繳僞冊印。率衆登岸安紮。臣隨遣官持榜曉諭兵民。驗視薙髮。至臺灣地方千餘里。戶口數十萬。或棄或守。伏候上裁。又奏臣於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進發。十三日入鹿耳門。至臺灣。十八日。鄭克塽及僞武平侯劉國軒。僞忠誠伯馮錫範。及僞文武官。俱薙髮。收僞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詔授克塽公爵。隸漢軍正紅旗。所有成功子鄭聰等六人。克塽弟克舉等九人。僞武平侯劉國軒等子弟。俱陸續移入內地。尋加施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以示酬庸。其餘各官。剿雲南。並各加一級。兵丁賞賚一



次。頃因該提督所統官兵。已經照雲南例各加級賞賚。復思官兵遠抵海疆。冒險剿寇。非陸路可比。其再各加一級。兵丁再賞賚一次。以示特加優渥至意。己卯。上奉太皇太后。幸五臺山。啓鑾。乙未。上回鑾。駐龍泉關。冬十月己亥。上奉太皇太后回鑾。丙午。回京師。羣臣以海寇底定。請上尊號。不許。戊申。皇子允祚生。祭酒王士正。請修補國學所藏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刻板。及飭督撫查明南監板。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從之。壬寅。山西太原府地震。命尙書薩穆哈往勘被傷人數。確議拯救以聞。乾清宮進講畢。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張玉書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辯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符者正多矣。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其言背謬。豈得謂之理學乎。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自然脗合。此卽真理學也。先是御史蔣伊劾董衛國縱兵掠民。至是江西總督于成龍疏辯。時衛國入覲。陛辭。上諭曰。爾在外二十餘年。地方事宜。知之已悉。前此用兵之際。未免騷擾閭閻。今天下承平。當思休養民力。至於興革利弊。尤在嚴飭所屬。實力奉行。爾前有勞績。朕罔不知。毋畏人言。勉圖後效。十一月癸酉。雲貴總督蔡毓榮奏。土司世相承襲。不由選舉。罔識禮義。嗣後



土官族屬子弟內。有通曉經義。志圖上進者。請就郡邑一體應試。禮部議雲貴二省。應各取錄土生二十五名。其土司隸貴州者。附貴陽等屬府學。隸雲南者。附雲南等屬府學。不准科舉。亦不補廩。從之。十二月。九卿會推道員王垓。胡惠甯。爲湖北按察使。上以二人才具平庸。詰問覆奏。左都御史徐元文倡舉。下部議。徐元文降三級調用。議政王大臣等。議穆成額。籐縣失機。不能禦賊。且不收陣亡將士駭骨。應革職。籍其家。編入內務府佐領。得旨。免其編隸。餘依議。楚民胡朝勛。許世杰等。以四川巡撫張德地局霸部民爲僕。勒寫身契。控部。經部詢實。因事在赦前。得旨。免議。

甲子康熙二十三年。春正月。丁亥。福建提督靖海將軍侯施琅奏。請設臺灣鎮守官。查臺灣有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棄之必爲外國所踞。奸宄之徒。竄匿其間。亦未可料。臣以爲守之便。上曰。臺灣棄取。所關甚大。鎮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當之策。若徒其民人。又恐失所。棄而不守。尤爲不可。爾王大臣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尋議行。令福建督撫提鎮詳議以聞。從之。二月。起慕天顏爲湖廣巡撫。上諭爾前任巡撫。未能潔己率屬。曾經申飭。今宜痛改前非。廉謹自持。以副任使之意。乙丑。給



事中王承祖奏。請巡狩燔柴泰山。卽過孔林視禮器。九卿等議。應准行。得旨。著候旨行。其合行典禮。察明具奏。三月。九卿議。賑濟直隸河南。請暫開捐。三箇月停止。得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以福建投誠僞將軍劉國軒。爲直隸天津總兵官。設臺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千。以旱。命大學士王熙等。審理刑部重犯。癸亥。靖逆將軍侯甘肅提督張勇病篤。上命其子大理寺卿張雲翼。馳驛同御醫前往調治。五月。丙寅朔。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一人。外作善狀。內懷兇惡。卒爲強盜。於通州被擒。有包衣人見之。云爾不悛改。今事發矣。因歷數其惡。以鞭鞭之。後鞠審時。銜恨扳陷包衣人。同爲強盜。同夥皆云。勿妄陷害無辜。其人不聽。此包衣人竟坐法。由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爲念。遇有重罪。必反復推詳。下部再議。此甯失出。無失入之意也。辛巳。諭大學士等。凡居官。以清廉爲要。今九卿若有所知者。勿論內外大小官員。俱令舉出。尋九卿舉直隸巡撫格爾克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勛。汪南學。道趙崙。揚州府知府崔華。兗州府知府張鵬翮。甯壽縣知縣陸隴其等。纂修大清會典。甲申。上出古北口避暑。上諭兵部。據阿達哈哈番馬喇等奏。取



羅刹田禾。當不久自困。又侍衛關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刹田禾爲然。是羅刹盤踞雅克薩尼布潮。惟賴耕種。若田禾爲我所取。誠難久存。著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所刈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船載以歸。於未進兵時。先遣人傳示羅刹。六月甲寅。暹羅國王。禁列柏臘照古龍拍臘馬嘑陸坤司。由提呀菩撫。遣陪臣坤字述烈瓦提等。奉表進貢。秋七月乙亥。奉差福建廣東展界內閣學士席柱復命。上問可見總河靳輔否。河道近日如何。席柱奏曰。曾見靳輔顏色憔悴。河道頗好。漕運無阻。築五隄於宿遷。分殺水勢。可無衝決之患。上曰。河道關繫甚重。前召靳輔來京時。衆議皆以爲宜更換。朕思若另用一人。則舊官離任。新官推諉。必致壞事。所以嚴飭靳輔。令其留任。限期修築。今河工已成。水歸故道。有裨漕運商民。使輕易他人。必致貽悔矣。八月壬子。贈故少傅兼太子太師靖逆將軍侯甘肅提督張勇爲少師。仍兼太子太師。予祭葬。加祭二次。諡襄壯。九月。以湯斌爲江甯巡撫。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十端。以東巡頒詔天下恩款十二條。辛卯。啓鑾。冬十月。上幸濟南府。壬寅。至泰安州。登泰山。癸卯。上祀東嶽。侍臣請往觀捨身巖。至趵突泉亭。大書激湍二字。又書清漪二字於珍珠泉。登泰山。



極頂。書雲峯二字。又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懸於孔子小天下處。庚戌。上駐蹕  
郟城。河道總督靳輔迎駕。諭靳輔曰。黃河屢次衝決。久爲民害。朕欲親至其地。相  
度形勢。察視隄工。卽於今日前往。辛亥。駕發宿遷。夾道叩閭者甚衆。上諭曰。此  
斷不可收。一經發審。地方官奉爲欽件。以小忿而破身家。後悔莫及矣。有天下者。惟  
貴以德化民。使之無訟。卽賢能官吏。亦當求訟簡刑清。與民相安於無事。若以多訟  
爲喜。開爭競之風。俗疲民困。皆由於此。上臨閱河工諸險隘。諭總河靳輔曰。朕向  
留心河務。雖知險工修築之難。未曾身歷河工。其河勢之洶湧漣漫。隄岸之遠近高  
下。不能了然。今詳勘地勢。相度情形。如蕭家渡七里溝等。皆喫緊迎溜之處。甚爲危  
險。所築長隄。與偪水壩。須時加防護。上目擊隄夫作苦。駐轡久之。親加慰勞。壬  
子。上臨天妃廟。水勢湍急。指授河臣。改爲草壩。另設七里太平二閘。以分水勢。  
甲寅。御舟過高郵湖。見民田多在水中。惻然念之。因登岸。巡行隄畔十餘里。召耆老  
問致災之由。諭兩江總督王新命。設法拯救。乙卯。御舟自儀真渡揚子江。泊鎮  
江府西門外。丙辰。上幸金山。乘沙船渡江。風浪恬靜。舟行甚速。上曰。恢復岳州  
長沙。多得此船之力。朕居安思危。非以遊觀爲樂也。登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



一覽。又幸焦山。弛海禁。戊午。上駐蹕蘇州府。己未。幸虎邱。庚申。幸惠山。

十一月壬戌朔。上至江甯。登雨化臺。觀其城郭山川形勢。駐蹕江甯府城。癸

亥。遣內閣學士席爾達。祭明太祖陵。復親往拜奠。過故宮。慨然久之。御製過金陵

論。甲子。上幸江甯教場閱射。上親射。右發五矢五中。左發五矢四中。士民觀

者。以數萬計。皆踊躍歡呼動地。上自江甯回鑾。御舟泊儀鳳門外。督撫提鎮以下

大小文武官員。及地方縉紳士民數十萬。於兩岸跪送。上泊舟燕子磯。讀書至三

鼓。侍讀學士高士奇奏曰。皇上南巡以來。行殿讀書寫字。每至夜分。誠恐聖躬過

勞。宜少自節養。上曰。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阼。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

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讀者。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書。尚書大易。觀

象等書。實覺義理悅心。故樂此不疲耳。丁卯。命尚書伊桑阿。薩穆哈。往視海口。

諭曰。朕車駕南巡。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甚爲軫念。

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處湖流。原出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

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

稱朕意。爾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



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辛未。上黎明登岸。臨閱高家堰隄工。諭河道總督靳輔。朕觀高家堰。地勢高於寶應高郵諸水數倍。前人於此築石隄障水。實爲淮揚屏蔽。且使洪澤湖與淮水併力敵黃。衝刷淤沙。關係最重。須歲歲防護。不可輕視。丁丑。上經泗水東境。幸泉林寺。上瞻眺久之。指示曰。此相傳子在川上處。己卯。上詣曲阜先師孔子廟。至奎文閣降輦。步入大成門。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首禮。御製祝文。幸詩禮堂。選孔氏子弟。講大學易經。令衍聖公孔毓圻前引。上步至大成殿。肅瞻聖像。顧問衍聖公孔毓圻曰。像始於何年。毓圻奏曰。相傳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瑽始塑像。上以次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像。又觀禮器。有犧象雲雷三等。上問何代法物。孔毓圻奏曰。漢章帝元和二年。親祀闕里。所留祭器。又觀石刻吳道子畫魯司寇像。詣聖蹟殿。周覽圖書。及憑几像。行教小影立像。行像諸石刻。顧問孔毓圻曰。何像最真。孔毓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從行者爲最真。乃當年端木賜侍寫。晉顧凱之重摹者。上問西偏是何處。孔毓圻奏曰。前爲金絲堂。後爲啓聖公祠。上斂容駐望久之。復至大成殿。命大學士等宣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亦以垂示將來。



又諭歷代帝王致祭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留曲柄黃蓋。以供廟庭。四時饗祀陳之。以示朕尊聖之意。上問大成殿榜。毓圻奏曰。宋徽宗飛白書。至杏壇爲先聖講道之所。覽金臣党懷英篆杏壇二字碑。宋臣米芾書檜樹贊碑。及宋君臣所製孔子與七十二弟子贊。觀先師手植檜。孔毓圻奏曰。明宏治十二年。廟毀於火。檜在門殿之間。經火。枝葉盡脫。孤幹獨存。今又二百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鐵。色亦如之。俗呼爲鐵樹。前至奎文閣。毓圻奏曰。此歷代藏書之所。皇上頒賜之書。皆藏其上。上問何處是先師所居之宅。今尙有遺址否。毓圻曰。皇上御講筵之後。有魯壁遺址。乃先聖燕居之所。上復入承聖門。觀堂前太初石唐槐。及銀杏樹。升詩禮堂。毓圻奏曰。此當日鯉趨過庭。得聞詩禮之處。又於堂後。觀孔宅遺井。命汲水嘗之。顧問魯壁遺址。孔毓圻奏曰。昔秦始皇焚詩書。臣九世祖孔鮒。豫藏尙書孝經論語諸書於壁中。至漢魯恭王欲毀臣祖故宅。以廣其宮。聞壁中有金石絲竹之聲。發之。得竹簡故書。故後世名其堂曰金絲堂云。上詣孔林。於洙泗橋下馬。步行至墓前。酌酒。行三叩首禮。閱墓碑。問墓上是何草木。孔毓圻奏曰。孔林草木。皆當年羣弟子各自其國徙植。種類煩多。不能悉辨。上問孔林周圍幾許。孔毓圻奏曰。共地一十八頃。今



二千餘年。族人日煩。祔葬無所。上曰。何不開擴。孔毓圻奏曰。林外皆版籍民田。欲擴不能。尙求特恩賜給。上曰。卽具疏來。毓圻叩頭謝恩。賜孔氏子孫衣裘。書籍。及四氏子孫在仕籍者。蟒服銀兩各有差。御製過闕里詩。經泗水東境。幸泉林寺。上指示。此當是子在川上處。庚寅。上還京師。十二月。庚子。賜江南安徽按察使于成龍之父于得水貂裘披領。以于成龍居官清廉也。甲辰。鄭克塽等至京師。上念其納土歸誠。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范伯銜。撥給房屋田地。隸上三旂。戊申。九卿等議奏。海口及下游河事務。應差官專任。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才守堪委。請給發關防敕書。差其經理一切事宜。均申詳。斬輔具題。功過同之。其餘俱照前議。從之。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春正月。癸未。先是。因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取羅刹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瓦山等。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於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城。招撫。不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卽遵前旨。毀其田禾。以歸。從之。上諭。王大臣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剽刦人口。搶擄村莊。



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擾害益衆。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路。羅刹又竊踞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卽翦滅。今大將軍逼臨雅克薩城。姑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刹。倘仍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因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偕佟寶等。參贊侍郎薩海。仍令督畊。給事中楊爾淑疏請應試及順天鄉試四書題。俱乞欽定。從之。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懋著。授後裔五經博士。撥給祀田。修葺廟宇。二月。辛亥。諭大學士明珠。朕觀古今文章。風氣與時遞遷。六經而外。秦漢爲最古。唐宋諸大家。已不能及。凡明體達用之資。莫不切於經史。朕每披覽載籍。非徒尋章摘句。採取枝葉而已。正以探索源流。考鏡得失。期於措諸行事。有裨實用。其爲治道之助。良非小補也。三月。副都御史張可前。請將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詔修賦役全書。詔修南巡。所過城垣圯壞者。癸未。賜陸肯堂等一百二十一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授宋儒周惇頤後裔。五經博士世職。先是河道總督靳輔。遵旨陳善後事宜。查徐州河道。僅寬六十八丈。束水不能暢流。是以徐州迤上。歲歲漫溢。須於毛城鋪添減水閘一座。王家山十八里屯。添建減水閘三座。北岸大谷山。



添建減水閘二座。平日閉閘東流。遇大漲。則啓閘分洩。以保徐城以上隄工。又睢甯縣兩山夾峙。河面僅寬八丈。河流又爲一束。應於峯山龍虎山之旁。開減水閘四座。又於歸仁隄。添石閘壩二座。並將便民閘。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又欄馬河。應再添石閘一座。使河由閘進。先積水以養壩尾。又南岸各閘壩。不特可以殺黃。河流恐漲。更可分引黃水。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但洪澤湖週圍數百里。一時不能灌滿。恐仍有黃水倒灌運河之患。必再於清和縣西。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並於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至於清和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要工。得旨遵流之水。總會於清河縣。水勢既強。必致踰越隄岸。此減水壩。雖有益於河工。實無補於百姓。不可不熟計。至是九卿議覆。差往閱河郎中杭霽吉言。有益黃河隄岸運道民生。應令建造。從之。副都統馬喇等疏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爾等。往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刹七人。遞送京師。蠲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其順永保河。未經圈占地方。及眞順廣大等處。二十四年應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一。丁巳。御製檜樹賦。勒碑闕里孔廟。五月丙寅。皇子允禔生。皇子允祚薨。六月。庚寅朔。上巡幸塞外。啓鑾。癸巳。車駕出古北口。是日理藩院奏。都統公彭春等。



帥師抵雅克薩城下列營。五月二十四日夜。將神威將軍等火器。移置於前。二十五日黎明。進攻羅刹大壩。守城頭目額克里舍等。勢迫。詣軍前乞降。於是遵 皇上諭旨。將羅刹所部官兵。及婦女童穉。立視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命以捷音。傳知諸王大臣。戶部議。都御史姚締虞疏稱。生員優免廩生餼糧。伏乞飭部詳查酌覆等因。查順治十四年四月內。原任臺臣馬騰升題。爲釐剔優免夙弊。以甦民困。一疏內稱。紳衿優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以一戶而免千百畝。甚至包攬姻親。受人投靠。概入己戶。竟不循例當差。貽累小民。臣等議此項優免地糧人丁。係俸薪之外。自一品以下。至雜職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以充兵餉等因。具題通行在案。將姚締虞請復優免之處。毋庸議。其廩生餼糧。查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等因。具題。遵旨通行在案。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今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等語。應將廩生餼糧。准支三分之一可也。得 旨依議。秋七月。郎中包奇。遵 旨以五尺細丈。詳加丈量。自吉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從之。山東巡撫張鵬疏言。萊州。青州。兗州。濟南。東昌。五



府俱有額征解運。臨倉米麥。各屬距倉遠。腳價累民。臣前疏請改折色。部議駐防。及過往官兵。運軍月糧改折。恐不敷支。未經議准。但臣在地方。軍民糧餉。皆臣事。萬一誤軍精。所閱非輕。請將臨清濟甯近水二處。仍征本色。如不敷支。動用德倉。臨德相距不遠。轉移支給。不致有誤。其餘五府各屬。額征臨倉米麥。俱改折色。不特民累可除。且歲省席草腳價費銀萬兩。下部議行。又疏請曲阜顏氏地畝。照孔氏例輕征。以昭朝廷優恤聖賢後裔之意。從之。丁亥。頒四書易尙書講義於白鹿洞書院。戶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察鼓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戶部尙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上以詢內閣諸臣。徐乾學言。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上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也。若驟爲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奏。不准行。左都御史胡昇猷疏言。皇上道闡精一。治隆放勳。首重經筵。特資啓沃。迄今二十餘年。竊維日講四書業已頒行。易經現在登梓。惟經筵講義一書。尙未刊刻。請飭詞臣纂輯。御製序文。付之剞劂。頒示中外。命翰林院會同經筵講官議從之。又疏學政。三年報滿。例應詮註升降。然報滿卽應考核。有司稽延。巡撫不卽題核。部臣不卽題



結。我皇上勵精圖治。嚴諭諸臣。凡事速結。方克無弊。況文衡爲風教所關。其薦舉公明尤著者。自當彙題。以待欽定。此外或加級敘用。或照例平升。俱可隨報隨題。何至紛紜駁查。迄無定議。請嗣後學差報滿。督撫限一月內核題。到部限一月內題結。庶諸弊不生。又言京師不設藩臬兩司。所以尊朝廷。重畿輔也。其藩臬責任。歸之守巡二道。守道司度支。總八旗錢糧。二百萬有奇。巡道司刑名。畿南北滿漢八旗。借以綜理。雖曰監司。卽京師之藩臬也。今直省督撫藩臬。並膺特簡。直隸守巡二道。猶遵成例銓補。竊恐循次除授之人。未必勝任。嗣後二道缺出。擇道府中廉明素著者數人。奏請親擢。使天下知根本之尊。於吏治不無裨益。並下部議行。八月乙卯。上駐蹕烏爾格蘇臺。九月戊午朔。上至博洛和屯。裕親王福全遣人奏。太皇太后違和奏甫至。上卽星夜回鑾。御史錢鈺。遵旨指實陳奏。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屬員禮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屬官賄賂。布政司那鼐。收兌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穆爾賽那鼐提至京師嚴訊。從之。甲戌。河道總督靳輔疏言。臣赴河南。確勘黃河兩岸工程。目前至急之務。如考城儀封等縣。應築隄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邱縣。荊隆口。應築大月隄。三百



三十丈。榮澤縣。應築修隄工二百一十丈。此工程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爲江南保障。從之。甲申。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墨爾根地方。最爲緊要。應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防兵五百。從之。乙酉。九卿等議准。總督漕務徐旭齡條奏。漕糧派索諸弊。應將歷年派索官。指名題參。上諭曰。此等弊端。相沿已久。必令指名題參。則後來督撫。難於條奏矣。可著該撫嚴禁。務在遵行。吏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調知府祖進朝。請留原任。應不准行。得旨。設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地方百姓。莫不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冬十月。命廣東開鼓鑄。甲午。賜徐憲武等九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工部進呈修京城道途冊籍。上曰。工價支給尙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今如大路估算。亦以錢糧給之。丙午。五色卿雲見。乙酉。九卿議覆總河靳輔言。高寶等七州縣。下河應築隄。高過海潮。於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駒場等處建閘。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一半。借工湊出。額餘官田。收佃價償還。又高家堰。應加密排椿。丁頭小埽。再於隄裏挑小河。築束水隄。共需銀五十三萬餘兩。請先撥銀三十萬兩。又黃河兩岸。築隄工銀一百五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五十萬



兩俱應准行。上諭曰。靳輔題請治下河之策。在築隄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所佃價償還。朕思田畝涸出便當與民墾種。若取佃價。恐致累民。至高家堰幫築工程。實爲緊要。朕南巡。見前人創高家堰以捍洪澤湖。頗有深意。此堰若潰。黃河亦難保固。至黃河兩岸隄工。似在可緩。沉三工兼舉。需費甚多。恐國用不敷。著詳議。尋議命靳輔及按察使于成龍。馳驛來京。與九卿等詳議。十一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庚申。免河南湖北康熙二十五年地丁各項之半。及二十四年未完地丁錢糧。又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興化邳州高郵鹽城。山東剡城魚臺。今年重罹水災。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之。庚午。九卿等議准。原任山西巡撫穆爾賽。應立絞。得旨。穆爾賽所承認之贓數不符。姑改爲監候。秋後處決。大學士等奏。靳輔于成龍來京。臣等遵旨問河工事宜。靳輔議開大河。建長隄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潮。于成龍議開濬海口故道。議不劃一。臣等從靳輔議。通政參議陳其範。科道王又旦。錢鈺等。從于成龍議。上曰。兩人各持一說。亦俱有理。似皆可以建功。但不知其孰於民有益。其傳問高寶興鹽山江泰七州縣現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說孰是。直言無隱。尋召問起居注官侍講。



喬萊河工事宜。喬萊奏曰。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若從靳輔議。工難成。百姓田廬墳墓。傷損必多。且隄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簷更高。後或潰決。爲害不淺。上曰。朕欲拯救生民耳。若有害於民。如何可行。于成龍所請錢糧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著往興工。尋命工部尙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速往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父老回奏。十二月丁亥朔。四川提督何傳奏請武官亦應丁憂。上允之。命定丁憂之例。戊子。召于成龍靳輔至廷。詳閱河圖。一一詳詢。又令二人各出己意。互相問難。朕意水勢稍減。卽有益於民。應依于成龍所言。挑濬海口。俾所潴之水。得以通流。其有無利益之處。不久便見。但不知所需錢糧若干。始可敷用。王熙奏曰。據于成龍所奏。錢糧不能豫行估計。想從故道挑濬。似不大費經營。庚寅。皇子允禩生。刑部題。旗人史書等。辱罵順天府府丞王維珍。經王維珍舉首。應將史書等。枷號一月。鞭一百。上諭大學士等。旗下惡棍辱罵職官。如此輕處。何以儆戒衆人。著查康熙十八年定例。呈奏。於是大學士等奏。康熙十八年。曾經九卿定議。諸王及大臣僕人。有干預詞訟。索取財物者。其主知情。從重議處。僕人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僕人以光棍治罪。上曰。此情最爲可惡。著從重治罪。伊主一併察議。



此等事甚多。舉首者少。王維珍不顧情面。舉首可嘉。著議敘。勒德洪奏曰。其主乃康親王傑書也。上曰。朕止論事之是非。不論其爲何人也。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春正月辛未。上幸南苑行圍。雲貴總督蔡毓榮奏。逆苗王騰

龍等聚衆刦掠。應行征剿。上諭大學士等。苗蠻賦性樸實。不敢生事。止以地方該

管官不克平情撫卹。反需索馬匹金銀。誅求無厭。不能供應。遂生釁端耳。今苗蠻之

事恐亦類此。二月先是九卿等議准。工部尙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往勘下河。請

暫停開濬。九卿議允得旨。河口不開濬。則泛溢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處

浸淹田畝。可以涸出。令集議。至是九卿奏差大臣及該督撫親問河濱百姓。僉謂挑

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上問于成龍云何。曰。于成龍言挑濬海口。必修治串場河。

其費約百餘萬。臣等以此工果有益。卽千萬亦所不惜。今以百萬帑金。嘗試於未必

可成之工。不若留此以備各處賑濟爲便。上曰。海口係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僉

議止。且視今歲水勢如何。再酌之。減廣東海關徵收洋船額稅十之二。伊桑阿。

薩穆哈。勘明應挑濬海口。疏畧云。臣等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鹽城等州

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劉莊



場等十餘口。由若水洋鬪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致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道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各場之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永免水患。先是郎中滿丕等。奉命確探羅刹情形。至是奏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居之。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令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甯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是帥所部二千人。攻雅克薩城。松威道王隲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應請停減。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著停止。纂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聖訓告成。三月。以于成龍爲直隸巡撫。陞辭。上曰。爾居官清廉。謹慎端方。朕所素知。直隸旗下各莊戶。不守法度。爾須執法嚴治。不得瞻徇情面。爾固宜正己率屬。廉潔愛民。亦宜寬以濟猛。勿過刻也。且居官不善。縱或漏網。亦將禍及子孫。爾須有始有終。實心實事。盡力爲之。隨賜白金一千兩。表裏二十端。江甯巡撫湯斌疏言。吳中風俗。尙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辭豔曲。壞



人心術。蚩愚之民。歛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遊冶之習。靚粧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鬪。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游。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歛跡。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止。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勢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毀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怪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歛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得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至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恣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講筵時。



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復鑾儀使趙良棟。勇略將軍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原銜。夏四月。直隸巡撫于成龍。請辦解狐皮。改爲折色。從之。

甲午。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之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祕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祕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鈔寫事宜。爾部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至意。閏四月。禮部等遵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及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目。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繕寫。交翰林院轉呈。有愿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旨。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錄。甲戌。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湯斌陞



見。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陞辭時。自言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上厯詢吳中年歲風俗。並地方吏治民生。縉紳居鄉若何。又問下河海口事如何。湯斌奏曰。皇上命尙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等。與總漕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等徧厯海口各州縣。人衆言雜。不能劃一。卽州縣水道海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今年歲荒。歉四分。工銀恐不足用。惟高郵興化之民。聞築隄開河。恐毀其墳墓廬舍。甚言不便。部臣公議。以築隄取土艱難。工必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皇上軫念民生之意。而工程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爲便。臣與徐旭齡議。以目下徧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爲不善。遂同具題。但念此事。乃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中。痼瘼念切。隨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口洩水。眞堯舜之心。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去路。不但民間田地。水無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數尺。萬一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何所逃罪。若云開海口。則水遂盡涸。臣固不敢爲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



之益。使泛溢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毋多發帑金。止於七州縣錢糧中。酌量款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留爲修河之用。此外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既專一。工不誤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作去。當有成效。此意向曾與薩穆哈等言之。上召穆稱額問曰。湯斌語。爾回時何以不奏。穆稱額曰。臣等與湯斌等同至河干省視。又傳問七州縣民人。皆云此水浸決日久。今欲開濬海口。其事甚難。其挑濬下河高處。使積水漸歸於海等語。湯斌並未向臣言之。又召問薩穆哈。對曰。臣同踏勘。水至河口。集問百姓。皆言不便。臣等以所費不貲。故議暫停。至湯斌挑濬下河之語。閒談時。誠有之。並非公同商酌語也。命大學士等。以開濬海口事。傳問九卿。及淮揚所屬之在京官員。五月。大學士等覆奏。臣等遵旨。問九卿及淮揚等處。現任京官喬萊等。僉稱。積水須有去路。開一尺。卽有一尺之益。開一丈。卽有一丈之益。雖低窪之地。未必盡涸。而諸壩之水有所減。使淹沒田地能涸出。但得實心任事。爲國爲民之人。自然成功。七邑錢糧有限。又因災傷豁免。畢竟皇上發帑金。救民更速等語。上曰。衆議共稱應開。薩穆哈。穆稱



額。因何以爲不可。彼但憑信高成美之言。自己全不曾詳察耳。此事必須委用得人。方可成功。孫在豐有才。著發內帑銀二十萬兩。前往督修。功若可成。再酌量動支正項錢糧。六月。九卿遵旨議覆。河道總督靳輔。應革職留任。上曰。靳輔去留。有何關繫。但河務甚要。若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壩。減水壩一塞。河隄萬不能保。爾等可有兩全之法否。九卿回奏曰。若目前竟塞減水壩。恐一時潰決。受害甚大。俟河底刷深後。減水壩方可不用。上曰。爾等意見相同否。湯斌奏曰。臣原不知河道情形。因舊年奉旨往徐州一路。看視河形。見減水壩太多。舊時止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黃河衝決隄岸。民田轉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河流分散。水勢緩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礙。臣愚欲將減水壩稍築加高。若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永無泛溢之患。減水壩亦可漸堵塞矣。工部尙書杜臻曰。築堤開減水壩。原是古人成法。但古人先開引河。使水有所歸。故不致漫溢民田。今靳輔但開減水壩。未開引河。此民田所以淹沒也。尋奉旨。靳輔暫免革職。仍令督修。革尙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職。以回奏失實也。福建總督王安國條陳臺灣事宜。一臺屬士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



提學道。不能渡臺考取。交分巡臺廈道。就近管理。一臺灣文武官。三年後。例得升轉。內地官。與兵丁似屬一體。現在兵丁。到汛年月。各有不同。請將此內有願在臺者。聽留外。餘按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仍於內地。照數撥換。以示軫恤。一臺灣澎湖兵。除糧米於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平靜。稍可無虞。請於每年四月內。卽發夏秋二季餉銀。十月內。卽發冬季並來年春季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旨。臺灣駐防兵丁。著於三年內。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爲例。餘如所議行。秋七月。丙戌。侍郎孫在豐等陞辭。上諭曰。朕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命爾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湖。並串場河之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宜悉心區畫。使海口疏通。蒸民復業。辛亥。上巡幸塞外。啓鑾。八月。壬申。上回鑾。庚辰。詔增孔林地十一頃有奇。九月。免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免湖廣福建兩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二十五年未完者。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圍。上諭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意。其令薩布素等。撤兵收集。於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刹。聽其



出入。毋得妄行攘奪。俟鄂羅斯復至定議。冬十月。部覆孫在豐疏言。疏濬之法。開濬不如尋舊。築高不如就低。因勢利道。逐節疏通。一由廟灣迎流而下。約洩水十之四。一由天妃石碇。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公隄一帶。既爲鹽艘利涉。又會引諸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淤墊。亟爲開濬。上而涇河黃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閘減水閘。下而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建修。臣等議。孫在豐疏稱。若者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日。改減水壩爲閘。將串場河。令鹽商挑濬。應如所請。得旨。如議。改減水壩爲閘。並著孫在豐會同靳輔確議。丙申。御書學達性天額。頒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祠。及白鹿洞書院。以長沙府嶽麓書院。爲宋儒張栻朱熹講學之所。一體給額。並頒日講解經史諸書。十二月。孫在豐題。先從海口。應挑石碇等處興工。請勅河臣。如遇水勢稍減。即將減水壩。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上曰。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靳輔抗明矣。今若不開壩。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卽閉塞。日後運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爲詞。大學士等。請令二人來京面陳。上曰。此下河決宜開



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來京。堵塞隄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於巨浸中從事乎。靳輔前疏。欲將諸口閉塞。今孫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撓意乎。著靳輔來京回問。免直隸直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戶部請裁公費。上曰。目下國計充裕。所爭不在乎此。況貧官需此以資生者甚多。豈可盡裁。著照現行例行。編修勵杜興。與學士張英同侍。御批通鑑綱目竣。疏言。皇上點閱載籍。無間嚴寒溽暑。卽巡幸駐蹕。命臣捧簡進閱。一如禁廷。披覽之際。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進退人材。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聚訟者。親加剖決。悉歸至當。請頒發聖諭。宣示史館。以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得旨。勵杜興。朝夕侍從。勤勞可嘉。所奏著禮部翰林院同議奏。如所請。



東華錄要卷十三終



東華錄摺要卷十四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

章恭校

丁卯康熙二十六年春正月。大學士等奏。臣詳問靳輔。據云。高郵州南。兩大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北壩。亦有可塞處。惟高家堰之壩。斷不可塞。上曰。開濬下河。其要不在高郵州之壩。惟在塞高家堰之壩。今不塞高家堰之壩。止塞高郵州之壩。何益之有。湯斌奏。雲梯關。與前不同。若不塞高家堰之壩。則淮水盡入黃河。黃水無倒灌入淮之理。從前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既高堅。若塞堤壩。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靳輔惟恐黃河潰決。於南岸毛城鋪等處。築減水壩。合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湖不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於高郵州等處。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迨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可慮。今皇上令塞高家堰壩。修理下河。不特七州縣漸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靳輔奏挑濬下河。使積水入海。雖云善策。但海水倒灌可慮。上



曰海水斷無倒灌之理。今若將黃河南岸。毛城鋪等處。減水壩閉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止有淮水。則高家堰堤可塞一年。爾等再議。大學士等遵旨覆奏。開濬下河。應塞減水壩。上問靳輔曰。毛城鋪一帶閘壩。可閉塞否。輔曰。永塞不便。可暫塞一年。上曰。欲開下河。須塞上流。若但塞高郵州之五壩。不塞高家堰。於事何益。輔奏曰。前孫在豐。祇議高郵州。未及高家堰。今皇上所見。最爲洞悉。臣何敢欺隱。高家堰之壩。亦當如聖諭閉塞也。上諭工部。下河工程。今年著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閘壩。照靳輔等所定期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海口。其黃河南岸閘壩。著於來年堵塞一年。其高郵州高家堰等閘壩。既限期堵塞。著孫在豐。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二月興工。挑濬下河。勿至違誤。二月。庚戌。刑部等衙門奏。會審雲貴總督蔡毓榮。隱藏逆女。貪取逆財。種種不法。上背國恩。仍擬斬立決。得旨從寬免其處斬。籍沒家產。著枷號三箇月。鞭一百。並分家子。發往黑龍江。三月。辛丑。諭大學士等。與孫在豐同往修河諸員。未嘗留心河務。惟事圖利。朕特頒內帑。濬治下河。原爲救民起見。今差往各官。初欲派之民間。後又中止。仍復按引。加派鹽課。是未救民。先已害民。豈不大負朕之初意乎。此事斷不可行。著孫在豐。會同江南總



督。巡撫。總漕。總河。公同監修。庶無阻撓。差往各官。著撤回。餘依議。夏四月。甲子。以田雯爲江蘇巡撫。陞辭。上諭之曰。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爾當以愛民生爲務。至地方豪強。爲害於民者。不可不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滋事。至文武本屬一體。文武輯睦。則兵民自安矣。准福建臺灣府鄉試。另編字號。額中一名。五月。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壬辰。建周公廟碑。建孔子廟碑。建孟子廟碑。均上親製文。勒石。部議廣西巡撫王起元言。新升學道陸祚蕃。由原任登萊道赴粵路遠。卽改歲作科。亦難徧及。請展鄉試期。於十月舉行。從之。六月。庚申。改貴州大定府。爲大定州。戊辰。議准貴州所屬十五衛。十所。改併歸縣。從總督范承勛之請也。秋七月。土謝圖汗奏。鄂羅斯使請和。已抵臣境。上命薩布素等。統兵還黑龍江。墨爾根。八月。丁未朔。禮部以順天鄉試同考官。開列請旨。命將員外主事以下。小京官及知縣。守部進士。一併開列。以杜鑽營。著爲令。九月。丁亥。京師地震。乙未。大學士等查江甯七府。陝西全省。應免錢糧。共計六百萬兩有零。亙古以來。未有蠲免如此之多者。臣等因爲數太多。不敢遽議。上曰。朕念切民生。卽多蠲亦所不惜。爾等擬旨來奏。冬十月。特准順天鄉試。浙江錢塘監生。



查嗣韓福建侯官監生林文英五經中式。大學士等奏。前靳輔疏稱。高家堰之外。再築重堤。請停丁溪等處工程。奉旨問于成龍。今于成龍覆稱。挑濬下河。有益於民。若照靳輔修理。則民反受其害。上曰。挑濬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靳輔稱

高家堰等處築堤。以爲屯田。可獲百餘萬錢糧。朕從利益民生起見。非爲錢糧也。此挑河關繫緊要。著戶部尙書佛倫。吏部侍郎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同江南總督。漕督。確勘議奏。十一月。上諭。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後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微懼。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免江蘇浙江二省。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甲辰。諭大學士等。自太皇太后。聖體違和以來。多方醫治。罔克奏效。病勢漸增。甚爲可慮。朕夙夜祇懼。茲欲躬詣郊壇禱祀。叩祈上天眷佑。並非沽取名譽。徒事粉飾也。命於明早步行。恭祭祈禱。十二月。尙書佛倫等。查勘河工回奏。河臣靳輔。疏請築高家堰重堤。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並黃河兩岸立閘。分洩高水。而撫臣于成龍。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會勘上下河道。知高郵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壩東。注高郵寶應邵伯三湖。流入漕河。又從高郵城東堤。減水壩。流入下



河。以致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清口。自爲第一要著。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河臣靳輔原議。史家店以內。石堤以東。築一月堤。使六壩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清口。自不至衝突堰堤。但洪澤湖水。流入漕河。漕堤關係緊要。宜行減洩。應將淮安以北。五叉河開開濬。引水由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慶澗河等處。亦應開濬引水。由射陽湖。達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壩。係下河水會之源。今淮安府南北。旣經開濬。此處但應堵塞。黃河兩岸。仲家莊草灣等處。建石閘三座。分洩黃水入流。仍照原議外。淮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鹽河入海。恐開閘之處。逼近安東縣。實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河水勢。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口各工。盡行停止。其修築月堤。並澗河等處開濬。建閘。所需錢糧。應令河臣確估題請。得旨九卿詹事府科道會議。二十二日。己巳子時。太皇太后崩於慈甯宮。上擗踊哀號。呼天搶地。哭無停聲。諭諸王貝勒。暨九卿科道等。自漢以後。帝王居喪。持服二十七月。易爲二十七日。惟魏孝文帝。欲行三年之喪。朕平日讀史至此。常稱贊之。今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世祖章皇帝賓天。十一歲。慈和皇太后崩逝。全



賴聖祖母太皇太后。鞠養教誨。以致成立。今定持服二十七月。少慰罔極之痛。朕獨持於宮中。幾政毫無曠廢。不令臣民持服。一切俱不禁止。如此可以慰朕本懷。其集議之。尋議仍請持服二十七日。上不許。禮部奏欽天監選擇十二月二十九日卯時。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得旨朕意欲停喪三七。另行選期。諸王大臣奏曰。本朝向行之例。踰年爲忌。似宜仍請於二十九日發引。得旨爾等所云忌諱之說。止爲朕躬。如有所忌。朕躬當之。否則忌諱之說。虛誕不足信。亦可以破後人之疑。太皇太后梓宮。可擇於正月十一日發引。漕運總督慕天顏疏言。京口至瓜州。漕船往來。有風濤之險。宜仿民間渡生船式。官設十船。導引防護。部議以向無此例。不准。上曰。朕南巡時。見京口瓜州。往來人衆。備船過渡。裨益良多。其如所請行。

戊辰康熙二十七年。春正月。乙亥朔。諸王大臣等。以元旦令節。請節哀回宮。不允。羣臣復敦請再四。上暫駐慈寧宮。前院幕次。丙子。國子監奏。太學生劉枝桂等百五餘人。呈請。皇上節哀。循古服制。以日易月。戊子。行繹祭禮。諸王大臣。固請。皇上還宮。不允。癸未。皇子允禔生。甲午。諸王大臣。復固請還宮。得旨朕於二十二日。繹祭畢。還宮。丁酉。上御乾清門。衣青色布衣聽政。江南道御史郭琇疏參。



靳輔。治河無功。偏聽幕客陳潢。阻撓下河開濬。又尙書王日藻等。議靳輔疏請屯田。有累於民。請行停止。至高家堰之外。再築一隄。應如所請。上曰。朕南巡。河工情形。頗深悉之。今欲築重隄。使水由清口入海。若果有益。當日何不早築。高郵等七州縣。百姓苦累異常。朕日擊心傷。今於隄外。又築一隄。是重困小民矣。至屯田有利於廷臣。而害民實甚。江南民莫不嗟怨。爾等甯不聞耶。以郭琇參本。令九卿會議。尋議罷靳輔任。革陳潢職銜。予杖流。江西巡撫王鵬。廣東巡撫朱宏祚。同日陞辭。上諭曰。巡撫以操守爲要。大法則小廉。百姓俱蒙福矣。朕事事以百姓爲念。爾等到地方。一切利害。有關百姓者。不妨事事奏聞。又曰。爲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爲地方之福。凡貪汙之吏。先當訓誡之。如其怙終不悛。再行參劾可也。二月。江蘇巡撫田雯。以蘇常等府漕米。因結穗時。屢遭風雨。米色青白未純。今依限兌收。具疏奏明。部議易米起運。上嚴飭部臣。特允所請。又疏言。丹陽上下練湖。田灘久荒。迨召民承佃。上練湖田灘五千九百八十餘畝。每畝納價銀三錢。戶部駁增至六錢未已。小民畏縮觀望。致地荒一千二百餘畝。下練湖田灘萬三千餘畝。亦報墾無幾。請定每畝六錢三分。召佃輸課。庶廢地漸成膏壤。下部議行。時布政司宋犖。以越省購辦銅斤價



值較定價昂費過半。牒請奏停採買。斐疏言。寶源局增鑄錢文。原以裕民。令藩司動支蘆課採買。是其專責。但江蘇非產銅地。湖廣江西商販。經由各關購買。所餘無幾。價值每斤一錢六七分。部定六分五釐。實屬不敷。各州縣辦解。苟非派民。卽係虧帑。倘採買萬難議停。請量加價值。以示寬恤。部議不准。上特旨照各關例。增至一錢。並下湖廣安徽江西劃一。戊申。漕運總督慕天顏言。臣會勘河工。河臣靳輔。議築高家堰重堤。臣等會議。修高家堰舊堤。後尙書佛倫等奉命再勘。皆從靳輔臆說。臣不敢附會。且河臣倡舉屯田一事。屯官丈佔民田。百姓苦累。臣據實奏聞。得旨。著九卿等察議。壬子。先是御史郭琇疏題。爲特參大臣。背公結黨。納賄行私。仰請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措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爲極盛。我皇上至德純粹。睿鑒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私竊歎誦。千古難邁。邇者畿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日益縱肆。皇上灼知情僞。於一切用人。皆由宸衷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



知所以爲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跡。臚列具呈。一凡關中票擬。俱爲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卽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卽如御史陳紫芝。奏劾湖廣巡撫張汧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之張汧。原屬指麾。卽此可見矣。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邀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啓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繫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結連黨羽。滿州尙書。則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



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豫定。由是學道。皆多方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  
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  
以極力庇護。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  
初議開濬時。彼以爲必委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見皇上當下河上欲另  
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聖眷舉出必當。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難以統攝。於是  
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於是一力  
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天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  
然也。一科道官。有內升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素。至於考選科道。卽與  
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  
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驚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  
爲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略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參劾。卽令借事排陷。聞者駭  
懼。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參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  
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窮。皇上鼓舞臣僚。責其實心報效。  
臣受非常殊眷。若舍豺狼。而問狐狸。卽爲辜負。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黨羽日



煩。睚眦必報。恃有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靈威。立加嚴誥。賢能。俾贊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欣暢。感戴聖明無盡。仰乞皇上睿鑒施行。請旨。康熙二十七年

二月初六日題按郭

秀華野集錄出奉

旨補入明珠傳因並錄之本月初六日奉

上諭吏部大學士

等曰。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小廉。各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朕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於爾部院大小員行事。無不深知。爲臣子者。既儋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知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戒。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爲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己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衆遂附和于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其又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衆具題。希圖巴結。廷議如此。國事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於推卸。朕深惡此等推諉苟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於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週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人。實有裨益。亦若令被舉者。警心惕



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爲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喜阿思喀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耿於懷。是以邇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鑒。而不卽指發其奸。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悛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百計營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汧所參事情。朕面諭塞楞額。張汧居官貪穢。爾等嚴行審出。迨差回。特加詢問。塞楞額奏稱。臣於此案。盡心研鞫。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爲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籤。將保舉張汧官員。並未議及。業行擬出。又念張汧審結定案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斬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具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已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朕亦曾面加誠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勒



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革職。科爾坤。著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著解任。於河工案內完結。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己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御史陸祖修言。總河靳輔。身雖在外。與九卿呼吸甚靈。會議之時。尙書佛倫。科爾坤等。不顧公議。左袒河臣。竊思河工屯田二事。于成龍首倡其議。自有成算。應請俟于成龍到京。面奏明確。加以乾斷。從之。宗人府議給事中高層雲疏。參大學士王熙。向康親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得旨。朕召大臣議事。每賜墊坐語。嗣後不必向諸王行跪。庚午。河道總督靳輔奏。漕臣慕天顏等。朋謀陷害。阻撓河務。上諭大學士曰。凡事俱有是非。應據理直言。今觀有言人之過者。衆皆隨聲附和。以爲不善。並不據理辨其是非。近因靳輔被參。議論其過者甚多。靳輔爲總河有年。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誤。謂之毫無效力。亦屬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雖百喙亦難逃罪。卽欲置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俟繼用之人。河工告成。始可議罪。且朕曾閱河防一覽。於治河之事洞悉。凡事皆慮永久。不計目前。此事著九卿一併察議。三月辛巳。上御乾清門。召諸臣議河工事宜。靳輔曰。臣專管上河。再四籌度。惟有高家堰外再



築重堤。水不歸下河。庶有裨於七州縣。至濬下河。恐海水倒灌。上曰。海水倒灌。無有是理。郭琇奏。斬輔。於上河派民之事甚多。在在騷動。況屯田明係奪民產業。江南田畝。原有二畝算一畝者。因地窪下。坍長不常。若計畝重課。實爲累民。上曰。屯田害民。百口亦不能辯。至開海口。乃必應行之事。爾等但論下河應挑與否。及重堤之築與不築耳。斬輔奏。重堤水截住。盡出清口。不令水歸下河。則七州縣之田來。而天可出。重堤築是。于成龍奏。開海口事。奉特旨行。今築重堤。停海口。縱上流之水。不長六合之水。洩歸何處。臣意濬海口爲是。上顧大學士曰。朕留心河道。深悉情形。九卿畏懼。斬輔。不肯定議。明日御門。再召諸臣。尙書李天馥奏。斬輔于成龍。各執前說。臣等公同商酌。下河當開。重堤宜停。上問斬輔曰。海口何年淤塞。斬輔奏。土人云。明隆慶年間。淤塞至今。海潮來一次。卽增一葉厚之沙。故漸塞。上曰。此言甚屬虛妄。潮退。其流甚疾。尙何沙之存積。據爾言。海水倒入。將來海口一開。便有明驗。朕記爾言。又問于成龍。塞減水壩。以開海口。河堤可不沖決乎。成龍奏。不能保其不決。臣於上河。實未明曉。焉敢妄對。上曰。崔維雅之論可行乎。成龍奏。聞人言如此。臣實未甚曉。上顧謂諸臣曰。朕細閱崔維雅治河書。其勢必不能行。于成龍亦未洞



悉河務。仍著公同詳議。尋議海口宜開。重堤宜停。各減水壩。俟海口通後。酌議緊要留之。不緊要者塞之。允之。上諭大學士等。此案著將靳輔革職。佛倫議此事舛錯殊甚。著留其佐領。以原品隨旂行走。董訥孫在豐免革職。降五級。仍以翰林官用。熊一瀟。慕天顏。俱著革職。趙吉士。亦著革職。達奇納著降五級。隨旂行走。陳璜革去職銜。解京監候。壬寅。賜沈廷文等一百四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諭吏部。靳輔。慕天顏。不便留任。孫在豐。亦不便修河。宜速行更換。調閩浙總督王新命。總督河道。侍郎開音布。總理下河。以屯田累民。飭督撫查清丈出之田。給還原主。暫設屯田同知縣丞等官。悉裁汰。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九卿等覆奏。總河靳輔。開濬中河。果否可承漕運。應交新任總河。再行查明。詳議具奏。上曰。中河糧船。今年可行。則每年亦可行。此自然之理也。但靳輔已經革職。新河臣尚未到任。現在河員。或視河工。與己無涉。不盡心力。以致運艘阻滯。亦未可定。其令學士凱音布。侍衛馬武等。前往看閱。己酉。上奉太皇太后梓宮。詣山陵。上不勝哀慟。遙見享殿。卽下馬步隨。哭至享殿。奉安。仍哀慟不止。庚申。內閣學士凱音布。侍衛馬武等。奉差看閱中河。回京。繪圖進呈。召大學士九卿等入行宮。諭曰。前于成龍



奏云。靳輔開中河。無所裨益。甚爲累民。河道已爲靳輔大壞矣。今凱音布等往勘中河。奏云。中河內。商賈船行不絕。漕艘可通。今數年以來。河道未嘗衝決。漕運亦未至有誤。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朕亦不愜于心矣。于成龍在直隸。愛民緝盜。居官頗優。但懷挾私讐。阻撓河務。殊爲不合。朕非欲起用靳輔。止以河務所關甚大耳。今九卿將靳輔議罪。皆言其治河無益。若王新命聞之。亦順從于成龍之說。將原修之處。盡行更改。致誤河工可乎。其令馬齊。卽同張玉書。圖納往閱河工。詳悉商酌具奏。五月。尙書張玉書。圖納。左都御史馬齊。侍郎成其範。徐廷璽。以奉差看河。請訓。庚子。上還京師。六月。楚省督標裁兵。夏包子。卽夏逢龍等。鼓噪搶刦。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投井死。按察使丁燐。棄家奔安慶。時糧儲道葉映榴。兼署布政司。賊迫受僞職。映榴給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溝出避難。以司道等印五。付其僕葉華林。向所過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略曰。臣一介豎儒。幸中進士。叩沐皇上高厚深恩。慙擢今職。嘗以潔己奉公。自矢夙夜。但愧才具庸劣。未效寸長。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刦奪撫臣敕印。並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斧鑕



在前。豈肯喪恥偷生。伊時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長子葉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尙成童。煢煢孤嫠。死將安歸。因遣妻女奉母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今勉盡一死。以報國恩。所恨事起倉卒。旣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禦。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慚。雖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平也。上覽疏畢。諭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分。近有武昌兵亂。葉映榴守義不屈。嘗賊自刎。閱其遺奏。五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不感泣。遂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榴。值裁兵鼓譟。抗志不屈。捐生殉難。忠節可嘉。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深爲惻然。不忍披閱。應從優賜卹。以表忠貞。部議贈通政使。廕一子。入監讀書。特贈工部右侍郎。賜祭葬如典禮。諡忠節。建祠。御書丹心炳冊額。賊竊據武昌城。命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率兵討之。諭大學士等。近來科道官無條奏者。建言乃科道專職。祇在不存私心耳。可傳諭科道。有條陳事。赴暢春園面奏。庚申。尙書阿喇尼奏。噶爾丹率兵掠厄爾德尼招居民。直抵喀喇卓爾渾之地。距澤卜尊丹所居。僅一



日程。澤卜尊丹巴攜土謝圖汗妻。與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喀爾喀通國。各棄其廬帳器物馬駝牛羊。紛紛南竄。晝夜不絕。土謝圖汗不知存止。命邊塞加意防守。

秋七月壬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云去年噶爾丹率兵三萬來侵。噶爾丹弟多爾濟札卜。領兵來掠右翼人畜。今噶爾丹自杭愛山後。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汗子噶爾旦台吉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溫卜等率兵來取厄爾特泥招之地。距我地僅二日程。仰祈速賜救援。湖廣提督徐治都奏。六月十四日。官兵於應城縣地方。遇夏包子賊衆二千餘人。我師奮力攻擊。陣斬僞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殺獲甚衆。隨駐師應城縣內。嗣于十八日。賊首夏包子率賊兵萬餘。圍攻應城。我師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甲戌。侍讀海三往澤卜尊丹巴處。途遇厄魯特。因攜噶爾丹奏疏歸。又囑海三代爲轉奏。澤卜等丹巴來報。或拒而不納。或擒之。上遣使往諭。詰問情由。令遵旨議和。喀爾喀洪俄爾戴青台吉疏報。噶爾丹來掠達賴台吉。至枯倫具爾。上諭格親王全福等曰。厄魯特至我汛界。僅七八日程。宜預爲備禦。其令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派所屬十旗兵一萬。盛京將軍等。派兵一千。於所指之地備禦。南陽總兵史孔華報。七月初十日。臣帥師



進討夏逆。賊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恢復漢陽。徐治都報。七月十五。夏包子率賊。駕船至鯉魚濠。遣參將鄭興等剿殺。焚其船。賊來犯大營者。官兵擊走之。生擒僞總兵以下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夏包子僅以身免。又疏報。七月十八日。武昌城僞官弁獻城投降。獻僞軍師妖僧大原首級。收繫夏賊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僞總兵獻城降。黃岡縣生員宜畏等擒賊首夏包子獻軍前磔之。八月。兵部尙書張玉書等勘閱河工回奏。得旨。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設站侍郎文達等報。土謝圖汗與噶爾丹於八月初三四等日相遇於鄂維會諾爾。鏖戰二日。厄魯特夜襲善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喀爾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所。九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途刼掠。約會于我邊哨。愛必汗喀喇鄂博之地。上以邊塞不可不防。派京師八旗護軍等兵。及宣化大同精兵各一千。往歸化城駐防。尋令暫停候。旨。先是喀爾喀戴青台吉等二十八人。各率所部入邊請降。得旨。准于汛界以內游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弟西地西里巴圖爾台吉率兩翼臺吉等。又澤卜等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弟子等入汛界乞降。沿邊阿霸哈納諸台吉皆願從內附。許之。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己卯。雲南鶴慶



劍川等屬地震。上命速發銀米賑濟。丁酉。工部尙書蘇赫等奏。請皇上親臨河上。指示修築。不但於漕運生民有裨益。亦可折服衆論。上曰。看河諸臣。欲修三閘。靳輔欲於二三十里之間。修小閘及涵洞。所言雖異。其意皆同。俟臨閱河工時。定奪。冬十月壬寅。九卿等議覆兵部尙書張玉書等奏。公閱河工。請將原任河道總督靳輔修築之閘壩。引河堤埽。及建造挑濬工程。有應留應止。閉塞增添之處。又黃運兩河。有受衝被刷。應修築者。一併交與河臣修理堅固。得旨。攔馬河洩黃水之壩。應否閉塞。著河道總督詳看議奏。丙午。賜王應統等九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卯。恭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諡曰。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啓聖文皇后。辛酉。孝莊文皇后升祔太廟。十一月。工部議覆尙書蘇赫等奏。臣等遵旨帶領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閱沙河。南北兩河水勢。據靳輔奏稱。沙河城東呂閣莊。土溝莊。葛渠莊。及通州兩河進流之處。建立蓄水閘。可蓄水四百萬方。其通州以下。東岳廟等處。水勢散漫。南營等處。因河中淤高。水分兩道。應於散漫分流之所。築建小堤。將水攔束。其所蓄之水。放洩時。可增兩捺。以濟漕運。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覆御史郭世隆言。山海關城守禦章京等官。嗣後凡失察私參。請加嚴定處分之處。



俱毋庸議。

上諭。僉創人參。禁絕甚易。但人參爲物。治病者有益。且無甚關係。故朕

於僉創人參之人。亦未嘗有一正法者。著如部議。十二月。貴州巡撫田雯疏言。貴

州兵米。編自秋糧。威甯大定黎平思南銅仁等府。距省五六百里。遠則千里。兵多米

少。每與有米無兵之開州修文等縣撥支。黔山峻險。運費倍于正供。單寒惇獨之民。

輸稅莫繼。請將艱運之開州等州縣。折銀解庫。聽兵領銀自購。庶兵民兩便。部議不

准。嗣總督范承勛。提督馬三奇。復言。征銀爲便。應如所請。後下部議從之。又疏請

永甯獨山麻哈三州。貴築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立學校。部

議貴筑係兩衛歸併。新設之縣。照小學例。考取生員八名。卽令新貴教職兼攝。其永

甯等十一州縣生童。就附近州縣應試。又疏稱。平溪清浪二衛學。向係黔屬思州

考試。嗣因驛站歸併楚省。學校亦隨改隸。諸生應試。需下武昌。有洞庭之險。士心畏

阻。請將二衛學。仍歸黔省考試。下部議從之。先是湖廣巡撫丁思孔疏。請民間禁

用鳥槍。至是田雯疏言。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遠。居民商賈。蓄鳥槍以防不測。至苗

蠻窠棲洞處。驅狼捕獸。多用鳥槍。俱無庸查詰。以致驚疑。下所司知之。福建張仲

舉疏言。臺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甚多。若一時全禁。貧民無以爲資。請開鼓鑄。收買



僞錢銷燬從之。

己巳康熙二十八年春正月。

上南巡閱河。初八日丙子啓行。

命直隸巡撫于成龍。

扈從南巡。

壬午駐蹕平原縣。

諭山東巡撫錢鈺。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

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竟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

甲申幸濟南府。

上觀趵突珍珠二泉。題作霖二大字。

乙酉至泰山之麓。率文武

諸臣向岱宗行禮。

丙戌喀爾喀土謝圖汗察漢以奉旨令與噶爾丹會盟爲難。具

奏自陳。

上命勅達賴喇嘛。朕意欲使厄魯特喀爾喀盡釋前怨。仍前協和。各守地

方。休兵罷戰。特遣使齎勅往諭噶爾丹。噶爾丹向遵奉爾喇嘛道法。爾喇嘛若遣使

往諭。務令兩國嗣後永息兵戎。則朕與爾解紛恤難之本心。亦可以慰矣。爾喇嘛可

卽遣使與朕所遣之人偕往。

庚寅。

上駐蹕鄒城縣。蒞花鋪。

辛卯。

上閱視中

河。至支河口。諭諸臣曰。朕觀此河狹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黃

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

霖。萬一黃堤潰決。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因顧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劃開濬中

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今若將舊堤加增修築。以保固黃河堤岸。當



不至有患。總河王新命奏曰。支河口止一閘。但遇霖潦。必至沖壞。若不草埽。隨時啓閉。于駱馬湖口作減水壩。令泛漲之水歸入黃河。再將郟城禹王臺修築。以禦流入駱馬之水。令歸汴河。則中河可無虞矣。壬辰。上御舟由中河閱視河道。遂自清河縣渡黃河。乙未。上臨幸揚州。丁亥。御舟泊鎮江府金山寺。二月初三日。辛丑。上臨幸蘇州。丁未。臨幸杭州。辛亥。上渡錢塘江。舟泊會稽山麓。壬子。上親撰祭文。詣禹陵致祭。內書御名。行三跪九叩首禮。先是。上欲親視下河。命侍郎徐廷璽。巡撫于成龍。先往閱視。至是回奏。往下河所經。水路甚淺。不通舟楫。陸路亦甚難行。且宿頓無所。各口工程俱遵。皇上指畫。今工已及半。凡所修治。無可疑者。皇上似可無行。報聞。癸丑。上還駐杭州。乙卯。上自杭州回鑾。丁巳。上駐蹕蘇州。戊午。松江府屬百姓。以蠲免錢糧。建亭立碑。祈祝聖壽。齊集行宮門外。獻所刻碑文。上鑒其誠。命將刻碑收入。百姓皆呼萬歲。江南蘇松紳士軍民等。叩請。聖駕暫留數日。以慰萬姓瞻天覲日之私。並獻本處所產土物。上曰。國家之用。雖盡出於百姓。茲朕南行。民間之物。秋毫無擾。爾等既各抒誠。姑取米一撮。果一枚。以慰民殷殷來貢之意。至朕時巡事畢。已奏聞。皇太后矣。明



日發駕。不必勉留。臣民復再三叩請。繼以泣下。上勉俞其請。命再駐一日。庚申。

上發蘇州。癸亥。上臨幸江甯府。甲子。上祭明太祖陵。賜守陵人金。江

南民王來熊。獻鍊丹養身祕書一冊。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江甯士

民數萬人。各捧土產米果食物。奏稱萬壽聖節在邇。叩留。皇上駐蹕江甯。使兆姓

得遂頂祝之願。上諭朕定期二十七日賜宴。二十八日啓行。不必勉留。爾等所貢

方物。但取米一撮。卽如全納。士民攀留再三。上以其誠。命再留二日。於三月初一

日啓行。乙丑。上幸演武廳閱射。上幸觀星臺觀星。召李光地。指示星之方位。

三月。戊辰朔。上發江甯府。河道總督王新命。議覆尙書張玉書等。奉命看河。

臣兩次親驗堤外湖口。水深二丈有餘。難以建壩。不若用竹絡裝石。高出水面二三

尺。造成堵塞。再查有禹王臺。相傳禹治水。引洙水穿山而西。恐其害郟。故築此臺。以

遏水勢。及明代毀臺。取石修城。以致數年來。洙水西流。由郟城北。會白馬河。沂河等

水。入駱馬湖。不惟沂郟宿嶧各州縣。歲受淹沒之害。而駱馬湖黃河。亦愈覺泛濫。

應於禹王臺舊基處。亦迎水用竹絡裝石堵塞。內築土堤斷流。令其仍舊由故道入

海。非但駱馬湖黃河。水勢得以減殺。而郟沂宿嶧各州縣。亦可免淹沒。再歸仁堤



五堡減水壩。被水衝壞。議令修理。臣查倒壞漫溢之口。不止一處。若止修五堡減水壩。仍然無益。請暫停修築。得旨。本內事情。著扈從諸臣。確議具奏。壬申。御舟泊淮安府。甲戌。上率扈從諸臣。自七里閘。太平閘。閱視高家堰一帶。堤岸閘壩。顧謂諸臣曰。觀此堤岸。頗爲堅固。此堤亦不可無減水壩。若將減水壩輕塞。湖水勢大。堤岸安保無虞。但舊堤之外。更築重堤。實屬無益。蓋湖面高。堤勢卑。若舊石堤果不能保。以土新築之重堤。何足以遏之。徒使石堤兩面受水耳。凡事必親歷乃知。爾等其詳加閱視。又諭諸臣曰。聞天長盱眙六合。舊有河通江。其形尙存。今若疏濬此河。使諸處雨水。歸之于江。則淮流減而不溢。堤岸不致衝決。下河之水。亦少而易涸矣。朕於治河之事。究心年久。蓋黃淮水勢相敵。則清口刷而海口開。淮水弱則黃水倒灌。湖底淤墊。堤勢危而海口閉塞矣。此千古不易之定理。先年因高家堰衝決。淮水東流。無敵黃之力。黃水倒灌。湖底淤墊。海口閉塞。此其實驗也。高家堰既有減水壩。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澇之年。淮水盛漲。出清口不及。則堤必受傷。故朕意以王新命所奏。亦有可行。何則。通江之河。若果挑濬。必於淮水會合之處。修置板閘。苟淮水甚漲。則啓閘以分其流。黃淮均敵。則閉閘不令旁溢。如此庶可無患。



矣。上問諸臣曰。中河逼近黃河。黃水泛漲。恐爲中河害。奈何。圖訥奏曰。清江浦諸處。與黃河止隔一綫。從來亦有沖決。上又顧王新命曰。中河工尙未成。善後事宜。爾須留心。隨處修治。遙堤減水壩。所關尤要。天時旱潦不齊。爾當相其緩急。先時整理。至於黃河險工。靳輔修減水壩。令水勢回緩甚善。王新命奏曰。聖諭至當。臣當竭力奉行。乙酉。上次天津。由陸路啓行。丙戌。上還京師。上諭朕閱視河道。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督靳輔。且見靳輔濬治河道。堤岸堅固。勞績昭然。著復其原品。夏四月乙亥。頒御製孔子贊序。及顏曾思孟四贊。命翰林院官繕寫。國子監摹勒。分發直隸各省。命臺灣鑄錢。喀爾喀臺吉。岳蘇圖阿海。率所屬內附。五月。以旱。停修葺工程。壬戌。禮部右侍郎張英等。以編纂孝經衍義告成。進呈御覽。命刊刻頒發。六月。都察院遵旨。議覆給事中錢晉陽御史王君詔奏。參兩廣總督吳興祚。鼓鑄浮冒。戶部不行稽覈一案。吳興祚降三級調用。其據咨撥給。不行稽覈之原任戶部尙書科爾坤等。俱降二級調用。得旨。鄂爾多。董訥。居官尙優。著帶所降之級留任。餘依議。秋七月壬寅。諭禮部。奉皇太后懿旨。皇貴妃佟氏。孝敬性成。淑儀素著。鞠育衆子。備極恩勤。應卽立爲皇后。今茲遵慈命。立皇貴



妃佟氏爲皇后。應行典禮。爾部卽議以聞。癸卯。冊立皇貴妃佟氏爲皇后。頒詔天下。甲辰。申刻。皇后崩。上輟朝五日。庚申。封大行皇后父內大臣舅舅佟國維一等公世襲。八月。癸酉。上巡幸邊外。啓鑾。戊寅。駐蹕博洛和屯。賜西巴爾臺居民銀米。己卯。賜張三營居民銀米。九月。戊戌。駐蹕拜察和洛。賑喀爾喀臺吉。信順額爾克青等六旗。以旱。免直隸被災州縣衛所。本年未征。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癸卯。上還京師。左都御史郭琇奏。爲特參近臣。植黨營私。招搖撞騙。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試約略一二。爲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國政。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外內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譽。總未著聞。何士奇一人。而聲名赫奕。乃至於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旣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



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東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成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字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湖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于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剝民膏。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其罪之可誅者三也。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史館書。編纂未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聖駕南巡時。上諭嚴誠餽送。定以軍法從事。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愍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黃金。潛遣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



知如何案詐矣。是士奇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壟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敗傷名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項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請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得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項齡。俱著休致回籍。該部知道。冊諡。大行皇后曰。孝懿皇后。冬十月。命王安國。以刑部左侍郎銜。管奉天府府尹事。陞辭。諭曰。奉天爲根本重地。今聞游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淹。卽難補救。爾至任。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天田土。旂民疆界相錯。丈量明白。以旂人餘地。付之莊頭。前府尹金鑑。奏請將旂人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征收錢糧。所見甚小。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爾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例。漕運總督徐旭齡。疏請釐三害。略云。隨漕例有增裁。原爲貼軍而設。乃有司私增。更甚於軍。每石少以錢計。多以數錢計。南兵軍局恤伍項。原無增裁。今統歸太糧征收。仍難扣減。宜革者一。隨漕例有潤耗。原爲貼兌。



而設。乃有司私耗。更浮于兌。每石少以斗計。多以數斗計。白糧已編有辦束包。今又另加春辦米。包索銀。宜革者二。至盤費腳價。江浙官。無額編間。民間私貼。每石貼銀三五分。米三五斗。乃湖北已編有折銀。三千九百餘兩。每石復幫貼銀一二兩。江西已編有腳費銀三萬四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征水腳銀三錢五分。宜革者三。又請籌三便云。各省給軍款項。有減存抵欠銷算者。勢須糧道給放。其隨漕增截銀兩。亦彙解道庫。一解一給。旗丁反受扣減。請停止彙解。竟歸州縣給發。便一。運丁行月糧。遇有災傷停缺。例請撥補。有康熙十二年間。除荒銀兩。至二十一年。仍未准給。旗丁不沾實惠。請停止除荒。竟入現運項下。得應急之用。便二。至船少幫多。爲病尤甚。浙江幫次。有可合一幫者。請附歸併。可省二十餘幫。便三。俱下九卿議行。諭直隸巡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豁免錢糧。百姓竟無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艱難。宵旰焦勞。時欲流涕。業經遣官察賑。復與豁免正供。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手無策。于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爲民父母。甯獨不愧於心。當思良法。使貧民不填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曰。竊惟聖主。必須賢佐。懲貪不外遠奸。大小臣工。幸逢聖主。應爲



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律身不嚴。致被罪臣張汧所供。蒙皇上寬仁。不加譴責。卽宜引咎自退。乞命歸里。又復優柔繫戀。潛住長安。乘留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爲表裏。物議沸騰。卽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其子試御史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炳義。文行並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尙書熊賜履。理學醇儒。可稱千古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卽爲不忠。俯採輿論。直陳賢奸。乞卽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盛治。徐乾學。旣無好行止。自無好議論。旣無好事業。焉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徐樹穀。尙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爲御史。太覺招搖。應調部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得旨所參事情。著徐乾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經起用。現在丁憂。許三禮。請卽召用。殊屬不諳。著飭行。徐乾學回奏。憲臣謂臣律身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錢。臣甘寸磔。祇以臣爲臺長。聞汧狼籍。屢向僚屬。斥言其罪。汧知而恨臣。遂肆誣讟。業蒙皇上洞鑒。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疏懇歸田里。蒙恩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臣早夜編摩。每隔數日入直。與高士奇等。共訂書史。校讐御選古文。此外一無干涉。臣在任之日。尙且嚴絕苞苴。豈解任以後。反行招搖納



賄。憲臣忽云潛住。忽云招搖。皆臣所惶惑不能者。臣子樹穀考選。經吏部及臣弟元文奏明。其時大臣子弟與考。並不止臣子一人。皇上特恩簡用。安得朦朧。皆由臣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論時。或激切易以招尤。乞賜罷斥歸田。並罷臣子言職。以安愚分。疏並下部察議。以所劾招搖納賄。皆無實據。卽朦朧考選亦不確。三禮應降二級調用。議甫上。三禮復疏。爲特參大臣。紊亂國制。肇釁開端。謹據實題參。仰祈嚴飭窮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制事。竊維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成例遵行已久。無敢紊越。獨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膽恃胞弟徐元文。欽點入閣。勢素成例。遣子赴考。現在補職臣屬堂官。具疏題明。蒙皇上著乾學明白回奏。而乾學將自己潛任招搖穢跡。欲以奉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違例考選。指稱吏部請題。閣臣奏明等語。鉗制言官。要見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于史館辦事。豈留潛地招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閱卷之嫌疑。豈有題破來歷之定例。今乾學必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望臣以指參不實之例。而使樹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衅開端。紊亂國制。專擅之漸。不可不防。更奇者。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穢跡昭著。有案有據。尙敢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



圖簣惑聖聰。不得不列款糾參。懇乞窮究。遂件刑訊。並嚴飭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考之疏。閣臣啓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贓款。次列于左。一乾學于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祈中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訪會試墨卷序文。寓言諷刺。乾學聞知。卽向書鋪。將序抽燬。囑託江蘇巡撫。訪拏何焯。至今未結。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鹽商項景元。於揚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著伊孫婿史姓。家人李湘。押同景元。於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賬。共結本利十六萬兩。又布商程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在大蔣胡同。開張當舖。其餘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爲江蘇按察司。代爲料理。國亮差到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子彥收。過節送銀四百兩。小禮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爲張汧事發。逃回。吳子彥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管家劉姓。送賀禮五千兩。吳子章收繳。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爲姪。通同扯繹。得贓累萬。紫賢紫書。現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爲乎來。乾學之贓。半出其手。一乾學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徐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



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四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送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何以有如此醜語耶。一乾學遣弟徐宏基。徧游各省。名爲抽豐。獨於河南磁州彰德等處。留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娼。良民受累。怨聲載道。一乾學買憲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學士孫在豐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慕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截胡同與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於甲子科。貢綠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爲甚。以上各款。百未盡一。乾學身受國恩。乃敢植桃李於一門。播心腹于九州。橫行聚斂。不顧枉直。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勢傾中外。權重當時。朝綱可紊。成例可滅。伏乞皇上立賜處分。國家幸甚。萬民幸甚。徐元文奏辨曰。許三禮因參臣兄乾學不實。知吏部已議降調。遂誣列臣兄多款。并誣及臣。詔曾收李國亮賀儀五千兩。臣與國亮雖曾相識。初無交涉。三禮以不根之詞。橫肆污蔑。即使孤竹復生。何難指爲盜跖。聖明在上。必能洞察其誣。國亮三禮皆可互質也。臣初入閣時。曾聞有人粘貼榜紙。此乃忌嫉臣兄弟者。布散流言。以圖傾陷耳。夫匿名榜貼。律禁至重。又屢奉嚴諭。申



飭地方官。不行查拏。有處分定例。三禮既佐理憲綱。聞知正宜痛嫉。乃公然引入奏章。指爲證據。則三禮必深知造榜之人。與匿帖所由來矣。總之臣兄弟直道自處。不免招尤。而不悅臣兄弟者。遂欲一網盡之。三禮向者考選之後。曾請執弟子禮。臣以於義不可。始終拒之。今於數日間。忽而誣臣兄。又忽而誣臣。殊難測臆。臣荷恩深重。一旦爲人排擊。致無影之詞。溷入聖聰。跼蹐惶恐。無地自容。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庶臣心稍安。疏入得 旨。許三禮既爲言官。凡有糾參。自應據實指陳。前參徐乾學疏。何以不一併指出。乃於部覆議處之後。復行列款具奏。明係圖免己罪。著嚴飭行。該部知道。尋命免許三禮調用。仍留任。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鈺貪黷劣跡。錢鈺奏辯所劾悉誣。由郭琇曾致書於鈺。屬薦卽墨。令高上達等未允。琇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鞫訊。未定讞。琇奏左都御史馬齊于會訊時。多方鍛鍊。必欲坐以指使誣劾之罪。上責琇疑揣法司。尋法司以星法誣鈺。擬革職。琇致書屬薦事實。應革職。擬杖折贖。奏上。星法降二級留任。上念琇平時鯁直敢言。從寬免革職。降五級調用。十一月。徐乾學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祇以受恩深重。依戀徘徊。憲臣許三禮。因議先賢先儒坐位。其言皆不合經典。臣與九卿奏對之時。斥言其非。本



以公事相爭。不謂觸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聖主洞燭幽隱。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甯。不能復事鉛槧。且恐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乞恩終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歸身先臣邱隴。庶身心閒暇。願比古人書局自隨之義。屏跡編摩。少報萬一得旨。卿學問淹博。總裁各館書史。著有勤勞。覽奏請歸省墓。情詞懇切。准假回籍。書籍著隨帶編輯。並賜御書光燄萬丈扁額。以旱災。免武昌等府二十州縣四衛所。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丁錢糧。荊州安陸所屬九州縣。四衛所。本年未經征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庚申。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臧宜甯等。稱伊師喇木古巴喇嘛。復轉生于世。祇請往聚。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計真僞。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獲福長生。至欲蕩家產不顧。而奸宄之徒。得以行詐。漫謂能知前生之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養。隱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辛酉。孝懿皇后升祔奉先殿。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於格爾必齊阿。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於上。







以公事相爭。不謂國其私怒。理道事欽。異志動臣。幸聖主洞鑒幽顯。欲荷再生。但臣  
方寸庸庸。不能復事。結集。且恐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劾。已思靜結。紛全。俾得保其  
衰病之身。歸身先臣邱園。庶身心閒暇。願比古人。舍而自適之義。屏跡趨塵。少釋高  
一得。旨。願學問淹博。總裁各館書史。著有勤勞。宜奏請歸省。慈情洞懇。切。准。假回  
新書。刊著。願得編輯。並賜御書。光祿。萬丈。願編。以早。免武。昌。等。府。三十。州。縣。四  
衛。所。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下。錢。糧。刑。州。安。陸。所。屬。九。州。縣。四。衛。所。本。年。未。能。征。收。及  
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庚。申。現。將。歸。國。島。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喊。宜。當。等。  
稱。伊。師。喇。木。古。巴。喇。嘛。復。轉。生。予。世。祇。請。往。聚。上。田。蒙古。之。姓。深。信。說。言。但。聞。喇  
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計。其。偽。而。惑。誠。叩。頭。送。轉。畜。等。物。以。爲。可。獲。福。長。生。至。欲  
滿。家。產。不。顧。而。好。究。之。徒。得。以。行。詐。漫。謂。能。知。前。生。之。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  
敗。壞。佛。教。諸。聖。古。篤。信。喇。嘛。久。已。惡。痛。家。家。供。養。隨。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  
術。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辛。酉。年。該。皇后。升。附。奉。先。殿。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  
於。格。爾。必。齊。阿。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羅。古。字。於。上。











十一朝東華錄要

欽定四庫全書







聖訓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恭錄

三



庚午歲二月十九日。癸巳。大舉士。奏前者。皇上以前朝宮殿。後率門名。謂

之。相。聖。慈。宮。宿。衛。宮。乾。清。宮。已。知。宮。人。及。老。嫗。數。目。總。子。發。出。令。臣。等。覈。清。數

約。錄。存。此。衙。門。又。奉。諭。旨。朕。以。天。旱。欲。省。宮。人。及。所。用。器。物。計。加。查。覈。自。之。未

前。有。餘。之。不。能。自。誤。爾。等。將。前。明。宮。中。每。年。所。用。銀。兩。及。金。花。銀。兩。數。目。查。覈。清

數。同。臣。等。奏。自。同。治。四。年。每。年。用。金。花。銀。兩。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已。完。納。又

是。同。治。四。年。每。年。用。金。花。銀。兩。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已。完。納。又

每。年。本。銀。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兩。今。止。用。六。七。百。萬。兩。初。年。用。紅。銀。等。項。共。一

百。八。萬。餘。兩。今。止。用。百。萬。餘。兩。各。宮。牀。帳。與。舊。花。毯。等。每。年。共。用。銀。二。萬。五。千

有。餘。兩。今。止。不。用。又。修。前。明。宮。殿。樓。臺。門。殿。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

較。之。不。及。而。明。十。分。之。一。至。前。明。各。宮。殿。九。十。六。座。其。址。堪。堪。但。用。臨。清。殿。木。料。但。用。佛

不。令。坊。中。修。造。房。屋。出。於。斯。不。可。已。非。但。基。址。未。嘗。用。臨。清。殿。凡。一。切。地。址。俱。用。佛







東華錄彙要卷十五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恭錄



敬校

庚午康熙二十九年春正月己酉大學士等奏前者皇上以前明宮殿樓亭門名開載一摺並慈甯宮甯壽宮乾清宮妃嬪宮人及老嫗數目摺子發出令臣等觀看並抄錄存貯衙門又奉諭旨朕以天旱欲省宮人及所用器物詳加查察因自來未常有餘故不能再減爾等將前明宮中每年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銀兩數目亦爲察閱臣等察前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察明前明光祿事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用六七百萬斤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用百萬餘斤各宮牀帳輿轎花毯等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察前明宮殿樓亭門數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一至前明各宮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甄木料俱用枹木今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非但基址未嘗用臨清甄凡一切墻垣俱用尋



常輒料。所用木植。亦惟松木而已。臣等以所察各條。並 皇上發下摺子。令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員。徧觀。諸臣皆曰。皇上凡百。撙節儉約。臣等向所共知。但未能詳悉。今觀事事減省。至矣極矣。又禮云。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皆有名數者。至所使宮人婦女。以數千計。唐太宗乃有唐令主。觀其一次遣發宮人。已及三千。則其餘更有數千人可知。今除慈甯宮。甯壽宮外。乾清宮。妃嬪以下。使令老嫗。洒掃宮女。以上合計。止一百三十四人。可謂至少。不獨三代以下所無。雖三代以上。亦未有如此者。 皇上節儉盛德。誠超邁千古矣。二月。諭大學士等。爾所進明史。朕已詳閱。遠過宋元諸史矣。凡編纂史書。務宜考覈精詳。不可疏漏。朕於明代實錄。詳悉披覽。宣德以前。尙覺可觀。至宣德後。頗多詭謬。不可不察。 命發常平倉穀。賑濟江南邳州睢甯等八州縣。並徐州衛。被水飢民。三月。乙未。禮部等衙門議准。御史徐樹穀。奏請纂修三朝國史。得 旨。卽行編纂。昭示奕禩。應行事宜。著內閣翰林院。會同詳議具奏。 庚申。上以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兩年內。所閱通鑑。御製斷論。一百有七則。命贊善勵杜訥。交起居注館記注。 夏四月。甲申。禮部議覆。五經博士孔毓埏。奏請建子思專廟。應如所請。照顏曾孟例。於闕



里孔廟西北隅。建立專廟。從之。丁亥。大清會典告成。御製序文。五月。吏部以行取知縣事請旨。命九卿以平昔所知舉奏。尋尙書王隲舉清苑知縣邵嗣堯。尙書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知縣陸隴其。徐元文舉麻城知縣趙蒼璧。准行取。甲午。禮部等衙門奏。各省典試官。命下後。限五日起程。如故遲不行者。科道官題參。嚴行處分。從之。六月。兩江總督傅拉塔疏言。凡爲人臣。宜感戴上恩。不負養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職爲生理。公然受賄。擾害地方。如巡撫洪之傑。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大學士徐元文。並伊等子姪穢跡。謹臚列陳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學士。洪之傑媚諂。製金字大匾一方。旂桿二根。旂上金鑄瑞叶金甌。泰開玉燭八字。委督糧同知姚應鳳。賁至徐元文門前樹立。復送賀儀一萬兩。徐元文之子舉人徐樹本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趙甯。投拜徐元文門下。餽銀一千兩。徐元文之姪。徐樹屏。徐樹敏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松江常三府。採買青藍布解部。以少價買多。銷銀一萬四千餘兩。洪之傑。趙甯。徐樹本等分肥。一徐元文之子徐樹聲。自京到巡撫衙門。稱有要緊密信。因開門稍遲。喝打門吏。洪之傑聽聞。忙卽大開中門。鳴鑼擊鼓。作樂迎進。衙役諸人。皆爲



恥笑。一洪之傑於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減等案內。部議革職。蒙 皇上寬宥。降級留任。而元文乾學冒恩以爲己力。洪之傑將銀二萬兩。令原任松江知府趙甯送徐樹本收。一康熙二十八年。閶門外居民。欽淶欽鼎丞。彼此爭訟。徐樹敏見欽鼎丞家裕。囑託巡撫。令欽淶欽宸樞捏告。詐欽鼎丞銀一千兩。交與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兌收。一徐樹聲兄弟。前往蘇州府承天寺內。璫琅山房。惡僧等富厚。詐銀一千兩。囑巡撫止留璫琅山房之僧。餘房僧。盡皆驅逐。後被逐之僧。及衆百姓。爲留惡僧。反將好僧逐出。公憤怨恨。一徐樹本唆王緝植之母。告同縣監生李端匏。久不葬親。詐得銀四百兩。一康熙二十九年。葑門外果子行。陸雲椿韓雲茗二人。爲爭行業買賣。徐樹本詭令伊親湯幾先。湯在治生理。勒得陸雲椿銀二百四十兩。一徐樹屏庇護光棍徐長民。將徐長民仇家生員黃中堅。聲言必受其害。嚇詐黃中堅金四千兩。田抵六百兩。又將黃中堅交與光棍徐長民。被毆折指。一徐樹聲徐樹本等。將伊銀米。自六月放出。於十月交收。起息銀每兩五六錢。米每石五六斗。重利剝貧民。不能償還。卽差家人打罵。貧民難受。致將妻子典賣。畏其勢力。不敢告理。一徐乾學。徐元文。將伊子姪田地。均填入別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不管官員議



處以勢欺壓。終不完納。所有崑山縣知縣。總爲錢糧革職降級。不得升任者多。一徐乾學於本年三月內回籍。卽於四月內欲沽名譽。囑託蘇州府貢監胡三錫周隣詩等。具呈巡撫洪之傑。違例建造生祠於虎邱山上。一徐樹本。徐樹聲。徐樹屏。徐樹敏。家人徐孔昭。高彬甫。吳漢周。曹爾玉。蘇雲生。金正昌等。往來蘇城。輪番更替。馬弔演劇。無虛晝夜。勒索崑山知縣舡夫。承攬大小衙門事件。蘇州府城東有毛上列。西城黃聖微。閭門外有顧思誠。處處差遣。打聽有業之人。捏告信息。蘇州民人皆稱爲拉繯擺渡舡。怨恨切齒。無可奈何。總之徐元文等。至富至貴。尙不知足。以皇上之仁恩。邀爲己力。招握權勢。恐嚇通省官民。顛倒是非。得受銀錢。又縱放如虎如狼子姪家人。出入大小衙門。擾害地方。又復唆使爭訟。重利累民。收惡徒爲羽翼。世世相扶。以圖富貴。而地方之大臣。如巡撫洪之傑。又趨炎附勢。爲獻媚應時。有司皆畏。無不逢迎。官旣逢迎。而累及小民矣。若臣畏懼伊等親友門生之衆。于其犯法害民。至奸至暴。不行題參。有負聖主養育重恩。難免大罪矣。疏入。得旨。所參本內各款。從寬免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六月甲申。上將出師。遣師賜噶爾丹敕。時噶爾丹沿喀爾喀河。而阿喇尼等。聞噶爾丹駐兵索約爾濟河。連夜率兵往襲之。



至則噶爾丹已向烏爾會河去矣。具奏以聞。上命阿喇尼等仍躡厄魯特後。偵其所至。奏報尙書阿喇尼紀爾他布等報我師與厄魯特戰於烏爾會河。失利。秋七月。辛卯。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上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甯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禮副之。出喜峯口。內大臣舅舅佟國岡。佟國維。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努。喇克達。彭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前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俱參贊軍務。乙未。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師行。上御太和門。賜敕印。出東直門。送之。癸卯。上巡幸邊外。啓鑾。丙午。上駐蹕古魯富爾堅嘉渾噶山。丁未。命康親王傑書等率軍往會裕親王軍。駐歸化城。辛亥。上夜間。身熱心煩。至黎明始得成寐。諸大臣侍衛。不勝惶恐。壬子。清晨。諸大臣侍衛。合詞跪奏。懇請回鑾。以養聖躬。上猶未允。諸大臣侍衛。於行宮前長跪不起。再三懇請。上曰。此地寒燠不常。似難調攝。爾等諄諄叩請。朕暫且回鑾。朕來此地。本欲尅期勦滅噶爾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實難支撐。不獲親滅此賊。甚爲可恨。至於嘆息流涕。是日回鑾。駐蹕舍里烏朱。癸丑。先是。上以違和。命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允祉。馳驛前迎。是日。允礽允祉。至行



宮請安。見聖體未甯。天顏清減。畧無憂戚之意。見於詞色。上以允礽絕無忠愛胡君父之念。心甚不懌。令卽先回京師。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索額圖疏言。濟隆土克圖使人拉木拉木巴。噶爾丹使人尊多伊格蘇爾至營。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視來人形狀。甚覺倉皇。有窺探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闌滾倚險結營。祭旂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裕親王等疏報。聞厄魯特屯於烏闌布通。八月初一日。列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徐退。上大喜。焚香謝天。裕親王疏報。擊敗噶爾丹。次日卽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遣伊拉古克三土克圖來。復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初四日。濟隆率弟子七十餘人來。臣思噶爾丹於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臣等卽欲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至。齊夾擊。尋大臣議大將軍王等。旣大敗厄魯特。乃不卽行剿滅。明知濟行說以誤我軍。而故聽之。豈不坐失事機。旨命作速進剿。且切責之。命都統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前。參贊軍務。諭大學士等。允禔聽信小人讒間之言。與裕親王不協。妄生事端。私行陳奏。必致債事。著撤回京。先是裕親王等疏言。噶爾丹迫於追襲。自什拉木穆楞河。載水撈渡。



大積山。連夜遁走於剛阿腦爾。臣等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恐噶爾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禮定好。遣人偕往諭之。至是又言。噶爾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爾丹博碩克圖。跪於威靈佛前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今倘蒙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臣等許其歸好。尋王大臣議。噶爾丹乃極狡之人。屢遣人以立誓爲詞。今又刦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應准所奏。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駐彼探噶爾丹遠去實音。令蘇爾達軍照常防守。從之。裕親王等言。我使伊拉古克三。齎噶爾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鑒照下情。普使安全。正在歡忭。謹上書爲永遠不絕之信誓。又使人云。噶爾丹頂佛像設誓曰。皇上卽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今往界上駐劄候旨。尋又據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言。我蒙皇上及皇子大臣見憐。我正歡忭云。尋議噶爾丹不敢抗拒天威。設誓請罪。請准所誓。令出邊候旨。另行請旨撤兵。許之。以勅諭噶爾丹。以噶爾丹雖降。人殊狡猾。乃派大兵備之。江甯巡撫洪之傑。以吳江縣虧空漕項。事涉前任。郭琇應赴質。牒山東巡撫佛倫。佛倫因劾郭琇。係奉旨休致回籍之人。今違例逗留。希圖復用。請革職逮治。又劾郭琇伯父郭爾印。係



明季御史黃宗昌家僕。琇父郭景昌。原名爾標。係明末賊黨伏法。琇私改父名。濫請封典。應予追奪。部議應如佛倫所請。並革琇頂戴。逮赴江甯勘治。於是琇坐侵收運船飯米二千三百餘石。事發彌補治罪。部議充軍。得旨寬免。九月。兵部議覆兩廣總督石琳奏。海賊方雲龍等。聚集奸徒。在安南國新安嶽山諸島。刦掠洋船。僞稱將軍。龍門副將葉昇。帥兵進剿。俱已擒獲。應令該督嚴審定罪。具奏。得旨擒獲各犯。俱係熟諳水性之人。著從寬免死。併伊妻子解送來京。發往黑龍江充水手當差。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所屬。並宣府被災等處。二十八年未征地丁錢糧。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應征錢糧。兵部請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從之。冬十月。諭大學士等。凡擬撰文章。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詳慎。克肖其人。何可意爲輕重。今攬楊瑄所撰。內大臣都統公舅舅佟國綱祭文。引用王彥章事蹟。極其悖謬。朕見所撰祭文。每於旗下官員。多隱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用多鋪張粉飾。是何意見。並傳張英及撰文者。以從前姚文然。魏象樞。葉方藹祭文。此祭文較看。尋准部議。編修楊瑄革職。發奉天八旗當差。張英革去禮部尙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噶爾丹遁出汛界。具疏謝罪。撤裕親王兵回。及防守遵化州綠旗兵。各歸本汛。



十一月。達賴喇嘛。率西海諸臺吉。及噶爾丹具疏。請上尊號。不允。信郡王鄂扎

泰奏。裕親王等。既經戰勝。不乘機剿滅。反行文禁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逃遁。

上從寬。罰俸有差。十二月。庚申。上謁陵啓鑾。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

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御史陸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借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上覽疏。卽以順天府

尹王樸。代于養志爲偏沅巡撫。庚辰。上還京師。

辛未。康熙三十年。春正月。噶爾丹認罪立誓。上書請降。上以噶爾丹狡詐。宜發兵預

備。至是噶爾丹復自俄儂向喀爾喀墨根濟農來犯。上命都統瓦岱爲定北將軍。

駐張家口。都統郎談爲安北將軍。駐大同。聞噶爾丹刼掠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命陝西西安將軍總督等。帥兵於甯夏備之。戶部以大

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

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升先用。部議不准。御史陸隴其疏言。捐納一

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



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飭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尋議先用未准。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毋庸議。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陸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尙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併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升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升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自白丁捐納得官。其



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儼然列於縉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遂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俱難毋庸議者也。于是陳菁與九卿。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跡。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升轉。督撫旣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厯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跡。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八法之末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貲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邇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例此項。陸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誤。務虛名而僨實事。莫此爲甚。應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懵懵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加恩寬免。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策



妄阿喇布坦及阿奴等。遣使奏。與噶爾丹交惡始末。厚賜遣之。賜噶爾丹敕略曰。喀爾喀逃來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爲食。人被疫疾。死亡相繼。其移近邊汛。當加恩厚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三月。戊子。繙譯通鑑綱目成。御製序文。己酉。賜戴有祺等一百四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先是革職縣丞譚明命叩閭。控吏部主事朱敦厚。前任維縣知縣時。婪贓四萬餘兩。下山東巡撫佛倫翰勘。佛倫奏。朱敦厚加派婪贓。經前任巡撫錢鈺鞫審。已得實據。因朱敦厚浼求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貽書錢鈺徇情。檄行布政使衛旣齊銷案。除朱敦厚依律擬罪外。徐乾學並請飭部議處。得旨。徐乾學。錢鈺俱著革職。丁亥。上巡幸邊外。令蒙古編立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是日啓鑾。五月。癸卯。上回宮。禮部會議。會試應於南北中卷內。再分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直隸山東爲北左。河南山陝爲北右。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從之。大學士伊桑阿等。以喀爾喀臣服。請上尊號。不許。先是徐乾學未罷歸時。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事。革任究擬。閱二年不結。至是按察使高承爵窮詰。聞在上。追憶未告發時。因徐樹敏。聲言私派。有干功令。曾以贓銀二千兩餽之。至告發追



還。論樹敏嚇詐取財應絞。江甯巡撫鄭端。因劾奏休致左都御史王鴻緒。曾受聞在上餽銀五百兩。爲之設計私派。亦於告發後退還。應與不約束子弟之徐乾學。並勅部嚴議。部議乾學已革職。免議。王鴻緒應令總督審供定擬。尋奉 詔嚴戒內外各官。私怨交尋。牽連報復。於是釋鴻緒弗問。乾學子樹敏。亦贖罪。六月壬戌。封皇三女爲和碩榮憲公主。下嫁巴林鄂齊齊郡王子吳爾袞。授吳爾袞爲和碩額駙。七月。瓦岱言。臣等至克魯倫。哨探噶爾丹遁去已久。遂回軍。禮部奏。朝鮮國使臣。違禁私買一統志書。應將使臣革職。朝鮮國王李焞。免議。得 旨。朝鮮使臣。免革職。閏七月。川陝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副將陳祚昌等。哨探至昌甯湖。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際。將往西海。遣喇嘛借名牧馬。緩我軍機。隨遣官兵四面進剿。大敗之。殺蒙古兵五百餘。博際遁走。癸酉。諭大學士等。副都御史衛旣齊。前議分南北卷時。因邵遠平有江浙人盡奸詐之語。遂信其爲賢而保之。邵遠平謂江浙人盡奸詐。伊之祖父。獨非江浙人乎。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果如邵遠平言。則伊祖父兄弟。皆奸詐人矣。賣祖父兄弟以沽直名。乃奸詐中之第一奸詐也。豈得謂之直哉。從來賢才。不擇地而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朱子。徽州人也。紹洙泗道統之傳。



江浙中豈無賢者。衛旣齊。一假道學耳。認理不明。中無定見。是以爲其所愚也。八月。貴州巡撫田雯。丁母憂。命回籍守制。九月。免河南三十一年錢糧。並漕糧。及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甲戌。諭大學士等。河道關繫緊要。著戶部侍郎博濟。兵部侍郎李光地。工部侍郎徐廷璽。會同靳輔前往查閱。冬十月。免河南陽武等二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及山西岳陽等八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免江南興化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十一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免河南滎陽等二十六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處。三十一年額征銀米。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赴陝西賑濟飢民。免陝西甯州鎮原縣。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免湖廣沅州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免雲南昆明等十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免直隸宿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諭禮部。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朔日食。朕兢惕靡甯。力圖修省。其元旦行禮筵宴。俱著停止。十二月。辛巳朔。諭大學士等。各省輓運京師糧米。除一歲所需。每年存餘幾何。著查明具奏。尋戶部確查米數。見今倉內儲米。七百八十萬石有奇。足供三年給放。



上曰。有米如許。朕意將三十一年起運之米。於江甯京口杭州荊州等處。酌量裁留。將三十二年漕運。盡行蠲免。民生寬裕。於國實有裨益。其下九卿確議。尋九卿議覆。京師根本重地。漕糧輸輓。關繫國計。似難輕議全蠲。況五方雜處。人烟湊集。需用孔多。若一年停運。米既不能北來。百貨價值。亦將騰貴。臣等公議。將漕米照省分府。逐年輪免。二三年間。即可周徧。無有不邀聖恩者矣。從之。諭戶部。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糧。自康熙三十一年爲始。以次各蠲一年。免直隸永清等五十三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三十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九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七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四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五萬二千八十一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萬七千四百五十三篋。行鹽。四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引。徵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兩有奇。鑄錢。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一千五十有奇。

壬申康熙三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命各督撫等。令各州縣積貯米穀。

甲寅。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指太極圖謂諸臣曰。此所言皆一定之理。無可疑。



論。又指五聲八音八風圖曰。古人謂十二律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關。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從出。其義不可不知。如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此法若合。則所算皆合。此法若舛。則無所不舛矣。朕觀徑一圍三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哉。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其理具在。目前甚爲明顯。朕觀八綫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之法。卽從此出。逐一驗算。無不脗合。至黃鍾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此舊說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則古今尺制不同。自朕觀之。當以天地之度數爲準。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隔八。隨命樂人吹笛。和琴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復還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義耶。以理推之。固應如是。上又曰。算數精密。卽河道開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開口闊狹。計一杪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又命測日晷表。以御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遂置乾清門正中。令諸臣候



視至正午。日影與御筆畫處恰合。毫髮不爽。諸臣等奏曰。臣等今日仰承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歡慶之至。先是欽天監題本年正月初一日辛亥日食。查占驗。有大臣黜。近臣有憂等語。諭大學士曰。自古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此皆繫於人事。凡占候。當直書其占語。今往往揣度時事。附會陳說。可傳諭之。諭大學士等。前者纂修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讐。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宣德。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功。於古聖君。亦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爲也。至開創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信史。爾等當知之。二月辛巳朔。吏部議覆山東巡撫佛倫奏。原任運河同知陳良謨。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勒取庫銀六萬七百兩。請將王新命調省。其河道總督事務。暫交漕運總督董納署理。上諭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廛念。倘河務不得其人。一時漕運有誤。關係非輕。靳輔熟練河務。及其未甚老邁。用之管理。亦得舒數載之慮。靳輔著爲河道總督。王新命著解任。遣戶部尙書庫勒納。禮部尙書熊賜履。前往會同該撫察審。三月乙丑。諭大學士等。河工



關繫運道民生。靳輔赴任之前。朕召入內廷。與之久語。觀其奏對。大非昔比。則其衰病可知。著順天府府丞徐廷璽前往協理。侍衛阿南達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困窮。因來降。尋率其子雲木春臺吉來朝。夏四月。刑部等議。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侵盜庫銀罪。斬絞有差。得旨。王新命等。俱從寬免罪。著革職。己丑。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速赴陝西。以備散給軍需。賑濟饑民。辛丑。上御瀛臺內豐澤園。澍懷堂。召尙書庫勒納馬齊等進見。庫勒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月落。不至甚暗。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此。五月。辛亥。飭所在有司積貯。秋七月乙亥。上巡幸塞外。啓鑾。上還宮。九月乙亥也九月。丁未朔。甘肅提督孫思克奏。員外郎馬迪。奉旨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行至哈密。距城五六里許。爲噶爾丹屬下蒙古兵五百許。將馬迪等殺死。行李駝馬。盡刦而去。命於京城大同等處。設兵豫備。並以勅諭噶爾丹。冬十月。以陝西西安等處。連歲飢荒。繼以疾疫。免所屬府州縣衛所。三十二年地丁錢糧。及從前積欠。庚子。諭大學士等。近日光祿寺奏。停薦新芽茶。朕思凡物解京。均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凡有類於此者。俱宜停止。其各省慶賀長箋。每次遣官賫送。煩擾勞苦。尋



議按期交與督撫彙齊資送。停止遣官。十一月甲子。河道總督靳輔。引病乞休。允之。乙丑。工部議覆河道總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隄。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遙隄。添造閘口。俱應如所請。上曰。中河甚爲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遙堤。以塞張家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之時。塞之使聚。其言猶可。至於高家堰堤外。欲築一小堤。此豈可乎。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爲高家堰是賴。高家堰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倘高家堰之堤衝決。一小堤能禦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丙寅。諭大學士等。靳輔修治河工。不爲無益。但今年老有病。已就昏耄。未可定耳。高家堰障淮敵黃。最爲緊要。作何加修。以期永遠堅固。著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尙書圖訥。前往查視。授甘肅提督孫思克爲振武將軍。九卿議覆靳輔言。於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溝。引水淤塞堤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墊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妥議核奏。上曰。黃河水勢湍迅。倏而彼處深。倏而彼處淺。倏而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水。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著不准。十二月。以于成龍爲河道總督。予故河道總督靳輔祭葬。謚文襄。壬寅。以西安米價仍貴。遣內閣



學士德珠。運襄陽米二十萬石。於西安平糶。

癸酉康熙三十二年春正月。差閱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還。以河圖進呈。奏曰。前諭旨所云。小堤無益。極是。上曰。朕揆之事理。以爲無益。爾等所議甚當。二月。九卿議准。差閱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奏。高家堰隄工。惟史家剗至周橋爲最要。若此隄失於隄防。雖多築土堤數層。俱屬無益。務令總河作速加築。其三官廟等六口。俟竹絡朽壞。改用石工。其現在石工。應築土培護。高家堰之堤。每年歲修。務令總河親往察勘題報。從之。三月。丙午。以秦省旱荒。遣皇子允禔祭華山。御製祭文。夏四月。諭大學士等曰。昨皇子允禔奏。往祭華山。至陝西。見田麥甚好。問總督佛倫云。雨水甚調。現今畿甸稍旱。著禮部虔誠禱雨。五月。命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爲安北將軍。總管歸化城官兵。整飭訓練。壬子。頒御書萬世師表額於國學。六月。乙亥。頒御書學達性天額於紫陽書院。秋八月。上諭廣西四川雲貴四省。俱屬邊地。土壤澆瘠。民生艱苦。屢歲歷施恩卹。廣西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十八兩年民欠錢糧。貴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征錢糧。雲南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



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再沛優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應征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廣西巡撫王啓元奏。粵西武生甚少。請停本年武闈鄉試。從之。九月。命修盛京城。冬十月壬申。上諭給事中彭鵬參今科順天鄉試疏內。有請朕親審語。是謂大臣皆不可信矣。雖彭鵬亦可信乎。況治天下。當崇大體。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何由畢理。卽依彭鵬所奏。將徐焯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宮內。刑具乃不得已而用之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實不解也。丙子。上以闕里聖廟落成。命皇三子允祉。皇四子前往致祭。御製重修孔子廟碑。免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州縣衛所。三十三年地丁銀兩。及江南六合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免山西沁州定襄武鄉三州縣。本年雹災額賦有差。免山西蒲州。本年水災額賦。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曰。鄂羅斯國人材頗健。但其性偏執。論理亦多膠滯。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然從陸路可直達彼處。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卽鄂羅斯之境。聞其國遼闊。有二萬餘里。漢時張騫曾出使西域。或卽彼處地方。明永樂雖經出塞。彼時以爲甚遠。按其所至之地。離此亦不過千餘里。史



書所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尙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蠻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十一月。上奉 皇太后謁陵。辛丑。啓鑾。癸丑。雲貴總督范承勛陞見。上諭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效力。爾兄又爲國盡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鬚髮皓白如此。今因郊外寒冷。將朕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賜御書世濟其美匾額。庚申。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上諭大學士。朕每日聽政。必於辰刻中御門。聞部院奏事大臣。每日於黎明時。齊集午門外。久候方始入奏。迨奏畢。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勞。朕觀大臣內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後於家中各進糜粥。按時來奏。亦不遲誤。大臣節勞養體。亦可多爲朕効力數年。可傳旨令知之。免江南高郵州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以畿輔米價騰貴。嚴禁順永保河四府屬。造蒸燒酒。免永順保河四府三十三年地丁銀米。及歷年舊欠。丁卯。皇子允禩生。十二月。免江南清河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壬申。諭大學士等。朕觀近日政務簡少。每日啓奏。大臣中有年邁者。甚屬勞苦。自後六旬以外大臣。令其



量力。間二三日來一奏。至摺本內。遇有要緊事。朕有旨傳爾等。方來請旨。若無朕旨。爾等將摺本彙齊。亦間二三日。一來啓奏。免湖廣興國江夏四州縣。本年分旱災。江南泰州興化縣。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浙江餘姚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甲戌康熙三十三年春正月乙卯。上以盛京年歲歉收。命以倉穀支給兵丁。丙辰。九卿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條奏。修築黃運兩河。應增設河道官員。豁免民夫等事。俱不准行。于成龍明知難行之事。故爲條奏。非大臣實心任事之義。應革職。上諭曰。凡爲臣者。須行實事。不當沽取虛名。于成龍奏稱豁免民夫。夫河道工程浩煩。能不用民夫。而可以集事乎。隨召于成龍問曰。爾向日議河工事。曾面奏減水壩。宜塞不宜開。汝今觀減水壩。果可塞乎。于成龍奏曰。臣彼時妄言可塞。於今觀之。實不可塞。上曰。爾前言斬輔糜費餉銀。並未盡心修築河工。爾今觀之何如。于成龍奏曰。臣今亦照斬輔所修而行。如果修築不善。去年大水。安能不致潰壞。臣見去年大水。不勝畏懼。故請增修。上曰。旣如此。則爾所奏之非。斬輔所行之是。何以不明白陳奏。爾排陷他人則易。身任總河則難。此非明驗耶。甲子。九卿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於河工事宜。妄行陳奏。前後互異。應革職枷責。其黃河險工。應令接任總督。察明



具奏得旨。此事應照九卿所議行。但于成龍修河之事未完。著革職留任。帶罪圖功。二月甲申。諭大學士等。朕巡視所至。見運河及渾河決口。民田淹沒。甚爲可憫。著直隸巡撫郭世隆等。會同倉場侍郎常書。自通州至西沽兩邊隄岸。再自西沽至壩州決口。宜修之處。閱視明白。速行修築。三月。左都御史董訥具奏引罪。得旨。大臣引咎自陳。應據實明白具奏。若支飾含糊。卽非臣誼。董訥署理河道總督事時。極言靳輔虛糜錢糧。治河不善。明係附和于成龍。排陷靳輔。今修築河工。成效已著。是非公罪。定論昭然。前議河工時。朕已面加嚴責。不卽引罪。頃傳諭詰問。乃復虛詞粉飾。冀掩衆人耳目。殊乖大臣之體。該部察議具奏。戊午。吏部議覆戶部尙書王隲。左都御史董訥。內閣學士李應薦。俱附和于成龍。俱應革職。得旨。王隲從寬免革職。著以原品休致。董訥。李應薦。俱著革職。辛酉。賜胡任輿等一百六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免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五十捌萬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夏四月己巳。理藩院題。今歲編審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共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有奇。內除隸公主郡主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



丁外。餘十九萬四千六百七十餘丁。三丁內著一丁披甲。應披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甲。下所司知之。癸巳。命佐理河務徐廷璽來京。從于成龍之奏也。賜第巴金印。文曰。掌瓦赤喇坦喇達賴喇嘛敕宏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地之印。提督順天學政。兵部右侍郎李光地。聞母喪。得旨。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著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聖恩之厚。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效。顧蟲蟻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於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一言光地以君命爲重。當於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其請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馳。將來歲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況九月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在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地者。哀籲再三。聖意未有不俯允。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尙許回籍守制。况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覲顏充位。是日。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地閔罹母喪。宜哀慟瀝情。得請乃已。然後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聖主俞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



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聖德含容。不忍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噶丸封表。上達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真才輩出。仰答主恩。而有母訃至。奉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留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上諭十六章。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聖躬護視。天顏哀瘠。至今追慕真誠。亙古仁孝。臣民皆當則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踽踽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卽刻趨弔。聽其號泣。慘若嬰兒。想彼肝腸。應寸寸斷矣。勉強衡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三也。先遭閭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請假九月之疏出。而天下皆議其後。并嘆其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理講道如光地。爲圭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五也。光地疏稱。荷聖知之深。殘喘自效。請假九箇月。不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經何至此。光地何辭以對。此光地



之不可留者。七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其堂曰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皇上面諭諸臣。於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誼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辭。予之也。我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旨詢問。彭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生。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然鏡照。而無遁形。所以留之之意。臣愚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喪心。若光地而早以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己。則爲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扼。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



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於留矣。皇上卽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市朝。若撻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於久矣。皇上卽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詞曰九月且弗獲命況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貢光地以不孝而先自陷於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慄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己疏入與前疏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從之。五月步軍統領凱音布奏新修天壇一應沙路應派兵看守往來行人止走兩旁勿行中路。上曰修葺道途專以便民不許行走修之何用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並禁及兩旁殊于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壞令步兵稍稍葺治。甲辰諭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每



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丁巳。上巡幸畿甸。閱視河隄。啓鑾。壬戌。上還京師。閏五月。諭大學士等。朕先慮翰林官壅滯。故用數人於部院衙門。所用數人。學問皆優。如有翰林出缺。仍著開列升補。又諭大學士等。初四日。召試翰林官於豐澤園。出理學真偽論。此亦書籍所有成語。熊賜瓚見此。輒大拂其意。應擡之字。竟不擡寫。不應用之語。輒行妄用。原任刑部尙書魏象樞。亦係講道學之人。先年吳逆叛時。議奏發兵。象樞云。此烏合之衆。何須發兵。昔舜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煩用兵。撫之自定。與索額圖爭論成隙。後十八年地震。象樞密奏。速殺大學士索額圖。則於皇上無干矣。朕曰。凡事皆朕聽理。與索額圖何關。道學之人。果如是挾仇懷恨乎。又李光地。湯斌。熊賜瓚。皆講道學之人。然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易經。光地請假回籍時。朕召德格勒進內講易。德格勒奏言。光地精熟兵務。其意欲爲將軍提督。皇上若將光地授一武職。必能勝任。反覆奏請。爾時朕卽疑之。德格勒又奏。熊賜瓚所學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偽。將德格勒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墮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不能忍笑。以致失儀。而湯斌出。又向中言曰。



我自有身以來。未會有此一番造謊者。頃乃不得已而笑。道學當以忠誠爲本。豈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今湯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現在也。又能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爲作序。乞將此書刊布。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刊刻。自然流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干瀆乎。今將此等處。不過諭爾等聞之。朕惟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於心。此等人議論。又何足較哉。尋議兵部督捕左理事官熊賜瓚。於文內用宗廟二字。竟不擡寫。又妄用不應用語。顯係不敬。應革職拏問。得旨免之。刑部等衙門奏。太監錢文才。毆死民人徐二。應絞監候。上諭大學士等。凡太監犯罪。斷不可宥。宜加等治罪。朕視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慎之於始。苟其縱容姑息。侵假事權。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可如何。如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竊弄威權。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使之然也。太監原屬陰類。其性情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尙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聞明代諸君。將本章批答。委之司禮監。司禮監委之名下內監。此輩素無學問。不知義理。委之以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



此案爾等記之。至秋審時。勿令倖免。六月戊戌。諭大學士等。兩江總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龍以來。惟傅拉塔一人。傅拉塔。和而不流。不畏強禦。不畏權勢。仰體朝廷委用之意。愛恤軍民。甚屬可嘉。茲聞溘逝。深爲憫惻。著從優賜卹。尋命原任雲貴總督。今升左都御史范承勛。爲江南江西總督。令馳驛赴任。秋七月。諭內大臣和托。揮特爾根敦戴青。於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丹于今年正月來。於庫克朔東抗幾。爾查克地方居住等語。觀噶爾丹前進情形。當是圖根敦戴青而來。來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喀爾喀。亦未可定。可調甯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克魯倫河。於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授領侍衛內大臣費揚古。郎談希福爲將軍。作速起程。旋以尙書班迪無報。似乎無事。又聞噶爾丹有趨歸化城意。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兵郎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上諭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奏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得旨。徐乾學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並著來京。乾學未聞命先卒。所著憺園集。讀禮通考諸書。遺疏進呈。並所纂一統志。下所司察收。初給事中彭鵬疏劾。癸酉科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李仙湄。闈墨刊本。考官削改過多。一百八名楊文鐸。文理荒謬。磨勘之給。



事中。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伏乞親訊。如臣言欺罔。請斧劈臣頭。半懸國門。半懸順天府學。疏下九卿議。以李湄仙闡墨刊本。係坊肆刊賣。非考官徐倬彭殿元刪改。楊文鐸卷磨勘有疵。罰停一科。別無情弊。彭鵬奏涉子虛。且狂妄不敬。應革職。彭鵬復奏。會議諸臣。聽徐倬彭殿元欺飾支吾。反以臣疏中斧劈臣頭語爲狂妄。請親訊爲不敬。臣身犯衆惡。乞賜罷黜。得旨。彭鵬免其處分。徐倬彭殿元均著休致。至是鵬猶以論楊文鐸文與廷臣忿爭。上命解任。以原品頂帶。效力河工。掌院學士張英以編修黃叔琳。庶吉士狄億等十一人。試國書生疎。諭責教習不嚴。下部察議。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率指仇人爲賊。株連不已。巡撫吳璥概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涿勵屬郡縣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上以璥有守有才。用爲湖廣總督。八月。免廣東南海三水高要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班迪奏。安插根敦戴青所屬四臺吉三千餘口于伊魯。戴青尋入覲。授札薩克多羅貝勒。九月。壬午。停雲南鼓鑄。從巡撫王繼文請也。冬十月。辛丑。賜曹日瑋等九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丁卯。貴妃鈕祜盧氏薨。諡溫僖。免直隸安州等十一州縣三十四年地丁錢糧。及江南邳州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窪地民欠額賦。溫僖貴妃



喪事停殯於朝陽門外。鑲黃旗滿洲都統公阿靈阿。舉家男婦守孝。而阿靈阿與其妻。長兄法喀。素不相睦。必欲致之死地。乃造言其兄法喀。與其三兄福保之妻。踰垣調誘。欲行姦污。以此播揚於衆。法喀奏聞。上洞悉阿靈阿奸僞。面加誡飭。阿靈阿兇毒益甚。堅執前說。上震怒。將阿靈阿革去都統。並所襲一等公。十二月諭大學士。閩浙總督朱宏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飢語。豈全省皆飢薄乎。原任巡撫張德地。署延綏巡撫時。曾奏延綏邊地。並無可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平遠。奏南方之人。皆輕浮不可用。朕思賢才生不擇地。南人豈盡輕浮。二人所言。甚不愜朕心。因皆罷斥。今朱宏祚又以謬言陳奏。不合。著該部察議。尋議降四級調用。從之。



東華錄要卷十六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乙亥康熙三十四年春正月。諭大學士等。興永朝前請丈量湖南山地。有累於民否。

治國之道。莫要於安民。或有不肖州縣。將田地盡未丈量。輒稱餘田加賦者。亦未可定。安有加增田賦。而全不累民之理。著湖廣總督吳璥。詳察具奏。丁巳。興太和殿

工。是年二月也

二月。貴州巡撫閻興邦奏。黔南人文繁盛。請依廣西鄉試解額。取中三

十名。又疏言黔省叢爾。會城附郭。新貴貴筑二縣。雖各有職掌。至於編甲捕盜。通行案緝等件。奉文轉發。不得不由縣互行。一事而受兩番約束。民多未便。每以勢逼權分。推委貽誤。請裁新貴縣。併入貴筑縣。再黔處萬山中。名爲一站。險實千般。各屬途程。隔二三日。或三四日不等。一遇缺員。附近州縣。在衝衢者。既難舍己從人。其偏僻之區。深山窮谷。苗蠻出沒。刻難其員。又虞鞭長莫及。請於貴陽首府。添設通判一員。差委可以迅行。署缺亦無憂兼顧。實於吏治有裨。均下部議行。兵部疏劾。正紅旗滿洲都統。建威將軍。不收入旗。撥送馬匹。致糜費錢糧。得旨革職。賜侍讀陳元



龍御書鳳池良彥額。並御書一卷。厄魯特。噶爾丹。遣使入貢。疏言使臣馬迪被害。不獲詳知。難於覆奏。所云約地會盟之事。俟後奏聞。請將喀爾喀七旗。發回故土。澤卜等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亦仍照前奏。上賜敕責之。且云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永不許上疏遣使貿易。兩江總督范承勛疏言。江西漕糧。四十八州縣。除南昌新建二縣外。餘皆地處山僻。須小船載來。至省交兌。糧艘向係民貼腳費。官爲解運。嗣因州縣恐涉私派。將此載入賦役全書。康熙二十六年。經漕臣題參。各省並無支給腳價。以違例。照數扣追。今十載無一報完者。若官賠。則官已數更。民賠。又原係民出。豈可再令賠補。若將腳價停給。則僻處之州縣漕糧。更慮遲誤。請免追賠。以後仍聽支給。部議不准。得旨如所請行。三月。范承勛又疏言。江南下溼。倉穀易腐。請將江蘇安徽等州縣。捐積倉穀。於每歲青黃不接米貴時。以七分貯倉備賑。三分平糶。秋收以糶銀買穀還倉。邇年出陳易新。又言江南財賦。甲於天下。州縣催征不易。舊例接征催官。照原參分數處分。嗣後計續完多寡爲輕重。如原參欠二分。今已征完一分。卽改照未完一分例議處。原參欠一分。今以征完七八釐。卽改照未完不及一分例議處。又言江甯駐防。滿漢官兵。歲需糧十六萬四千餘石。於南屯米



內撥解。不敷。照時價折給。但各屬征解南米。在秋收後。而月糧自正月起支。急之則民苦預輸。緩之則兵虞乏食。至改折之銀。亦須二月開征。俟解到採買。已在四五月間。而正二月糧無措。請將安徽所屬捐積倉穀米。提解十六萬。充江甯現年兵餉。其秋征南米。留作下年之用。自此得先征後給。遞年相因。庶無應接不敷之患。更請將捐積倉米。提十萬石。存貯省倉。值米貴時。減價平糶。又言江蘇額征銀米。歲三百餘萬。今各年未完。多者二十餘萬。少者十萬有奇。按額計算。每歲所完。已在九分以上。逋欠多係貧瘠下戶。再漕項錢糧。自康熙十八年後。積欠甚多。新舊同征。民力難應。請將蘇州屬縣。及安徽屬六安州。壽州。合肥。靈璧。虹縣。積欠地丁漕糧。分年帶征。以紓民力。疏均下部議行。免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本年水衝田畝額賦。夏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陽府屬臨汾等十四州縣一衛。地震。房屋倒塌。人民損傷。尋停收本年錢糧。遣大臣賑恤。壓死大口。給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無力修屋者。每戶銀一兩。免福建水災。三十三年閩清二縣額賦。五月。以盛京遇旱。命內閣學士嵩祝。同侍郎珠都納。往會將軍等。支海運存貯米萬石。散給貧民。以萬石平糶回京。上問盛京各處田禾。嵩祝奏。上下不等。盛京比年失收。今歲雖曰有秋。難支來歲。上曰。



盛京貯米幾何。若散賑。可支幾月。嵩祝奏。臣等往賑五十日。所用不至二萬石。今天津海口所運。及錦州積貯。共十二萬石。若以賑饑。可支六七月。上曰。海運有定時。其令來歲再運。尋命嵩祝同珠都納。往開原等處。給散兵米。諭曰。將軍等請給米。但言兵丁而已。其陵上執事人。及衆百姓。並不言及。此皆朕赤子。可一併散給。嵩祝奏。臣等前次散給。正當其乏之時。故計口月給倉米一斗五升。今總發數月。給一斗足矣。上曰。照前給一斗五升。勿減省。可給至來歲四月。爾等親加覈散。壬申。上巡視新河。及海口運道。啓鑾。戊寅。上閱視海口。命於其處立海神廟。戊子。上還宮。六月。丁酉。冊石氏爲皇太子允礽妃。戊申。皇子允祿生。庚申。漕運總督王樸。奏參贛州衛千總楊奉等。於漕船裝帶商人貨物。上曰。王樸將漕船所帶貨物。盡行搜出。棄置沿河兩岸。所行甚暴。從來總漕。未嘗禁漕船帶貨。而漕運並未遲誤。今王樸禁止帶貨。而漕運遲誤。至今尙未到。裝帶些微貨物。於事何妨。王樸不但暴戾。凡事執拗。宜令解任。秋七月。噶爾丹遣使上疏。仍如前奏。下勅責之。八月。壬辰。上巡幸塞外。啓鑾。西安將軍博壽報。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和卓等。率五百許人。過我三岔河汛界。總兵潘育龍。擒解前來。請皆拘留。俟得噶爾丹



確信再行遣回。從之。

先是京城預備大兵。派爲三隊。至是

上諭曰。聞噶爾丹將

從嘉峪關外。過哈密之南順。克魯倫及額齊內河。往投達賴喇嘛。果爾。此機斷不可失。三隊兵應作速啓行。尋令副都統阿蘭達。自甘州回西安。將軍博濟回甯夏確探。擇便以行。先是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曰。噶爾丹人極狡猾。朕欲發兵。恐彼聞風遠遁。兵撤則又復來。今噶爾丹遣爾書。可藉此遣人語彼云。我科爾沁十旗俱附爾。爾可前來。誘至近地。於時朕親統大軍。風馳電擊。斷可滅矣。至是沙津來朝。遣侍郎西拉同往。密授說之之計。尙書班迪報。送文兵報稱。回至巴爾察罕。遠望厄魯特兵。沿克魯倫河。屯聚甚衆。上令增發兵一隊。安北將軍費揚古奏。臣親率大兵。往回子部落蘇尼特等處駐紮。相機征剿。九月。上回宮。噶爾丹擾喀爾喀游牧。上命調蒙古各札薩克兵。以鄂克濟哈。現赴汛界。所有蘇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納爾各部兵。命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偕鄂克濟哈。前往收集。各駐要地偵禦。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銀米。冬十月。授費揚古爲右衛將軍。仍兼攝歸化城將軍事。以噶爾丹肆掠納木札爾陀音。派西安甯夏滿漢兵。從西路進。京師兵。從中路進。乘雪而行。俟到彼時。塞草發青。可以前進。



發沙木巴戴青墨爾根濟農。並附近喀爾喀諸臺古之兵。於諸處防守。班迪報。遣人至克魯倫河。探得噶爾丹在峩格穆爾布爾哈蘇泰度冬。候雪後乃行。約三百戶。駱駝牛馬千餘。絕無羊羣。毳幕敝壞。諭議政大臣。飭兵預備。設彼於嚴冬妄進。卽行剿滅。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安北將軍費揚古奏。噶爾丹在巴顏烏蘭之地。宜分軍進剿。上諭議政大臣等。我大軍進剿噶爾丹。宜分爲三路。著費揚古定議以聞。尋揚古奏。巴顏烏蘭距歸化城約二千里。西路進剿官兵。除自齎糧八十日外。應復隨運兩月行糧。所調各路兵。俱令明歲齊集歸化城。二月二十日前後啓行。得旨。俱如費揚古所請。命丁憂河道總督于成龍。以左都御史原銜。督運中路軍糧。庚辰。上大閱於南苑。戊子。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免宣化府龍門等縣三十四年三十五年額賦。以霜災故也。以山西平陽府地震。詔赦天下。十二月丁酉。命都統伊勒慎。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瓦爾達。副都統碩岱。將軍舒恕。參贊大將軍費揚古。軍事。己亥。命西安將軍博霽。振武將軍孫思克。副都統西爾哈達。祖良璧。馬白德。巴麟。帥師由陝西出鎮彝。討噶爾丹。免江西新淦等三縣。廣東保昌等四縣所欠額賦。有差。



丙子康熙三十五年春正月甲申。

諭兵部等衙門。大兵至巴顏烏闐。儻噶爾丹不敢

迎敵。從此遁去。可預選察哈爾兵一千六百名。喀喇沁翁牛特兵一千四百名。再於

大兵內。及新滿洲諸王護衛喀爾喀兵內。共選精兵一萬。備足駝馬糗糧。務將噶爾

丹窮追剿滅。

命都統公彭春。參贊西路軍務。

乙酉。

上以親征。謁陵啓鑾。

二

月辛卯。

上還京師。

甲寅。

諭大學士等。此次各部院衙門本章。停其馳奏。凡事

俱著皇太子聽理。若重大緊要。著諸大臣會同議定。啓奏皇太子。

先是科爾沁土

謝圖親王沙津。遵奉

皇上前降密諭。遣鄂漆爾往約噶爾丹。噶爾丹果沿克魯倫

河而下。乃侵掠我臣服之喀爾喀。潛入巴顏烏蘭之地。

上因命安北將軍伯費揚

古爲撫遠大將軍。從歸化城進發。揚威將軍覺羅舒恕。西安將軍博霽。振武將軍孫

思克等。由鎮彝取昆都倫一路。俱於二月二十日前後起程。

以上皆西路

丙辰。

上調

度各路兵馬既畢。於是日率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詣堂子行禮。祭旗纛。親統

六軍啓行。出獨石口。將軍薩布素。統盛京甯古塔黑龍江科爾沁兵。沿克魯倫進。

此東路

三月丁卯。先是戶部侍郎思格色。奉差往口外掘井。至是覆命。

上問一井供

飲人馬幾何。思格色不能對。命革職。充卒伍從軍效力。

辛未。

上駐蹕滾諾爾地



方。雨雪交作。上以軍士未卽安營。雨服露立。俟衆軍士結營畢。始入行宮。營中皆炊飯。然後進膳。從官及軍士服物。由車運者。及暮不至。時一等待衛海青從。上命海青以馳載。旣至之內府帳房。及食物柴炭。分賜。令棲息舉火。海青尋復奏言。軍士因衣服沾濕。寒冽殊甚。且未得炊食者多。得蒙頒給帳房食物柴炭。衆皆歡躍。如慶更生。上又諭曰。馬亦畏寒。其瘦者猶可無恙。肥者或致凍斃。宜順風馳二三里許。令人圍繞之。使氣息漸溫。則無妨矣。可傳諭衆知之。夏四月丙戌朔。上次察罕布喇克。壬辰。上駐蹕塔爾奇喇。先是遣官於是處掘井無水。駕至。清泉忽涌。導成巨流。人馬資用不絕。衆皆謂。皇上洪福所致。無不大悅。四月二十日。上駐蹕西巴爾臺。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四月二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蘭。是以中路大兵。振旅安行。期西路兵。兩路夾進。至是哨探人回言。厄魯特實在塔爾幾爾濟。而費揚古奏至。乃云於四月初八日。至翁金口東進兵。初十自烏喇蘭厄魯幾起程。與將軍孫思克博霽。一路前進。計本月三十日。可至土喇阿喇克山之西。克勒河朔地方。來月初七。可至巴顏烏蘭。五月丙辰朔。上駐蹕拖陵布喇克。遣使同厄魯特所獲四人。賫敕書賜物。諭噶爾丹。我使回。偵知噶爾丹所在。



壬戌。上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發。抵克魯倫河。噶爾丹知聖駕親來。大驚。盡棄廬帳器械逃去。甲子。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倉皇遁走。沿途遺棄器物。

丁卯。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爲平北大將軍。領兵追之。上班師。駐蹕克勒

河朔。癸酉。費揚古捷音至。言五月十三日。軍至昭莫多。噶爾丹率賊萬計逆戰。自未至西。大敗之。剿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殺噶爾丹之妻阿奴。及賊渠甚衆。噶爾丹引數騎逃出。六月乙酉朔。命理藩院檄青海薩楚墨爾根臺吉等。諭以噶爾丹敗逃。及達賴喇嘛已死九年。第巴匿之。假其言。誑誘噶爾丹作亂之故。令探聽噶爾丹聲息。儻彼西走。卽行擒解。至噶爾丹女嫁於博碩克圖濟農之子。並噶爾丹之人在青海者。悉令執送。初九日。癸巳。上還京師。甲午。羣臣行慶

賀禮。兩江總督范承勛疏言。官兵遇閏添支之糧。江甯駐防。於上下兩江。協解京口八旗二營。並水師三營。於鎮屬漕糧。截留不敷。照例折給。查江安蘇松兩道漕項。現有減存米。足敷支給。可免採買截留之煩。下部議。從之。范承勛又疏。江甯知府施世綸。輿情愛戴。請在任守制。御史胡德邁特疏。應行離任。部議解任回籍丁母憂。御史阮爾訊疏言。我皇上御極以來。如天覆育。罔不率俾。乃冥頑如噶爾丹。自



外生成。致聖主赫怒。躬董六師。親臨朔漠。恩威遠播。算無遺策。蓋自啓蹕以迄回鑾。往返一百日之內。跋涉五千里而遙。迅奏膚功。丕揚神武。爲從古帝王所未有。請宣付史館。敬述方略。勒成一書。布之中外。傳示無窮。詔下禮部翰林。議如所請。秋七月。戊午。命修平定朔漠方略。御史龔翔麟劾奏。吏部擬補擬選人員。先後互異。單月府州縣缺。壓歸雙月。河工咨留人員。或准或否。高下其手。尙書熊賜履竊道學虛名。負恩溺職。應與久任吏部之侍郎趙士麟嚴加處分。得旨。吏部回奏。復下都察院察議。尋議以回奏含糊。自相矛盾。尙書熊賜履庫埒納。侍郎趙士麟彭孫通。並應降三級調用。上命從寬留任。兩江總督范承勛請以省倉米十萬石賑淮揚徐災民。復請借京口留漕鳳倉存麥接賑。得旨。允行。八月。議政大臣等議奏。郎中滿都密報。降人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言。昔年爲噶爾丹所誘。被執十四年。今噶爾丹敗。始得脫身來歸。近聞噶爾丹在古爾班塔米爾臺庫魯地方。度其窮困。不能久居。必往青海。往青海有哈密吐魯番葉而欽三路。而哈密與嘉峪關相近。有天朝大兵。葉爾欽有我回回兵二萬許在彼。皆未必敢往。恐當往吐魯番。我願留子於此。親往吐魯番。以聖上威德。宣諭屬下衆回子。又策安阿喇布坦所居博羅塔



喇。與吐魯番相近。往與合謀。擒噶爾丹。以報受辱之讐。應令理藩院。遣官往召阿卜都里什特至京。加之恩賜。再遣官送出嘉峪關。得旨著遣官召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爾克蘇爾唐赴京。可傳諭云。來京之後。俱一同遣歸。九月。遣官送回國王父子。歸葉爾羌國。並賜銀幣。辛酉。先是以淮黃交漲。遣員外郎倬奇。閱黃河水勢。至是回奏。中河北岸之堤。未遭水患。其水已減六尺。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逆料中河北岸之堤。最爲緊要。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治。是以雖遇大水。得無妨礙。歷年之水。無有大於今歲者。此番無害。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入海。雲梯關沙漲壅塞。水每爲其所阻。以致退流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普矣。庚午。厄魯特格壘沽英。塞桑等。遣使請降。上諭大學士等。格壘沽英。乃噶爾丹信任大臣。遣使請降。噶爾丹困窮已極。糗糧廬帳俱無。四向已無去路。目下掘草根爲食。八月初四日大雪深數尺。向謂蒙古之地。不論經由何方。皆可以行。難以尋覓。由今觀之。皆有一定行路一定住處。欲覓噶爾丹。亦無所難。草木非人所食。惟厄魯特。乃能延至此時。然亦安能久也。壬申。上巡幸北塞。經理軍務。啓鑾。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報。副都統祖良璧等。敗厄魯特丹濟拉於翁金。庚辰。喀



爾喀貝勒根敦戴青遣使進貢。並奏言。願擒噶爾丹自效。得旨諭來使。如擒獲噶爾丹。不必獻俘。即在本處立決。辛巳。京師地震。冬十月甲申朔。上駐蹕鄂羅音布拉克。以衣裘牛羊。賚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賚從征軍士。上駐蹕歸化城。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於九月二十二日。從枯倫百爾齊爾。向哈密而去。上諭乘此機會。作速剿滅。著大兵即由地前往。免山西獲鹿等二十七州縣水災額賦。十一月戊辰。京師地微震。厄魯特布達里來降。奏稱噶爾丹現存千餘之兵。食用困乏。潰散及凍餓死者甚多。又火藥軍器遺亡殆盡。其塞桑諾爾布亦即日率衆降矣。未幾果來降。冬至。遣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還。賜之敕諭。令親身來降。否則朕必往討。朕在此行獵待爾。限爾七十日內還報。如過此期。朕即進兵矣。正立限遣發之時。包衣大達都虎奏曰。御用米糧將盡矣。上怒曰。達都虎搖惑衆心。可斬也。如糧盡。則取湖灘河朔之米。何慮之有。糧雖盡。朕必嚙雪窮追。斷不回師。又將往幸邁達禮廟。遣鄉導修路。於時諸軍皆不喻。既遣格壘沽英。復使人隨之出二十里外。上遂傳令班師。衆皆大悅。是日班師。駐蹕黃河西界薩爾虎拖會。十二月乙酉。上以御佩囊韃弓矢等物。賜大將軍伯費揚古。遣赴大軍。二十日壬寅。上



還宮。庚戌。諭戶部。頃因有事西陲。不得已而煩民力。甘肅所屬沿邊州縣衛所。

適當師行要道。供億煩多。閭閻勞苦。朕心深用軫念。其明年地丁銀米。悉予蠲免。

丁丑康熙三十六年春正月。諭理藩院尙書班迪。今觀噶爾丹勢甚窮蹙。天與不取。

坐失事機。應撥兵預備。今次出兵。亦分爲兩路。各三千名。不必豫定期約。今相機而行。動支正項錢糧。每路採買牛羊各二萬。發去。於軍資大有裨益。戊辰。副都統阿

南達奏言。欽遵。皇上密旨。傳諭哈密額貝杜拉達爾漢白克。遣其子郭帕白克。率

兵於巴爾思庫地方。擒逆賊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及徽特和碩齊等。解至

臣軍前。上欲駐蹕右衛。易於遣調。擇吉二月初六日辰時出師。理藩院議。每兵

二名。從僕一人。給馬五匹。四兵合爲一伍。帶百日口糧。兩江總督范承勛。河道總

督董國安等疏言。會勘河道。自永安以至邳宿二州縣。閘王廟一帶。亟宜修築。得

旨依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深濬。則黃河入海。不致阻滯。總

河每年遣才能河官專理。毋使稍有壅塞。上諭大學士等。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

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陵君

等事。但其末年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以前人。輒譏亡國也。惟



從公論耳。今編輯明史。將此諭增入明史敕書內。二月壬午朔。欽天監豫奏日食分數。諭曰。日食雖人可豫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儆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於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者。悉以奏聞。丁亥。上親征噶爾丹。啓鑾。是日師次昌平州。壬寅。上駐蹕榆林村前桑乾河崖。奉差達賴喇嘛理藩院主事保住回。以第巴疏呈奏。上以示議政大臣等曰。第巴之疏。爾等以爲何如。議政大臣等奏曰。第巴差尼麻唐胡土克圖回奏。今尙未到。應俟伊到日。再行議奏。上曰。朕意與爾等之意不同。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溯自漢唐宋至明。歷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於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生瘡瘍。方用鍼灸。若肌膚無恙。而妄尋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亂則聲討。治則撫綏。理之自然也。自古以來。好勤遠略者。國家元氣。罔不虧損。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爲貴。達賴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第巴者。卽達賴喇嘛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遣主事保住。嚴頒諭旨。第巴悚懼。悉遵朕諭。奏辭甚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敬謹之至矣。至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之。今第巴云。



遣尼麻唐胡土圖前來。代彼密陳其情。想尼麻唐胡土克圖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身故。懇朕爲伊等掩飾。達賴喇嘛與我朝交往六十餘年。並未有隙。第巴旣如此奏懇。事亦可行。卽此可以寬宥其罪。允其所請。第巴必感恩。而衆蒙古亦歡悅矣。丁未。上駐蹕李家溝。先是鄉導官言。李家溝無水。及行至河曲縣界。見渠中有水。問之鄉人云。水至兩三日矣。上旣駐蹕。水忽從山溝湧出。頃刻間長至二三尺。而城河人馬資用不竭。鄉人聚觀咸敬異云。此地向無大水。今因聖主臨幸。所以山川效靈。百神助順。從此可爲永遠之利矣。戊申。上駐蹕輦鄆村。是日途次山嶺險峻。從人輜重難行。上親督近侍協助。俟其過盡。然後啓行。先是輦鄆村僅二井。水少。從人皆以乏水爲慮。上甫至行宮。南山之下。見有水痕。衆趨視之。地中各處湧泉。頃刻流溢。衆咸歡呼曰。昨言水少。水卽驟至。今言水少。甘泉又復湧出。如此神異。誠天之所佑也。三月癸丑。皇子允禮生。壬戌。上出邊。駐蹕他喇布拉克。諭議政大臣。凡調遣外藩兵馬之事。嗣後俱聽大將軍伯費揚古便宜調遣。尼麻唐胡土克圖至。果密奏達賴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爲隱諱。丁丑。駐蹕甯夏。命昭武將軍馬斯喀等。窮追噶爾丹。嵩祝參贊軍務。閏



三月乙未。上自甯夏城往白塔。是日啓行。夏四月甲子。御舟泊布古圖。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臣等至薩奇爾巴爾哈孫地方。厄魯特丹濟拉等。遣齊奇爾寨桑等九人來告曰。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塔臺地方。飲藥自盡。丹濟拉等。攜噶爾丹尸骸。及其女鍾齊海來歸。大臣請行慶賀禮。上曰。噶爾丹之死。乃天助。宜先謝天。尋丹濟拉奏。噶爾丹屍已焚。命大將軍驛遞其骨。并其女速來。五月乙未。上還京師。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噶爾丹慶賀大禮。頒詔款項。上曰。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自古不以頻赦爲善政者。以其便於惡人。而無益於善人也。鄭昱妄以詔款陳奏。念係言官。特從寬宥。著大學士嚴飭之。癸卯。禮部題平定噶爾丹武功告成。遣官祭告。加上徽號。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略。上曰。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構釁致兵爭。噶爾丹曾破回子中之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飲。哈思哈爾。賽拉木。吐魯番。哈密諸國。乃習於戰鬪之喀爾喀。焉能抵敵。是以款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內附。必淪入厄魯特之噶爾丹。必假此構難。凡此皆經熟籌。非漫然受納也。噶爾丹假索取喀爾喀爲名。犯我邊境。尙書阿喇尼迎戰於烏爾會之地。我師大北。噶爾丹乘勢



直抵烏蘭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斯時適朕躬以違和還京。左翼軍雖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至軍士陣亡。被創者甚衆。噶爾丹亦自知無濟。歸路遭疫。得還科卜多者。約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卽豫知必稱兵報復。六年以來。烏蘭布通之役。時厯朕懷。正經理武備之時。噶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喀之納木扎爾。屯紮於克魯倫之地。朕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方略。舉朝皆以爲難。其言當討者。不過四人。朕以爲斷當急圖。遂祭告天地宗廟。我師所至。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地。而庶草蕃蕪。事悉稱意。今西北永甯。其不致蒙咎者。卽幸矣。諸典禮俱依議行。徽號不必上。六月庚戌。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官員。及遠近士民。赴暢春園恭請。皇上允受神聖文武大德廣運尊號。上諭朕御極三十六年。自始至終。孜孜不倦。而吏治尙未澄清。民生尙未豐裕。士卒尙未休息。風俗尙未醇樸。且旱潦災異。亦復相仍。方今外寇旣靖。正宜休息生養。徒加尊號。何益於治。朕蕩平噶爾丹機宜。未嘗有失。苟天下共能知之。朕願足矣。尊號不必行。毋復再奏。甲寅。禮部奏。聖駕親征朔漠。所過名山。及剿賊戰地。請磨崖勒石。俾塞外億萬載臣民咸知今日豐功峻烈。爲開闢所未有。從之。以丹濟拉。往投策妄阿喇布坦。命阿蘭



達。撤葛斯口兵回。留兵馬暫駐布隆吉爾等處。探聽聲息。并檄內大臣索額圖。大將軍伯費揚古。將軍馬思喀等。從鄂爾多斯驛路而歸。侍郎滿丕。將軍舒恕。俱著回來。

命大學士伊桑阿等。纂修平定朔漠方略。尋馬思喀等言。鄂爾多斯路遠。仍率

兵自鄂多里。經歸化城之路。進張家口。秋七月。癸未。大學士等請尊上。皇太后。

壽康顯甯徽號。皇太后不允。三奏。奉。皇太后旨。皇帝既不受尊號。這加徽號不

必行。上曰。三次力請不允。應謹遵懿旨。封朝鮮國王李焞子昀爲世子。乙未。

以平定朔漠。遣官祭告郊廟社稷陵寢及先師孔子。丙申。太和殿告成。遣官祭告

天地宗廟社稷。加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一等公。西路出征參贊以下官。各給拖

沙喇哈番一次。丁未。上巡幸塞外。八月。乙亥。上駐蹕巴圖舍里。賜喀喇沁

翁牛特喀爾喀王以下。至臺吉等銀幣。九月。駐蹕汗特木爾。達巴漢降人厄魯特

臺吉丹濟拉至。授爲散秩大臣。上獨坐氈帷。命之進見。屏左右。獨留丹濟拉。語良

久。丹濟拉出。驚謂諸大臣曰。我乃叛逆罪人。窮困始來歸命。乃。皇上略不致疑。盡

屏左右。召我入見。且蒙恩授我顯爵。乃知聖主至勇至仁如此。令我誠心感戴。永不

敢有異心矣。甲午。上還京師。冬十月。上諭宗人府禮部。嗣後八旗宗室子



弟。有能力學屬文者。應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策妄阿喇布坦。執送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並其弟孟克里至。磔誅之。甲寅。賜繳燭章等一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癸巳。京師地震。安南國王黎維正奏。臣國牛羊蝴蝶普團等三處。爲鄰界土司侵占。請飭地方官給還。時雲南巡撫石文晟。來京陛見。上問以安南邊境事。石文晟奏曰。牛羊蝴蝶普團三處。明時內屬。自我朝開闢雲南。卽在蒙自縣徵糧。至康熙五年。改歸開化府屬。已三十餘年。並非安南之地。伊輕聽妄言。擅行具奏。而又遣兵到邊。臣思此地久入版圖。且在境內。斷不宜給還。尋命行文申飭。十二月。乙丑。甘肅巡撫喀拜奏。甘肅五學士子。自設科以來。從未中式一人。請將甘涼等十學。另編字號取中。從之。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春正月。癸卯。上巡幸山西五臺山。啓鑾。壬寅。諭大學士等。運往朝鮮國米石。著侍郎陶岱。共運三萬石。以一萬石。賞賚朝鮮國。以二萬石平糶。甲辰。命皇長子允禔。大學士伊桑阿。祭金太祖世宗陵。二月。戊辰。上還京師。工部議覆漕運總督桑額等會勘開濬下河條奏。一高郵湖之水勢宜分。一車兒埠入海之水口宜開。一丁溪入海之口宜通。一小海場入海之口宜開。一草堰場



洩水之閘宜增。一運河之水勢分。應令將各項工程。估計具奏。從之。三月。丁丑。冊封皇長子允禔。爲直郡王。皇三子允祉。爲誠郡王。皇四子。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爲貝勒。吏部推廣東按察司員缺。以甘肅西甯道劉殿衡擬正。雲南糧儲道張仲信擬陪。上簡擢陪推之張仲信。諭獎劉殿衡曰。爾在西甯。居官甚好。內外百姓。俱爲稱揚。遇布政使缺。卽當擢用。尋授江蘇布政使。甯夏總兵官王化行。以本姓殷。具奏請復。允之。夏四月。壬戌。上諭大學士等。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檢商船貨物。概行徵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如此瑣屑。甚覺非體。著減額稅銀三萬二百八十五兩。著爲令。雲貴總督王繼文疏言。魯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村堡。弩傷新拱營守備張廷柱。臣會同臨元總兵王洪仁。遣發流土官兵剿撫。追斬賊首擦捏。餘衆奔潰。下部議。山林小賊。例不敘功。特旨。魯魁賊衆盤踞有年。官兵剿殺可嘉。仍予議敘。癸酉。上啓鑾。閱漕河。及要兒渡等堤岸。五月。甲戌朔。上登陸。巡視武清縣堤岸。癸未。回京師。己亥。以廣東錢價日輕。停鼓鑄。雲貴總督王繼文奏。魯魁一山。與哀牢相接。綿亘千餘里。今賊首擦捏雖滅。餘黨猶存。新拱一營。孤懸賊窟。請設汛增兵。彈壓要害。查江內慢干壩。



乃新平縣境通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防。江外增設四汛。舊哈跨果二處。各增兵一百名。大口。增兵五十名。哀牢山坡之三家坡。將九江協所管兵內。抽調一百名。撥把總一員防守。仍歸該協管轄。臨元鎮。原設陽武壩一汛。就近歸入新拱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又野賊非往新元。卽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爲緊要。查援剿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責令防守。又疏貴州水西宣慰使安勝祖。大爲彝民之患。今已病故。請將土司停襲。所屬地方。改歸大定。平遠。黔西。三州流官管轄。部議均如所請。行。六月己未。戶部等衙門。議准雲南巡撫石文晟奏。吳三桂等三逆。及孫延齡屬下脫逃人員。或潛匿山谷。或在土司地方藏形改姓。或逃入魯魁山內。緝之愈嚴。畏罪思脫。相聚爲匪。請將情罪可惡。法不容恕者。指明姓名。徧行緝拏。其餘悉令免緝。至於諸逆下士卒。係各省之人。其在逃者。已奉旨免其查拏。其歸順者。內有閒散之人。令其開墾荒地。輸納錢糧。子弟准其一體應試。從之。秋七月己卯。京師地微震。御製海運賑濟朝鮮記。辛卯。命吏部月選同知通判州縣官。俱引見。癸巳。直隸巡撫于成龍奏。霸州等處挑濬新河已竣。乞賜河名。並敕建河神廟。得旨。照



該撫所請。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工部議覆。漕督桑額。估計開濬下河。應准行。

上命九卿。并淮揚等處人之在朝者。確議具奏。尋九卿奏。淮陽人俱言開濬下河。誠爲有益。然此事關係甚重。應令漕督。總督。巡撫。會同確議具奏。從之。辛丑。上奉

皇太后詣盛京謁陵。啓鑾以山海關秋禾未穫。取道口外。八月。策妄阿拉布坦。

遣使同我使臣內閣學士拉錫等。來獻噶爾丹骸骨。上命置京城外。懸掛示衆。

癸丑。上幸喀喇沁和碩端靜公主第。並賜額駙噶爾藏金幣。甲子。皇太后遙

祭父母所葬發庫山。己巳。賜和碩端敏公主。和碩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金幣。

九月。甲戌。上幸和碩純禧公主第。並賜額駙船迪金幣。丙子。上臨科爾沁

端貞長公主墓。奠酒。己丑。工部議覆浙江巡撫張敏奏。本年七月十三十四兩日。

颶風大作。海潮越隄而入。衝決海甯縣塘一千六百餘丈。海鹽縣塘三百餘丈。應令

該撫作速修築。從之。冬十月。癸卯。上行圍射。殪二虎。其一虎臥於山下。驚鳥槍

聲而起。上隔澗發矢。穿其脇。虎應弦倒斃。新滿洲等俱大駭。奏曰。從未聞隔澗望

影。能射倒猛虎者也。是日駐蹕奇爾賽畢喇。甲寅。皇太后萬壽聖節。敕封皇太

后駐蹕之山爲壽山。甲寅。上謁永陵。丁巳。上謁福陵。昭陵。車駕至盛京。



庚申。上詣

太祖。

太宗。所御宮殿。

壬戌。

上奉

皇太后回鑾。

十一月。戊寅。

上謁暫安奉殿。孝陵。至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孝懿皇后陵。奠酒。

癸未。

上奉

皇太后還宮。

免淮安鳳陽。比年水災。海州山陽等二十州縣。明年

地丁銀米漕糧。盡行蠲免。

丁酉。革總河董安國任。以于成龍補授河道總督。十

二月。辛丑朔。河道總督于成龍。陛辭。

副都御史吳涵言。編修檢討等員。升轉壅滯。

應酌量變通。編修照李濤任楫之例。外補一二人。少詹講讀學士等官。照王士正徐

潮顧藻王九齡之例。以京堂各衙門。調補一二人。奉 上諭。大學士曰。覽吳涵奏。翰

林官壅滯。所奏極是。翰林官員。係進士選拔者。教習三年。又行考試。擇其善者。始留

衙門。不但伊等應升缺少。以致壅滯。卽滿洲漢軍翰林官。亦皆壅滯。其應升缺出。俱

與筆帖式較俸升補。是伊等升轉甚遲。此奏已知之。不必令部議也。

己卯。康熙三十八年。春正月。丁酉。定武選官引見例。

二月初三日。癸卯。上南巡。閱

視河工。奉

皇太后啓鑾。

辛酉。御舟泊張八臘口。尙書馬齊。侍郎于成龍。常綏等。

勘視河工。回奏。臣等查勘桑額所奏。邵伯鎮。南金灣。小海場。鮑家莊等處。挑濬引河。

建造之壩。俱無益。應毋庸議。惟蝦鬚。沙溝。及興文閘。草堰等處。應酌量挑濬。部議從



之。丁卯。御舟泊流潦澗。戊辰。上閱視黃河以南。高家堰。歸仁堤等工。回至清江。奉迎。皇太后。舟泊清河縣開口。三月。原任左都御史郭琇。迎駕於德州。庚午。上奉。皇太后。渡河。泊清河口。辛未。上御小舟。閱視爛泥淺等處。壬申。上閱視黃河堤岸。駐蹕淮安府。乙亥。御舟泊高郵州。諭河督于成龍。朕昨駐蹕界首。用水平測量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湖水似不能越此堤而入運河。但當湖石堤。被水沖壞。工程甚屬要緊。著作速修築。丙子。上駐蹕揚州府。諭于成龍曰。朕在清水潭九里地方。用水平測驗。量河水高湖水二尺三寸九分。至高郵州地方。見河水向湖內流。河水似高一尺有餘。趁黃河水未深之時。急宜將石堤修理。癸未。上駐蹕蘇州。辛卯。上駐蹕杭州。戊戌。上奉皇太后回鑾。夏四月。庚子朔。上駐蹕蘇州。停浙江鼓鑄。己酉。上駐蹕江甯。壬子。上至明太祖陵寢。命修陵。並懸掛御書治隆唐宋額。並命訪察明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俟回都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庚申。上駐蹕揚州。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爲吳江令。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爲湖廣總督。令馳驛赴任。琇旣至。以黃州武昌二府屬兵米二萬七千有奇。運



給荊州鄖陽諸汛。地隔千餘里。歲費輓輸不貲。疏請改爲折色。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藩產。田瘠賦重。數倍民糧。復請照民糧一例起征。江夏嘉魚漢陽三縣。瀕江地畝。積歲水囓土侈。有賦無田。並請豁免地租三百餘頃。得旨允行。丙寅。上渡黃河。御小舟。閱新埽。五月。辛未。御舟泊仲家閘。御書聖門之哲。懸子路廟。乙酉。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四川巡撫于養志。參奏四川提督岳昇龍欺罔各款。命工部侍郎羅察。內閣學士布泰。前往察審。六月。戊戌。上以于成龍所繪河圖。示大學士等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視。知水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既不能洩。又加黃河運河。兩水合併。勢愈浩瀚。以致泛濫。昔時原有歸仁堤。遙爲捍禦。此法最善。今已淹沒不可攷。靳輔則築減水壩。名爲減水。而四處奔瀉。漂決甚多。彼但顧上河。而不顧下河。水何以治。朕意惟有導河稍北。使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洩洪澤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沙淤。如此則水無不治矣。今歲南巡。見黃河逼近清口。黃水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家堰減水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朕深爲軫念。又曰。靳輔黃安國。于成龍。但知築堤禦水。至於改河身使北。俾清水流通。並未言及。若不令清水流通。雖



修築堤岸。黃水終至倒灌。焉能禦之。秋七月。庚午。諭河督于成龍。朕前在南方。面諭爾將人字河。芒稻河。急速挑挖。聞至今尙未動工。甚屬遲誤。又河圖內歸仁堤。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出。必致散漫。各處民大受害。此處關繫緊要。宜速議奏。甲申。河道總督于成龍奏。邵伯更樓。高郵九里等處。被水衝決。上諭大學士等。朕慮各閘壩。俱已閉塞。大水一至。必至泛溢。屢諭于成龍。作速挑濬。芒稻人字兩河。今竟未挑濬。卒如朕言。著速行文巡撫宋犖。令親赴揚州淮安。收養被水百姓。並著江西巡撫馬如龍。速運米十萬石。至揚州淮安賑濟。閏七月。戊戌。諭禮部。妃張佳氏。性行溫良。克嫺內則。久侍宮闈。敬慎素著。今以疾逝。深爲軫悼。其諡爲敏妃。應行典禮。爾部察例行。壬子。封乳母瓜爾佳氏。爲保聖夫人。癸丑。上巡幸塞外。啓鑾。八月。乙巳。上還京師。丙午。諭宗人府。敏妃喪。未滿百日。誠郡王允祉。並不請旨。卽行剃頭。殊屬無禮。著改禁宗人府。嚴加議罪。尋議革去郡王。授爲貝勒。兩江總督陶岱疏言。聖主南巡省視。惟恐民貧艱食。截留漕米十萬石。照時價減糶之。貯十萬石備緩急。前因淮陽等處米貴。請將留貯米。動用四萬石。照前減糶。荷蒙俞允。今淮揚等處小民。仍艱粒食。且督修河工。



人員等羣聚。需米甚多。請將所餘米六萬石。照前減價發糶。疏入。格於部議。特允所請行。九月癸亥。大學士等奏。臣等遵旨會議。行查明代後裔。俾守祀事。但明亡已久。其子孫湮歿無聞。今雖查訪。亦難得實。臣等愚見。卽委該地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以時致祭。從之。冬十月。諭吏部。比年京堂懸缺者多。翰林官甚衆。升遷壅滯。爾等將現出京堂之缺。及翰林官職名。一併開列。甲戌。上巡視永定河。啓鑾。乙亥。上閱北蔡村。夏莊村等處堤工。丙子。巡視霸州堤。又閱南格驛。曹家務。郭家務等處。丁丑。上回鑾。閱張家莊。北格驛。石佛寺等處堤工。尋閱趙村新開河。庚辰。上還宮。十一月。御史鹿祐。疏參順天鄉試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編修姜宸英。以賓興之典。爲行私之地。奉 上諭。此科考試。不公已極。且聞代倩之人。亦復混淆。著將舉人。齊集內廷覆試。尋覆試舉人等。去留有差。又 諭大學士曰。順天鄉試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論沸騰。著將李蟠等。嚴加議處。御史鹿祐奏。參可嘉。乙巳。諭大學士等。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黃水高於淮水一尺。淮水高於運河之水七尺。運河之水高於平地七尺。合而觀之。淮水高於運河堤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清口自河之下流。沿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間河身。量留八九



十丈。空地兩旁。堅築石堤。俾清水暢達。此所當急議者。但如是改移。朕恐別有所礙。爾等確議具奏。尋遣侍郎常綬前往查勘。回奏云。于成龍等言。遵旨改移清口。則清水自是易出。但水泛之時。兩邊堤高。儻致衝決。保護爲難。若將高家堰減水壩堵塞。加幫修築。似有裨益。九卿科道等確議允行。陝西道御史李先復疏言。科場之弊。與其旣萌而嚴其罰。何如未發而絕其根。向例會試。及順天鄉試。內簾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不預衡文之事。專察場中情弊。嗣經停止後。科場往往滋弊。應復設。以杜弊端。下九卿議從之。十二月。九卿議覆左都御史梅鋐奏。會試定例分南北中卷後。又於南北中卷之內。各分左右。以致閱卷者。不盡衡文。止算卷數。以定中額。請仍照定例。止分南北中卷。概去左右名色。應如所請。並將廬州等府。滁州等州。舊係中卷者。俱歸南卷。其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去其中卷名色。每科雲南定爲雲字號。額中二名。四川定爲川字號。廣西定爲廣字號。額中一名。康熙三十九年。會試恩詔加額。應將雲南四川各加中二名。廣西貴州各加中一名。從之。

庚辰康熙三十九年春正月壬子。四川提督岳昇龍密奏。巡撫于養志。凶殘儉刻。暴戾乖方。交結藏番。賄棄疆土。剝削商旅。苛處土司。私收雜派。勒索屬員。規禮。各種婪贓。



計十六款。得旨。四川巡撫提督已經補授于養志。岳昇龍即離任赴西安。其本內事情著該督審明具奏。辛酉。差往陝西審事之尙書傅臘塔及兩江總督張鵬翮。回京入奏。上諭大學士等曰。張鵬翮前往陝西。朕留心察訪。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者。癸亥。上以巡視永定河。啓鑾。二月乙丑朔。上閱化家口攔河壩。丙寅。御舟泊武清縣蔡村。丁卯。上閱筐兒港衝決之處。辛未。上乘舟至靜海縣東。閘子牙河堤。甲戌。上減扈從王大臣侍衛。乘小舟。往閱郎城柳岔等處。遇水淺。舟不能進。上即改御小艇。盡留諸大臣侍衛。止率數人前往。指授河道應從何處修築方略。逐一訓示河工諸臣。吏部議覆湖廣總督郭琇奏。臣生父郭景昌。係即墨縣學庠生。郭爾標並無妻室。何有子嗣。伊投充黃宗昌家爲僕。闔邑共知。臣伯父郭爾印無子。以臣承嗣。於康熙十五年正月病故。有丁艱呈詞可查。不知佛倫何所聞。而無影無稽。誣臣欺君。冒認祖父。濫膺封典。擬以革職。追奪誥命。部臣不俟行查。遂立時追繳。伏乞皇上。敕問佛倫。據大學士佛倫供。訪聞郭琇是郭爾標之子。又郭爾標造反。總兵柯永昇拏獲正法。我因郭琇伯父。名郭爾印。與郭爾標名相類。據訪聞奏參。今郭琇既稱伊父是郭景昌。並非郭爾標。舛錯是實。查佛



倫前奏。止據訪聞奏參。並無實據。應追從前所追郭琇。誥命給還。其佛倫等。事在赦前。應免議。從之。壬午。上還宮。三月乙未。命截漕米二十萬石。賑淮揚。刑部等衙門會奏。侍郎羅察等。察審原任四川提督岳昇龍。揭參原任巡撫于養志一案。查于養志。係邊疆大臣。私將驛馬撥給裏藏餽送禮物之人。又打箭爐土司。蛇蜡嗜吧地方。被營官占踞。不行奏明。應革職。得旨。于養志著革職。其營官占踞打箭爐事情。俟川陝總督。察明到日議奏。其岳昇龍。卽著革職。餘依議。夏四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各省舉人。吏部於每年四月十五日考試。以知縣用。並無去取。亦無分職銜大小之處。考試無益。應行停止。俱照中式年分名次註冊。挨次選用。從之。辛未。頒御製臺省箴。以儆言事諸臣。己卯。上巡視永定河。啓鑾。庚辰。上徧視永定河堤。駐蹕永清縣。北閣驛。壬午。上至王家口。登小舟。往視子牙河。乙酉。上登陸。往視陵寢口。壬辰。上還京師。五月癸巳朔。吏部等衙門會議。各直省督撫奏。裁閒冗官員。統計共三百三十六員。俱應裁汰。得旨。口北道缺。不必裁。餘依議。予故河道總督于成龍祭葬。諡襄勤。湖廣總督郭琇奏。楚省陋弊。一闔邑攤費。各里輪當之弊。宜除。一陋規雜派之多。宜除。一徵糧之滾單。宜行。一訟棍包



攬詞訟宜禁。一酷刑濫刑宜禁。一誣盜及捕役私行吊拷宜嚴飭。一屍親率衆鈔搶之風宜禁。一強族阻葬之風宜禁。請旨勒石永爲定例。得旨。本內事情。前任督撫並未陳奏。郭琇實心任事。除弊詳明。具奏可嘉。著照所請行。六月甲子。河道總督張鵬翮奏。臣遵旨看視海口。將攔黃壩盡行拆去。河身開濬深通。於四月二十一日動工。至五月初九日完工。開放水勢暢流。衝刷淤沙。旬日之間。深至三丈。寬及百丈。有滔滔入海。沛然莫禦之勢。且自動工之後。卽長水二尺。以資開放。暢達入海。此皆皇上留心國計。軫念及民。至誠上孚天心。海神効靈之所致。應將攔黃壩之名。改稱大通口。乞欽定以垂永久。建海神廟以答神庥。上准奏。賜名大通口。乙丑。禮部奏御史郭維孜奏。冒籍舉人。令其自首。部議准行。又貢監回籍考試。議不准行。上曰。此二事俱著依部議。主試惟在得人耳。若謂貢監在京考試。必至或生情弊。豈令回籍。卽不生情弊乎。部議不准。深爲得宜。給事中滿晉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詳議。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卽中者多。詔另編立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九卿議上。命錄示巡撫李光地。彭鵬及總督郭琇。張鵬翮。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爲學院時。官聲最好。令閱九卿等所



議果否得當。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尋李光地疏言。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夤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天地無私。不遺側陋。洵足永遠遵守。至點名授卷後。卽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亂。俱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三條。一勢要勒收關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卽與優升。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可懾營競者之心。一貢院牆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半屬假僞。乞飭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密嚴肅。盡絕弊竇。一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以充分卷扣數填名寫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奸。而考官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奏。部覆未准。臣深知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禁革。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於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點差之時。宜經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不通文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現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澄汰。一生員雖有切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



代告。自賄賣者多。專以爲護身之具。不讀書無行義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故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潛壞也。今學臣納賄處分。已定嚴例。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勅禮部推廣舊時臥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令學校師生。恪謹遵守。一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五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剽襲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稚。見聞一新。就中頓明古義。此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己得。宜令學臣於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之士。疏入。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參合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題。秋七月。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博濟江甯將軍。移任西安時。軍民哭送。直至浦口。彼若不善。何能如此。誠可謂將軍矣。上諭大學士等曰。觀翰林官。及庶吉士內。有極貧者。衣服



乘騎。皆不能備。將此等查出。何以施恩。有益供職。其丁憂告假回籍之翰林官。庶吉士。有生計艱難。無力至京者。著該督撫酌量資助。令其來京。又翰林官員。專司文翰。更無他事。各省學道員缺。應與郎中並差。任滿之日。仍各回衙門。或掣籤。或作何差遣。爾等會同翰林院議奏。丁巳。上巡幸塞外。啓鑾。八月。諭大學士九卿等。今科鄉試。曾令宗室考試。宗室朕素加恩。何患無官。嗣後停其考試。部議各省學政缺。翰林官內。自侍讀侍講以下。開列職名。仰候欽點。及翰林官內貧者。月給銀三兩。具奏。上曰。翰林官等。所學優長。朕固知之。但其爲人。尙未深悉。難以簡擇。此後學道缺出。除告假在籍日期不計外。較俸派用。翰林官貧者。給銀之處。著依議。九月。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穆和倫條奏。服用奢侈本章。爾等擬票申飭。朕意言官專任耳目之職。若因言而罪之。誰復敢言。又曰。今惟以大開言路爲要務。況設立科道。專爲求言。所言當行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內外臣僚。亦俱知儆戒矣。朕聽政四十餘年。言官有爲人言而言者。有受賄陳奏者。有報私仇而顛倒是非者。此等條奏。朕無不知。至於服用奢侈。或喪祭時。恐有僭用。朕屢經傳諭。服用有制。著族長不時查察。今日久漸弛。容或有之。亦當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飭。御史劉珩



疏言。直隸永平眞定等府田地。應令巡撫李光地。視其近河處。示民引水耕種。上諭大學士等曰。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現今附近居民。引水耕種。但不可太驟耳。今若竟定一例。諸處尅期齊舉。該部復行催查。必至難行矣。惟興作之後。百姓知有益。自然鼓舞。今此處不必另開田地。惟如甯夏水田。開濬溝渠。潦則撤田。水自渠出。旱則放渠水入田。災荒無虞矣。策妄阿喇布坦處。盡是水田。所以全無水旱。雖或一年穀米。變蚊而飛。或穀熟時。穗內忽然成血。此則彼處之大災也。又盛京有一種螞扎。名曰汚蟲。更甚於蝗蟲。此處蝗蟲。食苗後尙飛去。汚蟲必將田禾之穗。連根及葉。罄食無遺方止。此朕所親見者。非得之傳聞也。冬十月。諭大學士等曰。臣下賢否。朕處深宮。何由得知。緣朕不時巡行。經歷之地。必諮詢百姓。以是知之。因此朕欲開風聞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風聞題參。卽行察議。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跡。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吏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儻懷私怨。互相周比。受囑託者。國法自在。著諭滿漢掌印與不掌印科道官員知之。辛酉。上以皇太后六秩聖壽。皇四子備進禮物。恭進佛三等。御製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御製萬壽如意。太平花



一枝。御製龜鶴延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壽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百花洋鏡一架。東珠珊瑚金珀禦風石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呢一九。璧機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芸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官窰等古玩九九。宋元明畫冊卷九九。攢香九九。大號手帕九九。小號手帕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緞九九。連鞍馬六匹。並令膳房數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肴饌果品等物。進獻。左都御史李栴疏言。皇上一日萬幾。常勤宵旰。事關重大。必下九卿會議。期歸允當。而近來會議。每於前一日薄暮傳知。次日齊集。惟主稿者。及都察院。先有科鈔揭帖。其餘諸臣。未詳端委。半就主稿者議。唯唯畫題。是雖會而未嘗議也。請自後令主稿者。先期以所擬稿。分送預議諸臣。求其盡善。如所見未合。改擬另寫。臨時互閱。同定一議。或兩議。仰候睿裁。或所見出兩議外。亦存其議。以備稽核。如奉 旨取閱。亦可見其不苟雷同。至屆期患病者。竟勿列名。其託故不到。倩人代畫。並請勅部申禁。庶立法可垂久遠。疏下部議。以先期送稿。易致遲誤。循舊爲便。餘皆如所議行。又疏言。各省虧空錢糧。不可勝計。每因布政使升任巡撫。所缺庫項。受代者。概爲擔承。一時需用。輾轉挪移。分派屬員。致州縣漸



皆虧空。伏思布政使內升寺卿。數轉然後至副都御史。則布政使外升巡撫。乃超擢。非循序也。請自後停其開列巡撫。先令內升。以備召詢。果能熟悉利弊。才品優長。數月後。始簡用巡撫。當其甫經內升。人不敢信其必爲巡撫。彼亦不敢以巡撫自信。藩庫未完。誰與出結。自免侵挪之弊。至州縣錢糧。近例令知府歲中盤查。難保無鄰封移取。過後仍虛之弊。惟當盤查時。核明應留應解各款。除存留外。限三日內。悉行起解司庫。則完欠無由隱匿。臣前佐理戶部。見州縣虧空。敗露甚多。追完甚少。若司庫虧空。鮮有發覺者。蓋藩司易借之屬員。州縣難取足於家產。故欲絕流弊。惟在清其本源而已。得旨下部確議。布政司開列本省巡撫。業經停止。應再申明定例。遇有他省巡撫缺出。必確查錢糧無欠。始行開列。交代清楚。方准離任。州縣應解錢糧。令於知府盤查後。限三日內起解。逾限者。卽予題參。十一月。上巡視永定河。還宮。

辛丑。

上謁陵啓鑾。

辛亥。

上巡幸邊外啓鑾。

賜馬會伯等一百八人武進

士及第。

十二月己未朔。河道總督張鵬翮奏。臣凜遵聖授治河方略。次第舉行。先

疏海口。水有歸路。今黃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郵寶應一帶。水由

地中行。再闢清口。開張福口。裴家場等引河。淮水有去路矣。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壩。



逼清水復歸故道。引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場引河。開放清水。流入運河。又將湖頭加濬深闊。以迎洪澤湖溜。將張福口引水。入裴家場。再挑寬深。水大勢旺。直敵黃水。暢流入黃河矣。運河之中。純係清水。已無黃水灌入。臣自下河回至清口。見水大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官民快覩淮黃交會。歡聲如雷。皆我皇上宵旰憂勤。精誠上格天心。河神效靈之所致也。下所司知之。戊辰。上還宮。左副都御史勵杜納疏言。督撫大吏。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責任至重。若託詞鎮靜。漸成悠忽。所綜理不過期會簿書。難保無忝封疆之寄。請飭諸督撫。年終彙奏。若何察吏。若何安民。興利除弊。以備清覽。或開註不實。治以欺罔之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敢優游草率。貽誤地方。其所轄之藩司。專掌錢穀。臬司專掌刑名。州縣之錢糧。有無虧空。定案之爰書。有無駁審。詳實并列。則藩臬之優劣。亦無遁情。下部議從之。乙亥。冊封佟氏爲貴妃。瓜爾佳氏爲和嬪。衛氏爲良嬪。兩廣總督石琳奏。琼州生黎出犯。竇停營。傷害兵丁。由文武各員婪索起釁。上命侍郎凱音希。學士邵穆布往勘。刑科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閱揭帖。有琼州文武官遣人往黎崗。採取花梨沉香。滋擾起釁多款。總督石琳巡撫蕭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時毫無覺察。恣其



貪毒。其黎人拒鬪事起。於上年十二月。遲至一年。始行題報。其扶同掩飾。希圖欺隱。可知。請嚴加處分。得旨。令石琳蕭永藻殷化行回奏。各自引罪。下部議。降級有差。兵部奏。先是。同馬承蔭在柳州復叛之黃明。署廣西巡撫麻勒吉。奏稱已死。乃於康熙三十七年。復謀叛在湖廣地方。拏獲黃明。供認逃匿十有餘年。則麻勒吉捏報不合。雖已身故。應追革官職。從之。



東華錄要卷十六終



東華錄要卷十七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聖祖仁皇帝

辛巳康熙四十年。春正月。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昔在翰林。曾充三館纂修官。而在政治典訓館最久。伏見皇上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盛德大業。備具此書。內外大小臣工。咸有天語叮嚀。提撕警覺。以至國家禮樂兵刑典章制度。下及民間日用飲食。纖悉周祥。請勅刊頒行天下。又臣昔嘗分直內廷。幸獲仰窺御製文集。窮千聖之精微。彙百家之體製。上闡道統。下該治法。盡善盡美。亙古未有。今儒臣校對。繕寫將竣。祈並賜刊發。以慰四海想望。以垂萬世準則。疏下所司知之。禮部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奏。請加河神封號。得旨。著封爲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二月。己未朔。上巡幸畿甸。啓鑾。辛酉。上閱視永定河。至清涼寺決口。甲戌。上閱子牙河。丙子。閱柳岔口。直隸巡撫李光地奏。參王新命等修河錢糧。並無著落。命內閣學士法良等往察。至是覆奏。錢糧不清。王新命蒙混虧空。命拏赴吏刑工三部。嚴加議處。庚辰。上還京師。三月。壬寅。諭大學士等。督撫奏銷錢糧疏。



內。因銀數有一兩不符。及四兩不符者。該部輒議駁回。事甚微細。必待往來申奏。然後改正。殊覺多事。嗣後錯誤十兩以內者。部內行文改正。不必議駁。先是吏科給事中馬士芳疏。參湖廣巡撫年遐齡。徇庇布政使任風厚。老病不入大計。至是上諭大學士等曰。任風厚調來引見。其年尙未衰老。可以辦事。如爾諸臣。俱係年老。坐而辦事。必須老成練達者。方能得當。州縣官則不可。若道員以上。必以年長者爲佳。不惟此也。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無累。外官惟以清廉爲要。郭琇居官清廉。而辦事和平。如任風厚。果係不堪。郭琇豈肯徇庇。任風厚仍赴原任。至言官參奏不實。若皆議處。未敢復言。馬士芳著免其申飭。夏四月己未。兵部議覆廣西巡撫彭鵬奏。粵西歷年武科應試人少。前撫臣請暫行停止。今武生衆多。請於壬午科。仍開武科鄉試。從之。庚午。刑部等衙門議覆。王新命在永定河。監修誤工。浮冒銀一萬六千餘兩。擬斬監候。赫碩滋心口相違。行事乖張。應絞監候。白碩色不思剔除弊端。應革去佐領。枷號鞭責。從之。丁丑。上巡視永定河。啓鑾。乙酉。上還京師。五月。巡視西城御史張瑗疏言。西山碧雲寺後。有前明太監魏忠賢墓碑二座。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於故明之日。豈有顯遭



正法之逆璫。敢於僭橫。乃爾。若造於我朝定鼎之後。則不書昭代年號。尤屬狂悖不法。乞賜撲毀。得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御史官員。撲毀剗平。該部知道。給事中馬士芳疏劾山東巡撫王國昌。於大計重典。濫薦厯城縣令管承寵。又徇庇溺職之長清縣崔錫榮。不行題參。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四十餘年。凡條奏之事。稍有私意。斷不能欺朕。馬士芳特不喜漢軍居督撫之任。故將王國昌參奏。朕所知漢軍人數員。已盡置外任。果如張鵬翮李光地郭琇者。能有幾人。朕曾問李光地云。山東巡撫王國昌。雖無過人之才。但心地和平。地方尙受其益。果在地方安靜。卽百姓之福矣。尋國昌疏辨。部議管承寵爲該巡撫私人。並無實據。應免議。其溺職之崔錫榮。該撫不於大計題參。應降一級准抵。從之。六月庚辰。授宋儒邵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秋七月丁亥。領侍衛內大臣公費揚古。途間患病。上停鑾一日。親往視疾。賜御帳一。又命大臣侍衛等。時往視之。費揚古尋病篤。賜鞍馬三匹。散馬四匹。銀五千兩。蟒緞等物。遣內大臣侍衛護送還家。己亥。工部議覆御史張瑗奏。京畿墊道。大興宛平兩縣。每年原有工價銀一萬餘兩支銷。至五城所派夫役。並無分毫工食。乞將五城應墊之道。統歸兩縣經理。從之。上諭大學士等。御史杜之昂。魏壽



期所奏六本。俱極冗長。夫本章俱有定額。此六本何乃故爲逾格。凡言事期明晰。如將無用文章。闌入何益。今杜之昂欲將邵雍後裔。授爲博士。但數言可耳。若必將邵雍之賢。一一舉出。卽十疏豈能盡之。魏壽期所奏漢中府地方。民生本極富庶。自吳三桂叛後。戶口逃散。此言尤爲背謬。彼處自明朝末年。爲流寇張獻忠屠戮殆盡。自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一年。用兵始定。歷年無幾。則人民豈遽能生聚。所奏著發還。至魏壽期奏。凡州縣初到任後。祇許到省一次。謁見督撫。若不時往來。必致送禮。及勒取之弊。大約治道亦不在此。內而大學士九卿。外而督撫屬下之人。豈俱不相往來。若大臣無欲。則屬下以廉。豈關往來謁見之故也。八月癸亥。皇子允禔生。乙丑。上幸索岳爾濟山。諭大學士等。此山形勢崇隆。允稱名勝。嗣後此山禁止行圍。九月乙酉朔。予故領侍衛內大臣公費揚古祭葬。加祭三次。諡襄壯。厄魯特策妄阿喇布坦。遵旨解送噶爾丹女鍾齊海至京。命與噶爾丹之子色卜騰巴爾珠爾同居。授色卜騰巴爾珠爾一等侍衛。以鍾齊海婚配二等侍衛沙克都爾。咸令得所。冬十月。湖南按察使員缺。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江南淮徐道施世綸入奏。上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護



庇百姓。生員與職官訟。彼必庇護生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十一月丁未。上謁陵啓鑾。十二月己巳。上還京師。廣東官軍剿連州獠人失利。命正黃旗漢軍都統嵩祝。偕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往會總督石琳。調廣西湖南兵進剿。即授爲廣東將軍。上諭曰。獠人所居之山。通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密。山勢崇峻。恃此險僻。頑梗不馴。自宋明以來。卽在此三省擾害民生。爾等務體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剿。先宜曉示招撫。爾等到彼。卽以獠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征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如獠人歸順。止將殺害官兵之爲首者。正法可也。

壬午康熙四十一年春正月壬寅。詔修國子監。癸卯。諭大學士等曰。朕觀諸臣。

任科道時。多有敢言沽直聲。以得升遷者。及爲大僚。輒不敢言。問以小事。皆云不知。前後頓不相符。因顧起居注官等曰。朕言可詳記之。庚戌。上幸五臺山。啓鑾。

二月辛酉。上駐蹕菩薩頂。嵩祝等師次連州。駐軍三江口。遂合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繪圖以進。疏言獠人爲數無多。棲身之地。亦未寬廣。所恃者。不過山險路狹耳。上諭曰。獠人就撫則已。否則於其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必勞兵力。而彼自窮迫。



也。嵩祝尋疏。臣等遵奉。皇上指示機宜。勘視八排山寨。卽於要地設立營壘。先遣人招撫連州界內。油嶺行祥橫坑三排。將人先行薙髮。開報家口。荷負雞彘酒食。呈送行營。而連山界內之軍寮。馬箭。火燒坪。大掌嶺。四大排。並雞公背等。各小排。以次薙髮投誠。最後里八峒排。將人將爲首殺害官兵之李貴。鄧二等九人擒獻。卽行正法示衆。遣兵察驗人口。共八千一百餘。安插事宜。責成提督料理。臣等撤兵。回京覆命。得旨嘉獎。乙丑。上回鑾。三月。壬午朔。上還宮。夏四月。癸酉。御史張瑗奏。本朝會典。宜刊刻頒行。從之。五月。禮部議覆。五經博士程衍祀。請給程子祭田。應不准行。上曰。程子大儒。祀典不可有缺。尋議每歲春秋。給銀四十兩奉祀。從之。丙午。傳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至保和殿。頒賜御書有差。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務。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稍懈。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賜卿等。庚戌。大學士等以直隸巡撫李光地。摺奏修永定河石隄。進呈。上曰。朕令永定河修理石隄。特欲於此處試之。所費不過二十萬。卽已底績。今戶部之帑。現存五千萬。朕意欲於黃河。自徐州至清口兩岸。悉築石隄。度其費不過千萬。



若獲成功。則永遠無患。但運石稍難耳。馬齊奏曰。此誠一勞永逸之計。然必待 聖駕親臨。乃可定議。六月。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禮部。命勒石太學。御書道德仁義四字額。賜翰林院。德業仁義四字額。賜詹事府。都兪吁咈四字額。賜都察院。己未。上奉 皇太后避暑。啓鑾。山東巡撫王國昌。疏陳東省便民事宜。一倉穀。遵例存七糴三。於青黃不接時。減價平糴。秋收糴穀還倉。一德州倉米。支放各營兵糧。向係四季徵收。春夏農忙時。難以猝辦。應動司庫銀買米支放。其額徵米石。俟秋後徵收。一額徵班匠銀四千餘兩。均入地丁項下徵解。一魯藩舊基地。聽民耕種。輸租。卽於開墾之年升科。給印帖。俾爲恆業。下部議行。閏六月。辛丑。兵部議覆四川巡撫貝和諾奏。打箭爐木鴉一帶。歸順番民。一萬九千餘戶。應添設安撫使五員。副安撫使二員。土百戶四十五員。以專管轄。從之。增浙江鄉試中額十二名。照江南例。共八十三名。共增同考官三員。秋七月。丙子。增湖廣鄉試中額十三名。照江南例。共八十三名。八月。戊申。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九月。特遣侍衛五格。賚御書耆年碩德匾額。及對幅。賜致仕大學士少傅王熙。并傳諭曰。卿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無日不念老臣也。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



時不在朝中。故特書以賜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慰朕不忘耆舊之至意。上諭大學士等曰。浙江布政使趙申喬。居官甚清。所有家人。僅十三人。並無幕客。辦事皆躬親。火耗分釐。不肯取。其陞辭奏云。到任不做好官。請置重典。今觀其居官若此。真能踐其言矣。卽擢爲浙江巡撫。尋申喬抵任後。屢疏奏請築錢塘江口隄。修葺禹陵。及增浙江省鄉試中額。從之。先是議遷五開衛署於平屯。俾黎平府專城而治。湖南布政司施世綸牒稱。五開衛界黔粵。控蠻彝。實爲辰沅靖之藩籬。明宣德年間。黔省黎平府。數有苗患。爰僦衛城建府署。國朝因之。自康熙二十七年。府衛官弁不和。始有遷衛之議。平屯僻處一隅。不惟建造無資。且孤立堪虞。若官軍兩遷。一旦棄田園。壞廬舍。必致流離失所。若僅遷衛署。貢賦出納。遙轄最難。矧自明迄今。府衛同城。軍兵相安無事。請仍舊便。議久不決。至是總督喻成龍。巡撫趙申喬會疏。特旨俞允。禮部議。監生莊令輿。俞長策。試卷作五經文字。與例不合。上曰。所作五經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當取中。若能切題旨。文理明順。一日書寫二萬餘字。實爲難得。莊令輿。俞長策。著俱授爲舉人。嗣後不必禁止。作何定例。著議奏。兵部議覆。湖廣鎮筭生員李豐等。叩閭稱鎮筭紅苗。肆行虜掠殺人。地方官不究不報。謹進輿圖。



一紙。並被擄之地。開列進呈。給事中宋駿業。疏劾湖廣總督郭琇。巡撫金璽。提督林本植。總兵雷如等曰。苗獠性本獷悍。使之畏懷。庶不致擾害良民。此封疆大臣專責。近聞鎮筸士民叩閭一疏。言紅苗搶奪恣肆。蓋由督撫提鎮。平時不能嚴飭屬員。加意撫輯。及事發。又不卽奏請剿撫。種種玩愒。已盡在聖明洞鑒之中。卽特遣大臣到彼。相度機宜。彼處官吏。各懷瞻顧。上司之意。必多方容隱。真情豈能盡得。況郭琇。向驚虛聲。近益衰廢。加以林本植之昏耄。金璽雷如之庸懦。恇怯。養癰成患。視民爲兒戲。置封疆於度外。以致釀成刁悍。祈立賜罷斥。另選賢能代任。庶不致回護。而剿撫得協機宜。上命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江巡撫趙申喬。馳驛往湖廣。詳察具奏。尋覆奏紅苗搶掠狀俱實。郭琇。金璽。林本植。雷如。並坐諱匿黜罷。湯右曾奏請鑄重錢。作銀一兩。鑄輕錢。作銀七錢。並聽行使。積久大錢流通。小錢自不行矣。部議從之。

癸酉。上巡視南河。啓鑾。冬十月乙酉。京師地微震。九卿議。嗣後鄉會試。作五經文字者。應額外取中三名。草稿不全者。免其貼出。二場於論表外。添詔誥各一道。癸卯。上還京師。賜山東巡撫王國昌。御書法理寬平。清慎勤二額。及表裏常交正。動靜自弗違聯。上諭曰。朕因閱河南巡。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應卽回鑾。



明歲再閱視河工。十一月乙卯。免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四十三年錢糧。悉行蠲免。免安徽省及陝西西河一帶。四十二年地丁錢糧。皇太子允礽病愈還京。十二月。諸王大臣士民等。以皇上五旬萬壽。請上尊號。不許。

癸未康熙四十二年春正月壬子。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諸臣奏。今年三月十八日。

皇上萬壽節。正值五旬大慶。茲聖駕南巡。請預行慶賀禮。恭進鞍馬緞匹等物。上諭曰。爾等如此進獻。在外督撫必效之。朕必不受。朕素嗜文學。諸臣有以詩文獻者。當留覽。既而諸臣恭進慶祝萬壽屏。復以屏文繕寫冊頁進呈。得旨留冊頁。卻屏。

十六日壬戌。上巡視南河。啓鑾。庚午。上過濟南府。幸巡撫署中。觀珍珠泉。

御書三渡齊河卽事詩。令懸署門。示臣民。出觀趵突泉。御書源清流潔額。懸泉上。潤物額。懸珍珠泉。學宗洙泗額。懸省書院。壬申。上登泰山。駐蹕泰安州。免經過地方。四十一年未完錢糧。四川巡撫貝和諾疏言。各省教職。每學二員。獨川省有五十七學。各設一員。請於威及等州。敘州府。會川等衛。添設訓導一。溫江等縣。添設教諭一。九姓司學。添設教授一。從之。二月。上駐蹕長清縣界首鋪。是夜大風。南村失火。延燒民舍。侍衛海青等。率衆撲滅之。翌日。上諭巡撫王國昌。率司道察火燬。



房屋。居民人數。賜銀散給。丁丑。命運漕米四萬石。賑濟甯兗州。是日。上由宿

遷縣五花橋。渡中河。遍閱隄工。至宿遷縣。渡黃河。戊寅。上徧閱徐家灣等隄。祥

符等開。復細閱新修河口。登舟。徧閱隄工。至烟墩登岸。己卯。上自桃源縣登舟。

徧視河隄。御舟入清口。泊天妃閣。壬午。御舟過邵伯更樓。駐蹕揚州府城內。

甲申。御舟渡江。登金山江天寺。書動靜萬古額。懸寺中。丙戌。駐蹕蘇州府城內。

戊子。登舟。庚寅。駐蹕杭州府城內。閱駐防官兵射。癸巳。上回鑾。遣領侍衛內

大臣阿靈阿等。閱錢塘江隄。乙未。登陸。駐蘇州。戊戌。自蘇州登舟啓行。辛丑。

自京口。由陸路幸江甯府。駐蹕城內。壬寅。遣大學士馬齊。祭明太祖陵。癸卯。自

江甯回鑾。至鎮江避風館登舟。泊金山寺。三月。戊申。上徧閱高家堰翟家壩隄

工。己酉。上閱黃河南岸龍窩煙墩等隄。復渡黃河。閱九里岡等隄。庚申。上

還京師。四川巡撫貝和勒諾疏言。前撫臣于養志題明松潘小河疊溪。收捐米穀。

分貯備用。自三十八年迄今。松潘捐一千七百餘石。其小河疊溪。以道路險峻。輸運

維艱。罕赴捐納。請停止收貯。從之。癸亥。以淮黃告成。頒詔天下。恩款三十八條。軍

民年七十以下者。免一子徭役。八十以下者。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



以上者。倍之。罪非常赦不原者。皆赦除之。甲戌。諭大學士等。舉人汪灝。何焯。蔣廷錫。學問優長。今科未得中式。著授爲進士。一體殿試。夏四月。辛巳。賜王式丹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上發出熊賜履呈覽明神宗熹宗以下史書四本。諭大學士等。朕自沖齡。卽每事好問。明時之太監。朕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惡迹。史書僅記其畧而已。猶未詳載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諸事皆任太監辦理。所以生殺之權。盡歸此輩也。此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使獄中。聞此二人。係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尸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承恩。因此。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從死。明係錯誤。尋賜履等。復行詳察。果係王承恩。非王之心。遵旨改正。至於左光斗。楊漣。察考諸書。俱云。死於北鎮撫司獄中。故照彼書書之。上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簡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今吏部尙書缺出。卽令補授。仍管直隸巡撫事。廣西巡撫蕭永藻疏言。粵西僻處邊陲。猺獞雜處。而南甯太平。慶遠思恩四府。地接交夷。兼轄十一州縣。司峒寨五十餘處。尤爲難治。前經九卿議定。四府官員出缺。選擇



桂林平樂等府。品級相當者調補。三年俸滿升用。惟南太慶思四府廳州縣。共二十九員。桂林平樂等五府。知縣以上。共五十八員。當奉行之始。尙有久任之員。可以選擇。迄今一十六年。除調補參劾。升任病休外。多係任事日淺。才守未知。卽日深久任者。亦係循分供職。與選擇調補之例不符。前撫臣彭鵬。於調補各員。恐以地方之美惡爲趨避。酌一掣簽之法。實屬至公。嗣後四府官員缺出。應仍以五府內之廉能者。掣簽調補。如無可調之員。請旨特簡補授。從之。授一甲進士王式丹爲修撰。趙晉錢名世爲編修。汪灝查慎行。何焯。蔣廷錫。汪文瀾。汪份等四十九人。改庶吉士。五月。先是。上以本科會試。廣東舉人未經取中。命九卿議。嗣後會試脫科之省。作何補取之法。至是九卿議。嗣後會試。揭曉後。如有脫科之省。將未中式試卷。交正副主考檢閱。揀選進呈。取中一二名。從之。己巳。上巡幸塞外。六月。御書闡道醇儒額。命懸董仲舒廟。辛丑。扈從大臣。以裕親王病篤奏。上命諸皇子。星夜先赴京師。隨傳諭還鑾。壬寅。以和碩裕親王福全薨逝奏。上自喀喇和屯啓行。駐蹕兩間房。秋七月乙巳朔。上自東直門入。臨和碩裕親王福全喪。哭之慟。不入乾清門。自蒼震門。入景仁宮。諸王大臣齊集宮門。奏請駕還乾清宮。少息聖體。復幸



塞外避暑。上不允。上諭曰。裕親王。朕之親兄。豈可止令同旗皇子穿孝。隨命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穿孝。己酉。

上奉 皇太后臨送裕親王福全喪。庚戌。上巡幸塞外。啟鑾。山東巡撫王

國昌疏言。新泰等州縣。復被水災。請將倉穀一百二十餘萬石。並應運漕米十餘萬石平糶。但倉穀不便久懸。仰祈聖慈。暫開事例。以實倉貯。至動用漕米。擬將康熙四十三年以後。俸工捐補。部議平糶銀。於次年秋收後。買穀還倉。所捐俸工。令該地方官發買。籽粒牛隻。助民耕種。其請開事例處。無庸議。先是。上以巡視河工。過濟南。軫念東省去歲被災。降旨蠲免錢糧。並命總督桑額。以漕米二萬石。交總河張鵬翮。選員運赴濟甯。兗州等屬平糶。桑額另運米二萬石。於泰安一路協濟。至是。國昌疏報。桑額所運米。遵旨散給。河臣張鵬翮。亦委員運米到東。隨即酌撥各屬。並動用常平倉穀二十八萬石。請於俸工項下。分年捐還。奉 旨。朕前諭桑額張鵬翮。各將漕糧二萬石。運東賑糶。此扈從諸臣所共聞者。今觀王國昌所奏。將常平倉收貯米穀。俱行糶賣散給。與朕原諭不符。王國昌又稱。捐康熙四十二三年官員俸資。衙門工食賠補。似此何時方能補足完結。此項米穀。應令速行賠補貯倉。尋命遣官截留



漕米五十萬石。並派八旗官員。各領帑銀三千兩。馳赴山東。會同地方官賑養飢民。以待郎穆和倫。辛保。卞永譽。分三路巡察。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因山左災荒。勞心殫思。屢行諮詔。歲歉非止今歲爲然。地方官歷年隱匿不報。今春朕因閱視河工。親見災黎情形。始行籌劃賑濟。今歲田禾。尙有薄收之處。巡撫布政使。爲伊等素有欠缺。欲巧圖完補。故甚其詞以奏報。又夤緣科道。紛紛急奏。言人民相食。私冀或開事例。或撥銀兩。因於其中侵蝕。託言賑濟。而實欲完補虧空。以施鬼域之謀。今京師遣往三路人員。惟視巡撫等所指地方賑濟。應將此事。交三路大臣加意稽察。時布政使劉暉內升。國昌疏留。御史顧素劾國昌匿災。同劉暉開事例。補虧空。請賜罷斥。上諭王國昌。不過一謹愿人。朕曾詢李光地。張鵬翮。伊等亦言國昌在任。並無劣跡。惟劉暉乃一能巧匪人。將國昌任意驅使。甚易事耳。此事著同前諭九卿之旨。一併議奏。會議國昌應革職。得旨姑留任。尋部臣以國昌等擅動常平倉穀。請催令賠補。詔傳詢擅動之由。同張鵬翮分賠。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山東巡撫將賑濟飢民官員。齎去銀兩。俱收藩庫。迄今猶未散給。如此則賑濟飢民之事。不致遲誤乎。此銀俱自京師發往。並非伊等庫內之項。且前往賑濟之人。係八旗佐領。公舉殷實才



能之員。王國昌等。僅可查其養飢民之優劣。其銀錢耗費與否。係賑濟官員之事。與伊等何涉。而將此銀兩收貯。至今仍不散給。此係何心。朕所不解。是又劉煦之詭計也。況派去三百餘人。俱留濟南。必致米價騰貴。人皆受困。可將朕旨。交該部移問王國昌等。尋國昌回奏。巡察大臣辛保等。先後開賑。因查極貧次貧民。分別賑養。稍稽時日。疏下部議。以國昌於被災時。不卽令州縣官。查明極貧次貧民。分別造冊移送。致巡察大臣。藉此推諉。應行議罪。得旨革任。八月。湖南鎮筵紅苗作亂。偏沅巡撫趙申喬。同提督俞益謨。疏請發兵征剿。又奏言。臣與督臣喻成龍。令衡永道張仕可。齎檄赴鎮筵苗洞。爲先撫後剿之計。其歸順苗民。已得二十餘寨。檄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進剿。貴州提督李芳遠。奉詔移兵會剿。深入苗地。平糯塘山。葫蘆天星諸寨。遣尙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思海。徐九如。率荊州駐防兵會剿。癸巳。停今年秋審。九月。壬子。予故原任禮部侍郎高士奇祭葬。冬十月。己卯。賜曹維城等一百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自龍椒洞至天星寨。分路搜剿。斬馘千餘。降其寨三百餘。移辰沅道駐鎮其地。尋諭曰。近征紅苗。貴州提督李芳遠。親冒矢石。礮銃鼓衆力戰。連斫數寨。聞偏沅巡撫趙申喬。亦甚強毅也。癸未。上西巡。啓鑾。



丁酉。上幸太原。將啓鑾。百姓齊集行宮前。懇留。上爲留一日。辛丑。上駐蹕祁縣。閱太原官兵騎射。賜金有差。上西巡肥鄉縣。武生李正朝病狂。衝突儀仗。直隸巡撫李光地。奏請治罪。因劾順天學政楊名時。濫取狂生。請勅部議處。得旨。楊名時自督學以來。賦性乖異。縱有精於學業。工於文章者。但係殷實之人。必不錄取。其無產赤貧。雖不能文。或記誦數語。亦得進學。理應從重治罪。現今年歲未滿。又無賂賣生員之事。從寬恕宥。盛京禮部侍郎哈山。疏言臣部所役網戶。採牧校尉等。八百二十五人。內無力婚娶者。一百六十餘人。此等人役。因無室家。往往不務生計。逃避官差。請發盛京戶部銀四萬兩。倣照公庫例。派員經理。一分生息。以六年爲期。本還戶部。可得息銀二萬八千餘兩。陸續給與無妻壯丁。完娶銀。人五十兩。仍將餘銀生息。久遠有益。部議從之。湖南布政使施世綸。以衡州府之安仁縣。禾嘉臨武。永州府之江華。寶慶府之城步。及郴州之桂陽。靖州之通道。天柱。向止訓道一員。請添設教諭。又永定銅鼓二衛。止設教授。綏甯會同兩邑。止設教諭。俱請添設訓導。勅部議行。庚子。上以裕憲親王福全世子保泰襲封。十一月乙巳。上次洪洞。遣官祭女媧氏陵。丙辰。幸西安府閱武。設宴。上特召西安協領額稜特。近御



座前。親賜之酒。諭曰。爾父宣力行間。爾亦由兵丁效力。以致協領。故欽賜飲。以示異於衆。尋遷西安副都統。調荊州副都統。壬子。上至黃河岸。由關處渡河。未渡之先。衆皆以爲河寬風大。隨駕人衆。恐一二日未必能全渡。及上至河岸。天氣晴朗。風波不興。且傳諭渡河時。勿得攔阻。各隨其便。不終朝而渡畢。衆皆神異之。上次潼關。遣官祭西嶽。戊午。遣官祭周文王武王。康王。漢高祖。宣帝。唐高祖。太宗。宣宗陵。癸亥。上自西安回鑾。十二月乙亥。上駐蹕修武。庚辰。上駐蹕磁州杜村鋪。御書賢哲遺休額。懸先賢子貢墓。庚寅。上還京師。辛卯。令嗣後補授外官時。掣簽所得地方。如隔伊原籍五百里外。聽伊赴任。如五百里內。雖隔省著迴避。永爲例。

甲申康熙四十三年春正月辛酉。諭大學士等曰。朕前遣侍衛。至鐵索橋掛匾。還京回奏。彼處督撫。餽銀六千兩。夫一侍衛。而費至此。則凡部院司官筆帖式等。差遣往來者。又不知煩費幾何矣。壬戌。命四川陝西河南山西督撫。會勘三門底柱。二月甲戌。封淮神爲長源佑順大淮之神。賜御書靈瀆安瀾額。兩江總督阿山疏劾江西巡撫張志棟。計薦不公。舍清廉素著之九江知府朱儼。品行素優之彭澤知



縣吳士鉉。而舉居官平常之袁州府同知馬斌。貪縱不法之南昌知縣王廷對。擅白定稿。且致書囑勿改易。事下部議。張志棟與布政使李興祖。按察使劉廷機。及道府等官。俱革職。阿山尋疏言。李興祖。劉廷機等。呈辨大計舉劾。皆係張志棟。隨其喜怒。任意增刪。並非司道附和。請予開復。於是給事中許志進疏劾之曰。阿山與張志棟。意見乖違。具疏題參。部議以舉薦不公。將兩司以下。一同革職。阿山復爲藩司李興祖。臬司劉廷機。道員韓象起等。題請開復。竊以僥倖之端。不可開。欺詐之風。不可長。張志棟傲慢自恣。其計冊舉劾司道等。當時瞻徇不言。事後違例置辨。謂無賄賂。請託。誰其信之。若倖邀開復。則勸懲之重典。止屬虛文。賞罰之大權。不難假借。督臣操縱自如。恩威已出。將來人盡效尤。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弊端百出。其害難言。乞飭嚴究情弊。以昭法紀。疏下部察議。議未上。阿山疏辨。許士進所劾誣妄。且許志進。係淮安漕標營卒之子。素行不端。誓爲張志棟報仇。許志進。又追論阿山徇庇張四教。及收屬員賄賂。盜賣倉穀。弗問貪淫惡跡。審虛縱妄。父招搖生事諸款。並下部察議。部議許志進。因訐奏逞忿。臚列款目。應革職。阿山妄請開復。司道等官。被言官糾劾。不靜聽處分。瑣屑訐奏。應卽革任。上命阿山。仍從寬留任。餘依議。上諭大學士等。



近日各省學臣。其中不肖之徒。惟利是視。總不知愛惜人才。其根源在禮部。科道督撫。皆有規禮。故無敢直言之人。又聞提督浙江學政文志鯨。將考試二三等生員。竟有加杖責者。文志鯨身係翰林。特簡之使提督學政。乃如此暴戾。可乎。三月乙丑。川陝總督博壽等奏。臣等會勘三門。中流爲神門。水勢甚溜。南爲鬼門。水更洶湧。北爲人門。水勢稍緩。三門之下百餘步爲底柱。再下二里有臥虎灘。臣等用船載糧三十石。從臥虎灘。繹挽上過人門。但溜急灘多。行船艱難。不如陸路撥運之便。豫省漕糧。截留於河南府備貯。陸運至陝西州西門外。太陽渡上船。計程三百餘里。腳費比河路減省。謹將三門河路繪圖進呈。得旨。九卿科道會議具奏。兩廣總督郭世隆。疏言海面遼闊。賊匪易於潛踪。臣設立船兵。自南澳至龍門。令守備千把總。逐日帶領巡哨。副參游每月會巡一次。水師總兵。春秋二季。駕船二十分。巡外洋至瓊州。上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先後擊敗賊衆於沱甯外洋。沉賊船七。頭斗角海面沈賊船十。瓊南萬崖三處海面。沈賊船二。四川巡撫貝和諾。疏言川省行鹽。潼川中江山路崎嶇。艱於陸運。額引壅滯難消。惟永江小溪。水運可通。請增給水引。商民交便。下部議行。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朱駿業。王原等。合疏劾直隸巡撫李光



地曰。去歲直隸報災州縣。二十餘處。據巡撫李光地疏內。或稱開倉賑濟。或稱減價平糶。務使民沾實惠。臣等竊計直屬百姓。自必安撫有方。不致流離失所。乃近見河間飢民。散入京畿者甚多。皇上曲軫民依。特令八旗王貝勒滿漢大臣。設廠數十處。分行賑濟。李光地身爲撫臣。漫無經理。疏內所稱民沾實惠。俱屬空言。尤可異者。甯津縣被災更重。流亡更多。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特敕撫臣前往察勘。而光地去歲。竟不報災。僅於題參知縣陳大經疏內。稱甯津頗有水災。匿重爲輕。並不將人民逃散情形。據實陳奏。聖恩高厚。不加譴責。復諭光地選賢能官員。將河間飢民領還原籍。仍給籽粒。不致仳離失所。而光地目擊流亡。不聞出一籌畫。碌碌素餐。徒以虛文巧飾。若非皇上宵旰憂勤。多方拯救。止恃光地之撫綏。則流散之民。不將盡填溝壑乎。光地身膺重任。上荷皇上之殊恩。不能報稱萬一。視民生之疾苦。罔知拊循。臣等合詞糾參。請嚴加處分。以爲大臣膜視民生之戒。疏下。光地回奏。光地奏。去歲河間府屬被水。勘明成災州縣。三十餘處。陸續照例題請蠲免錢糧。分別災傷輕重。將倉糧散賑出借。又設立煮粥廠二十餘處。自去歲十一月起。至今未停。無論遠近飢民貧民。皆許就食。其流散者。飭地方官。分道招令還鄉。臣安敢稍涉懈怠。



以負。皇上委任。然安集無術。猶有貧民如許。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無可辨者也。至甯津地方。先經知縣陳大經。以去年大半豐收。僅有低窪一面。鄉村被淹。並不照例申詳。被水輕重。乃以合縣田禾通算。謂不及成災。竟不通報。及十月中。臣扈駕西巡。由真定回署。路遇天津縣人民。詢知情形。卽劾罷陳大經。疏中聲明甯津頗有水災。乃老病廢職。申報不時。撫卹無實。是臣劾陳大經。原因其報災不時。撫卹無實。非專劾其老病。所云頗有水災者。亦是臣詢訪所得情形。非敢匿重爲輕也。其時卽飭知府及署知縣。煮粥賑濟。加意招徠。然人旣不能悉歸本業。致有流移。臣與地方官之罪。又無可辭也。臣上荷殊恩。不能報稱。誠如科臣所云。乞嚴賜處分。以儆庸碌。以重畿輔。臣不勝惶悚待罪。疏入。得旨。不必引咎。光地又奏。臣謬膺直撫重任。五年之內。恭荷皇上指誨。幸免過愆。並無功績。去年四月。仰荷特恩。補授吏部尙書。仍管直隸巡撫事。臣自知非分。夙夜戰兢。果然福極禍生。遂逢災眚。去秋所屬河間等處。遭離水淹。實臣政無善狀之所致。臣雖極力拯救。而安插無述。以致貧民流移入京。上厪聖懷。不卽治臣之罪。諭令委官。招回原籍。無廢農務。臣跪讀之下。恭繹聖言。寬大和平。而微臣循省思咎。終宵達旦。懷恨不復欲生。臣本庸才。遭逢恩盼。



錫賚迴出尋常。臣之罪戾。亦宜從重處分。以爲叨蒙尸位者戒。況六官首職。難以久虛。九烈崇班。從無兼領。臣今若懼罪隱忍不言。則厚顏覲面。不獨外無以視吏民。且內無以對妻子。伏乞天恩。另簡賢能。補授吏部尙書。使臣落職。帶罪效力郊圻。窮思畢精。以贖愆過。庶心稍安。而分可盡。疏入。上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議。但彼專信門生。常爲所誑。凡人口講道學。彼卽深信之。夫道學豈易言哉。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人之品行。必始終不易。朕始信之。若徒託之空言。而無實事。則亦何益之有。非特此也。凡有職任者。一有所爲。善惡立見。更不宜輕信也。

詔賑山東流民。河間飢民之就食京師者。夏四月己卯。上幸髻髻山。壬午。

上還宮。己丑。上閱永定河。啓鑾。壬辰。閱子牙河。丙申。還京師。貴州提

督李芳遠疏言。貴州苗民雜處。控制尤在。得人保題武職。請照文員例。以久任苗地。熟悉風土之人揀選。坐名題補。送部引見。得旨。李芳遠提督巖疆。居官甚優。訓練兵丁。俱極精勇。所奏武職事。如所請行。五月甲寅。奉差山東賑濟。工部侍郎穆和倫奏。飢民已賑。麥秋成熟。請撤回賑濟官員。上命仍著暫留彼處。此際尙當酌量資補。俟至七月。奏報秋收情形後還京。六月。先是。上諭大學士九卿等。各省民



間。所用斗斛大小。迥然各別。此皆牙僧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窄。若少尖量。卽致浮多。稍平量。卽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故。嗣後各省斗斛大小。應令劃一。其盛京金石金斗。關東亦應一併劃一。尋議照順治十二年。鑄造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各省。皆發一具。今應令工部。照部中鐵斛。鑄造七具。分發盛京順天五城外。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三十具。分發直隸各省等處。永遠遵行。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皆停其使用。從之。秋七月。兩廣總督郭世隆疏言。粵東至南澳。起經碣石鎮。至虎門。協海面。二十餘里。守汛遼闊。請增設兵船。於遙對南澳之澄海協。以資巡防。海門一所。最爲緊要。應移達濠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駐紮。改爲海門營。以海門所守。備移爲達濠營。守備。甲子一所。乃險要海口。從前止設千總一員。應以鎮左營移駐。與碣石鎮。聯絡防守。吳川營。隔海百餘里。有碣州一島。宜以龍門協所屬之乾體營兵。令白鵠寨守備。千總把總統之。駐紮碣州。改爲碣州營。白鵠寨。卽以千總管領。至平海大鵬二所。逼近巨海。應專設二營。其順德一鎮。外有香山鹿門二協。內有省會駐防兵。可裁去總兵官。止留遊擊爲順德營。改鎮標左營爲平海營。右營爲大鵬營。下部議。均如所請行。乙卯。先是。上巡幸塞外。至是扈



從大臣。大學士翰林官等。俱齊行宮門外。奏曰。皇上巡幸塞外。於萬幾餘暇。惟以書射爲事。臣等日見。皇上神射。發無不中。伏求。皇上御書之時。亦賜臣等瞻仰。於是。上率諸皇子等。出行宮門外。大學士翰林官等俱侍立。上坐書大字小字。頃刻數十頁。諸臣聚觀。無不驚喜。上曰。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跡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卽朕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誤。凡批答督撫摺子。及硃筆上諭。皆朕親書。並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八月庚午。上召大學士及起居注官等。論滿洲諸翰林官學問優劣。畢。大學士等奏曰。皇上天縱之聖。記識不忘。古今莫及。上曰。朕覽過之書。雖日月間隔。不甚遺忘。今雖年歲稍增。而記性不減於前。卽目前陳列諸書內。欲稽考某卷某處。但指令近侍取之。亦可卽得。不至錯誤。大約存心清虛。不但事不遺忘。於養生亦爲有益。御史呂履恆。劾奏李光地。於秋審之事。任意斷決。上以光地依律擬奏。並非任意斷決。命發還呂履恆奏。給事中王原。劾奏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因李光地舉薦。由刑部調吏部。初猶矯詐顧名。近則專擅恣縱。有婪贓情弊。下都察院議革職。交刑部鞫訊。



刑部定讞。計贓論絞。

上曰。人有薦陳汝弼之賢能者。故朕簡於衆。郎中內。特授選

司。如受賄是實。卽置於法。以爲衆戒。若未經受賄。則應寬之。令再審。尋覆奏受賄有

據。應請立絞。

上察知供證非實。下議政大臣九卿等確核。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

狀。奏上。

上命免陳汝弼罪。原審諸臣。降革有差。王原以有囑託私書。爲陳汝弼舉

首。革職。

九月癸亥。

上還京師。

丁卯。先是

上遣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諭之

曰。黃河之源。雖名古爾班索羅謨。其實發源之處。從來無人到過。爾等務須直窮其

源。明白察視。其河流至何處入雪山邊內。凡經流等處。宜詳閱之。至是拉錫等回奏。

臣等遵旨。於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貝

勒色卜騰扎爾。同臣等起程前行。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圍一

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西。又有澤名扎陵。周圍三百餘里。鄂陵之西。扎陵之東。相隔

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搭拉。登山之至高者視之。星宿海之源。小泉

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爲庫爾滾。卽崑崙也。南有山。名古爾班吐爾哈。西

南有山。名布胡珠爾黑。西有山。名巴爾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

烏蘭杜石。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西番國。名爲噶爾馬塘。巴爾布哈山下諸泉。名



爲噶爾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卽古爾班索羅謨也。三河東流。入扎陵澤。自扎陵澤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東下。臣等自星宿海。於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又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蒙古言。此山長三百餘里。雲霧蔽之。有九高峯。自古至今。未見冰消。終日有雲霧遮蔽。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托羅海山。向東流於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甯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謹繪圖呈覽。報聞。冬十月。免浙江山東二省康熙四十四年分應征地丁銀米。癸未。諭大學士。戶部尙書等。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已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一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勻。算積數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



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內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校。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一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錯。諭畢。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堂官等曰。照式以鐵爲之。辛卯。上閱永定河啓鑾。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己亥。諭欽天監。初一日日食。朕用儀器測驗。午正一刻十一分初虧。未初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復圓。查七政歷。未初三刻二分。日月合朔。新法推算。必無舛錯之理。這舛錯。或因誤寫字畫。或因算者忽畧。將零數去之太多。亦未可定。著詳察明白具奏。尋欽天監監正常額等。以推算未盡請罪。上從寬免之。戊午。諭大學士等。凡人皆當立品。筮仕之初。卽思干請於人。其立意如是。則他日又將何所望哉。或有未仕之先。先已盈積債負。至入官後。若不朘民。何以償之。國家名器。豈爲此輩償債設乎。十二月。己卯。禮部議准湖廣學政潘宗洛奏。湖廣各府州縣。熟苗中有通文義者。准與漢民一體應試。從之。湖廣巡撫劉殿衡疏陳四事。一招墾荒地。捐納牛種。荆襄鄖陽等處。荒地甚多。宜聽民開墾。六年升科。其



無力自備牛種者。應令湖北文武官員。捐資給與。每荒地一頃。給銀十兩。次年按額起科。計所墾地畝銀數。酌與各官議敘。一零星錢糧。請就民便。以碎銀制錢輸納。一修築隄埝。應照隄內田糧均派。沿江地隄岸鱗次。大小不一。總以自護田廬。緣修築等役。豪強規避。前督臣郭琇奏定。照糧夫役。原指隄內之糧。有司奉行不善。均之闔邑。致隄外之民。以害不切己。而不甘赴役。隄內之民。以分任有人。而誤於觀望。請嗣後就各隄內。按糧均派修築。一控壓田地內。應估價均補。湖北安陸荊州。江水滿急。年久之隄。必須靠築月隄。其築堤基址。及所取之土。皆有礙於附隄之田畝。應丈明畝數。估定價值。以保護隄內民田。均攤補償業主。疏下部議。碎銀制錢。不准折收。餘如所請。丙戌。以河工告成。加河道總督張鵬翮太子太保。餘加級給獎有差。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春正月戊午。賜諸王大臣及官學古文淵鑑。諭工部。前黃河往往倒灌清口者。皆由仲莊閘。與清口相對。駱馬湖水勢湍急。遂逼黃流。灌入清口。朕視河時。命移仲莊閘。改建於楊家莊出口。河臣報稱黃水暢流入海。絕無倒灌清口之患。朕今欲特涖其地。籌善後之規。其中河黃河運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示。至於山東省。並於沿途親覽焉。二月癸酉。上南巡。啓鑾。壬午。御舟泊靜海。



御史黃秉忠疏言。科道官滿洲漢軍升補者。大抵積俸二十餘年。漢人一爲知縣。俸滿三年。行取到部。卽得考選科道。殊覺太驟。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許考選。上閱奏。諭大學士等曰。昨御史黃秉忠條奏。行取知縣。卽以科道用。未免太過。滿洲漢軍俱從郎中員外。始升科道。漢人則以行取知縣。卽升實屬不均。交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尋議如所請行。丙戌。上入山東境。山東紳衿軍民數十萬。執香跪迎道左。合奏山東連年饑饉。蒙我皇上截留漕運。分疆散賑。動內帑數百萬。兩遣官四五百員。分派各州縣賑濟。至地丁錢糧。前後屢行蠲免。通省億萬民命。始得復生。無不垂涕感激。御舟已過。猶瞻仰不已焉。甲午。御舟泊濟甯州。浙江巡撫張泰交。以浙民望幸兩浙。上允其請。三月。庚子。入江南境。江南紳衿軍民。夾道跪迎。奏稱皇上軫念萬民。罹於水患。屢臨河上。指示修築黃淮方畧。故能不告成功。永無衝決之虞。今復謀及萬全。務期善後。不憚跋涉之勞。爲小民閱視河道。亙古未有。感恩叩謝。歡聲雷動。壬寅。御舟渡黃河。閱楊家莊堤閘。乙巳。上駐蹕揚州。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河工善後方畧。辛亥。駐蹕蘇州城內。上萬壽節。召河督張鵬翮。諭曰。朕至清口。見黃水倒灌。因以問爾。爾反稱不曾



倒灌。此卽爾毫不認錯處。爾居官雖好。卻爲王謙張弼所欺。李光地居官亦好。但聽信楊名時虛僞道學之言。往往誤事。又諭曰。爾自謂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則有之一介不取。則未必。然取與不取。惟爾自知之。曩者直隸歲歉。巡撫沈朝聘。曾奏民食粗糲。故臣亦食粗糲。朕謂之曰。爾之食粗糲者。不過在百姓面前耳。若在署中。豈亦然耶。卽果食粗糲。不能有濟民生。有何益哉。己未。駐蹕松江府城內。貢生孫銳等奏稱。清浦之北。地名孔宅。自漢時至聖苗裔。避地至此。因名。賜御書聖跡遺徽匾額。夏四月。丙寅。上駐蹕杭州。戊辰。閱杭州官兵射。癸酉。上回鑾。戊寅。御書至德無名額。懸吳泰伯廟。己卯。御書濟時良相額。懸范仲淹祠堂。讓德光前額。懸吳季札廟。坡仙遺範額。懸蘇軾廟。乙酉。上駐蹕江甯。丙戌。遣尙書徐潮。祭明太祖廟。御書兩江遺愛額。懸原任兩江總督傅拉塔祠堂。庚寅。上自江甯府啓行。至明太祖陵。導引官引向中門。上命自東角門入。曰。此非爾等導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旣入。率諸皇子及大臣侍衛等行禮。辛卯。上駐蹕金山江天寺。癸巳。御書理明太極額。懸周敦頤祠堂。忠節不磨額。懸陸秀夫祠堂。寶晉遺蹤額。懸米芾海嶽菴。山高水長額。懸焦先祠。忠盡永昭額。懸宗澤廟。



閏四月丙申。

御書正誼明道額。懸董仲舒祠。經術造士額。懸胡安國書院。賢守清

風額。懸平山堂。

癸卯。

上登陸。幸高家堰。徧閱河隄。復幸惠濟祠。閱隄。指示方畧。

丙午。

上登陸。閱視黃河九里岡。

甲寅。御舟泊故城縣娘娘廟。

乙卯。御舟過

景州之安林。

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河工關係緊要。朕閱視已畢。爾卽自此回任。至

河標兵丁。多而無用。著留一千名。其餘一千六十一名。俱裁去。

辛酉。

上還京師。

五月。吏部題。原任大學士吳璵員缺。得

旨。舊例大臣病故。必俟其靈柩還籍。方

請補授。乃國家眷念大臣之意。今吳璵尙未發引。何亟亟乃爾。本著發還。

丙戌。

上巡幸塞外。啓鑾。

六月。停廣東開鑛。

丙辰。

上駐蹕熱河。

直隸巡撫李光地。

疏劾革職雲南布政司張霖。假稱奉旨。販賣私鹽。得銀百六十餘萬兩。得

旨。卽令

李光地審擬。霖論斬。家產籍沒入官。

上諭吏部曰。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授

尙書年久。著升爲文淵閣大學士。調河南巡撫。趙宏燮爲直隸巡撫。

秋七月。山西

巡撫噶禮疏言。河東修築堤堰。原以保護鹽池。舊例工力物料。無不責之民間。未免

苦累。若專責之商。亦恐僱覓人夫。輾轉貽誤。請令商人出料。民人出力。庶使民無置

料之費。商免僱覓之累。下部議行。

辛卯。九卿等遵旨議覆。今年伏汛水漲。衝決古



溝。墮埂。清水溝。韓家莊等處隄工。皆由河道總督張鵬翮。平日徇庇延緩。自執己見所致。應交吏部。嚴加議處。從之。先是潞安知府員缺。噶禮以霍州知州李紹祖保題補授。及紹祖使酒自刎。噶禮匿不以奏。至是上聞。命大學士九卿議罪。擬革噶禮職。得旨。從寬降二級留任。御史劉若鼐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爲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尋噶禮以奏辨得釋。兩江總督阿山疏劾河甯府知府陳鵬年。以妓樓改建講堂。褻瀆聖諭。及貪酷二款。命會同漕運總督桑額。河道總督張鵬翮審擬。鵬年論斬監候。特旨令陳鵬年來京。在修書處效力。吏部議覆。嗣後應將行取知縣。到部引見後。以各部主事。挨班補用。遇考選時。方准考選。至初任之中。行評博。亦俟伊等升任後。始准考選科道。考選時。將正途出身之六部郎中。員外。主事。中行評博。及翰林院編修。檢討。一同開列。聽候簡用。從之。八月甲午。免八旗借支兵餉銀七十萬兩。丁未。京師地震。九月壬午。兵部議覆。原任湖廣總督喻成龍奏。湖廣南北各土司子弟。中有讀書能文者。注入民籍。一同考試。從之。冬十月辛卯朔。重修華陰西嶽廟成。御製碑文。十一月。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繙譯之文進呈。



上閱之。諭曰。此乃喇提諾託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文。亦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聲。而尙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之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院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知之。特不全耳。癸酉。大學士等以蠲免錢糧上諭進呈。上問曰。曾查此數年。蠲免錢糧數目否。馬齊等奏曰。自康熙四十二年以來。蠲免錢糧數目。一千六百餘萬。上曰。自吳三桂變亂之後。民甚艱苦。故朕累年蠲免錢糧。民生優裕。則國家太平矣。爾等可查康熙元年以來。所免錢糧總數來奏。尋大學士等奏。查自康熙元年以來。所免錢糧數目。共九千萬有奇。報聞。庚辰。上謁陵。啓鑾。御書程氏正宗額。懸楊時祠。興學清節額。懸羅從彥祠。中和氣象額。懸李侗祠。霜松雪柏額。懸胡安國祠。紫陽羽翼額。懸蔡元定祠。學闡圖疇額。懸蔡沈祠。力明正學額。懸真德秀祠。丙戌。上巡幸近塞。十二月己酉。上還京師。辛亥。諭大學士等。今年順天鄉試。聲名不好。人或怨其不公。又聞試卷。未加圈點者。甚多。應試者。各執落卷以示人。又作草人。至試官家門首砍之。觀其舉動。人怨殆不可言矣。朕在避暑處。



點汪霽。姚士轟。爲正副考官。以爲出人意料。朕親手封發。當不復生弊矣。由此觀之。亦不在此。但存乎其人之所行而已。科場之設。以爲選擇人材之地。於此事而行之不正。雖學問優長。何益之有。科道官。專司言職。何不參劾。可將此問科道官。尋議考官汪霽。姚士轟。照溺職例。革職。永不敘用。從之。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十一萬二千五百六十。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九十八萬八千九百三頃五十二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八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七萬一千一百二十三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三束。茶。十五萬七千四百十二筵。行鹽。四百三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五引。徵課銀。一百六十九萬七百二十八兩有奇。鑄錢。二萬三千八百六萬五千九百有奇。



東華錄要卷十七終



東華錄要卷十八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聖祖仁皇帝

丙戌康熙四十五年春正月己巳。九卿議覆兩江總督阿山等疏言黃淮運三河工。事關重大。請聖駕親臨指示。應如所請。得旨。邇者朕數次南巡。瀕河官民。不無勞擾。因此朕不必親往閱視。但此項工程。不應交與總河修築。應多派大臣官員。分工速修。九卿等又累次疏請親臨。不允。二月癸巳。上巡幸畿甸。啓鑾。丁未。上次靜海縣。閱子牙河隄。壬子。上還駐南苑。丙辰。京師地微震。戊午。上還宮。三月。以臺灣旱災。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錢糧。戊辰。上致齋。命禮部禱雨。辛巳。賜施雲錦等二百八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順天府府尹施世綸疏陳四款。一禁五城司坊官擅理詞訟。一禁奸徒包攬捐納。一禁牙行要估貨物。一禁流娼歌宴。飭部議行。著爲令。兩廣總督郭世隆疏報海洋巨盜蔡玉也等聚衆劫掠商船。今已擒獲。分別定擬斬流。傳旨遣刑部侍郎常綏往勘覆奏。蔡玉也等五人應立斬。部議世隆平時禁賊不嚴。及事發。又朦朧掩飾。應革職。得旨。從寬留任。



上親定一甲三名。不合式十一卷。令再三年殿試。其文理謾劣二人。陶仁明黜革。馬芝秀仍留舉人。又張勿我郭璜二人。亦皆黜革。尋陳廷敬奏。會元尙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黜革。從之。考官獲罪有差。左都御史周清源。奏請直隸各省。建立育嬰堂。以廣皇仁。從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授庶吉士王喆等。爲編修檢討。其涂天相。謝履忠。馬汝爲。柯喬年。萬民欽。李天祥。劉圻。楊緒。萬經。胡相。李堂。劉祖任。王邁。朱書。伊泰。西庫才住。高其偉。董泰。何焯。文義荒疎。不准授職。再教習三年。盛度。阿進泰。耿古德。文字俱劣。不堪造就。著革職。上諭兵部曰。國家綏靖疆圉。安輯軍民。惟專闡元戎。是賴。如有實能久鎮邊境。茂著勞績者。則獎勸酬庸。宜踰常格。貴州提督李芳遠。自歷行間。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及莅事黔省。馭軍有法。訓下知方。威望蔚聞。謀猷益殫。矧年稱耆宿。見今舊將。閱歲之久。罕與媲美。用沛殊恩。特彰優異。著加太子少保。授爲鎮遠將軍。以示朕褒寵勞臣至意。辛亥。湖廣總督石文晟。奏參容美土司田舜年。私造宮殿。暴虐姦淫。不法各款。舜年參革。伊子田昞如。假捏昞如幼子田翼南年歲。希圖承襲。並劾桑植土司向長庚。容匿昞如。抗不解審。得旨將前後奏摺。及土司呈詞。鈔發偏



沅巡撫趙申喬。湖廣提督俞益謨。令其不必會同商議。各出己見。作速具奏。五月。

上巡幸塞外。戊寅。啓鑾。

六月。癸巳。偏沅巡撫趙申喬。湖廣提督俞益謨。遵旨覆

奏容美土司田舜年不法各款。請命大臣往審。得旨。著都察院左都御史梅鋐。內

閣學士二鬲。赴楚。會同石文晟等鞫之。時舜年赴武昌申訴。文晟拘之。尋病卒。向長

庚亦解。晒如聽勘。九月。會鞫。梅鋐。石文晟。各就一議具奏。二鬲以證佐未集。獄詞未

定。不便立議。疏言。晒如。長庚。均已到案取供。至田舜年各款。僅取田暎如供詞。暎如

舜年之族姪也。梅鋐等。俱欲以現取口供完結。臣以爲。暎如。與舜年同被獲之人。非

舜年子弟。伊親子。及案內證佐二十餘名。無一到者。未經質審。處甚多。舜年治病之

醫。及檢屍之知縣洪國輔。俱未到案。舜年死未明白。倘草率完結。無以服衆。土司之

心得旨。總督石文晟。原參田舜年建造宮殿。行兇作惡。是以羈留武昌。今田舜年

已故。又具奏欲息其事。如土司抗拒不法。則當發兵征剿。若無罪。當反坐原參之人。

朕意以二鬲所奏爲是。此事不便令督撫提督會審。當特遣大臣前往。尋命大學士

席哈納。侍郎張廷樞。蕭永嘆。察審田舜年。僭越淫縱。各款俱虛。其希圖承襲等事。屬

實。應治罪。已死。無庸議。田晒如。暴戾虐民。抗不赴審。已革職。仍枷責。安插內地。以其



所屬戶口。收入版圖。向長庚。隱匿田畝如。降四級留任。並以草率具奏之梅鎬革職。總督石文晟。及湖北巡撫劉殿衡。偏沅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各降級罰俸有差。川陝總督博爾濟疏言。去歲秋時。奉諭旨。念民間所用升斗。大小不同。令部臣較鑄平準頒行。臣已照式鑄造。轉發各屬。但陝甘收糧。舊用永豐倉斗。駐防兵糧。亦以此支放。相沿已久。令以部頒新斗較量。一石計短少三斗。如以新斗收受。卽以新斗放給。則十分之中。已減三分。兵馬糧料。不無艱窘。況陝甘兵馬。較他省最多。倘有行走。全賴士飽馬騰。查收受民糧時。尙有多收耗糧一項未革。請將此項耗糧。永行禁革。百姓交糧。令照舊斗之數。以新斗交收。支給兵糧。亦照舊斗之數。以新斗量給。則耗糧革絕。民已樂輸。恐後。而陝甘十餘萬滿漢兵丁。俱仰沐格外之恩矣。下部議。如所請。其永豐倉升斗。永行停止。秋七月。庚申。上駐蹕熱河。平遙民郭民奇等。以山西巡撫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視南城御史袁橋呈控。袁橋以聞。並列款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臨汾。洪洞襄陵。翼城臨晉。聞喜。崞縣。長治介休。諸處虧帑外。入己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撫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己。一縱令汾州府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



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孝義知縣杜連登賄。題調洪洞。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指稱訪聞。列款輕參。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請旨究贓治罪。下噶禮回奏。會山西學政鄒士璉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禮。御史蔡珍疏糾士璉。職在衡文。借命題交給撫臣。朋比營私。此風斷不可長。且袁橋疏於七月十八日。甫經奉旨。是月二十日。太原士民。何以卽行具呈。顯係誣捏。噶禮與士璉同城。委爲不知。是悞憤也。知而不阻。是倖恩也。並請敕部議處。尋噶禮回奏。以郭明奇等。屢經犯案脫逃。赴京誣告。並奏袁橋蔡珍。以無憑之事誣陷。狀下九卿詹事科道。察議具奏。郭明奇等。交刑部治罪。袁橋蔡珍。以誣奏。褫革降調有差。士璉降級留任。御史黃秉中疏言。各部院具題事件。奉有諭旨。必由內閣發科抄。然後施行。惟綠頭牌子。摺子。口傳諭旨。卽行。不用內閣。不發科抄。日後無從查考。請嗣後於奉旨遵行後。卽錄原卷。並所奉諭旨。移送內閣。封呈御覽。如偶有錯誤。勅令更正。俱發內閣登記。以備稽核。又欽奉清字諭旨。各衙門譯漢奉行。恐字句亦有未符。宜令原奏官員。送內閣繙譯。遵照傳抄。疏入。下部議。部臣以事涉煩瑣。煩費難行。議上。得旨。凡口傳諭旨。及綠頭牌摺子。啓奏事件。著各衙門。於每月



終彙開奏覽。

庚辰。皇子允禔生。

八月壬辰。督修上下兩河工程。都統孫渣齊等

奏。臣等遵旨。將高家堰滾水壩。高郵車邏中壩。及文華寺澗河等工。皆已分與京中

派出官員。如式修理。次第告竣。業經會同督撫驗明。交與河道總督張鵬翮。取具印

領訖。下所司知之。

辛亥。

上回鑾。

九月。雲貴總督貝和諾疏報。擒獲逆匪李天

極。王枝葉等。於富民縣之響哨山。李天極者。昆明人。冒入廣通縣學。與臨安府生員

朱六非。造爲符讖。以師宗州生員之子王枝葉。流蕩不歸。誘之。詭托明桂王之孫。陽

以王姓相呼。遇開化府賣藥人楊春榮。蒙自縣談相人張平山。富民縣演伎人楊起

鳳。同謀不軌。僞稱文興三年。以鉛摹桂王之寶。及諸印。散播。總制大將軍。副總兵。都

督僉事等。僞剖。願入黨者。改裝蓬頭僧。或長鬚道士。潛期先掠廣南。次掠開化。由蒙

自刳省城。爲督標弁兵首報。先後擒獲李天極。王枝葉。楊春榮。楊起鳳。張平山。朱六

非。請旨立斬。餘黨流徙數人。首報者。獎賞如例。

己卯。

上還京師。

冬十月辛卯。

賜楊謙等九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大學士等。前遣護軍統領席柱

等。往擒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擒之何

益。朕意以衆蒙古。俱傾心皈嚮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



衆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爲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極。欲取之亦甚易。但并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且現今伊等。已俱恪守法度。是以不取。此等情事。漢大學士。及九卿等。想俱未深悉。爾等可將朕諭示之。免山西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河北河南福建廣東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有奇。糧十萬五千七百有奇。其直隸山東積欠錢糧今年俱已蠲免十一月。諭大學士等曰。噶爾丹遇我軍於克魯

倫之地。未嘗交戰。乃往西路。遇西師進擊。盡被殺戮。西路兵。獲其牛羊二十餘萬。甚爲得濟。此乃天意也。昔吳三桂。兵圍永興城。危在旦夕矣。三桂一死。其兵皆退。此亦天意也。十二月。上命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爲使。往封拉藏爲翼恭順汗。令拘假達賴喇嘛赴京。拉藏以爲執送假達賴喇嘛。則衆喇嘛必至離散。不從。席柱等回奏。上諭諸大臣曰。拉藏今雖不從。後必自執之來獻。至是駐紮西甯喇嘛。商南多爾濟。果報拉藏起解假達賴喇嘛赴京。一如聖算。衆皆驚異。九卿等。奏請聖駕。



閱視溜淮套工程。得旨。朕年已漸增。憚於臨幸。且南方水土。不比北地。每渡大江。河海及過開口。亦甚加厪念。不欲親往閱視。著將興工之處。再行定議具奏。尋會議據原任兩江總督阿山。及督修都統孫渣齊等各奏。必得皇上親歷河干。面授方略。則億萬年奠定之功。可以立成。上奏奉皇太后懿旨。允之。時諸臣於詳勘地形。請於溜淮套別開河道。使水直達張福口。以分淮勢。事關創建。故再三陳請。得旨。著該衙門擇日具奏。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春正月二十二日。上南巡閱河。啓鑾。戊戌。御舟次江南境。臺莊士民數十萬人。進獻食物。跪請聖主暫停龍舸。少伸瞻仰。上爲之登岸。御龍亭。命耆老等。問以農事生計。良久登舟。啓行。壬寅。上次清河。閱武家墩。癸卯。上閱視溜淮套。由清口登陸。詳看地方形勢。駐蹕曹家廟。上御行宮。問張鵬翮曰。爾何所見。奏開溜淮套。鵬翮對不稱旨。上曰。今日沿途閱看。見所立標竿錯雜。問爾時全然不知。河工係爾專責。此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鵬翮不能對。免冠叩首。上顧諸臣曰。前阿山等。察看泗州水勢。奏溜淮套地方。另開一河。出張福口。可以分洩淮水。免洪澤湖之異漲。保高家堰之危險。繪圖進呈。昨日閱武家墩。尙謂果如阿



山等之奏。今日乘騎。從清口至曹家廟。詳勘地勢甚高。難以開鑿成河。亦不能直達清口。與伊等進呈圖樣。迥乎不同。且所立標竿。多有在墳塚上者。若依之開河。不獨壞民田廬。甚至毀民墳塚。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何忍發此無數枯骨耶。數年來。兩河平靜。民生安樂。何必多此一舉。先年靳輔所開中河。凡漕運商船民船。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至今人追念之。但所開尙因舊河疏濬。今欲開溜淮套。必至鑿山穿嶺。不惟斷難成功。卽或成功。將來汎水泛濫。不漫入洪澤湖。必致衝決運河矣。九卿議阿山與張鵬翮等。均溺職。應革任。上諭大學士等曰。聞驗視溜淮套之時。張鵬翮桑額。皆謂不可開。因阿山主議。乃列名奏請。命革阿山尙書任。張鵬翮去所加宮保銜。桑額降五級。劉光美于準各降三級。俱從寬留任。諭大學士馬齊等曰。朕看南旺湖。水分南北。用意迥異乎常人。朕深嘉其才。馬齊奏曰。挑水壩。芒稻河。鮑家營諸工。皆係皇上指示。超出南旺湖分水之上。上曰。分水土屬創舉。今所開之河。由舊疏濬。與創舉不同。張玉書云。引汶水。分南北流。是當日老人白英建議。其策原善。今皇上睿裁。築御壩。開引河。俾淮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亦萬世之良法也。上曰。明代淮黃與今迥別。明代黃水勢強。淮水勢弱。故有倒灌之患。今



漸修治。淮強黃弱矣。然與開溜淮套無益之河。不若將洪澤湖出水之處。再行疏濬。令其寬深。使清愈加暢流。至蔣家壩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宜更加挑濬。使通運糧。小河。俾商民船隻。皆可通行。卽漕船亦可挽運。爲利不淺矣。湖廣巡撫劉殿衡疏言。常平倉捐助米穀。原以備賑湖北各屬。自康熙三十一年停捐。舊貯穀石。遇歲連災歉。支用已盡。請照例捐補。以備需用。允之。甲辰。自曹家壩回清口。將所立開河標竿。盡行撤去。百姓見之。踴躍歡欣。諭馬齊等曰。天下事。有益者自宜亟行。無益斷不可輕舉。譬如人身有病。方可用藥餌鍼砭。如無病之人。或告以割肉可以延年。斷無聽從之理。開河事亦類此。又諭曰。朕觀此地百姓。可謂淳樸。彼見豎立標竿於墳墓之上。毫無怨色。朕沿途訪問。仍云皇上聖仁。愛恤百姓。不辭勞苦。躬臨閱河。特爲小民起見。我等何敢妄置一詞。及聞朕諭。溜淮套停止開河。羣情歡悅。不勝鼓舞感激。可見伊等惟知尊上。絕無他意。可謂良民矣。是日大江南北百姓。各舉旗幟。恭迎聖駕。叩請臨幸江南。上允所請。百姓歡聲雷動。丁未。駐蹕淮安府城內。戊申。杭州兵民。叩請巡幸浙江。允之。庚戌。御舟泊揚州。三月二日。乙卯。駐蹕江天寺。丙辰。泊鎮江府。原任大學士張英。迎駕清江浦。賜御書對聯。世恩堂額。



己未。駐蹕江甯府城。副都統鄂克遜奏陳節次出兵事務。得旨嘉獎。擢江甯將軍。並令敘前戰功。予騎都尉世職。合所襲騎都尉。爲三等輕車都尉。庚申。遣馬齊祭明太祖陵。辛酉。閱官兵射。壬戌。上謁明太祖陵。至大門下輦。由東門升殿。甲子。自江甯登州啓行。乙丑。登陸。丙寅。抵鎮江登舟。己巳。駐蹕蘇州府城。丙子。駐蹕松江府城內。壬午。御舟泊嘉興府岳廟。夏四月。甲申。駐蹕杭州。丁亥。閱杭州官兵射。甲午。登舟。泊仁和縣唐樓。丁酉。駐蹕蘇州。庚子。駐蹕虎邱。乙巳。駐蹕江天寺。五月。壬子朔。御舟泊山陽縣。指示張鵬翮治河方略。並令將武家墩。天然壩等處工程。交與尙書徐潮。侍郎鐵圖。將原派帶來官員內。揀選二十五員。存留修河。並將所帶帑銀。分工修理。餘員俱著回京。甲寅。渡黃河。癸酉。上還京師。御暢春園。諭吏部等曰。朕厯念河防。屢行親閱。凡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按圖考績。靡不週知。粵從明季寇氛。決黃灌汴。而洪流橫溢。歲久不治。迄於本朝。在河諸臣。未能殫心修築。以致康熙十四五年間。黃淮交敵。海口漸淤。朕乃特命靳輔爲河道總督。靳輔自受事以後。斟酌時宜。相度形勢。興建隄壩。廣疏引河。排衆議而不撓。竭精力以自效。於是淮黃故道。次第修復。而漕運大通。其一切經理。



之法具在。雖嗣後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於開創中河。避黃河一百八十里波濤之險。因而漕輓安流。商民利濟。其有功於運道民生。至大且遠。朕每蒞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感頌斬輔治績。衆口如一。久而不衰。夫人臣有大建樹於國家者。獎勳酬庸。宜從優渥。雖賜卹易名。已循彝典。尙應特予褒榮。賁以殊恩。其加贈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勲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尋令其子治豫襲職。准再襲兩次。先是兵部尙書金世榮督閩時。謂出洋大船。易以藏盜。奏定漁船。禁用雙桅。商船飭令改造。毋許樑頭過丈有八尺。至是閩浙總督梁鼎疏言。商船不許過丈。慮其越出外洋。或至爲匪。然船大則商人之資本亦大。不肯爲匪。且不容無賴之人操駕。自定例改造。所費甚鉅。皆畏縮遷延。其現已改造者。僅求合於丈有八尺之樑頭。而船腹與底。或仍如舊。是有累於商。而實無關海洋機務。上命大學士等弛其禁。六月。陝西盜犯朱璽。魏學吾。行劫商州雒南等處。拒捕傷兵。逃匿山澤。千總趙璉招降之。詔內閣學士二鬲。偕左都御史巢可托往勘。朱璽等實因官兵四面圍困。計窮出降。與自首不同。論斬決。從犯流徙甯古塔。被脅百餘人俱免罪。承審官未能得實。各分別降革。丁亥。上巡幸塞外。啓鑾。己酉。諭大



學士等。朕觀醫書。與儒書不同。儒者之書。皆有五倫之理。作文據以發揮。雖文之優劣。各由乎人。然其理總不出五倫之外。若醫書。開一方於前。又列數方於後。果此一方盡善。則彼數方又何用乎。以此揆之。彼著醫書之人。已自不能無疑也。至服補藥。竟屬無益。藥宜於心者。不宜於脾。宜於肺者。不宜於腎。朕嘗諭人。勿服補藥。好服補藥者。猶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豈有喜逢迎而能受益者乎。先年滿洲老人。多不服藥。而皆強壯。朕亦從不服藥。至使人推摩。亦非所宜。推摩則傷氣。朕從不用此法。朕之調攝。惟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而已。秋七月。上駐蹕熱河。乙亥。駐蹕和碩恪靖公主第。八月。辛巳。上駐蹕和碩榮憲公主第。九月。丙辰。上回鑾。癸酉。駐蹕和碩榮憲公主第。冬十月。壬午。駐蹕和碩端靜公主第。壬寅。浙江巡撫王元奏。抗州嘉興。少雨無收。奉命賑濟。查常平倉積粟無多。請照山東例。於常平倉開例捐納。上顧大學士等曰。浙省被災州縣。亦照江南總漕桑額。會同該撫截留漕糧賑濟。何必捐納。偏沅巡撫趙申喬疏言。漕運旗丁。舊有耗增。及行月銀米。於起運前。預行給發。經給事中戴嵩條奏。俟歸次後始發。以防虧缺。部議通行。臣按河南運道。遠於江浙。而無耗增。獨恃行月銀米。以資輓運。今既扣存。窮丁不能遠涉。必致



誤漕。且抵通後。卽無虧缺。而事後補給。恐滋胥吏侵蝕諸弊。請仍照例給發。上是之。著爲令。又疏言。全楚延袤數千里。介以洞庭之險。教職以寒士銓選。赴任率多逾限。請就湖南北。分省選授。下部議行。又請以州屬鷓鴣關稅。併入辰關征解。以杜侵漁。又言營兵給餉。每於正月支領時。地丁尙未開征。州縣挪移於一時。不得不預征於平日。官民交累。請以隔歲餘存米石。撥給兵餉。並下戶部議行。上與大學士馬齊衡論在廷諸學士。爲不及昔年。因追念哲爾肯爲學士時。批本最速。且以其草書敏捷。咸稱飛手。免江蘇巡撫所屬。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民欠漕項銀六十八萬七千兩有奇。米麥三十一萬一千八百石有奇。悉予觸免。用紓閭閻之力。以稱朕深軫民依之意。十一月己酉朔。以早免江南浙江通省人丁額征銀六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兩。其安徽江蘇被災。應征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共二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餘兩。糧三十九萬二千餘石。浙江應征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九十六萬一千五百餘兩。糧九萬六千餘石。亦俱著免征。十二月丁亥。督修上下河。戶部尙書徐潮等奏。臣遵旨將蔣家壩至高郵湖等處工程。皆分與京中派出修河官員修築。次第告竣。會同河道總督張鵬翮驗明。取具印領訖。下部知之。



戊子康熙四十七年春正月。先是湖廣鎮筭紅苗。刦靖江營苗民。爲官兵捕獲。守備王應瑞訪知營所在。遣兵入寨。欲援以出。苗民拘留之。戕一卒。總兵雷如照。釋所獲苗民。易兵歸。事聞。命內閣學士二高。往訊得實。苗犯廖老宰等。俱梟示。雷如照。故縱罪囚。律革職枷責。王應瑞。擅動軍馬。發邊遠充軍。二月甲午。上巡幸畿甸。啓鑾。丁酉。奉差浙江察審大嵐山賊一案。戶部侍郎穆丹請訓。諭曰。爾一到。即將賊首張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拏。並將現獲賊犯。速行審給。若曠日持久。俟衆犯全獲。無審結之期矣。三月丙辰。上還京師。廣東巡撫范時崇疏言。粵東濱海各州縣倉穀久貯。易於霉爛。省城八旗官兵。需糧甚多。請將近省州縣存穀。酌量多寡。折米六萬石。運省支用。其該年派撥額米。秋成征補。間遇歲歉。亦可動用賑濟。下部議行。閏三月戊寅朔。重修北鎮神祠成。御製碑文。夏四月戊午。上諭大學士等。山東巡撫趙世顯。拏獲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丹處。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歲。伊父子游行教書。寄食人家。若盡拏容留伊等之人。恐株連太多。可傳諭穆丹知之。內大臣明珠故。遣皇三子允祉。往奠茶酒。賜馬四匹。五月丙戌。上巡幸塞外。啓鑾。六月丁未。上駐蹕熱河。乙丑。九卿遵旨。再議。



浙江賊犯朱三。卽王士元等。仍照前議立斬。朱皇等三十三人內。董克昌等二十六人。改發甯古塔。僧洞然仍監候。秋後處決。得旨。稱朱三者甚多。著將朱三卽王士元。伊子朱魁。朱皇。朱壬。朱在。朱坤。伊孫朱鉦寶等。帶至京城。問明正法。丁卯。清文鑑成。上親製序文。秋七月。癸未。御製親征平定朔漢方略序文。壬辰。上行圍發熱河。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壬戌。先是皇十八子允祜抱病。留住永安拜昂阿調理。至是病篤。上還鑾臨視。駐蹕永安拜昂阿。九月。乙亥。諭扈從諸大臣等。自十八阿哥患病以來。朕冀其痊癒。晝夜療治。今又變症。諒已無濟。朕躬所繫甚重。上則恐貽高年。皇太后之憂。下則天下臣民。咸賴予一人。區區穉子。有何關繫。朕乃割愛。卽此就道。至二十里許駐蹕。是日。上駐蹕布爾哈蘇臺。召諸王大臣文武官。集行宮前。命皇太子允祜跪。上垂涕。諭其不法祖德。不遵誨諭。每肆惡虐衆。暴戾淫亂。更可異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縫。向內竊視。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今允祜欲爲索額圖復仇。結成黨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鳩。明日遇害。晝夜戒愼不甯。似此之人。豈可付以祖宗宏業。朕卽位以來。諸事節儉。身御敝褥。足用布襪。允祜所用一切。遠過於朕。伊猶以爲不足。恣取國帑。干



預政事。必至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若以此不仁不孝之人爲君。其如祖業何。諭畢。上復痛哭撲地。旋諭將允禔拘執幽禁。皇子允祚薨。壬午。諭內大臣滿州大學士等。朕歷覽書史。時深儆戒。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亦不令姣好少年隨侍左右。守身至潔。毫無瑕玷。今皇太子允禔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至今六日。未嘗安寢。上涕泣不已。諸臣皆嗚咽。奏請暫釋痛憤。頤養聖躬。上諭曰。今歲有事。朕已豫知。朕意中若有一事將發者。曾向允禔言之。朱三事發後。允禔奏曰。皇父之言驗矣。朕謂之曰。尙恐未盡於此也。彼時亦不知所發何事。而不意有此事也。甲申。諭內大臣大學士翰林官員等。近觀允禔行事。與人大有不同。晝多沈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雨雷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己丑。上還京師。先是拘執廢太子允禔時。沿途皆直郡王允禔看守。至是抵京。設氈帷。居允禔於上駟院旁。特命皇四子同允禔看守。丁酉。上親撰祭告天地太廟社稷文。廢皇太子允禔。頒詔天下。幽禁咸安宮。戊戌。諭皇子曰。拘禁允禔時。允禔奏允禔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張明德曾相允禔。後必大貴。今欲誅允禔。不必



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朕思允禔爲人。兇頑愚昧。不知義理。倘果同允禔。聚集黨羽。殺害允礽。其時但知逞其凶惡。豈暇計及於朕躬有礙否耶。似此不諳君臣大義。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爲亂臣賊子。天理國法。皆所不容者也。諭刑部尙書巢可托。左都御史穆和倫等。直郡王允禔。昨拏相面之人張明德。交與爾等。聞彼曾爲允禔看相。又散帖招聚人衆。其情節。朕知之甚明。此案甚大。干連多人。爾等慎無滋蔓。但坐張明德一人審結可也。壬寅。上召諸皇子。入乾清宮。諭曰。當廢允礽之時。朕已有旨。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爲皇太子者。卽國之賊。國法斷斷不容。廢皇太子後。允禔曾奏。允禔好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大寶豈人可妄行窺伺者耶。允禔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黨羽早相要結。謀害允礽。今其事已皆敗露。著將允禔鎖拏。交與議政處審理。皇九子允禔語皇十四子允禔云。爾我此時。不言何待。允禔奏云。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誅允禔。皇五子允禔跪抱勸止。諸皇子叩首懇求。上怒少解。命諸皇子撻允禔。將允禔逐出。大學士溫達等。遵旨審訊。相面人張明德供。由順承郡王長史阿祿。薦於順承郡王。及賴士公普奇公。由順承郡王。薦於直郡王。我信口妄言。皇太子暴戾。



若遇我。當刺殺之。又捏造大言云。我有異能者十六人。當招致兩人見王。聳動王聽。希圖多得銀兩。又由普奇公薦於八貝勒看相時。我曾言丰神清逸。仁誼敦厚。福壽縣長。誠貴相也。以上俱是實情等語。應將張明德擬斬立決。繕摺具奏。留中。冬十月。癸卯朔。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八阿哥允禩向來奸詐。爾等如以八阿哥係朕之子。徇情出脫。罪坐旁人。朕斷不允。皇天在上。朕凡事俱從公料理。豈以朕子而偏愛乎。允禩擅責御史雍泰。皇太子奏云。八阿哥責雍泰。皆其乳母之夫雅齊布譖毀所致。自此允禩與皇太子遂成仇隙。允禩以強陵弱。將來兄弟內。或互相爭鬪。未可定也。

世祖六歲御極。朕八歲御極。俱賴羣臣勸助。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諸大臣。亦不令衆人知。到彼時。爾等自遵朕旨而行。甲辰。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之前。謀欲行刺。勢將漸及朕躬。據彼言。有飛賊十六人。已招致兩人在此。但好漢俱經皇上收錄。若於其中不得一二人。斷不能成事。又云。得新滿州一半。方可行事。如此搖惑人心。幸朕之左右。持心堅正。故不爲所搖惑耳。此等情節。直郡王早已詳悉密奏。王布穆巴公賴士普奇等。乃亂之首也。允禩知而不奏。爲臣子者。當如是耶。張明德爲允



禩看相。設無他言。允禩何以轉語九阿哥十四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又何所見而奏聞於朕。允禩見在鎖拏。著將布穆巴賴士普奇阿祿。一併鎖拏。爾等會同議政大臣。卽嚴加質訊具奏。張明德所犯情罪極大。不止於斬。當凌遲處死。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議政大臣等。會審順承郡王布穆巴供。張明德往普奇公家。回至我府。言普奇謂皇太子甚惡。與彼謀刺之。約我入夥。我不從。故以語直郡王。直郡王云。爾勿先登此事。我當陳奏。可覓此人送至我府。因送往直郡王府。阿祿口供無異。公普奇供。我無狂疾。何敢尋死。而向彼妄言。此皆毫無影響之語。公賴士供。我於順承郡王府中。見張明德。因喚至我家中看相。普奇屬使送往伊處。故送往是實。此外我皆不知。九阿哥允禔。十四阿哥允禵供。八阿哥曾語我等。有看相人張姓者云。皇太子行事兇惡已極。彼有好漢。可謀行刺。我謂之曰。此事甚大。爾何等人。乃輒敢出口。爾有狂疾耶。爾設此心。斷乎不可。因逐之去。八阿哥允禩供。我以此語告諸阿哥。是實。問張明德口供無異。取供具奏。上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曰。貝勒允禩。聞張明德如許妄言。竟不奏聞。允禩革去貝勒。爲閒散宗室。布穆巴以所聞情節。商之長史阿祿。告直郡王。使之奏聞。布穆巴阿祿。俱無罪。著釋放。公普奇知



情不首。革去公爵。爲閒散宗室。公賴士但令看相。並無他故。著釋放。張明德情罪極爲可惡。著凌遲處死。行刑之時。可令事內干連諸人往視之。丙午。諭諸皇子大臣侍衛等。允礽朕自幼親爲教養。冀其向善。迨年長。親近匪類。薰染惡習。每日惟聽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亂至極。允禩乘間。處處沽名。欺誑衆人。希冀爲皇太子。朕惟據理。毅然獨行。以定國家大名。正君臣大義耳。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糾合黨類。妄行作亂者有故。伊乳母之夫。雅齊布之叔。廐長吳達理。與御史雍泰。同出關差。因雍泰少與銀兩。雅齊布訴之允禩。允禩借端。將雍泰痛責。朕聞知。將雅齊布發翁牛特公主處。伊因此怨朕。處處誑人。以竊名譽。邀給蘇努爲黨與。蘇努自其祖相繼以來。卽爲不忠。其祖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燕。在於法。伊欲爲其祖報仇。故如此結黨。敗壞國事。再允禩素受制於妻。其妻係安郡王岳樂之女所出。安郡王因諂媚輔政大臣。遂得親王。其妃係索額圖之妹。世祖章皇帝時。記名之女子。其子馬爾渾。景熙。吳爾占等。俱係允禩妻之母舅。並不教訓。允禩之妻。任其嫉妒行惡。是以允禩迄今尙未生子。此皆衆阿哥所知者。衆阿哥當思朕爲君父。朕如何降旨。爾等卽如何遵行。始是爲臣子之正理。爾等若不如此。



存心。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躬置乾清宮內。爾等束甲相爭耳。丁未。先事奉差。察審大嵐山賊。吏部侍郎穆丹。押賊犯朱三。卽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審。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係崇禎第四子。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前身故。又遵旨傳喚明代老年太監。俱不認識。朱三。明係假冒。朱三父子。應凌遲處死。得旨。朱三。卽王士元。著凌遲處死。伊子朱翬。朱呈。朱任。朱在。朱坤。俱著立斬。辛亥。偏沅巡撫趙申喬。遵旨回奏。康熙四十二年。內閣學士宋大業。奉齎碑額。兩次至楚。多方需索。臣曾借司庫俸工銀九千兩。餽伊。此次來楚。臣以南嶽廟工。餘賸銀兩。報部充餉。彼不得染指。又僅餽伊銀五百兩。以此蓄忿。是以捏造輕褻御書等款。將臣參劾。疏入。大業坐革職。丁巳。貝勒允祉奏。臣牧馬廠。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自幼習醫。能爲呪人之術。大阿哥知之。傳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時常行走。上命將明佳噶卜楚。巴漢格隆。並直郡王護衛齋楞雅實等。鎖拏。交侍郎滿都。侍衛拉錫查審。巴漢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呪詛廢皇太子。令我等用術鎮壓。是實。隨差侍衛納拉善等。掘出鎮壓物件十餘處。命交顯親王衍璜等。嚴擬具奏。壬申。諭領侍衛內大臣侍衛等。大阿哥允禔。素行不端。氣質暴戾。朕嘗對



衆屢加切責。爾等俱悉聞之。九月初四日諭旨內。亦曾決絕言之。今一查問其行事。覓呪親弟。及殺人之事。盡皆顯露。所遣殺人之人。俱已自縊。其母惠妃。亦奏稱其不孝。請置於法。朕固不忍殺之。但此人斷不肯安靜自守。必有報復之事。當派人將允禔。嚴加看守。略有舉動。卽令奏聞。伊之身命。猶可多延數載。其行事。比廢皇太子允礽更甚。斷不可以輕縱也。十一月癸酉朔。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允禔革去王爵。卽幽禁於其府內。凡上三旗所分佐領。可盡撤回。給與允禔。將鑲藍旗所分佐領。給與弘玉。其包衣佐領。及渾託和人口。均分一半。給與允禔。一半給與弘玉。庚辰。諭領侍衛內大臣等。近有爲廢皇太子條陳保奏者。朕前灼見允礽行事顛倒。以爲鬼物所憑。籌度周詳。始行拘禁。並非聽信人言而爲此也。今允礽之疾。漸已清爽。亦自知其罪。謂理當拘執。其隨從之人。亦以爲允當。朕以父子之情。不能忍置。召見兩次。詢問前事。允礽竟有全不知者。深自愧悔。觀彼雖稍清楚。其語仍略帶瘋狂。朕竭力調治。果蒙天佑。狂疾頓除。朕自有定見。十月十七日。查出魘魅廢皇太子之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幾至自盡。諸宮侍抱持環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驚異。問諸宮侍。我頃者作何舉動。朕從前



將其諸惡。皆信以爲實。以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丙戌。上召滿漢文武

諸大臣。齊集暢春園。命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與漢大臣會同詳議。於諸阿哥中。衆議誰屬。皆曰。此事關係甚大。非人臣所當言。內大臣阿靈阿。散秩大臣鄂倫岱。尙書王鴻緒。侍郎揆敘。遂私相計議。與諸大臣暗通消息。書八阿哥三字於紙。交內侍梁九功。李玉轉奏。上諭八阿哥未更事。近又罹罪。且母家賤。令再思之。

戊子。上召廢皇太子。諸皇子及科爾沁親王。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等。入諭曰。今觀廢皇太子。雖曾有暴怒捶撻傷人事。並未致人於死。亦未干預國政。凡此等事。皆由允禔魘魅所致。若非朕委任親信侍衛。加意防護。廢皇太子。必爲允禔害矣。今朕體違和。每念皇太子被廢之事。甚爲痛惜。因奏知皇太后。奉皇太后懿旨云。余意亦惜之。朕聞之心始稍慰。今是以當衆人之前。釋爾。爾可將爾之意。亦於衆前剖白之。廢皇太子奏曰。皇父諭旨。至聖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從而陷之。殺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諸惡。天亦不容。今予亦不復有希冀。爾等衆人。若仍望予爲皇太子。斷斷不可。上諭諸王大臣曰。朕覽史冊。古來太子旣廢。無得生存者。過後人君。莫不追悔。自禁允禔之後。朕日日不能釋然於懷。染疾



以來。召見一次。胸中疏快一次。朕之諸子。多令人視養。大阿哥。養於內務府總官噶祿處。三阿哥。養於內大臣綽爾濟處。惟四阿哥。朕親撫育。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至其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五阿哥。養於皇太后宮中。心性甚善。爲人淳厚誠樸。七阿哥。心性舉止。藹然可親。乃若八阿哥之爲人。諸臣奏稱其賢。裕親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務矜誇。若使輔導允礽。諸事皆有箴規矣。又諭諸王大臣曰。今日朕意中之事。俱已明白。想明日爲始。朕體痊愈矣。是日皇四子奏。臣侍皇父左右。時蒙訓誨。頃者復降褒綸。實切感愧。至於喜怒不定一語。昔年曾蒙皇父訓飭。此十餘年來。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處。是臣省改微誠。已荷皇父洞鑒。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關係臣之生平。仰懇聖慈。將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內侍梁九功。李玉轉奏出。復傳諭曰。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處。頃朕降旨。偶然諭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語不必記載。庚子。復封允禩爲多羅貝勒。十二月。吏部等察議。原任內閣學士宋大業。疏參偏沅巡撫趙申喬。輕褻御書等款。俱經趙申喬辨明。應無庸議。其趙申喬所奏宋大業兩次奉差湖南。共得銀九千餘兩。宋大業已經自認。應革職杖流。追銀



入官。趙申喬疏內。首明餽銀。應減罪二等革職。擬徙。得旨。趙申喬降五級留任。宋大業。從寬免其杖流。餘依議。廣東巡撫范時崇疏言。前耿逆之變。隨臣父范承謨殉難者五十三人。內生員嵇永仁。王龍光。儒士沈天成。及臣族叔范承譜。俱偕臣父。幽囚三載。殉難死節。前撫臣楊熙題請贈銜。部議以生員無追贈之例。議遂寢。臣仰祈皇上。特沛恩綸。予以一命。陪祀臣父祠堂。以慰忠魂。下部議。尋議生員嵇永仁。王龍光。應追贈國子監助教。沈天成。范承譜。雖庶民無追贈例。但係死節。應追贈國子監學政。並入祠陪祀。從之。湖廣總督郭世隆。條奏防守紅苗三款。一沿邊安設塘汛。已經周密。惟自盛華哨起。至鎮溪所一帶。山高菁密。難於瞭望。應酌撥鎮守兵八百名。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遊巡。一舊日苗來內地。民往苗叢。每滋事端。今以塘汛爲界址。除苗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民亦不得擅出塘汛之外。一內地奸民。與苗人結親。至勾通爲惡。嗣後如有前弊。應離異。從之。貴州巡撫劉蔭樞疏言。天下教官。多至二千餘員。每月選授。不下數十員。撫臣考試後。按名具題。章奏煩多。請照佐貳雜職例。升遷參革者。俱咨部。年終彙奏。從之。己丑。康熙四十八年春正月。上召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尙書等。問去年冬。朕



躬違和。命爾等保奏可爲儲貳者。何以獨保允禩。其日先舉者爲誰。內大臣巴渾岱奏。衆人公同入奏。並無首先發言之人。上曰。爾等所處皆同。則大可疑矣。此必有倡首之人。內大臣坡爾盆尙之隆奏。巴渾岱先發言。上曰。此事必係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默喻於衆。衆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是日議其事。奉旨。命臣無得干預。是以臣卽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於是復加究問。大學士張玉書等奏云。是日大學士馬齊先臣到。臣問馬齊。何故召集諸臣。馬齊曰。命於諸阿哥中。舉可爲皇太子者。臣又問所舉爲誰。馬齊云。衆意欲舉八阿哥允禩。後衆人俱舉允禩。臣等因亦保奏。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衆。馬齊向來謬亂。如此大事。尙懷私意。豈非欲結恩於允禩。爲日後恣肆專行計耶。尋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鞫。擬馬齊立斬。上不忍誅。卽交允禩。嚴行管束。上召佟國維。與諸大臣並集。傳旨詰問曰。前因有人爲皇太子條奏。朕曾降硃筆諭旨。示諭大臣。爾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知曉。斷無錯誤之處。此事於聖躬。關係甚大。若日後易於措處。祈速賜睿斷。或日後難於措處。亦祈賜睿斷。總之將原定主意。熟慮施行爲善。爾係解任之人。此事與爾無涉。乃身先衆人啓奏。是誠何心哉。國維奏曰。臣雖以庸愚解任。蒙皇上優厚。因



聖體違和。冀望速愈。故奏請速定其事。今奉明旨詢問。實無詞以對。奏入。奉 上諭。曰。將來誠如爾言。朕有難於措處。自不必言。衆人亦將謂爾所奏果是矣。若朕無難措處。到彼時自知之耳。人其可懷私仇而妄言乎。明日復諭曰。爾年老之人。屢向朕所遣人云。每日祝天求佛。願皇上萬壽。朕思自五帝以至今日。尙未及萬載。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誕不經之談欺朕。朕不信也。爾既有所望朕躬。易於措處之言。嗣後惟篤念朕躬。不於諸皇子中。結爲黨羽。謂皆係吾君之子。一體看視。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餘。卽俾朕躬易於措處之要務也。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及滿漢文武官員。奏請復立皇太子。得 旨立皇太子事理。卽行宣諭。前因滿漢大臣有請允禩之言。朕深忿恚。欲俟朕劇疾少愈。將皇太子獲罪時。乘隙紊亂國家。首倡欲立允禩之情。務期明晰。今邀天之佑。朕躬漸加康豫。事迹俱已昭著。皇太子允禔。累月以來。晝夜在朕前。守視湯藥。其被鎮魘詛呪。以致迷惑之處。已經痊愈。是皆仰賴天地祖宗。眷朕眇躬。歷年勤瘁。以克有此。著卽查典禮具奏。丁酉。刑部奏。散給僞札之朱永祚。附從一念和尚。擅稱大明天德年號。妄題詩句。搖惑人心。應立斬。得 旨朱永祚。著卽凌遲處死。著侍郎赫壽。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二月。



己酉。上巡幸畿甸。戊辰。上還京師。己巳。諭舅舅佟國維曰。爾前奏易於

措處。難於措處等語。竟似捨命陳奏。爾乃國家大臣。榮貴極矣。年已老邁。子孫甚多。若欲捨命。則見朕之病勢漸增。卽當親身入內。奏云。醫生等可入內。我又何不可入。親身領醫生診看。晝夜侍奉湯藥。使朕病得痊。方可稱爲實心。乃漠不相關。並未嘗念及朕躬。朕仍賴皇太子及諸皇子。晝夜侍奉。率領醫人診看。進藥調理。仰蒙上天護佑。今已痊愈。由是觀之。爾並非實心。乃置身兩可。意謂皇上若獲痊愈。我仍需祿食。苟且度日。倘有不測。則皇太子將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爾之本意乎。皇太子允礽前染瘋疾。朕爲國家而拘禁之。後詳察被人鎮壓之處。將鎮壓之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將此情由。俱曾硃筆書出。詳悉諭知諸大臣。今譬有人。因染瘋狂。持刀殺人。安可不行拘執。若已痊愈。亦安可不行釋放。而必欲殺之乎。朕執皇太子時。並無他意。殊不知爾之肆出大言。激烈陳奏者。係何心也。諸大臣之情狀。朕已知之。不過碌碌素餐。全無知識。一聞爾所奏之言。衆皆恐懼。欲立允禩爲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臨御既久。安享太平。並無難處之事。臣庶托賴朕躬。亦各安逸得所。今因爾所奏之言。及羣下小人。就中捏造言詞。所以大臣侍衛官員



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者。此事關係甚重。亂臣賊子。自古有之。今觀衆人情狀。果中爾所奏。日後難於措處之言矣。爾聞外邊匪類妄言。理應禁止。爾乃倡造大言。驚駭衆心。有是理乎。爾既捨命陳奏。必有確見。其何以令朕躬。及皇太子諸皇子。志意安舒。不至隱憂。亦可明白陳奏。朕特降此旨。非欲誅爾也。因衆皆憂慮。須事明後。衆心乃定。爾當體念朕躬。若懷藏私意。別有所爲。天必誅之。國維奏曰。臣前所奏之言。俱載在檔案。今並不推諉。衆人因臣大言妄奏。皆畏懼列名。致貽聖體。及皇太子諸皇子之憂。臣罪莫大。皇上雖憐憫不誅。臣何顏生斯世乎。祈速賜誅。臣示衆。奏入。上諭曰。朕今特爲安撫羣下。降旨申明。非欲有所誅戮也。爾前啓奏時。外間匪類。不知其故。因盛讚爾云。如此方謂之國家大臣。不懼死亡。敢行陳奏。今爾之情形畢露。人將謂爾何如人耶。洵可恥之極矣。朕若誅爾。似類沽名。今斷不誅爾。其坦懷勿懼。但不可卸責於朕躬。觀爾迷妄之言。其亦被人鎮壓歟。以富甯安爲吏部尙書。諭廷臣曰。朕觀部院官員。辦事優而又極謹慎。如富甯安者。未可多得。能始終不易則善矣。又曰。富甯安從武員擢用。人皆稱其操守兼善。是以授爲吏部尙書。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當於初爲筆帖式時。卽念日後擢用。可爲國家大臣。自立品也。



三月初九日。庚辰。以復立皇太子允禔。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允祉及允祺。封爲親王。允祐允祿。封爲郡王。允禔允禔。封爲貝子。壬午。以復立皇太子。詔告天下。恩款十六條。甲午。賜趙熊詔等二百九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亥。封下嫁巴林吳爾滾額駙之和碩榮憲公主。爲固倫公主。夏四月。甲子。派出章京十七人。又派貝勒延壽。貝子蘇努。公鄂飛。都統辛泰。護軍統領圖海。陳泰。每日二員。不斷看守。丁卯。上巡幸塞外。啓鑾。五月。戶部議覆廣東巡撫范時崇言。廣西全州灌陽興安三州縣。鹽引易銷。陽朔義甯靈川三縣。鹽引難銷。應撥靈川等三縣額引。於全州等三州縣從之。甲戌。上駐蹕熱河。六月。吏部議覆御史張蓮條奏。一午門前。理宜嚴肅。乃有閑雜人等。奔馳略無顧忌。請飭守門兵弁嚴禁。一民間設立香會。男女混雜。又或出賣淫詞小說。及各種祕藥。請飭地方官嚴禁。一地方光棍。於瓜菓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名色。勒掯商民。請勅查稅課定例。一切私設牙行。盡數除革。從之。山西巡撫噶禮言。原任工部尙書楊義。身故無嗣。亦無同宗。應繼之人。請將遺產。照例入官。部議從之。其田十七頃。恐估價短少。令核實增估。得旨。楊義曾爲大臣。並無過犯。今因其無嗣。卽將家產入官。竟與罪人無異。非待大臣之



道。此事關係體統。著查例再議。尋議覆戶絕無嗣。家產入官。本有定例。應照例入官。臣等仰體聖意。請於中撥田二百畝。易楊義祭掃之費。交伊家人管領。從之。秋七月。戊戌。上行圍。發熱河。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偏沅巡撫趙申喬疏劾提督俞益謨。抽取衡協兵丁食糧。至三十五石之多。以致營伍空缺。上命益謨回奏。益謨旋亦疏劾申喬。貪虐苛刻。請並解任質訊。命尙書蕭永藻。同副都御史王度昭。赴楚察審。諭大學士等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敬畏。今天下兵額缺而空名食糧多。所關非細故也。尋永藻等以申喬劾疏皆實。回奏。益謨休致。申喬還職。九月。戊寅。上還熱河。甲申。上回鑾。以年羹堯爲四川巡撫。庚寅。上還京師。丙申。以潘宗洛爲內閣學士。冬十月。戊午。冊封皇三子允祉。爲和碩誠親王。皇四子。爲和碩雍親王。皇五子允禩。爲和碩恆親王。皇七子允祐。爲多羅瀋郡王。皇十子允禩。爲多羅敦郡王。皇九子允禔。皇十四子允禵。俱爲固山貝子。免江南淮楊徐三府十二州縣衛。河南歸德屬六縣。山東兗州屬四州縣。康熙四十九年地丁銀兩。先是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薦舉伊姪編修熊本。清廉謹飭可用之語。上曰。熊賜履人品亦端。此語必係虛僞。因命查取疏稿。並無其語。審係熊



本串通家人。私行添改。應將熊本革職。擬斬。秋後處決。從之。甲辰。賜田峻等。一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諭大學士等曰。適科臣郝林條奏。各省錢糧虧空。郝林但知州縣錢糧有虧空之弊。而所以虧空之根源。未之知也。凡言虧空者。或謂官吏侵蝕。或謂餽送上司。此固事所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所屬官員。虧空更多。則又何說。朕聽政日久。歷事甚多。於各州縣虧空根源。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不解京者。尙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爲數甚少。此外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必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餘賸。可以動支。因而挪移正項。此乃虧空之大根源也。再如正項錢糧。二千兩。征收未完五百兩者。按分數議處。其例甚輕。若因公挪用五百兩。則處分甚重。今但責令賠償足額。其罪似乎可寬。不必深究。凡事不可深究者。極多。卽如州縣一分火耗。亦法所不應取。尋常交際。一二十金。亦法所不應受。若盡以此法。一概繩人。則人皆獲罪。無所措手足矣。且如戶部庫中錢糧。歷年存積。數雖極清。前此庫貯。一二十萬時。曾令部中逐案盤查。轉多二十餘萬。卽各倉糧米。亦歷年堆積。陳陳相因。



贏餘不少。不肖官役。侵盜未嘗無人。若行盤查。數仍不缺。總之定例所在。有犯必懲。其中細微。不必深究。諸事大抵如此。現在戶部庫銀。存貯五千餘萬。時當承平。無軍旅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存庫銀。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糧。至八百餘萬。而所存尙多。因思從前。恐內帑不足。故將外省錢糧。盡收入戶部。以今觀之。未爲盡善。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在內旣贏。則在外必絀。凡事須豫爲之備。若各省庫中。酌留帑銀。似於地方有濟。倘在外各省。一旦倉卒需用。反從京師解出。得無緩不濟急。此又當於無事之時。從長商酌者也。爾等可將朕此旨。一一傳諭九卿。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跡。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厯以後。所用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正統間事。史書所載。不能明確。其在沙漠時。嘗生一子。今有裔孫。現在旗下。天啓呼魏忠賢爲老伴。凡事委之。而已竟不與。楊璉。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能具言之。陳新甲所議。本受指於崇禎。及科道交章彈劾。崇禎反畏人言。而歸咎於陳新甲。實非其罪也。明季諸帝。俱不諳經史。流賊將至。京營官兵。俱分遣至真定。保定。居庸關等處堵禦。其守城者。惟內監數萬人而已。賊兵破外羅城。由西便門入。將攻阜成門。崇禎率內監數人。微行至襄城伯家。其家方閉門演



戲呼之不得入。回登萬壽山。四顧無策。猶欲出奔。太監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於賊。崇禎乃止。以身殉國。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章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恆不能遍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爾等亦知馬口柴乎。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濶可笑之事。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昇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則何所知乎。如此舉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噓。總由主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大學士九卿等。以遵會議。全免天下錢糧事。覆奏。上問戶部諸臣曰。爾等作何定議。張鵬翮奏曰。聖主施殊恩於天下。頒發諭旨。欲將康熙五十年天下地丁錢糧。一概蠲免。止存額徵鹽課關稅。六百萬兩。實浩蕩之隆恩。但所存之數。恐不足用。勢必另



發帑銀以濟之。臣等會議。自康熙五十年起。視各省之大小。斟酌配搭。于三年內免完。如此則萬民俱沾實惠。而庫帑亦不至缺乏矣。上曰。爾等所議良是。至明年十月間。視各省秋收何如。先免歉收之省。張鵬翮奏曰。臣查戶部冊籍。自康熙元年。以至於今。所免錢糧共萬萬兩有餘。是誠亙古所無也。上曰。果至此數矣。壬辰。上謁陵。啓鑾。十二月。壬子。釋馬齊。命管理鄂羅斯貿易事。己未。上還京師。庚寅。康熙四十九年。春正月。先是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觴。壬午。進宴。上近前起舞進爵。二月。丁酉。上幸五臺山。啓鑾。己酉。上駐蹕五臺山。壬子。上回鑾。三月。己巳。上還京師。乙亥。諭大學士陳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賦。淵鑑類函。羣芳譜。並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辨。迄不能行。仍依沈約之韻。朕嘗參閱諸書。究心考證。凡蒙古西域外洋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



之元音。發於人聲。物類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夏四月壬寅。命郎中察爾欽。往浙江會同該撫將軍等。詳察都司張朝臣被賊所殺情由。明晰議奏。九卿等遵旨議覆。僉都御史屠沂條奏節儉事。上諭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數。皇太后宮中。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明代減省多矣。先是光祿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奇。朕節次節省。一年止需銀七萬兩。理藩院向來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戶工兩部。前此所用過多。今十日一次奏聞。用過數目。已極少矣。朕因臣民僭妄。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有法令煩滋而已。究無補於實事也。著將疏發還。五月乙丑朔。上巡幸塞外。啓鑾。丁丑。駐蹕熱河。六月乙未朔。上命皇太子。諸皇子。迎皇太后。駕於王家營。避暑塞外。乙亥。駕至。上跪迎。親送行宮。秋七月甲申。上行圍。發熱河。八月。奉天將軍嵩祝。疏報錦州離城百二十里。雙島有賊船十艘停泊。又二百餘人樹旗二湖嘴。哨上施放槍礮。城守尉馬哈達等。帶領哨兵屯丁。分兩路截賊歸路。賊衆爭路上船。我兵追擊。殺死三十餘名。獲船



一。并牌刀槍礮等物。生擒賊船水手王遇機正法。得旨嘉獎。升賞在事官兵有差。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劾祭告南嶽之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壯履。繞道嘉魚。滋擾驛站。得旨降陳壯履爲編修。署浙閩總督黃秉中。同提督王世臣。疏報盜劫龍游

縣村莊。爲官兵追逐。逃至遂昌縣山中。處州右營都司張朝臣。率兵搜捕。遇盜六七十人抵禦。以鎗刺腹死。隨有金衢兩協官兵齊至捕盜。斬殺殆盡。疏下兵部議。部臣言盜夥六七十人。非尋常盜案可比。且都司已鎗刺殞命。而兵無一損傷。顯有隱匿情弊。上命遣部院賢能司官一員。往會巡撫將軍。副都統。至都司張朝臣陣亡處議奏。至是會勘奏言。隨張朝臣之兵丁張斌。同時陣亡。潘文彩傷重致死。並有鳥槍兵五人。因失火藥發焚死。部議張朝臣。張斌。潘文彩。予卹如例。疏防及救援不力。隱匿不報各官。治罪有差。九月甲午。上奉皇太后。自熱河回鑾。辛丑。還宮。

冬十月。諭戶部。自明年爲始。於三年內。將天下錢糧。通免一週。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所屬。共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征地畝。共七百三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征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并歷年舊欠。共銀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征。其五十一年五



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另候旨行。戊子。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前命張鵬翮。察審江南虧空。曾諭爾等查議。已查明否。大學士等奏曰。臣等尙未商酌。上曰。此項虧空。據稱因公挪用。畢竟係何公事。鵬翮奏曰。大概如賑濟平糶。以及修塘等事。上曰。朕總理幾務。垂五十年。凡臣下隱情。無不灼知。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絳夫。修理橋樑。開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三次南巡。爲期相隔不遠。且值蠲免災荒。所征錢糧。爲數又少。填補不及。遂致虧空如此之多。爾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鵬翮曰。皇上屢次南巡。必大沛恩膏於百姓。至於一切供億。悉由內府儲備。並無絲毫累及民間。上曰。卽如絳夫一項。需用旣多。伺候日久。安得無費。至於修造行宮。亦必借用帑銀。後方抵補。爾等豈肯明言其故乎。今合計江南虧空有幾何。鵬翮曰。約計五十餘萬。于準宜思恭應賠十六萬。其餘將俸工抵補。至康熙五十三年。可補足矣。上曰。三年之內。地方官員。或升或調。或革或故。前各官挪用虧空。而將後來者之俸扣補。於理不順。朕心實爲不忍。至於胥吏賤役。若不給予工食。何所資生。勢必至於累民。今部中每遇一事。輒議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假飾美名。而實則加派於地方也。鵬翮曰。皇上聖明。無微不照。所以養育百姓者。至深且渥。上



曰。朕非但爲百姓。亦爲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錢糧冊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餽送與人。若加嚴訊。隱情無不畢露。朕意概從寬典。不更深求。今國用充足。朕躬又行節儉。卽因數次巡幸。用錢糧四五十萬。亦不爲過。明年天下錢糧。以次盡行蠲免。若留此虧空之項。以爲官民之累。非朕寬仁愛養。嘉予維新之至意。爾等詳議具奏。十一月。給事中高遐昌言。凡蠲免錢糧之年。請將佃戶田租。亦酌量蠲免。著爲例。上諭曰。蠲免但及業主。而佃戶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應稍減。但山東江南田畝。多令佃戶耕種。錢糧出自業主。若免租過多。又虧業主。必均平無偏。乃爲有益。尋戶部議。業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戶十分之三。永著爲例。十二月。內升偏沅巡撫趙申喬左都御史。諭曰。趙申喬任偏沅時。甚清廉。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當與俞益謨互相訐參時。亦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卽彼所轄文武。及陝西人。良心不昧。俱言益謨之非。無有言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事皆實心辦理。是以朕護惜之。鎮海將軍馬三奇。奉旨會緝海賊鄭盡心黨羽。令遊擊楊長春。帥兵船出洋搜捕。長春由吳淞出口。歷內外洋。及江南浙江接壤之盡山花島等處。抵浙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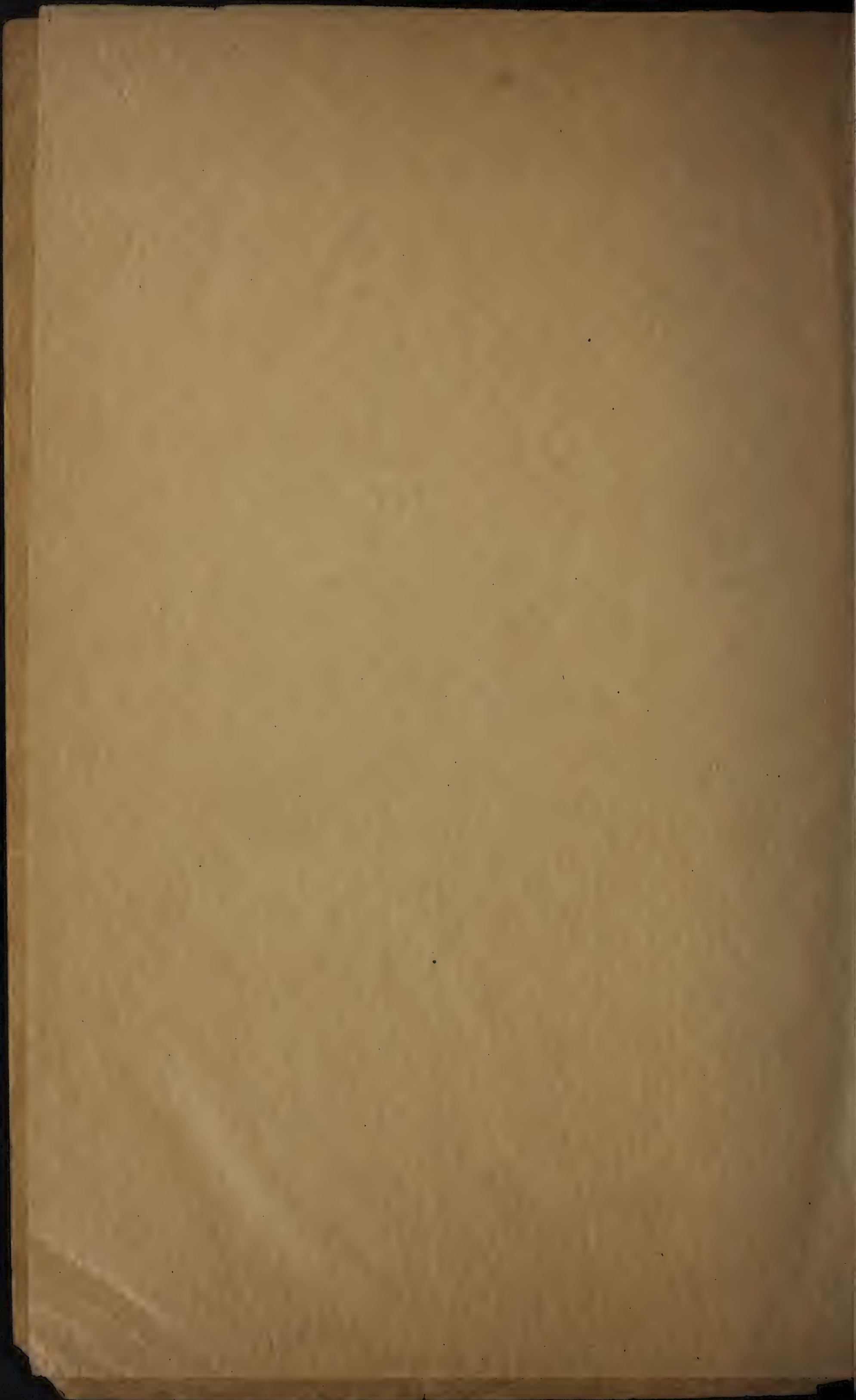


定海。於衢山舟山間。獲賊船三艘。賊匪鄭茂余國樑等五十餘人。三奇以長春。於陸路水性皆諳練。奏請授中軍副將。送部引見。上親訊緝賊情形。特允所請。兩江總督噶禮。疏請每年遣兵駐馬跡山諸處。巡邏海洋盜賊。其浙江大衢山。亦請遣兵駐守。並令浙江官兵。每月會巡海島。下兵部議。應如所請。得旨。前者捕獲洋盜。皆係住居內地人民。並未盤踞島嶼。盡山花島諸處。原無海港。可以納船。今欲遣兵屯駐大洋之中。徒勞兵力。且恐滋擾地方。文武職官。惟撫綏內地。使奸民不得出洋行劫。則民生自然安戢。此奏無益。不必行。



東華錄要卷十八終







卷之十











十一朝東華錄要

東華錄







宣統元年正月十九

聖祖仁皇帝

宣興汪文安敬啟



辛卯歲五月十九日庚子皇于允福生。癸丑。上巡視通州河堤。二月。初九

日。自和龍屯乘舟回河。至河間縣。上諭監修河王主事牛繼日。總河不能

熟方。因步行指示。又諭巡撫趙安。後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隱匿田地不少。

不可數則耳。大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算法。亦皆原係中國算法。彼等

謂法已。謂者。傳自東方之謂也。凡算七九之奇數。不能盡悉。十二二十四之奇數。

方能盡之。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奉天將軍楊武。奉天所屬金州府。

距山車所屬望遠島。係今日舊。請令山東防海。水師官兵。巡山。金州鐵山。與海軍

所。無所容身。又請據發盛京滿洲兵一千。教習為陸軍。營。但下都議。從之。上諭。

開滿洲。范時。並。雖。在。洋。球。制。海。賊。匪。心。解。京。法。上。諭。大。學。士。等。因。宣。統。

大。更。辦。宣。統。大。者。情。形。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中。惟。則。民。臣。治。天。下。之。道。以。寬。為。

本。若。欲。求。水。火。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趙。中。等。盡。漸。時。民。多。恐。之。故。請。以。大。小。之。

精輯錄 宣統元年正月十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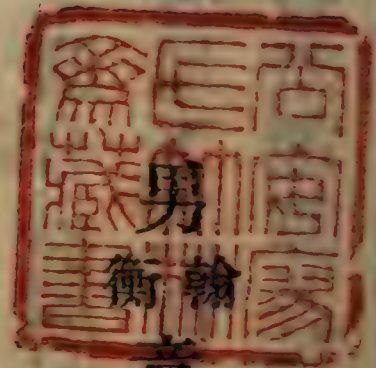




東華錄要卷十九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章恭校

辛卯康熙五十年春正月庚子皇子允禧生。

癸丑。

上巡視通州河堤。

二月初九

日自和韶屯乘舟閱河至河西務登岸。

上諭監修河工主事牛鈕曰挖河不礙村

路方善因步行指示又諭巡撫趙宏燮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隱匿田地不少

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係中國算法彼稱為阿

爾珠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凡推算七九之奇數不能盡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數

方能盡之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奉天將軍嵩祝言奉天所屬金州鐵山

距山東所屬城隍島僅半日程請令山東防海水師官兵巡山金州鐵山俾海邊賊

匪無所容身又請揀發盛京滿洲兵一千教習鳥槍火器營俱下部議從之三月

閩浙總督范時崇緝獲在洋肆劫海賊鄭盡心解京正法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

大吏辦事當於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中信則民任治天下之道以寬為

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趙申喬撫浙時民多恐之後撫湖南大小官



員。無不被參。豈一省之內。無一好官耶。總之爲大臣者。不可輕率參人。諸王公大小官員。及生監百姓等。以萬壽節。請上尊號。不許。庚子。羣臣請。上萬壽節。御殿受賀。從之。丁未。萬壽節。上朝。皇太后。御殿受朝賀。停止筵宴。乙卯。偏沅巡撫潘宗洛。陛辭請訓。上諭曰。凡爲督撫者。操守甚爲緊要。爾宜潔己。爲下屬表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爲貴。興一利。卽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職此意也。馭下以寬。寬則得中。爲大吏者。若偏執己見。過於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夏四月。甲子。四川提督岳昇龍奏。臣率官兵。往剿瓦尾白宿等處生番。斬殺七十餘人。擒獲男婦子女。一百四十餘名。諸蠻情願投降。下部知之。戊寅。吏部議覆四川巡撫年羹堯。奉旨剿撫番人。並未前往。今回奏稱。因提督岳昇龍。將生番之首惡羅都等三人。已經拏獲。臣故中道回署。自行認罪。應將年羹堯。照規避例。革職。得旨。年羹堯著革職。從寬留任。庚辰。上奉。皇太后。避暑塞外。啓鑾。五月。己丑朔。上駐蹕熱河。諭大學士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卽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尺算之。天上一度。卽有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均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理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



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舡廠打旺烏喇。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俱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爲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爲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知之不明。前遣部員。往鳳凰城會審。曾密諭。乘此便。至極盡處。將邊界查明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又諭戶部。江蘇巡撫張伯行奏。江蘇等府州縣。無著錢糧。十萬八千有奇。此項錢糧。朕知之甚悉。係地方官因公動用。未敢申明之項。若著落後任官員賠補。必致苛派。擾害百姓。朕實不忍。著將此項錢糧。免其賠補。以示朕軫恤官民至意。諭大學士等曰。聞福建百姓。聚衆數千。在泉州所屬地方。搶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率兵三路進剿。一路兵少。爲之挫折。此事督撫提督。俱未奏聞。將軍祖良璧雖奏。亦不明白。朕乃得之傳聞者。其盜賊各處。所貼揭帖。朕亦得知。內稱。皇上以我等合省老幼。如同赤子恩養。屢次蠲免錢糧。又截漕由海運而至。但地方官員。將。皇上恩典。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不得。



已而爲此。若各處富戶。不將米石糶賣。我等必行搶奪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飢荒。卽命截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因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兵丁。未能及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於地方大有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歲歉乏食。迫於不得已耳。若卽出兵征剿。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大臣侍衛前往招安。卽可平服。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方。著九卿等議奏。

福建巡撫黃秉中。同浙閩總督范時崇。提督藍理。以泉州盜陳顯五等。結夥二千餘人。搶掠永春德化漳平大田等縣。居民事疏入。奉 上諭。督撫提鎮等。平時不能撫卹百姓。訓練兵丁。及事出。又不能相機卽行剿撫。縱容盜賊。蔓擾地方。肆行劫奪。又遲延日久。始行奏聞。反稱百姓不廢耕織。照常安業。凡強盜竊盜。合夥至三四十人。百姓尙且畏懼逃避。今數逾二千。豈得謂百姓不廢耕織。安居舊業乎。明係掩飾妄奏。下部察議治罪。降革有差。

六月己卯。諭大學士等。據浙閩總督范時崇等奏。山寇盡平。著速行文。差往招撫官員。令其回京。

秋七月丙辰。上行圍。發熱河。山東民班漢傑。赴京控告。山西太原流匪陳四。聚衆搶劫事。下刑部察審。尋議檔案證佐。俱在湖廣河南。請以陳四與班漢傑。發交各督撫。會同審擬。其餘黨六



十餘人。又援恩旨。釋放獄囚之例。發回山西原籍。取保安插。上以部臣草率議覆。溺職負恩。且嚴諭刑部事件廢弛。皆尙書齊世武。及卞永譽所致。傳旨申飭。交部再議。陳四論斬。餘黨發黑龍江爲奴。八月庚午。高宗純皇帝生。乙酉。禮部議准。江南學政張元臣奏。子游在聖門十哲之列。其後裔。世居常熟縣。請照國子貢例。世襲五經博士。從之。漕運總督赫壽疏言。江西湖廣兩省漕糧。給軍副米。經御史王謙吉條奏。應如河南浙江兩省例。部議令臣會同各省督撫定議。按舊制。江西湖廣浙江。正兌漕米。每石加耗米四斗。改兌漕米。每石加耗米自四斗遞減至二斗二升不等。以爲運丁盤淺起駁。蒸折晒颺之費。皆因程途有遠近。所以征給有多。因制地宜。軍民相安已久。未可輕事更張。從之。又疏江浙漕船抵通。積年掛欠甚多。皆由水次出兌時。以銀折米。運丁沿途既乏副米。輒侵用正米。致抵通交倉虧缺。宜於兌米水次。令監兌官坐守。糧道親履稽查。務須正耗行月并搭運各米。概行兌足。上船。如有折銀情弊。州縣官照私自改折漕糧例。革職。仍追米歸款。失察之監兌官。及糧道。分別議處。又江南糧船三千五百餘。浙江糧船一千三百餘。前後開行。相去千餘里。每省派通判一員。首尾不能兼顧。請嗣後江南派七員。浙江派三員。押船抵通。



以無掛欠。分別加級降級。積至三次。實升實降。其兌次開行時。卽令監兌官。督押抵淮。如在淮盤驗短少。懲責旗丁。留其子弟一人。令於產米處。購買足數。僱船趕交押運官。如仍短少。將監兌官提參。其押運千總。定例每幫二員。輪押。實止一員領運。或有事故。勢必以一員領兩幫。恐難兼顧。請揀發在部候選千總。三四十員。遇缺派署。向來千總。押運全完。例止加銜。偶有掛欠。卽行革職。人心未免隳阻。嗣後有押運積年掛欠之幫。而二運全完。押運其次掛欠之幫。而三運全完。押運舊無掛欠之幫。而五運全完者。請予卽升。其駕運旗丁。向來每船開報一名。或掛欠留通。進此。則回空無正丁。請嗣後每船於本丁兄弟子姪內。增報副丁。令十船正副丁。連環保結。能舉首盜乾盜賣等弊者。酌量給賞。如隱匿不舉。一丁治罪。九丁責懲。其旗丁向由衛守備報充。嗣後應令千總。先具保結。加以府廳等官察驗。方准允當。其糧船過淮。本定限三月以內。而從前並無按限過淮者。或遲至六月。致回空守凍。一年阻滯。年年遲延。請嗣後違限一二月者。仍照例處分。二月上者。計日不計月。分別議處。疏下戶部。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議。皆如所請行。上諭大學士等。頃安徽巡撫梁世勳。題請復熱審減刑等例。朕發政施仁。務以真誠爲尙。倘博取虛名。不時遣官恤刑。將



督撫審擬案件。頻飭堂司官。分行駁改。則貽累於兵民官廩。驛費於迎送餽遺。互訐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首在敦厚風俗。不時訓飭有司。速結案件。雖不熱審。亦無所害。又諭曰。太平之時。不宜屢赦。若將應宥之人宥之。則奸徒逞欲。怙惡不悛矣。

辛丑。

上奉

皇太后回鑾。

戊申。還京師。

九月。丙午。停今年秋決。

冬十月。

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等六十餘人。攜婦女數十。乘馬騾。由湖北往湖南貴州。詭稱赴雲南開墾。索取州縣口糧。劫掠商賈財物。刑部尙書郭世隆。前任湖廣總督。不卽察究。縱容滋蔓。革職。戊午。免山西湖南陝西甘肅湖北各省。康熙五十一年應征地畝銀。八百四十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兩有奇。並歷年舊欠。共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兩有奇。概行蠲免。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爲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得旨。該部嚴察。審明具奏。九卿遵旨議奏。各省生員舉人。額數屢增。赴考士子。較前倍衆。因揭曉期迫。考試官不能細心徧閱。草率錄取。以致遺失佳卷。嗣後會試揭曉。寬於三月十五內。鄉試揭曉。大省寬於九月十五日內。中省寬於九月初十日



內。小省寬於九月初五日內。直隸江南浙江鄉試人數。倍於他省。照會試例。加用房官二人。從之。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言。今歲江南文闈放榜後。議論紛紛。於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擡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臣不敢隱匿。相應奏明。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十一月丙戌朔。禮部議覆江南科場一案。應行文該督撫。將舉人吳泌等解京。請旨覆試。如果文義不通。即將情弊嚴審究擬。得旨。這事情。著張鵬翮。會同江南江西總督。江蘇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左必著。趙晉。俱著解任。發往質審。傳問九卿。編修楊緒。爲人何如。九卿奏。楊緒爲人不端。上命革職。交地方官嚴禁。尋九卿又奏。侍講錢名世。修撰王式丹。編修賈國純。真兆鳳四人。行止不端。聲名不好。俱奉旨革職。禮部奏。康熙五十年湖廣鄉試。少中舉人十名。應將提調監臨。正副考官降級。尋議各官降級有差。十二月。趙申喬疏言。直省寺廟衆多。易藏奸匪。請勅禁增建。從之。

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刑部等衙門奏。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卽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記聞內。亦有大逆等語。應判其尸骸。汪灝。方苞。爲名世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孥自首。應發往甯古塔安插。編修劉



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出首。亦應革職。

初噶禮之莅兩江總督任也。歷疏劾罷

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泰。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樸。知府陳鵬年等。及巡撫張伯行。抵任江蘇。復以事忤噶禮。於是伯行發辛卯科場不公事。正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又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所薦吳沁。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尙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同噶禮及張伯行察審。至是伯行疏劾噶禮曰。督臣噶禮。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官。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疵。此久在睿照之中。無庸臣再爲續贅。最可異者。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主考左必蕃疏中。有或發督臣嚴審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及揚州會審。既得副主考趙普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馬逸姿書役家人。爲吳沁行賄供證。督臣震怒。輒令夾脛箝口。臣謂此或是實話。當細加研究。若動氣不許說。將許其說假話耶。督臣始令鬆夾。卽停審散去。自有制科以來。未聞賄賂公行。濫觴名器。如是科之甚者。督臣駐紮省城。素矜明察。豈得委爲不知。曾向張鵬翮云。今科舉人一大半都是買的。都是副主考賣的。似已知之最詳且確。而不卽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



不敢明言之隱情。其弊不獨在副主考明矣。奉旨徹底詳察。而必不肯詳察。奉旨嚴加審明。而必不欲審明。其前之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後之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非無稽之論矣。況監生鄉試。例由學臣錄科送試。以防頂替。乃程光奎。以兩淮巨商。頂冒蘇州府籍。逕由督臣大收。送入鄉場。其營私壞法。更彰明較著矣。以通同作弊之人。同爲奉旨察審之人。直情何由得出。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要犯未提一名。確供未得一句。尙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現任懷甯縣知縣。係安徽所屬。總督得挾制之。恐遭陷害。亦不能不瞻顧掣肘。督臣竟忍負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賣官賣法。復賣舉人。可謂惡貫滿盈。貪殘橫暴。難逃聖明洞鑒。豈容久留毒害。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撓其鋒以買禍。仰祈勅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依。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矣。噶禮亦疏劾張伯行曰。撫臣張伯行。前冬泊船上海港內。止臣不必出洋。恨臣不從。遷怒於臣。爲臣僱募舵工之船埠。陷以通賊。牽連監斃。其違旨逗遛。挾私斃命。罪一也。上海知縣許士貞。誣良爲盜。伯行因與同窗好友。始終袒護。淹禁無辜。久不省釋。罪二也。臣嚴飭所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伯行與陳鵬年。揚言臣查富戶。寢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府同知施世驊。緝獲盜首。



伯行陰囑陳鵬年。不行究賊。致斃在獄。反參施世驊誣良。其縱盜殃民。罪三也。蘇松道臧大受所屬。被盜七案。皆捏稱大受因公出境。冀免處分。其徇私作弊。罪四也。蘇松糧船遲誤。奉旨明白回奏。伯行飾詞欺誑。罪五也。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向係伯行好友。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拏。且南山集刻板。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伯行豈得諱曰不知。乃並不追問。其背恩護黨。罪六也。命盜案件。蘇松等處最繁。伯行專以賣書著書爲事。性多猜忌。心更糊塗。溷行翻駁。不能清理。兼之濫准詞狀。拖累株連。屢奉嚴諭申飭。恬不知改。其違旨病民。罪七也。更可怪者。科場作弊。奉旨會審。臣開口一問案犯。伯行輒謂不該如此大聲。又謂不該如此審問。臣恐較論失體。因而緘口結舌。幾及四旬。乃伯行遂陰謀誣陷。以私賣舉人得銀五十萬兩。污臣名節。臣實難與俱生。果有絲毫情弊。當卽伏誅。如伯行不能指出說事過付見證。則逞奸誣陷。亦難逃國法也。上覽張伯行及噶禮疏。並命解任。下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尋以考官趙普。王曰俞。方名。與吳沁程光奎交通關節。夤緣賄賣。論罪如律。噶禮劾張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皆督撫會銜題咨舊事。方苞由張伯行遣員解部。南山集刻板。在江甯起出。均免議。張伯行妄奏噶禮



攬賣舉人。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尙書穆和倫

張廷樞前往再讞。下部覆核。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鍊。而性

喜生事。未聞有清正之名。其互參之案。皆起於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爲可恥。且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諭旨現在。此議是非顛例。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復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卽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參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噶禮張伯行並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揭參。玷大臣職。均應革任。上命張伯行仍留原任。噶禮依議革職。二月。奉。上諭。朕覽各省編查人丁數目。并未嘗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應令直省督撫。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爲定額。其自後所生人數。不必征收錢糧。編查時止將增出



實數審明。另造清冊題報。朕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三月。直隸巡撫趙宏燮奏。前任福建巡撫黃秉中。因在浙江巡撫任內。不効奏糧道陳巒改折漕糧事。革任罰賠。奉 旨於子牙河分司効力三年。令秉中自備工料。修防隄岸。俱各穩固。下部議敘。給還原品。增雲南貴州廣西進士各一名。從都御史趙申喬請也。夏四月丁巳。賜王世琛等一百七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卯。禮部題。嗣後會試。不必預定額數。亦不必編南北字號。并分官字號名色。請按省編字號。印於卷面。以便分別取中。其滿洲蒙古漢軍。卷面亦如各省。另列編字號。俱令知貢舉。合算進場舉人實數。臨期具題。恭請 皇上酌量省分大小。人數多寡。定額取中。從之。乙亥。禮部奏直隸各省舉人貢監生員李長庚等呈稱。康熙五十二年。恭遇 皇上六旬萬壽。普天胥慶。率土同歡。請特開一科。以彰千載一時之盛。應如所請。照順治丙戌科特行鄉試。己亥科特行會試例。於二月內舉行鄉試。八月內舉行會試。以愜輿情。以彰盛典。得 旨造就人材。實爲美事。著如所議行。丙子。上奉 皇太后。避暑塞外。啓鑾。壬午。上駐蹕熱河。五月丙申。諭大學士溫達曰。朕年六旬。凡朝政尙能記之。看過之書。今則不能記矣。溫達奏曰。臣伏見 皇上記性。較前



更勝。每發出拆本。臣等恐其遺忘。再三翻閱。及至御前。不盡記憶。皇上一覽。即洞悉始末。處置得宜。皇上聰明天縱。迥出尋常萬萬也。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壬辰。諭吏部。七八九月。掣籤官員。若俟朕回鑾引見。缺必久懸。著即行啓奏。八月。上行圍。發熱河。九月癸巳。上還熱河。庚戌。上奉皇太后還京師。諭諸皇子等。皇太子允礽。自復位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業。斷不可付托此人。朕已奏聞。皇太后著將允礽。拘執看守。冬十月辛亥朔。御筆硃書。諭諸王大臣等。允礽行事乖戾。斷非能改。仍行廢斥。禁錮旋禁咸安宮。遣官祭告。頒詔天下。免江南安徽山東江西四省。地畝銀共八百八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三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兩有奇。並舊欠銀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兩有奇。總共免天下地畝人丁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三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零。甲子。賜李顯光等九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午。禮部請議明年萬壽典禮。得旨。朕御極以來。惟欲萬國乂安。上則敬天法祖。下則垂令名於後世。孜孜然以至鬚髮盡白。心血耗散。歷盡憂勤。蕩平險阻。自古帝王在位不久。享年不遐者。論者往往歸於別故。而未諒帝王實不勝其難。實不堪其勞。



憂懼所迫。以致享祚不長也。朕反覆思維。昔帝堯固辭華封之祝。必似朕臨蒞年久之君。方能知聖人言之有實也。餘則斷不能知矣。朕本涼德。惟賴祖考得國之正。積福之深。在位五十餘年。壽屆六十。今憂勞倍增。血氣漸憊。惟恐愈久而力不支。願不遂。以至不全終始。一世勤瘁。俱屬徒然。朕惟兢兢惕厲。並未留心祈求甲子之週也。覽禮部奏。悉屬虛文。無有實際。朕惟願臣清子孝。兄友弟愛。人人皆讀正書。勉盡職業。國安民治。盜賊甯息。各以至誠實意。爲朕六秩慶祝。朕卽嘉納。此外儀文。朕無所嗜。亦無所好。這所奏不准行。己亥。羣臣以萬壽六旬。請上尊號。不許。丁未。以廢皇太子允礽。頒詔天下。己酉。上謁陵啓鑾。十二月丙寅。上駐蹕熱河。甲戌。上還京師。

癸巳康熙五十二年春正月。九卿議覆江南科場。賄通關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普。改斬立決。呈薦吳沁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亦改斬決。賁緣中式之吳沁。及說事通賄之俞繼祖等。照原擬絞監候。呈薦程光奎試卷之山陽知縣方名。改斬立決。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照擬絞。倩代中式之徐宗軾。夾帶中式之席珩。照擬枷責。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失察。應革職。從之。又福建賄通關節同考官吳肇中斬



決。中式王湯三。通賄林英。絞監候。正副考官失察。革職。從之。二月。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冊立太子。上以建儲。關係甚重。未可輕定。召集諸大臣明諭之。甲寅。諭大學士等。朕昨問投誠海賊陳尙義。伊等出洋行劫。遇西洋船隻。懼其火器。不敢逼近。惟遇東洋商船。則掠取其銀米。亦不盡取。以此商船仍來往不絕也。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四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常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鄂羅斯往年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夜兒根等處。產棉。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棉八十層。曾以鳥槍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夜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然熱死。又哈薩克。卽古陽關地。其人性好鬪。常結隊以殺擄爲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菓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



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爲最寒。往時曾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爲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亦各不同。朕曾詳悉訪問。是以周知也。乙卯。上巡幸畿甸。啓鑾。刑部等會議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查爲仁之父查日昌。倩人爲伊子代筆。賄買書辦。傳遞文章。事發。又脫逃被獲。應斬監候。代作文舉人邵坡。應革去舉人杖徒。從之。後查氏父又順天鄉試中式之周啓。係原任步軍統領托合齊家人周三之子。倩代作弊事發。得旨。周三卽周啓。身係奴僕。輒敢肆行賄賂。紊亂科場大典。俱著卽行處斬。禮部尙書陳誦。以祈雨後。不報曾否霑足。及題奏稽遲。革職。命留任。刑部審擬戴名世私造南山集。照大逆例凌遲一案。請旨。奉。上諭。戴名世寬免凌遲。著卽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樞。俱免死。並妻子發黑龍江。此案干連人犯。俱免罪入旂。乙亥。上還京師。三月。戊子。諭南書房翰林等。聞各省祝萬壽老人。俱於十七日。在西直門外本省龍棚下齊集接駕。十八日。在正陽門內。聽禮部指地方行禮。行禮後。老人不必再至龍棚下接駕。爾等傳諭各省漢官。徧諭各省老人知悉。乙未。萬壽節。上



朝甯壽宮。御太和殿。受賀。行慶賀禮。頒恩詔。恩款四十五條。宴直隸各直省漢大

臣官員士庶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於暢春園。八旗滿州蒙古漢軍。皆與宴。再查八旗滿州蒙古漢軍。以至包衣佐領下。不論官員閒散人等。年七十以上老婦。再定一日。送至皇太后宮賜宴。敕宗人府諸王以下。宗室子孫內。二十歲以下。十歲以

上。選擇聰明堪供任使者。令於耆老前執爵。卽朕子孫。皆令之出。宗室外。不用他人也。壬寅。宴直隸各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

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十人。六人於暢春園正門前。傳諭衆老人曰。今日之宴。朕遣子孫宗室執爵授飲。分頒

食品。爾等與宴時。勿得起立。以示朕優待老人至意。是日上升座。命扶掖八十歲以上老人。至御前。親視飲酒。各賜老人白金有差。甲辰。宴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大

臣官員護軍兵丁閒散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十二人。於暢春園正門前。執爵授

飲。頒食賜金如例。乙巳。八旗滿州蒙古漢軍。七十歲以上婦人。齊集暢春園。皇

太后宮門前。隨召九十歲以上者。入宮門內。八十歲以上者。至丹墀下。七十歲以上



者。集宮門外。大臣妻年老者。亦皆召至宮門內。賜坐。皇太后。皇上親視。頒賜茶果酒食。又賜大臣妻衣飾綵緞。數珠銀兩有差。夏四月。左都御史趙申喬奏。京城農忙之時。請停訟。上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細思實無裨益。不允。五月。壬辰。上奉皇太后避暑塞外。啓鑾。尋駐蹕熱河。閩督范時崇疏言。臺灣屬三縣。年征稻米十三萬八千餘石。除折支各營兵米外。歲餘七萬石。現存六十六萬三千餘石。貯已十年。易致紅朽。請將新收者。勻留二十萬石。備三年兵米之用。其四十六萬餘石出糴。給臺灣俸餉。從之。川陝總督殷泰。以病乞解任。上嘉其清潔自持。令在任調治。久而未愈。乃以湖廣總督鄂海調補川陝。而授湖廣提督額稜特爲湖廣總督。諭大學士等曰。額稜特殷泰。皆朕特用之人也。初用時。人不知其善。後乃稱朕有知人之明。時江蘇巡撫張伯行。亦以廉潔著。上諭廷臣曰。天下督撫。惟額稜特與張伯行。操守最優耳。旋奉命與戶部郎中幹瑄泰等。履勘湖南諸州縣。荒地四萬六千一百餘頃。額稜特疏言。請聽民墾闢。酌於六年後升科。下部議行。閏五月。禮部題。兵部侍郎宋駿業。詹事史夔身故。請照例賜卹。上諭曰。漢人中史夔。宋大業。張志棟。皆甚無恥。宋駿業。以能畫在內廷行走。乃一陰險小人。專事結黨。



而學問不及。朕知而遠之。姑念內庭效力。給與半葬。史夔著行停止。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薦布政使李發甲。臺灣道陳瓚。前祭酒余正捷。堪任江蘇布政使。疏至。已擢用。奉欽元。下部知之。六月丁丑。諭和碩誠親王允祉。律呂算法諸書。應行修輯。今將朕所製律呂算法之書。發下。爾率領庶吉士何國宗等。於行宮內立館修輯。甲辰。諭大學士等。偏沅巡撫潘宗洛。行事糊塗。其所屬地方。雨水田禾情形。至今尚未奏報。爲人行止何如。著問九卿回奏。秋七月乙卯。諭大學士等。朕於算法律呂等書。探究本源。今已明晰。如黃鍾爲最要。凡數學以及斗斛尺度。無不繫乎其中也。一大學士九卿等。遵旨覆奏。偏沅巡撫潘宗洛。行事糊塗。材略平常。不稱厥任。上曰。此事俟回鑾時再奏。庚申。四川茂州及平番營地震。賑之。八月。閩浙總督范時崇疏言。閩省福興泉彰四府。一年兩熟。本年興彰早禾豐收。福州歉薄。晚稻則興泉雨未霑足。福州得雨更遲。恐來歲青黃不接時。民食可慮。請於浙江運米內。撥給收貯。米貴平糶。得旨。江南運米內。速將五萬石運至福建。米到日。卽行平糶。毋至渴爛。九月甲子。上奉皇太后還京師。丁卯。上問尙書張鵬翮曰。四川巡撫年羹堯。居官何如。張鵬翮奏曰。聞年羹堯在地方實心理事。上曰。潘宗洛。



任湖南巡撫後。不及爲翰林時。著革退。冬十月丙戌。賜王敬銘等一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乙巳朔。世祖章皇帝淑惠妃薨。輟朝三日。

丙辰。賜宋如柏等九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申。皇子允礽生。十月。辛卯。禮部衙門。遵旨議覆。文武生員舉人。有願改考者。准其改考。上曰。改考實係佳事。但恐武生記文數篇。希圖僥倖者多。嗣後由武考文不中者。若再令考試。則弊生矣。應許改考一次。其不中。應著停止。

甲午康熙五十三年春正月戊辰。上巡幸畿甸。啓鑾。二月。刑部議覆。江蘇巡撫張伯行疏稱。審擬斬決江南鄉試賄通關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普。畏罪自縊身死一案。應將揚州府知府趙宏煜等議處。得旨。各官自當議罪。趙普果否身死之處。著巡撫張伯行。徹底查明具奏。尋張伯行疏言。屍圖與趙普狀貌不符。生死難明。將趙宏煜革職嚴審。九卿等遵旨議。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教習進士。並科道官員。除丁憂終養外。有告病回籍者。悉令致仕。從之。乙酉。上還京師。三月。原任戶部尙書。進所撰明史列傳二百八十卷。命交明史館。浙閩總督范時崇。陛見。瀕行。上賜御製詩。有棟樑祖幹家聲重。蘭桂孫枝令譽清之句。序云。閩浙總督范時崇。陛



見來京。朕每念伊祖。爲開創宰輔。伊父乃忠義名臣。所以待之優重。今因回任。特書御詩餞送。左都御史揆叙疏言。近聞各省提塘。及刷寫報文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採聽寫錄。名曰小報。任意捏造。駭人耳目。請嚴行禁止。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懼。下部議行。夏四月。刑部奏。原任兩江總督噶禮之母叩閤。內稱我親生子噶禮。令廚下人下毒。欲將我藥死。此等兇惡。皆係我少子色爾奇。與噶禮之子干都。合謀而行。又噶禮以昌泰之子。干太。認爲己子。令妻私自撫養。我丈夫普善在日。將噶禮之妻。並干太逐出。昌泰聚集親戚。拆毀我房屋。幾至毆打。又噶禮家巨富。將妻子。及親密人等。俱住河西務。不知何意。噶禮奸詐。兇惡已極。請正典刑等語。審據噶禮。及噶禮之弟。色爾奇子干都。並首服。噶禮身爲大臣。任意貪婪。又謀殺親母。不忠不孝。已極。應凌遲處死。妻論絞。弟色爾奇子干都立斬。昌泰之子干太。發黑龍江當苦差。家產並入官。得旨。噶禮著自盡。其妻亦令從死。色爾奇干都。俱改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辛卯。上奉皇太后避暑塞外。啓鑾。九卿等遵旨議奏。凡坊肆一應小說淫詞。嚴查禁絕。著將板片書籍。一併盡令銷燬。違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市賣者杖徒。五月。命鴻臚寺少卿文志鯨。爲廣西正考官。編修汪份副之。上



駐蹕熱河。六月。諭大學士等。太監等不可假以威權。事發卽殺之。朕御極之年。去明代不遠。萬厯時大監以及官員。朕俱曾任使。伊等向朕奏明末時事。謂流賊李自成自南而來。將兵盡發往保定。後流賊從居庸關入。跳越京師。南關攻城。城內無兵。止太監數百。官員家人。防守七日。城卽陷。平日太監等專權。人主不出聽政。大臣官員俱畏懼太監。以致誤事。此輩情性與常人異。止足備宮中使令耳。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豈容假之此輩乎。又萬厯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百萬兩有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掘窖埋藏。後欲取用。已無有矣。所以我朝耆舊常言。明代蓄積。徒資太監侵盜耳。今我朝庫銀有數千萬兩。若收進埋藏。亦安所用。朕常謂漢大臣云。明代以爭議河套事。曾殺大臣。一小事。何至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卽定矣。漢大臣皆相驚愕。朕幸甯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阿喇布王云。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地方之後。鈔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阿喇布王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回鑾時。朕由橫城坐船。計二十一日。至湖灘河。已將馬匹發往陸路。此二十一日。率兵步行。圍獵打魚而回。又曰。條奏官員。每以墾田積穀。



爲言。伊等俱不識時務。今人民蕃庶。食衆田寡。山地盡行墾種。此外有何應墾之田。爲積穀之計耶。秋七月。上自熱河回鑾。駐蹕南石槽。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願領大錢。收買小錢。送局改鑄。叩閣。上命內務府同戶部會議。戶部尙書趙申喬以收換小錢。有司責也。商人圖利。恐致借端擾民。謂其事不可行。而郎中羅復晉將准行之。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煒畫題具奏。不曾送至申喬處畫題。申喬因疏請罷斥。至是迎駕。上問曰。爾告退何意。申喬奏曰。司官藐視。無顏居職。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尙氣。君子懲忿窒慾。此事最宜詳思。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卽當奏參。何必忿怒。且寬則得衆。爾惟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巡撫時。所參官員。有身自知之而參者。亦有因人言而參者。果皆實耶。卽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好生者。非但不殺而已。蓋於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爲矯激之行。隨將原疏批發。硃批戶部尙書趙申喬身係大臣。此事若斷不可行。理應具疏陳奏。乃若無可控告之狀。輒欲乞休。殊屬不合。著速入部辦事。八月。上行圍。發熱河。九月。壬子。上還熱河。戊午。上奉皇太后。自熱河回鑾。丙寅。上奉皇太后還京師。九月。戶部議覆湖廣總督額稜特奏。臣奉命同戶部郎中瓦琿泰查



勘湖南荒田一案。實在各州縣荒蕪田地。四萬六千一百頃有奇。各屬士民。無不踴躍爭先。願爲開墾。於六年後。仍照下則升科。從之。冬十月己巳朔。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北極高度黃赤距度。於厯法最爲緊要。著於澹甯居後。每日測量。尋奏測得暢春園。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比京城觀象臺。高四分三十秒。黃赤距度。比京城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報聞。己丑。諭南書房翰林官等。向來所奏升殿中和樂章。皆以四字爲句。而奏樂人。未易聲調。仍以長短句法歌之。今已得其宮商節奏。甚爲和平。著南書房翰林。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歸於允當。十一月。和碩誠親王允祉。以御製律呂正義進呈。得旨。律呂厯法算法三書。著共爲一部。名曰律厯淵源。丙辰。上巡幸塞外。啓鑾。甲子。上駐蹕東莊。諭諸皇子允禩。因伊母二週年。往祭事畢。理應趨赴行在。乃允禩於朕駐蹕遙亭之次日。以將斃鷹兩架。遣太監一名。親隨一名。來請朕安。言伊在湯泉等候。回京。並不請旨。藐視朕躬。朕因憤怒。心悸幾危。允禩係辛者庫賤婦所生。自幼隱險。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覓人謀殺二阿哥。舉國皆知。伊殺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前患病。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無奈。將不可冊立之允禔放



出。數載之內。極其鬱悶。允禩仍望遂其初志。與亂臣賊子等。結成黨羽。密行奸險。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爲人所保。誰敢爭執。遂自謂可保無虞矣。朕深知其不孝不義情形。卽將所遺太監馮進朝等。於朕所御帷幄前。令衆環視。逐一夾訊。伊已將黨羽。鄂倫岱。阿靈阿。盡皆供出。自此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絕矣。朕恐日後。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爲之興兵搆難。逼朕遜位而立允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歿已耳。朕深爲憤怒。特諭爾等衆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後臨終。必有將朕身置乾清宮內。爾等執刃爭奪之事也。允禩因不得立爲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黨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允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百倍於二阿哥也。又諭曰。允禩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爲何等人。於復廢二阿哥之時。來朕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願臥病不起。朕云。爾不過一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語。以此試朕乎。伊以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試朕躬。妄行陳奏。豈非大奸大邪乎。十二月己丑。上還京師。諭大學士等曰。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爲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爲清。乃爲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爲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



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察於細故也。人當作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得一問其所從來耶。

乙未康熙五十四年春正月丙寅。諭宗人府。貝勒允禩。延壽。行止卑污。凡應行走處。俱懶惰不赴。著將伊等俸銀俸米。及伊屬下官員俸銀俸米。俱著停止。二月癸酉。

上巡幸畿甸。乙未。還京師。三月乙丑。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朕常講論天文

地理。及算法聲律之學。爾等聞之。輒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稱譽朕

躬。轉掩卻朕之虛心勤學處矣。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即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慎爲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

力也。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賜徐陶璋等一百九十人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禮部等衙門奏。樂器相沿歲久。制度漸差。音律多舛。皇上深究元音。

釐定損益。制度悉協。音韻合宜。恭請。欽定樂章。擬定樂名。並起造告成年月制度。

一併注明。載入典訓。昭垂萬世。報聞。甘肅提督師懿德疏報。二月初四日。哈密扎

薩克。達爾漢。白克額敏。咨言。厄魯特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至其北境。侵掠五寨。三月二十五日。抵哈城下。臣檄總兵路振聲兵。先赴哈密。臣俟出廠馬調到。即親身往救。



得旨。發西安滿兵三千。令將軍席柱。與副都統一員帶領。總督標下營兵二千。令副將軍帶領。甘肅提督。亦令帶領標下兵。星速救應。西安將軍親往不便。又令大臣管轄。著吏部尙書富甯安前往。與將軍席柱等。公同商酌而行。法腦著隨去。祁德里著授爲散秩大臣。前往推河。庚辰。徵外藩兵。集歸化城。以右衛將軍費揚固。總理軍務。殿試新選庶吉士陳儀等四十五人於暢春園。內魏協韓從玉。以文理未優。仍舊班用。甲申。甘肅提督師懿德疏報。駐防哈密遊擊潘至善。筆帖武常保住等。於三月二十六日。率領官兵二百餘人。同哈密白克額敏。擊敗策妄阿喇布坦兵二千餘人於哈密。賊退駐城南二十里外。得旨嘉獎。並遣司官等。領帑銀一萬五千兩。至軍賞賜白克額敏。潘至善。及兵丁等。授一甲進士徐陶璋爲修撰。繆日藻傳玉露爲編修。調右衛察哈爾。歸化城。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喀喇沁。鄂爾多斯兵。往推河地方駐劄。聽將軍費揚古調遣。辛卯。上奉皇太后避暑塞外。啓鑾。甲午。肅州總兵官路振聲奏報。臣領兵於本月十二日。至額爾特木爾。去哈密百二十里。策妄阿拉布坦聞信。於初七日遁去。乙未。上駐蹕遙亭。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入見。上籌及西邊用兵之計。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奏曰。當日天兵。誅殛噶爾丹時。



卽應將策妄阿喇布坦。一同剿滅。但伊畏罪懾服。備極恭順。是以特賜生全。今乃漸肆狂悖。居心險詐。背負聖恩。種種不恭。至於侵擾我哈密。干犯王章。於國法難以寬容。自當用兵撲滅。以彰天討。上深然之。命富甯安。分兵戍噶斯口。江甯巡撫張伯行。劾奏布政使牟欽元。以交通海賊之上海縣人。張令濤爲幕友。奉旨革欽元職。下兩江總督赫壽察審。赫壽以搜捕弗獲。且海中無賊。并無所爲交通入奏。詔尙書張鵬翮。同副都御史阿錫鼐往勘。尋覆奏張伯行虛捏誣陷。請革職質訊。從之。五月己亥。上駐蹕熱河。己酉。命肅州總兵官路振聲。駐防哈密。命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湯右曾。教習庶吉士。遣使由喀爾喀。哈密兩路。賫勅往諭策妄阿拉布坦。大學士九卿等。遵旨議奏。前遣西安滿洲綠旗兵五千。已各遣一千。駐噶斯口扼要外。由哈密進發之兵。稍覺單弱。應撥甘肅兵三千。涼州固原甯夏兵各二千。付富甯安席柱統領。得旨。固原甯夏兵。著董大成。吳坤。率領前進。甘涼兵。著師懿德。率領前進。六月。大學士李光地疏言。前臣以瘡毒發體。乞休。奉諭。以內閣老成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賜賚頻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萬壽節後。臣復申前請。又因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御纂朱子



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二三年間。荷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斟。縷析毫分。每一經校正。能使愚蒙頓開。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陳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綿。奏對多失儀節。聖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歿於閩亂之時。窆封淺土。臣母之歿。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十餘年來。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臣孫幼小。未能襄事。臣以草霜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臣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泉下未逮夫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之幸者。臣聞父老扶杖以觀化。葵藿傾葉以向陽。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聖明。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忘君。實不獲已。而引年求退。伏乞聖主哀而諒之。得旨。給假二年。事完。仍來京辦事。大臣議覆。西安將軍席柱。尙書富甯安疏言。大軍現駐甘肅。喂養馬匹。應



令席柱等。停其甘肅喂養馬匹。率領兵丁。挨次出白隆吉爾塔爾。那泰至巴爾庫爾。

今改名巴里坤

等處地方。擇水草好處分駐。

七月。

諭議政大臣等。近和托輝特公博貝。

奏請招撫吳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屬厄魯特。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戶。若抗拒。卽行攻取等語。此奏甚是。著照所請。將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兵。添給博貝。聽候調遣。路振聲言。奉部文。令臣移駐哈密城。復托河齊哲克等處。查此地卽哈密第三堡西北之沙棗泉。其地濕熱。馬難肥壯。沙棗泉西北九十里。有山名爲無克克。嶺其山下。卽巴爾庫爾地方。請移營於此要路駐紮。從之。大臣議奏屯田事。據右衛將軍伯宗室費揚古。詢得蘇勒圖哈拉烏蘇拜達拉克河。明愛察罕格爾庫爾奇勒扎布罕河。察罕搜爾布拉罕口。烏蘭古木等處。俱可耕種。再臣等現駐扎察罕扎輝扎布罕河。特斯河一帶地方。應派善種地之士默特兵。前行耕種。應如所請。再哈密亦可耕種。應行文席柱。富甯安。將西吉木布隆吉爾等處。勘明具奏。奉旨依議。八月。辛未。大學士李光地。以予假。親至行宮謝恩。上親製詩以賜。並敕諸王大臣。各賦詩送之。九月。奉諭。今年既不進兵。令富甯安回肅州。料理軍務。及錢糧事務。和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招



撫吳梁海。已經歸順。九卿等議覆席柱富甯安言。臣等於六月二十九日。自甘州率兵起程。八月十八日。至巴爾庫爾東西兩邊。俱係大谷地方寬長。且水草甚好。宜令兵連接立營。從之。庚戌。上還熱河。冬十月壬申。上奉皇太后。自熱河回鑾。辛巳。還京師。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詔。巧立稅規。貪墨不職。受贓三十餘萬兩。請革職究擬。左都御史趙申喬以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肖。求賜罷斥。得旨。朕禮遇大臣甚優。自始至終。無不期其保全。凡官員才守。靡不詳察。朕曩巡狩。至龍泉關駐蹕之日。曾面詢趙鳳詔。噶禮居官何如。趙鳳詔奏稱。噶禮爲山西第一清廉官。朕以趙鳳詔乃趙申喬之子。斷不欺朕。因擢噶禮爲兩江總督。趙鳳詔又以居官受賄。比之婦女失節。朕諭爾言雖鄙俚。能如此存心甚佳。迨噶禮事敗。朕以趙鳳詔居官。詢尙書張鵬翮。而張鵬翮言其貪婪。近晉撫蘇克濟奏參趙鳳詔。受賄甚多。今閱趙申喬所奏。詞意忿激。殊非大臣之體。著飭行。仍令在任供職。尋命湖廣總督額稜特往勘。婪贓情實。疏言枉法受贓。例應鑕首。鳳詔爲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法應加等。擬監候斬罪。九卿議改立決。鳳詔遂伏誅。鑾儀使董大成言。臣至噶斯口巡查。並無往來人迹。噶斯口三面雪山。中有一線水草。皆



係蘆葦。其大路在得布特里西南。走藏西青海。西甯大通河。半月。卽到水固城。西北走柴旦木吐魯番等處。乃策妄阿喇布坦。出入咽喉要路。得旨董大成。已有旨令回肅州。到後。著勒限來京。左都御史劉謙。及子編修劉自潔。以率僕毆傷御史任奕璽。俱革職。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宣化五府水災。康熙五十五年地丁銀。八十五萬五千八百兩零。糧米豆穀。一十一萬五千五百石零。草九萬四千九百束零。俱通行蠲免。十一月。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子廟。從學政余正健請也。諭刑部。翰林何焯。朕欽賜以舉人進士。伊當終身感激。乃生性不識恩義。將今時文章。比之萬歷末年。將伊女兒。與允禩撫養。又爲潘來之子夤緣。罪應正法。姑念其稍能記誦。從寬免死。著將伊官銜。並進士舉人。革去。在修書處行走。戊申。賜塞都等一百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倉場侍郎荆山。疏陳漕運倉糧事宜。一漕艘至濟甯臨清等處。河水淺阻。請交山東撫臣。派司道督催出境。一水次兌糧。向有糠米。及船到起卸。迴不相符。皆運丁偷米攪糠所致。請令該糧道。將各倉兌米一袋。鈐封到淮。漕督拆驗加封。抵通日。臣等率坐糧廳對驗起卸。一漕糧掛欠。例將弁丁留通。勒限賠補。逾限不完者。發回本省。陸續追取搭運。甚爲煩滯。請於本年發回。令速賠補。



一京通廠座號房多坍。或以蔴囤收米。何堪久貯。請派滿漢堂官各一員。揀選賢能司官。料估修造。限內倒壞。原辦賠修。九卿會議。如所請行。諭大學士等。前曾屢次議將張伯行拏問。朕念其居官清廉。不受餽送。故不准拏問。今調來引見。甚屬糊塗。實非堪任巡撫之人。但操守甚好。於錢糧無多處。令其管守。諭吏部事務。甚屬緊要。張鵬翮雖丁艱。著暫留辦事。俟富甯安回日。再令張鵬翮回籍守制。十二月甲申。諭大學士等。倉場侍郎呂履恆。爲人懦弱。著調戶部侍郎。張伯行係革職之員。著授爲總督倉場侍郎。於倉廩工上。戴罪效力。免甘肅靖遠衛等二十八州縣衛所。康熙五十五年。額徵銀九萬七千八百七十兩零。糧二十三萬九千四十石。草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八十束零。亦盡與蠲免。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十七萬三千五百六十三。田地山蕩畦地。六百五十九萬七百六十四頃九十畝有奇。徵銀二千九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九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五十九萬二千石有奇。草一百五十萬八千四百七十四束。茶三十四萬一千四百二十四簍引。行鹽五百九萬九千八百五引。徵課銀三百七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有奇。鑄錢三萬八千六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有奇。



東華錄要卷二十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

章恭校

聖祖仁皇帝。

丙申康熙五十五年春正月壬子。

上幸湯泉。

二月。

命民間賣買地畝。令其隨地

輸課。從御史董之燧之言也。

己巳。禮部奏御史董之燧。奏參會試同考官。儲在文

等舞弊之處。請將原任左都御史劉謙。提至京城質審。

上諭大學士等。漢大臣等。

有好干預科場之事者。看來不待臨時。往往前一年。先爲之計。或選刻文章。或刊行

窗稿。令人誦習揣摩。場中一見。即可知爲何人矣。故選刻文稿。皆應懲戒。總之科場

事。當秉至公。不可稍參私意。去歲考試官。聲名不好。朕亦聞之。但劉謙已於別案革

職。若又提審。牽連甚多。著從寬免。將董之燧本發還。

諭趙普果否身死之處。前令

張伯行確查。今究竟如何。著問張伯行具奏。尋大學士等奏。臣等詢問張伯行。據云

趙普未死之處。實係傳言。尙未有確證。上曰。此案甚大。牽連人亦多。且府縣官。皆

因此誣誤。若趙普果不死。便當查拏。若已死。便當結案。將此交與刑部。速行完結。

癸酉。

上還駐暢春園。

三月庚子。

上還京師。

乙巳。大學士等奏。臣等遵旨問



欽天監。春分之日。風候從何方起。據監正明圖等云。是日風從西北乾方來。上曰。朕常立小旗占風。並令直隸各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內起西北風。而山東於是日內起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籍所載。雖不可盡信。然亦有鑿鑿可憑者。書中云。北方苦寒之處。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磳鼠有重至萬斤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但其牙色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上應天文。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山。土人呼崑崙爲枯隴。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大學士等奏曰。皇上於天文地理。逐一考驗精確。實前人所未發也。圖爾胡特貝勒子。阿喇布珠爾。奏請軍前効力。允之。命領所屬於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革席柱將軍。以副都統領晏布代之。副都統吳坤。亦撤回。以總兵張宏印代之。閏三月。壬戌。兵奏部。前阿南達奏稱。自邊界至噶斯口。一千七百里。今鑾儀使董大成奏稱。自嘉峪



關至噶斯口。三千餘里。董大成。誤信協領吳通寶導引。不由阿南達所行之路。繞道紆行。以致兵丁勞苦。馬匹損傷。應將革退。從之。夏四月。癸卯。上奉皇太后。避暑塞外。啓鑾。乙卯。上駐蹕熱河。奉天將軍嵩祝。扈蹕熱河。上以天時亢旱。命嵩祝傳諭在京諸臣。竭誠祈禱。勿因遇端午節。互相會飲。越旬餘。在京大臣。大學士蕭永藻。王揆等。以接奉諭示。熱河得雨。霑足。臣等不勝忻幸。具奏。上責嵩祝曰。朕因憂慮嘆旱。兩降諭旨。在京諸臣。遲延日久。始報奏熱河得雨。臣等不勝懼悚。語止於此。此處得雨。有何忻幸。部院諸臣。貪圖在家安逸。祈雨之處。未必親到。朕兩降諭旨。命爾抄發京師。乃並不直書申飭。又不察明劾奏。爾乃大學士也。是非所在。豈特當與衆言之。卽於朕前。亦當懇切言之。朕所用大學士三十四人矣。未見有如嵩祝者。伊自謂能自守之人。乃趨奉二阿哥。隱匿德麟逃走之事。與噶禮結親。自守者果如是乎。且索額圖噶禮。朕皆誅之。嵩祝豈更甚於索額圖噶禮。朕不能誅之乎。抑畏爾鑲藍旗之黨乎。今滿洲大臣內無能令漢大臣心服者。朕因仍用馬齊爲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穆和倫爲戶部尙書。著嵩祝卽馳驛前往京城。問用不勝忻幸之語者爲誰。祈雨不到者爲誰。嚴查奏參。若仍徇情面。一經覺察。必將嵩祝並誅。



之。陳名夏。卽爾之榜樣也。嵩祝至京。察劾。祈雨不到。及奏報遲延。之大學士蕭永藻。王揆。尙書赫碩色。張鵬翮。趙申喬。陳詵。王頊齡等。以不早察劾。自請勅部議處。部議革職。得旨。從寬留任。大學士等。各降級罰俸有差。五月。乙亥。皇子允祕生。丙子。浙閩總督滿保疏言。臺灣遠屬海外。民番雜處。南北兩路生番。自古聲教未通。今據臺灣鎮道詳報。南北生番。四千七百餘口。傾心向化。願同熟番內附。得旨。生番遠居界外。從未投順。今慕義輸誠。請入版籍。著地方官加意撫卹。倘有侵沒擾害者。該督撫卽行指名奏參。從重治罪。六月。丙辰。上幸湯泉。秋七月。辛酉。上還熱河。辛未。侍衛阿齊圖奏。臣於六月初六日。到察罕烏蘇地方。據臺吉達賴等言。察罕烏蘇。水草旣好。地方寬闊。宜於駐兵。若策妄阿喇布坦。使人到青海。必由此路。若往西藏。必由察罕托灰之路。此兩路。設兵防守。則噶斯以內。更無可行之路。再自噶斯口。過打布縣瀚海。有地名噶順。可進色爾騰地方。此處亦當設兵防守。臣遣人往視噶斯口。果無可以駐兵之處。今將兵分爲四營。駐紮察罕烏蘇。令護軍參領欽第由等。領兵駐紮噶順。設汛防守。報聞。癸未。上行圍。發熱河。八月。免湖廣岳州等八縣衛。江西甯州等三州額賦。九月。壬戌。上還熱河。戊辰。上聞貝勒



允禩染患傷寒。降旨十四阿哥允禩。向來與八阿哥允禩相好。著伊同太醫商酌調治。壬申。上奉皇太后自熱河回鑾。甲戌。上駐蹕兩間房。問皇四子和碩雍親王曰。八阿哥病。汝曾使人往看否。回奏云。尙未使人往看。上曰。汝當使人往看。己卯。上駐蹕密雲縣。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奏云。臣使人往看八阿哥允禩。病勢甚篤。今欲先回看視。上允之。後發來。上諭云。四阿哥隨駕在外。惟伊一人。乃置扈駕之事。奏請先回看視允禩。觀此關切之意。亦似黨庇允禩。醫藥之事。卽著四阿哥料理。辛巳。上駐蹕湯泉。因允禩臥病在暢春園路旁園內。降旨將允禩移回家中之處。著諸皇子議奏。皇四子欲移允禩回家。問及諸皇子。俱說應當移回。惟允禩憤怒云。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移駐家中。萬一不測。誰爲承當。激切攔阻。將欲移允禩之事奏聞。上又降旨云。八阿哥允禩。現今病勢。雖未至十分沉重。若欲移回。斷不可推諉。朕躬令其回京。諸皇子議云。八阿哥病勢甚篤。尙有不測。允禩現駐之處。乃皇父經由之御路。所關非細。理應移回。一面奏聞。一面卽將允禩移回家中。癸未。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因至湯泉奏云。臣素不諳醫藥。今旣送允禩到家。臣無可料理之事。奏知前後始末。上方釋然。得旨所奏已悉。甲寅還京師。冬十



月。上諭大學士等。張伯行條奏宜立社倉。前李光地爲直隸巡撫時。亦曾請立社倉。朕諭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爾姑試行。後試行之。果無成效。倉糧庫帑。設官專理。尙且虧空。社倉所收穀石。交百姓收貯。寺廟虧空。又何待言耶。其果否可行之處。爾等會同九卿議奏。上諭聞富甯安。駐紮肅州地方。秋毫無犯。彼處兵民。無不歡悅。誠無愧於大臣之道矣。辛卯。允禩患傷寒病。愈後。屬內侍魏珠奏聞。上命將所停允禩之俸銀俸米。俱照前支給。丁酉。議政大臣等。議准吏部尙書富甯安疏言。肅州迤北地方。可開墾處甚多。酌量河水灌溉。今歲西吉木。達里圖。隆吉爾三處。共收糧一萬四千餘石。請將西吉木達里圖。及金塔事等處。動正項錢糧。招民耕種。從之。壬子。諭大學士九卿等。海防乃今日之要務。朕時加訪問。故具原委。地方督撫提鎮。亦或未能盡悉也。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廠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十隻。尙須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且有人條奏。海船龍骨。必用鐵梨笏木。此種不產於外國。惟廣東有之。故商人射利偷賣。卽加查訊。俱捏稱遭風打壞。此中情弊。宜速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喇吧等處。常有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卽海賊之藪也。官



兵出哨。或遇賊船四五隻。兵船止一二隻。勢不能敵。舵工又不奮力向前。將領亦無可如何。不過尾追而已。何能剿滅耶。再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聽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又沿海礮臺。足資防守。明代卽有之。不可不加意防範。臺灣之人。時與呂宋地方人。互相往來。亦須豫爲措置。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漢人人心不齊。如滿洲蒙古數千萬人。皆一心。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爲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爾等俟廣州將軍管源忠等到京後。詳議具奏。十一月辛酉。諭明年暫停進兵。派兵兩路襲擊。戊辰。上謁陵。啓鑾。乙酉。刑部奏盜犯韓七。偷掘明朝陵寢。爲首之韓七脫逃。獲日另給。爲從王五等。擬絞監後。秋後處決。得旨。偷掘先朝陵寢。卽與掘伊祖父墳墓相同。韓七著嚴緝。務獲到日。著卽處斬。王五等著立絞。十二月己酉。上還京師。壬子。免順天永平所屬兩府三十五州縣衛所。明年地丁稅糧。通行蠲免。積年逋賦。亦並除之。丁酉。康熙五十六年春正月。丁卯。以御纂周易折中。頒賜羣臣。壬申。以噶斯口路駐兵一千。甚爲單弱。以西安兵二千。及西甯兵一千。益之。甲戌。上幸湯泉。庚



辰。兵部等衙門。遵旨會同陞見來京之廣東將軍管源忠等議覆。凡商船照舊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噶囉吧等處。不許商船前往貿易。於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水師各營巡查。違禁者嚴拏治罪。其外國夾板船。照舊准來貿易。嗣後洋船。初造時。報明海關監督。地方官親驗印烙。取船戶甘結。並將船隻丈尺。客商姓名貨物。往某處貿易。填給船單。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單嚴查。按月冊報。督撫存案。每日各人准帶食米一升。並餘米一升。以防風阻。如有越額之米。查出入官。船戶商人一併治罪。至於小船偷載米糧。剝運大船者。嚴拏治罪。如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賣船之人。皆立斬。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如遇私賣船隻。多帶米糧。偷越禁地等事。隱匿不報。從重治罪。並行文山東江南浙江將軍督撫提鎮。各嚴行禁止。從之。

辛巳。上還駐暢春園。甲申。上諭諸皇子曰。允禩往往多疑。用心於無用之地。朕因伊病初起。遣人傳諭云。爾想何食物。可奏朕知。朕此處無物不有。但不知於爾相宜否。故不敢送去。伊反以朕旨內不敢二字。懷疑奏稱承受不起。來門上跪求。於無事中。故生事端。衆人觀之。成何體統。二月丙戌朔。上巡幸畿甸。啓鑾。欽



天監奏。正月二十一日。奉有歷日。內所列男女九宮以上元爲中。元傳誤已久。宜悉依朕所定星歷考原。更改之旨。今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爲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起四宮。下元甲子起七宮。三度花甲循環一百八十年。週而復始。謹將康熙五十七年更改三元九宮民歷式樣繕寫進呈。下所司知之。授富甯安爲靖逆將軍。領兵分兩路。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界。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會同總督額稜特商議料理。癸卯。上還駐暢春園。癸丑。兵部議覆四川巡撫年羹堯奏。越嵩衛阿羊蠻。加巴貫子等。擾害地方。殺死官員等。臣調兵於十月初八。抵越嵩。差人曉諭。仍前抗違。臣卽撥將弁堵截。自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攻克巴沽白石巖寨。殺傷賊蠻數百。加巴貫子遠竄。臣於二十八日。撤兵回省。查加巴貫子等二逆。應令該撫速行設法擒獲。從之。三月。諭大學士九卿等。假稱誠親王允祉。巡視五省。招搖一事。年羹堯雖經奏聞。不卽行緝拏。亦屬不合。朕已差人各省查拏。必獲方已。不然則狂妄書生。將風聞爲實事。遂以誠親王允祉。於各省嚇詐取賄。筆之於書。此處關繫聲名非小。地方官查訪報明。乃爲之預備驛遞。謂無干法紀可乎。此等不畏王法。假冒王差。膽大生事者。不可謂無其人。凡有旂人。現在各省。或已經回京。該旂逐一查明。



具奏。若隱瞞不奏。朕一經查出。或被旁人舉首。定照軍法治罪。決不寬恕。諭大學

士等。趙申喬奏錢局鼓鑄一摺。內有鉛將朽爛之語。若鉛至朽爛。金銀亦必致虫蛀

矣。著趙申喬明白回奏。乙丑。福建巡撫陳璘。以巡撫衙門一年支用。賞兵給役。並

各項費用銀兩奏聞。得旨。前陳璘奏稱。將此項公用銀兩撥充餉銀。曾諭以督撫

等將此具奏者。朕並未准。緣此項係屬應用之銀。並非正項錢糧。若撥充餉。嗣後不

肖之徒。必於此外又行侵蝕索取。諭旨甚明。陳璘瑣屑具題。著嚴行申飭。命靖逆

將軍富甯安。由巴爾庫爾一路。命公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由

阿爾泰一路襲擊準噶爾。壬午。上巡視河隄。啓鑿。癸未。上至要兒渡等處。

徧閱隄岸。駐蹕河西務。夏四月。上還京師。戊子。命禮部求雨。兵部議覆。

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天主教設自西洋。今各省設堂。招集匪類。此輩居心

叵測。目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內外布滿。加以同類洋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飭

早爲禁絕。毋使滋蔓。查康熙八年。會議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

常自行外。其直隸各省。立堂入教。著嚴行曉諭禁止。但年久法弛。應令八旗直隸各

省。並奉天等處。再行嚴禁。從之。庚子。大雨。辛丑。上奉皇太后巡幸塞外。啓



鑾上諭外省督撫提鎮。嗣後由京出外。及各省引見官員。前奏請朕安者。永行停止。兩廣總督楊琳。廣西巡撫陳元龍疏言。粵西山多田少。需米湖南。而衡湘米船。由永州經過。奸民借禁糴阻索。致商販不前。米價多昂。請令上官。隨時禁止。從之。五月丙辰。京師雨。己未。上幸湯泉。庚申。九卿遵旨議覆。凡王阿哥差人賜屬下外任官物件。該督撫卽行奏聞。如無勘合。而擅索取船馬者。卽行參究。係妄行詐騙者。正法。地方官私自供應者。革職治罪。督撫隱匿不奏。降二級調用。從之。甲子。上還熱河。六月癸巳。命刑部寬恤獄囚。秋七月辛酉。刑部等衙門。會議江南巡撫佟國勳。四川巡撫年羹堯。不將逃人孟光祖拏獲奏聞。反接受物件。答拜餽送禮物。應將修國勳。年羹堯。俱革職。得旨。佟國勳著革職。年羹堯從寬革職。留任效力。戊辰。諭大學士等曰。朕少年時。在興安嶺上。行茂林中。迅雷忽作。乃避出茂林。雷止。遣人往視。樹木皆爲迅雷所擊。此皆朕親歷之事也。又諭左都御史徐元夢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於略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者。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甚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卽可祈雨。蒙古人謂之查



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辛未。靖逆將軍富甯安疏報。臣等分兵三隊。於六月二十六日。由巴爾庫爾進發。令散秩大臣阿喇衲等領兵一千三百名爲頭隊。往擊厄魯特邊境。臣統大兵尾其後。於七月初四日。將至阿克他斯。據阿喇衲報稱。初三日。至烏蘭烏蘇。拿獲策妄阿拉布坦哨兵二人。又奏臣自烏魯木齊回兵。向畢留圖而來。路遇厄魯特三百餘人。臣整兵迎剿。賊衆不支。敗奔深山。灰特台吉。札木畢。陣亡。又奏。臣等領襲擊之兵。於七月初十日。至烏魯木齊地方。拿獲回子。探問準噶爾消息。隨於十一日。整兵前進。至通俄巴錫地方。分派隊伍。搜山林。拿獲回子男婦幼童。共一百六十九名。並獲駝馬牛羊等物甚多。將其耕種地畝。俱行踐踏。將兵撤回。八月壬午朔。上行圍發熱河。振武將軍公傅爾丹奏。臣等派襲擊之兵。分隊前進。公博貝統兵。於六月二十九日。至博羅布爾哈蘇。追斬厄魯特五十餘人。擒四人。遣額駙吳爾袞等。遣人分路尋探。並無賊踪。於七月十七回兵。丁未。議政大臣等。議覆西甯駐紮侍讀學士查禮渾等奏。據西邊拉臧汗咨文云。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於七月初四日。掠其納克禪邊內木寶一部。人衆且言。又令策零敦多卜。領兵萬人。前往征取拉藏等語。我兵不可不豫爲防範。應令松潘西甯兵丁。出口安營。得。



旨依議。但地方遼遠。俟信息到時。始行調兵。恐或不及。可派荊州滿洲兵二千名發往成都。派太原滿洲兵五百名。發往西安。九月己巳。上還駐熱河。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焞。因日眚甚劇。遣人來購空青。應准其採買。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阿克敦。鑾儀衛治儀正張廷枚曰。朝鮮國王李焞。安靜奉法。人民愛戴。四十餘年。伊國中享太平之福。未有如此之久者。朕甚嘉之。覽禮部奏。王因病日來購空青。朕聞王疾。深爲軫念。卽於行在。特簡爾等。齎空青往賜。此係格外之恩。凡一應禮節。爾等到時。令王不必拘於成例。隨處可以相見。並傳諭之。四川提督康泰。領兵一千餘人。至黃勝關柏木橋。鼓噪而歸。松潘總兵路振揚。前往彈壓。事聞。命康泰來京。路振揚署提督事。振揚旋疏言。松潘所屬黃勝關。並無墩堡。向設漳蠟營。遊擊一員駐劄。管轄番衆。迤南爲雜谷安撫土司。種煩俗悍。南境直抵打箭爐。與天全招討司。明正土司接壤。今該土司良爾吉之子班第爾吉。尙未承襲。臣備兵之初。密令選屬。防守各隘。頗稱勤順。請准襲職。並加賞資。又加渴瓦等安撫土司桑郎溫愷。所部羌苗亦衆。接近漢地。現募部衆運糧。又有漳蠟營所轄之祈命上下包坐司等土官土兵。習於戰鬪。熟諳邊情。臣曾令備土兵一千候調。咸知踴躍。亦請加賞。如有調發。准支口糧。



下議政大臣議。並如所請。冬十月己丑。上奉皇太后回鑾。庚子。還京師。

命侍郎梁世勛、海壽等督理巴爾庫爾屯田。命副都統法喇往四川至成都。斬鼓譟之守備汪文藻等五人。兵遂定。會同年羹堯料理軍需。上諭現在西邊用兵之處。與雲南及打箭爐道路相通。著都統和禮往雲南打箭爐。著護軍統領溫普前往。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奏策妄阿喇布坦屬下策零敦多卜等之兵三千來西藏。欲滅拉藏汗。拉藏整兵迎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敦多卜等之兵自遠路衝雪前來。士卒凍餒。馬駝倒斃。沿途俱徒步而行。三千兵內厄魯特之兵少。吳梁海之兵多。到者止二千五百。其餘五百兵丁皆疲極。不能同到。上命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等駐兵青海形勝之地。潘松兵亦駐形勝地。以便哨探。有事彼此相助。並移文富甯安等知之。庚申。諭大學士等。朕於各省錢糧。分年豁免。無不週徧。今年各處豐收。亦無可免。止有帶徵一項。或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久不清結。通計各省帶徵。亦不過一二百萬。爾等會同戶部將款項查明具奏。可免則免之。但豁免之事。恩出自上。則可。前趙申喬欲以己意行之。可乎。上諭。朕近日精神漸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舉發。愈覺昏暈。天下至大。一念不謹。



卽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卽貽數千百年之患。爾等大臣。又多年老臣。鬚髮盡白。有奏事畢。不能起者。辦事有誤。或推耳聾年邁者。如此則事必致貽誤。古人雖云。無爲而治。人主不過總其大綱。然一日萬幾。豈皆大綱乎。書中之言。多不可信。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閱。悉屬筆底描摹。無足徵信。所以讀書與行事。截然不同。爾等以我讀書報皇上。亦是虛文。務在各盡心勉力。庶不至有誤天下之事。十一月。免八旗公庫未行扣完銀。一百九十六萬八千零。免直隸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八處。帶征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零。其安徽江蘇所屬。帶征漕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餘兩。米麥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餘石。免征各半。湖廣巡撫劉殿衡疏言。沔陽屯田。五百七十餘頃。原屬窪地。遇水易淹。舊係給軍。自種自食。嗣因歸入勸墾升科例。每畝征糧一斗有奇。賦倍民田。又屢被水災。積年逋欠軍丁。籲訴難支。應減半征。與清浪一例。以舒軍困。部議從之。癸丑。上幸湯泉。乙丑。上還駐暢春園。丙寅。酉刻。上聞。皇太后違和。不待警蹕。止領近侍人員。急從西直門。進神武門。詣。皇太后宮問安。自是始有疾無間。辛未。上御乾清宮東暖閣。召諸皇子。及諸王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諭。



東華金鑑卷之二十一  
曰。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皇太后遠和。心神憂悴。頭暈頻發。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爾等面諭。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爲首務。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公四海之利爲利。一天下之心爲心。體羣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危。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寢寐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云當取。

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爲眞主驅除也。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讀書。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



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但秦史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爲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爲能保始終。覽三代而後。帝王踐阼久者。不能貽令聞於後世。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古帝王。多以死爲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瞽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尙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以考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稍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爲侈然自放。耽於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爲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挾摘瑕疵。朕爲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爲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適。爲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無爲而治。然身歿于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甯處。豈可謂之崇尙無爲。清靜自持乎。易遯卦。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卽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卽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卽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蒞政。無論鉅細。卽奏章內。有一字之譌。必爲改定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餘年。每多預先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執不綜細務之言乎。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爲。然平生未曾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飢。未敢妄費。爲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績。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尙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卽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



以至老無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由裁奪。每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恐前途倘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衷曲未吐。豈不可惜。故豫於明爽之際。一一言之。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之理。如晝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聖賢之大道。何足懼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爲己任。許死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爲天下盡其血。神爲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墮。至於萬幾隳壞。而後天災人害。雜然並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牀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於未死。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髦年。爲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不早。而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爲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



後福。朕一息尙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人。八齡踐阼。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祥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游安適。無一事撓心。便可望加增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血氣耗減。勉強支持。脫有誤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一至於此。每覽老成奏疏。乞休。未嘗不爲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數旬之頤養。保全考終之死生。朕之欣喜。豈可言罄。從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鬚藥進者。朕笑却之曰。古來白鬚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爲萬世之美談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並無一人。後進新升者。同寅協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無不有。事無不經。至於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息。故視棄天下猶棄敝屣。視富貴如泥沙也。倘



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覆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庚辰。上自皇太后違豫。晝夜焦勞。以致聖體違和。頭暈足痛。艱於動履。猶親詣甯壽宮問安。御東暖閣辦事。諸王大臣官員。奏請駕幸湯泉調攝。不允。十二月辛巳朔。皇太后病勢漸篤。聖心憂勞。以致聖體日就羸瘦。且足痛加劇。諸王大臣奏請調養。奏入留中。甲申辰刻。命諸皇子傳諭旨曰。呈太后病勢漸增。朕承歡奉養。歷數十年。不幸值此。朕躬雖抱病。此心未能稍釋。頃親往請安。朕體甚覺委頓。皇太后倘有不諱。朕自竭力以盡禮節。惟慮病體難支。此事著諸皇子。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禮部滿漢大臣。滿九卿。會同議奏。其割辦之禮。亦著議奏。禮部奏。臣等查例。皇上孝服用白紡絲。倘遇皇太后大事。照例豫備。又查慈和皇太后大行時。皇上未經割辦。倘遇皇太后之事。皇上亦不可割辦。得旨。皇太后不諱。孝服用布爲是。朕必行割辦。諸皇子停其割辦。上諭諸大臣。昨日朕足背浮腫。不能轉移。因皇太后病勢愈增。用手帕纏足。乘輿輿詣甯壽宮。朕捧皇太后手奏云。母后。臣在此。皇太后張目畏明。以手障光。視



朕執朕手。朕心悲慟。欲在甯壽宮守視。因病體萬不能支而出。從前自謂猶能勉強。昨勞瘁後。頭甚迷暈難支。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奏曰。皇上至孝純誠。皇太后脫有不虞。必欲力疾盡情盡禮。仰維皇上春秋已高。又適抱恙。皇太后聿躋上壽。受備物之奉者。垂六十年。是皇太后之福。皇上之孝。皆極古今之所稀有。至一切典禮。臣等雖愚。豈不知皇上孝思惟則。然考之於古。漢儒鄭康成最精于禮。其論國有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即朱子謹禮終身。及暮年有疾。遇家有祭祀。坐視子孫跪拜而已。此皆典禮明證。伏乞皇上深抑聖情。俯衷古制。一切勞力禮節。命諸皇子悉心經理。奏入得旨。皇太后倘有不虞。朕當力疾盡禮。爾等各有父母。勿過爲勸阻。朕益傷悼。愈增疾矣。丙戌酉刻。皇太后崩於甯壽宮。上拊膺哀號。即行割辯。孝服用布。哭泣弗輟。視梓宮安設畢。奠酒慟哭不已。諸皇子及近侍人員。屢次叩請。始回蒼震門帷幄。丁酉。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宮。安設於朝陽門外殯宮。丁未。上於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大祭禮。仍還居蒼震門內。戊申。滿漢文武大臣奏請。上還乾清宮。己酉。上還宮。

戊戌康熙五十七年春正月。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允礽爲皇太子。上在湯泉行宮。



召問。摺內所云。二阿哥聖而益聖。賢而益賢。爾等何由知之。且引漢戾太子爲比。天保詞窮請死。且供其父朱都納。同戴保商議繕本。令之來奏。命俱鎖拏嚴審。二月。庚辰朔。皇子牛。卽於是日薨。未命名。大學士等。以議處朱都納等一案。請旨。上諭曰。朱天保。希圖僥倖。違旨妄奏。又首將伊父供出。不忠不孝極矣。著卽正法。戴保。亦著正法。朱都納常賚免死。妻子入官。餘議罪有差。辛卯。九卿詹事科道。以建儲事。繕摺請旨。上手書諭旨曰。國家大臣。凡事宜詳細思維具奏。豈可草率。同於兒戲。朕將何賴。現今皇太后之事。未滿百日。梓宮尙未安厝。舉國素服。未曾剃頭。乃將大慶之事。瀆請。朕實不解。著卽回奏。九卿詹事科道回奏云。臣等冒昧瀆請。大體所關。全未見及。今奉旨明示。方豁然醒悟。自知愚昧。謹具摺請罪。上又手書諭曰。至愚極昧之處。不二次矣。如此何以辦事。必至終日爲人欺蔽。倘至誤事。不亦可恥耶。三月。裁起居注衙門。癸丑。減大興宛平各衙門廠稅。辛酉。上。大行皇太后尊諡曰。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翊聖章皇后。浙江巡撫朱軾。條陳修築海塘六事。一築北岸海甯縣老鹽倉石塘。應高二丈。每丈累石十層。縱橫側立。互相牽制。塘面內培土塘。使潮汐不致泛濫。一自老鹽倉石塘。由蒲兒兜至姚家堰。一千三



百四十丈。一開中壘淤沙。復江海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患。一築南岸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丈。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一委員歲修保固。又疏言海甯縣沿塘俱浮沙。塘脚空虛。長椿巨石。難期保固。惟用木櫃法。以松杉木爲櫃。實以碎石。以固塘根。乃用大石高築塘身。附塘另築堤。高及塘半。亦用木櫃法爲幹。外砌巨石二三層。以護塘脚。不致潮汐侵入。再塘內向有河道。名備塘河。爲居民築壩所淤。應去壩疏河。卽以所疏土培岸。俱下部議。如所請行。江西巡撫白潢疏言

江西湖口縣關。地形甚險。兩山插江夾峙。商船候驗。停泊虹橋港。逼近山脚。夏秋僅容小船一二百。冬春水涸。往來報稅。必由梅花州嘴。紆行十餘里。遇水漲。則江湖二流。橫激港口。微風卽陷不測。惟關右里許。山勢開闊。有武曲港。可容千艘。但冬春亦涸。請自江岸至港口。大爲挑濬。於港口建昌壩二處。以阻游沙。外加排椿。以固壩根。可利停泊。商民俱便。部議如所請行。夏四月。乙酉。孝惠章皇后梓宮。奉安孝東陵。

丁亥。賜汪應銓等一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辛卯。上幸熱河。啓鑾。丁酉。諭禮部。王阿哥等之母。備位宮闈。俱年及六十五。四十有餘。宮中雖

稱妃嬪。尙未受封。今封博爾濟錦氏爲和嬪。瓜爾佳氏郡王允祐之母達甲氏爲妃。



封貝子允禔之母。瓦劉哈氏。十五阿哥允禩。十六阿哥允祿之母王氏。十七阿哥允禮之母陳氏。爲嬪。爾部察例具奏。五月己酉朔。上駐蹕熱河。己未。兵部議准。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奏。臺灣一郡。有極衝口岸七處。應修築礮臺十一座。內中路之鹿耳門。爲全臺咽喉。出入要口。安平鎮。爲臺灣水師三營駐紮之所。舊有紅毛城一座。現在補築城垣。其餘等處。亦現在修葺。有次衝口岸十五處。應修礮臺一十八座。再查澎湖地方。實爲臺灣門戶。金廈藩籬。有極衝口岸四處。內如媽祖澳。原有新城一座。現在修葺。其餘應築礮臺七座。有次衝口岸五處。應築礮臺三座。酌撥官兵巡守。北路之淡水鷄籠。爲販商要路。又爲臺郡後門。向係臺郡水師左營汛地。並未安兵屯駐。請於臺灣各營額兵內。酌量抽調兵五百名。戰船六隻。設立淡水營。令北路營參將管轄。並請移興化城守右營守備。駐防淡水。於臺鎮中營。撥千總一員。臺協左營。撥把總一員。爲淡水營千總。每年輪流。分防鷄籠。從之。河南南陽鎮標兵。因地方官查拏賭博挾忿。入府署。擁知府沈淵至教場。守之三日。巡視東城四川道監察御史楊汝穀。聞其事。劾總兵高成。縱兵毆官。請按律治罪。上是之。命刑部尙書張廷樞。內閣學士高其卓。往按得實。置首犯於法。總兵以下。論如律。六月甲午。議



政大臣等議覆侍衛色楞密奏。臣近接總督額倫特書信。內云。奉旨差渣布往察罕丹津處。令伊遣人將準噶爾之兵誘來。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後進兵。臣愚以爲準噶爾殘害西藏。彼處人民懸望我師。如望雲霓。豈能刻緩。況聞準噶爾兵衆散處無紀。伊等伎倆。不過暮夜襲營。偷盜馬匹而已。臣所統兵丁二千有餘。器械堅銳。馬肥餉足。今於五月十三。已至穆魯斯烏蘇。值今河水淺涸。策鞭可渡。又探距此五百里。見有準噶爾之哨兵。正當乘此機會。剿滅賊人。收復藏地。若復駐留。以俟額倫特兵到。恐需時日。口糧告罄。進退兩難。臣故不能延待。隨即陸續進兵。觀此所奏。甚是。應令色楞沿途小心。相機行事。再行文額倫特等。作速進兵。策應從之。秋七月。總督額倫特疏報。六月十八日。臣統兵自穆魯斯烏蘇起程。至圖爾哈爾渡河。至七叉河處。訪聞色楞白拜圖前往。但七叉河至拜圖。無路可通。臣於六月二十四。自七叉河向庫庫塞一路進兵。若與賊相遇。奮力剿滅。若前至博克沙克。遇見色楞之兵。則會同前進。報聞。甲戌。禮部等衙門議覆左都御史蔡升元奏。皇上親閱河堤。指示方略。淮黃底定。漕運無虞。商民永賴。至於翠華時巡。察吏治。訪民俗。諮問必周。芻蕘必納。聖德神功。洵可爲萬世法。恭請編纂省方盛典一書。以光郅治。應如所奏。設局纂修。



從之。八月。刑部等衙門。議奏鑲藍旗逃棍孟光祖。捏稱誠親王差遣。經歷各省。誑騙財物。應凌遲處死。得旨。改立斬。戊子。上行圍。發熱河。左都御史蔡升元。條奏五款內。一。六部侍郎開缺。由翰林出身者。以十五員而升兩缺。由京堂出身者。以十五員而升八缺。不無稍偏。請嗣後通行開列。一。五城司坊官。所奉牌票。衙門甚多。請嗣後除提督及部院堂官。通政大理堂官。順天府尹。本城御史外。各衙門不得擅行牌票。從之。閏八月。總督額倫特疏報。七月十八日。臣自贊西里克起程。至齊諾郭爾。連敗賊兵。追擊十餘里。訊獲賊。稱賊首扎布齊杜喀爾二人。帥兵四千。由喀喇烏蘇河西小路而來。臣移咨公策旺諾爾布。統兵速來接應。臣渡過喇喀烏蘇河。前往狼臘嶺。若與色楞相遇。則會兵進剿。得旨。嘉獎。事定後。著從優議敘。侍衛色楞奏。唐古一帶。聞大軍至。莫不歡躍。爲首台吉卓里克圖之子博音馬松等。帥衆投城。但臣未知額倫特由何路進兵。因將新滿洲侍衛諾里達爾達等派出。令投誠之沙克扎寨桑爲嚮導。前往偵探額倫特信息。今已得回文。臣在喀喇烏蘇。候伊來到。合兵前進。達穆地方。下所司知之。又奏。七月二十日。臣等統兵至喀喇烏蘇安營。二十一日。隨據新降臺吉博音馬松等報稱。現在厄魯特賊人。在伊地方。勒索口



糧。謀擊我兵。臣卽率領滿洲綠旗兵丁。分列三隊。前往截殺。賊衆衝抵。我師分道夾擊。連敗之。奪其三處山梁。賊兵竄走。臣隨統兵追殺二十里。斬戮賊兵三百餘人。受傷者甚衆。得旨。該部從優議敘。以莊浪等處地震。西邊用兵。免陝西甘肅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三十六兩零。積欠銀四萬七百五十七兩零。御史楊汝穀疏言。康熙三十八年。知縣行取特恩。以六部主事用。每主事四缺。補取三人。捐納一人。五十四年。行取特恩。以額外主事。遇缺卽補。惟五十一年。行取之員。與捐員簡補。至今未補者。尙十餘人。恐行取日多。壅滯益甚。請照四十八年。五十四年之例。酌量疏通。又五城司坊官。巡盜安民。責任匪輕。請照外省計典。俸滿二年。清廉材幹者。五城御史。呈明都察院核薦。有干八法者。照例處分。庶微員知所勸懲。又外任官親老戀缺。臨選輒以出繼爲詞。偶掣遠缺。托名治喪回家。希圖另掣。請嗣後赴選文結。叙明三代履歷。如已選後。假稱過繼。托名治喪。以不孝論。出結官議處。俱下部議行。九月甲午。上自熱河回鑾。甲辰。還京師。先是總督額倫特。同侍衛色楞。俱統兵至喀喇烏蘇。與賊衆遇。屢敗賊衆。相持月餘。至是復率兵進擊。射死賊人甚衆。矢盡。額倫特猶力戰。歿于陣。冬十月甲寅。諭吏部考試月官。嗣後不必作八



股時文。止令寫履歷。以三百字爲式。觀其書法妍醜。文理工拙。則優劣可見矣。丙辰。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上命護軍統領吳世巴。委署護

軍統領噶爾弼。帶領第一起兵。於十一月十五日起程。往西安一路。駐紮莊浪。副都

統宗室赫石亨寶色。帶領第二起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由甯夏一路。駐紮甘

州。撫遠大將軍允禩。帶領第三起兵。由宣府大同。神木榆林沿邊一路。於十二月十

二日起程。駐紮西甯。各於駐紮處。喂養馬匹。癸亥。賜封榮九等一百十名。武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以四川巡撫年羹堯。辦事明敏。授爲四川總督。管巡撫事。

改鄂海爲陝西總督。十一月己丑。上以西征大兵起行。詣堂子祭旗纛。十二

月己酉。撫遠大將軍允禩。師行。丙辰。上謁陵。啓鑾。庚申。孝惠章皇后神牌。升

祔太廟。頒詔天下。舉隱逸。恤困窮。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遣官祭嶽瀆。長

白山。醫巫閭山。及歷代帝王陵寢。先師闕里。己巳。上還京師。辛未。冊封博爾

濟錦氏爲宣妃。和嬪瓜爾嘉氏爲和妃。達甲氏爲成妃。瓦劉哈氏爲定嬪。王氏爲密

嬪。陳氏爲勤嬪。浙江巡撫朱軾。以杭州南北兩關稅。向例由巡撫監收。稅口五十

有餘。稽查匪易。奏請委員專理其事。俾巡撫得專力封疆。錢糧亦不致貽誤。下部議



覆。以杭州府捕盜同知監收。仍令巡撫統轄。



東華錄要卷二十一

聖祖仁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  
衡 章恭校

己亥康熙五十八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陰雲微雪不見。乙未。上幸湯泉。

庚子。上還駐暢春園。二月乙巳。上巡幸畿甸。啓鑾。壬子。命內閣中書鄧

廷詰翰林院編修成文。諭祭故安南國王黎維正。並封嗣子黎維禔爲安南國王。

甲寅。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

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與九卿等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等有知者。即便指出。

看過後面奏。尋九卿奏俱乞頒賜。詔允之。庚申。上還駐暢春園。癸酉。議政

大臣等議覆都統法喇奏。蒙古地方及西藏人民皆係以茶養生。賊人卽踞藏地。非

茶斷難久居。我皇上憫念青海與裏塘巴塘人衆。非茶難以度日。將作何定數。分

晰禁止之處。令臣等詳議。臣等思唐古忒之人亦皆爲賊所迫脅。難以禁其養生之

物。但松潘一路。茶價甚賤。青海一帶。積茶必多。應暫行嚴禁。俟其懇請時。再酌定數。

令其買運。至打箭爐外。最近者爲裏塘。遣官招撫。令營官造其所管番寨戶口清冊。



酌量定數。許其買運。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應如所請。從之。浙江巡撫朱軾。疏劾巡鹽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格。勒索商人。

命刑部尙書張廷樞。學士音德。往審得實。論如律。三等待衛畢里克。練鷹千涿。

水。強宿民舍。毆傷人。涿水知縣甘汝來。拘訊。事聞。交部質審。議革汝來職。罰畢里克。

俸。得旨。畢里克革職。汝來免罪。雲貴總督疏參貴州巡撫黃國材。有辦事才。但。

每事任性。處死苗子阿容。及王阿么等十六名。以龍里縣民薛有凌。貴定縣民辜瑤。

平代營民徐跳等。親生女嫁與楚人者。指爲掠販。處以重刑。將薛氏等賞兵。其進京。

陛見。各府屬捐俸工。借藩庫銀二萬五千二百兩。餽送。時國材在京。命九卿傳訊。

所供與原參互異。令國材赴黔。集陳錫參案內官員。苗民等面質。上遣刑部郎中。

齊克坦。戶部主事謝檜齡。往審。受餽是實。雖供充公。究屬不合。應降三級調用。餘案。

免議。得旨。黃國材著解任。尋命解餉西甯二次。靖逆將軍富甯安。遵旨議覆。烏。

蘭烏蘇。四面皆山。地方狹隘。不便修城。多駐兵丁。有庫庫車爾地方。周圍遼闊。離烏。

蘭烏蘇不遠。應在庫庫車爾左近。有水草處。修築城池。駐兵鄂龍吉噶順喀桃約落。

圖烏蘭烏虎爾查圖庫爾麥圖。俱修築土堡烽燧。得旨。庫庫車爾等處。與巴爾庫。



爾相間。有三百里。應酌派兵。在現設汛界之數什希搜齊等處安營。以爲應兵。大兵照常駐紮。巴爾庫爾。下大臣知之。禮部題。孝惠章皇后陵。在孝陵之東。恭擬孝東陵字樣。得旨是。三月。部議河督趙世顯疏言。清江浦附近淮安關。請以淮安府屬裏外兩河。同知內揀選一員管理。照例征收額稅銀十九萬兩外。節省浮費等項。可餘十五萬兩。交河庫以濟工需。俾免題請發帑之煩。從之。撫遠大將軍允禴。奏參吏部侍郎色爾圖。料理西甯兵餉。並不實心辦事。任意遲延。運米又通同剋扣。請將色爾圖嚴審。又參都統胡錫圖。沿途索詐官吏。擾害百姓。請革職嚴審。下部議。應如所奏。從之。夏四月。議政大臣。議覆撫遠大將軍允禴請。今年暫且停兵不進。大兵應令在西甯駐紮。從之。五月。刑部等議准。差往浙江審事禮部侍郎王思軾等奏。浙江正考官編修索泰。應允侍讀學士陳恂屬託。將陳鳳墀中式。陸續借陳恂銀一千五百兩。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倩人作文。夤緣中式之陳鳳墀。代營關節之陳莘衡。陳恂。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陳鳳墀之父陳文熾。往陳恂之子陳鈺家。取回關節。陳鈺接受銀兩轉付。俱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代陳鳳墀作文之段志閔。照例枷責。索泰等所得銀兩。俱追取入官。副考官檢討張懋能。應降二級調用。從之。六月。



丁未。四川總督年羹堯奏。探得西海各部落。近因貝勒達顏病故。各有吞併之意。又聞策零敦多卜。現今左哨兵六百餘名。過喀喇烏蘇河。前往青海。又聞發兵八千來藏。已至業爾根克野地方。臣思自藏至打箭爐。南路險遠。北路平近。裏塘現有大兵。南路可以無虞。惟北路宜豫爲之防。臣等已調兵防守。中渡河口。又酌撥調提標兵丁。於打箭爐附近駐紮。防守霍耳一路。報聞。都統法喇言。臣遵旨。令副將岳鍾琪。令綠旗兵先行。到裏塘。其酋達哇拉木渣爾巴第巴色布騰阿住等。語不遜。鍾琪乘其無備。擒解首逆七人到臣。臣恐生事端。已將七人正法。隨宣諭安撫之。又令岳鍾琪。進取巴塘。招撫後法喇。應駐紮巴塘。從之。尋巴塘就撫。秋七月。丙戌。山東巡撫李樹。恭進土產麥麵。奉 上諭。此端一開。各省效尤。不肖有司。借端科派。有累小民。亦未可定。所進麥麵。著發還。八月。庚戌。上行圍。發熱河。己未。諭侍衛等。朕於騎射行獵等事。皆自幼學習。稍有未合式處。侍衛阿舒。默爾根。卽直奏無隱。朕於諸事諳練者。皆阿舒默爾根之功。迄今猶念其誠實忠直。未嘗忘也。朕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猯獬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於一日



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朕所以屢諭爾等者。以爾等年少。宜加勤學。凡事未有不學而能者。朕亦不過由學而能。豈生而能者乎。議覆振武將軍傅爾丹疏言。英代察罕搜爾與鄂爾齊圖果爾二處。各築一城。將充發者。暫住耕種。俟一年後。派兵駐防。從之。予浙江西安縣孔氏嫡裔。歲科額外入學二名。從學政汪滌請也。九月甲午。上回鑾。江西巡撫白潢疏言。江西科第之盛。遠勝浙楚。康熙三十五年。奉旨增額。江西七十五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是向來中額。多於浙楚。四十一年。浙江湖廣二省。以督臣郭琇。撫臣趙申喬請。照江南中額。增至八十三名。江西未經題請。不增。至五十年。特旨增直省中額。浙楚又各增十六名。江西僅增十五名。近科入場士子。多至一萬二千餘人。而中額不得比於浙楚。通省合詞請題廣額。懇恩將江西鄉試中式。照浙楚一例取中。從之。冬十月丁未。上還京師。壬子。諭內閣學士長壽。朕覽邵子聲音圖說。於各國聲音。有不能該括處。朕於聲音之學。究心二十餘年。雖未親至鄉里。而鄉里人之聲音。無不悉知。有如清字之音。有漢字所無者。漢字之音。亦有清字所無者。朕將此聲音圖。討論多日。欲該括各國聲音。斷乎不能。朕以爲性理精義內。邵子聲音圖。宜仍



用漢字其清字圖。可以不用。蒙養齋修書舉人王蘭生諳曉音韻之學。爾與之商酌。觀其意見如何。並將此旨令漢大臣同閱。刑部尙書張廷樞奏。據關聖帝君五十

六世孫關爵呈稱。原籍解州。遷洛守墓。竊見宋儒邵子程子後裔。俱恩賜世襲博士。爵祖墳墓在洛。春秋致祭。懇與宋儒後裔一體恩賜博士。臣思邵子程子發明忠孝節義之理。關聖帝君力行忠孝節義之事。可否給與世襲博士。出自聖恩。下部議行。

十一月。戶部議覆。四川總督年羹堯奏。裏塘巴塘地居荒服。大兵一抵其地。堪木布第巴率衆來歸。請自康熙五十九年爲始。願輸納錢糧。其錢糧卽在軍前支用。免入川省額賦。俟西藏平定。另行請旨定奪。從之。庚寅。增江西解額。十二月。諭戶部。比年興兵征剿。遠歷邊陲。居送行齎。民力勞瘁。若非格外加恩。小民恐致失業。所有沿邊六十六州縣衛所堡。明年額征地丁錢糧。盡行蠲免。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春正月。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率兵進藏。以公集旺諾爾布。副都統阿琳實。額駙阿寶。侍讀學士常綬。提督馬見伯。總兵李麟。參贊軍務。諸王大臣等。奏請。皇上御極六十年。請行慶賀典禮。不允。調出征裕親王保泰子廣善。簡親王雅爾江阿子永謙。貝子魯賓。護國將軍敬順。回京。從撫遠大將軍允禔。



請也。二月。授噶爾弼。以護軍統領。爲定西將軍。領兵進藏。調都統法喇。于打箭爐駐防。封新胡必爾汗。爲宏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派滿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其四十九旗扎薩克。並喀爾喀。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亦令遣使會送。辛酉。上還京師。三月。都統武格言。雲南一路滿漢兵。奉調赴巴爾喀木。與將軍噶爾弼。會兵進藏。臣等於二月十二。自雲南啓行。報聞。兵部尙書遜柱疏言。皇上勤求治理。加意人材。武臣推用時。自提鎮以及千總。必親考其騎射。驗其年力。如此其重也。兵部向有武舉武生。官員子弟効力一途。三載役滿。考試弓馬。分別一二等。以守備千總用。定例遵行已久。但人廣銓滯。每逢月選。効勞出身者。多係弓馬生疎。材力不及。則裁汰不可不嚴也。請於差官六十名。裁三十名。站堂辦事三十名。裁四名。停用武生官員子弟。專取武舉武進士。願効勞者。其宗人府鑾儀衛。兵科効勞之人。一體取用。武舉三年役滿。內大臣會同兵部。嚴加考試。武進士頭等。以營守備用。二等以衛守備用。武舉頭等。亦以營守備用。二等以守禦所千總用。弓馬生疎。人材不及者。不准推用。詔如所請行。靖逆將軍富甯安言。今歲大兵進藏。其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兵。亦約會前進。襲擊準噶爾邊境。使賊人擾亂。臣請率兵三千。從烏



魯木齊往。分兵四千。由吐魯番往。尋部議吐魯番一路兵。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統領前進。從之。征西將軍祁里德言。阿爾泰兵。臣請領七千人。從布委爾一路前進。將軍傅爾丹。領八千人。從布喇罕前進。擊準噶爾邊境。從之。夏四月。戊申。上巡幸塞外。啓鑾。辛亥。命禮部祈雨。五月。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永泰。因伊曾祖費英東立傳事。傳赴史館。永泰私閱實錄。隨摺奏伊祖圖賴之事。未記載。奉旨查奏。至是。內閣劾永泰。私閱實錄。又作史定例。惟關係國家之事。始載。其餘細事例。不編入。永泰私心。妄行陳奏。請旨交部嚴議。尋部議。革副統任。並佐領。六月。直隸保安懷山西蔚州地震。是日。京師地微震。延慶保安沙城懷來蔚州廣昌渾源宣化龍門來等處。地震。蠲本年田租。並賑之。秋七月。朔。丙寅。日有食之。江西巡撫白潢疏言。州縣因公挪用。虧空錢糧。請照霉爛倉穀例。著不論在任解任。及分賠之知府。能於限內全完。准其開復。部議如所請行。工部等衙門議覆。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海保奏。浙江海塘事宜。一海甯縣老鹽倉北岸。東自蒲爾兜起。西至姚家堰止。共一千三百四十丈。砌築石塘。可保護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民田。其沿海要隘。應築草壩。以資抵禦。一海甯縣沿海地方。俱係沙土。今沿塘新有漲沙。乘此速將石塘砌築。將來



沙土漸聚。便可擁護塘根。每塘一丈。用大石砌作十層。共高二丈。塘面之內。培築土塘。高一丈。寬二丈。一開中小壘一帶淤沙。以復江海故道。則海甯土塘石塘。可免潮水沖決。一築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丈。以防南岸潮患。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如有怠玩誤工。侵冒滋弊者。察出參處。一請專員歲修。以保永固。其南岸紹興府之上虞餘姚山陰會稽蕭山五縣石塘土塘。交紹興府同知管理。北岸杭州府之海甯仁和錢塘三縣石塘土塘。將金華府同知裁去。添設杭州府海防同知一員。管理嘉興府之海鹽平湖二縣石塘土塘。交嘉興府同知管理。一凡江海潮神。向登祀典者。祈皇上加贈封號廟額。令有司春秋致祭。從之。乙亥。諭大學士等。朕先巡幸陝西。曾問黃河水路由河南通至陝西之處。地方官回奏。不能行走。朕思上古大禹鑿龍門。通濬水道。漢唐之時。俱經輓運。豈有不能行船之理。故特遣皇子允祉往勘。允祉乘騎渡黃河。至砥柱龍門。查看竟可行船。由龍門至黃河。直通渭河。可至西安北門。從絳州汾河。可至山西太原。彼時山西陝西河南。將軍督撫等。亦曾令會看。今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催趲全完。並無遲誤。本年漕船。已經過淮。更無他事。漕運印務。暫交與河道總督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將河



南府至西安。黃河輓運路徑。勘明具奏。陝西現存穀石數目。亦著查奏。今陝西正值軍興之際。施世綸暫居陝西。協同總督鄂海辦理。世綸於是溯流而上。尋求古跡。疏言河南孟津縣。至陝西太陽渡。大小數十餘灘。繹路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惟圪把窩。魚林漆等處。繹路年久。間有坍塌。其澗池以下水道。下水船可載糧三百餘石。上水載及其半。澗池以上。河高迅及。僅可輓數十石。由砥柱至三門神門。本無繹路。若小舟乘東南風。猶或可上。鬼門水勢洶湧。土人從未行舟。惟人門稍緩。石崖鑿有繹路。路旁鑿有方眼。又有石鼻。可穿鐵練。方眼可裝木限。援手助力。觀此則從前輓運之跡猶存。自陝西至西安府。河水平穩。俱有輓運路徑。臣謹繪圖呈覽。又奏河南府至陝州三門。現在無船。請自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三百餘里。用車運。計五日可到。每車可裝穀八石。計穀二十萬石。需車脚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府黨家碼頭。河平水穩。水運爲便。需運費銀二萬六千兩。自黨家碼頭至西安府倉二十里。又需車價銀四千兩。其貯穀口袋二十萬餘。需價銀三萬兩。共計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總於豫省支銷。不令陝西接運。但運穀二十萬石。止得米十萬石。請令豫省。以二穀易一米起運。則運費可省半。若慮米難久貯。請照例出陳



易新奏入。上嘉其詳悉從之。上諭陝西地方現有軍務。又年歲歉收。總漕施世綸。協同總督鄂海。動支倉穀散賑。但地方官員大半悉在軍前。辦事之人殊少。著發帑金五十萬兩。並陝西常平倉穀百三十萬石。酌量動用。派部院司官往賑。仍交施世綸總管。八月戊戌。上行圍發熱河。庚子。琉球國中山王尙敬。奏請伊國官生入監讀書。允之。甲辰。靖逆將軍富甯安疏言。臣於七月初一日。率兵七千啓行。初二日至搜集。選輕騎前進。至烏蘭烏蘇之源。及托穆圖。並無賊踪。因遣侍衛哲爾德等。赴阿克塔斯。侍衛克什圖阿王錫。赴伊爾布爾和韶。臣統兵隨後。初八日。哲爾德至阿克塔斯。擒一賊。餘衆散逃。克什圖等至伊爾布爾和韶。奪馬百餘匹。擒殺五十餘人。獲賊哨頭目杜爾伯特臺吉。垂木拍爾宜。卽解京。惟因傷重。暫送巴爾庫爾。付副都統雅圖。俟回兵時解送。得旨。垂木拍爾。暫停起解。俟瘡痍愈後。再行解京。癸丑。征西將軍祁里德奏。臣另派兵一千二百人。由阿保喀布沁。陸續擒厄魯特吳梁海等四百餘人。又七月二十九日。臣自鏗額爾河前進。擊敗厄魯特寨桑色布騰等。色布騰率二千餘人降。獲牲畜萬餘。得旨。此次擒獲之人。及報降之寨桑色布騰等。派官解送京師。甲子。靖逆將軍富甯安言。散秩大臣阿喇納等。於七月初



八日。進兵齊克塔木。遇賊擊破賊營。悉降其衆。初十日。至皮禪城。諭降其回子三百餘人。十三日。至吐魯番阿克蘇爾坦。及總管頭目沙克扎拍爾等。率衆迎降。於七月十六日。帶沙克扎拍爾等。及官兵凱旋。得旨。將軍富甯安所奏著抄發諸王大臣。公同閱看。九月壬申。靖逆將軍富甯安奏。臣於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並無賊踪。詢投降回子云。本月十一日。賊日徹格爾得。自伊爾布爾和韶奔回。通信言大兵已至。故附近地方。俱驚竄。臣與振武將軍阿喇衲。會於烏蘭蘇合兵凱旋。初十日。抵巴爾庫爾。戊寅。上還熱河。壬午。振武將軍傅爾丹奏言。臣兵至格爾厄爾格厄魯特人。委棄帳房逃散。臣於七月二十一日。追及。殺二百餘人。擒寨桑貝肯百餘人。降三百餘人。又督兵踐踏烏蘭呼集爾耕種。焚所積糧草。庚寅。上回鑾。冬十月。癸卯。上還京師。庚戌。諭戶部。免陝甘所屬康熙六十年地丁。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十兩零。定西將軍噶爾弼奏。臣等領兵至拉里。探知吹穆品爾寨桑。帶領賊兵二千六百人來拒。臣等於八月初四。率兵前進。隨有朱貢之胡土克圖。獻地來降。次日。進取墨朱工喀。諭第巴達克雜來降。又喇嘛鍾科爾頭目。亦陸續來降。臣等於八月二十二日。乘坐皮船渡河。分官兵爲三隊。二十三日。五鼓時起程。



進藏。取西藏。所有準噶爾喇嘛。共一百一人擒獻。內有爲首喇嘛五人。據第巴達克雜及三廟坎布等首告。彼皆策零敦多卜。授爲總督之喇嘛。於是將此五名喇嘛。卽行斬首。其餘九十六名。監禁得旨。噶爾弼等。遵朕指授率兵。歷從古用兵未到之絕域。各加奮勵。克取藏地。甚屬可嘉。從優議叙。乙卯。撫遠大將軍允禩奏。平逆將軍延信等。率領大兵。於八月十五日。駐紮卜克河。十九日起程。二十日。駐扎齊嫩郭爾。二十二日。駐扎綽馬喇三處。駐劄均有策零敦多卜等。率賊衆來犯。連敗之。奪其馬匹器械。賊又率兵於五更劫營。我軍四面哨兵。槍礮矢石齊發。賊兵被傷。身死者甚多。餘賊望風而遁。延信等隨領兵於九月初八日。自達穆起程。送新封達賴喇嘛進藏。其從前達賴喇嘛博克達。不便留住藏地。應發回京師。得旨。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稱藏地遙遠。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宜固守邊疆。朕以準噶爾人等。現今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民人。再吐魯番之人。皆近雲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吐魯番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特人衆。侵犯青海。彼時旣難于應援。亦且不能取藏。朕決意獨斷。著靖逆將軍富甯安等。分路前進。又遣大將軍允禩。總領大兵。辦理糧餉。伊等俱各加奮勇。屢次大勝。剿殺賊兵。擒獲人畜。招



撫數千準噶爾人衆。茲覽大將軍奏延信等。三次將策零妄阿喇布坦之兵殺敗。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叙。富甯安請於來年大舉進剿。允之。十一月。遣散秩大臣渣克實。禮部右侍郎羅瞻。致祭故朝鮮國王李焞。諡僖順。兼冊封世子李昀。爲朝鮮國王。辛巳。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覈。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諸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原委可得而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甯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也。是爲河源。匯爲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



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南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者。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甯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委入于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幾雜噶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格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是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南諾莫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橫榔江者。其



源發於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山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地。過日噶公噶兒城旁。合噶諾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永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喀巴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爲岡噶母倫江。卽佛法所謂恆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地。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搭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



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士伯特。卽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十二月甲辰。諸王大臣等奏。皇上御極六十年。普天大慶。恭請行慶賀典禮。上諭。朕素性不喜行慶賀禮。欽惟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沖。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紫禁城。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歉之處。正月初七日。

世祖章皇帝忌辰。二月十一日。孝康章皇后忌辰。朕何敢於正月初七。二月十一以前。行慶賀禮。又現在西陲用兵。地方官民。運米送餉。甚屬勞苦。山陝二年歉收。民有流離者。去歲陝省地震。兵民受傷。今歲沙城地震。正當君臣憂勤求治之時。



何喜之有。此奏不准行。甲寅。封誠親王允祉子弘晟。恆親王允祺子弘昇。俱爲世子。庚申。諭大學士等。諸王大臣。爲朕在位六十年。奏請慶賀。而於典禮之大者。

並未議及。朕在位六十年。皆祖宗積德廕佑所致。幸而六十年來。一無所失。應先往盛京三陵。行大祭禮。但朕年近七旬。不能親謁三陵。應遣阿哥等。恭代告祭。俟上元節後。朕親往孝陵。恭行大祭典禮。爾滿漢大臣會議具奏。其祭陵撰文。卽將朕旨纂入。振武將軍傅爾丹奏。明年大兵進剿。請支官兵一年軍餉。部議如所請。得旨。

軍興時需用錢糧甚多。明年果否進兵。官兵馬匹器械。曾否齊備。糧餉作何運送。將軍等並未奏聞。倘明年不進兵。至後年進兵。將再借乎否乎。官兵惟以借餉爲事。不思借無底止。如聽信兵丁之言。預期借餉。又徼倖明年撤兵。或謂功成之日。必邀恩免。此豈將兵之道乎。爾等不加詳察。罷輒從議。亦屬不合。著再議。尋議應行文大將軍等。會議明年應否進兵。傅爾丹一路官兵。應否借支之處。一併奏明再議。從之。

辛丑。康熙六十年。春正月。乙亥。上以御極六十年大慶。命皇四子和碩雍親王。皇十二子固山貝勒允禔。世子宏晟。往祭永陵。福陵。昭陵。二月。乙未。上以御極六十年大慶。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丁酉。上謁陵啓鑾。乙巳。上謁暫安奉殿。



孝陵。孝東陵。至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孝懿皇后陵。奠酒。丁未。上回鑾。乙卯。

上還京師。三月。諭大學士等。今日出榜。黃霧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風。榜必損

壞。或因學問優長。聲聞素著之人。不得中式。怨氣所致。或此番中式之人。將來有大奸大惡。亂臣賊子。亦未可知。邵子於洛陽天津橋。聞杜鵑。卽知南人有入相者。而王安石果相。此皆書冊所載。信有明驗。自古帝王。因不學問。任彼書生訾議。朕自幼讀書。凡此等處。無不研究。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爲確當。其他書冊。所載有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而玉亦可焚毀乎。又云。邳治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天地抑鬱之氣。賴風以散。若不鳴條。則風無力。何以鼓盪萬物。農人墾田。尙欲深耕。令土破碎。若不破塊。何以播種。而歲必荒矣。又云。囊螢讀書。朕曾於熱河。取螢數百。盛以紗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也。然亦有似乎荒邈。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以彼國地圖呈覽。問其人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野獸形圖。部議重罪。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必得是獸。方令回來。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朕問伊等奏云。果有是



獸。目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有一侍衛。欲以鳥槍擊之。爲旁人勸止。蒙古名其獸爲鄂布。又有飛者。名爲積布。飛者未曾得見。蒙古名惡人爲鄂布泰。積布泰。是卽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也。故將遣發書吏等。俱令放回。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爲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之光卽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穿地以行。見風日卽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其骨製碗碟梳篋。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爲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在立夏穀雨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後人無闡發者。朕細心推測。方悟其理。故向爾等言之。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總之。讀書務在明理。方不爲書所惑耳。庚午。諭大學士等。此番中式之人。有學問優長。不得中式。以致抱屈者。朕亦無從而知。卽有人奏聞。亦難深信。如舉人王蘭生學問。南人中或有勝彼者。若直隸人。未能及之。前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魏廷珍。王蘭生等。在朕前。晝夜校對。五年。不遺一字。讀書人。少全讀性理者。王蘭生甚爲精熟。學問亦優。屢試未中。或文章不佳。抑別有故耶。再滿洲舉人留保。學問好。蒙古滿洲漢軍中。



罕有及者。卽翰林中。諒如彼者亦少。今番滿洲內巡撫蘇克濟之親屬二人俱中式。張伯行幕中修書之人。數年來。皆相繼中式。惟王蘭生留保。俱未得中。此在朕前行走之人。朕深知其學問。非屬偏向也。王蘭生留保。俱賜進士。著一體殿試。甲戌。御史陶彝。任坪。范長發。鄒圖雲。陳嘉猷。王允晉。李允符。范允鏞。高玠。高怡。趙成璣。孫紹曾。公奏。懇早建儲位。得旨。交內閣。丙子。上手書。諭諸王大臣等。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揆等。不悅以朕衰邁。謂宜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王揆以伊祖王錫爵。在明神宗時。力奏建儲之事爲榮。常誇耀於人。不知羞恥。王錫爵極力奏請建立泰昌。不久而神宗卽崩。崩時亦不甚明。泰昌在位。未及兩月。明係神宗陰靈奪其壽命。天啓庸懦穉子。承繼統緒。客氏魏忠賢等專擅。致使左光斗。楊漣輩。皆相繼而斃。天下大亂。至愍帝不能保守。爲陝西馬牌子。李自成所偪。自盡。屍首暴露東華門橋上。官員無尋收者。太監慈有芳。覓棺殯殮。至令衆漢大臣官員成服。而明遂亡。當時全不知孟子所云。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之義。故立泰昌耳。亡國之賊。王錫爵不能辭其罪也。應剖棺斬首。以祭神宗之陵。神宗有靈。必爲首肯。王錫爵行事。同時之人。亦甚惡之。故作詞曲。極肆詆訾。至我



朝。其孫又入叛黨。受僞剖付。稱爲總兵。不久被擒。朕宥其殄滅九族之罪。止戮其身。別無株連。乃王掞不思圖報。妄行陳奏。其負恩可知矣。二阿哥兩次冊立爲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爲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舌也。朕並無可悔之處。見今時常遣人存問。齎賜佳物。其子朕爲撫養。凡此皆爲父子之私情。不能自己。所謂姑息之愛也。人何得因此生疑耶。王錫爵已滅明朝。王掞以朕爲神宗。意欲搖動清朝。如此奸賊。朕隱而不發可乎。朕並無誅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朕御極六十年。慶賀典禮。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堅辭不允。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誑。請行慶典。朕豈屑爲此乎。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奏。王掞背負鴻恩。結黨營私。於康熙五十六年。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隨後有御史陳嘉猷等八人條奏。今年二月十八日。伊密奏。隨又有御史陶彝等一十二人條奏。結成朋黨。奸惡已極。請將王掞及陶彝等鎖拏。俟過十八日大慶之後。從重治罪。疏留中。御史舒庫等疏參。本月初九初十兩日。有不知姓名。下第舉子。擁至會試副主考。副都御史李紱門前。喧鬧而散。得旨。禮刑二部會同嚴審具奏。丙戌。上將諸王大臣參劾王掞等奏章發出。諭曰。王



揆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云爲國爲君。見今西陲用兵。爲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伊等暫停議罪。著於此番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揆年老。著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聞。己丑。命平逆將軍延信。停其前往西甯。令帶將軍印。回至四川。帶領四川兵。進藏駐紮。庚寅。撫遠大將軍允禴奏。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駝馬糧餉。俱甚充足。器械俱已齊備。官兵各思奮力。現值策妄阿喇布坦。人心惶惑之時。可以直擣巢穴。掃蕩無遺。尋會議將富甯安之兵。調在烏蘭烏蘇駐劄。抵禦阿喇納提督路振聲。由烏蘭烏蘇進取吐魯番。傅爾丹祁里德。各於本處預備。再派祁里德所屬兵二千。前往收取策妄阿拉布坦。及吳海梁等逃竄之人。設此際策妄阿拉布坦。內變起釁。得有難信。三路將軍。卽約大兵前進。擣其巢穴。得旨是。尋富甯安請駐伊爾布爾和。詔其地距烏蘭烏蘇百餘里。從之。夏四月。乙未。賜鄧鍾岳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上巡幸塞外。啓鑾。諭禮部。朕恭謁孝陵時。世祖章皇帝保母。葉黑勒氏之孫懷誠。李嘉氏之子喀都禮。叩請加恩。朕念兩保母。舊侍禁庭。殫心夙夜。爰從籲請。特沛殊恩。著贈葉黑勒氏。爲佐聖夫人。李嘉氏。爲佑聖夫人。戊午。上駐蹕熱河。平逆將軍延



信。以病調回京師。令署四川總督噶爾弼。仍帶定西將軍印勅。統兵赴藏。駐紮防守。

總漕施世綸疏言。陝西四月無雨。秋成可慮。豫省先運米十萬石。督臣已借支駐防兵餉。所存無幾。請促豫省。將後運米石。運到平糶。再發河南湖廣米各十萬石。運至陝西存貯備用。下部議准行。五月癸酉。以署參將管四川永甯副將岳鍾琪。爲四川提督。戊寅。命大將軍允禩。赴甘州駐紮。上諭今年大兵暫停進剿。其進取吐魯番。扼住要地之處。俱著暫行停止。從允禩密奏也。戶部等遵旨議奏。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被旱。陝西已差大臣賑濟。並蠲免錢糧外。應將四省常平倉穀。遣官分賑。并平價糶賣。其被災之州縣。分別蠲免。從之。乙酉。諭大學士等。陝西總督鄂海。著辦理軍前糧餉。四川總督年羹堯。著兼理四川陝西總督事務。六月。辛卯朔。川陝總督年羹堯。陛辭。賜弓矢等物。癸巳。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等奏。五月初六日。臺灣奸民朱一貴等。聚衆倡亂。總兵歐陽凱。帶兵往捕被殺。有司官俱奔澎湖。淡水營守備陳策。率領兵民堅守。以待救援。臣聞報。卽赴廈門。調兵往援。上發硃諭。傳諭臺灣百姓。令速就撫。戊戌。禮部等衙門。議覆御史舒庫爾等。參奏下第舉子。在副主考李紱門首喧鬧一案。李紱身爲憲臣。有參奏之責。下第舉子。羣到



伊家喧鬧。匿不奏聞。應將李紱革職。嗣後鄉會試發榜後。考試官有不公之處。許下第舉人生員。據實赴該衙門具控。如有竟往考試官家喧鬧者。該地方官。卽嚴拏送刑部。從重治罪。得旨。李紱著發往永定河工効力。餘依議。閏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奏。臣調水陸各路官兵。於六月初旬內。陸續發往澎湖。茲據提臣施世驃咨稱。臺灣鹿耳門。爲賊首盤聚之所。現在與總兵官藍廷珍議。合兵攻鹿耳門。六月十三日。已自澎湖前進。下部知之。秋七月。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奏。臣聞臺灣地方。匪類竊發。卽率領舟師出洋。先抵澎湖。嗣於六月十六日。抵臺灣鹿耳門。官兵奮勇前進。擊敗賊兵。遂乘勝進港。克取安平。二十二日。進攻臺灣府治。賊衆敗遁。恢復臺灣。賊首朱一貴等。爲大軍所逼。逃匿諸羅縣尾溝莊地方。被鄉民擒獻。解送軍前。餘賊聞風逃散。臣等一面派遣官兵。四路搜緝。相機剿撫。一面安撫居民。令各安生業。得旨。覽奏。賊首朱一貴。已被擒獲。餘賊或剿或撫。居民各安生業。海宇清甯。知道了。該部知道。諭兵部。臺灣變動時。淡水營守備陳策。擒殺亂民范景文等。防護淡水。整頓地方。能鼓勵兵民。協同堅守。殊屬可嘉。陳策著從優加爲左都督。升授臺灣總兵官。與陳策同事官兵。俱著從優議敘。甲寅。福建水師提



督施世驃奏。臣抵臺灣北路。隨調參將林政等。帶兵進剿南路。遊擊林秀等。進征北路。再遣遊擊朱文等。直趨朱羅山後。追捕賊黨。今據林政等報南路賊目鄭廷等。已被千總阮欽。把總李興盛等擒殺。餘夥盡皆逃散。據林秀等報北路賊衆。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大木降地方。被官兵截殺。死者甚多。餘衆悉降。報聞。諭兵部。臺灣賊首朱一貴。著押解來京。審明正法示衆。八月庚辰。浙閩總督滿保奏。查臺灣起釁情由。本年三月內。因賊首朱一貴。在鳳山縣結黨聚衆。知府王珍遣人往捕。溷將旁人株連需索。朱一貴等乘機於四月十九日。豎旗倡亂。遊擊周應龍。帶領營兵。及土番赴剿。殺無辜數人。焚毀道傍廬舍。賊遂偪脅莊民。隨從拒敵。至二十七日。周應龍敗回。賊陷臺灣府治。朱一貴蓄謀爲惡。知府王珍。匿情不報。縱役生事。遊擊周應龍。縱番妄殺。又戰敗逃回。罪俱重大。臺廈道梁文宣。同知王禮。事前通同隱匿。臨時一無備禦。退回澎湖。罪俱難逭。臺灣縣知縣吳觀棧。諸羅縣知縣朱夔。水師遊擊張彥賢等。俱請一併發審。分別定擬。得旨。臺灣府文職官員。平日並不愛民。但知圖利。苛索及盜賊一發。又首先帶領家口。棄城退回澎湖。殊屬可惡。道員以下文職官員。俱著提拏。交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會同審明。卽發往臺灣正法。並查伊等家產。給賞。



效力有功之人。所參遊擊張彥賢等。亦著解任。交該督等會同審明。定擬具奏。九月。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定西將軍噶爾弼。領兵赴藏。行至瀘定橋。患病不能前進。得旨。噶爾弼患病調養。尙需時日。其定西將軍印。著齎付公策旺諾爾布署理。前奉差山西賑濟。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奏請於晉省建立社倉。並興水利。得旨。社倉之事。李光地行之數年。並無成效。民多怨言。張伯行。於永平地方。至今未奏。凡建立社倉。必擇地方殷實之人。董司其事。此人既非官吏。無權無役。所借之米。何人催納。豐年不還。亦無如何。若遇歉收。更復誰還耶。其初將衆人之米穀。扣出收貯。無人看守。及虧空之時。必令司事者賠償。是將衆人之米穀。棄於無用。而司事者。無故爲人破產矣。此法始於朱子。僅可行於小邑鄉村。若奏爲定例。屬於官吏施行。於民無益。朕巡幸山陝。知其地山多水少。並無河渠窪濕。間有水泉。亦不能暢引溉田。設有水泉。前人豈不知乎。今朱軾以建立社倉。引水入田具奏。卽令伊久住山西。鼓勵試行。若所言有效甚善。尋朱軾奏。臣一時冒昧陳言。今細加籌劃。實屬難行。伏祈皇上。免令試行。得旨。朱軾親至山西。深知地方情形。旣請立社倉。興水利。著仍留山西。鼓勵試行。癸卯。上回鑾。癸丑。議政大臣等。議覆靖逆將軍富甯安奏。據散



秩大臣阿喇納報稱。九月初八日。探知策妄阿喇布坦。遣人犯吐魯番城。隨派侍衛克什圖等。領兵迎敵。敗賊二千餘衆。官兵追入林中。賊棄騎步戰。我師擒殺百餘人。賊奔逃。追捕數十里。獲軍需馬匹器械甚多。臣前因阿喇納。今冬進兵襲擊。故請移駐伊爾布爾和韶。爲之聲援。今賊人敗遁。盡知我師在吐魯番等處。則邊境地方。必恐懼防備。不宜襲擊。阿喇布今冬進兵之處。應暫令停止。臣仍統兵駐防巴爾庫爾。俟來年大舉進剿。應如所奏。從之。乙卯。上還京師。丁巳。授駐紮吐魯番散秩大臣阿喇納爲協理將軍。蒙古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及土伯特酋長等奏。西藏平定。請於招地。建立豐碑。以紀盛績。允之。御製碑文。頒發勒石。冬十月。議政大臣議。覆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郭羅克各寨。有隘口三處。俱屬峻險。利用步卒。不宜騎兵。若多調官兵。恐口外傳聞。使賊得潛爲準備。不如以番攻番。量遣官兵帶領。較爲便易。臣向知郭羅克附近之地。如雜谷等處。土司土目。亦皆恨其肆惡。願出兵助剿。臣自回任。卽與提臣岳鍾琪商議。遣官約會雜谷土司等。據稱宜及時進剿。恐冬天雨雪。凍阻難行。適據額駙阿寶移文。奉旨命臣與岳鍾琪。酌量進剿事宜。臣卽移知提臣。令速赴松潘。選領鎮兵出口。並督率土兵前進。其西甯滿洲兵。及青海蒙古等兵。



不必再行調遣。應如所奏。從之。丙寅。賑臺灣風災。上召撫遠大將軍允禴。將軍  
祁里德。富甯安來京。指示明歲大舉進剿方略。丙子。賜林德鏞等一百一十人。  
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戌。諭兵部。施世驃效力年久。勞績懋著。臺灣海寇竊  
發。卽調遣官兵。親渡海洋。屢次大敗賊衆。七日內克復臺灣。擒獲賊首朱一貴。俾地  
方甯謐。克奏膚功。殊屬可嘉。海疆要地。正資料理。忽聞將星隕落臺灣。朕心實爲震  
悼。著給還所降之級。其加宮保賜卹。伊所借藩庫銀一萬。著賞給。不必償還。將伊安  
葬福建之處。著照伊所請行。此諭。著徧諭督撫提鎮。十一月。王大臣等議。覆將軍  
祁里德疏言。烏蘭古木地。煖土肥。請於來年。多行耕種。可望大收。從之。辛卯。諭  
吏部。總河趙世顯。現在河南。著卽來京。其總河印務。著陳鵬年署理。川陝總督年  
羹堯。參西安知府徐容。鳳翔知府甘文煊。虧空銀米。命左都御史朱軾。會同審訊。  
尋鞫得實。論如律。己酉。上幸南苑。癸丑。撫遠大將軍允禴。至南苑。陛見。十  
二月。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剿撫郭羅克番人。俱已平定。得旨。據岳鍾琪奏。番賊伏  
兵千餘。突出對敵。被我土兵。連敗數陣。逃奔過河。復攻取郭羅克之吉宜卡等二十  
一寨。殺死賊番甚多。連夜進兵。直抵中郭羅克之納務等寨。賊番猶復對敵。我兵奮



不顧身。自卯至酉。連克一十九寨。殺死賊番三百餘級。擒獲賊首酸他爾蚌索布六戈。復親督官兵。抵上郭羅克之押六等寨。正欲攻取。該寨頭目旦增等。將首惡假磕。並爲從格羅等二十二名。綁縛獻出。率領闔寨男婦老幼。叩頭求饒。止將爲從賊番。盡行斬首正法。首惡酸他爾蚌索布六戈。假磕。解送等語。殊屬可嘉。著議敘具奏。

丁丑。

上還暢春園。

癸未。還宮。

遣總督鄂海。

按察司永泰。往吐魯番屯田。

是

歲人了戶口。二千九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田地山蕩畦地。七百三十五萬六千四百五十頃五十九畝有奇。徵銀。二千八百七十九萬七百五十二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萬二千三百五十三石有奇。草。四百八十六萬四千四十九束。茶。五十九萬五千五百七十簍。行鹽。五百一十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引。徵課銀。三百七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有奇。鑄錢。四萬三千七百三十二萬五千八百有奇。

壬寅。康熙六十一年。春正月。戊子。召八旗滿洲漢軍。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斥退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宴於乾清宮前。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及閒散宗室等。授爵勸飲。分頒食品。辛卯。召漢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退斥人員。年六十五歲



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於乾清宮前。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及閒散宗室等。授爵。分頒食品。如前禮。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與宴之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各作詩以紀其盛。名曰千叟宴詩。戊申。上巡幸畿甸。啓鑾。二月。詔議進剿策。妄阿喇布坦機宜。協理將軍阿喇衲疏言。賊進退雖熟。踪跡甚輕。火器雖多。鉛藥甚少。我軍慮週而器備。勝賊者一。賊恃槍戰。少弓箭。我軍鋒銛弓勁。勝賊者二。賊衆臨陣易敗。惟伺隙刦掠。我軍部伍肅整。無間可乘。勝賊者三。賊以乘夜盜馬爲得計。我軍有備。賊不得入。勝賊者四。賊侵我邊外曠地遊牧。自謂便益。我軍一至。賊顧戀妻子牲畜。不能一心迎戰。勝賊者五。以勁旅直搗伊犁。不難掃蕩巢穴。惟賊徑甚多。處處可以通我駐兵後路。賊來一夕可致。若遠設汎界。被賊攔截。輒至消息阻隔。卽今所種吐魯番地畝。亦須防踐擾。請將巴里坤。阿爾臺。兩路大兵。移駐烏魯木齊。臣等移駐附近土魯番險要之地。彼此接應。既可守護屯田。亦可斷賊潛入襲擊之路。其進剿大兵。宜分三路。阿爾臺兵。由科布多沿河。越喀爾齊斯河進發。巴里坤兵。由烏魯木齊進發。吐魯番兵。由阿勒輝口。越那喇特嶺進發。三路來迎。則勢分易敗。若一路拒戰。則我一軍奮擊。趣兩軍直抵其妻子屯駐之地。彼必不能兼顧。賊所恃爲險要者三嶺。



然步行可上。非若棧道之難也。所恃以資生者。牛羊乳酪。久駐則水草無多。牲畜易竭。勢必離散。請及時聚糧練兵。相機剿滅。疏下議政大臣。尋議阿喇納。陳奏詳明。能得肯綮。我兵屯墾之地。防賊潛犯。宜酌留馬兵。捍禦擒剿。惟阿爾臺至烏魯木齊。沙漠間阻。二千餘里。往返較遲。今賊已竄匿。伊稍緩。則其黨自相疑貳。然後統兵進取。爲便。以書諭策妄阿喇布坦。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派好喇嘛齎往。其回伊犁進兵之事。議令暫停。丙子。上還京師。庚辰。朝鮮國王李昫奏。臣不幸自幼多病。氣甚痿弱。嗣續絕望。臣弟延成君李吟。聰明孝友。年又長成。臣旣無子。請將李吟。錫以世弟之號。以續宗祧。得旨。該王以本身甚弱。懇請將伊弟李吟。封爲世弟。著照所請。三月壬子。諭大學士九卿等。用入行政。朝廷之大權也。文官銓選。掌之吏部。武官遷除。掌之兵部。吏部論班論俸。兵部論銜。從來定例也。近來督撫提鎮。題補太多。始不過州縣官。千把總之類。今則司道副參。亦皆題補矣。值此用兵之際。姑且行之。此習若久。大有關係。且伊等題補官員。朕不知者甚多。補用後。卽皆稱爲奉旨補授之員。諸臣皆讀書之人。何可不慮及此。所有在京大小職官。皆朕所選用。賢否易知。若外省保奏之官員。非朕所素知。豈能一一定其優劣乎。爾等會同詳



議具奏。夏四月辛酉。禮部遵旨題覆。會議自伏羲氏。以逮有明。應入廟崇祀帝王。及從祀功臣。詳開一摺。偏據一方。不入正統。及不應崇祀者。詳開一摺。具疏陳奏。上諭大學士等。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中尙有宜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從祀功臣。大概開國元勳居多。如明之徐達。不過草莽武夫。劉基係元之進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勳配享耳。其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軍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爲允當也。又如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泰昌。天啓三朝。愍帝卽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見故明耆舊甚多。於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俱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並論。萬曆泰昌。天啓。不應入崇祀之內。爾等會同九卿。將此詳細分別確議具奏。甲子。命內閣學士阿克敦。二等侍衛佛倫。封朝鮮國王李昫弟李吟。爲世弟。丁卯。上巡幸塞外。啓鑾。己巳。命撫遠大將軍允禩。復往軍前。辛巳。上駐蹕熱河。命富甯安。將大兵移駐烏魯木齊。從協理將軍阿喇衲之請也。五月壬辰。禮部尙書賴都。以揀選讀祝官。不加詳慎。降五級調用。戊戌。施世綸卒。以張大有署漕運總督。六月丙子。諭大學士等。直隸總督趙宏燮病故。地方緊要。著刑部郎中趙之垣。加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銜。署理直隸巡撫事務。秋七月壬寅。議政大臣。議覆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據西藏駐扎喇嘛楚爾齊木藏布。知府石如金等呈稱。因在藏官兵不睦。因公策旺諾爾布軟弱。副都統常齡。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麻等。任意生事。請撤回駐藏兵。事下廷臣議。以年羹堯聽信喇嘛及知府石如金飾詞。擅請撤兵。飭所司嚴議。上原之。特命滿都巴特瑪。石如金。楚爾齊木藏布等來京。遣四川巡撫色爾圖。西安布政使塔琳赴西藏。助策旺諾爾布駐守。八月丙辰。上行圍。發熱河。刑部奏。已故革職福建提督藍理。貪虐案內。應追銀兩甚多。今該督撫奏稱。變賣藍理家產。止得銀三萬八千二百兩。明係隱匿。應令地方官嚴追。得旨。藍理出征效力之處。甚多。又在阿爾泰軍前效力回來身故。其家產照督撫察估完結。其別項從寬免追。藍理從前曾治罪入旂。著將伊妻子俱放回原籍。九月甲申。上還熱河。乙酉。諭議政王大臣等。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並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大兵征討。噶爾丹敗走後。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並進。至昭莫多剿滅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爾庫爾。兩路進兵會剿。策妄



阿喇布坦聞之。心膽遂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刦掠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蠹。朕又遣大兵擊敗之。復取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此皆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也。若聽信條奏之言。憚於勞苦。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爾等諸臣。咸宜知之。戊子。諭扈從大學士。尙書。侍郎。學士等。據陝西巡撫噶什圖奏稱。陝西虧空甚多。若止於參革官員名下追補。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縣火耗。每兩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臣與督臣商議。量留本官用度外。其餘俱捐補合省虧空。如此則虧空即可全完等語。朕謂此事。大有關係。斷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於正項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諭陳瓚云。加一火耗。似尙可寬容。陳瓚奏云。此乃聖恩寬大。但不可明諭許其加添。朕思其言。深爲有理。今陝西參出虧空甚多。不得已而爲此舉。彼雖密奏。朕若批發。竟視爲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豈受乎。特諭爾等滿漢諸臣共知之。

戊戌。

上回鑾。

甲辰。

御書學道還瀋額。懸蘇州紫陽書院。

丁未。

上駐蹕

密雲縣。閱視河堤。

庚戌。

上還京師。

冬十月。甲寅。

諭領侍圍內大臣。侍衛。八

族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等。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直隸巡撫守道



等。朕臨御天下六十餘載。年。至。古。稀。

太祖高皇帝時。大臣官員。幼時及見三

分之一。

太宗文皇帝時。大臣官員。猶見其半。

世祖章皇帝時。大臣官

員。俱曾全見。明萬厯泰昌天啓崇禎時。大臣官員。及舊太監。亦曾有見及者。朕凡事留心詢問。故於前朝諸事。知之甚詳。御極以來。常思事多變易。皆難豫定。惟寬平公正。因時制宜。一切未嘗豫執己見。孔子云。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朕宵旰憂勤。無刻不以民生爲念。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陝西尤甚。其所以致此者。皆有根源。蓋自用兵以來。大兵經行之處。督撫及地方官。惟期過伊地方。便可畢事。因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倉卒間無可設法。勢必挪用庫帑。及撤兵時。又給各兵丁馬匹銀兩。卽如自藏回來之將軍。以及兵丁沿途所得。反多於正項。是以各官費用。動輒萬金。人但知取用而已。此等銀兩。出自何項。並無一人問及也。官之虧空錢糧者。俱已奏參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能卽得。新任官又不代完。此項銀兩。終無著落。故用兵之地。厯年錢糧奏銷。朕悉寬緩。正爲此也。前蕩平三逆。原任湖廣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餉。四十餘年。尙不能清完。朕念皆係軍需挪用。將未完銀兩。俱從寬免。蓋寬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不誤國帑。下可不病民力。去年陝



西督撫奏參虧空各官。奏請將此虧空銀兩追出。以充兵餉。後追比不得。伊等無可奈何。巡撫噶什圖密奏。欲加通省火耗。以完虧空。此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徵。若不批發。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定例私派之罪。尤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供應甚多。故於正項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屬私事。若公然如其所請。聽其加派。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徵。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噶什圖奏摺。申飭發出。第陝西督撫。既不能追虧空。又不敢請撥錢糧。倘有緊要軍機。焉能不致遺誤。朕因交與議政大臣。動戶部庫帑銀五十萬兩解送矣。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滇省兵糧。歲需十四萬九千餘石。俱於就地支放。但駐兵衆寡不同。征米多少亦異。其本處額米不足者。撥別州縣米供用。而舟楫不通。挽運維艱。雖有四年折征一次之例。然不折之年。仍苦遠運。請將兵多米少之雲南昆明等十六府州縣。及劍川州駐紮兵米。每年酌給本色三季。折色一季。統計折色米三萬一百五十石有奇。應照時價。預借庫銀放給。於兵少米多。解運最遠之祿豐等十二州縣。額征秋米內。照數折征還庫。停四年折征之例。部議如所請行。庚午。和碩雍親王奏。臣等遵旨查勘通州倉。請嗣後諸王以下。務宜按廩支領。倘仍前揀廩占領。及遺剩半廩者。該監督。卽報總



督題參。如該監督不將好米給與。而將雜色變色之米。勒令支領。亦許領米官員。呈告倉場總督題參。查定例支給米石。限兩月領完。若有無故挨延逾限者。卽停止給與。如係該監督勒指遲延。亦卽將該監督題參。奉旨依議。奉諭祁里德奏。據總理種地事務。蘇永祖呈稱。和布多烏蘭古木特里等處。及坤都倫河。土沃水裕。今年所種麥仔。一倍收有六倍。請明年添種千石。及詢問賣呈麵麥之何禮等。據云。和布多烏蘭古本地方廣闊。原係厄魯特耕種好地。今應將歉收之毛岱察罕叟爾等處。耕種人力。移往耕種。可以多收一倍。得有數倍。語甚明晰。應照內地。或一畝一頃。收得米石若干稟報。以候補按察使。謝賜履爲山東巡撫。癸酉。上幸南苑行圍。戊寅。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以來年恭遇萬壽七旬大慶。請行慶賀典禮。允。十一月初七日。戊子。上不豫。自南苑回駐暢春園。庚寅。上因聖躬不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碩雍親王恭代。皇四子遵旨於齋所致齋。辛卯。壬辰。癸巳。皇四子遣護衛太監。至暢春園。候請聖安。甲午。丑刻。上疾大漸。命趣召皇四子於齋所。諭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公吳爾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瀋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子允禔。皇十子敦郡王



允禩。皇十二子貝子允禔。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尙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卽皇帝位。皇四子聞召。馳至。已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進見。問安。戌刻。上崩於寢宮。遺詔頒示天下。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己酉。恭上尊諡曰。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已時。葬景陵。乾隆元年三月乙巳。加上尊諡曰。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

附錄康熙諸皇子

皇長子允禔

多羅直郡王

廢太子允禔

理密親王

皇三子允祉

和碩誠親王

皇五子允祺

恆親王

皇六子允○

皇七子允祐

和碩禧親王

皇八子允禩

廉親王

皇九子允禔

貝子

皇十子允禩

多羅敦郡王

皇十一子允

皇十二子允禔

貝子

皇十三子允祥

和碩怡親王



皇十四子允禔

固山貝子撫遠大將軍

皇十六子允祿

莊親王

皇十八子允禩

皇二十子允禕

多羅貝勒

皇二十二子允祐

固山貝子雍正三年封多羅貝勒

皇十五子允禩

敦郡王

皇十七子允禮

多羅果郡王

皇十九子允

皇二十一子允禧

固山貝子雍正三年封慎郡王

皇二十三子允祁

鎮國公



東華錄摺要卷二十二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宗憲皇帝。

聖祖第四子也。

母孝恭仁皇后吳雅氏。原任護軍參領加封一

等公衛武之女。端莊恭肅。慈惠安和。事

聖祖仁皇帝。恪襄內治。著範宮庭。嘉

祥肇集。嘗夢月入懷。華彩四照。既而誕

上。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三十日寅時也。

誕生之夕。祥光煜燭。經久弗散。闔宮稱異。

上天表奇偉。隆準頤身。雙耳豐垂。目光

炯照。音吐洪亮。舉止端凝。大智夙成。宏才肆應。允恭克讓。寬裕有容。幼耽書史。博覽

弗倦。精究理學之源。旁徹性宗之旨。天章濬發。立就萬言。書法迺雄。妙兼衆體。每籌

度事理。評隲人材。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而性尤純孝。婉愉愛慕。

悉本乎至誠。逮事孝莊文皇后。孝惠章皇后。備膺慈眷。侍奉

聖祖仁皇帝。孝

恭仁皇后。盡禮盡敬。仰愜歡心。偶遇

聖祖違和。必躬親湯藥。問視惟虔。晝夜

無少懈。

聖祖常稱爲誠孝焉。又誼敦友愛。值二阿哥罪廢。衆議當幽禁。上

獨涕泣不能起。

聖祖爲之動容。平日無私交。無黨援。無干譽。秉道守義。巍然

自重。嘗奉命隨征。統率將士。軍紀肅然。初封多羅貝勒。晉封和碩雍親王。每值鑾駕



巡方。翠華駐蹕。輒命扈行。軍國大計。亦多諮決。禋祀鉅典。恆令恭代。

聖祖嘗

諭諸大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蓋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久矣。

壬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

聖祖仁皇帝賓天。

上卽皇帝位。恭奉大

行皇帝還大內。安於乾清宮。

乙未。戌刻。

大行皇帝大殮。

上痛哭失聲。擗踊無

數。旣殮。遂行祭奠禮。儼如視膳。哀感羣臣。莫能仰視。

諸王大臣。奏請諒陰之次。或

御昭仁弘德等殿。

上命居乾清宮東廡爲倚廬。

命大將軍貝子允禔。令與宏曙。

馳驛來京。

命公延信。馳驛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

命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

祥。大學士馬齊。尙書隆科多。總理事務。

諭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俱封爲親王。

二阿哥之子弘晳。封爲郡王。

丁酉。頒

大行皇帝遺詔。

命速修景山壽皇殿。安

奉大行皇帝梓宮。

戊戌。禮部進登極儀注。

又奏請御殿行禮畢。例應列坐賜

茶。

諭朕祇承皇考遺命。勉抑哀衷。以遵大禮。豈忍安坐飲茶。卽在朝羣臣。亦誰

能下咽。著停止賜茶。

又奏捧寶人員。應捧玉寶。由乾清宮御路中行。

諭此寶。雖

皇考舊日所御。今傳之於朕。梓宮在上。豈可由中路而出。著由甬道旁行。己亥。



以 大行皇帝遺詔。定制二十七日釋服。諭諸王大臣。及滿漢各大臣曰。三年持服。乃人子之道。若未遂朕志。必致懣恨無已。爾諸王滿漢大臣。宜體朕意。庚子。上以登極。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奉先殿。禮部奏。皇上登極。先詣 皇太后前行禮畢。然後御殿。又奏。皇上紹承大寶。應詣梓宮前行告祭禮。辛丑。上卽皇帝位於太和殿。頒詔天下。以明年爲雍正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壬寅。諸王大臣等具奏。請遵 大行皇帝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得 旨。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罕有倫比。實爲亙古未有之聖君。朕亦不宜行近代相沿之典禮。釋服之制。以日易月。雖始於漢文。而高宗諒陰三年。獨非古制乎。朕不能上比高宗。而哀慕之情。不能自己。且稽之史冊。漢文以來。誰能媲美。皇考則朕又安忍守漢文二十七日之制乎。本朝舊制。釋服亦待百日之期。庶可稍盡思君思父之哀衷。諸王大臣。其諒之。諸王大臣等復奏。國家郊廟祀典。必待 皇上除服後舉行。大禮不可久闕。合辭懇請。遵奉 大行皇帝遺詔。以二十七日釋服。得 旨。寬諸王大臣奏。引據經書。義理明晰。朕惟有嗚咽悲慟耳。始知爲君之難。止此持服一節。乃天子第一苦衷。曾不如臣庶。尙能各盡其心。雖勉從所請。朕之哀思。因茲愈切矣。



諭內閣。嗣後啓奏處。書寫舅舅隆科多。

先是隆科多父佟國維。以孝懿仁皇后

父。封一等公。康熙五十八年卒。其一等公爵。所司以承襲請

旨。疏留中。至是命隆

科多襲一等公。乙巳。總理王大臣等奏。

得旨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諸王大臣等。請朕親定。朕思子臣尊崇君父之

心。何有止極。然必須至允至當。方孚千秋定論。若少有溢美之詞。不獨失天下之至

公。且開後人之僭越。是因臣子之愚忠愚孝。轉將君父盛德大業之實行。涉於贊頌

之虛文。朕心殊不安也。我皇考大行皇帝。續繼大統。舊典本應稱宗。但經云。祖有

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鴻猷駿烈。冠古轢今。拓宇開疆。極於無外。且六十餘年。手定

太平。德洋恩溥。萬國來王。論繼統則爲守成。論勲業實爲開創。朕意宜崇祖號。方副

豐功。但追崇大典攸關。理應僉謀共協。爾諸王大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

以上。武四品以上。詳考舊章。從公確議。毋得依違附和。務期紀實。以垂萬年。己酉。

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官員等。議奏。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議曰。謹按傳云。爲

人君。止於仁。禮運云。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文云。在天爲元。在人爲仁。

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仁者。德之首也。大行皇帝。體元立政。茂育羣生。以義制事。



綏安兆姓。史稱帝堯。其仁如天。惟 大行皇帝。實與並之。又按禮經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而尙書舜典云。舜格於文祖。釋者謂。文祖堯廟也。又謂格於藝祖。釋者謂。藝祖堯之祖也。合之祖顓頊之文。則有虞氏有三祖矣。宋臣陳祥道云。凡配天者。皆得稱祖。故國語展禽。有有虞氏祖高陽。而郊堯之說。堯所以稱文祖也。顓頊至堯。皆黃帝子孫。而皆稱祖。又周禮大宗伯。禘禘追享朝享解云。古者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夫祖之所自出。始祖也。而其下曰羣祖。則自始祖以下。皆可稱祖矣。又諡義曰。帝王功業隆盛。引古者祖有功之義。得稱祖。此經書可據者。臣等謂惟聖字可以贊揚大行皇帝之至德。惟祖號可以顯彰 大行皇帝之隆功。恭擬敬上尊諡曰。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廟號曰。 聖祖。是日上召諸王大臣等入諭曰。諸王大臣官員。俱深悉我 皇考。一生神聖實行。同心合詞。恭上尊稱。無一人異詞。甚愜朕懷。朕之哀思。庶可稍釋。諭畢。 上持鍼刺中指出血。將奏內 聖祖二字圈出。敬恭高捧。交學士等齎出。十二月甲寅。 大行皇帝梓宮。安奉壽皇殿。丁巳。加上 列祖。列后。尊諡。庚申。 上釋服。移居養心



殿。封貝勒允禩爲和碩廉親王。十三阿哥允祥。爲和碩怡親王。貝子允禩。爲多羅履郡王。二阿哥子弘晷。爲多羅理郡王。命怡親王總理三庫事務。命雍正元年。開鄉會試恩科。於四月鄉試。九月會試。十月殿試。其癸卯甲辰鄉會試正科。改於雍正二年舉行。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殿試。命富甯安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調隆科多爲吏部尙書。以廉親王允禩。爲理藩院尙書。庚午。命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辛未。先是宗人府奏。親王阿哥等名。上一字與御名同。應請更定。上以名諱由。聖祖欽定。不忍更改。禮部宜請。皇太后裁定。至是禮

部等衙門具摺啓奏。得旨。朕曾奏聞。皇太后。諸王阿哥名。上一字著改爲允字。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五百三十萬九千一百七十八。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四十五萬四千三百二十。田地山蕩畦地。八百五十一萬九百九十二頃十畝有奇。徵銀。二千九百四十七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兩有奇。米豆麥。四百六十六萬八千八百三十三石有奇。草。四百九十二萬二千八百一十束。茶。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五十四筥。行鹽。五百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六引。徵課銀。四百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一兩有奇。鑄錢。四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奇。



世宗憲皇帝

諱上一字胤。下一字禎。

上睿哲性成。寬仁內蘊。天資英毅。神采奕然。奉事

聖祖仁皇帝。曲盡孝思。蒙眷最深。禋躬秉禮。誠一不移。允能調護宮廷。烝烝友愛。而大公至正。無黨無偏。當其恪守藩維。睿襟凝邈。固已穆然深遠矣。

聖祖宸衷

默鑒神器攸歸。繼統以來。以善繼善述之心。昭丕顯丕承之烈。紹聞衣德。建極綏猷。蓋十三年如一日焉。郊壇禋祀。必親必虔。清明在躬。昭事上帝。誠之至也。素服三年。永懷孺慕。愾聞懋見。默契羹牆。孝之至也。其勤於政事也。朝乾夕惕。旰食宵衣。盛暑祁寒。勵精罔間。凡臣僚章奏。目覽手披。不稽晷刻。竭百千臣工。以一人治一事而不足者。上一心獨覽。燭照靡遺。健之至。明之至也。其慎於用材也。任事維能。知人則哲。凡臣僚得失。皆在睿照之中。公忠交著者。寄以股肱。才守兼優者。加之倚任。杜朋黨比周之習。懲沽名袒護之私。賞不逾時。罰無枉抑。優給養廉。瞻私家之用。倍增恩俸。紓內顧之艱。義之盡。仁之至也。文德則經筵歲舉。釋菜親臨。崇五代之榮封。廣兩闡之解額。兼文行以重館選。簡考官以慎文衡。公車者。置邸舍於郊坰。下第者。給歸資於內帑。立宗人之學。開繙譯之科。八旗子弟。教有專師。六館生徒。恥言奔競。此士



風所以丕振也。武功則天威遠播。廟算如神。青海定而萬里獻俘。西藏安而遐方嚮化。允安南之請地。示以懷柔。滅朝鮮之貢糧。綏之德意。又復貯公項。以卹戎行之緩急。出帑金。以濟八旗之吉凶。從征之士。許以更番。退老弁員。予之半俸。此戎政所以聿修也。至於心周海宇。念切烝黎。減賦捐租。設倉貯穀。莫不與時消息。計畫萬全。耕籍以勸農功。營田以足畿輔。倉儲充溢。水利畢興。又復宜民善俗。興孝崇廉。隆廟祀以旌烈褒忠。酌議敘以睦婣任卹。所謂先之勞之。富之教之。法良而意美也。若夫刊律例。以昭示愚民。重桁楊。以式敬庶獄。爰書待決。奏覆必至再三。定讞不移。哀矜見諸辭色。憫囹圄之苦。則淹繫恆寬。念瘴癘之鄉。則遷流可改。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也。昔程子之論治道曰。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不能治也。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知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口。而莫之適用。朱子亦曰。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其意以愛人爲本。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紀綱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寬愛。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也。上臨御十有三年。一本乎乾德之剛。天行之健。兢兢業業。慎始敬終。故不泥於成憲。不愆於舊章。羣言有所不能淆。庶務有所不能困。程子所稱剛健。朱子所云寬愛。上以



一心運之。而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嗚呼盛矣。珠聯璧合之瑞。靈芝甘露之祥。符貺炳燦。歲不絕書。而聖懷謙約。有而不居。嗚呼。此所以紹列聖之貽謀。而益裕萬年之景福也歟。在位十三年。聖壽五十有八。

癸卯雍正元年春正月辛巳朔。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先

是湖南武陟縣馬營口河決。副都御史牛鈕。侍讀齊蘇勒。奉旨前往堵築。牛鈕等議於黃河北岸。自沁河堤至詹家店十八里。無堤處。接築遙堤。以資捍禦。河南巡撫楊宗義。以沁黃並漲時。水無所洩。恐致衝決。不若仍留空隙。以備宣洩。至是河督陳鵬年奏。現在河勢奔趨。較前情形不同。無堤攔束。亦屬可虞。請如牛鈕等議。從之。設

會考府衙門。

命著怡親王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軾。會同辦理各省奏

銷錢糧。

上諭大學士等。國家養育人材。首重翰苑。必當立品端方。居心敬慎。方爲

不愧官箴。聞有僥倖之徒。平昔結黨營私。至科場年分。互相援引請託。遇謹守之人。畏法不肯通同作弊。反羣相排抵。飛語誣陷。此風斷不可長。著大學士張鵬翮。尙書田從典。徐元夢。左都御史朱軾。侍郎張伯行。李紱。會同掌院學士。將翰林院詹事府等官。不安本分。有玷官箴者。查明勒令解退。毋得徇情。吏部遵旨議。各教職。俱以



恩拔副榜廩生挨貢補用。其捐納人員。敎諭改以縣丞。訓導改以主簿用。從之。甲辰。封瀋郡王允祐子弘曙爲長子貝子。允禔子弘春爲貝子。禁侍衛官員等私往諸王門下行走。二月。癸丑。追封皇太后曾祖額布根祖。一等阿思哈尼番。兼佐領額參。父。護軍參領衛武。俱爲一等公。世襲。以衛武子白啓襲。諭禮部。朕奉皇太后懿旨。嫡妃那拉氏。懿範性成。徽音素著。孝敬惠慈。宜承光宸極。顯號中宮。應立爲皇后。以宣壺教。朕祇遵慈訓。立妃爲皇后。應行典禮。爾部詳察具奏。宗人府題。莊親王博果鐸薨逝。無嗣。所襲乃承澤王碩塞之爵。承澤王係太宗皇帝之子。子。世祖章皇帝親兄。與皇上甚近。理應聖祖皇帝之子承襲。得旨。莊親王之王爵。於朕諸弟內。著一人承襲。朕奏請於皇太后。奉懿旨。令十六阿哥允祿承襲。著襲封莊親王。其惠郡王博翁果諾之孫球琳。著封爲多羅貝勒。將惠郡王原有佐領屬下人等。俱著給與。庚申。諭總理王大臣及諸王大臣等。外間匪類。捏造流言。妄生議論。謂朕鍾愛十六阿哥。令其承襲莊親王王爵。承受其家產。朕爲君上。多封諸弟數人爲親王。何所不可。而必藉承襲莊親王。以加厚於十六阿哥乎。今廉親王。怡親王。履郡王。朕皆封以親王郡王矣。大阿哥之子弘昉。一閒散宗



室亦居親王邸第。豈伊本分所應乎。且如發遣一人。卽謂朕報舊怨。擢用一人。又謂朕恩出自私。今諸王大臣具在。朕所用佛格尹泰等。何私之有。佛格係宗室輔國將軍。在皇考時。無薦舉之者。故未蒙錄用。朕聞其人可用。或有裨政事。是以擢爲尙書。尹泰爲人明白。伊係四格親戚。或曾在二阿哥處行走一二次。亦未可定。皇考惜其材品。仍授爲盛京佐領。今朕旣知之。何忍置之閒曹。夫天子簡用所知之人。乃分內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議也。勒什亨。儉邪小人。伊父蘇努。係七十之黨。結爲生死之交。七十等。朋比爲姦。搖惑人心。擾亂國事。朕於蘇努父子。宥其罪戾。疊沛恩施。封蘇努爲貝勒。授勒什亨領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亦冀其感念國恩。悛改舊惡。豈知伊等心無鑒足。仍然結黨營私。護庇貝子允禔。代爲枝梧巧飾。將朕所交之事。顛倒錯謬。以致諸事掣肘。難於辦理。又朕諸兄弟家。有姦惡太監數人。種種引誘伊主。若明正其罪。詳審究擬。則牽連伊主之處甚多。朕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不加明訊。將此輩姦惡小人。發遣遐方。令其疏遠。曾謂勒什亨曰。此不過懲家人。其事甚細。不必記在檔案。而勒什亨顯背朕旨。記在檔案。復以懇給佐領。冒昧陳請。狂妄背謬。勒什亨不可在內廷行走。著革職。發往西甯。跟隨允禔效力。又我朝舊制。行軍之處。必派



王公等前往。大將軍王允禔到京後。未定應行回任與否。經諸王大臣酌議。將貝子允禔派往軍前。駐紮西甯。此不過爲國事邊疆起見。而允禔怠慢。不肯起程。奏云。俟過百日。又云。俟陵寢回來。屢次推諉。耽延時日。誠屬何心。且允禔之太監何玉柱。一至微至賤之人。而使有家資數十萬。伊府管領。何人不可用。而用一漢給事中秦道然。豈非欲耀內廷太監以財利。而要外廷漢人之稱譽乎。如此作爲。朕猶並未革其貝子。降其俸祿。撤其家奴。所懲治者。特一二姦惡太監耳。而遽謂朕凌逼弟輩。揚言無忌。悖亂極矣。爾等諸臣。理宜感發天良。翼贊朕躬。乃爲職分。如不思皇考六十餘年之教養深恩。不感戴朕保全寬宥之意。妄生事端。干犯法紀。斷不寬宥。總管內務府大臣。莊親王允祿等奏。順直門爲內廷禁近之地。請將旗下護軍更換。令內府護軍等看守。分爲六班。並於內府三旗內。每旗補統領一員。定爲三品。從之。甲子。諭禮部。奉皇太后懿旨。側妃年氏。封爲貴妃。李氏。封爲齊妃。格格鈕祜魯氏。封爲熹妃。宋氏。封爲懋嬪。耿氏。封爲裕嬪。爾部查例具奏。命輔國公延信。兼二公爵。著封爲貝子。命禮部。嗣後科場房考官。仍著照原定科場條例。各房止用一人校閱。以專其責。諭都察院。各衙門自後書辦。五年考滿之後。各部院堂司官。查明。



勒令回籍聽選。

諭科道等官。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一摺止言一事。無論

大小事務。皆許據實敷陳。

諭直省督撫。爾等抵任。每使家丁管理事務。號爲堂官。

往往串通中軍旗牌。威嚇勒索。爲害滋甚。嗣後著永行禁止。

丁卯。尊聖祖

仁皇帝陵曰景陵。

命廉親王允禩。管工部。裕親王保泰。管理藩院。

給川陝總督

年羹堯。二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並加其父。原任巡撫年遐齡。尙書銜。

壬申。命在

京部院。復行三年考察之例。

副將軍阿喇兒奏報。羅卜腦柄回人古班爾等。率領

哈喇庫爾薩達克圖哈喇和韶。三處戶口。一千餘人投誠。

三月甲申。撤西藏駐防

官兵。及西甯八旗兵。設戍於察木多。

命吏部定直省督撫兼銜。

加隆科多。馬齊。

年羹堯太保。

諭部院各衙門。一應卷案。嗣後司官遷轉。將所掌卷案。新舊交盤。各

具甘結。呈堂用印存案。

戊子。追封皇后之父費揚古。爲一等公。子孫襲封一等侯。

封川陝總督年羹堯爲三等公。

辛丑。

命陝西全省民屯衛所。未完康熙六十

年以前銀米豆草。悉予蠲免。

福州將軍宜兆熊疏言。臣抵任年餘。練兵整械。查駐

防四旗。及臣標兩營。所用盤槍。皆係三段續成。經久必壞。又子母礮。祇十八位。現捐

造盤槍千九百六十一桿。子母礮二位。以資操演。

上以捐貲過多。諭曰。向後四旗



兩營。若有應行增造軍器。不必捐貲。宜動用公項爲之。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打箭爐之外。中渡河口。係通西藏要路。請將守備。移駐建昌所屬。越嶲衛地方寥闊。請改設游擊彈壓。從之。丙午。聖祖仁皇帝梓宮發引。上恭送至景陵。啓鑾。壬子。奉安享殿。禮成。夏四月。乙卯。上還京師。命察八旗年老人員。有獨子在軍前者。奏聞。設繙譯科。戊午。諸王大臣奏請。上御門聽政。得旨。俟。皇考奉安地宮後。再爲舉行。庚申。諸王大臣。援據典禮。復再三懇請。上御門聽政。允之。封十七阿哥爲果郡王。丁卯。上初御乾清門聽政。直隸撫臣。奏請捐築太行等堤。上不允。命給帑。戊辰。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爲良民。丙子。晉封淳郡王爲親王。丁丑。孝陵著草生。戊寅。發內帑九十萬。給八旗及內務府三旗。經理生息。以備護軍校及馬步兵喜喪之用。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湖廣素稱俗薄民刁。兵驕吏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大員。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州縣必至橫征私派。武弁必至虛兵冒餉。兵民挾此逞奸。員弁不敢過問。臣概行禁革。不許文官有私派。武弁有扣冒之弊。庶兵民不得藉詞逞私。驕悍之習。冀可默化潛消。再兩湖南方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每興嗟怨。揆厥所由。各多貪鹽規。商人借此長價。卽



如總督衙門鹽規。漸次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公然昂貴至一錢五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俾地方漸有起色。至於嚴禁官宦富室囤積。止令商販往來。俾米價漸平。與力行保甲。稽查匪類等件。皆臣職分應行之事。不敢一一瑣陳。得旨覽爾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聽其言而觀其行。至於爾則信而不疑。斯乃全楚地方。否極泰來之機也。福建巡撫黃國材疏稱。本朝定例。自順治八年。奉有熟審減等之例。遵行甚久。康熙四十三年。停止熟審。蓋恐罪人希冀減等。挨延時日。不無夤緣賄縱之弊。但近來夏月。必特沛恩綸。暫釋刑具。臣見閩廣下濕。監犯之苦最甚。伏思皇上慎重民命。直省讞案。必親加詳察。多予矜全。臣以爲宜復熟審舊例。准減等。如慮延挨倖免。則嚴飭各官。按限完結。毋任胥吏作弊遲延。庶囹圄悉蒙寬卹之仁矣。上嘉納之。命怡親王總理戶部事務。上諭侍讀學士等曰。田文鏡致祭華岳回京。朕詢彼經過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祁縣等處。雨澤歉少。民計維艱。汾州府屬。雨未霑足。地方官現在征比錢糧。夫巡撫以撫綏地方爲職。今平定等處飢饉。並未奏請賑濟。緩征。乃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此皆伊等去年曾奏得雨。今欲掩飾前言。甚屬不合。



卽命田文鏡會同巡撫音德速行賑濟務使得所。五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直隸從前虧空計州縣歲之所餘積累填補二年督令清理得旨州縣官令少從容不慮窘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少有餘貲亦可自爲地方興利之舉何可勒令爲他人補苴虧空耶。戊子諭翰林院曰凡部院衙門俱有司官專管定稿說堂筆帖式專管繙譯廳官專管收發文書翰林院衙門亦有錢糧出入升遷議敘並各衙門文移往來事務煩瑣關係匪輕乃俱出自筆帖式典簿廳之手豈得保無弊端嗣後於俸淺編檢內擇才守優長者滿漢各二員充作司官專主定稿說堂庶小吏不得作弊而衙門肅清所委充司官之編檢果實心任事辦理公敏掌院學士據實奏聞加以殊恩。癸巳湖廣總督楊宗仁摺薦廣東南海縣知縣宋璋升補湖南寶慶府知府。廣州守備范宗堯改補湖北漢陽縣知縣得旨各省盡屬版圖在在皆需賢員何地非民何缺非要隔省題官實屬越例假如別省賢員彼之督撫不加褒獎不行摺薦者備將情節聲明密奏則可今因初次姑從爾請後勿踵行特諭。己亥命自雍正元年會試爲始二場論題均宜用孝經。庚子仁壽皇太后不豫上詣永和宮親視湯藥晝夜無間。辛丑丑刻皇太后崩於永和宮。諭總理王大臣



等。青海臺吉。兄弟不睦。儻邊境有事。大將軍延信。駐紮甘州。相隔遙遠。朕特將一切事務。俱降旨交年羹堯辦理。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防邊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知照年羹堯辦理邊疆事。斷不可貽誤。並諭延信知之。諭總理王大臣等。貝子允禩。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屢訓誨。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終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悔。則終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著晉封允禩爲郡王。若伊從此改悔。朕自疊沛恩施。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允禩來時。爾等將此旨。傳諭知之。壬寅。頒大行皇太后遺詔。甲辰。恭移大行皇太后梓宮。安奉壽皇殿。上每日親詣奠獻。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役之恩。豈可任意飭捐。以填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總無分釐給發。責成官役。枵腹辦事。焉能禁其不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爲始。一切官役。應支俸工。俱令照額編支。領俸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長計算。但令州縣於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近奉部文。又將解餘平一分。恩賜免解。承辦公事。更將有餘。況節禮陋規。概行禁革。則州縣亦易於補苴。從前虧



空矣。得旨所言全是。無一瑕疵。勉之。命嗣後熟審之期。仍復減等。自奉上諭之日起。立秋日止。直省一體遵行。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爲王爵。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王。防叔公爲貽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啓聖王。丁卯。總理王大臣等會議。恭請四后同祔太廟聖祖廟。尊諡並加仁字。得旨。覽奏。旣得展朕孝敬無窮之心。復合前代斟酌盡善之典。不覺悲慰交集。按先儒祔廟之儀。一元后。一繼立。一本身。以次並列。今母后升祔位次。當首奉孝誠仁皇后。次奉孝昭仁皇后。次奉孝懿仁皇后。次奉孝恭仁皇后。如此庶於古禮符合。而朕心亦安矣。壬申。追封聖祖敏妃爲皇考皇貴妃。湖廣總督楊宗仁。以病疏請以子榆林道楊文乾。隨任終養。詔加文乾按察使銜。馳驛速赴。並遣御醫診視。秋七月。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巡撫衙門一切規禮。臣一無所取。所有鹽規五萬二千兩。除留爲恤竈修井外。尙餘四萬六千兩。爲臣供用。累年供應在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曾將所得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各奏明在案。臣更有請者。若藏名旣撤。費用簡省。乞將鹽準留若干。與臣衙門充用。其餘以供公用。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惟視秉心如何耳。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固不可朘削以困民。亦不可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必使兵民溫飽。官弁豐足。督撫司道。亦皆饒裕。乃朕所願。是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之。其是與否。自難逃朕之鑒照也。工部議覆。川陝總督年羹堯疏言。布隆吉爾地方。北連哈密。西接沙州。去嘉峪關約五百餘里。請建城一座。屯兵駐守。則柳溝赤金。始得屏捍。應如所請。從之。命減朝鮮貢品。

辛丑。頒

聖祖欽定孝經衍義。

命湖南湖北。分立貢院場屋。

乙卯。兵部議

覆。巡視臺灣御史吳達禮奏。諸羅縣北半綫地方。民番雜處。請分設知縣一。典史一。其淡水係海岸要口。形勢遼闊。請增設捕盜同知一。應如所請。從之。定諸羅分設縣。曰彰化。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湖北糧道。管理全省漕運兵糈。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驛鹽道。管通省驛遞號船。應付勘合火牌。淮鹽到楚。盤驗察私。督運額銷。引日。職守迥異。康熙五十八年。依前督臣滿丕奏。以驛鹽道歸併糧道。似未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八月。以兩廣總督楊琳。專管廣東總督事務。升廣西巡撫孔毓珣。爲廣西總督。仍管巡撫事。大學士等奏。江西山東所產麥穀。皆兩歧雙



稔。蜀麥。一榦四穗。內池蓮房。同莖分蒂。諸瑞疊呈。實皆我皇上聖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下部從之。福建巡撫黃國材疏言。章服爲等威所繫。況物力艱難。尤當愛惜。臣歷任外吏。目睹地方瀆樸者。頗多殷實奢靡者。必致貧寒。邇年八旗風俗奢靡。衣服貴賤相同。請嚴禁僭越。杜絕奢華。白丁下賤人等。止許服黑色布疋。不得用綾羅綢緞。及各種細毛。違者重治其罪。上曰。此奏切中時病。奢僭之弊。朕亦稔知。但陋習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非立法嚴峻。有犯無宥。不能使之永遠遵奉。揆之於理。移風易俗。宜漸不宜驟。究以從容不迫爲貴。爾等姑徐徐勸導。儻仍不改革。然後嚴爲定制。以法繩之可耳。侍郎牛鈕奏。請官兵人等服用。禁用五爪龍。下部議行。

甲子。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入。面諭曰。

我聖祖仁皇帝。爲宗社臣民計。慎選於諸子之中。命朕續承統緒。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卒之間。一言而定大計。薄海內外。莫不傾心悅服。共享安全之福。

聖祖之精神力量。默運於事先。貫注於事後。神聖睿哲。高出於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則豈能及此耶。皇考當日。亦曾降旨於爾諸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必令爾等傾心悅服。斷不至貽累於爾諸臣也。朕自



卽位以來。念

聖祖付託之重。安可怠忽。不爲長久之慮。當

聖祖因二

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尙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時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書。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江西巡撫裴率度奏。擒獲甯州銅鼓營奸細。請嚴搜捕。得旨。此等

匪類。固不容姑息。亦不宜急迫。若涉因循。恐漸至滋蔓。若不辨奸良。又恐驚衆激成事端。但須整理營伍。百姓自畏威懷德。此一二匪類。何難消弭。全在大吏相機而行。實心任事也。乙丑。孝恭仁皇后梓宮發引。上恭送至景陵。啓鑾。議敘定西

藏功。封贈有差。議敘克復臺灣功。封贈有差。甲戌。總理王大臣等。議奏羅卜藏

丹津。久懷異志。糾衆盟誓。皇上念伊祖顧實汗。恭謹効順。不卽加罪。特遣侍郎常壽。諭以利害。前往和解。羅卜藏丹津。並不聽常壽之言。欲與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交戰。又冀望汗號。又私稱爲達賴混台吉。殊屬悖逆。現伊欲往察罕丹津處爭戰。應調西甯之兵。俟羅卜藏丹津渡黃河時。於渡口邀截。其後至松潘兵丁。請令提督岳鍾琪。帶領前往。就近應援。其西路軍務。應行文年羹堯。詳加定議辦理。從之。常壽



奏。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領兵與羅卜藏丹津相持。勢難抵敵。率妻子屬人。來至河洲老鴉關。臣卽令其進邊居住。報聞。先是上杭縣奸民溫上貴。往臺灣從朱一貴。得僞元帥剖付。及木刻僞印。仍還上杭縣。將煽誘其鄉人從賊。聞朱一貴伏誅。遂竄江西。潛結棚匪數百人。謀掠萬載縣城。知縣施昭庭。調集鄉勇。同營汛官兵剿捕。擊斃三百餘人。生擒溫上貴。與其黨十數人。並正法。於是大學士白潢。尙書張廷玉。各條奏禁戢棚匪策。敕督撫詳議。閩督滿保疏言。閩浙兩省棚民。以種蔬種靛。種煙造紙。燒炭煬鐵等項爲業。奸良不一。令地鄰出結。五棚長。連環互結。若有爲匪不法事。踪跡可疑。而弗首報者。依律連坐。自不敢容隱。州縣官於農隙時。徧履各棚稽察。如始勤終怠。約束不嚴。卽劾罷之。遇有棚民之州縣缺出。於通省揀選才守兼優之員調補。則治法與治人。咸收實效矣。下部議行。九月。丁丑朔。葬聖祖仁皇帝於景陵。孝恭仁皇后附龍輜。入寶城。上回鑾。己卯。上還京師。庚辰。聖祖仁皇帝。聖祖仁皇帝。孝誠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升祔太廟。恭上。孝誠仁皇后尊諡曰。孝誠恭肅正惠安和儷天襄聖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尊諡曰。孝昭靜淑明惠正和欽天順聖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尊諡曰。孝懿溫誠端仁憲



穆奉天佐聖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尊諡曰。孝恭宣惠溫肅定裕贊天承聖仁皇后。辛巳。以升祔禮成。頒詔天下。加恩中外。甲申。諭順天府尹。鄉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制。近因年久。視爲具文。筵宴亦多草率。爾衙門應加謹舉行。戶部議覆。直隸巡撫李維鈞。請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內。應於雍正二年爲始。造冊征收。除浙江紹興府。惰民丐籍。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襄陽府屬之樊城鎮。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奸宄易於潛踪。請移襄陽同知。駐樊城彈壓。從之。又言清淨盜原。稽查窩賭窩逃。法莫善於力行保甲。臣到任後。卽通飭所屬。令紳衿兵役。與齊民一體鱗次挨編保甲。不許脫漏一戶。聯絡守望。百姓稱便。誠恐州縣奉行不得法。今專委本管道員稽查。如有未盡合法之州縣。卽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善者。另予優獎。得旨。此奏甚好。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懲。方期有效耳。雲貴總督高其倬疏言。雲貴兩省土司承襲。向有陋規。上下衙門。每因文結舛錯。借端需索苦累。臣已嚴行禁革。並請嗣後咨部文冊內。數字舛錯。無甚關係者。免其駁換。於疏內代爲聲明。庶承襲事易結。措索弊除。得旨。嘉獎。冬十月丁未朔。聖祖仁皇帝御製律歷淵源一百卷刻成。分三部。一曰歷象考成。一曰律呂正義。一曰數理精蘊。上敬製序文。戊申。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羅卜藏丹津恣肆猖狂。臣領兵於九月二十日。自甘州起程。十月初至西甯。相機行事。授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改貝勒延信爲平逆將軍。敘平郭羅克賊番功。封年羹堯爲二等公。給岳鍾琪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年羹堯奏。前鋒統領蘇丹。經事頗多。岳鍾琪。總統綠旗土司兵丁。授爲參贊大臣。至青海之事。並請侍郎常壽。一等待衛達鼐參議。報聞。羅卜藏丹津。執侍郎常壽於堪布廟。筆帖式多爾濟死之。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調又木多總兵周英。截羅卜藏丹津往藏後路。但恐其遁穆魯烏蘇等處。請令富甯安。調都統穆森。往吐魯番駐防。調吐番副將軍啊喇納。帶兵二千。由噶使一路截殺。報聞。年羹堯奏。十月十九日。賊人侵鎮海堡。都統武格率兵援剿。二十日。厄魯特兵二千名。番賊一千餘人圍堡。二十一至二十三等日。賊人陸續添兵。日夜轉戰。參將宋可進等。於二十五日往援。大敗厄魯特。斬首六百餘級。擒叛逆囊素阿旺丹津。報聞。又奏羅卜藏丹津兵。攻入西甯之南川口。遂圍中堡。堡內囊素。潛與賊通。欲鑿牆而入。守備馬有仁。參將宋可進。遊擊元繼尹等。內外夾攻。賊敗遁。囊素助賊。盡皆殺死。十一月。丁丑朔。賜于振等二百四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戌。年羹堯奏。北川新城。有賊二千餘踞



住。遊擊馬成輔。擊殺甚衆。副將王嵩。參將宋可進等。帶兵三千往援。破賊六營。賊敗走。再莊浪爲河西五府總路。東西兩山。俱番人游牧地。此內謝爾蘇一夥再強。厄爾布一夥。助其行惡。其地最險者。係碁子山。茨爾溝二處。臣調兵四千。令涼州總兵楊盡信管領。四面夾攻。斬賊數百級。俘獲其妻子。番賊奔入鐵保城。生擒厄爾布賊首魯木受等二人。謝爾蘇賊首坎柱等六人。審明正法。得旨嘉獎。年羹堯奏。西甯北川。上北塔。下北塔二處。蒙古回子。占地數百里。丁衆糧裕。素懷異志。臣令千總馬忠孝前往下北塔。將三十村莊。回日招撫。馬忠孝等。又帶兵一千。往剿上北塔。擒獲頭目阿布多等正法。餘回就撫。報聞。又奏察罕丹津妻子屬人。移至蘭州居住。報聞。癸巳。年羹堯奏。厄魯特番賊。在新城堡等處。往來刦奪。臣調西甯總兵官黃喜林等。領兵往剿。羅卜藏察罕等賊。共殺傷奇嘉寺逆賊五百餘。喇嘛番子千餘。獲賊目七。器械駝馬牛羊無算。甲午。戶部議覆。廣西總督孔毓珣言。粵西地方邊遠。商本無多。以致誤課誤鹽。民憂淡食。請動藩庫銀六萬兩。令鹽道委員。辦理官運官銷。行之三年。可以酌減鹽價。從之。己亥。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條奏。進剿青海事宜。一預備進剿兵丁。請將陝西督標。西安固原。甯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爾多



斯。巴爾庫爾。吐魯番兵丁。共揀選一萬九千名。令提督岳鍾琪等分領。從西甯。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剿。一防守邊口土司兵二千名。及西安滿兵五百名。留守西甯各邊口。陝西撫標兵五百名。防守永昌。西安滿兵五百名。防守甘州。其布隆吉爾。舊有兵一千名。應仍留駐防。至副將張成龍。見領兵五百。防守巴塘。其裏塘止駐兵二百。請將四川撫標兵三百。增添防守。再令署松潘鎮副將張英。副都統黑色。領兵一千五百名。出松潘口。在黃勝關駐紮。雲南提督郝玉麟。領兵二千名。駐紮叉木多。則羅卜藏丹津等。斷不敢前往巴爾喀木等處。一購買馬駝。臣在陝西買馬一千匹。甚不敷用。請令在歸化城。張家口採買。或將太僕寺。上都打布孫腦兒。孳生馬匹。解送三千匹。巴爾庫爾。挑送駝二千匹。再於甘涼肅州等處。採買一千五百匹。則兵丁進剿之時。可無貽誤。一貯備軍糧。臣在西安。慮青海有事。已豫買米六萬石。將來自不至有誤。一精練火器。請將景山製造之火藥。每駝以一百八十觔計算。賞給一百駝。於明年正月內。解送西甯。得旨。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具奏。尋議大將軍年羹堯所奏。進剿賊寇。調遣兵馬。堅守隘口。備足糧餉等款。均應如所請。其所請馬數外。再增一千匹解送。至火藥於所請額數外。增送一倍。再行文郝玉麟。卽由中甸帶



兵前往叉木。多駐紮。其中甸地方。應令總督高其倬。簡選總兵官一員。帶兵五百名。前往駐紮。從之。辛丑。冬至。祀天於圓邱。恭奉

聖祖仁皇帝配天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癸卯。命八旗蒙古建官學。

十二月。分湖北湖南鄉試額。湖北中式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舉各二十五名。予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祭葬。諡果勇。贈太子少保。年羹堯奏。王察罕丹津屬下。厄爾克扎爾固齊阿爾塔爾和碩齊拉布木三人。將羅卜藏丹津看守。伊等賊兵殺散。帶領屬下一千餘戶口來投。貝勒色卜騰扎爾。帶領青海左翼公冊零之弟。臺吉巴爾珠爾等妻子。並屬下二千餘戶來投。察罕丹津之婿。喇卜坦寨桑巴圖等屬下一千四百餘戶。及丹忠屬下七百餘戶來投。仍令原處居住。均報聞。辛酉。年羹堯奏。參將孫繼宗。遊擊孫超節。副將潘之喜。於布隆吉爾。戰敗賊兵三千餘人。獲器械無算。報聞。宗人府奏。履郡王允禩。受皇上深恩。不敬謹辦事。每思推諉。應革去郡王。降授輔國公。得旨。允禩自封王以來。並不感激効力。著革去郡王。仍在原固山貝子上行走。雲貴總督高其倬疏言。雲貴魯魁山土目楊方普。李四姓。糾衆剽掠。不聽約束。本年十月內。其酋方景明等。率猺夷數百。殺元



江裸目施和尚。樊其寨。臣遣兵分剿。擒方景明。及裸夷三百二十六名。分別正法。報聞。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州縣錢糧。屢經盤查。一時難窮底裏。現查出虧空尤甚者。指名參奏。其餘各州縣。須通行調任。今將倉庫。互相盤查。方能澈底澄清。又言前任撫臣音德。參奏無抵虧空各員。均革職留任。奈不行補完。益增虧空。應同現查出虧空各員。請革職者。一併勒令離任。嚴審查追。俱如所請行。又言山西各營官兵。不敷月糧。例係折給。自行採買。奈連歲歉收。今夏米價更昂。應照時價酌議。夏秋二季米價。太原蒲州大同各營。每石折給銀一兩二錢。平陽汾州各營。一兩五錢。右衛殺虎口。各銀一兩一錢。暫增數月糧價。官民大有裨益。部議駁得。旨允行。禮部議覆。浙閩總督滿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住行教。人心漸被煽惑。毫無裨益。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餘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堂。改爲公所。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從之。乙丑。賜李琰等一百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卯。冊立嫡妃那拉氏爲皇后。封年氏爲貴妃。李氏爲齊妃。鈕祜祿氏爲熹妃。宋氏爲懋嬪。耿氏爲裕嬪。頒詔天下。覃恩有差。癸酉。年羹堯奏。西甯一帶番賊。俱經剿滅。其餘南川口外郭密等部。臣令岳鍾琪。剿撫兼施。呈庫一部。攻殺殆盡。活爾買



等部。首惡已除。其餘盡皆投降。報聞。

甲辰雍正二年春正月丁丑。年羹堯奏。十二月十三日。羅卜藏丹津。送侍郎常壽回營。並呈奏章一函。得旨。侍郎常壽。覲顏生還。溺職已甚。著拏解西安監禁。筆帖式多爾濟。不屈身死。甚屬可嘉。著照殉節例議敘。照例予祭。上諭。羅卜藏丹津。負國叛賊。斷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慮。授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命年羹堯。趣令討賊。命廂白旗蒙古都統武格。總管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營事務。諭內閣。廣東總督楊琳。辦理鹽務以來。聞將窮民生理。盡行霸佔。百姓怨憤。夫錢糧雖屬要緊。當爲百姓存留微利養生。若既爲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絲毫不與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羣竊盜。其害較缺欠錢糧爲更大矣。務須謹慎廉潔。從公辦理。方爲稱職。不可祇爲錢糧。不顧百姓。凜之慎之。年羹堯奏。本年正月。西甯東北郭隆寺衆喇嘛。忽聚兵拒戰。臣遣岳鍾琪。同前鋒統領蘇丹。副都統覺羅伊禮布等。進剿。賊衆迎敵於哈拉直溝。我軍奮擊。斬殺數千。據其三嶺。燬其十寨。隨沿途燬其七寨。焚居室七千餘所。次日抵郭隆寺外。山谷間。伏賊千餘人。皆逃入洞內。我兵施放槍礮。復聚薪縱火。賊俱薰死。計前後殺傷賊衆。共六千餘名。隨燬郭隆寺。將達克瑪



胡士克圖正法。二月丙午。頒

聖祖仁皇帝御製上諭十六條。以示提撕。推

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並製序文。刊刻成編。頒行天下。

湖廣總督楊宗

仁疏言。立社倉。實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出納聽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並立獎掖尙義之典。士民咸踴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州縣。各建倉三五十所不等。約共捐穀本。將三十萬石。效驗已著。臣又傳湖南。循此成法施行。得旨。據奏社倉一事。於各省中。爾先成創始之功。殊可褒嘉。河南巡撫石文焯疏言。豫省各案虧空。追比年久。無可變賠者。自今爲始。將臣衙門所有司道規禮。府州縣節禮。及上下衙門。一切節壽規禮。盡行革除。以杜州縣藉口之端。以塞上司勒索之路。遵例令各知府。遴委賢員。將州縣銀櫃封驗。眼同拆封。將正項卽行起解。使經征官。絲毫不能侵挪。所有耗羨。每兩約一錢三分。通計全省耗羨銀四十萬兩有奇。除各官員酌量給以養廉。及各項雜用公費。悉於此給外。每年約餘耗羨銀十六萬兩。解貯司庫。彌補虧空。及辦公之用。至各官俱有養廉足資。上司不至苛求。屬縣不至挪移庫項。勒索之弊除。而公帑亦長無缺矣。上嘉納之。諭刑部彙奏本內。有罪應割筋者。定例固然。但割後卽成廢人。理宜審慎。嗣後滿洲



人有犯此罪之案。另行具奏。丙辰。禮部等衙門奏。

聖祖仁皇帝。以明太祖

宗祀淪絕。訪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烝嘗。我皇上繼志存恤。特申前諭。臣等謹按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餘年。子姓雖繁。無從考證。查得鑲白旗朱文元。係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之後。明崇禎時。簡王後裔代王。爲洪承疇監軍於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時。代王與伊姪文元。同被俘獲。遂歸我朝。雖蒙

聖祖仁皇帝召見。親詢宗系。今原任內閣侍讀學士朱海錫之子衆關保等。俱文元之孫也。文元於順治年間。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來京。今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朱之璉一支是也。請於此一支內。查取譜牒。吏部揀選引見。擇用一人。隨飭禮部差官。同伊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仍令回京居住。嗣後每年春秋二祭。令其呈明前往。從之。封明裔知府朱之璉。爲一等侯世襲。族內人丁。入正白旗。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據岳鍾琪報稱。二月初八日。領兵出口。至烏蘭博爾克。賊人逃散。隨三路追剿。岳鍾琪至伊克哈爾吉。擒獲阿爾布坦溫布。總兵黃喜林。擒獲巴珠爾阿喇布坦溫布。總兵克拉布坦。並其叔伊克拉布坦。收撫逃散部落。報聞。癸亥。上親耕籍田。三推畢。又加一推。是以爲常。丙寅。雲貴總督高其倬奏。臣



遵旨令提督郝玉麟率兵至中甸駐紮。宣布德意。中甸番夷頭目歡忭感激。率衆三千五百戶。男婦一萬七千五百名。喇嘛一千十四人投誠。得旨嘉獎。事竣議敘。尙書勵廷儀請團練民壯。於每州縣選取五十名。分習器械。尤壯者拔爲頭役。得旨此奏甚好。著諭各省督撫實心奉行。年羹堯奏。臣令涼莊道蔣河率兵分五路。進剿石門寺。殺死喇嘛番賊六百餘人。燬寺而還。吏部侍郎黃叔琳奏。兵糧撥運支給。俱布政司糧運爲政。先期打點。方撥臨近標營。不卽撥遠汛。加征運費。輸輓累民。兵丁嗷嗷待哺。查標營汛地各有定所。屯衛征收亦有定額。乞諭督撫確查兵數。先儘本州縣額米撥給。不敷再於附近州縣撥運。庶民無苛擾。兵獲飽騰。下部議行。刑部議五臺山喇嘛銷納木元旦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詈拒。至夜忿縊。應建坊入祠。喇嘛犯姦。應比光棍爲首例。斬立決。著爲令。從之。三月乙亥朔。上詣太學。釋奠先師孔子。御彝倫堂。命講太學尙書。廣太學鄉試中額。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太原平陽二府所轄州縣居通省三分之二。地方遼闊。經年不能周其地。是以從前虧空知州毫無覺察。今細察輿圖。莫若照直隸州之制分轄。請將太原府屬之樂平孟縣壽陽分隸平定州。定襄靜樂分隸忻州。五臺崞縣繁峙分隸代州。



河曲興縣。分隸保德州。平陽府屬之臨晉。榮河。萬泉。猗氏。分隸蒲州。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分隸解州。太平。襄陵。稷。山。河津。分隸絳州。蒲縣。鄉甯。分隸吉州。大甯。汾西。永和。分隸隰州。一經分理。則太原。平陽。所隸州縣。各止十一。地近則易周。糧少則易核。不惟虧空之弊可杜。卽刑名詞訟。亦簡而易理。至直隸州。各有倉庫。向無專責。恐致侵挪。請將蒲州。解州。吉州。絳州。錢糧。就近令河東道盤查。平定。忻州。代州。保德州。錢糧。令雁平道盤查。其舊設之澤州。遼州。沁州。錢糧。令糧驛道盤查。如通同隱匿。失察。照議處。知府例處分。又言山西掌印都司。專督屯糧。兼轄衛所。今衛所議裁。錢糧刑名。原屬布按二司兼理。請將該都司首領經歷裁汰。均如所請行。河南巡撫石文焯。奏請將捐穀耗羨銀兩。收存司庫。留充公用。奉 上諭。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斷不可歸入錢糧之內。凡此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若將此入正額。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移東就西。反致滋弊。江南提督高其位。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澄湖。港汊叢雜。江浙錯壤。與太湖毗連。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口。一百十三處。釘椿立柵。以時啓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趨。事將次告成。奏入。 諭以權宜措施。必無礙商民乃善。



年羹堯奏。臣遣岳鍾琪。率大軍往剿青海。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爾泰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等。並男女牛羊無數。於烏蘭穆和兒。隨分兵至烏蘭白克。擒獲吹拉克諾木齊。扎錫敦多卜。並男女駝馬。及助亂之八台吉。亦俱擒獲。羅卜藏丹津。帶二百餘人。逃竄潛匿。青海平。進年羹堯一等公。再給一子爵。令其子斌襲。其父年遐齡。如羹堯爵。加太傅銜。授岳鍾琪三等公。餘賞給有差。甲申。上謁暫安奉殿。孝陵。孝東陵。景陵。丁亥。上還京師。命原任將軍宗查布。總管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臺。并辦理遷移臺站事務。遣使勅諭準噶爾台吉。策妄拉布坦。年羹堯奏。阿拉布坦蘇巴泰等。沿途搶奪。臣令總兵孫繼宗等進剿。追敗之於推墨爾。賊盡棄牲畜。止率妻孥遁去。江西巡撫裴率度奏。湖口關稅贏餘。應悉解部奉。旨不准。年羹堯奏。侍衛達鼐。率兵敗賊於梭羅木地方。夾木燦堪布等敗走。我兵追剿。擒斬夾木燦堪布垂扎木素二人。斬之。報聞。年羹堯奏。今策妄阿拉布坦。恭順遣使。雖事屬未完。而兵可暫撤。請於巴爾庫爾。吐魯番哈。密布隆吉爾。甯夏賀蘭山之外等處。酌駐兵丁。餘俱撤回原處。從之。直隸巡撫李維鈞。奏現行地方事宜各款。虧空地丁銀兩。均攤十分之四。以便逐漸補完。一減火耗。每兩二三。



以紓民力。一起解兵餉。知府例有規禮。今悉裁革。令州縣自行解司。一各官衙署。例有里下鋪墊陋規。今已革除。一清查地畝。無致隱佔。一行保甲。以杜奸匪。一飭查武弁。除募兵虛兵之弊。一親檢三營甲幟。勤加操演。一修整烟臺。添建營房。增設馬步兵五百名。以嚴防汛。一編飭村莊。築牆掘濠。兼選壯丁習練。以防盜賊。一驛路兩旁。栽種柳樹。以卹行旅。得旨。天下督撫。皆當如此留心。擴而充之。何虞吏治不肅。民生不遂耶。至種樹。卽古人列樹表道之意。朕現刊諭一道。尙未頒發。爾奏恰合。隨卽通行直隸各省矣。賞各旗窮乏兵丁銀兩。置備盛甲兵器。革除各省門差牙帖。



東華錄學要卷二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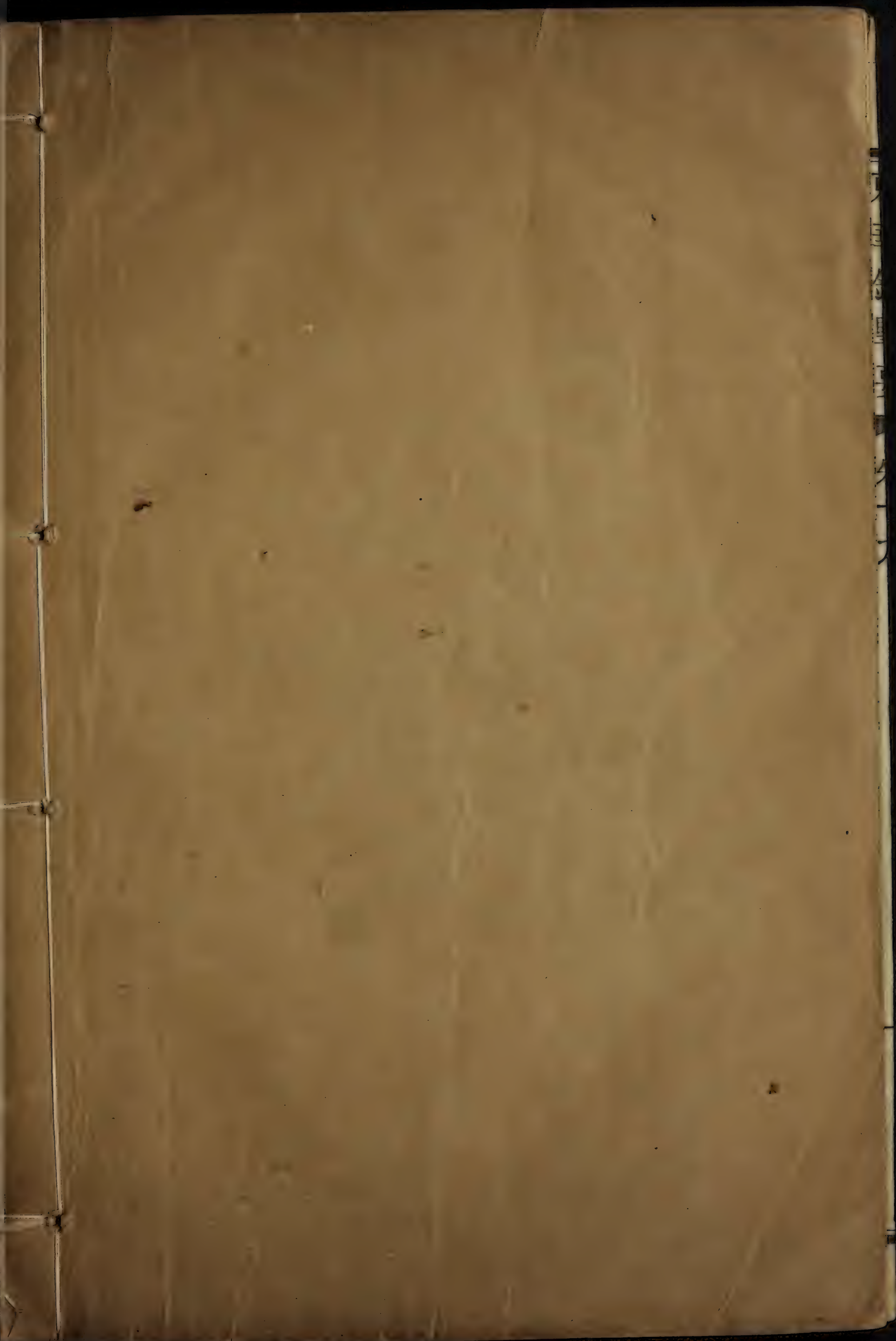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雜考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雜考











十一朝東華錄要







東華錄卷二十三

世宗憲皇帝

宣與汪文安承命

甲辰歲正二年夏四月。以清海平。遣宣新告所隨。

紅手背海功。

賜給賞兵官等可。

建寧府有云。

庚戌。

諭諸王大臣等。自戊子年。朕之無知。見弟數人。稱獲安。以致。

以致。

皇考。年懷德。未嘗有一日之安也。朕以體而。血氣耗。伊等。非。不。

自引。是。憂。之。心。且。因。諸。王。臣。等。而。久。矣。朕。時。時。心。竭。力。竭。

皇。考。保。全。之。意。不。但。伊。等。知。之。而。亦。所。知。也。朕。即。位。後。是。常。兄。弟。之。誼。固。于。包。

容。指。示。教。誨。其。改。過。以。期。終。始。全。此。朕。向。在。皇。考。時。即。志。願。如。此。竟。今。何。意。

大。豈。而。於。兄。弟。間。有。指。瑕。求。疵。之。理。乎。允。爾。等。行。臨。朕。寶。印。皇。考。深。知。付。於。弟。

弟。而。朕。降。旨。旨。不。可。悉。數。自。朕。即。位。允。爾。等。對。王。任。以。總理。事務。巡。視。病。改。新。

是。朕。何。容。三。任。之。宜。較。其。誠。信。以。輔。朕。躬。乃。不。以。事。務。見。為。甚。難。以。何。聖。訓。之。先。

斯。之。謂。為。伊。出。力。之。故。體。朕。心。至。今。未。已。也。諸。凡。事。務。不。實。心。辦。理。有。何。聖。訓。之。先。

如。遇。事。非。並。不。在。到。亦。不。親。加。檢。點。而。且。草。率。付。之。諸。人。故。爾。朕。怒。以。而。伊。等。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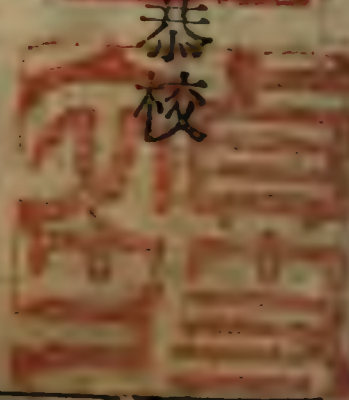
東華錄要卷二十三

世宗憲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甲辰雍正二年夏四月。以青海平。遣官祭告諸陵。

敘平青海功。

賜總官兵官宋可

進等爵。有差。

庚戌。

諭諸王大臣等。自戊子年來。朕之無知兄弟數人。種種妄行。

以致皇考暮年憤懣。未嘗有一日之安也。是以肌體消瘦。血氣衰耗。伊等非惟不

自引咎。毫無愛戀之心。且固結黨援。希圖僥倖。由來久矣。朕時時殫心竭力。寬慰

皇考。保全伊等。不但伊等知之。諒亦衆所共知也。朕卽位後。惟篤兄弟之誼。曲予包

容。指示教誨。冀其改過。以期終始成全。此朕向在皇考時。卽志願如此。豈今紹登

大寶。而於兄弟間。有指瑕求疵之理乎。允禩素行陰險狡詐。皇考深知。曾於朕兄

弟前。屢降諭旨。不可悉數。自朕卽位。允禩優封親王。任以總理事務。理應痛改前非。

感朕包容委任之意。輸其誠悃。以輔朕躬。乃不以事君事兄爲重。猶以同輩諸弟。允

禧允禔。爲伊出力之故。懷挾私心。至今未已也。諸凡事務。不實心辦理。有意墮廢。且

每遇奏事。並不身到。亦不親加檢點。苟且草率。付之他人。故激朕怒。以治伊罪。加朕



以不令之名乎。允禩較諸弟。頗有辦事之材。朕甚愛惜。非允禩允禩等可比。是以朕屢加教誨。令其回心改過。殫厥至誠。佐理政治。爲國家得力之人。不但成朕友于之誼。亦以全皇考慈愛之衷。伊果盡心國事。卽盡心於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也。豈惟身受隆恩。且傳之子孫。亦永永勿替。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亂。干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矣。爾諸王大臣。宜時加規勸。務令改悔。據實陳奏。毋得隱匿。茲王大臣等參奏允禩一摺。曾與誠親王。恆親王。溥親王。閱看。王等皆云。猶有皇考大內所降諭旨。伊等不知之處甚多。隨以皇考從前所降諭旨。另行繕摺具奏。請將此摺。傳示諸王大臣。乃允禩再三懇求。奏請免其宣示。以全顏面等語。果能從此改悔。著將另行繕摺之處。暫停宣示。著宗人府內閣。一併鈐封內閣。敬謹存貯。辛亥。兵部參奏允禩奉使口外。不肯前往。捏稱有旨。令其進口。竟在張家口居住。得旨。廉親王允禩議奏。尋允禩議。應行文仍令允禩前往差遣。並將不行諫阻之長史額爾金。交部議處。得旨。再議。允禩又議。允禩應革去郡王。撤其所屬佐領。沒入家產。解回。交宗人府。永遠禁錮。得旨。所議著交諸王大臣。貝勒。貝子。公等。詳議具奏。上諭允禩卑



鄙性成。行止妄亂。抑且賦性陰險。恣意偏強。且廉親王所奏允禩惡跡。似無虛語。或出至誠。或蓄他志。在朕猶自遲疑未信。此事惟賴諸王公大臣。公忠辦理。著速議奏。尋議革去多羅郡王。永遠禁錮。奉 上諭。允禩之事。交與允禩議者。特以觀其如何處置。向來允禩允禔允禞等。俱聽允禩指示。即便遵行。故朕望允禩。教誨伊等。使之改過。乃不但不行教誨。反激成伊等妄爲。欲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豈知此等無禮無義。乖戾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適足以昭朕無私之善政。何礙之有。朕今施以恩澤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懼。朕自當明罰勅法。雖係兄弟。亦難顧惜。諸王大臣。應將允禩素行。與今此所作之罪。明白指陳。或照允禩所議治罪。或加等減等之處。請旨定奪。朕自降諭旨。年羹堯奏。侍衛達鼐。領兵前往布哈色布蘇地方。擒獲阿布濟車陳台吉。再喀爾喀札薩克沙爾都台吉。前來投順。報聞。 癸亥。總理王大臣。奏請青海大捷。應獻俘太廟。恭請 皇上御午門受俘。得 旨。平定青海。乃皇考留貽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景陵。今議請受俘。歸功於朕。非朕本意也。著再議。尋議出師凱旋。執獲醜類。獻俘廟社。卽受俘於庭。歷代行之。大典攸昭。應請允行。從之。宗人府參奏貝子允禔。差往西甯居住。擅自遣人往河州買草。踏看牧地。抗違



軍法。肆行邊地。請將允禩革去貝子。所有屬下佐領。撤出爲旗下公中佐領。得旨。允禩革去貝子。撤出佐領之處。俱著寬免。年羹堯奏。臣遣副將岳超龍等。攻取河洲口外鐵布等四十一寨。剿服三十七寨。擒獲無算。上諭王大臣等。允禩不肯前往奉差地方。並不請旨。私自回來。詐稱抱病。任意出入邊界。朕已寬容數月。伊毫無惶懼之意。公然居住彼處。近召王大臣。嚴降諭旨。允禩料已稔悉。亦竟不差一人前來謝罪。殊失人臣之節。著革去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允禩之子。與伊家產。及佐領人員。如何措置拘禁處所。該管處另行請旨。壬申。增孔顏曾孟四氏學舉人中額一名。命續纂大清會典。閏四月。命左右兩翼。各立宗學一所。揀選宗室四人。爲正教長。十六人爲副教長。宗室子弟。願入學者。分別教習滿漢書。讀書之暇。演習騎射。並月給銀米等項。以隆教育。升兩淮鹽政右僉都御史謝賜履。爲左都御史。仍管鹽政。癸未。青海叛囚。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解送至京。遣官告祭太廟社稷。丙戌。上御午門樓前楹。升寶座受俘。兵部堂官。率解俘將校。將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三人。白練繫頸。跪伏。兵部堂官奏所獲俘囚。謹獻闕下。上命交刑部。刑部官領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各官行



禮畢。

上回宮。

諭宗人府。阿布蘭。朕由輔國公封貝勒。賞給佐領。令總理事務。外

人不知。以爲阿布蘭奏聞二阿哥鑾書一事。故爾擢用。不知鑾書事敗。阿布蘭。尙自

遲疑未奏。係貝勒蘇努指使奏聞。非其本心也。而且素行卑鄙。前大將軍允禔。自軍

前回。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公。於諸王阿哥。並無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阿布

蘭以翰林院撰文不佳。另行改換。惟稱贊允禔。並不頌揚。皇考功德。擬文勒石。朕

卽位後。伊復行磨去。辦理旗務。每每徇私。似此種種罪惡。作何治罪之處。著會議。尋

議上得。旨革去貝勒。撤去佐領。仍在輔國公上行走。廣西巡撫李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揚運河。淤墊年久。水高於城。危險可虞。李紱奏言。若於運河之西。另挑新

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永無潰決之患。

上卽命李紱。往會河督齊蘇勒商酌。尋齊蘇勒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

洪澤。下通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

新河。築西隄於湖水之中。畚鋤難施。東岸之閘壩涵洞。皆須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

百萬帑金。而且工大。終難告就。上是其言。是時。臣下有與尙書隆科多。總督年

羹堯。夤緣結交者。上諭齊蘇勒曰。爾之勤勞。固不待言。而一塵不染。獨立不倚。從

東華錄

卷二十三

雍正二年

三 商務印書館印行



未聞夤緣結交。更屬可嘉。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攪權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疎遠之。隆多科。止論爾操守平常。而年羹堯。前數歲奏爾不學無術。必不能料理河務。朕以此知爾之獨立也。五月。上諭總漕總督。及直隸山東河南巡撫。各省旗丁。應行守法。數年前。浙江湖廣糧船。彼此爭鬪。持戈放箭。致殺傷人。又聞前冬守凍山東。竟行搶奪。去藏。又聞強取百姓衣服。此等大干法紀。嗣後該督卽奏聞。於彼地正法。決不寬貸。可預行曉諭。諭河南巡撫石文焯等。有人條奏。河南河工。買草辦運。及搶工夫役。州縣均派累里民。覽之不勝駭異。朕推心置腹。任用爾等。凡有累民之舉。概令據實入告。而爾等竟若罔聞。政事乖方。一至於此。朕亦無可諭爾等。嵇曾筠。田文鏡。同看。諭刑部。例內雖有親老家無次丁。應存留養父母之條。但凶徒恃此。有意傷人。亦未可定。已死之人。亦屬可矜。嗣後視其所犯輕重若何。飭令多出銀兩。給死者之家。若不給與。仍應照原議治罪。爾部定例具奏。直省武鄉試。照會試例。擇弓馬嫻熟。技勇出羣者。另立好字號。從侍郎史貽直請也。丙辰。諭諸王大臣等。廉親王允禩。今日具奏貝子允禔事。又將議處滿丕事。一併具奏。謂之無心可乎。再議處滿丕案內。並不將總兵等



官取供。草率擬罪。向來定例。有如此者乎。皆因前日。朕於馬爾齊哈案內。言及蘇努之故。是以間日一次。欲擾亂朕心耳。朕卽位後。於蘇努格外加恩。晉封貝勒。伊子勒什亨。委署領侍衛內大臣。亦冀伊等感朕寬大之恩。遷善改過耳。乃仍袒護允禧。扶同隱匿。將所交事件。故爲遲延。蘇努不可留在京師。煽惑衆心。著革去貝勒。其屬下佐領。著撤回存貯公所。止留伊府佐領。著伊同在京諸子。於十日內帶往右衛居住。倘仍事鑽營。差人往來京師。定將蘇努明正國法。上諭年羹堯奏。桌子山碁子山番賊。甚屬凶頑。倚恃地方危險。屢行刦掠。大將軍年羹堯。調遣奮威將軍岳鍾琪等。統率官兵進剿。於山林險密之處。奮戰五十餘日。盡行剿滅。眈勉效力。克奏膚功。永靖邊塞。甚屬可嘉。此次勲績。大將軍年羹堯。及岳鍾琪等弁兵。著俱從優議敘。辛酉。禮部等衙門。遵旨議奏。古昔聖王制祀。凡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祀於瞽宗。漢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子於壁。此諸賢從祀之始也。厥後有功經傳。皆得從祀。謂之經師。自唐至明。歷代進退不一。而當代賢儒。得預於祀典。蓋自宋始。伏讀聖諭云。附饗廟廷諸賢。或有先罷。而今宜復者。臣等議得。明嘉靖時。釐定祀典。改祀於鄉者七人。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罷祀者四人。秦冉。顏



何戴聖。何休。今俱宜復其從祀也。

聖諭云。有舊缺而今宜存者。臣等公同詳考先

儒事實。請增入兩廡從祀者。共十八人。孟子門人。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

葛亮。唐陸贄。宋韓琦。尹焞。黃幹。陳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陳澧。明羅欽順。蔡清。本

朝陸隴其。允宜增入祀典者也。聖諭云。或有可升而附祀者。臣等議得。宋張子橫

渠之父張迪一人。可以附入崇聖祠者也。聖諭云。先儒先賢之後。孰當增置五經

博士。臣等議得孔門弟子。冉伯牛。仲弓。冉求。宰予。子張。有若六子。均宜確訪嫡裔。賜

以世襲五經博士。以昭崇報者也。以上四條。恭候睿裁鑒定。得旨。先儒從祀文廟。

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

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

謹守一家之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純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

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

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

諭。自西陲逆賊。羅卜藏丹津等。背棄國恩。招集同惡。殘其骨肉。侵犯邊城。朕命年

羹堯。揆度機宜。指麾將士。犁庭掃漠。迅奏膚功。從此鋒鏑永清。疆圉開拓。今具奏善



後事宜十三條。又定禁約青海十二事。運籌週密。措置精詳。朕心嘉悅之至。其所奏善後諸事。皆合機宜。惟新闢地方。宜廣屯種。而欲令五省有罪之人。發往開墾。恐此等之人。未必習於耕種。又無室家。可以羈留。於邊塞之處。少當留意耳。爾等一併悉心妥議具奏。六月。戊寅。免江南浙江福建陝西康熙五十年以前逋賦。九十四萬一千六百餘兩。庚辰。闕里聖廟災。乙酉。以平定青海。撰文勒石國學。頒發直省。以昭功德。山西布政司高承齡奏。請敕下直省督撫。俱如山西撫臣諾岷。將通省一年所得耗羨銀。約計數目。先行奏明。歲終將給發養廉支應公費。留補虧空若干之處。報明。一一具摺陳奏。則不肖之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條奏所慮矣。得旨。此事著交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科道詹事。平心靜氣。秉公持正會議。少有一毫挾私尙氣。阻撓不公者。國法具在。斷不寬宥。各出己見。明白速議具奏。如不能劃一。不妨兩議。三議皆可。戶部議覆。戶部侍郎塞德奏。請設立井田。查內務府餘地一千六百餘頃。入官地二千六百餘頃。應於此內擇二百餘頃爲井田。將八旗無產業人。內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共一百戶。各受田百畝。週圍八分爲私田。中間百畝爲公田。共力同養公田。俟



三年後。所種公田之穀。再行徵取。於革職大員內。揀選二人勸教。管理三年。分別議敘。每年十月後。農事既畢。校園學射。並令戶部派員往視。設立村莊。改造土房四百間。計口分給。其耕種之人。每名給銀五十兩。以爲置辦種粒牛具農器之用。其井田地畝。倘有旗民交錯之地。請將附近良田。照數給換。從之。丁酉。宗人府奏。貝子允禩。將聖祖仁皇帝配享儀注。及封妃金冊。遺漏舛錯。應將允禩革去貝子。降一等。授爲鎮國公。從之。戊戌。上以闕里大成殿災。親詣國子監。致祭先師孔子。命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往闕里告祭。辛丑。年羹堯奏報。岳鍾琪進剿碁子山。桌子山。謝爾蘇屬下番賊。殺傷賊目班第馬牙。斬獲甚衆。餘皆敗奔山內。隨派署總兵宋可進。統兵進剿。番目嘎住。帶領男婦老少一千一百六十二口投誠。秋七月。大學士等奏。松江提督高其位言。飛鴉食蝗。秋禾豐茂。請將原摺發鈔。並宣付史館。奉旨不必行。丙午。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臣遵旨親赴甯夏渠口。中爲漢渠。東爲秦渠。西爲唐渠。而唐渠之中。向東分流者。則爲我朝大清渠。引水溉田。不啻萬頃。現在各渠。尙無倒塌漫溢。卽間被衝決。修築甚易。查甯夏設有水利都司。專司修濬。請俟秋收水涸。查勘修理。從之。丁未。總理王大臣。九卿科道詹事等。議覆山西布政司高



成齡奏。提解火耗一疏。得旨。各省能行。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強。可將此諭旨。並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內閣。命郡王允禩。前往景陵居守。丁巳。御製朋黨論。頒示羣臣。兵部侍郎牛鈕疏言。江甯杭州荊州京口廣州福州等處。駐防之兵。請令習水師。部議江甯等處。俱係防守地方。並無戰船。未便學習。惟京口現設戰船。應如所請。令將軍選兵二千操演。得旨。允行。浙江巡撫黃叔琳奏言。各部書吏。紹興人冒籍順天等處。已定議改正。現任浙江首領佐雜。及在部候選候補之員。掣得浙省缺。及各省俸滿升補浙江省者。籍開順天直隸。如實係原籍浙江。均請查明。咨部改補。從之。八月。上諭都察院。嗣後外省督撫。有懷挾私心。背法逞威。如四川巡撫蔡珽。逼死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浙江巡撫黃叔琳之杖斃無辜小民等。給事中御史。若受其請託賄賂。瞻徇隱瞞。經朕訪聞。將堂官一併議處。以闕重孔廟災。雖支正項修理。亦聽內外儒臣。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學宮。並祭器。不願者勿強。從少詹錢以埏請也。壬午。發下裁名密奏。浙江巡撫黃叔琳。赴楚查鹽時。受鹽商吳雨山賄。關說派充總商。並徇庇海甯鄉紳陳世侃。杖斃民人賀懋芳。其弟巡視臺灣御史黃叔璥。回京時。過杭州。家人與鋪戶爭毆。叔璥拘責鋪戶至死。到任後。杭城



罷市三天。

諭曰。黃叔琳。因前差江南主試。及任吏部侍郎。聲名頗好。故用爲浙江

巡撫。自命下日。屢次召見。觀其神氣頓異。語言浮泛。跪聆朕旨。總不安詳。敬聽。及到任後。舉薦不公。敷陳不當。密摺奏請之事。多屬支離。朕頻降嚴諭。置若罔聞。今覽此奏。大概真確。事雖屑小。然初蒙委任。卽如此肆志。將來縱放。何事不可爲。大負委任。著解任。其陳氏僕人。黃叔璥兩案。與罷市情由。著將軍安泰等。秉公嚴審。吳雨山一案。著侍郎李周望等。嚴審定擬具奏。尋安泰等奏。黃叔琳。徇庇陳世倌僕金甯祥。杖斃民人賀懋芳屬實。無爲伊弟叔璥拘責鋪戶。及罷市事。部議革職擬流。李周望等復奏。得訊黃叔琳。向吳雨山貸銀。並非賄求。詔免窮究。命赴海塘効力。九月。山東巡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衆。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黨羽衆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上諭曰。此種回教。原無一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爲中土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卽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十居六七。若似有出於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由此觀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止於此數。非蔓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衆。朕令汝等嚴禁。祇其眩幻駭人動衆之事。如僧道回回喇嘛



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除。不但不能。徒滋紛擾。有是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癸卯。諭戶部。停止捐納各項事例。甲辰。戶部議覆。兩江總督查弼納。

奏請將蘇州松江常州所屬知縣。各分立一縣。添設知縣一。典史一。疆域田畝。均勻分界。其官吏衙署。各與舊縣同城。其學宮。亦不必另建。似爲省便。從之。尋定蘇州府長洲縣分縣曰元和。吳江分縣曰震澤。常熟分縣曰昭文。崑山分縣曰新陽。嘉定分縣曰寶山。太倉州分縣曰鎮洋。松江府華亭分縣曰奉賢。婁縣分縣曰金山。青浦分縣曰福泉。上海分縣曰南匯。常州府武進分縣曰陽湖。無錫分縣曰金匱。宜興分縣曰荆溪。命賞給下第舉人盤費。雲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五省。每人銀十兩。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廣陝西六省。每人銀七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每人銀五兩。丁卯。工部議覆。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請開濬西湖。灌溉民田。應如所請。從之。富甯安奏。阿爾泰調來之盛京烏喇右衛。察哈爾土默特兵二千名。交都統良敦。自巴爾庫爾起程。各回原處。命將山西丁銀。並入地糧。從布政司高成齡言也。福建巡撫黃國材疏言。福建鄉試。額中八十五名。今人文日盛。請照浙江湖廣。額中九十九名。上命增四名。尋以頒賜御筆詩扇。具疏謝恩。諭曰。汝之才情。朕所深悉。



但於廉隅二字。當加砥礪。撫閩以來。聲名原居滿保之右。近日滿保聲名。頓然改觀。汝少不逮矣。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宜於此語。時繹之以自警焉。冬十月甲戌。復設廣東潮州運同。兩廣運司經歷各一。賜陳惠華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將文武諸臣。臨陣捐軀。守土授命。以及偏裨將士。赤心報國者。詳查籍貫事跡。令翰林官。各爲立傳。彙成一編。垂諸永久。並於京城建祠。每年春秋。遣官致祭。丁亥。諭兵部。奮威將軍岳鍾琪奏報。副都統達鼐等。統領大兵。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拏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議敘。馬兵賞銀八兩。步兵六兩。蒙古兵隨軍效力者。如何賞給。著奮威將軍。按其行走等次。確議奏聞。吏部尙書遜柱疏言。國家設官分職。一部之事。分寄數司。司無大小。事有煩簡。向來滿司員。由該堂官酌派。惟漢司員。俱係捕授。竊思人材不一。或材長而事簡。則不得展其才。或才短而事煩。則致遲誤。臣愚請漢司員。指缺補授後。各堂官試看一二月。如其人材。能與指補之司相宜。無庸置議。倘才與缺不相宜。奏請引見調補。現在應調者。卽照此例。庶能員得展其才。卽中材亦可循分供職。下九卿議從之。雲貴總督



高其倬疏言。貴州狝家苗酋阿近。與弟阿臥。倚險作亂。其倬以狝家苗聚處定番廣順二府境。其附近苗寨。多被迫脅。遣人招撫。阿近等勢窘。爲官兵所擒。疏至。諭部

優敘。江南提督高其位。奏進黃浦漁人所網得雙夔龍紐未刻玉印一顆。諭曰。

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也。卿乃忠心老臣。封疆大吏。斷不致有捏造虛誕之舉。以阿諛取容。今賜卿數物以示嘉悅。改直隸巡撫爲總督。卽以李維鈞升授。十一月。諭禮部考試繙譯舉人。不必分作三場。止須一次。或四書五經。酌出

一題。選中之卷。進呈時。再定額數。其分校及巡察等員。俱照文鄉試例派用。命加

李維鈞兵部尙書銜。提鎮俱聽節制。會有密奏維鈞厚餽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禮物。又覓二女子相贈者。特諭戒之。庚戌宗人府議奏。世子弘晟。屢次獲罪。俱蒙恩

宥。今又訛詐銀兩。請革世子爲閒散宗室。令伊父誠親王允祉。嚴加約束。從之。臺

灣生番。蘭郎等四社歸順。免陝西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年積逋糧草。及地丁銀

二十二萬有奇。諭內閣九卿科道等。歷年戶部庫帑。命怡親王清查。實在虧空二

百五十萬兩。朕思歷年經手。俱有堂司官員。當時任意侵漁。此時置之不問。令其脫

然事外。國法安在。諭令交與戶部尙書孫渣齊。查明經手官員。量力派令完補。乃孫



渣齊。徇情庇護私人。又有曾瞎子一案。揆厥情罪。實不容追。朕又念先帝舊臣。不忍正法。將孫渣齊革職。其各員名下。應追銀兩。照所派數目。作速追完。其餘一百餘萬兩。照怡親王所請。在戶部逐年彌補。若各員應行追完之項。將來仍不全完。則按律治罪。朕亦不能再寬矣。至於怡親王欲上補國課。下全衆員。多方籌劃。辦理此事。甚屬可嘉。而無知嫉妬小人。反謂王過於苛刻。不但昧於天理。卽人情公好之一念。何在乎。特諭爾等知之。諭九卿大臣。乃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等。朕御極以來。令廉親王總理事務。凡伊所辦之事。皆要結人心。欲以惡名加之朕躬。從前令伊管理藩院時。伊將來京科爾沁台吉等。不給盤費。盡皆逐出。致使科爾沁台吉等哭泣而回。後令管理工部。凡關繫錢糧。應嚴追還項者。伊欲市恩。竟行寬免。應寬免者。反行嚴追。凡係小事故。作寬容。並不顧理之是非。大事有錯。便自承當。欲以抗違朕旨。前因工部郎中岳周。遲誤柴炭。廉親王旣已題參。隨暗給銀兩次。共一千七百兩。後又借與銀二次。共一千六百五十兩。以此施恩。欲收衆人之心。今岳周竟以現銀二萬兩。請託大將軍年羹堯。求薦爲布政使。年羹堯據實奏參。訊問各犯。皆吐實情。此乃廉親王有心玷朕之名。顯而易見者也。廉親王所作罪過。宗人府屢次議罪。奏聞。朕



皆寬宥。從無罰俸一月降級一次之事。案卷俱在。歷歷可考。朕屢次降旨教諭。並不改悔。必欲擾亂國政。暗使銀錢。惑買人心。朕不使允禩。允禔。允禵等過於富厚者。爲此故也。允禩居心行事如此。爾諸大臣。定已盡知。惟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人等。恐不知廉親王之居心奸詐。一墮其術中。便爲所累。朕豈忍以兩衙門之臣下。爲伊所愚弄乎。用是再加曉諭。非令爾等每事與伊抗拒。但令爾等。於辦事效力之處。一歸於正。勿被伊引誘惑亂而已。若廉親王允禩。果將好官保題。朕亦錄用。題參者。實係不好。朕亦治罪。如有無知小人。受其引誘。入其黨與。朕必治以重罪。後悔無及。甲寅。諭工部。陵寢所需物料。典禮攸關。允禩等議稱。所用紅土。折銀發往彼處採買。可省腳價。此特允禩存心陰險。欲加朕以輕陵工而重財物之名也。此議豈可准行。所用紅土。仍著在京辦運送用。如有不肖官員。領銀攜銀。往本處採買。定行從重治罪。辛酉。諸王大臣。恭擬孝莊文皇后。暫安奉殿。爲昭西陵。得是。壬戌。宗人府奏。裕親王保泰。自幼蒙聖祖撫養內廷。又蒙皇上疊沛隆恩。付伊重任。伊子俱封尊爵。乃不知感戴。值聖祖服制未滿。皇上素服齋居。伊在家唱戲爲樂。及承訊問。毅然承認。反稱於伊母喪事時。六年並未唱戲等語。又迎合廉



親王允禩。昧於君臣大義。奏言不遜。不忠不孝。罪狀昭然。應將保泰革去王爵。另與應襲之人承襲。得旨。保泰著革去親王。刑部議。原任四川巡撫蔡珽。逼死重慶府知府蔣興仁一案。得旨。部議將蔡珽援引應斬之律。又減等擬以枷責。大臣可殺而不可辱。何得將封疆大吏解京枷責。著另議。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一中甸開墾。商民日增。請設撫番清餉同知。及經歷巡檢等官管理。一番目。舊有營官。神翁。列賓。名目。聽堪布喇嘛指使。請給外委守備千把總札付。聽中甸文武官管轄。一中甸向行滇茶。請照打箭爐例。設引收課。由麗江府收報。一中甸沿江數百里。及山谷曠土甚多。請給牛種房屋。招佃開墾。三年後起科。供增駐官兵歲糈。一中甸僧衆千餘。寺屋數百。收藏軍器。易於宿奸。番人舊給喇嘛寶甚多。應裁減。除出身西藏之喇嘛外。其本地喇嘛。選誠實者三百名。咨給度牒。餘以次選補。器械入官。每年量給青稞酥油。並銀三百兩。爲口糧衣單資。至番日受外委札付。亦分別歲給銀兩。青稞養贍。部議如所請行。直省各官。向無養廉。州縣俱征收火耗。借資日用。上司所需。卽取給州縣。州縣貪利。以此藉口。上司曲爲容隱。弊竇滋多。嗣以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先後請將各直省所得火耗。提解司庫。抵補無著虧空外。



分給各官養廉。

上以剔除積弊必更定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詔總理

王大臣九卿集議。會各省皆以次奏請。議遂定。是舉也。上獨申睿斷。因時制宜。創

行萬世良法。以諾岷首發其議。諭獎其通權達變。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上諭大

學士等曰。凡督撫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故於本章之外。

准川奏摺。以本章所不能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於奏

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機密要緊之事。不可輕洩。是以朕將內製皮匣。發於

諸臣。令其封鎖奏達。蓋取堅固慎密。他人不能私開也。去年初行時。諸臣尙皆敬慎。

近聞浙閩總督滿保。山西巡撫諾岷等。皆有信託之人在京。私看奏摺。及朕所批密

旨。朕待諸臣。推心置腹。事事至誠。言無不盡。諸臣正當仰體朕懷。謹慎周密。凡有奏

摺。據理敷陳。候朕裁奪。何必委託其子弟親戚。探聽消息。以致洩露密旨。藉生種種

情弊。此皆由諸臣不能自信。又不能信朕。臣心如此。則密奏又何益乎。嗣後停其奏

摺。有事祇照例具本。其餘督撫大吏奏摺。若有子弟親朋。在京私開者。一經發覺。朕

必將私開之人正法。督撫照溺職例革職。決不寬貸。敘青海及桌子山碁子山擒

獲番賊功。加大將軍年羹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職。賞會試下第舉人川費。



十二月辛未。賜苗國琮等一百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癸酉。命吏部尚書朱軾。往浙江江南。會議海塘工程。諭吏部。直隸守道。職司通省錢穀。巡道。職司通省刑名。卽如各省之有藩臬二司也。今若概與諸道員一體。不加分別。似未允洽。蓋向以畿輔重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朕思畿輔與各省有何區別。今應更改畫一。著將守道改爲布政使。巡道改爲按察使。前因李維鈞。辦事勤慎。且能訓練士卒。整飭營伍。故授爲直隸總督。並令節制提鎮。此係特旨。不爲定例。將來李維鈞升任後。直隸仍用巡撫。一切俱照巡撫舊例。卽有授爲總督者。亦祇照趙宏燮例行。不得援李維鈞之例。庚辰。朝鮮國署國事世弟李吟。遣使告其兄國王李昀喪。得旨。朝鮮國王李昀。謹守藩封。竭誠盡敬。恭順事上。慈愛撫民。深爲可嘉。忽聞溘逝。朕心不勝軫惻。應得卹典。察例議奏。癸未。二阿哥允初薨。追封爲和碩理親王。諡曰密。甲申。諸大臣等奏。恭聞。皇上有旨。往奠二阿哥。合詞懇請。停止親往。得旨。王大臣勸朕雖是。但朕心不能自己之處。爾等尙未盡知。二阿哥獲重罪於皇考。其身若在。乃係負罪之人。今旣薨逝。則罪案已畢。依然朕之兄也。從前裕親王歿時。皇考自熱河回京。躬臨致奠。朕之弟兄。俱著穿孝。今封二阿哥爲親王。卽與裕親



王無異。朕登大寶以來。於二阿哥處。未曾降一旨。遣一人。雖錫賚頻加。皆未言及朕所頒賜。惟交與總管太監傳送。蓋朕心不欲受伊拜謝。並不欲聞伊感恩之言也。前日聞伊病篤。朕遣大臣往視。二阿哥奏曰。臣蒙皇上種種施恩甚厚。臣心實深感激。又訓伊子理郡王曰。爾若能一心竭誠效力。以事君父。方爲令子等語。此皆二阿哥至誠由衷之言。朕今往奠。乃兄弟至情。不能自己。並非邀譽也。明日朕必往奠。王大臣不必再奏。又諭弘皙之母。奉侍二阿哥有年。人甚醢厚。著封理親王側妃。令居伊子府中。弘皙盡心孝養。理親王侍妾。曾有子女者。伊子如欲迎養。聽其迎養。有欲隨側妃居住者。亦令其隨往。不願者。另給廨舍與居。豐其衣食。以終餘年。著徧諭理親王府下人等知之。乙酉。上詣五龍亭。哭奠理親王。戊子。遣散秩大臣覺羅舒魯。翰林院學士阿克敦。賜祭故朝鮮國王李昀。諡恪恭。封朝鮮國王世弟李吟。爲朝鮮國王。雲貴總督高其倬奏。雲南魯魁山獮賊。方景明。普有材等。擅攻村寨。肆行搶掠。遣弁兵剿捕。擒斬淨盡。得旨議敘。鎮守茂岱察罕叟爾等處將軍丁壽。授爲參贊。以巴爾庫爾營前鋒統領穆克登代之。命立昭忠祠。

乙巳。雍正三年。春正月。乙巳。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爲井田。命八旗無產



人受耕。命平逆將軍貝勒延信赴西安將軍任。先是巡撫蔡珽以逼死知府蔣

興仁。經年羹堯參奏。經刑部議以枷責。奉旨駁飭。復擬斬決。請旨。奉上諭。罪疑

惟輕。不可使人謂朕聽信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著從寬免罪。至是召蔡珽入見。知

其學問尙優。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諭吏部。年羹堯將驛傳道金南瑛

等參奏。金南瑛曾經大學士朱軾怡親王奏薦。朕是以揀選任用。年羹堯遽行題參。

必有錯誤。金南瑛仍著留任。本內所參官員。俱係胡期恆詳揭。胡期恆朕未識面。此

所參官員。朕亦未知其人。除金南瑛外。其餘官員。著胡期恆帶領來京具奏。甘肅巡

撫印務。著甘肅布政使彭振翼署理。戊辰。欽天監奏。本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

合璧。五星連珠。請敕付史館。允之。又請升殿慶賀。上不允。辛未。停竊賊逃人割

脚筋例。庚辰。上以聖祖三年服闋。親詣太廟。行祫祭禮。丁酉。上召

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入諭曰。朕因貝子允禔。行事悖謬。在西甯地方。縱容家人。生

事妄爲。特發諭旨。著都統楚宗。往彼約束。今據楚宗摺奏。臣至西大通。允禔並不出

迎請安。良久始令臣進見。允禔氣概強盛。形色如前。並無憂懼之容。臣令出院。跪聆

諭旨。允禔並未叩頭。卽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有何亂



行之處。其屬下人等。亦毫無畏敬之色等語。朕遣楚宗到彼傳旨。約束其屬下之人。原恐其生事騷擾。且冀其改悔前愆。遵守法度。曲爲保全。乃允禔肆行傲慢。全無人臣事君之禮。且稱出家離世。其意以爲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也。荒誕不經如此。朕兄弟中。如允禔。允禩。允禪。允禛等。在皇考時。結黨妄行。以致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甯。皇考賓天時。允禔從西甯來京。並不奏請。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注。及在壽皇殿。叩謁梓宮後。見朕遠跪不前。毫無哀戚親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爲動。彼時拉錫在旁。掖之使前。伊出。遽將拉錫詈罵。復忿然至朕前云。我本恭敬盡禮。拉錫將我扯拽。我是皇上親弟。拉錫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無不是處。求皇上卽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等語。朕亦不意其咆哮無禮至此也。及梓宮奉移山陵時。朕因允禔倨傲不恭。且與拉錫佛倫爭鬧。降旨訓誡。而允禔忽從帳房中出。勸令允禔跪。而允禔卽跪。是事事聽從允禔之言。爲其指使。此其明驗也。又允禔妻病故。朕厚加恩卹。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朕思允禔恭代朕躬。奉祀景陵。任至重也。又以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乎。又



允禩身爲大將軍。不應支用之錢糧。濫支數萬。以市恩邀譽。而不知有違定制。例應賠補。此皆國帑所關。何得任意侵取乎。至若允禩奉旨。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乃託病不行。又私與允禩暗相往來。餽送馬匹。允禩回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悖亂已極。允禩又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入疏文之內。甚屬不敬。蓋由允驥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朕若一經訊詰。則國法難容。朕居心寬大。不忍爲此。務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仰體皇考之心爲心也。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允禩等之黨首。罪惡至重。雖置極典。不足以蔽其辜。朕念係皇祖妣皇妣之戚。其父又經陣亡。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令與阿爾松阿一同居住。伊旣遠離京師。庶不致遇事煽惑。大小臣工。若有暗附其黨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黨援解散。無附會濟惡之人。正所以曲爲保全之計。總之。朕兄弟中。積習沉痾。旣不能懾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終不能使之感化。朕衷深爲抱愧。不過竭盡朕之心力。曉諭內外臣工。令伊等不能爲害於國家。若必盡拔根株。朕心實有所不忍。甯可使天下後世議皇考及朕優容寡斷。過於姑息耳。不得議皇考與朕。見不及也。朕種種苦心。惟欲爾等共知之。欲天下後世亦共知之耳。三月。上諭陝西



洮岷道單疇書奏。去年總督年羹堯陞見時。奏伊才力不及。操守不廉。朕看此人老成端謹。必係不能迎合年羹堯之所致。單疇書辦事才情或有不及。斷非操守不廉之人。著調回。以卿員用。添設福建臺灣府。新設彰化縣儒學教諭一。改諸羅縣漢門地方歸臺灣縣轄。設安徽提督學政。辛亥。諸王宗室以建立宗學謝恩。丙辰。允朱軾請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禦潮汐。丁巳。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得旨。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浙閩總督滿保奏。臺灣山後七十四社生番歸化。乙丑。莊親王允祿等遵旨將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分別定議具奏。得旨。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爲人聰明強幹。廉潔自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皇考上賓之日。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卽位之初。命二王贊佐朕躬。效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因不得遂志。致生怨恨。怡親王極其敬慎。遵守臣節。凡朕所交事件。竭盡忠誠。勤勞辦理。三年來。佐朕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既盡行寬宥。如怡親王之效力者。若不加褒異。則將來之宗室諸王。爲國效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賞一郡王。聽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授封。降科



多。著賞給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馬齊著給拜他喇布勒哈番。餘依議。河南巡撫田文鏡疏言。豫省河工。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修防。嗣因連年水漲。撥江南河兵千名。協力防護。是河兵原以濟堡夫之不足。河臣齊蘇勒請過秋汛。裁堡夫。竊思每年俱有水發時。大堤新築。更須巡防。新設河兵。雖諳鑲墊釘椿。捲埽下埽。而搜索狼窩鼠穴。及防守風雨。瞭望水勢。不若堡夫熟悉。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至堡夫學習椿埽。須責河員董率。堡夫諳練。即可拔河兵。河兵雖有千把總統轄。應令管河道員稽查。並責各河工同知教習。庶可便於約束。下部議行。福建巡撫黃國材於先年十一月疏報。臺灣鳳山縣南路山前生番。歷歷等五社。北路山後生番。八里岡等六十五社。諸羅縣北路山前生番。本祿等四社。男婦五千七百九十九名口歸化。嗣是又報。臺灣彰化縣內山。巴萊遠藤著獅子頭等社。生番男婦八百五十一名口歸化。上諭曰。生番野性難馴。全在地方文武官弁。安戢得法。封疆大吏。當嚴飭屬員。施恩布教。令其心悅誠服。永無變更。方不愧柔遠之道。是時廣西巡撫李紱。上墾荒六款。請將廣西積穀。酌借貧民。爲牛種農器資。上諭曰。李紱條陳墾荒。請動支積穀。爲開墾之費。不過爲開銷廣西昔年捐納穀石之計。此項原係陳元龍王沛懽經手。其



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可著陳元龍。王沛檀。前往廣西。將此項澈底清楚。儻有不清。著李紱查明。據實參奏。尋李紱奏通政司王沛檀。到粵咨稱。康熙五十三年。前任廣西巡撫。今升禮部尙書陳元龍。奏明廣西捐納穀石。至五十五年停止。沛檀於五十七年七月到廣西布政使任。距停捐將及三年。其收捐穀石。係陳元龍與前任布政使黃國材任內之事。當日總管官。係桂林知府吳元臣。柳州知府趙世勛。南甯知府沈元佐。梧州知府李世孝。桂州知府同知黃之孝。通判慕國典六人。每穀一石。折收銀一兩一二錢不等。解交藩司。通計捐穀百七十萬八千餘石。應收銀百三十萬餘兩。其發價買穀。約計銀四十餘萬兩。國材交四知府給屬採買。餘銀幾及百萬。並無著落。請將從前經手之督撫司道等官。質訊得旨。閱李紱奏疏。當日收捐穀價。數倍於正項。著黃國材。將收捐始末情弊奏聞。如敢欺隱。必從重治罪。國材疏言。捐納一事。撫臣陳元龍。與督臣趙宏燦。委桂林知府吳元臣等。在省城收捐。委梧州柳州南甯三知府。在府城收捐。因捐納人員。買穀需時。議定每穀一石。折銀一兩一錢。每石。各府自存六錢。以爲買穀蓋倉等項使用。內有羨餘。係管捐府廳各官分得。其餘銀五錢內。部費一錢。督撫及布政使各一錢。按察使及本道各四分。院司



衙門書辦紙筆。造冊人工飯食等費各一分。至部費一錢。內臣動用三分。湊修桂林平樂梧州三府灘河。及緯路營房等項。業經奏明。其餘七分。交撫臣作部科之費。通計督撫司道。共得羨餘銀四十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兩。其四府所得羨餘。臣未經手。不知其詳。尋國材解福建巡撫任。抵廣西。與各員對質。督撫藩司。每石作銀一兩一錢屬實。國材扣留部科費內銀兩。並藩司書辦紙筆。人工飯食銀兩。應令賠補。餘人各按數追賠。分限五年完納。并降革有差。國子監祭酒張廷璐疏。請勅將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弁。每逢朔望。齊集兵丁。宣講聖諭廣訓。下部議行。湖北巡撫納齊喀奏報。荊州府巴東縣北。低倍溪地方。忽湧鹽泉。居民煎煮。每日得鹽約二百餘觔。請照淮鹽行引。從之。上以富甯安在軍營久。謹慎小心。賜勅獎諭。並賜帑銀二萬兩。左都御史謝賜履。緣事降調。己巳。吏部議奏。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玘。以親老乞在籍終養。應准其所請。俟親終服滿。令其來京候補。得旨。凡人誰無父母。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欲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爲人子者。聞之。何以爲情。況該撫舉董玘爲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聞伊克盡子職。常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惟不忍降旨。亦不忍閱覽。將本發回。著刪去此段具奏。



丁丑。

諭大學士等。怡親王恪恭盡職。夙夜匪懈。贊襄國政。披露忠誠。朕念茲勤

勞。特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昭酬庸之典。乃王具疏懇辭。及見朕時。復再三陳奏。情辭諄切。出於至誠。朕亦難強。姑允其請。以成謙讓之美。

李鳳翥緣事降調。以年羹

堯爲工部侍郎。

己卯。

諭大學士等。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恆爲巡撫。妄參金南

瑛等員。騷擾南坪寨番民。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此等

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係自恃己功。故爲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

此昏憤。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朕觀年羹堯於兵丁尙能操練。調補浙

江杭州將軍。川陝總督印務。著奮威將軍甘肅提督兼理巡撫事岳鍾琪。速赴西安

署理。其撫遠大將軍印。著齎送來京。奮威將軍印。如無用處。亦著齎送來京。戶部

議覆。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擅給鹽商印票。增引十萬道。

既非部頒之引。無從稽核。且將應行收貯正課。並不請撥。擅自動用。又差咸甯知縣

嚴士俊。於山西拏獲私茶。越境提人。將茶變價五萬兩。又擅罰茶犯王欽菴等銀九

萬兩。私令贖罪。隨保題嚴士俊爲河東運同。假捏商名。私占鹽窩。招搖生事。應特遣

大臣前往查審。得旨。遣吏部左侍郎史貽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前往審理。己



丑。諭大學士等。朕從前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其効力軍前。遇有緊要事務。備其驅策。並非供伊之隨從也。乃伊將朕揀發之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伊左右使令。帶至西安。以侍衛擺對前引後隨。又令侍衛爲伊墜鐙。是誠何心。向年

聖祖時。富甯安。傅爾丹處。皆揀發侍衛。曾未聞將軍等。將侍衛作奴隸使令也。督撫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又未帶有大將軍印勅。而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伊係征剿青海將軍。青海之逆王台吉等。則可令其下跪。至並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阿寶係扎薩克郡王。本朝之額駙。亦令其下跪。伊如此僭越無知。是誠何心。著年羹堯明白回奏。岳鍾琪奏查親王察罕丹津。松拉查卜等。諸台吉部落。居黃河之東。均切近河洲。去松潘不甚遠。請令仍在河洲松潘貿易。河洲定於土關附近之雙城堡。松潘定於黃勝關之西河口。再查郡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扎克扎奈郡王。色卜騰扎爾等。諸台吉部落。住牧黃河西邊。相近西甯。請將貿易之地。移在西甯口外丹噶爾寺。至蒙古貿易。全借牲畜。每在六月以後。請每年不定期限。聽其不時貿易。從之。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疏。近與相絕。得旨。據奏與年羹堯通問。歲不過一二次。殊屬狡辯。西安總督署前。未



有隔五日不見李維鈞之使者。衆目昭彰。何能遮掩。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奮然易轍。不少依回。猶可謂之勇於自新。若似此巧言粉飾。以狡獪爲得計。以隱蔽爲深謀。恐一旦發覺。罪無可逭。爾其思之。五月己酉。鑲白旗漢軍都統范時捷奏。原任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款。一運米至軍前侵蝕腳價銀四十餘萬兩。一管理捐納駝米。勒取私費。婪銀三十萬兩。一違旨勒派屬員公捐俸工。一與將軍督撫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保舉題補各員。悉多營私受賄。應將年羹堯。並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啓勛。胡期恆。及伊家人魏之耀。嚴大等。一併敕部提拏嚴審。得旨。著年羹堯明白回奏。臺灣生番。巴荖遠等四社。猫仔等十九社歸化。諭前松江提督高其位。署理江南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位年老衰邁。兩耳重聽。貪位隱飾。貽誤地方。不應畀以重任。是以聖祖仁皇帝云。高其位。降旨罷其署理之職。及朕卽位。猶記年羹堯之言。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善氣迎人。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伊詢問高其位。觀汝筋力。尚可爲朕効力數年。不得固辭。目下現有鑾儀使一缺。旗下都統一缺。著高其位量其力之所能。或願在京効力。或願仍回松江提督之任。自行陳奏。



比時高其位奏稱。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諳。至於鑾儀衛。又無可効力之處。朕遂降旨。令回松江。此乃出自朕意。加恩老臣。非年羹堯贊助之力。揣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參劾。反市德於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爲出於年羹堯贊助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團龍補服等物。又適值年羹堯在京。又必向高其位居功。冀其感激。聞年羹堯將蘇州一無賴小人王廷貴。薦與高其位。高其位不察其能否。不驗其騎射。卽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爲千總。此事在向時。外省督撫提鎮中。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爲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所參。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堯毫無干涉。而年羹堯竊君恩爲己功。高其位奉私屬如公令。卽此見年羹堯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少矣。以上情節。著高其位明白回奏。所薦王廷貴。著速送來京。朕親自閱看。己未。諭大學士九卿等。人君圖治。首在用人。書云。任賢勿貳。中庸云。忠信所以勸士也。蓋君之待臣。原宜開誠布公。推心置腹。相信如一體。然後爲臣者。乃可惟所欲言。惟所欲爲。而無顧慮。朕御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以心膂。毫無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効。孰知朕視爲一體。伊等竟懷二心。朕予以寵榮。伊等乃倖爲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



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至陷朕於不明。朕深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朕今於隆科多年羹堯。但解其權柄。不加刑誅者。正以彼等之妄謬。皆由朕之信任太過。自以惟有自責。而於伊等一概從寬也。自今以後。既覺其奸僞。曉諭衆知。不復信任。假以要權。在朕既不失馭下之道。而諸人亦免被其愚惑。若伊等怨望。不遂其欲。仍怙惡不悛。彼既視憲典等於弁髦。朕豈能姑息以養奸耶。至於二人門下。向來趨赴奔走者。儻仍怙惡不悛。若再覺發之時。決以逆黨從重正法。諭大學士等。頃將年羹堯解退大將軍總督職任。補授杭州將軍。陝西通省滿漢兵民。羣稱得命。復見天日。靡不歡忻相慶。乃聞年羹堯。繫戀總督職任。又設法揚言。將行李發往。巧圖仍留原任。自負爲良臣。欲加朕以遺棄功臣之名。眩惑營求。彼處兵民等。年羹堯既負朕恩。致犯衆惡若此。尙復繫戀營求。誠爲不識羞恥者。間有愚人。或貪圖年羹堯財物。或仍畏年羹堯威勢。代爲具呈。朕必照逆黨例。從重治罪。斷不寬宥。年羹堯應交岳鍾琪事件。作速交代。急赴杭州任所。將此行文岳鍾琪。及該撫等知之。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甚多。有交部者。有未交部者。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相舛錯之處。卽行文年



羹堯著將諾穆渾等帶往杭州。一切所奏事件。奉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俱察明具奏。吏部兵部奏。杭州將軍年羹堯。於川陝總督任內。妄參金南瑛等七員。應革職。得旨。此年羹堯總督任內之事。並非將軍任內之事。乃吏部應議者。與兵部無涉。若果以將軍係兵部職掌。卽應請旨。交與兵部。而吏部可不必會議。今並未請旨。含糊擅專。會議革年羹堯將軍之職具奏。特預先立意。徇庇年羹堯耳。如此巧爲。殊屬不合。隆科多等著交與都察院。嚴察奏聞。將本發還。仍令吏部議奏。署川陝總督岳鍾琪奏。遵旨查勘雜谷。大小金川沃日等處土司。構釁緣由。以美同等案。本爲金川咽喉。被前巡撫年羹堯。強斷與沃日。所以讐殺多年。今斷歸金川。以龍堡三歌。退給沃日。兩家永無爭論。得旨。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讐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殊屬可嘉。交部議敘。諭岳鍾琪。高其俸。楊宗仁。吳陞。魏經國。俱著加太子少傅銜。孔毓珣。齊蘇勒。俱加兵部尙書銜。諭大學士等。年羹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年興。尙毫無畏懼之形。且怨憤見於顏色。年富。年興。著革職。交伊祖年遐齡。儻仍不悛改。定行正法。隆科多之子。玉柱。亦革職。交隆科多。吏部議奏。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妄參道員金南瑛等。應嚴加治罪。得旨。所議甚屬悖謬。年



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卽行正法。亦不足以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卽當就此事定議。乃任意定議。處分過當。前議既屬徇私。今議復爾過當。料他人斷不敢如此定議。此必隆科多有。有意擾亂之故。隆科多著交都察院嚴加議處。此本吏部另議。吏部等衙門遵旨公閱年羹堯奏摺。隨參年羹堯受皇上莫大之恩。乃狂妄悖逆。至於此極。種種不法。罪大彌天。今調任杭州將軍。又奏稱江南儀徵縣地方水陸分途。臣至此靜候綸音等語。更不知其何心。人臣如年羹堯。背義負恩。越分藐法。爲天地所必誅。臣民所共憤。請將年羹堯革職。及所有太保並世職一併革去。從前恩賞團龍補服。黃帶。雙眼孔雀翎。紫扯手等物。悉行追繳。勅下法司。將年羹堯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得旨。年羹堯在任種種僭妄。曾經降旨詢問。今據年羹堯奏稱。伊爲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照俗例而行等語。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禩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年羹堯不但踵而行之。且殺戮過焉。今乃云循照俗例。夫允禩所行。悉僭妄非制。豈可云例。假若云例。則係國家大將軍之定制。豈可云俗。此語狂妄已極。在年羹堯職分。卽當年諸王掌大將軍印所行之例。伊尙不應比擬。而



乃效法允禪。狂妄不法之舉乎。又據年羹堯奏稱。既不敢久居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靜候綸音等語。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遛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意。其回奏摺內。凡枝梧掩飾。及未經回奏之處。俱著年羹堯。一一分晰明白回奏。至九卿等所議。革去一切職銜。追回恩賜等物。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俟年羹堯回奏到日。再行請旨。己卯。大學士奏。請皇上潛邸升爲宮殿。撰擬嘉名。恭候欽定。上欽命雍和宮。命御門聽政日。派翰林院編修檢討四員侍班。甲午。吏部議覆。年羹堯妄參道員金南瑛。列款全虛。應削去太保職銜。從之。丙申。禮部議覆。浙江巡撫法海疏言。吳國上大夫伍員。唐武肅王錢鏐。宋安濟公張夏。實爲浙省江海保障之神。又明代紹興知府湯紹恩。創築三江閘。有功紹郡。請各加封號。修整廟宇。每歲春秋致祭。應如所請。得旨。伍員封爲英衛公。錢鏐封爲誠應武肅王。張夏封爲靜安公。湯紹恩封爲甯江伯。侍講學士張照疏。請頒發各州縣學聖諭廣訓。俾童蒙誦讀。府縣考覆試時。背錄一條。方准錄取。得旨。允行。上諭禮部。前僧人宏素。稱有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製序文。昨日齎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書寫錯誤。甚不可解。朕在藩邸時。因與栢林寺



相近。間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爲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密用僧人助之禮。近日宣化薊州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於朕聲名。大有關係。爾部不可不嚴禁。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尙有未繳者。爾部嚴行各省。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儻有隱瞞。定行治罪。六月。上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參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冤屈。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當經補用數員。朕爲天下主。一夫不獲。尙厪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枉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秉公體恤屬員。今年羹堯參金南瑛等。皆屬誣枉。滿保參汀州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爲人。法海參湖州知府曹掄彬。情罪未協。恐此外尙有冤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冤抑被參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由。核實具奏。其並無冤抑。實有罪愆。混行具呈者。重治其罪。秋七月癸卯。諭大學士等。朕因隆科多年羹堯。從前頗著勤勞。賞給異數。以示鼓勵。今二人交結專權。諸事欺隱。所賞隆科多年羹堯之黃帶。紫扯手。雙眼翎。俱不許用。四團龍補服。俱著交入。命削隆科多太保職銜。戊申。河南睢甯縣朱家口河盜。上諭朕聞年羹堯。自西安起身之時。私囑咸甯縣知縣朱



堦。賄人保留。因年羹堯悖逆貪虐。罪惡滿盈。去時人人稱快。竟無一人肯應者。然後出城。所過州縣。或有迎送多人者。或有一人不出。舉手加額稱慶。甚且唾啐者。夫百姓若果愛戴。自必通省皆然。斷無此迎彼唾之理。可見保留官員。多非出於真心。皆買囑逼迫而然也。嗣後官員離任。士民有擅行鳴鑼聚衆罷市。保留官員者。分別首從治罪。其被保之員。亦嚴加究治。以儆刁風。辛亥。都察院參奏。據趙弘燁首告。伊姪趙之垣。侵吞家產。趙之垣具呈陳辨。並首告年羹堯。將清理伊叔趙弘燁虧空銀四十萬兩。侵欺入己。李維鈞朋比爲姦。請交部嚴審定議。得旨。據趙弘燁首告。又經都察院奏趙之垣控訴原委。年羹堯欺罔姦詐。設局誘陷。情弊顯然。著將此摺鈔發年羹堯。李維鈞。令其明白回奏。實授岳鍾琪川陝總督。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合詞劾奏年羹堯欺罔悖亂各款。請加誅戮。以彰國法。得旨。年羹堯爲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罔利營私。本應卽加處分。因伊青海之功。朕意尙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任。授以杭州將軍。令其效力以贖前愆。乃今事事敗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至於此極。使更加寬宥。將來何以示懲。此奏乃在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劃一。可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吏部議覆。署陝甘總督。



岳鍾琪疏參年羹堯。建築邵陽縣夏陽州城堡。餘贍銀兩。並不題請。擅給各兵。應將年羹堯一等公。降爲二等公。從之。丁巳。特命舉行經筵。庚申。吏部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疏。參年羹堯。鹽場徧置私人。私鹽充斥。又以印票運茶。違廢茶引。應將年羹堯二等公。降爲三等公。從之。辛酉。封朝鮮國王李昫副室所生之子李緯爲世子。壬戌。諭大學士等。年羹堯以總督補放將軍。亦爲升遷。伊前違旨。欲在儀徵縣逗遛居住。今又止將接任日期具奏。並不謝恩。有悖臣道。著革退將軍任。授爲閒舍章京。在杭州効力行走。其將軍印務。著原任副都統王府長史鄂彌達前往署理。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貝子允禔護衛烏雅圖等。在平定州地方。擅行毆打生員。應請按律治罪。得旨。此事諾岷從前隱匿未發。經朕聞知。降旨詢問。諾岷始行題參。內有太監李大成。乃允禔家下爲首緊要太監。伊豈有不知此事之理。諾岷審訊時。以李大成患病。不知此事。竟爲脫卸。遽行發回。諾岷係滿都護屬下之人。滿都護允禔比鄰而居。伊等原屬同黨。似此互相瞻徇。強爲掩飾。將置國典於何地耶。諾岷大負朕恩。伊都立到彼。理應詳究。乃止據諾岷所審具奏。疏忽殊甚。此事仍著伊都立。將太監李大成。提往晉省。明白對質。將實情審出具奏。至於允禔。自來結納黨援。



不守本分。且品行庸劣。居心妄自尊大。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子已耳。偶遇勞瘁。動稱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安逸。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所共知。及遭皇考大事。並未見有點滴悲淚。朕御極後。允禔昂然恣肆。抗違諭旨。狂悖之情。種種不一。朕因發往西甯居住。稍示儆戒。伊又寄書允禔。語多悖亂。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罔顧國紀。朕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宣旨。伊並不接跪。信口妄言。有出家離世狂悖之語。且伊攜帶數萬金。前往西甯。買結人心。地方俱稱九王爺。伊不過一貝子耳。安得僭稱爲王。允禔著革去貝子。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如仍有擅稱爲九王爺者。從重治罪。



東華錄要卷二十四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宗憲皇帝

乙巳雍正三年。秋八月。庚午。頒發孔子及顏曾思孟閔子仲子廟。御書匾額。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年羹堯不忠不孝。請立正典刑。時羹堯疏辨。維鈞所劾皆不實。部議維鈞素與年羹堯交結往來。雖陽爲參劾。實陰圖開脫。詐僞顯然。尋查抄年羹堯保定所置家資。維鈞匿不詳奏。上諭曰。朕本欲網開一面。保全爾之生命。無如爾自執迷。亦末如之何矣。又諭曰。李維鈞居心陰譎。陽順陰違。如保定城內。現有年羹堯私置家產。藏留財物。伊並不參奏。迨朕降旨。令查具摺。尙故作猶豫之狀。希圖延挨。俾得隱匿。此等情景。必有緣由。著馬賽蔡珽。往保定府。詳細詢察。若果得黨惡姦欺實情。即將李維鈞拏問。命避至聖先師孔子廟諱。都察院遵旨。察議吏部尙書隆科多。沾恩市惠。甚屬溺職。應革去世襲公爵。得旨。免革公爵。止革去恩賜之一等阿達哈哈番。乙亥。吏部議覆。鴻臚寺少卿單疇書疏。參年羹堯樹黨營私。任用委署甯夏同知常璽等。濫竊名器。倚勢殃民。實非尋常可比。請將年羹堯所有三等



公降爲一等精奇尼哈番。從之。己丑。吏部議覆。刑部左侍郎黃炳。疏參原任陝甘總督年羹堯。係封疆大吏。於南屏築城一案。委用知州邊鴻烈等。恣行擾累。激變番民。又不據實參奏。明係年羹堯啓釁生事。隱匿徇庇。應將所有一等精奇尼哈番。降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從之。庚寅。上御經筵。辛卯。吏部議覆。西安巡撫石文焯。疏參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參革四川夔州府程如絲。私賣鹽斤。貪殘凶暴一案。俱屬虛事。明係年羹堯捏詞妄參。應將所有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降爲一等阿達哈哈番。從之。壬辰。駐蹕圓明園。戶部左侍郎蔣廷錫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洸泗之水。而四水之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魯橋。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口。舊管泉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盜遏者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濬導。則散烟砂礫間者。隨地湧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賚銀米。歲終冊報。卽爲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滙爲湖十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閘。以時啓閉。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涸則啓河以濟漕。故諸湖名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塌。低窪多生



芟草積沙處。高與漕河隄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櫃之法。卽挑出之土。築隄以束水櫃。每湖開支河。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復建閘以時減放。庶幾疏洩得宜。一曰嚴築壩開壩日期。按漕考山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壩遏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分。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壩。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壩必十月望前。庶河冰未合。便於施工。開壩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漕運商船皆利。一曰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流歸海。嘉靖時。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恐時久頽廢。萬一汶水北注。挾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勅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壩。以爲蓄洩。上命內閣學士何國琮等。攜儀器輿圖。同總河齊蘇勒。巡撫陳世倌。勘履。應如廷錫奏。得旨。下九卿議行。大學士白潢。以病乞解任。允之。先是江西南昌吉安撫州饒州四府。有落稅銀一千三百餘兩。各以大使征收。白潢任巡撫時。以官役費浮於稅。不免苛征。將四處稅銀停征。巡撫司道。公捐代完。



造商民冊報部。稅大使無職掌。仍舊設立。後任相沿未奏。至是汪滢奏其事。並請裁汰大使。上諭大學士等曰。此項稅銀。不應征收。則白潢當奏請於

聖祖仁

皇帝。施恩豁免。若係應征。則當令商民完納。何得公捐完課。曲示私恩。似此沽名邀譽。豈人臣事君之道。至汪滢。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背理之事。奏聞。冀朕批示。爾等同九卿詢問。回奏。尋奏白潢沽取名譽。擅變舊例。應嚴議處。汪滢妄奏。察議。部議。演革職。滢降調。課稅照舊征收。稅大使不得於額外勒索。從之。山東巡撫陳世倌奏。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內。從之。革直隸總督李維鈞職。命賠修天津倉廩。俟工竣之日。刑部按律治罪。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滇省白井河邊。沙滷餘鹽。每年可收百萬斤。向係分地行銷。今所收日增。仍須分行。查開化一府。生聚日繁。兼有鎮兵駐紮。額鹽不敷。且去白井遠幾千里。應將易門縣原銷阿陋井鹽。撥歸開化府添銷。易門縣就近改食白井多出之鹽。仍照原價。每百斤一兩六錢。一轉移間。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又雲南專設提舉司三員。除事簡之缺。不議外。其黑白二井。甚關緊要。缺出應揀選保題。至彌沙阿陋二井。離省遙遠。井口較多。大使亦應揀調。再各井俱有龍神廟。昔年吳逆在滇。滷水變淡。彼雖加封。杳然罔念。今則龍神



效靈。滷脉洋溢。而神號尙仍吳逆舊封。大非體統。請將新舊各并龍神。俱加勅封字樣。以肅觀瞻。并下部議行。九月己酉。諭內閣。從前年羹堯查拏陝西郃陽縣私鹽用兵一案。今據史貽直高其佩奏稱。查訪實在。因年羹堯用兵致死無辜。男婦老幼共七百八十六名口。連前報出十九名。共傷損八百零五名。又奏年羹堯查拏鹽梟曹猪頭。而該縣將良善之馮猪頭頂名解送。年羹堯並不覆審。即將馮猪頭正法等語。朕以愛養百姓爲心。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乃年羹堯負朕委任之恩。逞其凶暴之性。草菅人命。毒害無辜。以致多人受其慘酷。皆由朕任用匪人之故。深自愧憾。實無以謝郃陽縣之紳衿黎庶。著督撫等加意撫綏。其被害之家。雖經欽差官員賞給銀兩。着該督撫再行優恤。雍正四年。郃陽縣應徵錢糧。盡予豁免。該督撫徧行曉諭。使咸知朕意。吏部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參年羹堯。將巴爾庫爾等處官員。應行奏請錢糧之事。誑稱此非交代事件。並不交代明白。應將年羹堯所有一等阿達哈哈番。降爲拜他拉布勒哈番。得旨。年羹堯所有職銜。盡行革去。予先賢顯孫師後裔。世襲五經博士。刑部等衙門議覆。吏部左侍郎史貽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奏。臣等審理年羹堯誣罰茶商。私占鹽窩二案。緣商人王欽菴茅自義等十一人。



白湖廣買茶。屯貯陝西平陸等處。咸甯知縣嚴士俊。私稟年羹堯遣人隔省提拏。誣以私販。勒派贖罪銀一萬四千兩。復將曲沃縣富戶高科等十人姓名。陷入案內。勒派幫助銀七萬六千八百兩。嚴士俊及曲沃知縣魏士英等。共得銀九千二百四十兩。又年羹堯管理鹽務時。革退舊商。將伊子年富年斌。僞編商人富斌等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澤州等鹽窩十七處。自出本銀行鹽。別令心腹人等。僞編商名。私占陝西咸甯等十八處鹽窩。代已行鹽。前後得利銀十七萬二千二百兩。又聽信嚴士俊之言。私行印票一萬二千張。每票抵作十引。共增鹽引十二萬張。止以十萬具奏。其二萬張課銀。盡入私橐。請將年羹堯革職拏問。年富年斌。革職。魏士瑛等。俱擬絞監後。秋後處決。年羹堯所得銀。照例行追。分別入官。給主。其行鹽本利銀兩。應於年羹堯名下嚴追。一併入官。查年羹堯所有職銜。已於別案。俱行革去。應俟各省將軍督撫提鎮。議奏到齊之日。提拏到京。審擬正法。一等精奇尼哈番。年斌。應革職。年富。已於別案拏問。應從重歸結。餘並應如所請。從之。甲子。欽定律例告成。靖逆將軍富甯安奏。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爾庫爾等處兵丁。應行撤回。請將吐魯番等處。所有護軍。西安前鋒。於八月初二日。自巴爾庫爾起程。其各路綠旗兵。



俱交提督路振聲領回。從之。授朱軾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上命偕怡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事務。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奏。所有喀喇沁土默特及歸化城之土默特兵丁。俱各令帶回原處。臣由鄂爾圖齊果爾起程。帶領京城官兵赴京。報聞。冬十月己巳。刑部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參年羹堯幕賓趙士河。將故弟趙勛。軍前效力知縣職銜。令劉以堂頂替。年羹堯掩護欺罔。不行實奏。應將年羹堯鎖拏來京。按律正法。得旨。此案顯係年羹堯通同作弊。明知故爲之事。朕令其明白回奏。並不具實陳首。復立意欺罔。佯爲不知。巧飾奏聞。朕已遣人將年羹堯提拏來京。俟其來日。嚴究質審。庚午。上御太和殿。補行慶賀冊立皇后禮。癸酉。玉牒成。雲貴總督高其倬。以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太和浪穹二縣。土軍丁賦。係明嘉靖萬歷年間。因夷人作亂。撥民人協防。隨立太和所。鳳梧所名目。每丁徵銀一兩。伊等既納民賦於本籍。又輸軍賦於防所。相仍未革。疏請豁除。允之。山東巡撫陳世倌。遵旨會議沿海防衛五事。一僻處礮臺虛設應撤。衝處應另建堅實。一弭盜莫如保甲。應飭文武官協力嚴查。一窩家應搜。變其產賠贓。并著落鄰保查察。舉首得實。獎之。若徇隱。枷責。一文武官。皆有緝盜之責。胥役追賊至汛。汛



兵不卽協擊。以致疎脫。應按盜賊名數議處。一分遣標員遊巡。倘不竭力捕賊。分別參處。部議如所請行。十一月己亥。宗人府遵旨議奏。廉親王允禩。心懷姦惡。其悖逆結黨之罪。屢蒙皇上寬免。超授親王。畀以重任。理應感恩悔過。乃從前旣欲裁減包衣披甲額數。及交伊辦理。忽背前議。奏請增添。激令內務府人等嚷鬧。明係市恩惑衆。毫無畏懼。姦惡已極。相應革退和碩親王。撤出屬下佐領。以示懲儆。得旨。允禩革退和碩親王。並撤出屬下佐領之處。俱從寬免。封貴妃年氏爲皇貴妃。丙辰。皇貴妃年氏薨。輟朝五日。十二月。直省督撫提鎮。陸續疏參年羹堯欺罔貪殘。大逆不道。請亟正典刑。下部知之。丁卯。宗人府奏參郡王允禩。前膺大將軍任。乃違背聖祖仁皇帝訓示。任意妄爲。苦累兵丁。侵擾地方。軍需帑銀。徇情糜費。請將允禩革退郡王。降爲鎮國公。得旨。允禩著革去多羅郡王。降爲固山貝子。

甲戌。議政大臣刑部等衙門。題參年羹堯反逆不道。欺罔貪殘。罪迹昭彰。彈章交至。至案牘等邱山之積。罪惡踰蹊壑之深。臣等謹將其罪列款陳之。其大逆之罪五。一年羹堯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將硃批諭旨。輒敢做寫進呈。一見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



二十八。箭簇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僞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邵陽用兵。致死無辜良民八百餘口。奉旨查問。始奏並未傷損一人。後又止奏出六人。一縱容私人邊鴻烈等。於南坪築城。恣行騷擾。激變番民。不卽參奏。一捏奏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起身。私屬咸甯令朱炯。買人保留。一通同幕賓趙士河作弊。將劉以堂假冒趙勛名字。赴武功縣任。巧飾具奏。一將幕賓張泰基父子。趙士河之弟趙祺。及伊兄弟年法堯。並高之傳等。共十八案。冒入軍功。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年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甯效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將退役王治奇名字。冒入軍功。令他人頂替。選授廣德州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穿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會府龍牌前。設牀正坐。一用鷲黃小刀荷包。擅穿四開袂衣服。一擅用黃包袱。一官員餽送。俱云恭進。一縱伊子。穿四團龍補服。一凡與屬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一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接。受之不辭。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陞見。沿途墊道疊橋。鋪面俱令關閉。一坐落公館牆壁。俱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四爪龍。吹手俱穿蟒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又將大將軍頒發令



箭燒燬。一賞資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亦不張掛。一奏摺在內房啓發。並不穿朝服。大堂拜送。一同城巡撫。不許放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侍衛擺對。前引後隨。又令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俗例而行。一縱容家人魏之耀等。穿朝服補服。與司道提鎮同坐。一在儀徵地方。違旨逗遛。一勒令川北總兵王永吉告老。一與行止妄亂之沈竹。戴鐸。結黨懷私。煽惑衆聽。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寫作夕乾朝惕。其事擅之罪六。一卻陽縣建築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將侍衛李俊等。題請委署守備。奉旨不准題補。又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一萬二千張。作引十二萬道行鹽。一奉旨停捐。雍正二年俸工。仍令照舊公捐。一拿獲私鹽犯李乾勝。擅令銷案。一面屬董玉祥。將患病守備何天寵。不令照例填注軍政。屬李維鈞。勸令陸篆接受王允猷虧空。其貪黷之罪十八。一題補官員。受謝儀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額外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年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銀二十餘萬兩。一收受樂戶竇經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銀一萬兩。並玉杯等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甯等十八處。



鹽窩。一收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餽送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澣賄。明知虧空。不行查參。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州欒廷芳賄。奏隨往陝西。一搶掠各番衣服等物。掩爲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雍正二年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入己。一差家人高四。販賣馬匹。一令家人顏泰。將馬匹發興安各鎮。勒取重價。一委莊浪縣典史朱尙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馬起龍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一百六十餘萬兩。又加派銀五十六萬兩。一冒銷西甯軍需四十七萬兩。一運米四萬石至軍前。冒銷腳價銀四十餘萬兩入己。一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銀十四萬九千餘兩。一借名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錢糧入己。一隱匿夔關歷年稅銀八萬八千兩。又加派軍需糧規銀五萬餘兩。一將拿獲私茶。罰贖銀四萬餘兩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改盈餘。捐修銀五萬六千餘兩。一將見貯西安未運米一萬石。捏稱運至西甯。冒銷腳價四萬六千餘兩。一將甯夏各衛所貯倉耗。一萬四千石。並不題報。並留拴養馬匹工料銀一萬五千兩入己。一侵用城工餘賸銀一萬六千餘兩。一買貯咸長等八縣米。浮銷價銀一萬五千餘兩。一鈔沒塔兒寺。砌砂茜草等物。私



自變價銀一萬四千兩入己。一侵用紀廷詔等捐解銀入己。一砍桌子山木植入己。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給口糧。不先咨明。晉撫諸岷欲致其遲誤獲罪。一尙書綽奇至軍前商辦糧餉。清字咨文。差趙成謊說。非交代事件。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參夔州府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商多人。一欲薦李維鈞爲巡撫。設計誘陷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共六次。其殘忍之罪四。一出示訪拿邵陽縣鹽梟曹猪頭。該縣將馮猪頭錯解。並不審問。卽行枉殺。一無故將筆帖式戴蘇鎖拿監禁。一急欲出缺。劾參金南瑛等七員。庸劣病廢。缺與私人。一將台吉濟克濟扎卜等。不善安輯。致伊等困苦失所。以上各款。供狀昭著。謹按律內。凡謀反。不分已未行。皆凌遲處死。又大不敬者斬。詐傳詔旨者斬。大逆知情故縱者斬。官員交結。紊亂朝政者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爲更改。變亂成法者斬。造讖緯妖書妖言者斬。假與人官者斬。僞造茶鹽引者斬。在外大小各衙門官。但有入遞進呈實封公文至御前。而上司官令人於中途邀截取回者斬。侵盜錢糧入己。數滿三百兩者斬。有一於此。法所不宥。而年羹堯所犯至九十二款。得贓至三百五十餘萬兩。內外文武諸臣合口。



齊聲。恥同覆載。伏請 皇上。將年羹堯。立正典刑。以申國法。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按律斬。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仍將臣等審訊年羹堯惡蹟。昭示中外。以爲天下萬世人臣。反逆不道。欺罔貪殘者戒。得 旨。年羹堯不臣之心顯然。但因喪心病狂。昏憤顛倒之所致。鄒魯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跡尙未昭著。朕念年羹堯青海之功。不忍卽加極刑。著交步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年羹堯。剛愎殘忍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屬忠厚守分之人。著革職。寬免其罪。一應賞賚御筆衣服等物。俱著收回。年羹堯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與年羹堯相類。著立斬。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烟瘴之地充軍。年羹堯之妻。係宗室之女。著遣還母家。去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資。俱鈔沒入官。其現銀百十萬兩。著發往西安。交與岳鍾琪。圖理琛。以補年羹堯川陝各項侵欺案件。其父兄族人。皆免其鈔沒。年羹堯族中有現任候補文武官者。俱著革職。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赦回。亦不許爲官。有匿養年羹堯之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著內



閣明白記載。鄒魯著改爲立斬。其親弟兄子姪。著僉妻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人爲奴。其餘皆從寬免。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步軍統領阿齊圖。恭捧 諭旨。諭年羹堯曰。爾亦係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曾敗露之先。尙皆假飾。勉強僞守臣節。如爾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爾父兄及爾子。並爾闔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爾捫心自思。朕之恩。尙忍負乎。授爾爲川陝總督。又用爲撫遠大將軍。將西陲之事。全畀於爾。事事推心置腹。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督以至千把。俱聽爾之分別用舍。朕意以爾實心爲國。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乃作威作福。植黨營私。如此辜負恩德。於心忍爲乎。卽如青海之事。朕命爾四月間進兵。爾故意遲延。又命於八月進兵。爾復稽留不往。及朕嚴加催督。然後進兵。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阿喇納所領之兵。爾令其由噶斯地方前進。以險惡不可行之路。令其行走。豈非欲陷阿喇納乎。又如爾令富甯安。將橐駝三千餘隻。從巴爾庫爾。送至布隆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甯安乎。又如令岳鍾琪之兵。調至西甯。其經由之路。爾指令舍近就遠。故意使其紆道數千里。欲使蔡挺運糧不及。豈非



欲巧陷蔡珽乎。此皆國家軍務大事。視爲兒戲。藉此以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十三條。於不應造城之處。建議造城。於不應屯兵之處。建議屯兵。並無一件有益於事。爲家籌畫邊機。如此草率錯亂。是誠何心。如青海用兵以來。殘殺無辜。顛倒軍政等事。朕尙皆未令入於廷臣議罪之條。卽就廷臣所議九十二條之內。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如爾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寬宥。則何以彰國家之憲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卽爾苟活。自思負恩悖逆至此。尙可以對天地鬼神。覩顏於人世。與人相見乎。今寬爾殊死之罪。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多人之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激也。乙亥。追贈皇貴妃年氏。爲敦肅皇貴妃。辛巳。刑部等衙門議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得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人爲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甯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現任及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屬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命新任浙江巡



撫李衛。悉心查勘。紹興府修理海塘工程。務令堅固。宗人府參奏廉親王允禩。因護軍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立斃杖下。太監閻進。代伊隱瞞所行之事。重賜銀兩衣服。允禩擅專生殺之權。甚爲悖亂。應將允禩革去親王。嚴行禁錮。所屬佐領。撤入公中。得旨。允禩革去親王。禁錮。並撤所屬佐領之處。俱著寬免。九十六之宗族佐領。不可留於允禩屬下。著撤入公中。刑部尙書勵廷儀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重要人犯。外監以居偷竊輕犯。並詞訟案內聽審之人。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亦不致有串供教唆等弊。部議從之。授楊名時爲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上以名時洩漏密摺。停其摺奏。有事仍著具本。至是疏言。邊事宜有須繕摺恭請裁示者。乞恩宥前愆。仍具摺奏。上以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仍准其摺奏。怡親王朱軾合疏言。直隸之水。會天津達海。北來爲白河。南來爲衛河。定河貫乎其間。惟白河安瀾無患。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水合。東下流棣滄景。滄南有甌河。青縣南有興濟。乃減衛水故道。今河形礮石。尙請照舊疏通。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權家口。亦宜築壩減水。至白塘口入海處。舊有礮石二座。甌河興濟河之委。宜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口。出澇則開放。不惟殺運河之漲。



而河東積潦。亦得稍洩。再東西二淀。跨雄壩等十餘州縣。畿南六十餘河。水會於西淀。經壩州之范家口。會河同合子牙永定二河水爲東淀。蓋羣水所潴也。近諸淀淤塞。旁溢爲患。故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尙能存水者。均宜疏濬。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以達於河。疏淀內河身。爲衆流之綱。周淀舊有堤岸。應加高厚。無堤者。量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七里。現有石橋。應加高闊。並於易陽橋南。添木橋一。塘身高五六尺。苑北新關。中停河。近復淤。宜疏深濬。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宜開。張清口。入中停河。會蘇橋三岔河。以達東淀。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子牙爲滹漳下流。清濁二漳。發源於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曾經廣平正定。而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趨淀。今宜尋故道決分。以緩其勢。永定河。俗名渾河。水濁泥淤。遷徙無定。宜去淤以復古道。二河口。俱在東淀之西。故淀常淤塞。前奉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誠經久之計。今自柳義口。引渾河稍北。繞王度垞東北入淀。約束子牙之西流。合爲一河。使永定子牙二河。分道而東。於淀內築河堤。河定自淀。庶濁流不爲患。至高陽河。宜疏故道。新安之三台村。宜開新河。



及各處堤岸。均宜以時興工。再京東灤薊天津。京南之文壩任邱新安等處。宜各設營田。專官經理。並請揀發人員委用。得旨嘉獎。下部議速行。以原任河道總督靳輔。治河著績。其子副參領治豫。明晰河務。加工部侍郎銜。協理河工。

丙午。雍正四年。春正月。乙未。賜羣臣宴於乾清宮。頒諭告誡。賞賚有差。命發通倉

米十萬石。加賑直隸霸州七十五州縣水災飢民。丁酉。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

等。允禩平日居心詭詐。行事乖張。從前罪犯多端。不可悉數。朕不忍執法治罪。令其居住西甯。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惡不悛。詭詐如故。其門下親信之毛泰。佟保。將編造字樣之書信。縫於羸夫衣襪內。寄往西甯。被九門捕役拏獲。該提督奏聞。朕見體製怪異。有類西洋字跡。因遣人問西洋人。據西洋人稱。此種字體。亦不能識認。朕因遣人詢問允禩之子弘暘。據稱去年十一月。佟保來京。我父親寄來格子一張。令我學習。照樣繕寫書信寄去。我學會了。因此照樣寫信寄去等語。從來惟敵國之人。差遣奸細。往來偷傳信息。造作隱語。防人知覺。允禩在彼。朕何嘗禁其寄信。亦未禁其往來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則所寄書。無不可以令人共見。何至於別造字體。巧編格式。暗藏衣袂之內。居然爲敵國之行耶。從前禁宗室至西甯宣旨。允禩站立不跪。自稱



出家離世之人。今觀造作字樣。暗通書信等事。出家離世之人。顧如是乎。允禩寄與弘暘書。擅用硃書。弘暘書信中。稱伊父之言爲旨意。種種不法之處。昭然。又如允禩曾寄信與允禩。有事機已失之語。洵足駭人聽聞。當時幸邀天祖皇考之靈。伊等不得肆其奸謀。乃伊等之福。倘若機會不失。伊等首領。尙得保乎。毛太侈保等。俱係允禩親信之人。豈有不知之理。今允禩造作字樣。行踪詭秘。伊等竟不奏聞。情實可惡。著將毛太侈保等。交與順承郡王。及蔡璉。拉錫。阿齊圖。查郎阿。高其佩。常明。公同審訊。其允禩未到西甯以前之事。朕不究問。自到西甯以後。如何妄爲。及何人管理此等書札之事。俱令據實供明。若仍隱匿。不行供出。立將伊等正法。以原任工部右侍郎年希堯。爲內府總管。戊戌。上御西暖閣。召入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諭曰。今日凡我宗親。及滿漢大臣。齊集於此。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朕若再爲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朕前在藩邸時。居心行事。公正無偏。諸兄弟待朕。亦皆恭順。不敢存欺慢之念。平日無一毫嫌隙。此爾等所共知。亦允禩所深悉者。朕今日紹登大位。以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爲心。豈於兄弟之間。反生芥蒂。有所刻求苛索耶。當時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



奸險不法。事事傷

聖祖仁皇帝慈懷。以致忿怒鬱結。無時舒暢。康熙四十七

年冬。

聖祖仁皇帝。聖體違和。令朕同允祉允禩。檢點醫藥。凡立方合劑。朕與

允祉。每日悉心商酌。允禩惟同允禔。允禩促坐密語。醫藥之事。曾不一問。不過以篋笥收拾方帖而已。天佑聖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云。皇父聖體大安矣。允禩云。目前聖體雖愈。將來之事奈何。朕聞之。不勝駭愕。又是年。二阿哥有事時。

聖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兼理事務。凡有啓奏。皆蒙御批。事竣之後。朕將所有御批奏摺。交與允禩收貯。後向允禩問及。允禩云。前在遙亭時。皇考怒我。恐有不測。此時寄信回家。將一應筆札燒燬。此御批奏摺。在佛櫃內。一併焚之矣。此允禩親向朕言者。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龍馭升遐。命朕續承大統。朕念允禩。素有才幹。諒伊此時。自應仰體皇考之心。痛改前非。爲國家實心出力。故令其同

怡親王。及隆科多。馬齊。四人。總理事務。次日。卽加封親王。朕事事推心置腹。信任之專。恩誼之厚。此舉朝所共知者。乃於封伊親王之日。伊之妻黨往賀。伊妻云。有何喜可賀。恐不能保此首領爾。其言怪誕若此。則平日居心可知矣。允禩總以未遂大志。時懷怨恨。詭詐百出。欲以搖惑衆心。擾亂國政。其管理工部也。皇考梓宮。奏移山



陵。允禩明知舊例用夫二萬。乃故以裁減奏請。若非大學士奏明。幾誤大事。又將京中運送陵寢所用之紅土。議令發銀彼處採買。可省腳價。欲加朕以輕陵寢而重財物之名。安奉祝版之案。則朽爛破損。製造軍需之器。則單薄鈍敝。至於乘輿法物。則斷釘薄板。草率不堪。更衣幄次。則油漆薰蒸。刻不可近。其管理理藩院也。以科爾沁台吉。爲糜費口糧。於邊口攔阻。令不得拜謁。皇考梓宮。致蒙古等涕泣而歸。怨聲載道。若非拉錫等奏聞。隨經降旨開示。幾寒衆蒙古之心矣。其管理上駟院也。奏稱馬圈牧馬太多。請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意欲彰皇考糜費無益之名。歸之於朕。且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要需。無所資也。至於妄費財物。固結私人。如岳周鑽營奸宄之徒。乃國家之蠹。允禩以數千金。助其爲非亂法。其他顛倒是非。肆行欺罔。及傲慢不敬之處。更不可悉數。又雍正元年。朕命莽鵠立恭寫聖祖仁皇帝御容。朕於養心殿瞻拜時。悲慟號泣。允禩奏云。從來帝王無供奉御容之處。今供聖祖仁皇帝御容。則太祖太宗世祖如何供奉。朕沐皇考四十五年。養育深恩。時時瞻仰天顏。今遭大故。悲思罔極。是以供奉御容。俾得時時瞻拜。而允禩以朕爲非理。又云。伊從前亦供奉母妃容像。自聖祖仁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容。則

太祖

太宗

世祖如何供奉。朕沐皇

聖祖仁皇帝御



賓天之後。即行收捲。此言更不知其何心也。允禩從前遭伊母妃之喪。欲沾孝名。故作哀毀之狀。百日後。尙用人扶掖而行。及遭皇考大事。全無悲切之意。以父母之喪。前後迥異如此。其意將欺誰乎。三年以來。朕百凡容忍寬免。諄諄訓誡。猶冀其悛改前愆。宗人府及諸大臣。交劾議罪之章。什伯累積。朕俱一一寬貸。乃允禩詭譎陰邪。日益加甚。雍正三年十月。在朕前奏稱。內務府披甲食糧之人。可以裁減。每一佐領。止留二十四名。朕令會同確議。允禩又奏。一佐領下。應增甲九十餘副。前後之語。大相矛盾。不過欲邀結人心。沾取名譽。加朕以刻薄之名耳。及內務府佐領之人。齊集伊門。嚷鬧。朕令伊查出爲首之人。以便正法。伊將並非爲首之人。混行指出。欲令朕枉殺無辜。快其私忿。其門下從實吐供之九十六。伊即登時杖斃。又因親信太監閻俊。爲伊隱瞞素行不法之事。特賞銀二百兩。及冬夏衣服段匹等物。朕雖尊居九五。從不敢罰一無罪之人。至於賞賜內侍太監。亦從未有如允禩賞閻俊之厚者。允禩以人臣而專賞罰之權。抗違國家之法。其罪可勝言乎。朕以其狂妄悖亂。包藏禍心。是以令宗人府。訊問從前何得將皇考御批焚毀。允禩頓改前言。奏稱因抱病。誤行燒燬等語。及朕面質之。公然於朕前設誓云。若有虛言。一家俱死。及宗人府審



訊伊管事太監常海等。俱供昔年允禩在遙亭獲罪於

聖祖仁皇帝。特遣太

監劉自成回京。將所有一切筆札燒燬。是時御批亦在其內。供認鑿鑿。而允禩反覆其詞者。緣其平日與奸黨往來。書札皆不可告人之語。今欲掩其燒燬私書之迹。故併此亦復隱匿不承。此確實萬無可辯之事。竟敢指天誓日。不畏天地鬼神。已盡喪其良心。至於一家俱死之語。伊向日曾在朕前。設此誓詞。朕諭之曰。一家二字。所指者廣。獨不思及朕耶。今復與諸王大臣前。重設前誓。明係咀呪。是允禩心中。將祖宗君上。悉行蔑棄矣。允禩既自絕於天。自絕於祖宗。自絕於朕。宗姓內豈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乎。從前皇考。雖諭諸王等。允禩奸險詭詐。結黨設謀。欲弑皇太子。今事俱敗露。見在交審。是時允禩允禔在側。挺身保奏允禩並無此意。因致皇考震怒。拔刀欲誅允禩。恆親王等勸止。將允禩責懲。並將允禩逐出。又皇考曾於乾清門。諭諸王大臣曰。自朕廢皇太子後。允禩百計邀取美名。蠱惑衆人。希圖冊立。私結黨援。其意叵測。又奉皇考諭旨。朕駐蹕遙亭。允禩以將斃之鷹來進。口稱伊在湯泉。等候進京。並不請旨。擅行獨斷。藐視朕躬。朕因震怒。心中寒戰。幾乎危殆。允禩自奸人張明德。妄相伊有人君之貴。伊遂不守臣節。招集惡黨。謀殺皇太子。及



太阿哥。此舉國所共知者。其欲謀弑之時。未知置朕於何地也。又皇考諭旨云。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絕矣。以上諭旨數道。昭然俱在。凡爲臣子者。不忍聽聞。朕從前欲行發出。允禩痛哭叩首。再三懇求。朕以其惟恐人知之念。尙有愧悔之機。故爾暫止。今其作爲至此。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以爲我朝之玷。謹將皇考諭旨發出。朕繕文祭告奉先殿。仰體列祖嚴懲奸惡之心。祇遵先朝削籍離宗之典。將允禩黃帶子革去。以嚴宗牒。以儆凶邪。以爲萬世子孫鑒戒。至允禩。蘇努。吳爾占。結搆逆黨。靡惡不爲。允禩中懷悖亂。其往來私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聞者皆爲髮指。今又造作字樣。密傳信息。行同奸細。視朝廷爲敵國。無父無君。不法已甚。蘇努積惡巨猾。罪狀彰著。舉國所知。吳爾占。旣素與允禩等。比匪爲奸。且行止鄙劣。心懷怨望。此三人亦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著將允禩。蘇努。吳爾占。革去黃帶子。並令宗人府。將允禩。允禩。蘇努。吳爾占。名字除去。又諭朕卽位後。恭檢皇考所遺硃批諭旨。內有料理宮闈家務事宜一紙。皇考諭令有子之妃嬪。年老者各隨其子。歸養府邸。年少者暫留宮中。朕謹遵聖諭。遣人詢問。諸位母妃。咸願隨子歸邸。慧妃母妃。乃大阿哥之生母。允禩之慈母也。允禩少時。卽爲慧妃母妃所撫養。朕因大阿哥獲罪禁錮。



其諸子又少。不知事意。欲奉養於允禩之邸。因遣人詢問慧妃母妃。慧妃母妃欣然允從。朕揣允禩畏朕訪察。必於母妃前盡禮。故令伊迎養府邸。彼時允禩酌議諸位母妃移府之禮。允禩議奏。內有朕思念諸位母妃之時。即令入宮相見等語。朕以諸位母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允禩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母妃未曾遣一人至朕前。一問起居。諸位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主持。此必允禩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禩之行事。狂悖若此。必不能於母妃之前。曲盡孝道。況允禩既經革去黃帶子。則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歸宮中供養。辛酉。諭諸王大臣等。允禩愈加悖逆。將朕所交之事。毫不實心効力。每事敗壞。不但伊奸詐多端。伊妻更屬殘刻。允禩平日甚畏之。戊子年。聖祖

仁皇帝。御乾清門。曾特降諭旨云。允禩之妻殘刻。皆染伊外家安郡王惡亂之習。幾至允禩絕嗣。伊妻聞之恐懼。方容允禩收女婢二人。僅生一子一女。朕即位以來。於允禩無恩不施。無事不教。並不悛改。未必非伊妻唆使所致。朕將允禩晉封親王時。伊妻外家向伊稱賀。伊云。何喜之有。不知隕首何日等語。是誠何語。是誠何心。朕屢降嚴旨。與允禩之妻。又令皇后面加開導。諭以勸諫允禩。感激朕恩。實心効力。乃屢



次訓教。允禩夫妻毫無感激之意。伊等惡跡昭著。允禩之妻亦不可留於允禩之家。允禩之妻著革去福金。休回外家。著伊外家人等另給屋數間居住。嚴加看守。不可令其往來。潛通信息。刑部等衙門議奏隆科多挾勢婪贓。應將尙書一等公並世職俱行革去。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得旨著革退吏部尙書。令其料理阿爾泰等路邊界事務。倘能盡心辦理。尚可贖其前愆。如稍有怠忽。定難寬貸。二月己巳。諭宗人府。允禩既革去宗室。授爲民王。令其稽查各處。俱著書寫親王允禩。庚午。諸王大臣合詞參奏允禩不孝不忠。悖亂奸惡。請即行正法。得旨諸王大臣引據大義。欲正國法。所奏亦是。但朕曾降諭旨。斷不治允禩之罪。此所奏知道了。命削允禩王爵。在宗人府看守。尋命圈禁高牆。著總管太監派老成太監二名在內隨侍。怡親王允祥朱軾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藏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管轄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永道兼管。苑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其河道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



同知以下各員。俱於河員內選補。下部議。均如所議速行。大學士朱軾。丁母憂。

上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著江西巡撫斐率度。支司庫銀二千兩。賞賜其家。讀文致祭一次。俟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又諭曰。朱軾事母至孝。今伊母病故。哀痛必切。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正當節哀抑慟。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著再賞銀二千兩。爲伊奔喪回籍費用。守孝百日後。卽來京辦事。軾奏謝乞終制。上允解任。仍以理畿輔水利事。命於八月來京。宗人府參奏。固山貝子允禩門下太監劉玉逃走。並不報部。輒敢違旨。差遣私人。往豐潤縣緝捕。擾民生事。甚屬不合。應請將允禩革去固山貝子。降一等爲鎮國公。得旨。允禩革退。固山貝子之處。著從寬免。授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車零旺布。多羅貝勒。色卜騰旺布。貝子芽海等。爲扎薩克。將所屬厄魯特。編爲四佐領。甘肅巡撫石文焯疏言。茶法原以裕課。而裕課必先便商。臣查商人赴楚。買茶之船票。必開載該商等引日茶數。以爲沿途照驗。俾無留難。再查舊例。每引一道。運茶百斤。以五十斤。交官貯庫易馬。以五十斤。給商變賣償本。外有附茶二三十斤。



以爲運費。今商人運茶至潼關。廳官盤驗。每引只許過茶百斤。附茶不准入陝。應請照會每茶千斤。准帶附茶四十斤。又陝西向設洮州河州西甯等五司。賣茶。每年衆商鬪定司。以杜避難就易之弊。其地僻茶多。不能盡售者。請准呈改別司發賣。接濟新引。庶茶法得以疏通。部議如所請。甲申。上御經筵。丁亥。上親耕籍田。三月。宗人府奏參貝子允禩等。係往陵寢居住之人。理應謹敬行走。今孝莊文皇后梓宮未入享殿之前。允禩即率領伊子白起。廣善。散回。甚屬不合。應將允禩革去固山貝子。撤出所屬佐領。閒散宗室。白起。廣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准贖得旨。著寬免。丙申。先是宗人府奏。允禩。允禔。蘇努。吳爾占等。既已削出宗籍。應將伊等本身及其子孫。俱撤去黃帶。更改舊名。歸併各該旗。各佐領。其有品級之女。一併銷去品級。奉旨允行。至是正藍旗都統音德等。將允禩。允禔等。更名編入佐領事。定議奏聞得旨。允禩。允禔之名。及其子孫之名。著伊自身書寫。編入佐領。壬戌。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頌功德。備極諂媚。應革職治罪。得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爲詩詞。頌揚



姦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

聖祖之明。但其所犯。尙不至

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姦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卽以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令該地方官製造扁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爲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做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爲詩文。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卽付錢名世。上以李維鈞任總督時。將議准改隸河南之濬滑內黃三縣漕糧。擬請仍在直隸。元縣之小灘鎮受兌。挾私阻撓。又侵欠直隸庫帑數十萬未完。命浙江巡撫李衛查抄維鈞家資。李衛奏劾維鈞及蔭生李蔓。狡猾多端。私將家財寄頓。現查出三十餘萬。請革李蔓蔭生究追。再蔓之生母張氏。並非李維鈞聘娶繼室。乃家奴張大之婦。維鈞先佔爲妾。假稱繼妻。且曾與魏之耀。認爲乾親。濫膺誥命。並請勅部追奪。上諭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不徇情面。一一查出。甚是可嘉。但參奏李維鈞婢妾一節。未免過刻。不合大體。前蔡珽曾奏稱。於北直旅次壁間。見一對聯。乃譏訕李維鈞家奴之事。朕彼時切責。戒其勿言。朕以忠厚之道教天下。此事並不



必議覆。若云請追誥命李維鈞既已獲罪革職。自有定例。何必特行參奏。餘著該部議覆。嗣部臣以維鈞現在天津。遵旨工竣一并議罪。命丁壽等率兵駐紮唐奴山前之特斯等處。防禦策妄阿喇布坦。諸王大臣遵旨。將允禩改名之處。詢問允禩。允禩自改名爲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菩薩保。奏入。報聞。夏四月。上諭朕聞試官之內。偶有學問不及。而所取之人。未滿人意者。是以去年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主考者。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鄉試屆期。將記名人員。分別掣簽。命往使典試事。庚辰。諭宗人府。允禔著交與都統楚宗。侍衛胡什里。馳驛從西安一路來京。沿途酌量派兵看守。伊之妻子家屬。著總督岳鍾琪。巡撫圖理琛。石文焯等。派地方官兵。嚴行看守。侍郎楊汝穀疏言。直隸去年被水州縣。存倉民穀。盡數發賑。畿輔積貯。宜預請運東關米十萬石。至天津截留南漕米十萬石。存河間保定適中之地分貯。從之。浙閩總督高其倬疏言。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繁。山林斥鹵之地。悉成村落。無田可耕。流爲盜賊。勢所不免。臣再四思維。惟開廣其謀生之路。如開洋一途。前經嚴禁。但察富者爲船主。商人。貧者爲頭舵水手。一船幾及百人。其本身不食本地米糧。又得沾餘利。歸養家。



屬。若屢慮盜米出洋。則外洋皆產米之地。慮透消息。則今廣東船許出外國。豈福建獨虞洩漏。慮私販船料。則中國船小。不足資彼之用。似開洋於地方有益。請弛其禁。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議行。雲南布政使常德壽疏言。雲南距京八千里。教職出缺。咨部銓補。必須半年外。文憑到省。又須轉行地方官。具文送撫臣驗看考試。倘有荒疎老邁者。勢必繳憑另選。經年懸缺。仰懇皇上。敕部將滇省應選教職人員。挨次截取二十員發滇。令撫臣預先考定等第。註冊送部。缺出即將考定之員。依次奏署。咨請實授。前項將屆補完。續請截發。如此則缺不久懸得旨。此奏甚是。下部議行。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請選西安八旗兵丁。駐潼關。撫民同知。改理事同知。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爲率。歲減舊額銀二萬八千有奇。廣東巡撫楊文乾疏言。廣東省城盜賊甚多。非編保甲。不能清理。旗兵與民人連居。臣擬會同將軍。不論滿漢兵民。逐一編查。省會之奸匪既清。各府州縣。亦可漸次舉行。盜風庶幾少息。得旨。此見甚好。弭盜之法。此爲探本窮源之上策也。其實力行之。五月。諭大學士等。從前阿其那。即允禩允禔允禵等。結黨營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醫卜星相。甚至優人賤隸。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員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



與往來。以備其用。若欲排陷何人。卽捏造無影響之言。使此等人傳播。以聳惑無識見之輩。

聖祖仁皇帝深知此輩奸惡。時時留心。至朕卽位後。卽有傳言云。朕日日飲酒。又云頻與隆科多飲至更深。隆科多沈醉不勝。令人擡出。卽蔡珽自四川到京。越數月。見朕毫不飲酒。曾駭歎云。臣在四川。聞人流言。皇上日日飲酒。今臣到京已久。朝夕侍從。始知皇上涓滴不飲。昨路振揚來京。陛見。臨行時亦奏臣聞流言。謂皇上日好飲酒。今臣朝暮入對。惟見皇上辦事不輟。毫無酒氣。如此陳奏者甚多。此無他故。皆因阿其那譚允允禩。素日沈湎於酒。朕頻頻降旨訓誡。而伊等遂播此流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傳之天下。夫朕若於政事不誤。卽使飲酒。亦復何傷。然朕實天性素不能飲。內外之所共知。以天性素不能飲者。尙僞造此言。則此輩之流言。何可限量也。今又見報房小鈔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夫人君玉食萬方。偶於令節宴集羣臣。卽御龍舟。奏樂賜飲。亦蓼蕭湛露之意。在古之聖帝明王。亦所不廢。何不可者。但朕於初四日。卽降旨。令在城諸臣。不必赴圓明園叩節。初五日。僅召在圓明園居住之王大臣等十餘人。至勤政殿側之四宜堂。



賜饌食角黍。逾時而散。並未登舟作樂游宴也。且先期內務府總管等奏請今歲照例修備龍舟。朕實止之。此非有意屏卻讌遊。蓋厭其喧雜耳。而報房竟捏造小鈔。刊刻散播。以無爲有。甚有關繫。著兵刑兩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以戒將來。以懲奸黨。乙巳。諸王大臣等奏參允禧改名所擬字樣。存心奸巧。殊屬不法。應發令擬改。得旨。此事在允禧。猶爲罪之小者。阿其那。禔允禧。允禩。允禴。固結匪黨。潛設機謀。種種不法。不可枚舉。朕所舉以曉諭羣臣。及爾等所共知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其餘有所干礙。而不便言及。繁瑣委曲。而難以悉數者甚多。朕俱爲隱忍。難以宣示也。至於允禧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若發令自改。伊必致又多奸詐。著交與誠親王。恆親王。酌改具奏。尋議允禧應改爲塞思黑。從之。戊申。召入諸王大臣九卿等。諭曰。歷年以來。朕之數弟。昏昧無知。不安本分。其奸僞逆亂之行。爾衆大臣從前雖略曉一二。何能盡知。爾等且不能盡知。外間小人。又何由知之。伊等爲人。存心行事。朕因三四十年。共在一處。知之甚悉。伊等僭妄之心。悖逆之行。及其黨與。於國家大有關繫。阿其那。禔塞思黑。禔允禩。允禩等。共爲黨與。包藏禍心。不孝不忠。結爲黨援。擾亂國家。其罪倍甚於二阿哥。從前阿其那等四人。將不守本分。詭隨之



人。百計千方引誘交結。又將生事兇亂。喇嘛僧道。醫卜棍徒。優人之屬。種種貪利小人。留心收攬。重利賄買。各致死命。且在各處稱揚伊等美名。串通內外奸僞之人。希圖大位。有不入其黨者。卽妄加危言。以恐嚇之。故不爲其所籠絡。不爲其所欺蒙者。蓋少。國家被其擾亂。人心受其蠱惑。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赫壽等亂臣。結黨往來。內則與皇考御前侍衛拜唐阿。太監等。鑽營交結。探聽一切喜怒信息。若非我皇考。神明聖智。心如金石。未有不爲伊等詭秘之計所動搖者。伊等奸僞之計。皆我皇考所洞悉。乃窮困懷羞。兇心益逞。當皇考高年。反種種致怒。無所不至。聖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奸僞結黨。種種可誅之所致也。知臣子者。莫如君父。我皇考。因阿其那不忠不孝。惡貫滿盈。深用震怒。曾謂阿其那。亂臣賊子。乃吳三桂之再世。父子之恩絕矣。此等之旨。難以盡錄。皇考之旨甚明。伊等皆得罪於宗廟社稷。皇考之人。國法所當誅者也。朕卽位以來。將伊等罪過。俱從寬宥。凡事教訓。冀伊等解散黨羽。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亂之行。將阿其那封爲親王。簡用重任。總理事務。阿其那。仍不改其覬覦悖逆之心。奸僞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意欲敗壞之。事事以美譽自居。欲將惡名歸之於朕。其悖逆之心。無少改悔。俱



爲朕所覺察。伊但兇心稍萌。朕卽顯然曉示於衆。故伊計窮力絀。知其悖逆之心。奸僞之行。斷不能施布。意欲朕加以誅戮。或可有玷朕名譽之萬一。以洩其忿。種種擾亂。全無人臣之體。竟在衆大臣前發誓。公然咒詛。連及朕躬。舉動狂悖。一至於此。朕封阿其那爲親王之時。伊妻家之親。爲伊賀喜。阿其那卽云。何喜之有。我頭不知落於何日等語。朕不知其何心。何故而出此言。再阿其那在拘禁之處。向看守太監云。我向來在家。每餐止飯一碗。今飯加二碗。我斷斷不願全屍以歿。必使見殺而後已等語。豈有身爲臣子。而如此悖逆之理耶。再阿其那於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事。以叨君父之矜憐。不能保其貝勒之爵祿。不能不犯鎖拏之罪。伊之乳母乳公之首領。不能保。妻子不能保。家財不能保。則阿其那之才具福分。顯然可知。夫阿其那以此才具福分。兼以不孝不忠。挾其奸僞之心。恣其所行之事。倘致此大位。豈能上安宗廟社稷。報答祖父之恩。澤被生民之衆哉。果係誠心爲大清國之人。未必願阿其那位登大寶也。至塞思黑。卽九乃癡肥臃腫。矯揉造作。粗率狂謬。下賤無恥之人。皇考從前。不比之於人數。弟兄輩。亦將伊戲謔輕視。卽阿其那亦知伊庸昧無能。特引誘愚弄。使出努力。塞思黑因阿其那事敗。未稱伊等之心。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



者。亦阿其那將伊憇憇之所致也。朕卽位以來。因思伊等。斷不可置之一處。將伊遣往西大通居住。原欲令其更改惡心逆行也。伊覺朕之寬仁。斷不肯傷伊等身命。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祇欲激怒朕心。務令誅之而後已。至於帶給允禩書札內。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等語。數千里寄此悖逆書信。毫無畏懼。如此不法。是誠何心。仰蒙聖祖皇考隆恩。參養臣子三四十年的厚恩。豈有因未遂僭妄之私。卽怨望君父。與國爲讎。如此悖逆肆行。有是理乎。且伊蠢然無知。行事悖謬。不量己才。不知羞恥。以不足比數之人。賄買棍徒。而小人惑於流傳之言。以爲塞思黑。可邀大位。致使衆口紛紛。此亦世所罕聞也。而伊公然自受。恣口亂言。自古以來。亦未有不自度量。覲顏無恥。悖謬干法。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禩。生性糊塗急暴。不知天高地厚之人。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遠遣出征在外。允禩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大志。自古有矢志之人。豈有不願身名美善之理。而允禩於出征處。妄費國帑。肆行貪饕。騷擾地方。又鑽營塞思黑。令在皇考前。巧爲設法。娶青海台吉之女。逐日飲酒。種種淫亂貪污之行。衆皆知之。允禩身爲大將軍。所行之事。有國法在。有皇考在。有公論



在。自當黽勉圖功。粉飾邀譽。強爲忍耐。遂伊願望之心。而乃醜行不法。至於如此。似此伎倆人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爲。豈能爲國家萬姓造福也。不過私心欲令伊同黨中不孝不忠奸宄亂國當誅之數人。僥倖而已。非國家之福也。朕卽位後。卽降旨將允禩喚回。允禩於未到京之時。卽種種狂悖。於到京之日。向朕輕躁妄行。狀類棍徒。其罪不可枚舉。朕皆寬宥。施恩於皇妣梓宮前。封伊爲王。全不思報朕恩。並不改伊等朋黨之初心。逆志益恣。向朕種種欺罔。暴虐之心倍加。近者蔡懷璽投伊院內字帖。內開二七變爲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爲太后數語。允禩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去塗抹。但交與總兵范時繹。令不論如何完結。且云。並非大事。看其如此悖亂之行。卽史書內。亦屬希有。至於允禩。但知索取民財。爭奪買賣。交結內侍。種種宵小刻薄。無恥劣行之處。難以屈指。舉國共知。阿其那將此等人。亦行設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爲羽翼。阿其那等。心懷奸惡。擾亂國政。煽惑人心。邀買美名。結交匪類。徧處稱揚伊善。不過欺人而已。豈能欺上天。皇考乎。阿其那等。承歡皇考者何處。效力者何處。有裨國家者何處。利濟軍民者何處。施恩臣工者何處。有益兄弟者何處。且當皇考聖明在御之時。阿其那爲皇子。何得交結外人。不曾與政。



事。有何善足稱。遂至人目之爲佛者何故耶。此皆伊等所結朋黨作亂之徒。招搖惑衆。小人愚昧。入其機變。不審始末虛實之所致。甚顯然也。伊等如果有善可據。朕此數言。又安能掩沒伊等之善行乎。但衆多愚昧。伊等存心行事已久。衆被其欺惑者深。朕若不如。此明白降旨。分晰伊等奸僞之術。兇惡之性。不孝不忠之行。衆皆難以知曉。今衆人但將伊等果如何好。如何似佛之處。稍爲揣度。則若夢之醒。咸自曉然也。且當皇考之時。朕若欲似伊等結黨。不能得人耶。若欲如伊等邀名。不能致譽耶。若欲效伊等之所行。豈力不能爲之耶。止因上天昭鑒可畏。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妄負。是以但甯靜守分。敬謹孝順於皇考之前。朕自幼時。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於兄弟中。亦無私嫌。而朕亦從無希冀大位之念。此皇考所深鑒。衆人所深知也。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身爲之解釋調停。以寬解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舉。現今諸王與皇考親近侍衛。俱悉知之。朕非邀名。亦非爲伊等。乃實爲君父年高。仰體聖躬之故。是以堅持心志而行之耳。莅位以來。惟因國家利害所關。但欲伊等改其兇悖之性。以及於善耳。設使朕先便有希冀此位之念。今已登此位矣。又與伊等何讐乎。朕從前若有被兄弟凌辱。或置朕於惡地。或與朕有



虧傷處。如此等私怨。倘有一事。倘有一人。亦必不能掩衆人之耳目。皇考在時。朕賴皇考之恩。平安尊榮。已四十五年。與此等不肖弟輩。豈但並無仇隙。卽些微一言之不合。亦未有也。朕臨御以來。日夜念皇考之恩。付託之重。於政事竭力勤求。已經四載。爾衆大臣。朝夕在廷。覲面奏事。豈有不知之理乎。自古帝王。未有如我皇考之勤政者。卽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但朕甫登大位。因素性於事。不好干預。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念皇考付託之重大。恐其隕越遺漏。故爾精勤求治。自晨至暮。總無間斷。伊等不得窺朕之瑕隙。於元年二年間。造言有謂朕每日早間理事。日中卽醉飲者。又有謂朕日中酒醒。日昃理事者。朕當時卽已聞知。諸卿甯不聞乎。朕從不能飲。若彼時卽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虛實。日久自明。故未卽降諭旨。經今四載。朕從前不能飲之處。衆已共知。伊等見朕勤理政事。又皇考以大業付託朕躬。奸惡之徒。遂欲以不美之名。加之於朕。以有過加之皇考。欲使天下擾亂不已。故又造此等無稽之言。傳播聲揚。令郭元進作書。拋入塞楞額轎中。內云十月作亂。八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謂朕自卽位以來。遭旱潦飢荒之災等語。觀此實乃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允祿等。朋黨之奸逆兇惡小人。行亂作惡。



之書辦皂隸旗棍等。貪取貨財。訛詐尋事。慣於鑽營之徒。見朕將部院衙門。及各省私弊。盡行除革。政治肅清。此輩宵小之人。不能行其刼掠訛詐之事。始遺恨於朕。不憚法度。不畏死亡。特造此等悖亂之語。以搖動人心。擾亂國家。欲使朕心疑畏。將此輩惡棍朋謀之人。容忍寬假之意。朕以聖賢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焉有因此等悖逆之言。遂爾畏懼寬假之理乎。謂阿其那爲佛者。豈以其不孝不忠。如鬼如蜮之行乎。不然。伊又有何等忠孝仁慈之美行耶。似此兇惡詐奸之徒。誠自古所未聞者。況水旱疾疫。世所有者。此輩如此妄言。倘偶逢其事。衆卽以言爲驗而信之矣。所關甚鉅。朕卽位三年以來。幸叨天貺。衆所知者。此豈可以假飾之事乎。倘非皇天眷佑。稍合此輩造作之言。又不知如何造作謗訕矣。如直省去歲。偶值水災。朕卽發粟數百萬石賑救。又令修治隄塘。大開水利。因軫念元元之故。動用數百萬帑金。使直省數百萬黎民。竟若無災。不致艱食。直隸通省百姓之感戴。亦難掩衆人之耳目。天下軍民。朕愛之如赤子。自臨御以來。所以推恩於軍民者甚備。天下之人。何故不戴朕恩。反生怨恨也。且不知怨朕何事。豈卽以懲治阿其那等當誅之奸類故乎。如朕卽位三年。有一事可致軍民之怨。朕萬歲後。何以見我。皇考在天之靈。朕如有致軍民



可怨之處。衆人卽當明言。今者內有郭元進之輩。外有蔡懷璽之徒。任意造作各樣謠言。實國家之蠹賊。不可以不正法也。我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區宇。

至我皇考。百有餘年。滿洲等世沐恩膏。朕承皇考之命。嗣此鴻基。天惟一日。國

止一君。八旗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似此不忠不孝之輩。擾亂國家。妄行不法。亂臣賊子之居心行事。八旗之人。聆朕曉諭之旨。當必駭然。深燭其行事之悖亂。當切齒而共恨之者。嗣後爾等各部院衙門。八旗之內。有如此等妄造語言。搖亂人心者。汝等加意訪拏。誅殛數人。羣小自然戒懼。不敢妄爲矣。倘知之聞之。故作不知。被他處拏獲。審出時。將隱匿之人。照犯人一例治罪。塞楞額陳奏。甚是可嘉。大凡微賤小人。不知國家大義。懷奸隱匿。以示私恩。如塞思黑允禔等。以關繫己身之事。值此等妄言之人。尙故作不知。縱之以示寬仁。非國之叛臣賊子而何。且置法紀於何地乎。從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卽行正法。斷不可留。所奏甚爲當理。此輩包藏異心。撓亂國政。乃獲罪於宗廟社稷。與我皇考之人。理應正法。但伊等歷年結成黨羽。妄造謠言。蠱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種種奸詐惡逆之事。中外及八旗軍民人等。尙未得徧知此事。乃關繫皇考及朕之事。今故將此輩奸黨。



不忠不孝大罪。備悉言明。使中外之人。昭然盡曉。即將此輩正法。亦屬當然。日後亦不得議朕。卽姑留之。不過少延其性命耳。亦無所關礙。汝等謹記此旨。錄出奏覽後。傳與京城內外。八旗軍民人等。一體知之。己酉。諭宗人府順承郡王錫保。才品優長。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今在內廷行走。差遣甚多。費用亦多。著給與親王俸。護衛官員。俱照親王之數用。諭十五阿哥允禩。封爲貝勒。著在陵上居住。二十阿哥允禵。封爲貝子。各賞給內府佐領。並各給藍甲兵丁。禮部衙門。遵旨議覆。朝鮮國王李昉之四代祖李倬。在明天啓三年。請封。今該國王奏稱。有明十六朝記。直以篡奪書之。實屬冤誣。請刪除雜說。著爲定論。應如所請。使明史告成後。將列傳內立李倬之事。頒發該國。從之。



東華錄要卷二十五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宗憲皇帝

丙午。雍正四年。夏六月。甲子。康親王崇安。暨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大臣等。公同議奏。阿其那罪狀四十款。阿其那秉性好險。立心詭詐。康熙四十七年冬。皇帝聖體違和。奉旨檢視方藥。阿其那毫無憂色。醫藥之事。慢不經心。惟與塞思黑允禩等。促坐密語。情狀叵測。暨聖躬平復。毫無喜色。反有目前雖愈。將來之事。奈何等語。驚駭聽聞。衆所共知者一也。一素蓄異志。聽信相士張明德誑言。遂欲謀殺二阿哥。希圖儲位。又與大阿哥。暗蓄刺客。謀爲不軌。衆所共知者一也。二趨奉裕親王福金。令其保薦。及二阿哥既廢。揆敘與廷臣。暗通消息。各人手心。寫一八字。衆所共知者一也。三詭託矯廉。而凡有用財收買人心之處。皆取於塞思黑。託人重價購書。誇其好學。九流術士。招至家中。藏之密室。厚加賞給。各處稱揚。衆所共知者一也。四平日受制於妻。一日與何焯共談。任聽伊妻門外大笑。不知省避。又將何焯之幼女。私養宅中。以爲己女。衆所共知者一也。五二阿哥初廢時。希冀儲位。邪謀日熾。結



黨鑽營。暨事情泄漏。

聖祖仁皇帝震怒。提拏發審問。所犯情由。俱已顯著。

聖祖仁皇帝。召集諸王大臣。悉數其奸惡。降旨革去貝勒。爲閒散宗室。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六</sup>康熙五十三年冬。

聖祖仁皇帝。駐蹕遙亭。阿其那遣人以將斃

之鷹進獻。又稱伊在湯山。等候進京。並不請示。行止自由。

聖祖仁皇帝憤怒。

嚴訊伊之護衛。暨太監等。同黨奸謀。盡行顯露。其太監馮進朝供招。鄂倫岱。阿靈阿。理屈詞窮。倉皇退避。

聖祖仁皇帝降旨云。朕與伊父子之情絕矣。衆所共知

者。一也。<sup>七</sup>是日

聖祖仁皇帝。又降旨諭衆阿哥云。八阿哥允禩。大背臣道。覓

人謀殺皇太子。竟未念及朕躬也。前朕患病。諸大臣公保八阿哥。朕甚無奈。止得將不可冊立之允禔放出。五載之內。極其鬱悶。允禩仍望遂其初念。與亂臣賊子等。結爲黨援。密行奸險。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爲衆人所保。誰敢爭執。後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爲之興兵搆難。偪朕遜位。而立允禩。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歿已爾。朕深憤怒。特諭爾等衆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爲子臣之理。允禩因不得立爲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黨與。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允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也。此

聖祖仁皇帝



諭旨。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sup>又因伊乳公雅齊布之叔。既長吳達禮。與御史永泰。同出關差。永泰所給銀兩不多。阿其那不顧國體。將永泰私行箠楚。聖祖仁皇帝。

雖降諭旨云。將雅齊布。賞與公主。阿其那背旨。潛留雅齊布在京。致將雅齊布夫婦。

正法。嗣後

聖祖仁皇帝。曾降諭旨云。允禩因朕將雅齊布正法。遂欲爲伊乳

公報復。與朕結仇愈深矣。爲臣子者。竟敢與君父結怨成仇。逆亂已極。衆所共知者。

一也。<sup>九</sup>

又自知其種種不法。惟恐搜其字跡。家中惡黨書札。悉行焚燒。將

聖

祖仁皇帝硃批摺子。一併銷燬。悖逆不敬。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二</sup>阿哥復行拏禁之

後。阿其那。竟到

聖祖仁皇帝御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願臥病不起。

聖祖仁皇帝。知其志望非分。作此試探之語。降旨切責。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一</sup>見儲位未定。與塞思黑允禩。允禩交結彌固。必欲遂其大志。譎詐萬端。致

聖祖

仁皇帝。憤恨傷感。時爲不豫。不孝之罪。上通於天。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二十</sup>既革貝勒之後。暗以銀馬等物。邀結汝福等入黨。又密同太監李玉。擅革膳房行走之厄穆克托。又與翰林院何焯。固結匪黨。盜取名譽。潛蓄異心。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阿其那母妃喪時。凡事踰禮。沽取孝名。已及百日。尙令人扶掖而行。而受塞思黑允禩。允禩等。每



日輪班送飯。豕羊狼藉。筵席喧囂。脫孝後。面加豐碩。

聖祖仁皇帝降旨切責

云。虛僞不孝。實屬詭譎。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四十</sup>康熙五十五年秋。阿其那偶患傷寒。正

值。聖祖仁皇帝自熱河回鑾。冀以病證。幸邀寬宥。故託大病。懇求魏珠謊奏。

將所停俸米賞給。病愈仍稱病重。魏珠往看。乃下炕迎接。在地叩謝。姦僞無恥。衆所

共知者一也。<sup>五十</sup>康熙五十六年春。阿其那病痊。聖祖俯垂慈憫。將賜食物。遣

人降旨云。爾病初愈。不知何物相宜。故未敢送去。而阿其那忽起疑端。謂未敢二字。

承受不起。卽往宮中叩懇。聖祖仁皇帝復降旨切責。僭分妄疑。大虧孝道。衆

所共知者一也。<sup>六十</sup>外作矯廉。內多貪鄙。特遣護衛太監等。私向赫壽等。索取銀兩。衆

所共知者一也。<sup>七十</sup>聖祖仁皇帝賓天時。阿其那並不哀泣。乃於院外倚柱。獨

立凝思。派辦事務。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憤可知。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十</sup>皇上龍

飛御極。情敦同氣。冀其改過自新。念其尙有才幹。晉封親王。俾同總理事務。阿其那

全無感激。受恩之日。出口怨誹。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九十</sup>自蒙恩委任後。挾私懷詐。遇事

播弄。冀以歸過主上。搖惑衆心。如奉移。聖祖仁皇帝梓宮。誑請裁減人夫一

半。竟欲遲誤。山陵大事。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二</sup>皇上孝恩罔極。特命莽鵠立。恭寫



聖祖仁皇帝御容。供奉瞻仰。阿其那乃奏稱不當供奉。語言狂謬。衆所共知者。  
一也。<sup>二十</sup>任理藩院時。科爾沁蒙古。乃累朝近親。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年恩

養。其台吉等叩謁梓宮。阿其那令人於邊口攔阻。致蒙古呼天號泣。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二十</sup>任上駟院時。心懷叵測。請減內厩馬匹。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任工部時。盛也。<sup>二十</sup>任上駟院時。心懷叵測。請減內厩馬匹。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任工部時。盛京陵寢所用紅土。舊例自京採買運送。阿其那奏請折銀。就被採買。藉節省脚費之名。輕慢陵工。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四十</sup>監造列祖神牌。漆流金駸。全不經心。實大不敬。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五十</sup>豫備祝版之案。朽爛不堪。製造軍前之器。鈍敝無用。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六十</sup>雍正元年春。桃汛將發。要兒渡等處河工。關繫緊要。地方官。正值辦理陵工大事。乃奏請將河工。交與地方官。不令監督看守。欲使彼此交代。耽誤隄岸衝決。殃害百姓。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七十</sup>皇上乘輿法物。以斷釘薄板爲之。更衣幄次。以污油惡漆塗之。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十</sup>清查工部錢糧。於應追者。反予豁免。於應免者。反令嚴追。顛倒是非。使人怨望。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九十</sup>工部說堂之稿。將伊擡寫。伊看過。並不改正。徑用印而行。妄自尊大。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sup>庇護私人。謀集黨與。以私財數千金。代岳周完補公項。繼又以典舖數萬金。助其作奸犯科。衆所



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包衣披甲額數。在御前密奏之時。則請裁減。在公庭議覆之日。則請增添。及至奸僞敗露。衆怨沸騰。爭鬧其門。皇上降旨察訊。伊又枉陷無辜。以亂

國法。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阿其那之妻。不守婦道。聖祖仁皇帝諭旨甚明。

皇上降旨。遣回母家。伊女婢白哥。勸伊於皇上前謝罪。奏懇。乃憤然曰。我丈夫

也。豈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白哥見伊日在醉鄉。屢次勸諫不從。遂憤恨自縊而死。

逆理昏亂。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門下太監閻俊。代伊隱瞞所行不法之事。則厚賞

銀幣。護軍九十六。據實供吐。違其本意。則立斃杖下。長史胡什吞。以直言觸怒。痛加

箠楚。推入冰內。幾至殞命。身爲大臣。敢操賞罰生殺之權。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四十</sup>清

查太常寺。奏銷黃冊。遲至一年之久。尙不查奏。違聖旨而輕祀典。衆所共知者一也。

<sup>五十</sup>門上佐領。係管理事務之員。阿其那所用哈升。乃擄來之厄魯特。用爲頭等護

衛佐領。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六十</sup>捏稱工部郎中三泰。虧欠銀兩。尋隙參奏。衆所共知

者一也。<sup>七十</sup>皇上所交利益旗下銀十萬兩。內擅自動用五六萬兩。私買人口。益

張羽翼。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十</sup>奉旨諭令悛改。乃含刁發誓云。我若再與塞思黑往

來。一家俱死。一家二字。顯行詛咒。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九十</sup>奉旨拘禁宗人府。全無恐



懼。反有不願全屍之語。兇惡之性。古今罕聞。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四</sup>塞思黑罪狀二十八款。塞思黑行止惡亂。謀望非常。暗以貲財。買結人心。且使門下之人。廣爲延譽。收西洋人穆經遠爲心腹。誇稱其善。希圖儲位。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一</sup>康熙五十六年冬。

聖祖仁皇帝召諸皇子。面詢建儲之事。塞思黑陳奏之語背謬。

聖祖

仁皇帝面加切責。是夜三鼓時。

聖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憤怒。中

夜起坐。次日塞思黑卽畏懼稱病。平日接交近侍。密行伺察探聽。衆所共知者一也。

<sup>二</sup>詐稱有疾。私向穆經遠云。皇父欲立我爲皇太子。是以詐病回避。僭妄無恥。衆所

共知者一也。<sup>三</sup>

聖祖仁皇帝稍加教訓。卽生怨恚。每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

子耳。又每云。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到快樂。出言悖逆。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四</sup>

因封貝子。未遂其望。令秦道然。各處稱其寬洪大量。慈祥愷悌。圖買人心。以謀大位。

又密結何圖。令其姑赴同知之任。如有用處。卽速來京。不軌之情。公然出口無忌。衆

所共知者一也。<sup>五</sup>

康熙四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降旨。凡非本王門上之人。俱

不許在別王子阿哥處行走。而塞思赫抗不遵奉。仍復招集私人。往來無忌。衆所共

知者一也。<sup>六</sup>

聖祖仁皇帝將阿其那。鎖拏發審。塞思黑與允禩。懷藏毒藥。願



與同死。又令人攜帶鐵鎬從行。以示同患之意。及阿其那蒙恩寬免。塞思黑當衆取出毒藥。與衆人看畢而棄之。固結死黨。凶暴悖亂。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七</sup>向秦道言。生有異徵。又言曾患病。見金甲神滿屋梁。詭詐妖言。欲惑人以圖非分。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sup>將伊子弘景。認內侍魏珠等爲伯叔。窺探宮禁信息。行事卑污。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九</sup>允禩往軍前時。塞思赫私與密約。若信軍前。以便計議。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sup>伊女聘與明珠之孫永福。索取資財。累百萬金。奪據各處貿易。貪婪無厭。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一</sup>聖祖仁皇帝賓天時。皇上正在哀痛哭泣。塞思黑突至上前。對坐箕踞。無人臣禮。其情叵測。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二</sup>梓宮前上食舉哀。塞思黑全無滴淚。皇上降旨詢問。卽出帕忿爭。情狀不遜。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三</sup>允禩赴軍前時。塞思黑遣太監隨從。復差人往來寄信。允禩回京時。又差人迎過大同。暗籌私事。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四</sup>又私與允禩。允禩相約彼此往來密信。看後卽行燒燬。圖謀不法之處顯然。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五</sup>聖慈曲加保全。發往西甯居住。伊屢次延挨日期。既到西甯。寄信允禩。內稱事機已失。追悔無及。逆亂之語。公然形之紙筆。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六</sup>初到西甯時。向穆經遠云。越遠越好。心



懷悖亂。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七</sup>伊妻路經山右。縱容手下人。騷擾百姓。毆打生員。公行不法。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sup>應賠錢糧。抗不還項。乃將詐取明珠家財百萬兩。帶往西甯。凡市買物件。聽人索價。如數給與。圖買人心。又越禮犯規。僭稱王號。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九</sup>縱容屬下人。在地方生事。皇上特遣都統楚宗。到彼宣旨。伊不出迎接。亦不叩頭謝罪。口稱我已出家離世之人。種種怨望。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sup>寄與伊子。及所屬官員等字。俱用硃批。伊子稱塞思黑之言爲旨。僭逆已極。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一</sup>別造字樣。巧編格式。令伊子學習。打聽內中信息。縫於羸夫衣襪之內。傳遞往來。陰謀詭計。儼同敵國。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二</sup>太祖高皇帝。欽定國書。臣民所共遵守。塞思黑竟敢添造七字頭。私行刊刻。變亂祖制。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三</sup>在西甯時。所居後牆。潛開窓戶。密與穆經遠往來計議。行蹤詭秘。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四</sup>又將貲財。藏匿穆經遠處。令其覓人開舖。京中信息。從舖中密送。詭秘若此。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五</sup>又向穆經遠云。前日有人送字來。上寫山陝百姓。說我狠苦的話。我隨著人向伊說。我們兄弟。沒有爭天下的道理。穆經遠勸將此人拏交楚宗。塞思黑縱之使去。身在拘禁。尙爲此悖逆之語。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六</sup>具摺請安。稱奴才弟。



具摺請皇后安。亦有弟字。悖謬已極。衆所共知者。一也。二十自康熙元年以來。並無

民人投充旗下之例。塞思黑不遵法度。隱匿私置民人。一百四十七名。又有投充入

檔者五名。不入檔者二十五名。引誘民戶。糾合黨惡。衆所共知者。一也。二十允禩罪

狀。一十四款。允禩性質狂悖。與阿其那。尤相親密。聖祖仁皇帝。於二阿哥之

案。將阿其那拏問時。召入衆阿哥。諭以阿其那謀奪東宮之罪。現交議政究審。允禩

與塞思黑同向。聖祖仁皇帝之前。允禩奏云。阿其那並無此心。若將阿其那

問罪。我等願與同罪之。聖祖仁皇帝震怒。拔佩刀欲殺允禩。經允禩力勸稍

解。將允禩重加責懲。與塞思黑一併逐出。衆所共知者。一也。一康熙四十八年夏。

聖祖仁皇帝。避暑口外。恐伊等聚黨生事。止令阿其那跟隨行走。允禩敝帽敝

衣。坐小車。裝作販賣之人。私自送出。日則潛踪而隨。夜則至阿其那帳房歇宿。密語

通宵。蹤跡詭異。衆所共知者。一也。二聖祖仁皇帝。知允禩昏愚狂妄。必生事

端。因遣往軍前。使不得朋匪爲惡。而允禩與阿其那。塞思黑。密信往來。曾無間斷。機

計莫測。衆所共知者。一也。三在西邊時。取青海台吉等女子。日夜縱酒淫亂。不恤軍

政。修造房屋。勞民費帑。衆所共知者。一也。四指稱雜項名色。糜費國帑三四十萬。而



進兵止到穆魯烏蘇。將所運糧餉遲誤。身未到藏。乃於無用之處。傷損官兵千餘。馬  
駝死者數千。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五</sup>私受折爾金銀六萬六千兩。將疲瘦馬匹。留與白  
訥喂養。令其買辦駝隻。信用藍翎鐵柱。任其招搖撞騙。向噶什圖等。索銀十二萬兩。  
又懼鐵柱舉發。始終庇護。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六</sup>在西甯時。張瞎子爲之算命。詭稱此  
命。實有九五之尊。允禔大喜稱善。賞銀二十兩。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七</sup>將到京師。一切  
禮儀。並不奏請。皇上指示。及到京後。不請。皇太后安。亦不請。皇上安。大虧臣  
子之義。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八</sup>叩謁梓宮。並不哀痛。至。皇上向伊哭泣相見。伊不向  
前抱膝痛哭。拉錫微加扶攜。令請。上安。反肆咆哮。奏稱拉錫侮慢我。求連我交與  
宗人府等語。皇上降旨開諭。伊愈忿怒。退出。將拉錫痛罵。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九</sup>  
孝恭仁皇后上賓。皇上仰體慈恩。將允禔晉封郡王。並無感恩之意。反有憤怒之  
色。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sup>皇上謁陵回蹕。遣拉錫等降旨訓誡。允禔並不下跪。反使  
氣抗奏良久。阿其那見衆人共議允禔之非。乃向允禔云。汝應下跪。便寂然無聲而  
跪。不遵。皇上諭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結黨背君。公然無忌。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十一</sup>允  
禔之妻病故。皇上厚加恩卹。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一身是病。在世不久



等語。怨望非理。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二十</sup>不以禮葬其妻。乃於居室之後。幽僻之處。私造兩金塔。一爲伊妻葬地。一備己身葬地。不遵國制。反從番僧之教。悖理不經。衆所共知者。一也。<sup>三十</sup>奸民蔡懷璽。造出大逆之言。明指允禩爲皇帝。塞思黑之母爲太后。用黃紙書寫。隔牆拋入允禩院內。允禩不卽奏聞。私自裁去兩行。交與把總。送至總兵衙門。令其酌量完結。及欽差審問。始理屈詞窮。悖亂之心顯然。衆所共知者。一也。<sup>四十</sup>以上款迹。皆舉臣等所知者言之。卽秦道然。穆經遠。何圖。三人所供。阿其那惡跡。繁不勝書。臣等謹案阿其那等。以邪黨爲足恃。而要結之念彌堅。以大位無可干。而搆禍之心不已。不忠不孝。蔑天倫而干國典。罪惡滿盈。昭彰耳目。實朝廷之罪人。宗社之蠹賊。聖祖仁皇帝。降旨嚴責阿其那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聖明遠鑒。正謂今日。伏乞皇上。大施乾斷。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卽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炯戒。疏入。得旨。我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神。臨御六十餘年。功德隆盛。如征剿三藩。平定朔漠。軍國大事。皆不動聲色。而措置帖然。凡屬凶頑。無不革面洗心。望風向化。而獨是諸子中。有阿其那。塞思黑。允禩者。姦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黨援。妄希大位。如鬼如蜮。變幻千端。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過。



之意。以致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憤激之語。凡爲臣子者。不忍聽聞。聖躬因此數人。每憂憤感傷。時爲不豫。朕侍奉左右。安慰聖懷。十數年來。費盡苦心。委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等所共知者。及朕卽位。以阿其那。實爲匪黨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曜。黨與自然解散。是以格外優禮。晉封王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務虛名。故特獎以誠孝二字。鼓舞勸勉之意。蓋朕心實望其遷善改過也。乃伊辦理事務。懷私挾詐。過犯甚多。朕俱一一寬免。未曾罰伊一月之俸。未治伊家下一人之罪。亦始終望其改過遷善也。迄今三年有餘。而悖逆妄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人心。擾亂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爲事。而公廷之上。諸王大臣之前。竟至指天誓日。詛咒不道不臣之罪。人人髮指。朕思此等凶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或知法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拘禁宗人府。將伊家下數人正法。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後。我每飯加餐。若全屍以歿。我心斷斷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實意想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爲之罪。久爲朕心所洞悉。且爲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萬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亦不信朕實有寬宥之心。所以故爲桀驁狂肆之行。以激朕之怒。但欲朕將伊卽置於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



之聲名。或有損於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受皇考付託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其得所。以共享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於兄弟手足。而反忍有傷殘之念乎。且朕昔在藩邸時。光明正大。諸兄弟才識。實不及朕。待朕悉皆恭敬盡禮。不但不敢慢侮。並無一語之爭競。亦無一事之猜嫌。此歷來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位。豈忽有藏怒匿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乎。無奈朕昆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惡之徒。而朕於家庭之間。實有萬難萬苦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誠感。不可以理喻。朕展轉反復。無可如何。含淚呼天。我皇考及列祖在天之靈。定昭垂鑒。阿其那與允禩。塞思黑。允禩。允禩。結爲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爲罪魁。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允禩等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固而不解。總之此數人者。希冀非分。密設邪謀。賄結內外朋黨。煽惑衆心。行險僥倖之輩。皆樂爲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矣。朕自卽位以來。竭力料理。百凡訓誡。而又不得不反覆諄詳告諭衆人者。伊等所結之奸黨。所行之惡跡。惟朕知之。最詳最確。故三年以來。感之以恩。惕之以威。百計化導。冀其解散悛改。無如阿其那倡率不從。不但不肯解散悔過。而固結復黨。深況此奸



之風。如阿靈阿之子阿爾松阿。蘇努之子勒什亨等。皆繼其父志。而奸惡過焉。似此毫無忌憚。父子相承。後先濟惡。實爲國家之大患。必貽後日之深憂者。此不待朕之宣諭。舉國之人。豈不知乎。伊等不肯解散悔過。若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分晰宣諭。昭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子孫。欲明晰此逆黨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之人。枉被冤抑。況朕之所深知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盡知之。因三年於茲。朕遇便備悉訓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險。今在廷諸臣。雖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覆詳剖。悉曉諭也。諸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各款。合詞糾參。請正典刑。以彰國法。參劾之條。事事皆係實跡。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尙有多端。難以悉數。今諸王大臣。以兇邪不翦。奸宄不除。恐爲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爲得理。但朕受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得。實痛於衷。不忍於情。然使姑息養奸。優柔貽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於國家宗社之長計。則朕又爲列祖皇考之大罪臣矣。允禔。允禩。允禵。雖屬狂悖乖張。尙非首惡。已皆拘禁。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



之處。朕不能卽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旨。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頒示中外。使咸知朕萬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爲宗社久安長治之計。實有不得已之處也。宗人府參奏。貝勒滿都護之屬下諾岷。爲山西巡撫時。不將塞思黑屬下爲首行惡之太監李大成等嚴究。顯係滿都護指使黨庇。應將滿都護革去貝勒。與應襲之人承襲。得旨。滿都護革去貝勒。授爲固山貝子。秋七月。四川提督潘之喜奏。臣准督臣岳鍾祺。調漢土官兵。駐冕山。備剿撫金格等蠻。臣會商撫臣法敏。給兵丁秋季餉銀。自製行裝。又借支冬季錢糧贍家。惟土兵未食名糧。臣商之撫臣。所給口糧外。再加賞資。以鼓其氣。臣隨於川省鎮協各營。存公銀兩內動用。已將綢緞布疋烟茶等物。賞給頭目。其土兵到建昌。及凱旋賞資。臣同撫臣料理。隨差解往賞給。庶土兵各戴隆恩。踴躍從事。至金格等蠻。本係小醜。大兵一到。自應歸化。但臣謂建昌處萬山中。賊蠻種類不一。若不豫備兵馬。恐一時調遣不及。隨檄兵各處再派漢兵一千。土兵一千。以備調遣。得旨。凡事甯可備而不用。所慮甚當。向來但知爾勇。未料爾有此才情也。諭大學士。據弘春所奏。阿其那。曾得過允禩銀二十萬兩。塞思黑。於康熙六十年。得揆敘家銀已百餘萬。而允禩尙以六萬予之。均屬可



訖。著將弘春此奏。及順承郡王。問阿其那回奏之語。一併與滿漢衙門觀看。辛亥。  
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扁額。賜怡親王。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卽位以來。怡親王  
事朕。克殫忠誠。至純至恪。事事爲朕實心辦理。且公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處處妥  
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蓋其忠君親上之念。肫懇篤摯。是其忠也。小心兢業。無纖毫  
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無欺無僞。是其誠也。直言無隱。表裏如一。是其直也。阻勉  
奉公。夙夜匪懈。是其勤也。一舉未嘗放逸。一語未曾宣漏。是其慎也。清潔之操。一塵  
不染。是其廉也。見理透徹。莅事精詳。利弊周知。賢愚立辨。是其明也。是以朕特書此  
八字賜之。刑部等衙門。審奏天津州民郭元進。擅造狂悖不經之語。肆行謗訕。大  
逆不道。應凌遲處死。得旨。郭元進。著改爲立決梟示。八月。丁亥。直隸總督李紱。  
以塞思黑。於八月二十四日病故。上召諸王大臣入諭曰。今日李紱奏報塞思黑  
病故。塞思黑素性奸惡。行止陰邪。諸王大臣。屢次奏請卽行正法。以彰國憲。朕心尙  
在遲回。不忍卽定。因其不便再留西甯。故令伊回京治罪。伊一路毫無改悔之心。談  
笑自如。因復令暫禁保定。以觀行止。前李紱奏稱。伊患腹瀉之症。比卽降旨。令李紱  
揀選名醫調治。不料伊惡貫滿盈。獲罪天祖。已伏冥誅。可見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似



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雖未受國法。亦不能逃天監也。著李紱爲伊料理棺衾。殯歛之事。俟其妻子家口。從西甯搬到保定之日。再行奏聞請旨。又諭曰。從前朕差胡什禮赴西甯。帶領塞思黑回京。伊私與楚宗商議。擅將塞思黑鎖拏。及胡什禮到京回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我便宜行事之語。朕聞之駭異。斷斷以爲不可。特命胡什禮馳往諭之。李紱奏稱。並無此語。胡什禮楚宗前私將塞思黑鎖拏。後又故意將鎖寬鬆。任其脫卸。朕彼時欲治其罪。又恐衆人。因此謂朕欲寬貸塞思黑。或欲加嚴於塞思黑。致妄存意見。是以暫行停止。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禮楚宗等。擅行鎖拏。又私行寬釋。明係有意欺罔。著將二人鎖拏。帶往保定。嚴審具奏。諭諸王大臣。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天下共知。諸王大臣等。屢請正法。以彰國憲。朕心遲回。不忍卽定。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昨聞奏報。朕心惻然。今欲將阿其那。從寬曲宥。諸王大臣等。以爲何如。著各秉忠誠陳奏。並詢直省將軍。督撫。提鎮等。亦令其各抒己見。具奏。上諭禁宗。將塞思黑之親隨四人。另行拘禁他處。楚宗之行爲。甚是悖謬。情殊可惡。著交與常泰。嚴行審明具奏。九月。命革滿都護固山貝子。授爲鎮國公。所屬佐領撤出。戊戌。重九節。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臣。



大學士以下各官九十四人。賜宴。賦栢梁體詩。己亥。淮關監督年希堯。參奏。原任監督慶元。貪婪劣跡。得旨。據年希堯奏。參慶元。劣跡多端。商民含怨。則從前張大有。張楷。徇私妄奏。可知。伊不法之家人。俱交與黃炳齊。蘇勒審理。順承郡王錫保。奏。阿其那染患嘔證。前於初一日奏聞。奉旨。將阿其那。用心調養。欲食之物。悉著給與。臣遵旨。令太監給與調養。初五日。阿其那病勢加增。不進飲食。初十日病故。報聞。

丙午。

諭內閣大學士朱軾。將至京師。著學士何國琮。副都統永福。迎勞賜食。示

朕眷念之意。

癸丑。

諭內閣大學士朱軾。丁憂回籍。朕本欲成全其志。准其在籍

守制三年。但朕左右。匡弼需人。而營田水利工程。亦係伊協同辦理之事。故召令來京。三年之內。不補原官。准其素服。凡朝會燕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展孝思。當日怡親王。遭伊母妃之喪。

聖祖仁皇帝。恩准素服

三年。今日朱軾。即可皆照此例。著仍在內閣。兼吏部都察院行走。

乙卯。

諭內閣

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伊曾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及禮部侍郎。今歲鄉試。江西大省。朕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居心



澆薄乖張。必有平日記載。遣人查其寓所。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

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錢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以殿試不完卷之進士革黜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餘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居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但就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必謂查嗣庭。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今種種實跡現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查嗣庭。著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戊午。諸王文武大臣等。合詞議奏。阿其那。塞思黑。逆天大罪。應戮屍示衆。同黨之允禩。允禩。並應正法。上召入諭曰。諸王大臣等所奏。乃執法定罪。至公之論。但阿其那。塞思黑。旣伏冥誅。其戮屍之罪。著從寬免。允禩乃狂妄無知之人。爲阿其那。塞思黑所愚。入其邪黨。聽其指揮。尙非首惡。故將伊拘禁於壽皇殿之旁。使其悛改。當日 皇考。拘執阿其那之時。允



禴與塞思黑。公然挺身保奏。允禴且曾邀約朕躬。伊等又私藏毒藥。願與同死。阿其那身故之後。朕遣人詢問允禴云。阿其那在。皇考之時。爾原欲與之同死。今伊身故。爾若欲往看。若欲同死。悉聽爾意。比時允禴回奏。我向來爲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誅。我不願往看等語。據此則允禴似有悔心之萌。或伊僞作此語。欲留其身。以圖將來報復。均未可知。著暫緩其誅。以觀其後。若竟不悛改。仍蹈罪愆。再行正法。允禴癡庸卑鄙。若將伊與阿其那等列。亦覺不稱。今已禁錮。亦免其正法。冬十月。諸王。文武大臣等。以十月三十日。恭屆萬壽聖節。合詞奏請慶賀。不允。以光祿寺卿王國棟。爲浙江觀風整俗使。刑部等衙門議奏。楚宗。胡什禮。擅自鎖拏塞思黑罪。照例楚宗應斬監候。胡什禮應絞監候。得旨。楚宗。胡什禮。從寬免死。發往阿爾泰種地黏竿處效力。諭禮部。士子讀書。制行之道。首重明經。其以五經取中副榜者。必有志經學之士。著將今年各省五經取副榜之人。俱准與舉人一體會試。再今科各省中副榜內。有兩次中副榜者。亦准作舉人。一體會試。此係特典。後不爲例。甲申。諭議政大臣等。岳鍾琪現今經理剿撫番苗事務。地連三省。必須岳鍾琪前往四川。就近調遣。方能悉合機宜。著岳鍾琪親赴川省。駐紮成都。以便相機調度。



起程日期。令岳鍾琪酌量辦理。十一月乙未。將軍富甯安自軍營回京。帶領官弁  
陞見。諭富甯安在軍前多年。約束兵丁。辦理事務。俱井井有條。而且行止端方。廉  
潔。此數年以來。領兵之將軍等。聲名未有出其右者。其於我皇考之寄任。實心奮  
勉。不負任使。朕實嘉愛。今朕代皇考推恩。特行旌賞。封富甯安世襲侯爵。爾諸大  
臣。果能以品行聲名爲念。於國家公務。一意抒誠。勉盡人臣效忠之道。豈惟主上嘉  
愛。卽上天亦必慈佑。報之以福矣。辛亥。禮部議准。原任總督管山西巡撫事伊都  
立奏。關聖後裔。在洛陽者。已設守墓博士一。其後裔在解梁原籍者。實係大宗。請增  
設博士一。以奉祭祀。從之。壬子。封大學士富甯安三等侯世襲。乙卯。諭九卿  
等。讀書所以明理。講求天經地義。知有君父之尊。然後見諸行事。足以厚俗維風。以  
備國家之用。非僅欲其工於文字也。浙江文詞甲於天下。而風俗澆漓。敝壞已極。如  
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世。輕薄天下之人。遂至喪心悖義。謗訕君  
上。以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髓淪肌。望敬  
日躋。純亦不已。用人行政。至公至正。事事周詳盡善。實自古帝王中所罕見者。而查  
嗣庭。汪景祺。乃敢肆行謗議。悖逆猖狂。公然紀載。誰無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齒。昔



孔子作春秋。歷代因之。各有史冊。以垂法誠。今若容悖逆之人。顛倒是非。私行紀載。則史冊皆不足憑矣。豈非千古之罪人乎。浙江風氣如此。倘聽其頽敝。不加整飭。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朕思開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豈徒以其文章詞藻之工。有益於民生吏治乎。且巡撫李衛等。從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場懷挾細字密寫文章數百篇。似此無恥不法之事。不但藐視國法。亦且玷辱科名。浙江士子。未必不因此效尤。應將浙江人鄉會試停科。俟風俗漸趨醇樸。再降諭旨。至於生員歲考。仍舊舉行。朕因人心風俗。關係重大。不得不嚴加整理。以爲久安長治之計也。十二月。四川巡撫法敏奏。建昌所屬苗獠。種類不一。冕山賊蠻。金格關壽阿租等。狂悖不法。從前並未殲其兇首。因調漢土官兵。分路進剿。而金格等。潛匿山箐。茲又添兵。深入梁山。搜捕。除各處調來土兵。量給口糧外。查官兵內地行走。無支給口糧之例。但官兵深入。崇山峻嶺。購米維艱。與出口無異。請暫照松潘戍守兵丁之例。支給口糧。於官兵應領米折銀兩。陸續扣還。得旨。向來官兵。凡在內地行走者。例不給與口糧。朕思內地亦有遠近之分。行走不無遲速之別。宜酌加恩卹。以獎勤勞。今建昌官兵。因進剿賊蠻。已經深入梁山。此地舊稱險遠。非內地可比。而賊徒金格等。潛匿荒僻之區。尙



未授首。現在官兵各處搜剿。奮勇效力。甚屬可嘉。查前歲進剿南坪時。官兵俱經給與口糧。今進剿梁山官兵。著照南坪之例。一體支給口糧。以示朕撫卹兵丁之至意。

庚申。康親王崇安等奏。請將大逆不道之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得旨。阿其那。塞思黑。心懷不軌。亂我國家。大奸大惡。不孝不忠。造背主逆天之大罪。諸王大臣。遵依國法。請將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按律正法。禮所當然。從來史冊中。反叛篡逆之人。則有之。而未叛之先。即公然敢與君上抗拒。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如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者。自古未聞也。但阿其那。塞思黑之大逆不道。雖著。而反叛之事跡未彰。其妻子從寬免其正法。塞思黑之妻。逐回伊家。嚴加禁錮。阿其那。塞思黑之眷屬。交與內務府總管。給與居住養贍。四保既係過繼尼雅哈母之人。著仍留伊家。甲子。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參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得旨。田文鏡秉公持政。實心辦事。乃天下督撫中所罕見者。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無。而謝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參田文鏡。朕不知其何心。從前聖祖仁皇帝。見科道官員。朋比作奸。互結黨羽。潛通聲氣。罔利徇私。屢降諭旨切責。至再至三。朕即位以來。令滿漢文武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蓋欲明目達聰。盡去壅閉。以



收實效也。而科道等官所密陳者。未見有裨益政治之事。是以停止密摺。令其專用本章。猶恐惡習尙存。諄諄訓戒。往復周詳。誠以欲正人心。端風俗。必自科道始。科道無私。方能彈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爲言官。胸懷詭詐。聽人指使。顛倒是非。擾亂國政。實大有害於人心世道。爲國法之所難容。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然審其緩急。權其重輕。誅戮諫官之過小。而釀成人心之害大也。古人云。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朕爲天下主。豈恤此區區之小節。而忘經國之遠圖哉。謝濟世若不嚴行詢問。則鬼蜮之伎倆。得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心何由正。風俗何由端乎。著將謝濟世革職。令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嚴訊。務將其中實情。審出具奏。乙丑。刑部等衙門。遵旨訊問謝濟世參劾田文鏡各款。自認風聞無據。顯係聽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謝濟世應擬斬立決。上召大學士等官入。諭曰。昨日謝濟世參劾田文鏡。今日爾等大小臣工。僉云並無貪婪之事。所參各款皆虛。可見公道在人。難於掩蔽矣。朕在藩邸時。素不識田文鏡之面。並不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祭告華山。回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陳。朕以其直言無隱。若非忠心愛國之人。何能如此。遂令往山西。任賑濟之事。辦理甚妥。卽以爲布政使。將山西積年虧空。及



宿弊清理。吏治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故調河南布政使。旋用爲巡撫。整飭河工。三年以來。河工堅固。河汎安瀾。年豐歲稔。紳衿畏法。實爲巡撫中第一。李紱自廣西來。即奏田文鏡參劾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甚爲冤抑。張球居官甚劣。田文鏡並不糾參。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爲田文鏡監斃滅口矣。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其張球一案。田文鏡早經認過請罪。朕差侍郎海壽史貽直到豫將各案審究明白。至汪誠邵言綸皆庸劣不堪之人。田文鏡參處並無冤抑。乃謝濟世所言黃振國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脗合。朕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惟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聽人指使。將田文鏡糾參。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今審問謝濟世俯首無詞。則其受人指使顯然。謝濟世自命爲國家報効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黃振國等要結黨援。鑽營李紱密奏。今又指使謝濟世陳奏。關隸以行賄被劾。乃囑托修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在黃振國已罹重罪。而汪誠等處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援。必欲更翻前案。實爲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關隸發邊衛充軍。所以姑寬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



亦不忍誅也。丙寅。命皇四子莊親王允禔。視馬武疾。壬申。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狃苗兇悍。長寨等一帶尤甚。焚毀劫擄。視爲慣常。所劫男女。又有川販沿途接應。故兇燄日熾。臣委調官兵。進剿凶苗。川販窩黨。現今擒獲陣斬首級九顆。所獲器械什物無算。攻破者三十六寨。投誠者二十一寨。招撫苗民五百餘戶。三千餘口。又查出熟田五千八百餘畝。熟地一萬四千五百餘畝。荒地九千六百餘畝。各造清冊。臣隨遵旨審理安插。地方甯謐。得旨。數百年以來。狃苗兇悍不法。擾害平民。今鄂爾泰。石禮哈。馬會伯。率領弁兵。前往剿撫。成功甚速。地方俱已甯謐。永無苗人騷擾之患。甚屬可嘉。著將鄂爾泰等。從優議敘。在事官員兵丁。俱照軍功例議敘。甲戌。授富甯安爲一等侯。世襲罔替。內閣等衙門議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處分。應分爲三途。盜由苗寨。專責土司。盜起內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責在武職。查土司等官。世受厚恩。理宜謹遵法度。約束苗獮。乃日久藐視。並不實心管攝。遇有殺人劫擄之事。知情故縱。受賄隱藏。若不嚴定考成。勢必益無忌憚。嗣後除命盜案件。照例處分外。如有故縱苗獮。擾害土民者。該督撫將該土司奏請革職。另行承襲。至有養盜殃民者。題參嚴拏治罪。倘能嚴行約束。擒拏盜



賊奏明加級。以示鼓勵。至於文武官弁。均有地方之責。嗣後盜起內地。則文員爲專責。武職爲兼管。照例分別降調。若盜自外來。則以武職爲專責官。以文員爲兼管官。亦照例治罪。從之。戊寅。黃河清。庚辰。諭內閣。年來冬月封印之後。政務略有餘閒。朕手書福字。賜內外大臣。諸臣奏謝。皆稱受朕賜福之恩。此世俗之言。非正理也。朕何能以福賜諸臣哉。不但朕也。卽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一人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自求多福。古聖人之垂訓。深切著明如此。從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福緣善慶。視乎其人之自取。他人不能助纖毫之力也。且所謂福者。不在乎富貴貧賤之間。有富貴人之福。有貧賤人之福。或貧賤之人。循理守分。無患無憂。其心志安舒。四體暢適。轉在富貴人之上。是人人各有其福也。朕之每年頒賜福字。蓋欲諸臣觸目儆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行可以獲福之事。如詩人所言。自求多福。則諸福集於其身矣。又諸臣常言賴朕之福。此言亦屬非是。蓋必諸臣皆有福。方爲朕之福。是朕實賴諸臣之福也。又必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後爲吾君臣之福。是君與臣皆賴百姓之福也。願與諸臣共勉修福之道。可耳。諭湖廣總督福敏。朕原命爾暫署督篆。俟宜兆熊一到。交代卽還。昨宜兆熊



來京陛見。看伊精神力量。甚覺勉強。楚督節制兩省文武。任鉅事繁。統轄匪易。且又不識一字。但其操守尙優。而心術亦正。藹然有忠君愛國之誠。爲可取耳。朕茲令伊督理直隸事務。以試觀可否。兩湖重寄。一時不得其人。故欲將爾多留一兩年。以經畫之。爾其從容料理可也。一兩年之久。係朕約略言之。若一得人。卽命往替。令爾旋都。不必亟思赴闕。致亂心曲。近日廊廟中。頗乏卿貳。滿臣皇子左右。亦需爾來輔翌。留爾在楚。乃出於不得已也。宜仰體朕意。勉力爲之。河道總督齊蘇勒奏。臣於昨甯工次。忽見黃河之水。湛然激清。隨據河營守備朱錦等呈報。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桃源縣。共六百餘里。於本月十六十七十八等日。河水激澈。並無濁流。兩岸士民紛紛稱瑞。洵屬千古罕觀之奇。微臣不勝懽踊之至。疏入報聞。丙戌。河道總督齊蘇勒。疏報朱家口決口合龍。得旨嘉獎。加齊蘇勒太子太傅。是歲蘇祿國來貢。以黃河清。羣臣請御殿受賀。不允。賜內外諸臣各加一級。



東華錄要卷二十五終



東華錄彙要卷二十六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  
衡 章恭校

世宗憲皇帝

丁未雍正五年春正月。奉天將軍噶爾弼疏言。奉天金銀銅鉛等鑛。雖已禁開採。而竊掘尙多。恐其中潛藏匪類。致生事端。除孟西湖等處所產之鐵。爲居民犁鋤必需。無須禁止外。請將遼陽屬之黃波羅峪。開原屬之打金廠等處。均照錦州大悲嶺例。永禁開採。允之。乙未。川陝總督岳鍾琪奏。普雄卽梁山。東通烏蒙鎮雄。西接建昌。南連雲南。北達峨邊。馬邊。敘馬等營。在烏蒙鎮雄。恃爲退步者。卽此地也。其中番族甚多。而賊番金格等。負隅抗拒。臣遣鎮臣趙儒化。林協副將張成隆等。會同相機剿撫。彼處番苗數十餘族。相率乞降。茲於十二月初三日。逆首金格阿租關壽。一併擒獻。解省審究。臣請仰仗天威。乘勝招撫餘番。庶可一勞永逸。得旨嘉獎議敘。壬寅。諭刑部。向因年羹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法難寬宥。朕不得已將伊治罪。又恐其黨援固結不散。將伊子徙居邊遠之地。遇赦不赦。今年羹堯正法之後。同黨皆悔過解散。而當日平定青海。年羹堯亦著有功績。著將伊子遠徙邊省者。俱赦回。交與年



遐齡管束。以示朕格外恩宥之至意。甲辰。康親王崇安等。先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河清。嗣據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副總河嵇曾筠。陸續陳奏。報稱黃河之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桃源縣。約計二千里。水色澄清。畧無沙滓。據各處沿河官弁呈報。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至二十九日。河水悉皆澄清。而嵇曾筠。於本年初四日。奏稱親勘河水。澄清如前。是則河水遠跨陝西河南江南山東四省之境。經歷二十日之久。誠亙古以來未有之瑞。伏懇升殿慶賀。以慰羣情。得旨。勸勉慶賀典禮。不必行。二月。戊午朔。宗人府遵旨議奏。前因黃河澄清。奉旨將管理部務都統事務之王公卿。一體加恩。查王公無加級之例。應各與紀錄一次。著准算俸二年。庚申。上以直隸總督宜兆熊。劉師恕。參奏原任總督李紱彌縫虧空一摺。出示大學士等曰。凡汝等科甲出身之人。朕因其較捐納人員目不識丁者不同。所以欲加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鑰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科甲之人矣。諭內閣九卿。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等語。著將黃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爲黃振國挾制。而欲置之死地以滅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實供出。並不因



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邀免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參劾之案。其罪本不至於死。及被參之後。蔡珽爲之黨護。李紱爲之陳奏。謝濟世又爲之翻案。勾結黨援。造作蜚語。擾亂國政。誣陷大臣。爲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餘。尙得謂不至於死乎。但其所以致死之由。實由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成之也。並著諭黃振國知之。內閣等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庭。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庭大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澂。布政使丁士一。副考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得旨。牌坊銀兩。尙非贓銀可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澂。人尙老成。著降四級。以京員調用。丁士一。由部曹特簡升布政使。深負朕恩。著革職。發往高其倬處。或有應修城工。或別地方工程。派伊出資效力。俞鴻圖革職。在編修內行走。至追出牌坊銀兩。不必入官。俟江西舉人來京。按名散給。諭內閣。八月二十七。爲至聖先師孔子聖誕日期。應虔肅致敬。著內閣九卿確議具奏。尋議先師聖誕。應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得旨。是。以黃河清。



告祭江南清口河神。禮部題請黃河澄清。

御製碑文。昭垂永久。其武陟縣河神廟。

亦應一體祭告勒碑從之。

部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直省火耗。輕重懸殊。請勅酌定

成規。以便劃一遵行。得

旨。火耗原非應有。迫於時勢。不能禁革耳。若一經題定數

目。遂成定額。清廉官不能裁減。而貪劣之員。又將取於數外。必致累民。該部卽照所

請。均屬不合。不准行。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覆。太常寺卿鄒汝魯。進獻河清頌疏內

故用悖逆之語。顯肆譏訕。請革職。擬絞立決。得

旨。從寬免死。發往湖廣荊州府。沿

江隄岸工程處効力。

丁卯。啓鑾謁陵。

甲戌。

上還京師。

三月。

命雲貴總督

鄂爾泰。廣西巡撫韓良輔。會同定議。黔粵兩省。以大江分界。

命開閩省洋禁。從福

建總督高其倬之請也。

丙午。俄羅斯察罕。遣使臣薩瓦。表賀登極。進貢方物。賞賚

如例。

兵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經理猓苗事宜。凡十條。具題。允之。

定鴻臚寺

衙門。仍屬禮部統轄。

賚會試下第舉人路費。

閏三月。禮部議覆。河南巡撫田文

鏡。請捐納貢監。歸併學臣約束。得

旨。嗣後有事屬督撫者。准移咨學臣。事屬學臣

者。准移咨督撫。

兵部議覆。浙江武舉會試。應照文舉人例停止。得

旨。士習澆漓。

不干武途。沉浙省文有餘而武不足。毫無不便之處。武科著照舊會試。

丁丑。恭建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碑於景陵。遣官告祭。夏四月。丁亥。加大學士富甯

安太子太傅。辛卯。御太和殿。賜彭啓豐等二百二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戌。宗人府議奏允祓。於禁所藏埋魘魅。歷供不諱。又供出與阿其那共爲不法。應立正典刑。得旨。允祓著免其正法。仍舊禁錮。五月。壬戌。內閣等議奏。查嗣庭

蒙恩擢用至禮部侍郎。陰懷二心。忍行橫議。除輕罪不議外。應照大逆不道律。凌遲處死。今已在監病故。應戮屍梟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璫。子查灃。姪查基等。俱年十五以下。應給功臣家爲奴。所有財產入官。得旨。查嗣庭著戮屍梟示。伊子查灃。著改爲斬監候。查慎行父子。俱從寬免。釋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璫。胞姪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內擬給功臣家爲奴各犯。亦著流三千里。其應行拏解之犯。該撫查明。一併發遣。查嗣庭名下應追家產。著變價留於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

四川提督黃廷桂。疏陳營伍地方五事。一軍械宜速製。一馬廠宜別建。一士卒驕奢宜禁。一蠻番防範宜密。一汛守地宜均。得旨。與總督岳鍾琪會商行。六月。河道總督齊蘇勒。會同西安巡撫法敏。山西巡撫德明。署山東巡撫塞楞額。副總河嵇曾筠。河南巡撫田文鏡。遵旨查奏黃河澄清。各省起止日期。陝西山西。於雍正四年。



十二月初八九等日起。至五年正月十二三等日止。河南於十二月初九日澄清。十六七八等日澄清徹底。至二十二日以後復舊。江南於十二月十六起。至二十三日止。此見黃河澄清。自上而下也。再查河清於江南之桃源而止。十二月二十三日。桃源以上。迄於河南交界。始見濁流。自是而接壤之界。以漸復舊。最後山西陝西。於正月十二三等日止。此見濁流復舊。自下而上也。計陝西清三十六日。山西清三十五日。河南清三十一日。山東單縣清十四日。江南清七日。實爲千年之嘉應。報聞。蘇祿國王蘇老丹臣母漢末母拉律林。稱臣奉表。進貢方物。降敕嘉獎。並賜文綺器皿。予致仕湖北巡撫年遐齡祭一次。秋七月丁巳。諭內閣。頃岳鍾琪奏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叫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提督黃廷桂拏獲。臣不便檄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勛。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陝重兵。而儉險奸邪之徒。造作蜚語。煽惑人心。讒毀大臣。其罪可勝誅乎。此成都造言之人。斷非出於無因。或蔡珽程如絲輩。懷挾私怨。暗中指使。或有播弄之人。均未可定。著交與黃



炳黃廷桂。會同嚴審。此事關係誣謗國家大臣重案。非民間誣告比也。至於川陝兵民。向來醇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朕卽位以來。又屢加恩澤。伊等至誠感激。西省數年用兵。軍民人人踴躍急公。其尊君親上之習。實衆所共知共聞者。今奸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不但誣岳鍾琪一人。而並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黃炳等務將實情。審明具奏。癸未。諭直省督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籍田。而籍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師耆庶。皆驚訝以爲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爲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諸臣共勉之也。廣西巡撫韓良輔言。粵西全州羅城陽朔三州縣。有田少丁重。田多丁輕者。有棄產而丁銀未除。得產而丁銀未納者。請自雍正六年爲始。按糧額派輸。從之。授田文鏡河南總督。加兵部尙書銜。先是田文鏡係正藍旗漢軍。至是奉旨始入正黃旗。八月乙酉。議政王大臣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西甯北川口外。大通川。白塔川。及野馬川之側。爾兔地方。城垣營房。漸次告竣。應設官兵。豫爲酌派。得旨。西大通等處。初設兵丁。甚屬緊要。其應設參將遊擊守



備千總等官。著岳鍾琪於陝西武官內。應題補者題補。應調補者調補。吏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廣西貴州交界地方。犬牙相錯。惟紅水一江。天之所以限黔粵也。議以紅水江爲界。江以南屬之廣西。江以北屬之貴州。凡廣西西隆州所屬羅煩。冊亨等四甲。及泗城府所屬。上江長壩桑郎羅斛等十六甲。俱在江北。割隸貴州。其地南北約三百里。東西徑六七百里。勢既遼闊。民復兇悍。請於泗城對江之長壩地方。添設知州。暨文武兵丁員弁。分駐各地。稽查姦宄。即將貴州按察使經歷裁汰。改設普安州判。從之。尋定長壩新設州曰永豐。乙巳。議政王大臣等。議覆郡王額務策凌等奏。臣等與俄羅斯使臣薩瓦等。議定疆界。自額爾古納河岸。以至阿魯吟當。蘇阿魯奇都勒齊克大奇林。俱係我處斥堠。應以相對之楚庫河爲界。自此往西。沿布爾古特山等處。以博木沙畢。眞嶺爲定界。薩瓦等俱皆心服。議立界石。至恰克圖口。定爲貿易之所。應派理藩院司官一員管理。貿易人數。照例不得過二百名。其京城俄羅斯館。應爲修葺。令使臣居住。其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等。亦令同居。官給養贍。如願回者。聽其歸國。至領侍衛內大臣克什圖。前派往代隆科多辦事。今疆界既定。應令其來京。從之。命岳鍾琪帶印馳驛來京。川陝總督。不必委人署理。禮部



議覆四川巡撫憲德奏。成都府灌縣都江堰口廟祀李二郎。從前未受封號。查係秦蜀守李冰之子二郎。除水怪。鑿離堆。穿三十六江。灌漑成都等州縣稻田。至今江水安瀾。不乾不溢。應請勅賜封號等語。按史記漢書專載蜀守李冰鑿離堆穿二江。惟灌口志書內有使其子二郎鑿山穿江之事。是李冰實主治水之功。又按王圻續文獻通考。元至順元年封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俱爲王爵。今該撫止請封李二郎。而不及李冰。似未妥協。請將李冰並給封號之處。恭候欽定。得旨。李冰李二郎俱爲王爵。給予封號。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李二郎爲承績廣惠顯英王。已。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所屬水利悉心咨訪。略知大要。及奉命來滇。心未暫忘。前閱邸抄。知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更蒙聖恩。著臣胞弟鄂禮同往協辦。謹據臣所見。冒昧陳奏。按劉河白茆二處。奉旨開濬。此誠湖海二區之脈絡。浙江六郡之要津也。至江甯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人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城。內外交資。其利甚溥。但久不疏濬。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暫通舟楫。如不及今疏濬。勢必日就湮廢。若揚州之五塘。久屬豪強侵占。而故址尙存。由揚州至邵伯高郵寶應。直達淮安。稍遇水大。一望汪洋。若開濬五



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隄綿亘三百餘里。設閘雖多。而淮黃及湖。一時匯聚。橫行泛溢。須別分支河。出水迅駛。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庶江北之水患息矣。江南自劉河白茆之外。其南北要津。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京口呂城奔牛諸閘。可以蓄水。而河身淺狹。每年隨濬隨淤。皆由挑濬時。淤坭堆積兩岸。大雨淋漓。仍復衝入河中。一至冬月。水涸難行。漕船挽運艱難。民船起旱盤壩。公私交困。臣查此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而向來每歲挑濬。獨責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獨受其累。臣於雍正二年間。料估公費中疏濬。然猶未能如式。且附近各境。有可比丹陽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使流注無窮。不須復浚。庶爲一勞永逸之計。至各郡州縣之內。外城河。並各鎮市支河。港瀆塘浦之類。一切疏通之法。總須倡率有方。調度得宜。又非臣言之所能盡也。臣曾任江南。故不揣愚昧。越職陳奏。得旨。覽鄂爾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有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固爲不可。至非己身職任之事。有關國計民生者。既有見聞。據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乃盡職。非越職也。鄂爾泰所奏。發與范時繹。陳時夏。齊蘇勒。陳世倌。鄂禮。就近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鄂爾泰奏。



黎平府知府張廣泗率領弁兵攻破謬冲花苗陸續擒獲賊苗二百三十餘名有歸歐鬼九厥交椅几馬等寨俱花苗種類其頭目率領羣苗冊開花名戶口願求內附。庚午鄂爾泰奏遣遊擊徐成貞等率兵往助四川總兵趙儒征剿四川之臘汝窩擒殺甚多餘皆降服兩省皆撤兵回營得旨封疆大臣不分彼此毫不推委瞻顧何事不能辦理也覽之嘉悅辛未鄂爾泰又奏總兵孫宏本等擒剿臨元鎮屬威遠新平一帶猥賊威遠擒獻賊首扎鐵匠等新平兇賊李百疊率衆投誠得旨嘉獎吏部等議河南總督田文鏡疏言豫省紳衿苛虐佃戶請嗣後照違制例衿監吏員革去職銜得旨倘有頑佃拖欠田租欺慢田主何以並不議及尋議頑佃照不應重律論杖追欠給主直省一體遵行從之戊寅刑部疏參蔡珽前在四川巡撫任內屢蹈重罪部議革職及威逼屬員蔣興仁自盡部議斬罪悉蒙恩寬宥擢授左都御史洊至兩部尙書兼漢軍都統署理直隸總督仍敢肆行無忌種種不法復蒙矜宥調授奉天府尹乃尙不改悔挾詐懷私罪案山積今將蔡珽所犯諸罪謹列陳之如怡親王等查勘水利撥兵引導訛傳七省騷擾營兵其罪一伊子蔭生欺公請復其罪二本章錯誤並不認罪狡飾狂悖其罪三甯遠知州孫大桐將徵收米石



私自借出。蔡珽徇隱不參。其罪四。屬員刑名案件。故違部限。蔡珽袒庇不提。其罪五。錦縣知縣呂曰宮。虧空米石。蔡珽代爲欺隱。其罪六。奉天府屬徵收銀米。擅令停解。任意藐法。其罪七。奉屬各府州縣。支給俸工銀兩。竟不飭查日期。疏忽政務。其罪八。甯遠等州縣。所收莊頭餘地租糧草束。改折銀穀。並不詳查。玩忽國計。其罪九。鋪司被人奪去公文。並不批查。懈弛公務。其罪十。衆民控告訛詐案件。竟不准理。縱暴殃民。其罪十一。盛京侍郎武格。所參孫大桐疏縱一案。並無冤抑。蔡珽懷私妄奏。其罪十二。私受夔州府知府喬鐸夔關稅銀一千八百八十兩。富順縣知縣劉上駟鹽規銀五千兩。婪贓入己。其罪十三。捏造公用名色。冒銷藩庫銀三萬兩。其罪十四。收受貪殘不法之程如絲銀六萬六千兩。金九百兩。貪賄蔽奸。懷欺保舉。其罪十五。交結大逆不道之查嗣庭。其罪十六。黨庇行止妄亂之戴鐸。其罪十七。讒譖岳鍾琪。稱爲不可深信。後岳鍾琪經過保定。又恐姦跡敗露。轉以無稽荒謬之語。巧爲播弄。讒忌姦險。其罪十八。按之律例。蔡珽所犯諸罪。均干大辟。蔡珽應斬立決。伊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今伊現在四川質審。應行文四川巡撫。將伊作速鎖解來京正法。得旨。蔡珽從寬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冬十月甲申。川陝總督岳鍾琪



奏剿撫建昌冕山賊番事竣。普雄涼山地方遼闊。請暫留兵丁彈壓。得旨嘉獎。

丁亥。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罪案。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亂朝政之罪三。姦黨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貪婪之罪十六。查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欽賜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馬岱之事。屢奉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賞銀三千兩。著令隆科多修理公主墳墓。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參知縣關隴。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參奏。姦黨之罪三。



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鼎。法敏。將倉場所奏浥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屬託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自稱爲修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屬託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西安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修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之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貓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修世祿銀



三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三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狀昭著。隆科多應擬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上召議政王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實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厚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今惟有朕身引過而已。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應追之贓銀數十萬。尙且不足抵賠。著交該旗照數追完。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庫。岳興阿著革職。玉柱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浙閩總督高其倬。疏報臺灣水沙連等社兇番。自朱一貴作亂後。不納餉賦。肆行劫掠。臣令台廈道吳昌祚等。率弁兵番壯。分路裹糧進剿。擒首惡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命大學士九卿等。觀浙江巡撫李衛所進瑞穀。大學士等奏言。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宇內徧產嘉禾。浙江又呈瑞穀。臣等不勝歡欣。得旨。此非朕涼德所能致。想浙江省澆漓之習。必然丕變。是以感格上蒼。如此瑞應。朕深爲浙江是臣民



慶幸。著曉諭浙江通省。辛卯。刑部議奏。四川成都府。拏獲捏稱岳鍾琪造反之人。

據侍郎黃炳等審問。係湖廣黃州府麻陽縣民盧宗漢。寄居川省長壽縣。因贖田私事。希圖准狀。播造浮言。沿街叫喊。並無主使之人。應將盧宗漢。照妖言惑衆律擬斬監候。從之。甲午。戶部議覆。河道總督齊蘇勒等。疏報江南朱家口。堵塞後。丈勘得泗州虹縣桃源睢甯宿遷五州縣新淤。成膏腴美地。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二頃六十三畝零。應卽於雍正六年升科銀四萬八千四百五十兩零。並設立衛守備。從之。乙未。賚會試下第武舉人路費。命八旗建學舍。鄂爾坤圖拉管轄屯田總兵馬觀伯。奏獻瑞麥一莖十五穗。上諭。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頃馬觀伯復獻瑞麥。朕觀自古帝王。不以祥瑞爲尙。因今歲爲遵行籍田典禮之初。卽獲感召天和。是以特爲表著。但恐地方有司。未必深悉朕心。或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不以上聞者。著將雍正五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停其進獻。順天學政孫嘉淦疏言。考試八旗文童。正紅旗佐領常鼎。倩槍手冒子常克應試入學。查參治罪。上獎其秉公。下部議敘。加二級。諭王大臣等。現今西藏頗羅鼐。帶兵報康濟鼐之仇。與阿爾布巴。戰鬪相持。應派大臣料理。俟來年青草發時。前去料理。藏內軍機。著左都御史查印阿。副都



統邁祿前去。選派西安滿洲兵。隨往四川。祿旂兵。著鑾儀使周瑛帶領。陝西綠旂兵。著總兵周開捷帶領。雲南綠旂兵。著交鄂爾泰。派總兵副將各一員。一駐乂木多。一領兵進藏。各償銀有差。尋議查朗阿。於明年正月。自京由西安西甯。同周開捷出口進藏。從之。十一月丁巳。命李衛爲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不爲浙江定例。勅修八旂志書。授鰲拜子孫達福。復鰲拜一等公爵。令其承襲。世襲罔替。仍授爲散秩大臣。賜王元浩等一百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諭禁學習拳棒教師。撤回順承郡王親王俸祿護衛官員。以徇庇延信也。十二月。諸王大臣等。審奏延信罪狀二十款。俱自認不諱。請按律斬決。得旨。從寬免死。與隆科多一處監禁。乙巳。江蘇巡撫陳時夏奏。松江府華亭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天降甘露。樹枝茅屋之上。大如晶球。自辰至巳。凝結不散。父老歡慶奇祥。合行奏聞。得旨。戒勉。陝西按察使。兼管河東鹽政碩色奏。十月初三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止。池鹽獻瑞。不需人力。自然滋生。多至七百餘萬斤。悉皆顆粒盤簇。味甘如飴。迥異常鹽。下部知之。

戊申。雍正六年春正月。

諭內閣大名府知府曾逢聖。前此被參虧空。朕料必有作弊



貪贓之款。令該督藩臬等曉諭地方。果有受屈被害之人。准其以實控告審理。昨聞有老秀才呈告曾逢聖居官劣款。而布政使張适將此秀才嚴刑斃命。詐稱在監病故。且坐以平素積惡之名。不思既奉辨冤諭旨。誣告自有國法。豈有訟獄未定。曾逢聖之案未結。而將首告之人。遽以三木斃命。此必有意袒護曾逢聖。恐首告者多。先殺一人。以箝衆口。似此慘酷之行。世所罕見。宜兆熊劉師恕身爲總督。置若罔聞。負朕任用之恩。魏定國專司一省刑名。乃任張适恣意妄行。及朕近加詰責。則全推於張适。而置身事外。若然。則直隸臬司之設何爲。張适魏定國俱著解任。著福敏史貽直前往秉公嚴審。湖廣總督邁柱奏隄工八事。一每歲修隄。業戶按糧均派。有賣富差貧。以少派多之弊。應確估土方夫數。及每糧一石。應出夫數。造冊存案。仍出示曉諭。使業戶悉知。以杜浮開濫派之弊。一長江大隄。漫溢時多。應相舊隄之勢。無人行走之處。修加一尺。人馬往來之地。修加土一尺五寸。增寬之數。亦如之。不如式者。所司以溺職論。一向來修隄諸弊。非不嚴禁。無如陽奉陰違。應令照河工例治罪。其包折夫工者。照包攬閘夫溜夫之律。一名枷杖。二名以上。附近充軍。一護隄插柳。以一弓一株爲準。連種蘆荻。如所司奉行不力。以誤工論。一州縣雖各有疆界田畝。同



一隄。豈分彼此。應定例。同隄有險。無分隔。屬水利各官業戶。協力搶護。推諉抗阻者。治罪。一支河曲港。及隄內溝洫。應責成水利各官。於冬晴水涸時。督同業戶。盡力深濬。度其形勢。或設木閘。或砌瓦筒。以時閉洩。庶旱澇無虞。一隄埝衝潰之處。必積浮沙。遽加土填。根脚難固。應刨刷至底。然後層土層礮。引錐鑽試。灌水不漏者。方爲堅固。草率者。責令賠修。一隄外砂礫。不堪取用。隄內取土。又慮潰濫無常。應於農隙時。水利及印官。率民豫爲擇地取土。酌量壘積。險隄高廣之處。無事可作。歲修有險。可以搶救。亦思患豫防之一策。得旨諭獎允當。又疏報各屬隄埝業戶。按糧派夫。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支河亦自挑濬。上諭修築江隄。百姓踴躍從事。可嘉。宜沛特恩。賜帑銀六萬兩。令邁柱酌量工程多少分給。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楚民至意。先是雍正三年四月。原任雲貴總督高其倬。奏安南國疆界。有內地舊境一百二十里。應卽清理。於賭咒河立界。安南國王黎維禰。具疏呈辨。上命雲貴總督鄂爾泰。再行確查。給還八十里。於鉛廠山下小河內四十里立界。安南國王復疏辨。五年五月。頒勅該國王。不必以從前侵佔內地爲嫌。中心疑懼。拳拳申辯。爲此無厭之求。則亦負朕懷遠之仁矣。九月。復遣內閣學士任蘭枝。偕左



都御史杭弈祿等往諭。未至。安南國王接領五月初四敕諭。悔罪上表謝恩。至是復以鄂爾泰所查鉛廠山地立界。並勅諭杭弈祿等。齎往宣讀。賜勅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原屬行之內地。未令清查。及於安南也。督臣高其倬。以職任封疆。詳考志書。兼訪輿論。知開化府與安南之渭州分界處。當在逢春里之賭咒河。於是一面設汛。一面奏聞。比因該國王陳奏。朕特降諭旨。令其撤汛。另議立界。又恐高其倬固執己見。復命接任總督鄂爾泰。秉公辦理。鄂爾泰體朕懷遠之心。定界於鉛廠山下小河。較舊界已縮減八十里。誠爲仁至義盡。此皆地方大臣經理疆界職分所當爲。朕統馭寰宇。凡屬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旣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哉。若該國王以至情懇求。朕亦何難開恩賜與。祇以兩督臣定界時。該國王激切陳奏。過於缺望。種種陳訴。甚爲不恭。該國王旣失事上之道。朕亦無從施惠下之恩。此天地之常經。上下之定體。乃王自取非朕初心也。頃鄂爾泰將該國王上年十二月內本章呈奏。知該國王深感朝廷之仁。自悔從前之誤。踴躍拜命。詞意虔恭。朕覽閱之餘。甚爲嘉悅。王旣知盡禮。朕便可加恩。況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爲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爲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



世守之。此四十里內。所居人民。若有情願入內地者。已令督臣鄂爾泰。酌量料理。其願仍居外地。屬安南管轄者。亦聽其便。並諭該國王知之。并諭鄂爾泰。將地賞與安南國王。仍令杭弈等往諭。二月壬午朔。兵部議覆。岳鍾琪奏。川省苗疆善後事宜。並請將改土歸流。衛所改置府縣。設文武員弁。兵丁防守。從之。尋建昌新設府曰甯遠。建昌新設縣曰西昌。甯番新設縣曰冕甯。鹽井新設縣曰鹽源。乙酉。命將越嵩衛官馬廠等處番民五百二十五戶。願入版圖。認納蕎糧一百四十一石。就近撥充營汛兵餉。封果郡王爲親王。己亥。上親耕藉田。丙午。四川巡撫憲德奏。參革按察使程如絲。奉旨正法。於部文未到之前五六日。自縊身死。顯係提塘先期洩漏。請行裁革。九卿議。提塘向係微末職銜。無愛惜功名之意。又難以裁革。請行令督撫。於本省武進士及候補候選守備內揀選。三年無過。准照本班卽用。從之。湖廣提督劉世明奏言。湖廣沿河塘汛。距遠兵少。客舟被劫。聲息不相聞。請撥各協營兵船。每月三次巡江。洞庭協額船五十。如常遊巡。其武昌荊州常德岳州水師營分防處。每汛留兵十名。船一。餘悉撤回。並將沅州協兵船二十。分撥長沙衡州鄖陽。俱爲遊巡之用。下部議行。命三品京堂趙鼎最。往打箭爐外噶達地方。監造達賴喇



麻廟。三月壬子。

諭內閣。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思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人子一身。承先啓後。負荷甚巨。若舍身殞命於倉卒之間。而忘宗祀斷續之重。非所以爲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誠。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剖股。以爲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爲。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而終。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爲人所難能。然烈婦雖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夫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者。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一死以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剖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倣者多。則戕生者衆。



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身命。實爲正理。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也。福建提督石雲倬。參奏巡撫常賚。縱容家人。擅坐大轎。途遇不避。得旨該督嚴察具奏。癸酉。安徽巡撫魏廷珍奏。歙縣鄉民。違例演戲。應加嚴禁。得旨州縣村堡之間。借演戲爲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開設賭場。種種不法。此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有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是則凡屬演戲。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立法皆惟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奉行之不善也。諭兵部。烏蒙鎮雄等處猺夷不法。已經剿撫。今又有匪類餘黨。私自嘯聚。現在用兵擒拏。所有用兵事宜。俱著總督鄂爾泰。節制調度。其四川建昌等。派兵堵截。亦聽鄂爾泰節制調度。夏四月。湖廣總督邁柱奏。鎮筸凶苗。倚恃險阻。野性難馴。時入內地。竊刼害民。雖特設重鎮。多布汛防。必待轉報而後遣兵。凶苗已遠颺竄匿。難於弋獲。臣廣爲咨訪。聞原任雲南提督張國正。先任鎮



算總兵以鵬剿之法。治苗甚善。凡遇失事。探實賊踪。爲何寨何苗。一面飛報。一面進兵。馳往圍寨搜擒。出其不意。如鵬之捕鳥。取其疾速。而鳥必可得也。諸苗畏憚。大斂凶鋒。臣今與總兵周一德。循行此法。期獲罪犯而止。不敢過爲殺戮。以廣皇仁。得旨。據理而論。制服凶苗。自當如此。但情形究難遙度。全賴大吏詳審熟籌。方收因地制宜之效。又疏請移漢府通判駐漢口鎮。荊州通判駐沙市。又請裁施州大田二衛所。併爲縣。尋定縣名曰恩施。署南贛總兵張溥奏。准巡撫布蘭泰咨開。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已將隨丁六十分。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得旨。文武原屬兩途。養廉用度亦各不侔。督撫衙門耗羨等項。足資爲用。隨丁固可革除。提鎮舍隨丁名糧之外。別無所出。倘將此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諸事掣肘。且衙門用度不足。卽有廉潔之員。亦易改操守。此揆情度理。有不當革除者。今布蘭泰併鎮臣之隨丁名糧。亦勒令革除。殊非中道。壬寅。諭內閣。錢糧之加火耗。原非應有之項。朕本將此項悉行禁革。而博採輿論。凡州縣官實有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者。若全無耗羨。必致加派。巧取於民。所以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存公。將闔省公事之費。以及上下養廉之需。歲皆取於此。實通權達變之



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伊都立接諾岷之任。曾奏稱虧空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飭曰。本地羨餘。只應作本地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複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尙有贏餘等語。朕批示曰。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倘再有盈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提解耗羨。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尙有餘資。卽准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云。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如此。聞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名歸之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具摺陳奏。恐外人不知。以爲朕意。故此曉諭。蓋提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而行之不善。實足爲身家性命之患。總在伊等自行度量。願行者。朕不拒阻。不願行者。朕亦不强也。五月。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參小溪驛驛丞送上司規禮。得旨。從前上司各官。無養廉之資。勢不得不受屬員之餽送。而屬員之力。難以供應。故地方陋規。不能悉行裁革。數年以來。朕百計籌畫。爲大小官員酌



定養廉之項。使公私有賴。俯仰無憂。倘再有索取規禮者。自當重治其罪。至於從前之陋規。各省各項。何處不有。今若但就一二事參劾懲治。而其餘悉置之不問。則嚴於此而寬於彼。用法不得其平。若將既往之事。一一追溯查參。恐大小官員。無人得免處分。繁擾紛紜。殊非爲政之體。況不教而誅。乃聖人之所戒。如貪贓侵帑。甚有關繫之事。自不可隱匿姑容。以長貪風。而廢國法。使墨吏不知儆懼。若地方多年相沿之陋習。止當禁約於將來。不應追究其既往。即使本人自首。情願繳出。亦止應具摺請旨。或將此留爲地方公事之用。今乃顯然具本題參。且欲將此銀歸作公項。非情理也。此案不必究問。著該部行文。將朕此旨。訓諭布蘭泰。乙亥。諭內閣。田文鏡自到河南以來。忠誠體國。公正廉明。豫省境內。吏畏民懷。稱爲樂土。以致上感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大有。又如連年豫省黃河工程。當暑雨時行之際。全無泛溢。此天地嘉佑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政。實爲直省第一。鄂爾泰公忠勤誠。實心任事。經理咸宜。是以雲南地方。連歲豐登。各省督撫。皆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整理。著將田文鏡。授爲河南總督。管理兩省事務。此朕因人設立之曠典。不必爲定例。鄂爾泰疏報。調遣官



士弁兵。深入賊巢。擒賊首惡刁正彥。并其黨羽。得旨嘉獎議叙。六月。癸未。授先

賢冉雍後裔。五經博士世襲。己亥。宗人府議奏誠親王允祉。受皇上隆恩。不知

感激。身爲親王。惟利是視。將國家政事。置之度外。將伊私事。妄行瀆奏。復因查出勒

索蘇克濟銀兩。詢問之際。憤怒怨望。在皇上前。喝責王大臣等。毫無臣禮。應革去

王爵。禁錮私第。得旨。允祉原係昏愚下質。不明大義之人。從前聖祖仁皇

帝。因伊不孝不忠。屢經降旨切責。朕御極以來。允祉舉動無禮。妄行瀆奏之處。不可

枚舉。朕思現在惟此一兄。事事容忍。昨於諸王大臣前。憤怒情狀。實屬悖逆。但朕弟

內。如此等者幾人。故爲此種狂妄。必欲令朕將伊等治罪。其心誠不可解。良由朕不

能感化所致。亦未可謂皆若輩之罪也。允祉免其遞爵拘禁。著降親王爲郡王。撤去

佐領四箇。視其改過與否。伊此等悖逆。皆由伊子弘晟所致。法難姑容。著將弘晟。拏

交宗人府。嚴行鎖錮。嗣後一應交與諸王公等會議之處。允祉不必入班。秋七月。

命浙江總督李衛。兼管江蘇七府五州一切盜案。文武各受其節制。遇有緝捕。訪

拏盜賊等事。各營兵弁。聽其調遣。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河南府孟津縣居民翟世

有。以耕種爲業。本年四月。有陝西三原縣人秦泰。販買棉花。遺銀一百七十兩。翟世



有在路拾獲。歸告伊妻。尋遇原主給還。不取分文。並不受謝。義舉清操。已經給匾嘉賞。並請立碑獎勵。得旨。翟世有著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以旌其善。翟世有耕田力作之農民。未必備讀聖賢之詩書。法古人之行誼。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是以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之賜。如但計一時之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用輒易罄。較今日之榮名。豈啻霄壤之分哉。上年京城內有鋤草夫役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內。拾得銀五十兩。不肯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賞。此事與翟世有之還金相類。朕爲人心風俗起見。特頒此諭。通行內外官員人等知之。以後各處奏拾金不取者甚多不能悉載戊午。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參清江縣知縣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張筵唱戲。於需雨之時。並不親身祈禱。政務不理。臨江府知府吳恩景。代爲隱諱。請一併革職。得旨。開筵唱戲。於屠宰既開之後。不比祈禱之時。若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耽於逸樂。布蘭泰何不早行參奏。至所參政事不理。亦當指實其廢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遂將該縣嚴參。并請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屬員犯贓。知府徇庇及失。察其處分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威作福之意矣。凡督撫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若誤去一員。更



復誤薦一員於上。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推折乎。水旱爲災。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徒恃祈禱虛文。已屬庸鄙之見。又欲諉過屬員。以卸己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吳恩景。不必革職。若二人另有虧缺劣跡。著查明續參。若別無劣蹟。著送部引見。御史晏斯盛參奏八旗巡役。每以查拏僭越。借端肆橫。臣乘馬入城。並未令人導引。祇以隨行一騎。偶然驚突。當被前鋒兵丁等。將臣拘至營房。及管旗大臣問明。始行放回。似此巡查不實。臣不敢以事涉己身。隱忍緘默。得旨。凡官員等車馬儀從。各有等次。從前降旨申飭。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右翼前鋒兵丁。藉端滋擾。混行查拏。甚爲多事。若被屈害。官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其生事妄行之兵丁。及該管官員。著交部議處。鄂爾泰奏四川所屬涼山。近連米貼地。甚荒野。吞都沙馬雷波黃螂各土司。俱係米貼裸賊祿永孝姻親。助惡謀逆。臣遣總兵張耀祖等三路進剿。擒永孝妻陸氏。得旨嘉獎。尋奏米貼賊黨悉平。川陝總督岳鍾琪奏五月二十五日。頗羅鼐率所部兵直抵西藏。將布達拉圍困。二十八日。各廟喇嘛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鼐等擒獻。告稱既獲仇人。卽欲回後藏防守隘口。乞奏聞。得旨頗羅鼐兵丁殊爲



効力。著給銀三萬兩。令其賞兵。授頗羅鼐總管前後藏。移達賴喇嘛至裏塘。壬申。予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富甯安祭葬。諡文恭。乙亥。命蘆溝橋造官房。安歇會試舉人。諸王大臣奏。阿爾布巴殺害駐藏貝子康濟鼐。罪難寬宥。今仰仗天威。三人悉行擒獲。西藏平定。合詞稱賀。八月。阿東總督田文鏡奏。歸德府商邱縣賣麵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全數付還銀主王盛立。力辭酬謝。得旨。朕訓誨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爲首務。期於溥海內外。去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今豫省鄉民。不拾遺金者。既有孟津之翟世有。又有商州之陳懷金。見利思義。暗室無欺。古稱難得之事。一時屢見。可見民心醇樸。性善皆同。率教從風。顓蒙更捷。實風俗轉移之機會。朕心深爲慰悅。陳懷金著給與九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旌其善。丁未。諭內閣。浙江士習澆薄。朕爲世道人心計。不得不嚴加整理。今二年以來。李衛王國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感朕訓誨之恩。省愆悔過。將舊日囂陵奔競之習。痛自改悔。可稱士風丕變。明年卽屆鄉試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舊鄉會考試。以示朕訓俗牖民。樂聞遷善之至意。九月。丙辰。皇八子福惠薨。照親王例殯葬。乙亥。添設安徽布政使衙門倉大使一。丙子。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山東省倉庫錢糧。俱有虧空。



且多挪新掩舊。皆該管之知府知州。爲之通同徇隱。請嗣後東省知府直隸州離任時。將所轄州縣倉庫錢糧。照豫省交代之例。限三箇月。令接任官查明出結。如有虧空。卽著落知府知州。均半分賠完後。方許另赴新任。倘接任官徇情出結者。卽著落出結之官分賠。再查知府直隸州。亦有倉庫。向係該管道員盤查。請嗣後道員升遷。事故離任者。亦照此例。得旨嘉獎。俱照所請行。冬十月丁亥。諭兵部。廣西八達寨兇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峻。意欲用兵征剿。朕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乃田峻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致極小苗寨。相持日久。粵西自韓良輔李紱甘汝來數人辦事。習爲怠玩。諸事廢弛。而田峻又係中材。以致凶苗公然肆惡。迨鄂爾泰調撥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獍卽行授首。黨衆悉皆向化。查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紮之處較遠。而與滇黔二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壬辰。加浙江糧道蔡仕舛僉都御史銜。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乙未。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四川建昌鎮屬喇汝窩賊番了馬車糾黨搶劫。撥兵進剿。於本年七月。擒獲了馬車。並賊黨番疆底定。十一月。諭內閣。江西布政司王承烈。升任來京。奏稱布蘭泰。每事過於嚴刻。朕面加詢問。據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



朕聞此語。心中爲之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爲過甚。以待朕之折中。必朕留心體察。方得更改。伊又未預先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爲駁正乎。况巡撫所辦事件。不陳奏於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布蘭泰溺職已甚。著革職。甲戌。命直隸各省修志。

湖廣總督邁柱疏言。各州縣起解錢糧。例有兩文一批。一文投巡撫衙門掛發。一文同批投藩司衙門兌收。並同錢糧交與解役。解役與庫書一氣。多有壓匿文批。將錢糧不歸藩庫。徑交庫書之家。折分挪用。及放債圖利等弊。請嗣後起解錢糧。令先期三日。將現解某項某數。錢糧若干。某日起程緣由。具文由鋪遞。通報府道督撫衙門。并將某州縣離省城路程聲明。既杜侵盜之弊。亦免中途遲滯疎失之虞。下部議通行。十二月己卯。廣西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貴州苗拜克猛長寨古羊等生苗。共一百四十五寨。內附。丙戌。諭兵部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會同浙江總督李衛辦理。辛卯。戶部議覆。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甘省由前巡撫石文焯收買小錢。改鑄大錢。擾民已甚。請暫停鼓鑄。應如所請。得旨。從前禁止小錢之時。伊都立曾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以民間行使已久。今若收盡。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



市易不敷。大小不便。石文焯。又奏請朕批諭不可急驟。乃石文焯復具摺懇請。朕以爲必確有所見。是以允行。不料貽累官民。至於如此。石文焯甚屬草率。交部議處。吏部議准。廣西巡撫金鉷疏言。桂林府屬潯江等處各礦。請召募本地殷實商民。自備資本開採。所得礦砂。以三歸公。以七給商。其梧州府之芋英山。產有金砂。請令委員辦理。粵西銅器稀少。不足以資鼓鑄。如開採得銅。請價買以供鼓鑄。從之。諭戶部。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常松三府。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巡撫清理具奏。蘇州等府。著道府等五員分查。江淮揚三府。及徐道邳海四州。分查大員等。於科道部屬。揀選引見派出。亦令李衛與聞。貴州巡撫沈廷正疏言。前撫臣何世璠奉勅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之陽明書院。移其牌位。改作神祠。查王守仁。謫貴州龍場驛丞時。講明聖賢之學。化民牖俗。黔人士。始知誦習詩書。臣考之記載。訪之輿論。王守仁實有功名教。是以陽明書院。素爲貴州省城士子瞻仰讀書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神祠宇。得旨。此舉妥協之至。何世璠素留心理學。伊等皆各立門戶。互相是



非若云無心之失。何至錯誤若此。不必究論。俯順輿情。改建爲是。四川巡撫憲德奏。西藏烏蒙等處。辦運軍需。蒙恩動用倉穀。毋許絲毫累民。今崇慶州紳衿士庶。以已貲代辦穀數至三千石。及催令赴倉領回。皆稱情願捐輸。留爲本州儲備。得旨。該州士民慕義急公。情詞肫摯。此皆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體

淪肌之效。朕心甚爲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

恩。善良至意。丙申。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

應著落前任監督各官攤賠。得旨。倉儲關繫天庾。最爲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

叢生。不得不嚴加整頓。今倉場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此項虧折餘米。歷年已久。

其爲何年何人之虧空。實難確指。用沛特恩。將此數十萬攤賠米石。概行豁免。內有

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之心。甚爲可嘉。著照數給還。並交部議叙。以示獎勵。丁

酉。諭內閣。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效力。蒙聖祖仁皇帝。授爲扎

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妬嫉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暗結

匪類。公然肆惡。將朝廷敕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

頗羅鼐受其逼迫。領兵爲康濟鼐復仇。將逆黨罪狀奏聞。是以朕特遣大臣等。領兵



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兵將至。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及逆黨正法。西藏殲此渠魁。黃教可興。番衆可輯。頗羅鼐深知大義。討逆鋤奸。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沈寃。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封爲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



東華錄要卷二十六終







卷之四 四











十一朝東華錄要







宣興汪文安致錄

世宗憲皇帝

己酉雍正七年春正月辛亥。宣興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十月二十九日恭摺。奏。呈見。兩江。湖南。各屬。五色。祥雲。光燦。昇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刻期。定。常。呈見。兩江。隨據。布政使。張允。隨。詳。楚。雄。府。之。楚。雄。府。通。兩。縣。曉。安。府。之。懷。州。及。大。墟。定。邊。兩。縣。又。順。甯。府。知。府。傅。達。等。光。後。呈。報。皆。同。誠。發。來。永。有。之。嘉。瑞。得。旨。欽。此。將。此。詳。堪。蒙。上。天。祐。助。自。應。感。喜。然。實。絲。毫。不。敢。擅。率。惟。倍。加。敬。畏。之。心。況。此。嘉。祥。實。係。朝。忠。誠。所。感。而。獻。於。朕。壽。日。者。正。表。明。愛。戴。之。心。也。中。宣。諸。王。大。臣。等。以。漢。循。朝。呈。見。上。表。奏。賀。並。請。宣。付。史。館。己。未。命。事。海。成。率。家。在。內。地。者。咸。發。簡。以。四。時。兩。奏。謝。之。擬。請。元。龍。為。額。外。大。學。士。其。子。陳。邦。直。復。登。顯。秩。之。職。以。示。優。崇。等。臣。成。全。書。畫。之。至。意。己。巳。特。恩。超。授。鄂。爾。泰。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授。察。哈。爾。王。子。等。為。拜。他。爾。布。勒。堆。番。黔。滇。兩。省。巡。撫。掛。督。總。兵。官。俱。著。加。二。級。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著。加。一。級。天。賜。壽。之。瑞。凡。受。恩。賜。者。從。當。敬。頌。聖。德。以。列。承。先。









東華錄肇要卷二十七

世宗憲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章恭校

己酉。雍正七年。春正月。辛亥。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十月二十九日。恭遇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卿雲。光燦捧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絢爛倍常。凡呈見兩日。隨據布政使張允隨詳稱。楚雄府之楚雄廣通兩縣。姚安府之姚州。及大姚定邊兩縣。又順甯府知府傅達等。先後呈報皆同。誠從來未有之嘉瑞。得旨。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自應感喜。然實絲毫不敢慶幸。惟倍加敬畏之心。況此嘉祥。實係卿忠誠所感。而獻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心也。甲寅。諸王大臣等。以滇省卿雲呈見。上表奏賀。並請宣付史館。己未。命臺灣戍卒。家在內地者。歲發帑銀四萬兩。養贍之。授陳元龍爲額外大學士。其子陳邦直。復還編修之職。以示優眷老臣。成全耆舊之至意。己巳。特恩超授鄂爾泰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提督郝玉麟。授爲拜他喇布勒哈番。黔滇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著加二級。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著加一級。天賜卿雲之瑞。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勉以仰承上



天之貺。從茲遠近臣工。感慕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命陳元龍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尹泰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甲戌。巡察山東御史蔣洽秀。題參利津縣知縣李固。定陶縣知縣張釗。奉行保甲不力。請交部議處。得旨。數省之中。差遣御史。巡察盜案驛站者。蓋因地方遼闊。督撫未能徧歷其境。而御史便於巡行訪察。或可補督撫耳目之所未及。並非令御史操參劾之柄。侵督撫之權也。今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參奏知縣二人。是顯欲自作威福。侵督撫之權矣。伊所巡察之各州縣。果盡能奉行保甲之法。無遺憾乎。山東地方。已在總督田文鏡節制之內。屬員優劣。地方事務。自能訪察。亦可不必更設巡察御史。著將蔣洽秀撤回。二月壬午。諭內閣。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二人。實能爲國宣勞。又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社祀典之例。著尹繼善等。就近相度地方。合建祠宇。有司春秋祭祀。以副朕優獎功勳之至意。甲申。上謁陵啓鑾。庚寅。上回鑾。諸王大臣。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遵旨議覆。準噶爾部落。自噶爾丹逞凶悖逆。策妄逆喇布坦。復肆驕悍。俱伏冥誅。今噶爾丹策零。兇頑踵惡。若留此餘孽。則喀爾喀。青海。西藏等處。必被其擾亂。伏乞皇上命將興師。大彰天討。以除蒙古人民之害。得旨。諸王滿漢文武。



大臣等。衆議僉同。一切應行事宜。卽著辦理。三月。飭令各省督撫提鎮。凡有揭帖。必隨本章同發。書套註明月日。申送通政司。於送本次日。始令提塘分送部院科道。從御史姚之駟請也。丙午。諭內閣。田文鏡蒞任豫省以來。實政實心。感召天和。該督之功。實爲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向義輸忠。實可謂良民矣。著將雍正三年錢糧。蠲免四十萬。豫省士風。謹厚有餘。而才具明通不足。著將所屬州縣及各府。選才猷可供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送部引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於耕作者。著於例舉老農外。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以示優獎。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四川逆蠻。截糧傷兵。負嵎聚衆。經四川提督黃廷桂。遵旨率兵。先剿雷波。繼破拉密。旋攻結覺。又平定平底。噶阿路。阿照等寨。峒一百餘處。兇犯全獲。得旨嘉獎。下部議敘。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撫臣張廣泗。遣兵進剿苗衆。丹江雞溝生苗。畏威懷德投誠。其上下九股。及清水江古州等處。以次甯貼。得旨嘉獎。攤均湖廣丁銀數目。派入錢糧征收。從總督邁柱請也。丙辰。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川陝總督三等公岳鍾琪。爲甯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征討準噶爾。噶爾丹策零。辛酉。議政王大



臣等遵旨議奏北路出征事宜。得旨。振武將軍公巴賽爲副將軍。振武將軍印務。著順承郡王錫保管理。都統陳泰。石禮哈。散秩大臣公達福。前鋒統領袞泰。副都統戴豪。覺羅海蘭俱爲參贊大臣。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爲前鋒統領。總兵魏麟。閔文繡。統領車騎營兵。副都統納泰。統領奉天兵。副都統塔爾岱。西彌賴。統領索倫兵。副都統費雅思哈。統領甯古塔兵。副都統阿山。統領右衛兵。副都統蘇圖。統領甯夏兵。副都統承保。常祿。統領察哈爾兵。副都統馬爾齊袞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囊丹巴沙津達等。統領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管理糧餉。侍郎永國。隨靖邊大將軍印。往北路軍營。丙寅。浙江總督李衛奏。臣奉旨入覲所。有各任印務。謹遵旨分派委署。請以欽差清查浙江錢糧副都御史性桂。署理浙江總督。觀風整俗使蔡仕。舳署理浙江巡撫下部知之。庚午。戶部遵旨。議准四川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秦省自南山往蜀。路徑有長安縣之子午谷。漢唐時爲運糧大道。後漸荒廢。若將此路修鑿坦夷。由西安徑抵漢江。計程纔五百餘里。最爲便捷。但宜設兵防範。以便行人。請於子午谷內。秦嶺南之五郎關。北之關神里。黑水谷內之柳葉河等處。設弁兵防守。從之。夏四月。禮部題。遵旨議建雲師雷師廟宇。應建雷師廟於西



方立夏後。申日致祭。建雲師廟於東方。秋分後三日致祭。從之。癸巳。諭內閣。山

東巡撫岳濬。著前往西安。送伊父岳鍾琪領兵起程。再回原任。巡撫印務。著山東布政使費金吾暫行署理。甲午。以吏部尙書查郎阿署川陝總督。湖廣總督邁柱。

疏參工部尙書黃國材之子湖北布政使黃焜。令家人開當逐利。買房賃租。黃國材。

有廣西捐納案內應賠銀未完。雍正四年。又用銀六百兩。買屋一區。恣行欺罔。並不變產完帑。得旨。令國材回奏。國材疏稱。臣自奉文追銀。已交銀十五萬九千兩。又

有商人領去綢緞皮貨。變價銀三萬兩。在本年完交。其餘房屋。一時難售。奏入。以國材巧辯革任。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剿撫貴州古州等處。現將湖南兵酌撥一千名

前往。壬寅。上以征討準噶爾。告祭太廟。諭兵部。振威將軍揚武將軍印二顆。

送往西安。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軍前。有應用之處。酌量委用。川陝總督岳鍾琪奏。

西路軍營。臣議派文武員弁。共三百二十四員。馬步兵丁。共二萬六千五百名。報聞。

上諭四川巡撫憲德。奏報耕藉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慚學稼等語。藉田乃授時重農之大典。並非令督撫等學習耕稼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自應倍加敬謹。乃云識慚學稼。爲此輕忽之詞。竟同兒戲。殊失陳奏之體。朕因憲德素無學問。



之人。是以止於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之臣。而悖理若此。便應交部察議。甲辰。

諭內閣。朕每見臣工章奏。有山川效靈等字。輕慢神祇。朕心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想未見歷來誡諭之旨。耶。衍聖公爲先師後裔。服習家訓。拜疏陳詞。尤宜合理。此本著更改。另行繕寫具奏。五月。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華陋儒。此本奏賀慶雲。又稱擲地才疏。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當加意慎重。不當作遊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具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御覽。若自知不能作賦。而引此浮詞。湊成自謙之語。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賚賚字。誤寫賚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疏忽。狂妄奸詐。儒者固當如是乎。著回奏。四川巡撫憲德奏。富波阿照等苗民七百餘戶內附。癸丑。

上幸南苑。

甲寅。

上閱車騎營兵於南苑。

戊午。湖廣總督邁柱疏請永順保

靖桑植土司。改土歸流。於永順設知府。府東南西北各設一縣。保靖桑植地方各設一縣。從之。尋定新設府曰永順。其東南縣曰永順。西北縣曰龍山。保靖桑植所設縣曰桑植。乙丑。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遣其徒張



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入。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室。許以迎聘伊師。佯爲設誓。張熙始將曾靜供出。岳鍾琪具奏。併其逆書奏聞。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究。訊據曾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契。因致沈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靜張熙提解來京。旋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曾靜反覆研訊。並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據曾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聞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詢問。並發呂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聖朝深恩厚澤。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等。備錄供詞。進呈御覽。諭內閣九卿等。我朝肇造區夏。天錫人歸。列聖相承。



中外從父逮我

聖祖仁皇帝繼天立極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

百王。普天率土心悅誠服。雖深山窮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親。詎意逆賊呂留良者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訕。夫儀賓之後裔於親屬至爲疏賤何足比數。且生於明之末季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爲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雄鄉里是呂留良於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嘗有高尙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薙髮爲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爲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爲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憑虛撰造公然罵詛所著書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板流傳或珍藏祕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繙閱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爲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於紙筆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犯吳三桂書。亦曰清。曰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爲鄰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賊奴。人人得而誅之。呂留良。於其稱兵犯順。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之恢復。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歎。於忠臣之殉難。則污以過失。且聞其死而快意。不顧綱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爲心。不顧生民之塗炭。惟以兵連禍結爲幸。何呂留良。處心積慮。殘忍凶暴。至此極也。又如僞永曆朱由榔。竊立於流寇之中。在雲貴廣西等處。其衆自相攻劫。貽禍生民。後兵敗逃竄緬甸。順治十八年。定西將軍愛星阿等。領兵追至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大軍隨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此僞永曆之實蹟。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於伊馬前皆跪之事。瞽說荒唐。誕謬極矣。總之。逆賊呂留良。於本朝實有徵應之事蹟。則概爲隱匿而不書。而專以造作妖誣。快其私憤。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爲義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場日蹙。每歲餉千百萬。悉皆出於民力。乃斯民極窮之時也。我朝掃盪寇氛。與民休養。於



是明代之窮民。咸有更生之慶。逮我

聖祖仁皇帝。愛育黎元。海內殷庶。黃童

白叟。不見兵革。蠲祖減賦之政。史不勝書。久道化成。休養生息。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卽考義皇以來。史冊所紀。屈指而數。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並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義皇以來。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震雷。細星如彗。日光磨盪。皆毫無影響。妄捏怪誕之處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觀聽爲事。其失實不經。皆不顧也。夫災異。亦古所時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進德。若以捉影捕風之語。指爲災異。傳諸後世。或謂從前太平盛世。尙有如此非常奇怪災異。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變。必生輕忽。漫不經心。凡所以啓後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勝言乎。其他猖狂悖亂之詞。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舉。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有較曾靜爲倍甚者也。朕向來詔浙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罪。皆呂留良之貽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甯平湖閭城屠戮



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此呂留良一人爲之倡導於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囂陵。黨徒之衆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衛。爲大臣中剛正之人。亦於到任之時。循沿往例。贈送祠堂匾額。況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濁亂世俗。害有不可勝言者。數年以來。朕因漸省人心風俗之害。可憂者甚大。早夜籌畫。仁育義正。備極化導整頓之苦心。近始漸爲轉移。日歸於正。若使少爲悠忽。不亟加整頓。則呂留良之邪說誣民者。必致充塞膠固於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經地義之大閑。泯沒淪棄。幾使人人爲無父無君之人矣。今日天道昭然。惡貫時至。令其奸詐陰險。盡情敗露。則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維持世教。彰明國法。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己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爲其道。以亂臣賊子爲其學者乎。此其狎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眞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卽位以來。實不知呂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盈。人神共憤。天地之所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岳鍾琪之舉。曲折發露。以著呂留良之兇頑。而呂留良之子。如呂葆中者。曾應舉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位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乃不卽毀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前此念一和尚謀叛之黨。



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跡早已彰著。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

呂葆中遂憂懼以死。就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此之驚危險禍。且荷蒙  
聖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當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爲倖逃誅殛  
之計。豈料冥頑悍驚。習與性成。仍復抱守遺編。深藏笥篋。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爲其  
家傳。故世惡相承。罔知儆惕。而實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賊之陰謀。徹底呈見  
於今日。逆賊之遺毒。不致漏網於天誅也。曾靜逆書。朕已洞悉。知外間逆黨頗衆。竟  
有散佈訛言。希圖搆亂者。然其所詆。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爲判定歸結。若如  
呂留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

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至重。卽凡天下庸夫孺

子。少有一線之良。亦無不切齒而豎髮。不欲與之戴履天地。此亦朕爲臣子者。情理  
之所必然。應將已故逆賊呂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兄弟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  
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直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詳覆定議具奏。六月。  
丙戌。諭內閣。浙江逆賊呂留良。凶頑梗化。肆爲誣謗。極盡悖逆。迺其逆徒嚴鴻逵  
者。實爲呂留良之羽翼。推尊誦法。備述遺言。又從而恢張揚厲。以附益之。其詞有較  
呂留良爲尤甚。夫呂留良以本朝諸生。追附前明儀賓之末裔。無端反噬。憤懣猖狂。



已屬從古亂臣賊子中所罕見。至若嚴鴻逵。自其祖父。已爲本朝編氓。踐土食毛。載高履厚。嚴鴻逵之於明代。豈有故君舊國之思。而於我朝。實被遂生樂育之澤。何所庸其感憤。何所庸其追憶。而亦敢效顰乎。茲擇其悖逆之語。一併宣示。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火。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墮之狀。又或飛或走。羣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變。欽天監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勝枚舉。其中惟索倫地方。擁石出火。實有之事。蓋彼地氣脈使然。前此已經屢見。其旁遠近山頂。亦有烈燄者。而嚴鴻逵以此爲譏訕乎。至熱河發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巒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衆水所匯。或致衝決隄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連晝夜。其時附近行宮一帶。地處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爲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從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卽減退。安重不遷。惟寄居之匠人等。驚惶迷惑。或有愚人。編木爲筏。謂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觸石而解。沈溺者數人。是時朕以輪班。恭請聖安。隨從官員二三百人。駐紮。即在水發之地。



因約束嚴整。無一妄動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無恙。無一人被水者。乃嚴鴻逵謂淹死滿洲二萬餘人。何妄誕。至於斯極。且熱河之地。五方之人畢集。而嚴鴻逵謂獨淹死滿洲。有是理乎。嚴鴻逵生今之世。爲今之民。明代淪亡已久。而我朝定鼎。業經百年有餘。乃臆造譌言。好亂樂禍。於昇平甯靜之時。作干戈擾攘之望。以

聖祖

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誣蔑。以今日民安物阜。而朝夕呪詛。種種喪心病狂。皆拾呂留良之唾餘。而尤加幻妄。豈非兇逆性成。萬死有餘之逆賊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簞鼓其虛譽。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薦舉及伊者。乃伊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自記有云。予自意定。當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興縣人。在彼中講學。學者稱爲蒲潭先生。從前因讀講義。始棄諸生。夫以朕特旨。詔修明史。旁求山林隱逸之士。而廷臣薦舉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視朝廷如兒戲。等徵召於弁髦。而於逆賊曾靜等叛亂悖惡之徒。尺書馳問。一介相通。則數千里之外。呼吸相應。招納黨類。天地間顯圖不軌。擾亂綱常。未有兇狡至於此極者也。似此悖逆叛亂之人。煽惑民心。且獲罪於

聖祖皇考。與

呂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嚴鴻逵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同



速議具奏。

岳鍾琪疏言。噶爾丹策零。三世弗廷。百夷被虐。蒙

聖祖仁皇帝。

再三寬宥。

皇上屢賜矜全。而終無悔悟。不道之語。見於表牋。若不大彰天討。則番

夷之禍難不息。臣約舉王師之勝。決逆夷之必敗。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

曰人和。五曰糗糧廣儲。六曰將士精良。七曰車騎營陣盡善。八曰火器兵械銳利。九

曰連環造戰。攻守咸宜。十曰士馬遠征。節制整暇。加以期日之寬舒。機宜之詳密。凡

此全勝之宏略。咸出聖心。臣知指日蕩平。以報國恩。得旨。朕不敢預信其必然。惟

有倍加敬謹。仰懇上天。以訖。皇考。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靖邊大將軍傅爾

丹奏。兗州右營車騎兵李中倫。拾得銀兩封。驗係皇賞。情願歸還原主。得旨。似此

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悃忱。可嘉。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獎。上諭。呂留良。嚴鴻逵。

朕已將伊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公議治罪。至於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生於

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自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亦懷不逞。如雜志內錄。沈崑

銅詩云。那知雁塞龍堆婦。翻補旃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

年。此沈崑銅作於本朝初年。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尙述爲美談乎。

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爲楊孝帽。後其子。請時貴爲題銘旌。忽被怪風



吹去。此與嚴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爲效慕梗化之民。且沈在寬旣稱本朝爲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又所錄杭純夫詩。漫嗟卻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塘原隰哀。又錄黃補菴詩云。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此雖非沈在寬詩。其手爲抄錄。必與己見相同者。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爲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沈在寬罪實無可逭。著刑部審訊。取供具奏。乙未。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捧敕印。授大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員。行禮畢。申時。上率大將軍等詣堂子行禮。次鳴螺。於兵部排設大纛前。行禮畢。遂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啓行。辛丑。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著之書。意不在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匪。必致拂人之性。驕泰甚矣。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夫拒諫飾匪之說。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排擠傾陷之私言。姦險狡惡之邪。



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敷陳者何事。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能指出一二事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効力。乃仍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作何治罪之處。著定議具奏。廣西學政衛昌績疏言。略云。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奸淫偷盜。忿爭刼殺之行。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強橫之紳士始。粵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蟲。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尙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士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刼殺。干名犯分之類。紳士一一爲之。無怪其漸染成風。浸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加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但恐小民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業蒙諭旨。伏思烟江瘴島。誠得一例添設。宜有裨益。得旨。着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補候選者。通行傳諭。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壬寅。諭廣西省在京官員。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爲倡首。卽該省之鄉紳。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疾。未能驟



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卽有謝濟世。陸生枬者。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卽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民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模楷。而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向善。風俗自日歸淳厚。若不能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秋七月丙午。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奏。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枬。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枬。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知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伊摺內之語。詰問數條。陸生枬。總默然不能對。但聞朕教訓。轉多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悛改也。後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於辭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



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升補。而陸生枏。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卽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効力。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懍。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幾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枏。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起行之時。朕諭以軍前效力之漢官。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枏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創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閒。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



者八百侯國。豈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啓一統之先機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爲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爲公。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爲雄長。亦互相爭戰。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

太祖高

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今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柁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柁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柁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



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枏之流。實天下所不容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枏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至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敎胄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敎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閒疾苦。稼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而不問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存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蠱之時。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府庫兵。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枏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意借鉤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宗廟社稷萬世之



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繫也。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爲多故者。前代世冊。歷歷可考。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啓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豫建儲位。而我

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

聖祖仁皇帝。

深仁厚澤。御宇綿長。凡我朝聖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續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寢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尙知立儲之不易。况我朝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如陸生枏。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德宗。歷叙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彍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



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得復。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  
晨。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  
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  
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  
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奸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  
維。訓練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萬古之良  
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  
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枏之爲此  
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  
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僞學以疑衆者。乃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  
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史  
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煬帝以驕奢淫逸。自取敗亡。非可諉之於天也。後之人主。  
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爲而望天幸乎。陸生枏之意。又何所指也。其  
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



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卽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枬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庭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用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枬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枬自蓄其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枬亦身列仕途。豈無聞見。而爲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生枬自述其心也。明矣。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托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忿。又怨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言。肆爲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卽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參揭相臣之理。況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大臣之



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詐。教人以讒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儉邪。便當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從門戶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此內外臣工所共知者。陸生枏。何爲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三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諮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惟有端



居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非百務盡墮。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也。其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又其論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任。卽秉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卽爲禍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異鍾順從。是以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卽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墮。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猷。入告於爾后。乃朕日所望於臣工者。卽位以來。時時



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歷代有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倖直爲朋比。如漢之梁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陸生枏論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如此。陸生枏。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選朝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謂宜感恩戴德。勉思報効。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詞色。遠逐邊舍。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發舒。其意專以搖惑衆心。擾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懣何自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陸生枏罪大惡極。情無可道。朕意欲將陸生枏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尋議謝濟世。陸生枏悖逆已極。俱擬斬立決。得旨。將諭旨各條。發給二人閱看。有何辨對。詢明據實具奏。湖南巡撫王國棟疏言。岳州府屬遼闊。中隔洞庭石門慈利。俱係苗疆。九谿永定。軍屯雜處。文移每至稽遲。



有鞭長不及之慮。請改所屬澧州爲直隸州。轄石門慈利安鄉三縣。改九谿永定二衛爲一縣。設知縣教諭訓導巡檢各一員。下部議行。福建巡撫劉世明疏言。試用知縣甫登仕版。其才具短長。未能卽定。若遽委以政務。恐用違其才。貽誤地方。臣思藩臬兩司。爲錢穀刑名總匯。新到各員。照在部觀政人員例。分派學習。俾得通達治理。亦可察其優劣。量才委任。得旨。所奏深得造就人才之法。下各直省督撫通行。大學士陳元龍疏。請各省題奏本章。增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館記注後。貯存內閣。從之。上諭內閣。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請令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弟。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弟。孰肯甘心。夫彼旣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卽抵償。乃其幸也。而尙以疾病死亡爲苦乎。況縱法實足長奸。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也。楊保希圖寬厚之名。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居心實屬可惡。交部嚴加議處。尋議楊保革職。發阿爾泰驛站効力。從之。鄂爾泰奏報。滇省廣南府城。三月初七日。日麗中天。慶雲擁護。自午至酉。萬衆歡呼。下部知之。湖廣總督邁柱。條奏苗疆事宜。一湖南民人。往苗土貿易者。令將所買



何物。行戶何人。運往何處。預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注明姓名人數。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如有官吏兵役。借端需索者。一併查究。一苗人至民地貿易。請於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爲期。互相交易。不得越界出入。仍令各州縣。派佐貳官監試。一苗疆州縣。清選擇諸苗悅服之人。立爲苗長。以稽捕緝之事。三年無過。量爲獎賞。其有生苗歸化者。給以寨長。千百戶執照。三年無過。亦予獎賞。造冊彙報兵部。戶部亦請照川省之例。於苗疆州縣。選安分勇敢之土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以備差遣訪緝。仍行文武互相覺察之法。以防勾通推諉等弊。下部議行。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閩省戰船。多係平臺灣時所獲。長闊不稱。請酌定丈尺。隨時更改。閩安協右營之船。多鉄板沙線。請改爲平底。以適進哨之用。又請改福建同安。泉州。長福。邵武。四營遊擊爲參將。增設灌口。安海。二汛守備各一。移泉州府糧捕通判。駐安海汛。連江縣守備。駐東岱汛。移東岱汛千總。駐廈門汛。部議從之。閏七月。護軍統領德成。疏言旂人入學後。許考試筆帖式取中。先以無品筆帖式用。升任後。方與有品級筆帖式。較俸推升。竊思文生員。係正與舉人。僅隔一階。舉人授職七品。請嗣後文生員。考補筆帖式者。降一等。與監生一體。授八品筆帖式。



下部議行。丁酉。

諭內閣。八旗之貢監生員。已經考取小京官筆帖式者。若願就

鄉試。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使片善寸長。不至遺棄。以副國家教養人才之典。

八月庚申。

諭內閣。署浙江總督性桂。署浙江巡撫蔡士舛奏。進湖州民王文隆

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廷臣等。咸爲國家

稱慶。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倘蒙上天錫福。俾黎庶長此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

瑞也。癸亥。

諭內閣。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

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華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

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應響。督撫大臣。果能公忠體國。實

心愛民。必能感召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卽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

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仰見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

共知儆惕也。

大學士陳元龍疏言。凡稽察游民。嚴設處分。內城專責巡捕營弁。外

城專責巡城御史。及司坊官。不時巡查察訪。各省宜令各督撫。嚴飭地方官稽察。又

言。近日各衙門番役。往往與流棍串通。如拏賭博鬪毆等犯。不卽送官懲治。匿犯索

財。卽行私釋。其窮苦無錢者。方送官。宜嚴定卽日送官期限。羈留者。卽嚴訊番役。詐



贓賣放之罪。俱下部議行。九月癸未。以曾靜等口供。及歷次所降諭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各府州縣。遠壤僻鄉。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者。經朕察出。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乙酉。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編纂成。甲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附近雲南之南掌國王島孫。向化天朝。輸誠納貢。備象二隻。蒲編金字表文一道。乞特奏聞。得旨。着沿途地方護送照看。從厚支給。以示朕嘉惠遠人至意。署浙江布政使程元章奏言。臣奉訓諭。屏除科甲黨庇陋習。臣前在福建學政任內。署浙江巡撫蔡士舫。籍隸閩省。於臣由閩赴浙前一日。托鹽驛道孫國璽。轉囑其子登魁科舉。即爲拒絕。迨臣到浙。藩任士舫於八月初六日入闈。十三日。欲交易外簾官。與例有違。亦未曲從。臣惟知恪守。皇上法度。不敢周旋上司。更何敢瞻徇科甲情面。得旨。所奏甚是。可嘉。尙其堅持此志。毋稍遷移。冬十月丙午。景陵聖德神功碑亭瑞芝生。丁未。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等公奏。請將曾靜張熙等。依大逆不道之律。即行正法。上諭曰。上年張熙投書與岳鍾琪。不肯供出真姓名。岳鍾琪與之盟誓。始一一供出。彼時具奏前來。朕爲之動容。假若朕



身曾與人盟誓。則今日安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況曾靜等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凶徒太監等。因發遣廣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若非因曾靜之事。朕何由知之。爲之明白剖析耶。曾靜等可以寬宥其罪。另有諭旨。又諭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奏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通調回。令暫住保定。俟各省督撫提鎮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姦邪黨羽。及庸愚無知人。遂有朕授意於李紱。而戕害塞思黑之誣語。今李紱在此。試問朕曾有示意之處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無可赦之理。其從前之所。以將其暫留保定者。蓋因阿其那允禩。俱在京師。其事未曾定案。而邪黨衆多。人心叵測。不得不留意防範。豈料伊遂伏冥誅。而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於衆。以致啓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公忠爲國。而李紱蔡珽。極力陷害。指使謝濟世誣參。欲令言臣挾制朕躬。此風何可長也。李紱蔡珽。著交刑部。訊取確供。倘再枝梧掩飾。卽加刑訊。設滿洲蒙古清字義學。甲寅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噶爾丹策零使臣特磊等云。原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以至伊爾布爾



和韶遇逃回蒙古三人。稱總督領兵二萬。從哈密前來。是以噶爾丹策零。將羅卜藏丹津。仍回伊里。輕騎賫摺前來。得旨。送特磊赴京。辛酉。諭內閣。雲貴總督鄂爾泰。以雲南趙州白崖地方。平地忽涌甘泉二股。摺奏內外臣工。皆以滇省醴泉。歸美於朕。朕實不居也。若謂朕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爾泰。使得盡展才猷。悉心教養。以成風俗之美。受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辭者也。戊辰。諭內閣。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爲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加太子太傅。刑部尙書勵廷儀。加太子少傅。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甯遠大將軍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俱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尙書查郎阿。甯夏將軍席伯。俱加太子少保。十一月甲戌。發帑銀百萬兩。加修高家堰隄工。怡親王允祥奏辭增加儀仗。得旨。數年以來。朕於怡親王有加恩議叙者。王每再三奏辭。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者有之。王忠誠謹慎。輔弼朕躬。爲國家宣猷効力之處甚多。昨朕降旨加恩。於內外公勤任事之大臣數人。因念王之勲勤。較之諸臣爲最。若不錫以獎功之典。朕心實有未安。是以增加儀仗一倍。以表觀瞻。稍示朕嘉予賢王之意。



不必固辭。戊寅。命發內庫銀五十四萬六千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爲各旗功勳後裔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如施世驊等六十二員應追未完銀兩。代爲完項。其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概行寬釋。凡此寬宥人等。倘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於該族都統處具呈奏聞。朕當另加恩恤。以示朕褒忠念舊之至意。戊子。諭內閣。西路軍需。前經甯遠大將軍岳鍾琪悉心經理。籌畫周詳。一一妥協。今岳鍾琪領兵出口。明年乃進兵之期。關係最爲緊要。著兵部尙書查弼納。往陝總理稽查軍需諸務。常德壽常資俱著各給印信。並令乘驛往來。遇有分辨之處。卽分任其事。仍聽查弼納調度。十二月。山西巡撫石麟奏。晉省士民情愿自備車騾。運送歸化城軍需。得旨。前因軍前需用駱駝鞍屨。該省人民急公趨事。已降旨蠲免該省辛亥年額征銀二十萬兩。以示嘉獎。今因連送鞍屨人。復歡忻效力。甚屬可嘉。著傳旨諭諭。仍令各領應得之價。辛亥。吏部議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雲南開化一府接壤交趾。地方遼闊。請將通判一員裁去。增置一縣。設知縣一。於地方有益。從之。尋定新設縣曰文山。癸丑。大學士九卿等奏。據督修孔廟工程。通政司留保。山東巡撫岳濬等奏。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當孔廟



上梁之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縣。環捧日輪。歷午未申三時之久。仰惟 皇上尊禮先師孔子。典文周備。又特頒發帑金。興建闕里文廟。凡殿門廊廡。悉倣帝王宮殿之制。易蓋琉璃黃瓦。是以天心昭格。顯示嘉祥。於孔廟告成之日。慶雲呈見。實從古未有之上瑞。伏請宣付史館。垂示奕世。得 旨。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上帝先師。見朕悚惕誠敬之心。見茲雲物。昭示瑞應。應擇日躬詣太學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朕躬被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大典。諸士子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宣付史館。著照所請行。 壬戌。刑部等衙門議奏。陸生枬借論通鑑。妄抒譏訕。謝濟世批點大學。肆行毀謗。悖逆已極。經臣審明定罪。奉旨交與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將陸生枬謝濟世。逐一嚴訊。茲據順承郡王錫保參奏。陸生枬謝濟世。自知罪不容誅。一字無能置喙。應將陸生枬謝濟世。俱擬斬立決。於軍前卽行正法。妻子給付功臣家爲奴。財產查明入官。其陸生枬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安置。至妄行註釋之書。俱著嚴查燒燬。得 旨。陸生枬。



著交與該將軍。於軍前卽行正法。其父母祖孫兄弟。俱從寬免其流徙。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順承郡王錫保。令當苦差。効力贖罪。其妻子家產。免其入官。餘依議。以和碩和惠公主。下嫁多爾濟塞卜騰。授爲和碩額駙。己巳。諭內閣。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德州慶雲呈瑞。今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慶雲麗日。歷午未申酉四時。又據布政使蔣洄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月內。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青高村至伊家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爲沃壤。而東城村欲開之河。現今寬闊十餘丈。或數十丈。衆水會同。河身長二十五里。經年累月。人力不能成之功。天然流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醴樸。故感召天和。屢歲皆登豐稔。卽如近日豫備軍需。民情踴躍。爭先恐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克敦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卽此可見。是以仰蒙上天昭示瑞應。以獎官民之善。朕心深爲慰悅。著照河南之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並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各舉一人。給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膏至意。



東華錄要卷二十八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宗憲皇帝

庚戌雍正八年春正月戊戌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正月二十日鳳凰見於房山縣石梯溝山峯得旨朕素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據散秩大臣尙崇虞奏天台山民李萬良等呈報十一月十三日黎明見山中有一神鳥高五六尺毛羽如錦五色俱備所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等語朕以邊地居民所見事屬渺茫將所奏發還未曾宣示廷臣昨據總理石道散秩大臣常明侍郎宗室普泰奏稱石工監督司官田周呈報正月二十日在房山縣石梯溝山中見瑞鳳集於峯頂五色俱備文采燦然工匠樵牧居民人等約千餘人莫不共見又據總兵官管承澤及順天府府尹孫嘉淦等所奏亦皆相同朕亦未宣諭廷臣可以知朕心矣今據署總督唐執玉具奏朕思古稱鳳鳥乃王者之嘉瑞朕撫躬自問功德涼薄不足以致鳳儀之上瑞此事猶疑而未信也二月乙巳景陵寶城山上靈芝生宣付史館命錫本朝公爵嘉名壬子恭刊

聖祖仁皇帝御纂書經傳說告成御製序文丁巳晉



封誠郡王允祉爲誠親王。貝勒允禩爲愉郡王。貝子允禵爲貝勒。封二十一阿哥允禧。二十二阿哥允祐。俱爲貝子。二十三阿哥允祔。爲鎮國公。理藩院奏。外國進貢來使。俱有館舍安置。惟回紇未經置館。請撥官房一所。爲回紇館。並擇在京回民頭目二名。居住看守。從之。國子監司業崔紀疏言。國子監例。每年咨取各省貢監生。赴監肄業。其不來者。託送規禮。卽准爲到監。給告假印票。永不繳銷。伏思貢監生中。實有道遠資難。不能將赴監之人。一概促來。又不必親來。是專爲陋規。不爲肄業。又定例到監肄業。歲貢八箇月。例監內廩生十四箇月。增生十六箇月。附生與增生同。俊秀二十四箇月。期滿方准咨送考職。竟有不俟期滿。或並未到監時。補出規禮。卽倒提年月。咨送。積弊相沿。請均禁止。部議從之。尙書德明疏言。外任官交代錢糧。皆戶部專司查核。以杜侵虧。惟驛道交盤錢糧。動撥款項。雖案存戶部。而交盤向不報核。因各省驛站。供應夫馬糧料。兵牌勘合。均在兵部。每年奏銷。例由兵部核覆。止將餘銀數。知照戶部。不無兩相影射。請嗣後各省奏銷。仍在兵部核銷外。其升轉離任。交盤錢糧。造具四柱清冊。送戶部核對。不符者。卽行駁查。則錢糧得以歸一。不肖官吏。不得乘機舞弊。又疏言。臣部爲刑名總匯。設立南北監。羈禁罪犯。司獄係微



員。責成綦重。今雖設滿漢司獄人員。僅供收發。管束誠難。一日虛懸。凡司獄缺出。部選遠省人員。到任需時。以致員缺久懸。請嗣後漢司獄缺出。俱以人文到部之員掣補。命下之日。即可到任。至升遷之法。滿司獄舊經臣部題定。三年無過。卽升。惟漢司獄必俸滿方准應升。請漢司獄亦照滿司獄例。三年無過。以應升之缺升用。俱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世明奏言。福建民習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祖先。習無爲羅教者。闔家俱喫齋。臣通飭嚴禁。得旨。但應禁止邪教惑衆。從未有禁人喫齋之理。此奏甚屬乖謬紛擾。若將此等妄舉。以爲盡心任事。實力奉行。則大誤矣。三月。命西藏辦事大臣內閣學士僧格統兵一千五百。至騰格里腦兒駐防。夏四月。庚子。瀋親王允祐薨。輟朝三日。賜祭二次。造墳立碑。諡曰度。癸卯。賜周澍等三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諭各省會試舉人。向例給與盤費銀兩。所以體卹士子。助其資斧之需。從前俱赴該布政司衙門領取。道途跋涉。守候需時。吏胥又多勒索扣剋之弊。士子所得無幾。嗣後著在本州縣衙門。照數領給。該州縣取各舉人領狀。申詳布政司。於奏銷冊內。報部查覈。庶吏胥無侵扣之事。而士子亦免跋涉守候之苦。若州縣有扣剋需索。而督撫失於覺察者。經朕訪聞。將督撫一併議處。



命改大學士尙書品。大學士爲正一品。尙書左都御史爲從一品。辛酉。諭內閣。

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蝻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復爲魚。若值水涸日曬。入夏之後。卽化爲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卽被害之家。亦莫知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涼。人跡罕至。平時忽而不察。及至鼓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所當審視防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周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見有萌動之機。無分多寡。卽行翦除消滅。倘民力或有不敷。卽稟報該地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如此則人力易施。蟲災可杜。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也。大學士會議。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恭閱福陵形勢。其龍興永陵。共祖同源。分宗抽幹。發自長白嶺之西。行於渾河之北。萬峯拱照。羣水滌洄。惟是陵前左畔水法。因夏日隘口流衍。以致稍更故道弓抱之勢。惟覺外張。必須順導河流。方稱盡善。應如所請。從之。江蘇學政張廷璐疏言。向例學政衙門。發各州縣循環簿。遇生員告狀作證者。填註。按季繳換。以憑查考。而州縣往往視爲具文。且簿內



但言詞訟不及錢糧。應飭各學。將文武生員。及貢監。造簿送學。鈐印。發回各州縣。於理事時。生監令本人於簿內姓名下。親書年月。爲某事到案。並著花押。至應納錢糧若干。已完若干。一併註明申送。則詞訟多寡。錢糧清欠。案簿瞭然。庶優劣易定。而勸懲可施矣。部議從之。五月辛未。上聞怡親王病篤。幸王邸。比至。王已薨逝。上親臨視。舉哀。悲慟逾時。回宮。輟朝三日。壬申。親臨奠酒。丙子。諭內閣。怡親王。忠孝性成。端方清直。朕實賴王翼贊昇平。史冊所載賢王。未有其倫比。王之德行功績。難以枚舉。從來豐勳偉烈。必膺國家崇報之典。惟王爲聖祖皇考之令子。爲我朝列祖之功臣。允宜配享太廟。列於從前建立大功諸王之次。庶與王之功德相副。其餘一切恩卹典禮。該部會同大學士九卿。悉心從優議奏。尋議怡親王功在社稷。皇上篤念忠勛。特昭崇報。配享太廟。實於王之功德相副。其致祭應於定例二次外。加祭一次。諡號由宗人府議奏。得旨。怡親王懿德鴻勳。自應錫以上諡。但恐一字不足彰王之美。朕曾親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王。今應否於諡號之上。加此八字。取古人申錫美號之義。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侍郎劉於義等奉旨。考試各省拔貢。奏湖北楊可鏡卷文理荒謬。下部議。湖北學政凌如煥。應降一級調



用得。旨朕聞楊可鏡係明臣楊漣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府同知。於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凜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

之恩。優加贈卹。此卽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良。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該學臣將伊入於選拔之內。未必不因此起見。不將緣由奏明。是卽辦事無識無才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見。湖北今歲選拔貢生。較他省甚優。凌如煥。免其降級。仍留湖北學政之任。丁丑。諭進兵準噶爾。討噶爾丹之期。暫緩一年。著甯遠大將軍岳鍾琪。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參贊大臣陳泰。蘇圖來京。己卯。莊親王允祿。內大臣佛倫參奏。臣等奉命。辦理怡親王喪事。所見齊集人員。無不銜恩垂泣。獨誠親王允祉。當皇上親臨回宮之後。遲久始至。逮宣讀皇上諭旨之時。衆皆嗚咽悲涕。而誠親王早已回家。且每日於舉哀之時。全無傷悼之情。視同隔膜。請交與該衙門。嚴加議處。得旨。誠親王允祉。情性乖張。行事殘刻。今據爾等奏參。著宗人府。諸王貝勒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辛卯。宗人府等衙門議奏。允祉情性乖張。行事殘刻。聖祖仁皇帝。屢降諭旨。宣示於衆。皇上御極以來。



時加訓誡。多方保全。乃伊下愚不移。罪惡日稔。臣等謹就其罪之大者言之。允祉事聖祖仁皇帝。諸事違逆。罔知愛敬。

聖祖仁皇帝聖躬違和。允祉毫無憂感。且懷冀幸之意。又恭謁陵寢。允祉並不早集行禮。使諸王大臣候至巳時。始至昭西陵。午時。方至景陵。任意怠忽。有乖典禮。其於母妃也。肆行忤逆。又敬敏皇貴妃薨逝。允祉服制未滿。卽行剃頭。此其不孝之罪一也。當二阿哥廢黜之後。允祉居然以儲君自命。見廷臣更正東宮儀仗。輒忿然謾罵。此其妄亂之罪一也。允祉素日包藏禍心。希冀儲位。與逆亂邪僞之陳夢雷。親暱密謀。遂將陳夢雷逆黨周昌言。私藏家內。妄造邪術。拜斗祈禳。陰爲鎮壓。及事跡敗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誅。逮後在皇上之前。抗傲無禮。諸王大臣合詞參奏。宗人府議以禁錮。復蒙皇上從寬。止將伊降爲郡王。薄示懲儆。而伊毫不畏懼。今年又蒙特恩。復伊親王之爵。而伊仍不知感戴。此其狂悖之罪一也。允祉向日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交相黨附。時切覬覦。比暱匪類。肆無忌憚。及至阿其那。塞思黑。事跡敗露。允祉乃密請交伊。暗置死地。意在歸過皇上。皇上宵旰勤勞。每於允祉進見時。賜坐優禮。諭以勤政憂民諸事。允祉漫不樂聞。但以閒居散適之樂。娓娓陳述。此其欺罔不



敬之罪一也。滿漢文武大臣受

聖祖仁皇帝教養深恩。又蒙皇上加意委

任。而允祉視抒誠宣力者如讐敵。儉邪不軌者爲腹心。此其姦邪之罪一也。從前皇貴妃喪事。允祉當齊集之期。俱詭稱有另交事件。推諉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於常時。此其惡逆之罪一也。允祉之子弘晟。兇頑放縱。助父爲惡。荷蒙皇上鴻恩。從寬禁錮。允祉反以此銜恨於心。時形怨望。此怨懟不敬之罪一也。允祉在聖祖仁皇帝時。侵帑婪贓。盈千累萬。又恣意需索所屬。仍復逋欠。皇上深用體恤。特賜帑金。俾其饒裕。而允祉毫不感激。每以催追之項。怨憤瀆奏。此其貪黷負恩之罪一也。怡親王忠孝性成。謨猷顯著。允祉心懷妬忌。值怡親王薨逝。並不懇請成服。又不躬請皇上聖安。且於怡親王府齊集之所。每日遲至早散。當舉哀時。全無悲泣之情。反有慶幸之意。此其悖理蔑倫之罪一也。至於殘忍刻薄。徇私挾詐之處。難以枚舉。情罪重大。應將允祉削去和碩親王。革退宗室。卽行正法。伊子弘晟。兇頑放縱。助父爲惡。亦應革退宗室。卽行正法。再伊子輔國公弘景。應革去公爵。並伊諸子及孫。俱革退宗室。交與該旗編入佐領。更名披甲當差。允祉之女有品級者。革去品級。其妻妾並弘晟之妻妾。俱交與弘景允祉所屬佐領。應令該



旗。作爲公中佐領。所有家產。並伊子家產。俱係大內分給。應交該旗查明。交內務府。得旨。覽諸王大臣官員所議。若照議施行。朕心有所不忍。姑從寬曲宥。將允祉革去親王。其如何拘禁之處。候朕另降諭旨。弘晟秉性兇頑。助父爲惡。從前散禁於宗人府。今著嚴加拘禁。弘景爲人心性未定。尙不似其父兄之悖亂。著仍留公爵。以徐觀其後。允祉所屬人等。作何派撥之處。朕另行降旨。乙未。諭宗人府。朕之諸幼弟。朕向來不能深知。從前曾據怡親王奏稱。二十一阿哥允禧。立志向上。且深知感朕之恩。恭敬之念。出於至誠。朕從前降旨。將伊封爲貝子。著晉封爲貝勒。公允禔。仍封爲郡王。弘皙著封爲親王。公弘景。受朕寬宥之恩。深知感激。著封爲貝子。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定怡親王諡曰賢。並將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加於怡親王諡法之上。秋七月。庚午。上親詣怡賢親王殯所奠酒。壬申。湖廣總督邁柱疏言。永州府屬之道州。甯遠。永明。江華。四州縣。與廣西接壤。應添設官兵。以資防守。擬改永州府同知。爲理猺同知。移駐江華城中。控制上五堡等處。管理四州縣苗疆捕務。仍於道州江華。各設遊擊一千總一甯遠永明。各設守備一。抽調各標營兵一千五百名。每月與廣西桂林營。訂期會哨三次。於地方實有裨益。從之。命建



賢良祠於白馬關帝之旁。祀本朝滿漢大臣。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詳慎開列。具奏請旨。將來繼起之臣。亦併得沾被恩光。永爲盛典。八月己酉。甘肅巡撫許容奏。本年六月十五日。河洲口外。營建河神廟宇。卽有祥雲捧日。五色成文。於七月初五日。自積石關至撒喇城。查漢達斯等處。百餘里。黃河澄清三晝夜。以怡賢親王子弘曉襲封怡親王。弘皎再封一郡王。其第三子弘噉。於今年病故。朕指配之富察氏。尙未婚娶。在母家持服守節。怡親王薨逝。准其服孝。令進王府。諭王妃收以爲媳。從前諭令弘噉身後。一應禮儀。俱照貝勒之例。著將甯郡王弘皎之長子永喜。令福晉富察氏撫養。爲弘噉嗣。襲封貝勒。乙卯。京師地震。丙辰。以地震。賜八旗兵丁帑銀。每旗三萬兩。圓明園兵丁。每旂各一千兩。以爲修葺屋宇之用。戊午。發帑銀二萬兩。遣員往勘近京地震情形。加恩賑給。九月。諭八旗都統。八旗兵丁房屋傾圯者。昨已每旗發銀三萬兩。爲修理之用。該管之都統。不論坍塌多寡。及有無損傷人口之處。一概均勻給散。其名則均。而實則不均之甚。除從前所賞銀兩。各旗已經勻給外。朕再賞給每旗三萬兩。著該旗大臣。分別等次。秉公賞給。辛未。封故瀋親王允祐子弘暉。爲多羅瀋郡王。庚寅。諭內閣。朕覽高其倬等所奏。太平峪吉地。



事宜。甚屬妥洽。大凡讀書居官之人。通曉堪輿者甚少。卽或有之。又往往以此爲諱。高其倬。乃封疆大臣。原不必以此見長。乃其心以爲國家之事。莫此爲大。以一身協贊。怡親王。肩此重任。籌度萬全。此實出於忠愛至誠之惓也。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壬午。闕里孔廟成。冬十月。丁酉。王大臣等議奏。左道賈士芳。性生悖逆。術習妖邪。假托知醫之名。顯露不規之跡。請照大逆例。凌遲處死。得旨。賈士芳。著改爲斬立決。其親屬應斬人犯。著監候。其應爲奴之妻女等。暫著地方官。嚴行看守。辛丑。大學士等。遵旨議奏。烏蒙構逆。經鄂爾泰。已調發川黔官兵進剿。恐叛夷遠遁。度江入川。請沿江分防堵禦。得旨。此所派弁兵。俱著聽鄂爾泰節制調遣。以兵部尙書查弼納。爲副將軍。命往北路。與傅爾丹副將軍巴賽。辦理軍務。壬子。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官兵報捷。恢復烏蒙情形。據叅將韓勛。在莫都都地方。與賊兵戰一晝夜。殺賊數百。連燬四寨。又在奎鄉。連戰三日。敗賊八千。殺賊甚衆。此鎮雄一路情形也。又據總兵官官祿。遊擊王耀祖等。前進東川。擊敗猓賊。燒燬十三寨。斬獲甚衆。又遊擊何元等。剿捕阿旺急羅等。殺賊三百餘衆。哀求投誠。又遊擊紀龍等。剿洗老家海逆猓。斬殺無數。此東川一路情形也。又據總兵哈元生。前進烏蒙。擊敗賊衆。



數萬。射死兇目黑寡慕末。連燬賊巢八十餘座。直抵烏蒙。恢復郡治。此威靈一路情形也。現在飛催提臣張耀祖。分路窮搜。所有安插事宜。已飭副將徐成貞。會同文員料理。尋奉 旨議敘獎賞。十一月甲戌。浙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舫。緣事革職降調。裁觀風整俗使缺。己丑。賜齊大勇等一百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二月丁酉。傅爾丹自京回北路軍營。壬寅。岳鍾琪回西路軍營。乙卯。護理甯遠大將軍紀成斌奏。準噶爾乘我西路軍營不備。率賊二萬餘人。來犯闊舍圖卡倫。盜趕駝馬。總兵樊廷。率副將冶大雄等。領兵二千。轉戰七晝夜。救出兩處卡倫。官兵會合。總兵張元佐等。擊殺賊兵。不計其數。將馬駝牲畜。悉行奪回。得旨。逆夷盜趕駝馬情形。大學士等。可傳諭北路副將軍巴賽等。小心防範。不可疏忽。

辛亥。雍正九年春正月。庚午。副都統達鼐奏。噶斯卡倫。現被賊圍。臣率兵出邊。往援柴旦木。若賊敗遁。卽領兵追襲。得 旨。只宜堅守。不可躁妄。且戒飭之。命給北路副將軍查弼納昭武將軍印。馳赴軍營。尋仍以副將軍。辦理軍務。己丑。賜大學士張廷玉。贊猷碩輔。蔣廷錫。萬機賢輔。扁額。庚寅。命侍郎彭維新。往江南邳宿等州縣。賑濟水災。二月乙未。多羅愉郡王允禩薨。輟朝二日。賜祭二次。造墳立碑。諡



曰恪。癸丑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軍機事宜十六條。一吐魯番地方饒沃。宜廣爲屯種。一吐魯番通伊犁之路。逆夷出入必經。須嚴設卡倫。準噶爾所屬回子。先宜收撫。一巴爾庫爾等宜多派兵丁。以資戰守。一襲擊逆夷。使其不安駐牧。一駐紮吐魯番兵丁。及駝馬。宜酌定數目。一領兵官請爲添派。一牧放馬駝羊隻。宜嚴加防範。一酌添羊隻。以資兵食。一巴爾庫爾之新城。宜積貯糧石。一綠旗兵之餘丁。無庸添設。一車兵之器械。請爲酌增。一移兵駐紮吐魯番。宜豫爲定期。一屯種之農具籽種。宜豫爲辦運。一吐魯番巴爾庫爾兩處駐防。宜通聲息。一進剿兵數。宜豫爲酌定。得旨。大將軍岳鍾琪所奏十六條。朕詳細披閱。竟無一可採之處。岳鍾琪從前輕言長驅直入。必欲勉踐前言。若以今日之事。直搗巢穴。能保必勝乎。大學士等將朕旨傳諭之。湖廣總督邁柱疏言。黔苗不靖。請停止湖南醴陵桂東等十二州縣礦山開採。以絕藏奸。又疏言湖南營兵。向例以六錢折給。今改設永順三營。係開闢苗疆。產米既少。商販亦稀。價值昂貴。請自雍正元年爲始。永順以一兩折給。保靖桑植。以八錢折給。允之。上諭內閣。上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爲災。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田文鏡自能料理妥貼。冬間見總督邁柱奏。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餬口於湖廣



者。今聞祥符封邱等處。乏食窮民。沿途求乞。而村鎮中。更有賣鬻男女。爲山陝客商買去者。田文鏡欲將說合之中。媒保人拘拏懲治。至於鄉村有糧之家。多被附近窮民呼羣覬覦。於昏夜之中。逼勒借貸。有司不能究問。朕深爲駭異。田文鏡近來年多病。精神不及。故爲屬員所欺罔耳。刑部侍郎王國棟著馳驛前往。將被水州縣查明。飛飭該地方官。動用本地倉穀錢糧。核實賑濟。至麥熟時。奏聞停止。其應行緩征之州縣。卽令緩征。以免追呼之苦。夏四月。癸巳朔。河東總督田文鏡因病乞休。得旨。田文鏡著暫來京調理。伊常服按察使陳世倌方劑。亦著隨其來京。河東總督之銜。原爲田文鏡而設。今仍以巡撫銜著浙江布政使張元懷署理。先是三月。諭大學士等。準噶爾聲言欲犯北路。朕料其詭詐。仍欲來犯西路也。藍生芝之脫回。未必非賊之故縱。令其傳述此信。以懈我西路防範之心。可傳諭岳鍾琪。署總督查郎阿等。不可稍存輕忽之心。又諭大學士等。岳鍾琪查郎阿等。因藍生芝之傳說。噶爾丹策零。帶領部落家口。移駐哈喇沙爾。并有四月初一日。小策零敦多卜。會兵去犯北路之言。籌畫四條。岳鍾琪於口外地方形勢。茫然不知。於軍務機宜。亦覺昏憤。凡巴爾庫爾軍營。築城之要策。及大軍剿賊之勝算。並未籌及。而但將旁枝末節。盈



篇累牘。備極周詳。朕披覽之下。實爲煩憂。命傳諭岳鍾琪知之。至是。又諭曰。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零繼立。其妄亂之性。狂悖之行。更過于其父。卽以上年之事論之。賊夷先遣使臣。僞稱請和。及朕降旨停兵。以待信息。而彼於深冬冰雪之時。傾其醜類。乘我不備。侵犯汎界。盜竊駝馬。此等狡寇。遠在極北之區。得其地不足以耕耜。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卽使滅此朝食。亦不足以誇廟略而耀武功。惟是狡寇一日不滅。則蒙古一日不安。邊境一日不甯。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而首先疲於奔命者。卽三秦之黎庶也。乃近年風聞陝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謗議者。總因十數年來。陝西居住之允禩。塞思黑。年羹堯。延信等。皆懷異志。包藏禍心。其脅從之黨。實繁有徒。搖唇鼓舌。訛謗朝政。變亂是非。是以準噶爾之始末。邊防關繫之情形。皇考與朕。奉天討罪。除暴安民。萬不得已之苦衷。並未家諭戶曉。無怪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也。今朕特頒此旨。遣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內務府總管鄭禪寶。率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之選拔貢生等。前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覺悟愚蒙。合省人民。果能篤尊君親上之義。消亢戾怨懟之情。將見和氣致祥。世世子孫。共享昇平之樂矣。命都統伊理布。帶兵二千餘名。往西



路爲副將軍。若岳鍾琪有統兵行走之處。著伊里布。領滿洲兵一同前往。廣東巡撫鄂彌達疏言。烏槍向有嚴禁。但廣東琼州。孤懸海外。民借烏槍。以爲防禦。未便照內地收繳。請令各戶藏一。違者治罪。下部議行。五月甲子。諭大學士。鎮安將軍常賚。著領兵前往西安駐紮。石雲倬。著授爲西路副將軍。前往軍營。癸酉。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烏蒙逆賊悖亂。將士忠勇忘身。不三旬而復府治。不七旬而收全土。今渠魁就擒。並無漏網。雲貴土兵。已經全撤。得旨。烏蒙改設府治之初。諸事尙未就緒。又值劉起元。不善撫馭。激成事端。逆黨勾連。幾有不可收拾之勢。而將弁軍士。奮勇爭先。旬月之間。消平寇亂。此皆總督鄂爾泰。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又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永安苗境。論功行賞。當以鄂爾泰爲先。但念該督。自聞賊變以來。時時以先事疏防。引過自責。今軍事告竣。不肯自居蕩寇之功。屢次陳奏。情詞懇切。朕從其所請。以成其謙抑之素志。若以功過而論。則一時疏畧之微瑕。豈能掩其多年教養之善績耶。特將朕意。宣諭中外共知之。戊子。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廣西思恩府所屬之鄧橫寨。積惡多年。通計一百九十餘戶。丁壯千人。而兇徒聚處。專事刼殺。左有雷蓬。右有那練。暗結黨羽。密



行結棚。藉爲外援。深壕險坎。設爲內坑。槍箭能出不能入。兵役敢進不敢前。黔苗滇  
獠之中。從無此兇悍者。從前提臣張溥。以爲必不可繼。而所委副將尙清。昧於形勢。  
致損兵威。臣令總兵蔡成貴。固守圍困。一面督兵攻入。三月初四日。我軍分中左右  
三路。攻賊之四六九三甲。焚毀寨棚。殺賊無數。生擒百餘。悉行正法。賊衆全平。報聞。  
六月丙申。封故愉郡王允禩子弘慶爲愉郡王。丁未。副都統格默爾奏。騰格里  
卡倫扎薩克諾爾布背叛。逃至滾額爾吉庫爾烏蘇之地。臣令參領巴顏等追緝。擒  
獲於蒙古爾托庫海。押解回營。報聞。癸卯。以京師亢旱。命清理刑獄。丙午。靖邊  
大將軍傅爾丹奏。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築城地方。隨據烏蘇圖舒魯克卡  
倫駐防之侍衛巴爾善等。拏獲準噶爾賊夷塔蘇爾海丹巴一名。供稱噶爾丹策零。  
派兵三萬。令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及大策零敦多卜之子多爾濟丹巴三  
人統領。陸續起程。至阿爾泰山奇林地方。會合來犯北路。今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  
罕哈達地方。大策零敦多卜。與伊子多爾濟丹巴。尙未到齊。現在之兵。止有二萬餘  
名。噶爾丹策零。恐哈薩克國聞知。乘虛來攻。豫先派兵一萬。令大策零敦多卜之子。  
納木扎爾達錫衛徵和碩齊總領。駐防阿爾輝地方。又派兵一萬。令諾顏和碩齊總



領。駐防阿里馬圖西拉百爾地方。噶爾丹策零游牧處。兵丁不過二萬名保守。又供噶爾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羅卜藏策零。帶兵一萬名。往阿里馬圖西拉百爾駐紮。防哈薩克國。羅卜藏策零。因與噶爾丹策零不和。率領其屬下三千餘戶。來到大國噶斯地方。噶爾丹策零聞知。派吳喇忒巴噶滿珠追逐。交戰被敗。復遣喀喇沁杜噶爾之子查袞追逐。因此大策零敦多卜。遲延未來等語。臣思賊人。尙未全至。乘其不備。正宜速迎掩殺。臣等揀選京城各省兵一萬名。輕裝由科布多河西路。於六月初九日起程。分爲三隊。前鋒統領丁壽。散秩大臣公達福。副都統塔爾岱。率領第一隊。參贊馬爾薩。副都統承保西彌賴。率領第二隊。臣等統領大兵前進。沿途襲擊。其科布多築城地方。留兵七千三百名。仍舊築城。防守糧餉。令都統袞泰。總兵胡傑等管轄。科布多河東。係通奇林要路。派定滿洲兵二千名。俟都統侯陳泰。副都統阿三到時。駐紮管轄。與袞泰等。互爲應援。所有統兵起程日期。理合具奏。報聞。戊申。副都統達鼐奏。青海原扎薩克公墨爾根戴青。拉查卜等逃遁。渡梭羅木河而去。臣率兵追至河濱。先將其子察罕拉布坦生擒。拉查卜畏威迎降。辛亥。岳鍾琪奏。遵旨於巴爾庫爾。建築城垣告竣。下部知之。又奏賊夷圍困魯慶谷。四十餘日。賴漢回官兵



固守。殺死賊人二百餘名。河東總督沈廷正疏言。東省運河隄岸。爲漕艘往來要津。汶上所轄之何家壩。當汶河西岸。蓄水濟運。衝刷流沙。爲南北運河關鍵。因建立年久。隄岸潰決。一遇汶漲。沙流入運。劉老石頭二口。遂致淤墊淺澀。急須照舊整理。俾蓄洩有資。俟估詳題請修築。臣又念黃河工程。較運河更爲緊要。今屆秋汛。親由曹縣芝蔴莊一帶。查勘各工。俱各平穩。惟豫省封北岸趙家寨工程。當全黃頂衝。現今大溜埽灣。直射堤根。甚爲險要。星夜防護。而祥符程家寨工。逼近省城。最爲緊要之地。業將北岸開挖引河。導溜北徙。正在守候開放間。北風連作。全河勢往南岸。臣親率各員。駐宿引河工所。俟水勢漲發。風色順利。卽當相機開放。得旨。亟宜恪秉誠敬。以祈神佑。竭力防護。以盡人事也。甲寅。上以雨澤愆期。齋心祈禱。並命各部院大臣官員。設壇齋戒。是日甘霖大沛。諭大學士等曰。四十九旗扎薩克。游牧之地。甚屬緊要。令派滿洲蒙古兵右衛。歸化城兵烏珠穆太吳喇忒。數扎薩克處兵一萬一千名。著於八月起程。九月間繞至吳喇忒游牧地方後。瀚海前。適中處駐紮防護。此所派扎薩克之兵。著王扎木巴爾扎布統轄。每旗各派台吉同往。科爾沁等旗。派兵六千名。後減二千名。盛京派兵五千名。俱繞至科爾沁迤西。游牧地方後駐



割其駐防吳喇忒等處之兵。著都統穆森管領前往。副都統薩穆哈。協同管轄。其科爾沁兵。著王羅卜藏滾布。貝子拉錫。公噶爾弼管轄。每旗各派大台吉同往。盛京兵丁。著尙書海壽統轄。副都統博第。黑龍江副都統多起納。協同管轄。四川總督黃廷桂。疏報西爐口外。瞻對等處番賊。官兵次第剿撫。秋七月。癸酉。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臣等六月初九日進兵。十七日。擒獲逆夷。已陸續奏聞。二十日。遇賊二萬餘人。連夜交戰。殺賊數千。因賊踞山抱險。難以仰攻。移兵和通腦兒地方。誘賊邀擊。賊益兵尾追。圍困軍營。索倫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丁。俱乘機潰逃。臣等且戰且走。賊人追擊。臣傅爾丹等。渡哈爾哈納河。於七月初一日。已至科布多。修城地方。得旨。前據北路都統袞泰等奏報。傅爾丹全軍失利。彼時傳諭岳鍾琪。加意防守。今據傅爾丹奏。不過兵馬有損傷之處。大將軍原無恙也。可傳諭岳鍾琪知之。甲戌。諭大學士忠達公馬爾賽。著授爲撫遠大將軍。北征。先於派出京城兵內。挑選一千名。輕騎前往圖拉等處形勝之地駐紮。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辦理一切防守事務。副都統達爾濟。富昌。著同馬爾賽前去。續著侯馬蘭泰。副都統胡琳。帶兵一千名前去。其餘兵四千名。俱著預備停妥。伺候調往。八旗漢軍內。派



兵四千名。著都統李枝祖秉衡帶往。回子部落後面。水草茂盛之處駐紮。以備調遣。乙亥。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準噶爾以全力侵犯北路。傅爾丹等被其圍困。臣思逆夷必以西路軍營。上年遭其騷擾。駝馬缺乏。難以進擊。因有輕視西路之心。臣此時統精兵。襲擊烏魯木齊。伊恐我師直擣巢穴。自必撤兵回顧。我軍既挫其鋒。即便旋師休息。臣不敢坐失乘虛進擊之機宜。令帶領參贊提督紀成斌。理藩院侍郎顧魯。公袞布。都統艮敦。總兵張元佐。王緒級等。啓行前進。報聞。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臣等於六月十七日。擒獲厄魯特哨探逆夷二十三名。供稱博克托嶺有賊兵二千。駝馬萬餘。遣參贊蘇圖。副都統戴豪。率兵三千往剿。十八日。遣前鋒統領丁壽。率兵一千五百名應援。與賊戰於庫里野圖嶺。殺賊四百餘名。十九日。丁壽蘇圖等與臣傅爾丹合兵一處。二十日。賊兵二萬餘人。從高埠衝突大營。力戰一日。殺賊千餘。遣副都統塔爾岱。馬爾齊。率兵二千。奪占西山。二十一日。因賊營險要。移營至和通腦兒。誘賊邀擊。遣丁壽蘇圖。覺羅海蘭。副都統常祿。西彌賴。領兵據山梁之東。塔爾岱。馬爾齊。屯守西山。副都統承保。居中策應。參贊馬爾薩。由東路。公達福戴豪在前。副都統舒楞額。土默特公沙津達賴等在後。俱保護行營。臣統兵繼進。移營時。賊人



列陣衝突。丁壽等力戰殺賊千餘。忽狂風驟雨。冰雹齊至。丁壽等遂爲賊圍困。二十  
二日。覺羅海蘭潰圍而出。丁壽。蘇圖。馬爾齊。俱自盡。常祿陣亡。西彌賴。命索倫兵救  
援。兵俱潰散。西彌賴亦自盡。二十三日。賊盡犯臣大營。力戰殺賊五百餘。沙津達賴  
等。及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一時潰散。軍營止存滿洲兵四千名。二十四  
日。隨印侍郎永國。及覺羅海蘭戴豪俱自盡。臣等以餘兵退歸。賊夷領兵三萬餘。四  
面來侵。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力戰殺賊千餘。二十七日。殿後公達福陣亡。二十八日。  
渡喀爾喀納河。賊夷尾追。力戰殺賊五百餘。遂登山嶺。分兵二隊。臣傅爾丹。率德祿  
承保。自右下山。巴賽查弼納。舒楞額。自左下山。臣傅爾丹。於七月初一日。至科布多  
修城處。隨遣弁兵往迎。未歸。諸將惟塔爾岱。初七日。負傷回營。巴賽查弼納。馬爾薩。  
舒楞額。今尙未至。臣等輕舉妄動。以致敗績。請將臣等正法。用彰國憲。奏入得旨。  
此舉損兵敗績。雖屬有罪。朕覽爾等竭蹶力戰。痛惻難忍。不覺淚下。將朕親束之帶。  
賜與傅爾丹繫之。爾等忿激之下。急思報復。恐又妄動。賊人雖來。不可輕進追擊。今  
已授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領兵前來。到時。爾等公同商酌料理。又言賊兵聞暫住  
阿爾泰山嶺。等候噶爾丹策零之信。以決進退。報聞。八月。命鑲藍旗護軍統領



侯馬蘭泰。正黃旗滿洲都統查克旦。鑲黃旗滿洲都統公博爾屯。原任西安巡撫武格。爲撫遠大將軍馬爾賽參贊。以左都御史史貽直。協辦陝西西安巡撫事。丙午。命將科布多。巴爾庫爾兵丁。撤回察罕叟爾駐紮。戊申。西藏貝勒頗羅鼐等奏。準噶爾欲將逆回拉藏之子蘇爾札。立爲西藏汗。得旨。準噶爾殺害拉藏。豈有實心將蘇爾札逆回西藏。令代父職之理。正從前策妄阿喇布坦。誑襲西藏之故智。將此情由。曉諭唐古特知之。協力防守準噶爾。以兵隨蘇爾札。斷不可容留。卽迎戰。亦斷不必追襲。己酉。諭宗人府。順承郡王錫保。自派往軍前以來。辦理軍務。克殫誠心。勤勞宣力。甚屬可嘉。著將錫保晉封順承親王。辛亥。大學士忠達公撫遠大將軍馬爾賽啓程。上命皇四子。告祭奉先殿。王以下各官員。俱至西長安門外送行。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臣遵旨襲擊烏魯木齊。於七月十二日。自巴爾庫爾啓行。從伊爾布爾和韶。行經五百餘里。直至穆壘河。並無賊夷卡倫。至阿察河。有賊數百人。臣追至阿爾木克河。賊夷三四千。踞山梁。官兵奮勇。奪取三處山梁。賊往西南敗遁。殺死賊不計其數。臣追趕離納鄰河不遠。至烏魯木齊。僅兩日程。臣因烏魯木齊一帶。賊營搬移已空。深入無益。於七月二十五日。統兵回赴巴爾庫爾。靖邊



大將軍傅爾丹奏。副將軍巴賽查弼納。於六月二十八日。越嶺至一河。俱戰死。馬爾薩至喀爾喀納河。相近紅石崖下。中槍陣亡。海壽救援被擒。舒楞額未得確音。俟查明再奏。報聞。九月。戊辰。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賊人侵犯紅甲舒魯克。離科布多城有五十餘里。臣將馬匹收入城中固守。得旨。大將軍馬爾賽。並無軍營急務。可行文命其緩行前進。茲臺站已斷。或回來。或尋嚴固處駐紮。宗人府遵旨。將恭親王子孫。十二歲以上者八人。帶領引見。得旨。朕看倫木布之子斐蘇。人聰慧。尚可保守家業。著將斐蘇。仍封爲多羅貝勒。將原管佐領。查明給回。傅爾丹奏。據侍衛達賴報稱。賊人越那穆山嶺。至白格爾察罕。鄂爾格地方。將輝特公巴濟圖爾古特。郭莽喇嘛之徒弟。及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之班第。俱行掠去。賊兵大半進西爾哈郭畢。向郭多里巴爾哈孫前去。又一隊賊兵。向杭愛山圖拉前進。總在厄爾得厄招會齊。攻取喀爾喀游牧。又奏原任巡撫西林報稱。賊人來至扎克拜達里克城南噶里特。劫擄牧場驛馬。又據三十一臺。至四十二臺章京等報稱。各臺俱有賊踪。係在推河里居住。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及貝勒多爾濟色卜騰之屬下人。乘機擄掠。又奏。據侍衛達什爾圖報稱。賊人駐紮紅鄂羅腦兒。約有萬人。又科布多城外。三



十餘里。有賊兵五六百名。往布延士前去。報聞。命馬爾賽。於歸化城北翁滾地方。有水草之地駐紮。己丑。皇后那拉氏崩。庚寅。上輟朝五日。奉移大行皇后梓

宮於九經三事殿。

冬十月乙巳。

諭撫遠大將軍馬爾賽。爾從前奏稱備兵一事。

已行文於順承親王等語。爾領兵尙未至察罕叟爾。並不知軍前之情形。卽欲指示順承親王。殊覺不合。現今蒙古札薩克等。俱遵靖邊大將軍印信行事。若又用撫遠大將軍印信調遣。則蒙古難以遵行。撫遠大將軍印信。除奏章及行部咨文鈐用外。其調遣兵丁等事。俱不准鈐用。爾所探軍機。並不確實。卽行具奏。辦事亦甚含糊。爾宜盡其所用。效力行走。丙辰。振武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分路追擊準噶爾賊人。大兵登達爾畢山。瞭望賊踪。並無煙塵。計賊已過阿爾泰山。難以前進追擊。報聞。戊午。諭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爾等在科布多地方。恃勇輕進。墮賊詭計。致失地利。損兵折將。軍前獲罪。我朝例所不貸。本應執法究治。但傅爾丹整頓餘兵。回至科爾多地方。固守城池。賊衆併力來犯。復能列陣以待。賊人遠遁。隨即遣兵各處截殺。奪回被掠馬駝。此次擊賊。可贖爾等前罪。今朕已盡行寬免。惟陳泰罪不可宥。爾等嗣後須黽勉効力。朕自格外加恩。十一月壬戌。命



馬爾賽率兵由歸化城往札克拜達里克駐紮。癸亥。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官兵

已至察罕叟爾。命順承親王錫保為靖邊大將軍。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協同辦

理軍務。乙丑。命馬爾賽為綏遠將軍。其撫遠大將軍印務。交康親王暫行管理。

甲戌。諭大學士。朕因陳泰罪不可逭。曾嚴降諭旨。今傅爾丹奏內。仍以陳泰為

參贊。開列職名。甚屬錯誤。爾等行文與順承親王。陳泰至察罕叟爾時。著即革職鎖

拏。嚴審具奏。十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酉。聖祖仁皇帝實錄聖訓告

成。壬子。雍正十年。春正月。辛巳。封順承親王錫保子熙良為世子。癸未。甯遠大將軍岳

鍾琪奏。臣因入冬以來。積雪深厚。嚴飭卡倫弁兵。不許遠哨。詎料防範鏡兒泉副將

馬順。不遵軍令。擅遣遠哨。以致遇賊。被傷二名。衝失一名。理合參奏。得旨。鏡兒泉

卡倫。離軍營不及百里。賊來即至。傷失兵丁。岳鍾琪是何防範。且安設卡倫。原為巡

報。如雪霧黑夜。尤宜加意。若止令登城瞭望。不許分遣遠哨。以為恐有疏防。是必待

賊臨城而後防矣。是何軍令。岳鍾琪不知自咎。僅以副將馬順陽奉陰違為詞。朕實

不解。著將岳鍾琪等。交部議處。岳鍾琪言。穆壘地方扼要。可屯種。請築城駐兵二

不解。著將岳鍾琪等。交部議處。岳鍾琪言。穆壘地方扼要。可屯種。請築城駐兵二



萬。可以堵截賊人來路。再於巴爾庫爾駐兵一萬。於魯慶谷皮禪等城。添兵一萬。互爲聲援。從之。升杭州織造隆昇。爲杭州右翼漢軍副都統。二月。大學士等遵旨議奏。白格爾地方。在察罕叟爾西南。扎克拜達里克正西。賊人若由阿爾泰阿爾木克圖布拉罕巴爾魯克畢濟阿濟等路。前往額濟納等處。俱由此路經過。實屬扼要。請駐兵一萬。可資應援。令建勛將軍達爾濟移駐。從之。丁酉。辦理哈密事務員外郎永恆等奏。正月二十二日。準噶爾賊兵。突來犯城垣。貝子額敏。擒獲賊人。伊供稱領兵。係色布騰策零。那木扎爾等。由烏魯木齊前。特遣兵六千。來掠哈密牲畜。報聞得旨。宜加意防範。毋稍怠忽。己亥。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正月二十三日。準噶爾賊。占據天生圖山口。駐紮塔爾那沁提督顏清如。遣副將朱彪。前赴三道大阪。防範馬廠。隨即督兵守城。自辰至酉。賊人始退。二十四日。朱彪至白楊溝。與賊對敵。賊退敗。隨遣副將張經綸。領兵出城禦敵。賊由西南原路而逃。上諭大學士等。費雅思哈伍什巴。著往推河。與侯馬蘭泰。一同領兵駐紮。庚子。諭內閣。國家典禮。首重祭祀。查明代祀典。凡陪祀及執事之人。有懸牌之例。今酌定齋牌之式。令陪祀人員。佩帶心胸之間。俾得省惕。著傳諭內外大小臣工。一體遵行。甯遠大將軍岳鍾



琪言。臣令總兵曹勦統領副將紀成斌。率兵應援哈密。於正月二十七日。將至二堡。遇賊五千餘。交戰一晝夜。二十八日。四面進攻。從卯至午。殺傷無數。奪其馬匹牛羊。并救出兵丁。及漢回商民數百餘名。賊敗遁。二十九日。曹勦由二堡至柳樹泉。與總兵張寶。哈密副將焦景綏。塔爾沁副將陳經綸。合兵追剿。隨知會副將軍石雲倬。常賚。署鎮安將軍卓鼐等。派兵於無克克嶺南山。足梯子前一帶截殺。仍著總兵官曹勦。將所領官兵。在沙棗泉駐紮。以張聲援。得旨嘉獎。部議參贊陳泰。世受國恩。特授伊兵二千名。駐紮科布多。乃傅爾丹屢次催調。惟事推諉。又不卽援科布多。殊干法紀。應照例擬斬。秋後處決。得旨。陳泰之罪。斷無可赦。著照擬處斬。卽在軍前監禁。至秋審時。擬爲情實。俟命下。再行正法。辛亥。岳鍾琪奏參副將軍石雲倬等。至無克克嶺。適賊人在山口二十里屯駐。乃觀望不前。以致賊人由塔庫納庫一路逃回。尋議石雲倬革職。交岳鍾琪同常賚卓鼐等。詢明確供。解京究擬。從之。癸丑。上諭穆壘築城。改至六月。夏秋愼密妥辦。命福建總督劉世明。馳驛來京請訓。往西路參贊軍務。又諭石雲倬已革職。貴州巡撫張廣泗。才幹優長。實心任事。深諳軍務。著馳驛來京。面請訓旨。前往西路軍營爲副將軍。賞藩庫銀一萬兩。製辦行



裝。三月。大學士等。參奏岳鍾琪奏報賊人敗遁。及臺站牧廠情形諸摺。情詞互異。前後舛錯。得旨該部察議。尋議玩忽縱賊。至劫掠牲畜。從塔庫納庫遁歸。應削去公爵。並宮保銜。降爲三等侯。從之。夏四月。廣東總督鄂彌達疏言。總督向駐肇慶府。所以控制兩粵。今廣西已歸雲貴總督管轄。而廣東一省。廣州爲適中之地。請移駐廣州。詔如所請。軍機大臣議。覆黑龍江將軍卓爾海。請於呼倫地方附近之濟拉嘛泰河口處。種地築城。選兵移駐。設立卡倫十處。從之。五月。丁巳朔。以山東少雨。命截留南漕米四十萬石。備糴。辛酉。命清理刑獄。以京師少雨故也。戊辰。諭軍機大臣等。護軍統領阿思海。著授爲前鋒統領。令往西路軍營。管轄滿洲兵丁行走侍郎武格。至巴爾庫爾時。著給與揚武將軍印。統轄巴爾庫爾滿洲兵。伊禮布。在參贊內行走。協同武格辦事。總督劉世明。著授爲副將軍。統轄巴爾庫爾綠旗兵。與武格馬會伯。商酌辦理事務。以山東兗州東昌二府。雨澤愆期。貧民乏食。命將各部學習人員。及國子監選拔貢生內。揀選十數員。或二十員。帶領引見。發往山東。交巡撫岳濬。以備委辦賑濟之用。己卯。大雨。甲申。頒御製重修闕里聖廟碑文。閏五月。議敘陝西宣諭化導官。右春坊右贊善錢陳羣等五十一人。分



別升轉有差。丙申。護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賊人寨桑。額爾克得松。領兵千名。分東西二路。來犯哈喇。火州城。參將劉廷琰。遊擊李英等。擊走之。福建巡撫趙國麟。奏。臺灣北路大甲西番不法。殘害官兵。經總兵呂瑞麟。道員倪象愷。已將脅從等社撫定。續有鳳山縣南路奸民。聚衆傷兵。經提督王邵。追剿解散。現在嚴緝首犯吳福生。其大甲西番土官。率領全社就撫。署雲貴廣西總督高其倬。奏。雲南普洱府屬。思茅土把總刁興國。勾結苦葱蠻。悖叛煽動。元江夷人。圍攻普洱府。又通關大寨。擺夷。附和苦葱。過阿黑江。直犯他郎地方。元江把總康天錫陣亡。臣調迤東迤西兵。令總兵董芳。由元江景東兩路進剿。報聞。辛丑。禮部議覆甯古塔將軍常德奏。長白山爲我朝發祥福地。神迹顯著。請於烏喇之板山望祭處。蓋造享殿。以肅祀典。從之。甲辰。恆親王允禩薨。輟朝三日。加祭二次。造墳立碑。諡曰溫。宗人府以允禩病故。奏聞得旨。三阿哥允祉。向來秉性乖張。器量狹小。皇考每言其不識忠孝大義。自朕卽位以來。屢次加恩。不知感激。時爲開導。不知省悟。朕皆優容之。近年則强悍難制。漸無忌憚。經諸王大臣等奏參。朕不得已。將伊拘禁於景山之永安亭。令伊眷族隨往。供其使令。並將伊子弘景。封爲貝子。以承家業。此朕委曲措置之苦心。



也。近因患病。醫官前往調治。奈病勢沈重。醫藥罔效。朕心惻然。一切殯葬之禮。著照郡王例。賞內庫銀五千兩。料理喪事。秋七月。丁亥。山東巡撫岳濬報。曹州鉅野縣民李恩家。本年六月初五。牛產瑞麟。鬣身牛尾。徧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實爲瑞徵。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得旨。山東地方前歲被水。今產瑞麟。實增愧悚。該撫所請。皆屬虛文。可將朕朝乾夕惕。對越上天之惓忱。曉諭天下共知之。庚寅。禮部議准。湖北巡撫王士俊奏。荊州府江陵縣。爲關聖帝君盡忠授命之地。冢墓現在當陽。今有五十二代孫。歲貢生關朝泰。歲時奉祀。請照解州洛陽守祠之例。授爲五經博士。准其世襲。從之。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西路軍營事務。岳鍾琪辦理。總不妥協。著回京。甯遠大將軍印務。著查郎阿署理。副將軍著張廣泗暫行護理。查郎阿年來事事合宜。克勝大將軍之任。但肅州路遠。未便來京請訓。特命大學士鄂爾泰。馳往傳諭。陝西總督印務。及所辦軍需事。著直隸總督劉於義。前往署理。辛丑。諭軍機大臣。據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七月十四日。賊犯烏孫珠爾處。傅爾丹等接戰數次。敗賊前隊。又賊後隊全至。我師失利等語。去歲傅爾丹冒進損傷。特恩寬免其罪。理應竭力報効。何以又致債事。倘因賊衆我寡。相機回營。尙



屬可原。若係輕躁懦弱。卽應嚴加議處。著順承親王。據實陳奏。丁未。山東巡撫岳溶奏。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時。皎日正中。慶雲環捧日輪。五色絢爛。又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歷午未二時。綢繆不散。正值孔林工竣之時。上瑞疊臻。千秋罕遇。請宣付史館。得旨。前歲文廟重新。慶雲湧見。今園林工竣。復覩嘉祥。或者朕誠敬之衷。爲神明之所歆格。故顯示以象。用昭日監在茲之義。與朕感慶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八月乙卯。順承親王奏。準噶爾前赴厄得爾河源。偵探已確。議於奔博圖山嶺。發兵八千堵截。於七月二十一起程。壬戌。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臣等自巴爾庫爾起程。七月十一日。直抵穆壘。竊見穆壘地處兩山之間。築城其中。情同釜底。又兩山蔓延叢雜。受敵甚易。據守甚難。實非屯兵進取之地。查巴爾庫爾地處平原。南北兩山。南山綵互數千里。直至伊犁。北山漸折而西。南至闊舍圖。與南山鎖合。實爲巴爾布之關鍵。再西烏蘭烏蘇口。則北山已斷。南山之北。卽屬砂磧。是以康熙五十四年間。大兵屯駐巴爾庫爾。卽於闊舍圖派兵駐守。今請於闊舍圖。駐紮重兵。闊舍圖以西之烏蘭烏蘇口。南山一帶之陶賴無克克嶺。北山一帶之小闊舍圖。色必忒鄂龍吉察罕。哈麻爾。鏡兒泉。及糧運臺站經由之噶順吳爾圖。



哈。必爾漢等處。俱各安駐兵丁。則與巴爾庫爾大營。形勢通聯可。免賊人窺伺。但此事宜迅速舉行。若交冬降雪。則沙磧地面。賊人肆意出沒。萬難籌畫矣。得旨。所奏甚明。著速辦理。並傳諭大學士鄂爾泰。署大將軍查郎阿。目下撤兵之後。如何防範進剿。並吐魯番回衆。作何安插之處。詳悉酌議辦理。副將軍張廣泗奏。臣抵穆壘之後。身親閱歷。見大將軍岳鍾琪。調度兵馬。籌運糧餉。以及統馭將士之處。多屬乖方。不敢不據實列奏。一穆壘兵丁。除滿洲蒙古外。其綠旗多係步兵。而日行站程。俱係五六十里。七十餘里不等。路徑崎嶇。身負口糧器械。炎日奔走。沿途困憊。迨行抵穆壘。全無布置。及探有賊騎窺覷。岳鍾琪倉皇忙迫。令闔營官兵。沿山架梁。兩三晝夜。不得休息。其派撥兵丁。旋派旋移。略無甯所。一穆壘城工未就。駐紮營盤。關係甚重。臣與副將軍常賚。兩營所駐。正當西北要衝。乃派兵止二三百人。或百餘人。卽岳鍾琪營盤。亦僅兵丁數百人。倘遇有警。將何以抵禦。至於部曲隊伍。自有一定統束。岳鍾琪每值調撥。概於各營分攤。在兵丁則爲雜湊。在官弁則非本營。且如鎮協以至千把。所屬兵丁。一經抽撥。卽應以該管官帶往。餘留者。竟乏統束。猝遇別處調撥。不得不另委將弁。官與兵。素不相識。徒滋紛亂。一準噶爾賊人。專資馬力。我兵致敵。



必須馬步兼用。而岳鍾琪立意用車。查車戰。利在平原。今自巴爾庫爾至穆壘。沿途溝塹崎嶇。或紆道繞過沙磧。情勢總不相合。至馬步兵丁。除弓箭鳥槍外。止令各帶木棍一根。大刀長戟等械。全無豫備。官兵莫不竊議。一岳鍾琪堅執穆壘地方。可以牧放駝馬。今經細勘。並無牧放之處。馬匹倒斃甚多。因令綠旗兵。留馬二千匹。餘悉趕赴烏蘭烏蘇闊舍圖一帶牧放。查烏蘭烏蘇闊舍圖。止駐二千餘兵。差使煩多。何能分管牧馬。且距穆壘甚近。萬一賊人窺伺。勢難兩顧。殊屬可虞。一穆壘駐兵數萬。糧運最爲緊要。岳鍾琪初謂車行甚易。加以駝運。至九月可運貯十萬石。不致缺誤。今查車路多亂山大嶺。必須繞從沙磧。正屬賊人出沒要衝。難於防護。兼之岳鍾琪。一聞賊信。不論虛實。輒令停止糧車。似此遲緩。轉瞬冰雪在地。運送更艱。數萬之衆。何所托命。一岳鍾琪罔卹士卒。號令不明。鎮將大員。時加呵斥。參遊以下。日事鞭撻。平時議論風生。或聞小警。卽張皇失措。性復剛愎。不喜人言。題奏事件。奉到諭旨。數月不宣。臨事突然傳示。令人莫測誠僞。諸事怪僻。難以悉數。臣雖力圖規正。無奈置若罔聞。軍務重大。不敢代爲徇隱。祈 皇上乾斷。報聞。 癸亥。 上諭。上年據岳鍾琪奏稱。巴爾庫爾。屢被賊人侵擾。穆壘形勢。實爲萬全之地。願以全家性命。保其有



益無害。今張廣泗所奏如此。則岳鍾琪欺罔之罪。擢髮難數矣。張廣泗必有冒知灼見。聽其酌量辦理。務須妥協。壬申。北路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奏稱。八月初五日。在克爾得尼招地方。連擊噶爾丹賊衆。追至大山梁間。殺賊萬餘。賊衆逃往鄂爾昆上游。向推河而去。臣等尋賊踪跡。追剿前進。報聞。參贊大臣侯馬蘭泰奏報。八月初九日。賊二千餘犯西爾哈招。臣等出城迎擊。賊兵大敗。斬殺百餘人。次日追至那壘果爾地方。賊連夜遁去。報聞。上諭。劉世明。命爲副將軍。授以巴爾庫爾領兵之重任。豈知伊苟且瞻徇。退縮不前。著革職。交與署大將軍。於領兵艱苦處。効力贖罪。甲申。命撥戶部庫銀二百萬兩。解送北路軍營。備賞給有功官兵之用。九月。上諭。朕以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令所襲之二等公。加爲一等公。擢用爲大學士。授大將軍。乃伊在口外第八臺。聞科布多地方。準噶爾賊人消息。便自怯懦。奏請往歸化城。朕猶寬恕。授爲將軍。令往札克拜達里克。頃準噶爾賊衆來犯。察罕叟爾之大兵。直越杭愛。搶奪喀爾喀等部落。王丹津多爾濟策零。參贊塔爾岱等。尾追至鄂爾昆之厄爾得尼招。大敗賊衆。膽裂奔散。大將軍已札令馬爾賽。會同達爾濟截殺。今據參贊胡琳參奏。一聞賊衆推河信息。將軍達爾濟等。卽整齊兵丁。前



往截殺。而馬爾賽並不發兵。傳鼐請兵。至於跪求。決不允許。至十三日。因臣等起程。馬爾賽不得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馬爾賽誤國。深負朕恩。國法軍法。俱難寬宥。今已行令明白具奏。俟回奏後。將馬爾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廣東總督鄂彌達奏。臣於巡撫任內。有安南番民鄧文武等五十六人。遭風飄入廣東銅鼓角海面。臣給印文及路費送歸。今伊國王寄到伽南沉香。生絹。棕竹。胡椒。燕窩。魚翅。海參。諸物爲謝。臣卻還不受。上諭曰。辭讓不受爲是。仍須婉言覆之。庶爲得體。壬辰。以康親王崇安母妃患病。命將撫遠大將軍印。交與歸化城都統丹晉收貯。崇安卽速來京。己酉。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順承親王錫保奏。傅爾丹在烏孫珠爾地方。並不整備官兵。豫籌堵禦之策。輒輕調兵進擊。以致有誤軍機。傅爾丹著革去公爵。並領侍衛內大臣。振武將軍。封故恆親王允禩子弘晳。爲恆親王。冬十月。諭軍機大臣等。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西陲討賊之舉。伊亦身任不辭。是以用爲西路大將軍。乃伊秉性粗疏。辦事怠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爲泛常。且賞罰不公。號令不一。不卹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自用。以致防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凡陳奏朕前者。皆虛捏詐僞之詞。爲怙過飾非之計。誤國負恩之罪。難



以悉數。岳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候朕另派大臣訊問。十一月丙辰。以甯古塔將軍常德。爲靖邊大將軍之副將軍。以七世同居。賜湖南沅江縣生員譙衿。

御書世篤仁風額。戊戌。河東總督田文鏡。以久病未痊。奏請解任調理。允之。大

學士伯總督巡撫陝西甘肅經略軍務鄂爾泰奏。肅州嘉峪關金佛寺堡之所管汛地方。南山隘口。抵木魯郭迤邐而西。有硫磺山一座。周圍四五十里。徧產硫磺。並無番夷牧住。若委員開採。依法煎熬。合算人工運費。每淨磺一斤。計值五分。而出產甚多。請開採以利軍需。從之。甲辰。予故太子太保田文鏡祭葬。諡端肅。庚戌。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奏。洪湖爲黃運兩河之保障。高堰乃淮揚二郡之屏障。蒙恩發帑金百萬。興築石隄。爲捍患計。兩載告成。請御製碑文。以垂久遠。從之。十二月乙

丑。諭內閣。呂留良治罪之案。前經法司及各督撫提鎮藩臬等。合詞請照大逆之例。以昭國憲。朕又降旨。令各省各學臣。詢問各學生監等。應否照大逆不道治罪之處。取具該生等結狀具奏。今據學臣奏稱。各省所屬生監。咸謂呂留良父子之罪。律以大逆不道。實爲至當。並無一人有異詞者。普天率土之公論如此。則國法豈容寬貸。呂留良。呂葆中。俱著戮屍梟示。呂毅中。著改斬立決。其孫輩。俱應卽正典刑。朕以



人數衆多。心有不忍。著從寬免死。發遣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呂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毀。其財產。著變價充浙江本省城工之用。丁卯。命副都統索林。奏事郎中張文彬。馳驛前赴扎克拜達里克軍營。將馬爾賽正法。大學士伯督巡陝甘。經略軍務鄂爾泰奏。北路逆賊。在厄爾得尼招。被我兵大敗。向推河逃去。查畢濟一帶。乃逆賊必由之路。中間有袞他馬哈之沙磧。係畢濟要隘。離巴爾庫爾。不過三百里。臣隨咨行護甯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令其挑選精兵。交前鋒統領阿思海。總兵官張存孝。卽日前往堵截。護甯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奏。八月二十八。臣與署鎮安將軍卓鼐等。將大營全撤。自穆壘起程。於三十日。已歸闊舍圖。但細閱地方。難以久駐。臣等不散固執前見。議請將大兵。盡行撤回巴爾庫爾。惟於附近緊要處。酌量安兵駐守。並請飭勒木津。塞木津。漢墩三處。分駐兵撤回。歸併魯慶谷。哈喇火州。皮禪。海洋四處。分駐三處。回民亦移至魯慶谷等城內。報聞。又條奏。邊地屯田事宜五事。從之。張廣泗奏。臣等於八月二十八日。自穆壘撤兵。令總兵官王緒級等。帶兵四千五百餘名。由南路往陶賴無克。克搜濟等處駐紮。又派總兵官張元佐等。兵四千餘名。由北路往鏡兒泉。噶順察罕。哈麻爾等處駐紮。臣與副將軍常賚。領兵六千



餘名。中路行過噶順溝。於初十日。抵巴爾庫爾駐紮。其南北兩路兵。亦各抵駐紮之處。報聞。鄂爾泰奏。邊地屯田。查肅州城南。九家窑荒地一區。土高無水。九家窑之北。上賽中賽。水堡上監水等四堡。俱係熟田。亦因水源不足。兼有漏沙。每歲薄收。請於上流。鑿山開洞。引千人壩之水。逆流而上。以避沙漏。則九家窑荒地可墾。上賽等四堡熟地。更可豐收。從之。以劉世明署甘肅提督。吏部侍郎孫嘉淦。引見期滿。教習人員。奏對失實。上諭孫嘉淦。於雍正元年。尙係檢討。朕看其人。似屬樸誠。屢加遷擢。數年間。官至侍郎。方望其殫竭誠心。爲國家効力。乃偏執自用。從前屢有陳奏。皆迂闊瑣碎。不可見之施行。朕訓其開拓識見。至近日。則緘默不言矣。伊爲祭酒。乃瞻顧私情。將親弟孫揚淦。薦爲監丞。行事乖謬。士論不服。以致孫嘉淦聲名大損。國子監教習。自應分別用舍。以示激勸。卽稱職人員之中。有可膺牧民之寄者。亦有可勝司鐸之任者。是在祭酒。秉公陳奏。始免冒濫名器。用違其材之弊。今於引見教習時。遽稱宋鎬一班六人。俱屬可用。及朕詢問。忽稱方從仁。實不堪用。任意反覆。顯係欺罔。著革職拏問。部議照挾詐欺公律。擬斬。得旨免罪。著在戶部銀庫效力。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揚武將軍工部尙書武格。在軍前捏造撤兵之說。惑亂軍心。



著拏解來京。嚴加訊問。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梟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實覆載所難容。王法所不貸。嚴鴻逵應凌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父子孫兄弟。伯叔兄弟之子。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男十五歲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猖狂悖亂。附會詆譏。允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菴。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菴。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爲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等。俱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內。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尙。應革去生員。杖一百。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應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尙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得旨。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往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立決。黃補菴。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



敬輿。俱依議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尙。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福建總督郝玉麟奏。臺灣北路大甲溪等社。凶苗不法。官兵剿平之。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東華錄要卷二十八終



東華錄要卷二十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世宗憲皇帝。

癸丑。雍正十一年。春正月。

命鄂爾泰往北路經畧軍務。

設西安兵備道一員。

戊

子。

命內大臣海望。總督李衛。前往浙江。會同程元章。相度海塘工程。

敕修江南

范公隄。

辛卯。封允祕爲親王。

壬辰。

賜各直省各書院膏火。各一千兩。

丁未。

上謁陵啓鑾。

四川建昌總兵官趙儒疏報。紫古別兒斯堡等處。賊番不法。殺害

廠員。臣率官兵進剿。克寨六十餘。擒獲首凶。於十二月撤兵。得

旨嘉獎。

庚戌。

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回鑾。

二月。癸丑朔。

上還京師。封二十四阿哥允祕。爲

和碩誠親王。皇四子。爲和碩寶親王。皇五子弘晝。爲和碩和親王。

辛酉。晉封貝勒

弘春。爲多羅泰郡王。

原任副都統阿三。遇賊奔北。貽誤軍機。著於軍前正法。

三

月。命西藏及叉木多。各留駐防兵五百名。餘撤回。副都御史楊汝穀疏言。鄉會試

頭場。有初十夜宿場之例。時刻太寬。恐倩人代作。請嗣後宿場舉子。除習五經者。篇

數煩多。仍照原號。其專習一經者。令監試提調官。傳於至公堂謄寫。並令背誦。以判



眞僞。再硃卷彌封後。用不全字號印卷面。如天大水木等字缺筆。難辨易淆。請嗣後紅號。仍用全字。庶官易稽查。下部議行。侍講學士張廷瑑疏請嚴禁賭具。責成同居父兄伯叔。互相覺察。容隱者。照竊盜同居例治罪。出首者。除不連坐外。本犯罪准酌減。得旨嘉獎。交部議敘。夏四月癸丑。賜陳倓等三百二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午。辦理軍機大臣。議覆查郎阿參奏。專派駐紮搜濟副將紀成斌。抗違玩誤。駐紮無克克嶺。總兵張元佐。任意疎忽。一任賊人藏往亂山。在搜濟卡倫。白鶴溝等處。刼掠糧草。及車戶人等。由陶賴巴爾庫爾逸去。得旨。紀成斌著革職。尋刑部議上。得旨。紀成斌。軍營處斬。張元佐。降三級留營効力。己卯。諭內閣。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之類。殊不可解。揣其意。蓋爲本朝忌諱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者。地所畫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澱山陬。梯航納貢。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爲主。乃復



追溯開創帝業之地。目爲外夷。以爲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之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爲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爲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爲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爲諱也。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爲錯謬。漢書注曰。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隔。互相詆詆。北人以南人爲島夷。南人以北人爲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指之爲虜。我滿洲居東海之濱。若言東夷之人則可。今普天下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呼之爲胡虜耳。總之。帝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體。君臣父子之分。定於天。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絲毫形跡相歧視者也。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若昧於君臣之義。不體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跡。於文藝紀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爲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卽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矣。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該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



揭窮鄉僻壤。咸使聞之。五月。雲貴廣西總督高其倬。疏報普恩逆賊刁興國等。叛逆不法。臣檄提督蔡成貴。總兵楊國華等。統兵攻剿。刁興國及土目楊昌祿等。擒斬梟示。招撫男婦四萬二千六百餘人。此外未獲逆賊。據險負固。現飭嚴剿窮搜。報聞。刑部等衙門議奏。武格居心狡詐。蓄志奸邪。假稱諭旨。惑亂軍心。負恩誤國。情殊可惡。應擬斬立決。得旨。武格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乙未。軍機大臣議准。經略軍務大學士伯鄂爾泰奏。明歲大兵前進。噶爾丹乘機攻剿。今歲交秋。應緩行至科布多等處。每人給兩月口糧。用官駝載往。其餘八月口糧。須用八萬石。應交范毓麟。陸續運往。並請欽定掌管副將軍印信之人。得旨。靖逆左副將軍印。著額駙策凌掌管。右副將軍印。著塔爾岱掌管。副將軍常德。著與策凌同行。議政大臣永副。授爲內大臣。著與塔爾岱同行。丁酉。大清會典告成。六月。庚申。皇子弘瞻生。辛酉。晉封劉貴人爲謙嬪。廣西巡撫金鉷。疏稱鬱林所屬之富民鄉。藤厘坡。忽湧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餘畝。得旨。著建神祠。奉祀泉神。丁丑。命辦理軍機大臣尙書性桂。內閣學士雙喜。往北路軍營。與原任侍郎巴泰。協理軍需事務。戊寅。貴州提督哈元生。疏報進剿九股頑苗。擒獲首犯一百九名。餘皆投誠。



安插。營田觀察使陳儀奏報。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山漲驟發。豐薊一帶。田禾淹潦。民房倒塌。調尹繼善爲雲貴廣西總督。先是雲南思茅土把總刁興國等滋事。前督高其倬擒興國。餘黨尙未解散。至是尹繼善奏言。元江臨安。賊勢猖獗。臣調鶴麗鎮總兵楊國華。領兵往元江。與臨元鎮總兵董芳協剿。賊潰匿腊縱。我軍遣諜入賊寨舉火。奮勇衝入。斬賊酋三。從賊百餘。生擒六十九名。秋七月。廣東總督鄂彌達疏言。各標協營及鋪戶行匠所用硝磺。向由布政司給票買運。據布政司甘汝來詳。改由總督衙門給票。稽察較爲嚴密。得旨允行。永爲例。戊子。以順承親王錫保調度無方。坐失機宜。命平郡王福彭代爲定邊大將軍。討噶爾丹策凌。庚寅。著將順承親王錫保革去大將軍。並親王。其順承郡王查應襲之人承襲。熙良世子之爵。亦著革去。錫保著聽平郡王指示効力。丹津多爾濟著削去巴圖魯勇號。將伊子世子革退。撤回黃帶子。革去親王。授爲郡王。仍留喀爾喀副將軍之任。辦理未完馬匹之事。協助平郡王料理蒙古之事。冊卜登著革去郡王。仍授爲貝勒。撤回黃帶子。削去巴圖魯勇號。令往科布多効力贖罪。以每聞賊至。不發應援。退縮不前。捏報軍情故也。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報監亭縣牛產瑞麟。八月丙辰。署甯遠大



將軍查郎阿。奏稱庫爾墨圖山地方。逆賊五千餘人來侵。被我官兵奮力攻擊。斬殺二千餘人。餘俱生擒。未脫一騎。得旨嘉獎。大學士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張廷玉。

遵旨議奏。新科庶吉士。恩給廩餼。每月給銀四兩五錢。器用什物。向工部支取。並撥官房一所。爲教習館。令庶吉士等肄業其中。新刊上諭。每人各賜一部。內務府所刊經史詩文。每種頒發三部。永遠存貯館內。以資課習。從之。九月。庚辰。河東總督王士俊。糾參河南學政俞鴻圖。納賄營私。得旨革職嚴審。辛卯。諭內閣。朕已降

旨。諭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大學士張廷玉著給假數月。於十月十三起程回家。舉行典禮。張廷玉之子張若靄著隨去。其族中子弟。若有在京閒散職銜。可以暫假者。准其隨回襄事。江蘇學政張廷璐亦著給假。暫回本縣。事竣仍回本任。刑

部議覆署甯遠大將軍查郎阿。參奏總兵曹勳領兵哈密。縱賊失機。得旨曹勳著

軍前正法。冬十月丙辰。大學士張廷玉給假南回。賜帑金一萬兩。爲祠宇祭祀

之用。並賜御用冠帶衣裘。及貂皮人蔴內絁等物。頒給內府書籍五十二種。交與江南織造高斌。從官艘運至桐城本籍。雲貴總督尹繼善奏言。元臨內地。現雖平定。而攸樂思茅。餘孽未靖。臣調兵剿捕。念地方遼闊。兵到勢必奔竄。酌出東西兩路。各



路兵分剿事竣。再分遣士練沿江堵禦。以防奔軼。令投誠賊酋才輔國隨軍効力。今已攻破賊棚十五寨。招降夷民八十餘寨。其遁匿餘黨。分路圍剿。務在廓清。臣維攸思一帶。非元臨內地可比。非兵不足示威。恃兵又無以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操縱得宜。庶邊圉永甯矣。諭曰。剿撫名雖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剿者亦宜顯施斬馘。俾其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可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心之師。卽寓將來善後之舉。是乃仁術。非關詐謀。甯止綏靖普思。將見信孚莽緬也。識之。十一月丁亥。賜孫宗夏等一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辰。諭內閣大學士嵇曾筠。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整理有方。調度合宜。朕念伊父之忠義。伊母之節操。雖已贈卹褒旌。尙未膺一品封典。今特殊恩著給與大學士應得誥封。以示優眷。乙未。安南國王黎維祐。遣陪臣訃告故王黎維禔喪。並請襲封。貢方物。十二月壬子。宗人府奏請襲封順承郡王爵。得旨。熙良著襲封多羅順承郡王。代伊父錫保効力贖罪。諭內閣。朕因浙江海塘關係緊要。特令杭州將軍阿里衮。副都統降昇。會同該撫程元章。督催辦理。近聞堵塞尖山。開挑引河。查看數次。但以行文調取閩省善水之人試探爲辭。若工實難施。亦應及早奏聞。何得半年以來。



尙無頭緒。著傳諭及時修築。毋得仍前怠忽。

甲寅。雍正十二年春正月。命公博爾屯。同副都統綽爾多。領紅郭爾鄂隆兵。往烏理

雅蘇泰軍營。聽大將軍調遣。工部議覆。直隸總督李衛奏。豐潤營田觀察使陳儀

條奏。一玉田豐潤等處圍田。爲雨淹冒。請查明殘缺隄岸。動帑修補。一薊運河隄工

緊要。請加高培厚。一小河爲鴻橋藍泉二河會流。舊有民埝。請修築。並疏濬鴻橋。一

洵河深塞外東流。與薊運會合。南北兩岸險要。請設歲修銀兩。豫備椿埽。一對河東

岸。乃玉田民埝。請加倍防護。一還鄉河性駛流曲。豐玉隄埝。多被漫決。請設歲修銀

兩。一陡河卽館水。由深河。又豐潤至石家沽以下。河窄流紆。兩埝單薄。請悉展挖。卽

以所挖之土。增築兩隄。從之。定邊大將軍福彭奏。軍中駝馬。最關緊要。現今喀爾

喀札薩克諸藩臣。進獻駝馬。沉臣等宗室。如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皆有馬廠。滋生馬

匹。臣家稍淡薄。見有馬場。滋生馬五百匹。情愿自送軍前備用。伏乞恩准。並將臣摺。

交諸王等閱看。允之。二月庚申。禮部議覆。廣東巡撫楊永斌奏。興甯縣民幸登運。

年一百二歲。長子幸伯達。八十二歲。次子幸伯玉。八十歲。三子幸伯錦。七十八歲。四

子幸伯旺。七十四歲。五子幸嘉賓。六十七歲。一門眉壽。千載希逢。請予旌表。以光盛



典得

旨依議。幸登運。著加賞上用段一匹。銀十兩。

壬戌。

上以大學士張廷玉

回京。遣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迎勞於蘆溝橋。頒賜酒膳。

大學士等議奏。浙江海

塘工程。前奉諭旨。令該督程元章等先築土備塘一道。堵塞尖山水口。漸決。改建石塘。并於中小鹽開挖引河。分淺江流。以減水勢。今該督奏稱。尖山水口。勢難堵塞。引河亦難於開挖。查海塘關係重大。應令該督再於中小鹽詳加踏勘。妥議具奏。至於尖山水口。實係海塘受患之由。若不堵塞。則每年亦徒費錢糧。應交該督預備物料。俟冬初水落。設法奉行。得旨。程元章毫無確見。著將海塘工程。交杭州將軍副都統隆昇總理。令御史徐武前往協辦。文武工員俱聽隆昇揀調。其物料錢糧。仍著程元章料理。

壬申。

諭軍機大臣。據大將軍平郡王奏。塔爾馬善等進剿。行至額齊

斯河。見逆賊人衆。牲畜盡行收去。遂領兵暫回。所有怯懦情由。已經移咨飭行。朕思逆賊既已探知。先行移避。即令深入。於事何益。平郡王飭行。殊爲過當。王大營現駐迤東。離行軍處甚遠。額駙策凌身在彼地。逆賊虛實。知之必悉。嗣後係策凌承辦事件。俱聽伊總理。以額駙策凌子。台吉成袞札布。署理喀爾喀副將軍印務。

三月。

戊寅。大學士等議准。杭州副都統隆昇奏。浙江海塘工程。命臣總理。查得河莊等山



之東。舊有南港河一道。舟楫可通。今西首淺淤者。僅十五里。挖空甚易。所費亦輕。旗員兵丁。情愿効力等語。應如所請。募夫施工開挖。從之。王大臣等議。據署甯遠大將軍查郎阿。疏參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所管馬匹倒斃。走失十分之六。得旨。觀音保。卽在軍前正法。阿克山。在巴爾庫爾城枷號。秋後處決。尋查郎阿。請將二人。暫停正法。俱在通衢枷號。從之。甲申。刑部議奏。參革河南學臣俞鴻圖。受賄營私。應擬斬立決。得旨。俞鴻圖著卽處斬。學政督撫同在一省。優劣未有不知。嗣後如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者。經朕訪聞。該督撫亦必照溺職例嚴處。尋以俞鴻圖之父戶部侍郎俞兆晟。不能教子。及家人曹楷。來往京中會銀。懵然罔覺。著革職嚴審。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官兵進剿普思逆夷。大捷情形。土賊猖狂。臣檄將弁進剿。擒斬首惡神仙喃奔等。二百餘名。招降八千餘名。攸樂思茅一帶。俱蕩平。得旨。嘉獎。軍機大臣議奏。喀爾喀公噶木丕爾。於上年冬月嚴寒之時。領兵過阿爾泰山嶺。開通雪路百餘里。直抵察罕胡濟爾等處。賊衆驚潰。棄輜重奔逸。當經擒獲男婦馬匹牲畜等物。振旅還師。甚屬効力。應註冊議敘。從之。順天學政吳應采疏言。八旗生員。歲試不到者甚多。如概除名。則將去大半。若任規避。則徼倖一矜。竟成游惰。且



且八旗人材英敏。果奮發砥礪。不乏超羣之士。若自量文理不能上進。卽當勤習弓馬。豈容名廁膠庠。優游無事。此後如果駐防隨任者。令本旗查明。知照學臣。或發教官造冊申報。倘仍無故不到。照例斥革。又定例歲科兩試文武。由縣考取。造冊送府。惟大興宛平童生。止憑審音。並不衡文去取。請照例由縣審音考試。再造冊送府。庶例歸劃一。而假冒頂替之弊可杜。上嘉其奏。下部議行。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黔省新闢苗疆八事。一台拱舊營。地基窄狹。請改建於歐家寨地方。以收形勢之勝。一九股地方遼闊。前議駐兵一千。尙覺單弱。請再添兵二千。將台拱營改添一鎮。移清江鎮總兵官駐紮。置中左右三營。設游擊守備各三千。總六把總十二。酌量分駐。下秉稿貢等處。以通鎮遠聲勢。清江改爲一協。設副將一。統率原設左右兩營官兵。一台拱改議設鎮。請將清江同知移駐其地。清江旣議改協。請於鎮遠府添設理苗通判一。駐紮清江。撫戢苗夷。其天柱縣縣丞應裁。添設施秉縣主簿一分。駐台拱。以備同知任使。一台拱糧運緊要。查歐家寨前有河一道。可以直通下秉。請確估疏濬。以利輓輸。一台拱增駐之兵。若新募充補。技藝生疎。請於各鎮協營兵內。擇其精壯熟練者。抽撥充補。以資緩急。一從前焚剿各寨。不無逃匿山箐之人。請將現在拋



荒之田。徧行曉諭。令復故業。一九股地方。雖增設官弁。多方化導。猝難收效。請將苗疆界址清查。於舊有頭目內。擇其良善老成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令其管約稽查。一古州清江地界相連。中多險要。應於適中朗礪地方。分設塘汛。並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誨。從之。河東總督王士俊。請將原任河督陳鵬年。入祀賢良祠。以申報享從之。夏四月。直隸河督顧琮奏。永定一河。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暢注入淀。乃陶河以南。漸積填淤。正議挑濬。仰蒙天賜引河開刷。二十餘里。有四十餘丈之遠。不勞民力。悉出天工。得旨。展祀河神。以答神貺。庚午。諭大學士。著傳諭廣東督撫。禁進象牙蓆。以其過於華麗也。有自海洋來者。屏棄勿買。則製造之風。自然止息。五月。先是果親王允禮。劾奏協辦大學士總理戶部尚書彭維新。植黨營私。壞法欺公等款。一將彭燕貽。秦休。四十九。僧保等。濫行保舉。一私借戶部存公銀一千八百兩。一倒提年月。爲周本濬捐監。一將費揚古已入井田之地。違例撥還。一例應歸旗之劉大等。准入民籍。一達爾濟等應納買地銀兩。代爲延緩。一遺失小票之監生陳彥拭。仍給部照。一徇庇四十九承買官地。一李樹德入官家產。行文暫停變價。一沉攬呈堂稿三十一件。一袁大偉謝臭不准寬免之稅項。批令行查。一受許秉



義衣帽紗緞。疏入。詔革職。交部審擬。尋議私借飯食銀一千八百兩。照監守自盜例。斬監候。至是奉 上諭。彭維新受恩深重。朕不次擢用。爲戶部尙書。且令辦事內閣。數年來。所以委任優待之者。至深且厚。伊苟具有人心。必無忍於背負之理。況伊歷任庸碌不及。朕誤視爲過於拘謹。限於才力。種種將就。今在戶部衙門。輒敢徇情作弊。植黨營私。將怡賢親王殫忠竭力多年經畫之良規。任意更張。甚屬可惡。今刑部福敏張照等。審訊此案。竟敢懷挾私心。公然在朕前。巧於舞弊。將應行詰問根究之處。一概蒙混開除。反將挪用飯食銀一條。擬以大辟。似此輕重出入之間。顛倒錯亂。高下其手。朕實不料福敏張照等。職司刑官。而敢於爲此詐僞欺蒙之舉也。此案著交刑部堂官。另行確審定擬具奏。倘仍敢固結徇隱。朕必親自審訊。將刑部堂官。與彭維新一體治罪。尋議彭維新。居心巧詐。賦性貪鄙。植黨營私。貪贓壞法。或背旨以市私恩。或徇情而誤國帑。妄作威福。收支留難。擅用官銀。沉擱部務。甚至將國家定例。並怡賢親王在戶部歷年整理經畫之良規。肆行變亂。任意更張。法難寬宥。情尤可惡。查律載官吏挾詐欺公。變亂成章者。斬監候。彭維新應治罪如律。從之。乙未。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朕意今年停止進兵。命大將軍擇科布多相近形勢之地。



分駐游牧。諭今年停止進兵。遣使前往。宣示利害。賊衆知懼求和。卽行定議完結。賊若游移推諉。則整備大兵。明年進剿。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侍郎傅鼐。學士阿克登衆佛保。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俱馳驛來京。著平郡王帶領傅爾丹。暫住科布多。總統弁兵辦理。西路軍營。交張廣泗辦理。癸卯。吏部議覆左副都御史鄂爾賽奏。六科給事中員缺。從前滿漢俱有以員外郎升用者。今漢給事中出缺。例由漢御史轉用。其滿給事中。請照漢給事中之例。亦俱以御史轉補。從之。六月。命湖廣四川督撫。設立三峽等處救生船隻。河東總督朱藻奏。河南考成縣劉家店。舊有河身兩道。每遇汛發。大溜注射隄工。欲取直順行。必須開挖引河。令自劉家店西。至新莊東。添開引河一道。兩岸隄工。如同磐石。下部知之。戶部議覆凌如煥條奏。查報墾地畝。升科定例。水田限六年。旱田限十年。而有司奉行不實。或墾少報多。希圖議敘。及至升科之年。按冊有餘。按畝不足。報墾官已邀敘典。接任官豈甘賠墊。勢必於里甲中均派飛洒。以求足額。計令該督撫。另調隔屬賢員。履畝勘實。與所報之數相符。取具印結報部。然後准其議敘。倘有捏造。督撫將原報官。及出結之員。一併參處。應如所請。再從前各省所報。或墾少報多。濫邀議敘。及升科之後。虛額賠墊。亦未可



知。應令督撫查核參奏。從之。河道總督朱藻奏。開封府祥符縣南莊北莊等處。河灘適中之地。水勢直趨。刷成引河一道。化險爲平。下部知之。秋七月。命果親王允禮。往秦甯經理達賴喇嘛住藏。因閱直隸山西陝西四川四省兵。諭額駙策凌查郎阿。回軍營。令將兵丁酌留防邊外。其餘有勞績被傷。並無兄弟子姪者。俱撤回。八月丙午。遣侍郎傅鼐。額外內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前往準噶爾。宣諭台吉噶爾策零。以寬大之恩。開其迷誤。畫清邊界。不得踰越。壬戌。諭宗人府貝勒允禩。人本庸愚。性復懶惰。上年派往祭陵。伊行至通州。稱病而回。今年派出。又託病不往。甚屬無知。著革去貝勒。降爲公爵。以示儆戒。弘春。向來爲人尙屬小心勤謹。及封郡王之後。肆口輕佻。不顧行止。所辦該旗事務。種種舛錯。著革去郡王。仍爲貝子。管鑾儀衛衙門事。乙丑。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官兵進剿元江臨安普思一帶逆夷。悉平。九月。禮部議准江西布政使李蘭奏。故唐御史中丞張巡。見危授命。保障江淮。江西居民。廟祀最盛。捍禦鄱陽一湖。屢昭顯應。請加封賜祭。從之。尋封爲鄱陽湖顯佑安瀾之神。辛巳。吏部議准宗人府府丞張國棟奏。賢良方正出身人員。原因行止端方。才品素著。始膺保薦。得官之後。除因公註誤。仍照定例議處外。如犯



貪酷不法等案。應分別加倍治罪。至原保舉之州縣道府。及不能查出之督撫等。亦請分別加等議處。從之。壬辰。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九月初四日。吳爾圖水有賊數百人藏匿。臣飛飭副都統班第。達什。總兵張元佐。遊擊郎建業。於初五日夜。齊赴喀桃。以南蘆草溝一帶。復飛飭固原提督樊廷。帶兵赴麟旋子地方。分路搜剿。果於喀桃遇見賊夷潛伏。我兵奪據山梁。連敗賊衆。遂越過噶順。直抵鄂龍吉大坂。斬賊四百餘名。生擒三十六人。身負重傷者甚衆。獲器械馬匹牲畜無算。追殺一百七十八里。餘賊遠遁。得旨嘉獎。交部議敘。定邊大將軍福彭奏。東北路官兵。遵旨於九月初六日。自科布多軍營撤回。俟大軍齊集過冬地方。酌遣分駐各處。報聞。福建總督郝玉麟。奏臺灣府彰化縣。沙里興社生番內附。冬十月。吏部議准直隸總督李衛。奏熱河八溝地方。各該管官事宜。一熱河地方。既設承德州知州一員。應令原設同知通判。專管旗人之事。該知州專管民事。一口外幅員甚廣。凡遇盜案。請令該汛武職。會同文員。協力緝捕。一熱河監獄。請專歸承德州管理。並添設吏目一員。以資督捕。一八溝同知。原爲專管三處喀喇沁民人事務而設。若仍令承德州兼理。恐有彼此推諉情弊。應將該地方民人命盜案件。命該同知自行驗審。如有關值



蒙古之事。令會同值年章京驗審。一八旗既駐有專管官。應將熱河東河通判所管之八溝東街等處。歸於該同知章京管轄。一八溝同知所司會審案件。應與章京並列官銜。用同知關防。徑行詳解達部。無庸向喀喇沁各王子處用印。一命盜等案。民人事件。關涉蒙古者。該章京行令扎薩克等。交與所轄地方。查緝解送。一八溝東街。向有與熱河通判協守之守備千總各一員。應撥與八溝同知。就近協辦巡查。請照通判衙門之例。添設巡檢一員。一八溝同知。承德州知州。請仍隸霸昌道管轄。並照邊缺之例。三年無過。即行升用。一熱河理事同知通判等所管巨細案件。向例俱應先報內部。定擬人犯。由古北口提督轉解。與內地州縣不同。今既設立知州同知等官。請嗣後除在外法司難以定案者。仍會審徑行解部外。其一切旗民命盜。照例申詳該上司。審擬具題。一八溝地方遼闊。該同知駐紮之處。請酌量添設遞馬五匹。捕役八名。以供差遣。從之。戊午。命郝玉麟爲浙閩總督。程元章以總督銜專管浙江巡撫。並兩浙鹽政事務。己巳。景陵寶城瑞芝生。十一月壬申朔。大阿哥允禔卒於高牆。諭內務府大臣。允禔薨逝。著照貝子例辦理。癸酉。諭宗人府。大阿哥允禔之子弘昉。著封鎮國公。副都御史楊汝穀奏言。向例軍功紀錄一次。加一



東 金 卷 二 十 九  
級。俱作尋常一級抵降。未爲平允。請嗣後軍功紀錄二次。抵降一級。軍功加一級。抵降二級。其抵俸。以軍功紀錄一次。抵罰俸一年。從之。廣東總督鄂爾達疏言。欽州屬之東興街思勒洞。地近安南。民夷雜處。且多私販。請於龍門協酌撥千把總一兵五十。防守。移本州州判駐之。再於該協抽撥隊目一兵十七。防守思勒洞。令廣州府同知就近彈壓。均如所請行。十二月癸丑。吏部等衙門遵旨覆奏。廣西省向與黔省均有辦理苗疆事務。是以暫令雲貴總督統轄。今黔粵兩處苗蠻。輸誠向化。用兵事竣。請循舊制。將廣西就近。仍歸廣東總督統轄。從之。雲貴總督尹繼善奏。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逢聖壽之辰。雲南楚雄府大理府等處。卿雲見。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二。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九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田土山蕩畦地。八百九十萬一千三百八十七頃二十四畝有奇。徵銀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三十一兩有奇。米豆麥。四百七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八石有奇。草。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六十九束。茶。三十四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引。行鹽。四百九十三萬六百二引。徵課銀三百九十九萬二千五百五十七兩有奇。鑄錢。六萬八千五百三十九萬有奇。



乙卯。雍正十三年春正月己卯。

諭內閣。今日諸王大臣等。以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

九日。慶雲見於雲南之大理等府。又見於廣東之高州府。又山東甯陽縣產毓麒麟。嘉瑞駢臻。仰見上天慈恩福佑。具摺稱賀。朕向來不言祥瑞。非爲謙讓虛文。但兩省慶雲。何如處處雨暘時若。俾歲歲五穀豐登。萬民樂利。斯真可謂上天慈佑。爾等爲朕思之。何由使宗室天潢之中。人人品行端方。何由使八旗根本之地。事事奉公守法。何由使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萬事咸宜。何由使封疆守土之吏。大法小廉。萬民安業。朕之願望。常多未滿。則斯產麟。何足深慶。若以產麟爲朕德所感。益屬朕所不居。朕十二年來。懇切至誠。時時訓誡。爾諸王大臣。亟須猛省奮勉。厚自期待。果能實心實力。辦理國家政事。俱成朝廷公正之大臣。則澤被生民。感召天貺。將使四海九州之大。盡被五風十雨之徵。此時再感上天慈佑。賀朕祥瑞。豈不更勝於慶雲屢見。麒麟疊生乎。是乃朕所切望者。諸臣尙各勉旃。二月壬寅朔。諭內閣。聞各省武弁中。有於該管上司前。文稟應對。用天恩。天喜。天顏。聖明。謝恩等類字樣者。且於上司批示。稱爲接奉硃批。此等謬妄處。皆由該弁不諳文義。信口稱呼。無人指教。其文稟多憑幕客書吏書寫。該弁目不識丁。以致草野無禮。至於如此。嗣後著該管上



司。隨時教導。俾各知禮節。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等知之。癸卯。諭文武生員。不准

入營伍。如有情愿革去生員。當兵食糧者。卽行知該學政除名。准留營差操。癸丑。

上謁陵啓鑾。己未。上還京師。己巳。吏部等衙門。議准湖廣總督邁柱奏。苗

疆容美土司地方。改爲州。其所屬五峯司地方。設縣治。改彝陵州爲府。尋定新政府

曰宜昌。附郭縣曰東湖。容美所設州曰鶴峯。五峯所設縣曰長樂。並原立之直隸歸

州。長陽。興山。巴東。皆隸焉。又於恩施縣建府治曰施南。設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

己亥。定邊左副將軍額駙策凌。遵旨議奏。噶爾丹策零。請哲爾格西拉胡魯蘇。爲

我喀爾喀游牧地界。查從前喀爾喀游牧地界。尙未至哲爾格西拉胡魯蘇地方。應

照伊所請行。但我卡倫。原在阿爾泰迤東。勒貝和邵和通。鄂博布延圖科布多。託羅

和烏蘭等處安設。此係哲爾格西哲胡魯蘇界外。應議定將我卡倫。照舊安設。至厄

魯特游牧。應以額爾齊斯爲止。如伊不遵。或以阿爾泰嶺爲界。不得越過哈巴博爾

濟阿里克泰清吉爾等處。至中間交壤之處。彼此俱毋得打牲。嗣後阿爾泰迤東。令

我處巡邏。迤西。令彼處巡邏。如此庶爭端可以永息。再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在時。

其游牧。原在河泊克薩里察罕胡濟爾迤西。數年以來。漸越額爾齊斯。賊夷素性狡



詐反覆無常。使伊游牧。相逼太近。則防守實難。斷勿令過阿爾泰嶺。方爲善策。報聞。  
夏四月。命廣東總督鄂爾達。兼轄廣西。仍駐肇慶府。辦理軍機大臣。遵旨議  
奏。北路軍營官兵。臣等會同副將軍常德。詳加籌畫。應如新近派往之滿洲蒙古綠  
旗兵丁內。選留二萬名。分駐各形勝地方。其餘盡行撤回原處。鄂爾坤等處。去年更  
換綠旗兵八百名。仍留種地。得旨。北路軍營。駐兵二萬之處。可密行文大將軍平  
郡王。今噶爾丹策零。雖遣使求和。而疆界尙未議定。不可深信。俟準噶爾傾心歸順。  
始可酌量撤兵。若駐兵不敷禦敵之用。則不如不駐兵矣。但兵數太多。未免耗費國  
帑。務須詳悉籌畫。此二萬兵。能否禦敵之處。著大將軍副將軍等。公同妥議。密奏。  
丁巳。諭。上年廣東總督鄂爾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採。以資鼓鑄。於粵民生計有  
益。旋經議行。後復有人極言其不應行。著該部卽行文該省停止。閏四月。雲貴總  
督尹繼善奏稱。臺拱古州南鎮。現今合剿奸苗。其事起於奸苗圖騙銀錢。造言誑惑。  
古州文武官。不能善爲彈壓。一聞聚集。不卽擒拏。鎮臣韓勛。擊散苗衆。不卽追捕。致  
令蔓延債事。俟事竣。詳查具奏。報聞。阿克敦傅鼐等。回京奏稱。噶爾丹策零。請將  
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爲我喀爾喀游牧地界。並繪圖呈進。先是。上密寄北路副將



軍策凌詳悉定議。至是。上從策凌議。旋據準噶爾遣使垂納木喀齎表進貢。降旨定疆界。使之齎回。留駐巴爾庫爾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尙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琰。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大將軍平郡王。遵旨議奏。北路軍營事宜。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名。餘各撤回原處。得旨。平郡王著暫留統轄。丁酉。以勅諭噶爾丹策零。己亥。禮部議覆河東總督王士俊奏請奉祀先蠶。臣等謹按蠶神名號。周禮鄭注。上引房星。以馬祖爲蠶神。然蠶與馬同出天駟。而天駟可爲馬祖。實非先蠶。誠如李釋之論。淮南子引蠶經。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黃帝制作衣裳。自此始也。漢記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事。屬無稽。查禮記。享祀先蠶。不著名號。隨建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唐會要。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宋景德三年。詔祠先蠶。依先農例。遣官攝事。本於周禮有宗伯攝祭之文也。前明釐正祀典。山川百神。各依本號。如農始炎帝。止稱先農之神。則蠶始黃帝。亦止應稱先蠶之神。再周制蠶於北郊。其壇應設於北郊。祭日用季春吉巳。一切壇制祭品。俱視先農典禮。京師爲首善之地。應於北郊建壇奉祀。屆期派禮部堂官一員承祭。通行直省各府州縣。一體遵行。從之。五月。諭湖廣總督邁



柱等奏報台拱逆苗不法。黃平施秉一帶地方俱遭擄害。著邁柱及提督董芳再發兵二千名協力嚴剿。至賊苗敗遁還巢。勢必攻打古州等處。著廣西巡撫金鉷提督霍昇派精銳三千名以二千名由洪江一路逕到黎平。進古州背後應援彈壓。以一千名由河路至平宇一帶防範下江。以備調遣。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爲揚威將軍。諭將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凶苗及內地倡首附近逆惡諸寨痛加剿除務盡根株。軍機處議覆兩廣總督鄂彌達奏稱派撥督標兵二千名令左江總兵王無黨領赴古州援剿。又調廣西撫標兵五百名於黔粵交界汛地彈壓從之。甲子。上命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皇五子和親王弘晝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戶部尙書公慶福尙書魏廷珍憲德張照徐本都統李禧甘圖璧侍郎呂耀曾俱辦理苗疆事務。查郎阿奏噶爾丹策零現今遣使齎表求和軍營滿洲蒙古兵應行撤回者俟噶爾丹使臣回後請按程挨次分隊行走令原管之將軍副都統等官領進嘉峪關抵肅州各回該處至綠旗兵丁現共一萬四千餘名已挑選留一萬一千內將一萬駐紮巴爾庫爾一千添防哈密其餘俟滿洲蒙古兵起行後亦挨次令各營原管大員帶領進口報聞。丁卯揚威將軍哈元生等奏古州逆苗不法。四月初



一等日。副將紀龍。周儀。署參將哈尙德。崔傑等。領兵分路擊殺苗逆。斬獲無算。驛路  
開通。黃平一帶。居民復業。地方安謐。得旨嘉處下部議敘。六月。軍機處議。查郎  
阿等奏。西路駐兵事宜。一巴爾庫爾。與哈密。中隔南山大阪。聲息不能驟通。與其分  
駐於兩處。不若合駐於南山。應將留駐巴爾庫爾之兵二千名。原駐哈密。其哈密原  
議之二千名。再添一千名。共五千名。應駐哈密三千。其西之三堡。沙棗泉。東北之塔  
爾那沁。各駐一千。一軍營馬駝。哈密炎熱。牧處甚少。應於播種後。撥哈密塔爾那沁  
沙棗兵。合二千。至北山招莫多。胡吉爾太沙山。子鹿心山等處游牧。添設斥堠。俟交  
冬。仍回山南。將斥堠撤回。一南山大阪。爲哈密北面屏藩。應於駐兵內。撥兵分駐。槃  
道上小堡。於鹿心山。松樹塘。烏蘭特木爾斯畢。南大坂等四處。各設斥堠。至於無克  
克嶺。爲三堡。沙棗泉要隘。應於駐兵內。撥派安設。無克克嶺上。不堡於搜大坂。白揚  
溝。羊卜納錫納腦兒三處。各設斥堠。其塔爾那沁。應於駐兵內。派撥安設。河源小堡。  
於莫艾舒魯孫大坂二處。各設斥堠。一留駐巴爾庫爾兵丁。已歷七載。應令全撤。查  
安西鎮標。及瓜州兵。現駐防哈密一千名外。應卽於安西兵內。派撥四千名。赴哈密  
駐防。以均勞逸。從之。尋又議。就近於肅鎮。提西甯鎮。安西鎮。各撥一千。令足五千。



更番迭戍。哈密派提督一員駐紮。授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將軍。與哈元生辦理剿撫機宜。以逆苗仍盤踞山梁故也。奉 上諭。查楚兵五千。原係董芳所轄。應聽董芳調遣。而粵東粵西兵八千名。前進古州。若古州等處。無庸八千全數。所餘之兵。應併令董芳統率調遣。至哈元生現駐楊老地方。其上游調來之滇黔漢土官兵。一萬數千名。應令聽哈元生統率調遣。與董芳分領夾攻。毋致耽誤。至內地清理之後。哈元生卽應酌帶各省鎮弁。前進苗疆剿撫。內地各寨。亦應彈壓安置。并於附近苗疆要隘。駐兵應援之處。應令董芳辦理。其所辦事件。兩人互行知會。並令知會撫定苗疆大臣張照等。及該督撫。再查官兵已陸續到黔。理應速清內地。急援清江。乃內地逆苗。仍然猖獗。而清江施秉。猶未開通。且文移往來。猶從僻路遞送。此中情由。或係兵力未齊。或係逆苗截阻。應令張照哈元生等。據實具奏。又查調撥楚省官兵赴黔。原爲保護城汛。剿禦逆苗之用。今貴溪被攻既急。鎮遠相去甚近。何以鎮遠文武坐擁楚兵一千八百之多。竟不分撥救援。以致縣城失守。著張照等一並查奏。軍機處議。總理青海番子事務德麟奏。哈爾塔圖駐紮西甯大通。綠旗兵二千。現遵旨議撤。但噶斯一路。設卡探信。防護青海蒙古游牧地方。甚屬緊要。應於青海札薩克派兵



二千名。豫備策應。在內挑選精兵二百名。並綠旗兵一百名。在得布特里伊克桑旦木等地方。安設臺站卡倫。按年換班。從之。大將軍平郡王奏。北路軍營散兵事宜。京城滿洲大營等兵。各給馬匹口糧。於六月中陸續起程。各回營汛。報聞。秋七月。戊申。諭內閣。前聞浙江海塘。於本年六月初二日。風潮偶作。衝決甚多。總因數年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不隨時修補。以致脚根空虛。隆昇與程元章等。意見不合。汪滌張坦麟。但知隨聲附和。不顧國家之事。前因虐使民夫。尅減石料。經朕申飭。略知收斂。然石萬斤。尙減價六七折不等。欲符原估六萬之數。責令石匠包賠。以致逃亡誤工。朕不惜數百萬帑金。冀以保全一方民生。而各官懷挾私意。不知爲國爲民。宜乎上天垂象。以示儆也。目今秋汛正大。一切修搶保護事宜。俱交與隆昇程元章汪滌張坦麟等。悉心料理。倘仍蹈前轍。再有疎虞。致傷田廬民命。必將伊等從重治罪。郝玉麟。既不據實奏聞。亦不能置身事外。廣西提督霍昇奏。與總兵王無黨。率兩粵兵七千餘名。陸續已到古州。分兵前進入寨。剿殺逆苗七次。斬獲甚多。現與古州總兵韓勛。酌議分撥進剿。令督撫轉飭州縣官。嚴禁酒肆。不得沽酒與軍營撤回之兵。違者責懲。調派保定兵二千。及熱河浙江湖廣四路回營兵各一千。往



常德辰沅等處分駐彈壓。命都統甘圖等統率。以湖南緊接黔省之思南鎮遠等府也。乙卯。刑部議革職署甘州提督劉世明。縱兵爲盜。冒餉侵帑各案。請擬斬立決。從之。大學士一等伯鄂爾泰。疏請罷斥。並削去伯爵。得旨。古州苗疆一案。從前鄂爾泰以爲必應征剿。彼時苗民相率向化。功成迅速。朕心嘉悅。特錫伯爵。乃平定未久。卽數次蠢動。近則直入內地。焚劫黃平一帶郡邑。居民受其擾害。朕詢問情由。鄂爾泰亦以爲出於意外。是從前經理。本無定見。布置未協所致。則朕一時之輕率誤信。亦無以自解。國家錫命之恩。有功則受。無功則辭。古今通義。著解大學士任。削去伯爵。並給假養病。仍准食俸。丙辰。以浙江風潮爲災。命大學士朱軾往勘海塘。總理工程。隆昇等俱聽節制。查郎阿奏。準噶爾使臣垂納木喀等到營。於六月二十七日。出闊舍圖卡倫西去。雲貴總督尹繼善奏。大兵雲集。分路會剿。焚洗逆巢數十。殺苗千餘。生擒賊首阿九。訊知大賊首汪柱等。於空拜等寨築屯。嚴飭擒剿。現在清平黃平餘慶平越等處。俱已平定。湖廣總督邁柱疏言。前於湖南永定九谿二衛適中之地。建設安福縣治。人民田賦。附近安福者歸安福。遠在各屬者撥歸各屬。惟二衛撥歸慈利永順二縣。所征屯糧。疆界不清。民屯差互。官民多有未便。



永定衛四面環山。一水四達。人民聚居。商賈輻輳。請於永定衛地。派設一縣。以原撥永順慈利二縣。所轄軍戶。與慈利分出民人。并現在改土歸流之茅岡司地方。計周圍有八百餘里。建縣治。設知縣一。典史訓導各一員。定所設縣曰永定。部議從之。安徽巡撫趙國麟疏言。壽州新分鳳臺縣。田賦淆混。等則莫辨。無魚鱗底冊可稽。有豪強兼併。愚懦包賠之弊。請履畝清查。如有隱漏。及避重就輕者。准自報其地。糧多之戶。亦令勘明歸正。不得逾八月之限。部議從之。庚申。甘肅巡撫許容奏。甘肅全省本年額賦。蒙恩蠲免。其未奉旨之先。已經完納者。一十二萬餘兩。請照例充餉。得旨。朕因嘉獎秦民。急公趨事。是以特加格外之恩。而其中爭先完課者。尤爲良善之民。著將已完。准作來年正賦。可速曉諭。俾閭閻咸知朕意。辛酉。以邁柱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查郎阿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以張廣泗爲湖廣總督。查郎阿仍管陝西總督。召史貽直來京。劉於義仍留肅州。以欽差大臣關防給之。俟軍需告竣。請旨回京。八月。免黔省錢糧。其被賊殘害之州縣。蠲免三年。揚威將軍哈元生奏。自五月初六日以後。遣發各省官兵。將鷄溝丹江稿貢台拱柳羅清江各處。俱已開通。軍聲大振。現今痛加剿除。其有實係被脅附從者。許其悔罪投誠。



得旨。慎毋姑息。以貽後患。惟於哈元生張照是問。命將湖南沅州。今年額賦。全行蠲免。癸未。授先賢冉耕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丁亥。上不豫。仍照常辦事。戊子。上疾大漸。召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領侍衛內大臣豐盛。額訥親。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至寢宮前。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恭捧御筆親書密旨。命皇四子寶親王爲皇太子。卽皇帝位。少頃。皇太子傳旨。著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己丑。子刻。上崩。遺詔曰。自古帝王。統御天下。必以敬天法祖爲首務。而敬天法祖。皆本於至誠。至誠之心。不容一息有閒。是以宵旰焦勞。無日不兢兢業業也。朕蒙皇考聖祖仁皇帝。爲宗社臣民計。慎擇於諸子中。命朕繼承統緒。紹登大寶。夙夜憂勤。深恐不克負荷。惟仰體聖祖之心。以爲心。仰法聖祖之政。以爲政。十三年以來。竭慮殫心。朝乾夕惕。雖至勞至苦。不敢以一息自怠。方冀圖安保泰。久道化成。今朕躬不豫。奄棄臣民。志願未竟。無微憾。寶親王皇四子。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皇考。於諸孫之中。最爲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卽立爲皇太子之旨也。其後仍



封親王者。蓋令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基。卽皇帝位。仰賴上天垂佑。列祖貽謀。當茲寰宇乂安。太平無事。必能與億兆臣民。共享安甯之福。至於國家刑法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之本意也。倘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自今以後。實願內外親賢股肱大臣。念朕朝乾夕惕之苦衷。仰答皇考聖祖仁皇帝利益社稷蒼生之誠念。各秉忠良。屏除恩怨。一心一德。仍如朕在位之時。共相輔弼。俾皇太子成一代之令主。則朕付託得人。追隨列祖。皇考在天之靈。亦可不愧不忤矣。皇太子仰承祖宗積累之厚。受朕訓誨之深。與和親王弘晝。同氣至親。實爲一體。尤當誠心友愛。休戚相關。親正人行正事。聞正言。勿爲小人所誘。勿爲邪說所惑。祖宗所遺之宗室宜親。國家所用之



賢良宜保。自然和氣致祥。綿祖宗社稷萬年之慶矣。莊親王心地醇良。和平謹慎。果親王至性忠直。才識俱優。皆可倚以辦理政務者。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其應行儀制。悉遵成典。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上在位十有三載。聖壽五十有八。是歲十一月丁未。恭上尊諡曰。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世宗。乾隆二年三月。葬泰陵。嘉慶四年五月戊辰。加上尊諡曰。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



東華錄要卷二十九終



東華錄擊要卷三十

高宗純皇帝。

世宗第四子也。

母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原任四品銜典儀官。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生。上於雍和宮邸諱上一字弘。下一字歷。上生而神靈。天挺奇表。珠庭方廣。隆準順身。發音鏗

洪。舉步嶽重。規度恢遠。巍然拔萃。六歲就傅。受書於庶吉士福敏。過目成誦。課必兼治。康熙壬寅年十二。謁

聖祖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見即驚愛。命宮中育養。撫視周摯。備荷飴顧恩慈。親授書課。教牖有加。偶舉愛蓮說以試。誦解融徹。獎悅彌至。命學射於貝勒允禧。學火器於莊親王允祿。肄輒精能。每呈殼宮門。習圍南苑。闔

體審機。疊發奇中。垂髫英武。觀者莫不欽爲天授。而神槍寶鑠。準的具存。貽誨有深焉者。其年秋。隨侍

聖祖巡幸避暑山莊。

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一日望

見御舟泊晴碧亭畔。聞

聖祖呼名。即趨巖壁而下。

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

愛護殊常。獅子嶺北。爲

世宗藩邸扈蹕時賜園。

聖祖幸園中進膳。特

命孝敬憲皇后。孝聖憲皇后。問安拜覲。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上豫信也。木



蘭秋獮。入永安莽喀圍場。命侍衛引射熊。甫上馬。熊突起。上控轡自若。

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語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雍正元年。次辛祈穀禮成。爲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召上入養心殿。賜食一饗。意已

爲他日付託之本。仰告昊蒼。故俾承福受祚。秋八月。御乾清宮。密書上名緘固。召

諭諸王大臣。敬藏世祖章皇帝所書正大光明匾額上。冬至月屆。聖祖周忌。命代謁景陵。五年丁未。年十七。賜成大婚禮於西二所。踐阼後。賜名重

華宮者是也。八年庚戌。彙書闡所製詩文。爲樂善堂集告成。十一年癸丑春。正月。封

和碩寶親王。每歲命代祀北郊。準噶爾之役。兩朝未竟。陳師西北兩路。上實親聆

運籌。黔苗不靖。繼有兵事。世宗命綜理軍機。諮決大計。世宗上賓。

上卽位。在位六十年。以聖壽八十有五。於嘉慶元年。丙辰春正月。戊申朔。傳位於皇太子。稱太上皇帝。嘉慶四年己未正月。壬戌辰刻崩。聖壽八十有九。

乙卯雍正十三年八月丁亥。世宗不豫時。駕駐圓明園。上孝思純篤。與和親

王弘晝。朝夕謹視。戊子。世宗疾大漸。召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

爾泰。張廷玉。領侍衛內大臣。豐盛。額訥親。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入寢宮。受顧命。己



丑。世宗崩。上趨詣御榻前。捧足大慟。號哭仆地。王大臣哀請。恭奉。大行

皇帝還宮。諸大臣等。欽遵遺命。恭宣詔旨。上恭聽畢。感慟號呼良久。尋諭奉。大

行皇帝遺命。著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輔政。鄂爾泰因病解任調理。今既輔

政。著復任。安奉。大行皇帝於乾清宮。以遺命遵奉。妃母爲皇太后。復奉

皇太后懿旨。上之元妃爲后。庚寅。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皇考鞠育深恩。

昊天罔極。今忽遭大故。痛入五中。若服制一節。仍遵定例。朕心實爲不忍。惟有行三

年之喪。稍盡思慕之忱於萬一。天下臣民。仍照定例行。辛卯。諭內監等。國家政

事。毋許妄行傳說。外言亦毋得傳入內廷。犯者正法。命都統莽鵠立傳諭曰。皇

考萬幾餘暇。聞外間爐火修鍊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爲遊戲消閒

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

曾聽其一言。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爲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

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從寬。將伊等逐出。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在內廷。行走數年。

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在外招搖。一經訪聞。定卽嚴拏正法。決不寬貸。

癸巳。頒。大行皇帝遺詔。以撫定苗疆大臣張照久無功。命來京。以湖廣總督



張廣泗代之。諭曰。從前經理古州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苗逆煽動。張

照在京時。見皇考申飭鄂爾泰。因其向來料理。原未盡善。繼有解任之旨。張照遂

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置。張照即在與議之列。皇考深以

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旨。轉告將軍哈元生。因傳旨棄絕。乖謬已極。可傳諭

張廣泗知之。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命果親王總理刑部。莊親王總理工部。鄂

爾泰總理兵部。甘汝來爲兵部尙書。己亥。上卽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爲乾

隆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庚子。定大行皇帝聖諱。上一

字書允字。下一字書正字。諭諸王大臣。三年之喪。在朕今日。實屬可行。以日易月

之說。遺詔所云。二十七日釋服之旨。此乃指天下臣民而言。非指朕一人而言也。

朕意已定。毋得再請。其如何行三年之喪。著詳查典禮。確議具奏。命朱軾協同王

大臣。總理事務。壬寅。總理事務王大臣。奏孟冬頒朔。請易時憲下一字爲書字。

鑄乾隆錢。乙巳。諭朕之兄弟等。以名字之上一字。與朕名相同。奏請更改。朕思

朕與諸兄弟之名。皆皇祖聖祖仁皇帝所賜。載在玉牒。若因朕一人。而令衆

人改易。於心實有未安。古人之禮。二名不偏諱。若過於拘泥。則帝王之家。祖父命名



之典皆不足憑矣。所奏更名之處不必行。癸丑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欽遵。皇太后懿旨。仰體皇上孝思純篤。再行詳議禮制。謹擬百日內。上服縞素。百日外請剃髮。易素服。詣几筵前。仍服縞素。詣皇太后宮及御門。涖官聽政。咸素服。冠綴纓。緯升殿受朝賀。不宣表。不作樂。咸用吉服。禮服並一切典禮。用禮服。二十七月服滿。照百日禮致祭畢。上釋服。皇后應照上持服。妃嬪於二十七月內。咸素服。遇典禮。用禮服。皇子與諸王百官。咸二十七日除服。百日薙髮。外省官員軍民人等。俱照定例行。奏入。得旨。以所議甚妥。悉允行。諭據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請迴避朕之御名。上一字擬書宏字。下一字擬書歷字。朕思尊君親上。臣子分誼當然。但須務其大者。以將恭敬。至於避名之典。雖歷代相沿。而實乃文字末節。無關於大義也。若但於御名謹避。將字畫更改。並失其字之本義矣。所請改寫宏字。歷字。不必行。嗣後凡遇朕名之處。不必諱。若臣工名字。有同朕者。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著將中間禾字。書爲木字。卽可以存迴避之意矣。爾部可傳諭中外。一體遵行。諭莊親王。果親王。嗣後如升殿朝賀。典禮攸關之處。諸王等仍遵定例行禮外。若便殿宴見時。朕親叔輩。均不必叩拜。以昭朕敬長親親之意。詔開鄉會試恩科。命於乾隆元年八



月。舉行鄉試。乾隆二年二月。舉行會試。冬十月。授湖廣總督張廣泗爲經略。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制調遣。授大學士張廷玉三等子。以長子張若藹襲。癸酉。諭阿其那。塞思黑。存心悖亂。不孝不忠。獲罪於我。

皇祖。皇考。是以特降諭旨。削籍離宗。究之二人之罪。不止於此。此皇考至仁至厚之寬典也。但阿其那。塞思黑。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

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皇考本意也。其作何辦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見。確議具奏。諭。曾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足蔽其辜。乃我

皇考。聖度如天。曲加寬宥。夫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曾靜則屏棄法外。以呂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

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洩臣民之公憤。著湖廣總督巡撫。將曾靜。張熙。卽行鎖拏。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洩漏。其嫡屬。交地方官嚴行看守。命宗室覺羅。因罪革退者。子孫分賜紅帶。紫帶。附載玉牒。丁丑。釋圈禁宗室。己卯。命江蘇開爐鑄錢。命釐正文體。



母得避忌。

停候選舉人進士分部學習例。

授鄂爾泰一等子。世襲罔替。己丑。

諭從前允祿。允禩。狂肆乖張。不知大義。罪戾種種。皆獲罪於

皇祖之人。我

皇考。悉皆寬宥。因恐其在外生事。復罹重譴。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

恩也。今朕卽位。念二人已收禁數年。定知感。皇考曲全之恩。悔己身從前之過。意

欲酌量寬宥。予以自新。著總理事務王大臣。酌議具奏。諭從前三阿哥。年少無知。

性情放縱。行事不謹。皇考特加嚴懲。以教導朕兄弟。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

年。朕念兄弟之誼。仍收譜牒之內。著總理事務王大臣。酌議具奏。晉封公允祁爲

貝勒。壬辰。停舉人充鄰省鄉試同考官。命將傅爾丹。岳鍾琪。改爲應斬監候。秋

後處決。石雲倬。馬蘭泰。改爲斬監候。釋彭維新罪。尋命署左都御史。十一月。丙

申朔。命纂修。大行皇帝實錄。庚子。諭張照辦理苗疆事務。本係自請前往。

乃到黔以來。挾詐懷私。擾亂軍務。罪過多端。著王大臣審擬具奏。嗣張廣泗劾照。立

意阻撓。得旨革職拏問。尋議依律擬斬。上諭張照浮躁性成。又誤聽傳聞之言。

立意與哈元生齟齬。朕思哈元生從前征剿烏蒙。曾經効力。已從寬免死。張照亦一

體釋放。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丁未。恭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昌運建中表



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世宗。晉封貝勒允禩。郡王允禩。貝勒允祜。允禔之母。追封誠親王允祕之母。俱爲嬪。追封皇一兄弘暉。皇八弟福慧爲親王。命慶復爲定邊大將軍。丙辰。恭上。孝敬憲皇后尊諡曰。孝敬恭和懿順昭惠。佐天翊聖憲皇后。革哈元生揚威將軍。暫留提督之職。交張廣泗差遣。賞已革宗室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十二月。丙寅朔。命纂八旗氏族通譜。戊寅。恭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皇太后。甲申。諭審案不准株連婦女。曾靜。張照。伏法。諭直省督撫。朕聞附省之首府縣。不論有無要緊公務。每日伺候督撫衙門。侵晨而往。日午未歸。率以爲常。其督撫同城者。撫傳未歸。督傳又至。僕僕於道。奔走不遑。夫附省郡縣。催科獄訟。較他處更爲殷繁。卽令專心致志。猶恐精神不逮。乃似此竭蹶趨承。必致廢弛。本任事務。是以樞謁爲重。而以職事爲輕矣。嗣後凡附省郡縣有司督撫。非面商之事。不得無故傳喚。其離省各州縣。尤不得輕離職守。如有逢迎應酬。作無益以害有益。并啓夤緣弊竇者。更玷官方。朕必加以嚴譴。壬辰。纂修明史成。

丙辰。乾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經略張廣泗奏苗疆獲勝情形。得旨。貴州逆苗。侵擾內



地。從前辦事諸臣。措置失宜。歷時甚久。毫無就緒。朕是以特命張廣泗爲經略。專其事權。俾得悉心辦理。據奏現在分兵三路。合力並進。上游九股。與鷄溝首逆各寨。分布弁兵四千餘名。清江下游各逆寨。分布弁兵五千餘名。同時進剿。三方首惡。衆悍巢固。爲各處逆苗所倚恃者。俱已搗毀。其附從黨羽。皆知畏懼。紛紛求請招安者。不下數百寨等語。張廣泗辦理苗疆軍務以來。調度俱合機宜。其在事及弁兵丁。奮勇可嘉。俟事竣日。分別議叙。張廣泗又奏。請撥黔省軍需銀八十萬兩。以資接濟。得旨。著戶部卽撥銀一百萬兩。交與張廣泗動用。丙午。署甯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巴里坤大兵撤後。請仍於哈密地方駐兵五千。布隆吉赤靖等處。應分駐五千。安西鎮。向有分防汛守。滿漢戰兵。以之應援口外。兵力已屬寬裕。原不在安西防兵之多寡。俟數年後。邊界大定。或應量減。則將布隆吉赤靖等處防兵。陸續議撤。哈密距西安甚遠。不可無重兵彈壓。此五千兵。應永遠分駐。壬子。賜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入覲。癸丑。西北兩路大兵凱撤。酌留鄂爾坤。及烏里雅蘇臺駐防兵丁。召大將軍慶復回京。派參贊大臣二員。協同策零辦事。丙辰。命各省現開捐納事例。著一概停止。尋議應留戶部捐監一條。爲生童進取之路。從之。庚申。上啓鑾謁。



陵。癸亥。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回鑾。是日經略張廣泗奏。分剿新疆首  
逆各寨。俱已搗毀。各請招安。俟辦理妥協。卽進攻高坡一帶。分兵部署。大小丹江。並  
八寨山苗等處。得旨。逆苗不法。自上年四月以來。用兵征剿。以蕞爾蠢苗。而合五  
省之兵力。歷七八月之久。尙未甯帖。是以朕卽位之初。卽命卿爲經略。今據奏征剿  
情形。較前已有頭緒。但朕細閱情形。首惡逆寨。雖經攻克。而其餘附逆尙多。又八寨  
尙復告警。黃平內地。猶有餘孽。則剿撫之事。不但未有十之六七。且未及十之四五  
也。此時正當戮力同心。以期早奏膚功。斷不可因略有頭緒。侈然自足。又不可苟且  
塞責。以圖了事。若今年四五月間。尙無成效。朕則惟卿是問。朕以苗疆。關係甚大。簡  
命卿往。卿當全朕用人之顏面。倍加勉勵。朕知卿固無所觀望。但君臣交勉。有不得  
不然者。卿卽體朕相期之意。以滿朕望可耳。二月丙寅。上還京師。詔山東巡  
撫。修理少昊陵。帝堯廟。及周公。顏子。曾子。孟子等廟。封莊親王允祿之子弘普爲  
貝子。甲戌。賞江南佐雜官養廉。遣準噶爾來使吹納木喀起程。并賜勅諭。準噶  
爾。遵旨定界。賜各色段俱十端。癸未。諭翰林撰擬王貝勒貝子冊文。如朕叔朕  
兄等。皆呼爲爾某。於朕敬長之意未符。此心有所不安。凡遇叔兄等。皆當稱叔稱兄。



自弟姪以下。則用爾字。永著爲例。甲申。命大學士嵇曾筠。爲浙江總督。兼管兩浙鹽政。其管轄地方。節制官弁等事。悉照李衛前例行。丁亥。命候考博學鴻詞人員。每月給膏火銀四兩。戊子。尊世宗憲皇帝陵曰泰陵。雲貴總督尹繼善奏。官兵攻克空稗臺雄等寨。經略張廣泗奏。攻克大小丹江。暨高坡山苗等處。均得旨嘉獎。三月甲辰。戶部遵旨議奏。各省防範私鹽。請照兩浙兩淮現行之例。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年少之有殘疾者。婦女年老而孤獨無依者。許其負鹽四十斤。易米度日。於本縣報名。驗實註冊。給以印烙腰牌木籌。每日赴場買鹽一次。不許船裝。至因地制宜之處。各督撫鹽政。悉心妥議。得旨依議速行。乙巳。加上列祖列后尊諡。丙午。諭江南長江一帶。向有貢獻鱗魚之例。康熙間停止。因而改爲拆價。向網戶徵收。解充地方公用。嗣後着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爲例。頒十三經二十一史於各省會。及府學州縣學。設盛京宗室學。覺羅學。癸丑。命續修國史。乙卯。免廣東各州縣魚稅。及埠租。頒聖祖仁皇帝御製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欽定尙書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儲於太學刊示諸生。命修舜陵。並設歷代帝王各陵陵戶。命將贖罪一條。原係古



人金作贖刑之義。着仍照舊辦理。甲子。張廣泗奏報。合攻牛皮箐苗寨。首逆就擒。

搜剿餘黨無算。夏四月。乙亥。命保舉賢良方正。丁丑。諭山東泰安州香稅。

永遠豁免。命歸化城。設立養濟院。辛巳。以貴州提督哈元生。遲誤軍機。命拏

解來京。戊子。賜德瑛等三百四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命州縣

修建六房公廨。免曾靜。張熙。親屬緣坐。頒聖祖仁皇帝御製律歷淵源

於直省學宮書院。經略張廣泗奏。搜剿大箐。擒獲首凶。並回兵辦理內地情形。得

旨。覽卿奏報。搜剿逆苗之事。已有八九分就緒。曷勝欣慰。此皆卿調度得宜。將士

奮勇之所致也。在事人員。應各詳記。俟事定後。朕皆加恩賞賚。趁此兵威大振之時。

切不可有欲速圖功之志。善後事宜。切須計及萬全。莫復遺後日之慮。有人建議。以

爲牛皮大箐。係逆苗窟穴。恃以爲惡之一道。若趁此兵力。將大箐用火攻之法。焚毀

無遺。則永無逆苗之患云云。不知可行與否。卿其酌量。禮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

奏。奉旨。修葺堯陵廟宇。因備稽史傳。俱稱堯陵在濮州境內。東平一陵。實屬沿誤。

應移東平估計重建工料。改建濮州堯陵等語。按呂氏春秋。兩漢志。水經注。文獻通

考。堯陵在漕濮間無疑。考一統志所載。亦俱相符。其祀堯於東平州者。緣金末河決。



舊跡無存。明洪武間。始於東平葺陵建廟。應令該地方官。確勘濮州城。東南六十里。穀林舊址。詳加料估。動項興修。於陵前設堯母靈臺祠。配以中山夫人。悉如舊制。逢祭告大典。遣官行禮。東平一陵。有司以時展祀。從之。辛未。諭易名以諡。古之制也。自周公定爲諡法。後世帝王。未有無諡者。明建文爲太祖之嫡孫。續承大統。在位四年。固儼然天下共主矣。及成祖旣立。有其天下。並去其年號。而史官所書。則仍稱爲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此國之所賴有信史也。然不繫之以諡。而稱之曰建文皇帝。此俗稱。非史體也。傳之後世。殊爲闕典。考之太祖。有元之天下。而諡元主爲順帝。我世祖章皇帝。代明之天下。而諡明主爲愍皇帝。雖更姓改物之君。尙且追諡。而無所嫌忌。況當其世者乎。宏治以來。如楊循吉諸人。屢以爲請。迄寢不行。皆以後世子孫。席有成祖之業。故不敢變亂舊章。而不慮其貽譏來世也。我國家諡崇禎。而不諡建文者。以明史未竣。非當時所急。今史書旣成。若不及此追諡。良爲遺憾。著大學士九卿。會議確擬具奏。候朕親加裁定。癸酉。授張廣泗爲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以尹繼善爲雲南總督。專管雲南事。以貴州料理善後。必事權歸一。專責成也。秋七月。甲午。諭朕思宗社大計。莫如建儲一事。自古帝王卽位。首先舉行。所



以重國本。定鴻基。朕卽位已逾半載。未經降旨。非視此事爲後圖。良以人心不古。往往有因建儲太早。以致別生事端。是以

皇祖當日於建儲一事。大費苦心。

皇考御極之元年。聖心卽默注朕躬。不肯宣布中外。傳集諸王大臣九卿。特加訓諭。親書密旨收藏。此我皇考監古宜今。寶愛玉成之妙用也。今皇子冲幼。雖若可緩。而國本攸繫。自以豫定爲宜。再四思維。惟有循用皇考成式。親書密旨。照前收藏。此乃酌權劑經之道。將來年齒漸長。識見擴充。志氣堅定。朕仍布告天下。明正儲貳之位。朕之諄諄告諭。誠恐天下讀書泥古者。以不早建儲爲疑。用是特爲宣諭。今日朕親書密旨。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親看宮中總管太監。謹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八月。戊申。定五等世職。漢文。以精奇尼哈番爲子。阿思哈尼哈番爲男。阿達哈哈番爲輕車都尉。仍各分等。拜他喇布勒哈番爲騎都尉。拖沙喇哈番爲雲騎尉。辛亥。追諡明建文皇帝爲恭閔惠皇帝。八月。命定浙江引鹽增斤改引之法。每引加增鹽五十斤。連包索。共重三百三十五斤。其松江一所。每引給鹽四百斤。令商人設店住賣。以紓商力。九月。己未。御試博學鴻詞一百七十六員於保和殿。經略張廣泗奏。清理內地熟苗情形。自本年八月以來。各路官兵。暨各該地



方文武員弁。搜剿查拏。共斬獲逆苗。一千三百八十餘級。生擒苗犯。並逆屬男婦。二千四百餘名口。現在新疆剿撫事宜。俱已全竣。所有內地餘孽。惟附近八弓。黃平一帶。尚有十餘寨未盡清理者。現有提督王無黨等。在各該處清查辦理。指日可竣。得旨。知道了。苗疆一事。卿料理得宜處。朕筆不能宣。惟有深慶得人耳。至於善後事宜。惟期一勞永逸。不在匆忙就緒也。冬十月壬戌。至乙丑。卿雲三見。引見考取博學鴻詞劉綸等十五員。得旨。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俱著授為翰林院編修。陳兆崙。劉玉麟。夏子蓉。周長發。程恂。俱著授為翰林院檢討。楊度。沈廷芳。汪士鋌。陳士璠。齊召南。俱授為翰林院庶吉士。查康熙年間例。一等授編修。二等由科甲出身者授檢討。未中舉者授庶吉士。丙寅。命纂修世宗憲皇帝本紀。辛未。世宗憲皇帝梓宮發引。上奉皇太后恭送至泰陵。啓鑾。丁丑。行奉安享殿禮。上奉皇太后宮回。贈從祀文廟之原任御史陸隴其。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張廣泗奏報軍務全竣。應酌撤官兵。並辭騎都尉世職。得旨。此次平定逆苗。實賴卿忠勇素著。才智兼全。用能膚功克奏。永靖妖氛。了皇考未了之聖心。成青史難成之功業。朕惟深慶得人。豈宜賞罰倒置。在卿責己之誠。並非掩飾。而朕酬功之典。自有權衡。忻悅覽



之題到仍有旨。十一月加尊

聖祖仁皇帝四太妃。爲壽祺皇貴妃。溫惠貴

妃。順懿密妃。純裕勤妃。

乙未。

上奉

皇太后移居壽康宮。

乙卯。

賜貢書等

九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禮館總裁。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擬定纂修三

禮條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

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成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

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

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

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然後別加案語。遵折衷

彙纂之例。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得旨。此所

定六類。斟酌允當。著照所奏行。

十二月庚申朔。

命常安管理北路糧。

戊寅。

命科道官。不兼部務。

甲申。

命開濬毛城鋪引河。

丁巳。乾隆二年春正月。召辦理海塘之大理寺卿汪滌。內閣學士張坦麟回京。

命直

省督撫。確訪精曉天文。明於星象者。資送來京。奏聞請旨。二月丙寅。安南國王黎

維祐卒。嗣子黎維禕。遣使告哀。附貢方物。

庚辰。

上恭送孝敬憲皇后梓宮。啓鑾



三月庚寅葬

世宗憲皇帝於泰陵。孝恭憲皇后附。

上回京。癸巳。升祔

太廟。

禮部議江南總督趙宏恩奏。上下兩江士子。分闈鄉試。建造貢院各事宜。應

如所請。得

旨。從前陝西甘肅。奏請分闈考試。經總理事務處。議不准行。安徽赴江

甯應試。既不若湖南有洞庭之險。並不若道路遼闊。徒增廣解額。廷議遂加以應否

分闈。令該督撫議奏之語。而趙宏恩等。遂有分闈之請。今部議准行。明係九卿中。江

南人多。而陝甘無人。遂至事同而議異。此風斷不可長。趙宏恩等著交部議處。其江

甯安徽。既經增額分中。則房考官。應否酌加。貢院如何拓展。該督撫另行妥議具奏。

夏四月甲戌。祀天於圓丘。恭奉

世宗憲皇帝配享。

丙子。

諭傅爾丹。陳

泰。岳鍾琪。貽誤軍機。罪無可逭。朕念傅爾丹等祖父。俱有功勛。岳鍾琪。前亦曾效力。

前因用兵之際。不便遽行釋放。今軍務已竣。朕不忍使之久繫囹圄。俱著寬釋。命

加恩。賜給允禩。允禩公爵空銜。不必食俸。仍令安靜家居。以副朕篤厚宗支之意。命

五月辛酉。賜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御試翰林

詹事等官。擢陳大受等三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六月庚辰。兩江總督慶復。

奏參刑部侍郎俞兆岳。在江西巡撫任內。巧取。派捐。受餽。各款。得

旨革職。命岳濬



查奏。秋七月。戊子。以渾河水發。

命侍衛松福等。各帶銀二千兩。分路賑恤。壬寅。

御試續到博學鴻詞於體仁閣。授萬松齡。張漢。爲翰林院檢討。朱銓。洪世澤。爲翰林院庶吉士。丙辰。諭嗣後蠲免錢糧。俱以奉旨之日爲始。其奉旨之後。部文

未到之前。已有輸在官者。准作次年正賦。永著爲令。八月。己未。湖南巡撫高其倬

奏。擒獲城步等兇獠。在事官弁。賞卹有差。築浙江魚鱗大石海塘。貴州總督張

廣泗奏。遵旨籌畫苗疆。業將叛苗絕戶田產。安設屯軍。並查餘苗現種之田。凡攬入

絕田內者。令指明坵段。撥歸屯軍。另查閒田。給還苗人。其應有移遷者。均飭令承辦

官。給銀米。以資其費。現細察苗人。無不悔過自新。及時耕作。前經奏請添兵三千餘

名。各查出田。可安屯軍一萬餘名。分布險要。於經久之計。已屬萬全。得旨。苗疆經

此一番經理。自必有數十年之安靜。然法雖良。而無人經理。所謂徒法不能自行也。

九月。丁酉。頒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世宗憲皇帝硃批。上諭。

御

製樂善堂集於官學。

閏九月。壬午。

賜哈攀龍等一百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冬十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再奏苗疆安頓情形。得旨。據卿前摺陳奏。已交王

大臣議行矣。此旨或改行頒發。或無庸頒發之處。卿於彼案議覆。歸結可也。卿既熟



悉苗情。又屢經籌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聽卿料理。至陞見之時尙早。以苗疆甫定。須卿彈壓。卿其候旨可也。十一月丁巳。禮部奏朝鮮國王李昞。請封世子李煊。年未及歲。與例不符。應否准其冊封。得旨。該國王旣稱遲暮之年。伊子李煊。知識漸長。輿情所在。願名位早定。情詞懇切。著照所請行。壬申。上祭告泰陵。釋服回鑾。庚申。命修七政時憲書。癸未。諭朕御門聽政之時。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與科道一同侍班。翰林班次。在科道之上。科道懸帶數珠。而翰林未有定制。朕思侍從之臣。理應劃一。嗣後修撰。編檢。亦著一體懸帶數珠。以肅朝儀。湖南巡撫高其倬。奏報收成分數。得旨。語云。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額手稱慶耳。十二月丁亥。上御太和殿。冊立嫡妃富察氏爲皇后。封高佳氏爲貴妃。那拉氏爲嬪妃。蘇佳氏爲純妃。金佳氏爲嘉嬪。甲午。以冊立皇后禮成。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皇太后。命官員准丁本身父母憂一年。追復誠郡王允祉原封。諡曰隱。癸卯。諭大學士鄂爾泰。因賞給騎都尉。已由一等子。照例歸併。授爲三等伯。張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從優授爲三等伯。仍著伊子張若靄承襲。戊午。乾隆三年春正月。命定宗室王公等子女嫁娶例。甲子。上幸圓明園。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凡遇慶節。恭迎皇太后。御長春仙館。以爲例。遣散秩大臣祥泰。內閣學士岱奇。冊封朝鮮國王李昉世子煊爲世子。準噶爾使臣達什。奉表至京。上命侍郎阿克敦。充正使。御前三等侍衛旺扎爾。乾清門頭等台吉額默根。充副使。前往與噶爾丹策零。將定界之事。議明完結。二月。果親王薨逝。上親臨其喪。賜奠。加祭一次。立碑造墳。諡曰毅。乙酉。奉皇太后懿旨。以皇六弟弘瞻。爲果親王。嗣襲封。丁亥。釋奠先師孔子。懸御書扁額於大成殿。乙未。上啓鑾謁泰陵。壬寅。上還京師。辛亥。上親耕籍田。三推畢。加一推。自是以爲常。三月。丁卯。上詣黑龍潭祈雨。三月。戊辰。敕諭噶爾丹策零。壬申。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丁丑。禮部議覆。尙書銜徐元夢奏。魯論所記四科。止就陳蔡諸賢記載。後人據此。定爲十哲。從祀文廟正殿。嗣以顏子。升配先師。因升顓孫子師於殿。以補其數。聖祖仁皇帝。又以朱子熹。昌明聖教。升位其次。是十哲可不必拘矣。考魯論次章。卽載有子之說。其言行氣象。皆與聖人相似。則有子若宜得升堂配享。確然無疑。再如宰子子。冉子求。一因短喪。有不仁之斥。一因聚斂。有非徒之責。論者謂宜移祀兩廡。其兩廡中。如南宮子适。宓子不齊。俱以君子見稱。孔子自宜並予升



配等語。謹按十哲之祀。昉於唐開成。至宋咸淳。升子張以補缺數。以孟子得稱聖人一體故也。有子若最爲游夏所服。孟子亦稱智足知聖。從前未躋十哲。實爲缺典。應如所請。升有子若於殿內東旁。卜子夏之下。移朱子熹於西旁。顓孫子師之下。通行國子監。直省府州縣學。一體遵奉。至宰予冉子。皆聖門高第。未容輕議。其餘諸賢。經稱許者甚多。亦豈能概躋十哲。所請兩廡升配。均無庸議。從之。夏四月。以旱。申命求言。丙子。以內閣學士吳金。以奉使挾私妄奏革職。五月。辛酉。貴州定番州逆苗滋事。總督張廣泗派兵討平之。壬申。命江西湖南運穀接濟福建。六月。癸未。上憂旱。虔禱。自是日至甲申大雨。諭向例外省主考官。聞命之日。卽速就道。蒙皇考世宗憲皇帝。念其辦理行裝。未免忙迫。伊等旣奉命典試。自知奉法惟謹。不必過於防範。特令稍寬起程之期。此體卹臣工之厚意也。近聞奉差諸臣。起身甚遲。有至十餘日外者。殊非遠嫌之意。著禮部酌定日期。著爲定例。尋議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湖南。七省。以十日爲限。浙江。江西。湖北。陝西。江南五省。以七日爲限。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以五日爲限。逾限參奏。從之。丁卯。河南巡撫尹會一。奏豫省折中之法。始自明朝。至我朝復經丈量定則。民間承業完糧。百年有餘。相安已久。



今欲釐定科則。非履畝丈量。實難憑信。設一丈量。必致妨廢農業。紛擾閭閻。若舍此而令里書開報。業戶自陳。則飛洒捏飾。諸弊叢生。是以除弊。適以增弊。於民更多未便。請將洧州等二十四州縣。並延津收併之胙城縣。地畝錢糧。仍各照舊制折中。行糧。停其釐定科則。以免滋擾。從之。予唐儒韓愈裔。世襲五經博士。秋七月己巳。諭周廷燮奏。請觸除米稅。以裕民食。朕御極以來。加惠民生。免賦觸租。不下千萬。計算米糧之稅。於國課所增幾何。何難概爲蠲除。以廣恩澤。但各省豐歉不一。偶遇歉收之省。除賑卹平糶外。又特免米稅。富商大賈。趨利若鶩。轉運流通。實救荒之一策也。若歉收之處。與豐收之處。毫無分別。國家又何以操鼓舞之權。而使商賈踴躍從事於無米之地哉。嗣後該督撫。遇有歉收。有藉外省接濟者。一面奏聞。一面停其輸稅。將此永著爲例。貴州總督張廣泗奏。古州苗疆。自奠定以來。各苗皆知畏服。而安設軍屯一事。實有必應如此辦理之勢。今兩廣督臣鄂彌達。奏請量移營壘。安駐險要。擇苗民中。爲衆所信服者。設立巡檢頭目。以約束之。至苗民遺產。盡行入官安屯。恐日後苗民生齒漸繁。地少人多。必至怨久亂生。且屯兵不能耕作。仍須召苗佃種。其役使凌虐。勢所不免等語。查該督臣所請。將古州鎮遷設丙叔八寨協。移駐



爛土汛。或荔波縣。清江協。移駐天柱縣。各處均係彈丸之地。不能安駐鎮協大營。現在新疆以內。所有營汛。不甚聯絡之處。俱請添設汛防。又於天柱荔波等處。酌量增駐官兵。防維周密。苗人必不敢再滋事端。至苗蠻向無酋長。雖有本寨中之強有力者。一二人。亦不能約束其衆。況苗類衆多。統以文武。鎮以官兵。尙敢羣起跳梁。又豈一二巡檢頭目。所能約束。再屯兵之設。乃係苗之絕戶田產。始行入官。其未絕者。仍令各本戶。照前耕種。並未一概歸屯。且新疆未墾之地甚多。雖此後苗民生齒日繁。亦不至無以資生。原不必以日後之地少人多爲慮。其招墾屯戶。均係人材壯健。可充屯軍者。令其承領。不許倩人佃種。而所設屯田。已飭令與苗田。標明界址。以免攙越侵占。並無召苗耕作之事。惟所奏屯軍。凌虐苗民。實爲目前第一要事。查苗疆驟安屯軍。至八九千之多。而苗民經懲創之後。其勢易於欺凌。現已嚴行查禁。並擬酌定章程。以爲永遠遵守。得旨。旣經卿詳悉敷陳。知道了。至新疆何處安設屯軍。何處仍係苗田。何處爲聲勢相聯之鎮協。卿其明晰。爲圖以進。朕將覽焉。八月。命錄用賢良。禍大臣子孫。丁亥。修南北棧道。庚寅。工部議准貴州總督張廣泗奏。黔省地方。鎮遠以上。自昔不通舟楫。查自都勻府起。由舊施並通清水江。至楚屬黔



陽縣直達常德。又由獨山州屬之三脚塋。達來牛古州。抵粵西屬之懷遠縣。直達粵東。乃天地自然之利。請在各處修治河道。鑿開緯路。以資輓運。而濟商民。從之。癸卯。上詣泰陵。行三週年祭禮。奉皇太后還南苑。上行圍。九月庚戌朔。上自南苑。奉皇太后還宮。癸亥。諭大學士嵇曾筠。在浙年久。今海塘工程漸次就緒。著入閣辦事。裁浙江總督。復設巡撫。仍歸閩浙總督管轄。冬十月辛卯。上奉皇太后幸甯壽宮。視皇次子永璉疾。是日永璉薨。輟朝五日。諭二阿哥永璉。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爲人聰明貴重。氣宇不凡。當日蒙我皇考。命爲永璉。隱然示以承宗器之意。朕御極以後。不卽顯行冊立皇太子之禮者。蓋恐幼年志氣未定。恃貴驕矜。或左右諂媚逢迎。至於失德。甚且有窺伺動搖之者。是以於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遵照皇考成式。親書密旨。召諸大臣面諭。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之後。是永璉雖未行冊立之禮。朕已命爲皇太子矣。今於本月十二。偶患寒疾。遂致不起。朕心深爲悲悼。朕爲天下主。豈肯因幼殤而傷懷抱。但永璉係朕嫡子。已定建儲之計。與衆子不同。一切典禮。著照皇太子儀注行。元年密藏扁內之諭旨。著取出。將此曉諭天下臣民知之。丁酉。謚皇太子永璉。爲端慧皇太子。十一月。諭



軍機大臣。每科主考。差往各省。彼此督撫。有無定例。餽送路費。今朕酌量道途之遠。近。分別路費之多寡。雲南八百兩。貴州七百兩。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湖南五省。六百兩。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陝西五百兩。河南山西山東。四百兩。爾等可寄信各督撫。遵照此數辦理。永著爲例。戊寅。立算學。甯夏將軍阿魯奏。甯夏地震。水涌沈沒。發蘭州庫銀二十萬兩。命兵部侍郎往賑。十二月。八旗通志成。丙申。命各省督撫轉飭布政司。將徵收天下錢糧之天平法馬。製定劃一之戡。飭令各州縣。確實遵行。戊戌。發帑銀一百萬兩。修濬江南水利。命大理寺卿汪隆。前往督辦。丁未。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禁止燒鍋。侍郎方苞。又申前議。且謂直隸山東。現今奉行。未聞民以爲病。欲將南北各省。俱行禁止。並欲禁止種煙。經大學士議覆。無論豐年。各省一體通行嚴禁。卽宣化之苦高粱。山陝之棗柿葡萄等物。亦不許復用釀酒。種煙之地。自乾隆四年爲始。悉令改種蔬穀。種煙之人。照私開燒鍋例治罪。臣閱邸抄。中心駭懼。卽以直隸而論。前督臣李衛任內。一年拏獲躡麪。三百六十四起。人犯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一月。拏獲燒鍋運販七十八起。人犯三百五十五名。此特申報總督衙門者耳。各府州縣。自結之案。尙不知凡幾。特拏報在官者耳。吏役兵丁。已



拏而賄縱。得規禮而不拏者。尙不知凡幾。特酒犯之正身耳。本地之鄉保鄰甲。沿途之脚夫店家。牽連而受累者。又不知凡幾。一省如是。別省可知。酒禁如是。煙禁可知。煙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內。一年之間。其犯法之人。破產之家。不可勝計矣。以飲食之故。舉萬千無罪之人。軀而納之桁楊箠楚之下。果欲建萬世之長策。致吾君於堯舜。似不應爲此言也。現今直隸大小衙門。皆有封貯之酒。與酒及器具。變價之銀。未變之酒。棄之則可惜。貯之則無用。賣之則失體。已變之銀。或欲以賞民役。或欲以修衙署。或欲以充公費。官吏兵役。虎視眈眈。以拏酒爲利藪。百姓嗷嗷。弱者失業。强者犯令。十百成羣。肩挑背負。鹽梟未靖。酒梟又起。山東之事。臣不詳知。直隸情形。則所目覩。若謂煙酒可以永禁。而百姓因此感悅。臣實不敢爲此飾說也。夫天下事。爲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從前禁酒禁麴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紙上空談。卽臣言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是書生之謬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籍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旣衆。何事不爲。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於豐年。周禮荒政。舍禁去幾。有由然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立言而必有事以證之也。今大學士及方苞等所議。皆係空言。不適於事。



臣不敢復以空言指駁。謹將直隸燒鍋躉麵一切案件。撮其條目。繕呈御覽。此則信而有徵之事。非臣所能臆造也。得旨。此奏朕俱悉矣。但將此發議。於國體甚有關繫。朕自有酌量也。

己未。乾隆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大臣翰林科道。及督撫學政之在京者。九十九人。賜宴。賦柏梁體詩。御製序文。辛酉。皇四子永璵生。二月。命給入闈士子炭。丙申。賜琉球國王尙敬。御書扁額。免湖廣永順等處新闢苗疆鹽課。乙巳。准舉人會試後。揀選知縣。丙午。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清口於明季成化間。立廟祀張將軍祥。今春漕船。實資佑助。請賜封號。尋賜號曰彰靈衛漕之神。三月。戊辰。特免直隸江蘇安徽三省額賦。共二百五十萬兩。命賜帑金一千兩。爲浙江敷文書院諸生膏火。命鄉會試內簾。頒發御纂經書。上親耕藉田。夏四月。辛巳。賜莊有恭等三百二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禁江西龍虎山正一真人傳度。以旱。申命求言。五月。丙午朔。申諭收恤養濟院貧民。六月。辛巳。命修安徽水利。添派查旗御史。秋七月。乙巳朔。諭甘肅泰安州等十五州縣。間被冰雹。無論已未成災。悉免本年額賦。八月。辛巳。諭編年



紀事之體。昉自春秋。宋司馬光彙前代諸史。爲資治通鑑。年經月緯。事實詳明。朱子因之。成通鑑綱目。書法謹嚴。得聖人褒貶是非之義。後人續修宋元綱目。上繼紫陽。與正史紀傳。相爲表裏。便於檢閱。洵不可少之書也。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將次告成。應倣朱子義例。編纂明紀綱目。傳示來茲。著開列滿漢大臣職名。候朕酌派總裁官。董率其事。其慎簡儒臣。以任分修及開館編輯事宜。大學士詳議具奏。壬午。敕張廣泗經理苗疆功。加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庚寅。江南金壇縣貢生蔣振生。進手書十三經。賜國子監學正銜。九月。乙巳朔。署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報。偵探安南國故王黎維禔。寵任妻舅鄭姓。後又有削奪鄭姓之意。反爲所害。三子俱逃入清化潛住。鄭姓立黎氏族姪維祐。維佑卒。又立族人維禕。三世以來。不過空名。本年三月內。維禔次子黎鷺。遣弟回國。搬接母親家眷。又被鄭姓一併殺害。是以清化鎮臣邵郡公。同黎鷺起兵報仇。占據三府。連敗鄭兵。黎鷺現已稱王。臣見在密飭通省官兵。勤加操練。以觀動靜。得旨。所奏情節。即使俱係實情。亦止可嚴謹疆宇。以徐觀其動靜耳。丁巳。上奉皇太后謁陵。啓鑾。辛酉。上幸盤山。癸亥。上奉皇太后回宮。冬十月。甲戌朔。製孔廟祭器。送闕里陳設。己丑。宗人府議奏。莊親



王允祿。與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結黨營私。往來詭祕。請將莊親王允祿。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爵。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弘普革去貝子。甯和革去公爵。弘皎革去王爵。得旨。莊親王允祿。受皇考教養深恩。朕卽位以來。又復加恩優待。特令總理事務。推心置腹。又賞親王雙俸。兼與額外世襲公爵。且畀以種種重大職任。俱在常格之外。此內外所共知者。乃王全無一毫實心。爲國效忠之處。惟務取悅於人。遇事模稜兩可。不肯擔承。惟恐於己稍有干涉。此亦內外所共知者。至其與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私相交接。往來詭祕。朕上年卽已聞之。冀其悔悟。漸次解散。不意至今。仍然固結。據宗人府一一審出。請治結黨營私之罪。革去王爵。並種種加恩之處。永遠圈禁。朕思王乃一庸碌之輩。若謂其胸有他念。此時尙可料其必無。且伊並無才具。豈能有所作爲。卽或有之。豈能出朕範圍。此則不足介意者。但無知小人。如弘皙。弘昇。弘昌。弘皎輩。見朕於王加恩優渥。羣相趨奉。恐將來日甚一日。漸有尾大不掉之勢。彼時則不得不大加懲創。在王固難保全。而在朕亦無以對。皇祖在天之靈矣。弘皙。乃理密親王之子。皇祖時。父子獲罪。將伊圈禁在家。我皇考御極。勅封郡王。晉封親王。朕復加恩厚待之。乃伊行止不端。浮躁乖張。於朕前毫無敬謹之意。



惟以諂媚莊親王爲事。且胸中自以爲舊日東宮之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卽如本年。遇朕誕辰。伊欲進獻。何所不可。乃製鵝黃肩輿一乘以進。朕若不受。伊將留以自用矣。今事跡敗露。在宗人府聽審。仍復不知畏懼。抗不實供。此尤負恩之甚者。弘昇。乃無藉生事之徒。在皇考時。先經獲罪圈禁。後蒙赦宥。予以自效之路。朕復加恩。用至都統。管理火器營事務。乃伊不知感恩悔過。但思暗中結黨。巧爲鑽營。可謂怙惡不悛者矣。弘昌。秉性愚蠢。向來不知率教。伊父怡賢親王。奏請圈禁在家。後因伊父薨逝。蒙皇考降旨釋放。及朕卽位之初。加封貝勒。冀其自新。乃伊私與莊親王允祿。弘皙。弘昇等。交結往來。不守本分。情罪甚屬可惡。弘普。受皇考及朕深恩。逾於恆等。朕切望其砥礪有成。可爲國家宣力。雖所行不謹。由伊父使然。然亦不能卓然自立矣。弘皎。乃毫無知識之人。其所行爲。甚屬鄙陋。伊之依附莊親王諸人者。不過飲食讌樂。以圖嬉戲而已。莊親王。從寬免革親王職。仍管理內務府事。其親王雙俸。及議政大臣。理藩院尙書。俱著革退。至伊身所有職掌甚多。應去應留。著其自行請旨。將來或能痛改前愆。或仍相沿錮習。自難逃朕之洞鑒。弘皙。著革去親王。不必在高牆圈禁。仍准其鄭家莊居住。不許出城。其王爵。如何承襲之處。著宗人府照例請



旨辦理。弘昇。照宗人府議。永遠圈禁。弘昌。亦照所議。革去貝勒。弘普。著革去貝子。並管鑾儀衛事。甯和。以獲罪之宗室。因諂媚莊親王。王遂奏請。與以恩賞。伊所得之公爵。今既照宗人府議。將此公爵革退。則甯和在所當革。著詢問莊親王。若願改令弘普承襲。則著以鎮國公。管都統事。若仍欲令甯和承襲。則弘普專任都統之職。著王自行奏聞。弘皎。本應革退王爵。但此王爵。係皇考特旨。令其永遠承襲者。著從寬仍留王號。伊之終身。永遠住俸。以觀後效。朕於天潢支派。念一本之親。皆欲篤厚而成就之。伊等若能仰體朕心。循理謹度。共受國恩。實乃朕之至願。倘恃恩放縱。已露端倪。而隱忍姑容。不加裁抑。則深乖小懲大戒之義。將來難以從輕完結。殊非防微杜漸。先幾保全之道也。至於宗室諸人。彼此聯親親之情。亦須嚴公私之辨。若果出於公心。則廓然大同。無比附之跡。豈不甚善。今以數人私意綢繆。暗地往還。尙得爲親親之正理乎。朕之所以待莊親王。與王之所以事朕者。天下自有公論。王試自思之。亦知愧赧否也。在朕臨御天下。固不敢以親親之一節。而忘國家之大法。而宗室諸臣。亦當知國家之法。在所必行。若不知警惕。身陷法網。朕雖欲敦親親之誼。亦斷不能寬假也。將此並傳諭宗室等知之。

壬寅。封弘曉爲郡王。襲理親王爵。莊親



王允祿。請仍以甯和襲封鎮國公。允之。癸卯。上幸南苑行圍。十一月。甲辰。增

武會試內外簾官。丙午。上行大閱禮。發五矢。皆中的。賜在事王大臣銀幣有加。

賜朱秋魁等一百一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辛未。諭。已故大學士稽

曾筠。前在江南河道總督任內。悉心籌畫。殫力宣防。至今河渠受益。著照前任河臣

靳輔齊蘇勒之例。一體祠祀。以示優獎。以慰輿情。十二月。癸酉朔。諭額駙策凌。

至京入覲。朕諭以噶爾丹策零。送羅卜藏西瓦還時。曾告以車臣汗妻子。現在此間。

若車臣汗念之。我當送還。據額駙奏稱。臣世世受恩深重。前準賊入我游牧。擄二子

及使婢一人而去。若等應卽自盡。以報國恩。今苟且偷生。尙在彼處居住。全不知恥。

臣欲此不肖之子何用。且與國事無益。噶爾丹策零。性本詭詐。若臣欲得二子。彼必

不論可否。妄行干請。所關非小。國事爲重。臣斷無念子之意。輸誠具奏。夫父子之道。

關乎天性。額駙策凌。感激皇祖皇考及朕之恩。止圖裨益於國家。顧惜大義。不

思復與其子相見。朕心深爲惻然。思有以獎之。其長子貝子成袞札布。漢仗好。在軍

前亦頗効力。著加恩封爲世子。戊寅。諭宗人府。福甯首告弘皙一案。經平郡王

公訥親。一一審訊。內有弘皙聽信安泰邪術。捏稱祖師降靈一款。詢問安泰。據供弘



哲曾問過準噶爾。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及皇上壽算如何。將來我還升騰與否等語。口供確鑿。殊屬大逆不道。應照例革去宗室。擬絞立決。其家產妻子。應如何辦理之處。交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將官物私自換與弘皙。應照監守自盜律。革去王爵。准徒五年。係宗室。交宗人府完結。安泰造作妖言。談論國事。擬以立絞。餘俱按律定議。弘皙父子在皇祖時。身獲重罪。我皇考御極。屢次加恩。封爲親王。朕卽位以來。又復恩待。乃伊並不知感。妄以伊父係舊日東宮。心懷異志。密與莊親王等交結往來。前經敗露。宗人府擬以革去王爵。永遠圈禁。朕從寬但革親王。仍准在鄭家莊居住。並將伊弟弘曉襲封郡王。以繼理密親王之後。今弘皙聽信邪說。其所詢問妖人之語。俱非臣下所宜出諸口。所忍萌諸心者。擬以大逆重典。以彰國法。洵屬允當。但朕總念伊係聖祖仁皇帝之孫。若革宗室。置之重典。於心實有不忍。且伊亦不過昏庸無知之人耳。著從寬免其死罪。但不便仍留住鄭家莊。著拏交內務府總管。在景山東菓園。永遠圈禁。其家產妻子。不必交宗人府另議。伊子仍留宗室。但亦不便仍留鄭家莊。著來京。交與弘曉管束。莊親王從前種種朋比黨援之事。所犯甚大。朕已經寬恩。免革王爵。今侵盜官物之案。在王亦以爲尋常之事耳。伊亦不必



革去王爵。但罰俸五年。以示懲儆。令王反而自思。其所庇護。乃如此妄亂之人。伊尙覲顏。不知愧恥乎。安泰。係附和弘哲。捏爲邪說之人。著從寬改爲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辛巳。康親王巴爾圖等。議奏弘哲大逆不道。乞正國法。弘哲妻子。請照例革去宗室爲民。交該旗辦理。其與弘哲結爲黨援之莊親王允祿。請仍照原議。革去王爵。諭。王大臣所奏。甚是。弘哲情罪重大。理應卽置重典。以彰國法。但朕念伊係皇祖之孫。若加以重刑。於心實有所不忍。雖弘哲不知思念。皇祖。朕甯不思念皇祖乎。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國紀。然尙未如弘哲之擅敢倣照國制。設立會計掌儀等司。是弘哲罪惡。較之阿其那輩。尤爲重大。但阿其那。塞思黑。尙屬小有才之人。若弘哲乃昏暴鄙陋。下愚無知之人。伊從前所犯罪惡。俱已敗露。現於東菓園。永遠圈禁。是亦與身死無異。凡稍有人心者。誰復將弘哲尙齒於人類乎。今旣經王大臣如此奏請。則弘哲及伊子孫。未便仍留宗室。著宗人府。照阿其那。塞思黑之例。革去宗室。給與紅帶子之例。查議具奏。至莊親王。前與弘哲私相往來。種種重罪。俱經寬免。今將官物私行抵換。在王亦以爲尋常之事。何足較論。著仍遵前旨行。己丑。頒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並



御纂諸經於宗學。授原任大學士朱軾子翰林院庶吉士朱基爲檢討。

庚申。乾隆五年。春正月。戊辰。江南壽州麒麟生。湖南綏甯等處苗匪滋事。勅巡撫馮

光裕調兵剿撫。兩廣總督馬爾泰奏。上年安南有矣長。自號交江王。後裔與鄭姓

對敵。占奪該國興化地方。未久卽投誠滇省。後復有祿平州土官韋福琯。攻掠諒山。

欲劫鄭姓。旋聞該國已與講和。漸俱甯貼。臣惟密加巡防。外示鎮靜。報聞。二月。丁

丑。命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廣東。招商採煤。丁亥。命臺灣調補人員。毋限年分。

並准隨時揀發。三月。辛亥。奉天蓋平縣麒麟生。癸丑。挑南運河。乙卯。修各省

關隘。乙丑。禮部議准。江西巡撫岳濬奏。饒州府樂平縣。明故知縣張彥方。捐軀殉

難。雍正四年。奉恩詔。入忠義祠。邑有水旱疾疫。祈禱輒應。威靈昭顯。立祠於縣儀門

右。請勅加封號。以示褒榮。從之。尋錫號曰忠貞慈惠之神。夏四月。壬申。命各直

省封印後。用豫印空白。辛卯。賜故直隸總督李衛。入祀賢良祠。壬辰。免扣出

征傷病官兵預借銀兩。著爲令。貴州總督張廣泗奏。敬知聖躬安愈。伏願稍節萬

幾。常存頤愛。得旨。覽奏。具見卿關切之意。然古云。朕躬雖瘦。天下必肥。朕豈懼一

身之勞。而致庶事於叢脞乎。五月。壬寅。額駙策凌等奏。喀爾喀。準噶爾。以鄂爾海



分界從之。

辛亥。

命蒙古王等源流檔冊家譜五年進呈一次。

甲寅。

上詣黑

龍潭祈雨。

命張廣泗來京陛見。以張允隨署貴州總督。慶復署雲南巡撫。

丁未。

諭吏部鄂容安補授詹事府詹事。大學士等承旨之時。鄂爾泰以身任大學士。伊

子鄂容安。實不稱詹事大員。再三奏辭。情詞懇切。朕之用人。悉秉至公。毫無私意於

其間。朕看大學士之子。鄂容安。張若靄。朱必階。皆能遵守家聲。祇受國恩。朕此次擢

用。乃量才加恩。大學士鄂爾泰。不得以己意固辭。命親老改近人員。准入大計。

丙申。湖廣提督杜愷奏。綏甯縣上中下三界溪。頑苗不法。派兵剿捕。連破三寨。得

旨嘉獎。

閏六月丙午。

命浙江採買滇銅開鑄。

乙卯。

命貴州總督張廣泗至

湖南。與馮光裕會商苗疆軍務。馮光裕尋卒。

飭湖廣提督杜愷。廣西提督譚行義。

會剿苗獠。

秋七月。

諭八月十三。爲朕三十誕辰。聞內外臣工。欲行慶賀。貢獻之

禮。朕甚不取。朕年甫及壯。不有慶賀。著仍照常年之例行。若在常例之外者。俱著停

止。甲戌。禁私售旗地。

丙子。

命喀爾喀王等。與兩路軍營。會議撤兵。命張廣

泗留辦湖南軍務。

國子監奏。監丞助教。請照禮部光祿寺之例。一體賞掛數珠。以

光祀典。從之。

八月己亥朔。兩廣總督馬爾泰等奏。廣西宜山縣。土蠻不法。派兵討



平之得。旨嘉獎。交部議敘。壬戌。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圍。戊辰。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官兵擒獲逆苗首犯。苗境悉平。遵旨前往楚省。商辦軍務。又奏稱。聞安南國衆官。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立龍德之子名彪者爲王。改爲景興元年。現在各處。貼有赦書榜文。差官加封韋福瑄爲郡公。並加封七土州官職。其處東南阮超侯武美玉等。尙在動兵未息。報聞。九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挑濬永定河。復歸故道。本月親至金門閘。會同顧琮。督率河員。於金門閘之上。開挖重隄二十丈。挑濬河槽二百七十餘丈。使河流入金門閘引河之內。其金門閘引河東西二股。現將東股閉塞。令專走西股。至西股之中。尙有淺窄處所。相度開挖。自楊柳青至李家莊。展挖挑深。共三千六百餘丈。十五日。各工俱竣。十六日。開河放水。頃刻間。全河已過順軌安流。永定河應歸故道。朕已慮之久矣。今孫嘉淦一力擔承。妥協辦理。實屬可嘉。俟一切善後事宜。詳勘妥辦。明年伏秋兩汛。果係安瀾。著交部議敘。又奏本月十六日。開河放水。復歸故道。隨卽策馬沿流而南。處處相度。見河流循軌。二百餘里之內。逼近河岸村莊。不過十數處。易於保護。兩岸地勢平行。汛水一至。可以散漫平流。不能爲害。至中亭河。清渾合流之處。渾水入後。清水不過漲高四寸。將來不致潰溢。



又隨流而東。覩其清渾盪刷。不過數里。水色已清。將來已不致淤淀。至河水新來。行人過渡艱難。已撥固安霸州船隻。令其接濟行旅。不致阻滯。得旨。開河之後。朕日夜廛念。覽此奏。大慰朕懷矣。非卿一力擔承。斷不能成此事。然此時尙未可侈然自足也。必俟明年諸事妥協。伏秋無妨。然後可以慰衆望。而吾君臣此舉。方不爲冒昧也。看來顧琮頗有游移之見。高斌陞見在卽。其人公忠醅謹。且熟悉河務。朕已有旨。令彼會同卿等。將善後之策。熟酌妥議。卿其與彼和衷辦理可也。欽差大臣張廣泗奏。察看楚省軍營情形。因總兵劉策名。按兵不動。以致銳氣沮喪。現在代爲部署。旬日之間。兵威已振。提督杜愷。於一切軍機調度。亦未諳悉。臣不得不暫駐軍營。妥爲辦理。俟首兇就縛。卽進京陛見。至粵省叛苗。已攻克二十九寨。招撫四十六寨。見文武和衷。將士戮力。可無他虞。得旨。所奏俱悉。卿不必卽欲來京陛見。看來此事。尙須妥協辦理。卽善後事宜。亦並未見有頭緒。前已頒欽差關防。庶事權歸一。卿可周詳妥辦。務期萬全。以副朕念。至杜愷能勝任否。卿其據實奏來。冬十月己亥。上啓鑾謁泰陵。乙巳。上還京師。丁未。大學士等議雲南總督公慶復奏。探聞安南陪臣鄭姓。廢立改元。該國叛亂四起。皆以興黎滅鄭爲名。黎氏係我朝貢臣。請



行文詰詢緣由。責以大義。使逆臣知所畏忌等語。查鄭姓專橫已久。今復擅行廢立。義當詰責。但此事虛實未審。又不知新立者。係舊王何人。縱行文該國。而回文仍出鄭手。諒必託辭諉卸。且一經詰責。通國皆知。卽鄭姓暫緩逆謀。而滅鄭爲名者。必將紛紛請兵。轉恐難以猝應。應俟該國將廢立緣由奏聞。請封之時。然後酌其情事。慎重辦理。又議覆慶復奏。審擬交賊矣長一案。應令將矣長。分發川廣。交該管官嚴加約束。從之。乙丑。永禁胥役更名充牙。十一月壬申。准武進士回營食糧。丙子。署兩江總督楊超曾。參奏江西巡撫岳濬。納賄行私各款。得旨解任。命高斌阿里袞往鞫。己卯。諭本月二十五日恭遇皇太后萬壽聖誕。普天同慶。凡大小臣工。俱著穿蟒袍七日。不理刑名。永著爲例。癸未。重輯大清律例成。御製序文。命御門聽政。嗣後著鋪氈墊。以昭優禮。大臣之意。庚寅。諭河工効用。以六十員爲額。甲午。纂修一統志書成。御製序文。十二月戊戌。諭浙閩總督德沛。屢任封疆。操守廉潔。以致京中逋負。不能清還。且棄舊有之產業。朕心深爲軫念。此等清官。應格外加恩。以風有位。著將福建藩庫銀一萬兩。就近賞給。以示朕嘉獎之意。壬寅。欽差大臣張廣泗奏。進剿楚粵苗。斬獲無算。苗疆悉平。得旨。楚粵苗



搖不法。朕特簡張廣泗前往辦理。伊任事以來。調度有方。三月之內。克奏膚功。甚屬可嘉。張廣泗著交部議敘具奏。尋議准加三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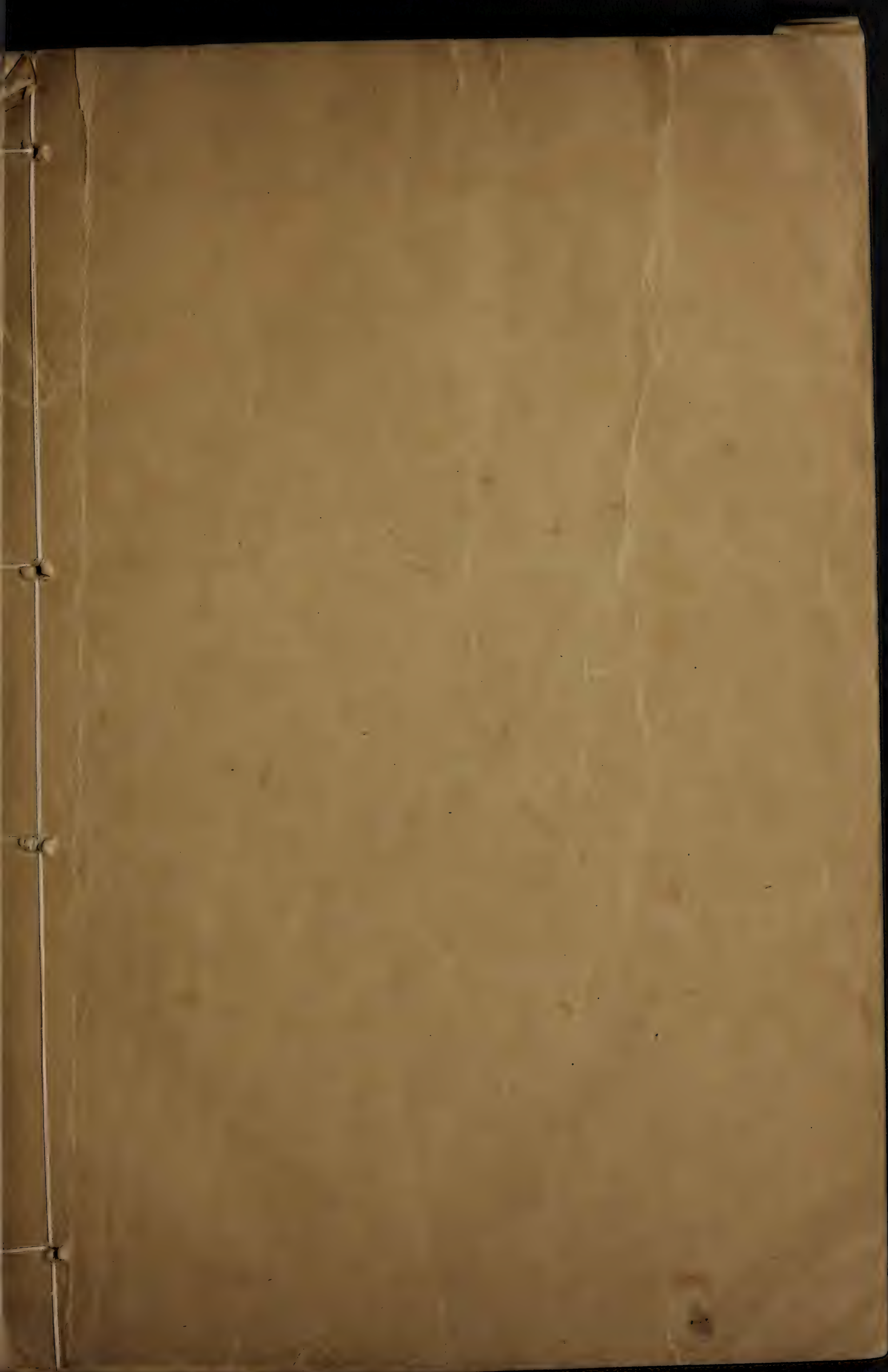


高平三教寺僧提問酒前往辦理伊任事以來調度有方三月之內免奏無訛  
司馬吳履題署安部議載具奏恐難准於三條











十一朝東華錄彙要

東華錄







高齊紀年

宣興江文安敬錄

辛酉乾隆六年春正月甲申。命郭寶泰。勸親會同郭嘉。趙志。其勸永定河王。延

鮮國王。李時。失察。遺民。感。境。得。曾。免。罪。奏。進。方。物。作。年。貢。天。學。士。的。郭。寶。泰。

等。有。奏。永。定。河。凌。汛。後。登。由。引。河。後。隨。不。能。容。納。多。積。應。將。新。開。鑿。自。督。行。開。闢。漫。

水。直。通。始。可。分。離。施。工。為。行。久。之。計。每。歲。凌。汛。開。閘。放。水。車。馬。備。具。臣。實。亦。戴。表。同。

得。旨。卿。亦。不。必。固。執。已。見。俟。會。勸。舊。河。下。口。之。水。漸。齊。和。衷。詳。酌。自。有。定。議。也。

二月丙申。郭寶泰等奏。新開引河。閘口。實有不得不堵之時。若屆汛。漲。為。害。不。小。恐。

旨。如此。一。面。即。行。堵。閘。俟。通。體。開。定。時。入。於。閘。中。察。明。可。也。臣。寶。泰。五。子。主。疏。

生。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近。聞。獨。石。口。外。七。八。十。里。有。紅。蓮。子。乃。元。中。都。舊。基。高。幾。

并。邑。尚。有。遺。跡。久。百。餘。里。有。開。平。地。乃。元。上。都。舊。基。據。郭。嘉。等。控。掘。張。家。灣。石。二。口。

為。形。勢。之。地。若。駐。紮。重。兵。能。助。神。京。右。臂。之。勢。且。土。肥。地。潤。前。兵。據。為。世。業。耕。田。收。

蓄。可。以。富。國。此。實。久。遠。之。計。亦。順。地。勢。相。宜。乃。敢。建。議。擬。備。軍。器。邊。關。自。保。定。前。王。相。







東華錄要卷三十一

宜興汪文安敬錄

高宗純皇帝

辛酉。乾隆六年。春正月。甲申。命鄂爾泰。訥親。會同孫嘉淦。顧琮。查勘永定河工。朝

鮮國王李吟。失察邊民越境。得旨免議。奏進方物。准作年貢。大學士伯鄂爾泰

等會奏。永定河凌汛漫溢。由引河淺陋。不能容納旁流。應將新開隄口。暫行堵閉。漫

水消涸。始可另議施工。爲經久之計。孫嘉淦奏開隄放水。事屬創見。臣實不敢扶同。

得旨。卿亦不必固執己見。俟會勘舊河下口之水。卿等和衷詳酌。自有定議也。

二月。丙申。鄂爾泰等奏。新開引河隄口。實有不得不堵之勢。若屆汛漲。爲害不小。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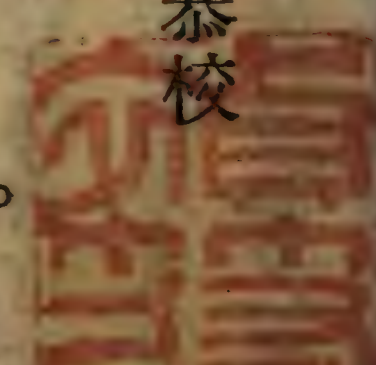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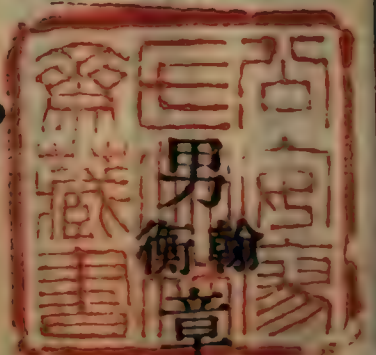
旨。如此。一面卽行堵閉。俟通盤議定時。入於摺中奏明可也。壬寅。皇五子。永琪

生。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近聞獨石口外。七八十里。有紅城子。乃元中都舊基。溝渠

井邑。尙有遺踪。又百餘里。有開平城。乃元上都舊基。城郭猶存。控扼張家獨石二口。

爲形勝之地。若駐紮重兵。能助神京右臂之勢。且土肥地潤。滿兵據爲世業。耕田牧

馬。可以富强。此實久遠之計。必須親身相度。乃敢建議。擬徧閱邊關。自保定前往。報





聞。三月壬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參奏布政使薩哈諒。婪贓不法。學政喀爾欽。敗檢淫佚各款。得旨。革職。命楊嗣璟往鞫。戊寅。湖南巡撫許容。奏請停鑿溪河工程。從之。甲申。諭。御史仲永檀。參奏提督鄂善。於張鳴鈞發掘銀兩案內。有俞長庚妻父孟所豐。轉託范毓麟。與提督說合。送銀一萬兩。屬其照拂。並侍郎吳家驥。亦曾得俞姓銀二千五百兩。又稱原係風聞言事。據實密奏。以備訪查等語。鄂善係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訪查。不知應委何等之人。若委禁近小臣。豈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轉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豈能保其必無恩怨乎。況命人暗中訪查。而朕不明言。藏於胸臆間。是先以不誠待大臣矣。此事甚有關繫。若不明晰辦理。判其黑白。則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國家之事耶。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秉公查審此案。必須徹底清查。即便糊塗歸結。亦正人心風俗之大端也。仲永檀摺並發。庚寅。諭。王大臣等。御史仲永檀。參奏鄂善得受俞長庚賄賂一案。朕初以爲必無此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誣陷大臣。此風斷不可長。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因派王大臣等七人。秉公查審。屢經嚴訊。逐日奏聞。乃鄂善家人。及過付人等。俱各應承。是鄂善受賄之處。



已屬顯然。朕召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尙書訥親來保。同鄂善進見。面加詢問。鄂善始猶抵飾。朕諭之曰。此事汝家人及過付之人。皆已應承。汝若實無此事。則可。若有不妨於朕前實奏。朕另有處置。而諭此數大臣。從輕審問。將此事歸之汝家人。以全國家之體。設非朕有指示。此數人者。但知秉公而已。敢如是辦理乎。鄂善熟思。乃直認從家人手中得銀一千兩。是實。朕以鄂善在朕前。已經自認。毫無疑竇。但朕心尙欲以禮待大臣。以存國體。賈誼曰。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朕之處鄂善。亦猶是耳。因垂淚諭之曰。爾罪按律應絞。念爾曾爲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顏復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處也。彼旣出之後。朕猶恐如此辦理。或有過刻之處。又令和親王等四人。會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再加詳議。旋據奏鄂善婪贓負國。法所不容。人心共憤。理當明正典刑。乃蒙天恩。容其自盡。實無過刻之處等語。朕因令訥親來保前往。並傳旨。朕於大臣視同手足。今爾負朕至此。朕萬不得已。如此辦理。自降旨之後。心中戚戚。不能自釋。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汝心中若有欲言之事。不妨向二人再行陳奏。鄂善奏稱。我錯聽皇上諭旨。以爲我家人已供我得銀一千兩。又聽得諭旨云。爾係皇考及朕信用之大臣。如果有受賄實情。卽在朕前據



實奏出。朕另有辦處。以全大臣之體。我因皇上屢次降旨。滿尙書。皆可信其無他。今我被人參劾。審有得銀之供。恐皇上辦理爲難。是以一時應承。我實無贓私入己。如家人供出我來。我情願與之對質等語。朕當爾等面詢鄂善時。總以至誠開導。欲得其實情。爾等皆爲之感泣。鄂善亦良心發見。俯首無辭。因而直認不諱。比時並未以威懾之。以言誘之。以刑訊之也。乃於訥親來保傳旨時。鄂善無恥喪心。至於此極。其欺罔之罪。卽立時正法。亦不爲枉。可將鄂善革職。拏交刑部。著福敏。海望。舒赫德。會同爾等嚴審。則虛實自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辛卯。諭仲永檀。身爲言官。能發奸摘伏。直陳無隱。甚屬可嘉。應加超擢。以風臺諫。著將僉都御史員缺。令仲永檀補授。自今以後。居言官之職者。皆當以仲永檀爲法。而不必畏首畏尾矣。夏四月。乙未朔。續刊雍正八年以後。上諭。頒賜羣臣。命修慶都縣堯母陵廟。癸卯。命浙江海塘。改建石工。刑部等衙門覆奏。仲永檀參奏鄂善婪贓。照律科斷。擬絞監候。得旨。九卿科道。以婪贓之罪。例絞監候。獨不思鄂善在朕前面認之語。肆行抵賴。此尙不謂之欺罔乎。尙不謂之大不敬乎。今止照伊輕罪定擬。而置重罪於不問。則朕前旨。不且爲無著之空言乎。寬縱至此。何以御臣工而昭國憲。鄂善本應照後議。



卽時處絞。但刑於市曹。朕心始終不忍。著新住五十七前往刑部。帶鄂善至伊家。令其自盡。餘照前議完結。此議九卿錯謬已極。著大學士傳旨。嚴行申飭。皇太后五旬聖壽。停止進獻。五月丁丑。吏部議兩廣總督馬爾泰奏。廣西慶遠府永順土司所轄白土邱索等二十四村。居七十二峒之中。縣五百四十餘里。經覃奉恩等恃險肆橫以來。久爲土司所棄。今雖蕩平。不便仍歸土司。請割歸宜山縣管轄。從之。甲申。戶部議兩廣總督馬爾泰奏。潮州添設縣一。將海陽縣屬豐政一都。並嘉應大埔揭陽等州縣。鄰近田疆戶口。割歸管轄。應如所請。從之。命新設縣曰豐順。壬辰。上幸西廠子行圍。六月甲午朔。飭官員防閑幕友。署兩廣總督王安國奏。安南國權臣鄭剛竊柄。欲圖篡奪。遂專廢立。土官韋福琯等。以輔黎滅鄭爲詞。倡亂起兵。現嚴飭官弁。毋使夷匪潛入邊境。及內地奸民私越滋事。報聞。秋七月。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伏法。乙巳。諭嗣後順天鄉試同考官。南省人概令迴避。南皿卷。北省人概令迴避。北皿卷。邊省人概令迴避。中皿卷。滿州漢軍。概令迴避。滿字合字卷。如此分別。可以清弊竇而息浮議。亦防微杜漸之道也。戊子。上初舉秋獮。奉皇太后幸避暑山莊。啓鑾。壬辰。上至古北口閱兵。



八月壬子。

諭蒙古札薩克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自

太祖

太

宗時歸仁向化。與滿兵一體効力。

皇祖

皇考養愛爾等。

無異滿州。教養兼施。百

有餘年。此次行圍。行列整齊。皆爾等教訓有方所致。朕甚嘉焉。著加恩普資銀幣。有

差。庚申。

命綏遠城採買兵米。

九月丙寅。

命截留明年江南浙江漕糧八十

萬石備賑。庚午。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

壬申。履親王允禩奏。奉恩

輔國公品級允祿。患病一摺。得

旨。若有事。以貝子禮。照例行。此時且不必令知之。

己卯。

命陝西開鑪鑄錢。

壬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冬十月。廣西總兵

譚行義奏。交趾牧馬督鎮官阮世楷。調兵征剿韋福瑄。於九月連勝。韋福瑄逃竄新

地八百地方。牧馬官直進諒山祿平等處。安撫百姓。貢道疏通。報聞。

十一月丙寅。

命莊親王會同張照。續纂律呂正義。尋請開館纂修。以襄鉅典。得

旨。允行。命

湖北開鑪鑄錢。

癸未。冊封嘉嬪金佳氏爲嘉妃。貴人海佳氏爲愉嬪。柏佳氏爲怡

嬪。葉赫勒氏爲舒嬪。

湖廣總督孫嘉淦奏。遵旨銷毀湖南督糧道謝濟世所著經

書。詆毀程朱之處。並俟詢查謝濟世居官如何。得

旨。謝濟世著書。識見迂左。則有

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

十二月癸巳。

命湖南開鑪鑄錢。

乙未。左都御



史劉統勳奏。大學士張廷玉。厯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優隆。久而弗替。可謂遭逢極盛。然大名之下。責備恆多。勛業之成。晚節當慎。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縉紳。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聞

聖祖仁皇帝時。曾

因廷臣有升遷太速之員。特諭停止升轉。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適在其內。臣愚以爲宜倣此意。敕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與遠房親誼。不在此例。若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現任之員。開列奏聞。自命下之日爲始。三年之內。停其升轉。使望風逃聽之人。知朝廷登進之無私。亦期世受國恩之家。長享福祿於無盡。又奏尙書公訥親。未及強仕之年。統理吏戶兩部。入典宿衛。贊參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禁闥。此外特交事件。尙有多端。卽使智力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致貽誤。現今訥親所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省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俾其才猷識力。常餘於所辦之事。則曠廢之虞可免。又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且蒙召見。響用方隆。無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後。卽同官寮案。亦皆斂手。雖未至於開賄路之門。竊威權之柄。然事涉於因公。迹涉於任怨。或反覆駁詰。或過日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以臣所聞。議



之者曰。部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諭旨。與題定成例。有皆可引用者。官多兩引。以待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從寬。則吏戶兩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嚴。部內必無改寬之事。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圖報稱。至其職任繁簡。氣象謙盈。尙望聖明裁度訓示。諭左都御史劉統勳。所奏大學士張廷玉。親族居官人多。應請裁抑一摺。又奏尙書訥親。承辦事務太多。並任事過銳一摺。朕思二臣。若果聲勢赫奕。擅作威福。則劉統勳。必不敢如此陳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挾制寮案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劉統勳所請裁抑張廷玉戚族之處。著該部查議具奏。訥親職掌太多。如有可減之處。候朕酌量降旨。壬寅。世宗憲皇帝實錄聖訓告成。丙午。諭。從前莊親王允祿。曾經罰俸。甯郡王弘皎。曾經停俸。今看二人。自知過愆。俱各黽勉。伊等罰俸停俸之處。自明年春季爲始。俱著加恩寬免。蒙古律例成。禁武職干與民事。命左都御史劉統勳。往浙江查勘海塘。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安南逆臣韋福瑄。已就誅戮。現在彼國。將韋福瑄族人韋福玉。管理祿平州事務。處東處北兩路兵。俱行撤回。止留牧馬兵一千。在諒山駐紮。七州縣各處地方。俱已安帖。邊境肅清。報聞。



壬戌。乾隆七年。春正月。庚午。莊親王允祿等奏。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常朝樂章。每月各以其律其呂爲宮。壇廟朝會。爾等俱經議奏。其大略。俟朕細加審詳。另降諭旨。至 皇太后升坐還宮樂章。應用何律何呂之處。爾等未曾議及。理合考古準今。求其至是。擬議奏聞。候朕酌定。伏維十二律呂。皆生於黃鐘。故黃鐘爲聲氣之元。但黃鐘專用於郊。以尊上帝。自不便擬用。且律協於乾。呂協於坤。坤元允宜用呂。惟大呂爲黃鐘之呂。恭擬 皇太后樂。以大呂爲宮。又按禮記。天子日也。后月也。酉爲月之正位。謹援禮記之義。恭擬皇后樂。以南呂爲宮。又履親王允禔奏。在館諸臣。所謂 皇太后樂。以大呂爲宮。臣愚以爲大呂。南呂。並是陰呂。有所未便。 皇上曾有凡慶賀大典。 皇太后宮慶賀。應用陽律之旨。敬維 皇上萬壽聖節。在八月。如八月常朝。自當用八月之呂。至於萬壽慶賀大典。似應仍用陽律。查舊制。一切大典。俱以黃鐘爲宮。恭請仍循舊制。 皇上冬至。元旦。萬壽。三大節。並以黃鐘爲宮。 皇太后皇后三大節。亦仍循舊制。並以黃鐘爲宮。得 旨。萬壽節。履親王所議是。餘著劃一定議具奏。又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冬至以黃鐘爲宮。倍夷則爲羽之說甚合。至社稷壇。與方澤同之處。方澤用蕤賓之呂爲林鐘。尙可。朕意社



稷。究不可同。或亦同文廟。春秋分用夾鐘南呂之處。一併再議。又帝王廟。春用夾鐘亦妥。秋祭以九月。或用無射。或仍用南呂之處。再議。查古制。祀天曰郊。祭地曰社。社之文。與郊對。猶地之文。與天對也。凡經文舉地。示后土者。卽不別言祭社。舉祭社者。卽不別言祭地。示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典瑞。戴記月令。郊特牲。禮運中庸篇。並可證據。至漢匡衡。始建議別爲北郊。遂析社與方澤之祭爲二。後世因之。而社稷降爲中祀矣。前臣等議。謂社亦地也。宜用林鐘。仰蒙聖訓。謂與祭地。宜有分別。伏思社稷典禮。旣不與方澤齊等。樂章自應不同於地。聖訓周詳。尤宜增改。查社稷壇。祭以春秋二仲月之上戊。宜以夾鐘南呂爲宮。至歷代帝王廟。大清會典開載。並以二月八月致祭。然每年多有用三九月者。咨查禮部太常寺欽天監。乃據選擇通書。稱係清明霜降前。擇吉致祭。蓋二八月祀典甚多。次第舉行。此則排至末後。但未屆清明霜降。仍用夾鐘南呂。似未便以時日在三九月。而卽用姑洗無射也。仍請照前議。亦以夾鐘南呂爲宮。得旨依議。癸酉。莊親王允祿等奏。遵旨傳集禮部和聲署。內務府掌儀司各樂工。在城隍廟演丹陛樂。其鼓節旣與樂章不符合。並於明代樂章。亦不相符。且兩處多寡不等。實係相沿譌謬。亟宜改正。臣等酌議。嗣後應用七言四句。排



班趨進。立定之節候。爲第一句。完奏以節鼓下三句。每一跪三叩頭。起立之節候。各完一句。奏以節鼓。九叩首禮畢。恰完四句。至 皇上於 皇太后前行禮。不便與臣下詞同。應爲五言四句。其節奏如前得 旨。所奏五言四句。近於詩句。樂章仍以長短句爲是。準其字數。與相彷彿可也。餘依議。 莊親王允祿等奏。臣等議得。 皇太后樂。皇后樂立宮。應以何律何呂之處。 皇上所降諭旨。用禮記。帝日后月之義。以南呂爲宮。南呂位在第四。既不至與郊廟有並等之嫌。又與朝廷之樂。旋相爲宮者。先後次第。兩無妨礙。最爲妥協。若隨皇帝樂。一例立宮。於義亦通。但在宮在廷。無所分別。既不若以內外有別爲長。且無以彰旋相爲宮。惟帝始可隆禮備物之義。謹遵原降諭旨。以南呂爲宮。得 旨依議。 庚寅。御史沈廷芳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爲逆。閹王振立祠。李賢撰碑。稱其豐功大節。諛閹亂道。觀者髮指。乞勅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得 旨如所請行。 二月。壬辰。 上啓鑾謁泰陵。 乙未。 上回鑾。 戊戌。 上幸南苑行圍。 三月。癸亥。 上親耕藉田。 丙子。定勝水谷。爲萬年吉地。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臣吹納木喀等。奏進表。並貢方物。 壬午。 諭覽夷使吹納木喀。齎噶爾丹策零奏章。意甚狡詐。朕斷不因言詞



觸怒。遽爾興兵。亦不可不密爲準備。著移知兩路軍營大臣。令伊等加意防範。其奏情形。並詳悉寄知。夏四月甲午。賜金牲等三百二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亥。

命廣西鑄錢。

甲辰。

賜勅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將奏請之事。暫

行停止。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癸酉。大學士禮部。議覆御史徐以升。奏請擇地

建雩壇。仿古龍見而雩之禮。每歲屆期。致祭一次。偶遇亢旱。卽於此望告嶽瀆山川

諸神。以祈求雨澤。用舞童二佾。衣元衣。各執羽翳。歌雩祭樂章。聖念懇誠。宸章剴切。

亙古未有。應請宣付史館。查各省州縣。置耕藉田。其中皆設有壇。亦令孟夏。擇日行

常雩禮。但不用大雩禮。亦不另設雩壇。若京師雨暘偶愆。

皇上於大內祈禱。其專

承祈禱之官。天神地祇。社稷太歲等壇。各遣王大臣一人。太廟上帝。遣親王一人。在

京陪祀各官。一體齋戒行禮。

皇上如親詣圓邱。王以下皆陪祀。得

旨是。依議。

御製雩祭樂章曰。瞻彼朱鳥。爰居實沈。協紀辨律。羽蟲徵音。萬物芸生。有壬有林。有

事南郊。陟降維欽。瞻仰昊天。生物爲心。章一維國有本。匪民伊何。維民有天。匪食則那。

蟻蠋鳴矣。平秩南譌。我祀敢後。我樂維何。鼙鼓淵淵。童舞娑娑。章二自古在昔。春郊夏

雩。曰維龍見。田燭朝趨。盛禮旣陳。神留以愉。雷師闐闐。飛廉衙衙。曰時雨暘。利我新



審。章三於穆穹宇。在郊之南。對越嚴恭。上帝是臨。繭栗量幣。用將悃忱。惴惴我躬。肅肅

我心。六事自責。仰彼桑林。章四權輿粒食。實維后稷。百王承之。永奠邦極。惟予小子。臨

民無德。敢懈祈年。潔衷翼翼。命彼秩宗。古禮是式。章五古禮是式。值茲吉辰。玉磬金鐘。

大羹維醕。元衣八列。舞羽繽紛。既侑上帝。亦侑從神。尙鑒我衷。錫我康年。章六惟天可

感。曰維誠格。惟農可稔。曰惟力作。恃天慢人。弗刈弗穫。尙勤農哉。服田孔樂。咨爾保

介。庶乃錢鎛。章七我禮既畢。我誠已將。風馬電車。旋駕九閭。山川出雲。爲霖澤滂。雨公

及私。興鋤利甿。億萬斯年。農夫之慶。章八甲戌。莊親王允祿等奏。天神應仍從圓邱。

以黃鐘爲宮。地祇應仍從方澤。以林鐘爲宮。得旨是。六月己丑。諭。鄭世子樂

書等書。俱有舞譜。本朝舞制。並無紀載。應作何載於書內之處。著傳諭莊親王張照

知之。尋莊親王等詳考各祭祀。樂舞聲容儀節。纂成舞譜。奏准載於律呂正義後編。

垂爲定制。壬辰。命莊親王允祿。尙書張照。三泰。管理樂部。乙未。修築甘肅甯

夏鎮大清唐漢三渠。癸丑。定內廷丹陛樂章。名雖平。秋七月。丙子。准江西截留

雲南解京銅斤。開鑪鑄錢。己卯。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莊親王等議覆御史徐以升

奏言。鄉飲酒禮。所以敬老尊賢。議請交與律呂正義館。將儀禮所載鄉飲酒禮。應歌



之詩。照現定樂章。字譜之式。纂輯成書。交順天府。令諸生演習。以襄大典。從之。八月。江南淮黃交漲。命疆吏拯救災黎。毋拘常例。辛卯。諭。嗣後挑選秀女。遇有

皇太后之姊妹。親兄弟之女。親姊妹之女。記名著戶部奏開。撤去記名。至妃嬪等姊妹親兄弟之女。親姊妹之女。有記名者。著內務府。告知首領太監。奏聞。永著爲例。

大學士鄂爾泰等奏。遵旨議親蠶典禮。關係農桑。自應舉行。伏查唐開元。享先蠶爲中祀。我朝於季春巳日。祀先蠶祠。亦列中祀。皇上御極之元年。特命建立先蠶

祠。致祭。今舉行皇后親蠶之禮。應設先蠶西陵氏神位於壇上。皇后於正殿。致齋二日。屆時詣蠶壇。祭以太牢。行三獻禮。妃嬪公主王妃以下。文武三品大臣命婦以上。致齋陪祀。祀畢。皇后詣桑壇位採桑。事畢。皇后復行繅三盆手禮。遂布於蠶婦之吉者。使繅而朱綠元黃之。以供郊廟黼黻之用。考古制。二十七世婦蠶宮。亦建二十七從室。則蠶婦應卽爲世婦。所云蠶母。蓋取老成諳蠶事者。以爲世婦統領。臣等酌議。應交內務府查明包衣下。並行文八旗。遴選熟諳蠶事。並無事故者。開列具奏。欽點六人。以督蠶事。蠶婦二十七人。使治蠶事。抑更有請者。皇后親蠶。肇祀。倣照古制。需女官一十二人。曰尙儀。曰尙宮。曰典儀。曰掌贊。曰司賓。曰司言。曰司宮。曰典製。曰司



贊曰典贊曰司祝曰女史。行禮時執事。再查北齊蠶壇。以內監制蠶宮。令丞各一人。經理蠶壇諸務。請倣其制。置令丞各一人。從之。甲午。上御經筵。壬寅。上奉

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圍。乙巳。上奉皇太后幸晾鷹臺閱圍。九月。命

河臣速堵古溝壩。石林口決口。濬裴家場等河。鴻臚寺卿梅穀成奏。正一真人。張遇隆。恭祝萬壽。據禮部文稱。隨班行禮。應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驅邪。時有小驗。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禮貌可也。乃竟入朝班。儼然與七卿並列。殊與觀瞻有礙。應請敕部定議。不必令入朝班。得旨。此奏是。該部議奏。尋議應如所請。嗣後真人。承襲謝恩。臣部帶領引見。並遵三年來朝之例。准其入覲。照例筵宴。宴畢還山。倘在京適值百官朝賀之期。免其列班行禮。從之。丁卯。上啓鑾謁陵。庚午。上謁陵回鑾。壬申。上幸盤山。乙亥。上幸髻髻山。壬午。上還宮。古溝壩合龍。冬十月己丑。上幸西廠子行圍。庚寅。命江南截留癸亥年漕糧八十萬石。仍撥山東漕糧二十萬石。河南倉米二十萬石。運江南備賑。辛卯。江南高郵邵伯各壩工竣。庚戌。賜賈廷詔等一百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辛酉。莊親王允祿等奏太和殿。皇上升座。所設中和韶樂。止有笙



四。簫二。笛二。殿廷高廠。惟聞鐘鼓之聲。嗣後應請笙用八。簫用四。笛用四。庶幾克諧。歌工二名。亦似太少。請增用四名。並請宮內應用中和韶樂。一體添設。得旨依儀。

乙丑。大學士等議。莊親王允祿等奏。以丹陛大樂雖有樂章。而音節未經考定。請於贊禮排班時。聲止之後。樂作。贊退之後。廷臣趨至仗末之時。樂止。樂凡五節。以一節爲趨進。三節爲三跪九叩首。一節爲趨退。如進表宣表禮儀。則於第一節樂闋。廷臣已跪之後。進表宣表畢。樂再作。如此。則行禮遲速。易於與樂相應。應如所請。豫令樂部演習。卽於今歲冬至舉行。從之。甲戌。湖南巡撫許容。參奏糧道謝濟世。踰閑蕩檢。負恩溺職各款。得旨。謝濟世著革職。其本內各款。及有名人犯。著孫嘉淦前往。會同許容。嚴審定擬具奏。十二月戊子。仍准準噶爾夷人。由多倫鄂羅木。入藏熬茶。丙申。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靄。不必承襲。癸卯。諭。王大臣等。審訊仲永檀鄂容安一案。今日奏請刑訊。伊等俱曾爲三品大臣。又豈可似盜賊犯罪。重加三木。不過套夾一訊。爲爾等斷案張本。又何必多此一番奏請乎。況此事情迹已明。無庸刑訊。仲永檀受朕深恩。由御史特授副都御史。乃依附師門。將密奏密參之事。無不豫先商酌。



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重大。鄂容安在內廷行走。且係大學士鄂爾泰之子。理應小心供職。閉戶讀書。乃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無可道。但較之仲永檀。尙應末減。爾等可定擬具奏。仲永檀未及定擬卽病故

癸亥。乾隆八年春正月丁巳。

諭。仲永檀洩漏密摺一案。由於仲永檀趨附鄂容安。而

鄂容安因向伊詢問。原屬多事。理應懲治。但鄂容安從前在阿哥書房行走尙好。且伊父鄂爾泰。年老有病。鄂容安從寬免發臺站。仍在阿哥書房行走。嗣後當閉戶讀書。不預外事。倘因現經革職。在書房行走。不似從前盡心。朕必重治其罪。大學士鄂爾泰。當嚴切教訓之。二月。上御經筵。辛丑。莊親王允祿等奏武舞之干戚。干

上有字。其字止五種。而分八份。既不齊一。又多互異。今請訓定。奉硃筆。改定雨暘

時若。四海永清。倉箱大有。八方敕甯。奉三永奠。得一爲貞。百神受職。萬國來庭。三

月。庚辰。上詣壽祺皇貴太妃宮問疾。命沿江駐防大員。兩年出巡一次。免順

天通州雜稅。夏四月甲申朔。壽祺皇貴太妃薨。上欲持服。莊親王允祿等祈免。

辛卯。命於奉宸苑。試行區田法。丙申。纂修醫宗金鑑成。改江南海防道。爲

淮徐海巡道。閏四月丁丑。諭。嗣後閏月常朝。所用樂章。視時憲書所載。交節之



時用上月宮調。交節之後。用下月宮調。永著爲例。命甘肅河州團練二十四關鄉勇。五月丙午。命恭繕歷朝實錄。送盛京尊藏。蘇祿國進貢方物。癸丑。定藩

臬任滿三年入覲例。南掌國貢象。諭十年一貢。以示柔遠之意。丙子。諭孫

嘉淦。許容。大負朕恩。現在交部覈議。所有順義縣應修城工。著伊二人効力贖罪。但令出賞。無庸親辦。可傳諭高斌。委員辦理。丁丑。淮流民出口就食。秋七月乙酉。

上詣順懿密太妃宮問疾。丁亥。諭溫惠貴太妃侍奉皇祖多年。淑慎素著。

朕幼年。蒙貴太妃時加撫視。今欲晉封皇貴太妃。以申敬禮之意。所有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戊子。上奉皇太后恭詣盛京。展謁祖陵。啓鑾。乙未。駐蹕熱河。

己亥。上奉皇太后自熱河啓鑾。詣盛京。八月己卯。上行圍於巴彥。射殪

虎。廣州將軍策楞奏。安南國夷目。帶領兵船。於七月與桃山夷匪兆曉打仗。殺賊

千餘。獲賊船百餘。兆曉逃回桃山。桃山離欽州。遠隔一海。料不能潛入內地。現檄沿

海各鎮。加謹巡哨。又有矣揚。更名武賢卿。及莫正豹等。在安邊保樂地方嘯聚。莫正

豹。原名莫能仁。係泗城府人。手下人等。廣西人多。臣查泗城地方。從前原有安插莫

姓之事。其子孫現居凌雲縣境。已行司跟查緝究。雲南總督張允隨奏。矣揚。莫正豹。



一稱交岡武氏後裔。一稱高平莫氏後裔。各以恢復舊封爲名。夷匪羣相附和。臣設法招擒。前後獲僞官二。夷匪千餘。又保樂州土目農宴朝。差頭目蔣朝通等。赴廣南營。請剿除武莫二氏。臣諭該土目。以中外各有界限。大兵無越境代屬國剿除盜賊之理。應速赴該國王處請兵。又奏矣揚。襲奪都竜。龍音土目翁桂敗逃。賊兵復攻南山。南山與開化天生橋。僅隔一河。因飭開化鎮。整肅軍威。遙助交人聲勢。如賊兵越界一步。卽行擒斬。六月。翁桂奪回都竜。當令開化府。將前項難民。資給護送出口。交翁桂領回復業。但翁桂兵少援絕。其勢終難保守。均報聞。九月。庚辰朔。上行圍於伍什杭阿。射殪虎。甲午。刑部議覆。戶部右侍郎阿里袞奏。許容奏參糧道謝濟世。各款皆虛。惟失察書役。犯贓屬實。謝濟世。應准開復。失察輕罪。照例議處。署糧道倉德。通揭情由。審俱得實。可否照例議敘。得旨。許容。張燦。王玠。孫嘉淦。俱著革職。倉德。交部議敘。餘依議。乙未。上奉皇太后。謁永陵。福陵。昭陵。行大饗禮。遣官致祭。壽康太妃。宸妃。懿靖太貴妃。康惠淑妃。並公主園寢。親王貝勒大臣等墓。上奉皇太后。駐蹕盛京。朝鮮國王李昉。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甲辰。上以恭謁祖陵禮成。率羣臣詣皇太后宮。行慶賀禮。御崇政殿受賀。賜羣臣及朝鮮使



臣宴。御大政殿。賜酺。頒詔天下。加恩有差。御製盛京筵宴世德舞辭並序。賜

朝鮮國王李吟。御書匾額。加賞銀幣有差。乙巳。幸講武臺大閱。浙江海塘工竣。賜

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賜扈從王大臣等宴。免盛京興京等十五處旗

地本年額賦。及乾隆七年逋賦。辛亥。上奉皇太后。自盛京回鑾。命山東巡

撫兼提督銜。甲戌。上奉皇太后還京師。頒賜御書匾額於漳州芝山朱子

祠。從福建學政吳華孫請也。十一月。戊子。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俱已年邁。

乘馬維艱。著在紫禁城內。乘轎行走。己亥。彗星見。庚子。諭引看女子。若八旗

所屬外任文武官員之女。俱令送京。路遠往返維艱。嗣後引看女子。外任文官自同

知以下。武官自遊擊以下之女。著不必送京。丙午。加尊溫惠貴太妃。爲溫惠皇貴

太妃。免謁陵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十二月。乙卯。葬端慧皇太子於朱華山

寢園。癸亥。皇六子永瑤生。丁卯。以星變示儆。特詔修省。

甲子。乾隆九年。春正月。辛巳。諭前因大學士陳世倌。告假回籍。懇請開缺。今徐本又

復患病。調理需時。現今內閣辦事人少。著史貽直實授大學士。其協辦大學士事。著

張楷補授。尋命史貽直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貝勒允祐遺疏聞得。旨



二十二叔貝勒患病薨逝。朕心深爲軫悼。著大阿哥卽攜茶酒往奠。一切事務著莊親王料理。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丙午。上謁泰陵回鑾。二月。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圍。乙卯。上奉皇太后回宮。乙丑。上御經筵。乙亥。上親耕籍田。三月丙戌。上以西藏郡王頗羅鼐之子公珠爾默特策布敦經理準夷進藏熬茶防範合宜。優賚之。戊子。禁臺灣武職任所置產。辛卯。上詣黑龍潭祈雨。夏四月戊申。特建先蠶壇工竣。乙卯。上親詣園丘行雩祭禮。乙丑。順懿密太妃薨。輟朝三日。著和親大阿哥穿孝。一應典禮該部內務府察例具奏。撥部庫銀三十五萬兩。撥山東河南山西耗羨八十萬。均解往直隸備賑。設熱河兵丁子弟官學。五月己卯。諭一春以來雨澤稀少。二麥黃萎。今逾芒種之期。甘霖猶未普降。恐秋禾難以布種。民食堪虞。朕心焦灼。每見皇太后以天時亢旱憂形於色。朕心更爲不甯。今日皇太后從寢宮步行至暢春園內龍神廟虔誠祈禱。朕敬聞之下。惶恐戰慄。此皆朕之不德。不能感召天和而累母后焦勞。至於此極。爲人子者。實無地可以自容。卽刻前往請安謝罪。恐衆不知。以爲別有他故。並諭內外臣工知之。癸卯。御製告風神文。遣平郡王福彭告祭。甲申。御史柴潮



生奏。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七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僅當今二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旣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今之天下。卽古之天下。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旣已盡廢。水利亦不復修。平日鹵莽而薄收。一遇有急。則待賑恤爲活計而已矣。查河間天津二郡。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二。潞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潞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爲瀛海。山東之水。於此而委輸天津。名曰直沽。畿輔之水。於是而奔匯。若蓄洩有方。卽逢旱歲。可救一半。卽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支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何拋田棄產。挈子攜妻。流離道路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益。然水利之廢。卽此可知矣。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爲徒費之於賑恤。不若大發帑金。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旣可接濟災民。又可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爲富饒。一舉兩得。轉敗爲功。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日土壤。乃至瘠薄。



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飢。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慮不給。可怪之甚也。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兩歧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督亢。今之涿州也。宋河承矩。爲河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一帶。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人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謗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畝收四五石。惟旱稻以讎立稿。於是軍民始信。今東西二淀。卽承渠之塘。灤。天津十字圍。卽應蛟水田之遺址。又查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興河閒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尙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至爲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民。自行鑿井灌田。愈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在壩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千餘口。今頗賴之。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一員。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天津河間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輕



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濬。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地。及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民情自無不踴躍樂從。卽將現在之賑民。與遞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口糧。甯厚毋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其疏濬之後。有可耕種者。卽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遣大臣一員。齎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一律辦理。雖所費煩多。而實爲畿輔興無窮之利。與議賑迥然不同。然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種也。土性沙鹼。水入卽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明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明鑒。臣則以爲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在玉田豐潤。杭稻油油。且今第興爲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鹼。不過數處耳。且卽沙鹼。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者。不猶愈



於已乎。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損地。此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務盡力而不貴多。今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皆薄入孰利。况損地者。又予撥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屢行屢罷。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勛戚之意。其疏載在省志。不過言滹沱河不可開耳。未嘗言水利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其地予之。又許占籍。是奪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也。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四局。則成績具在。公論難誣。但當日效力差員。不無奉行不善之處。所以賢王一歿。遂爾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凡始事難。成事易。賡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今日生齒日繁。民食漸絀。苟舍此不爲經理。則其餘皆爲末節。臣愚以爲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禁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閻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爲端。俟行之有效。次第舉行。得旨。大學士會同九卿。速議具奏。丙申。上以雨澤霑足。命直隸資送流民回籍。湖廣荊門州七寶山地方。民家產麟。六月乙丑。申嚴江南捕蝗不力處分。辛未。勒令湖南糧道謝濟世休致回籍。以巡撫蔣溥奏其年邁有疾故也。秋七月。命廣東開鑪鑄錢。湖北巡撫晏斯盛奏。襄陽縣產嘉禾。有一



莖兩穗三穗者。穗長六七寸不等。得旨。嘉禾之可喜者。以閭閻盡得豐登爲貴。若夫碩大且長。而不能千畝攸同。又何足異耶。八月乙卯。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科場額中舉人一名。向止錄取科舉三十名。嗣後增至六十名。近來部議增至一百名。本爲江浙人文較盛。故寬以收之。至中邊小省。固有不同。不得濫取以足額。請照百名之數。遞加裁減。得旨。此奏是。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直隸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等六大省。每舉人一名。錄科八十名。山東山西廣東陝西四川等六中省。每舉人一名。錄科六十名。廣西雲南貴州等三小省。每舉人一名。錄科五十名。順天中式。滿合二字號。共四十一名。奉天夾字號四名。宣化旦字號四名。長蘆等處鹵字號。南北皿字號。七十八名。中皿字號。每二十卷中一名。以上各字號。見應試人數。雖屬無多。亦應令該學政。及監臣等。嚴加考試。務取三場精通。方准錄送。卽應試人多。亦不得過八十名之額。兵部考試馬步箭合式。方准一體入場。外省督撫衙門。亦不得復行大收。從之。庚申。諭。國家設科取士。原欲遴選真才。以備任使。典至重也。近來士習不端。不惟文風未能振起。抑且懷挾作弊。行類穿窬。詭計百出。今年順天鄉試。特遣親近大臣。嚴密稽查。頭場搜出夾帶二十一人。其四書三題。係朕親出。不過取



其略冷。不在外間擬議之中。而場內多人。遂而擱筆。交白卷者。六十有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真草違式。及文不對題者。二百七十六人。頭場如此。伊等尙不知儆。二場仍搜出夾帶者三十一人。及見稽查嚴密。臨點名時散去者。二千八百餘名之多。士子品行如此。學問如此。全仗懷挾作弊。以爲應試取功名之具。而猶嘵嘵嘖嘖。肆出誹言。以爲搜查太過。風俗澆漓。至於此極。豈有身列儒林。一部四書。尙不能通解。而公然矢口觀光。應國家賓興之典乎。以今之士習觀之。種種醜劣之行。旣盡已敗露。朕明知濫取之爲害。精選之有功。若不爲整頓。朕不忍爲也。與其寬登選。以啓倖進之門。不如嚴俊造。以收得人之實。其鄉試中額。作何量爲裁減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尋議直省解額。酌減十分之一。以乾隆丁卯科爲始。從之。九月。兩廣總督那蘇圖。奏報到粵日期。並請訓諭。得旨。兩廣開採一事。頗爲目下急務。辦理稍有不妥。諸弊叢生。不可不加之意也。冬十月。壬子。大學士鄂爾泰等奏。京師近年以來。錢價昂貴。實由耗散多端。若不官爲查禁。設法疏通。則弊端難杜。錢亦無由充裕。謹據現在情形。公同酌議八條。一。京城內外鎔銅。打造銅器鋪戶。宜官爲稽查。查京城內現有鎔銅大局六處。銅鋪四百三十二座。內貨買已成銅器。不設鑪



鋪戶六十八座。外設鑪鋪戶三百六十四座。逐日鎔化打造。京城廢銅器無幾。崇文門過稅之銅。每年僅三百萬斤。斷不敷打造之用。勢必出於銷錢。應將爐座鋪戶。於京城內外。八旗三營地方。現在查出官房三十六處。計七百九十一間。卽令伊等搬住。開設鎔銅打造。其所住房。免納官租一年。以作搬移之費。一年後。照例納租。所有官房內。開設各鋪戶。交步軍統領等衙門。撥派官弁稽查。將每日進鋪銅斤若干。並鎔化打造出鋪銅斤若干。逐日驗明。如出數浮多。卽行稟報根究。一京城各當舖。宜酌量借給資本銀。收錢發市流轉。查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舖。共六七百座。錢文出入最多。現在平減錢價。各當舖如得官借貲本。收錢上市發賣。在當舖既多添貲本。而在市逐日又多添錢文發賣。兩有裨益。應將京城各當舖。無論官民。每大當舖本豐厚。應派給銀三千兩。聽其營運。將所領銀兩。存留作本。每一日交制錢二十四串。運送官局。上市發賣。每制錢一串。加錢十文爲局費。其賣出銀。仍交各當舖收回作本。至於小當。貲本原有多寡不等。有情願借銀者。准赴局具呈。查明現有架本。酌量借給。所繳錢文。並賣錢易回銀兩。俱照大當一律辦理。再借給大小當舖貲本。約銀五六十萬兩。覈算。每日可收錢數千串。須設公局收貯。派員經理。查有正陽門外



布巷市房一所。地安門外鼓樓東官房一所。應作爲錢局。至收錢發銀。造冊文票。俱用順天府治中印信爲憑。其局內書算人等。令管局官挑補。所有市上原賣錢文。每制錢一串。內少腰串錢二文。以爲局內官役飯食紙張等項之用。俟一年後。如果錢價平減。將該管錢局官。交部議敘。倘有侵剋虧挪。據實查參。一官米局賣米錢文。不必存貯局內。查八旗內務府。設米局二十七處。於乾隆三年三月。議准。每局給銀二千五百兩作本。收買米石。並給綾米二千石平糶。其收買糶賣出入銀錢。向係各該旗內務府辦理。再本年發給八旗內務府。及五城各廠平糶米。俱係將賣米錢。三日一次。赴市易銀。交部各在案。今見在議賣官錢。應令八旗內務府。不必將賣米錢存貯局內。二十七局。分爲三班。於三日內。每日將九局賣米錢。輪流上市易銀。仍交各該局收貯。其五城各廠賣米錢。亦無庸存貯局內。仍照舊三日一次。將錢上市。易銀交納戶部。所有二項上市錢。均應聽派出管理官錢之員。一體發賣。一京城各當舖。現在積錢。宜酌錢數送局。一併發市。查京城當舖六七百座。每於秋冬之際。存貯錢最多。此項雖係各當舖營運之貲本。以濟小民一時之緩急。但堆積過多。未能流通轉運。於民用不便。現在錢價昂貴。議開官錢平價。而開設之始。錢尙不能充裕。在各



當鋪時當冬令。正值閒貯之際。應將京城內外大小當鋪。無論官民。每大當一。撤出制錢三百串。小當一。撤出制錢一百串。俱自行運送官局。交局員發賣。陸續易銀給還。如運局錢賣將及半。各當鋪陸續運送補足。當小倘一時不能如數。令將一百串之數。陸續送足交局。如已經領借官局貲本。前項錢免交。一錢市經紀宜歸併一處。官爲稽查。以杜擡價。查錢市向設經紀十二名。各鋪戶有高擡錢價者。責成經紀。嚴諭平減。不許壟斷。但該經紀等散居各處。早晚時價難歸劃一。向無專員約束。或與錢鋪通同勒索。查正陽門外爲商賈雲集之地。應令經紀等聚集一處。每日上市。招集買賣鋪戶商人。遵照官定市價。公平交易。以杜私買私賣之弊。一京城客糧店。收買雜糧。宜禁止行使錢文。查京城九門七市。每遇秋成。外來各種糧食。俱係車馬載運。投店賣錢。卽用車馬運回。成千累萬。斷不能日用行使。或有不肖奸商。在彼收買販賣。或鄉僻之民。收積藏貯。應請九門七市雜糧店。俱令用銀收買雜糧。一京城錢文宜嚴禁出京興販。查國寶本貴流通。但京都爲都會之地。各省經營貿易。絡繹往來。奸商將錢裝載出京。於價貴處興販射利。再聞廣商船由海洋直達天津。回空時。概用錢文壓載。運至本地買貨。又各省漕糧回空。亦多載錢文。興販獲利。京局所鑄



之錢。豈能供外省各處之用。此等興販流弊。不得不嚴查防範。應請嗣後出京各商。除攜帶盤費錢外。不准將制錢。馬馱車載出京。一近京地方囤錢。宜嚴行查禁。查近京直隸所屬各村莊集鎮。每多富戶。將糧草貨物賣錢。去串堆集一室。以防盜賊。此等鄉愚。止圖一己蓄積。遂致錢文不能流通。向來原有明禁。恐日久懈弛。應行文直隸總督。轉飭各該州縣。示諭鄉農富戶。不許囤錢至一百串以上。臣等伏思錢貴之由。大約不出八條之內。但舉行之初。不便於圖利之奸民。未免滋物議浮言。而於億萬民之日用。大有利益。現既派員經理。若不專委大臣督辦。恐無統率。查錢糧乃戶部所司。稽查禁約。乃步軍統領專責。一切鋪戶商民。則府尹所屬。應請專交兼管戶部事務尚書公訥親。戶部尚書海望。步軍統領舒赫德。並令順天府府尹蔣炳。協同辦理。從之。庚午。新修翰林院成。上臨謁先師孔子。禮成。作中和韶樂。賜羣臣宴。賦詩。幸觀象臺。紫微殿。還宮。十一月壬寅。諭每月吏部補選各官。考試律文。行之年餘。率多敷衍湊泊。於吏治毫無裨益。嗣後著停止。至於九卿驗看之事。仍照例行。十二月庚申。雲南總督張允隨奏。大關境內鹽井。渡通川河道。與金沙江相爲表裏。奏請開修。凡閱三載。工程完竣。銅運坦行。商貨駢集。克收成效。得旨嘉獎。



東華錄要卷三十一終



東華錄要卷三十二

高宗純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乙丑乾隆十年春正月丙子。

諭三載賓興。國家興賢右文之大典。昨歲朕親臨貢院。

徧觀堂所。周覽號舍。矮屋風簷。備極辛苦。深可軫念。今歲會試。已展期三月。以待春

溫。嗣後卽以爲例。

壬辰。

諭科場首嚴懷挾。而不肖喪廉者流。竟有衣裘中藏匿

文字者。是以有皮衣去面。氈衣去裏之例。朕思春月會試。風簷之下。非衣裘不足以禦寒。若將製就皮衣。悉令去其裼襲。應試多人。既不免改造之費。亦非所以飾觀瞻也。著將皮衣去面之例停止。但於入場時。悉心察視搜檢。以防弊竇。爲士子者。更當感朕體恤從寬之意。人人自愛。以從前惡習爲深戒。知貢舉者可卽通行曉諭之。

丙申。

諭大阿哥生母哲妃著追封皇貴妃。

戊戌。

諭皇貴妃富察氏著追封哲

憫皇貴妃。

皇貴妃高佳氏薨。加封慧賢皇貴妃。

二月甲寅。

諭嗣後皇貴妃儀

仗內紅緞曲柄繖。著改用金黃色。妃嬪儀仗內著添用曲柄紅緞繖一柄。

乙卯。

上啓鑾謁陵。幸盤山。

丁卯。

上還京師。

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乙亥。

命會



試之期。自今科爲始。於四月二十六日殿試。五月初一日傳臚。庚辰。上幸大學士鄂爾泰第視疾。辛巳。加鄂爾泰太傅。皇后行躬桑禮。丁亥。上親耕籍田。

夏四月。癸卯。命江南發帑銀五十六萬兩。挑濬河道。甲辰。御史張孝桂奏。士

子出場。多將文字。謄送先達評閱。現奉特旨。俟出榜後。派大臣另挑落卷。畀以司鐸。將來所派之大臣。未必非卽從前送閱之人。嫌疑不免。請令吏部議定。各省應取明通數目。咨禮部行知內簾官。於正榜外。再取明通爲一榜。得旨。著照所請速行。

乙卯。諭大學士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諒持躬。久任邊疆。懋著惠績。簡與機務。思日贊襄。才裕經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允爲文武之儀型。嚮用方殷。倚畀正切。今春朕親往視。加銜太傅。冀其漸次獲痊。不意竟至不起。朕心深爲震悼。特旨輟朝二日。昔我皇考。有配享太廟之遺詔。著該部遵奉舉行。並入祀賢良祠。加祭二次。賞銀五千兩。辦理喪事。其他應得卹典。一併察例具奏。本日著果親王。大阿哥。三阿哥。前往奠告。各部院大臣。八旗都統。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三旗頭等侍衛以上。侍衛班長。正黃旗侍衛等。除值班外。俱著往吊。發引日。往送。尋予祭葬。諡文端。貴州總督張廣泗奏。黔省威甯大定等州縣。不通舟楫。所產銅鉛。陸運維艱。請開大定府。



畢節縣屬赤水河。順流可直達四川重慶。鹽船亦可通行。鹽價立見平減。大定威甯等處。卽偶遇豐歉不齊。川米可以運濟。實爲黔省無窮之利。應如所請。從之。己巳。川陝總督公慶復等。奏瞻對賊番。屢肆搶劫。必增益官兵。以懾其心膽。方可一勞永逸。得旨。王大臣議奏。尋議如所請行。以建昌總兵袁士弼爲總統。派出漢土官兵一萬二千名。帶領進剿。並撥附近瞻對。西甯鎮漢土官兵一千名。西藏郡王頗羅鼐所屬。江卡番兵。德爾格土兵。各一千名。聯絡聲援。巡邏偵探。從之。五月。壬申朔。賜錢維城等三百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六月。丁未。諭將丙寅年。直省應徵錢糧。通行豁免。其如何辦理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卽行定議具奏。命江南釐剔收漕積弊。癸亥。上詣黑龍潭祈雨。大學士戶部議奏。普免天下錢糧。請照康熙五十一年例。各省分三年輪免。上允其請。仍論應免之年。或遇水旱。將特旨應免之數登記。於次年開征時豁免。秋七月。壬辰。上奉皇太后。巡幸多倫諾爾。啓鑾。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四。乙未。以直隸慶雲等處歉收。再弛海禁一年。飭有司。月給孝子節婦口糧。戊戌。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江南阜甯縣。陳家浦河溢。八月。丙寅。上奉皇太后。駐蹕多倫諾爾。己巳。回鑾。



川陝總督公慶復奏。上瞻對肯朱。繳印投誠。願爲官兵引路。進攻下瞻對。班滾與四朗。勾通交結。不獻賊贓。儻敢抗違。盡行剿滅。署四川提督李質粹奏。七月進剿瞻對。官兵分三路進攻。均可調度策應。報聞。九月壬申。遣大臣各一人。前往明代十二陵致祭。戊寅。禁用非法刑具。癸未。駐蹕宣化府閱兵。庚寅。戶部議准河南巡撫碩色奏。鞏縣雍正十二年。報懇荒地。內有二頃十一畝。勘係宋陵四旁餘地。邾縣雍正八年報墾旱地。內有二頃六十五畝。係宋臣蘇軾。蘇轍護墳餘地。不便仍行耕種。其原報升科銀米。並請豁免。從之。癸巳。上奉皇太后還京師。侍郎錢陳羣奏。明愍帝。未營陵寢。歿後就葬妃園。世祖章皇帝。勅令修葺。並勒豐碑。今八十餘年。傾圯特甚。請飭重加修葺。如所請行。冬十月己亥朔。順天府行鄉飲酒禮。御製補笙詩六篇。命工歌之。甲辰。命山西甯武縣建明總兵周遇吉祠。編入祀典。妻劉氏。及同時盡節之遊擊崔雲。王前士。呂品貴。王尙慎。張大選。高日光。生員楊鼎樞。幕友廩生賈三光等九人從祀。庚申。大學士等議准御史楊開鼎奏。直隸捐款。奉旨定限停止。但貢生與監生。同爲士子上進之階。非捐納職銜可比。且捐貢例無銓選。不礙正途。應請酌留。至封典。孝治攸關。凡身霑一命之榮。皆思顯



揚其祖父。況所給止屬空銜。與實授官職有間。亦請酌留。從之。癸亥。賜董孟等七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川陝總督公慶復奏。進剿瞻對。北路官兵。連攻破喇嘛甲爾溫布。所據靈達卡隘。克木魯大山。中路官兵。破底朱戰碉二座。南路官兵。攻擦牙所。毀四十六寨。現會攻班滾巢穴。得旨。欣慰覽之。十一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奏。夏如春等。結黨謀逆。飭文武各官。上緊躡緝夥黨。得旨。欣悅覽之。卿自能辦此事也。西南保障。卿實堪當。至於苗疆。更無出卿右者。因思無人學習。恐新手難繼。其後。今用愛必達爲貴州布政使。此人以朕視之。甚可造就。卿其盡心指示。作成之。卽將來別有用卿處。亦有人當此巖疆方面矣。十二月。辛丑。大學士等議覆。雲南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通川河道。開濬完竣。化險爲平。惟上游之蜈蚣嶺等十五灘。因極險。未議開濬。請一併開通。以免盤剝之煩。應如所請。詳慎辦理。得旨。依議速行。辛酉。欽定朝會燕饗樂名。元旦中和樂。升座元平。還宮和平。冬至中和樂。升座遂平。還宮允平。萬壽中和樂。升座乾平。還宮泰平。上元中和樂。升座怡平。還宮昇平。常朝中和樂。升座隆平。還宮顯平。內廷行禮。丹陛樂。雝平。諸王百官行禮。丹陛樂。慶平。外藩行禮。丹陛樂。治平。皇太后三大節。中和樂。升座豫平。還宮履平。丹



陞樂。益平。皇后三大節。中和樂。升座淑平。還宮順平。丹陞樂。正平。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五百五十八萬六千六百十三石三斗一升有奇。

丙寅乾隆十一年春正月。欽定祭祀中和樂章名。辛未。諭朕愛育黎元。逾格加

恩。蠲免天下正賦者。所以藏富於民。且使閭閻之間終歲不聞催科聲也。今正賦既蠲。而耗羨又令完納。是官民仍有交關。猶不免追呼之擾。若將蠲賦之年。應徵耗羨一併緩至開征之年。按數完納。使小民於交官之便。完此些須。不必兩次伺候於公庭。亦體卹民情之意。著該部卽遵諭行。並將公用不敷之處。作何撥抵。酌量辦理。辛卯。福建巡撫周學健奏。福州府長樂縣十六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四里民田七百餘頃。瀕海環山。水至則宣洩無餘。旱乾則灌溉無術。唐天寶間。邑人林鸚有田四千餘畝。盡捨己田。瀦而爲湖。以資灌溉。四里民田遂成膏腴。原稅四千餘畝湖糧。攤入四里民田均輸。至今四里民田帶納湖稅三分。是湖皆有糧之地。無庸再墾報升。自唐以後。至明嘉靖年間。近湖奸民先後占墾湖田數百畝。至本朝康熙初年。忽報有順治九年價買湖基之照。積年久遠。真僞莫辨。康熙三十一年。題報升科。



湖田三百畝。遂致凡有執照者。日事壅築。現在丈量湖內。墾成熟田。已有千餘畝。占去原湖四分之一。總因此三百畝。已經升科。效尤影射。懇敕部查明豁除。其湖面。凡隄埂以內。原屬林鷄所捨之田。並無尺寸官荒。可以墾升。查照原湖丈尺。盡行剗除。廣資蓄洩。並立碑長禁。近湖奸民。壅築侵占。犯者治罪。從之。二月癸卯。上幸南苑行圍。乙巳。除福建閩縣八屬漁課。甲寅。諭嗣後月朔。遇日食。穿常服。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遣內大臣班第。努三等。赴瞻對軍營。川陝總督公慶復奏軍營情形。得旨。朕日夜望卿奏摺。覽奏始略悉梗概矣。卿所云五六月間。必成功者。想卿胸中。自有成竹乎。抑亦約略言之乎。瞻對之役。朕本無興兵之志。皆汝等守土之臣。以爲必當爲一勞永逸之圖。今永逸尙未可必。而一勞已太勞矣。若果如此奏。則尙可謂收之桑榆。若復尾大不掉。朕與卿等。皆不免佳兵勤遠之譏矣。奈何。慎之勉之。閏三月丁酉朔。命陝西修護列代陵墓。律呂正義後編書成。御製序文。丁巳。重修明通鑑綱目書成。御製序文。己未。上詣黑龍潭祈雨。夏四月癸酉。皇七子永琮生。慶復等奏。督兵連克脈隴岡。曲工山梁。上谷細等處賊寨。又攻克納洪多溝口。由菇色會合渡江。已破如郎大寨。班滾攜家逃遁。飭各路嚴



密擒獲。班第等。卽於是日到營。招撫遺番。乞降甚衆。得旨。覽奏曷勝欣慰。但班滾未獲。究未可謂成全功。卿其督令務獲正犯。慎防假冒之弊。其一切善後事宜。卿其詳酌。悉心妥議具奏。五月丙午。以攻克如郎功。加慶復太子太保。仍加三級。紀山等。各增秩有差。六月丙寅。慶復奏。會同班第。努三。李質粹。進攻了魯泥日寨。施放地雷。班滾並泥日寨頭目。姜錯太等。燒斃碉內。報聞。秋七月。命洪澤湖。增護隄救生壩四。皇八子永璇生。軍機大臣議覆。福建巡撫周學健奏。福安縣。潛住夷人。以天主教。招致男婦二千餘人。書役等俱被蠱惑。請從嚴治罪等語。查天主教。係西洋本國之教。與燃燈大乘等教有間。遽繩以法。似於綏遠之義未協。應令該撫。將現獲夷人。概送澳門。勒限搭船回國。從教男婦。擇情罪重大。不可化誨者。按律究擬。若無知被誘。量予責釋。毋致滋擾。從之。八月庚寅。上幸瀛臺。賜王公宗室等宴。易殿名崇雅爲惇敘。賦柏梁體詩。辛卯。上御瀛臺。賜大學士九卿。翰林科道等宴。宣示七言律詩四章。命羣臣賡和。賞賚有差。九月庚子。諭大學士張廷玉。現今在京。總理事務。朕念其年逾古稀。若照例直宿。未免過勞。著日間進內辦事。不必直宿。辛丑。欽定欽差大臣。查閱各省營伍例。癸卯。上奉皇太后。啓鑾謁



泰陵並西巡五臺山。己未。以江南水災。命開捐例賑濟。庚申。上奉皇太后。自五臺山回鑾。冬十月丁卯。上至正定府。閱滹沱河隄工。戊寅。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十一月己酉。諭內閣學士張若靄。在內廷行走十餘年。小心勤慎。能恪遵伊父大學士張廷玉家訓。朕望其將來。尙有可成。不意遽聞溘逝。深爲憫惻。伊從前曾襲伯爵。因與定制不符。是以令其本任供職。今加恩照伯爵例。賞銀一千兩。料理喪儀。大學士張廷玉年逾古稀。遭此傷痛。殊難爲懷。可傳諭令節哀自愛。勉副朕軫念之意。戶部議覆。本部侍郎雅爾圖奏。臣前奉命赴豫省。民壯各執械迎送。詢其技勇。一無所長。實於防護無益。似應急裁。但外省州縣。以多役爲便。行令查議。必力爲支飾。請逕行飭部議裁等語。查民壯一項。自乾隆五年裁減後。統計各省尙存四萬五千餘名。今該侍郎旣日擊豫省情形。則各省大約相同。應請通行直省。據實查覈。將各省州縣所設民壯虛充名數者。卽行裁汰。如果實在必需。卽將該地方難以裁減情形具題再議可也。從之。十二月癸亥。上幸果親王弘瞻第。己巳。命十年一修玉牒。丁丑。諭大學士張廷玉年老。內廷行走需人扶掖。其子庶吉士張若澄著在南書房行走。



丁卯。乾隆十二年春正月甲午。朕嘉惠黎元。以次輪免天下正供。山西通省地丁。應於戊辰年全免。但該省太原平陽等八州。及歸化城。各協理通判所屬。有額征本色米豆穀麥一項。以供滿漢官兵糧餉。例不蠲免。但此次特沛恩膏。亦應量加愷澤。俾伊等得以均霑。著將太原等府州縣。應征本色。酌免十分之三。其大同朔平二府。地處邊瘠。頻年歉收。著全行蠲免。該部卽遵諭行。丙申。命修大清會典。丁酉。特授庶吉士張若澄爲編修。己亥。諭福建閩縣地丁項內。有先賢二十三祠祭產田糧一項。本朝初年優免後。於雍正五年。該地方官清查溢額錢糧之時。誤將此項作爲溢額。報解歸公。現在追征充餉。朕思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牷之用。歷來優免。以恤奉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著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爲例。所有此項。歷年未完積欠。一併蠲除。癸卯。准福建商民赴臺灣販運米穀。二月丙寅。命議營員迴避。戊辰。上謁東陵。啓鑾。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大金川土司莎羅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殺。又誘奪伊姪小金川土司澤旺印信。並把守甲最地方。揚言欲攻打革布什咱等語。苗蠻易動難馴。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殺。事出偶然。卽當任其自行消釋。不必遽興問罪之師。但使無犯疆圉。不敢侵擾。於進藏道



路塘汎無梗。彼穴中之鬪。竟可置之不問。如其仇殺日深。勢漸張大。或當宣諭訓誨。令其息憤甯人。各安生業。亦當相機行事。聲威足以懾服其心。使之自弭耳。無致輕有舉動。甲戌。上幸盤山。申禁喪葬演戲。癸未。上還京師。定武職水陸副參等將。分別升調八款。戊子。原任內務府大臣丁皂保。年屆百齡。賜御書匾額。及朝服銀幣。己丑。駐藏副都統傅清奏。據郡王頗羅鼐告稱。訪得策卜登台吉。已獲罪被殺。並其妻子。及其叔父。果莽堪布喇嘛皆被殺。果莽堪布喇嘛之缺。已令扎什倫布之阿克巴喇嘛補授。阿克巴喇嘛之缺。已令羅卜藏丹怎補授。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之姪女。許與拉藏汗之孫納噶查爲妻。現在彼處所最重者。是納沁宰桑。納罕宰桑。巴雅斯瑚朗宰桑。小策零敦多卜。固子宰桑等。但因其台吉已亡。新立台吉年幼。用事之人。彼此不和。惟恐阿卜都爾。噶里木哈。薩克土爾扈特。喀爾喀等處。發兵襲之。所以防範卡座甚嚴。報聞。三月。癸巳。皇后行躬桑禮。丙申。重刊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告成。御製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序文。定甘肅土司。與州縣衛。往來文移。庚子。諭朕普免天下錢糧。今歲係安徽輪免之年。聞該省有馬田稻租一項。係歸公官田。不在蠲免之列。但念民佃。終歲勤勞。不得一體邀恩。未免



向隅。著加恩將馬稻租息。蠲免十分之三。俾耕佃農民。均沾實惠。辛丑。諭大學

士慶復。在外多年。綸扉重地。應召取回京。辦理閣務。昨歲四川瞻對之役。甫經告竣。

今又有大金川番蠻。肆橫不法。已命慶復相機征剿。今思彼地番衆。恃強滋事。屢屢

不能安輯。必須經理得宜。始可永就安帖。貴州總督張廣泗。於此等苗蠻情形。素所

熟悉。貴州地方。料理以來。現在妥洽。苗蠻向化。可以無虞。川陝總督員缺。著張廣泗

補授。不必來京。卽由貴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學士慶復。俟伊到川之後。將彼地事機

情形。詳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應留川辦理。自行酌定。不必急於赴闕也。雲貴二省。

原係一人管轄。著仍復舊制。卽以張允隨。授爲雲貴總督。甲辰。嚴禁奸商典質米

穀。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勾結黨羽。攻圍霍耳章

谷。千總向朝選陣亡。並侵壓毛牛。槍傷遊擊羅於朝等語。經軍機大臣。議令該督撫

等。迅派官兵。遴選將弁。統率前往。相機進剿。已星速行文知照。前將張廣泗。調任川

陝總督。已諭令速赴川省。今觀紀山此奏。勢不可緩。可再傳諭與張廣泗。令其卽速

前赴。會同紀山。相度機宜。如慶復已經赴川。一同商酌進兵。迅速剿滅。毛牛迫近西

爐。逆酋敢於侵擾。傷及官兵。勢甚猖獗。此番進剿事宜。一應專聽張廣泗調度。申明



軍律。指授方略。籌畫糧餉。迅速進兵。務令逆酋授首。剗絕根株。以期永靖邊陲。張廣泗在黔所知。習於軍旅。臨陣勇敢。足以出奇制勝之將弁。若欲帶幾員往川驅使。亦可酌量帶往。一面奏聞。夏四月。命湖南長沙等處。培築瀕湖隄垸。丙子。命福建籌備臺灣積貯事宜。己卯。諭河南係輪免錢糧之年。該省之開封歸德。彰德懷慶。河南南陽等府所屬。有灘地官莊。官地義田。四項租課。不在蠲免之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俾農佃均沾實惠。諭張廣泗。從前慶復奏稱。班滾及伊家口。並惡木勞丁。姜錯太等燒死。其事果否。留心訪查。據實具奏。五月。己亥。令軍機大臣等。定各省督撫養廉銀兩。戊申。諭天津所屬。應徵葦漁課銀一項。向來攤入地糧完納。著加恩一體蠲除。俾瀕海小民。均沾實惠。癸丑。諭朕宵旰敕幾。思所以惠鮮懷保之道。尤勵始勤終怠之戒。不敢因臨蒞久。而有泰心。近歲以來。科道官時有以民氣漸驕爲言者。朕初不信。仍戒飭之。乃福建則有羅日光抗租拒捕之案。山東則有張懷敬聚衆毆差之案。廣東則有韋秀貞拒捕傷人之案。而莫甚於山西安邑萬泉聚衆抗官。守門索犯之肆爲猖獗也。夫以普免錢糧。而民不以爲恩。加恩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儻或地方有司。辦理少不如意。輒呼羣咆哮。挾制官長。爲督撫者。



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見。不詢根由。不顧大體。甚或參處官員。以圖結案。夫百姓敢於恣肆妄爲。亦由平日不知尊親大義。而平日之不知大義。則由於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率先之以教化。督撫亦惟知朕有愛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責。居恆煦嫗噢咻。惟恐拂百姓之意。百姓目無官長。若官長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羣不逞。譁然而起。而官長則已掛名彈章。以致益煽習爲故常。猶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無恐。且抗衡焉。不思守令者。朝廷之守令。敬守令。所以尊朝廷。普免加賑。格外之矜恤也。假如不蠲免。不賑濟。譬之父母。不顧其子耳。子不得生怨忿之心。乃旣蠲旣賑。而轉不安分守法耶。卽使有司奉行不善。胥吏夤緣爲奸。國有常經。民宜靜聽。夫父母愛子。亦愛其馴順者耳。使其子縱欲而不能節之以禮。爲非而不能裁之以義。至於扞法抵禍。議者必歸咎其父母。其父母亦必自悔過縱之失。則今日之頑民。聚衆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以爲己過。深自愧悔也歟。然朕雖失教於前。尙思勤懇誨迪於後。以爲衆黎庶勸。各省督撫。倡率州縣。諄切化導。使愚民知敬畏官長。服從教令。勿復自蹈迷途。以益朕過。實厚望焉。各省督撫。其徧行曉諭。使遠所窮鄉之民。咸知朕意。六月庚申朔。諭來歲孟春月。東巡泰岱。陟杏壇。瞻仰宮牆。旋蹕青齊。觀風布



澤以昭崇聖法祖。教孝省方鉅典。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舊章。具儀以聞。至行在一切所需。悉出公帑。毋得絲毫貽累閭閻。癸亥。諭十四叔允禩。從前倚恃。皇考恩眷。不遵訓誨。有違弟臣之義。是以皇考將伊拘禁。冀其悛改。朕登極後。特命釋放。賜以公爵。家居十數年來。安靜循分。並未生事。則是自知悔悟。能改前非矣。朕用是仰承皇考加恩之意。著封十四叔允禩爲貝勒。照常上朝。庚午。命校刊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停新科舉人覆試。丙子。慶復張廣泗奏。小金川土司澤旺。率衆投誠。並退還搶占沃日三寨。官兵進剿大金川。攻毛牛及馬桑地方。克之。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乙未。諭大阿哥。新得皇孫。命名綿德。朕孫行命名。上一字用綿字。下一字俱從心字。內閣照例恭擬字樣。進呈以備選擇。丙午。近因校閱金史。見所附國語解一篇。其譌舛甚多。金源卽滿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歷歷可見。但大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幅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惟以國語爲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其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舊文。無暇一一校正。譌以傳譌。有自來矣。卽如所解之中。有聲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語似是而文有增損。至於姓氏。惟當對音。而竟有譯爲漢姓者。今旣灼見其



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尙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朝校定切音。詳爲辨正。令讀史者。咸知金時本音本義。譌謬爲之一洗。並註清文。以便考證。卽用校正之本。易去其舊。其坊間原本。聽其去留。庶考古信今。傳世行遠。均有裨益。戊申。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甲寅。慶復張廣泗奏。金酋莎羅奔。居勒烏圍。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現分兵兩路攻剿。河西各寨。亦應剿洗。臣張廣泗由瓦寺取道沃日。徑赴小金川美諾寨駐紮。俟各路齊進後。當率兵相機策應。臣慶復現駐汶川彈壓。今分路進剿。擬出駐舊保。以便商辦。得 旨。覽奏俱悉。朕始謂大學士慶復尙在汶川。軍前有張廣泗一人。足資辦理。是以有旨。令其入閣辦事。今觀此奏。是前臨軍營矣。若接旨而已起身回京。則已若尙在軍前。且不必來京。可俟奏凱功成。大局已定。然後起身可耳。八月辛酉。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丙戌。大學士等奏。來年孟春。皇上稽古東巡。特舉盛典。秩於岱宗。請倣古用樂。其樂章。令樂部撰擬。樂器樂工。及香帛等項。令樂部太常寺帶往。從之。張廣泗奏。訪查班滾果否燒死之處。聞有自班滾處。逃回土兵昔什綽扒搭兒。喚至軍營細詰。據供班滾。於如郎寨逃出。卽往沙家邦寨中藏匿。大兵焚燬泥日寨。無班滾在



內。又提督武繩謨札稱。新投兵丁王懷信。向在裏塘。亦聞班滾未死。傳說現在金川各等語。是班滾未經燒死。已屬顯然。臣多方密訪。務得實在下落。再行奏聞。得旨。覽此。則班滾實未死也。如其未死。舍金川而何往。一事而成兩功。惟卿是賴。至於一切顧慮。恐惹嫌怨。皆可不必勉之。九月庚寅。皇清文頴告成。御製序文。丁酉。

上奉 皇太后回鑾。

丙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冬十月辛酉。

諭軍機

大臣等。從前班滾焚斃。未得確據。是以屢行降旨。令密行察訪。今據總督張廣泗。查明班滾。仍踞如郎。且敢肆行多事。攻打康朱。蹤跡顯然。汪結於班滾潛逃時。明知隱匿。且遣使往來。暗通消息。遊擊羅於朝。亦係上年承辦此案之人。恐其發露。意欲多方掩飾。是汪結實爲彼地之巨蠹。而羅於朝亦屬知情。種種情形。俱屬顯然。該督謂雖彼處無再用兵之理。而設法鉤致。大費經營。朕思班滾狡獪生事。至爲可惡。不可不明正典刑。若果能如計就擒。則已。否則再用大兵攻剿。亦係出於不得已。而非驢武在目前。進剿大金川。須全力貫注。不得分營。至將來金川事竣。卽應移師如郎。迅速攻討。斷不容緩。汪結既爲彼耳目。羅於朝身爲營弁。乃內地之人。輒敢與之通同。更爲不法。進兵須先期將汪結羅於朝二人。以他事調赴軍營。一一詢問明白。更可



得班滾實在下落。而明正其罪。此際更密爲防範。令汪結不得暗施狡計。必當擒獲班滾。明治其罪。以正從前草率之失。所謂一舉兩得。實在此時。宜遵前諭。不得稍露風聲。以防他變。可傳諭張廣泗知之。辛巳。諭朕閱內務府庫所藏歷代帝后圖像。蓋沿襲前明以來之舊。扁鐫收藏。視同尋常圖繪。未經啓視。塵封蠹蝕。不無侵損。朕思勝朝陵寢。卽世遠年湮。尙爲之禁樵蘇而虔守護。使松楸勿翦。況縑素未渝。冕旒秀發。其何忍褻越視之。又明時帝后冊寶。向貯工部庫中。歲久亦不免遺失殘毀。朕意欲併藏之南薰殿中。示崇敬焉。其中或有損闕。概令補綴完好。應重裝者。卽付裝潢。其如何編列甲乙。存錄檔籍。慎重珍藏之處。內廷大學士等。會同內務府總管王大臣等。妥議具奏。尋議。臣等恭查南薰殿正殿五間。請於正中三間內。各設硃紅油漆木閣一分五層。安奉歷代帝像。每帝像一軸。造枹木色小匣。用黃雲緞夾套包裹裝入。按閣層次。分列安奉。東一間。安奉后像。均照前式製辦。至帝后冊葉手卷。亦按帝后木閣安奉。西一間。置木櫃一。安放明時帝后冊寶。其功臣像。按軸置造小匣。套用紅雲緞。仍貯庫內。一併登記冊檔存案。令內務府堂官。郎中。六庫郎中。稽察照管。報聞。丙戌。上詣皇太后宮。問安視藥。十一月丁亥。上詣皇太后宮。



視藥。每日三次。至己丑。皆如之。

甲午。

諭內閣。刑部。行師最重紀律。故失律有誅。

罪在不宥。袁士弼在瞻對軍前。與李質粹意見齟齬。遇事推諉。奉文調遣。違期不至。經大學士慶復奏參。拏交刑部治罪。朝審擬以情實。應卽予勾。但慶復參奏。原據李質粹稟報。而李質粹所報班滾焚斃之處。始據奏報。朕卽以爲未可信。因命張廣泗。紀山等。備細訪查。乃知班滾現踞如郎。且敢領兵攻打上瞻對土司康朱。肆行滋事。夫首惡渠魁。關係至爲緊要。而以生爲死。全屬子虛。則其他功過是非。豈復可信。張廣泗。大金川軍務告竣後。必須將班滾另行辦理。袁士弼此次暫行停勾。李質粹卽非枉陷袁士弼。而僞奏已屬顯然。著拏交刑部。羈候班滾事竣時。令張廣泗將此案情節。秉公據實逐一查明。現在隨營將弁內。當時在事人員尙多。必得眞知確見。俟張廣泗查奏到日。令李質粹與袁士弼對質。則功過自明。袁士弼自有應得之罪。著入下年朝審。此次之不勾。非朕輕軍法而姑息從寬也。戊申。諭。朕聞閩省風俗。尙鬼信巫。偶遇雨暘失時。遂有無籍之徒。意在歛錢肥己。因而詭稱某處神佛靈應。聚集多人迎賽。或將神像擡在街衢。挾令地方官。跪拜迎送。種種惡習。甚爲風俗人心之害。嗣後著嚴行禁止。儻有違犯。卽照律治罪。辛亥。改定來歲二月。謁孔林。



張廣泗奏。查上年攻剿瞻對。果如慶復所奏。拆毀戰碉。分割其地。則班滾無可容身。自必潛逃他境。今查李質粹初臨賊境。尙攻克碉寨十餘處。迨兵過如郎。僅焚空碉二座。及圍燒泥日一寨。餘皆完好如舊。至分地之議。各土司因班滾現在。無人敢領。仍爲班滾所踞。至班滾所踞大碉。並未燒毀。其黨羽亦未擒拏。班滾焉肯舍其巢穴。遠赴金川。應俟殄滅金酋。再移師瞻對。汪結不過一巧猾小人。因其熟諳夷情。在衆土司中。最爲明白。故慶復信之。現今來至軍前。臣面加詰詢。伊頗知畏懼。懇請效力。但番性叵測。俟事定後。另思處置。至崇喜土司被殺一節。係俄木勞丁挾仇報復。與汪結安本無涉。亦非所屬番人不平所致。得旨。覽奏具悉。十二月。大學士等議。副都御史梅穀成奏。正一真人秩視二品。原屬明代舊制。近復加至光祿大夫。題請襲封。伏思孔子至聖。後裔承襲公爵。顏曾思孟以下。不過博士。今張氏所襲。竟與聖裔無別。請照提點演法之類。給與品級。停其朝覲筵宴等語。查正一真人。世居江西龍虎山。至宋始有封號。元加封天師。秩視一品。明初改正一嗣教真人。秩視二品。本朝仍明之舊。而會典不載品秩。蓋以類於巫史方外。原不得與諸臣同列。卽康熙雍正年間。曾荷褒封。亦用以祈求雨澤。非如前代崇尙其教。而必階以極品也。至從前



給一品封典。亦因無案可稽。但憑舊軸題給。原未可爲定制。嗣後應不許援例假借。題請給封。至所奏授爲提點演法之類。所見亦是。但道錄司左正一。係正六品。正一真人。有統率道衆之責。若授爲提點演法。則亦係正六品。查太醫院院使。秩正五品。巫醫本相類。請將正一真人。亦授爲正五品。其原用銀印。卽令繳部。嗣後出缺。應令該撫查其子孫應襲者。取具地方官印結。咨部襲補。照道官例註冊。朝覲筵宴。均停止。從之。乙亥。朕覽張廣泗所奏。詢問汪結供詞。內稱四月十三日渡江。半夜到如郎。竟是空寨。班滾早已逃出。及責問俄木丁。伊云。必是隔江看見。燒寨害怕。潛逃等語。前據張廣泗奏。昔什綽等在如郎聽得人言。明正土司汪結做中人。與昔什綽所供情形不符之處。何未問及。又前奏遣喇嘛雍中。班吉。前往如郎。班滾云。我曾差人往綽斯甲。羅於朝。汪結處請安。說爾叫我。三年不可出頭。我已遵了。又汪結曾有信與班滾弟兄。令其斂迹。以防金川事竣波及。而汪結所供。僅有帶信道喜一語。其餘俱未供出。不知張廣泗亦問及否。至彼明知事迹難掩。何難將道喜一語說明。以表其心。而種種潛通消息之處。實欲藉此掩蓋也。再摺內所稱。文武皆知。班滾尙在。而無一人敢露聲息。及至康朱控告班滾父子構釁滋事。顯有確據。始肯漸吐實情。而



或諉罪於汪結。且以汪結神氣似非大奸宄。又謂汪結能料及綽斯甲之必應辦理。如其語果出誠心。實爲諸番中之傑出者。朕細察情詞。是汪結旣爲彼耳目。羅於朝。敢與之通同不法。進兵時。須先將二人。以他事調赴軍營。訊明班滾下落。而明正其罪。汪結之巧。不但先已欺蔽慶復。卽張廣泗亦屬疑信參半矣。朕前所降諭旨。俟將來金川事竣。卽移師如郎。蓋因大金川。現在進剿。不能又加兵於瞻對。是以令其俟金川事竣。再乘機辦理。孰知張廣泗此奏。竟未待事竣。卽令汪結至軍營面詢。未免失於欲速。不合機宜矣。若汪結果知伊事。已經敗露。罪有難逃。張廣泗因此調赴軍營查辦。則發奸摘伏。罪名昭著。卽當明正典刑。使羣番知所儆懼。如因汪結爲衆番所信。未便殲除。恐卽加誅殛。或致有失番心。更滋釁端。姑留之以圖後舉。而其摺內。亦未將此意聲明。又汪結供。上年打聽班滾。實未燒死。曾屢次密稟。宋宗璋伊甚是愁怕歎氣。說如今更有何法等語。宋宗璋現在軍營。何不卽將此詢問以定虛實。但不可因有此旨。又稍露形跡。以致汪結懷疑。復滋事端。且現今行間將士。半屬從征瞻對之人。儻共知前此隱諱之事。皆已顯露。必人懷驚畏。當此軍興之際。甚有關繫。至汪結所云。現在大兵進剿金川。班滾放心在家。一無防備。我著人哄他。離了巢穴。



就容易擒拏。此等皆屬誑語。未可遽爲憑信。若墮其術中。卽蹈瞻對之故轍。雖據張廣泗奏稱。尙未深悉汪結底裏。當密爲留意。統俟事定。另思處置等語。但日今此事。旣經明白詢問。則汪結尤宜密防。毋使因疑生釁。又費周章。萬里之外。朕亦難一一遙爲指示。可傳諭張廣泗。令其悉心體會朕旨。務須審度機宜。慎重經理。以紓朕西顧之憂。以張廣泗進剿大金川。命黃廷桂署陝甘總督。張廣泗奏。前奉諭旨。以塞外地近雪山。或暫駐向陽曠地。俟春融集兵進取。臣查官兵現已渡越雪山。進抵賊巢不遠。若復退駐。賊必前往奪據。明春攻取爲難。得旨。朕亦料及。此前日所降諭旨。尙未到耳。張廣泗又奏。現在各路官兵。雖未直搗賊巢。賊已屢次遣人。籲懇投誠。臣曾面見頭人。諭以莎羅奔罪無可赦。如必欲免死。自必面縛而來。另候酌奪。得旨。是。又稱。臣自丹噶回至小金川。莎羅奔又邀汪結等至勒歪。懇請招安。並遣人隨同前來。臣復面加曉諭。該逆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兇逆。不滅不已。今歲不能至明歲。明歲不能至後歲。決不似瞻對。燒毀罷兵。得旨。甚是甚正。足慰朕懷。又批好。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實慶用卿之得人也。勉之。雖遲何妨。又稱。自八月以來。我兵阻礪不前。賊應愈肆。鴟張而反投誠乞命。實非



本心。緣進兵已經半載。賊境失去大半。秋不得穫。春不得耕。番衆勢在窮迫。且兵臨賊巢不遠。故急求撤兵。以稍爲停息。復出肆掠。若我兵一退。正墮其計。得旨。如果力不能取。卽如是困彼數年。彼尙能支乎。但領兵者。固不宜存此心。更忌出此言。以懈兵志耳。己卯。諭大學士慶復。自皇考時。屢經擢用。歷任尙書。朕卽位之初。用爲大將軍。復簡畀封疆。歷用至大學士。上年瞻對用兵。以總督統領軍務。乃奏稱班滾圍困焚斃。告捷竣事。朕覽奏摺。班滾燒斃無憑。詳悉批示。始據慶復奏。班滾燒斃。彼亦懷疑。遵旨密行訪查等語。今據張廣泗查明。班滾現在如郎。尙復肆行滋事。當時摺報焚斃之處。檢閱卷宗。有慶復駁回李質粹原咨。李質粹遂添入火光中望見懸縊賊番之言。慶復卽據以入告。並前後辦理。未妥各情節。因以張廣泗原摺。傳示慶復。伊乃具奏。請革職。交部從重治罪。今旣通盤敗露。法紀所在。朕雖欲寬之。而無可寬。慶復著革職。家居待罪。李質粹。現在刑部監禁。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此案情節。徹底研訊。有應問慶復之處。一併訊問。逐款審明。按律定擬具奏。張廣泗奏。泰甯協副將張興。駐守馬邦山。又游擊陳禮。紮營之右梁山。被賊發石礮傷人。退至山麓。臣差參將王世泰。前往救援。於曾達對河兩岸夾攻。遙呼張興奮力擊賊。詎



張興陳禮。閑營不出。先與賊頭人講和。並出重貲。分散番衆。許送官兵過河。致被賊人引至右山梁溝底。俱被殺害。如此昏憤庸懦之將。不能早爲覺察。臣罪奚辭。請將臣敕部。嚴加議處。至川中將士。懦怯至此。臣何敢輕言進兵。惟遵旨加調官兵。以爲一舉掃除之計。得旨。懦將僨事。豈卿所能逆料。然行軍之際。賞罰宜明。卿自行檢舉亦是。但此時交部。必至外人盡知。益生議論。於事無益。故且不發。俟成功之後。交部併議未晚也。

戊辰乾隆十三年春正月丁亥。

命定郊壇太廟祭器祭品。以昭誠敬。

辛卯。先是皇

七子永琮薨。至是

賜諡曰悼敏。

癸巳。

諭十四叔。自封貝勒以來。行事甚屬恭

謹。此朕之高年尊長。著加恩封爲郡王。

己亥。

諭現在進剿大金川。一應糧餉。俱

係紀山料理。紀山既有巡撫應辦之事。難以兼顧。著兵部尙書班第。馳驛前往。將一

切驛站挽運。沿途查辦。至軍營調度糧運事務。及將來瞻對金川。善後機宜。俱著會

同張廣泗。商酌辦理。並給予欽差大臣關防。其帶往之員。亦給與驛馬。

甲寅。大學

士伯。張廷玉。以年近八旬乞休。溫旨慰留。命解吏部事務。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

二月戊午。

上東巡奉

皇太后。率皇后。啓鑾。

癸亥。

上駐蹕趙北口。奉皇太



后。閱水圍。

甲子。

命扈從滿漢科道。沿途查察。隨駕人等。踐踏田禾。

丁卯。復原

任工部尙書魏廷珍職。

己巳。遣大臣分詣顏曾思孟故里專廟內。致祭。並將

御

製四賢贊。勒石專廟。

戊寅。

上駐蹕曲阜縣。

己卯。

上釋奠禮成。謁孔林。詣少

皞陵。元聖周公廟致祭。

命留曲柄黃繖。供大成殿。

賜衍聖公孔昭煥。及博士等

宴。並賜孔昭煥書籍。文綺。貂幣。賜曲阜縣世職孔傳松。及十三氏子孫等。加級。賞賚

有差。

御製闕里孔廟碑文。勒石大成門外。

壬午。

上駐蹕泰安府。

諭稽古巡

狩。翁河喬嶽。典禮攸隆。朕茲有事於泰山。四嶽四瀆。著各該督撫。遴員致祭。以崇秩

祀。

癸未。上詣岱嶽廟。致祭。奉

皇太后鑾輿登岱。

張廣泗奏各路駐守情形。

又奏慶復等奏。裏塘土司安本。不能約束番衆。原屬實情。但因其無能。所以不敢縱

肆。至於夾壩頻仍。因裏塘爲進藏大路。山徑分錯。瞻對瓦述等處。賊番時出劫擄。安

本不能防禦。非縱其本屬番民。肆行夾壩也。若責以流官疏防溺職之例。安本降革

奚辭。但口外土司。不法者甚多。且用兵瞻對。將大爲夾壩之四朗。俄木丁。殺兄擬罪

之。監犯革松結。皆赦罪。授爲土官。而獨將懦弱無能之安本。由正降副。以明正司頭

目。汪結。遽授爲正土司。反居安本之上。以此裏塘番衆不服。有赴藏具呈之事。繼經



慶復咨移。撫提嚴切曉諭。並遣遊擊羅於朝。保懷智等以辦理善後爲名。帶兵彈壓。又經巴塘土司扎什明楚。曲爲勸導。方始甯帖。而汪結頗有小才。兼饒於貲。不惜傾囊。賞給番民。喇嘛多有贈給。暫獲相安。嗣帶領土兵。出師金川。留妻子居裏塘。派番民修蓋衙門。人心頗不悅。尙無別項滋事。統俟大金川事竣。請旨定奪。至臣愚昧。屢經料敵不中。何敢復陳告捷之期。但以理勢揆度。夏秋之間。定期竣事。得奏具悉。用兵之道。豈可計期成功。若能速奏捷音。固佳。否則持以永久。以國家全勝之勢。小醜何能久逃斧鉞哉。又奏。奉旨密查班滾。果否燒斃。於上年八月內。詢瓦寺土兵昔什綽等。略得蹤跡。繼遣喇嘛雍中班吉。前往瞻對。親見班滾而回。方知實未燒死。彼時臣尙未敢宣露。迨經土司康朱。控班滾夥同四朗。攻奪伊地。赴文武衙門請救。其事跡彰著。委員往查。始知班滾安踞如郎。並不畏人知覺。且日與附近土司。如疊爾格。霍爾甘。孜章谷。孔撒。麻書。朱窩等。往來贈遺不絕。查此一帶土司。皆上年從征瞻對者。今復與班滾往來。非盡反而從寇也。蓋番夷鄰近。天朝徵兵。則奉調從軍。事竣兵退。有私讐者。仍爲讐敵。無讐怨者。仍歸於好。夷俗如此。汪結與班滾。向無讐怨。其與班滾往來。彼自以爲無罪。未嘗隱諱。今班滾經人告發。若見汪結而不



問及。必反生疑懼。是以乘其因事來營。陽爲詰責。正所以安其心。至汪結供詞。滲漏處甚多。因現無可質證。未加窮詰。而陽許以將功贖罪。其所供哄班滾離了巢穴。容易擒拏等語。今已數月。班滾現在如郎。誠屬誑語。但數月來。班滾亦不復出外滋事。則又汪結潛通消息。暫爲安頓之力也。至臣前奏。謂汪結似非大奸宄者。緣詢以辦理瞻對始末。始知慶復委汪結。令其化諭俄木丁。撤守如郎橋。並擒獻班滾二事。班滾雖縱逃。而如郎實已撤守。官兵得以渡河。班滾之巢穴已失。不難跟踪追捕。不意兵旣渡河。僅焚泥日一寨。捏稱班滾燒斃。遽行撤兵告捷。此非汪結之所能主。且燒斃班滾。亦非出自汪結之口。惟是先縱班滾。而後獻如郎。若俄木丁。不與班滾。及衆頭人說明。令其暫避。俄木丁一人之力。必不能撤守如郎。令官兵渡河。此事可瞞慶復。李質粹。必不能瞞汪結。然必獲俄木丁。方足定汪結之罪。至於汪結說降綽斯甲。與大金川。因見川省。向來用兵。皆係招撫了事。意欲立功請罪。又可結好同類。若立意收羅衆土司。以爲將來羽翼。力尙未能。亦毫無形迹。故臣謂汪結。尙非大奸宄也。至其以臣不允大金川投誠爲是。以綽斯甲土司。爲不可深信。又言當誘擒班滾。以贖前愆。儻不能擒。應俟大金川事竣。再候發兵擒剿。見川省員弁內。無一人肯作此



想者。故謂汪結。乃土司中之傑出。但其果否出自誠心。當留意體察。至瞻對一案。其罪在於兵過如郎。圍攻泥日之後。明知班滾燒斃無據。而捏稱火光中。遙見三人懸縊。班滾。俄木勞丁。姜錯太。皆已燒斃。遽行撤兵告捷。以致班滾兔脫。又奉旨允行。善後事宜。全未辦理。以致班滾。俄木勞丁。姜錯太等。得復歸故巢。益加守禦。此皆慶復。李質粹。及各路統領。袁士弼。宋宗璋。馬良柱。數人之罪。以下將備人等。事非專主。情罪原輕。是以自康朱控告班滾之後。各官聞知。但慮將來復令進剿。並無心懷疑懼之人。惟遊擊王世泰。羅於朝二人。係慶復委令帶兵。協同汪結。俄木丁。辦理暗渡如郎。擒獻班滾之事。稍懷疑懼。而皆有詞推諉。宋宗璋。既商同李質粹。捏報委辦善後事宜。又全屬粉飾。情罪較重。自進剿大金川以來。駐營党壩。雖未能實力奮往。而在事日久。熟悉情形。若續調大兵到日。佐以勇猛之將。可望成功。至汪結所供。班滾實未燒死。曾屢稟宋宗璋之處。因宋宗璋所駐党壩。去臣營甚遠。若以文札詢問。彼必不敢承認。容俟大兵前進日。面訊馬良柱。進攻瞻對。頗有勤勞。而捏報罪亦非輕。此次征剿大金川。初進兵時。救援沃日。克復徐克宗。勞績頗著。迨頓兵丹噶。一籌莫展。今撤駐訥貝山。多有疏虞。且年老不堪倚任。應俟大兵到齊。遵旨以任舉代之。仍請



暫留軍前。效力贖罪。得

旨。所奏詳明。亦公當。知道了。

三月丙戌。

諭軍機大臣

等。據張廣泗奏報。大金川軍營。現在駐守情形。內稱副將高宗瑾。誘莎羅奔頭人。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拏。一面槍礮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數十人等語。高宗瑾。能以計誘賊。亦屬可嘉。但生噶爾結。爲莎羅奔信用頭人。或已就擒。或經打死。俱未奏明。可詢問張廣泗。令其再行詳悉具奏。至於金川軍營諸將。大抵多係辦理瞻對之人。不特庸懦欺蒙。已成夙習。且多瞻顧。今另用任舉。哈攀龍。及高宗瑾。唐開中等。皆未經從征。瞻對無所掣肘。自能鼓勵勇往。可令張廣泗等。酌量情形。若尙須統領之人。朕思岳鍾琪。久官西蜀。素爲川省所服。且夙嫻軍旅。熟諳番情。伊雖獲罪西陲。亦緣準噶爾夷情。非所深悉。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國厚恩。自必竭力報稱。以蓋前愆。著張廣泗。會同班第商確。如有應用岳鍾琪之處。卽著伊二人。傳旨行文。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戊子。上駐蹕濟南府。幸趵突泉。己丑。奉

皇太后閱兵。

上親御弓矢。連發中的。

謁帝舜廟。

庚寅。

上閱濟南府城。幸

歷下亭。

壬辰。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自濟南回鑾。

乙未。

駕至德州。登舟。亥刻。

皇后崩。

上奉

皇太后臨視。命莊親王允祿。

和親王弘晝。奉

皇太后御舟。緩程



回京。上駐蹕德州水次。丙申。

諭。皇后同朕奉

皇太后東巡。諸禮已畢。忽在

濟南。微感

疾。將息數天。已覺漸愈。誠恐久駐勞衆。重墮

聖母之念。勸朕回鑾。朕

亦以膚疴已痊。途次亦可將息。因命車駕回京。今至德州水程。忽遭變故。言念

行皇后。乃

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以來。誠敬

皇考。孝奉

母后。事朕盡

禮。待下極仁。此亦宮中府中所盡知者。今在舟行。值此事故。永失內佐。痛何忍言。昔

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殂落在外者。況皇后隨侍朕躬。事

聖母膝下。仙逝於此。亦

所愉快。一應典禮。至京舉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辛丑。

上還京師。

大行皇后

梓宮至京。奉安於長春宮。

上親臨視。命履親王允禩等。總理喪事。

王大臣奏。

皇帝持服用素綢。綴朝九日。定妃嬪以下。皇子王大臣文武官成服禮。

甲辰。

太后駕至京師。

上出東華門迎。

皇太后還壽康宮。

丙午。諭

大行皇后爲孝

賢皇后。

夏四月。

命大學士訥親來京。給與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大金川。經

略四川軍務。如訥親到時。尙在征剿金川。正可資其威望。殲滅醜類。可傳諭張廣泗。

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殄羣醜。俾番蠻懾服。咸知向化。一勞永逸。以紓朕

西顧之憂。

乙亥。

諭。據班第張廣泗奏。已遵旨將岳鍾琪調赴大金川軍前。岳鍾



琪著加恩賞給提督。以統領聽候調遣。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奮勉報效。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膚功。更當從優獎敘。諭軍機大臣。據張廣泗所奏。擒獲之生噶爾。結生格二名。現在嚴加收禁等語。此等就擒番目。審訊明確。卽應在軍前正法。以洩憤。且可震懾番情。若果係渠魁。應俟凱旋獻俘之犯。亦當解送成都。內地監禁。尙可不致疏虞。儻逆番知其尙未伏誅。卽在軍前拘禁。妄思索奪。豈不又生事端。可傳諭張廣泗。作速遵旨辦理。又奏稱岳鍾琪至彼。逆酋勢窘。計窮。自必往投乞命。便可就計成擒等語。莎羅奔。狂狡負固。罪大惡極。如果窮急投誠。自不待岳鍾琪。方能設伏掩獲。但從前張廣泗。早有不許投誠之語。此時卽欲誘之使來。彼必不信。岳鍾琪。素爲番人所服。新至番地。或可因計擒弋。此或因王得羊。亦一機會。可否如此辦理。著張廣泗。酌量相機調度。但必須生擒執訊。不可爲所愚弄。任其兔脫。一併傳諭知之。起原任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爲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統領。命馳驛前往大金川軍營。五月甲申朔。賜梁國治等二百六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岳鍾琪爲四川提督。庚戌。張廣泗奏。大金川地界。綿亘一溝。南北不及三百里。東西不及二百里。中有大河一道。由北而南。番人夾岸而居。莎羅奔。與伊娃郎卡。所居



勒烏圍。刮耳崖二寨。皆在河之東岸。四面雪山屏障。所通道路。皆懸巖峭壁。偏橋窄徑。其緊要路口。俱建戰礮。今大兵已集。當分十路進攻。定期五月初八日齊進。得旨。覽奏已悉。惟俟捷音耳。癸丑。諭大學士。嗣後一切祭祀。一體齋戒。陪祀。著爲令。六月戊辰。張廣泗奏。擒到之賊。日生格生。噶爾結。與馬奈陣獲之賊。番克爾吉勞。戎生格等五名。均已處以極刑。梟示。報聞。甲戌。諭諸王滿洲大臣等。今皇后大事。百日已滿。朕如不降旨。曉諭。爾等亦不能明悉。朕意皇后之事。朕甚哀痛者。非爲皇后與朕。二十三載。伉儷相得之意而已。實惟宗廟社稷神器之重。付畀不得其人。每一念及。深爲心悸。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尙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回鑾至京。稍具人心之子。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止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忱。朕彼時降旨。謂大阿哥昏庸者。特以不孝之罪。甚大。伊不能當。故委婉施恩。將伊開脫。以全其生路。若將伊不孝之處。表白於外。伊尙可忝生人世乎。今事雖已過。朕如不顯然開示。以彼愚昧之見。必謂母后崩逝。弟兄之內。惟我居長。日後除我之外。誰克肩承重器。遂至妄生覬覦。或伊之師傅。諳達哈哈珠色太監等。亦謂伊有可望。因起僭越之意。均未可定。此位所關重。



大。仰承祖宗統緒。垂及子孫。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實爲至論。從前以大阿哥。斷不可立之處。朕已洞鑒。屢降諭旨於訥親。傳恆矣。至三阿哥。朕先以爲尙有可望。亦曾降旨於訥親等。今看三阿哥。亦不滿人意。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此次皇后之事。伊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若謂伊年齒尙幼。然皇祖大事之時。朕甫十二歲。朕如何克盡孝道。朕之諸叔。及大臣內舊人。皆所親見。亦曾如伊等今日乎。朕並非責備伊等。伊等俱係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自引愧而已。尙有何說。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朕降此旨。並非遇事恐嚇伊等。日後將復游移。試思太廟祝版。以孝字冠首。朕已謂伊等爲不孝。夫不孝之人。豈可以承大統。此二人。斷不能繼統緒。王大臣等。其共知之。朕爲人君。於常事尙不食言。於此等大事。豈有食言之理乎。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雖日後。蒙朕格外施恩。亦宜益增愧赧。方是。儻仍不知追悔。尙有非分妄想。則是自干重戾矣。大阿哥。係朕長子。三阿哥。年亦稍長。如果安靜守分。日後總可膺王貝勒之封。第恐彼時。伊等或自謂已居王位。或謂已爲貝勒。復萌希冀之想。須知此一位。但可傳一人。不可分傳數人。若不自量。各懷異意。日後必至弟兄相殺而後止。與



其令伊等弟兄相殺。不如朕爲父者殺之。伊等若敢於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顯揭其不孝之罪。卽行正法。再從前皇太子二阿哥。朕亦非以係皇后所生。另加優視。因較衆阿哥。實在聰明出衆。亦爾衆人所共見共聞者。伊在時。朕尙未遽封爲皇太子。迨薨逝後。方明降諭旨。蓋以伊雖聰慧。長大後。改變與否。未可先知。是以未曾降旨。皇后所生之阿哥。尙且如此。何況妃嬪所生者乎。且此天下。並非朕之天下。乃祖宗勤勞所創建。皇祖時。曾立皇太子。後因不可而止。遂不復立。皇考時。亦並未立皇太子。然於承大統之人。早經豫定。朕於他事。卽或不能效法。皇祖皇考。而效法之心。實孜孜日勉焉。今滿洲大臣內。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爲皇太子者。彼卽係離間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漢大臣官員內。或有捨死務名之人。謂國家不可無皇太子。以爲表率。飾忠具奏者。彼不過意存嘗試。朕卽照此辦理。大學士等。將此存記。阿哥書房。亦著登記。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灘。上年因水漲停工。正月江水漸消。巨石俱露。至二三月。較常年涸至丈餘。凡礙船之石。無不鑿通。本年四月工竣。二月底開船。運銅。至四月中。共運過銅。三十二萬二千餘觔。安穩無虞。自蜈蚣嶺。至雙佛一帶險灘。盡皆開通。得



旨覽奏俱悉。卿督率有方。成千古未成之鉅工。甚可喜也。秋七月。癸未朔。諭

朕躬攬萬幾。勤勞宵旰。宮闈內政。全資孝賢皇后綜理。十餘年來。朕之得以專心國事者。皇后之助也。茲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母儀天下。猶天地之相成。日月之繼照。皇帝春秋鼎盛。內治需人。嫺貴妃那拉氏。係皇考向日所賜側室妃。人亦端莊惠下。應效法

聖祖成規。卽以嫺貴妃那拉氏。繼體坤甯。予心乃慰。卽皇帝心有不忍。亦應於皇帝四十歲大慶之先。時已過二十七月之期矣。舉行吉禮。嘉兒嘉婦。行禮慈甯。始愜予懷也。欽此。朕以二十餘年伉儷之情。恩深誼摯。遽行冊立。於心實所不忍。但思皇后大事。上軫聖母懷思。久而彌篤。固宜亟承慈命。以慰聖心。國朝順治十三年。冊立皇貴妃。

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升殿。命使翌日頒詔天下。今應倣效前規。冊命嫺貴妃那拉氏爲皇貴妃。攝六宮事。二十七月後。卽正位中宮。著於明年三月後舉行。其親蠶禮。俟正位中宮後。該部照例奏請。辛卯。皇九子生。壬辰。訥親張廣泗奏報。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腊嶺卡撒黨壩。甲索乃當。馬奈正地。諸路攻戰情形。總兵買國良。署總兵任舉陣亡。得旨。任舉深屬可惜。有旨交部。從優賜卹。卽買國良等。畢命疆場。雖屬效力之誼。而朕觀之。實屬不忍。爲之淚下。亦有



旨諭部。將此旨先諭軍前將士知之。訥親又奏。查各路官兵不能前進者多。惟腊嶺一路。雖見爲石城所阻。度我兵力。尙可望進取。臣與督臣。到營未久。戰剿機宜。督辦伊始。且各路抽調官兵。尙未到齊。容臣一面辦理。一面籌畫。俟月餘後。如果我兵已全力攻剿。猶有不能速捷情形。再行妥議密奏。得旨。卿意遲待數日。一舉成功。何等慶快。殊未憶及朕之懸望耳。及至奏到。仍不過如是。且聞任舉凶耗。不勝感憤。益成騎虎之勢。若不掃穴犁庭。何以慰忠臣義士之魂。且恐各番效尤。後來之所費益多。前旨亦謂此事成功之後。瞻對或可酌量耳。不可錯會。乙未。諭軍機大臣等。近據訥親張廣泗等。所奏金川軍務情形。朕詳爲審度。現在將弁同心。士卒效命。而奇險難攻。天時暑雨。似非一時所能就緒。目今大兵已深入賊境。設令膚功不能立奏。經秋涉冬。彼地沍寒難駐。又不得不暫營平暖之處。相時再舉。深慮久戍之卒。一聞撒散。勢必心渙。狡寇從而躡其後。我軍孤懸賊境。非內地聲援聯絡可比。深爲可虞。可傳諭訥親張廣泗。體悉此意。處處刻刻留心。密切豫防。再朕命訥親前往。原以總領大綱。觀察情狀。督率調度。張廣泗。川省大帥。且統領全營。二年于役。凡軍務責成。專惟張廣泗是寄。今歷練戎行。嫻熟軍務。孰有過於張廣泗者。伊當竭誠協力。



經畫機宜。不可因大學士在營。稍有推讓之心。或存彼此之見。現今各路兵勢若何。古之用兵制勝者。曰觀釁。曰攻瑕。賊衆所短在何處。有隙可乘者。又在何處。訥親張廣泗在營。當有成見。可詳悉奏聞。閏七月戊辰。諭據安甯奏稱。江南總河周學健。於孝賢皇后大事。二十七日甫畢。卽已剃頭。其所屬文武官弁。亦皆剃頭。內止有淮徐道定長一人。遵奉法度等語。前此福州將軍新柱。到京陛見時。曾奏稱伊到淮安時。周學健。因已剃頭。恐被知覺。卽借查河之名。避不相見。朕比時。以周學健國家大臣。於名分攸關之處。自必深知而謹守之。斷無此等悖謬之事。或係傳聞未確。亦未可知。此外又有數人。奏及此事。朕皆未深信。今安甯所奏如此。是周學健喪心悖逆。不惟一己敢於犯法。並所屬官員。同時效尤。棄常蔑理。上下成風。深可駭異。乃周學健。並不自行檢舉。處之泰然。揆之國憲。實所難追。周學健著大學士高斌。就近拏解來京。交刑部治罪。尹繼善。身任江南總督。乃明知不奏。著交部嚴察議奏。尋議尹繼善。徇隱瞻顧。曲法沾名。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從寬留任。諭軍機大臣。周學健違制剃頭。現今拏交刑部治罪。伊籍隸江西。著巡撫開泰。卽將伊家產。逐一勘明。務必實力嚴查。勿令寄頓隱匿。若稍有迴護袒庇之處。斷不能保其首領。可傳諭開



泰知之。己巳。上啓鑾。幸盤山。訥親奏。臣查閱各路稟報。多頓兵不進。商之督臣。欲併兵合力。督臣以爲地勢番情。必當如此分布。其實兵雖四萬有奇。分路太多。勢微力弱。督臣未免存廻護之見。至其好惡不公。人心不服。如參劾貴州副將高宗瑾。將圍困賊碉之卡。被賊奪去。不能救援。臣會商督臣參處。督臣僅請交部察議。經臣改擬革職。督臣原藁。轉歸罪於甬經任事之參將劉策名。亦經臣更正。其偏徇懦將。輕重失倫如此。又臣會同傅爾丹。將應援退怯之貴州千把等鎖拏。乃該千把等。逃至腊嶺軍營。高宗瑾。知而不報。督臣亦佯爲不知。其袒庇劣員如此。又諸將備。惟任舉實屬奮勇。力戰陣亡。督臣猶以爲疏於布置。輕冒鋒刃。今督臣布置月餘。已極周備。仍不能督兵攻克。是忠於王事者。轉加以不美之名。而干犯軍紀者。偏欲爲之脫卸。此又偏徇不公。所以不得人心者也。至賊酋本非勁敵。路險亦非難至。所以不能速滅者。蓋圖終必先謀始。紀山於始事時。並未將糧運。豫立成算。倉卒出師。匆忙轉餉。以致多用帑項。張廣泗。未能嚴督攻剿。曠日持久。賊得乘間密備。故今歲加調官兵。卽從前已到之地。不能復至。且因分路太多。應進之路。每苦兵力不足。是則失於籌算。昧於地形。頓兵勞師。誠難辭咎。臣奉命經略。理應參奏。但若此。則臣與督臣。



勢難共事。卽撫臣經理糧運。吏民相安。亦難更易生手。惟有和衷共濟。早靖蠻氛。得旨。覽所奏軍營現在情形。幾於智勇俱困。金川小醜。不料負固難於剿滅。遂至如此。官兵攻撲。進不能前。退不能守。卽小小獲勝。尙未傷及皮毛。何況披卻導竅。得其要領。以成破竹之勢。卿等身在我行。目擊情狀。尙不能確有成算。游移兩可。朕於數千里外。何從批示。何從傳諭。卿等可將現在情形。或添兵必可成功。或用兵勢有不可。詳悉審度。歸於一是。迅速奏聞。勿爲兩歧之說。要知閫外之事。惟卿等專責。朕固不能遙制也。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訥親所奏金川軍務。未能尅期告竣。一時難於克捷。大學士心膂重臣。諸務資其贊襄。豈可久留邊徼。卽如所云。須俟一二年後。卽使成功。亦無在彼坐待一二年之理。應卽還朝辦事。其經略印務。令訥親酌量。或交張廣泗。或交岳鍾琪。或交傅爾丹。暫令署理。聽其俟來春。另調大兵。再圖進取。可速卽奏聞。候朕降旨。其傅爾丹。岳鍾琪。俱曾統領大兵。乃老成宿將。是以簡用於廢棄之中。冀其於軍務有濟。自到彼至今。未聞發一謀。出一策。親在行間。一若置身局外。卽內大臣班第。烏爾登。法爾。並帶往之侍衛等。亦皆未見出力之處。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現駐何地。殊非遣往之意。可逐一傳諭詢問。至所奏張廣泗。在彼



辦理諸事情形。至爲確當。朕亦聞其如此。但金川軍務。究當賴伊籌辦。今亦不必論矣。命違制刺頭之周學健。著從寬革職。免其拏交刑部。發往直隸。修理城工。效力贖罪。錦州知府金文醕。亦著加恩釋放。發往直隸。修理城工。贖伊重罪。庚辰。上回宮。命貴州巡撫。節制通省兵馬。八月甲申。諭紀山著革職。發往軍營。聽經略大學士訥親委用。令其自備貲糧。效力贖罪。其四川巡撫印務。著班第暫行署理。庚寅。岳鍾琪奏。黨壩爲逆酋門戶。凡路徑可通。賊皆嚴備。查黨壩東西橫亘一嶺。蜿蜒三十餘里。其間漢土官兵。營盤二十五座。放卡一百五處。中有木耳金岡。左有陟物黨噶。右有康八達。由黨壩分脈。並列三嶺。迤邐而南。皆屬賊番戰碉要卡。卽今進攻之處。嶺北卽雜谷土司蒼旺所屬。凡我運道。皆賊番出沒之所。在在需兵。營兵名爲萬餘。除守營防卡傷病。及分防糧臺塘站。實止七千有餘。其雜谷土兵。原係挨門撥派。中多老弱。且隨征年餘。疲乏難用。唐古特土兵。但長馳射。不宜涉險。滿兵實不滿千。臣雖攻奪水泉營卡。插入賊地。總患兵單。咨請督臣增兵三千。督臣覆稱。分派已定。無兵可撥。土兵怯懦。在在皆然。臣又以腊嶺卡撤。進攻中阻。刮耳崖。卽使果克刮耳崖。尙距勒烏圍賊巢百餘里。其間道路險阻。必致耽延時日。不若將四路所



撤之兵。以正地之兵。分歸腊嶺卡。撤甲索之兵。歸併黨壩。首尾夾攻。且黨壩至勒烏圍。不過五六十里。止須康八達一破。便可直搗巢穴。咨商督臣。又云。不便更易。竊思始而增兵。撥遣已定十路。以黨壩美臥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烏圍賊巢。以卡撒腊嶺。納喇溝。納貝山。馬奈。五路。攻刮耳崖。今則止留臣所領黨壩一路。單攻勒烏圍。其續調川兵二千。亦歸卡撒。不知督臣是何意見。不肯分兵給黨壩。反將各路兵。調歸卡撒。腊嶺。以攻刮耳崖。縱使破刮耳崖。而莎羅奔遠逃。咎將誰諉。況督臣既知土兵怯懦。應奏聞增調漢兵。裁減土兵。以收實效。而緘默不言。臣所未解也。又唐古特土兵。千五百名。實爲無益。莫若遣回。所遺糧餉。在軍前附近各處。另募新兵。不無裨益。得旨。此奏若令張廣泗知之。汝等同辦事之人。必有掣肘之虞。有密旨。令訥親速奪。至張廣泗在苗疆。甚有經濟。此番不知何故。每至差謬。訥親亦以爲言。汝所奏頗合也。岳鍾琪又奏。征剿逆酋。年餘未克。雖地險碉堅。亦由派調漢土官兵。未能慎選於始。以致遲誤。查各路新舊土兵二萬。惟革布什咱。沃日兩處。實與金川有仇。惜其兵少。雜谷土司之兵雖多。因該土司待下刻薄。人不用命。瓦寺。木坪。巴旺。裏塘等處土兵。俱屬怯懦。綽斯甲土兵。不惟無用。且須防範。至小金川土兵。尙屬勇往。督



臣乃令土司澤旺之弟良爾吉領兵。良爾吉從前勾結莎羅奔。襲取小金川。生擒其兄澤旺。澤旺之妻阿扣。乃莎羅奔之姪女。素通良爾吉。莎羅奔即以阿扣配良爾吉爲夫婦。並將小金川土司印信。仍歸良爾吉掌管。土民甚爲不服。去歲馬良柱應援沃日。良爾吉輒敢率領小金川之衆。助賊燒毀沃日各寨。迎敵官兵。及官兵敗賊。金酋遁回。良爾吉始降。督臣至小金川。將土司印信。仍歸澤旺管理。其時應將良爾吉阿扣。並助惡之頭人。暨漢奸王秋。即行正法。以絕內外。計不出此。轉令良爾吉領兵。兵懷疑懼。不惟不肯出力。且恐良爾吉暗通金酋。更生他變。臣已經呈經略商之督臣矣。查土兵共萬一千四百餘名。多屬無用。莫若減撤一萬。於湖廣調撥官兵。抑臣更有請者。兵之道。有正有奇。今刮耳崖。雖係逆酋要地。但地險稠多。攻取不易。非若勒烏圍賊巢。路徑甚多。如卡裏山。固噶溝二處。路不甚險。可出奇兵。直搗勒烏圍。勒烏圍一破。四路自潰。臣咨商督臣未允。懇勅交訥親籌畫。奏入。諭軍機大臣。據提督岳鍾琪具奏。征剿大金川漢土官兵情形。及恭報軍營情形兩摺。朕細加批閱。伊所指陳諸事。尙屬近理。雖岳鍾琪以廢棄之員。經朕加恩擢用。領兵日久。未有成績。慮恐難於掩飾。或藉稱兵少。不敷調遣。以爲文過之計。亦未可定。但伊久歷戎行。所



見未必悉屬虛謬。卽所奏張廣泗種種行徑。亦頗與大學士訥親之言相合。著將此二摺。並硃批抄寄訥親。令其密看。其所請添調楚兵一節。酌度情形。如實屬應行。卽宜速行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請。其餘事由。據奏俱已咨呈。訥親張廣泗。將來查辦時。卽可照咨酌定。不必洩漏。岳鍾琪此奏。伊以提督領兵。與總督共事。若因此致有嫌疑。反多未便。用兵之事。不可不慎也。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查審宋宗璋一案。今據宋宗璋與李質粹質對。其所報班滾焚燒之處。原係聽信浮言。折毀戰礮。亦但據稟轉報。並未親見。及訪聞班滾藏匿山洞。既不告知總督。協力追擒。自有應得之罪。但當日慶復身在軍前。與伊等上下通同。苟且了事。其將班滾之子。沙加七立。捏名德昌喇嘛。將班滾大礮。冒稱經堂。給與居住。則係慶復所辦。慶復身受厚恩。而種種措置失宜。蒙混草率。前經降旨。令其家居待罪。今懸案日久。伊轉得優游閒處。於心何安。著將慶復。拏交刑部監候。俟金川事竣。再將瞻對案內。在事人員。通行覈實。分別定擬。庚子。訥親張廣泗奏。黨壩一路。進攻康八達。燒耳礮一座。平房八間。槍斃賊番百餘名。卡撒一路。因右梁雙礮未克。改攻喇底二道山梁。於閏七月二十七日。夜分。左右二路發兵。詎料二道山梁。相隔深溝峭壁。統領之副將等。但



至溝口而止。忽聞賊番數十人。吶喊壓下。應援三千餘衆。擁擠奔回。多有傷損。張廣泗親往督戰。始將雙碉下賊卡。及周圍旁碉全克。當令將雙碉環攻。詎左旁官兵。所安堆卡不嚴。賊於夜潛遁。得旨。行兵最重紀律。若寬嚴不當。則無以一衆心。而鼓士氣。今據奏。進攻喇底二道山梁。統兵之副將等。但至溝口而止。忽聞賊番數十人。吶喊。應援三千餘衆。遂俱奔遁等語。凡爲將弁。當身先士卒。卽不能一以當十。亦何至以三千之衆。不能敵賊番數十人。而至聞聲遠遁。自相蹂躪。此事實出情理之外。軍前大兵。現有四萬。據奏。土兵怯懦者多。卽當另補精壯。何得但取充數。黨壩一路。有焚碉殲賊之報。在諸路。差爲振作。而岳鍾琪前奏。兵勢單弱。請調楚兵。朕已降旨。訥親酌量。看此情形。更不容緩。卿等尙宜熟思。應作何籌辦。如果無法可施。萬難竣事。亦當據實奏聞。毋得含糊兩可。以增朕西顧之憂。辛丑。上啓鑾謁泰陵。己巳。回鑾。班第現署四川巡撫。所帶欽差大臣關防。著交與兆惠。諭軍機大臣等。今據訥親等奏報。左勝山梁。已全行攻克。則進剿漸有制勝之機。朕前欲於九月內。令訥親等還朝。面議進止。但目前大勢。如可速勝。而令伊等來京。恐止留岳鍾琪一人。經理控制。斷不能懾服軍情。若冬月。勢必不能克捷。自應令訥親。偕傅爾丹。張廣



泗。一同來京。暫令岳鍾琪管領。俟明歲調集大兵。再爲必克之舉。著訥親。度於九月二十五日前後。摺奏至京爲約。將此次摺奏之後。攻取戰礮若干。或仍照舊。其勢今冬萬不能成功之處。逐一據實陳明。候朕再降諭旨。令伊等來京。



東華錄要卷三十三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戊辰。乾隆十三年。秋九月。壬子朔。調鄂昌爲四川巡撫。癸丑。諭。據蘊著查奏。周學

健在總河任內。贓私狼藉。親戚家人。營私不法。款蹟多端。著將蘊著原摺。抄寄開泰。令伊於原籍。據實詳查。並摺內有名之親戚家人。逃回原籍者。卽行拿送江南。交策

楞。會同高斌。審擬具奏。

戊午。

諭塞楞額。已經拏解來京。朕思伊以滿洲世臣。敷

歷中外。任至督撫之重。而違制蔑禮。甘心犯法。一至於此。罪無可恕。但伊係極品舊

臣。若與尋常一例。明正典刑。朕心實有所不忍。著侍衛五十七。會同刑部尙書阿克

敦。前往宣諭。賜令自盡。以全國體。訥親。張廣泗奏。攻克阿利山梁賊碉。並黨壩一

路進攻。火燒梁踐。平土木卡二處。外委馬如麟。帶兵進攻河東。連日將申扎申達包

登一帶地方。全行攻克。奪獲碉寨六十餘處。得旨。馬如麟。以外委微員。乃能率衆

先登。摧鋒臨陣。數日之間。將三處賊境。悉行克獲。甚屬可嘉。應卽拔擢。以勵戎行。可

傳諭訥親宣旨。將馬如麟。授爲千總。並令衆兵共知。以示鼓勵。辛酉。諭張廣泗。



久任苗疆。熟於軍律。因大金川用兵。特調爲川陝總督。令其提師進剿。伊初亦勇往任事。奏稱兩月之期。即可殄滅。而踰期未能奏績。因循觀望。遂致副將張興失事。屢挫軍鋒。毫無成績。乃奏稱兵力單少。請增兵深入。朕允其請。調遣萬人。以振軍威。所望迅掃賦氛。甯謐邊圉。但地方形勢。未能遙度。今春特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計其時日。大兵雲集。奏凱當已有期。訥親抵軍。即可籌辦善後事宜。此朕命往之本意也。乃張廣泗。既久未成功。復因訥親至彼。諸事推諉。而訥親在軍數月。近因朕旨督飭。雖小有克捷。總未能遠抒勝算。是以遲延至今。功尙未竣。其前後奏到情形。非面陳不能洞悉。訥親張廣泗。俱著馳驛來京。面議機宜。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岳鍾琪。相機調度。以副委任。壬戌。諭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離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譌缺。因思象胥韞譯。職在周官。輶軒問奇。載於漢史。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爲搜輯。加之覈正。悉準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彙爲全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等書。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各有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



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傳恆。陳大受。納延泰。總理其事。協辦大學士傅恆等奏。查典籍浩繁。博綜匪易。伏讀御製盛京賦。義蘊既富。字數復多。應卽以盛京賦。清漢正文。繕寫各家篆體。並特簡大臣。經理其事。遴選滿漢儒臣。給之筆札。敬謹繕錄進呈。得旨。我朝國書。音韻合乎元聲。體製本乎聖作。分合煩簡。悉協自然。惟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寶璽印章。尙用本字。朕稽古之暇。授臣工肇爲各體篆文。儒臣廣搜載籍。援據古法。成三十二類。且請以朕製盛京賦。繕成清漢篆文。旣廣國書。併傳古篆。足以昭示來許。著允所請。卽以傳恆。汪由敦。充總裁官。阿克敦。蔣溥。充副總裁官。慎簡校對人員。速竣厥事。甲子。命尙書班第赴軍營。同傅爾丹岳鍾琪。辦理軍務。命軍營內大臣以下。聽傅爾丹節制。諭軍機大臣等。覽訥親等諸摺所奏。辦理不能愜當之處。不一而足。卽如良爾吉。本一奸匪土舍。且爲逆酋姻黨。王秋亦係漢奸。在尋常尙須治罪。況爲良爾吉親信黨羽。經略至軍營。旣知張廣泗墮其術中。實與慶復誤信汪結無異。當時卽應早爲翦除。及該土舍於緊要處所。全不用命。該督有意徇庇。經略亦應申明軍律。按法加誅。乃以該督攻圍太近。情有可原一語。遂至失刑。至逆酋求降之



時該土舍洩漏軍情。領兵大臣既所親聞。罪狀昭著。如此尙稱暗傳消息。無迹可據。誅戮反出無名。是何語耶。王秋託病告歸。美諾張廣泗始終迴護。經略何以亦聽其遠颺。儻至兔脫。則將來貽害更大。此旨一到。著將訥親摺奏。與張廣泗看。令其明白回奏。卽令張廣泗親提良爾吉。王秋二人。隨同爾等。牢固解至京師。明正其罪。自入秋以來。卽屢有召卿回京之諭。卿亦自請來京。而摺中尙稱俟今冬不能進攻之時。再往黨壩。與該提督面商。斯言果出中心之誠然耶。抑何前後矛盾若此。殊不可解。一併傳諭知之。己卯。諭大金川用兵一事。前因張廣泗布置經年。應有成算。是以命訥親前往經略。籌辦善後事宜。不意訥親至彼。張廣泗既漫無成功。諸事推諉。而訥親以羸弱之軀。復不能躬歷行陣。惟圖安逸。經朕督飭。究不能大有克捷。卽摺奏一事。亦前後矛盾。於情形並不明晰。較之向日在京辦事之勤敏精詳。竟似兩人。實出朕意料之外。若非伊福薄。難勝斯任。何至於此。朕實爲之慚愧。自御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傅恆。今訥親既曠日持久。有忝重寄。則所謂奮身致力者。將惟傅恆是屬。傅恆著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卽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會同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妥協辦理。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庚辰。諭張廣泗受任金



川以來。措置乖方。陳奏閃爍。賞罰不當。喜怒任性。諉過偏裨。致人人解體。又復觀望推諉。老師坐困。糜餉不貲。且信用賊黨良爾吉。王秋。洩漏機密。曲法庇護。玩兵養寇。貽誤軍機。法所不宥。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令侍衛富成。押解來京。訥親爲大學士。付以經略重任。前駐軍營。漫無勝算。且身圖安逸。並不親臨督陣。鼓勵衆心。以建礪株守爲長策。及傳諭欲召取回京。伊並不計軍情緊要。非克捷無以報命。而以面奏情形爲詞。亟思回京。自朕以國體攸關。寬期以待。伊復無敵愾之志。惟是遷延時日。以俟歸期。至陳奏之事。矛盾舛錯。不可枚舉。與伊尋常辦事精詳。急公黽勉。竟似出於兩人。訥親受朕殊恩。廷臣無出其右。論其負恩之罪。理應拏交刑部問罪。但觀其退縮偷安之意。卽就獄亦非所深恥。然在朕十餘年加恩眷舊。始終不忍令其拘禁圜圉。訥親革職。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效力贖罪。著派侍衛鄂實德山。齎朕此旨。於途次傳諭。奉到諭旨之處。德山押訥親卽行前往軍營。所有前奏。尙有面陳情形。卽著伊繕摺。交與富成。齎奏呈覽。其經略印信。交鄂實。馳赴金川軍營。候協辦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傅恆到日。接受。卽授爲經略。統領一切軍務。諭軍機大臣。大金川一案。張廣泗辦理錯謬。糜費帑金。且伊在川。支動公費銀。例應追賠歸款。及查伊在京



家產一無所有。伊歷任封疆。居官日久。不應囊橐空虛。近來外任官員。頗有似此巧於藏寄之事。張廣泗任所。必有寄頓隱匿。可傳諭班第。令其詳悉訪察。嚴行查辦。勿致稍有遺漏。調滿洲京兵。雲梯兵。及東三省兵。共五千名。赴大金川軍營聽用。癸未。撥內帑銀十萬兩。備解協辦大學士傅恆軍前賞賚。降尙書班第爲侍郎。以其參奏張廣泗。而一字不及訥親也。命傅恆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戊子。奉移孝賢皇后梓宮於靜安莊。上親臨奠酒。辛卯。上幸豐澤園。賜經略大學士傅恆。並隨征將士宴。諭軍機大臣等。班滾雖未拏獲。而羅於朝。革松結。密行拏解來京。以憑訊結此案。如訥親已經起程。卽著班第。傅爾丹。遵旨辦理。岳鍾琪奏。九月十二日。同護軍統領法爾。派侍衛京。皎丹。泰鍾秋等。協同副將鐵景祐等。領兵攻康八達山梁。大敗賊番。是夜參將烏德納等。領兵暗擊康八達山下河邊跟雜等處。奪毀大碉二座。小戰碉三座。平房四十間。木石各卡十座。石洞二座。焚賊糧十二倉。十四日。又攻取石洞一座。計得跟雜一帶地方。南北約四十餘里。東西約二十餘里。是夜賊番來犯營卡。遇伏傷敗。十八日夜。守備張漢等。領兵由沿河一帶。克取葛布基大碉八間。小平房六間。木城一座。石卡四處。斫破大皮船四隻。前後殺賊甚



衆查看彼處。左倚山險。右近大河前。有惡爾溪。大戰礮六座。周圍俱有石城。賊番甚衆。又有日旁山賊。及康八達山上賊衆。救援我兵。攻戰一晝夜。未免疲乏。後無接應。因暫收兵。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據軍營奏報。黨壩一路官兵。九月內。斬獲賊番。燒克戰礮。奪取倉舍等情形。較之別路。大有起色。良由岳鍾琪調度得宜。是以有此克捷。金川軍務。從前因訥親張廣泗。乖張遲誤。深負朕恩。今已重治其罪。特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大學士矢志篤誠。必能使壁壘一新。功成迅速。不似訥親之儉安自逸。致餒士氣。但軍機惟在呼吸之間。岳鍾琪現在軍中。身膺重寄。乘此破竹之勢。如有應行奮往。取效當前者。卽相機董率將士。鼓勇先登。縱未能犁庭掃穴。而多克堅礮。擒剿醜類。長驅深入。亦足以壯先聲而褫賊魄。卽經略到後。諸事雖屬同功一體。尙不若經略未至之先。岳鍾琪自行出力奏捷。足以見伊感激圖報之實心。仰副朕棄瑕錄用之本意。豈不更於顏面有光耶。其目下進取光景若何。著一併具摺。速行奏聞。可傳諭知之。癸巳。命調陝甘雲貴湖廣漢兵。二萬七千名。陝甘四川滿兵。三千名。赴大金川軍營聽用。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山西廣西庫銀各五十萬兩。於大金川軍前備用。壬寅。調索倫兵一千名。赴軍營聽用。癸卯。諭軍機大臣等。



據訥親奏稱。十月初六日。奉到會商岳鍾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情形。詳悉定議之旨。旋於初七日。札知岳鍾琪。令至美諾面議。並知會傅爾丹。班第等。訥親於初二日至黨壩。初四日即回。其於彼處情形。何能周悉。且伊既與岳鍾琪面談。何岳鍾琪所云。三萬五千人。進攻之說。竟不述及。而必調至美諾。往返經旬。曠廢時日。且正當乘機進剿之時。而主將離營他出。何以督率調度。此在訥親昏憤糊塗。已不待言。計此時岳鍾琪。傅爾丹。當已各還原駐營次。可即速傳諭伊等。不必前往黨壩。與岳鍾琪商議。即遵照近日屢次所降諭旨。努力進攻。相機痛剿。毋得怠玩。老師坐守。其良爾吉王秋二人。今據訥親摺中。有遵旨正法之語。而於何時何地正法。並未奏明。可傳諭傅爾丹。岳鍾琪等。如二人已經正法。或張廣泗已經親帶來京。著查明奏聞。如尙未辦理。著俟經略傅恆到日查辦。賜張兆璠等九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申。上御太和殿。賜經略大學士傅恆敕書。十一月。壬子。上幸重華宮。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宴。署四川巡撫班第奏。臣前奏張廣泗摺內。未將訥親過失述及。蒙降旨訓諭。惶悚無地。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回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勒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



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布置疏虞。任舉賢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云經略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嘗不知。臣亦嘗與言及。總因訥親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爲徇隱。此訥親之咎。臣不敢稍爲隱飾。得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癸丑。經略大學士傅恆出師。上親詣堂子。告祭行禮。復親祭吉爾丹蠶八旗護軍蠶於堂子大門外。經略大學士及出征大臣官員俱隨行禮。上還至東長安門外幄次。親賜經略大學士傅恆酒。命於御幄前上馬。上還宮。命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視經略傅恆飯罷。乃還。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大學士傅恆沿途行走。部伍甚屬整齊。兵丁安靜守法。無一人生事者。此皆大學士盡心辦理。故能如此妥協。朕心甚爲欣慰。達清阿隨軍備辦諸務。亦能竭力阻勉。著授爲頭等侍衛。令伊從此益加奮勉。悉聽大學士指示。在大學士前效力。與在朕前效力無異也。大學士所過地方程途。達清阿一一記明。俟至軍營後。再行奏聞。可傳諭大學士傅恆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朕夜間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事件。係寅刻拜發。計算傅恆又



復經夜不寢矣。大學士責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可傳諭達爾黨阿等。嗣後朕所發事件。若在酉戌間到者。則告知大學士。聽其閱看辦理。儻在戌刻以後。即暫行收貯。不必告知大學士。俟次日清晨。或帶至下站俱可。大學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著達爾黨阿等。留心視大學士體中若何。如行走從容。則可不必勸阻。儻稍有勉強。伊等即當勸阻。伊等乃朕特命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丁巳。上行圍於南苑。戊午。上閱兵。傅恆奏。接到傅爾丹奏摺報匣。遵旨開看。內有小金川土司澤旺番稟一件。係告張廣泗家人通事。與漢奸王秋。勒取澤旺財物。不勝駭異。細按情節。張廣泗縱無恥喪心。未必至於勒索澤旺財物。但觀其平日袒護良爾吉。阿扣。王秋等。則家人通事。因此勾通王秋。肆行不法。亦所不免。此事關繫軍中耳目。番蠻聽聞。不可不實力嚴究。臣於途次。遇張廣泗。即先行訊問實情具奏。其良爾吉。王秋二犯。如拏解已近京師。即解京審理。若尚未拏獲。及已拏解而去京。尙遠。臣即將二犯。帶回成都。與張廣泗家人薛二。通事焦修德等。嚴審定擬。良爾吉。王秋。本應於軍前斬決示衆。且沿途解送。恐有疎脫。請即於成都正法。去軍營不遠。亦可使番衆聞知。至金川起事。原因澤旺愚懦。伊妻阿扣淫悍。加以良爾吉等助惡。



釀成悖逆。今小金川雖已投順。尙不無首鼠兩端。皆緣張廣泗蔽護奸惡。無以服番衆之心。臣以爲阿扣斷不可姑容。臣至軍營。應生致阿扣。並其同惡之犯。立行正法。其土司印務。仍令澤旺管理。使努力報效。庶小金川實爲我用。得旨。諸凡妥協詳明。有何可諭。一如卿議行。

諭軍機大臣等。傅爾丹所奏澤旺投遞番稟。首告張廣泗一事。計其時日。已降旨將張廣泗革職拏問。半月有餘。必伊先已聞信。故有此舉動。看此情形。軍營消息。澤旺等輒已先知。伊等既知。則金川逆酋。本同一氣。亦必盡知。傳諭大學士。小心防範。卽左右護侍之人。均不可不慎也。再縣丞任振功所言。訥親初抵卡撒。賊人夤夜冒雨直攻軍營。賴良爾吉放槍救護。訥親賞伊銀一千兩之處。詢問訥親諸條內。未經敘入。可將此條詳悉詢明。一併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經略大學士傅恆。起身以後。軍機處所辦事件。多不能愜意。較經略大學士在京時。諸事周詳妥協。不至煩費朕心者。實已大相徑庭矣。數日之間。已不能不時縈朕念。軍旅固關緊要。第金川不過一隅。視機務孰爲重大。且朕躬豈宜過勞。經略大學士到彼蕩平勒烏圍。刮耳崖。卽遵照前旨。飛報大捷。其莎羅奔。郎卡。擒獲獻俘固善。縱或免脫潛逃。止須留兵搜捕。一切應辦事件。或交傅爾丹。岳鍾琪。若策楞到彼。或交



策楞班第等。經略大學士。酌量分布妥協。於奏捷後。四五日內。卽當馳赴闕庭。贊襄左右。不必待奏到。奉有諭旨。方行旋旆矣。大學士在京時。曾面奏金川殄滅之後。乘我兵威。搜討班滾。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爲完美。若再辦班滾。未免過求萬全。旣滅金川。又平班滾。則爲太稱意矣。天下事。亦不可求太稱意。無一毫欠缺。況持盈戒滿。古訓昭然。卽朕所身歷者言之。深信太稱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樂。信而有徵。經略大學士。應善體朕心。金川軍務一竣。迅速還朝。以副朕望。平郡王福彭薨。遺奏聞。得旨。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並輟朝二日。其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尋議致祭二次。建碑如例。癸酉。上幸豐澤園。賜東三省官兵。初隊將弁兵丁等宴。並賞賚有差。後每隊自京啓行者。皆如之。戊寅。諭訥親回奏之摺。嘵嘵萬言。皆不過掇拾歷來軍營奏報情形。進退失宜所致。而又稱張廣泗。並無推諉。尙可資其策力。懇請令與岳鍾琪。分路進剿。措詞矛盾乖張。至此極矣。不思伊身爲經略。張廣泗旣進退失宜。挫損兵氣。自應卽行奏參。乃稱臣旣不諳軍旅。而又奉旨以戎行責成張廣泗。夫訥親身爲經略。不任戎行。則所經略者何事。豈不大成笑柄耶。其餘朕所指出。安坐帳中。自示惴怯。師徒奔潰。先已回營。種種情節。皆自承不諱。而猶思留金川



效力。俟軍務告竣。始往北路軍營。且妄思覲朕一面。窺其隱衷。因朕不卽治其罪。暫停發往北路。降旨詢問。是以轉生希冀之念。猶欲遷延時日。覬望格外之恩。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至所陳金川善後一摺。尤可嗤者。伊在軍前。毫無寸進。以退縮失誤軍機。獲罪罷斥。賊尙未平。何暇計及善後。其與古人所謂。何不食肉糜者。又奚異乎。訥親受朕殊遇。位至大學士。如此孤恩負國。罪狀難逭。此奏更出朕意外。伊既自出於頑鈍無恥。朕亦不得復以待大臣之體待之。著富成。卽將伊拏問。於所在地方拘禁。俟經略大學士傅恆。奉旨審詢各款。覆奏到日。另遣大臣前往。會同嚴審定擬。賞調往大金川之東三省兵丁家屬紅白事銀兩。撥山西庫銀十萬兩。河南庫銀三十萬兩。於陝西預備軍需。諭軍機大臣等。張廣泗明白回奏一摺。情詞閃爍狡獪。極爲可惡。至所奏小金川土舍良爾吉一事。敘入叔嫂亂倫等語。良爾吉之罪。在於佯爲投順。實與莎羅奔暗通消息。洩漏軍機。乃賊酋奸細。法所不容。是以降旨。令其拏解來京。並不因亂倫。繩以禮法也。而張廣泗反覆千言。爲之開脫。明係迴護己短。其奏訥親到營後。派攻腊嶺一城。良爾吉兄弟三人。帶領土兵。往卽克取。訥親大悅。賞銀一千兩。此語尙近情理。或實有其事。而前此縣丞任振功所云。訥親初



抵軍營。是夜賊乘雨放槍。良爾吉力爲抵禦。次日訥親賞銀一千兩之語。諒係謠傳。至此外訥親種種背謬乖張。實出朕意想之外。誠不料伊十三年來。受朕如許厚恩。忍心背負。諸凡措置。與向日在朕前承辦諸事光景。判若兩人。朕雖欲曲加寬宥。亦無辭可爲解免。當金川事起之初。朕調用張廣泗。方自謂得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無出張廣泗之右者。繼因日久無功。復令訥親前往。朕向所倚任。亦無訥親之右者。今皆身名決裂。若此。假令伊二人。仍舊循分供職。原可以始終受恩。何致敗露。可見凡人莫不有命。伊二人。自屬命數難逃。是以顛倒昏謬。展轉而入於重辟。所謂禍來神昧非耶。諭此番軍興。供億實爲浩繁。視從前西北兩路軍營。費用較多數倍。彼時勞師遠出。十有餘年。所費不出六千萬兩。今用兵僅兩載耳。卽以來歲春間奏凱言之。亦非千萬不能。在金川小醜。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開邊釁。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問。無以懾服諸番。甯謐疆圉。前此訥親等。措置乖方。以致老師糜餉。若不改弦更張。則人事尙爲未盡。今滿漢官兵。精銳畢集。兵力足矣。經略大學士傅恆。體國公勤。忠勇奮發。將略優矣。徵芻輓粟。士飽馬騰。物力充矣。以此摧鋒前進。自蒙上天孚佑。可一舉而奏膚功。誠爲國家大慶。然此就人事言之耳。儻萬分之一。



有出意料之外。或逆酋自恃天險。如尉佗之處南粵。未遽埽穴犁庭。一過春期。經略大學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豈可久勞於外。且入夏雨多。進取不便。而京兵不耐水土。又豈能暴露蠻荒。駐待秋晴攻剿。況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貲之糜費。尤爲非計。我君臣如此辦理。人事已盡。亦海內所共知。朕意此時。且應竭力進剿。儻至明年三四月間。尙不能尅期奏績。不若明下詔旨。息事甯人。專意休養。亦未始非兩階干羽之遺意。著將此旨。密諭傳恆知之。廣西右江鎮總兵魏文舉奏。交趾匪徒莫保。莫康武。從前互相依恃。分攻夷地。自莫康武被殺。莫保勢孤糧乏。現踞保樂。而李紹龍等。則占住隘蓋墓峒等處。並無舉動。該國夷官怯懦。並不興兵擒剿。得旨。但當嚴我邊防。不必好功喜事。十二月壬午。諭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滿漢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拏問拘禁。其舉動言語。並令富成逐一據實具奏。今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這句話。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等語。此言實爲巧詐之尤。伊受殊恩一十三年。推心寘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攻。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煩。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



形奏聞。請旨停兵。豈有軍機重務。身爲經略。而含糊兩可。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添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近臣。膺闔外重寄。此等緊要情節。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萬分難免。輒思以不願用兵之言。博天下讀書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外之想。朕實不料。十三年來。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又云。皇上止慮我膽子大。我如何當得起。朕方責其過於畏葸。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額亦都。爲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云。訥親聞雲梯兵過云。這都是我罪。若我今年辦得好。何致聖心煩躁。又令這些滿洲兵。出來受此苦累。此言尤爲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忭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親見。朕方深爲嘉悅。而訥親乃以爲受此苦累。伊親從軍營來。爲此浮言。搖惑軍心。俾衆人聞之。不知如何險阻。如何艱難。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略爲稍阻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爲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訥親一案。俟朕另遣大臣。前往審



訊。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

甲申。

諭。朕思內閣居六卿之首。滿漢大學士。應有

定員。方合體制。嗣後著定爲滿漢各二員。其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又大學士官銜。例兼殿閣。會典所載。四殿二閣。未爲畫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即不必開載。著增入體仁閣名。則三殿三閣。較爲整齊。將此載入會典。永著爲例。乙酉。諭。經略大學士傅恆。自奉命經略以來。公忠體國。殫竭悃忱。紀律嚴明。軍行甚速。途次衝風冒雪。晨夕馳趨。兼辦一切咨詢機務。晷刻鮮暇。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自非一秉丹誠。心堅金石。安能若是。是經略大學士傅恆。著交部從優議敘。尋晉銜加級。得旨。傅恆。著晉銜太保。仍加軍功三級。丙午。停調湖北兵四千名。命撥京師八旗馬三千匹。由直隸良鄉。至四川成都。以次協濟。撥山西湖北馬各二千匹。解四川備用。戊子。諭。金川用兵以來。張廣泗貽誤於前。訥親貽誤於後。兩人之罪狀雖一。而其處心積慮。各有不同。至於自逞其私。罔恤國事。則實皆小人之尤矣。朕昨御瀛臺。親鞫張廣泗。其狡詐欺飾。緊要情節。俱經一一供認不諱。而其茹刑強辯。毫無畏苦之狀。左右大臣。皆以爲目所未見。即此一節。與市井無賴何異。又今日接到富成所奏。訥親經朕所指出者。



悉無可置辯。惟思求見朕面。不知伊尙有何顏見朕。且求赴軍營效力。伊曾爲大學士。將欲如士卒奔走。猶覬升驍騎校耶。其頑鈍無恥實甚。觀此則張廣泗乃剛愎小人。訥親乃陰柔小人。自當償事。一至於此矣。伊兩人互相推諉。其過惡之剛柔異。而其心則皆不可問也。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國憲。乃朕賞罰無私。大公至正之道。張廣泗現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按律定擬。訥親著尙書舒赫德馳驛前往。帶赴軍營。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恆尙書達爾黨阿嚴審定擬具奏。調甘肅西甯等營兵一千名。赴軍營聽用。諭慶復一案。該部尙未題請完結。朕思此案情節顯著。更無疑竇。卽班滾到案。亦於慶復之罪無所加也。慶復身爲大臣。膺闕外重寄。似此糜費軍需。暴露軍士。而終於扶同草率。覈其情罪。雖明正典刑。亦所應得。但現有訥親張廣泗兩案。絜而論之。慶復尙在可待之列。且懸案不結。終非了局。慶復李質粹等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卽按律定擬具題。尋奏擬慶復李質粹宋宗璋均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從之。諭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疊遭變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訥親張廣泗兩人之案。展轉乖謬。至不可解免。實爲大不稱心。伊兩人並非不能辦事之人。今罪狀顯著如此。朕卽欲曲



爲保全。實出無策。訥親現交舒赫德。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恆。及尙書達爾黨阿審擬。張廣泗。現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按律擬斬立決。朕非謂惟辟作威。欲將此二人寘之重典。令羣臣知所儆畏。亦並不謂處置公當。賞罰分明。伊兩人。獨非朕任用者乎。今兩人僨事至此。用人之誤。實深抱愧。若不按法治罪。則朕爲飾非。爲怙過。祖宗法度具在。朕何敢以意爲輕重。訥親。張廣泗。皆係大臣。生殺予奪。朕不敢私。著傳集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將訥親張廣泗二案口供奏摺。及慶復一案諭旨。令其公同閱看。將伊三人。分別處置。是否允協。俾衆議僉同。以服其心。並令中外臣工。共知朕用人之苦心也。四川提督岳鍾琪奏。續調雜谷土司兵二千名。已到五百餘名。查塔高山梁。界在康八達木耳金岡兩山之中。各處總路。若克此梁。可斷賊應援。並可攻取康八達要隘。但梁上有木城石城土卡三座。防範甚嚴。非用奇難以制勝。十一月十八日。派兵千二百名。攻木耳金岡。誘賊聚援。以便乘機攻奪塔高山梁。我兵賈勇直前。奪獲土卡平房三處。水卡一座。斃賊百餘名。臣與法酬董芳中秋瑚什等。親臨督陣。見守備馬化鰲。千總馬漢臣等。俱奮不顧身。各帶槍石等傷。賊勢大挫。塔高之賊。漸移木耳金岡。爲自守計。正可乘虛攻取。不意是日黃昏降雪。約深二寸。至二十日。



尙未晴霽。俟天氣一晴。卽督兵進取。得旨。欣悅覽之。汝調度有方。實可嘉悅。總俟克成大勛。從優議敘。軍機大臣等。奏張廣泗受恩深重。歷任封疆。皇上因其尙諳軍旅。特命進剿金川。乃自抵營以來。失誤軍機。措置乖方。諸事推諉。且信賊酋姻黨。漏洩軍機。煽惑人心。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毀棄軍器。罪皆應斬。加以種種負恩。有心誤國。實爲刑章所莫追。應將張廣泗擬斬立決。得旨。張廣泗著卽處斬。著德保。勒爾森。前往監視行刑。乙未。傅恆奏。接到岳鍾琪報匣。係攻塔高山梁等處軍情。查近日岳鍾琪所奏。連日攻克。軍勢漸振。但黨壩之士氣稍揚。則卡撒之聲勢。尤不可少懈。必宜乘機奮擊賊酋。兩地兼顧。方易克捷。臣至卡撒。當鼓勵軍營。及時攻剿。儻此處地勢不便。臣卽往黨壩查勘。從此直搗勒烏圍。並飛速行文。令大兵不必復往卡撒。卽於中道分途。直趨黨壩。軍糧卽行運往。現在莎羅奔與郎卡。均在勒烏圍。一舉而二賊可擒。是亦一策。至卡撒。仍令大張聲勢。俟後起兵到。分撥來攻。此時未便懸擬。俟臣到營商度。奏入。諭軍機大臣等。覽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籌酌軍營進取諸務。事事周詳妥協。洞中窺要。深爲嘉悅。將來徑趨黨壩。直搗勒烏圍。而卡撒一路。大張聲勢。嚴密防禦。賊礪已在網中。自可收犁庭掃穴之效。



其糧馬等事。若非大學士迅速籌辦。大兵雲集。何以支應。但從前止知川省用兵以來。供億浩煩。民力拮据。而其空虛疲憊。一至於此。竟無一人剴切敷陳者。卽軍前光景。諸人入奏。亦僅依稀閃爍。朕於金川。何曾有絲毫利其土地人民之見。使訥親等能據實入告。朕甯不早爲裁奪。何至糜費若此。是以伊等之罪。終無可逭。今經略大學士思慮所及。使萬里情形。瞭如指掌。觀此。則用兵一事。斷不過朕昨所諭兩月之期矣。今爲山已成九仞。一簣之勞。勢不可止。如其應期克捷。指日蕩平。固所深願。儻尙須籌畫。略有遷延。則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於蠻荒邊徼一隅之地。實爲可惜。朕見甚確。朕志已定。在經略大學士以軍旅自任。自不肯爲撤師之言。於理亦不當爲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馬匹錢糧。馬匹雖經措辦。似可無誤。而糧運則尙費料理。經略大學士目擊該省艱窘之狀。亟思接濟。計及捐例一事。欲爲變通。誠出於無可如何。第本年十月以後。所撥部餉。及各省帑銀。已三百萬。俱可陸續於二月以前解到。此外又有山西公捐百萬。長蘆商捐三十萬。湖廣商捐二十萬。浙江商捐十萬。兩淮雖未奏到。亦當不下百萬。前項各捐銀兩。經略大學士想未悉知。故有此奏耳。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氣稍晴。臣撥兵五路。夜攻塔高山梁。



參將五德納等。焚木耳金剛賊碉二座。平房五間。賊卡兩處。殺賊數十人。遊擊王三元。焚康八達木卡。殺賊二十餘人。遊擊阿爾占等。攻塔高山梁木石城。擊死城外濠內賊番十數人。賊棄濠歸城。官兵力撲過濠。圍攻木城。城上矢石如雨。三等待衛丹泰。直撲城邊。射死賊三人。矢盡力戰陣亡。賊番於城上撥水。水凍不能搖動。火不能焚。自三更至黎明。連攻八次。未能奪取。路險不能久駐。止得撤回。報聞。諭軍機大臣等。經略大學士傅恆。平日固屬明敏周詳。朕亦不料其此番諸務諳練。識見高遠。妥協能至於此也。昨據奏稱。川省馬匹。應付拮据。及城都添設堆撥諸事。大學士自請督師。仔肩重務。必不肯於進取之時。爲畏難之語。但所陳奏川省可慮情形。以朕度之。尙不過十言其五耳。然卽此而觀。則用兵一事。斷不可過朕面諭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川省民番雜處。加之囑嚕流匪。遇事逞凶。所賴年來秋成豐稔。小民尙有樂生之心。得以少安無事。今烽燧連年。人苦勞役。設有奸徒。從而煽誘。以易動之民。當困憊之際。內地少有疏虞。諸事深爲可慮。卽如官兵經過西安。督標匪卒。以牽馬伺候小忿。輒持刀斫傷三人。川民疲於供億。背負軍裝。徒步涉險。甯不較此更甚。在成都省會。可添堆撥。而關外長途紆折。出入重籌之中。安能任在週防耶。朕



若早知如此。並此番調遣。皆可不必。此皆訥親張廣泗貽誤。不據實入告之咎也。目下既有爲山九仞之勢。則一簣之勞。難於中止。今滿兵陸續前進。初擬二月初可取齊。茲觀大局。須至二月中旬。然自到齊。以至四月初五。已五十日。以此爲期。大功何難速就。儻過此以往。則暑雨時行。饋餉難繼。此際幾用至千萬。豈可更滋煩費耶。日今若能直搗勒烏圍。擒其渠首。固爲快愜。或鼓勇摧鋒。屢有克捷。賊酋窮迫乞命。因而開三面之網。俯准納降。亦可綏靖邊徼。經略大學士。卽當於三五日內。振旅凱旋。舒赫德亦相隨反旆。其善後事宜。卽交策楞辦理。朕思賊巢踞此絕險。攻剿費如許物力。若仍以付之番酋。取彼予此。是殄一寇。復增一寇。實多未便。應於勒烏圍。駐一副將。卡撒黨壩。列營防禦。而打箭爐。駐一總兵。可以外控諸番。內衛疆圉。聲勢庶爲聯絡。如四月初十間。莎羅奔。郎卡。尙稽天討。未遽殄滅。則於要害地。設弁置守。打箭爐。鎮以總兵。是在策楞岳鍾琪。詳悉籌辦。滿兵分隊撤回。沿途督撫。善爲接應。班第兆惠。以次在後徐行。至班滾一節。竟不必辦。慶復之罪已定。得班滾亦無可加。而一經搜捕。至速亦須旬日。以日費萬金計之。何必過耗帑項。購一逃蠻之首耶。策楞因伊弟身罹重罪。慚憤極爲誠切。夫父子罪不相及。何況兄弟。策楞自屬可用。但伊儻



以訥親退縮爲前軍。或至冒險而不顧。伊乃國家大臣。自宜善爲持重。不可任其一往。致有意外。一併傳諭傳恆。令其留心。戊戌。都察院等衙門議奏。酌定滿漢御史。分理十五省。並稽查在京各部院衙門事件之例。從前御史止六道。分查各部院衙門事件。而分省止十四。雖有京畿一道。專刷各部院衙門卷宗。並不稽查直隸事件。其直隸事件。俱分隸各道。今請將京畿道併入十四道。共爲十五道。京畿道仍照舊。刷各部院衙門卷宗。並辦理直隸及盛京等處地方刑名案件。稽查內閣。順天府。大宛二縣。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河南道。辦理河南案件。稽查吏部。詹事府。提督衙門。五城。並特交。轉交。及文武官員考覈。一應具控呈詞。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江南道。辦理江南案件。稽查戶部。及寶泉局。宣課司。左右兩翼在京十二倉。通州左右翼米局。漕運總督衙門。兼查三庫月摺事件。應設滿漢御史各四員。次浙江道。辦理浙江案件。稽查宗人府。禮部。都察院。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山西道。辦理山西案件。稽查翰林院。六科。中書科。倉場總督。坐糧廳。大通橋。通州三倉。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山東道。辦理山東案件。稽察刑部。太醫院。河道總督衙門。兼查五城竊盜命案。應設滿漢御史各三員。次陝西道。辦理陝西案件。稽查工部。及寶源局。應設滿漢



御史各二員。次湖廣道。辦理湖廣案件。稽查通政司。國子監。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江西道。辦理江西案件。稽查光祿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福建道。辦理福建案件。稽查太常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四川道。辦理四川案件。稽查鑾儀衛。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廣東道。辦理廣東案件。稽查大理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廣西道。辦理廣西案件。稽查太僕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雲南道。辦理雲南案件。稽查理藩院。欽天監。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貴州道。辦理貴州案件。稽查鴻臚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以上十五道。滿漢御史各二十八員。除河南道。京畿道。掌印。仍照舊例。聽都察院揀選保題外。餘各道。俱以滿漢各一員爲掌印。再稽查宗室事件。係宗室御史專責。宗室御史。今與各道御史一體升遷。應與各道御史一體辦事。其餘滿漢御史。稽查八旗。內務府。及滿漢御史。序次差務。秋審等項。仍照舊辦理。至御史原係言官。凡遇有應行奏聞事件。不必拘定省分衙門。仍聽隨時據實陳奏。所有應添湖廣。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八道印信。行文禮部鑄給。得旨。依議。

營備用。

辛丑。飭各省稽查驛站。

諭經略大學士傅恆。秉心忠勇。殫力宣勤。不辭勞瘁。雖加優獎。未足酬庸。



從前大臣內有加賜章服。用昭寵榮者。經略大學士傅恆。著賞戴雙眼孔雀翎。以示朕獎勵賢勞之意。此旨須遵。不可辭免。諭訥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行事乖張。心懷畏縮。視士卒死傷。從不動念。惟安逸自圖。娛樂是耽。而於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朕因軍旅重大。不容久誤。特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滿漢官兵。飛芻輓粟。籌畫多方。設令訥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勞費矣。今朕於此事。頗爲追悔。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卽此而論。訥親張廣泗之罪。可勝誅耶。訥親張廣泗二人。乃軍前勞人。憊卒所共切齒。張廣泗雖經伏法。而士衆尙未親覩。訥親若在成都。審明待報。未免往返稽遲。著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恆。一面訊明。一面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此旨著侍衛鄂實齎往。交經略大學士傅恆。尙書舒赫德。遵照辦理。癸卯。諭軍機大臣等。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衆人等語。朕覽之。深不以爲然。展轉思維。竟至徹夜不寐。經略大學士沿途勤瘁。諸事精詳。秉心之堅定。大概可見。此乃出於由中。非徒爲大言者。然經略大學士。此行爲國事乎。爲一身乎。如爲國事。則當思有濟於



事使徒執一己之見。而不計及國體。並不計及朕躬。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險阻如此。川省疲憊如此。早於今秋降旨。以萬人交岳鍾琪料理。更不必調派滿兵。特遣重臣。費如許物力矣。奈無一人具奏。朕實不知彼地情形。辦理至此。籌畫週矣。人事殫矣。若夫成功。則有天焉。或上蒼不遽絕其種類。俾偷生窟穴。原屬化外。於國家何關輕重。而強以人力抗天心。其將能乎。經略大學士。非不明察事機。深悉理勢者。現酌撥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各省留備銀兩。已屬拮据。即使國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軀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謂經略何。是則朕必欲經略大學士之成功。而不惜小民之脂膏。不恤士卒之軀命。天下其又謂朕何。況經略大學士。此番忠誠勇往。勤勞盡瘁。不惟將士人人感發。凡內外大小臣工。孰不欣動。孰不欽服。即萬一不能擒醜虜。得巢穴。而既有斬獲。亦得謂之成功。何不可見衆人之有。儻必存過甚之見。直是專爲一己。轉無以見衆。即朕亦無以對衆人矣。且如經略大學士。所見堅確不移。於事有濟乎。否乎。於理當乎。否乎。於么麼小醜。值乎。否乎。經略大學士。必當遵朕四月初旬以前之旨。亟圖遠算。通盤籌畫。速行具奏。朕必俟經略大學士奏到。始釋懸切。乙巳。諭軍機大臣等。



金川用兵。不可過四月初旬之期。朕已屢經傳諭。今晨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蒙詢及此事。朕以經略大學士傅恆所奏。如不成功。無顏以見衆人之語。陳奏。奉 皇太后懿旨。經略大學士傅恆。此見實爲太過。退縮貽誤者。朝廷旣治其罪。而經略大學士傅恆之出力。期於國事有益也。必謂不能成功。卽不可見衆人。試思果如所見。於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爲是。朕思 皇太后諭旨聖明。洞悉事理。益覺經略大學士傅恆所見之偏於建功立業也。然以朕觀 皇太后之意。亦非止爲經略大學士傅恆而發。乃爲朕躬宵旰焦勞。仰厪慈念也。可將此傳諭傅恆。令其敬體懿訓。以慰朕懷。至進兵取道。自應直趨黨壩。彼處勒烏圍較近。兩酋見聚於此。安知非天意。留以待經略大學士之成功耶。勒烏圍旣得。刮耳崖自可傳檄而定。卡撒雖屬緊要。但始之可進之路。皆爲誤國者所債事。以致賊知防範。凡可進之路。今皆堅礮林立。險峻逾常。賊兵精銳所萃。大兵不可久頓。應分滿兵二三千人。交傅爾丹。或酌派烏爾登等協助。在賊酋知我大兵已趨黨壩。必撤卡撒之衆。盡銳抵禦。彼時我兵乘卡撒空虛。攻其無備。是亦出奇制勝之一策。若因岳鍾琪。先在黨壩。聲威稍振。經略統兵前至。似與之爭功。又或因卡撒進取較難。不當舍難就易。此等見解。俱



不必存。經略大學士。統攝全營。衆人之功皆其功。衆人見知於經略大學士。即可見知於朕。岳鍾琪亦必樂於經略大學士麾下。奮勉效力。卽傅爾丹一舉成功。亦皆稟承經略。共策殊勳。何分彼此。用兵本非王道。斷無舍易就難之理。原應攻瑕搗虛。以正合。以奇勝。鬪知而不鬪力。若必爲所難。乃一夫之勇。大將當不出此。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敝。地方險阻。實不肯爲此舉。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類孤注矣。如四月初旬。已能攻困勒烏圍。全勝止在呼吸。自無虧一簣而棄前功之理。若或連陣克捷。大挫賊鋒。亦可收局。儻仍不過在黨壩卡撒間。遷延觀衅。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今各省撥協錢糧。已動及留備。而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若遲至秋冬。則士馬疲憊。饋餉煩難。此二千七百餘萬者。且悉以擲之蠻荒絕域。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此朕四月初旬之諭。所爲諄諄也。舒赫德。職司國計。並宜體察。一切留心。其軍前糧務。關係緊要。現在奸棍私買餘米射利一案。經兆惠等參奏。經略大學士。自不必分心及此。惟知會兆惠等。令其實心查察。嚴飭官商。無致滋弊可耳。戊申。命四川發常平倉穀平糶。



東華錄要卷三十三終



東華錄要卷三十四

高宗純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己巳。乾隆十四年。春正月。辛亥。

諭大學士傅恆。奉命經略軍營。一切機宜。悉聽調度。朕觀番境情形。大兵自黨壩一路攻取。著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統領提督岳鍾琪。督率官兵。尅期進剿。迅奏膚功。其卡撒一路。亦屬緊要。應酌分滿漢官兵數千。交內大臣傅爾丹。相機辦理。以收犄角之效。岳鍾琪身膺軍旅重寄。各宜奉承節制。協力和衷。共建殊勛。以副委任。壬子。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新正令辰。恭迎皇太后聖母鑾輿。內廷春譙。仰蒙慈諭。經略大學士傅恆。忠誠任事。爲國家實力宣猷。皇帝宜加恩錫封。彼以公爵。以旌勤勞。欽承恩訓。深愜朕心。但封公之旨。應俟奏捷到日頒發。著先行傳諭。俾知聖母厚恩。在經略大學士。素志謙沖。必將具摺懇辭。此斷可不必。經略大學士。此番出力。實爲國家生色。朝廷錫命褒榮。止論其人之能稱與否。豈必犁庭執馘。方足稱功。卽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因其勤慎翊贊。封爵酬庸。何嘗有汗馬勞耶。若經略大學士。因有此恩旨。感激思奮。不顧艱險。必期圖所



難成。抑或避居功之名。必欲掃盡蠻氛。生擒渠首。方馳露布。而凡有克捷。概不具報。皆非朕所望於經略大學士者。惟望仰體慈懷。欽承渥澤。諸凡從長妥辦。俾國家軍民均有裨益。朕實幸焉。癸丑。諭大學士伯張廷玉。三朝舊臣。襄贊宣猷。敬慎夙著。朕屢加曲體。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學士日值內廷。寒暑罔閒。今年幾八袞。於承旨時。朕見其容貌少覺清減。深爲不忍。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傳。尙當珍惜愛護。況大學士自皇考時。倚任綸扉。歷有年所。朕御極以來。弼亮寅恭。久遠一致。乃勤勞宣力之大臣。福履所鍾。允爲國家祥瑞。但恭奉遺詔。配享太廟。予告歸里。誼所不可。考之史冊。如宋文彥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謨。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良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著於四五日。一至內廷。以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長承渥澤。副朕眷待耆俊之意。且使中外大臣。共知國家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以受殊恩。俾有所勸勉。亦知安心盡職。丙辰。諭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報小金川土舍良爾吉。漏洩軍機。蔑兄奸嫂。罪惡貫盈。已於十二月十一日。在軍門梟示。土婦阿扣。於二十二日。在美諾正法。梟首傳示。漢奸王秋。拏赴卡撒。



俟審明。處以極刑。其二子亦俱即日伏法等語。前據張廣泗力言良爾吉。王秋不可輕動。恐致滋事。且於拏問時。向鄂實稱。侍衛此行。我止謂來辦良爾吉之事。此事斷不可辦。如欲殺良爾吉。阿扣。王秋。非先殺督臣不能。張廣泗之始終庇護良爾吉等。如此。卽軍前諸人。皆明知其罪。而疑畏不敢先發。今經略大學士甫至軍營。卽不動聲色。取兩年逋寇。如檻豚圈豕。以快人心。而儆番衆。非謀猷明斷。識力堅定。曷克臻此。卽此已當優敘。但經略大學士傅恆。於從前議敘之旨。現在具摺懇辭。若此次仍交部議敘。無以善全沖挹之美。且前因出口步行。勤勞過甚。所賜雙眼翎。想接到時。亦必謙讓未戴。今卽以爲經略大學士。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乃不遵朕旨。達爾黨阿。舒赫德。亦必力勸方是。至王秋。以王者師。王者賓。名其二子。此卽與邪逆。夏如春等無異。漢奸心懷不軌。造言生事。大率類是。各省督撫。平日必當留心。凡涉此等名目。卽係叵測之徒。卽應嚴行察究。不可視爲泛常。著傳諭中外知之。丁巳。諭向來命將出師。必有參贊。此定例也。今經略大學士傅恆。奉命督師。內大臣傅爾丹。尙書達爾黨阿。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俱著參贊軍務。經略大學士傅恆。調度一切機宜。和衷採納。務期籌畫萬全。於軍旅實有裨益。尹繼善。策楞。未能在任。



著傳諭巡撫陳宏謀。署撫班第。於地方一切事宜。並臺站供億。留心查辦。諭軍機大臣等。番境之難。乃天生奇險。以爲鼠輩窟穴。自朕度之。此事應早爲轉計。從前

聖祖仁皇帝三征沙漠。究未親擒噶爾丹。是時諸將無不銳意俘馘。聖

祖仁皇帝因輓運稽遲。不得已下詔班師。其事載在方略。因命鈔出寄看。夫以

皇祖之神明英武。當時文武大臣之智謀勇略。滿兵之驍健果銳。尙不能得志於平坦之沙漠。卷旆而還。豈非限於地遠。勢有所不能乎。今經略大學士自問一己之韜鈴若何。同行參贊諸人之籌策若何。滿洲之兵力若何。顧欲強其所不能。圖其所難得耶。

皇祖之英武。超冠千古。至於薄海內外。無不仰頌。亦由聖心知進知退。洞悉機宜。能忘一己之成見。俯納羣言。歸於一是。實大聖人萬全無弊之道。可以垂法弈禩。子孫臣庶。皆當效法。以朕所見。既知番境之難。卽當見險而止。經略大學士。接到朕連日所降諭旨。定必悉化成見。循理度勢。熟籌長策。慰朕懸注。蓋國家經費。不可不節。民力不可不卹。而川省之險遠疲困。不可不思患豫防。朕所見者遠。所全者大。著詳悉傳諭經略大學士。及參贊等。共體此意。甲子。諭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兇暴。綏輯羣番。並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失



宜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恆。前往視師。熟察形勢。相度攻剿。經略大學士傅恆。奉命以至抵軍。忠誠勞勩。超出等倫。其辦事則鉅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終宵督戰。不避風雪。擊碉奪卡。大著聲威。誠爲仰副委任。朕思叢爾窮番。何足當我師顏面。而機政重大。部務殷煩。諸大臣皆爲此一事。馳驅經營。經略大學士傅恆。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畀。豈可因荒微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爲不忍。卽擒獲巨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恆。著卽馳驛還朝。尙書達爾黨阿。舒赫德。各有部職。亦未便久曠。總督尹繼善。統制全泰。邊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軍營一切事宜。交與該省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儘現在兵力。足以調派。卽傳爾丹。尙有滿兵在彼。亦應暫留。殫心籌畫。妥協辦理。以竣軍務。諭軍機大臣等。朕思用兵一事。總係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情形。定計撤兵。另有諭旨寄發。召經略大學士傅恆還朝。計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已抵營四十餘日。番境所有可進之路。自必熟悉。而所帶京兵。及各路滿兵。至者約有三千餘人。現在尙乘夜攻碉。則滿兵亦必已令其及鋒而用。利鈍之勢。當已較然。滿兵雖屬驍勇。而所長乃在騎射。據奏石卡守禦。僅



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止斃其半。而士兵綠旗死者。已十一人。傷者至七十餘人。若以百人戰一賊。則賊徒三千。當用三十萬衆。有是理乎。卽岳鍾琪之在黨壩。奏報多不據實。亦因勢處至難。無足深責。且此錯誤。朕君臣同之。朕旣知而速改。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圖。則將無及。乘此收局。猶爲未晚。若更日引月長。無所底止。經略大學士。獨奈何明知錯誤。而遷就之。且孝賢皇后。念經略大學士。手足至親。教道成就。恩意篤摯。卽朕亦因孝賢皇后諸弟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今孝賢皇后。服紀已及小祥。經略大學士。理應奔赴行禮。此旨月內可到。若二月初起程。尙可屆期而至。經略大學士。甯或忘之耶。朕於今年正月初三。始定撤兵之計。今日。皇太后聖母慈諭。此卽朕新運順暢之機。適與朕前日。向軍機大臣所諭符合。實願大學士同此嘉祥也。諭。前命侍衛鄂實。齎旨交尙書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略大學士。審明。於軍門正法。續據富成奏稱。訥親不進飲食。臥牀不起。舒赫德過甯羌時。已交法保押赴川省等語。訥親負恩誤國。宜正典刑。今心知情罪重大。欲求自斃。不得聽其倖免。著傳諭鄂實。如訥親尙在中途。鄂實卽暫留成都。催令訥親到日。會同該撫藩臬。及副都統等。宣布此旨。於該處將訥親正法。



丙寅。

諭經略大學士傅恆。自抵軍營。卽誅渠魁。攻克碉卡。軍威大震。賊酋窮蹙。

乞降。經略大學士志期殄滅種類。欲俟各路兵丁齊到。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

爾窮番。何足汗我斧鑕。既已乞降。允宜網開三面。且經略大學士心膂重臣。久勞於

外。朕心實爲不忍。已降旨。召令還朝。贊襄機務。所有納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隨宜酌

辦。其各路官兵糧餉。未抵營者。著傳旨撤回原處。丁卯。諭朕恭請皇太后萬

安。仰蒙垂詢。朕以班師納降具奏。欽奉慈諭。息衆甯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御

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時厯予懷。近見皇

帝宵旰焦勞。尤爲注切。今既下詔撤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

慶。大學士傅恆。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封以公爵。用示獎勵。予心如是。

皇帝以爲何如。朕念經略大學士傅恆。殫心爲國。實冠等倫。超錫五等之崇班。允協

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諭。封爲忠勇公。錄勛冊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諭朕前降

旨。將訥親於軍前正法。今大兵既撤。不必前往軍營。著於此旨所到之處。如係府縣。

仍卽會同該地方官。將訥親正法。倘無官員之處。鄂實卽係欽差。竟行宣旨。正法後。

告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尙書舒赫德可也。丙子。諭據經略大學士忠勇



公傳恆奏稱。番衆震我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稟哀籲。經臣開誠曉諭。十五日。又遣伊頭人來營。並送還搶去綠旗兵三名。觀其情詞懇切。窮蹙似係實情。因諭以莎羅奔。郎卡。若親縛赴轅。貸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誠。仍抵賊窟。將二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等語。朕思番酋本屬化外。無足深較。而馭番之道。惟當開示恩信。使之弭首帖耳。革面洗心。庶足餒靖蠻氣。永無攜貳。今莎羅奔。郎卡。面縛歸誠。在經略大學士傳恆。受鉞專征。志期執馘。但既對衆曉諭。許以不死。若繫之檻車。獻俘闕下。法當懸首藁街。縱賊酋罪無可赦。而羣番環視。且畏且驚。不若昭布殊仁。網開三面。著於諭旨所至之處。會集文武大小官員。宣示綸音。解縛釋放。並遣弁押送回巢。布告羣番。令知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信義宏敷。恩威並著。包含無外。邊徼由此永甯。經畧大學士傳恆。宣力巖疆。成績茂著。宜加優敘。以示渥恩。今據繳還封公諭旨。瀝情懇辭。國家酬庸晉爵。令典攸昭。五服五章。非朕所得而私。亦非經略大學士所得而辭。且綸綍所宣。風行海隅。久頒成命。未便收回。經略大學士傳恆。其勉遵朕旨。式克欽承。還朝贊襄。以副倚畀。二月。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傳恆。奏稱審訊漢奸王秋。張廣泗家人薛二。供出張廣泗婪得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已正法之



賊黨良爾吉。阿扣等金銀一案。張廣泗以封疆大員。身膺軍旅重寄。需索內地屬員。尙爲不可。乃藉端詐騙番夷金銀多贓。貪污藐法。玷辱班行。貽笑蠻服。莫此爲甚。伊既賊私纍纍。而查出貲產無幾。必有巧於隱匿寄頓之處。著將伊子張極等。拏交刑部。並伊家人薛二。亦著該督策楞鎖解來京。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追究定擬。並傳諭各省督撫。將張廣泗貲財家產。一體嚴查。毋得徇縱遺漏。命鎔化軍營大礮鑄錢。命舒赫德策楞兆惠清查糧運。諭朕前降旨。將金川用兵以來。在事大臣

及隨營文武官弁人等。與有勞績者。交部從優議敘。今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從前納親張廣泗。老師糜餉。虧損軍威。將弁等征戰出力之處。並未存檔。若行文各將弁查報。必多捏飾。徒滋冒濫等語。訥親張廣泗自經任事。毫無實心。其所奏報。多屬子虛。是以諭令軍前確查。今既稱並無冊檔可查。則該部無從置議。所有官弁人等優敘之處。似可不必。但卽此而觀。訥親張廣泗於有功者。既漫不經心。茫無紀載。則其所參有罪者。亦必顛倒任情。多屬屈抑。著該督策楞詳悉查明。量予昭雪。據實奏聞。請旨。其陣亡將士。仍遵前旨查奏。交部議卹。侍衛鄂實奏。正月二十九日。行至班攔山。接奉諭旨。將訥親正法訖。報聞。傅恆奏。金川番酋震懾天威。率衆投誠。於正



月二十日。遣頭人呈獻甘結。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擾諸番。一供役比各土司阻勉。一盡反所奪鄰番地。一向來誤犯天兵。兇首擒獻。一送還從前侵掠人民馬匹。一照數獻出槍礮軍器。臣以元兇未縛。峻拒其請。賊益勢窮。轉乞綽思甲土司。求提督岳鍾琪。代請貸死。於二月初四日。土司莎羅奔。土舍郎卡。於軍門除道設壇。次第俯伏帳下。臣宣布國威。承旨赦罪。遣令回巢。觀者如堵。萬聲歡慶。得旨。覽奏。忻悅之外。無可批諭。更有明旨。頒發諸王大臣知之。岳鍾琪奏。金酋負險自大。帥臣仰稟廟謨。軍威大振。窮蹙乞命。臣帶兵四五十人。進抵賊巢。迎謁甚恭。是夜卽宿勒烏圍。明日至其經堂。令綽酋擢結。同莎羅奔。郎卡。依番禮誓於佛前。隨赴卡撒。告知經略。後至巴郎。帶領該土司土舍。膝行叩降。得旨。此事固經略大學士之忠誠。至於能承大學士之指示。開誠見賊。致彼不疑而來。亦卿之功也。甚慰。甚嘉許之。壬辰。諭。本日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報。莎羅奔。郎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露布馳上。莎羅奔。郎卡。於二月初五日。設壇除道。帶領喇嘛頭目多人。焚香頂戴。作樂跪迎。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輕騎減從。示以不疑。該酋虔候升帳。先匐匍稽顙。經略大學士。開誠訓飭。義正詞嚴。因見番酋悔懼哀籲之忱。溢於顏面。宣布朕旨。示以德威。宥



之不死。該酋始則戰慄震悚。繼則感激歡欣。致詞懇切。永誓不敢再有違犯。呈獻古佛一尊。銀一萬兩。經略大學士傅恆。受佛却銀。頒賚恩賞。手授荷包。莎羅奔膝行領受。叩首稱銀兩不敢領回。願卽以此爲經略大學士傅恆建祠誦經。子孫戴德。經略大學士遣令回巢。遠近諸番。觀者如堵。莫不踊躍欣喜。敬信畏服。嗣是遠徼敕甯。蠻氛盡息。生靈休養。食德飲和。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休。垂諸史冊。盛烈光昭。朕聞報。不勝欣幸。此皆上蒼孚佑。宗社貽庥。有以默相朕躬。皇太后懿訓詳明。有以啓迪朕志。荷茲福庇。感慶實深。經略大學士傅恆。丹忠壯志。勇略宏猷。足以柔懷異類。迅奏武功。卽諸葛之七縱威蠻。汾陽之單騎見虜。何以加茲。實爲國家祥瑞。前已晉爵封公。酬庸更無殊典。所賜四團龍補褂。著祇受服用。再照元勳揚古利額駙之例。加賜豹尾槍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章。均不必懇辭。此外尙有金黃帶。寶石帽頂。俟抵京伊邇。朕遣大阿哥往迎。時頒賜。至提督岳鍾琪。能承經略大學士傅恆指示。開誠布信。直造賊巢。用致番酋。弭耳惕息。厥角恐後。成勞懋著。功在諸將右。著加太子少保。仍交部從優議敘。其參贊諸大臣等。雖前經議敘。而此番殫心宣力。均屬可嘉。著再交部議敘。此事去歲之徵兵命將。與今歲之決策班師。朕初意第以隨宜收局。不



料番酋畏威懷德。革面革心。一至於此。固朕宵旰憂勤。事無大小。先幾籌畫。恰合機宜。亦由經略大學士傅恆。秉心忠亮。克承訓示。成此殊勩。可見作善者昌。將來數十年。贊化調元。懋襄郅治。實嘉賴焉。著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之。

甲午。諭大學士張廷玉。來保等。以金川蕩平。膚功迅奏。由朕指授機宜。應垂方策。請照皇祖聖祖仁皇帝。平定朔漠。纂修方略之例。編輯成書。朕惟金川一役。

原非好大喜功。此番奏凱班師。仰荷祖宗默佑。貽慶無疆。而元輔之抒忠奮勇。將士之敵愾騰歡。有以震懾蠻方。廓清荒徼。朕非自翊其功。欲以鋪張誇耀。第軍旅爲國家大事。其端委曲折。非記載詳明。無由考稽。且聖母皇太后懿訓之慈祥愷惻。朕於此事。始終經畫之宵旰焦勞。不可不垂示後嗣子孫。俾共喻保大定功之艱。止戈爲武之義。著照所請行。軍機大臣等奏。聖祖仁皇帝。平定沙漠。

世

宗憲皇帝。平定青海。均御製碑文。垂示久遠。金川平定。恭請御製碑文。勒石太學。從之。頒發御製平定金川文。丙申。諭金川奏凱大功已成。而始事之輕遽。則紀山究難辭責。至於班第。固係專辦糧運。而其奏請重臣督師。居心亦不可問。是伊二人之情罪。雖與張廣泗訥親有間。然均有過無功。豈可置之不論。朕思紀山。曾經



駐藏班第頗諳夷情。俱著賞給副都統銜。自備鞍馬。紀山前往西藏。換回拉布敦。辦理部務。班第前往青海。換回衆佛保。來京另用。如此則既開其自新之路。亦足以儆戒將來。紀山班第。現有經手事件。俟諸事清結。卽令由川起程。各赴駐守之地。壬寅。四川總督策楞奏。金酋呈繳器械礮位。送還內地民人。縛獻兇首。當將所獻番民。訊明各土司所屬。分領官兵。押發原籍。不准入伍。器械礮位。酌給新兵。礮位送省。又據稱馬邦作惡頭人郎多阿郎。係起禍之原。請於番衆前正法。驗實梟示。下部知之。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莎羅奔。郎卡。感朕宥死之恩。選進番童番女十名。代伊等服役。已專差送至經略大學士忠勇公處。又現在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長生祿位。兩酋此番向化。實出至誠。所建生祠。自應聽其建立。其番童番女。理不當留。著發還成都。交策楞傳令該酋領回。命策楞岳鍾琪。分賞各土兵銀米。賜陣亡總兵任舉子承恩銀五百兩。戊申。獎諭四川隨征各土司。並賞給軍米。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金沙一江。與黃河同發源於星宿海。經流萬里。始入滇境。又五千里。與岷江合。禹迹未經。功遺疏鑿。今以前代所不能開通者。一旦底績。民生利賴。均奉睿謨。奠險阻爲坦夷。聯滇蜀爲一氣。爰分門別類。纂成金沙



江志二十二卷得旨知道了。書留覽。三月癸丑。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凱旋。

命皇長子及裕親王等郊迎。乙卯。上奉皇太后至靜安莊孝賢皇后梓宮。

前臨奠。勅建大學士公傅恆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宗祠。丁巳。上

親率經略大學士傅恆詣皇太后宮問安。諭金川平定邊徼敕甯。實由大學士

忠勇公傅恆克振國威殊勲懋著而提督岳鍾琪聽大學士公指示克成厥事其功

可稱其次。今大學士公傅恆凱旋陛見。據稱臣雖勉效馳驅而番酋歸命悉仗天威。

至於歷練戎行信孚蠻部深入賊巢膽勇雄決則岳鍾琪洵爲克勝委任此固出於

大學士公傅恆之讓能推美然岳鍾琪之奮往任事實屬可嘉已降旨晉階太子少

保。交部從優議敘。伊前於青海奏捷曾封公爵茲復樹績蠻方收桑榆之效著再加

特恩授兵部尙書銜於本身封爲三等公以昭錄功懋賞之典俾宣力疆場者知所

勸焉。己未。孝賢皇后小祥。上至靜安莊梓宮前致奠。庚申。上幸瀛臺。御

紫光閣行飲至禮。賜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及隨征將士宴於豐澤園。辛酉。

上以平定大金川謁陵啓鑾。丙子。謁陵畢。上回鑾。停川運捐納。夏四月壬

午册封嫺貴妃那拉氏爲皇貴妃。攝六宮事。册封嘉妃金佳氏爲貴妃。令嬪魏佳氏



爲令妃。舒嬪葉勒氏爲舒妃。貴人陳佳氏爲婉嬪。乙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丙午。諭。堂子之祭。乃我先朝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卽天神也。列祖膺圖御宇。旣稽古郊禋。而燔柴典重。舉必以時。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事。及春秋季月上旬。必祭天祈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且不易其名。重舊制也。兵戎國之大事。故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堂子。正類祭遺意。列蠶行禮。則禡祭也。我祖宗於行營中。或別有征討。不及歸告堂子。則望祭而列蠶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師告遣。則凱旋卽當告至。乃天地宗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學。而堂子則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貺何。祀典攸關。彝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等。詳悉具儀。朕親爲裁定。載入會典。特諭。尋奏。謹按會典。崇德間。大兵凱旋。太宗文皇帝。率衆拜天。大設筵宴。宴畢。躬率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恭謁堂子。行三跪九叩首禮。請嗣後凱旋。皇帝告祭堂子。由禮部請旨。欽天監擇吉。屆期鹵簿大駕全設。禮部堂官奏請。皇帝詣堂子行禮。凱旋將帥大臣。及諸王貝勒貝子公。鎮國將軍。都統。尙書等官。隨行。皇帝行三跪九叩首禮。將帥等隨行禮畢。禮部堂官奏。請駕還宮。樂作。禮成如儀。得旨。是依議。議政王大臣。兵部議奏。出師告捷典禮。臣等考究。



前史。參采現行事例。並大學士公傳恆原奏。區別四款。曰命將。曰徂征。曰專闕。曰奏凱。又於四款中。酌定授敕以迄勞師。計儀注十有二則。一授勅印。經略大將軍出師。

皇帝臨軒。王公文武百官。俱朝服侍班。敕印於太和殿。經略大將軍率隨征諸將。於丹陛上跪受。行禮如儀。二祓社。經略大將軍出師。先期告祭奉先殿。及啓行日。皇帝率經略大將軍隨征諸將。詣堂子行禮。鳴角吹螺。祭議於門。三祖道。經略大將軍啓行。乘輿親餞於長安門外。賜卮酒。佩弓矢上馬。文武大臣承詔送至郊外。有司具祖帳。及宴。禮兵二部堂官奉茶。望闕謝恩。乃行。四整旅。凡隨征參贊大臣均奉欽簡外。護勅印官。內閣學士一人。中書翰林院筆帖式各二人。記室官四人。戶兵二部司官各一人。刑部理事官一人。如蒙古地方則委理藩院官一人。應隨侍衛。仍候欽定。經略大將軍前隊列。上賜軍械。次列令箭十二支。次列敕印。護勅印官隨行。五守土官相見。經略大將軍所過地方。守土官將軍督撫文官司道以下。咸蟒袍補服。武官總兵以下。披執率兵列陣跪迎。提督副都統近前問安。經略大將軍升廳正坐。將軍督撫旁坐。文官司道武官提督副都統以下。行庭參禮。至起行時。將軍督撫以下。各官候送。如前儀。六封章拜詔。凡封奏營門。鼓吹聲礮。在營弁丁兩旁肅立。記室



官奉奏函。置案上。經略大將軍。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兵部司官。奉函由中道。授臺站。齎馳。若詔書至營。鼓吹聲礮。如前儀。兵部司官接篋。置案上。經略大將軍。行三跪九叩首禮。受篋啓閱。如欽差大臣到營。經略大將軍。率在營大臣等。離營三十里迎候。請聖安。守營官導引。並馬進營。欽差大臣宣旨畢。經略大將軍正坐。欽差大臣。按品級坐。欽差大臣回京。經略大將軍。率所屬離營候送。請聖安。如前儀。七升帳接屬。凡軍營設大幕。惟經略大將軍近侍官。暨辦理軍機有職掌者。准令出入。餘官均幕外祇候。議事時。經略大將軍正坐。參贊大臣。及一品官僉坐。有問則起立致詞。提鎮等官稟事。由傳宣官轉達。令入則引進。令坐則向上僉坐。凡參贊大臣一品官入見。於營門內下馬。餘官於營門外下馬。由角門出入。如經略大將軍下。設有將軍者。相見照參贊大臣一品官儀。若外藩部落。謁見幕外官。均進幕肅立。直班弁兵。按汛肅立。軍門鼓吹聲礮。經略大將軍升座。外藩跪稟。辭畢卽引出。各官兵咸退。八簡閱營伍。經略大將軍起行。軍門鼓吹聲礮。守營大臣。及官弁。離營里許候送。首隊齎勅印前行。十二標旗隨後。周巡提鎮等官屯營之處。每至一營。兵官離營一里外迎候。經略大將軍閱過。提鎮等。率所屬弁兵隨行。離本汛乃止。九獻俘。經略大將軍告捷。解俘



至京。欽天監擇吉。獻俘於太廟。社稷壇。至期兵部率解俘官兵。以白組繫俘頸。由長安右門入。進天安右門。至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令俘嚮北跪。告祭大臣。進太廟行禮畢。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至社稷街門外。令俘仍向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獻俘次日。皇帝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饒歌大樂。金鼓全作。兵部堂官跪奏請旨。有制宣刑部。刑部堂官跪領旨。押俘出天安右門。王公百官慶賀。聽贊引禮。十受降。凡經略大將軍受降。飛章入告。得旨允降。乃大書露布。傳示中外。築受降壇於大營左。壇方南向。距百步。樹大旗。書奉詔納降字。降者至。兵部司官引立旗下。經略大將軍出營。鼓吹聲礮。參贊大臣各官。隨行。降者於旗旁向北跪。匍伏。經略大將軍登壇。參贊大臣。及一品官。分翼僉坐。隊伍將領等官。分翼立。其餘官兵。分班排立。兵部司官。引降者抵壇前。匍伏。乃宣諭德音。酌加賞賚。聲礮鼓吹。降者泥首伏謝而退。十一。告成。凡奏凱告成。致祭天地宗廟陵寢。釋奠於孔子廟。勒碑太學。羣臣恭進賀表。並請編纂方略。以垂奕禩。十二。勞師。凡師旋。將入城。遣廷臣出郭迎勞。經略大將軍。從征各官。於丹陛下謝恩。皇帝御殿。設鹵簿。王公百官齊集如儀。鴻臚寺官。引經略大將軍。從征各官於丹陛下。繳勅印。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皇帝還



宮。翌日賜宴。頒賞進爵有差。以上各條。應請飭交會典館纂入軍禮。從之。五月。丙辰。命四川茂州等一百三十二州縣。分別兵差煩簡。蠲免額賦有差。癸亥。尙書舒赫德奏履勘金沙江從前新柱尹繼善等會勘議修。自新開灘至黃草坪五百八十餘里。實屬有益。應留之工。其從前奏停。經滇督奏開之蜈蚣嶺等十五灘。則有無益見。仍須陸運。得旨。所見甚屬公正。該處情形。朕早已料及。所有糜費帑項。例應著賠。今從寬令張允隨任彌補。亦於事理允協。可傳諭令其遵辦。六月。戊戌。我朝定鼎以來。酬庸賞功。列爵惟五。分等惟三。以表世閥。而第宏勳。雍正年間。因公爵居五等之首。倣古封號字義。錫以嘉名。此誠篤念勲舊。俾奕世子孫承襲者。顧名思義。意至厚也。但封爵之制。公侯伯一體優崇。前代侯有冠軍定遠之稱。伯有誠意威甯之號。今公爵令名炳著。而侯伯僅分等次。似屬缺略。朕欲推廣其意。凡我朝所封侯伯。考厥成勞。追加美號。庶伊嗣人。咸念乃祖乃父之忠勤。紹修令緒。國家實攸賴焉。至於子男同位。古以地爲號。未有別封。可仍其舊。其侯伯如何詳稽勲績。定制命名之處。該部妥酌定議以聞。秋七月。癸丑。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丁卯。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八月。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



大受所奏。辦理蓄水淀河事宜一摺。據稱東西兩淀。可取作圍場者。有二十一處。所定行圍處所。是否卽係

聖祖仁皇帝行圍之地。較

聖祖時。增減幾處。

俱著查明具奏。尋奏查西淀中。可行圍之二十一處。卽

聖祖仁皇帝行圍處

所。並無增減。亦無損及民間。且鑾輅時巡。舟車輻湊。小民傭趁貿易。更可獲利資生。況淀河日漸淤墊。舉行水圍。地方官自必留心疏濬。不但可肄舟師。實於水利田疇。兼有裨益。得旨。諸凡甚妥。知道了。九月乙卯。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

鑾。

丙寅。

諭。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稱。據泰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具稟班滾前於

莎羅奔投誠。荷

皇上赦宥之後。卽遣人來寺。求其代爲乞恩。今班滾又來懇求。並

伊子羅藏丁得。

令其到寺出家。悔罪頗爲真切。因遣千總楊秀溫欽二員。查察情形。

班滾率領弟兄親戚土日頭人等。出界跪迎羅拜。極言從前誤觸國威。後此不敢稍

爲犯法。捨身矢願。誓死明心。凡番蠻所最忌諱之詛呪。傾口而出。所具夷稟。乞憐之

狀。溢于言表。止因未經出痘。求免其來省等語。班滾無知犯順。於大兵攻討之時。潛

逃遠竄。其罪本無可寬。但蠻夷小醜。無足較量。且莎羅奔。郎卡。一經歸順。伊卽聞風

自至。乞命輸誠。尙與冥頑不靈者有間。金川旣予維新。則班滾亦在包蒙之列。著從



寬免其治罪。伊既未出痘。亦不必令其親身赴省。該督等。遴委監司大員。前往泰甯寺。明白宣諭。至慶復。現在朝審。已入情實。本欲於勾到之日。明正典刑。但念伊勲戚世舊。皇考時。卽已簡用爲大臣。不忍令赴市曹。著御前侍衛德保。會同來保。阿克敦。將策楞原摺。令看後。宣示朕旨。加恩賜令自盡。庚午。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冬十月庚辰。

諭江南督撫等。以該省紳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詞奏請南巡。朕以

鉅典攸關。特命廷臣集議。今經大學士九卿等。援據經史。且仰稽

聖祖仁皇

帝六巡江浙。謨烈光昭。允宜俯從所請。朕敬讀

聖祖實錄。備載前後南巡。恭

侍 皇太后鑾輿。羣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

悉奉 皇太后聖母游賞。江南名勝甲天下。朕親掖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

豐美。良足以娛暢慈懷。旣詢謀僉同。應依議允從所請。但朕將以明年秋。幸五臺山。

經太原。歷嵩洛趙魏。回鑾已涉冬令。南巡之舉。當在辛未年春正。我 聖母六旬萬

壽之年也。將見巷舞衢歌。歡騰獻祝。稱朕以天下養之至意。上以廣承歡之慶。下以

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悅。屆期諏吉以聞。 乙酉。免岳鍾琪應賠銀七十五萬兩有奇。

特授岳鍾琪子岳泐。岳芳。藍翎侍衛。 壬寅。諭明後兩年。國家大慶。秋審一應



情實人犯。理應停止勾決。但侵貪之犯。非尋常命盜案件可比。著各省督撫。於所屬侵貪案犯。限滿之日。即將已完未完。實數聲明。分別定擬。另案具題。不必坐俟壬申年秋審。此朕因時懲貪之意。此二年。仍照舊例行。十一月戊辰。諭大學士張廷玉。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可從容襄贊。番番黃髮。領袖班行。當以匪躬之節。爲羣臣先。詎可愬然動林泉之興。是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勤宣伯。弗復以此爲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彩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年高。閱歲經時。輒非曩比。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惟是大學士在皇祖時。直內廷。陟卿貳。皇考時。優加柄用。榮冠臣僚。朕在書齋之時。卽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尙欲久陳几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然親見其老態日增。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旣而念大學士養疴暫告。已屢賜醫存問。令軍機大臣等。同往看視。傳朕諭旨。大學士感激涕零。謂受恩至深。無可圖報。何敢以辱軀動履。日煩軫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陳。仰蒙體卹垂詢。實出望外。請得暫辭闕廷。於後年江甯迎駕。大學士旣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遂其初願。示



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屆期朕當另頒恩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歟。諭。大學士休致員缺。吏部於一月後具題。請旨應否開列。此成例也。今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雖經予告。尙在京師。若卽照例。請旨開缺。朕心有所不忍。且閣務辦理有人。著俟大學士登舟南還以後。再行請旨。其翰林院掌院學士。係需辦事之缺。著尙書梁詩正兼管。癸未。諭。朕因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年躋大耋。步履維艱。特降溫旨。許其原官致仕。以全晚福。今日大學士特請面見。奏稱前蒙

世宗憲皇帝逾格隆恩。遺命配享

太廟。而上年諭旨中。有從祀元臣。不應歸田終老之語。恐至身後。不獲蒙配享大典。免冠鳴咽。請一辭以爲券。朕爲惻然。大學士奏稱。外間亦有如此議論者。不知朕前降旨。原因大學士受恩至深。故舉其最重者。以明無可去之義。俾其安心奉職。且以示受殊恩者。不可存爲己娛老之義耳。今朕酌其年力實衰。優加體卹。令其引年。恩禮備至。豈有千秋俎豆。廟廷至大之典。轉不令大學士受此殊榮耶。且配享。乃恭奉皇考遺命。綸綍所宣。已布中外。大學士非有大罪。朕何忍違。設謂致仕大臣。於禮



不可配享。則朕何難留之京邸。不令南還耶。況漢大臣中有此特邀異數之一人。亦可風示百寮。成熙朝盛事。而外間倡此浮言。鯁鯁竊議。是不知朕眷舊之深仁。且不知國家待老臣之厚誼矣。爲此特頒諭旨。令共知之。並成詩一章。以示朕意。以安大學士之心也。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告知伊。珠爾默特策布登。與伊素不相合。阿里克喇嘛寺中。諦巴果弼奈。乃伊所補放。珠爾默特策布登。欲加殘害。並搶奪買賣人貨物。用兵把守通藏要路。聲言欲來西藏。果弼奈遣人間道告急。稟知達賴喇嘛。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一面調兵防護。果弼奈一面奏聞請旨等語。已降旨紀山。令其傳諭珠爾默特策布登。果有委曲。何不親自來藏。告知駐藏大臣代奏。自必特遣大臣。爲爾兄弟分割曲直。何得擅動兵戈。干犯法紀。令紀山遣章京。親往阿里克。面見珠爾默特策布登。察其虛實。且看此後動靜若何。再爲籌辦。朕看珠爾默特策布登。向日並無蠢動端倪。而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爲人暴戾。全不似伊父頗羅鼐之恭順安靜。安知不因其素與伊兄不睦。思欲構釁。以陷害其兄。捏造果弼奈告詞。以聳動紀山及達賴喇嘛。紀山等亦孰從而辨之。今已傳諭傳清。紀山。令其鎮靜。勿爲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所愚。但衅端旣開。終恐未能安戢。



應將現在情形傳諭策楞岳鍾琪令其知悉。或應密爲籌畫調度。以備緩急。前此岳鍾琪在京時。曾經面諭。本欲令其以熬茶赴藏。視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爲人。後經中止。今既有此一番舉動。且待得其實在情形。如果珠爾默特策布登有不靖之意。造作兵端。其衆寡不敵。勢必爲伊弟所戕。其事易辦。可無煩內地徵發。若伊兄聞旨卽來藏。則原係恭順之人。並無犯逆王章之事。而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誣捏矣。則亦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自速厥辜。或督或提。前至藏地。數其罪而易置之。於理亦順。但此意當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卽欲如此辦理。屆期亦必另有諭旨。此時駐藏之傅清。紀山。俱未令聞知。恐爲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所窺探故也。該督該提當具知此旨。以爲豫備之地。旨到。卽率二三千之兵而行。卽可矣。總當慎密。不可稍有張皇。致兵丁等知悉。川藏接壤。聲息相通。毋致傳聞疑駭。激成事端。策楞岳鍾琪善體之。再據紀山奏。如有事端。卽將達賴喇嘛送至江達等語。雖亦先事豫籌之意。但既有此奏。策楞亦宜留心籌酌。將來設或有事。其如何接應經理之處。豫爲準備。方不致臨時倉卒。丁亥。諭。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摺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等傳寫。



諭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卽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洩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旣可來。何以昨日不來。此不待問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廟。乃張廷玉畢世之恩。豈尋常錫賚加一官。晉一秩可比。不特張廷玉歿身銜感。其子孫皆當世世銜感。伊近在京邸。卽使衰病不堪。亦應匍匐申謝。乃陳情則能奏請面見。而謝恩則竟不赴闕廷。視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應得。有此理乎。朕昨賦詩。命翰林院和韻。獻諛者或擬以臯夔。比以伊周。夫臯夔尙可也。伊周則不可也。朕詩自有分寸。謂兩朝綸閣謹無過。不爲溢美之辭。亦尙其實長也。而稱心滿意。則並其夙所具之謹。且忘之而不謹矣。夫可例青田原脩廟者。劉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許。伊試自思。果能仰企劉基乎。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展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則求歸自逸。旣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意謂朕言旣出。自無反汗。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再無可覬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恣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旣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爲屢加此格外之



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羣臣乎。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昨朕命寫諭旨時。惟大學士傅恆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卹。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道。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爲之私情。及觀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形顯然。朕爲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昨朕令寫諭旨。意尙遲回。不欲遽發。及觀張廷玉今日之來。且來較向日獨早。謂非先得信息。其將誰欺。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等質訊。未有不明者。但朕旣已曲成其終。張廷玉縱忍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然軍機重地。而顧師生情面。不顧公義。身爲大臣。豈應出此。汪由敦著革去暫署協辦內閣事務。並尙書。仍在尙書任贖罪。以觀其後效力如何。陳大受現在患病。不能供職。梁詩正著協辦大學士。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僞。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者。雖欲曲爲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批。爲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



乎。可不知所改悔乎。用是明頒諭旨。令中外知之。庚寅。御史薛澂奏參大學士張廷玉。詐僞負恩。得旨。朕既有旨。交大學士九卿議奏。自有公論。似此下石之談。誰則不能著發還。御史馮元欽奏。軍機房。請改樞密院。蒙簡用者。卽以原銜掌理院事。得旨。本朝內外職官。俱已大備。載在會典。皇考時。設立軍機房。不過以爲承旨辦理機務之地。並非獨重其權。顯爲官職也。今朕因之。亦云繼而不忘之義耳。馮元欽所奏。未識體要。其還之。諭。大學士九卿所議。張廷玉除不准配享外。應革去大學士職銜。並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等語。固屬公論。僉同。然未喻朕始終加恩之意。所議猶有未協。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而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然朕念張廷玉爲耆舊大臣。蒙皇考隆恩異數。優渥逾恆。自朕臨御以來。加意矜全。曲爲體卹。卽今此許令原官致仕。許令配享廟廷。前後所降諭旨。及御製詩篇。其眷待之優崇。中外大臣。具所備悉。本欲保其晚節。以成全美。今乃甘自暴棄。實非思慮所及料。設令朕意稍有勉強。則進退予奪。惟朕所命。何難不許其予告。而面請配享。亦何難卻之不從。且又何能料其不親來謝恩。而故加此種種格外之恩。以爲陷於有罪之地耶。乃謝恩不



來。次日又來。俱令人不解。是豈非得罪於天地鬼神。有莫之爲而爲者。使之自爲敗露。以爲在朝大小臣工之戒耶。夫配享乃皇考遺詔。朕何忍違。觀其汲汲面請。惟恐不得之意。直由信朕不及故耳。張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觀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者耶。且配享大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得所當得。則爲歿世之榮。苟其過分叨恩。徒足供人指摘。何榮之有。試思太廟配享。皆佐命元勳。張廷玉有何功績勛猷。而與之比肩乎。鄂爾泰尙有苗疆成績。而張廷玉所長。不過勤慎自將。傳寫諭旨。朕詩所謂兩朝綸閣。謹無過耳。而覲然濫膺俎豆。設令冥冥有知。當蹶蹶惶悚。而不能一日安矣。此在朕平心論之。張廷玉實不當配享。其配享實爲過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請。有是理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豈有輾轉思維。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後。不亦昧於大義矣乎。但如大學士九卿所議。不准配享。革去大學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不知者。將謂朕初不許其歸里脩廟。而謬加之恩。終抵之罪矣。朕不云乎。張廷玉忍於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係優老特恩。明綸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學士由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載。朕亦不忍加之削奪。



配享恭奉。皇考遺詔。朕不忍罷斥。至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彼既不知朕。而朕仍

令帶歸田里。且將來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酌享太廟。夫以年老予休之大臣。志滿意得。自恃其必不加罪。遂至求所不當求。而忽其所不可忽。必致入於罪戾。而後已。神明之昭鑒。可畏如此。大小臣工。其可不以此爲戒乎。至所議汪由敦革任之處。朕前旨已令在尙書任贖罪。張廷玉之舉薦。亦不因伊求請而得。其將來瞻顧師生之伎倆。一舉一動。莫能逃朕洞鑒。伊後此之能承受恩典。與不能承愛。無不自己求之者。且觀其效力如何。著仍照前旨。革職留任。禁各省督撫。餽送欽差。庚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傅清往駐西藏。已將紀山奏摺。並所降諭旨。通行鈔寄。令其閱看。具可得其大概。今又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兄前來搶馬。因調兵丁堵禦。且有夏秋間。令其興師問罪之語。朕初閱紀山奏摺。卽疑爲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捏造釁端。因以誣陷。快其夙嫌。卽此番紀山所奏。皆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屬人員等告知之事。虛實殊不可信。紀山孤立藏地。左右前後。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人。何從得一真消息。觀其所奏。雖有令伊兄弟和好之語。而皆偏向珠爾



默特那木札勒。紀山之膽怯氣餒。爲所挾制。已屬顯然。不知紀山何以畏憚若此。伊初至藏。卽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相對盟誓。甚至具摺請安奏事。皆與一同列名。此皆大失體制。傳清到彼。應以己意。當循照舊例。不與一同列名。以大意曉諭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並密行傳諭紀山。令自知其錯謬。若此旨到遲。而傳清業已到藏。又隨同紀山。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列名奏事。請安一二次。則此事不必提起。以致生彼之疑矣。自朕觀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暴戾不馴。狡詐叵測。留之終必爲患。本欲遣策楞岳鍾琪。酌派滿漢官兵一二千名。明告以伊兄攘奪稱戈。恐於彼不利。特令派兵相助。俟策楞等至藏。卽可乘其不備。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正法。再行出示曉諭。以出於該督等便宜行事。安衆人之心。衆人素怨其酷虐。自必帖然。更召珠爾默特策布登。曉以大義。令襲伊父頗羅鼐貝勒職銜。統轄舊部。不使管理噶隴事務。似可分彼重權。爲久遠甯謐之計。但念川省兵戈甫息。更事徵調。未免擾動。督提俱往。人心更覺張皇。又不知果否能如此辦理。倘有差夫。則所傷實多。是以遲遲未定。又欲於來年萬壽。遣章嘉呼圖克圖。赴藏熬茶。或督或提。遣兵護送。或另遣大臣前往。於熬茶之便。隨宜相度。卽行剪除。使迅雷不及掩耳。亦未知可否如此辦理。於事勢能



與不能。辦理後。人心是否允服。總不能得彼中實在情形。所籌畫皆不過泛論。未得確然定見。傅清久駐其地。向所熟悉。現在到彼。尤可得其實情。著一一籌酌。詳悉奏聞。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過一强悍無知。不足爲慮。卽自戕其兄。兼有兄衆。亦不能將來爲害地方。或實係其兄不法。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乃爲國家出力之人。則是朕與諸大臣。在此遙度。未免視彼太優。以致過生疑慮。竟可付之不問。種種情節。務一一詳悉備細奏聞。應如何辦理。將來卽可斟酌密辦。但須密之又密。往來章奏。俱由摺匣封遞。紀山摺。並諭策楞等諭旨。一併鈔寄。壬寅。命工部侍郎拉布敦。代紀山駐藏。







得十萬。其人心是否也。固總不能得。我中有在情形。所謂警皆不道。設  
帝獄是見。舊清久駐其地。而所動。現在到彼。尤可得其實情。著一  
一書。即當其  
而。我城。爾野。新。那。本。扎。勒。不。過。一。強。悍。無。知。不。足。為。慮。固。自。賤。其。兒。孫。有。父。老。亦。不  
能。將。其。為。害。地。方。或。實。係。其。兒。不。法。而。求。爾。款。特。船。本。扎。勒。乃。為。爾。等。出。力。之。人。亦  
不。能。將。其。人。捉。在此。其。民。未。免。爾。彼。太。修。以。致。動。生。變。端。竟。可。料。之。不。問。爾。等。所  
請。一。一。請。爾。等。細。察。問。應。如。何。辦。理。將。來。即。可。靜。而。密。理。但。須。密。之。又。爾。往。來。等。事  
俱。由。爾。等。封。選。總。山。指。並。談。策。務。等。語。旨。一。併。抄。寄。王。寅。令。工。部。待。耶。拉。斯。敦  
代。定。山。計。議。











十一朝東華錄要

東華錄







高宗純皇帝

宣興汪文安教錄

庚午乾曆十五年春正月丁未

上奉

聖太后至定本紀宮。賜九旬壽。後歲延光

大學士員缺。曾修旨從伊南達日爾列。今伊既不知朕恩。大學士員不體朕意。故

張允隨係。皇考時簡補封疆。久經委任。曾信已還。將即補授大學士。定例係

內大臣班次。在總辦大學士前。丙辰。賜大學士忠勇公傅恆。順宗室公等。引

對引馬。甲子。山東巡撫年羹。請修建行宮。嚴飾之。命張允隨為東閣大學士。登

禮部尚書。大學士公傅恆等奏。審明曉諭。案內擬流之羅於朝。王世泰。悲貽。羅軍

機之李百錦。案宗壇。及張希岸。嚴結等。各依律定擬。得旨。李百錦。案宗壇。嚴結等。各

詳。所謀。上。法。無可貸。著照允同等議。即行正法。革職。結。不。係。張。希。岸。彼。時。即。願。自。

今。本。案。至。可。對。質。亦。著。照。原。擬。罪。正。法。王。世。泰。羅。於。朝。二。人。著。開。軍。機。大。臣。有。罪。

監。監。候。軍。機。為。國。家。要。務。今。既。無。所。當。與。正。典。刑。以。申。軍。律。一。月。乙。亥。

上。奉。皇。太后。聖。旨。辛。丑。五。臺。山。普。建。己。卯。臨。軍。機。大。臣。等。和。布。敦。敦。授。給。出。願。以。

乾。曆。十。五。年。一。月。乙。亥。上。奉。皇。太后。聖。旨。辛。丑。五。臺。山。普。建。己。卯。臨。軍。機。大。臣。等。和。布。敦。敦。授。給。出。願。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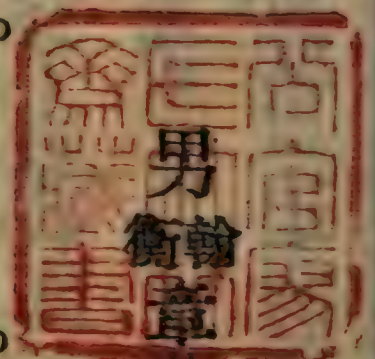




東華錄擊要卷三十五

高宗純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恭校

庚午。乾隆十五年。春正月。丁未。

上奉

皇太后至定太妃宮。祝九旬壽。

諭張廷玉。

大學士員缺。曾降旨俟伊南旋日開列。今伊既不知朕恩。大學士缺。不應久待。總督

張允隨。係

皇考時簡擢封疆。久經委任。資格已深。著卽補授大學士。

定領侍衛

內大臣班次。在協辦大學士前。

丙辰。

賜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照宗室公等例。用

對引馬。

甲子。山東巡撫準泰。請修建行宮。嚴飭之。

命張允隨爲東閣大學士。兼

禮部尙書。

大學士公傅恆等奏。審明瞻對案內擬流之羅於朝。王世泰。並貽誤軍

機之李質粹。宋宗璋。及叛番革松結等。各依律定擬。得

旨。李質粹。宋宗璋。附和改

詳。朋謀罔上。法無可貸。著照九卿等議。卽行正法。革松結。本係叛番。彼時卽應處決。

今本案無可對質。亦著照原擬絞罪正法。王世泰。羅於朝。二人。著照軍機大臣。改擬

斬監候。軍旅爲國家要務。今旣屢經確訊。所當明正典刑。以申軍律。

二月。乙亥。

上奉

皇太后。巡幸五臺山。啓鑾。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拉布敦。策楞。岳鍾琪。奏



稱紀山札稱。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於上年十二月身故。現在與該郡王商酌。料理善後事宜等語。摺內所稱珠爾默特策布登之是否身故。前此之果否稱兵。俱在可疑可信之間。紀山不免爲其所愚。所論誠是。至稱阿里克地方緊要。請將珠爾默特策布登二子內。准以一人承襲其職之處。則所見於事勢未協。夫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乖張暴戾。伊兄在日。尙稱兵構衅。不能相容。以致陷兄於死。今伊兄已死。又何有於其兄之子。即使令其承襲。伊又何甘。令其晏然撫有故土。是徒多生一枝節。而於事毫無實濟也。至慮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以素所親信。管阿里克地方。歸併其權。自不得不爲此慮。但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既無與相敵之人。伊亦無可構衅。或從此安靜。亦未可定。若伊終久有背叛之志。則亦止可俟其形跡已露。再爲料理。不必張皇僨事。先啓彼疑。伊若果露形跡。可傳諭傳清拉布敦。令其因事就事。詳慎辦理。並諭策楞岳鍾琪知之。丙戌。上奉 皇太后。駐蹕五臺山。己丑。回鑾。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蒙古喀爾喀札薩克和碩超勇親王策凌卒。遺疏聞。諭。額駙策凌。以名藩尙主。班崇懿戚。在 皇祖時。已宣力邊陲。勛績懋著。 皇考睿注優隆。晉爵親王。任專闡外。身先血戰。殄盡狡寇。偉績丕昭。益勤忠盡。朕以王兩朝勲舊。倚畀



彌殷。寄重長城。倍加渥澤。前聞遘疾。遣命賜藥選醫。令伊子馳驛侍奉。茲聞溘逝。深爲震悼。復遣侍衛前往奠祭。特允伊子所請。扶輿來京。合窆固倫公主園寢。到京之日。朕親臨奠醑。一應齊集典禮。俱照宗室親王典禮行。考諡建碑。俱如儀式。自昔功臣勲戚。侑食廟廷。以王之功。允宜配享太廟。雖蒙古親藩。從未有與配享者。朕以王功在王室。名勒旗常。簡任久孚。宜膺特典。且令衆蒙古。知朕崇獎賢勞。中外一體。俾共知感奮。益切勸勉。並照和碩賢親王之例。崇祀賢良祠。永垂秩祀。以示朕酬庸展親。優賢篤舊至意。御史儲麟趾奏。四川學政朱荃之母。在籍病故。伊弟主事朱履竭。在京聞訃呈報。四月有餘。朱荃仍在蜀。星馳按試。其爲匿喪顯然。應請下部嚴議。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命直省各衙門。陸續採訪經學書籍進呈。癸卯。上至四聖口。閱永定河隄工。三月乙巳。上駐蹕南苑。行圍。己酉。上奉皇太后。還京師。甲寅。孝賢皇后二週年。上詣靜安莊致奠。乙卯。諭大學士張廷玉。以大學士休致。邇來詳加體察。實乃龍鍾昏憤。力不能支。當時聞命之下。精神短淺。或心思實有不到。而非出於恃恩疏節。亦未可知。張廷玉綸閣舊臣。宣力年久。今日陞辭之際。顧其衰耄。朕心尙爲憫惻。所謂善善欲長。惡惡欲短。茲仍特加異數。以寵



其行。賜給御製詩篇。手書二卷。並御用冠服。數珠如意諸物。起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領侍衛十員往送。用示朕優老眷舊至意。丙辰。諭。甕山。著稱名萬壽山。全海。著稱名昆明湖。應通行曉諭中外知之。湖北巡撫唐綏祖奏。旌表尋常守節年例相符之婦。請照百歲老人例。敕內閣擬字。並載入會典。各直省一體遵照。從之。尋欽定清標彤管四字。戊午。皇長子永璜薨。上親臨賜奠。追封和碩定親王。諡曰安。己未。上奉皇太后至定親王殯前。賜奠。著輟朝。素服五日。壬戌。定親王移殯靜安莊。上親臨賜奠。癸亥。履親王允禔子殤。上幸履親王邸。慰安。定太妃。夏四月己卯。以明年春巡幸江浙。命各截留漕糧十萬石備糴。諭。據湖廣總督永興奏。報原任四川學政朱荃起程回籍。三月初九日。行至巴東縣地方灣泊。夜起失足落水。拉救不及。打撈未獲等語。此等情甚可疑。朱荃若非潛蹤滅迹。卽係投江自盡。必非失足落水。伊自上年七月丁憂。歲除封印之時。尙趨緊開考。其有意匿喪。情節顯然。經御史參奏。該部現在行查。朱荃蔑倫傷化。其心迹已不可問。明係聞訃之後。乘未報出。連考數郡。賄賣生童。以飽行橐。一聞被參之信。知無可掩。因託詞落水。希圖了事。伊家人戚屬。從行者甚多。豈有泊舟之後。乘夜復起。竟無一人知



覺而聽其失足落水之理。其隱匿實情。通同捏報。不問可知。況家人不行護救。又不  
及打撈。已有應得之罪。此外別有謀害等事。俱未可知。伊家屬前行。此時應已抵家。  
著傳諭永貴。令其卽提朱荃。隨從家人。嚴行審訊。務得實情。卽速具奏。己丑。諭。  
今日侍郎管太常寺事伍齡安。因額駙超勇襄親王策凌。配享太廟位次。開單條列  
具奏。朕已另降諭旨辦理。因詳閱配享諸臣名單。其中如費英東。額亦都。諸臣皆佐  
命元勳。汗馬百戰。功在旗常。是以侑享大烝。俎豆勿替。卽大學士鄂爾泰。已覺過優。  
於此益見張廷玉之不當配享。而其配享。實爲逾分。在鄂爾泰。尙有開闢苗疆。平定  
烏蒙。及經略邊陲諸勞績。若張廷玉。在皇考時。僅以繕寫諭旨爲職。此嫻於文墨  
者所優爲。自朕御極十五年來。伊則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毫無贊襄。朕之姑容。  
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左右而已。夫在昇平之日。固無櫛風沐雨。躬  
冒矢石之事。可以自見。然亦必德業猷爲。有功社稷。方足當之。無愧。張廷玉曾有是  
乎。上年以張廷玉謝恩不至。經廷臣議處。朕仍復加恩寬留原職。仍准其配享。是在  
伊又何等感愧。乃仍覲然以老臣自居。並不知感。且於陛辭之日。賜賚優渥。並令於  
起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甫



過初祭。卽奏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爲定安親王師傅。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太廟配享一節。臣卽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湯蹈火。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使皇考仍在御。見張廷玉今日之行爲。亦將收回成命。張廷玉非但得罪於朕。亦且得罪於皇考在天之靈矣。且朕賜詩所謂可例青田原脩廟。漫愁鄭國竟摧碑云者。劉基在明。原係從龍之佐。有帷幄之功。而當時配享。尙不免訾議。今張廷玉自問。果較劉基若何乎。至魏徵仆碑。事在身後。今張廷玉現在。更不待身後始有定論。配享一節。天下自有公論。張廷玉亦當有自知之明。今及其未至身後。正可折中定論。朕豈肯爲唐太宗所爲耶。著將此旨。並配享諸臣名單。令其閱看。自加忖量。能否與本朝配享諸臣比肩並列。應配享。不應配享。自行具摺回奏。到日。令大學士九卿等。定議具奏。尋奏臣以庸陋之材。竊祿多年。毫無建白。不自度量。妄思配享。蒙皇上訓示。如夢方覺。旣無開疆汗馬之功。復無經國贊襄之益。年衰識瞶。愆咎日滋。伏乞罷臣配享。並治臣罪。得旨。大學士九卿議奏。甲午。超勇襄親王額駙策凌極至清河。上親臨賜奠。乙未。大學士等議奏。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應請停罷配享。仍革去大學士職銜。以爲大臣負



恩者戒得。旨。張廷玉配享太廟一節。朕之本意。並無欲令其停罷之見。二三年前。大學士史貽直。曾於面見時。議及配享大典。張廷玉不當濫邀。朕知伊二人素不相協。且漢人中有配享大臣。亦足爲臣工之勸。是以未經允行。上年許令配享。謝恩不至。經廷儀停其配享。朕以皇考成命早頒。仍曲示保全。未允廷議。及陞辭日。朕仍賜召見。意伊以老臣去國。自必有嘉謨讜論。規益朕躬。合於臨別贈言之義。而無一語及於國家政事。及遇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即請回南。於君臣大義。及平日師傅恩誼。愬然不以動其心。在張廷玉則爲悖於大義。在朕視之。仍屬小節。朕非因小節而督責去位之大臣。然小節如此。又安望其臨大事而能竭力致身乎。在張廷玉。老邁歸田。豈更望其出力。而我大清國。億萬斯年。君臣一體。休戚相維之誼。所關甚大。不可不剴切明示。以正名教之大閑。朕向之曲示優容者。則以皇考所貽。即古器亦加珍惜。何況舊臣。然亦以其原無大過耳。今既獲戾種種。實乃得罪皇考。無可復加原宥。適因任齡安之奏。閱配享功臣名單。益見其不可濫邀。是乃天理昭彰。不容幸竊非分。朕雖欲屈公議以全初念。亦有所不能也。張廷玉居心行事如此。若仍令濫膺脩食。誠不足以服公論。爲天下後世臣工之勸。即朕亦何以仰對皇考在。



天之靈。著照大學士九卿所議。罷其配享。至朕於張廷玉。已格外加恩。所議革去大學士職銜之處。仍著寬免。五月戊申。命江南再截留漕糧五萬石備糶。庚申。

上詣黑龍潭祈雨。

辛酉。

諭御史錢琦。參奏總督黃廷桂。授意州縣。逢迎嚮導。

一摺。據稱鋪設備極華麗。器用備極精緻。多者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金等語。御史職在風聞言事。卽事之虛實。尙難懸定。而一有見聞。卽以入告。亦分所當然。但所稱浮費多金。並慮及將來該州縣等身家性命。莫能自保。則言之不免太過。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闖茸不堪之員。以辦差爲苦者。或散布流言。張大其事。其勢所必有。卽如巡撫準泰。奏郟城令王植。捏病求去。狡詐避差。其明驗也。山東經過之處耳。尙且如此。何況江南。今嚮導一過。卽云慘淡經營若此。明年朕駕親臨。又當如何。朕甫下詔南巡。卽已若此。當年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省。又當何如。且周旋嚮導。所費如許。浩煩。將係嚮導在途揮霍乎。抑係歸裝滿載乎。但言官既有此奏。自當確查虛實。著將此摺抄錄。將交與巡撫雅爾哈善。查明據實具奏。六月壬申朔。上幸靜宜園。閱健銳營兵。丙子。諭額駙策凌。實爲國家勲戚重臣。不意患病溘逝。其定邊左將軍之任。甚屬緊要。簡任務在得人。伊長子扎薩克和碩親王。成



袞扎布。前在軍營。著有勞績。其才具實堪勝任。雖左副將軍。非世襲之職。而因才器使。有所不拘。著將成袞扎布。授爲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其務矢忠勤。效法伊父。訓練兵衆。安靜地方。以副任用之意。秋七月丙午。諭兩廣總督陳大受奏稱。調任總督碩色。巡撫岳濬。前在廣東任內。徇庇糧驛道明福。婪入多贓。並不糾參。且於上年計典。濫膺卓薦。岳濬辦理萬年吉地柵木。修築海陽縣堤工二案。一任屬員弊混等語。碩色素性柔懦。諸事含糊。一無覺察。俟案定嚴加議處。岳濬受朕深恩。屢由廢員。復加擢用。伊父現蒙格外殊榮。岳濬理宜感激圖報。乃一味優柔姑息。以取悅屬員。曲意瞻徇。吉木隄工二案。均係巡撫衙門專政。並不留心查辦。深負恩典。岳濬著革職來京候旨。以爲徇庇屬員者之戒。辛亥。據湖廣總督永興奏稱。查詢朱荃落水一案。據宜昌府知府阿爾布。安陸府同知黃修忠等。研訊朱荃家人趙成。供出朱荃上年十月。在邛接到家信。當卽焚毀。又於十一月十六日。家人朱二。持訃到署。朱荃亦不令聲張。歷考嘉定等三郡一州。賄賣生童九名。典史李榮秀。及宜賓縣高知縣范教官等。過付。朱荃婪得銀兩。及肉桂三斤。又出京時。道出山西。蒲州府知府李爲棟。係四川巴縣人。餽送朱荃銀兩貂皮套等物。按試時。將李姓童生二人。並取



入學等語。朱荃匿喪情節。並賄賣生童。供證確鑿。殊堪髮指。朱荃雖稱落水自戕。所有查出賄賣生童。及伊弟朱華朱英及家人。俱解交四川總督策楞。嚴審定擬具奏。其告病之蒲州府李爲棟。著山西巡撫阿里衮審明具奏。庚申。諭。朱荃在四川學政任內。匿喪趕考。賄賣生童。並勒索新生規禮。贓私纍纍。已據四川湖廣浙江各督撫等。研訊伊弟及家人等。供據確鑿。實近年來學政所未有。伊乃大學士張廷玉兒女親家。其敢如此狼籍婪贓。明係倚恃張廷玉爲之庇護。且查朱荃爲大逆呂留良。嚴鴻逵案內之人。幸邀寬典。復資緣薦舉。冒玷清華。本屬衣冠敗類。大學士張廷玉以兩朝元老。嚴鴻逵之案。繕寫諭旨。皆出其手。豈不知其人。乃公然與爲姻親。是誠何心。設在雍正年間。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謹守遠禍之道。亦不當出此。而漫無忌憚。至於如此。其忘皇考聖恩爲何如。其藐視朕躬爲何如。張廷玉若尙在任。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今既經准其回籍。著交兩江總督黃廷桂。於司道大員內。派員前往。傳旨詢問。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諭旨。張廷玉深負三朝眷注之恩。卽其不得行私而欲歸之一念。卽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尙欲全其晚節。今乃種種敗露。豈容冒叨寵賚。所有歷來承受恩賜御筆書籍及尋常賞賚物件。俱



著追繳。

甲子。

諭。前經降旨。張廷玉所受恩賜物件。俱著追繳。是以令內務府總

管德保。前往伊在京賜第內查看。原令將賞賜物件。及官房收回。乃併將伊家私有之物。概行查辦。殊屬錯誤。著將御賜物件收回。此外查過物件。俱著給還伊家。至護國寺。並蠶池口住房。俱恩賜官房。但蠶池口住房。係

聖祖仁皇帝賜伊父原

任大學士張英者。仍加恩聽伊子孫居住。其護國寺官房。自應收回。著將此房。賞給大學士史貽直居住。其查出現存銀一萬五千餘兩。著交貯內務府庫內。伊有應代朱荃賠交贖罪官項。著於數內扣抵。禮部議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緬甸初次奉表。稱臣納貢。應准其來京從之。八月壬申。冊立皇貴妃那拉氏爲皇后。癸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丁亥。上奉皇太后。率

皇后謁陵。並巡幸嵩洛。啓鑾。

丙午。

諭。吏部議處原任大學士張廷玉。明白回奏

一摺。請將張廷玉革去職銜。交與刑部治罪。以爲負恩玩法者戒。張廷玉身受三朝厚恩。罕有倫比。且膺配享太廟之曠典。宜何如感激圖報。乃伊平時則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復行己私。但思歸榮鄉里。於君臣大義。遂愒然不顧。如此存心。是以天地鬼神顯奪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盡情敗露。情罪實屬重大。卽褫其官爵。加



以嚴譴。亦不爲過。既經罰鍰。且令追繳恩賜物件。已足示懲。若又如該部所議革職治罪。在張廷玉忍於負朕。而朕心仍有所不忍。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以示朕始終矜宥之意。己酉。上駐蹕正定府北門外。閱兵。丁巳。上駐蹕彰德府。謁文廟。幸精忠祠。辛酉。上駐蹕百泉。奉皇太后幸白露關。丙寅。上奉皇太后。率皇后渡河。冬十月。庚午朔。上幸嵩陽書院。辛未。上詣中嶽廟致祭。上登嵩山。癸酉。上奉皇太后。率皇后回鑾。丙子。上奉皇太后。駐蹕開封府。丁丑。上閱兵。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清。拉布敦等。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現在調兵防阻。有謀爲不軌之意。應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由打克薩地方回來。接見之時。卽爲擒拏。剪除此孽等語。傅清。拉布登。所見甚屬冒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本非善類。朕當時久已料及。因其機衅未萌。止可靜以待動。若如伊等所奏。果能卽時擒戮。以絕後患。豈非國家之慶。但伊二人。孤懸在藏。或能潛致其屬下之人。使爲我用。猶可成事。否則必致釀成大事。然伊等已奏明。不待清旨。卽行乘機辦理。朕雖降旨。令其不可妄動。而道途遙遠。難以豫定。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尙在打克薩未回。伊等先接此旨。自可從容審度時勢。酌量辦理。或此旨到時。其事已行。萬一不能



翦滅。勢不得不爲用兵之計。可將此摺抄寄策楞岳鍾琪。詳悉閱看。或差妥當可信之人。密爲偵信。一面豫籌徵調川兵。以爲防剿之計。必應先爲準備。無致臨事倉卒。然須加意慎密。妥協辦理。不可稍有洩漏。致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驚疑竊發。特啓衅端也。著速行傳諭知之。戊寅。上幸古吹臺。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朕令班第。卽速往藏。會同傅清等。相機辦理。復傳諭策楞岳鍾琪。先爲準備。今復據傅清等奏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將策凌旺扎勒調去。並將班第達家產抄沒。其跳梁之狀。日益顯著。伊等仍欲誘致。照前奏辦理。此事看來。勢不容已。自應擒獲。明正其罪。已傳諭班第。謹密詳慎。乘機辦理。可諭知策楞岳鍾琪等。悉心籌辦。不可稍露風聲。十一月壬寅。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癸卯。恭送列聖御容。五朝實錄。尊藏盛京。癸丑。策楞岳鍾琪奏。先據西藏糧務通判常明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其屬下。有我已設計。撤回漢兵四百餘名。其餘若不知機早回。必盡行誅戮等語。又拉里糧務州同董恭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行令沿途漢土兵民。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等語。茲據駐藏外委王庭斌等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駐藏傅拉二大人。於十月十三日。誘至通司岡衙門接見。遂將伊誅戮。詎逆黨卓呢羅



卜藏扎什等。聞信。卽率衆數千圍署。施放槍礮。周圍放火。達賴喇嘛。遣衆僧救護。不能得入。拉大人。被亂刀砍害。傅大人。身被槍傷。立即自盡。所有文武官各被難。糧務衙門。被劫庫銀八萬五千餘兩。十四日。卓呢羅卜藏扎什。帶兵潛逃。十五日。達賴喇嘛。始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妹夫公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附近喇嘛番衆等。俱已歸順。逃難兵民。達賴喇嘛。現在養活等語。隨又據管領臺站遊擊殷瑞稟稱。十月十八日。達賴喇嘛。傳令各塘。照舊應付官兵。並探知達賴喇嘛。傳令各番。不得傷害漢人等語。又據常明稟稱。十月二十三等日。據公班第達稱。逆賊已獲過半。亦不難擒拏。餉銀現在查追。已得二萬餘兩。四面緊要路口。亦派人把守等語。又據臺站官。遞到達賴喇嘛公班第達奏摺二函。臣等看此情形。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伏誅。已屬確實。其逆黨。亦據達賴喇嘛公班第達。次第查拘。但卓呢羅卜藏扎什等。敢率衆傷害大臣。不法已極。應卽進兵擒拏。且恐餘孽未盡。日後又滋事端。臣等酌議。臣岳鍾琪。馳赴打箭爐。先於提標建昌鎮。調兵三千名出口。再於次近調兵二千。飭建昌鎮總兵董芳繼後。臣策楞。再帶兵三千名。赴打箭爐彈壓。相機分別進剿。應援現差幹員。沿途曉諭番民。並將進兵擒拏逆犯緣由。寄知達賴喇嘛公班第達。以安藏衆之



心再副統班第現由青海赴藏止帶兵役二十名達賴喇嘛等或未知赴藏緣由臣等一併寄知達賴喇嘛等令遣人接護報聞甲寅諭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情迹顯著奏請相機剿除兇惡朕以伊等孤懸藏地未可輕舉並令俟班第到彼察看情形降旨辦理乃傅清等未及奉到諭旨以機有可乘遂爾便宜行事其逆渠已經授首而傅清拉布敦旋爲逆黨所害爲國捐軀深用憫惜除另頒旨加恩優卹外其隨二人捐軀弁兵著策楞岳鍾琪查明照陣亡例優卹且現在藏地雖已撫輯甯謐但善後事宜不可不專遣大臣前往辦理著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赴藏綏輯地方搜除逆黨總兵董芳隨後統兵策應尹繼善著就近馳驛前往四川料理一應糧餉軍機侍郎納穆札爾著賞銀一千兩整裝卽馳驛前往與班第一同駐藏卽遵諭速行乙卯諭從前西藏之頗羅鼐甚爲實心恭順且料理藏事一切安帖皇考世宗憲皇帝屢次加恩由台吉封爲貝勒伊實感激我朝厚恩彌益恪誠朕卽位以後旋即封爲郡王後因頗羅鼐年力就衰朕念及將來詢伊二子之中孰堪爲嗣據奏稱長子人輒弱又已出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人尙強幹能勝彈壓因是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



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即知其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嗣以摺奏請撤駐藏官兵。朕以兵數原屬無多。若不准其所請。轉啓疑忌之心。是以即依所請行。著紀山前往駐紮。詎紀山與之設誓和好。即奏事常與同列銜名。朕深責其非體。是紀山不但不能懾服其心。更已墮其術中矣。傳清前經駐藏。爲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更換。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協同駐藏。乃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心益狡悖。將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圖害。翻以伊兄叛逆誣奏。又伊與達賴喇嘛。素有仇隙。既戕其兄。遂欲計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情形。漸益昭著。傳清。拉布敦。諗知其奸。摺請便宜行事。以絕後患。於今年十月初八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藏地。未可輕舉。即使便宜辦事。亦於國體有關。且非萬全之道。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時。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庶協天朝體制。乃傳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即於十月十三日。傳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傳清。拉布敦。旋爲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札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爲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傳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致是。但珠爾默特那木札勒。



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尙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機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悼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將伊二人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舌。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衅。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哉。現據達賴喇嘛奏請立班第達爲郡王。亦以藏衆不可一日無人統率。爲此權宜之計。若如所請。則數年之後。未能保其不滋事端。朕意欲倣衆建而分其勢之意。另爲籌畫措置。雖現在已著策楞等領兵搜討逆黨。將來藏地仍留駐官兵。塘汛文書往來關係緊要。並格隆事務均應歸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其打箭爐地方亦應添駐兵丁以壯聲援。一應善後事宜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議政王大臣履親王莊親王。恂郡王及滿漢大學士尙書會同軍機大臣定擬具奏。前往更換駐藏侍郎納穆扎爾亦



著入議。夫開邊黷武。朕所不爲。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此番辦理。實事勢轉關一大機會。不得不詳慎籌畫。動出萬全。以爲邊圉久遠之計。將此並諭中外知之。封傅清子明仁。拉布敦子根敦。爲一等子。世襲罔替。命侍郎兆惠赴藏。偕策楞辦善後事宜。諭軍機大臣。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保永遠甯謐。如其稍有滲漏。則數十年後。又滋事端。朕前傳諭班第。以西藏事必當衆建而分其勢。目今乘此兵威。易於辦理。惟在相度機勢。計慮久遠。方爲萬全。傅清等雖曾許班第達爲藏王。然伊等辦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達曾經與聞否。設令與聞。必先有成約。如伊果能統所屬人衆。救護策應。則卓呢羅卜藏扎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護。而先奔至達賴喇嘛處。其意以傅清等能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固爲伊除一大患。更可必得藏王。爲利甚大。即使不成。而彼悠然事外。毫無痕跡。是賣天朝大臣。而收鷸蚌之利。其居心狡獪。爲何如者。伊若一爲藏王。即使恭順如頗羅鼐。而其子孫。亦不可保。此其可慮。豈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下哉。策楞等至藏。細加體訪。如其人實無他能。聽受約束。卽量予爵秩。伊向來本分。所有不必有所增。亦不必有所減。使仍其舊足矣。伊並非有功。何得遽封郡王。當



時頗羅鼐。亦由公爵以漸而加郡王。非其本爵也。此處著策楞岳鍾琪。著實留心。若因我二大臣。已許彼爲王。而今不封伊。因致缺望。卽聲其不救護。駐藏大臣之罪。相機加之顯戮。此在策楞等相度事宜。從長熟計。宜虛公不設成見。不可草率辦理。看來經理善後諸事。非班第所能勝。納木札爾。亦不甚躍踴。若策楞等辦有章程。則伊等尙能守而不失耳。至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子。必不可留。所有資產。歲入必極豐厚。若入官爲駐藏大臣公用。足供駐兵千人而有餘。至此番統兵進藏。固爲搜擒逆黨。如能就擒。重治其罪。誠足洩忿。若令遠遁。準噶爾則斷不可懸師深入窮追。但格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係。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卽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一言。而塘汛斷絕。班第達一言。而塘汛復通。信息往來。惟藏王之言是聽。駐藏大臣毫無把握如此。卽駐兵萬人。何濟於事。策楞岳鍾琪。到彼日擊情形。務須將此事徹底熟籌。得其肯綮。令自我出。方爲扼要。將來不但西藏應留兵駐守。卽打箭爐。爲西藏咽喉。亦應添駐重兵。以方今時勢言之。國家全盛之力。豈以添兵多費爲虞耶。現交議政王大臣。會同軍機大臣詳議。可傳諭策楞岳鍾琪知之。命傅清拉布敦家屬。各賞銀一萬兩。命將原任左都御史拉布敦之子。及同在一旗之子弟。俱擡入



正黃旗滿洲。以示朕酬功旌勛之意。策楞等奏。十月二十三日。公班第達告知。已將逆首卓呢羅卜藏扎什拏禁。逆黨已獲過半。刼去餉銀。亦追出大半。通司岡已安。常明暨兵民等。於二十四日。搬回居住。前所調大兵。似可無庸進發。請止帶兵八百名進藏。仍酌留官兵。駐打箭爐彈壓。報聞。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岳濬在巡撫任內。並不實心任事。且瞻徇屬員。於侵帑婪贓各案。漫無覺察。已降旨革職。俟伊到京之日。問明情節。從重治罪。並令派修城工。效力贖罪。伊父岳鍾琪。亦深自引咎。奏請將岳濬交部治罪。本無可寬。但念岳鍾琪。一聞西藏之信。親自帶兵。迅速前赴。急公宣力。甚屬可嘉。伊年老遠行。未必不爲伊子之事。心切憂懸。著加恩將岳濬應行治罪之處寬免。並免其修理城工。遇有京堂缺。仍欲量加擢用。以爲老臣戮力封疆。奉公體國者之勸。將此傳諭岳鍾琪知之。十二月。駐藏副都統班第奏。臣於十月二十一日至藏。查訊起事情形。備知十月十三日。傳清拉布敦。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傳至寓中。上樓相見時。傳清拔刀。剝殺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并殺其隨從四五人。卓呢羅卜藏扎什。聞信卽跳樓而下。往喚同黨。聚兵圍樓。施放槍礮。傳清遣人。往傳班第達救護。因力薄不能救護。奔告達賴喇嘛。隨使人欄阻。賊黨並不聽從。放



火燒房。傳清身中三傷。立即自盡。拉布敦中傷更多。爲賊所害。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亦皆自盡。筆帖式齊誠自刎未死。通判常明。亦中矢石傷。陣亡千總二員。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庫銀被搶。卓呢羅卜藏札什等。乘間赴走。次日達賴喇嘛。收聚餘兵。安撫衆人。公班第達。擒獲卓呢羅卜藏札什等十三人。監禁。臣嚴加刑訊。又供出夥賊德什奈等十四人。於二十五日。將卓呢羅卜藏札什等正法。報聞。辛未。乾隆十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初次南巡。免江蘇安徽元年至十三年逋賦。浙江本年額賦三十萬兩。以上年巡幸嵩洛。免河南十四年以前逋賦。乙巳。上親臨敬和公主第。辛亥。上奉皇太后南巡。啓鑾。免經過直隸山東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己未。賞經過地方兵丁兩月錢糧。庚申。賜直隸山東江南浙江辦差官員加一級。二月。己巳朔。廣江蘇安徽浙江本年歲試學額。丙子。上奉皇太后渡河。閱天妃廟。丁丑。上祭清河神廟。閱高家堰。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駐藏副都統班第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立心叛逆。勾通準夷。寄書前去。私立假號。種種背逆。惡蹟顯露等語。從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有猖獗之心。斷不可留。請乘機擒剪。朕尙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未必至於此極。



令伊等詳察確實。再行辦理。嗣後傳清拉布敦。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誅戮。朕猶以伊等。雖爲國除逆。要是並無籌畫。草率舉事。以致捐軀。今觀班第所奏。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逆跡已露。實屬時不可失。而傳清拉布敦。卽乘機辦理。可謂奮不顧身。盡忠報國者矣。前朕降旨。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達爾扎策凌年幼。令解送來京。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悖逆之罪。旣已顯著。應照叛逆之例辦理。以爲衆戒。著將班第奏摺。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與準噶爾私通書札。一併寄與總督策楞等。令其將朕旨。曉諭藏內之人。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妻子。卽在彼處誅戮。以彰國法。癸巳。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三月戊戌朔。上奉 皇太后臨幸杭州府。庚子。上幸敷文書院。幸觀潮樓閱兵。癸卯。祭錢塘江。上奉 皇太后渡江。乙巳。祭禹陵。丙午。上奉 皇太后還駐杭州府。諭各省督撫。本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祝嘏外。毋許進獻。丁未。閱兵。予禹陵奉祀姒氏子姓八品世職官。賜浙江召試諸生謝墉等三人舉人。授內閣中書。庚戌。上奉 皇太后自杭州回鑾。癸丑。上奉 皇太后駐蹕蘇州府。乙卯。上幸宋臣范仲淹祠。賜園名曰高義園。賞後裔范宏興等貂幣。辛酉。上奉 皇太后臨幸江甯府。



壬戌。祭明太祖陵。

御書扁額。禁樵採。

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

閱兵。

乙丑。

諭紀山。前歲駐藏。怯懦無能。事事順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任其恣意妄行。

與之盟誓。以致逆謀益肆。此番西藏之事。紀山實爲罪首。是以拏交刑部治罪。業照部議。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尙不意其悖謬妄亂。更有出於情理之外者。今據策楞。兆惠。班第。納木扎爾等奏稱。紀山此番駐藏。令兵丁演戲。班名自樂。時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宴會觀劇。日在醉鄉。並送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八轎。派驕夫前往。教演番奴擡轎。以肆其志等語。伊在藏如此行爲。及傳清拉布敦至藏。乃以體制裁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遂成嫌隙。設令紀山早能持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亦必自知歛跡。是傳清拉布敦之死。皆紀山之喪心無恥。曲意逢迎。有以致之也。紀山之心。蓋希冀苟且度日。過此二年。得代回京。而於國家大體。藏地安危。一切置之度外。大臣如此存心。尙可問乎。尙可倚任乎。此案策楞等四人合奏。證據明確。實可髮指。紀山之父。陣亡賜卹。朕所深知。思山卽犯賊私重辟。朕必原情曲宥。至關係軍國重務。朕不容屈法。豈陣亡後裔。遂可偷生附叛乎。紀山本應卽肆市曹。仍念其先代陣亡。姑從寬典。賜其自盡。著在京王大臣。傳諭尙書阿克敦。內大臣嵩壽。齎旨前往監看。並示中外。



知之。丙寅。祭江神。上奉。皇太后。渡江。賜江南召試諸生蔣雍等五人舉人。

並進士孫夢達。同爲內閣中書。夏四月。戊辰朔。停本年會試五經中額。癸酉。

上閱蔣家壩。甲戌。祭河神。上奉。皇太后。渡河。命立傅清拉布敦雙忠祠於

崇文門外。丙戌。上駐蹕泰安府。祀東嶽。命立傅清拉布敦祠於藏地通司岡。

以陳世倌仍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庚子。上

奉。皇太后。還京師。丁未。上臨奠駐藏大臣原任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

辛亥。賜吳鴻等二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卯。皇十子生。閏五

月。辛卯。命壬申年。皇太后六旬萬壽。特開鄉會恩科。撥山東山西河南耗羨

銀二十五萬兩。修直隸城。六月。疏濬京城內外水道。癸卯。冊封貴人巴林氏爲

穎嬪。陸佳氏爲慶嬪。庚申。上御太和殿。受緬甸國使臣朝賀。以其初次入貢故

也。秋七月。壬申。上奉。皇太后。秋獵木蘭。啓鑾。戊申。駐蹕避暑山莊。庚辰。

上奉。皇太后。巡幸木蘭行圍。八月。命浙江截漕五十萬石。備賑。辛丑。

命江蘇截漕三十萬石。備明年平糶。命安徽截漕六萬石。平糶。己酉。上奉。

皇太后。回鑾。丁巳。還京師。九月。丙子。奉。皇太后。啓鑾。謁陵。丁丑。命江西



撥倉米三十萬石於浙江備賑。仍截留漕糧十五萬石撥補。庚辰。上奉皇太后。謁泰陵回鑾。癸未。還京師。冬十月。復各省冬季行圍例。定圓明園水操事宜。己未。雲南巡撫愛必達奏。採集番書字。鎮沅府之焚夷。普洱府之車里。東川府之猓羅。順甯府之猛甸。猛麻。永昌府之耿馬。鎮康。潞江。芒市。猛卯。遮放。干崖。南甸。蓋達。隴川。孟連。灣甸。猛猛等。一十八種。內遮放與猛卯二種。蓋達隴川與南甸三種。猛與灣甸二種。字體相同。分彙成書一十四本進呈。下部知之。十一月。乙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戊子。皇太后聖壽節。上奉皇太后御慈甯宮。率王大臣行慶賀禮。御製慈聖萬壽九如頌九章。十二月。丙申。命整肅朝儀。戊戌。上臨和敬公主。和婉公主第。甲辰。命修濬南北兩運減河。禁苗人充補苗疆額兵。

壬申。乾隆十七年。春正月。癸未。先是古州鎮總兵宋愛密稟。據駐順府提塘吳士周呈稟。內另有密稟一紙。詞殊不經。查係有赴滇客人。鈔錄傳播。現卽著落提塘吳士周跟追。閱密稟所鈔傳播之詞。竟係假託廷臣名目。膽肆訕謗。甚至捏造硃批。種種妄誕。不一而足。顯係逞其狂悖。不法已極等語。尋命步軍統領。直隸總督。河南山東山



西湖北湖南貴州各巡撫。嚴密訪拏。旋據雲貴總督碩色奏請。傳播僞撰孫家淦奏本逆犯。應令各省緝拏。又據山東按察使和其衷奏。傳播僞稿。根究來歷。得自江南水利廢員。稟明巡撫準泰。準泰將原稟勾抹發還。並令和其衷不必牽涉。奉旨將準泰革職拏問。又據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密拏傳播僞稿之官貴震。並搜伊家書札。得捏造孫家淦稿本一紙。又有山東按察使和其衷幕友劉宏謨。密寄官貴震親戚鄭鶴年札。之細按劉宏謨札內情形。僞稿出自官貴震無疑。奉旨將和其衷革職拏問。解交刑部。嚴審治罪。至是據江西巡撫鄂昌。參奏廣饒九南道施廷翰之子施奕度。傳鈔僞稿。請將施廷翰解任審究。得旨。施廷翰身爲巡道。稽查是其專責。乃伊子施奕度。傳播僞稿。實難辭咎。非李宏一案可比。施廷翰革職。交與該撫一併審究。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向多詭詐。伊等如果慮達瓦齊逃竄。不過派兵防守足矣。今反遣人來告。殊屬可疑。此或伊等恐我處生疑。故爲安慰。卻暗行譎計。猝然闖入境內。亦未可知。應如何熟計妥辦。甚關緊要。今派尙書舒赫德。侍郎玉保。前往軍營查看軍營器械。著傳諭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俟伊等到時。會商密議。籌畫盡善。定議具奏。丁亥。前因和其衷於傳抄僞稿一案。革職拏問。交部定擬。今既據官貴



震到案。訊明劉宏謨原係妄供。和其衷並未聽其干請。則和其衷之事。前隱匿。尙屬屈於上司。其罪與準泰有間。和其衷著加恩釋放。二月。戊戌。諭。故禮部尙書韓菼。種學積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藝。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爲藝林楷則。從前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諡。用示褒榮。尋予諡文懿。諭。準泰之罪。業經寬赦。卽著釋放。皇十一子永理生。辛丑。諭。喀爾吉善所奏傳鈔僞稿案內。浙江提督衙門書吏包琳。供係從前提督內署傳出。督臣吳進義始終隱匿。今旣詢出實情。必須向吳進義根問內衙原稿來歷。方可逐層根究等語。吳進義身爲大臣。有心隱諱。已降旨解任。著督撫等嚴行根究。據實具奏。甲寅。上啓鑾謁陵。辛酉。直隸總督方觀承奏。遵旨相度金陵。在房山縣北崇山之內。金太祖陵前地基稍寬。應增修享殿一。繚以圍牆。立正門。其原有祭臺甬路階砌等項。並加修治。金世宗陵前地隘。應增修享殿一。並祭臺圍牆甬路等項。不能立正門。今就碑亭接建柵欄。立兩角門。足符體制。並將自房山北門至金陵山路二十里。一併修治。奏入。報聞。三月。庚申。上還宮。庚寅。上詣黑龍潭祈雨。夏四月。丙申。諭。宗人府所奏。王公等朝期摺內。康親王屢次註寫患病。康親王年近八旬。步履維艱。亦係實情。著加恩免其入



朝。嗣後王公內。有年至七旬者。卽照此例。庚戌。湖廣總督永常奏。羅田縣奸民馬朝柱等。勾衆爲匪。臣撥兵搜緝匪黨。潛居江省英山縣之天馬寨。當卽兼程親赴交界。恐各居民不免驚擾。因揭示徧發羅田縣蘄州廣濟黃梅等州縣。並諭被誘入夥者。許出首自新。能擒首從要犯。則從重獎賞。嗣各處獲犯一百餘名。單提要犯馬朝柱之母妻子姪研訊。據供。尙有頭目張錫玉。朱元成。吳承雲。李永爵。卽李開花等。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餘黨散布江南桐城太湖亳州河南汴梁等處。查馬朝柱。假捏神符。勾結匪黨。散札招軍。積糧置械。種種悖逆。罪不容誅。幸及早敗露。現已多半就獲。臣嚴飭所屬。分路窮搜。務期速竣。並咨江南四川河南各督撫。嚴密訪拏。無使滋蔓。卽日前赴天堂天馬二寨。相度善後之計。得旨。覽奏。甚屬可嘉。但正犯尙未就擒。卿宜盡心搜捕。尹繼善亦奏稱前往。汝二人若得會面。將兩省交界藏奸之處。悉心詳議。以杜後患。更爲周備也。丙辰。皇十二子永璦生。五月。諭。湖廣總督永常。巡撫恆文。奏。黃州屬之羅田縣。有奸民馬朝柱等。勾連匪黨。製械積糧。陰圖不軌。該督等。先後拏獲奸匪家屬。及黨羽人等。起出軍械硝磺等物。深屬可嘉。方今國家全盛之時。海隅日出。咸樂昇平。此等匪徒。潛謀叛逆。貽禍善良。身任地方之責者。一



有所聞。即應迅速查辦。乃羅田縣知縣馮孫龍。初奉該督撫檄飭。輒以開山獲利。均屬勞苦窮民。並無可疑形跡等情。草率稟覆。及上司訪聞檄飭。竟不親身赴寨確查。至已經敗露之際。又不親往搜捕。以致首逆遠颺。縱惡養奸。莫此爲甚。馮孫龍著拏交該處。即行正法。並宣諭守令各官。均當以此爲戒。總督永常著交部以軍功議敘。尹繼善著交部議敘。兩省在事文武員弁。交各督撫查明。分別等次。報部議敘。馬朝柱等。均著各地方官嚴緝務獲。至該二省毗連山嶺險僻路徑之處。如何設法防範。即著永常尹繼善會商。速行定議。奏聞。

六月。諭據江南提督武進陞奏。參將孫鼎元。由松江謁見。口稱有孫家淦條奏一事。令其抄稿來看。未曾入告。今又據吳進義供出。由松江提塘陳公壽傳報。請交部議處治罪。武進陞已有旨諭令休致。但孫鼎元係參將大員。公然抄傳僞稿。武進陞閱看。已經數月。直至浙省咨拏提塘。事不可掩。始行入告。該督撫豈無聞見。乃並不據實奏聞。此非尹繼善之取巧而何。看來近來大臣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祕鑰。貌爲勇往幹辦。實心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恩。取名譽。以爲力能旋乾轉坤。此尹繼善慣用之長技。而近日如方觀承蔣炳。一二能事之員。皆趨效之。試思此等伎倆。能逃朕之洞鑒乎。督撫用此術。而



得利益者何人乎。莊有恭既將提塘陳公壽拏獲。亦不據實陳奏。俱著傳旨申飭。

丁未。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汪廷璵等三員爲一等。試滿洲由部院改入翰林詹

事等官。擢德爾泰爲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孝賢皇后神主。遵照孝誠仁皇

后之例。奉安奉先殿。丁丑。上奉皇太后啓鑾。秋。彌木蘭。甲申。諭軍機大

臣等。向聞瀕海地方。有行使寬永錢文之處。乾隆十四年。曾經方觀承奏清查禁。朕

以現在制錢昂貴。未令深究。且以爲不過如市井所稱。翦邊沙板之類。仍屬本朝名

號耳。乃近日浙省。搜獲賊犯。海票一案。又有行使寬永錢之語。竟係寬永通寶字樣。

夫制錢國寶。且係紀元年號。卽或私鑄小錢。攙和行使。其罪止於私鑄。若別有寬永

通寶錢文。則其由來。不可不嚴爲查究。又聞江淮以南。米市鹽場。行使尤多。每銀一

兩。所易銅錢內。此項錢文。幾及其半。旣鑄成錢文。又入行使。則必有開爐發賣之處。

無難查辦。著傳諭尹繼善。莊有恭。令其密飭幹員。確查來歷。據實具奏。尋尹繼善莊

有恭奏。寬永錢文。乃東洋倭地所鑄。由內地商船帶回。江蘇之上海。浙江之甯波。乍

浦等海口。行使尤多。查寬永爲日本紀年。原任檢討朱彝等集內。有吾妻鏡一書。有

寬永三年序。又原任編修。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內。載市中皆行寬永通寶。是此錢本



出外洋。並非內地。有開爐發賣之處。但係外國錢文。不應攙和行使。臣等現飭沿海各員弁。嚴禁商船私帶入口。其零星散佈者。官爲收買。解局充鑄。報聞。八月丙申。

諭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和碩履親王允禩等奏稱。初六主考房官入簾時。於內簾監試御史蔡時田。行李內搜出關節二紙。外簾監試御史曹秀先。認係伊姪舉人曹詠祖筆跡。請交刑部審擬等語。科場弊竇。自奉皇考世宗憲皇帝。嚴加釐剔。內外肅清。朕臨御以來。留意整飭。謂當諸弊盡除。人知奉法。乃尙有愍不畏法之徒。藐法行私。潛通關節。實出情理之外。蔡時田身爲御史。以監試爲職。乃受帶關節。尤屬不法。蔡時田著革職。曹詠祖著革去舉人。至曹秀先。明舉伊姪。未必非見事敗露。爲先發卸罪之舉。亦著解任。並案內有名人犯。交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嚴加刑訊。切實審擬。定罪具奏。壬寅。履親王允禩等覆奏。臣等將蔡時田。嚴行鞠訊。據供所帶關節二紙。原擬入簾時。遇有相識之人。相機轉托。並非實有其人。質之曹詠祖。供亦相同。查蔡時田。身爲御史。奉命監試。乃反收受關節。串通屬托。曹詠祖奔競夤緣。藐法行私。情罪俱爲重大。均應照律治罪。曹秀先。雖訊不知情。但於伊姪曹詠祖。未能約束。應交部議處。得旨。蔡時田。曹詠祖。俱著即處斬。餘依議。甲辰。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施奕學在江南供出僞稿來歷。係前在京時。伊叔施廷臬之子。阜保自官學持回給看。並稱此案發覺後。伊弟施奕源。遣差陳谷前往。屬其不可供出阜保等情。此供是實。若非實有其事。緣何又拉出一阜保。此伊親兄弟。非誣扳他人可比。其施奕源。堅不承認。則因無人質對。且恐與施廷臬有礙。此案查辦。已逾一載。伊等早已串定供詞矣。阜保尤宜嚴鞫。即堅執不承。亦當設法嚴審。其官學生。豈止阜保施純德二人。自當從伊二人逐一追問。施廷臬亦必知情。即應傳訊。著派劉統勳。會同舒赫德嚴審。阜保施純德。既係官學生。可從官學生追問。施廷臬著即解任。可傳諭施廷臬。伊尙係明白人。伊子姪中。既有此事。伊亦曾追問過。家庭間。必得其實。在來歷。若能將此案究辦明晰。得其由來。不但原職可復。仍當加賞。如欲置身事外。不從實供明。朕親審張廣泗。伊所目見。回京時。即將伊照張廣泗之例。親加嚴鞫。其時衆犯供明。伊必無從狡飾。噬臍何及。將此嚴行傳諭。著劉統勳。舒赫德。施廷臬知之。遣使入貢。九月。辛酉。西洋波爾都噶爾亞國。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雜谷土司蒼旺。與梭磨土司。勒兒悟卓。克基土司娘兒吉構衅。臣等委員前往剖處。蒼旺抗執不遵。輒將梭



其所屬土民番寨。聚兵攻毀。又私造鐵礮。潛蓄逆謀。查雜谷地方。延袤二千餘里。爲西南一大部落。距舊保縣不遠。中有古維州。最爲緊要。今蒼旺擅攻梭卓兩寨。若任其吞併。一到古維州。便可直趨保縣。不得不豫爲籌辦。見已調兵四千名。以三千名分起進發。於八月二十二日。先遣兵五百名。委員以剖斷三家曲直爲名。乘虛直搗逆酋寨穴。使不得越至古維州。餘兵於二十四五六日。陸續進攻。其一千名。檄調松潘鎮帶領。於雜谷西北一帶。七布峨嵋等處。截其勾通。郭羅克之路。並檄飭瓦寺土司。選帶土兵。隨營調遣。臣等卽於二十七八日。親往相機攻剿。倘該酋畏罪遠竄。而古維州雜谷腦要隘可得。卽將番民改土歸流。亦屬一勞永逸。得旨。蒼旺恃其地廣人衆。與勒兒悟。娘兒吉。構衅殺掠。不服官兵彈壓。自應大加懲創。以靖蠻方。但四川兵氣孱弱。且當瞻對金川兩次用兵之後。元氣未復。該提督等務宜加意慎重。必能尅期成功。俾苗衆懾服。方爲妥協。至改土歸流一事。不惟不必豫存此心。並語言文告之間。亦宜慎密。蓋歸流。非夷情所願。萬一稍有風聲。必致衆情驚駭。將人自爲守。又成不了之局。止應專辦蒼旺爲是。尋奏改土歸流。雖屬番民所不願。但雜谷番寨。皆與保縣居民錯處。每須傭工內地。以資生計。族類雖殊。語言可接。兼之蒼旺殘



刻性成。番衆無不受其荼毒。是以大兵所至。相率投誠。先後降番六萬餘丁。經臣等派員撫插。並令查明戶口田土確數。造冊議奏。至松岡番寨稍遠。將來應否改土歸流。俟蒼旺剿滅後。另行籌辦。臣等現在相機進剿。一切軍情。惟有據實直陳。不敢粉飾了事。得旨好。伫望捷音。又批外省綠營。粉飾習氣。牢不可破。即汝二人不欺。能保衆人之不欺乎。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奏。吳進義閱看僞稿一案。已供認不諱。其人實屬不堪。但念其年已衰老。仍著從寬免其治罪。至陳恭壽供出傳稿於千總孟宗。及桃源縣生員邵必勝。即令莊有恭就近提訊。嚴行追究。務祈速得實在來歷。毋任狡展。癸酉。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甲戌。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奏。雜谷土司蒼旺不法。經臣等先後發兵進剿。該處地廣民稠。必須剿撫兼行。蒼旺大頭人。拖巴。忠中沙。加豆如等三人。分守官寨。臣等前派帶兵。先往雜谷之參將六格等。於八月二十七日。過保縣。即兼程馳抵維州。占踞三關要口。並一切險隘。及橋梁可通之處。派兵分守。續發之兵。亦接踵而至。並攻石谷腦。斷其取水之路。該頭人拖把等。率衆乞降。臣等因真僞未辨。暫行拘禁。其自舊保至雜谷腦。沿途各寨。臣等選派素與番民熟識之生員。商賈等。前往招降。各番戶。於臣等



抵營後。盡數投誠。情願改土歸流。又蒼旺攻奪梭磨之九子孟董等寨。亦來營投降。統計降番一百零六寨。現委員弁。逐寨犒賞安插。查造戶口地土冊籍。以定將來輸賦。並派官兵前往梭磨。招復土司勒兒悟。歸寨撫插。該管番民臣等。現擬領兵前赴松岡進剿。得旨。此皆卿等素有成竹。故所至成功。俟題奏到日。有旨交部議敘。其一切經理。尙應妥酌。以期邊疆永甯可也。又奏。據紮通化把總盧丕振報稱。該處地方有三义河一道。原與雜谷不通。今蒼旺遣人暗搭索橋三處。當卽帶兵前往砍斷。並拏獲三人。審係大頭人忠中。派遣修造。臣等到雜谷後。將拖把。忠中。沙加豆如。供稱蒼旺一切逆謀。惟忠中密與商議。是以搭造索橋。爲蒼旺運礮之路。臣等隨將忠中梟示。其拖把。沙加豆如等。帶往軍營。效力贖罪。得旨。覽奏俱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岳鍾琪奏到。九月初三四五等日。雜谷腦番民。盡數來營投降。現已分遣文武。逐寨犒賞安插等情形一摺。辦理頗合機宜。前奏到時。朕心甚爲懸注。不料奏功如此迅速。甚屬可嘉。俟題到。交部議敘。已於摺內批示矣。至摺中所奏拖把。忠中。沙加豆如三人。皆蒼旺之大頭人。爲伊看守官寨。而忠中又與蒼旺密商叛逆。何以遽肯隨拖把投降。已經來降。何以又將忠中梟示。此雖已經辦結之案。而情節尙



未明晰。可於後摺詳悉具奏。至改土歸流之處。更宜妥酌。蓋環蜀皆土司地。一聞雜谷改流。將謂天朝有兼併蠻地之意。人人自疑。應明示以蒼旺孽由自作。覬覦保縣。封疆大臣。不得已而用兵。並非利其土地。各土司宜世守疆圉。永受皇恩。其已經歸附之一百零六寨。及將來剿除蒼旺本境。或當設官安汛。防守控制。以爲保縣藩籬。且奏中有令生員民人招降之語。可知保縣逼近番界。若輩爲我用。則得其力。不然則亦漢奸而已耳。此後惟將邊界分畫明晰。再不可令內地民人踰此。更進番部。至梭磨卓克基之地。有爲蒼旺侵佔者。俱應查明。歸還勒兒悟。娘兒吉。方爲大公至正。總之辦理邊疆事務。不厭詳慎。爲久遠計。此番成功。眞屬僥倖望外。不可更生冀倖。惟期番境永甯。無事斯善矣。將此諭策。榜岳鍾琪知之。圍中所得鹿肉。各賜一分。由驛發往。尋奏忠中當官兵進剿雜谷時。伊獨倡議固守。調土兵協力抵禦。及拖把沙加豆如等。見勢危迫。欲將忠中擒獻。伊始隨衆出降。是該犯之降。旣出於衆人之迫脅。而附逆助謀。其罪尤大。是以卽爲梟示。至蒼旺恃勢虐陵。土司中久爲側目。一聞逆酋就縛。皆以除害爲快。尙不至於生疑。保縣本與番寨接壤。民人往來稽察難周。今雜谷旣列版圖。古維州天然險要。卽於此盤詰奸匪。則私越者自可杜絕。其蒼旺



所奪梭卓兩處土地。業經查明歸還。臣等此番用兵。實因逆酋悖逆不法。幸迅速成功。已出望外。又何敢更生冀倖得。旨。此事究屬冒險而乘易。然既已成功。諸凡皆不必論。若朕以兵爲可試。則將令汝等乘勝移師。問郭羅克之抗命不法矣。己卯。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梭磨所屬之嗎爾密等

處流番。經臣等招復。該土司勒兒悟回巢撫插。旋因蒼旺攻圍卓克基官寨甚急。並檄令梭磨遣兵救援。該逆酋聞雜谷腦已失守。退守巢穴。都司本進忠等帶領土兵。從後追擊賊番。敗回巴爾康。駐營拒守。臣等現抵卓克基。俟確探形勢。卽行進剿。報聞。又奏。臣等偵探蒼旺巢穴。在山岡險隘之區。碉寨鱗接。而北路山頂一泉。係其取水之路。因分兵三路進剿。北遣游擊李華等。攻克達凹山梁。直至山頂。絕其水道。南派副將額僧格等。攻取大小戰碉七座。並招撫番寨數處。中路令副將李中楷。帶領先鋒官兵。前驅奪卡。臣等率領大隊。併力攻擊。連日奪取碉卡二十餘座。直逼賊巢。番衆有投誠者。卽從寬免。賊番相率乞降。蒼旺勢窮就縛。現在牢固禁守。候旨獻俘。得旨。欣慰覽之。蒼旺不值獻俘。卽於軍前正法。以儆番衆可也。卿等已有旨。交部議敘。茲可將一切事宜。悉心妥議。務期番疆永甯。以副朕綏靖之志。卿等其共勉。



之。冬十月。戊子朔。賜秦大士等二百四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軍機大臣等。議覆策楞岳鍾琪等奏。稱番衆投誠者四萬餘人。悉願改土歸流。其已入版圖之雜谷腦等處。應築城。並設副將。理番同知各一員。兵一千二百名。雜谷腦之西南。係梭卓接壤。均須建汛設兵。查威茂營舊制原係參將。今應仍改參將。即將該協副將移駐雜谷腦。均歸松潘鎮管轄。兵卽以威茂所裁。並通省各營抽撥。同知亦有瀘甯一缺。可以裁改。並照松潘同知之例。增設照磨一員。統於善後事宜內。分別籌辦等語。其改設副將。移駐同知。撥兵設汛之處。均應如所請。至築城大興工役。恐遠近諸番聞而駭異。將以問罪興師之舉。疑爲利其土地民人。非鎮靜之道。應無庸議。從之。癸卯。上詣溫惠皇貴太妃宮。祝七旬壽。軍機大臣等議覆。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稱松岡投誠番民一萬餘口。應按寨分設撫夷掌堡。並擇番目內素爲番衆信服者。設爲土守備千把。以備調遣等語。查雜谷本吐番苗裔。自唐宋以來。世守其地。明代授爲安撫司。康熙十九年。率屬內附。仍予舊封。未便以蒼旺一人悖逆。遂至亡其世守。應飭該督提。另擇蒼旺近屬內伯叔兄弟一人。素爲番民信服者。授爲土司。所奏應毋庸議。得旨。依議速行。丁未。賜哈廷樑等六十五人。武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巳酉。上謁東陵。並臨送。孝賢皇后梓宮。安地宮。啓鑾。甲

寅。上臨享殿。移。孝賢皇后梓宮。安地宮。

十一月。原闕

十二月。原闕



東華錄要卷三十五終



東華錄擊要卷三十六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癸酉。乾隆十八年。春正月。辛酉。

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容安奏。查審傳鈔僞稿之盧魯生一案。係南昌衛守備劉時達給與。隨提劉時達。據供。十五年七月。伊子劉守樸。前任浙江金華縣典史。在家書內封寄。並供劉守樸。業已告病。回廣東原籍等語。看來此案傳稿年月。較他案爲最早。似於根株漸近。必得幹員前往迅辦。庶能得其根底。著將供單抄寄莊有恭。雅爾哈善。令其卽派承辦此案之周承勃。錢度。速往該處密查確訪。應拏辦者。卽著拏問。令其從權行事。再供單內。劉守樸之長隨王玉琳。旣係寄信到江之人。亦屬要犯。著莊有恭等。一併嚴行查拏務獲。速卽解京。周承勃。錢度。此案許其具摺。由驛遞奏。以期迅速。辛巳。諭各省傳鈔僞稿一案。經軍機大臣。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比盧魯生劉時達先後到京。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反復推求。始則借端支飾。旣則混指同寅。旣不能推卸傳稿實情。又不能供得稿來歷。



詰問再四。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迫情竭詞窮。始將其會商捏造。種種奸  
僞情節。並將僞稿條款。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後。商同借綫掩飾情由。一  
一吐露。矢口不移。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鈔貽累多人。  
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  
大臣。再行詳細研鞫。定擬具奏。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俱著革  
職。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審之周承勃。高麟勛。俱著交部嚴加  
議處。錢度。朱奎揚等。俱著交部議處。至衛弁。乃總漕專責。瑚寶亦交部議處。今首犯  
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諭。無論已  
未發覺。概行從寬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衆。蒙恩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  
悔。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壬午。諭捏造僞稿正犯。已  
經審明。原任糧道施廷翰。及伊子貢生施奕度等。俱著開復。命莊親王允祿。履親  
王允禩。和親王弘晝。爲議政大臣。二月。丙申。謁陵。丁酉。皇太后自暢春園啓  
鑾。己亥。上詣金太祖世宗陵。行禮。皇太后駕至涿州。上詣皇太后行宮  
問安。駐蹕涿州。壬寅。上奉皇太后御舟。至蓮花淀。閱水圍。癸卯。至和樂淀。



閱水圍。乙巳。至池魚淀。閱水圍。丙午。上恭送皇太后回暢春園。戊申。

上閱永定河工。己酉。上閱新夏口隄工。命沿河居民。毋侵占隄身。庚戌。上

幸南苑。行圍。至甲寅皆如之。三月。庚申。軍機大臣。刑部奏。捏造偽稿一案。經臣等

將撫州衛千總盧魯生等。再三究詰。反復開導。始據該犯供認自行起意。與南昌衛

守備劉時達。商謀捏造。緣該犯係四川南部縣人。曾任長淮衛守備。緣事降調千總。

乾隆十五年七月內。在劉時達家。慮及辦差賠累。妄希停止巡幸。與劉時達編造奏

稿。湊成五不解。十大過名目。復思孫嘉淦。首上條陳。借名聳聽。於各幫會議公事時。

給與衆人閱看。交書辦彭楚白傳鈔。旋據劉時達。供係廣東海陽縣人。現任南昌衛

守備。於乾隆十五年七月內。盧魯生起意。捏造偽稿。一時聽從編湊。當經盧魯生取

去。給人鈔傳。從前所供兒子劉守樸金華寄來。實係自知罪重。希圖推卸。一一供認

不諱。盧魯生業經先行正法。其通同捏造之劉時達。應照不分首從例。凌遲處死。盧

魯生之子盧錫齡。盧錫榮。均應斬立決。緣坐家屬。及見稿不首之犯。均按律分別定

擬。得旨。盧魯生。劉時達。商撰偽奏。肆行傳播。其誣謗朕躬。凡天下臣民。自所共曉。

不足置論。而當此承平之時。乃敢作偽逞奸。搖惑衆聽。其貽害於風俗人心者甚鉅。



自應並置重典。以昭炯戒。盧魯生起意捏造。實爲此案重犯。已經先行正法。劉時達著從寬改爲應斬。盧錫齡。盧錫榮。亦著改爲應斬。俱監候。秋後處決。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審訊陳公壽。傳送僞稿一案。不獨由報封發之事。全屬誣枉。而陳公壽亦始終並未見稿。無怪乎吳進義從前之堅不承認也。該雅爾哈善。節次具奏。又持之甚堅。是以將伊革審。殊不意其悉屬虛誣也。若非陳公壽在江翻供。經莊有恭奏請覆訊。豈不竟成冤獄。著將雅爾哈善。交部嚴加議處。其浙省承審各官。查明一併交部嚴察議奏。吳進義並未見稿。不但無罪。亦且不應廢斥矣。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另降諭旨。和碩康親王巴爾圖薨。予祭葬。諡曰簡。夏四月己丑。西洋博爾都噶里雅。遣使入貢。命各省巡撫。仍入闈監臨。俟三場完竣後。卽行出闈。交與所委之司員。在內辦理。於地方場務。均昭慎重。五月癸未。諭軍機大臣。據成衮扎布等奏稱。今春喇嘛達爾扎。發兵往哈薩克。征伐達瓦齊。伊兵轉與達瓦齊合。結連哈薩克兵。將喇嘛達爾扎拏獲。達瓦齊卽爲台吉。又有準噶爾察罕宰桑。帶領百人。向南逃走等語。朕思準夷性多奸狡。或知我防範。故捏造此傳播。實爲窺伺之計。亦未可定。至察罕宰桑等。如果向南逃走。別無去處。必至安西。可傳諭永常等。如彼帶



人投我邊界。詢實情節。一面具奏。一面解京。此時各卡。仍應嚴加防範。不可疏忽。

六月壬子。禁滿州官員。居住外城。

秋七月戊辰。

命將江蘇巡撫莊有恭。照學政

任內。所得俸祿養廉數目。加罰十倍。交兩江總督請旨。以其在學政任內。接收丁文彬逆書。徇名而忘大義也。癸酉。封戴佳氏爲嬪。以江南邵伯湖。減水二閘。及高

郵車邏壩決。

命策楞。劉統勳。往江南會同高斌。查辦水災。

禁繙譯清字小說。

八月戊戌。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

丁未。

上奉皇太后。巡幸木蘭行圍。

己酉。授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第三子占楚布多爾濟。公爵。次子敏珠爾多爾濟。賞給公銜。九月庚申。諭策楞。劉統勳。奏。查出南河河員積年虧空。未完工料銀

兩。數盈鉅萬。已降旨將高斌。張師載革職。留工效力贖罪。虧帑之員。革職拏問。勒限一年。如限滿不完。卽行正法。今又續據查出。覈減未完。辦料未交各廳員。多至十餘萬。此皆高斌。張師載。積年徇縱。不行實力清查所致。其查出虧帑河員。例應於任所原籍。抄查貲產。朕見邇來。人心日壞。平時糜帑縱欲。自知無所逃罪。輒先期密爲運寄。嘗見虧帑累累。資財無幾。上司因巧爲開脫。是以此番。概不必查抄貲產。惟以奉旨之日爲始。勒限一年全完者。據實請旨。限內未能全完者。該督撫於限期將滿之



前請旨。卽於該處正法。虧帑著落上司分賠。此次續參各員。著卽拏問。遵照此旨辦理。朕於此案。實爲寒心。不惜三令五申。各督撫其咸知所儆。壬申。諭。前命策楞查察河工積弊。卽令接辦河道總督。原係暫署。其於河務。究非素習。所有江南河道總督。著尹繼善補授。河工廢弛已極。此番清釐之後。尹繼善務宜加意督率。實心辦理。俾弊竇肅清。工程堅固。以副委任。諭。尙書舒赫德。帶同白鍾山。卽行馳驛前往江南河工。協同策楞。劉統勛。鄂容安。辦理河務。其各屬賑務。亦同劉統勛。時加體察。俾被災窮黎。均霑實惠。癸酉。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子。諭。策楞奏。銅山縣小店汛。七月間。溜偏南岸。曾經淮徐道張宏運查勘。下埽後。溜勢無定。至九月初間。堤外沙灘。全行刷去。大溜直偏堤根。該管同知李焞。守備張賓。並未及時分報。直至堤頭坍卸。始行具報。以致漫溢。貽誤疎防。罪無可寬。請將李焞。張賓。一併革職拏問。兼請將淮徐道張宏運。交部嚴加議處。遊擊張吉。解任效力等語。銅山南岸。本非頂衝。且曾經下埽。乃該同知等。以平日侵蝕既多。隄工不能鞏固。現奉清查。將來獲罪必重。幸乘水漲。遂任其衝決。不加搶護。意謂卽以誤工革職拏問。亦事屬因公。未必遽正典刑。不思歷年之公帑。付之波臣。數郡之田廬。俱遭蕩析。現在堵禦。



工程。糜費帑銀數十萬兩。是豈尋常貽誤工程可比。若不嚴加治罪。何以蔽厥辜。而昭國憲。李焞。張賓。著卽於該工正法。使在工人員。知所儆戒。此皆高斌。張師載。負恩徇縱。實無可貸。但朕念高斌。尙係舊人。不忍卽置重典。高斌旣得邀恩。張師載因並寬宥。然國有常刑。朕於法外寬宥。亦不可不使知儆畏。著將高斌。張師載。一同綁赴行刑處。令其目覩李焞。張賓行刑訖。再行宣示恩旨。釋放使伊二人。知罪實自取。而李焞。張賓。亦知孽由自造。雖死無怨也。如此處分。旣以正高斌等平日負恩玩縱之辜。亦以洩下游數郡被災者之恨。然朕於伊二人。姑息已甚。亦惟高斌。施此格外恩耳。朕已誤用於前。復曲宥於後。將使天下督撫。議朕用刑不當。朕心實有愧焉。游擊張吉。著革職留工。効力贖罪。其參革道員張宏運。曾經查勘下埽。著交策楞。查明續參。從重治罪。策楞。富勒赫。俱係新任。著免其交部。諭策楞。昨已降旨。將貽誤工程之同知李焞。守備張賓。卽於該工正法。高斌。張師載。特加曲宥。此旨尙未明發。可將高斌。張師載。與李焞。張賓。一同綁縛。詢問高斌等二人。有何回奏之語。並詢以河工弊竇叢生。以致在在衝決。此皆由伊二人。平時負恩徇縱之故。宜自知罪戾。及聞銅山隄工漫決。亦當恐懼惶悚。何以並無一言。竟若全視爲策楞。富勒赫之事者。然在



朕已委曲加恩。伊等未必不反。謂處之過當也。二人有何回奏。著卽記明。俟押赴行刑處所。令其目覩李焞張賓行刑訖。再宣旨。仍將伊二人釋放。並問伊二人有何回奏言語。一一據實具奏。其明發諭旨。俟一二日後。再發。若稍露。惟策楞是問。此旨已到。卽先處分。尋奏臣等。於二十九日。傳齊高斌等。一面綁縛。一面傳旨詢問。高斌。張分應處死。無辭回奏。臣等一同押赴隄旁。將李焞張賓斬決後。師載俱稱始傳旨。將高斌。張師載釋放。卽問伊有何回奏。二人昏迷在地。醒後奏稱。我二人悔已無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並無別念。報聞。庚申。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冬十月。壬午朔。撥浙江帑銀一百萬兩。於南河備用。甲午。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壬寅。據舒赫德。策楞。奏稱。洪澤湖隄。甃石各工。坍卸三千餘丈。必須修理完整。以資保障。請簡派熟諳工程之大臣。酌帶工員。速行估計。分頭董理等語。著侍郎嵇璜。德爾敏。前往。會同該總河督辦。於六部司員內。揀選數員。帶往差委。十一月。壬子朔。諭。會典館進呈纂修詹事府會典則例。多沿襲舊文。未加更定。詹事府。乃東宮僚佐。儲貳未建。其官原可不設。第以翰林敘進之階。姑留以備詞臣遷轉地耳。古稱建儲。爲國大計。朕酌古準今。深知於理勢有所難行。載在史冊者。姑置勿論。卽如



理密親王。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聖慈鍾愛。初無閒言。嗣以東宮旣建。狎暱匪人。陷於失德。再致廢黜。其先所置宮僚。何嘗非一時之選。如湯斌。卽所稱當代醇儒。然亦何裨萬一。蓋別立宮府。則僚屬多人。賢否參雜。斷難保其不滋事端。夫以

聖祖之包涵宏大。尙迫於宗社之重。必不可容。可見建儲一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之於近世也。是以皇考鑒於前事。默定宸衷。不事建儲分府。惟擇老成宿望大臣。如朱軾。鄂爾泰。福敏。張廷玉。蔡世遠等。勸讀內廷。聖謨深遠。慈覆如天。朕纘承家法。令皇子等讀書內廷。亦惟慎簡師傅。俾之薰陶德性。讀習經書。日有程課。其視出閣就傅。有名無實者。相去爲何如耶。要之。豫教固所當重。實亦存乎其人。此則蒼穹之敷佑。宗社之貽庥。景運靈長。有非人力所致者矣。會典載。春秋進講。虛文縛節。甚爲無謂。著該總裁官。改正進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張若震。以擢授巡撫。具摺謝恩。並請陞見。已於摺內批諭。令其不必來京。卽赴新任矣。張若震久歷外任。於吏治尙能熟悉。且各省藩司中。資俸之深。亦無有過之者。湖北巡撫出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特加擢用。此番擢用。雖出於伊之望外。但朕於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決不因其爲張廷玉之姪。而遂稍存意見。不加倚任。然張若震。若因此而妄自滿假。



又或自揣才分。得此已足。以爲外而總督。內而尙書大學士。非所敢望。遂一切模稜了事。以爲保守官職之計。則將來獲罪更重。此等均不能逃朕洞鑒。張若震當益加奮勉。國家恩澤。必當善爲承受。亦即以勉圖報效之地也。可再傳諭張若震知之。

十二月。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袞札布奏稱。準噶爾宰桑瑪木特。來追車凌。旣經阻止。復強入我邊卡。其後噶勒藏多爾濟等。又有來追之信。已就調遣豫備兵丁。先以理曉示。再爲相機辦理等語。所辦尙合機宜。但準噶爾人。爾若遵行和好。應在卡外聲明緣由。靜候處置。乃我卡上人等阻止。瑪木特並不遵行。直入內地。是太輕視我兵。如入無人之境矣。不惟國家大體攸關。亦衆喀爾喀部落聲名所繫。理應相機擒剿。又何必以和好爲言。夫卡座。乃邊陲定界。後此不可相踰。今瑪木特追及。使車凌等在卡外。尙可不必往援。旣已入卡。而瑪木特冒昧恃強。儼然挑衅。豈可輕縱。若果卽爲擒獲羈候。則續來之人。自不敢逞。此時作何辦理。速行具奏。侍郎玉保。頗悉準夷情事。著在參贊大臣上。會同將軍等。相機酌辦。前鋒統領努三。散秩大臣薩喇爾。並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速行前往。協同辦理。命尙書舒赫德。赴鄂爾坤軍營。辦理軍務。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稱。河工虧空各案。該參員等因虧空



數多。思圖狡展。應追應抵款項。多有牽混。現在按款研鞫等語。此係尹繼善舊習未除。不覺自然流露矣。河員虧空。總以一年爲限。如限內不完。卽行正法。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其款項細瑣。舉所不論。尹繼善摺內。故用狡展牽混字樣。以見其查辦甚嚴。而實則爲虧空各員。豫存地步。不過欲一年限滿時。仍以牽混未清。未便卽行正法搪塞耳。此等伎倆。伊自問豈能於朕前嘗試耶。伊如欲爲該參員等狡展。惟肯以己之首領代之。則亦聽其自爲計耳。前者高斌張師載。陪綁河干。未卽正法。看此光景。將來必至以現任總河。寘之重典而後已耶。傳諭尹繼善。令其知所自處。再所有各參員內。如有防範不能嚴密。或有畏罪自戕。冀逃憲典者。尹繼善卽欲覩顏見朕。其可得乎。此處向已嚴諭策楞。令其轉告新任。今策楞之責已卸。不知曾告尹繼善否耶。亦令據實具奏。尋奏虧空各案。自當依限嚴追。各參員不使畏罪自戕之旨。前策楞到江時。已詳悉告知。現俱派妥役看守。仍不時密察。報聞。

甲戌。乾隆十九年春正月丁丑。欽差尙書舒赫德等奏。參贊大臣達清阿。往拏擅入邊卡之賊瑪木特。設計往誘。至達清阿住處。遂將瑪木特等三十五人。悉行擒拏。臣等查問明白。卽行押送赴京。但瑪木特。係準噶爾守界之人。被我兵擒獲。伊等不知瑪



木特擅人邊卡情由。或遣人索取。亦未可定。現今烏勒登。將原帶兵五百名。在邊卡附近。緊要地方防範。將達清阿撤回。得旨。從前降旨。原令達清阿領兵前往。詢問瑪木特入卡情由。應以理責其入卡之罪。倘呼之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有所抗拒。即以兵丁擒拏。今但遣一使曉諭。而瑪木特即親身前來。並無抗拒情形。達清阿設計誘擒。非是。且蒙古人內。名瑪木特者甚多。並不詢其孰假孰真。更極舛錯。達清阿著來京候旨。瑪木特恭順聽命。著從寬免其從前冒昧入卡之罪。賞給盤費。釋放回巢。二月。諭。南巡閱視高堰。毋增建行宮。甲申。以努三爲北路參贊大臣。諭薩喇爾。領兵前往科布多地方。擒獲準噶爾烏梁海得木齊。札木參。收凌伯克。博羅特等。努三亦將得木齊瑚圖克擒獲。薩喇爾感戴朕恩。遵奉指示。領兵前往烏梁海。擒獲札木參等。無忝任使。甚屬可嘉。若如達清阿。誘擒瑪木特。則甚虧大國體統矣。薩喇爾著加恩補授內大臣。努三去時。原有畏蒞之意。曾降旨訓飭。此次擒拏瑚圖克。尙屬奮勉。自可寬宥前愆。貝勒額琳沁公恭格敦丹車登薩木丕勒等。協同効力。亦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庚寅。舒赫德等奏。正月二十五日。薩喇爾努三等。拏獲擅入邊卡之烏梁海。得木齊。札木參。瑚圖克等。於三十日。解至大營。臣等即交與侍衛



陽格等解送京師。於二月初一日。自札布堪起程。得旨。舒赫德所辦甚屬錯謬。前者瑪木特。乃係達清阿誘執。並非兵力所擒。是以朕施恩放回。若達清阿。亦如薩喇爾等。奮勉前進。拏獲瑪木特。亦無放回之理。今札木參。瑚圖克。既被我擒獲。豈得與瑪木特。一體辦理。舒赫德見不及此。謬誤已極。朕實不意舒赫德。竟至如此。朕甚愧之。薩喇爾。現在科布多地方。守候收服烏梁海信息。甚爲得當。而舒赫德等。又命薩喇爾。能服烏梁海。則服之。倘事機未甚順利。不必勉強。如此責成。使人何以遵行。朕信任舒赫德。而伊反豫存畏蕙之心。諸凡怯餒。而又牽制於成。哀扎布。朕實不解。今伊等以爲答書達瓦齊。即解人疑。可以罷兵。一面遣人收服烏梁海。不知掩耳盜鈴。非徒不解人疑。適足貽誚於人耳。朕今遣兆惠。往迎扎木參。瑚圖克。傳諭伊等。妄進邊卡之罪。無可寬宥。即將扎木參等。解回軍營。牢固監禁。俟烏梁海事定。再行請旨辦理。如有脫逃等事。惟舒赫德是問。壬辰。上啓鑾謁陵。乙未。回鑾。甲辰。還京師。己酉。召策楞來京師。命赴軍營。三月。上幸履親王第。視定太妃疾。壬子。諭舒赫德奏稱。準噶爾烏梁海等。已遠過唐努山。徙至俄羅斯接壤地方居住。再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構衅。阿睦爾撒納。同訥默庫等。俱欲前來投順。現在阿



爾台雪大。阿睦爾撒納。未得前來等語。烏梁海等。現在被逐在阿爾台以外。而又遇堵禦來投之阿睦撒納。無處容身。潛避至唐努山。阿勒坦諾爾等處。已屬窮困。烏梁海人。惟恐令伊遷徙耳。今如准其投順後。每年進貢減半。不令遷徙。自必傾心歸順。前已降旨。今薩喇爾辦理。著將此旨。仍交與薩喇爾。遵照曉諭。妥協辦理。丙辰。命侍郎兆惠。協理軍務。舒赫德。成袞扎布。薩喇爾來京。面領諭旨。喀爾喀親王。喀琳沁多爾濟。管理喀爾喀兵丁事務。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齊旺。隨同策楞辦事。庚申。諭。據黃廷柱奏。提督岳鍾琪。因逆匪陳琨一案發覺。力疾前赴重慶。督緝要犯。擒獲過半。始行回蜀。中途病故等語。岳鍾琪宣力有年。勞績懋著。茲以督緝匪犯。力疾親往。奮勉可嘉。患病溘逝。深爲悼惜。前伊子岳濬。巡撫任內。應完庫項。不敷銀四千九百餘兩。已降旨免其追繳。其已經抵交估變之產。著加恩悉予給還。所有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襄勤。夏四月。辛巳。命王府不得罰護衛官員俸。戊子。皇后行躬桑禮。庚寅。諭舒赫德等。調遣額林沁。格勒克。巴木丕勒。往達清阿隊內。額林沁。前至波爾霍濟。因骹疾告存。格勒克。巴木丕勒。前至西爾哈戈壁以內地方告存。奉諭查訊緣由。而伊等實無可置辨。但格勒克。巴木丕勒。薩喇爾



隊。始終奮勉。額林沁同努三擒拏瑚圖克。亦爲奮勉。懇請贖罪等語。舒赫德。成袞扎布。此奏甚屬錯謬。朕前此因二人調往達清阿隊內。未經前往。是以降旨。將額林沁革去員勒。仍給公爵。格勒克。巴木丕勒。罰俸三年。此亦因係糊塗。蒙古非內地人員可比。是以格外寬貸。伊等若係內地之人。必且明正典刑。豈有如是之結局乎。且成袞扎布。自授將軍以來。辦理諸務。委靡懦弱。致使喀爾喀等藐視。衆志不服。夫定邊左副將軍之職。初係由內廷大臣中簡授。前因額駙策凌。爲人明白勤勉。特授爲定邊左副將軍。額駙歿後。朕以成袞扎布。人尙去得。又已撤兵。即令居此職。辦軍營事務。現值有事之秋。非懦弱所能勝任。成袞扎布著授爲喀爾喀副將軍。效力贖罪。伊若能改過。事定之時。將伊仍復補授。或由他喀爾喀之中簡放。臨時朕另降諭旨。今成袞扎布。業經革去將軍。應即銷其前錯之罪。著從寬免其交部。以策楞爲定邊左副將軍。丙午。以都統德甯。爲北路參贊大臣。閏四月。庚戌朔。賜莊培因等。二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封貴人戴佳氏爲忻嬪。五月。甲申。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恭詣盛京。展謁祖陵。啓鑾。庚寅。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封杜伯爾台吉車凌等爵。壬辰。以厄魯特公巴圖孟克。爲北路參贊大



臣瑪什巴圖。爲西路參贊大臣。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準噶爾夷使。已抵橋灣。現在即可入關。且據該夷使言。於起程時。業已派出貿易頭目。亦於六月間可到等語。從前準夷部落。准其通貢貿易。原係加恩。噶爾丹策零之子孫。是以仍前辦理。至達瓦齊篡立。則係伊之僕屬矣。今伊貢使前來。若仍前相待。我朝當全盛之時。國體攸關。不應委曲從事。以示弱於外夷。若少示貶損。準夷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構衅滋事。不得不先爲防範。況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爲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備禦倉卒。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衆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凌等分駐游牧衆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所有明歲軍興。一應糧餉。兵丁馬駝。均應豫爲籌畫。其西路所調兵丁。約需二萬。此內欲撥甘涼綠旗兵八千。及西甯涼莊。西安歸化。土默特。察哈爾。以及新降厄魯特。共合三萬之數。如此辦理。似已足敷調遣。或有另行辦理之道。著永常詳細籌議。速行具摺馳奏。候朕酌定。將來十月內。朕另降諭旨。令永明策楞來京。將一應機宜。面加訓諭。



至陝甘現辦軍需。鄂樂舜恐不能辦理裕如。已特派鄂昌前往。並令史弈昂署理甘藩。以資協助。可一併傳諭知之。癸巳。理藩院尙書納延泰。帶領達瓦齊使臣敦多克進見。上訓飭之。命與新降之杜爾伯特車凌等同宴。共觀百戲。以來年進剿準噶爾。命北路派兵三萬。西路派兵二萬。採買駝馬羊隻。聽候出師。諭內紮薩克喀爾喀王貝勒等。整兵聽調。命侍郎兆惠往歸化城。辦運軍米。六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麒麟保奏。車凌孟克之子巴朗。帶領三百人逃竄。伊等甫經投順。復又逃亡。情殊可惡。伊父車凌孟克。方赴熱河未回。巴朗即背父潛逃。其中必有情節。著即傳諭策楞。速派弁兵堵截各卡倫路徑。即時擒獲。詢明實情。押解來京。乙亥。諭據將軍策楞奏稱。厄魯特孟克特穆爾。亦同巴朗等潛逃。孟克特穆爾。乃台吉額默根之兄。今孟克特穆爾既逃。額默根不便令其仍往游牧。著將其屬下人等。俱交與車凌等。用心照管。秋七月壬午。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自避暑山莊詣盛京。啓鑾。癸未。以塔勒瑪善紮勒杭阿。爲北路參贊大臣。甲申。命撥山東等省銀一百萬兩。部庫銀二百萬兩。交西路軍營。丙戌。諭貝勒車布登。與安崇阿。德甯。同駐克嶺。專爲防範逃衆。乃巴朗從此脫逃。伊等率兵尾追。並不奮勇前進。即



行退歸。安崇阿德甯二人著即正典刑。車布登革去貝勒。降爲貝子。仍留營効力贖罪。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奏稱。南河虧空人員。限期將滿。兩月以來。竭力追比。多有力不能完者。陳克濬等八犯。應於七月二十八日正法。羅綸等二犯。應於九月初五日正法。其未完銀兩。著落家屬追繳。並查家產變抵。儻不足數。仍著落高斌。張師載賠補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可著尹繼善嚴行傳諭高斌。張師載。南河虧空之案。實由伊二人所致。陳克濬等。雖經正法。而未完帑項。尙有十數萬之多。不於高斌。張師載是問。而誰問。使各犯家貲。尙可措繳。自必依限完納。以冀保全首領。今該犯等。既伏厥辜。即嚴比家屬。查變家產。亦屬有名無實。是此未完之項。豈可終歸無著耶。上年曾有以二萬金贖罪之請。此何等可以言贖。且亦思各犯虧空。至十數萬。即是伊二人之虧空。上年即應正法之人。朕格外加恩。特予寬宥。苟有人心。自當感愧奮勉。力爲籌度。俾各犯虧空早完。且各犯之力能全完與否。及完至若干分數。伊二人自所悉知。乃一年以來。安坐南河。毫無措置。竟若與己無涉者。不知伊二人。尙何所待。必待至與該犯等相繼正法耶。豈國家之憲典。獨爲陳克濬等數員而設乎。勿致後悔無及也。尹繼善傳諭後。看其言語情形。據實具奏。尋奏。據高斌等稱。陳



克溶等。未完帑項。現在趕緊清完。羅綸等帑項。如限內不完。亦即照數完繳。報聞。

己丑。

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攜帶眷屬四千餘戶。前來

投誠。阿睦爾撒納。係準噶爾大台吉。今與達瓦齊離異。輸誠歸順。深可嘉尚。著貝子扎拉豐阿。帶乾清門侍衛。德善。集福等。賚賞賚之物。前往降旨。再命薩喇爾。自軍營前往。迎勞阿睦爾撒納。頒以恩賞。將來冬令。朕自盛京回鑾時。仍派玉保照管。阿睦爾撒納。帶至熱河。令彼瞻仰。乘此便道。將色布騰。亦帶至熱河。並傳諭玉保。前往軍營。迎勞阿睦爾撒納時。著暫在彼處照管游牧。辦理事務。俟應來時。候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已進邊卡。共兵五千餘名。婦女人衆。約共二萬餘人。請簡派大臣。帶領蒙古王等。照看辦理等語。昨聞阿睦爾撒納歸順。已特派侍郎玉保。並賞給唐喀祿副都統銜。同往料理伊等游牧事務。俟玉保到時。令同努三德沁扎布等。悉心經理。阿睦爾撒納。領兵至五千餘人。人口衆多。口糧必至不繼。著將軍營所有牲畜。及歸化城運到米石。並軍營存貯糧餉內。酌量動用賞給。著將此傳諭策楞等。公同商酌辦理。

丙午。

諭舒赫德。自去年命往北路軍營。所辦諸事。動輒乖張。其查拏瑪木特。擅入邊卡一案。有準夷噶爾札努噶爾



布。差人投書詢問。舒赫德並不奏聞請旨。竟擅自致書達瓦齊。其舉動冒昧。實出意外。朕彼時降旨。嚴行申飭。及來京時。面加訓諭。伊亦自知錯謬。因未行治罪。嗣車凌車凌烏巴什歸誠。知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特命策楞爲定邊左副將軍。並令舒赫德。協同辦理。舒赫德在熱河。面領訓誨指授。極爲詳明。伊二人自到軍營。畏葸猜忌。毫無籌畫。凡所部署。事事不合機宜。卽如準噶爾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結衅攻擊。率衆四千戶。約二萬口。投誠內向。自宜加意撫綏。以示懷柔之意。乃策楞舒赫德於阿睦爾撒納。尙未接見。卽議令將伊兵壯。屯駐軍營。同來眷屬。悉移置於戈壁之南。相去數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離居。此豈在天理人情之內。在阿睦爾撒納等。甫經歸命。焉知天朝之將伊等。分遣安插。究屬何意。斷不能不生疑畏。且並不候旨。竟稱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此何等重大事。而率意妄行。乃爾耶。至阿睦爾撒納。稱有德濟特台吉。率衆一千戶。亦傾心向化。因爲水所阻。又阿睦爾撒納之胞兄。並其親子。爲瑪木特拘留。求其給與口糧馬匹。前往救應。接取青滾雜卜。薩喇爾。努三。俱以爲可行。而策楞舒赫德。堅執不允。薩喇爾。係熟悉彼地情形之人。旣以爲可行。伊二人必欲執拗。不知其出何肺腑。方今準夷。疊遭內亂。所



屬部落。叩關內附者。接踵而至。此正可以大示柔懷。永收邊境之時。策楞舒赫德。身膺重寄。何顛倒舛謬。至於此極。蓋舒赫德。因朕有十月間令伊等赴京之旨。遂一切苟且辦理。其不肯接濟。阿睦爾撒納者。恐致遷延。不得歸家之故。且前次書達瓦齊一事。朕未加重譴。又自以同列大臣。才具大率與彼相若。而伊親信已久。卽辦理不當。不過申飭議處。未卽有可代其任者。策楞雖素性粗率。胸無成見。乃竟亦每事附和。毫不顧事理之輕重。國家簡用大臣。寄以專閫重任。而乖戾僨事如此。實爲深負朕恩。策楞舒赫德。俱著革職。若令回京。轉得悠然事外。適合本心。著以間散在參贊上効力贖罪。所有家產。俱著抄沒。其子特通額。舒常。俱著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在京諸子。著拏交刑部。以爲大員負恩者戒。班第著補授兵部尙書。馳往軍營。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步軍統領員缺。卽著阿里袞補授。八月壬子。諭將軍阿蘭泰著赴軍營帶兵。盛京將軍事務。著清保署理。達爾黨阿著授爲黑龍江將軍。亦令帶兵前往軍營。甲寅。上駐蹕吉林。以將軍署爲行殿。乙卯。上詣溫德亨山。望祭長白山神。祭松花江神。丙辰。上奉皇太后。渡松花江。幸龍潭。諭策楞之子特清額。特成額。特崇額。舒赫德之子舒安。俱未及十歲。著加恩免交刑部。丁巳。



召鄂容安赴行在。以尹繼善兼署兩江總督。

丙寅。

上閱輝發城。

丁卯。

諭。據

策楞舒赫德覆奏。阿睦爾撒納來降。帶來四千餘戶。內有遊牧一千餘名。因其可用。欲留在軍營效力。其台吉內有應來京入覲者。故亦欲留在軍營。並非有心。分散伊等妻子等語。從前策楞舒赫德奏請將新降台吉及伊等之子。留在軍營。又將伊等之老幼妻子。移送蘇尼特地方。辦理乖謬。經朕嚴行申飭。乃復巧爲奏辯。更屬可惡。朕前將策楞舒赫德之子。免其監禁。今伊等有意貽誤軍機。著將伊等幼子。仍交刑部監禁。乙亥。諭軍營參贊太多。互相推諉。無益於事。除現在參贊行走之蒙古王公等外。北路著達爾黨阿。烏勒登努三。兆惠。西路著薩喇爾。阿蘭泰。玉保。爲參贊大臣。其餘俱爲領隊大臣。九月。戊寅。諭策楞公爵。著尙書達爾黨阿承襲。德保公爵。著郎中德祿承襲。辛巳。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永陵。閱興京城。壬午。行大饗禮。丙戌。謁福陵。昭陵。丁亥。行大饗禮。上奉皇太后。駐蹕盛京。戊子。上御崇政殿受賀。賜羣臣及朝鮮使臣。準噶爾輸誠之宰桑等宴。辛卯。上謁文廟。甲午。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自盛京回鑾。命建賢王祠於盛京。應將太廟配享之通達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獻郡王。及禮烈親王。饒餘敏親王。



鄭簡親王。穎毅親王。並怡賢親王。一併崇祀。令所司春秋致祭。卽命曰賢王祠。祠內碑亭。可移於正中。鐫勒此旨。永昭我朝宗功元祀之鉅典。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拏獲準噶爾烏梁海遣來二人。詢問伊等住處。命薩喇爾努三。掩其不備。分路進攻。並詢問齊木庫爾。所屬之烏勒木濟。瑪木特。現住奇蘭地方。巴朗。現住哈喇額爾齊斯地方。辦理烏梁海之便。因乘勢擒拏瑪木特。巴朗。已令薩喇爾努三等。疾速進兵等語。烏梁海。於今春驅逐之時。詭稱來降。乃復搶掠阿睦爾撒納遊牧。情殊可惡。班第命薩喇爾等。掩其不備攻擄。甚合機宜。巴朗瑪木特遊牧地方。俱不甚遠。於辦理烏梁海之便。如能拏獲。甚屬妥協。朕伫待捷音。庚子。上詣北鎮廟行禮。辛丑。諭班第著授爲定邊左副將軍。鄂容安。授爲參贊大臣。協同班第辦事。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拏獲烏梁海之宰桑車根等。及收服伊等屬下人。所獲牲畜數萬等語。可寄信與班第。令其詢問班珠爾。阿睦爾撒納等。所獲人內。有伊等屬下人。及牲畜物件。俱令給還。其餘酌量賞與效力人等。從前朕以班第雖屬曉事。未必卽能勇往辦理。今遵朕指示。諸事妥協。甚爲可嘉。已授爲將軍。著將此次出力之王公。台吉。大臣。官員。兵丁等。查明具奏。交部議敘。甲辰。諭軍機



大臣等。班第奏。此次所獲烏梁海。內係阿睦爾撒納屬下。俱行給還。抗拒者。正法。擒獲者。賞給有功人爲奴。歸順者。安置特斯等處居住。同舊烏梁海。一體當差。所得馬匹。換給往擒瑪木特兵丁。其餘馬匹牲畜。賞給新厄魯特。以資養贍等語。班第將所獲馬匹。換給往擒瑪木特兵丁。向前進發。甚合機宜。至歸順之烏梁海。若皆留本處安置。恐有未便。可照朕前旨。令宰桑得木齊內。徙其屬下人等。命伊等可以約束者。留本處管束。否則安置卡座近處。亦可。但使其不致逃避而已。冬十月。上奉皇太后還宮。庚申。賜顧麟等五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上幸西廠。閱出征兵。賜健銳營官員等飯。壬申。諭。據富勒赫奏。高斌張師載。多用公項銀六萬餘兩。應著落前任河庫道何燭李宏名下追賠等語。著將何燭李宏。拏交工次監追。予限二年。如逾限不能完繳。卽照陳克濬等之例正法。癸酉。諭。班第自到軍營以來。辦理諸事。均合機宜。奮勇果斷。是以先經進兵。擒拏阿爾台以內居住之準噶爾烏梁海宰桑二人。收戶口千餘。今復遣兵。由彼越索勒畢嶺。進至布拉罕之察罕托輝。額貝和碩地方。將準噶爾宰桑。新瑪木特。通瑪木特。悉行擒獲。收厄魯特兵一百五十餘名。我兵並未損傷一人。此皆班第實心奮勉。調遣合宜所致。



深屬可嘉。班第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仍賞銀一千兩。薩喇爾感戴朕恩。遇事奮勇効力。此次皆由伊首先進取。克成此功。尤當加以殊恩。薩喇爾亦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至所賞世職。或兼於本身。或令伊子承襲之處。令伊等自行酌定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薩喇爾帶兵將兩瑪木特。俱已擒獲。並獲扎哈沁噶勒雜特兵丁百餘名。仍飭薩喇爾。一面辦理收服扎哈沁包沁游牧人衆。一面躡緝擒捕巴朗等語。此皆昊天默佑。班第。薩喇爾。衆王公台吉。共相奮勉之所致。已降旨將班第。薩喇爾。俱賞給子爵。世襲罔替。其餘出力人員。俟班第奏到時。再行加恩。十一月癸未。諭策楞。舒赫德。俱係身受重恩之人。乃自到軍營以來。畏懦退縮。辦事乖謬。朕原降諭旨。令班第取具伊二人供詞。奏到日。再行治罪。今覽班第奏摺。伊二人自認重罪。俯首無辭。若論軍法。當即在軍營正法示衆。但朕念其平日差遣奮勉。在內廷行走有年。著格外施恩。免其正法。仍留軍前効力贖罪。乙酉。上啓鑾。幸避暑山莊。戊子。封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杜伯特台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爵賞有差。以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爲北路參贊大臣。杜爾伯特郡王訥默庫。爲西路參



贊大臣。召班第來京。陛見。以阿睦爾撒納暫署將軍。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協辦。命車凌同車凌烏巴什往西路軍營。甲午。以進剿達瓦齊。頒諭準部詔書。乙未。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以喀爾喀副將軍額林沁多爾濟爲西路參贊大臣。准

阿睦爾撒納暫回游牧。

命色布騰巴勒珠爾署將軍事。

戊戌。

上還京師。

命

兆惠富德總理臺站。

十二月戊申。以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

將軍。永常爲定西將軍。薩喇爾爲定邊右副將軍。

庚戌。

命永陵四大祭。輪派盛

京五部侍郎行禮。

癸丑。軍機大臣奏。查設冰窖藏冰。每年通州應運京城冰二千

塊。道里較遠。計塊予值。不若卽在京取用之便。現在龍堂蓮花池等處。冰河甚多。卽

以通州應運之數。就近增取。其通州取冰之例。應停。再熱河等處。乃巡幸駐蹕之地。

用冰無多。請嗣後熱河藏冰。定爲二千塊。喀喇河屯三百塊。巴克什營等七處。各一

百塊。報聞。

甲子。

命鄂容安赴西路協理臺站。

丙寅。調阿蘭泰爲北路參贊大

臣。鄂容安爲西路參贊大臣。

以內大臣瑪木特爲北路參贊大臣。

諭軍機大臣

等。據班第奏稱。與阿睦爾撒納會議。明歲進兵。額爾齊斯一摺。欲於明春。趁準噶爾

馬畜疲乏之際。不能抗拒。易於成功。所思甚是。瑪木特來時。亦如此具奏。朕已降旨。



兩路皆定於明春進兵。但見在軍營馬止有三萬六千餘匹。明春遣往兵丁六千名。以每名三馬計之。須用馬一萬八千匹。朕近遣哈達哈等赴喀爾喀挑選馬匹。若能多爲挑選。則再派一二千匹尤好。惟度馬力辦理可也。

乙亥。乾隆二十年春正月丁丑。命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率參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郡王品級青滾雜卜。內大臣瑪木特。奉天將軍阿蘭泰。帶哨探兵。由北路進剿。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率參贊大臣郡王班珠爾。貝勒品級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帶哨探兵。由西路進剿。己丑。諭軍機大臣阿睦爾撒納等奏。烏梁海總管赤倫。欲帶人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人衆。隨即差伊前往。阿睦爾撒納。辦事果斷。毫無猶豫。朕心深爲嘉悅。著將朕所帶荷包一對。賞阿睦爾撒納。並於彼處。賞給銀一千兩。再傳諭阿睦爾撒納。俟赤倫事竣回營。一面馳奏。一面卽傳朕旨。賞給赤倫副都統銜。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唐喀祿奏。班珠爾等懇請仍留北路軍營。先據薩喇爾奏。班珠爾人甚去得。而和碩特兵。又最勇健。若與杜爾伯特兵。於西路同進。實爲有力。是以降旨。令調往西路。今班珠爾既願留北路。兼於進取事宜有益。卽著照伊所請。仍與阿睦爾撒納前進。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拉特。



封爲四汗。俾各管其屬。封車凌爲杜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爲輝特汗。班珠爾爲和碩特汗。朕曾面諭車凌。阿睦爾撒納二人。第班珠爾尙未知悉。可卽諭伊知之。再納噶察告稱。將和碩特人移駐青海之處。從前納噶察來熱河時。朕降旨俟事成後。或在原游牧。或移居青海。悉惟爾便。並未諭令必移青海居住也。此阿睦爾撒納訥默庫所共聞。況朕方將封班珠爾爲和碩特汗。乃轉令伊舍舊地而移青海乎。若納噶察。不過一扎薩克。或欲移駐青海。亦無不可。俟事定後。伊再具奏請旨。班珠爾未來熱河。而納噶察又誤傳朕旨。著唐喀祿明白曉諭班珠爾等知之。諭唐喀祿奏班珠爾等願留北路一摺。著抄寄班第薩喇爾知悉。班珠爾兵少。本不成隊。伊旣不願往西路。朕已允其所請。但朕觀納噶察爲人狡詐喜事。今所告唐喀祿之言。有事成後封阿睦爾撒納爲汗。帶領哈薩克阿布賚等瞻仰。令與阿睦爾撒納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等語。甚屬含糊。似事成時。止封阿睦爾撒納爲汗。殊不知準噶爾平後。亦不過將伊四衛拉特台吉。分封爲汗。令各管屬下而已。並非止封阿睦爾撒納一人。統轄準噶爾地方也。若果如是。是仍爲達瓦齊矣。試思朕之辦理此事。果專爲伊等乎。伊等豫爲此言試探。是其所望甚奢。若將來止封阿睦爾撒納爲輝特汗。轉



不免失望。班第薩喇爾。可將封阿睦爾撒納爲輝特汗。其餘三姓台吉。封爲三汗之處。於閒中言及。俾伊等熟聞。庶幾妄念可消。至阿睦爾撒納游牧。在塔爾巴哈台。果否與哈薩克毗連。若相距遙遠。而爲此說。是欲藉哈薩克爲擅權之地也。伊等果知奮勉。朕不惜格外加恩。至專擅。則斷乎不可。著侍衛札克蘇密齎此旨。傳諭班第薩喇爾留心察看。俟準噶爾既平。阿睦爾撒納帶彼處頭目來時。再將哈薩克之事。會議請旨辦理。辛巳。諭。皇十四叔恂郡王。自封王爵以來。甚屬恭謹。竭誠供職。昨聞患病。適御齋宮。是以先遣阿哥等往視。賞給經被。今聞溘逝。深爲惻然。著派三阿哥前往穿孝。賞銀一萬兩。料理喪務。俟逾祭祀之期。朕當往奠。尋予祭葬。諡曰勤。上臨故恂郡王允禩喪次。賜奠。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去年收服扎哈沁時。努三烏勒登。卽應往擒巴朗。乃與薩喇爾等商議。便爾回營。且新厄魯特擄掠。不能禁止。並聞其選取佳物。牲畜成羣。不料無恥至於此極。努三烏勒登。著卽解任。拏往軍營。交阿睦爾撒納。審明具奏。努三駐處。著策楞前往。烏勒登駐處。著舒赫德前往。將所得擄掠物件。徹底查出。戊戌。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曰。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將伊游牧。移居烏里雅蘇台等處。朕以事屬可行。已准其請。惟奏請印文。招降



伊輝特台吉屬人一事。是其欲取多人。占據地方之意。已經微露。似平定準噶爾。全爲伊一人集事矣。薩喇爾到彼。務須留心防範。慎勿任其所行。然亦不可稍爲漏洩。此時薩喇爾進兵。愈速愈妥。若使阿睦爾撒納先進。似覺稍爲未便。薩喇爾其善體朕意。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庚戌。諭原任四川提督岳鍾琪。於皇考時。宣力西陲。勤勞頗著。卽如逆犯曾靜。遣張熙投遞逆書一事。岳鍾琪與之設誓。誘令供出實情。卽行參奏。居心甚爲誠實。其在西路軍營時。驕縱狂妄。於辦理軍務。亦多錯謬。然覈其功罪。自不相掩。至金川之役。用爲提督。雖彼時番酋有效順之意。而岳鍾琪深入番巢。住宿碉寨。曉以順逆。示以不疑。亦其忠信素著所致。是以加恩。特於本身授爲威信公爵。今伊已身故。雖公爵不應世襲。而其子孫。竟無一世職。朕甚憫焉。岳鍾琪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令其子孫世襲罔替。以示朕追念舊勛之至意。該部卽行文該督黃廷桂。俟伊子孫服闋時。給咨送部引見。乙卯。上啓鑾謁東陵。分編新降烏梁海人戶爲七佐領。丁巳。諭。漢時西陲塞地極廣。烏魯木齊及回子諸部落。皆曾屯戍。有爲內屬者。唐初都護開府擴地及西北邊。今遺址久湮。著傳諭鄂容安。此次進兵。凡準噶爾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



援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之士人。細爲記載。遇便奏聞。以資採輯。丙寅。

上還京師。三月乙亥。上親耕藉田。己卯。上啓鑾謁泰陵。壬午。回鑾。癸

未。廣西巡撫衛哲治題參原任湖南鹽驛道謝濟世。繼子謝夢雄。指官撞騙。並攜帶二子。赴湖廣江南就姻。不聽查審。得旨。謝濟世前任御史。以建言自命。歷任監司。屢蹈罪戾。俱邀恩寬宥。休致家居。應自知檢束。今據衛哲治題參。繼子指官撞騙。巧詞牽告。不聽查審。任意避匿。此風斷不可長。著湖廣江南督撫。於謝濟世所到之處。卽行拏解廣西。俟該撫審明後。仍解交刑部請旨。甲申。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所著堅磨生詩鈔。悖逆譏訕之語甚多。張泰開提督學政時。爲之作序。編次刊刻。張泰開由編修擢至侍郎。在內廷行走。見此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轉爲之刊刻傳播。實乃喪心之尤。今阿里衮審訊。據供序文非伊所作。集中前後編序文甚多。若非出於張泰開之手。則爲此序者何人乎。著在京總理王大臣。會同阿里衮。嚴加訊究。務得實情。至孫夢達路談等。曾經見過其詩。尙係微員。不足深究。但追出詩集足矣。若張泰開。則曾任卿貳。如此重師門而罔顧大義。不重治其罪。無以正人心。而申憲典。所有詩集四本。著一併發交王大臣等。逐條研訊奏聞。朕回京時。俟胡中藻拏到。



自另有諭旨明發。乙酉。上駐蹕吳家莊。閱永定河隄。丙戌。上幸涼鷹臺行。圍射熊一。槍殪虎二。上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諭曰。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譸張。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猖吠之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云。天匪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



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益可見矣。其梧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藉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頰首同。蓋謂嶽瀆蒙羞。頰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彼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歉。立加賑卹。何乃謂如佛前燈之難覲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有三年。然朕亦何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



詠。自謂殊似晉人。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孝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



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拏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庚寅。上還京師。壬辰。諭。原任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本一居心忠厚人。易爲屬員所愚。又身有殘疾。不能親身督率。以致滋弊。僨事。國法所在。固不可寬。戴罪河干。已經兩載。念係宣力舊臣。敷歷年久。方欲量給大臣職銜。以爲餘年光寵。今聞溘逝。不及蒙恩。殊爲可憫。著賞給內大臣職銜。俟伊子高恆。扶櫬到京日。賞內庫銀一千兩。料理喪務。癸巳。諭。張師載戴罪河干。已經兩載。著加恩准其回籍。所有未完應賠銀兩。著交與尹繼善等。酌量定限。分年完繳。壬寅。諭。軍機大臣。據薩喇爾等奏。噶勒藏多爾濟率衆投誠。看來大功告成。在指顧間。不勝欣慰。薩喇爾。遵朕訓示。動合機宜。實屬可嘉。俟功成後。加恩優敘。先將朕所佩荷包賜予。並賞給雙眼翎。以示優獎。噶勒藏多爾濟。乃準噶爾大



台吉。所屬之人甚衆。著薩喇爾。卽同札拉豐阿。鄂容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降旨曉諭。朕聞伊來降。甚爲喜悅。特遣玉保前往。降旨獎諭。因道遠不能多資什物。先將朕御用數珠荷包等賜予。俟大功告成後。更加殊恩寵錫。天朝此次用兵。實因準噶爾地方。互相殘殺。民不聊生。是以特命六師。前來拯救。俟平定準噶爾後。令四衛拉特人等。照舊安居。並封王爵。共享昇平。噶勒藏多爾濟。旣爲準噶爾大台吉。卽封爲綽羅斯汗。其阿睦爾撒納。應封輝特汗。車凌應封杜爾伯特汗。班珠爾應封和碩特汗。同至熱河朝覲。大加宴賞。故先爲宣示。俾汝知之。癸卯。諭西師報捷。諸部願入版圖。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國宗。著加尙書銜。往該處測度。繪圖呈覽。協辦陝甘總督尙書劉統勳。奏遵旨查出鄂昌詩稿。札稿。及書札。臣與鄂昌共事甘省。見其書詞閃爍。好爲隱飾。意其不過遇事多疑。識見鄙瑣。今閱札稿。除發價派屬員代買物件等事。罪止不應外。至如聞伊弟鄂容安將有北路之命。遂有奈何之辭。又於史貽直則夤緣訥賄。於黃廷貴則舞弊市恩。實出意料之外。謹籤進得旨。汝如此不瞻顧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勉之。



東華錄摺要卷三十七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乙亥乾隆二十年夏四月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鄂昌署中。查出字蹟。有與黃廷貴札稿。內稱撥解軍需銀兩。青潮不足者。十分之三。已諭司委婉照數兌收。通融搭用等語。黃廷桂爲人尙屬老練。且向來自稱孤立不倚。樹怨於衆。今觀鄂昌札內。委婉通融等語。則是黃廷桂前博耿介之名。而其實往來交結。非不可干以私者。此次姑從寬免其治罪。傳旨申飭。嗣後務宜痛加悛改。倘不知儆省。則素日老體面。終難保矣。至協解軍需。原係應行起運正項。何至青潮不足。其中或有別情。並著據實具奏。諭。據班第等。審訊努三烏勒登。擬以應斬監候。努三烏勒登。收復札哈沁後。並不往拏巴朗。實係貽誤軍機。罪不可逭。但念伊二人。去歲收服烏梁海札哈沁時。亦曾隨同効力。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留軍營。以閒散效力贖罪。壬子。致仕大學士張廷玉卒。遺疏聞得。旨。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卹。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成本意。至於配享太廟一事。



係。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優隆。則非爲臣子者所可要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譴。用申大義。今張廷玉患病溘逝。要請之愆。雖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卹。應仍謹遵遺詔。配享太廟。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其餘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議奏。尋予祭葬。諡文和。甲寅。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貲刊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到日另議。得旨。朕御極以來。從未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冊。何止數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所常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於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集內。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本朝撫臨中夏。百有餘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深恩。而胡中藻逆倫悖叛。乃至於此。其得罪於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於查嗣廷等案。大示義正。意狂誕之徒。必應知所畏懼。而不謂尙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囂頑。今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確訊。屢



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譸張。是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使鄂爾泰此時尙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爲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 皇考遺詔遵行。與現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係胡中藻自搆。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即著釋放。仍在上書房行走。効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旬。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寬免。呼爾璦台吉納木奇等。率屬來降。願隨同進剿。優賚有加。戊辰。琉球國世子尙穆。遣陪臣入貢請封。允之。己巳。賜琉球國王。改鑄清篆印。壬申。諭軍機大臣等。阿睦撒納奏稱。集賽宰桑。齊巴汗率衆投誠。即隨大兵前進。並遣副都統敦多卜。前往集賽招降。各處宰桑。俾即派兵擒獲巴朗。又遣達什敦多卜。招降宰桑都噶爾。辦理俱合機宜。朕深嘉予大功旦晚可望告成。阿睦爾撒納等。務當益加奮勉。以副委任。至齊巴汗冀沐朕恩。



親身迎接大兵。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並遣侍衛德善。齎孔雀翎帽。衣服荷包等物。前往賞賜。仍將大功告成後。另加恩賞之處。諭知阿睦爾撒納。此次辦理可嘉。著加恩賜與朕御用珍珠數珠一盤。荷包鼻煙壺各一件。色布騰。巴爾珠爾。青滾什卜。瑪木特。阿蘭泰。班珠爾。訥默。庫車。登札布。俾著賞給荷包鼻煙壺各一件。以示獎勵。五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阿睦爾撒納文稱。前後隊兵丁口糧。未全裹帶。或將牲畜易換。或將茶煙銀兩運解。沿途自行交易。阿睦爾撒納此言。甚屬錯謬。兵丁口糧。未全給領者。原爲伊等在途。難於攜帶起見。卽陸續給領。亦自有一定日期。豈有原領口糧。尙未全帶。反行續給之理。又伊稱兩路兵會合駐紮。若不一豫辦接續口糧。似乎少費籌酌。兩路兵一經會合。卽當長驅直入。又何庸駐紮守候。伊原奏。四月十五日。可抵博囉搭拉地方。今已至十七日。尙駐紮集賽。查伊屬下之人。此事儘可於成功後。從容辦理。何必亟亟查辦。不過藉查人爲詞。逗遛時日。竟無迅速奏功之意。況欲將伊查屬下人。遷移至博囉搭拉地方。明係欲藉此時。將伊屬下人等。豫爲糾合。俟抵伊犁後。將盡攫其財物。可以就近竄逸。逞其狡詐耳。朕用人推心置腹。何嫌何疑。如係無關輕重之小過。不妨置之度外。似此貪詐狡獪。伎倆畢



露。豈能逃朕洞鑒。班第須察其心跡。密加防範。不得稍有疎虞。再阿睦爾撒納文內。又以養贍準噶爾窮人爲言。此事斷不可行。朕另行降旨曉諭。可將此密諭班第知之。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奏稱。新降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台吉宰桑。俱

傾心歸順。冀受恩澤。惟察其情形。俱有不願封噶勒藏多爾濟爲汗之意。懇將此旨。暫行停止。薩喇爾相機酌辦。甚可嘉予。著即傳諭玉保。將朕所降封噶勒藏多爾濟爲汗之旨。不必宣諭。薩喇爾自進兵以來。諸事奮勉。今又能詳察彼處衆人情形。爲此陳奏。甚合機宜。著加恩賞銀一千兩。即由此處遣人送至伊游牧。以示鼓勵。命

林院侍講全魁。編修周煌。冊封琉球。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爾等奏。領

兵已過博羅布爾噶蘇臺。至登努勒臺地方。達瓦齊所屬。並無人在彼防守。其伊犁附近之台吉宰桑喇嘛等。俱已遣人招降。所辦悉協機宜。不勝欣慰。至所奏成功之後。請停止伊犁駐兵一事。薩喇爾等。蓋因準噶爾近年以來。生計窮蹙。若多駐官兵。恐不無勞費起見耳。朕前次諭令駐兵。原非欲令永遠駐守。以見辦四衛拉特。旗分佐領。並五集賽各鄂拓克人等。及哈薩克布魯特邊界一切事宜。若不令大臣駐紮。無所統率。遇有應行查辦事件。僅交四衛拉特。各部落汗辦理。究屬未協。且既駐大



臣不能不酌量駐兵數百名。或一二百名。以備差遣。至兵丁所需口糧。或收取達瓦齊輜重。或將諸鄂拓克。應納貢賦。徵收支給。俱已足資應用。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至伊犁時。會同妥議具奏。不必拘泥朕前旨。庚寅。諭鄂昌身爲滿州。乃在廣西巡撫任內。與逆犯胡中藻。唱和往來。見其大逆不道之辭。不但不知憤恨。而且引爲同調。喪心已極。是以將伊拏解來京。廷鞫之下。伊亦俯首無辭。惟稱萬死而已。又與史貽直札稿內。有玉成佳器之語。刑訊鄂昌。則供稱史貽直致書與伊。有河道之缺。已補甘藩之任。尙望鼎力玉成等語。而史貽直尙堅不承認。且伊向日與史貽直相厚。何至誣賴。史貽直又係年老。本不至因此事而革職刑訊。但爲伊子請託於前。又不據實陳奏。以圖掩飾。本應重治其罪。念其邇年尙屬勤慎奔走。著從寬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閉戶家居。鄂昌負恩黨逆。核其情罪。必應肆市。方足蔽辜。但尙能自知罪狀。一一供認。毫無隱諱。著從寬賜令自盡。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擒獲羅卜藏丹津。派侍衛台布等解送來京。並據達什敦多卜轉報。額伯津宰桑。所屬得木齊。諾爾布札卜巴顏轄。將逃人巴朗擒獲。同從前擒獲之孟克特穆爾。一併派員解送前來。羅卜藏丹津。負恩悖叛。逃往準噶爾偷生。



三十餘年。今兩路大兵直抵伊犁。無路奔逃。並將投降潛逃之巴朗。一併擒獲。實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著班第等。令解送之侍衛等。沿途小心防範。仍派乾清門侍衛。前往張家口。俟羅卜藏丹津一到。即速解京。候朕擇日獻俘。明正典刑。其擒獲巴朗之諾爾布扎卜。巴顏轄。奮勉可嘉。應從重加恩。但前此投降人內。並未見有額伯津。宰桑。及巴顏轄之名。著班第查明。如係新來投降者。即照投降宰桑之例。宣旨授爲散秩大臣。並賞給世襲雲騎尉銀一百兩。以示獎勵。諭同巴朗潛逃之車凌孟克之孫巴布勒等。現已一併擒獲。上年貝勒車凌孟克。及伊子巴朗。冀受朕恩。前來歸順。乃車凌孟克。赴熱河入覲時。巴朗乘間逃脫。不獨負朕厚恩。亦且悖逆其父。情罪甚重。國法難寬。朕已降旨。將伊解送來京治罪。但念車凌孟克。誠心感戴。在軍前奮勉行走。伊孫巴布勒。或爲巴朗所逼。或與巴朗同謀。俱可置之不問。總因加恩車凌孟克。特予寬宥。著薩喇爾將此傳諭車凌孟克知之。其巴布勒。至烏里雅蘇臺時。即著莫爾渾等。遣人送至車凌孟克游牧處居住。壬辰。阿睦爾撒納奏。臣等進兵至伊犁。沿途厄魯特回子等。牽羊攜酒。迎叩馬前。臣等宣布恩旨。無不額手稱慶。所在人衆。耕牧如常。毫無驚懼。臣等撫定賊巢。即渡伊犁河北。務擒達瓦齊獻俘。諭定



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部衆人等載道歡迎。現已撫定賊巢。達瓦齊遁竄游魂。可計日就縛等語。準噶爾一事實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籌辦未竟之緒。即朕御極以來。亦屢准其請安貿易。初未有典師致討之成心。邇年因其篡奪相尋。人心瓦解。諸部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及阿睦爾撒納等。叩關內附。先後踵至。其人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曉軍務。朕於熱河召見時。伊等皆深知感激朕恩。以願効前驅爲請。是其勢有可乘。機不容失。因籌及兩路興師之舉。而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今日諸王大臣具在。試各自揣本心。方創議伊始。確然信爲必當從事者誰乎。夫準噶爾一日不定。則其部曲一日不安。來歸之人。將日益衆。非得其地。何以處之。即朕籌辦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計日可就。是以禡牙推轂之典。概未舉行。設或時會稍有濡遲。朕亦惟有自爲引咎耳。然究不肯以畏難之見。徇浮論而失機宜。且近日滿洲陋習。假持重以文其退縮。在朕前並不據實陳奏。一惟退有後言。此風實可寒心。現在師行未及半載。初無血刃遺鏃之勞。軍資諸費。較前甫及十之一二。即喀爾喀部落。亦未以大兵經過。稍有滋累。而所至耕牧不移。壺漿夾路。爲互



古所未有。試問前此之鯁鯁過計。謂有損無益。必不可行者。今果有所損乎。否乎。果當行乎。否乎。皇祖平定朔漠。詩中有力排衆議之語。足見我朝家法。獨運乾綱。主持振作。羣臣惟當竭心協力。共思奮發有爲。若一任因循。不知其委靡頹敝。流入何等矣。故雖值此奏捷頻仍。遐荒底定。而朕心初不以爲喜。惟有感戴上蒼福佑。列祖貽庥。與廷臣益儆勗而已。其身歷戎行諸臣。調度合宜。克成偉績。應加懋賞。用示酬庸。阿睦爾撒納。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加賞豹尾槍四桿。其子著加恩封爲世子。班第。薩喇爾。俱著晉封一等公。並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綠朝珠。瑪木特。著晉封三等公。仍賞二團龍補服。雙眼孔雀翎。俱准其常時服帶。以示優獎。色布騰。巴勒珠爾。著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加增一倍。札拉豐阿。著晉封郡王。車布登。札布。普爾普。俱著晉封貝勒。車凌。著賞親王雙俸。所屬人員。加增一倍。車凌烏巴什。班珠爾。訥默庫。俱著晉封親王。車凌孟克。著晉封郡王。在事大臣官員兵丁。著該將軍等分別等第。造冊送部議敘。參贊大臣達爾黨阿。阿蘭泰等。一併交部議敘。兩路管理臺站官員。亦著查明議敘。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爲力矯積習。爲國任事者勸。軍機大臣等。並著交部議敘。所有一切應行典禮。大學士



會同各該衙門。詳察具議以聞。尋議大功告成。所有告祭天地。太廟社稷。陵寢禮儀。現在敬謹辦理。其凱旋筵宴。賞賚等事。遵旨於駐蹕熱河舉行。至一切應行典禮。敬稽舊典。請擇吉加上 皇太后徽號。進表行慶賀禮。頒詔天下。御製碑文。勒石太學。其大兵所過之處。及伊犁地方。有應行勒石者。亦請 御製碑銘。並開館纂輯平定準噶爾方略。從之。諭軍機大臣等。鄂容安在參贊大臣任內。奮勉行走。亦應加恩。但伊從前有準噶爾不宜辦理之議。伊父鄂爾泰與大逆胡中藻。師生交結。伊兄鄂昌。又與胡中藻附和黨同。鄂容安明知其事。不行陳奏。有負朕恩。伊若不前往軍營。原欲從重治罪。今因此次行走。免其治罪。即係朕恩。著將此傳諭鄂容安知之。諭福建按察司員缺。著史奕昂補授。史貽直私書請託。係伊自取之罪。原與伊子無涉。是以仍加錄用。將此旨諭令知之。諭大學士公傅恆。以加賞公爵。具摺奏辭。情辭懇切。及召見之際。又復面陳再四。至於泣下。並稱金川之役。叨封公爵。已爲過分等語。觀其不自滿假。倍深兢惕。信出至誠。實將來可以永承恩遇之道。朕心轉爲嘉慰。應俯允所請。用成厥志。所有平定金川。及準噶爾奏捷。兩次功績。均著併於現封忠勇公勅內。以昭茂典。仍於軍機大臣內。交該部從優。加等議敘。諭班第著封爲



誠勇公。薩喇爾爲超勇公。瑪木特爲信勇公。班第。薩喇爾。並著賞戴寶石帽頂。以示優獎。諭軍機大臣等。大兵平定伊犁。所有應行入覲人等。班第。阿睦爾薩納。薩喇爾。即將派定人數若干。何時可到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將應辦事宜。交兆惠妥協辦理。再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俱係噶爾丹台吉。伊等現在如有子孫。朕尙欲爲加恩。如竟無嗣續。深屬可憫。著班第等。查明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墳塋。照蒙古例致祭一次。仍由該鄂拓克人等內。酌量派人。永遠看守。並歲行祭掃之禮。將此通行曉諭。準噶爾人等知之。庚子。班第奏。阿睦爾撒納。密行告稱。若以噶勒藏多爾濟爲綽羅斯汗。衆心不服。不若於事定後。齊集各宰桑得木齊等。廣爲諮訪。於噶爾丹策零親戚中。不論何姓。擇衆心誠服。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衆。則輿情既協。亦可永遠甯帖。臣告以奉旨。封四衛拉特。各爲一汗。令自管轄。若另選別姓。不獨未合聖意。卽準噶爾衆心。亦豈允服。阿睦爾撒納。復稱我蒙皇上重恩。已極尊榮。復有何求。但我等四衛拉特。與喀爾喀不同。若無總統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禦諸敵。又生變亂。俟與額駙公同商酌。再爲陳請。臣卽密行知會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豫爲留心。再伊此時。惟以糾合從前失散之人。圖立產業爲急務。又



常言帶領鄂拓克。投降之宰桑索薩賚等。原係伊輝特部落之人。種種虛張聲勢。其希冀僥倖之心。已經畢露。俟大功告成。臣與薩喇爾鄂容安等。悉心辦理。不使稍萌妄念。再內大臣瑪木特退後。每摘發阿睦爾撒納之短。而覲面又多迎合。似屬年老昏憤。不可深恃。得旨。據班第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一摺。阿睦爾撒納。不無希冀僥倖之心。班第答以準噶爾地方。四衛拉特。封爲四汗之處。業已降旨。斷不可改。持論甚爲得體。若止封阿睦爾撒納爲汗。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爲伊一人集事矣。然伊卽潛萌覬覦之念。班第惟以奉有諭旨。不敢妄行陳奏。正詞相拒。料伊亦不敢遽爾妄行。但此念旣萌。久留彼處。於事無益。若卽促其來京。使之疑懼。亦有未便。俟達瓦齊就擒之時。將伊同衆台吉遣回。固可安然無事。但從前原有留伊駐紮辦事之旨。班第若恐急遽遣回。致伊頓起猜嫌。不若仍遵前旨行。班第惟酌量情形。善爲籌畫。不必拘泥朕旨。至瑪木特。原係一狡猾之人。其行爲更可不必深論。從前薩喇爾。亦曾將衆人不願封噶勒藏多爾濟爲汗之處。奏聞。朕曾傳諭玉保。令其暫停降旨。今阿睦爾撒納。又爲此言。看來衆心。果有不願。亦未可定。班第留心訪問。並察看噶勒藏多爾濟。如果不足服衆。卽由噶爾丹策零近族內。揀選一人。封爲綽羅斯汗。



之處。作爲己意。密與阿睦爾撒納。商議具奏。若其人尙屬可用。卽不必商辦。總俟伊入覲後。再行定奪。將此密諭班第知之。湖廣總督開泰奏。查荊州素出綾絹絲布。其所需之絲。取給本省。是楚中風土。非不宜蠶。止緣工匠習業平常。若令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能馴致改觀。並可做織綢紗。臣與撫臣。並在省司道。公同捐辦。已向江南雇募工匠來楚。復選覓荊州工匠到省。設立機局。使之試織。其做織之宮綢。府紗。頗肖江南。商店聞而購買。得價尙易。察其情形。似堪收效。惟是捐辦不能經久。又未便請動正項。查有惠濟加鑄節省工料錢二千餘串。可以暫借。俟民間學織者衆。卽將官局停止。料物變繳完款。報聞。六月癸卯朔。命四衛喇特。照喀爾喀例。每部落設監長一人。副將軍一人。丙午。阿睦爾撒納奏。臣等於五月初五日。渡伊犁河。隨領兵趨行。與西路大兵。聯絡聲勢。初十日。至華諾輝圖西里。見有賊人蹤跡。隨赴薩喇爾等營。定議兩路並進。迨至哈新烏蘇。身親察看。則達瓦齊擁衆萬人。後負格登山崖。前臨泥淖。駐營固守。正在相度間。據哨探人等。將自達瓦齊營內。脫出來投之莽漢們都二人俘送。據稱係明阿特鄂拓克之人。左近爲達瓦齊調取前來。今見大兵。情願投誠。達瓦齊自特穆爾圖淖爾。帶兵來此。軍械不整。馬力亦疲。各處所調



之兵。已收括無遺。現在衆心離散。願降者多。臣等詳察地利。於十四日。兩軍各據形勝。整陣以待。並示欲掠遊牧之勢。將誘出達瓦齊。乘機執縛。是夜派翼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厄魯特章京巴圖濟爾噶爾。新降宰桑察哈什等。帶兵二十二人。往探達瓦齊蹤跡。阿玉錫等突入賊營。衝擊出其不意。賊衆驚潰。自相蹂躪。達瓦齊僅率二千餘人竄去。黎明時。收服四千餘衆。臣等一面安撫。一面令郡王青滾雜卜。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等。領兵分路追躡。臣等亦統兵繼進。收取達瓦齊家屬。達瓦齊雖暫時免脫。勢已狼狽。可不日就擒。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帶領官兵。至達瓦齊駐營之地。派阿玉錫等。帶兵僅止二十二名。卽能買勇無前。使賊衆驚潰敗走。招撫數千餘人。深屬可嘉。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巴圖濟爾噶爾。察哈什等。遵令乘夜翻營。一鼓先登。所向披靡。尤爲實力奮勉。俱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仍加賞男爵。准其世襲。並賜銀三百兩。兵丁二十二人。俱著授爲三等侍衛。仍各賜銀一百兩。其投誠之厄魯特莽漢們都。著阿睦爾撒納。酌量賞賚。以示獎勵。己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賞策楞都統銜。駐巴里坤辦理軍務。乙卯。諭大學士陳世倌等奏。江浙士庶。望幸情殷。請於明歲再舉南巡一摺。朕自乾隆



十六年。巡幸吳越。迄今已閱五載。該督尹繼善等。均曾具摺奏請。朕因西師。尚未凱旋。未經允准。現今膚功迅奏。荒服敕甯。南省民風吏治。時厯於懷。而高堰隄工。尤數郡生靈攸繫。上年告竣以後。正當親加察勘。前降旨於明歲春月。展謁孔林。著允大學士所請。於禮成後。敬奉 聖母鑾輿。順道前往江浙。以抒勤民之隱。而慰望幸之忱。己未。以逆犯羅卜藏丹津巴朗孟克特穆爾等。解送來京。遣官祭告太廟社稷。行獻俘禮。庚申。上御午門樓受俘。巴朗孟克特穆爾正法。羅卜藏丹津。交軍機大臣等審訊。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羅卜藏丹津。背恩叛逃。理應從重治罪。但伊入準噶爾年久。又率伊二子。迎接大兵。隨同前進。朕施特恩。將羅卜藏丹津父子。免其死罪。羅卜藏丹津。著留京。賞給房屋一所居住。不許擅出。伊二子著入正黃旗蒙古旗分。授爲藍翎侍衛。在司轡上行走。並著班第查明羅卜藏丹津家屬。及所屬二十戶。不必遷移。仍令在原處居住。羅卜藏丹津二子。於此處另行賞給妻室。諭達瓦齊現在脫逃未獲。如布魯特。不行擒送。薩喇爾仍須帶兵前進。所有副將軍印。不必繳回。仍留與伊帶用。並派哈達哈額爾登爲參贊大臣。甲子。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初尙知感恩。勉力從事。速冀成功。自入塔木集賽游牧以來。所至迎降。伊漸



志足意滿。惟知尋獲被搶人口。攫取牲隻。又妄自誇張。謂來歸之衆。俱係向伊投誠。及入伊犁。益無忌憚。縱屬下人。肆行劫奪。不行禁止。及得達瓦齊游牧。所收牲隻財物。多方隱匿。駝馬各千餘。羊至二萬餘。又素性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殺害。衆心怨恨。遂思擁衆自衛。不願撤兵。臣等時爲催促。推諉觀望。且云巴里坤額爾齊斯二處。仍須各留精兵五千駐防。明係仗我師力。威服準夷。以遂私計。至奏曉諭哈薩克勅書時。阿睦爾薩納。故意猶豫。欲先自行遣使。臣等力指其非。始令侍衛順德訥同往。再取達瓦齊游牧處。一切牲隻財物。伊百計阻撓。至今尙未得清查。至查辦牧場。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尙未辦。一味遷延。惟與各宰桑頭目。私相往來。行蹤詭祕。卽如入覲人數。並不卽爲派定。催促再四。始行開送。又屢行更換。凡有傳行事件。並不。用印。仍做達瓦齊私用小紅鈴記。臣等節次理論。終不遵行。動卽揚言。此處人衆欲叛。視薩喇爾如讐。潛行猜忌。阿睦爾薩納。圖據伊犁。戀戀不已。仰懇特降諭旨。令其速行入覲。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其非分之想。至納噶察。居心詭詐。惟知附和。並請調往青海駐防。以散其黨。再阿睦爾薩納。揚言此處喇嘛等謀叛。請將濟隆胡圖克圖。速行遣往。令其宣諭衆庶。安輯人心。阿睦爾薩納。久居此處。致伊等猜疑。必致。



生變。或因欲實其言。潛行鬼蜮。故生事端。俱不可不先事預防。諭軍機大臣等。班第鄂容安。將阿睦爾撒納妄行覬覦。阻撓事務。及貪取牲畜各情形。密行陳奏。班第鄂容安。留心察看阿睦爾撒納居心行事。據實奏聞。甚屬可嘉。但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僥倖。貪得牲畜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實據。阿睦爾撒納自投誠以來。疊受朕恩。事事出於望外。至朕辦理庶政。一惟秉公執法之處。伊未經身試。是以志氣驕盈。希圖僥倖。亦事所必有。班第等卽據實陳奏。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今朕於阿睦爾撒納摺內。溫旨批諭。令伊卽行入覲。班第等亦當婉言曉諭。使其起程前來。毋致驚疑。此時班第鄂容安。再細心察看。如阿睦爾撒納占據僭越之形。果有實據。卽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如此之極。不過希圖肥己。亦不必過於苛求。倘伊稍有知覺。轉於事無益。著班第鄂容安。密與薩喇爾。詳細商議。公同體察奏聞。若無確據。而過甚其詞。亦不能逃朕洞鑑。班第等務宜詳密。毋得稍有洩漏。命舒赫德仍留烏里雅蘇台。以章京效力行走。戊辰。班第奏六月二十三日。朗蘇等回營告稱。達瓦齊並其子羅卜札宰桑愛爾齊等七十人。已被回人霍集斯伯克。設計全行擒獲。現帶兵二百。起解來營。卽遣兵一隊。前往木素口。



接應等語。臣等即派索倫兵三百名。喀爾喀厄魯特兵二百名。令副都統額爾登額。喀爾喀公薩木丕勒等。帶領接應。令將達瓦齊。嚴行解送。下部知之。庚午。諭。據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指稱防守哈薩克布魯特。用鈴記調兵九千。又送銀與喇嘛熬茶。並云。將來統據準噶爾之後。當即善爲照看。又擅殺達瓦齊衆宰桑。抄沒家產。私用噶爾丹策零小紅鈴記。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又告諭屬下。有哈薩克懼伊。伊在此。斷不敢前來等語。種種不法之處。圖據準噶爾。已無疑義。豈必待其生變。始爲實耶。由阿睦爾撒納福薄。不能承受厚恩耳。由此觀之。伊未必即遵諭旨前來瞻仰。即使前來。若令仍往準噶爾。伊斷不能安靜守分。必致妄行滋事。與其俟伊結交煽惑。變遲而費大。何如及今辦理之爲得也。看來此事。斷乎不可不辦。朕意已定。將此密諭班第等。阿睦爾撒納。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拏辦理。相機完結。伊所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拏解前來。其餘無干人等。慰諭釋放。候旨遵行。秋七月甲戌。命纂平定準噶爾方略。丁丑。諭。前班第等。屢次密奏阿睦爾撒納負恩狂悖。斷難姑容。是以特降諭旨。令其密行擒治。今阿睦爾撒納復欲速來入覲。語屬可疑。未必出於至誠。特因所行非禮。懼班第等擒治。因而多方逞其



狡獪。是其言雖可聽。實無欲來之心。或行至中途。託病遷延。或至塔爾巴哈台遊牧。依戀久居。均未可定。夫以阿睦爾撒納如此奸宄狂悖。豈僅降旨開導所能了事。若不將伊擒治。又何如置之不問。今伊惡跡已顯著如此。班第等不思密爲辦理。但稱請朕面加詢諭。以折其心。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著速行密諭。如此際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之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善。若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班第等接到此旨。約計阿睦爾撒納行程未遠。即遣人將伊追回擒治。如已逾旬日之外。亦須沿途詳密偵探消息。再行辦理。班第等務須盡心籌畫。乘時決策。毋得稍示萎靡。致失機宜。再額林沁多爾濟。不過小有才之人。未經更事。一切密要之語。且勿令與聞。乙酉。諭。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將所賞黃帶孔雀翎置而不用。並不將已經內附受恩之處。告知厄魯特人衆等語。阿睦爾撒納種種悖逆。斷不可留。即此一節。應即明正典刑。又據奏稱。阿睦爾撒納阻止班珠爾等前來入覲。又班珠爾倚藉勢力。將並非伊舊日屬人。歸併管轄。經班第等駁回等語。阿睦爾撒納欲留班珠爾齊木庫爾等在彼。不令同來入覲。明係留其黨羽。欲增其羽翼。其叛跡愈著。班第等此次力折阿睦爾撒納阻止班珠爾之議。薩喇爾即將諾海奇齊克等派出。



防禦。不令阿睦爾撒納得逞奸謀。甚屬可嘉。班第。鄂容安。薩喇爾。務宜加意奮勉。和衷集事。庶不負委任之意。八月丁未。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己酉。諭。班第奏稱。奉到六月二十八日諭旨。阿睦爾撒納。業與額琳沁多爾濟同行。又有各處撤回兵丁在後。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入覲等語。阿睦爾撒納。果來至熱河。辦理自易。且將伊罪惡。暴白於新來投誠人等。亦可以快衆心。而彰國法。但伊甫經起程。即有人指其罪狀。紛紛告訐。伊豈不聞風畏懼。且伊自揣所爲。必不敢前來入覲。雖已起程。或沿途託故。戀住遊牧。事所必至。現在已抵何處。摺內未經奏明。前曾諭及起程。在十日以內。卽行擒治。此時曾否辦理。所當加意慎密。如尙未辦理。現在雖有攻擊之人。且陽爲解勸。置之不問。切勿令其知覺。致生他變。壬子。上奉皇太后。駐蹕熱河避暑山莊。丁巳。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庚申。諭。朕自木蘭回鑾。約計九月二十日以前。可抵熱河。彼時正當筵宴。準噶爾諸台吉之際。尹繼善。值此嘉會。不可不躬逢其盛。且便於商略事宜。著傳諭該督。逕赴熱河。同入筵宴。尹繼善。厚重有體。在滿洲大臣中。可壯觀瞻。使外藩見之。亦足增色也。九月甲戌。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奏。八月十八日。至烏隴古地方。阿睦



爾撒納。將印信交臣。告稱先至游牧。再行入覲。次日阿睦爾撒納。從額爾斯齊地方逃去。沿途搶掠。臣卽揀選索倫兵二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起程追逐。諭軍機大臣。額琳沁多爾濟奏。阿睦爾撒納逃遁情形。甚屬含糊。著將其摺抄寄班第等閱看。此時若得逋逃信息。卽遵照前旨。相機辦理。仍將所得信息。及如何辦理之處。速行奏聞。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莫爾渾等奏稱。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貝子德濟特。克什克台。吉鄂爾參等。將阿睦爾撒納。私遣至游牧之們都。及二僕人拏獲。詢知阿睦爾撒納。通信游牧人等。先行起程。伊卽從阿爾台一路來迎等語。額琳沁多爾濟。奏報阿睦爾撒納。中途逃遁。甚屬含糊。朕尙未深信。今伊私遣屬人通信游牧。以冀潛逃。種種逆蹟。俱已敗露。實爲深負朕恩。齊木庫爾普爾普等。不顧弟兄私情。將伊所遣之人。拏獲送到。深明大義。實可嘉予。齊木庫爾等所屬戶口。仍令伊等自行管轄。俟擒治阿睦爾撒納後。卽將阿睦爾撒納戶口產業。分別賞給伊等。以示鼓勵。仍俟來京入覲。另行加恩。著傳諭阿蘭泰知之。丙子。諭。據永常奏稱。阿巴噶斯。哈丹等。將西路臺站搶掠。奪取官茶等語。則伊等黨惡爲奸。迹已彰著。阿睦爾撒納。受朕厚恩。喪盡天良。謀爲叛逆。實天理人情所不容。必應擒獲治罪。永常此次辦理。



尙屬勇往。仍著辦理定西將軍事務。策楞。玉保。札拉豐阿。俱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丁丑。

諭阿蘭泰奏稱。已將阿睦爾撒納妻子。及班珠爾等收獲。派侍衛富廉等解

送來京。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密爾等處等語。伊等所奏阿逆之妻。並不聽從潛逃。此特見我兵已至。無可逃遁。故爲此飾詞。豈可憑信。如果誠心不肯潛逃。則

阿逆之詭計。伊妻早已聞之。何不先行呈訴。著將此情節。另行詳悉具奏。所獲阿逆遣回游牧之們都等。審訊明白。卽在彼處正法。或於烏里雅蘇台地方。嚴行看守。俟擒獲阿逆。一同獻俘。將此詳諭阿蘭泰等。遵照辦理。

諭據阿蘭泰奏。扎薩克林丕

勒多爾濟等。爲阿逆所困。伊等各發矢突圍而出。旋遇阿逆輜重。奪取白蠟盔纓等物。林丕勒多爾濟等。奮勇可嘉。速行送至熱河。其兵丁等。各賞銀二十兩。以示獎勵。

諭據阿蘭泰等奏。拏獲阿逆遣往游牧之阿穆爾濟爾噶勒等七人。解送烏里雅

蘇臺。交永貴麒麟保巖審等語。所獲皆係重犯。著傳諭阿蘭泰等。此際如已審訊。一

面取供具奏。一面遣妥員解送熱河。如未審訊。亦卽解來。再阿逆之子。斷不可留。卽

解送至京。阿逆之妻。係納默庫之姊。伊二女。朕降旨賞給納默庫。著哈達哈阿蘭泰。

卽交彼處。

壬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賞綽羅斯台噶勒藏多爾濟



等銀兩冠服。癸未。諭準噶爾部落人等。互相殘殺。羣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  
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懷德。率屬來  
歸。從軍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錫爵。準噶爾舊有四  
衛拉特。今卽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爲綽囉斯汗。車凌。封爲杜爾伯  
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爲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爲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  
魯爾等。均分別授爵。仍管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及噶勒藏多爾濟等。受朕深恩。  
其董率所屬。各勤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無怠。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永常駐兵穆壘。指示辦理。尙屬奮勉。故仍令辦理將軍  
事務。授爲內大臣。昨覽伊奏。聞阿逆叛逃。卽帶兵卻走。實屬懦怯。不勝將軍之任。著  
革去內大臣。以副都統銜參贊效力。定西將軍。著策楞補授。策楞身負重譴。朕加恩  
復用。務宜奮興士氣。揚播軍威。毋稍推諉。此旨到時。札拉豐阿。玉保。亦將至軍營。策  
楞速整齊兵馬。俟伊到時。會商擒剿。阿巴噶斯哈丹等。領兵直抵伊犁。方爲合宜。  
庚寅。諭永常一聞阿逆在逃之信。無端退避。畏葸乖張。甘心僨事。實出情理之外。  
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任將帥而勵戒行。永常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定西將軍印務。



前有旨著策楞補授。今觀策楞竟不能自發一謀。自出一慮。惟聽永常妄行調遣。恐不能勝將軍之任。策楞著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即日帶兵前往。其定西將軍著拉豐阿補授。

諭。劉統勛奏請駐哈密。籌辦進兵事宜。甚屬錯謬。朕初不意劉統勛亦張皇失措。茫無定識。至於如此。軍營衆心所恃。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一都統。無端自相驚怖。舍穆壘而回巴里坤。今又議舍巴里坤而就哈密。軍心其何所恃。此時台站偶斷。止應急籌安接。以通伊犁聲息。所發班第等報匣。何至盡行繳回。竟漠然置之度外。是何心耶。著一併嚴行申飭。報匣仍發還。

丙申。諭。劉統勛奏西路實在情形一摺。乖謬已極。現今伊犁平定。各部歸誠。已隸版輿。伊犁皆我界內。尙何內外之可分。今西路台吉宰桑。皆知遣人來告軍營。求以兵力壯其聲勢。其自效之意。顯然可見。而永常劉統勛。乃望風疑畏。罪無可逭。永常已降旨革職。拏解來京。劉統勛加此乖張。貽誤軍旅重務。若以其係漢人。爲之寬恕。而不治以應得之罪。則是朕歧視滿漢。且將復何以用人。何以集事耶。劉統勛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伊子劉墉。亦著革職。拏交刑部。永常子額勒登。著革職。在軍營效力。永常劉統勛在京諸子。並著拏交刑部。所有各本旗籍。及任所貲財。並著查出。爲償補軍需馬匹之用。



冬十月。

上奉

皇太后。自避山莊回鑾。

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

杜爾伯特台吉班珠爾來稟。班第薩喇爾等。帶領達什達瓦兵。由珠勒都斯。覓路而出等語。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瑪木特。僅率兵數百。驟值賊匪爲變。朕心實爲廼慮。是以屢降諭旨。催趲永常策楞赴援。今聞班第等已出。深堪軫恤。將朕所佩荷包發去。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瑪木特。各賞給一箇。日今擒捕賊匪。最爲緊要。計班第薩喇爾到時。札拉豐阿。玉保。噶勒藏多爾濟。諒皆可到。伊等公同商議。將所有兵衆。歸併一處。或由額林哈畢爾地方搜捕。或徑行平定伊犁之處。詢問鄂勒哲。相機辦理。布庫努特庫圖齊納爾阿巴噶斯等。鄂拓克人戶。俱著殲戮。其宰桑頭目。悉從誅夷。馬匹牲畜。分賞衆兵。以壯軍力。壬子。諭劉統勛。前已降旨革職。拏解來京治罪。但朕念劉統勛所司者。在糧餉馬駝。其軍行進止。原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緘默自全。轉可不致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尙可原也。劉統勛在漢大臣中。平日尙奮往任事。朕於萬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線可生之路。劉統勛著從寬免其治罪。發往軍營。交班第令其在司員內。辦理軍需。效力贖罪。倘伊以爲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來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處。伊子俱著釋放。劉墉著加恩在編修上行走自效。至策楞去。



歲卽以恇怯獲罪。今復用爲都統。於永常退回時。卽當一面參奏。一面帶兵進剿。乃一味曲從。依違觀望。故亦降旨革職拏問。在伊實有應得之罪。但此番坐失機宜。永常實爲罪首。策楞乃因伊獲譴。亦著從寬免其治罪。交與札拉豐阿。令在司員內。辦理糧餉。效力贖罪。劉統勛前後所奏摺並發。甲寅。上奉皇太后還京師。丁巳。以達瓦齊羅布札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解送至京。遣官告祭大廟社稷。行獻俘禮。戊午。上御午門樓受俘。釋達瓦齊等。交理藩院。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碑文。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辛酉。諭策楞奏稱。據達什達瓦屬人索諾木。從伊犁脫出。告知將軍班第等。陷賊之信。現在達什達瓦之妻。率其遊牧前來等語。此信屬實。必須會合兵力。大爲辦理。至索諾木所稱。八月內。敦多克曼集巴朗圖布慎。會同喇嘛回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而薩喇爾帶兵百人。爲烏魯特宰桑納親哈什哈之子錫克錫爾格所困。又伊犁之喇嘛等。傳書達什達瓦遊牧。阻其遷移各情節。俱屬可惡。策楞等進剿時。務將此項賊人。臨陣斬獲。或擒拏解京治罪。勿使漏網。現在既有此信。則從前發回班第等報匣。及節次諭旨。不必久候。著扎拉豐策楞卽行閱看。相其緩急。次第辦理。策楞此次辦事。頗知奮勉。著加恩授爲參



贊大臣給與副都統職銜。札拉豐阿未到時。仍著署理將軍事務。並諭札拉豐阿知之。壬戌。策楞奏。諾爾布琳沁遣宰桑諾爾布齊木布來告。擊敗阿巴噶斯哈丹後。欲進剿。因塔木集賽與之合。且業克明安台吉察袞德濟特。俱同黨據險。恐其夾攻。暫移都爾博勒津遊牧。阿巴噶斯等。現於圖古里克等處據守。又扎那噶爾布屬人濟爾噶勒。拏獲克什木等。遣往額林哈畢爾噶送信之台吉納旺。解送前來。詢稱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搶臺站。二十四日。將軍大臣等。帶兵向崆吉斯行走。二十九日。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克圖布慎巴朗及喇嘛回人等。前至烏蘭庫圖勒。圍住將軍大臣。班將軍。鄂贊參。俱自盡。薩將軍。帶達什達瓦兵百人。脫出後。聞爲錫克錫爾格所獲。送往伊犁。又稱哈丹帶兵至烏隴古。尋阿睦爾撒納。並無蹤跡等語。伏思旺納所供。恐係揚言煽惑。自應帶兵速進。擬卽日往會諾爾布琳沁。共商進剿。諭策楞所辦。俱合機宜。卽整頓兵力。直抵伊犁。剿捕賊黨。然亦須量力前進。不可輕忽。前因未得信息。因令札拉豐阿。暫駐額林哈畢爾噶。今事勢如此。札拉豐阿。自應同哈達哈策玉保等前進。其安撫遊牧。辦理臺站各事宜。著達爾黨阿。雅爾哈善。帶兵繼進。以作聲援。十一月。癸酉。諭。策楞奏稱。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札布台吉。



唐古特宰桑鄂爾奇木濟。將叛逆宰桑敦多克曼集。鄂拓克之得木齊沙喇勒岱等。五得沁遊牧剿滅。札那噶爾布。諾爾布琳沁。又將布庫努特三得沁遊牧。盡行殺戮等語。此次辦理。俱甚妥協。此時兵力甚盛。策楞卽會同諾爾布琳沁等。進取伊犁。策楞自知前譴。奮往從事。悉協機宜。額林哈畢爾噶等應共知其爲將軍。不便更替。著卽授爲內大臣。兼定西將軍。札拉豐阿。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卽將達爾黨阿帶往之印。給與掌管。駐札額林哈畢爾噶辦理軍務。達爾黨阿。授爲參贊大臣。同伊辦事。玉保。隨將軍策楞。帶兵前進。伊等同心協力。擒剿逆賊。搜捕黨羽。總期於事有濟。共奏膚功。無將軍參贊之分。策楞等其仰體朕意。以副委任。策楞著加恩賞銀一千兩。伊子特通額。已施恩免罪。授爲三等待衛。並著隨往軍前效力。癸未。諭前準噶爾夷部。數年以來。篡奪頻仍。所屬諸部。率衆內嚮。接踵而至。朕爲天下共主。旣不忍拒而不納。將爲之經理遊牧。卽因其地處之。爲長久計。而兩朝未竟之緒。亦乘此事機。一勞永逸。此用兵之本意也。至達瓦齊之立爲台吉。不過外夷自相篡竊。原可不必聲罪致討。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但以達瓦齊進貢請安。居然以噶爾丹策零自處。是以降敕切責。旋復遣使叩關。情詞恭順。則大軍已入其境。未得至京。將軍等取其書。



奏之。及王師進取伊犁。伊畏避逃竄。亦情理所有。是達瓦齊原無獲罪於天朝之處。伊之殘酷暴虐。亦皆出阿睦爾撒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庸憇可憫之人耳。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往。實不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膈本懷。非由飾說。古者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封爲親王。賜第京師。奉朝請。朕撫馭萬國。一秉大公。仁育義正。惟聽人之自取。可將此宣示達瓦齊。並曉諭中外知之。乙酉。嘉貴妃薨。命追封皇貴妃。尋冊諡嘉淑皇貴妃。庚寅。達爾黨阿奏。親王成袞扎布等。追剿包沁叛衆。至烏隴古之扎克鄂博地方。將肯哲顏達什巴雅爾圖薩哈。及伊等妻孥。盡行剿滅。計殺三百餘人。俘四百餘口。効力人員。請交部議敘。報聞。十二月壬寅。諭軍機大臣。台柱奏報永常在臨漳病故一摺。甚不明晰。著阿里袞馳驛前往。詳加相驗。所有押解來京之參領阿三泰。著革職拏問。交阿里袞帶回。滿兵四名。著乾清門侍衛拏解刑部。戊申。諭阿睦爾撒納。本一姦詭狡惡之人。因數年來準噶爾部落。篡奪相尋。希圖吞噬。而準噶爾台吉。乃綽羅斯世傳。伊係輝特。勢不能遽行竊據。遂以達瓦齊爲奇貨。誘助攻殺。伊得從中取事。及達瓦齊既爲台吉。不遂所欲。乃率衆來降。彼時策楞舒赫德。議留其丁壯於軍營。



老幼婦女。悉於歸化城安置。朕爲天下共主。彼以窮蹙來歸。而轉令其妻子離散。實所不忍。且伊擁衆數千戶同來。亦斷不肯聽其離析。勢必四出劫掠。其爲害於喀爾喀者甚大。是以治策楞舒赫德之罪。而召見阿睦爾撒納於熱河行在。錫之封賞。伊即向陳平定準噶爾方略。準噶爾一事。乃我皇祖皇考。屢申撻伐。未竟之緒。本所當辦。今旣機有可乘。自不容已。而以夷攻夷。非即用伊爲先導不可。是以即用伊爲將軍。然朕已早燭其未可深信。故令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與之同行。密降諭旨。阿睦爾撒納。若實心出力。可與之事權。以誠感之。若有反叛之狀。則汝收將軍印。便宜行事。伊旣向化而來。朕惟開誠布公。實心相待。加以厚恩。伊亦人類。甯不知感。此上蒼所鑒臨。初非術馭之。利結之。逆詐而豫圖之也。迨伊犁旣定。朕降旨封四衛拉特爲四汗。伊遂潛懷逆謀。欲併據準噶爾。遣人至哈薩克。揚言伊領兵平定伊犁。而不云天朝大兵。又託言哈薩克人衆。謂非令伊爲總台吉不可。私調兵數。置將軍印不用。用準噶爾台吉私印。植黨修怨。殘殺自恣。六月內。班第等具以奏聞。朕卽降旨。令其卽軍中拏問治罪。班第等旋奏伊將遵旨入覲。朕召軍機大臣。示以所奏機宜。皆謂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瞻仰。或慮其回巢後。滋生事端耳。而朕卽豫料其必不



前來。是以復令班第等。即於彼中相機從事。若已起身。在旬日內。必當追回。迅速拏問。蓋伊既懷叵測。即詐稱入覲。亦必於途次遷延。若不早爲完結。必致生變。與其俟伊交結煽動。變遲而費大。何如及時乘機辦理之爲得也。乃班第等奏稱。已遵旨遣人追取。適有哈薩克使者同行。恐其驚疑。復將追取之人撤回。獨不思哈薩克自大兵平定伊犁。即屢次遣使至營。本極恭順。且深悉阿睦爾撒納之反覆狡詐。果正其罪。亦何妨明切曉諭。示以天討。彼何驚疑之有。此班第等不能遵旨辦理。自失機宜之大端也。朕見班第等不能在外完結。卽料其至伊游牧地方。必且竄匿逋誅。潛取家屬。因降旨烏里雅蘇台軍營大臣等。令於撤回滿洲索倫兵內。截留一千名往禦。而阿睦爾撒納果密使心腹。邀其妻子。刻期奔會。幸其所使班珠爾後期。我滿洲索倫兵已詰朝畢集。遮留其妻子部衆。無一人闌出者。班珠爾等伎倆既窮。始束身入覲。仍計回時刦之以去。此朕於熱河親訊時。據班珠等一一供吐者。若朕不豫爲部署。彼之家屬人衆。將安然遠颺。豈不增其羽翼耶。額琳沁多爾濟。我之札薩克親王。班第等以其老成可任。令與阿睦爾撒納同行。乃齊木庫爾。既逆告其弟。逆謀已著。速當擒戮。而恬不知警。但答以我軍親王。彼雙親王。不敢便宜從事。夫既爲國家叛



賊尙何雙親王之足論。及阿睦爾撒納。繳授將軍印信。令伊先行。尙不覺悟。逾日乃知其遁去。始以兵追捕而已無及矣。此又自失機宜之一大端也。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駐紮伊犁。受心膂之寄。當聯爲一體。乃班第爲人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鄂容安雖尙知大體。而不能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畫。未能洞悉。頗有漢人習氣。至薩喇爾之在準噶爾。譬之內地王府長史護衛者流耳。今雖授以顯秩。彼衆原所不服。而伊復粗率自大。三人者。性習各殊。安望其能和衷共濟。重以阿睦爾撒納之奸。其所不悅。盡遣入朝。三臣之左右。皆其黨羽。三臣深信不疑。疏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緩急無應。而軍營金帛茶布。以備賞賚者。頗充裕。夷衆眈眈以視。而班第等初不介意。卽如敦多克曼集。乃阿睦爾撒納所信用。班第等一聞搶掠臺站之信。卽應立爲擒戮。以翦其爪牙。乃轉令傳偷喇嘛。安撫夷衆。敦多克曼集因得招集羣兇。操戈相向。三臣倉卒衝突。賊衆大集。勢不能支。班第鄂容安捐軀以殉。薩喇爾被執。設班第鄂容安見機明決。早爲之所。安得至此。此二臣之殞命。皆由自誤。無所歸咎。而朕用人失當。自誤亦無可辭也。所可異者。阿睦爾撒納之狂悖情形。色布騰巴勒珠爾。在軍營時。皆所深悉。且曾受朕密旨防範者。乃毫不加察。反爲其所愚。與班第等如



水火。朕是以命其來京。乃在朕前。仍無一言奏及。伊親爲額駙。位列藩王。豈其與逆豎同謀。實可信其必無是理。特年少無知。初不料其至此也。至永常以領兵大臣。駐守烏魯木齊。聞臺站被掠。初以爲窮夷自相攻劫。奏到帶兵追逐。意尙近於勇往。即加內大臣銜。以示鼓勵。及聞阿睦爾撒納逃叛。輒畏葸乖張。甘心僨事。退回巴里坤。而置伊犁於度外。設令永常。當業克明。安宰桑。札木參等。叩轅請告之時。厲兵迅往。諸部得所依倚。協力搜捕。阿睦爾撒納。子身遁軼。可計日就擒。西陲早已安帖無事。如北路之殲滅包沁。是其明驗也。若以爲臺站已斷。難於前進。則現在策楞。與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又何能以偏師深入。振我軍威。而伊犁之喇嘛宰桑等。皆聞風內嚮。悔懼自新。願率衆追捕叛逆。以贖其罪耶。策楞旣能奮勉。以蓋前愆。爰授以定西將軍。而永常之罪不容誅矣。今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總之此事。諸臣昧於機宜。節節貽誤。然其中蓋有天意。何則。朕思阿睦爾撒納。雖傾險反側。但當伊犁甫定。衆或以其爲國宣勞。而一切罪狀。惟軍營大臣見之。朕及軍機大臣知之。天下後世。不盡知之也。又設使其遵旨入覲。朕爲久遠計。本欲宣播其奸。拏問治罪。然無知者。猶將有烏盡弓藏之議。是今日之逆跡顯露。使人人知其必不可不誅。未



必非上蒼之默啓也。人情樂於觀成。難於謀始。上年定議用兵。舉朝率多疑議。今伊犁平定。則以爲事出意外。聞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又以爲究不可辦。且以爲此固當然。今聞伊犁宰桑悔罪擒賊。或又以爲恐未必然。人心風俗。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愧且懼也。班第鄂容安見危授命。固爲可憫。然於事無補。迥非傅清拉布敦之殞身西藏。爲國除凶者。可同年而語。然一死已足自贖。班第誠勇公爵。仍著加恩。令伊子巴祿承襲鄂容安襄勤伯爵。著該旗帶領伊子引見。令其承襲。朕於軍國重務。一本大公。隨機順應。順者嘉予之。逆者誅討之。奮勇者獎勵之。怯懦者罰殛之。惟準乎事理之至當。初非窮兵勤遠。亦不致耗財重費。合計現在軍需。較之雍正年間。所費不及六之一。而偏災賑卹。與夫中外賞賚。初未因軍興稍有裁損。此王公大臣等所共知者。彼妄生異議者。誠何心耶。用將此事巔末。並在事諸臣功罪。宣諭中外知之。命伊犁本年貢賦。加恩寬免。自明年爲始。永免原納貢賦之半。庚戌。以策楞爲領侍衛內大臣。丙辰。駐紮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副將軍薩喇爾遣伊兄布林。及察哈爾藍翎侍衛納木札勒等。帶領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來使鄂爾奇木濟烏魯特來使鄂斯庫綽和爾來使韋納克克喀特來使齊木



伯勒和碩特台吉圖們來使烏特巴拉等五人。至巴里坤告稱。八月二十四日。克什木等作亂。薩喇爾及布林等力戰。將軍班第尙書鄂容安。至哈斯河察罕白新地方。被宰桑巴桑圍困。力竭自盡。薩喇爾衝走。二十六日夜。至崆吉斯河。爲錫克錫爾格所執。看守六十日。後準噶爾台吉宰桑喇嘛等。自知罪愆。議擒賊自效。現聞阿睦爾撒納。同台吉額淋沁舍楞。在博囉塔拉道都托羅垓地方居住。各領兵往擒。薩喇爾同公丹拜。藍翎侍衛和通。鄂勒宰桑。約蘇圖錫克錫爾格巴桑等。帶兵三千餘名。由博羅布爾噶進。台吉諾爾布貝奇。宰桑烏克圖等。帶兵三千餘名。由闐勒奇嶺進。於十一月初九日。會集托和木圖。俟擒獲賊首。交薩喇爾解送。各遣人齎準噶爾喇嘛等奏書前來。並請入覲等語。臣即將布林等及來使五人。派員馳送京師。得旨。薩喇爾駐紮伊犁。倉卒遇賊。爲其拘留。自必愧恨。然因兵少力弱。中賊詭計。非伊無能被執。今伊感念重恩。會同伊犁衆台吉宰桑等。分路領兵。期獻逆賊。是其誠心奮勉。終始不渝。朕聞之實深嘉予。轉復爲之惻然。著策楞傳旨慰勞。並將荷包鼻煙壺各一件。頒賜薩喇爾。現在效力之宰桑。將發去荷包鼻煙壺各十五件。徧行賞賜。丁巳。諭薩喇爾。原係厄魯特人。叩關投誠。甫及五載。隨圍出兵。奔走幾無甯歲。前此



命其同駐伊犁。亦因伊熟於彼地情形耳。及阿逆背叛生變。班第鄂容安捐軀盡節。而薩喇爾衝陣突出。其後力窮被執拘留。所以不加深咎者。誠以厄魯特風俗。不  
知致身大義。未可以世受國恩之滿漢大臣相提並論。初非朕之溺愛厄魯特而然  
也。拘方之士。或將謂三人同駐伊犁。彼二人臨難致命。而乃覲顏就執。其偷生負國。  
斷難姑容。如此則是以祖父世臣受恩深重。明於大義者爲比。未免過於求全責備。  
而其視薩喇爾爲過高矣。夫責人易。而當局難。平居議論。誰則不能。獨不思身當其  
境。可深信其能。引決就義。如班第鄂容安之爲者。恐亦未能多得也。俟阿逆擒獲之  
日。朕自分別功罪。另降諭旨。恐無知之人。但有所聞。輒生異議。並未深悉事理。一味  
隨聲附和。澆風陋習。不可不亟爲挽回。用特曉諭知之。戊午。諭策楞奏稱。此時  
前往伊犁。尙非急務。大兵進發。卽向博囉塔拉。迎赴薩喇爾擒拏阿逆。並將助惡人  
衆。悉行剿滅等語。所奏甚合機宜。惟辦理助惡之人。尙當示以區別。著卽傳諭策楞  
知之。庚申。皇十三子永璟生。乙丑。諭前據台柱報。永常在臨潼縣病故。隨命  
尙書阿里衮馳驛前往驗視。若畏罪自戕。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今據阿里衮  
查驗。實係因病致死。詳悉體訪。並無別情。永常之貽誤軍務。固屬罪無可逭。然旣因



病殞。倖逃國典。姑免其顯戮。所有伊子額騰額。著發往拉林當差。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三百一石一斗二升九合六勺有零。



東華錄要卷三十七終



東華錄要卷三十八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丙子。乾隆二十一年。春正月。己巳朔。

命舒赫德。協同將軍成袞扎布。駐烏里雅蘇台。

壬申。

諭。據衍聖公孔昭煥奏。至聖廟戶。在廟納丁供差。一切本身徭役。俱蒙恩

優免之人。歷來遇地方官有額外派辦派買事件。難以隨心呼應。每事調劑。殊屬非易。請將現在戶丁。酌留五十戶。其餘戶丁。改歸民籍。交地方官編審。與民籍一體當差等語。我朝輕徭薄賦。凡屬編氓。本無公勻徭役。地方遇有興作。亦皆動帑予值。初非額外差派。不知其所奏派辦派買者何事。或東省尙有此陋習。則概當嚴行禁止。不獨廟戶爲然。著該署撫白鍾山。查明據實具奏。己卯。諭。前聞班第之子色布騰。被羈彼處。色布騰非他人可比。伊父被賊圍困自盡。何忍惜命苟活。似此等人。亦何足惜。是以降旨。將伊交鄂勒哲依。令在彼處差委。今據諾木察告稱色布騰自盡。傷輕。是以未死。則色布騰尙知捐軀盡義。不必留於彼處。著傳諭策楞知之。諭達什達瓦妻車臣默爾根哈屯曰。達什達瓦。係準噶爾後裔。自準噶爾擾亂之後。所屬



離散。各失生業。大兵平定伊犁時。將軍大臣等。即將汝土地陳奏。今汝率衆至巴里坤投誠。汝以婦人。能知大義。輸愾臣服。朕甚嘉焉。是用特沛恩施。封汝爲車臣默爾根哈屯。所屬大宰桑。布林鄂齊爾托里。俱授爲散秩大臣。其餘人員。各量本職。分授爲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領等官。得木齊。授爲佐領。收楞額。授爲驍騎校。移駐阿爾台地方。安居樂業。汝受天朝厚恩。宜撫綏所屬。俾各安輯。以期欽承母憚。至汝所屬宰桑等。受朕恩施。得受官爵。亦宜各飭所屬。永除剽掠之習。誠能安靜守法。庶承受有加無已之恩施。若更妄肆劫奪。有違禁令。該管官員。必守法嚴行約束。不可嘗試。特諭。辛卯。諭。白鍾山查覆衍聖公孔昭煥所奏。廟戶有糧之家。依托廟戶。影射居奇。及飭該縣退還價買糧石等事。且稱孔昭煥。少年怯懦。皆伊叔祖孔繼洙。孔繼汾主持慫恿等語。其憑籍家世。把持生事。殊不能安分自愛。孔昭煥雖云少年。已非幼稚。無知可比。本應交部治罪。姑念其爲聖人後裔。著加恩免其交議。孔繼洙。孔繼汾。著交部嚴察議奏。達爾黨阿奏。闡勒奇博羅。布爾噶蘇台二嶺。雪大路窄。阿逆已據伊犁。必守二嶺。今由珠勒都斯至烏魯特遊牧。調集伊等兵併進。較利。若待巴里坤兵齊。已遲。現同富德帶索倫兵八百名。於正月十五日。往迎薩喇爾。並約噶



勒藏多爾濟。於十七日。在濟木薩會合。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富德等。不俟薩喇爾迎來。卽帶領現在所有兵丁。向珠勒都斯進發。甚合機宜。富德前因辦事乖張。令其不必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駐紮特納格爾。專辦臺站事務。今旣已進兵。意尙勇往。著仍授爲參贊大臣。毋庸回至特納格爾辦事。其臺站事務。著兆惠會同莽阿納辦理。二月辛亥。上啓鑾謁孔林。以定西將軍策楞奏報擒獲阿睦爾撒納。命改謁泰陵。論據策楞等奏。伯什阿噶什。將阿睦爾撒納擒解前來等語。此次拏獲叛賊阿睦爾撒納。伯什阿噶什。巴圖爾烏巴什。諾爾布。古爾班。和卓貝克等。洵屬奮勉。朕甚嘉予。伯什阿噶什。朕前曾欲封以王爵。著策楞卽傳諭封爲親王。其餘諾爾布等四人。孰爲台吉。孰爲宰桑。著查明卽行奏聞。候朕酌量加恩。現命御前侍衛。送到恩賞伊等五人馬褂朝珠等物。策楞等。卽行賞給。再阿睦爾撒納。今已就擒。伊姊德勒格爾之妻。仍遵前旨解京。伊妻敦多布巴勒桑。乃噶爾丹策零之女。著照依達瓦齊所請。賞交達瓦齊。令其瞻養。將此諭令知之。又諭將軍策楞等。此次自抵軍營。辦理一切。甚合機宜。始將阿逆拏獲。自應酌量施恩。策楞著封爲一等公。賞戴雙眼花翎。寶石帽頂。並四團龍補服。玉保。著賞三等男爵。世襲罔替。扎拉豐阿。亦屬奮



勇著施恩賞給親王職銜。達爾黨阿。富德。辦理由珠勒都斯進兵妥協。達爾黨阿。賞戴雙眼花翎。富德所有降級罰俸革職留任之處。俱行開復。兆惠著加恩授爲內大臣。甲寅。上謁泰陵。辛酉。諭。予告尙書魏廷珍。係宣力舊臣。今年將九十。道左迎鑾。允稱人瑞。伊惟一子。前經賞給一品蔭生。例應內外兼用。著再加恩。賞給員外郎職銜。在家侍養。以昭眷舊至意。策楞等奏。前侍衛福昭等。報台吉諾爾布等。於正月二十一日。在雅瑪圖嶺。擒獲阿逆。詢之莫和里。並未聞諾爾布等擒賊信息。似福昭等所報。事屬子虛。但賊被回人擊敗。勢甚窮蹙。台吉南泰。同侍衛福昭。帶兵擒拏。玉保。尼瑪等。繼進。臣等大隊。亦尅朝齊集。自可計日就獲。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據伊犁脫出之莫和里。告稱阿睦爾撒納。於十七日。被和卓木回兵擊敗。十九日。令伊前來等語。先據福昭報稱。於二十一日。拏獲阿逆。莫和里於十九前來。是福昭得信在莫和里之後。但福昭自二十一日以後。未經續報。此時曾否拏獲。著策楞詳查確實。卽行奏聞。丁卯。諭。前命薩喇爾。駐扎特納格爾。會同達爾黨阿辦事。今達爾黨阿。已領兵前赴安集海。特納格爾。一應事務。卽著薩喇爾。率同三格辦理。所有定邊副將軍印。雖經扎拉豐阿帶往。薩喇爾。仍著授爲副將軍。俟拏獲阿



逆。卽遵前旨。令其押解來京。三月己巳朔。上至曲阜。謁先師孔子廟。諭哈薩克阿布賚。現在逆賊阿睦爾撒納窮蹙無聊。計日就擒。前阿逆曾向阿布賚借兵。並未給與。深知大義。實可嘉予。如能傾心內附。自當格外加恩。俾伊等安居樂業。永享太平。伊等惟善自約束。毋使屬人越境滋擾。庚午。上釋奠禮成。謁孔林。少昊陵。元聖周公廟。辛未。上回鑾。諭策楞等奏稱。據陸續逃出人等云。阿逆並未拏獲。伊等誤報。實屬輕忽。請罪前來。此亦據福昭等所報。遂行奏聞。雖屬不實。無甚要緊。但泥於僞信。心思紛亂。反不催促進兵。朕心殊爲忿恨。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詢據自伊犁回至軍營之侍衛巴靈阿。筆帖式圖敏等。供稱伊犁叛亂時。薩喇爾見賊兵追及。卽欲奔避。鄂容安告伊賊來當與決戰。何至奔逃。薩喇爾回稱。汝何知。率衆先奔。班第。鄂容安。勢不能支。旋即自盡等語。薩喇爾與班第等。同爲將軍。自當一心禦賊。果至勢窮力絀。班第等先以身殉。薩喇爾或不得衝突而出。不能與之同死。在伊尙無足責。乃竟首先奔避。以至衆兵潰散。是二臣之死。雖死於賊。而薩喇爾亦不能無罪矣。但係巴靈阿等一面之詞。尙應質對。著傳諭黃廷桂。於薩喇爾到肅州時。卽行鎖拏。押解來京。速行奏聞。丁亥。策楞奏。大兵克復伊犁。諭



軍機大臣等。策楞等領兵雖至伊犁。而阿逆已逃竄。此時所有伊犁應辦事宜。尙可稍緩。惟當追擒阿逆。爲第一緊要。阿逆詭計百端。策楞等屢被愚惑。以致首惡兔脫。現在策楞等皆云阿逆逃入哈薩克境內。如果逃入伊境。則仍遵前旨。派達爾黨阿等領兵索取。務期擒獻。從前達爾黨阿曾奏帶兵至安集海地方。直抵伊犁。兆惠亦奏稱前往特納格爾查看情形。再行前進。今既須分路堵截。達爾黨阿不必前赴伊犁。卽馳紮安集海。確探阿巴噶等蹤跡。速行辦理。其北路哈達哈等所領兵丁。現在往辦烏梁海事務。著傳諭哈達哈。伊原係副將軍。所有同往之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並著授爲參贊大臣。俟辦理烏梁海事竣。卽在彼處候旨。壬辰。上謁陵畢。回鑾。策楞奏報。據鄂勒哲依報知。途次聞福昭之信未確。已集兵擒察哈什解京。率兵急進。下部知之。丁酉。上還京師。夏四月。戊戌朔。諭。朕前因策楞等奏報擒獲阿睦爾撒納。當加恩賞給伊等官爵。後知此事屬虛。伊等具摺請罪。方值進兵追襲。不加重譴。冀其奮勉擒拏。不意仍致兔脫。深負朕恩。所有官爵著毋庸賞給。策楞奏。獲賊黨克木洪郭什俄羅斯等解京。報聞。賞員外郎唐喀祿副都統銜。授領隊大臣。赴北路軍營。壬子。諭軍機大臣。策楞等領兵擒拏阿逆。事事舛錯。全



無籌畫。今西路專任達爾黨阿。北路專住哈達哈。伊二人尙屬勇往。著卽領兵前赴哈薩克。務期擒獻。並著和起等。卽將馬匹解赴應用。哈甯阿鄂實。俱著授參贊大臣。諭軍機大臣等。朕因策楞等所辦事宜。種種乖謬。是以命大學士公傅恆。前往整飭軍務。策楞。玉保。著拏解來京治罪。策楞之子特通額。著革職。交達爾黨阿軍前效力。扎拉豐阿。身爲副將軍。一籌莫展。著革去郡王。加恩給予貝子品級。來京候旨。諭烏勒登。係獲罪之人。經朕遣往軍營。稍著勞績。加恩賞給副都統銜。伊當感激奮勉。乃於阿逆竄入哈薩克。並未窮追。坐令兔脫。罪何可逭。烏勒登。著卽於彼處正法。五月。戊辰朔。諭。據玉保奏。伊並未行文策楞。令其停止進兵一摺。此語甚屬悖謬。試思伊卽並未阻止策楞。而阿逆究竟脫於誰手。伊等如果協力同心。彼此不相推諉。何以貽誤至此。卽如拏獲額琳沁一事。伊屬人既有抗拒情形。卽應奮力剿捕。收其馬匹。乘勢追擒。則阿逆必不至於漏網。及遣使哈薩克。又復如此畏葸游移。玉保獨不與聞其事乎。著將玉保。革去參贊大臣。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觀後效。近日達爾黨阿。辦事甚屬勇往。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巴祿。授爲參贊大臣。癸酉。命尙書阿里衮。同公明瑞。往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甲戌。諭軍機大臣。策楞。



等辦理軍務。種種謬妄。已降旨拏解來京治罪。玉保此時。如已帶兵向哈薩克。卽無庸拏解。若仍在達爾黨阿隊內。卽遵旨拏解來京治罪。達爾黨阿著補授定西將軍。兆惠著補授定邊右副將軍。永貴著賞給都統銜。在參贊大臣上行走。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巴祿奏稱。散秩大臣輝特宰桑。烏魯木。生擒逆賊唐古忒。並剿滅伊屬人等。烏魯木。現已移至阿爾臺地方等語。烏魯木深感朕恩。奮勉效力。甚屬可嘉。著傳諭舒明阿蘭泰等。俟其移至阿爾臺時。傳旨獎諭。賞銀一百兩。酌量指與地方安插。至陣亡之得木齊。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及兵丁三十餘人。亦屬可憫。著交烏魯木。查明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如有子嗣。仍授爲得木齊。並賞銀三十兩。其陣亡兵丁。各賞銀十兩。壬辰。上詣黑龍潭祈雨。改定社稷壇。瘞坎於西北隅。並增望瘞儀節。六月。丁酉朔。命浙江山陰縣。改建宗家瀟石塘。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令策楞不必進兵。哈薩克。卽回伊犁辦事。恐伊自知獲罪難追。仍行前進。亦未可定。著傳諭達爾黨阿。見策楞時。取其將軍印信。卽行拏解來京。所有副將軍印信。交與兆惠佩用。丁未。諭。昨據策楞奏。庫木諾雅特台吉。特古斯們都阿道齊。投至軍營。訴稱阿巴噶斯。因伊第至庫克烏魯木地方。患病不能行走。遂不與



阿睦爾撒納同行。潛往特古斯們都處居住。現在嚴檄擒拏。今據巴祿奏到。聞阿巴噶斯。藏匿博羅和里雅地方。卽親率官兵。一晝夜兼行倍道。前至該處。已拏獲阿巴噶斯。及伊弟哈丹和津等語。阿巴噶斯首先附和。阿逆助惡相濟。爲之羽翼。後隨同奔逸。今乃率其兄弟三人。潛歸伊游牧地方。觀此則其窮蹙情形。與阿逆衆叛親離。毫無倚賴之狀。昭然可見。巴祿聞知阿巴噶斯所在。卽能帶領官兵。踰山涉水。星馳疾掩。應時擒獲。可見此等逋逃餘孽。我官兵果能鼓勇窮追。自必就獲。而當阿逆逃竄之時。距我軍營甚近。乃玉保策楞。妄生疑沮。坐令遠颺。由今日阿巴噶斯之就擒。觀之。則前日阿逆之兔脫。豈不令人憤懣耶。且如辦理額琳沁一事。在策楞等。方且自以爲功。殊不知額琳沁挺身前赴軍營。原有歸順之意。若能善加撫馭。令爲前驅。未必不爲我用。卽不然。則當速行剿取。伊之輜重。藉其牲畜之力。前進捕賊。乃一無計畫。以額琳沁人衆。疑畏徘徊。任其四散。僅得一老憊之額琳沁。亦旋即病斃。於事何濟。又如辦理古爾班和卓。則僅得其牲畜老弱。而渠魁仍復竄逸。伊等身任戎行。種種乖謬。貽誤如此。罪將奚道。豈達爾黨阿。巴祿所將之兵。皆勇夫。所騎之馬。皆肥壯。所裹之糧。皆足數。而策楞身爲將軍。所有兵馬糧石。反不如人耶。巴祿及在事官



兵。辦理妥協。甚屬可嘉。已另降旨。並將此宣諭中外知之。丁巳。扎拉豐阿奏。烏魯特宰桑縛德勒齊。擒解伊族宰桑和爾和岱前來。訊係附和阿逆。情形屬實。卽行正法。報聞。辛酉。禮部議奏。昌平州明代十二陵。向設司香太監十六名。多係虛設。且距京稍遠。稽查爲難。查每陵有看守陵戶三名。又有世襲一等延恩侯。歲時承祭。應得前項太監。裁歸爲民。所遺養贍地畝。交地方官。同原撥祭地。招佃收租。辦理祭品。並令選老成殷實者。充補陵戶守護。又該州明代妃塚六處。卽十二陵太監承管。今旣裁太監。應添陵戶四名。各給養贍地三十五畝。餘地並交地方官。招佃收租。又西山有明代景泰陵。及墳塋數處。原有司香太監六名。應並裁。酌設陵戶二名。照昌平州例辦理。又江南明太祖陵。亦有太監。應行令江南總督查明。照例辦理。從之。癸亥。諭軍機大臣。喀爾喀王公台吉內。惟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受恩最深。上年在軍營時。將軍大臣等。參奏阿逆罪狀。伊竟敢私自洩漏。且於阿逆前。百計趨承。以致阿逆趾高氣揚。肆行無忌。後於追緝阿逆之時。觀望退縮。奏稱必得兩路出師。五萬方可追擒。種種乖謬。指不勝屈。前此屬欲挐問。朕念伊祖博貝舊日勞績。施恩寬宥。今日無故自軍前擅回。又揚信額琳沁。多爾濟。達木巴扎布等。治罪之後。衆心疑



懼而喀爾喀數年以來皆以用兵爲累。以其怨望之私託爲他人之語。妄行瀆奏。藐法已極。斷難姑容。必當明正典刑。以示儆戒。倘伊前赴舒明等駐紮地方。卽降旨拏解來京治罪。諭從前阿里袞赴軍營時。朕曾降旨。令拏解玉保來京治罪。今據達爾黨阿奏稱。玉保自知罪譴。前赴哈薩克。途遇賊人交戰。尙能出力。著加恩。無庸拏解。授爲頭等待衛。以觀後效。秋七月己巳。定革職無餘罪人員。概准捐復例。癸未。諭班第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前已降旨。親臨祭奠。並令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優卹。二臣臨危致命。能勇決以示遠夷。有不貪生苟免之人。義烈所著。可嘉可憫。其靈櫬著准其入城。各於本家停設。並加恩入祀昭忠祠。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丁亥。上幸清河。至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喪次。賜奠。諭班第鄂容安與薩喇爾一同駐守伊犁。當阿睦爾撒納叛亂之時。班第鄂容安捐軀殉節。而薩喇爾獨自脫逃。及拏解來京。朕親加審訊。據稱彼時以賊衆四集。恐力不能支。是以帶兵逃出。以圖再舉等語。朕因其情節尙有應質對之處。將伊暫行監禁。今巴甯阿柏琨等到京。質訊之下。情節相符。並供出脫逃時。將朕所賜花翎拔去。是其偷生負國。已屬顯然。然在滿漢世受國恩之臣。而臨難苟免如此。自當明正典刑。伊本



係尼魯特新附之人。不足責以死綏大義。今班第鄂容安。靈輓已到。朕親臨祭奠。優予卹典。靈輓俱令進城。卽着旺扎爾。帶同薩喇爾。前往班第鄂容安柩前。將逆黨阿巴噶斯。克什木。先行馘耳祭奠。令薩喇爾在旁看視。夫人孰無死。使薩喇爾亦能如二臣之引決就義。則今日哀榮之典。自當一體同受。乃顛越至此。使稍有人心。能無愧乎。其阿巴噶斯等。俟阿睦爾撒納。拏到日。一併正法。以彰國憲。薩喇爾著永遠拘禁。將此傳諭中外知之。乙未。予班第鄂容安祭葬。予班第諡義烈。鄂容安諡剛烈。八月。庚子。賞熱河貧乏孀孤。及單身閑散。每月銀一兩五錢。癸卯。命理藩院尙書納延泰。往北路軍營。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袞扎布。舊任將軍。今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撤兵將回。著授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回時。將印信交與掌管。成袞扎布。接到諭旨。卽辦理將軍事務。帶兵前往和托輝特。擒拏青滾雜卜。舒明。阿蘭泰。桑寨多爾濟。德沁扎布。塔勒瑪善等。俱著授爲參贊大臣。癸丑。上奉 皇太后。秋獮木蘭。啓鑾。諭軍機大臣等。刑部監禁阿巴噶斯庫什克什等。本應俟阿逆擒獲時。一同正法。今已患病垂斃。卽著淩遲。以彰國憲。庚申。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乙丑。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哈達



哈等兩次戰捷。奮勇可嘉。哈達哈。前已賞給雙眼翎。達爾黨阿。亦著賞給。玉保雖同赴哈薩克。並未立功。策楞亦領兵繼進。皆因朕屢次訓飭之旨。勉強前進。伊二人之罪。實屬萬無可逭。著達爾黨阿。仍遵前旨。將策楞玉保。拏解來京治罪。九月己巳。哈達哈等奏。據貝子達爾扎等報稱。邊卡地方。見哈薩克千餘人。自巴顏山向西前行等語。臣等即派扎薩克三都布等。帶兵六百名。前往奮擊。臣等隨亦帶兵策應。共將哈薩克擊敗。斬馘百餘人。奪其馬匹輜重。並生擒五人。逐加刑訊。供稱現在帶兵迎戰。即係阿布賚。其阿睦爾撒納。霍集伯爾根等。帶兵一千名。往尋西路大兵前去。阿睦爾撒納。自至哈薩克境內。我部落內。老成曉事之人。僉謂阿睦爾撒納。爲害四衛拉特。歸附大皇帝。今復背叛。竄入我地。是特移禍於哈薩克。若不卽行擒獻。恐俱不能安生。而阿布賚。以阿睦爾撒納。如窮鳥投林。希圖免死。不便遽行執獻。遂與阿睦爾撒納商定。令各游牧添集兵丁。阿布賚先領兵一千。至蒿哈薩拉克山。遙見兵勢甚大。心懷畏懼。旋爲大兵擊敗。前此阿布賚知大兵將至。即將游牧遠移等語。臣等伏思哈薩克衆情猶豫。阿布賚袒護阿逆。墮其奸計。今計敗逃竄。阿布賚業已膽破。臣等卽行帶兵追逐前進。下部知之。達爾黨阿奏。臣等帶兵一千名。至雅爾拉



東華金鑑卷三十一  
地方。賊衆二千餘人迎戰。我兵奮勇殺賊。斬馘五百七十餘人。生擒十一人。中箭帶傷者甚多。復追逐至努喇地方。餘賊衆奮力鏖戰。殺賊三百四十餘人。生擒十八人。內有阿逆宰桑扎南布。嚴加訊問。知阿逆與霍集伯爾根帶兵迎戰。阿逆恐大兵認識。改換藍纛。因不能支持大兵。卽先遁去。又據擒獲哈薩克楚嚕克供稱。伊兄弟二人。向爲阿布賚所信任。情願往諭阿布賚。擒獻阿逆等語。查從前拏獲哈薩克楚爾璘時。卽供稱楚嚕克阿喇勒拜兄弟二人。素爲阿布賚倚任。臣等卽將阿喇勒拜拘留軍營。令楚嚕克於七月十二日起程。限十五日。令其曉諭阿布賚。擒獻阿逆。報聞。乙亥。達爾黨阿奏。臣等擒獲哈薩克楚嚕克阿勒拜。令其曉諭阿布賚。擒獻阿逆。續經臣哈達哈等。擒獲杭吉勒圖。昭華什等。亦請往諭阿布賚。速行擒獻。是以將杭吉勒圖拘留。釋放昭華什回巢。嗣於七月二十七日。回至軍營。據楚嚕克稟稱。奉命往諭阿布賚。據阿布賚云。我等帶兵前來。並非敢與大國相敵。因尋阿睦爾撒納。途間被大兵擊敗。阿睦爾撒納如窮鳥投林。擒獻無難。懇求大皇帝。開一面之網。全伊一命等語。昭華什亦同楚嚕克前來。臣等卽諭知楚嚕克等。我等欽奉大皇帝諭旨。統領兩路大兵。擒拏阿逆。一日不獲。斷不中止。今阿布賚並不將叛賊擒獻。反二三



其說爲阿逆請命。明係爾等緩兵之計。不知反爲爾衆哈薩克招禍。復據楚噶克等稟稱。我阿布賚。爲阿睦爾撒納請命。亦不過希冀萬一。如必責令擒獻。豈敢抗違。請再予限十五日。我等星夜馳回。即將阿睦爾撒納擒獻。不敢欺罔等語。臣等復又曉諭利害。仍將楚噶克。昭華什等遣回。臣等公同酌議。阿布賚果否擒獻阿逆。事屬未定。是以仍帶兵前進。報聞。諭軍機大臣等。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奏稱。遣人曉諭阿布賚。責令擒獻阿逆等語。阿逆自不能倖逃天網。現在時屆冬令。前經降旨。令伊暫行撤兵。恐途中驛遞遲延。伊等尙未接到。著再傳諭達爾黨阿等。仍遵前旨撤兵。丙子。諭軍機大臣。喀爾喀等感於謠言。妄行喧播。成袞扎布聞信。卽調兵前往撫綏。朕授伊爲將軍。伊弟車布登扎布。數年以來。在軍營頗爲出力。朕亦封爲郡王。伊兄弟二人。皆係額駙之子。誼屬舊姻。今伊等辦事奮勉可嘉。朕有小公主二人。伊兄弟倘有二三歲子嗣。卽指爲額駙。俟可送入內地之時。卽行送來。種痘撫養。其幼子現在幾歲。著一併奏聞。庚寅。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辛卯。上御澹泊敬誠殿。受杜爾伯特親王等朝賀。乙未。賜暹羅國王清篆印。閏九月。山東孫家集河溢。戊申。上奉皇太后回鑾。乙卯。命尙書劉統勛。督辦東河疏



東華金匱要  
卷三十一  
築事宜。庚申。

諭。明歲南巡江浙兩省。各截留運京銅鉛十萬斤。鼓鑄。漕糧五萬

石。平糶。甲子。

命達爾黨阿。哈達哈。前所賞雙眼翎。不准戴用。以其推諉責任也。

冬十月。戊辰。

命哈達哈。以參贊大臣。隨同成袞扎布辦事。達爾黨阿。阿里衮。富

德等回京。壬申。

諭。尹繼善著實授兩江總督。愛必達。新任河督。於全河形勢。一

切修防。恐未諳練。尹繼善仍著兼管河督事務。

壬辰。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紅毛

番船。向收澳門。忽自上年來浙。臣遵旨。與廣督楊應琚商辦。現將徵收稅課。及稽查

事宜。比較則例。設立條約。並嚴禁勾引。夷商從中漁利。得

旨。浙江止有較粵省重

定稅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來矣。此非言利。宜知之。

十一月。丙申。孫家集合龍。

丁酉。上幸履親王第。視定太妃疾。

己酉。命安徽浙江山東河南。撥銀一百

六十萬兩。於江蘇備賑。

庚戌。

諭軍機大臣等。今據順德訥奏。阿布賚已將女爲

阿逆之妻。假之以衆黨羽盤結。其必不能忘情於伊犁。已可概見。且以阿逆之窮兇

極惡。反覆狡詐。將來亦安知不吞噬阿布賚。而悉奪其衆。愈致滋蔓難圖。是叛賊一

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大臣以體國爲心。俱應籌辦。及此。至

用兵之費。雍正年間。西北兩路。費至五六千萬。今自用兵以來。計軍需纔及一千七



百餘萬。卽更有多。而翦此兇頑。永敕荒服。朕亦何惜。今所慮者。不過馬不足用。今直隸購買五千匹。已降旨全數解往。將來卽再有需用之處。自當豫爲籌畫。正不必以此總總過計也。朕非舍逸好勞。務勤遠略。良以揆機度勢。斷無中止之理。旣已事在必行。自當明切宣諭。俾衆共曉。然於一勞永逸之意。所有辦理軍需事宜。屆時另當降旨。著將此先行傳諭黃廷桂知之。乙卯。命侍郎裘曰修。赴西路軍營。丙辰。召何國琮回京。丁巳。以博勒奔察。爲內大臣。同侍衛順德訥。赴巴里坤軍營。命甘肅巡撫吳達善。赴巴里坤督辦軍需。庚申。諭前據兆惠奏。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報稱。扎哈沁遊牧牲畜。駝馬。爲雅爾搶掠。隨令和起帶兵一百名。及回人莽噶里克額敏和卓。兩路兵丁。並檄調尼魯特兵。前往擒拏。續據雅爾哈善奏。和起兵駐闢展時。尼瑪等。所帶布嚕古特。杜爾伯特。扎哈沁兵丁。約一千五百餘名。竟至操戈相向。而莽噶里克之兵。亦遂從後鼓譟。以致和起。僅率親隨百餘人。徒步轉戰。身帶重傷。觀此則是伊犁地方。又生一事端矣。貪殘好亂。反覆狡詐。固屬準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經擒獲之故。昨降旨黃廷桂。所謂叛賊一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爲此耳。和起效命疆場。捐軀報國。忠節可嘉。深爲憫惻。著



照傳清拉布登之例。加恩贈卹。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辛酉。諭黃廷桂。經理軍務。籌畫精詳。一切調度。甚合機宜。深可嘉悅。着賞給雙眼孔雀翎。並加賞騎都尉世職。令伊子承襲。雅爾哈善。吳達善。宣力軍營。實心辦事。雅爾哈善。著賞給內大臣職銜。吳達善。賞給孔雀翎。以示獎勵。十二月己巳。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策楞玉保。由西路軍營拏解。途間遇厄。魯特賊衆被害等語。從前令將策楞玉保。拏解來京。特以伊等。身係將軍參贊大臣。專住擒拏阿逆之事。乃各懷私意。並不勇往向前。卽如達永阿。自阿逆處脫出。卽向玉保言。阿逆相離僅一日程途。趲行卽可追及。玉保理應速行前往。乃並不追趕。止令達永阿。轉告策楞。以卸其責。維時策楞與玉保。相距亦僅隔一程。而策楞又託言無馬。置若罔聞。經回伊犁。兵丁馬匹。卽使難得。策楞豈亦無乘騎之馬。且使果無馬匹。又何以將哈薩克錫喇遣往。而伊等又何以返至伊犁耶。其意蓋以不能追及阿逆。罪尙可諉。若追及而不能擒獲。則罪滋大。是以如此故爲推卸。任其遠颺。其心尙可問乎。如伊等彼時以去賊不遠。奮勇直前。卽使不能成擒。朕必自有曲諒。乃伊等已得逆賊實信。反心存觀望。坐失機宜。至今逆賊鬼脫。情罪顯然矣。朕前降旨。將伊拏解來京。蓋欲審明情節。通行曉諭。明正其罪。今策



楞玉保。俱途次遇賊被害。二人俱身獲重罪。固無足惜。然使將伊等解京。審明情節。既可以顯彰國憲。亦可使共見朕心。今伊等惡孽滿盈。致干天譴。死於亂賊。假使伊等不如此推諉。能擒獲逆賊。受朕何等重恩。不然。使伊二人果悉力追捕。卽不能擒獲逆賊。而身亡戰陣。朕亦必加以優卹。同爲一死。視今日之爲賊所害者。爲何如耶。此皆不以國事爲重。挾私誤公。爲天所惡之所致也。著將此通行曉諭。○戊寅。諭。據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等奏稱。參贊大臣納穆扎爾。帶兵追捕叛賊和托輝。特青滾雜卜。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追至俄羅斯交界。杭哈獎噶斯地方擒獲。現在派委官兵。押解來京等語。和托輝。特青滾雜卜。乃喀爾喀部落之人。自其祖父以來。世受本朝厚恩。卽此次用兵。準噶爾。亦專爲保護伊等遊牧久遠之計。伊旣奉派出師。自應倍加奮勉。力圖報效。乃與阿逆私相交結。竟自軍營逃歸伊部。將所有卡座臺站。悉行撤回。復敢散布謠言。多方引誘。朕早鑒伊一人。負恩背叛。不過自取誅滅。其衆喀爾喀等。必不致爲其煽惑。但此等逆賊。若不卽行擒拏。伊得竄身遠颺。致稽顯戮。亦何以彰國憲。而昭炯戒耶。是以卽命親王成袞扎布。仍爲副將軍。董衆討罪。而親王奉命進剿。實心協力。迅速奏功。深屬可嘉。著加恩賞給黃帶。封伊子一人爲



世子。以獎忠勤。參贊大臣納穆札爾。帶兵追擒。一聞逆賊所在。疾馳前進。力爲擒獲。不致兔脫。甚爲勇往出力。著加恩封爲一等伯爵。世襲。其餘在事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台吉。俱著交部從優議敘。

丁丑。乾隆二十二年春正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齊集大兵。前赴巴里坤。定期

三月內進剿。將軍重任。甚難其人。成袞札布。熟悉蒙古事務。且深感朕恩。誠心報效。著授爲定邊將軍。卽帶領索倫兵二三百名。由阿濟必濟。前往巴里坤。並著賞給整裝銀五千兩。其子弟內。有願帶往者。聽其奏聞。北路事務。亦屬緊要。伊弟車布登扎布。才情幹練。著暫行署理。定辦左副將軍印務。此次進兵。非初定伊犁可比。現在賊勢窮蹙。擒剿甚易。成袞札布。勤勞已久。應示體恤。俟進兵擒獲首惡之日。卽速來京。陛見。毋庸久駐行間。一切善後事宜。朕另派大臣等辦理。舒赫德。富德。鄂實。俱著授爲參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阿里袞。明瑞。額勒登額。及侍衛什布圖。鎧。巴圖魯。奇徹布等。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戊戌。以莽古賚爲參贊大臣。赴北路軍營。己亥。以哈達哈爲參贊大臣。駐科布多。庚子。以哈甯阿。永貴。爲北路參贊大臣。辛丑。撥部帑二百萬兩。於甘肅備用。癸卯。上奉皇太后。啓鑾南巡。癸丑。諭



成袞扎布奏稱叛賊青滾雜卜之子。車蘇隆多爾濟。齊旺扎布。交與索尼勒圖。色楞額等。解赴京師等語。車蘇隆多爾濟。齊旺扎布。皆逆賊之子。著傳諭大學士來保。俟其解到。卽遵旨正法。以內閣學士阿思哈。爲北路參贊大臣。壬戌。諭大學士史貽直。謝事歸田。協辦大學士梁詩正。請假終養。在籍均屬安靜可嘉。茲值南巡。前來接駕。俱著加恩。照其品級。在家食俸。侍郎錢陳羣。從前在京。供職勤慎。今養病林居。亦著加恩。在家食俸。以昭朕眷念舊臣之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彭家屏奏。上年豫省。有被災處所。而圖爾炳阿。則以爲並不成災。是以命伊二人。同往查勘。今詢之張師載。則奏稱他處。或間有歉收田畝。惟夏邑被災獨重等語。張師載係老實人。自當不作誑語。看來皆屬圖爾炳阿之過。可傳諭圖爾炳阿。令其秉公確查。據實速奏。若復稍存迴護。置民瘼於不問。則大非朕委任封疆之意。恐圖爾炳阿。亦不能當此咎也。二月丁卯。祭河神。上奉皇太后。渡河。至天妃閣。閱木龍。諭原任大學士內大臣高斌。前任河道總督時。頗著勞績。卽如毛城鋪。所以分洩黃流。高斌設立徐州水誌。至七尺方開。後人不用其法。遂至黃弱沙淤。隱貽河患。其於黃河兩岸。汕刷支河。每歲冬季。必督率廳汛。實力填築。近年司工疎忽。因有孫家集奪溜之事。



至三滾壩洩。洪湖盛漲。高斌堅持堵閉。是以數年之間。下游州縣。屢獲豐收。其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至於癸酉。張家馬路。及運河二閘之決。則又其果於自信。抑且年邁志滿之失。朕不得不治其罪。而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卽不能如靳輔。而較齊蘇勒。嵇曾筠。朕以爲有過之無不及也。茲者。翠華南幸。追溯前勞。特沛恩綸。用孚公論。可與靳輔。齊蘇勒。嵇曾筠。一併祠祀。以昭國家念舊酬功之典。且亦使後之司河務者。知所激勸也。戊辰。諭有明一代治河之臣。最著者。惟陳煊。潘季馴二人。而季馴之功。實優於瑄。運道民生。至今攸賴。今清江之湄。瑄有專祠。季馴獨不列祀典。朕甚憫焉。其以潘季馴。與陳瑄並祠。有司春秋致祭。用昭崇德報功之典。己巳。增江蘇安徽浙江。歲試學額。乙亥。祭江神。上奉皇太后渡江。癸未。上幸宋臣范仲淹高義園。甲申。上奉皇太后。臨幸蘇州府。諭淮徐河湖各工。億萬民生攸繫。朕宵旰憂勤。時殷軫念。頃者翠華南邁。再莅江南。於清黃交匯處。及高堰石丁。雖已親臨閱看。而徐州一郡。地處上游。南北兩岸。相距甚遠。陝豫諸水。一遇盛漲。時有潰決之患。是以特命白鍾山。張師載。嵇璜。高晉。前往確勘形勢。妥速籌辦。俾城垣民舍。永獲安全。今據白鍾山等奏。於河身淤淺之處。切灘挑濬。並增築



隄工及堵築北岸支河。爲南北分籌之議。夫河工一事。自石林口之漫溢。張家馬路。孫家集之衝奪。黃流勢弱。不能刷沙直趨。致河底沙停。大溜側注。其受病已非一日。爲今之計。舍此亦別無良法。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湖沙要工。所關尤鉅。一切應濬應築。奏牘批答。自不如親臨相度。得以隨處指示也。擬於回鑾渡淮後。由順河集。前往徐州。卽由徐州。取道山東之曲阜。展謁孔林。用申仰止之忱。皇太后鑾輿。仍由順河集。先至泰安府之靈巖山駐蹕。所有自宿遷至徐州。及山東一帶。營尖道路。俱務從簡約。但取足供行走頓宿而已。不必過求齊備。以副朕廑念民瘼。親閱河工之本意。乙酉。上奉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丙戌。上閱兵於嘉興府後教場。丁亥。上閱兵於石門鎮。己丑。上奉皇太后。臨幸杭州府。禁營伍饒吹細樂。庚寅。上閱兵。禁武臣乘輿。三月。甲午。上至觀潮樓。閱水師。丁酉。上奉皇太后。自杭州回鑾。諭軍機大臣等。額敏和卓奏稱。噶勒藏多爾濟等。已於二月初五日。遷往伊犁等語。噶勒藏多爾濟。若在原游牧地方。則衆厄魯特等。自必各據其地。負隅自固。今乃棄其游牧。逃往伊犁。明係勢窮力竭。自可不日成擒。且伊犁地方。達瓦齊。及阿睦爾撒納。尙不能據守。噶勒藏多爾濟。又安能托足。惟在



官兵等奮勇前進。乘其不備。速行剿滅。方合機宜。再上年擒拏阿逆時。因未派兵堵截逃竄之路。以致逆賊潛逃。著傳諭成袞扎布等。此次兩路進兵。務於闡勒奇等險要地方。豫行派兵防守。至噶勒藏多爾濟。雖往伊犁。其額林哈畢爾噶等處。或仍留其屬人。大兵過後。潛來侵犯。亦未可定。並著成袞扎布。委派幹員搜捕。倘遇伊等存留賊人。卽派兵數百名。交領隊大臣富德等。奮力剿滅。庚子。上奉皇太后。駐蹕蘇州府。賜浙江召試諸生童鳳三等四人舉人。授內閣中書。己酉。上奉皇太后。臨幸江甯府。庚戌。上詣明太祖陵奠酒。上奉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上閱兵。賜江蘇召試進士王昶。爲內閣中書。卽用。諸生曹仁虎等六人舉人。授內閣中書。癸丑。上奉皇太后渡江。甲寅。諭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從前爲伊子致書。是以令其休致。兩年以來。家居安靜。業已改悔。茲朕南巡。前來接駕。見其精神未衰。尙堪任使。且宣力年久。本係舊臣。大學士黃廷桂。現在兼管陝甘總督。內閣需人。史貽直仍著補授大學士。入閣辦事。黃廷桂。仍以大學士管理陝甘總督事務。丁巳。以舒赫德爲兵部侍郎。戊午。諭楊錫紱奏請。將興武江淮等衛截漕。應追按丁銀兩。降旨豁免一摺。朕省方所至。賜資蠲租。動逾數百萬。凡以恤民



也。亦以獎勞也。若旗丁已領之項。係給自國帑。既不承役。自應按例追繳。而分年予限。已屬施恩。乃請概予豁免。出自何典。卽如河兵挽繹。最爲勤苦。而所領日費衣帽銀兩。該督等卽於月餉坐扣。經嵇璜奏明。朕卽降旨。准其開銷公項。是應加恩者。無不格外加恩。南巡辦差。惟旗丁不與。並無出力處。而楊錫紱欲乘此爲沽名邀譽之舉。則斷斷不可。然楊錫紱既有此奏。所有應追之數。卽免其按丁追繳。著於楊錫紱養廉俸銀內。分作八年。扣還歸款。如逾限不能扣清。卽照例治罪。以爲人臣好名者之戒。

己未。上奉 皇太后渡河。閱洪澤湖。庚申。諭。據夢麟等奏報。荆山橋河道挑挖完竣。於三月二十八開壩。湖水通流。壩下河道一律深通等語。自去年孫家集奪溜。荆山橋一帶淤沙爲患。不細。朕命夢齡。白鍾山。張師載。高晉等。分任其事。疏濬並施。乃得刻期成功。紓朕憂懷。夢齡等辦理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各員。著查明咨部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據張載奏稱。南陽至韓莊之淹漫繹道。俱用草土填築。高出水面二三尺。糧船銜尾前進。並無阻礙等語。運河之水。雖較黃河未見加長。但現今荆山橋。旣已疏通。則彼處積水。直趨南下。恐運水復有長發。治河之道。有疏必有洩。旣已疏其上流。而不洩其尾閘。則水無所歸。勢必有泛溢之虞矣。



著卽傳諭夢齡。白鍾山。張師載。高晉等。速行共爲商酌。將微山湖六塘河以下。應行洩放之處。豫爲籌度。卽速疏濬。先事豫防。無滋後患。夏四月壬戌朔。諭于榮煥。倚恃內監僧人。旣在街市。出言戲侮巡檢。復於公堂咆哮。甚屬不法。著發往黑龍江安插。張若瀛責治甚是。常亮懼海保等。遂詳該督。而方觀承據詳參奏。甚不知大體。朕豈曲庇內監之主。嗣後伊等。如有在外慢罵生事者。聽人責懲。朕皆不問。那姓千總。聽太監總管之言。袒護于榮煥。踢打巡檢弓兵。尤屬不合。著交常亮重責四十板。海保富貴。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察議具奏。丙寅。上至孫家集。閱隄工。命建河神廟。丁卯。上至荊山橋。韓莊閘。閱工。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昨夏邑民張欽。以地方官查災不實。遮道陳奏。已交圖爾炳阿查辦。今日經過鄒縣。復有夏邑民劉元德。以該縣散賑不實。前來陳訴。地方被災有輕重。則加賑自有等差。其間酌量散給。原非一例均施。漫無區別。如果州縣官辦理不善。以致向隅。亦當靜聽該管上司查參。何得引類越疆。連日瀆訴。且兩人並係夏邑民人。此必有刁徒從中主使。不可不嚴加懲究。現據供稱。商同具詞。給與盤費。令其前來控告者。有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二人。此外恐尙有人爲之倡率。已有旨令侍衛成林。押帶該犯。交圖爾炳



阿嚴審具奏。至該縣辦理。果否未盡妥協。以致災黎有未霑實惠之處。該撫亦當留心。從容查辦。此時不必卽行參奏。以長刁風。著將此傳諭知之。諭。據總管內務府衙門奏。本月初七日。定太妃薨逝。朕心深爲憫悼。著派王子等往奠。朕抵京後。尙擬親往。太妃壽躋百齡。實爲世所罕有。今茲薨逝。在履親王固宜哀慟。然王已暮年。時方炎暑。宜少節哀。毋過於毀傷。至該衙門奏太妃一切應行備辦之物。除王府所備外。如有不敷。著交該處備辦等語。殊不明晰。太妃之事。自應動用官物。著照懿密太妃之例辦理。留京王大臣等。照朕旨遵行。辛未。上至闕里。釋奠先師孔子。癸酉。上奉皇太后。駐蹕靈巖。遵懿旨。以北郊大祀在邇。於次日回鑾。派簡親王奇通阿等。統率官兵扈從。皇太后營盤行走。命史貽直。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戊寅。定外省山川壇。於春秋仲月戊日致祭。辛巳。諭。河南夏邑商邱等四縣。被災一事。初因詢問彭家屏。特命該撫同往查勘。復降旨加賑。及巡省至徐時。目擊彼地災黎情形。因思夏邑等縣。與徐沛接壤。豈其無災。適有夏邑民人張欽。告賑恤不周。因密遣司員觀音保。前往查訪得實。是以將地方各官調任革職。觀音保未回之先。復有夏邑民人劉元德。遮道陳訴。並稱縣令不職。朕知必有指使之人。



親加訊問。供出生員段昌緒等。主謀指使。因令侍衛成林。帶往豫省。會同該撫查訊。今據成林回奏。至夏邑時。該縣差提段昌緒等。竟抗不到案。知縣孫默。親往查拏。乃於段昌緒臥室中。搜出逆犯吳三桂偽檄一紙。呈覽。並稱尙有指使數人。控訴者。聞責劉元德而散去。閱其偽檄。則皆毀謗本朝之言。極其悖逆。段昌緒爲之濃圈密點。加評贊賞。見者無不髮指。夫吳逆之檄。不過曹操司馬懿之作爲耳。國家撫臨中夏。百有餘年。惟日兢兢。時以愛養百姓爲念。偶遇水旱偏災。蠲賑所施。動逾數千百萬。朕撫衷自問。實可以上對天地祖宗。下對羣黎百姓。以爲天下之人。具有天良。必應革薄從忠。乃有喪心毒惡之徒。於此等偽檄。竟忍抄錄收藏。動筆批閱稱贊。實爲寒心。朕從前降旨。治圖爾炳阿等之罪。原因諱災。今經查出逆檄一事。是緝邪之功大。而諱災之罪小。圖爾炳阿。不必革職。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所有前降革職及調任各諭旨。俱不必行。但段昌緒家。既有此書。傳鈔何自。此外必尙有收存。卽彭家屏家。亦恐不能保其必無。卽應委大員。前往伊家嚴行詳查。並著方觀承前往。會同圖爾炳阿查辦。此所關於人心風俗者甚大。該督撫等。務宜逐一根究。按律定擬。以伸憲典。庚寅。上詣定太妃喪次。致奠。諭兆惠富德等。前後奏到。阿逆與哈薩克不



睦。回至準噶爾搶掠札那噶爾布遊牧。富德帶兵追襲。剿滅賊黨甚衆。阿逆不敢迎敵。望風而遁。追至噶順地方。遣兵豫堵。逃入俄羅斯去路。兆惠亦卽領兵同追等語。此次兆惠富德奮勇追捕。俱協機宜。著卽傳諭成袞扎布等。兩路大兵。尅期會合。務躡阿逆逃竄蹤迹。併力擒獲。如逃入俄羅斯。則自可申明成例。向彼索取。若哈薩克。旣與阿逆不睦。將軍等領兵赴彼曉諭利害。自必速爲擒獻。成袞扎布等。遇此機會。務宜奮勇辦理。迅奏膚功。五月丁酉。上詣藍靛廠恭迎。皇太后鑾輿。居暢春園。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彭家屏供出家藏有明末野史。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豫變紀略等書。續又供出酌中志。南遷錄。並鈔本小字書。係天啓崇禎年間政事等書。以上各種。該督等。何並未查出一種。甚屬草率。著將供出書目。並寄該督等。逐一詳細查明具奏。尋奏段昌緒所抄逆檄。由司存存給。而司存存抄自司淑信。司淑信得自已故郭芳尋家。此外實無傳鈔之人。至彭家屏家書籍。查出明季豫變紀略刻本。其餘日本乞師等書。據彭家屏之子彭傳笏供稱。於四月十六日。聞段昌緒有逆書之信。查閱家中書籍。見有明末抄本等書。恐有違礙。未暇檢閱。概行燒燬等語。查彭傳笏燒燬各書。係出己意。抑係彭家屏傳信。及得書來歷。均須對質明確。除段昌緒等。



按律定擬外。請將彭傳笏等。交部嚴訊。得旨。細閱供單。爾等不無將就了事。著將人犯交方觀承。親帶至京。請旨。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成袞扎布奏聞。回人霍集占等。擾亂戕害。副都統阿敏道。俟大兵至伊犁。卽前往回城剿滅等語。所奏非是。此次進兵。專爲剿滅厄魯特賊衆。其回部事宜。俟蕩平伊犁之後。原可從容辦理。至於擒拏阿逆。原議定明歲再行進兵。豈料阿逆自投羅網。由哈薩克逃回。適遇大兵擊敗。率衆數十人奔竄。此正機會可乘。時不宜失。現在兩路大兵。應已會合。卽當極力搜捕。明正典刑。其餘賊衆。尙可徐徐辦理。何論回人。縱回人妄逞鴟張。俟平定厄魯特後。再行辦理。亦有何難。成袞扎布所奏。殊不識事體輕重。若以阿逆逃竄之路。正係兆惠等進兵地方。竟委其事於兆惠。而伊等以專辦回部自任。尤屬非是。現在富德等。領兵追擒阿逆。兆惠逡巡未進。朕尙屢次切責。若兩路大兵。互分彼此。更豈朕簡用之意。成袞扎布。幼習軍旅。自能奮勇爭先。此等意見。必出自舒赫德。伊赴軍營時。朕訓誡至再至三。何得遲疑觀望。一至於此。且現在阿逆情形。與上年迥不相同。伊與阿布賚。從前交結甚深。今已成嫌隙。勢不能再行逃往。至右部哈薩克特柳克之容留與否。尙在未定。且上年策楞等。帶兵追擒。並未深入。伊料此次大兵。亦復如



是必潛身於險僻處所。苟延殘喘。俟大兵撤回。仍復竄入。勢所必然。此時惟確探逆賊逃竄處所。派富德等帶領精兵。多給馬匹。務期徹底搜捕。擒拏首惡。以彰國憲。其餘衆不必辦理。至霍集占使人沙呢雅斯。已派員送還回部。如恐其洩漏軍情。則卽行正法。其五十六托倫泰等。亦卽追回。毋庸遣至回部。成袞扎布等。卽遵照妥協辦理。六月丁卯。諭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審擬段昌緒彭家屏一案。段昌緒抄錄僞檄。圈點評贊。悖逆已極。其罪自不容誅。至彭家屏。本應斬決。但所藏之書。既經燒燬。罪疑惟輕。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段昌緒從寬改爲斬決。其緣坐妻妾。並免其入官爲奴。司存存。司淑信。俱從寬改爲應斬。彭傳笏。依擬應斬。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彭家屏家產。原應入官。且伊擁有厚資。田連阡陌。而爲富不仁。陵虐細民。鄉里側目。著派侍衛三泰。郎中蘇勒德。前往查明。應入官者。卽行入官。其房地著加恩量留。給養贍家口外。所餘田畝。分賞該處貧民。交該撫胡寶瑒。妥協辦理。戊子。兆惠等奏。富德遣員解阿逆之姪達什車凌至軍營。親加訊問。據供上年阿睦爾撒納。因爲哈薩克衆人不容。回至布崆地方。今年二月內。在博囉塔拉等處。會集衆厄魯特商議。共願推爲臺吉。阿睦爾撒納。卽遣巴布克。往告哈薩克。求助馬駝牲。



隻並同往掠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等遊牧。又遣宰桑車凌扎布至和托輝特青滾雜卜處通信。阿睦爾撒納至濟爾哈朗。遇見大兵。即行敗走。逃至伊瑪圖鄂倫諾爾等地方。因遣達什車凌赴哈薩克借兵。中途被獲。現在阿睦爾撒納或仍往哈薩克。或逃入俄羅斯。均未可定。並據副都統愛隆阿拏獲阿逆。遣往烏梁海塔爾巴等供亦相同。應將達什車凌解京治罪。其餘即行正法。報聞。秋七月。革原任河南巡撫圖爾炳阿職。發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辦理糧餉事務。癸卯。諭彭家屏前以收藏明末野史。降旨改爲監候。秋後處決。嗣據圖爾炳阿奏。其所刻族譜。取名大彭統記。甚屬狂妄等語。因命新調巡撫胡寶瑤查取呈進。則以大彭得姓之始。本於黃帝。昌意顓頊。夫氏族譜系。士大夫家恆有之。亦何至附會荒遠。以爲迢迢華胄。乃身爲臣庶。而牽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統記命名。尤屬背謬。不幾與累朝國號。同一稱謂乎。至閱其譜。刻於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號。及朕御名。皆不闕筆。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以犯朕御諱罪人。但伊歷任大員。非新進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實不可問。足見目無君上。爲人類中所不可容。彭家屏原係斬立決之犯。即秋審時。亦必予勾。著從寬免其肆市。即令自盡。以爲人臣



之負恩狂悖者戒。兆惠奏。臣至額密勒西岸。准富德咨稱。探知阿逆在額布克特地方。賊衆約七百餘人。隨遣奇徹布達禮善努三等領兵前進。身率羅布藏多爾濟愛隆阿圖倫楚等隨往。五月初一日至彼。探知阿逆已遁。遂分兵向塔爾巴哈台追躡。見有游牧蹤迹。捉生詢問。知係叛逆巴雅爾所在。逃去已三日。因尋蹤深入。至塔爾巴哈台山後極險之處。奇徹布等截賊去路。羅卜藏多爾濟從東攻入。奪險五處。至夜半時。巴雅爾帶眷屬五十人逃出。因令奇徹布等追擒。而暫留剿洗餘黨。收取馬駝。亦卽前進。二十八日。驍騎校賽扎木蘇擒獲巴雅爾之子塔喇巴勒。六月初三日。愛隆阿報知奇徹布陣亡。卽帶兵至愛呼斯。分兵協助圖倫楚達禮善占頗圖海蘭察兩路搜尋。仍帶兵前往山梁堵截。巴雅爾被海蘭察射中其肘。占頗圖射中其脛。始就擒。並獲其妻妹二子。問以阿逆及哈薩克錫喇所在。堅稱不知。謹派侍衛額勒登額等將巴雅爾馳驛解京。得旨。富德著授爲內大臣。賞給世職。貝勒羅卜藏多爾濟封爲郡王。額爾克沙喇封爲公。副都統愛必隆。交部議敘。侍衛努三。授爲頭等侍衛。首擒巴雅爾之海蘭察。其次占頗圖。俱授爲三等侍衛。海蘭察。賜號額爾克巴圖魯。占頗圖。賜號塔蘇爾海巴圖魯。各賞銀一百兩。其藍翎侍衛額勒登額等。俱



交部議敘。陣亡之侍衛。奇徹布。察例加倍優卹。伊子富珠隆阿。以頭等輕車都尉世襲。在三等待衛上行走。兆惠又奏。准富德咨稱。貝勒羅卜藏多爾濟等。追賊巴雅爾。五月三十日。至愛登蘇。遇賊五十餘人。突出拒敵。侍衛奇徹布。中鳥槍陣亡。賊已敗回。又來賊二百餘。鏖戰數次。復有賊衆。舉瑪尼纛四桿排立。遣人止戰。問係何兵。答以天朝征準噶爾。巴雅爾至此。遂遣人來告云。我等係哈薩克阿布賚屬下。阿布賚遣伊弟阿布勒比斯。侵擾厄魯特游牧。並令如遇大國之兵。卽出去歲將軍所發印文爲據。以求歸附。適因倉猝不知。是以拒戰。我等卽退兵。告知阿布賚。約於五日內遣人來見將軍參贊等語。六月初三日。巴雅爾既擒。適哈薩克得木齊和托主達木等到營。問係阿布勒比斯。問安請罪。並獻馬二匹。告稱我兵原不敢擅動。止因阿睦爾撒納。去歲逃來。大國遣人索取。沿邊居人。未卽達知。阿布賚。是以煩大皇帝征討。阿布賚欲將阿賊擒獻。先爲所覺。盜馬逸去。近聞厄魯特潰散。欲乘間取其貨物。不期猝遇大兵。致彼此傷損。今特獻馬請罪。儻阿賊入我境。必行擒送。如將軍參贊遣人往見。阿布賚必遣人請罪。並懇帶兵效力。以圖往來交易等語。看其言詞恭順。隨遣參領達里庫等十一人。同往宣諭威德。阿布賚因以哈薩克全部歸順。隨具表



文並進馬四匹。遣使亨集噶爾等七人入覲。又遣使送馬云。爲臣等賀禮。富德仍約與阿布賚相見。來使云。阿布賚已帶兵巡查游牧。如欲知哈薩克全部。懇遣大員前往。會同阿布賚查明具奏。臣至富德軍營。撫慰來使。遣達里庫等伴送至京。又遣台吉額爾克沙喇。侍衛努三等。攜段匹禮物答賀。臣等復對使人申明利害。諭以獻擒阿逆。並屬額爾克沙喇等。見阿布賚時。獎其恭順。促擒逆賊。至查辦各部落。但就情願歸附者偕來。不必相強。若言及貿易。則告以軍營向無商販。須豫指處所。約定時日。以便招商備辦。阿布賚如求入厄魯特游牧。則告以疆界不可踰越。萬難聽許。伏思哈薩克。遠慕德威。歸順屬實。倘阿逆仍入其境。或可得協擒之力。否則臣等亦必深入。務期擒獲。謹將阿布賚所進托忒字表文。錄副馳奏。下部知之。諭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參贊大臣富德奏稱。哈薩克汗阿布賚。悔過報誠。稱臣入貢。遣使至營。情辭懇切。現在護送進京等語。哈薩克一部。素爲諸厄魯特所畏。去歲叛賊阿睦爾撒納。逃竄往投。我師追擒。直入其境。阿布賚率其部落。遠徙數千里。旋欲縛獻阿睦爾撒納。以贖前愆。爲阿睦爾撒納所覺。遂遁回準噶爾。乘噶勒藏多爾濟巴雅爾等滋事之際。復肆鴟張。及大軍復入伊犁時。噶勒藏多爾濟已爲其姪扎那噶爾布所



害而扎那噶爾布。又爲阿睦爾撒納所襲。今兆惠富德等。率師進剿。現將叛賊巴雅爾。及其妻子部衆。悉行擒獲。則阿睦爾撒納。釜底遊魂。其能久逃斧鉞耶。況叛賊之所以虛張聲勢。煽惑諸厄魯特及回子等衆者。惟恃一哈薩克耳。茲阿布賚。旣已請降。約以阿睦爾撒納。如入其境。必擒縛以獻。則叛賊失其所恃。技無所施。此一大關鍵也。朕心實爲之慶慰。哈薩克。卽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冊所傳。便爲宣威絕域。茲乃率其全部。傾心內屬。此皆上蒼之福佑。列祖之鴻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統之盛。非人力所能與也。乃今春南巡時。有江南監生張汝霖。浙江訓導章知鄴。於妄請從軍摺內。有損兵折將之語。夫草茅微賤之人。謬信傳聞。本不足論。然此等妄徒。何嘗有忠君愛國之心。不過逞幸災樂禍之口。而天下之大。其無知而造言者。可見正復不少。我兵自前次平定伊犁以來。未嘗不屢有剿殺。且定從古不入版圖之地。於三五年之間。此亦神且速矣。而能保其必無一二受傷之人耶。總之。阿睦爾撒納。一日不獲。則邊陲一日不甯。而阿布賚旣降。則阿睦爾撒納。不患其不獲。阿睦爾撒納旣獲。則準噶爾全局。可以從此奏功矣。著將哈薩克汗阿布賚表文。繙譯。宣布中外。並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皇十四子永璐



生。戊申。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辛亥。成袞扎布等奏。臣等令侍衛烏

勒登。副都統三格等。往擒扎那噶爾布。副都統職銜由屯。貝勒旺布多爾濟等。往擒  
尼瑪。據由屯等報稱。七月初一日。行至哈什河。拏獲尼瑪。屬人都噶爾扎布。作爲嚮  
導。次日至哈什河之阿爾察圖山口。見賊蹤迹。分兵兩翼。乘勢攻擊。賊遂奔潰。因追  
殺二百餘。將尼瑪及伊子擒獲。其妻女及屬下台吉等。俱中箭身死。收取人口什物  
馬匹。隨訊問尼瑪。扎那噶爾布所在。據供扎那噶爾布。於六月中旬。與呼爾璊台吉  
達瓦。布嚕古特台吉。琿齊等相惡。已被擒獲。因其出痘頗重。尙未解送等語。適三格  
等兵到。遂告知令其速進。仍令都噶爾扎布前導等語。臣等俟尼瑪解到。派員解京。  
其眷屬卽行正法。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癸丑。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甲寅。皇十三子永璟薨。丙辰。兆惠等奏。臣等因察訪逆賊阿睦爾撒納蹤跡。遣  
順德訥。帶兵往古爾班察爾。直至俄羅斯之境。據順德訥報稱。六月十三日。至鄂遜  
綽確特山。遇哈薩克阿布賚之弟。阿布勒比斯。稱係奉富參贊之命。擒拏阿睦爾撒  
納。隨據哈薩克遣人告知。阿布賚亦在此間。因酌帶十數人。前往相見。阿布賚云。我  
已投順中國大皇帝。今欲擒獻阿賊黨羽。以贖前罪等語。因告阿布賚云。大皇帝三



東華金鑑卷一百一十一  
路發兵。務擒逆賊。因爾哈薩克投順。暫將額爾齊斯一路。停止進兵。若阿逆不在俄羅斯烏梁海。卽入爾境。昨又據拏獲之厄魯特等供。逆黨額布濟。及達什車凌。烏勒木濟齊巴罕等。於我副都統鄂博什兵到前一日。俱各分散。我等旣屬一家。當同往擒拏。阿布賚云。伊等若入我界。卽當擒獻。再我等哈薩克。有三部落。我係鄂爾圖玉斯頭目。奇齊玉斯。烏拉玉斯。皆我族兄爲長。已遣人至搭什干。令其一體投順。亦必遣人入貢等語。隨以馬二百餘匹。易換官兵衣物銀兩。於十六日辭歸。是日過鄂遜綽確特山。至塔爾滾河。見有賊蹤。次日尋至俄羅斯境之鏗格爾圖喇。遣人告知。十八日。俄羅斯喀丕坦等。前來相見。免冠叩請大皇帝安。因告以我將軍大臣。爲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派兵分拏。看賊衆大概。竄入爾境。應遵彼此不納逃人之議。擒送喀丕坦等云。阿睦爾撒納。前遣使來已拏送我察罕汗。其本身及屬人。若果來投。豈敢背約藏匿等語。詰問再三。喀丕坦等。因給與並無阿逆印文。竝行文邊界查拏。遂於二十日。帶兵回程。路經烏梁海舊地。亦俱捉生詢問等因。臣等又於二十七日。據哈薩克阿布賚。遣使解送達什車凌。齊巴罕至軍營。告稱阿布賚等。於十九日。至阿爾察圖。適阿睦爾撒納。率二十人來投。告以明早相見。因先散其馬匹牲畜。阿賊驚



覺同數人逃去。僅將達什車凌。齊巴罕。拏獲送來。又遣人到霍集伯爾根處。令將烏勒木濟拏獲。如阿賊亦在彼。自必一併擒送等語。臣等復訊問達什車凌。齊巴罕。僉供阿逆於本年三月。帶鄂畢特等人衆。搶掠札那噶爾布遊牧。聞大兵來。遂四散奔逃。後大兵追急。阿逆即將糾合之巴爾達穆特等遊牧。移至喀拉瑪。而自率兵三百。駐守額布克特山。後爲大兵擊敗。止帶二十餘人。逃入哈薩克。雖阿布賚好言安慰。仍生疑懼。及衆哈薩克前來搶奪。已不知去向。又供稱阿逆曾於途次告衆云。我等若投俄羅斯。則此生爲人奴僕。倘哈薩克再不相容。則無路可去等語。臣等看來。使所告情形。達什車凌等所供。阿逆窮蹙已極。必不能倖逃法網。現於哈薩克。俄羅斯相通各路。分哨搜拏。以期必獲。其達什車凌。齊巴罕。先行解送京師。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等奏稱。哈薩克擒獻達什車凌。齊巴罕。據來使所言。知阿睦爾撒納。勢甚窮促。現在分路堵截等語。所辦尙合機宜。順德訥。此次甚屬出力。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仍交部議敘。



東華錄要卷三十八終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eaf. The characters are too light to transcribe accurately.)







宣和殿圖書三十八卷











十一朝東華錄要















東華錄彙要卷三十九

宜興汪文安敬錄

高宗純皇帝。

丁丑。乾隆二十二年。秋八月。庚申朔。俄羅斯請由黑龍江。挽運本國口糧。上以其違約。不許。丙寅。兆惠等奏。七月初六日。額布克特西卡報稱。有兵二百餘。從愛呼斯雅爾河前來。臣等遣侍衛達禮善。帶兵往探。次日。帶領哈薩克霍集伯爾根之子拜達里克。喀喇巴喇特之弟瑪密等。到營告稱。聞阿布賚投順大皇帝。因徧行曉諭。各遊牧。我父兄聞信。即帶兵搜緝阿睦爾撒納。先遣我等來見。並擒巴雅爾屬人尼瑪爲質。以求賞賜。臣等言。尼瑪係我兵剿滅餘賊。無關緊要。非阿睦爾撒納可比。若擒獻阿逆。自有重賞。因遣人往迎。霍集伯爾根等。即率屬六十餘人。至營告稱。願爲臣僕。並云。阿睦爾撒納。若在我等遊牧。必行擒獻。辭歸時。必加諄諭伊等。懇給印文。爲投誠之據。復於兩營間設卡。令官兵將所餘什物。及俘獲人口。與哈薩克交易。共得馬二百餘匹。臣等伏覩霍集伯爾根。喀喇巴喇特。情詞恭順。謹將給與印文緣由。及伊等所屬頭目名單呈覽。諭軍機大臣等。覽兆惠等先後奏摺。看其情形。逆賊阿



睦爾撒納。即可就擒。但不當因哈薩克投順。遂爾倚恃顛預。阿逆奸狡性成。或自哈薩克逃出。遠離塔爾巴哈台。潛伏僻地。或料知入冬。我必撤兵。於察罕烏蘇等處藏匿。此處宜分派兵丁。輕騎往來。嚴行搜緝。其哈薩克頭目霍集伯爾根等。著傳旨撫慰。並各賞蟒段二端。大段四端。以示獎勵。乙亥。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免薩喇爾罪。令其出獄。將從前賞給瑪木特房屋。令其居住。辛巳。叛賊巴雅爾達什車凌。俱於行在審明正法。丁亥。諭去歲擒剿叛賊阿睦爾撒納。進兵至哈薩克。西路以達爾黨阿爲將軍。北路以哈達哈爲將軍。伊等既抵哈薩克。未能擒獲阿睦爾撒納。而哈薩克之阿布賚。復至兔脫。理應從重治罪。朕意伊等。未必有心誤事。不過爲賊所愚。路遠遲誤之所致耳。是以降旨。將伊等微勞抵罪。免其處分。今訊問拏獲逆賊阿睦爾撒納之姪達什車凌。及宰桑烏巴什供稱。阿睦爾撒納。於去歲九月盡間。自敗走地方潛回。相距大兵一二里。據尼瑪供稱。去歲大兵追及阿睦爾撒納。我催促打仗。將軍等未允。等候阿布賚擒獻。是以阿睦爾撒納脫逃。彼時如儘力前進。即可擒獲。再阿布賚對面安營。亦並不奮勇打仗。一味遲延。直至阿布賚逃去。始行追趕。旋即撤兵等語。觀此則伊二人。不惟不能用朕奮勇之官。



兵反爲逆賊所輕視矣。達爾黨阿哈達哈俱勛舊子孫。爲朕股肱。受恩承襲公爵。且身爲將軍。帶兵追剿逆賊。旣遇賊首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賚反墮賊術中。因循觀望。失誤事機。坐致逆賊兔脫。實出情理之外。然旣誤用於前。復姑容於後。此卽朕之咎也。伊等身爲將軍。且係勛舊子孫。似此坐失機宜。玷辱滿洲。更何顏面。覲列班聯。達爾黨阿哈達哈俱著革職。發往熱河披甲。效力行走。九月甲午。上駐蹕布呼圖大營。御行殿。哈薩克阿布賚及弟阿布勒比斯使臣齎表入覲。賜宴。以叛賊尼瑪及其子袞楚克車凌於故將軍和起墓前。凌遲正法。乙巳。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己酉。諭。據兆惠富德奏稱。詢問自森博羅特遇見之人。據伊供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帶領八人。前赴俄羅斯。被俄羅斯人拏獲。送往察罕汗。又有由哈薩克投來之厄魯特。供亦相同。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往投俄羅斯屬實。請遣使索取等語。前因伊等奏。阿睦爾撒納落水淹死。彼時朕卽降旨。以爲阿睦爾撒納斷未淹斃。必係俄羅斯之人。將伊收留。否則逃回。仍往哈薩克。決不出此兩途。今看兆惠所奏。俄羅斯果將逆賊收留。則又何必猶在彼處尋覓蹤跡。朕已另降諭旨。令行文薩納特衙門索取矣。兆惠等接到此旨。可卽令順德訥前赴俄羅斯之森圖。



拉地方。向彼告稱。哈薩克人報稱。阿睦爾撒納。帶領八人。逃往俄羅斯等語。可見爾等。將阿睦爾撒納。私匿屬實。想爾等亦不敢專主。必送往爾察罕汗處矣。惟是從前爾等。謂阿睦爾撒納落水身死之處。我等已奏聞大皇帝。大皇帝當即洞鑒。已降旨索取阿睦爾撒納。向薩納特衙門行文。想爾察罕汗。必念兩國素相和好。遵照原定不匿逃犯之條。將阿睦爾撒納送來。我等從前謂爾俄羅斯亦係一大部落。斷不相欺。不意爾等。乃如此行事。若非大皇帝明鑒。幾爲爾等所欺矣。我等今亦不在此守候。欽遵大皇帝諭旨回兵。順德訥將此曉諭後。即將兵丁及卡座撤回。至大營。兆惠富德。亦不必在現今駐兵處久留。想此際額爾克沙喇努三等。亦漸次到來。即不然。陸續差往之人亦多。不必在彼等候。目今應拏者。惟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琿齊等數賊。沉巴圖爾烏巴什。既有投往哈薩克之信。兆惠等。帶兵迎其來路。成袞扎布等。隨後尾追。兩路夾攻。則巴圖爾烏巴什。必就擒獲。計擒獲巴圖爾烏巴什之時。亦已屆冬令。可即由彼撤兵。即或賊衆不能盡獲。間有一二脫逃者。亦俟來年再行辦理。其撤兵或在濟爾哈朗。或在額林哈畢爾噶過冬。著成袞扎布。及兆惠富德等。即遵照朕從前所降諭旨。來京商議。明年辦理回子。及伊犁等處餘賊等事。方爲妥



便。若此際俄羅斯已將阿睦爾撒納送來。自無庸議。否則明歲亦不必擒拏。但將應辦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回子之事。盡皆妥協料理後。再作商議。目今斷不必計及阿睦爾撒納。將此一併諭令兆惠富德等知之。辛亥。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冬十月壬戌。上幸南苑行圍。准河東買運蒙古鹽斤。癸亥。上行圍。殪虎。命尙書劉統勛。往山東督修運河。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昨諭兩路將軍大臣等。於十二月初十日以內。來京請訓。俟來春進兵。今思將軍成袞扎布。宣力軍營。將及一載。自應稍爲休息。來年令伊在烏里雅蘇臺。辦理副將軍事務。車布登扎布。辦理諸事。皆合機宜。較從前大有進益。來年進兵。以兆惠爲定邊將軍。以車布登扎布爲右副將軍。著車布登扎布。卽馳驛來京請訓。喀爾喀王公內。有協同辦事之人。伊卽指定一二人具奏。無庸派出兵丁。但將親隨人役。酌量足用。仍加恩賞銀二千兩。爲整理行裝之用。其行裝。就近在烏里雅蘇臺。由阿濟必濟。先行發往巴里坤。伊與納穆扎爾。交代後。作速來京。甲戌。賜李國梁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阿里袞。由珠勒都斯。接應將軍成袞扎布臺站。賜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敕書。並參贊回部軍務。壬午。上幸靜安莊。臨送淑惠皇貴妃金棺。丁亥。諭彭家屏



之子彭傳笏。刑部擬入情實。請旨勾到。此案。彭家屏孽由自作。罪所應得。彭傳笏。焚毀所藏野史。實因倉皇畏懼。迫於一時。而子爲父隱。情理尙有可原。彭傳笏著從寬免勾。決囚重典。凡有一線可生者。朕無不準情酌理。曲加寬宥。總之刑名所繫。務祈允協。殺之宥之一歸於至當而已。十一月丙申。以納穆札爾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沁札布爲參贊大臣。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所奏。勘定浙海關徵征收洋船貨物。酌補贛關船稅。及樑頭等款。並請用內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摺。已批該部議奏。及觀另摺所奏。所見甚是。前摺竟不必交議。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爲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值既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即使補徵關稅樑頭。而官辦止能得其大概。商人利析秋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謀易爲正。本年來船。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已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



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凡番船至廣。卽嚴飭行戶。善爲料理。並無於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止許在廣收泊交易。不得再赴甯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該督卽以此意爲咨文。並將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堯。令行文該國商總。徧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於避重就輕。甯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僧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事。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托。爲可斷其來路耳。尋覆奏。臣已遵旨曉諭番商洪任等回帆。並移知李侍堯。札行甯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現在尙無設洋行等情弊。報聞。甲辰。命各省提鎮。三年陛見。辛亥。諭。據德爾敏等奏報。徐城增築石工。於十一月十九日。如式完竣。一律整齊堅固等語。披覽深爲欣慰。徐城瀕臨黃河。而舊有石隄。間段斷續。一遇盛漲。時罹水患。今春南巡。親臨閱視。指授增築石隄。茲自開工以來。曾未兩月。遂克告成。城郭民居。永資保障。諸臣能仰體朕念切民瘼之意。奮勉集事。迅速奏績。



甚屬可嘉。德爾敏。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陳宏謀。並著交部議敘。其在工文武員弁。並著一體交部議敘。以示獎勵。禁各省上司。勒薦幕友。十二月。封成袞。扎布之子。瞻楚布。多爾濟。爲世子。降鄂實。爲藍翎侍衛。革舒赫德職。令爲兵丁。均自備資斧。在軍營效力行走。舒赫德之子舒常。仍革退侍衛。發往黑龍江。以其懦弱文過故也。甲申。諭大學士史貽直。參贊綸扉。陳世倌。引年予告。並熙朝黃髮。老成端重。宜晉崇階。以示褒寵。史貽直。陳世倌。俱著加太子太傅。尙書協辦大學士鄂彌達。敷歷中外。宣力有年。刑部尙書劉統勛。復職以後。勤勞懋著。俱著加太子太保。

戊寅。乾隆二十三年春正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等。據俄羅斯邊界報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出痘身死。今將屍身。送至恰克圖等處。請遣人驗看等語。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罪惡貫盈。身死屬實。琳丕勒多爾濟。向認識阿睦爾撒納。今天氣尙寒。逆屍尙未腐壞。接到此旨。桑寨多爾濟。卽遣琳丕勒多爾濟。速往恰克圖驗看。並曉示彼處頭目云。爾等念兩國和好。將逆賊之屍送來。以彰信義。大皇帝深爲嘉許。已命理藩院。行文爾薩納特衙門。一面命我取逆賊屍身。解送京師等語。如逆屍已到恰克圖。琳丕勒多爾濟。卽取以來。倘伊等謂逆屍在塞楞格城。亦卽前往驗看。



勿因恰克圖是交界。在彼住候。或伊等止令驗看。不肯發遣。務宜嚴行曉示。仍先期作速奏聞。壬子。諭。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逆屍。準噶爾大功告竣。具表奏賀。試問王大臣等。此奏果皆實。以爲然耶。或尙有以叛賊之死。爲未可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不足深論。然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爲邊圉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卽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勅諸臣。銳意追擒。而盈庭之議。頗有以伊犁旣已平定。不必窮追爲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啓衅端。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之奸宄狡詐。旣入俄羅斯。豈能鬱鬱久居。又必將爲其所用。以爲哈薩克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叛賊一日不獲。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謂此也。是以上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卽不送出。亦可之語。然俄羅斯旣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肯永遠拘禁耶。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祿也。卽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而於邊患。甯



稍救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興師問罪。固屬事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屍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道。威德宜於並用。堂堂天朝。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據努三奏稱。德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無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豢養之人耳。若亦嚴行飭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即朕亦難辭好武之名。朕於此事。乘時酌理。惟求協乎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來。既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屍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克又輸城內嚮。西陲綏靖。上續皇祖皇考未竟之鴻謨。稍可免衆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現在尙有葉爾羌等回部。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人。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而稍懈也。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癸丑。以回酋霍集占罪狀。宣諭回部各城。以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額敏和卓。哈甯阿。爲參贊大臣。順德訥。愛隆阿。玉素布。爲領隊大臣。進兵回部。丙辰。以平定準噶爾。及哈薩克歸降。宣諭布魯特部落。丁巳。諭據吉慶奏。近年截漕過多一摺。稱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雍正年間。亦不過二百九十餘萬石。今已截至一千三百二十餘萬石等



語所奏固亦慎重京庾之意。但朕偶遇偏災。已飢已溺之懷。自不容已。初亦不計截漕之數。遂至如此之多。若恐京倉易缺。而於待哺災民。稍有靳惜。朕從來無此意見。設多方顧慮。其遂將重視倉廩之儲蓄。而偶有災歉。不爲通融拯救耶。至各省地方官。因朕屢屢截漕。遂於常平倉穀。不實力籌辦。此種情節。實亦不免。要在督撫司道等。嚴飭屬員。先事豫圖。行之以實耳。常平所貯。原以備水旱不虞。若需用過多。自不能再取給於漕糧。而究不可專恃漕糧爲散賑之用。況江浙等省。有漕可截。尙可藉以接濟。若雲貴等無漕省分。惟資倉穀借賑。設不實籌儲待。一遇災歉。將何以應之。嗣後各省大員。務當留心查察。勿得奉行故事。以致有名無實。致朕軫念災黎。有加無已。朕必不因吉慶此奏。鰓鰓過計。至於有所節嗇也。二月。諭軍機大臣等。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乙亥。諭。據桑寨多爾濟奏稱。琳丕勒多爾濟。派往俄羅斯。驗看阿睦爾撒納身屍。中途病故。已派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等前往等語。著傳諭三泰。齊巴克雅喇木丕勒。雖往驗看。仍須親信大員前往。方知是否確實。三泰卽遵朕旨前往。詳悉驗看。乙酉。諭。據桑寨多爾濟覆奏。與親王齊



巴克雅喇木丕勒。會同哈畢坦等。詳驗阿逆屍身。肌肉尙完。並未朽壞。且面貌宛然。但據伊等告稱。薩納特衙門。尙未有交付帶回之信。是以不敢輕與等語。據此則阿睦爾撒納之死。益屬確實無疑。朕前經降旨。令將阿睦爾撒納屍骸。解送京師。特以逆賊情罪重大。雖已自斃。亦應懸之藁街。以昭顯戮耳。但其罪惡貫盈。已伏天誅。現今遣往之人。會同詳驗確實。毫無可疑。則俄羅斯。將阿睦爾撒納之屍。解送與否。均可不必深論。著將所奏。認識阿睦爾撒納屍骸確實緣由。傳諭中外知之。諭從前將策楞。永常。舒赫德。玉保等家屬治罪。特以用兵伊始。而伊等貽誤軍機。因緣坐示懲。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已死。軍務將次告竣。著將策楞。永常。舒赫德。玉保等子嗣。俱加恩免罪。充發者。召回。監禁者。釋放。玉保妻女。前入辛者庫。亦一併寬免。令歸本旗。

三月庚寅。上啓鑾謁陵。

辛卯。雅爾哈善等奏。烏什城頭目伯克霍集斯。兄弟

子姪。分居四城。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在回部素有名望。若令擇人行間。於伯克集斯。以離其黨。則成功尤速。商之額敏和卓。亦以爲然。擬於吐魯番之伯克霍集斯舊屬中。選數人。俟取庫車後。相機差遣。又前奉旨詢問圖爾璦。與吐魯番同異。據額敏和卓云。圖爾璦。卽係吐魯番。至現在軍營索倫兵。僅四百五十名。行文兆惠。令添五百



名前來。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奏。招撫伯克霍集斯等事。頗合機宜。且額敏和卓。既爲參贊大臣。應列名同奏。勿存分別之見。至行文兆惠。調發索倫兵丁。現在遣送兆惠軍營之綠旗兵一千名。因慮難及師期。已停其前往。是兵丁本屬無多。且兆惠之機宜在剿。雅爾哈善之機宜在撫。兩路所用索倫兵。自當權其輕重多寡。亦不必調往雅爾哈善軍營。可傳諭兆惠雅爾哈善等。若所調索倫兵起程未遠。仍卽追回。此旨著速行飛遞。癸巳。上謁陵畢。回鑾。丙申。上幸南苑。行圍。癸卯。上還京師。命永貴。以侍郎銜。留軍營辦事。夏四月。皇后行躬桑禮。准漕船各帶火槍。編列字號。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從前阿睦爾撒納。副班第。平定伊犁。命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行。曾諭以阿逆狡詐難信。當留心體察。若妄動滋事。卽行辦理。伊若稍有識見。雖不能辦理。亦當據實陳奏。乃伊來京。並無一語。設在他人。竟似與阿逆相通矣。朕因革其王爵。以示懲戒。此次遣往軍營。伊自悔前愆。頗知奮勉。是以復封親王。所封王爵。在伊家達爾漢親王之外。伊爲朕子壻。有過則督責之。能改則體卹之。庶幾不負教育之恩。而於衆內扎薩克。更增光寵。著通行曉諭知之。庚辰。上詣黑龍潭祈雨。命尙書劉統勛。會勘山東微山湖隄工。五月壬辰。諭



軍機大臣等。據和碩齊唐喀祿等奏稱。哈薩克阿布賚。遣使來告。伊等派兵往博囉塔拉。與舍楞布庫察罕相攻。俘獲特古斯。哈什哈等百餘戶。哈薩克兵馬。亦多損傷。舍楞等。尚有千餘戶。未知去向等語。看來布庫察罕。爲舍楞所迫。逃向伊犁。又爲我兵擊敗。舍楞仍在博囉塔拉附近藏匿。從前朕謂舍楞。必不竟入俄羅斯。諭兆惠等。派兵搜捕。與和碩齊等所奏。適相符合。則兆惠等。向來並未疾速追擒。第欲以投入俄羅斯結局。昭然可見。可傳諭兆惠等。此時兆惠。卽往回部。尙有車布登扎布等。在伊犁。先行追剿舍楞等賊衆。兆惠奉到此旨。亦卽回兵策應。又有和碩齊等堵截。賊勢自必窮促。且近與哈薩克交兵。未必往投。卽往投。必被其俘送。斷難漏網。但不可徒恃哈薩克之協助。而懈我軍心耳。又阿布賚來信云。伊等派兵。於三月起程。五月中旬。可抵洪郭爾鄂隆等語。並諭兆惠等知之。丙申。諭。據嵇璜奏稱。芒稻一閘。爲諸湖三江之路。宣洩通暢。下河州縣。自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之要鍵。朕去春南巡時。所諳切指示。令早闢歸江之路者。正爲此也。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要路。向因淮鹽。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閘門下板。方可蓄水遄行。以致不能啓放合宜。前據該督等奏。閘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是洩



水與運鹽已自分爲兩途。芒稻閘。自可常年啓放矣。夫蓄水運鹽。不過稍省繹挽之勞。所費在富厚之商。而下河數州縣之民生攸繫。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後芒稻閘。應永遠不許再下閘板。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湖積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帶。得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勒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癸卯。上幸慎郡王允禧園視疾。丁未。諭。昨據慎郡王具奏。

有疾。朕卽親往看視。旋因疾甚。復派皇子齎送經被。以爲飾終令典。茲聞薨逝。朕心哀悼。仍親往臨奠。著加恩賞銀一萬兩。派內務府大臣蘇赫納。承辦喪儀。並莊親王亦同料理。尋予諡曰靖。六月庚申。諭軍機大臣等。胡寶瑤。以豫省開濬河道。全

工告成。永弭水患。紳民等請於永城縣建立萬歲亭。並請御製碑文等語。當此各工就理之時。詳記從事始末。俾後來司土諸臣。知所遵循。修守勿替。乃制所應備。所有碑文。另候頒發。至於建亭祝嘏。徒費民財。雖屬感戴之誠。實屬無益之舉。朕甚不取其飭禁之。尋頒御製中州治河碑文。秋七月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逆西霍集占。率賊衆數千親援庫車。大臣官兵等。斬馘擐旗。逆酋負傷。僅以身免。甚屬可嘉。著查明功績等次。造冊送部議敘。此次戰功。誠爲卓越。但稍有不



愜朕心者。當此賊人破膽。急宜乘勝派兵急追。且賊遠道來援。我兵以逸待勞。偵逆  
酋所逃之地。併力攻擊。渠魁既獲。各城必望風歸命。不知雅爾哈善等。曾否如此辦  
理。至布拉呢敦。雖云人尙謹愿。頗勸阻其弟。然此言亦不可深信。伊果能將霍集占  
擒獻。再行酌量辦理。今亦不妨遣人。諭布拉呢敦。及各城回衆。以霍集占悖逆罪重。  
所欲得者。惟此一人。與爾等無涉。但遣我軍中回人。恐被戕害可憫。惟於俘獲人口  
內。遣往更爲妥協。俱著雅爾哈善等。作速奏聞。並傳諭兆惠等。遵照前旨。速赴回部。  
合軍進剿。壬辰。兆惠等疏報。布魯特部落。薩喇巴哈什頭目車哩克齊圖魯起尼  
沙等。內附。雅爾哈善奏報。擊敗庫車賊衆。及賽里木回人阿瓜斯伯凱。率衆歸誠。  
庚子。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雅爾哈善等疏報。沙雅爾城舊伯克瑪  
哈默第。遣其子阿三和卓內附。乙巳。諭。逆賊霍集占逃脫一事。雖順德訥之罪。  
然雅爾哈善哈甯阿等。所司何事。伊二人。深負委任。俱著革職。以兵丁效力。靖逆將  
軍員缺。著納穆扎爾補授。參贊大臣員缺。著三泰補授。納穆扎爾。三泰。奉到此旨。速  
往庫車。接印辦事。將雅爾哈善。交與永貴。令其屯田處効力。諭。雅爾哈善。縱賊僨  
事。已諭兆惠。速往庫車。如兆惠先抵庫車。不必更俟。納穆扎爾。卽收雅爾哈善印信。



訊問伊等情節。如順德訥縱賊是實。卽正法示衆。倘有別情。或彼此相訐。卽將雅爾哈善。哈甯阿。順德訥。拏解來京。一面帶兵前進。其靖逆將軍印。著暫交明瑞署理。俟納穆扎爾到日。仍趨赴兆惠軍前。並傳諭納穆扎爾等知之。丙午。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兆惠疏報。左翼布魯特。霍索楚鄂拓克頭目邁塔克啟台。鄂拓克頭目喀喇博托。遣其弟姪等內附。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巴祿奏稱。途遇哈薩克人等。解送叛賊布庫察罕和碩齊。已派兵送往車布登扎布處等語。可傳諭成袞扎布。解送賊人。必經成袞扎布駐紮之地。閱和碩齊供詞。頗多狡詐。若車布登扎布。誤信其言。不與布庫察罕一體鎖拏。成袞扎布。卽嚴行拏解。勿致脫逃。若此時已至布延圖。亦傳諭扎隆阿等。遵照辦理。八月丁卯。春秋直解成。御製序文。己巳。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庚午。布庫察罕和碩齊伏誅。己卯。諭雅爾哈善。進兵庫車。屢次失機貽誤。前已降旨宣諭矣。今據奏庫車賊首阿布都克喀木。率衆夜遁。所餘老弱出降。現在順德訥往追。俟回營時。再行進兵等語。以八九千兵官。駐守三月之久。俟賊首逃去。城中窮促出降。始得其城。雅爾哈善。其尙何顏。以得城奏報耶。辦理回部一事。從前因逆賊霍集占等。係我兵平定伊犁。



時出諸厄魯特拘禁之中。俾仍長舊地。而狼子野心。旋復戕害我副都統阿敏。負恩肆逆。不得不行剿滅。而雅爾哈善。在巴里坤辦理沙克都爾曼濟一事。頗能乘機奮勉。是以屢加優擢。今春進兵。卽授爲將軍。伊旣膺討逆之任。自應倍加勇往。以擒獲叛賊爲務。詎意懈弛債事。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前次霍集占親率賊衆。來援庫車。屢經挫衄。乃旣不能擒獲於臨陣。復不能覺察於入城。一任其潛入潛出。並無措置。而徒以堵截之責。委之順德訥。而已不與。至掘城一事。用綠旂謬計。復全聽之馬得勝。轉致爲賊所覺。橫開一溝。傷我兵卒。種種坐失事機。以如許兵力。圍一彈丸之城。而賊首出入自如。不知統兵大帥。身在何處。朕彼時觀其情形。怠玩若此。早知庫車城中。爲賊腹心拒守者。必將盡行狡脫。僅餘老弱而後得之。當卽屢降諭旨。令加意防守。勿致逃逸。今觀所奏庫車頭目阿布都克喀木。領衆夜遁。惟餘老弱出降。一不出朕之所料。可見雅爾哈善。於霍集占脫逃時。不親往追擒。馬得勝掘城時。又不能躬行相度。及回衆出降。尙不入城查閱。亦不急行進剿。數月以來。惟坐守軍營。老師糜餉。直待賊人兔脫鼠竄。相率盡出。而後得一空城以報命。且忝爲大帥。不能身先士卒。致一切措置遲誤。盡以委之他人。初無一語引罪。但知高坐帳中。以郵符奏



報自任。若代他人傳述者。則雖芻靈木偶。皆可勝任。何必復簡將軍爲哉。今雖得庫車。而城中所存。率係飢疲殘廢。轉須爲之養贍。卽得城。亦復何用。且伊奏摺內。沙喇斯瑪呼斯等厄魯特。及自伊犁逃歸回衆。所有男丁。不過一千餘名。設賊黨果止此數。豈能拒守如許之久。又稱回衆供出沙呢雅斯等五人。訊明正法。此五人者。旣係阿布都克喀木惡黨。能鈐制諸人。不令出降。卽何難與之同竄。而必坐以待斃。所奏荒謬如此。謂無欺飾情弊。其誰信之。覈其前後情罪。從來誤事之臣。未有若是之盛者。夫賞功罰罪。國有常典。雅爾哈善。前辦理沙克都爾曼濟時。朕以其奮勉可嘉。卽授爲內大臣。並將伊子補授侍衛。今乖謬失律至此。雖欲爲之曲貸。其如國法何。已降旨兆惠等。將伊拏解來京治罪。伊子並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朕於諸臣功罪。毫無成見。惟有信賞必罰。以彰憲典而已。將此通行傳諭知之。九月。富德疏報。右部哈薩克圖里拜。及塔什回人圖爾占等歸誠。得旨嘉獎。交部議敘。雅爾哈善等疏報。阿克蘇回衆乞降。丙申。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己亥。上奉皇太后回鑾。乙巳。還京師。車布登扎布疏奏。哈喇哈勒巴克回部內附。丙午。兆惠疏奏。阿克蘇頗拉特等歸誠。兆惠奏。臣奉到諭旨。審訊雅爾哈善。哈甯阿。順德訥。



等俱服罪無辭。業經遵旨。將順德訥正法。雅爾哈善發往屯田處効力。哈甯阿披甲等効力。其臺站事務。請卽委三泰接管。報聞。庚戌。兆惠等疏報。和闐伯克霍集斯等歸誠。冬十月。甲寅朔。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兆惠奏報。霍集占自庫車敗回阿克蘇。伊親信之伯克阿布薩塔爾。將城內數百戶。相隨向西等語。阿布薩塔爾之叔伯克霍集斯。業已歸附。此時伊或與霍集占相絕。自行來歸。或仍隨霍集占。俱著兆惠查明具奏。己巳。命伊犁撥兵屯田。戊寅。上啓鑾幸盤山。辛巳。上駐蹕盤山。十一月。乙酉。上回鑾。丙戌。上幸南苑行圍。戊子。上大閱。連發七矢。皆中的。命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等。及布魯特諾起等從觀。兆惠等奏。臣等於十月初三日。領兵至輝齊阿里克。距葉爾羌城四十里。侍衛滿綽爾圖。擒獲回人一名。據供阿克蘇烏什投誠後。霍集占領兵三千。入喀什噶爾城一宿。駐雅普爾噶四日。聞布拉呢等深怨霍集占妄動。定約各守一城。相爲聲援。布拉呢敦領馬步萬餘人。擒離喀什噶城一站之當噶勒齊駐紮。霍集占移村莊回衆糧草入葉爾羌城。令舍勒默特摩羅噶里布。領衆五千人。於布爾吉特博斯屯設卡。城內厄魯特。布魯特。伊犁回人。有馬者五千餘人。步行者甚多。與霍集占相結者。伯克阿布都克噶木。阿



布都哈里。克泥雅斯。索還阿什噶伊朗和里布坤等數人。餘皆含怨。霍集占詭衆云。大兵盡剿回人。伯克霍集斯已被殺。霍集占已收沙雅爾人口牲畜。又將阿布都瓜布及其子弟俱籍沒監禁。又殺烏什賽哩木移來回衆三百餘名等語。臣等兵臨城下。未見賊衆迎敵。其城較庫車甚大。四面共十二門。臣所領馬步兵四千餘。止足圍其一面。且自烏什前來。行戈壁一千五百里。馬一千餘匹。俱屬疲乏。圍城則兵力單弱。賊將衝突逃走。計賊若逃走。惟向南路之痕都斯坦。巴達克山。喀喇土伯特等處。擬於此等要卡。駐兵堵截。又分遣兵馬。搜括村莊。發掘窖藏之粟。及山谷牛羊。斷其芻牧樵採。伊等自生內變。至兵丁馬匹。均須接濟。所有駐紮庫車賽哩木拜等處綠旗兵丁。應請調赴軍前。並送馬三千匹。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章奏。日久未來。朕深爲廕念。今據奏兵抵葉爾羌情形。賊衆暫未出戰。而我兵馬以遠行疲乏。朕亦深悉。勿以未卽攻克。致生急遽。惟加意偵探。多方誘致。以協機宜。布拉呢敦。旣怨霍集占。自應持原降勅書往諭。至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殺。飾詞惑衆。亦應明白曉示。或令回衆等目。又如斷其樵汲。擾其村落。皆屬善策。所奏解送馬匹。亦傳諭駐紮辦事之大臣侍衛等矣。再索倫察哈爾等兵。已過闢展。兆惠之盡調綠旗兵。因未得



信息耳。至賊人可逃之路。宜嚴爲堵截。倘其北走。則無地可逃。必就俘獲。兆惠等宜奮勉辦理。並傳諭富德。速往策應。己丑。上還宮。命阿里袞選馬三千匹。親送兆惠軍營。乙未。上幸豐澤園射。連發十一矢。皆中的。命布魯特諾起等從觀。丁酉。阿克蘇辦事頭等待衛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將軍兆惠。差索倫領催阿勒丹。察披甲扎奇勒圖來至阿克蘇。送到將軍文書。並愛隆阿移文。內稱因捉生詢問。知霍集占牧羣。皆在南山。領兵往攻。至葉爾羌城外。見賊衆阻河爲陣。因渡橋攻剿。過兵甫四百餘。橋斷。賊衆四合。將軍奮擊。兩易馬。俱中鳥槍斃。面及脛。俱得傷。幸不甚重。我兵力戰。浮水至營。又來馬步賊萬餘人。合圍我兵。雖有剿殺。以無馬不能衝突。遂掘濠結寨相持。計軍需馬駝。尙可供兩月之食。惟軍器火藥不足。因被圍後。乘夜前行。遇愛隆阿之兵。令其先來通信等語。伏思霍集占。暫爾跳梁。終歸殄滅。此時應速行策應軍營。計新調官兵四千名。及趕送馬三千匹。漸次到來。臣與愛隆阿一面探聽參贊大臣富德兵至何處。一面選派兵馬。趨赴葉爾羌。其阿克蘇安設臺站。鎮撫回人等事。亦卽酌量情形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接到兆惠行文。知我兵深入。逆賊霍集占等。恃其黨衆。敢於合圍拒敵。殊可憤恨。卽當前往策應。參贊大



臣富德業經領兵前進。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阿里衮。愛隆阿。福祿。舒赫德。俱授爲參贊大臣。無論何隊兵丁。惟擇馬力有餘者。作速前往。其攻取回城。擒獲賊首。自不遽責伊等。惟應援兆惠爲要。至兆惠領兵深入。雖未免有輕賊之心。亦恐朕責其怯懦。若當日令伊暫駐阿克蘇。候兵馬齊集。當不至此。然於現在情形。亦未爲失策。朕豈肯加之責備。此時惟堅守以待援師會合。同至阿克蘇。整頓兵馬。再圖大舉。若阿里衮起程在前。而官兵追及時。即可給與乘騎。可傳諭伊等。惟計兵馬同抵軍營。方克有濟。並傳諭黃廷桂。將所奏豫備馬二萬匹。加意豢養。吳達善。五吉等。不必回巴里坤。仍速赴哈密。豫備糧運。甲辰。兆惠等奏。臣等詢問俘獲賊人。知霍集占。牲畜及沙喇斯戶口。俱在城南英嵯奇盤山。謀收取以分賊勢。又因納穆扎爾。三泰等將到。派副都統愛隆阿。署總兵定柱。帶兵八百名。前往堵截喀什噶爾來援要路。並巡查台站。候納穆扎爾等到。派兵送至軍營。臣等渡河。向葉爾羌城南進兵。十月十三日。有賊兵迎出。約四五千騎。步賊在後。並溝內排立。臣等領兵衝突賊陣。騎賊敗走。賊放槍拒敵。臣等正在奮擊。賊又從兩旁夾攻。因馬力不能馳驟。回保大營。被賊截爲數處。互相攻擊。賊遂四面合圍。我兵殺賊雖多。陣亡者亦百餘人。總兵高天喜。原



任前鋒統領侍衛鄂實。原任副都統三格。侍衛特通額。俱歿於陣。現在賊騎數千人。步賊亦多。與我兵接戰五晝夜。臣等固守大營。相機剿殺。口糧尚可支持一兩月。臣等前因阿克蘇烏什既定。擒獲渠魁。機不可失。遂不暇計兵多寡。馬力如何。輕敵妄進。罪實難逭。然策應之兵。年內齊集。尚可合力攻剿。諭。據將軍兆惠奏報。領兵抵葉爾羌城。逆回霍集占。悉其醜類。圍我大兵。此皆輕敵妄進。罪所難逭等語。辦理回人一事。原以霍集占負恩反噬。甚至戕害副都統阿敏道。並隨從人等百餘名。若不與師問罪。何以振軍威而施天討。迨我師已得庫車。是以將軍兆惠率師乘機直入。彼時若令兆惠暫駐阿克蘇城。俟後隊到齊。併力進取。則自此發旨到日。已屬不及。然此不過身處局外者。事後好爲議論則可耳。揆諸用兵機宜。兆惠尙爲有進無退之良將也。且我滿洲官兵。所向披靡。將謂乘勝長驅直入葉爾羌喀什噶爾。亦屬甚易。則向來之輕視逆回。乃朕之誤。又何忍以妄進輕敵。爲兆惠之責乎。今將軍兆惠統軍深入賊巢。率衆渡河。鏖戰數日。志在滅此朝食。自不暇返顧。展轉以爲身謀。忠誠勇敢。朕實深爲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晉封爲武毅謀勇公。加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服。以彰勤勞勸功之典。將此通行曉諭知之。丁未。諭。據愛



隆阿奏稱。靖逆將軍納穆扎爾。參贊大臣三泰。於十月十三日。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並兵丁二百餘名。前赴將軍兆惠大營。至次日。有跟隨之兵丁四人等。告稱十三夜四鼓時。納穆扎爾等三人。遇逆回賊兵三千餘人。倉猝衝拒。將軍納穆扎爾。參贊大臣三泰。並侍衛奎瑪岱。俱已陣亡等語。納穆扎爾。奉命前赴軍營。輕裝進發。星夜趲行。倉卒遇賊。伊等並不肯退避自全。惟知直前衝擊。以致效命捐軀。忠毅之氣。深可嘉憫。納穆扎爾。著晉贈公爵。三泰。著特贈子爵。均世襲罔替。三泰陣亡。伊家並無大員。著加恩授伊兄祥泰。爲散秩大臣。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著賞給世職。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陣亡兵丁人等。並著查明從優賞卹。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予納穆扎爾三泰祭葬。予納穆扎爾諡武毅。三泰諡果勇。壬申。予總兵高天喜諡果義。前鋒統領鄂實。諡果壯。副都統三格。諡剛勇。並予祭葬。壬午。參贊大臣尙書舒赫德奏。十二月初三日。有回人托克托默特。自葉爾羌來投。詢據大兵至葉爾羌。布拉呢敦。自喀什噶爾領兵。共馬步五千人。霍集占領馬步萬人。合圍大兵三十餘日。因聞喀什噶爾所屬英吉沙爾城。忽被布魯特搶掠。二賊猝謀禦敵。是日薄暮。將軍領兵。縱火奪賊營二。刦殺看守人衆過半。二賊相謂。此必將軍與布



魯特有約。卽圍守經年。諒難取勝。且力亦不支。莫若議和。因遣所屬及厄魯特各一人通信。將軍拘留不遣。以矢射書傳諭云。爾兄弟果欲納款。當入覲大皇帝。否則不允。後二賊亦射書。願送口糧。撤圍相見。將軍不報。從此俱未交鋒。又聞軍營脫逃之厄魯特告稱。軍營掘得米一百六十窖。收馬千餘匹。駝千餘隻。布拉呢敦。因喀什噶爾告急。撤回防禦。所留僅二百人等語。臣察回人所告屬實。尤宜急往策應。現駐阿克蘇及新派官兵。先到者。計二千二百有奇。馬一千二百有奇。帶領前進。行文續到各隊官兵。及富德阿里袞等。趨行進發。又令總管噶岱默特。及阿克蘇阿琿伯克等。將伊等投誠後安居樂業情形。及從賊必被剿殺。惟將霍集占等擒獻。或自來投順。可保身家。繕寫回字文書。曉示沿途回衆。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據來投回人告稱。將軍兆惠等。攻奪賊人營壘。霍集占等。喪膽求和。兆惠責令輸誠入覲。始准納款等語。舉動雄偉。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御用朝珠。金黃帶荷包。此帶可常時服用。其餘效力官兵。著查明交部議敘。至回人所聞掘得窖糧之語。或係伊等揚言。或實有其事。亦著遇便奏聞。

己卯。乾隆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巳。

諭雅爾哈善。以將軍征討回部。乃自進兵庫車以



後種種玩誤乖張。失機債事。爲從來行師失律諸臣所未有。是以將伊拏解來京。經朕逐款詢問。一一俯首無辭。而猶然覲面求活。竟自舉達爾黨阿哈達哈之例。冀以披甲效力。豈意人世閒。不知羞恥之人。竟有至於如此者。試問伊獲罪情節。與二人同乎。卽彼二人之從寬。亦出於朕耳。豈人臣所可視以爲例乎。且授意順德訥。有得一空城。亦可報命之語。則又屬何心乎。此而不正其罪。置國法於何地。著阿蘭泰。達清阿。會同法司前往監視。將雅爾哈善。卽行正法。朕亦無可引咎。惟增憤懣而已。將此宣諭知之。乙未。馬得勝伏法。己亥。諭大學士伯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忠誠敏達。幹練老成。歷任封疆。勤勞懋著。西陲用兵以來。籌辦軍需。備極勞瘁。一切規畫機宜。動與朕心脗合。厥功甚鉅。昨命福隆安。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爲震悼。覽其遺疏。當彌留之際。尙拳拳以西師垂竣。籌辦軍儲爲念。益見體國奉公。赤忱罔斁。不覺聲與涕俱。難以自禁。卽著福隆安前往奠醑。賞銀一萬兩。交地方官料理喪事。准入賢良祠。其伯爵。卽令伊子承襲。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靈柩起程時。所過地方。文武員弁。俱著出城奠醑。並派員沿途加意照料。護送回京。尋予祭葬。諡文襄。二月癸亥。諭哈甯阿。以軍行失律解京。鞠訊供詞。與雅爾



哈善情罪相符。應卽正典刑。以肅軍紀。第以參贊究屬相助爲理之人。前哈甯阿。曾隨將軍兆惠。由濟爾噶朗。力戰而出。雖現在所犯情罪。斷難稍貸。仍念伊前勞。暫緩正法。著監候。秋後處決。以示寬典。著通諭中外。俾衆共知之。甲子。諭。據富德等奏報。正月初六日。統兵至於呼爾璊。逆酋霍集占等。率賊騎五千。抗拒官兵。奮勇轉戰。至初九日。我兵因馬匹遠行力乏。不能悉行斬獲。是夜月落後。適參贊阿里衮。送馬已到。正遇分遣剿賊官兵。卽與鄂博什。分爲兩翼。歡呼馳突。陣戮賊衆甚夥。至初十天曉。收兵回營。計五日四夜。殺賊千餘。及中傷者無算。初六日。交戰時。逆酋布拉呢敦。脅閒中鳥槍傷甚劇。賊昇之入城。旋回喀什噶爾。計陣戮賊巴圖爾十五名。大伯克數十名。至將軍兆惠。在營中固守。聞槍礮聲。知援兵已至。卽遣索倫兵回人等。齎文通信等語。覽奏深爲感慰。富德數年來。宣力勤勞。此次奮勇督剿。厥功懋著。加恩封爲三等伯爵。舒赫德。雖屢經獲罪。今知奮勇自贖。亦屬可嘉。阿里衮。送馬濟軍。如期集事。且會同剿賊。擊殺甚多。朕心深爲嘉許。此次剿賊有功。自領隊大臣以上。人人踴躍自效。提督豆斌。率兵鼓勇前進。奪取賊營。脅受槍傷。著加恩一體議敘。並各賞給卅職。己巳。安西提督豆斌。以受傷卒。命照滿漢一品大臣例賜卹。仍加



賞世職。

命車布登扎布爲副將軍。福祿車木楚克扎布爲參贊大臣。越阿爾臺行。

巡查額爾齊斯等處。搜捕瑪哈沁。

三月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兆惠等被圍。富

德奮勉應援。至和闐被圍亦急。何以未聞往救。若謂兵力不足。則兆惠一軍。尙能與

賊相拒。況兩隊會合。轉患其弱耶。若謂馬力不足。則旣可以回抵阿克蘇。何難就近

赴援和闐。因糧以守耶。富德此時。曾否領兵往援。著作速奏聞。至兆惠曾經賊困。其

望援甚切可知。以身經艱阻之事。而於他人則置之度外。何以爲情。然朕亦不追旣

往。惟促富德速援。兆惠亦酌量策應和闐。賊如聞風潰散。卽以進攻葉爾羌等城爲

要。如和闐已爲賊據。則伊等俱不必前往。惟據實奏聞。候朕覈定功罪可耳。甲午。

彗星見。賜陝西乾州八世同居壽民甯爾強。御製詩章。御書扁額。夏四月癸亥。

諭原任大學士伯兼管陝甘總督黃廷桂靈輓。將次到京。朕於十七日。親臨奠醊。

黃廷桂體國忠勤。鞠躬盡瘁。飾終之典。宜備哀榮。凡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俱著齊

集。出殯之日。亦著往送。右翼大臣官員。並著於出殯時往送。以示優卹賢勞之至意。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富德至特穆爾圖諾爾。攻喀什噶爾。舒赫德前往和闐。皆

從前酌定者。今富德已定和闐。自當由彼進發。兆惠雖令富德定議。恐往返需時。可



傳諭富德。令其徑從和闐進兵。攻取葉爾羌。一面堵截逆賊等逃竄之路。昨據舒赫德。請前赴和闐。令巴祿在阿克蘇辦事。已降旨停止。卽此時業已起程。亦著仍回阿克蘇。此旨速遞。五月庚辰朔。命明安圖傳作霖繪回部輿圖。辛卯。上詣黑龍潭祈雨。甲午。修濬京城河渠代賑。辛丑。上素服步詣社稷壇祈雨。御製祝文。六月庚申。上自齋宮步詣圓丘行大雩禮。御製祝文。是日大雨竟日。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以進剿情形。覆訊和什克伯克等。定議兆惠領兵先取喀什噶爾。富德攻葉爾羌。巴祿由巴爾楚克路與富德會合。互相策應。其喀什噶爾西去之鄂坡勒嶺。可通霍罕敏等部落。皆傳檄曉以利害。並將地方形勢繪圖具奏。壬申。諭薩喇爾前在軍營獲罪。但伊曾率衆由準噶爾來歸。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並補授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閏六月庚寅。命安泰赫爾景額馳視永定河漫口。己亥。修浙江東西海塘。禁浙絲出洋。乙巳。允嵇璜在籍終養。以陳惠萃爲禮部尙書。秋七月己酉朔。兆惠等奏。臣等聞喀什噶爾回人信息。卽領兵前進。先派額敏和卓之子茂隆等馳往安撫城堡。查明地畝。據喀什噶爾所屬牌租。阿巴特伯克呢雅斯。遣回人呈稱。六月間。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將葉爾羌喀什噶爾城堡焚



毀令回人等遷往巴達克山。我即閉城拒守。聞霍集占兄弟約於色喀庫勒之齊里  
袞巴蘇相會。若兵至。即可擒拏等語。臣等一面檄知布魯特納喇巴圖等。截賊人前  
往色喀庫勒投霍罕額爾德呢伯克之路。一面儘力尾追。報聞。壬子。上奉皇  
太后啓鑒。秋獮木蘭。丁巳。兆惠等奏。臣領兵前往喀什噶爾。沿途經過村莊。回衆  
皆獻牛酒果餌。情詞恭順。又被脅脫出之回人等。俱稱霍集占。由伯克和囉木渡口。  
向羌呼勒逃去。布拉呢敦。由玉魯克嶺潛逃。會齊兄弟同行。同黨止四千餘人等語。  
臣等抵喀什噶爾後。加以撫慰。詢知布拉呢敦。兄弟相會後。同向色喀庫勒逃走。雖  
均係巴達克山必由之路。但甚險遠。伊等或往巴達克山附近之博羅爾。或仍往安  
集延等處。應於此處堵拏。臣等已知會巴祿阿里袞之兵。前來協助。臣明瑞愛隆阿  
溫布等。領兵二千追襲。臣兆惠。一面將撫定喀什噶爾葉爾羌。查覈戶口田賦。委員  
派兵防守各事宜。辦理就緒。即領兵策應。富德等奏。臣等由固璊薩納珠前進。據索  
倫總管薩壘等。獲回人伊巴哩野木等。告稱霍集占。棄葉爾羌。逃往英吉沙爾。大小  
伯克等。情願迎降。臣一面派兵五百名。令鄂博什等。持檄往諭爲首之喀瑪勒和卓  
等。一面帶兵前往。沿途回人扶老攜幼。道左跪迎。行至聽雜阿布河岸。鄂博什等。將



檄傳之喀瑪勒和卓等。帶來投降。臣等進兵渡河。入城撫慰回衆。各令安其生業。查明現存戶口二萬餘。復詢霍集占逃走所向。僉稱或往巴達克山。或往安集延。不知確實等語。臣等務期追獲。諭軍機大臣。據將軍兆惠富德等奏稱。逆賊霍集占兄弟。聞大兵前進。率其親黨逃竄。葉爾羌喀什噶爾兩城回衆。俱輸忱歸順。現在一面安撫兩城。一面派兵追剿等語。覽奏深爲欣慰。逆賊兄弟。雖畏罪先逃。而兩大城實回部著名之地。旣歡迎恐後。則二賊亦可計日就擒。此皆將軍大臣官兵等奮勇所致。甚屬可嘉。俱著交部議敘。己未。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稱。阿克蘇係回部大城。村莊甚多。舊係伯克密喇布管理。今雖不必準以內地官制。而品級職掌。宜爲釐定。庶足以辨等威。而昭信守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請。以阿奇木伯克爲三品。伊什罕伯克爲四品。噶市納齊伯克爲五品。將應升人員。奏請補授。其小伯克密喇布等爲六七品。俟缺出揀補。其餘各城。一體辦理。但回部諸城。皆大兵進剿所定。非哈密吐魯番之向化歸誠可比。從前玉素布額敏和卓之屬人等。本係世僕。故所設官員。俱不支俸。此等回人。雖承辦公事。有官職大小之殊。皆係朕之臣僕。將來如阿奇木等大伯克。或令其輪班入覲。酌給官俸。其小



伯克等。或於所定租賦內。通融支給亦可。著傳諭舒赫德。查覈定議。具奏。庚午。兆惠等奏。臣等撫定喀什噶爾等二城。凡投順者。俱行免罪。又查出各城遷來回衆二千五百餘戶。俱送往阿克蘇。以備屯田。謹陳喀什噶爾。設官定職。徵糧鑄錢。及駐兵分防各事宜。查喀什噶爾。地居西北。距肅州嘉峪關六千餘里。東界烏什阿克蘇。西界安集延布魯特。南界葉爾羌。北界布魯特。總計大小十城七村莊。一萬六千餘戶。數十萬餘口。一各城村辦事應設官職。查回部頭目。曰阿奇木。總理一城。曰伊什罕。協辦阿奇木事。曰商伯克。管理租賦。曰哈子。管理刑名。曰密喇布。管理水利。曰訥克布。管理匠役。曰帕察沙布。查拏盜賊。曰茂特色布。承辦經教。曰木特幹里。管里田宅。曰都管。管理館驛。曰巴濟格爾。管理稅課。曰阿爾巴布。派差催課。曰市琿。協辦都管事。曰巴克邁塔爾。專管園林。曰明伯克。其職如千總。今喀什噶爾阿奇木一缺。請委吐魯番副台吉茂隆署理。其餘各職。臣等查隨營效力之著姓回人。及並未從逆之回人子孫等三十四人。揀選補授。一每年貢賦數目。查回人一帕特瑪。準官石四石五斗。一噶勒布爾。準五斗。一察喇克。準官秤十斤。一騰格。準制錢五十文。值銀一兩。噶爾丹策零時。定額每年納錢六萬七千騰格。此內有種地之鄂爾托什人等。納糧



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紅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共折錢二萬一千餘騰格。又克色克綽克巴什人等。納錢二萬六千騰格。商賈牧養人等。納錢二萬騰格。皆以本色折納。此外又有商人金銅稅。園戶果稅。邊界貿易。回人徵稅十分之一。外來貿易之人。徵二十分之一。每歲俱未能如數交納。臣等酌量減賦。歲徵糧四千帕特瑪。錢六千騰格。棉花紅花。照舊輸納。作爲一千。賦稅俟將來駐兵與否。再行酌交糧石銀兩。金十兩。葡萄千斤。解交內府。其餘零星雜稅。概行豁免。惟貿易稅課。仍舊辦理。一大兵進剿。應籌糧餉。查各城村。現種田禾。按照籽種計算。豐年可收七八倍。卽荒年亦可二三倍。但各處值驚擾之餘。自應量爲減徵。共交糧二千帕特瑪。其隨逆回逃竄之人田畝。入官充餉。令三倍交納。共一千二百帕特瑪。又應交錢一萬三千餘騰格。俱收糧石。舊果園七所。歲徵葡萄。令藏乾入貢。布拉呢敦新果園十三所。所獲無多。卽充官兵賞賚之用。一回部錢文。應行改鑄。查回錢俱紅銅鼓鑄。計重二錢。一面鑄準噶爾台吉之名。一面鑄回字。因所產銅少。每以新錢一文。易舊錢二文。銷毀更鑄。今雖未便全收改鑄。現有鑄礮銅七千餘斤。請先鑄錢五十餘萬文。換回舊錢另鑄。或照內地制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或卽照回錢體



質。一面鑄乾隆通寶四漢字。一面鑄葉爾羌清文。及回字。並呈樣請旨酌定。一現在分路進剿擒賊。其喀什噶爾。應酌量駐防。擬派西安滿兵三百名。阿拉善兵五千餘名。委散秩大臣伯永慶。阿拉善。公衮楚克管理。仍留綠旗兵一千五百餘名。委提督閆相師。酌於城鄉邊界駐防。臣一面前往葉爾羌查辦。其和闐阿克蘇等處情形。不同。已行文舒赫德辦理。從之。辛未。永定河漫口合龍。乙亥。御製納穆扎爾三泰雙義詩。勒石葉爾羌。先是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西陲平定。幅員廣大。陝西甘肅。非一總督所能兼理。請將西安總督。改爲川陝總督。四川總督。改爲四川巡撫。甘肅巡撫。改爲甘肅總督。管巡撫事。安西柳溝沙洲靖逆赤金五衛裁汰。於安西設一府。安西柳溝二衛。改設一縣。並駐安西。靖逆赤金二衛。改設一縣。駐靖逆。沙洲衛。改設一縣。駐沙洲。安西道。移駐哈密。安西同知。移駐巴里坤。靖逆通判。移駐哈密。俱令管理糧餉。兼辦地方事務。歸安西道統轄。下部議。至是議上。得旨。開泰著補放川陝總督。仍駐紮四川。令其往來西安。稽查一應事務。楊應琚著補放甘肅總督。陝西提鎮營務。並聽甘肅總督節制。其甘肅提鎮營務。川陝總督。不必節制。餘依議。八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等奏。追及逆酋霍集占。於阿勒楚爾陣斬賊衆千餘人。



生擒五十餘人。獲礮、蠡、器械、牲隻無算。覽奏深爲嘉悅。其旨將軍至領隊大臣俱交部從優議敘。癸巳。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巡幸木蘭行圍。庚子。富德等奏。

臣等敗賊於阿勒楚爾。乘勢追剿。行至葉什勒庫勒諾爾。詢悉巴達克山界。山足有路。僅容單騎。過一大嶺。與巴達克山之村莊相近。其北大山內。亦有一路。可通巴達克山。安集延等處。臣等尾追賊蹤。先行分路堵截。適賊衆先據山麓。遂領兵向前衝擊。並一面樹蠡招降。其大伯克等率回衆投誠。逆賊霍集占猶在山頭攔阻。而降者益多。共計收獲賊衆一萬二千餘人。軍器二千餘件。駝騾牛羊萬餘匹。逆賊兄弟以餘黨四五百人。竄入巴達克山。臣等先行曉諭該部落。令將逆賊縛獻。報聞。兆惠等奏。臣等查葉爾羌所屬二十七城村。計三萬戶。十萬餘口。前噶爾丹策零時。每年貢賦。交納十萬騰格。此外有金稅。貿易段布牲隻等稅。雖按則徵收。而全完者少。霍集占入城。額外科歛。及逃竄時。又行搶掠。回人生計甚艱。察看情形。與喀什噶爾不同。現於本年七月起。止交雜糧一千四百帕特瑪。各項謀生人等。交一萬二千騰格。此後應如何徵收之處。俟辛巳年再行定議。餘照喀什噶爾之例辦理。得旨。如所請行。九月。庚申。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亥。回鑾。己巳。還京師。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回城現俱平定。應將霍集占等。私行徵歛之項。嚴行禁止。卽辦事之阿奇木等員。亦應如各省大臣之例。遇缺補授。或緣事革退。則開缺另補。阿奇木伯克。不過辦事大員。毋許自稱顏諾。私收貢賦。卽阿奇木等缺出。亦揀選賢員。或以伊什罕升補。不准世襲。章程既定。則伊等希冀之念自消。庶地方可以甯謐。著密諭兆惠舒赫德。遵照辦理。丁丑。諭將軍兆惠富德等。先後奏報。大兵追剿逆賊霍集占布拉呢敦。抵巴達克山界。其部長素勒坦沙告稱。遵將軍大人諭。邀擊二賊。現已槍斃霍集占。生擒布拉呢敦。所差侍衛薩穆坦。俱經目覩。但回部信奉經典。從無自擒族類。轉送與人之理。若竟呈獻天朝。恐別部落必來滋事。是以求免等語。已傳諭兆惠富德等。令卽尅期勒兵向索。且曉譬順逆。以該部落旣知歸誠內屬。理應獻賊自效。卽以回部舊俗。不自相戕爲詞。則已不應有槍斃生擒之舉。況慮他日諸部滋事。較此時天朝大兵壓境。其利害尤爲明白易曉。如果該部落卽日獻出。則膚功自可告竣矣。以敕諭巴達克山汗素勒坦沙。冬十月丁亥。賜哈甯阿白盡。庚子。富德等奏到。巴達克山汗素勒坦沙。獻逆賊霍集占首級。全部納款捷音。諭將軍富德等奏報。巴達克山素勒坦沙。奉檄拘禁逆賊霍集占等於柴札布。嗣



因霍集占欲與琿都斯等部落暗行攻襲。當將霍集占。布拉呢敦剿殺。呈獻霍集占首級。並看守逆屍人等。隨經驗看明確。馳送京師等語。前此大兵平定準噶爾。各部悉入版圖。而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無不傾心向化。獨逆酋霍集占兄弟。辜恩反噬。不得不興師問罪。雖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以次撫降。設官定賦。將就歲事。而凶渠一日不獲。則軍務一日不竣。是以旁午軍書。焦勞籌畫。並非好爲窮兵黷武之舉。自將軍兆惠富德等。勵衆選兵。先後追剿。屢獲全勝。賊勢愈促。安集延與巴達克山諸部。共知感仰恩威。歸誠恐後。今旣捧檄自效。逆酋授首。從此邊陲甯謐。各部落永慶安全。露布遠聞。此皆仰荷上蒼福佑。宗社鴻庥。俾朕得續皇祖皇考未竟之丕緒。惟益勤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冰兢。此意當與中外臣民共之。茲當殊勛克奏。茂典應修。郊廟告功。益申昭報。時當長至。朕方躬祀圜丘。其敕所司。敬舉受釐宣捷之忱。載諸祝冊。用申懇款。恭惟盛京三陵。禮應親謁叩謝。但序屆冬寒。恐勤屬車之衆。特遣親王前往恭代。東陵西陵。卽擬親赴展謁。而計程往返。適屆慈甯萬壽慶辰。敬以明年獻歲。諏日親詣行禮。然不足以抒積悃。擬告祭太廟之日。朕親行展事。至方澤社稷。照例遣親王恭代。冬至次日。朕恭詣皇太后宮行禮。亦於表文內。



增撰武成慶語。其御殿頒詔諸儀。一併舉行。既以循令節而迓崇禧。卽以慰慈懷而布溥惠。其餘一切典禮。各該衙門查例舉行。將軍等凱旋至京師。朕當親臨郊勞。念我大臣官弁等。敵愾奏功。勛施懋著。酬庸論賞。應備恩榮。將軍兆惠。已晉公階。並疊賜章服。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示寵異。將軍富德。著晉封侯爵。並賞戴雙眼翎。兆惠富德。著再加授一子。爲三等侍衛。參贊公明瑞。公阿里袞。並賞戴雙眼翎。舒赫德。及在事大臣。均交部從優議敘。兵丁之在行陣者。賞給兩月錢糧。其葉爾羌城兵丁。並賞錢糧一月。爰著策勛之令典。益昭綏遠之鴻猷。將此通諭知之。封回人額敏和卓爲郡王。賞玉素布郡王品級。辛丑。以平定準回兩部用兵始末。並御製開惑論。宣示中外。十一月。辛亥。以平定回部。頒詔中外。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並勒銘葉爾羌碑文。及勒銘葉什勒庫諾爾碑文。戊午。兆惠等奏報。霍罕額爾德尼伯克。將所屬安集延。瑪爾噶朗。納木干。霍罕等四城歸附。並齊哩克布魯特。及額德格訥。布魯特。阿濟畢等人衆。遣使歸誠。癸亥。命庫車屯田。甲子。建闢展等處倉堡。丁卯。封散秩大臣薩喇爾爲伯。癸酉。命申命釐正文體。十二月。己卯。授富德爲領侍衛內大臣。庚辰。准佐雜官。由本籍赴任。借支養廉。辛



已。參贊大臣舒赫德奏。酌定和闐六城賦稅。一收穫穀石。應照各城十分取一。因甫經平定。酌量減收。俟來年另行定數。其塔哩雅沁地畝所出。與佃人分半收取。卽照舊例辦理。一所產玉石。視現年採取所得交納。一採金三百戶。每年照舊例交金六十兩。一交納騰格錢文。因六城生計未裕。定爲一萬二千騰格。俟三十年後。酌量加增。以四千充官兵三百員名鹽菜之需。以七千七百。分贍各城伯克。及誨經支用。餘三百。流轉備用。一貿易之伯德爾格等十戶。應交金十兩。請俟商人通行後。再行交納。一六城官果園七處。被賊踐踏。基址亦小。請賞給各城伯克。一和闐難得銅鉛。向俱藉葉爾羌等處錢文行使。現在咨取內地匠役。在葉爾羌鼓鑄。俟鑄出時。酌量撥解。得旨。如所請行。甲申。封皇六子永琤爲貝勒。出嗣愼郡王。甲午。冊封令妃魏佳氏爲貴妃。慶嬪陸佳氏爲慶妃。穎嬪巴林氏爲穎妃。貴人博爾濟吉特氏爲豫嬪。



東華錄要卷四十

高宗純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庚辰。乾隆二十五年。春正月。戊申。

諭。來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今年爲朕

五十誕辰。仰荷上蒼福佑。西陲大武告成。本年八月。著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

行會試。以西師凱旋。再免甘肅來年額賦。乙卯。霍罕額爾德尼伯克等。遣使入

覲。丙辰。定邊將軍兆惠等。函送逆回霍集占首級。並俘酋捫多索丕等至京。丁

巳。上御午門樓。行獻俘禮。命霍集占首級。懸示通衢。宥捫多索丕等罪。二月。丙

子朔。賜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敕書。命水師官員。迴避本省。辛巳。定軍流人犯。

著赭衣。癸未。上啓鑾謁陵。癸巳。還京師。以兆惠富德爲御前大臣。辛丑。

增童生歲科試五言排律詩。壬寅。定邊將軍兆惠等。振旅凱旋。上自黃新莊啓

鑾。至良鄉郊勞。癸卯。上還京師。三月。庚戌。禮部題和碩和嘉公主。下嫁和碩

額駙福隆安。其筵宴。請照淑慎和碩公主。及和敬固倫公主之例。得旨。嗣後固倫

公主。著筵宴二次。和碩公主。著筵宴一次。並載入會典。著爲例。癸丑。皇十四子永



璐薨。乙卯。

命散秩大臣柏成。內閣學士世貴。冊封朝鮮國王繼妃金氏。甲子。

上臨和碩和婉公主喪次。賜奠。

丙寅。

上幸皇八子永璇第。

己巳。晉封純貴

妃爲皇貴妃。

夏四月乙亥朔。

諭皇子內。封親王郡王者。所用朝帽頂。卽照所封

之爵。如封貝勒貝子。亦著用郡王朝帽。金黃朝衣。

甲申。弛私造鳥槍禁。

己亥。

諭軍機大臣。內大臣薩喇爾。人頗篤實。効力有年。今聞溘逝。深爲軫惻。著加恩派散

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仍賞銀一千兩治喪。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癸丑。賜畢沅等一百六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癸酉朔。

命直省實

力捕蝗。

參贊大臣阿里袞奏。奉到諭旨。令派人看守回部舊和卓木墳墓。隨宣示

回人。無不感激頂禮。當委提督董孟公茂隆等查辦。據稱回部喀什噶爾舊和卓木

墳墓。原有三十帕特瑪。地畝錢糧。看守回人十二戶。仍照舊管理。以供祭祀修葺。餘

爲伊等養贍。報聞。

秋七月乙巳。申嚴生童冒籍例。

辛亥。

上視皇三子永璋疾。

戊午。皇三子永璋薨。

八月己丑。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

丙申。

上

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戊戌。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己亥。增設江甯

布政使。以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管轄。蘇松常鎮泰五府州。隸蘇州藩司轄。安



徽布政使。移駐安慶。專辦上江事務。九月。丙午。御史吳綬詔奏。雲南學政李中簡。奏稱滇省文風淺陋。童生應試。四書文兩篇。不能兼及詩篇經義。請裁去書文一篇。以一書一經一詩命題等語。該學政所奏。止就滇省而言。未經概行直省。請嗣後各直省童生應試。悉照該學政奏准格式。以一書一經一詩命題。試卷解部時。照四書文一例磨勘。下部議行。丙寅。定鄉會試磨勘官。添用編修檢討例。冬十月。丁丑。仁宗皇帝生。上之第十五子也。母曰魏佳氏。乙酉。上奉皇太后回鑾。辛卯。還京師。丁酉。命直省保舉堪勝知府人員。十一月。辛丑朔。賜馬全等五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辰。諭。今日兵部帶領引見人員內。其千總等。俱穿蟒袍。此等微弁。置辦不易。嗣後文職自縣丞以下。武職自千總以下。遇應服蟒袍之日。俱不必定行穿著。陝甘總督楊應琚奏。甘省肅州地方。界當邊塞。地多荒疇。自開闢新疆以來。肅地爲內外總匯。現在商民輻輳。查該州北鄉一帶荒土。界在邊牆以內者。始則編戶畸零。未及開墾。遠在邊牆以外者。又以地有禁限。未許越耕。但此際拓疆萬里。中外一統。不必區區以遠邊爲限。請將肅州鄰邊荒土。盡令開墾。並爲相其流泉。開渠引灌。於軍需平餘項下。借支工需。令承墾人戶。分限繳還。



得旨甚好。十二月丙戌。諭軍機大臣。前因平定西陲。版圖式擴。議准將陝甘總督。改爲甘肅總督。而陝西一省。歸於川督管轄。今思新闢各處。俱有大臣駐紮。無須更設道員。則甘督無鞭長莫及之處。莫若仍舊管轄。著將甘肅總督。仍爲陝甘總督。統轄兩省。其四川總督。不必兼管陝西。丙申。命永貴往葉爾羌。換舒赫德回京。

辛巳。乾隆二十六年。春正月壬寅。紫光閣落成。賜大學士公傅恆以下。畫像諸功臣。並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一百七人宴。命藏得勝靈蠶及西師俘獲軍器於紫光閣。二月癸酉。上臨大學士蔣溥第視疾。庚辰。上奉皇太后謁陵。並西巡五臺山。啓鑾。乙酉。安南國王黎維禱卒。嗣臣黎維禱。遣使告哀。貢方物。命翰林院侍讀德保。大理寺少卿顧汝修。冊封故安南國王黎維禱姪黎維禱。爲安南國王。並致祭故國王黎維禱。戊戌。上奉皇太后自五臺山回鑾。三月乙巳。上幸正定府閱兵。壬子。上幸平陽淀行圍。丙辰。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己巳。南掌國王蘇嗎喇薩提拉准第駕公滿。遣使表賀。皇太后聖誕。皇上萬壽。並貢方物。賜御書匾額。賞賚有加。夏四月庚午。上幸莊親王允祿第。幸



大學士蔣溥第視疾。己卯。諭大學士蔣溥。居心純正。奉職恪勤。簡任綸扉。綜理農部。兼領翰苑。久直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前因患病增劇。屢賜醫藥。朕親臨看視。尙冀就痊。遽聞溘逝。深爲軫悼。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治辦喪事。朕於十三日。親往奠醊。以示恩眷。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壬午。上臨大學士蔣溥喪次。賜奠。庚寅。上閱健銳營兵。甲午。賜王杰等二百一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庚子。諭據常均奏明。本年安省秋審。現在會赴撫署辦理。所見甚是。嗣後各省。均照此例行。著爲令。六月。乙未。弛貴州民苗結婚禁。秋七月。辛丑。以兆惠協辦大學士。調舒赫德爲刑部尙書。癸丑。上啓鑾。秋。獼木蘭。以雨。命誠親王允祕。恭扈。皇太后駕。俟晴日啓鑾。庚申。皇太后啓鑾。壬戌。上駐蹕避暑山莊。丙寅。上詣廣仁嶺。恭迎皇太后鑾輿。駐蹕避暑山莊。以河南祥符等州縣河溢。命侍郎裘日修。馳往查勘撫恤。並籌堵濬。八月。己巳。命大學士劉統勛。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星速赴豫省。督率查辦河防事宜。庚辰。命江南河道總督高晉。赴河南協辦河工。辛丑。上奉皇太后。巡幸木蘭行圍。癸巳。郭貴人薨。追冊爲嬪。九月。庚申。上



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乙丑。回鑾。冬十月。戊辰。以明春恭奉 皇太后聖

駕南巡。命截留江浙漕糧。各十萬石。於駐蹕地方平糶。辛未。上奉 皇太后還

京師。甲午。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黔省近年多種棉苧。仁懷廳等處。兼放山蠶。結繭

數萬。試織繭紬。各屬倣行。漸知機杼。得 旨嘉獎。十一月。乙未朔。賜段飛龍等

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亥。河南楊橋漫工合龍。命於工所建河神祠。

甲寅。加上 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乙卯。

上詣慈甯宮。侍 皇太后宴。綵衣舞。奉觴。親王皇子皇孫額駙等。以次進舞。禮成。

丙辰。御製 皇太后七旬萬壽連珠。十二月。辛未。軍機大臣等奏。據俄羅斯

送出之瑪哈沁。色布騰等解京。訊係前在阿勒坦和碩。戕害庫車辦事布政司德舒

等屬實。交刑部正法。報聞。戊子。命外官迴避內外兄弟。

壬午。乾隆二十七年春。正月。丙午。上奉 皇太后啓鑾南巡。二月。壬申。祭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庚辰。祭江神。上奉 皇太后渡江。閱京口兵。辛巳。

上幸焦山。壬午。諭。月朔之期。朝臣例穿補服。若遇日食。仍穿補服。殊非敬畏之

意。嗣後月朔。如遇日食。著穿常服。永爲例。乙酉。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



戊子。上謁文廟。三月甲午朔。上奉皇太后臨幸杭州府。乙未。上幸海甯閱海塘。戊戌。上閱兵。壬寅。上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賜浙江召試貢生沈初等二人舉人與進士孫士毅等二人並授內閣中書。癸卯。上奉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丙午。上奉皇太后自杭州回鑾。乙卯。命濬築直隸各河堤代賑。戊午。上奉皇太后臨幸江甯府。己未。上祭明太祖陵。閱兵。辛酉。賜江南召試諸生程進芳等五人舉人與進士吳泰來等三人並授內閣中書。壬戌。祭江神。上奉皇太后渡江。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車駕所經惟橋梁道路葺繕埽除爲地方有司所宜修補其綵亭燈棚一切飾觀之具概行飭禁。夏四月己巳。諭江南瀕臨湖河沮汝之區霖潦堪虞朕爲澤國生民求保障安全之計親巡規畫如金灣滾壩清口六塘河所有應添石壩土堤及挑挖疏濬各工該督撫等悉心覈議以聞。庚午。祭淮神。上閱高家堰。諭自濟運壩至運口接建輶工。祭河神。上奉皇太后渡河。癸酉。命莊親王允祿等恭奉皇太后由水路回鑾。上登陸由徐州閱河。丙子。上閱黃河岸新隄。丁丑。閱嶧山湖。庚辰。上詣孟子廟行禮。謁先師廟。賜衍聖公孔昭煥幣。辛巳。上謁



孔林。壬午。上詣岱廟行禮。

五月。丁酉。

上還京師。

辛丑。

上詣黃新莊。恭

迎。皇太后鑾輿。居暢春園。

甲寅。冊封拜爾噶斯氏爲愼嬪。霍卓氏爲容嬪。

閏

五月。戊辰。

諭。從前準噶爾部落。素不安分。憑陵衆蒙古。自噶爾丹時。卽肆跳梁。侵

擾喀爾喀西藏。是以我

皇祖

皇考。不惜帑金。先後興兵征討。數十年來。上煩聖

慮。伊等野性難馴。喜相爭奪。以致自生內亂。互相殘滅。爰有車凌等。各率屬歸誠。朕

以機會可乘。特選將出師。埽除凶逆。大兵所至。勢如破竹。不一二年。平定其亂。肅清

疆宇。擬欲撫綏其衆。俾得各安生計。詎伊等無福承受。數應滅亡。復生叛亂。以此更

遣偏師。殲除醜類。平定伊犁。至回人素爲準夷役使。兩和卓木。俱經拘禁。額林哈畢

爾噶。我兵剿定伊犁時。念兩和卓木。均係派噶木巴爾後裔。特命釋放。送歸原處居

住。乃小和卓木。霍集占。受朕深恩。毫不知感。輒敢反噬。傷我王臣。因降旨。令凱旋官

兵。乘勢將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回城。悉行收服。復追剿兩和卓木。直抵巴達克山部

落。該回目。卽將霍集占。斬馘進獻。此皆伊等罪惡貫盈。上千天譴。是以軍行所過。降

服者撫之。兇逆者殄之。數十載未竟之緒。五年以來。悉爲底定。拓地二萬餘里。均照

內地兵民。駐紮屯墾。誠自古罕有之奇功也。在事奮勉諸臣。現經部臣查奏。請旨。應



得世職者。約五百餘人。朕以敵愾奏功。勞績克著。酬庸之典。卽稍從優渥。亦非賞賚無節者比。雖其閒實有奮勇出衆。及隨營効力之不同。但宣力行閒。均屬勤勞王事。正不必過爲區別。此內除達爾黨阿。哈達哈。皆債事獲罪。無庸議給世職外。其餘諸人。俱照部臣所奏。一體加恩。賞給世職。各於本身兼帶。此皆滿洲世僕。得此恩賞。世職俸薪。養贍家口。更覺充裕。而八旗添設世職五百餘員。旗人生計。亦大有裨益。並將此通諭知之。六月己酉。以原任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在伊犁竭忠全節。命於關帝廟後。設位致祭。秋七月戊辰。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甲戌。駐蹕避暑山莊。丙子。上奉皇太后巡幸木蘭行圍。八月庚子。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參贊大臣阿桂奏。伊犁城垣公署。於二月起工。七月告竣。回人等。在固勒扎。建造城垣。與烏哈爾里克城相倣。所造房屋。亦俱竣工。欽定烏哈爾里克城曰綏定。城門東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義集。北曰甯漠。固勒扎城曰安遠。城門東曰景旭。南曰嘉會。西曰環瀛。北曰歸極。戊申。諭督撫同省。不得交布政使攝篆。著爲例。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丙子。上奉皇太后還京師。甲申。建烏嚕木齊城堡。賜城名甯邊。輯懷堡名宣仁。懷義樂全。寶昌。惠徠。屢豐。戊



子。諭富德爲理藩院尙書。恣意妄爲。日無法紀。實爲異事。若不訊明治罪。嗣後何以用人。著安泰。福隆安。馳驛前往。將富德革職。拏解來京。添設山西歸化城等四廳常平倉。冬十月乙巳。設伊犁將軍。以明瑞爲之。十一月辛酉。設伊犁參贊領隊大臣。壬戌。命新修寶譜。及將軍印譜。貯盛京鳳凰樓。十寶之次。辛未。建喀什噶爾新城。戊子。皇十六子生。逾四年而薨。未命名。十二月辛卯。諭雲貴等遠省督撫提鎮藩臬。遇丁憂事故。著驛遞四百里馳奏。

癸未。乾隆二十八年春正月丁卯。上大閱於暢春園之西廠。命各回部使臣從觀。甲申。准大學士史貽直之子知府史奕瓊留京侍養。以四品京堂用。授工部侍郎納世通爲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總理回疆事務。二月辛卯。上幸南苑行圍。三丁未。上啓鑾謁陵。乙卯。命江南瀕海之華亭寶山等縣。改建塊石簍塘。三月己未。上還京師。庚申。臨漳壩工合龍。甲子。上啓鑾謁泰陵。庚午。還京師。夏四月癸卯。上詣黑龍潭祈雨。壬子。賜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甲子。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昫奏。臣世子緯早亡。復蒙天恩封子愷爲世子。今又身故。臣年及髦。儲嗣久虛。宗祀孤危。旦夕傷悼。愷有子祿。年已



十二。國計人心。繫此一線。伏願曲加矜察。頒降封典。小邦君臣。感激無地等語。查李祿年未及歲。與請封例不符。而其情詞懇摯。殊屬可憫。應否准其請封。所進禮物。應否賞收。出自聖裁。得旨。准其請封。所進禮物。著暫收貯。准作正貢。尋遣散秩大臣弘映。頭等待衛廣亮。往封。五月己巳。諭果親王弘瞻。以朕幼弟。自孩提養育。迄於成人。乃不知禮。遵朕訓。承受朕恩。屢蹈讐尤。罔知繩檢。如從前開設煤窖。占奪民產。並奉命盛京。恭送玉牒。謾奏先赴行圍等候。種種謬戾乖張。難以毛舉。朕皆以年幼無知。不忍遽治其罪。曲加訓飭。冀其就悛。詎意庸妄日增。非法干求。迹更彰著。其所關於家法。朝綱。人心風俗。爲甚大。今王大臣等。訊明各款。合詞恭請削爵。朕覈之弘瞻。卽請安無禮。及不遵慈旨。謾語相詆二節。已應革爵。圈禁治罪。朕推同氣之恩。從寬革去王爵。賞給貝勒。永遠停俸。以觀後效。其兼攝都統。並內廷行走及管理造辦處。圓明園各職掌。概行解退。和親王於皇太后前。跪坐無狀。亦著罰王俸三年。餘俱如議行。並將此宣諭中外。明示炯戒。庚午。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文治等三員爲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諭大學士史貽直。練達老成。年登耄耄。敷歷中外。參贊綸扉。宣力三朝。勤勞夙著。前以衰老乞休。奏請解任。朕降旨慰留。並令



肩輿入直。俾得從容頤養。近聞患病。遣醫診視。尙冀速痊。茲遽溘逝。深爲軫悼。派皇六子前往奠輟。著加贈太保。入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治喪。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靖。甲戌。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戊寅。修陝西棧道。辛巳。修直隸大興等三十二州縣疊道。六月己酉。諭向來欽差大臣出使高麗。聞入境時。該國王備輿迎候。此固屬國敬禮天朝敕使。以昭恭敬。但滿洲大臣素嫻鞍馬。而身膺使命。四牡宣勤。尤不應乘用肩輿。自圖安適。著該衙門行文該國王。嗣後欽差到境。止須豫備馬匹。其舊用肩輿之處。永行停止。在奉使者。旣不致耽逸一時。致忘習勞之義。而外藩亦稍省浮文。以示體卹。著爲令。秋七月壬申。諭前因內閣撰擬朝鮮世子誥敕。朕意李祿以孫承祖。其稱名仍作世子。於義未安。是以傳諭禮部。詳覈查覆。茲據奏。該國王李昉。本請以世子李愐之子李祿。封爲嫡嗣。並無請封伊孫爲世子之說。且考之史冊。現有世孫名號。昭然可據。今李祿旣係該國王之孫。自應援例封爲世孫。方爲名正言順。乃不詳覈典故。漫以世子加封。若非朕指出。何以昭天朝典制耶。禮部堂官著飭行。所有給予誥敕。卽行改正頒發。八月庚寅。諭富德所犯之罪。皆伊福薄。未改烏拉齊積疾之所致。但富德前



在軍營。曾經出力行走。著加恩寬免其罪。補放散秩大臣。効力贖罪。癸巳。賜烏  
魯木齊城曰迪化。城門。東曰惠孚。西曰豐慶。南曰肇阜。北曰憬惠。特納格爾城曰阜  
康。城門。東曰綏惠。西曰振威。南曰麗陽。北曰甯朔。庚子。上奉 皇太后。巡幸木  
蘭行圍。辛亥。賜庫爾喀喇烏蘇堡名曰綏來。門東曰延和。西曰迎顥。南曰調薰。  
北曰溥信。晶河堡名曰豐潤。門曰咸甯。曰同軌。曰景風。瑪納斯堡名曰遂成。門曰卽  
敘。曰迪康。曰覃化。九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庚午。上奉 皇太后回鑾。丙子。  
還京師。辛巳。軍機大臣等。遵旨將準噶爾家譜進呈。御製準噶爾全部紀略文。  
冬十月。丙戌。上親臨履親王允禔喪次。賜奠。壬寅。定州縣無故赴省。及久留  
省會參處例。十一月。戊午。賜德灝等五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申。  
命皇四子永璘。襲封履郡王。來年就府。十二月。甲申。誠疆吏巡歷地方。務輕騎  
減從。己亥。諭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合詞具奏。請於乾隆乙酉年。再舉南巡之典。  
以慰臣民仰望一摺。朕惟江浙地廣民殷。一切吏治農功。均關要計。且襟江帶河。濱  
湖近海之區。籌畫澤國田廬。無一不重縈宵旰。惟是浙中海潮漲沙。雖有起機。大溜  
尙未趨赴中壘。是深所廕念。而新修柴石諸塘。亦當親閱其工。以便隨時指示。又近



日遣大臣督修水利。如濰河荆山橋等處。亦爲數省灌輸。喫緊關鍵。所以驗前工而程後效。正惟其時。著照所請。准於乙酉之春。諏吉南巡。其河工海塘。應親臨省視者。卽行先期豫備。至前次燈綵煩文諸禁。不得稍事增華勞費。副朕仰承慈豫。俯順輿情之至意。將此通諭各衙門知之。

甲申。乾隆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封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之子額駙拉旺多爾濟爲

世子。庚午。諭。朝鮮刦殺人犯。卽於內地正法。二月辛卯。上啓鑾謁泰陵。

己亥。上還京師。甲辰。署宗人府事。誠親王允祕奏。宗室王公等承襲。請不論嫡

庶。揀選嫺熟騎射清語者數人。引見候旨。從之。三月癸丑。祭歷代帝王廟。以重修

工成。上親詣行禮。御製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庚申。上臨大學士來保喪次。

賜奠。丁卯。諭黑龍江佐領等官。未經出痘者。俱赴木蘭引見。著爲例。夏四月。

癸卯。諭各省督撫。遇有子孫蔑倫重案。必須親審。毋憑州縣供詳。致滋冤抑。己

酉。諭。忻妃薨逝。加恩照貴妃例辦理。著四阿哥。六阿哥。八阿哥。繇恩。穿孝。其應行

典禮。交該部察例具奏。五月己巳。以赫昇額爲湖南布政司。六月辛丑。賜巴

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敕諭。秋七月甲寅。冊封豫嬪爲豫妃。丙寅。諭軍機大



臣等。阿布都喇伊木。係逆賊霍集占黨與。本因誅戮。因其舉城迎降。既免誅戮。復加恩授爲伊什罕伯克。乃不知感戴。反交通外藩。希圖叛逆。情節可惡。阿布都喇伊木。著卽凌遲梟示。伊子俱著處斬。妻女及兄弟之妻。俱著送京備賞。所有財產。查明入官。丁卯。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八月。庚子。上奉 皇太后。巡幸木蘭行圍。九月。癸酉。上奉 皇太后回鑾。冬十月。丙戌。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山東巡撫向來有歲進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師皆能蒔植。何必遠道進獻。嗣後著停止。可傳諭崔應階知之。十一月。戊申。命重修大清一統志。丁巳。上幸南苑行圍。戊午。還宮。乙丑。上臨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公兆惠喪次。賜奠。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內帑銀五千兩治喪。應得卹典。仍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襄。十二月。庚辰。上幸皇四子永璘第。乙酉。乾隆三十年。春正月。戊申。諭。今春朕恭逢 皇太后安輿。四巡江浙。東南黎庶。望幸情殷。宜布渥恩。用光盛典。前此三經臨幸。恩旨疊頒。所有江南省積欠地丁等項。蠲免至二百餘萬兩。此次著加恩。將江蘇安徽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節年因災未完漕項。暨因災出借籽種口糧。民借備築隄堰等銀。一百四十三萬餘兩。又籽種口



糧內。米麥豆穀。十二萬三千餘石。概予豁免。至浙江一省。額賦本較江南爲少。其積欠亦屬無多。著將乾隆二十六七八三年。因災未完地丁銀兩。並二十七年。屯餉沙地公租。二十六七兩年未完漕項等銀。十三萬二千五百餘兩。又二十八年。借給籽本穀一萬三千七百餘石。加恩悉行豁免。以均惠愷。倘有不肖書吏。從中舞弊。察出從重治罪。該部遵諭速行。辛亥。諭。選拔貢生。定例惟府學准選二名。州縣學均係額取一名。其江蘇安徽二省。有分設各縣。仍統於新舊兩學中彙取一名。貢入成均肄業。茲當翠華臨幸。正值選拔之年。因念分設各縣。准於本年選拔時。每學各取一人。俾得均沾惠澤。該學政其悉心秉公遴選。務取文行兼優之士。用副廣勵學宮至意。壬戌。上奉 皇太后。啓鑾南巡。二月。戊子。祭河神。上奉 皇太后渡河。閱清口東壩木龍惠濟閣。丙申。祭河神。上奉 皇太后渡江。丁酉。閱京口水師。甲申。諭。從前因貝勒弘瞻。年幼不肯學好。不遵 聖母皇太后懿訓。喜事妄爲。屢經訓誨。未知悛改。是以將伊削爵。降爲貝勒。誠欲令伊知過遷善。悔悟自新。則朕自必加恩。今覽御醫所奏。知伊患病。朕心甚爲憐念。恭請 聖母皇太后懿旨。封伊爲郡王。想伊聞命欣喜。病勢自必速痊。弘瞻著封爲郡王。該衙門查例辦理。



尋宗人府以封號請得旨仍用果字。閏二月丙午朔。上奉皇太后臨幸蘇

州府。上謁文廟。庚戌。諭海甯石塘工程。民生攸繫。深厪朕懷。茲入疆伊始。親

臨相度。先視繞城石塘。實爲全城保障。而塘下坦水。尤所以捍衛石塘。但今潮勢頂

衝。外沙漸刷。二層之外。若普築三層。於護城保塘。尤資裨益。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

動帑興修。無濫無浮。以收實濟。辛亥。上閱海塘。壬子。上奉皇太后臨幸

杭州府。癸丑。上閱兵。賜一百七歲之訓導王世芳御書扁額。及幣。甲寅。

上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丁巳。諭沈德潛。錢陳羣。浙江耆宿。並以卿貳。予告里

居。曩者。省方東南。存問所及。特晉尙書階。茲時巡莅止。二臣咸扶杖迎謁。耄耄而神

明不衰。朕甚嘉焉。其各加太子太傅。以寵異之。沈德潛之孫。錢陳羣之幼子。各賜舉

人。二臣益欣愉恬養。以躋期頤。副朕優高年眷舊臣之意。阿克蘇辦事副都統卞

塔海奏。辦送沙棗樹科之烏什回人二百四十名。於二月十四夜。聚譟城中。槍傷綠

旗兵。副都統素誠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登山拒守。臣卞塔海。於十五日。領兵往援

烏什。次日抵烏什之喀喇和卓。遇賊八百餘人。追擊。捉生詢問。據供素誠被害。阿布

都拉被拘禁。臣當將烏什城外關隘據守。十七。十八。晝夜擊賊。殲百餘人。十九。有馬



步賊出城抗拒。殺賊百餘。官兵陣亡七八十名。現駐哲爾格濟克德。飛咨德福。添兵策應。其葉爾羌。喀什噶爾兵。亦催取赴援。諭軍機大臣等。卞塔海奏。伊領兵前往烏什。捉生詢問。知駐紮大臣。已爲逆回戕害。現在據城聚衆抗拒官兵等語。初意回人。小有變亂。或不過械鬪案件。今乃戕害官兵。焚劫倉庫。此因素誠等。平時辦理不善。以致滋事。而回人等。敢行叛亂。情罪可恨。若不盡行剿絕。將來駐紮大臣。何以辦事。適據明瑞奏。一聞德福所報信息。卽派觀音保領兵前往。此時納世通。額爾景額。應亦赴援。自計日歲事。但逆回潰敗之後。必分路潛逃。斷不可防範稍疏。致使漏網。倘有投往額爾德尼伯克之人。卽向伊索取。此時卞塔海等。辦理若何。仍作速奏聞。庚申。命阿桂。明亮。赴伊犁辦事。命額爾景額。總理軍務。明瑞。節制各城官兵。甲子。上奉。皇太后。自杭州回鑾。予沈德潛。錢陳羣。在籍食一品俸。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卞塔海等奏。擒獲烏什回人額伊敏。供稱。駐紮大臣等。從前派出屯田回人。前往伊犁。所購馬匹。牲隻。及採買官糧。均未給價。又將瘦羊四百隻。令回人繳價四兩。此項銀兩。俱係哈密回人侵蝕。至運沙棗樹科之時。賴和木圖拉兄弟謀逆。伊父額色木圖拉。阻止不從。因在素誠署前。放火拆屋。素誠與阿布都拉。殺賊



數人。後見賊勢愈衆。先殺其子。復行自盡。阿布都拉被擒。以女與賴和木圖拉之子爲妻。始未殺害等語。前據捉生詢問阿布都拉。被回人拘禁。朕尙以阿布都拉係玉素布之弟。必不肯屈節。今觀伊平日縱容所屬。侵蝕回人銀兩。又納女於賴和木圖拉。希圖臨難苟免。此與叛逆何異。豈可以其爲玉素布之弟。遂從寬貸。著傳諭明瑞。伊至烏什之日。將此等情節。查訊明確。若果所傳不妄。非獨逆回等。當族誅示懲。卽阿布都拉亦當明正典刑。其運送木植。累派回人之處。俱著查明具奏。己巳。賜新築伊犁河駐防城名曰惠遠。門東曰景仁。西曰悅澤。南曰宣闔。北曰徠安。哈什回城名曰懷順。三月丙子朔。上幸焦山。辛巳。上奉皇太后駐蹕江甯府。壬午。上詣明太祖陵奠酒。臨視織造機房。癸未。上閱兵。丙戌。祭江神。上奉皇太后渡江。丁亥。果郡王弘瞻薨。諭照親王例。辦理喪事。遣皇六子永瑤成服。予祭葬。諡曰恭。甘肅狄道州地震。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卞塔海奏稱。明瑞領兵。於閏月二十七日。至烏什。與納世通等會議。明瑞觀音保。攻城之東面。納世通。卞塔海。攻城之西面等語。明瑞已抵烏什。旣經定議夾攻。何以具奏者。僅卞塔海一人。著傳諭明瑞。伊知卞塔海有此奏否。如知之。何以不言。若明瑞不知。而卞



塔海私自爭先具奏。不知是何意見。況此議雖定。究未舉行。卽限六百里馳奏。尤爲可詫。著明瑞據實陳奏。毋稍隱諱。此次辦理軍務。納世通。卡塔海。德福等。乖張錯謬之處。皆交與明瑞查明參奏。但明瑞性情。朕所深悉。諸事委靡推讓。伊若於此事。不量輕重。爲周旋世故之舉。斷不能逃朕洞鑒。且將來若命阿桂續查。伊能當其咎乎。至明瑞議攻城東面。或因地屬緊要。但東路通阿克蘇。賊若逃潰。必由西走。是西面亦屬要地。納世通等。又豈能防其逃逸。且盡獲要犯耶。朕甚爲伊等念之。仍將進攻情形。作速奏聞。

乙未。祭淮神。上閱高家堰隄工。祭河神。上奉皇太后渡河。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明瑞等奏三月初一日。東西夾攻烏什。剿殺賊衆二百餘人等語。此次進攻。方謂之奮勇剿賊。且奪據山隘。斷其樵牧。尤爲知要。觀音保。負傷効力。受隆阿在雅爾。聞明瑞前往烏什。卽遣恆璜協助。甚屬可嘉。俱賞荷包。觀音保。仍賜號卓哩克圖巴圖魯。賞銀一百兩。効力之侍衛官員兵丁。及陣亡得傷人等。俱著明瑞查明。交該部分別議敘。議卹。

壬寅。諭據明瑞奏稱。素誠在烏什。平日將回人種種科派。苦累伊父子。及辦事筆帖式等。任意姦淫。回人婦女。此次辦送濟克得木植。素誠將伊子派出押運。沿途行李。俱令人背負。以致所派之人甚多。並將小



伯克賴和木圖拉亦行派出。而賴和木圖拉之妻。從前又曾被素誠留宿。因此蓄有嫌怨。遂至作亂。至卞塔海領兵到烏什時。並不查訊致亂緣由。輒行施放鳥槍。至第三日用礮攻打城門。回人始行出拒。而卞塔海遽爾敗北。奔至七八十里之外。致將步兵百餘名。礮三座。俱沒於賊。再阿克蘇喀什噶爾。大小伯克。平日視印房等處。辦事人員。極爲畏懼。而納世通。卞塔海。妄自尊大。其接見領隊大臣侍衛等。較從前軍營將軍。參贊等體統尤尊。至待所屬辦事各員。反覺過優。昨觀音保援兵至彼。納世通等。卽撥給回兵二百名。令供樵汲使用。觀音保不敢留用等語。納世通。卞塔海。素誠。俱受朕深恩。身爲大臣。各駐專誠辦事。乃素誠父子。在烏什任意將回人科派苦累。且姦其婦女。納世通。卞塔海。平日妄自尊大。一聽所屬官兵。將回人凌辱折挫。至辦理烏什一事。卞塔海初到時。並不查訊起衅緣由。輒用槍礮攻城。至賊衆出拒。又不能奮勇抵敵。竟將步兵百餘名。礮三座。俱行棄失。敗走七八十里。並將此等情節。希圖隱匿。不卽據實奏聞。而納世通領兵甫至彼處。始則恐明瑞爭功。行文阻止。繼復懇求援助。無恥實甚。彼時明瑞若聽其阻止。竟行撤回。尙不知釀成何等事端。且正當撫輯未生事之回衆。令其傾心出力之時。反撥給觀音保回兵二百名。以備使



令。是又具何肺腸。卽此撥兵一節。其平日之任意苦累。更不問可知。納世通卞塔海。種種背謬乖張。不可枚舉。由此觀之。烏什之始而激變。繼而聽賊猖獗。不能立時完結者。皆伊等卑鄙無恥。庸妄僨事之所致。實堪髮指。此內素誠情罪尤屬可惡。雖經自戕。不足蔽辜。著交留京辦事王大臣。將素誠家產查抄。其現有之子。俱著革退差使。發往伊犁。充步甲當差。納世通卞塔海之罪。雖不至將伊子一併治罪。而伊等本身。斷難寬恕。所有納世通卞塔海治罪之處。另降諭旨外。其二人家產。俱著查抄。明瑞摺一併譯發。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查奏。素誠納世通卞塔海等情事。朕已節次覽悉。故一切專委明瑞辦理。又命阿桂前往協辦。阿桂至烏什。卽同明瑞傳旨。將納世通卞塔海。於軍前正法。看來烏什回人。雖罪在不赦。亦大臣等擾累所致。自宜分別辦理。著傳諭明瑞。此時如尙未克城。卽將查奏情事。宣諭招撫。若抗拒如前。仍盡行剿殺。至善後事宜。已派永貴前往。喀什噶爾將來陸續辦理。阿桂著速赴烏什。一切事宜。與明瑞會議具奏。明瑞先回伊犁。阿桂留烏什數月。俟事定後。與永貴交代。再往伊犁。接辦明瑞所管事務。著傳諭知之。夏四月丁巳。上奉皇太后。駐蹕德州。戊午。命簡親王豐訥。亨等。恭奉皇太后。由水程回鑾。上登陸。丙



寅。上還京師。庚午。上至三閤房。恭迓皇太后鑾輿。居暢春園。五月乙酉。

上臨果郡王弘瞻殯所。及簡親王奇通阿寢園。賜奠。辛卯。京師地微震。癸卯。明瑞等奏。烏什軍務甚要。納世通卞塔海平日辦事糊塗。此次舉動。尤爲錯謬。奉旨將納世通卞塔海嚴拏正法。卽令觀音保明亮前往接辦。納世通等分兵西北。若解至臣營。相距數十里。恐其聞信自戕。未能明正國法。臣等卽派領隊大臣觀音保明亮前往。將納世通卞塔海交與侍衛納蘇等護送前來。稟稱拏二人時。齊集侍衛官員伯克宣讀諭旨。回人布魯特。俱歡喜告語。至愛隆阿伍彌泰。因伊犁事煩。不便遠離。德福向在阿克蘇。雖辦事糊塗。近頗知省改。可否暫行寬宥。俟綽克托伊勒圖到時。再將伊革職治罪。報聞。六月乙卯。冊封令貴妃魏氏爲皇貴妃。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明瑞等奏稱。賴和木圖拉。中箭殞命。賊衆仍另立伯克等語。逆賊久抗大兵。罪深惡極。未得生擒寸磔。已屬倖免。而賊衆仍一心死守。情罪可惡。惟遵節次諭旨。盡行剿殺。拆毀其城。不必多留官兵。酌派能事員弁一二人。領兵屯田。聞該處所產硝磺甚多。應廣採運。解各城備用。俱著於事竣後。悉心商辦。丙寅。以故果恭郡王弘瞻子永璚襲爵。秋七月辛巳。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辛卯。甘



肅隴西等十二州縣地震。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據額爾景額奏稱。原任總兵和誠。重利盤剝回人。及折收金兩之處。俱經審訊明確。請將和誠解交明瑞覆審擬罪等語。和誠係特簡和闐辦事大員。似此貪婪敗檢。大干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可傳諭明瑞等。將和誠卽在該處正法示衆。仍傳諭回人等知之。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係公主之子。自幼養育內廷。襲郡王爵。受恩甚重。後喀爾喀騷擾時。伊操心堅確。毫無動移。又微著勞績。朕以此愈加眷注。晉封親王。補授副將軍。遣往庫倫辦事。今乃與俄羅斯私行貿易。實出意料之外。本應從重治罪。姑念從前勞績。著加恩革去王爵。解京閒住。令其閉門思過。但此郡王爵。係伊祖丹津多爾濟軍功所封。伊雖獲譴。與伊祖無涉。著該院將丹津多爾濟子孫內。應行襲爵之人。帶領引見。以郡王爵承襲。八月己未。上巡幸木蘭行圍。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阿桂等奏。烏什平定後。酌議駐兵一事。朕已諭將該處城垣。不必拆毀。各城駐紮大臣。當以烏什爲總匯之地。著永貴駐紮辦事。其阿克蘇。毋庸駐紮。大臣官兵卽移於烏什。綽克托亦著協辦烏什事務。兼轄阿克蘇喀什噶爾。事雖不繁。柏琨一員。尙覺不足。著與額敏和卓同辦事務。其各城大臣。仍依舊制。烏什等城。俱聽伊犁將軍管



豁。隔一二年。親往各城。巡查一次。至烏什地頗肥饒。多駐綠旗兵。似於屯田有益。一切駐兵籌餉事宜。着明瑞阿桂等。會同詳議具奏。九月。戊寅。明瑞等奏克復烏什城。諭。明瑞等奏稱。八月十五日。克復烏什城等語。烏什賊衆。敢行叛逆。據險死守。久抗大兵。甚屬可恨。今罪人斯得。著傳諭明瑞等。遵節次所降諭旨辦理。此次烏什一事。進剿半年。僅能克復。明瑞阿桂。俱朕簡用之將軍大臣。如此辦理遲滯。幸免於罪足矣。豈當復予議叙。其在事官兵。俱各奮勉效力。較從前平定伊犁回部時。戰功猶覺過之。著明瑞等。查明勞蹟。及陣亡得傷者。分別具奏。交部議敘議卹。餘遵前旨行。戊子。命修輯國史。乙未。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冬十月甲辰。諭。明瑞阿桂等。辦理烏什回城一事。舛謬之處。不一而足。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但所奏摺。並未發鈔。衆人不悉其中原委。或疑回人既已平定。何以不行議敘。轉加議處。今將伊等奏摺抄發。俾衆共知之。卽如今春烏什逆回賴和木圖拉等。因素誠激變。據城抗拒。特命明瑞阿桂。帶領官兵。前任辦理。伊等初至時。朕因烏什蕞爾孤城。又無外援。易於收服。官兵毋庸悉銳攻城。輕撓鋒鏑。是以令伊等。惟嚴圍困之計。使賊回勢窮力蹙。則乘機攻剿。尤爲事半功倍。今圍城已經半載。逆回芻糧乏絕。馬斃人飢。



自生離叛。此時攻取。易若摧枯。况既知賊衆內潰。並聞城內倉皇救火。聚集驚惶。即當統率大兵。悉力攻城。誅殺賊衆。以揚我武。乃兵已臨城。尙退列壘內。及經回衆將要賊獻出。始行入城。復關閉城門。收獲槍礮弓箭。種種示怯。全不知奮勇任事。則回城之復定。尙得謂由伊等收取耶。我國家定鼎之初。兵威丕振。雲梯所向。立破堅城。從未有稍存畏葸退縮不前之事。不謂伊等於烏什彈丸之地。選懦周章。至於如此。實損我國威。伊等罪乃在此也。至素誠等。苦累回人。姦淫回婦各情節。雖從前得之俘囚之口。今額色木圖拉等正犯。既經就獲。理應嚴訊起釁緣由。及素誠所犯。是否屬實。使情罪確鑿。乃成信讞。而衆共曉然。方結此事之局。伊等一概置之不問。輒將賊黨正法。有是理乎。明瑞阿桂此次辦理。節節錯謬。不得不交部議處。以示懲創。其在事將弁。仍交部分別議叙。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賞罰悉期允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而於軍令賞罰之際。更所慎重。茲將伊等原摺譯發。使衆閱看。自知其辦理之無紀緒也。並宣諭中外知之。十一月乙亥。大學士管陝甘總督楊應琚奏。巴里坤附近田地漸闢。自二十六年至今。共墾田三萬八千餘畝。得旨。欣慰覽之。丁丑。撥官帑修理各省城垣。停止勸捐。壬辰。封皇五子永琪爲和碩榮親王。甲午。



命阿桂赴雅爾辦事。換安泰來京。十二月戊申。諭阿桂。此次辦理烏什地方。甚

無章程。暫且不必來京。所有工部尙書員缺。著蘊著補授。蘊著所遺綏遠城將軍著  
嵩椿補授。己未。賜七世同居之陝西涇陽縣貢生張璘。御製詩章及幣。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藻等奏。莽匪竄入猛捧等土司地方。肆行焚掠。現在飭派營  
協各員。調兵進剿。並親往督辦一摺。此等醜類。野性難馴。敢於擾害邊境。非大加懲  
創。無以儆兇頑而申國法。劉藻既經調兵進剿。必當窮力追擒。擣其巢穴。務使根株  
盡絕。邊徼肅清。恐劉藻拘於書生之見。意存姑息。僅以驅逐出境。畏威逃竄。遂爾苟  
且了事。不知匪徒冥頑不靈。乘釁生事。視以爲常。前此阿溫波半札乃占一案。未嘗  
不重治其罪。甫經半載。仍敢怙惡不悛。卽其屢擾邊界。已屬罪無可逭。此次若復稍  
存寬縱。難保其不再干犯。養癰貽患之說。尤不可不深以爲戒。著將此傳諭劉藻知  
之。辛酉。諭州縣不得委署本府州印。

丙戌。乾隆三十一年春正月壬申。諭。朕統御萬方。孜孜求治。惟以愛育黎元爲念。自  
御極以來。蠲賜所逮。不下千億萬。乾隆十年。曾恭依皇祖。普免直省錢糧恩例。蠲  
除天下額徵正賦二千八百萬有奇。期斯民家給人足。咸臻樂利。惟歲運漕米。向以



供給俸餉廩糴之用。非水旱特蠲。例不普免。夫八政以食爲先。閭閻蓋藏。尤資饒裕。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三十年特頒恩旨。將各省起運漕糧。通行蠲免一周。大澤均沾。慶逾常格。仰惟 皇祖沖齡踐阼。臨御之三十年。春秋未及四十。朕年二十五。始登大寶。膺祺受祉。迄今亦閱三十年。際重熙累洽之會。必世昌期。均符泰運。其爲慶幸倍深。茲荷蒙上天眷佑。列祖鴻庥。函夏謐甯。疆宇式闢。北庭西域。二萬餘里。咸隸版圖。外有耕田之穫。內無餽餉之勞。且連歲年穀順成。庶物豐殖。京通倉貯。儘有餘粟。天旣誕貽樂歲。惠洽昇平。朕自當仰體天心。以推恩黎庶。是用敬承嘉貺。懋繼前謨。使薄海億兆。並裕倉箱之慶。所有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應輸漕米。著照康熙年間之例。於三十一年爲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其江甯京口杭州荊州等處駐防地方。該省漕米旣蠲。所有估需兵食。如何豫爲籌備。並各省蠲免次第。應行酌辦各事宜。著該部速行定議具奏。尋議各省歲輸漕糧。請照康熙三十年分年蠲免之例。再加籌酌。三十一年。免山東河南二省。三十二年。免江蘇省。三十三年。免江西省。三十四年。免浙江省。三十五年。免安徽省。三十六年。免湖南省。三十七年。免湖北省。以次遞免。其隨漕銀米。應照舊例。輪免之省。停運丁船。例給減半。本



折月糧。在漕項款內動支。餘存銀米。報部撥用。有漕省分兵米。杭州荊州豫東等處。於地丁徵收兵糧款內動支。江甯於漕項米內支給。均無庸另行籌辦。惟京口向於起運漕糧內。截撥三萬七千餘石。今漕糧已免。應照江甯之例。照數撥給。從之。壬午。雲貴總督劉藻等奏。永昌順甯二府所屬之耿馬孟定孟連等土司地方。界連緬國。惟藉滾弄江爲天塹。年來土司懦弱失防。每有土匪偷渡滋擾之事。近據永順鎮永昌守稟報。木梳莽已覺。領兵到木邦猛店地方駐紮。向耿馬索取舊規不給。卽渡江來襲。又據順甯守稟報。莽子竄入孟連地方。並及圈空。有人七百馬七匹各等情。查該兩匪路分進。是否虛實。其人衆若干。未據確探。且旣稱索耿馬舊規。其竄入孟連。又因何事。隨飛檄永順鎮府。會差土練偵探。該匪已拔營退去。查木梳莽已覺。卽布普拉。因臺卡嚴密。無隙可乘。退歸屬實。第夷性叵測。且耿馬土司罕國楷已故。恐有乘閒潛窺之事。是滾弄江之防範。未可一刻稍疏。已分行永順鎮府。嚴飭各土司。督率目練。常川防守。庶俾耿馬無虞。得旨。知道了。不可苟圖了事。戒之。丙戌。雲貴總督劉藻奏。總兵劉德成等報稱。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龍江一路。破賊營一座。二十日。攻橄欖壩一路。破賊營六座。又據報稱。二十一日。官兵行至猛往。猝遇莽匪。由



山箐夾衝。將軍裝搶去。遊擊明浩。被賊鏢傷。參將何瓊詔等。不知下落。遂差弁往查。飛檄防兵土練。前往應援。並咨會提臣達啓等。相機進剿接應。二十四日。又據整控差弁面稟。何瓊詔等。已沒於賊。查整控江。有山僻小路。可至普洱府城。軍需銀兩。及火藥軍裝。悉貯於此。所繫更重。乃暫至普洱駐紮。至何瓊詔等。原令其在整控江防。匪竄入。乃不奉軍令。妄圖邀功。輕進致敗。罪有攸歸。謹由四百里馳奏。得旨。如此軍機。何不即用六百里飛遞。適又據常鈞奏報。刁派先一案。並有旨諭卿。總之。此事似不可中止。小小懲創了事。莫若大舉。以靖其源。或俟兵威齊集。再行進發亦可。卿止宜調度鎮撫。攻戰之事。應督催達啓奮勇爲之。綠旗兵。已不足稱勇。況土練乎。若再加以詐僞。更不可問矣。此最宜留心者。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奏。進剿莽匪情形一摺。已詳悉批諭矣。該督因整控江。有山僻小徑。可通普洱。因回至普洱府。駐紮防守。所見亦是。但此莽匪。敢於抗拒官兵。非小小懲創。所可了事。況綠旗兵。本不能勵勇衝鋒。而其素習詐僞。更不足信。若調遣無多。輕率前進。既於征剿無益。且恐賊匪輕視官軍。轉得肆其猖獗。該省各鎮協。駐兵不下數萬。自應調遣精銳。以供驅策。此時不妨暫爲整兵靜鎮。俟各路兵調集後。即行鼓勇前進。扼要剿擒。俾賊匪無從



竄逸。庶得盡絕根株。以清邊徼。至摺內稱十九二十等日。由小猛養分兵渡江。攻九龍江。橄欖壩等處。並有捷獲。今按圖內道里。詳爲記誌。則橄欖壩在小猛養之前。猛往在後。官兵旣分路剿截。何以莽匪復得潛越。小猛養渡江。退至猛往竄伏。以致衝散官兵。明浩何瓊詔等。有遇賊被傷之事。其理殊不可解。此非繪圖有舛。即係所報不實。著將朕硃筆記誌之圖發去。該督細看自知。仍著另繪詳細清圖。註明貼說呈覽。軍行要務。奏報宜速。此後有應行奏聞機宜。俱由六百里馳遞。將此傳諭劉藻知之。又諭。據常鈞奏。永順邊境木匪滋事。請俟普洱莽匪辦有端緒。再將孟達土司之案辦理一摺。所見亦是。前於乾隆二十八年間。曾經降旨。以此等鼠竊狗偷。原屬不成事體。止可如此辦理。係就彼時情形指示。若匪徒敢於侵擾邊境。則當搗其巢穴。務使根株盡絕。自無庸拘泥前旨。但普洱莽匪。現經劉藻率兵進剿。若將木匪一案。卽於此時併辦。該處地壤相錯。恐致彼此勾連。難於速結。著將此摺鈔寄劉藻閱看。令其於辦竣莽匪之後。次第接辦。至劉藻現在追擒莽匪。前已傳諭劉藻。不必勉強臨陣。若居中調度。審度機宜。而彰賞罰。尙係力所能爲。達啓現在同往普洱。伊身係滿州。且曾經出兵。可責令其統率兵弁。賈勇進剿。以期肅清邊界。可將此傳諭劉



藻常鈞知之。又諭現在征剿莽匪。一應軍務。均須調度得宜。總督劉藻。辦理地方事務。素屬妥協。然究係書生。未嫻軍務。設於用兵機宜。稍有不當。既於剿賊之事。無裨。而用違其材。亦非朕所以成全劉藻之意。楊應琚。久任陝甘。籌辦軍需事務。伊所熟諳。楊應琚著調補雲貴總督。吳達善。調補陝甘總督。湖廣總督。即著劉藻調補。此旨。且不必宣示。該督現在普洱。調集官兵。恐此旨一宣。未免呼應不靈。俟楊應琚到滇後。再行交代起身。赴湖廣新任。將此傳諭知之。戊子。劉藻奏。據總兵劉德成連次報稱。由大渡口進攻莽匪。奪獲土鍋寨賊營一座。攻破九龍江賊營三座。參將劉明智等。分翼夾攻。砍開白塔寺賊營一座。土弁叭先捧。率練追入雙龍寺賊營。殺賊甚多。官兵會合。連踏賊營五座。分兵搜伏。將小渡口一帶賊營。悉行焚燒。乘勝奪回宣慰土城一座。現在合兵暫紮江地。俟探明賊巢。再行進攻。查莽匪東竄西突。日集日多。橄欖壩一路。隔江拒壘。九龍江一路。伏箐夾衝。復於土鍋寨圍困官軍。非大加攻擊。直搗巢穴。蠢你野夷。罔識國威。且不乘此時添兵深入。一屆三月。瘴癘盛行。官兵不習水土。便難攻戰。反致多糜帑項。目前雖大挫其鋒。而整哈猛遮等處。尙多嘯聚。整控江外土城。亦多未平。官兵不敷分遣。遂加調提標楚姚開化等鎮營官兵。及



臣標兵約共二千餘名。迅赴軍營。刻期掃蕩。得旨是。迅速齊力前進。不可徘徊誤事。劉藻又奏。據總兵劉德成報稱。正月初七晚間。令遊擊施聖學。選熟悉路徑之士。目暗渡驪山。探得莽賊於整哈江岸。把守極嚴。江岸後。有營四座。去江稍遠。不甚防備。遂於是夜二更。派土千把帶練。攜硫磺。礮火。礮火箭等物。由上流渡江。抄出賊營後。分伏左右。又另派兵練於江外之蠻紅。抄伏賊人歸路。並派員保護糧石。乘堵江口去後。於初八日申刻。據該遊擊等回稱。昨渡江至四更甫畢。分投潛伏。土弁領練。將火礮等物。一齊引著。拋入賊營。火光並起。伏兵齊出。槍礮並施。賊衆亂竄。被兵練砍殺。及火燒槍斃者徧野。堵江餘匪。聞聲赴援。官兵堵截。賊不能進。復奔江岸。被槍傷斃無數。查此次夜襲賊營。斬殺甚多。整哈渡已經打通。但據稱猛遮一路。賊匪恃險固守。所得土司土城。猛海猛阿猛往等處。皆連營直接整控江岸。應俟添兵到時。方能一鼓蕩平。直搗巢穴。得旨。小小之捷。何足豔稱。且綠旗虛詐之習。止可信一半耳。常鈞奏。永昌順甯二府屬邊外耿馬土司稟報。探聞木梳木邦確情。並孟連猛遮連界。應次第查辦情形。查莽匪木賊。在外域原屬相連。雖彼此各分畛域。其實狐羣狗黨。忽東忽西。總恃其荒僻刼掠。本無定向。今據報木梳調練情形似實。



而日久安靜。是該匪等詭詐。謀爲聲東擊西。安知非現在九龍江猛遮等處之莽賊。卽係若輩。且現有莽匪五十人至孟連。要孟連助攻猛遮之事。則野夷之彼此勾結。已可概見。惟夷情難以豫定。而邊防不可不嚴。現酌會督臣。就近查詢。現在占據猛遮之莽子。是否卽係召散木匪。果否爲追索召丙啓釁。且木梳木邦前調之練。或仍有潛藏窺伺。耿馬孟連之意。亦未可定。九龍江已報大捷。賊匪聞風喪膽。勢可解散。其督臣續調之永順鎮騰越協營兵到日。已可無須剿辦。報聞。二月壬寅。諭。據劉藻等奏。莽匪不法。侵擾土司邊界。曾降旨令其嚴行剿捕。勿以姑息了事。嗣據奏報。九龍江橄欖壩諸寨。已獲全勝。惟參將何瓊詔。遊擊明浩等。派赴整控江防禦。該弁等不遵軍令。冒昧渡江。以致遇賊失事。彼時即疑所奏未必盡係實情。今據奏。何瓊詔明浩。前後回營。因將伊等奏參。審擬治罪。已交軍機大臣。會同法司。覆擬具奏。第該督辦理此案情節。甚屬含糊紕繆。何瓊詔明浩等。委赴整控江防堵莽匪。前至猛往。遇賊敗逃。又復謊報身死。此其法所難宥處。該督乃奏稱冒昧前進。致失事機。是伊等反覺可嘉。何罪之有。夫伊所謂貪功輕進。並非實情。不過緣營虛誑欺飾。故智耳。況該督所訊供詞。於緊要情節。全未問及。卽如該督初報何瓊詔等俱歿於賊。



及伊家人呈繳關防時。卽應詳究其是否打仗陣亡。抑係窘迫畢命。或回營後。畏罪自戕。以定情罪。乃惟任弁兵張皇謊報。信爲實事。一切概置不究。及何瓊詔等陸續逃歸。該督又不究從前謊報情由。治以畏葸退縮之律。尙信其一面虛詞。謂係輕進失事。其何以申軍律而懲欺罔乎。卽如何瓊詔所供。架著籐牌撲殺。並稱被莽子刀戳其馬。連馬滾跌入江之語。試思馬上豈能使用籐牌。此其枝梧捏飾。難以欺三尺之童者。而劉藻竟坐受其蒙混而不覺。不更可笑乎。又如前次所報。官兵六百人過江。遇賊被傷。約賸二百餘人。陸續回營者。一百餘人。而此次奏稱。見回思茅兵丁。高士德等一百五十五名。則合之前此回營之兵。固所傷無幾。且安知未回之一百餘兵。亦非敗逃藏匿。則從前所謂遇賊被傷之說。更不可盡信矣。又前摺奏明浩等兵器皆馱載行裝。猝遇賊人。不及措手。以致敗衄。而此次摺內稱。兩相對敵。因火藥已盡。勢不能支。前後自相矛盾。該督於此等喫緊關鍵處。全不細心根究。何憤憤乃爾。劉藻本屬書生。軍行機宜。非所嫻習。故朕不肯責伊以所不能。至於調度賞罰諸事。尙可力爲籌辦。乃於審訊此案情節。竟舛謬若此。豈堪復勝總督之任。劉藻著降補湖北巡撫。達啓身爲滿州。何至朦朧畫諾。伊二人著交部嚴加議處。總兵劉德成著



交楊應琚查明。再降諭旨。現今楊應琚前往接辦軍務。楊應琚未到之先。劉藻須實力經理。若稍存五日京兆之心。以致貽誤事機。必更重治其罪。將此曉諭知之。丙午。諭蒙古內元清吉斯汗之裔。均係博爾濟吉特氏。而元史內稱元帝爲奇渥溫氏。以漢字譯蒙古文。間有語音不合處。然亦不至如此河漢。現在校正史書。書內舛誤甚多。而污蠛蒙古之語。亦不一而足。不可不爲之湔雪。成袞札布。係喀爾喀舊人。或伊得自傳聞。或該處舊有記載。著傳諭令其查明具奏外。並交理藩院。行文札薩克。查伊等。有無傳聞記載之處。令其各自聲明報部。由部彙題奏聞。庚戌。上啓鑾謁東陵。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岳鍾璜奏。維州副將同知稟稱。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半夜。聞黨壩額碉一帶。槍聲不絕。遂令該土司前往接應。見金川番衆聚集圍攻。於格藏嘉噶爾河。設卡截斷額碉道路。至二十八日。將額碉攻破占據。用礮轟擊黨壩格藏官寨。經駐紮綽斯甲布千總袁國璉。撥兵救援。又於正月初一日。催到從噶克土兵援助。已將金川新設營卡攻開。番衆見據額碉山梁拒守。又據打箭爐遊擊同知稟稱。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一二等日。金川同布拉克底。聚衆攻圍巴旺卡。卡角燒燬寨房。殺擄人口。詢係巴旺頭人陸塔爾弟兄勾引。現飭革布什咱



等土司。星速赴援。初四日與金川戰於羅哩地方。奮力擊退等語。查黨壩巴旺。地小兵單。今被金川分路滋擾。亟需援助。現飭綽斯甲布。三雜谷。小金川。革布什咱各土司。併力協攻。務期捷勝。得旨。看此光景。金川又略有猖獗之勢。究當如何制勝。不可隱飾姑息。癸丑。上謁陵回鑾。庚申。還京師。壬戌。上啓鑾謁泰陵。諭軍機大臣等。劉藻辦理莽匪事宜。拘於書生之見。動輒錯謬。伊今日所奏三摺。閱其情節。又俱不知事體。已於摺內批示矣。卽如施尙賢。以內地民人。膽敢與莽匪結爲姻黨。探聽消息。實爲漢奸之尤。其莽匪滋擾情形。該犯自必深悉。若果嚴行訊究。斷無不供出實情之理。乃劉藻不過草草一問。輒謂嚴鞫無供。遽將該犯正法。置緊要關鍵於不問。復何由知逆匪底裏乎。至孟艮土司猛孟容之堂姪召散。與猛孟容父子不協。召散遂勾引莽子。將猛孟容拏去。並欲追殺召丙。是莽匪滋擾之由。召散實爲禍首。若將該犯拏獲。則惡逆無人煽惑。賊黨自更易於掃除。劉藻乃欲於旣搗整欠後。再剿孟艮。則昧於先後機宜矣。又另摺所稱孟連地方。一聞木匪挖溝搭橋之語。稟報驚惶。不過無知土練等遇事恇怯。略有風聞。遂爾張大其事。而劉藻旣不深察。遽患其乘虛蔓延。又何無識之甚耶。此事斷非劉藻所能辦理。著交楊應琚到滇



後酌量情形。逐一查辦。至所稱遵奉恩旨。軫念瘴鄉。整兵稍待。再圖大舉等語。則更大謬。前此降旨。原以該處如或調兵未齊。至瘴盛之時。不訪稍待。今既集兵七千有餘。定期進剿。正當剋日迅奏膚功。又豈得託言瘴癘。忽爾撤兵。甯不慮爲遠夷所輕玩乎。設我撤兵。而莽子或乘此隙。進至內地滋事。其罪又誰當之。况瘴氣所聚。並非概地皆然。或此處有瘴。彼處卽無。則兵行止須越過瘴毒之處。便可無患。若云烟瘴。人必不可觸冒。我兵旣畏其氣。莽匪又何獨不然。豈可爲此遷延觀望之說。以誤事機耶。現在楊應琚尙未及到。劉藻此時仍當督促調集之兵。奮勇征剿。斷不可惑於瘴癘之說。輕議撤回。再干罪戾。癸亥。命革劉藻職。留滇效力。所有調兵不合定例糜費軍餉之處。將來報銷時。俱著落伊賠補。提督達啓身係滿州。遇有攻剿逆匪之事。自應統率弁兵。身先奮往。並將辦理機宜。隨時奏報。乃伊惟聽從劉藻指使。儼若偏裨。數月以來。毫無調度。亦未據專具一摺入告。是誠何心。提督平日於地方事務。固不宜干與。以掣總督之肘。至於領兵征剿。則係提督專責。又豈可推諉總督。緘默不言。竟置身局外乎。達啓亦著照部議革職。交與楊應琚。令其在兵丁上效力贖罪。俟軍務告竣。再行請旨。戊辰。上謁陵畢。回京師。三月。辛未。諭元清吉斯



汗之後裔。俱係博爾濟吉特氏。而元史謂元帝爲奇渥溫氏。彼此不符。因令成袞札布查奏。今據稱蒙古台吉等。素稱奇岳特後裔。係博爾濟吉特氏。查閱清吉斯汗時紀載世系之書亦然。看來漢字書爲奇渥溫。尙屬有因。蓋伊等以漢音譯蒙古字。故將奇岳特。譌爲奇渥溫耳。著將漢字史書內奇渥溫。改書奇岳特。並傳諭成袞札布。該處既有清吉斯汗世系紀載檔案。著錄一分進呈。以便史書漢文。有應行查對之處。改正畫一。丁丑。皇五子榮親王永琪薨。上臨喪次賜奠。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奏。二月十二十三等日。攻剿猛籠葫蘆口。連破賊營數處。及得猛籠土城木寨十餘座。跟查賊蹤潛走猛歇。現在進兵攻剿等語。小小克捷。尙無當於攻剿大局。此時楊應琚。計已到滇。一切機宜。自能妥籌辦理。摺內既稱賊蹤潛走猛歇。爲整欠之門戶。從此即可直搗整欠賊巢。又稱總兵華封。與參將哈國興。由猛混攻破賊營之後。直達猛遮猛阿。莽匪聞風遁據孟艮。以爲巢穴等語。似莽匪賊巢。不止一處。抑係賊蹤潛匿處所。傳聞不真。不可不值邏得實。毋輕信詭詞。致有疏脫。或當督兵分路追剿。或扼其要隘。併力殲擒。著傳諭楊應琚。就彼處情形。詳悉深籌。刻期報捷。丁亥。諭。據常鈞奏。劉藻於三月初三日夜間自刎。傷痕甚重。氣息將絕。現在醫治調理。



等語。此事實屬大奇。劉藻辦理莽匪一案。種種錯謬。不可勝舉。朕因其本係書生。不嫻軍旅。既以加恩保全者倍至。始而調補總督。繼而降爲巡撫。及至審理何瓊詔等一案。以失律脫逃之人。反以冒昧輕進定罪。乖舛已極。且官兵忽調忽撤。全無紀律。始行降旨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示懲儆。然所辦亦止於此。並未有將伊治罪之意。前後所降諭旨。中外共所聞知。原不屑以軍務大事。於伊過爲吹求。劉藻自當倍加感激。於楊應琚未到之先。督率將弁。益加奮勇。以期軍務速竣。方不負朕始終矜全之恩意。乃當進兵得勝之際。竟無端忽爾自戕。實出情理之外。劉藻身任封疆。現在統兵進剿逆匪。所屬將弁。俱視其指揮。乃無故輕生。軍行要務。將欲委之於誰。若非朕早令楊應琚前往接辦。則軍務兵弁。竟無所統屬。或因而軍心惶懼。偶失機宜。豈不貽誤國家大事。劉藻既統官兵。即與主將無異。設使劉藻因調度未協。軍行或有失機。遂致抱慚畢命。情尙可恕。現今猛籠等處。俱已克復。猛歇猛混諸路。亦俱攻破。正宜乘勝剿洗賊巢之時。有何窘迫。竟至於此。無論屢次降旨傳諭。並未有加伊重譴之語。即使果將伊治罪。則國憲所在。爲大臣者。亦當靜候成命。以伏刑誅。又豈可效匹夫之見。豫辦一死。以逃法網。劉藻向係讀書明理之人。豈於君臣大義。全未講



明耶。從前朕於劉藻。曲從寬典。實係格外矜全。今伊無故自刎。罪愆實由自取。不可不加以嚴懲。現據奏劉藻。尙未氣絕。楊應琚到普洱時。可撥醫速爲調治。俟傷痕平服。卽傳旨拏問。將伊因何自刎之故。詳悉嚴訊奏聞。明正其罪。又據奏劉藻自刎後。書桌上。有紙包一封。面寫三月初三日。到硃批摺四件。廷寄一件。一併恭繳等語。恐外邊無識之徒。疑硃批及廷寄內。或有嚴旨督責。勒令自裁之處。今四摺具在。一爲請安。其三皆隨事批諭。而廷寄係令其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見。一切須實心經理之諭。則劉藻此舉之荒唐可詫。衆人當亦不能爲之置解也。著將常鈞奏摺。及代繳硃批摺四件。廷寄一件。概行發鈔。與衆閱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莽子一種。素出爲匪。潛入土司境內。上年係分兩路。一路從左進。由猛彝等至小猛倫。橄欖壩渡江。攻破九龍江。蔓延至猛混。一從右邊打樂而進。攻破猛遮。與左一股莽匪會合。焚毀附近村寨。延至整控。皆因孟艮應襲土司召丙之堂兄召散。謀奪其地。勾結莽子。打破孟艮。召丙逃至南掌國。後又至內地土司猛遮藏匿。前經提鎮同請發兵。而劉藻含糊其事。僅令附近土練前往。以致賊益猖獗。輒請由思茅退回普洱。今參將彭雄楚等。連次克復猛籠猛混。總兵華封。克復猛遮。



內附土司境地廊清。已出隘進剿孟艮景線等處。總兵劉德成打破外域。猛歇猛堪。現俱催令乘此搗穴。盡絕根株。不許藉言瘴氣漸發。稍有疎漏。得旨。入境卽能得其要領。何愁此事不辦。欣慰覽之。丙申。楊應琚奏。據總兵劉德成報稱。參將劉明智等。於三月初四日進剿與整欠相近之猛辛。斃賊數十名。帶傷者無數。生擒莽匪十八名。搶獲木城三座。一面搜剿山箐。相機前進。查猛辛距整欠百餘里。莽匪倚爲門戶。今副將孫爾桂已抵整欠。劉德成亦將抵大巢。莫若令提臣達啓。將擬攻猛勇一路官兵。亦親身率領。進攻整欠。三路協剿。賊巢不日可平。並於隘口堵截。勿任漏網。至華封旣攻孟艮。亦係賊巢。且有召散首惡在內。此路應令專攻。不必再分其勢。至賊匪中。如有廠棍漢奸在內。尤須生擒活口。以便解赴內地。根究懲治。得旨。諸凡皆妥。俾候捷音。己亥。楊應琚奏。華封呈報。官兵於猛腊猛麻。四山搜捕餘賊。已被兵練截殺。又參將哈國興。帶領兵練。並飭召丙頭人。在大猛養堵禦截殺。土練先由猛養後路進攻。莽子三百餘人。在大猛養紮營占據。當經攻敗。賊已逃回孟艮。至大猛養大小頭人百姓等。原係召丙舊人。現已招來投順。查係大小二十三寨頭人二十三名。夷人男婦一千二百餘名口。尙有各處山箐夷人。未經到齊。令召丙清查。



安插。哈國興。卽自猛麻一路進剿。華封亦進剿孟艮。查大猛養。本係外夷應襲土目。召丙所屬。前爲伊堂兄召散等占據。今旣經召丙招降。似應准其投誠。其中如有前已順賊。擾害邊境。抗拒官兵者。仍查明治罪。並飭孟艮賊巢。令華封剿平。擒拏賊首。召散。五定。瑞凍。召猛烈。務獲得。旨是。此最不可姑息。若兵到投降。兵撤復叛。成何事體。總之此番旣用兵威。不可苟且了事。又奏。據華封稟稱。三月初八日。領兵至邦籠箐。令哈國興等進攻賊匪。隨拒隨退。又分遣兵練。由賊隘左右深箐。潛至山梁。初九日。賊潰。遂乘勢砍柵。破營一座。獲首五十餘級。槍礮擊斃二百餘人。初十日。兵至孟艮壩口之曼法街。分路進攻。抵孟艮城。砍開。盡係空營。追至猛引等處。亦無蹤跡。弁兵同召丙四山搜捕。得男婦八十餘名口。其孟艮土城。係依山竈濠。周圍約十一二里。得城時。倉糧已自燒燬。惟得牛百數十隻。當交召丙收用。惟召散。召猛烈。召猛珍。尙未獲。傳言逃往阿瓦。已派兵嚴拏。得。旨。知道了。卽果逃至阿瓦。亦應向彼勒索。不可苟且了事。又奏。前以整欠爲翦賊平定之區。若聽其荒棄。恐無業莽子。潛聚滋事。請令叭先捧管轄。照甘省土司例。給指揮職銜。以孟艮係召丙故土。請兵除匪。得復舊業。應更傾心向化。可否賞給內地土司職銜。業經奏聞。今孟艮賊巢已得。召



丙如准爲內地土司。與叭先捧一體給以指揮使職銜。俾地土皆附入版圖。伊等自長爲臣僕。至整欠孟艮兩處地方。及原管各堡寨多水田。有業夷戶已散。應令招來歸附。其並未從賊者。即爲安插。俾速布種。其兩處賊首。仍飭該鎮嚴行剿捕。與召丙叭先捧協力擒拏。得旨。諸凡妥當。如所議行。又奏。整欠孟艮賊匪兩路勾結。孟艮係召散巢穴。整欠素領散撰巢穴。整欠賊首六人。已除其四。惟召散乃此案構釁巨魁。已飭委哈國興等追拏。再召散殺死召丙之父。占踞孟艮。召丙與伊原係深仇。並令商同追緝。得旨。如此認真辦理方是。



東華錄要卷四十一

高宗純皇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夏四月。甲辰。刑部奏參。革職蘇州同知。段成功。在陽曲縣任內。恣意侵蝕。數至逾萬。與狗縱營私之巡撫和其衷。均應一律擬斬。並請即行正法。扶同容隱之藩司文綬。知府劉墉。應擬斬監候。狗庇劣員之臬司藍欽奎等。已經革職。均毋庸議。得旨。段成功。著即處斬。和其衷。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文綬。劉墉。並著從寬免死。發往軍臺效力贖罪。藍欽奎。富勒渾。著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甲寅。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莽匪一案。原屬不成事體。但向來聚匪無多。僅於土司境內。需索財物糧米。無識土司。狃於便安。亦即賂以財物。並不呈報。嗣因外域。年年殺奪。夷戶離散。不能種地。僻壤收成又薄。無業莽子。艱於覓食。以致賊首召罕彪。率衆赴外域之整賣六官。暨南掌國之潑邦。均被燒掠。蔓入邊地。土司所管猛籠地方。其時莽匪僅二三百人。而沿途脅從者。至二千餘人。經文武官調六困土弁。刁鎮猛混土目。召彝等。率土練來助剿。召彝等被殺。總兵劉德成。會商知府。請添官兵。



進攻。前督臣吳達善未准。嗣召罕彪。被槍身死。餘賊退去。未經嚴懲。劉藻接辦之初。該鎮等具稟。莽匪盤踞九龍江。逼近土境。亦批令撥練協逐。不可擅動官兵。輕入夷地。此從前之實在情形也。查莽匪既敢糾衆肆擾。彼時卽應嚴剿示懲。乃惟令土練堵禦。並不派撥官兵。督率進剿。致賊無所顧忌。誠由平日不能實力整頓。雖地方官據實稟報。督臣既不認真查辦。又不令官兵對壘。其咎實在吳達善等。諭雲南莽匪滋事之由。朕料必因歷任總督。平日姑息。不能整頓所致。茲據奏到。賊巢雖已剿平。而前此辦理不善之愆。難爲曲宥。吳達善。交部嚴加議處。楊應琚。甫莅滇省。辦理動合機宜。深可嘉予。著交部議敘。伊孫楊茂齡。昨交領侍衛內大臣。帶領引見。已授藍翎侍衛。楊應琚。著再賞給大小荷包兩對。藥錠一對。以示優眷。著傳諭知之。甲子。賜張書勳等二百一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楊應琚奏。華封遣游擊豆福魁。帶兵拏獲召猛烈。並家屬共十一名口。又召巖一名。並家屬共五名口。隨從男婦二百餘名口。現檄召猛烈等。親究召散等下落。嚴飭躡緝。以期必獲。得旨。好。應行鼓勵示勸。卽行賞賚。五月。戊寅。諭正一真人。向係承襲一品。旋經部議。改降五品。又未免過於貶損。且其法官婁近垣。現係四品。而伊品秩轉卑。亦覺未協。



今正一真人。既進京來朝。著加恩視三品秩。永爲例。己卯。皇十七子永璘生。諭

伊犁新疆協領總管等。俱著賞戴花翎。以壯觀瞻。著爲例。壬午。諭嗣後正一真

人來朝。並隨帶法官。仍照例准其馳驛。甲戌。丙戌。兩日。上詣黑龍潭祈雨。丁

亥。楊應琚奏。孟艮賊首。係召散。召猛烈。召猛珍。五定。瑞凍。四人。前已拏獲。召猛烈。又

獲。召散胞兄。召猛養。四月十五日。獲。召猛珍。及召散之母。喃窖。妻妾。喃畏。喃占。丙妹。

喃交。並家屬男婦。共八口。在猛卡深山。獲。召猛烈妻。窖英罕。係召散之姊。幼子交衣

妻妹。窖線。亦係召散之姊。並使用男婦五名口。查。召猛珍。亦係召散胞兄。除檄提親

訊外。仍將召散五定。瑞凍。設法查拏。務期迅獲。得旨。好。又批。嚴催緝獲。不可姑息。

甲子。諭今日國史館進呈。新纂列傳內。洪承疇傳。於故明唐王朱聿釗。加以僞

字。於義未爲允協。明至崇禎甲申。其統已亡。然福王之在江甯。尙與宋南渡相彷彿。

卽唐桂諸王。轉徙閩滇。苟延一線。亦與宋帝昺之播遷海嶠無異。且唐王等。皆

明室子孫。其封號。亦先世相承。非若異姓僭竊。及草賊擁立一朱姓。以爲號召者。可

比。固不必概從貶斥也。當國家戡定之初。於不順命者。自當斥之曰僞。以一耳目而

齊心志。今承平百有餘年。纂輯一代國史。傳信天下萬世。一字所繫。予奪攸分。必當



衷於至是以昭史法。昨批閱通鑑輯覽。至宋末時。如元兵既入臨安。帝羃身爲俘虜。宋社旣屋。統系旣亡。是曷二帝。竄居窮海。殘喘僅存。並不得比於紹興偏安之局。乃續綱目。尙以祥興景炎。大書紀年。曲徇不公。於史例亦未當。因特加釐正。批示大旨。使名分秩然。用垂炯戒。若明之唐王。桂王。於是曷亦復何異。設竟以爲僞。則又所謂矯枉過正。弗協事理之平。卽明末諸臣。如黃道周。史可法等。在當時抗拒王師。固誅僇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論。諸臣各爲其主。節義究不容掩。朕方嘉予之。又豈可概以僞臣目之乎。總裁等承修國史。於明季事皆從貶。固本朝臣子立言之體。但此書皆朕親加閱定。何必拘牽顧忌。漫無區別。不準於天理人情之至當乎。朕權衡庶事。一秉至公。況國史筆削。事關法戒。所繫於綱常名教者至重。比事固當徵實。正名尤貴持平。特明降諭旨。俾史館諸臣。咸喻朕意。奉爲準繩。用彰大中至正之道。六月丙午。楊應琚奏。外域猛勇頭目。召齋。召漢喃。投誠內附。並貢馴象二隻。得旨。准其投誠。象隻准令入貢。辛酉。楊應琚奏。土司叭先捧。人雖勇往。尙欠老成。是以留整欠官兵二百名。俟布置停妥。將兵撤回。惟孟艮路通木梳。木邦。見籌辦木匪。似應留兵彈壓堵禦。至召散逃往阿瓦。詢知緬甸係眞阿瓦。其城卽謂之阿瓦城。見飭土司。繕



寫緬文。前往索取。得旨。萬里以外之事。不可遙度。卿當相機勉力爲之。乙丑。諭廣東巡撫王檢。昨進貢物。內有小珍珠一項。甚爲不取。夫珠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於實用有何裨益。業令奏事處發還。恐督撫尙有未知者。著將此明白通諭知之。秋七月。禁各省首縣。代辦上司衙門鋪設。丙子。上奉皇太后。啓鑾。秋。蘭。壬午。未刻。皇后崩。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未。諭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皇后於本月十四日。未時薨逝。皇后自冊立以來。尙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迹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餘。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聖母慈眷。長受恩禮所致。若論其行事乖違。卽予以廢黜。亦理所當然。朕仍存其名號。已爲格外優容。但飾終典禮。不便復循孝賢皇后大事辦理。所有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交內務府大臣承辦。著將此宣諭中外知之。八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前在雲南總督任內。辦理莽匪一案。張皇失措。種種錯謬。繼復畏葸自戕。是伊係已經革職。應行治罪之員。將來旅櫬回籍。上可照常人歸葬。不得聽其家。覲顏建立墓碑。書刻原任總督。及



歷官事實。欺誑鄉愚。著將此傳諭。崔應階知之。癸丑。上巡幸木蘭。行圍。丙子。楊應琚奏。接奉諭旨。籌辦緬匪事宜。臣斷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緬匪屢次侵擾土司邊境。若不乘時辦理。恐土境不得常甯。萬里邊疆之外。須永圖輯甯之計。今緬甸既人心渙散。木邦情願歸順。是機有可乘。前已密遣土司所屬安幹夷民。潛往彼處。將地方廣狹。道路險易。暗行詳悉繪圖。到日進呈御覽。至豫備調撥事宜。現在密爲布置。不令稍有張皇。臣擬於九月內。赴迤西查閱永順等鎮官兵。卽駐永昌。督辦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機。亦不敢輕舉妄動。得旨嘉獎。庚辰。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岳鍾璜奏。臣等會同出口。查辦郎卡事務。於八月二十日起程。行抵雜谷腦口外。據郎卡差大頭人。當噶爾拉等投稟。內稱郎卡前蒙皇上天恩。赦過宥罪。本不敢多事。惟因黨壩各土司。連年擾害。我謹依天朝大臣飭諭。拆去戰碉。退還所掠之人。不期黨壩前來我地。暗放夾壩。我無處稟訴。復來奪占額碉。今奉嚴諭。自當卽行拆還。惟求博嚕古留碉五座。保守門戶。並懇諭令綽斯甲布。與郎卡連姻。將兩家邊界清楚。至布拉克底所占卡卡角。當勸其退還。並懇賞給新印。賞還自藏回川喇嘛七人。開通赴成都。及進西藏之路等語。臣等諭以嶺上碉座。與乾隆十四年所



定界址不符。不便准行。郎卡與綽斯甲布。結姻係屬私事。聽爾等自爲說合。不便官爲辦理。至明正土司。失去人口。應候查辦。爾郎卡。旣知感恩畏法。惟有安分住牧。自守巢穴。該頭人等。無不戰慄領諾去訖。查郎卡。一聞臣等出口巡邊之信。卽差人迎稟。退地還礪。稟詞雖屬懇摯。臣等仍當親至其地。示以威棱。曉以利害。如果感悔輸誠。卽飭委員。督令退還各處礪卡。並取各土司。收明退還地方印結。劃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旣與各土司。同聽約束。將來差人赴省。投稟貿易等事。似可准其與各土司。一律遵行。其還自藏回川之喇嘛。亦應給予。至金川土司印信。現貯司庫。恐該酋反覆靡常。擬俟察看數月。果屬安靜。明春再行給發。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郎卡遣人。懇請退礪息爭。及查辦情形一摺。似有將就了事之意。金酋原未干犯內地。不過與土司互相仇殺。本無庸聲罪致討。且不值一辦。至九土司。各懷觀望。不能併力進剿。以蠻攻蠻之說。旣屬無益。斷無轉助其兵力。代爲合剿之理。前諭該督提等。親赴該處。明悉曉諭。原欲令細察番衆情形若何。審度事勢。以定進止。如果郎卡。實心畏懼輸誠。面求退還額礪。安靜守分。不敢再行滋擾。或可察其悃忱。酌量奏辦。今該督提等。並未身履其地。又未親見郎卡。止據伊所遣頭人。稟懇之詞。信以爲實。



卽宣諭以後。輒云戰慄領諾。亦未必果屬真情。況其所奪之碉。尙未拆毀。侵佔土司之地。亦未退還。是其實在畏威悔罪與否。尙未可定。乃遽聽其所懇。奏請給還人口喇嘛。並欲給予貯庫印信。與衆土司一體羈縻。諸事悉遂其所欲爲。此和事老人之舉。適足爲外夷所輕。殊不知蠻性反覆靡常。現在不過懾我先聲。姑爲乞憐倖免之計。豈能保其永遠不復滋事。若止圖苟且了局。何以尊國體而靖夷情。阿爾泰年齒就衰。岳鍾璜又復善病。設或各存止圖目前之計。以爲十數年後。皆非伊等所及見。不復籌出萬全。則是自貽伊戚。倘此次辦理不善。將來或仍不免跳梁滋擾。朕惟原辦之人是問。伊等各育子孫家業。又豈能保無身後之慮乎。總之此事。若無從籌辦。竟不必置論則可。而欲就事完事。敷衍塞責。則斷不可。著將此傳諭該督提知之。乙未。楊應琚奏。臣前因木邦向化。緬匪可以乘機酌辦。密遣妥幹夷人。潛往緬甸。確探情形。茲據回稱。緬甸幅員遼闊。南通外洋。所轄土司二十餘處。人民亦衆。建城阿瓦地方。又名三江城。由永昌前往。有水陸三路可通。間有險要之處。木邦蠻暮二處。爲緬甸門戶。又伊屬下最大土司。緬甸自囊藉牙篡位。伊子孟洛孟毒。誅求無厭。各土司早已解體。聞天兵平定莽匪。緬人甚爲畏懼。又據永昌文武官稟稱。探事夷人。



陸續回稟。木邦因前定九月內。歸順內地。懇請發兵。早爲臨境保護。今已近期。天朝諒已出兵。該酋已將緬匪。差來監視之人殺害。懇請天朝大人。迅速發官兵到境等語。臣已一面調撥。豫備鎮營官兵三千餘名。前赴附近木邦之內地土司。遮放地方駐紮。俟伊等前來。即使受降。又查蠻暮地方。亦與木邦相埒。距阿瓦城不遠。該處爲入緬要隘。又居上游。頗稱險要。因知木邦已經投順。亦願來歸。是緬匪之地愈蹙。控制便自無難。臣於九月十二日。起身前往永昌。察看情形。如果易於集事。即當乘機妥辦。倘木邦歸附之後。緬甸亦有向化之機。自知悔罪。將召散擒獻。臣自當請旨辦理。不敢草率。上廕宸衷。並將緬甸輿地形勢。繪圖貼說呈覽。得旨。欣悅覽之。俟佳音。餘有旨餘。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奏籌辦緬甸輿地形勢。木匪緣由一摺。該督既圖其道里。悉其情形。自當胸有成算。今復親至永昌。相機督辦。必能動中竅要。籌出萬全。如緬甸此時。因所部蠻衆。相率內屬。亦知懾我先聲。願效臣服。該督能不動聲色。一併招撫歸降。固爲妥善。若其畏避潛匿。即將召散擒獻。則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無事多求於外夷。亦可收功藏事。倘或怙惡不悛。果有可乘之會。不至重煩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爲一勞永逸。該督老成練達。遇



事素有斟酌。一切事宜。悉聽隨時審量。妥協經理可耳。特賞荷包二對。以示優眷。如能順時招致。緬甸。迅奏膚功。另當格外加恩。用昭酬獎。將此傳諭知之。冬十月己亥。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壬寅。命裘日修等。查勘江南淮徐等處。支河隄工。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稱。親抵金川地方。郎卡率領土舍頭人。環跪叩首。畏罪輸誠。情願將所占額碉山梁。並先後所搶各土司人口退還。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擾。該督提業辦完結。並面許以准頒承襲新印。及給還喇嘛人口。既允其所懇。自不便復有改移。此時亦止可將錯就錯。以完此案矣。但該督提如此辦理。究未妥善。不知蠻性靡常。現在姑爲此乞恩倖免之計。果能保其永遠不復更滋事端耶。此奏姑從所請辦禮。但該督提等。遷就苟安。實未能體朕原諭大旨。著將此傳諭阿爾泰知之。戊申。楊應琚奏。整賣頭目召齋。約提景線頭目。訥賽。景海頭目。召罕彪。各率夷民。前來孟艮投誠。並據召齋約提稱。六本頭目。召猛齋。隨即前來等語。查整賣。舊名景邁。又名八百媳婦國。元時曾大費兵力。征之不下。其景線。景海。亦外域最大部落。今俱歸誠向化。似應從優賞給。擬將召齋約提。訥賽。均賞四品宣撫司職銜。其景海地方較小。擬將召罕彪。同六本頭目。召猛齋。均賞土守備職銜。應納賦



稅照孟連等土司之例。每年徵收差發銀兩。得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辛亥。

賜白成龍等五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韓家堂漫工合龍。癸丑。諭

史奕昂。朕念其爲大學士史貽直之子。且曾任藩司辦事。尙無貽誤。服闋來京候補。是以擢用兵部侍郎。此係朕格外推恩之曠典。伊履任兵部以來。偶值召對之次。諭及兵部諸臣。甚有未能練習部務。許以尙屬解事。應隨處留心。此原不過令其於日行事件。稽覈司員勤惰。查察書役舞弊而已。乃伊恃有此諭。遂沾沾自喜。大言不慚。遂欲獨侵事權。放恣自用。似朕以部務專任伊一人者。昨期成額奏。伊在部面斥彭啓豐。有不稱尙書。止宜爲司員之語。今詢之彭啓豐。堅稱史奕昂並無此言。但其平日有願爲外任之意。及召詢鍾音。則稱實係共聞。因令彭啓豐面爲質對。伊始唯唯承認。史奕昂此語本屬無稽。彭啓豐亦何妨直陳不諱。而行自居蘊蓄。不言人過。甘效唾面自乾。則不但選懦無能。其居心並欠誠實。此又彭啓豐之積疾未除也。又史奕昂因朕萬壽。曾與鍾音同日進貢物。朕以侍郎秩居二品。原非分所應進。是以卻回。卻並無歧視。迨後申飭王檢進貢諭旨內。有聯上下之情一語。史奕昂未免退有後言。向同官。遂有我等不用聯情之語。如出之有心。敢於怨望。卽置之重辟。亦所應



得。但朕深知其平素輕浮。輕率妄談。心口多不相應。故不加以深譴。但其在部。甚不  
安靜。總因器小易盈。不能承受恩澤。本應重懲示儆。究念其爲老成之子。姑從寬降  
爲三品卿銜。令其回籍。閉戶讀書。變化氣質。數年後。如果改悔自新。將來再加恩錄  
用。亦未可定。倘在家怙惡不悛。則是伊自取罪戾耳。彭啓豐。學問尙優。意存模稜。著  
降補兵部侍郎。將此宣諭中外知之。十一月辛未。賜八世同居陝西三水縣民  
趙資。御製詩章匾額。乙亥。楊應琚奏。緬夷大山頭日壘管。遣弟壘榮等。猛育頭  
日坤線。遣子坤巖等。猛答頭日衍歌。遣子衍轟等。猛音頭日衍界。遣子衍宋等。先後  
至駐札遮放。總兵烏爾登額軍營投誠。又獻土物。又前次投誠之木邦頭目。呈獻馴  
象。得旨。覽奏俱悉。又奏臣前在甘省。卽有心神驚悸。風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  
赴永昌。舊疾復作。現雖力疾辦事。而軍務重大。臣心神恍惚。恐有貽誤。仰懇簡員來  
滇接辦。得旨。已命楊廷璋前往佐卿矣。俟彼到時。若病勢痊愈。亦不妨留彼多住  
數日。共相籌劃。必精神復初。然後可令彼回粵也。交印一事。朕不忍言。卿其善爲調  
攝。以慰懸念。又諭雲貴總督楊應琚。現在永昌辦事。茲聞其忽患痰疾。甚爲軫念。  
已將內府所製十香返魂丹十丸。活絡丹二十丸。由驛飛寄。此二藥素有神驗。可以



酌量服餌。並賜荷包六箇。該督務加意調攝。以冀速痊。但老年病體。侍奉有人。似更易於向愈。伊子楊重穀。現任寶慶知府。距滇尙不甚遠。著傳諭常鈞。令其卽速前往看視。所有寶慶知府。該撫揀派妥員暫署。戊寅。吏部議覆貴州按察司高積奏。貴州苗獠。性喜佩刀出入。每釀人命。又孟春男女會合於野。擇平地爲月場。謔浪終日。暮挈所合而歸。名曰跳月。應責成地方官嚴禁。定以年限處分。明示懲勸等語。查苗疆積習相沿。惟在隨時化導。未便繩以官法。亦難定以限期。應令各督撫飭屬設法曉諭。庶可漸次轉移。得旨。吏部議覆高積條奏。禁止苗人佩刀跳月。請責成地方官。定以年限處分。苗人向化日久。耕鑿安恬。至其習俗相沿。本無庸瑣屑申禁。今內地齊民地方官。尙且不能道德齊禮。而於苗疆。乃欲嚴立科條。紛更滋擾。徒屬有名無實。甚無謂也。著交軍機大臣。另行妥議具奏。癸巳。命乾清門侍衛福靈安。帶御醫馳往雲南。視楊應琚病。楊應琚等奏。據總兵朱崙報稱。督兵赴楞木地方。與緬匪相遇。自十一月十八日。接陣。至二十一日。計四晝夜。並未停息。官兵奮勇爭先。賊匪四路抗拒。該鎮按其險要。分路剿殺。賊匪抵當不住。俱滾匿山箐。見在殺死賊匪約共四千有餘。奪獲器械甚多。得旨。好。知道了。十二月。諭軍機大臣等。據



楊應琚奏。賞賜藥丸。調服後。精神長發。飲食加進。痰氣日就消滅。可望復原等語。並據湯聘同日奏到。實深喜慰。前賜藥丸。服之既有成效。著照前再行賞給。又聞良玉左右手。各握其一。可療風痰之症。今特寄賞玉子暖手二枚。該督可隨時擎握。用資頤養。並著加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琺瑯鼻烟壺一具。以誌忻慰。湯聘卽回雲南省城。辦巡撫事。楊廷璋年齒已逾七旬。未便久令遠涉兼顧。兩廣地方。亦屬緊要。卽可仍回粵東辦事。伊二人俱係朕信任大臣。自皆以公事爲重。其應行應止之處。聽二臣自行面商妥酌可耳。辛酉。大清會典成。御製序文。

丁亥。乾隆三十二年春正月乙亥。楊應琚奏。總兵朱崙報稱。緬匪自楞木潰敗。大兵復乘勝追剿二次。共殺賊六千餘人。當有伊領兵頭目莽聶眇遮。來營懇請罷兵歸順。並呈獻金鐲。紅呢。花布等物。臣以匪酋猛毒狡詐。恐陽納款。陰圖益兵再舉。仍飭朱崙加意防範。旋據報。該酋加調匪衆。不下二三萬。由僻徑越至土司邊界焚掠。經我兵迎擊。於十二月初六七等日。殺賊千餘人。又於十一十二等日。斬獲賊首三百二十餘級。時銅壁關大弄種。及二弄種。並止丹各野人。均奮勇出力。殺賊千餘人。又於十六日。朱崙劉德成。分路剿殺。共斬馘三百四十餘級。計前後剿殺。已幾及萬人。我



兵惟遊擊馬成龍。力戰陣亡。查緬甸。原係邊南大國。密菁崇山。阻江爲險。水土惡劣。瘴癘時行。若欲直搗巢穴。恐曠日持久。得不償失。如猛毒果傾心懷懼。願效臣服。似即可宥其前愆。酌與自新之路。得旨。另有旨。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應琚等奏。節次剿殺緬匪。幾及萬人。現在緬甸等。懇請罷兵歸順。並稱若欲直搗巢穴。轉恐曠日持久。得不償失。似可宥其既往之愆等語。所奏似未協機宜。該督奏。節次剿殺緬匪。多至萬人。我兵現在奮勇直前。軍威大振。緬匪望風懾仗。使果係確切情形。則實有可乘之會。正當原集兵力。因勢深入。不難迅奏膚功。何以復稱地險瘴多。轉欲將就了事。正恐該督等。止據領兵將弁呈報。不無緣營舊習。虛張粉飾之弊。其前後所報。剿殺克捷之處。俱未可盡信。而緬匪負隅憑險。勢難遽爭。果爾亦當將該處實情奏明。候朕酌度。西師一事。運籌決勝。一切皆斷自朕衷。但從前準夷回部。地勢人情。皆所洞悉。故得隨宜指示。督令直前鼓勇耳。今緬匪地隔邊陲。勢難遙度。而綠旗之兵力。又非滿兵可比。若該督奏報。稍有未實。其何以籌畫奏績耶。故此事原令該督相機酌辦。朕亦並無成見。前此屢降諭旨。甚明。該督既身任其事。休戚誼同一體。更無庸稍涉虛浮。前遣侍衛福靈安。帶領御醫往視。楊應琚病勢。計此時將抵永昌。福靈



安。本係侍衛出兵之事。職所應爲。若在永昌。著就近馳往軍前。詳悉體察。如見有可乘之勢。不過一月半月。可以得彼處要害城池。福靈安。卽不妨同往統兵進剿。如該處勢難籌辦。伊卽可一面據實詳悉入奏。一面回京。朕亦得知徼外確情。以定進止。至福靈安此行。與該處進兵。本屬兩事。楊應琚。係公忠體國大臣。所見素爲正大。諒必不因有此旨。稍存觀望推諉也。發去孔雀翎五支。藍翎十支。交與該督察看。實在出力將弁。酌量賞戴。用示鼓勵。庚寅。諭朕巡幸天津。周覽阿隄淀間。指示機宜。永求畿輔民生利賴。翠華臨莅。宜沛恩施。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本年應徵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以昭乘春布澤之意。楊應琚等奏。據總兵朱崙等稟報。緬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領兵頭目莽聶眇遮。屢赴軍營乞降。據稱前因蠻暮。及土司近年。貢獻逾期。率衆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已屢被懲創。情願息兵歸順。至蠻暮新街等處。實係夷人資生之路。並懇賞給貿易。批如此則前此受降之事。何以完結。且能保我兵旣撤。彼不誅夷此二處乎。又批緬甸亦一大部落。彼若乞降。當有國王之表。同安南暹羅之例。或可將就了事。然亦必將蠻暮新街。獻於中國方可。又奏臣等。隨飭朱崙傳喚卜坑等。詰以猛毒狡詐難信。如果畏服。當先撤兵輸誠。旋據莽



聶眇遮等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將匪衆遣散。現在委員前往確查。得旨。此奏大不妥。另有旨諭。辛卯。諭雲南永昌府。現有辦理事件。著楊甯卽速馳驛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昨楊應琚等奏。緬匪請將蠻暮新街等處。賞給貿易等因。一摺。所見實大不是。已有旨詳悉諭飭矣。今復細思此事。楊應琚辦理。旣已不得竅要。恐其中茫無主持。調度機宜。必致日益歧誤。於事大有關繫。且將來籌畫妥辦。朕仍不能他諉。若俟其債事。而後爲整理。則須另起爐錘。不若此時覈實斟酌。審機集事。之爲愈。因復明白諄諭。使其知所猛省。不墮迷途。從前辦理緬匪之初。原因莽逆召散。竄入彼處。向其索取。若緬酋將召散獻出。原無事多求。旣而該督以蠻暮木邦等處。相率投誠。請中國發兵保護爲奏。朕當時原以緬甸僻在荒陬。其事亦不值一辦。並未嘗有興師勤遠之意。因思該督閱歷有年。必非輕率喜事者。故諭令量勢熟籌。以定進止。該督自當慎之於始。如木邦等處。實因彼等衆心畔散。窘急來歸。固可就其已渙之勢。設法招徠。使其自成瓦解。然亦應計及受降以後。如何撫馭綏靖。禦其外患。俾之永隸版圖。若其間稍有棘手之事。原無妨拒而不納。此所謂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之要領也。乃該督輒往親受其降。而遽聽其頭目一語。謂彼酋長乞降。轉請給還。



已附之地。遂欲將就了局。方在交鋒之際。並未制勝克捷。遽思歇手。尙復成何事體。至現在調集之兵。一萬四千有餘。兵力不爲不盛。更不當稍存畏阻。乃伊等自新街一挫。卽退回楞木。而兩次所報交兵之地。又止稱銅壁關鐵壁關以外。按圖而計。楞木已在新街之內。兩關則退至我界內矣。而該督所奏。屢次殺賊萬餘。究在何地。及如何禦戰剿殺之處。並未詳晰聲敘。則其所謂得勝。仍不過綠營虛誇粉飾惡習。必不能出朕所料。設果如伊等所云。緬匪此次挾以侵擾。蠻暮新街之衆。前奏止有二萬。若殺至萬餘。則已去其大半。賊匪甯不膽落奔逃。尙敢擁衆相拒。而此次猶以遣散爲詞。則前後奏報之不足信。又顯然矣。又如莽聶眇遮等。既有詣軍乞降之說。楊應琚現在病中。卽不能親身前往查詢。李時升所司何事。亦豈不可親至軍營。察其誠僞。而率委之總兵朱崙。任其處分。朱崙又不親見匪目。復委之參將哈國興。出營傳諭。此何等事。而該提鎮輕忽若此。有是理乎。且李時升身爲提督。統兵乃其專責。現在駐守何處。何未聞其親歷行陣。督率進兵。以張軍聲而作士氣。而總兵華封劉德成。又在何處。何以止令朱崙烏勒登額。分兵守剿。於華封等總不提及。且就地圖覈其形勢。新街止水路要隘。尙有木邦等。中東兩路。可通阿瓦城。又何以不派華封



等。往彼相機辦理。以成犄角之勢。令其首尾不能相顧耶。況辦理緬匪。本因索取召散。而該督自去歲夏秋以來。於內地如何往索。及緬匪如何答覆。擒獻與否之處。總未一語奏及。務末而忘其本。又安能得事之肯綮乎。總之。此事既已辦理。斷不能如伊等所奏。爲草率苟且之計。卽此時瘴癘漸發。我衆未可冒涉。亦當俟秋深瘴退之後。另籌分路進剿。擣其巢穴。一舉而殲滅之。使蠻方永靖。方合正理。若楊應琚。實見有必不可辦之處。朕亦非欲窮兵贖武。但業經選調兵馬。征剿緬甸。衆所共知。豈能遽爾無端中止。此事實楊應琚。始終經理。因何冒昧舛錯若此。伊實不能辭其責。以楊應琚平素老成歷練。實不類其所爲。或伊赴滇時。本係病後。神志昏憤。一切不能自主。誤聽綠營將弁。謊飾慫恿。遂致辦理貽誤。亦未可定。則當據實陳奏。誤聽之實故。懇請重治其罪。並卽嚴參其誤事起衅之人。朕亦當明降諭旨。以朕誤聽楊應琚之言。辦理緬匪之失。布告天下。且謝朕川人不當之過。庶可罷兵戡事。朕此次開誠訓諭。楊應琚當知感激自勵。盡布悃誠。毋得稍有隱飾。以速愆戾。著卽據實覆奏。且俟奏到。再行定奪。將此嚴切傳諭知之。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提督李時升。身爲統兵大員。並不親赴軍營督辦。一味玩忽因循。不堪復膺專閫之寄。是以降旨



革職。留滇效力贖罪。適楊甯陞見。卽將伊補授雲南提督。並令其馳驛前往。代李時升任事。朕之所以簡用楊甯者。以前次西陲用兵時。伊曾隨歷行閒。身經戰陣。衝鋒殺賊之事。素所有爲。朕之期望於彼者。亦不過如此。頃曾面諭及之。至軍營一應調度機宜。則係楊應琚專責。切不可稍存觀望。沉楊甯之職。止在督兵剿賊。而其可倚。又在誠實不欺。若運籌決勝。原非所嫻。朕並未以此相委寄。卽楊應琚始終經理緬匪一事。功過惟獨任之。此時更不得妄思推諉也。至該督前此之誤。原因病軀。不能親至軍營。惟任將弁等。捏詞愚弄。今楊甯至彼。自可得該處實在情形。不特朕可灼知萬里以外。卽楊應琚深悉實情。亦可相機妥辦。期收效於桑榆。於彼實有裨益。若朕以楊應琚爲不可用。何難另簡督臣往代。而專派一提督以掣其肘乎。楊應琚若誤會朕意。略有瞻顧諛謝之心。則自速重愆矣。二月乙未朔。諭軍機大臣等。福靈安奏。據御醫李彭年。診視楊應琚。病勢尙未痊愈。是楊應琚節次所奏。辦理緬匪種種錯悞之處。惟爲衆所欺哄。經理恐難妥洽。伊子楊重英。向來尙屬明幹任事。不失世家舊族之風。著卽令馳驛。迅往永昌。省視伊父。並勦助一切軍務。楊應琚復得一子在側。病體自更易就痊。且調度有未當之處。伊子亦可從旁代爲籌畫。於公事



自屬有益。並可令其隨楊甯前往軍營。倣古來監軍之意。協同辦事。則彼處實在情形。楊重英皆得備知。可以轉告伊父。並可一面據實奏聞。諒楊重英斷不肯稍欺其父。亦必不肯更欺朕。而稍涉虛浮也。所有江蘇按察使員缺。著明德另委妥員。暫行署理。將此寄諭楊應琚知之。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屢次所奏。種種舛悞。不一而足。業經節降諭旨甚明。嚴飭訓戒矣。該督此次摺奏。較前稍覺醒悟。是其近日病勢漸次就痊。神志不復似從前昏憤。看來該督初辦時。必係誤聽趙宏榜之言。未免稍涉喜事。不復通盤籌算。遽謂可指日奏功。及見新街小挫。事稍棘手。以致惶愧成疾。而朱崙遂乘該督病中瞽惑。又見阿穆呼朗病亡。因詭捏虛詞。誇張報捷。以逞綠營欺詐伎倆。楊應琚當風痰迷眩之後。不復能細加體察。信以爲真。湯聘李時升等。見朕軫念楊應琚病勢。優渥加恩。趁此機會。急圖了局。楊應琚爲伊等慫恿。亦竟不能自主。遂欲將錯就錯。草率告竣。伊等隱微若揭。實不能逃朕之洞鑒也。楊廷璋既經回粵。此事全係該督責成。務宜妥協籌辦。仍將確實情形奏報。如得仍蹈故轍。自取罪戾也。丁未。楊應琚等奏。前因緬匪散衆乞降。委員前往確查。據查報猛卯邊外。有匪衆數千。欲至木邦等處滋擾。批。如何。向之所稱。非欺而何。又奏臣李時



升。會同朱崙。派撥官兵迎剿。於正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約殺賊二千有餘。追至底麻江。賊衆浮水渡江。計溺斃槍礮傷死。又約二千餘。餘俱過江逃遁。打死賊馬五十九匹。奪獲軍械無算。又批。此等虛詞。止可欺汝。不能欺朕。必無之事也。又批。四千餘賊。止五六十匹馬。有是理乎。又批。綠營惡習。實在可惡。非正法一二人。伊等斷不知懼。又奏此次官兵。惟遊擊毛大經。都司徐斌。守備高乾。追抵江邊。被賊回馬。標傷陣亡。臣等因緬匪既已乞降。又復率衆侵擾。反覆背叛。現在揀選將備。仍飭朱崙。親督官兵。星馳進剿。得旨。李時升。總戎太員。不身歷行陣。惟稱調度。豈伊自比於楊應琚之運籌帷幄耶。可笑。可恨。楊應琚辦理此事。前後錯謬之處。屢經開導指示。如該督福運未盡。當及早省悟。遵旨妥辦。尚可稍屬前愆。或可仍受朕之恩眷。若再不知改悔。甘爲將弁欺朦。致有貽誤。則其取罪更大。斷不能曲爲原貸矣。辛亥。楊應琚覆奏。節次所報殺賊。幾及萬人。均經臣差人查覈。又經李時升。就近查明。實係確情。批。此卽欺罔之一端也。又奏緬匪部衆繁多。遇有殺傷。卽隨加添。而永昌邊外。十四土司。延袤四千餘里。山僻要隘。在在均須防守。現加調官兵七千餘名。僅敷分遣。如直擣賊巢。仍恐兵分勢寡。惟應鼓勵官兵。奮勇扼要截殺。又批。旣分防要隘。何以緬匪



尙入內地。又奏楊廷璋所奏。先示威信。豫爲陳說之處。臣早經辦及。該酋節次乞降。時宣播天威。曉以大義。但該酋執迷不悟。反視侵擾邊地爲得計。又批。執迷不悟。何又節次乞降。此等語句。欺汝昏憤糊塗之楊應琚則可。欺朕則不能也。又奏該匪現已屢經敗衄。懍懼更深。已非前此情形可比。似有可乘之機。又批。真是大言不慚。可笑。不謂楊應琚一至於此。又奏臣現與李時升揀選將弁。仍飭朱崙由木邦一路進剿。又批。此二人誤事不小。已有旨拏問。速卽派人送京。若至自戕。汝當隨之。又奏臣身受國恩。乃以病軀。刻厯聖懷。近得御醫診視。痰氣已清。願勿以臣病爲念。得不妥之處。不可枚舉。大不是矣。朕之過矣。何不提福靈安一句。蓋汝恐彼到軍營。將汝等欺罔處盡露耳。此時汝先喪膽矣。又奏總兵朱崙統領軍務。宣力爲多。現又親督官兵進剿。臣已宣示恩諭。賞戴花翎。得旨。此當正法之人。而汝與之花翎。不知何意。摺內矛盾之處。非宣示所盡者。著將此再行嚴切諭知。乙卯。和碩莊親王薨。命皇四子。皇十二子穿孝。次日親臨奠輟。尋予祭葬。諡曰恪。己未。上啓鑾。幸天津。癸亥。上閱淀河。三月乙丑朔。上閱子牙河隄。命阿果袞分道往勘三灘里起。至格淀隄莊兒頭止。無隄岸處。卽覈實估計。妥議具奏。尋奏接築隄。自文



安縣屬之三灘里。千里長隄起。至大城縣屬之莊兒頭格淀隄止。共長二千七百七十二丈。頂寬一丈六尺。底寬五丈。酌就地勢。高五六尺不等。需用土方。估銀六千九百五兩零。現飭大城文安二縣。逐段興修。務於汛前完竣。仍飭該管之子牙河丞。天津道。往來督察。報聞。諭軍機大臣。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種種錯謬。不能復勝此任。已降旨令其回京入閣辦事。其雲貴總督員缺。令明瑞補授。前往永昌接辦軍務。明瑞此行。專爲進剿緬匪。調度軍營一切機宜。並令其奮勵將士。鼓勇奏功。是其專責。至地方應辦之刑名錢穀銅廠等。斷難兼顧。鄂甯以巡撫駐紮省城。一切皆當實心承辦。並不必關白督臣。卽稽察屬員。侵漁貪劣諸事。亦不責之明瑞。設有徇庇疎容。惟於鄂甯是問。鄂甯斷不可稍存畛域。慮有越俎之嫌。卽明瑞亦斷不致心存小見。疑鄂甯有侵攬事權之意。朕當於其陛辭時。面爲諭及可也。可詳諭該撫知之。庚午。上閱鹽池。閱天津駐防滿洲兵。以弓馬及國語生疏。命議都統富當阿等罪。示懲。辛未。上駐蹕天津。壬申。閱綠營兵。庚辰。上還京師。辛巳。諭命革去楊應琚大學士。仍交部嚴加議處。以其屢次粉飾欺朦入告也。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湯聘等奏。緬匪竄入孟艮地方。將整賣景線。乘虛侵占。已同楊重英。



夔舒。前往普洱。就近督率料理一摺。已另有旨諭矣。又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案。調度乖方。種種舛謬。錢度在永昌軍營辦事。一切情形。自所深知。楊應琚。屢次奏摺。謬妄支離。不可枚舉。而近日覽其覆奏各摺。似覺稍有條理。或由錢度代爲酌商。亦未可定。著傳諭錢度。將楊應琚前後辦理各情節。及李時升。朱崙。欺罔軍營各實路。速即據實。詳晰覆奏。尋錢度奏。楊應琚辦理緬匪一案。先因騰越副將趙宏榜稟稱。蠻暮土司投誠。我兵已據新街。遂以爲機有可乘。調兵三千六百名。卽令趙宏榜。先往受降。迨行至漾濞地方。接據趙宏榜告急文書。知新街已失。始加調各鎮營兵。並提督李時升。總兵朱崙。於十月初同至永昌督辦。十一月初八日。官兵抵楞木。與緬匪接仗。彼此互有殺傷。詎緬匪分衆。由萬仞關小路。竄入永順。將蓋達焚燒。延及戶臘撒。並將銅壁關官兵衝散。楊應琚卽飭總兵劉德成。於蓋達等處剿殺。李時升亦遣遊擊馬成龍。由戶臘撒堵禦。旋被緬匪沖散。馬成龍陣亡。賊衆將截鐵壁關。李時升朱崙。竟將楞木兵。一齊撤出。以致新街之賊。乘空竄入。會同戶臘撒賊匪。焚燒隴川。十二月底。官兵陸續到齊。又誤聽該匪投誠之詐。未經環擊。致匪衆伺懈。於正月初旬。竄入猛卯。由底麻江宛頂。官兵未能截殺。緬匪遂將木邦占據。楊應琚隨飭李



時升等奪取新街。朱崙等追剿木邦賊衆。官兵復遷延未進。僅將新街收復。查滇省綠旗兵。除昭通東川開化曲潯四鎮。尙敢與賊對敵。餘皆退縮不前。李時升朱崙均未親行臨陣。混報斬獲。並不以首級耳記爲憑。楊應琚馭下姑息。染患痰證。旣未能察究虛實。迨病勢稍定。又不立將畏葸官弁參處。惟以該匪投誠具奏。實屬欺罔。得旨。覽奏俱悉。命將趙宏榜。拏交刑部治罪。癸巳。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種種捏飾乖張。俱非情理所有。今復據奏。因聞緬匪竄入孟艮。擬親往普洱督剿等語。所奏尤屬荒謬可笑。明係因新街有賊。憚於前進。故欲退回普洱。希圖潛避。顛倒錯謬若此。實不解其具何肺腸。此皆楊應琚罪案昭著之處。難以自行掩飾。此事斷非伊所能籌劃。且伊大學士及總督。業已革退。卽令伊仍在雲南。暫管事務。將弁等亦必不能聽其約束。徒因彼在此。得以售其欺罔。更於事體無益。楊應琚革職。拏問。傳諭鄂甯。卽遴委妥員。押解赴京。交刑部治罪。明瑞未到之先。所有總督印務。卽著鄂甯暫行署理。緬匪敢於侵擾內地。抗拒官兵。不可不興師問罪。大示懲創。鄂甯此時。惟當示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俟明瑞到彼。相度時勢。剋期深入。以奏膚功。夏四月乙未。命前楊重英。以道府銜。交明瑞差委。楊重穀著革職。同楊應琚進京。有



問訊之處。將此通諭知之。五月己巳。

命革調任貴州巡撫湯聘職。拏交刑部治

罪。以其扶同諱飾。瞻狗蒙蔽軍情故也。

庚午。發健閱營兵五百名赴雲南。丙子。

以觀音保。札拉豐阿。額勒登額等。爲領隊大臣。領健銳等營兵二千名赴雲南。丁

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楊甯等奏稱。四月十七日夜。賊寨施放槍礮不絕。我兵相持

至曉。賊勢甚衆。臣等調集各路官兵。盡力決戰。詎右翼各營卡弁兵散亂。賊遂乘勢

侵擾。所餘兵丁。俱由山梁退避。賊分兩翼。將營盤圍往。臣等聚集散兵。退至龍陵拒

守。請將臣等嚴加治罪等語。緬酋等敢於滋擾邊境。抗拒王師。皆由前此楊應琚等

毫無調度所致。楊甯等甫至軍營。未及二旬。且現在大軍未集。賊兵乘隙跳梁。楊甯

等原未可深罪。其右營兵丁。因何散亂。領兵員弁。究係何人。俱應一併查明嚴辦。但

此時明瑞等。方經到滇。應辦軍務甚多。且不必倉惶急辦。總於進兵以前。查明分別。

明正其罪。以示軍紀。壬辰。命玉魯斯爲領隊大臣赴雲南。六月己酉。命李

侍堯。檄諭暹羅國。嚴防緬匪竄匿。諭侍郎額爾景額。著馳驛往雲南。在參贊大臣

上行走。著給與欽差大臣關防。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明瑞等奏。沿途關隘

甚多。在在駐兵防守。則兵四分。適爲敵餌。若秋冬大舉深入。則賊必救護巢穴。不暇



分兵他出等語。所見甚是。今木邦重地。已令額爾景額帶兵駐紮。最爲扼要。其餘如九龍江隴川黑山門等處緊要。固宜揀派精兵。併力防守。至於邊界。裒延一千餘里。隘口零星。原難概行備禦。當令其堅壁清野以待。彼亦何從肆其侵擾。轉不必僕僕調撥。致分兵力。卽傳諭明瑞知之。秋七月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奏會同刑部。審訊湯聘。據稱孟艮土司召丙。人甚庸懦。夷情不服。以致該處地方。復爲賊匪殘破。蔓延九龍江。實係楊應琚用人之誤。又稱支放糧餉。並無憑據可查。以致承辦之知府達成阿。不能銷算等語。孟艮當緬匪滋擾之後。必得強幹土司。方足資其整頓。楊應琚徒以召丙曾爲召散所逐。遂不察其人之庸懦。率令管理地方。種種貽誤。舛謬已極。著明瑞鄂甯。卽體察孟艮情形。召丙不堪勝任。另擇夷人素所畏服。足資彈壓之人。令其襲職。以收驅策之效。至糧餉必以檔冊爲憑。始可杜冒濫侵漁之弊。著該督撫將前後所辦軍需。詳悉確查。立法妥辦。壬午。上奉皇太后。秋獮木蘭。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楊甯於進剿提調之任。似非所長。且自木邦退回。不能服將士之心。貴州提督譚五格。曾任滇省有年。請對調。譚五格久任滇中。於該處情形。素所諳習。自可資其臂指之效。至黔兵調赴雲南協剿者。原係譚五格統



領前往。該提督久與士卒相習。驅策易於用命。所有在滇黔兵。著譚五格兼管。料無呼應不靈之處。將來統率進剿時。總在明瑞斟酌調度。以期迅速集事。辛卯。明瑞鄂甯奏。覆查木邦頭人。原係罕莽底。與緬匪甕藉牙父子不睦。彼此不時攻殺。乾隆二十七年間。罕莽底病故。緬匪擅將罕莽底。異母弟昆象。立爲頭人。木邦人衆不服。將昆象戕害。罕莽底子線五格。被緬匪挾以爲質。木邦人又將罕莽底胞弟甕團立爲頭人。去歲楊應琚招撫甕團。以木邦頭人。在前明時。原係宣慰司職銜。是以賞給甕團二品頂戴。授爲宣慰司。嗣因賊匪至木邦。占據地方。該處夷民。或爲所擄。或伏山林。惟甕團自攜三百餘戶來奔。線五格亦由賊地逃出。與甕團在奔什南山居住。此次在木邦打仗。其頭目人等。並未幫助賊匪。惟微末夷人。內有不及避入山等者。被賊擄去役使。尙無與賊合夥。與我兵打仗等情。報聞。閏七月甲寅。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調度乖方。種種錯謬。屢次所降諭旨甚明。而其情罪難恕。爲法所不容。則不在於失機僨事。而在前後掩飾支離。有心欺罔。實係伊自速重罪。朕雖欲格外原之。亦不能廢法曲貸矣。今楊應琚於鞫訊時。俱已無可抵諱。惟叩求立置重典。卽將伊明正典刑。以彰國憲。實屬情真罪當。特念緬匪一事。原因劉藻前此養癰成



患以致畏懼自戕。楊應琚至彼。實有不能不辦之勢。而其初辦時。尙無畏難之見。情稍可原。姑從寬免其肆市。但以措置乖張。致在事兵丁多所傷損。此時朕卽欲貸其一死。伊亦何顏立於人世耶。著派署刑部侍郎珠魯訥前往。將此旨傳諭楊應琚。加恩賜其自盡。所有供單摺奏諭旨鈔發。俾中外咸共知之。八月辛未。鄂甯奏。覆查德保駐守九龍江。於閏七月十七日。逃回思茅。復於二十四日。領兵前往。俾時賊匪已經竄散。無賊可剿。乃並不據實奏明。猶敢以虛詞妄瀆。其畏葸欺矇情節。經臣等查奏。自難逃洞鑒。批實在可惡。罪浮於李時升。亦是汝等公忠。方能如此查奏。若楊應琚。又復欺奏矣。又奏查此股賊匪。係召工召淵等爲首。勾結鬼家整欠等處。烏合之衆。實非緝匪正賊。書敏自賊匪竄入小猛崙。不能堵禦。由猛寬茨通。退駐倚邦。前據普洱府等報稱。於閏七月十七日。行抵九壘地方病故。查明委係染瘴所致。至書敏與德保。本係兩路分駐。一在補角。一在九龍江。書敏因賊匪竄入。退至倚邦。離思茅尙有五站。德保則在九龍江宵遁。遂由小路直奔思茅。是以德保退回。在書敏之前。批亦退回。無可寬罪。丁丑。上巡幸木蘭行圍。諭據譚五格奏。德保在九龍江。並未見有賊蹤。一聞千總蘇起文稟報。檄攬壩官兵。被衝散之信。卽令土司刁維



屏引往小路而走。衆官兵亦隨俱走。致所存兵糧軍械被賊燒搶等語。情罪甚屬可惡。實出常理之外。不勝髮指。著傳諭鄂甯。將德保鎖拏解京治罪。所有報聞賊信之千總蘇起文。亦著革職拏問。解京訊究。書敏今已身故。已爲倖逃軍律。其屍骸不必官爲料理送京。九月甲辰。明瑞額爾景額奏。查進剿緬匪之兵。由京派出八旗滿漢兵三千名。檄調四川兵八千名。貴州兵一萬名。除派往普洱一千名。尙餘九千名。本省兵五千名。共綠旗兵二萬二千名。俟陸續到齊之日。臣等擬將大臣侍衛各員分領三路。互相策應。一路自宛頂出口。由木邦前進。木邦係夷部四通之地。最爲緊要。應派兩營滿兵一千名。三省綠旗兵七千餘名。臣明瑞親自統領。派滿洲領隊大臣扎拉豐阿。伯玉魯斯。總兵國柱李全。一同行走。一路自鐵壁關出口。由猛密前進。此一路與新街水路較近。大金江以外夷人亦宜鎮以威力。應派兩營滿兵九百餘名。三省綠旗兵七千餘名。臣額勒登額。同提督譚五格。統領商辦。派總兵王玉廷。一同行走。奉硃批。令額爾景額。在此路總統。又令珠魯納未到之前。如木邦地方需人時。將譚五格暫行留駐。又奏再扎防以南。由山前經過猛固猛浦。此一路更屬險隘。由此派兵前往。與猛密中路互爲聲援。且可直搗賊匪巢穴。但此路能多容兵馬。應



酌派兩營滿兵九百名。三省綠旗兵三千餘名。令領隊大臣觀音保統領。派總兵長青。一同行走。又批額爾景額觀音保此二人。汝再酌定。又奏將乾清門侍衛及一百名。巴圖魯侍衛官員兵丁。分爲三隊。在緊要地方備用。尙餘二省綠旗兵四千餘名。令總兵達興阿統領。至木邦後駐防。永昌至木邦山路多窄。各隊兵丁不能擁集一處。令駐紮木邦兵。在進剿兵之後兩三日。陸續起程。再將該夷部之兵。調撥四千名。伊熟悉山路林箐。帶領行走。以爲犄角之勢。使賊匪驚潰。我蓄我兵力。以備臨陣接衝。將續行趕到者。酌派各隊。餘添於騰越州駐紮防守。又查龍陵原有駐兵千餘名。杉木籠駐兵二千餘名。進兵之後。龍陵已屬內地。毋容駐兵千餘名。將此駐兵挑取數百名。令在木邦行走。使之熟悉道路。餘移於宛頂黑山門等處駐紮。以爲木邦接應。杉木籠原駐兵二千餘名。特爲防守騰越州隘口而設。未便改移。仍駐紮總匯之處。臣思賊匪節次抗拒官兵。今秋大兵進剿。伊等必揣知豫防。惟及早進兵。乘其不備。三路合攻。歲功似屬較易。得旨。俟待汝等捷音。丁未。上奉皇太后回鑾。癸丑。還京師。冬十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猛密一路甚屬緊要。額勒登額事體練達。故派於此路。額爾景額暫留木邦。俟珠魯訥到彼。卽帶兵續進。



等語。明瑞此奏。竟視額勒登額與額爾景額等矣。前據奏猛密一路。派額勒登額。並令譚五格同往管轄綠旗兵丁。額爾景額同明瑞暫駐木邦辦事。俟珠魯訥到日。再行領兵前進。朕卽降旨。以譚五格出自包衣佐領。未經戰陣。額勒登額。雖經戰陣。而有烏拉齊習氣。額爾景額身係滿洲。辦事亦非額勒登額所能及。令其統率大兵。旣可收兵丁之力。而額勒登額等。亦不敢各執己見。今明瑞尙未奉到此旨。是以復爲此奏。著傳諭明瑞。猛密一路。仍遵前旨。今額爾景額統領行走。總當彼此和衷。以期濟事。朕深爲爾等望之。庚辰。諭明瑞前在伊犁原任將軍。今又帶兵前往雲南。整飭兵丁。進剿緬匪。一切事宜。係伊統理。雖係總督。現在行間。究以將軍名號。足彰威烈。明瑞著爲將軍。管理總督事務。十一月丙申。頒秋審條例於各省。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伊等領兵至木邦。緬匪奔城而遁。所遺米糧。除給兵丁口糧外。尙有粗糧五六百石。俟珠魯訥到時。碾米以爲木邦駐兵口糧。其遙遠村莊人戶。俱已逃匿。糧米應令搜查等語。軍行口糧。最爲緊要。明瑞所辦。深合機宜。但木邦之人。爲緬匪蹂躪出逃。一聞大兵駐紮。必陸續來歸。前據明瑞奏稱。甕團尙屬可用。卽將甕團留於珠魯納處。今其招聚伊屬下逃散人戶。伊等逃竄之際。糧米諒多。



埋藏來歸人等。將所知者獻出。加以獎賞。或給價購買。可省內地轉運之勞。著傳諭明瑞珠留訥等留意。遵照辦理。再附近木邦土司。宜招撫者。卽行招撫。其難信者。亦宜作速辦理。以靖進兵後路。十二月辛酉。明瑞自木邦前進。抵白小地方。攻取賊匪隘口營壘。令官兵分頭登兩面高山。攀緣而下。賊匪措手不及。攻破營壘。所辦深爲得力。著傳諭額爾景額。攻取隘口。亦應照此辦理。甲戌。革楊甯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其與賊打仗未能盡力。辦理諸務均不妥協故也。己卯。諭據額勒登額奏稱。參贊大臣額爾景額。領兵攻取緬匪木城。晝夜靡甯。積勞身死。殊堪憫惻。朕心不勝悼惜。著加恩贈都統職銜。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再額爾景額雖係病故。然時在戰陣。與軍營病故不同。著該部將應給世職之處。議奏。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額等奏稱。伊等帶兵至老官屯圍攻木城。賊匪死守。驟不能下。恐傷損兵丁。因收兵於形勝地方。設卡防範。以便相機辦理等語。此路剿辦賊匪。最爲緊要。額勒登額著授爲參贊大臣。伊柱授領隊大臣。看來賊匪爲官兵圍攻。勢已窮蹙。額勒登額等宜相度機宜。擣其巢穴。以奏膚功。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九百八十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八百六



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九合四勺零。



東華錄要卷四十一終



東華錄要卷四十二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戊子。乾隆三十三年。春正月。辛卯。明瑞奏。自大疊江進兵。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剿殺賊匪五百餘人。次日遇伏。復殺賊四十餘人。生擒四人。二十九日。兵抵蠻結。賊由密林內突出。我兵盡力剿殺。賊匪敗。斃賊二百餘人。臣親登山瞭望。見賊匪甚多。所設十六寨。俱屬險要。密林之內。隱約見有埋伏。又見排有象陣。不但山勢險峻。兼深林密箐。並無可通之路。設法挑誘。終不出戰。因與諸大臣各侍衛官員商議。先破其中堅。餘寨自不能據守。於十二月初二日。分隊前進。時值大霧。我兵衝擊木寨。賊匪施放槍礮。臣等俱在弁兵前。首先追擊。人人奮勇。用槍刀砍傷象隻。象即倒奔衝突。賊匪不支。紛紛敗竄。我兵衝冒槍礮。盡力攻擊。甚至彼此抱持。以手相搏。賊人不及施放槍礮。但隔木寨。用槍刀砍戳。並拋擲火毬。我兵力戰不退。奮身直入木寨。先係扎拉豐阿。攻得一處。臣明瑞。續攻得一處。觀音保。亦攻得一處。至晚。賊復來奪。我兵奮力擊殺。相持至二更時。所有埋伏賊人。及他處防守各匪。俱棄寨奔逸。我兵進剿搜拏。



地方俱已廓清。計殺賊二千餘人。報聞。又奏。此次攻奪木寨。臣審度情形。不得不身先行列。不意臨陣時。右眼眶被有槍傷。臣毫無困乏。惟稍覺頭暈。看字費力。以致奏報稍遲。伏思統領戎務。不應輕身冒險。請交部議罪。以爲領兵重臣。不能持重者戒。得旨。何忍治卿之罪。以後稍爲留意。可耳。又奏。臣由蠻結進兵。行至隔弄山。相近天生橋渡口。係有險隘。聞從前鬼家部落宮裏雁。曾將數百名。堅守此地。緬匪數萬。皆不能過。臣因遣官兵偵視。據稱天生橋。乃隔弄山中斷之處。下有河一道。其勢險急。兩岸石峯。高出二三里。峰上盤曲小徑。止容一人行坐。其橋係天生一片大石。賊人將兩旁舊有幫植大木。俱行拔毀。不但乘騎不能過渡。卽步行亦難。詢之通事民人馬必興。告稱往北有小路。可以繞過。遂令達興阿。帶兵二千名。仍留大路。作奮取渡口之勢。臣等帶兵。進至河水發源處。水雖不深。而湍流甚急。臣等催趲兵丁。於十二月初十日。俱行渡河。先將山梁占據。是日拏獲三賊。訊稱賊衆。以大兵但知大路。是以加緊防守。至此地水源渡口。雖立兩木柵。尙未撥人看守。忽聞大兵已渡。賊各驚惶。逃赴宋賽等語。臣等已過奇險之地。惟有協力剿賊。以成大功。報聞。壬辰。諭明瑞。行次蠻結。親冒矢石。以致目受槍傷。猶鼓勇直前。克揚我武。自此酋衆望風



驚潰。尅日直擣賊巢。仁聞捷奏。朕心深爲嘉慰。明瑞現襲公爵。係承恩世襲。今旣屢著殊績。自應特沛恩施。用示優異。明瑞著授爲一等誠嘉毅勇公。賞給黃帶子。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服用。所有原襲承恩公。著伊弟奎林承襲。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額勒登額奏稱。伊等退至旱塔後。賊人潛出。於林箐深處。紮大寨七八座。施放槍礮。固守不戰等語。額勒登額等。初至老官屯。若果身先士卒。攻取木城。則老官屯得之已久。旣稱誘賊剿辦。而賊出復不能剿。反致賊人乘隙紮寨。伊等並未設計討賊。其先奏身先士卒。攻取木城等語。皆不可信。明係退回旱塔。觀望而已。著傳諭明瑞。令伊於破阿瓦城後。將額勒登額等所奏進兵情形。及奮勉虛實之處。詳查據實具奏。己亥。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御製序文。諭將軍公明瑞。現在自宋賽統兵進剿。其猛密一路。參贊大臣。雖已降旨。令額勒登額補授。但於督率調度。未能勝任。協辦大學士公阿里衮。著前往雲南。辦理軍營策應機宜。卽授爲參贊大臣。所有隨帶人員。俱著一體馳驛。己酉。雲南巡撫鄂甯奏。正月初八日。參贊大臣珠魯訥。八百里加緊奏摺到永昌。並無文移及摺底寄臣。臣卽將摺拆閱。始知錫箔橋梁。爲賊占據。查該處爲將軍明瑞文報往來之路。急須刻日奪回。因思旱塔離木邦。不過



十餘站。目今旱塔官兵。不下八九千名。既爲緬賊據險固守。不能前進。似可留兵數千防守。分兵數千。星卽接應木邦。尙爲近捷。已札商額勒登額。令其分別留防援應。得旨。所想亦是。將摺拆閱。方爲知輕重。可嘉之至。又奏。臣已飛咨貴州撫提。酌調官兵二千名。以備遣撥。得旨。更好。滇省兵丁。皆遇賊卽潰。實不可用矣。庚戌。諭。額勒登額。不勝參贊之任。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壬子。鄂爾琿奏。正月初九日。接統領木邦官兵。普洱鎮總兵胡大猷稟稱。正月初四日。珠魯訥遣兵往護錫箔橋。行五六十里。卽聞橋已失。總兵索柱。參將王棟。俱由千家寨。撤兵回葫蘆口。因聞賊匪分兩路來抄木邦。現在俱回木邦保護。同知陳元震。知府郭鵬翀等。俱於是日逃回永昌等語。臣因事在緊急。卽飛行額勒登額。星夜帶兵赴援。查木邦有兵有糧。何至如此光景。胡大猷稟內情節。恐未必的確。但珠魯訥。不能撫輯招徠。前將棄擲軍器。就擒之四十餘人。盡行斬戮。以致匪衆。無路可投。鋌而走險。至錫箔橋。實爲要地。乃毫無措置。竟至不能抵禦。種種不善。實難辭咎。胡大猷。於失橋時。始帶兵前往。及遇撤回之兵。既不能整頓戎行。又不能堵禦葫蘆隘口。致木邦軍營。張皇紊亂。應請旨治罪。得旨。胡大猷。身爲總兵大員。不能奮擊。輒爾率衆退回。已屬罪無可逭。乃復



敢捏飾虛辭。驚惶妄稟。搖惑軍心。其情罪實屬可惡。現經降旨。珠魯訥將伊革職。拏解永昌。著鄂甯嚴加刑訊。逐一研審明確。即於永昌正法示衆。以爲綠營怯懦虛誑者戒。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鄂甯奏。珠魯訥咨稱。同知陳元震。於珠魯訥出城禦賊時。將參贊大臣印信。及賞賜將軍荷包。攜帶潛逃。知府郭鵬翀。亦不知何往等語。陳元震。木係革職人員。令在軍前。隨參贊大臣辦事。當此軍務喫緊之時。乃以看守印信等物。輒行攜往潛逃。而郭鵬翀。以知府大員。且專派放糧石。乃一同竄逸。按其情罪重大。幾與叛逆無異。著鄂甯將陳元震。郭鵬翀。迅速拏至永昌。嚴行鞫訊。一俟審得實情。著卽行凌遲處死。所有伊等任所貲財。一併嚴密查封。並查二人之子。隨任者。著拏送刑部治罪。至革職總兵胡大猷。前經該撫奏參治罪。當降旨令將胡大猷。審明正法。今據該撫查得賊匪實有圍擾木邦。陳元震等潛逃之事。則其所報。尙非造言生事。全無蹤影者可比。該撫於審訊時。如無別項情節。惟坐以應得本條。用昭平允。至明瑞。現在統兵深入。看來一時尙未能尅日奏功。現據鄂甯。選派幹弁前往探信。如此時軍務可竣。自不必更爲措置。若不能卽時蕆事。則俟回至木邦永昌等處時。卽傳旨明瑞。令其卽速馳驛來京。將該處形勢一切。面爲陳奏商酌。再定



添兵事宜。方爲妥協。已傳諭調撥西安駐防馬三千匹。荊州駐防馬二千匹。解送滇省接應。復令四川廣東廣西等省。酌備壯健馬匹。陸續解送。約計可得一萬有餘。京兵及索倫兵。亦令挑撥七千名。現酌量豫爲籌備。此等兵馬。沿途各該督撫。已傳諭令其從容經理。其到滇以後。一應口糧草豆等項。需用緊要。尤宜先爲部署。若俟明瑞進京後。始行措辦。恐已緩不及濟。將此傳諭鄂甯。悉心妥密籌辦。仍一面卽速奏聞。丙辰。旌十一世同居。陝西汝陽縣民楊淙。戊午。諭據鄂甯奏。接到珠魯訥移知。正月初八初十等日。與賊拒戰情形。珠魯訥帶領數千綠營無用之兵。晝夜防守木邦。未被賊占。伊豈但無罪。尙屬能辦事之人。今鄂甯已派袁夢麟。陳言志前往。又令喬冲杓繼進。珠魯訥此時協力夾攻。必能剿賊。勿以木邦被圍。將軍信息不通。而引罪自懼。至時內外夾擊。諸事熟籌辦理。二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鄂甯奏額勒登額。譚五格。爲猛密一路官兵統領。乃於老官屯久駐。旣不能攻克賊棚。轉行退回旱塔後。令其前赴木邦。珠魯訥軍應援。飛檄七次。尙未往抵木邦。坐失事機。實爲罪不容誅等語。額勒登額。已有旨拏解來京治罪。譚五格。以提督領兵。亦當力爲奮勉。乃竟因循推諉。軍紀攸關。著將伊一併革職。拏解送京。所有伊等任所貲財。並



著一併查抄。鄂甯見在永昌。料理一切軍務繁多。所奏未敢輕往軍營。致有遺誤。所見允洽。已於摺內批示矣。又諭。前命明瑞回至木邦。卽令來京。面授機宜。再行前往辦理進剿事務。計明瑞起身時。阿里袞亦已到滇。所有雲貴總督印務。卽著阿里袞暫署。留駐永昌。鄂甯可令暫回省城。將地方應辦事件。悉心料理。俟明瑞自京回滇。將屆進兵之期。鄂甯再行前駐永昌。照料一切。務祈益加奮勉。以副委任。辛未。上啓鑾謁泰陵。甲戌。回鑾。乙亥。命江蘇巡撫明德。馳驛來京。面授機宜。前赴滇省軍營。經理兵馬糧餉諸事。鄂甯奏。臣前聞額勒登額等退駐蠻籠之信。飛飭孫爾桂等查探。據孫爾桂稟稱。賊近日潛伏猛卯之底麻江邊。其邦中山並未見賊。虎踞鐵壁關外之賊。不知潛伏何處。並未竄入。旋據額勒登額。譚五格。札稱。賊人將邦中山占踞。龍江渡口。亦被賊擾。擬帶兵由猛岳小道。前赴宛頂。見今虎踞鐵壁猛卯各路。探聽賊有數萬等語。查額勒登額等與孫爾桂所言。大相刺謬。額勒登額擁衆八九千有用之兵。不能鼓勇剿賊。以致銳氣消磨。今又徘徊觀望。不能速援木邦。乃爲此驚惶失措之言。必豫爲欺罔張本。實實可恨。罪不容誅。得旨。誤事至此之極。惟有速拏二人。解京正法消恨耳。又奏將軍明瑞遣木邦擺夷線當弄線二



人來內地投文。臣面加詢問。據稱隨將軍大營。自木邦進兵。一路俱獲全勝。到宋賽  
往前之三站寫哄地方。糧食無可尋覓。聞猛弄有糧。故撤兵由猛弄一路剿殺。打破  
夷寨。得有糧石。現在將軍又往剿大山。大山土司辦糧數百石。解送大營。因賊人攔  
截。尚未前進等語。臣面加獎賞。仍令該擺夷迅即前往探聽。得旨。覽此則明瑞大  
軍自屬無妨。直是額勒登額誤事不淺。可恨可恨。丙子。命加恩賞鄂甯內大臣  
銜。並荷包四箇。以示優眷。丁丑。上還京師。諭巴圖濟爾噶勒領隊到雲南時。著  
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鄂甯奏。二月十二日。接效力原任建水州知州徐名道稟稱。  
差往大山投文之馬夫董上勛。回到宛頂。據稟伊同擺夷二名。自宛頂起身。由暮董  
寒蓋小路。到猛騰。見將軍明瑞大營。紮在坡頂。四圍賊紮營七座。伊等住二日。不能  
進去。是以回來等語。查猛騰係猛育地方。離宛頂不過八站。而此八站。董上勛等止  
兩三日即回。至宛頂。則取道甚易。臣現飛行額勒登額。喬冲杓等。速往援應。得旨。  
嘉獎。又奏知府郭鵬翀。同知陳元震等。解至永昌。訊明竄逸屬實。遵旨將該二員。  
極刑處死。吏目黃詔鳳。亦應請旨正法。其把總張傑。不過在營聽差。陳元震既假參  
贊之諭。令伊護送印信。該弁自不敢不遵。實非竄逃可比。尚可寬宥。報聞。甲申。鄂



甯奏。據總兵喬冲杓稟稱。二月十三日。途遇總兵長青。哈國興。詢問將軍明瑞信息。伊等不肯細說。馳往宛頂。見額勒登額。譚五格。並有副參遊守。滿漢兵丁甚多。俱隨二鎮赴宛頂等語。查長青。哈國興。係隨將軍明瑞之員。今俱衝出。必有他故。額勒登額等。前此已失機宜。後由小隴川一路。紆遲將及一月。始到宛頂。且既知將軍大營所在。又不即日星馳前往。致明瑞懸軍無援。此時不知若何。臣實痛心切骨。擬俟阿里袞到滇。卽傳旨將額勒登額革職。拏解送京。譚五格。亦應請旨革職。拏問。得旨。是。乙酉。上至甯壽宮。視溫惠皇貴太妃疾。丙戌。諭將軍公明瑞。自蠻結大破賊兵之後。進至宋賽。因前路並無賊匪蹤跡。而額勒登額等。又不能從猛密。取道會兵同進。遂由猛弄一路破壘。因屢有斬獲。繼復由大山移駐小猛育。數日間。攻擊賊營。連次取勝。此時若額勒登額。領兵由外進援。腹背夾攻。賊衆何難糜潰。詎額勒登額。始於旱塔逗遛。老師挫銳。退回虎踞關。又因賊衆尾至猛卯一路。轉避賊遠。從內地。由小隴川等處。紆緩而行。以數日可達之程。遲至二十餘日。方抵宛頂。經鄂甯。屢檄促援。一切置之不問。方統衆奮力剿禦。以綠營兵丁疲病者多。不忍拋棄。遄行。令將領等分整隊伍。以次衝出。明瑞親冒矢石。督師殿後。猶殺賊數千。我軍藉以保



護。而明瑞悉力擊戰。以致受傷身殞。其相隨之都統扎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亦先後陣亡。聞之深爲軫悼。在緬匪徼外么膺。本不值興兵辦理。朕並無必欲剿滅之意。前降諭旨甚明。特以劉藻楊應琚舛謬。失律於前。而額勒登額等。喪心僨事。又出意料之外。致將軍大臣。奮勇捐軀。辦理勢難中止。現已特派經畧將軍。參贊大臣。並調撥八旗勁旅。厚集繼進。以期掃蕩蠻氛。至明瑞等。夙秉純誠。盡心國事。效命疆場。並宜優加恩卹。以慰忠靈。明瑞著照班第之例。從優議卹。其一等誠嘉毅勇公。卽著伊子承襲。扎拉豐阿。觀音保。李全。亦著一併優予卹典。俱入祀昭忠祠。該部詳悉察例具奏。所有陣亡兵丁。查明卹賞。又諭。現在續派官兵赴滇。籌辦進剿緬匪。一切機宜。關繫緊要。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度。以期迅奏膚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著授爲經畧。阿里衮。阿桂。著授爲副將軍。舒赫德。著授爲參贊大臣。阿桂。現已傳旨令其來京。再赴滇省。舒赫德。卽行馳驛前往雲南。與阿里衮。鄂甯。豫辦軍營事務。傅恆。俟將次進兵。再行前往。其雲貴總督員缺。卽著鄂甯補授。明德著調補雲南巡撫。命將富德革去散秩大臣。拏交刑部治罪。以其保舉額勒登額失實故也。丁亥。諭侍郎珠魯訥。以參贊大臣。駐紮木邦。策應軍營。因索柱領兵。赴天生橋。遇



賊退回。並棄錫箔橋梁不守。以致賊匪尾入。滋擾木邦。珠魯訥獨立不支。卽於營內自盡。其情亦屬可憫。所有應行優卹之處。該部察例具奏。至總兵胡大猷。前此不能堅守葫蘆隘口。曾降旨革職。今旣隨同珠魯訥堵禦賊匪陣亡。前愆可無追論。著加恩仍給還總兵原銜。以昭平允。三月己丑。加封關帝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諭額勒登額。獲罪甚大。孥戮不足比辜。著將額勒登額之妻。卽行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爲奴。命征剿緬匪。今歲暫止進兵。辛卯。以雲南民人。辦運兵器。賞銀三十萬兩。甲午。贈陣亡都統扎拉豐阿。世襲男爵。護軍統領觀音保。世襲輕車都尉。總兵李全。世襲騎都尉。加一雲騎尉。己亥。阿里袞。鄂甯奏。正月十九日。楊重英走離木邦。至金塔緬寺遇賊。楊重英拔刀衝突。連馬跌入溝內。被賊擒去等語。查朱貴。係楊重英家人。且得之目擊。自是實情。得旨覽。辛丑。諭。前降旨將額勒登額之妻。發遣伊犁。乃額勒登額之叔上駟院侍衛佛爾賽。膽敢將額勒登額之妻鳩死。實屬目無法紀。可惡之極。著將佛爾賽。孥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佛爾賽之妻。著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其子俱著孥交刑部監禁。壬寅。溫惠皇貴太妃薨。上親往奠。甲寅。命鄂甯來京。省視其母。俟朕面詢軍營一切情形。再行回任。夏四月。



諭額勒登額所犯之罪甚重。情殊可惡。著將伊女交刑部監禁。其已嫁者令其離異。查抄家產。亦交刑部監禁。甲申。諭額勒登額著卽凌遲處死。譚五格著卽處斬。額勒登額身爲參贊大臣。乃逗遛貽誤。決裂乖張。僨事失機。甘心引賊。與叛逆無異。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將伊父雲代及親叔兄弟姪等均照大逆例擬斬立決。實屬罪所應得。第本朝法制從無族誅之條。雲代著從寬免死。交刑部永遠監禁。其親叔及親弟姪並著從寬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兵丁爲奴。乙酉。上臨奠明瑞。扎拉豐阿。觀音保。五月甲辰。阿里袞舒赫德覆奏查普洱邊外九龍江橄欖壩等處九龍江土司卽古之車里係緬甸分支康熙年間土司刁孟桃內附屬宣慰司統轄普騰六困整董猛旺烏得猛烏猛腊猛阿猛遮倚邦易武猛籠是爲十二土司加以宣慰司爲十三板納自各土司內附緬甸屢屢滋擾土司而各土司俱不爲賊用至召散本係緬甸所置孟艮土司猛孟容之姪後謀奪伊叔之職衆夷不服共立猛孟容之子召丙爲土目復爲召散驅逐召散遂分擾打樂九龍江等處其整欠夷人亦係緬甸附屬前年官兵出口該夷逃竄楊應琚將隨征效力之士司叭先捧立爲整欠土指揮衆夷又不服至整欠頭人召教召淵及猛勇之召工等勾結緬賊與叭



先捧仇殺。由整欠攻破猛彝。追逐叭先捧。此等賊匪。實與緬賊狼狽爲奸。至是莽是緬。在內地夷民。呼爲緬子。外夷則稱莽子。不過強爲分別。其實各種皆爲緬賊。實屬一事。統容臣等。秋深瘴退後。帶兵前往普洱思茅一帶。確勘情形。務在剿殺。以清邊境。得旨。另有旨諭。諭。阿里袞等奏。到各摺。其中多有早經傳旨詢問。久應覆奏之事。阿里袞何以未經次第辦理。直至舒赫德到彼。方行彙奏。看來於用兵。阿里袞頗能向前。而經理事務。則未能剖決明捷。若舒赫德於常行案件。似所優爲。而於大處。又不足恃。可見用人之難。著傳諭阿里袞。嗣後諸事務須加意提策。隨到隨辦。毋致再有遲閣。六月庚申。阿里袞奏。五月十六日。據遊擊巴勒塔等。由龍陵驛。送貴州兵許爾功等。齎緬匪乞降文書。來到永昌。臣等詳細根究。據供許爾功。劉先元。楊清。俱係貴州兵。羅以德。係雲南兵。俱隨珠參贊。駐紮木邦。本年二月間。被賊拏至阿瓦。分給被拏我處官員使用。聞賊匪猛毒之母。不願與天朝打仗。時常勸阻伊子。慚駸。與其屬下頭人。頭人等聞大兵到來。亦皆望風生畏。是以商議乞降。其所呈文書。初意遣楊重英等齎送。後因伊頭人眇旺模勸阻。遂改派我等八人。呈送文書。因一人病死。三人落後。是以我等四人前來等語。臣等拆看。一係賊匪呈遞我大將軍文



書。因緬字難識。經楊重英譯出漢字。其大概。不過懇恩罷息干戈。仍通買賣之意。一係楊重英等稟呈。內稱守備程轍。盧懷亮。馬子健。王呈瑞等。於上年四月內。道府銜楊重英等。於本年二月內。俱在木邦遭擒。先後解到阿瓦。詎料緬王不殺。屢有投誠之議。且緬國各頭目。俱願投誠。是以苟延至今。又有內地人李萬全。尹士份等。貿易緬城。熟悉夷情。與我等。宣諭我國威德。極力招撫。先議遣官前來。後又改易。是以一同留住阿瓦。今具緬文。專差擒來兵丁許爾功。劉先元等八人。齎呈祈懇。如蒙允准。望卽差官兵。持文前來。該國卽辦貢物。遣令緬目。同楊重英等。解送前來等因。今將緬匪原文二件。並楊重英等譯出緬匪文書。並伊等所呈文書。共三件。及詢問許爾功等供詞。一併呈奏外。竊思明瑞一隊之兵。偪近阿瓦。又由猛籠等處。往返殺賊。將及萬人。復將蠻結蠻化二處賊匪痛剿。賊等畏懼。是以呈請投誠。但賊匪如果真心乞降。理宜懜駁親來。尙可代爲奏請。今惟令我兵齎來文書。伊頭人一名未到。緬匪狡猾難信。不過力竭計窮。爲此緩兵之計。臣等公議。此時仍當整兵前進。肅清邊徼。至齎文兵丁四人內。擇其能指賊之地勢。及知賊等情形之許爾功。劉先元。解送軍機處。以備訊問。至楊重英。程轍等。俱係職官。被賊拏獲。並不自裁。苟且偷生。爲賊譯



文。甚屬選輒無恥。若經賊處送至。或脫身前來。即將伊囚禁。請旨從重治罪。諭楊重英。世受國恩。身爲大員。被賊拘執。不能捐軀致命。乃復覲顏視息。轉據賊情。具呈軍營大臣。實屬喪盡天良。不得更齒人類。所有楊重英之子。著拏交刑部治罪。其程轍等。身爲守備。非微末弁兵可比。乃亦無恥偷生。隨同具稟。情罪均爲可惡。所有伊等之子。著一併查拏。解交刑部治罪。丁丑。諭。因鄂甯辦理軍營糧餉諸務。尙能黽勉。是以賞戴孔雀翎。並加恩給予內大臣銜。以示優異。乃伊與舒赫德。連銜所奏招降緬匪一事。甚屬乖謬。因交部議處。並令來京陛見。再行降旨。今面詢一切。觀其胸中。全無定見。於軍行重務。難以擔承。所有原賞之內大臣銜。著革去。亦不必戴翎。仍候朕再降諭旨。壬午。降鄂甯爲福建巡撫。其部議革職之案。帶於新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秋七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去秋李侍堯奏聞。暹羅於前歲。卽與花肚番搆兵。被花肚番將城攻破。該國王逃竄無蹤。現今遊擊許全。查探虛實等語。其探問如何。至今未據覆奏。近又聞暹羅卽爲緬賊所併。昨緬賊與將軍文內。亦有管理暹羅之語。是花肚番卽係緬賊所屬。因疆土毗連。肆其吞噬。亦未可知。但此時暹羅。或偶被侵陵。或竟爲緬匪蠶食。尙無確音。廣東澳門等處。向爲外番貿易之所。



該國商船。來往必多。著傳諭李侍堯。留心察訪該商人之曉事者。詢問該國近日實在情形。該國王現在何處。及暹羅至緬甸。水程若干。陸程若干。遠近險易若何。逐一詳悉諮詢。如能約略繪圖。得其大概。亦可存備參酌。目下並非必欲由海道捷取。爲此迂闊之計。且輕動舟師。經越外洋。恐島外遠夷。妄生疑畏。自於事無濟。若該國王。尙有志於恢復。心存釋怨。而力不能支。欲求助天朝。發兵策應。是即可乘之機。未嘗不可酌調水師。前往攸助。以期一舉兩得。但其事當出之審慎。辦與不辦。尙在未定。李侍堯止宜善爲詢訪。密之又密。切不可稍露圭角。致涉張皇。仍將詢得情由。卽速據實奏聞。癸巳。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彌木蘭。乙未。諭據劉統勳等奏。查辦兩淮鹽引一案。盧見曾。先得信息。藏匿資財。訊問伊孫盧蔭恩。據供係伊戚紀昀。先告知。兩淮鹽務有小菜銀兩一事。現在查辦。伊卽於六月十四日。差家人送信回家。後見郎中王昶談及。王昶告伊並非小菜銀兩。乃係歷年提引事發。又雇人送信回家等語。所有漏洩此案情節之紀昀。王昶。黃駿昌。均著革職。交劉統勳。分別嚴審具奏。己酉。劉統勳等奏。審訊盧見曾寄頓貲財一案。先後究出。向與盧見曾認爲師生之候補中書徐步雲。伊戚翰林院侍講學士紀昀。並軍機處行走中書趙文哲。



軍機處行走郎中王昶漏洩通信。應照例擬徒。其刑部郎中黃駿昌信口傳說業經革職。應無庸議。得旨。徐步雲與盧見曾。認爲師生。遇此等緊要案件。敢於私通信息。以致盧見曾預行寄頓。甚屬可惡。著發往伊犁效力贖罪。紀昀瞻顧親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餘依議。辛亥。兵部議奏。都統職銜烏什辦事大臣舒赫德。前辦理緬匪一事。輒以設法招致投誠。具摺密奏。甚屬乖謬。續經舒赫德自請從重治罪。奉旨交部嚴議。應將舒赫德革去都統職銜。並雲騎尉世職。得旨。舒赫德著革去雲騎尉世職。暫留都統職銜。俟伊回京之日。交該部題奏。八月。辛未。上巡幸木蘭行圍。乙酉。刑部議准。江蘇巡撫彭寶奏。原任兩淮鹽運司盧見曾。隱匿提引銀兩。私行營運寄頓。照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九月。辛丑。上奉皇太后回鑾。丁未。還京師。己酉。諭。前因匪犯偷割髮辮一事。傳諭各該督撫。率屬悉心緝捕。務盡根株。此事蔓延山東直隸各省。而江浙實爲先發覺之地。爲大吏者。果能一有見聞。卽行嚴督地方有司擒拏。自可得其端緒。正犯不致漏網。乃始則因循貽誤。不卽據實入告。希冀化有爲無。及朕嚴切訓諭。始行飭屬查辦。雖據山東安徽江浙各有所獲。朕恐其中有刑求屈抑者。因命提犯解京質訊。



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步軍統領衙門。詳悉研鞫。則供詞多涉游移。並有畏刑屈指者。可見各該省。隱瞞於前。復又塞責於後。而實在首惡。究屬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擾閭閻。於政體殊未允協。此案現在竟可無庸查辦。其江浙兩省。養癰貽患之督撫有司。高晉明德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餘均分別降調有差。冬十月庚申。冊封慶妃陸佳氏。爲貴妃。容嬪霍卓氏。爲容妃。貴人鈕祜祿氏。爲順嬪。辛酉。臺灣竊賊黃教。糾衆滋事。諭鄂甯嚴飭剿捕。己卯。命將富德。改爲緩決。以其因人連累故也。十一月丁亥。諭軍機大臣。阿里袞奏。據各土司。探訪緬賊。駕艘數十隻。由新街蠻暮。赴戛鳩江停泊。又有賊匪。由水路三四百名。旱路二三千名。屯駐戛鳩江。又戛鳩頭目索揚。帶領緬兵。前來該江。剖會趙宏榜等。又據猛固頭目金猛等。執送賊匪探信達木。告稱猛卜地方。尙有五六十人各等語。據此情形。或係緬賊不知本年暫不進兵。仍似上年。在老官屯腊戍等處。爲防守之計耳。如果屬實。自應統兵進剿。阿里袞等。卽派曉事如長青等。驍勇如海蘭察。瑪爾等員。酌帶兵二三百名。直入捉生。詢問賊勢。相機進止。務使賊匪。自相驚擾。以疲其力。阿桂到彼。與阿里袞。豫籌辦理。不可在彼株守。坐失事機。至戛鳩。係賊匪所屬地方。若非彼中內亂。何以自行搶



刼。而憂鳩頭目。又復致書內地。且今歲何以不防守老官屯。腊戍等處。而深入憂鳩屯住。種種可疑。阿里袞等詳悉查明。迅速奏聞。十二月乙卯。諭賊匪黃教糾衆不法一案。該鎮王巍於九月初一日抵臺灣。卽據地方官報知其事。自應卽刻親往剿捕。盡獲匪黨。以淨根株。乃僅派守備把總入山搜拏。遷延一月。致賊匪得以肆行無忌。直至十月初二日。聞匪衆豎旗之事。始帶兵親往。其觀望畏葸情形畢露。卽此一節。已難勝總兵大員之任。王巍著革職。俟督提參奏到日。再降諭旨。乙丑。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袞等奏派海蘭察等領兵三百餘名。分路前進等語。阿里袞等接朕前旨。派海蘭察等帶兵捉生攻掠。但爲數無多。恐有疎虞。計此時阿桂已到。著傳諭伊等。速卽領兵策應。以壯聲援。又據奏。自緬逃出之何士順供稱。結些帶兵三萬駐紮邊境。俟大兵到時。卽攻取阿瓦城等語。看來結些與緬匪構衅屬實。可將本年暫不進兵之處。曉示結些。令其明歲會兵協剿。俟平定緬匪後。卽以該處地方。給令移駐。實爲妥便。阿里袞等務宜相機籌辦。勿誤事宜。仍將海蘭察等現在情形。速行奏聞。戊辰。諭據鄂甯奏。臺灣道張珽。辦理逆匪黃教一案。一味存心諱飾。捏混欺朦等語。張珽革職。仍留臺灣。自備資斧。協拏逆匪。俟事竣之日。另行降旨。所有臺



灣道員缺。著孫孝愉。以按察使銜。管理臺灣道事務。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袞阿桂等奏。聞賊匪現在憂鳩地方。派海蘭察。瑪格。巴朗。克車德依。那木扎勒。豐昇額等。帶領官兵三百餘員名。在前隊。伊等親率侍衛官弁一百餘員接應。派綠營兵五百名。令哈國興。長青等帶領。出萬仞關。遙爲聲援。均不攜帶行裝等語。所辦尙屬妥協。此次阿里袞等。輕裝前進。馬匹口糧。雖不能充足。倘能多有斬獲。儘可資進兵之用。著傳諭阿里袞。轉飭海蘭察等。至憂鳩地方。設所獲賊糧米甚多。務量力進取。卽添兵續進。亦無不可。但大兵前進。或被賊匪從後抄襲。亦不可不豫爲之慮。惟在伊等。臨時籌度萬全可耳。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普洱一路軍營。阿里袞等。不能遙顧。特派永瑞。五福。駐紮九龍江等處。令其探訪賊匪消息。剿撫兼施。曾據奏分路駐防。而於該處情形。尙未覆奏。現在永昌一路。已令酌量進兵。其九龍江一帶。若有緬匪潛踞。或別部人有從賊者。亦宜乘瘴氣未作之先。速往捉生攻掠。以分其勢。不可株守防邊。致誤機會。著傳諭永瑞等。速將九龍江附近等處。係何項部落。曾否歸附緬匪之處。遵旨詳訪。相機妥辦。卽速奏聞。

己丑。乾隆三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賞吉林索倫兵。所過地方。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



銀各十萬兩。

丁酉。

命兩廣總督李侍堯多購阿魏解送雲南軍前辟瘴。

庚子。

諭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前往雲南經略軍務。今擇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所有應行事宜各衙門察例具奏辦理。

癸卯。

賜經略大學士公傅恆御用盔甲各一。

壬子。

諭朕於二月初六日舉行經筵。衍聖公孔昭煥現在來京著令其隨班觀禮。

癸丑。

諭據永瑞等奏南掌國王之弟召翁差遣土目齎稟探聽進兵消息一摺。

所見固是。而於辦理機宜尙未允洽。召翁既爲緬匪拘留五年。今忽遣人探問消息。其情形原屬可疑。但伊所遣下人卽詳加詰訊。豈肯盡以真情吐露。正無庸過事吹求。惟應告以今年調集精兵合力進剿。因前此取道木邦錫箔一路未協地理。今欲改由落卓來卡一路進剿。如南掌別有捷徑可通。可分兵一支令爾國之兵隨同進發。但爾國既志在報仇。倚賴天朝聲勢。爾國自當輸誠效力。計官兵萬餘人及隨營馬匹。雖所需日用芻糧自行運帶。但既經爾國地界。一應糧餉草料。爾等亦須豫備。以資接濟。雖官兵斷不騷擾爾地。而平價買取亦所必有。傳諭之後不妨將所遣二人發回。倘該國聞信後仍有回稟。遵諭辦理。永瑞等至秋間進兵時。亦可由此路領兵數千率同南掌兵丁會合進剿。但諸事留心防察。不得稍爲所愚。至於進貢一節。



直當告以南掌素屬恭順。屢經入貢。如此時果欲進象。卽當照往例具表。現在所投召翁之稟。不便轉奏。若另遣爾國大頭目。齎奉表文前來。卽當代爲奏達。如此方與事理允協。將此傳諭永瑞知之。二月甲寅朔。重修太學文廟成。御製碑文。丁巳。釋奠先師孔子。己未。上御經筵。壬申。賜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及隨征將士等宴。三月乙酉。命伊犁將軍伊勒圖。帶索倫兵。往雲南軍營。賞銀千兩。庚寅。上啓鑾。幸湯山。癸巳。幸盤山。庚子。上還京師。壬子。荊州將軍永瑞。雲南提督五福。奏報宣慰司刁維屏。探得召散在憂蚌地方。與召綱相攻未決。查憂蚌距孟艮四十里。此時若取孟艮。道路開通。於秋間進兵。深爲有益。臣等擬卽會同副都統雅郎阿。總兵永平。帶兵往剿。得旨。爾等此事可嘉。但爾等未必能勇往辦理。夏四月己未。革福建巡撫鄂甯。賞給三等侍衛銜。發往雲南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其隱匿緬匪。滋擾戶腊撒故也。傅恒奏。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雲南。詢問緬匪情形。專恃木柵抗拒。我師向來用尋常槍礮攻取。無濟於事。臣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礮之人。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鐵一斤。遇攻柵時。隨地暗鑄大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賊寨。用過後。仍可鎔化攜帶批。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勢。賊望



風而散矣。壬戌。上閱健銳營兵。丁卯。諭據傅恒奏稱。賊酋苗溫。率賊五百尋覓線囊圍。前至毗連我界孟夏地方。經侍衛克車德巴朗等。率滿兵百餘奮勇攻擊。斬首二百餘級。生擒賊匪四名。獲馬匹器械無算等語。克車德等。甚屬奮勉。經略傅恒。甫經到彼。卽得此捷音。可謂順利。但克車德等。若再奮力前進。擒獲苗溫。則愈善矣。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傅恒等奏稱。蠻墓以北野人山頂。可得造船木料。已令傅顯帶兵一二千名。前往修造等語。此項兵丁。必須滿漢兼派方妥。彼處修造船隻。若野人稍不恭順。卽行剿滅。此等野人。不可深信。恐其佯爲恭順。陰通緬夷。務宜留心籌度。至造船一事。朕徹夜思之。所關甚鉅。觀所進地圖。野人山西北。卽係賊人巢穴。相距甚近。倘野人陰通緬匪來侵。有誤船工。大有關係。必須重兵駐守。方可無虞。九月間。想船隻亦可造竣矣。可傳諭傅恒。令其察看地勢。相度事機。熟籌妥議具奏。又諭。據傅恒等奏稱。暫停究辦通賊之漢奸。並招致熟識路徑之擺夷。以資委用。俟大功告成後。再行分別賞罰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阿里袞阿桂等。辦理攻剿之事。並未留心。惟圖將就了事。反恐嚇於人。使皆不敢陳訴。究竟未獲一人。今傅恒甫到。卽如此辦理。伊等甯不愧乎。著傳旨申飭。傅恒。阿里袞。阿桂等。會奏。臣



傅恆。於四月初八。赴騰越龍陵一帶。察看邊隘情形。並指示添餉馬匹事宜。原可卽駐騰越。緣永昌爲軍需總匯。查辦諸務較便。且索倫等兵到滇。必須由永昌給馬。大礮亦在彼試鑄。均須臣親身督理。仍擬往來其間。俟一切辦妥。再駐騰越。臣阿桂。前赴迤西一帶。將各廠馬匹稽核餉養。臣阿里衮。瘡口未合。精神尙好。卽與督臣明德。於附近永昌一帶。查辦馬匹。務期一律臚壯。以濟軍行。報聞。又會奏。敬陳軍營事宜。一老官屯。爲賊人水陸咽喉。今擬於上流蠻暮戛鳩一帶造船。進兵時。一由戛鳩江西。取道猛拱猛養。直搗木梳。一由水路。令福建水師順流而下。別遣兵一支。在江東猛密地方。相機剿殺。老官屯腹背受敵。不戰自潰。一前拘泥避瘴。九月後進兵。緬匪得計。期豫備。此次應出其不意。先進數十日。將來旋師。不致遇次年盛瘴。更可從容展布。一馬匹已由遠及近。遞調沿邊餉養。進剿可期。臚壯者。惟分馬時。先儘大臣挑用。次官員。次兵丁。非鼓勵軍心之道。今擬分爲三等。臚壯者。分給索倫。次及別項兵丁。大臣官員。分例本多。再次者。均勻搭散。一火藥鉛彈。照兵丁應得分數給與。每致遺失。今酌於應得之數。十給二三。其餘專員運送。隨時接濟。向來用竹篋木箱裝貯。遇雨輒漏。且易拋散。今酌改用牛皮袋。一弓箭非綠營所長。此次毋庸佩帶箭枝。轉



可勻給索倫備用。緣營兵飭令多帶鳥鎗藤牌刀矛。又思短兵相接。用斧亦可。而攻斫木柵。尤爲得力。現飭製三斤重斧。酌量配帶。一現覓善鑄大礮工匠。先造礮模。並帶銅鐵。隨時鑄造應用。又多帶劈山五子各大礮。均能打遠適用。至鳥機等礮。徒費扛擡。不濟實用。俱不運帶。一兵將貴於相習。現交提督哈國興。查明各歸各伍。續到之兵。亦各按標營。統歸一隊。卽有添派別省將領者。亦必豫期指派。一從前進兵。意在緬匪。其脅從土司。不忍概誅。反致尾擾大兵。此次除實在歸誠者。收其米石牲畜。倘首鼠兩端。卽行剿滅。一現在運貯。並各處採買之米。共九萬餘石。合計調集之兵。現給兩月口糧。約需二萬五六千石。所儲尙有盈餘。進剿時。口內按站關支。口外分領裹帶。多備乾糧。便於輕齎速進。一永昌順甯所屬十四土司。荷戈禦賊。原非所長。此內或有熟悉賊中徑路。及與邊外土司相識者。亦擬不拘名數。酌帶備用。其邊外波龍養子野人擺夷等。如有實心投順者。亦可供嚮導之用。以上各條。酌舉大端。未能豫定者。隨時陳奏。得旨。覽奏欣慰。阿里袞。阿桂。豈肯如此用心。丁丑。賜陳初哲等一百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永瑞等奏。安南夷目黃公纘等。向居南掌猛天寨地方。今被黎維禱



攻打。力不能支。率眷屬民人四百餘名。懇求內附等語。黃公纘等。原係安南莫氏之後。遁匿南掌境內。近因黎維禱往攻。窘迫求附。但安南恭順素著。黃公纘等。既係該國之人。於理不應允納。然伊等現當窮蹙來歸。如竟拒而不納。又非中朝一視同仁之體。朕意此時。且令曉事道府大員。前往撫諭。將來投人等。於邊內暫行安置。不必告以曾經奏聞。如伊等或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不妨徑行正法示儆。至黃公纘等。或在安南獲罪。逃竄外出。黎維禱。或係該國王差往拘拏。俱難懸定。現今軍機大臣。擬寫文移一道。以明德之意。詢問安南國王。其中實在緣起若何。俟覆到時。再作區處。庶於事理允協。戊子。王巍伏法。六月。辛酉。傅恒等奏。提督哈國興。自野牛壩來騰越。據稱該處樹木甚多。內晝相夜槐二種。尤爲適用。現在砍伐。將及二千株。每日督工趕造船隻。約於指定數目外。更可多造。該處氣候甚好。兵役並無疾病。無不欣喜從事。得旨。欣慰覽之。壬申。傅恒等奏。鑄礮工匠。現已熟悉。本月初五日。製得大礮一位。用銅二千餘斤。中安大鐵子一。重十六兩。羣子十餘。各重二兩。豎立木柵。約三里外。安礮施放。礮子直衝木柵。復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將礮子略放。卽三千斤重礮。亦屬易辦。查鑄礮。先分節作成泥坯模子。臨時將模子對縫。埋入土



坑。然後灌入銅斤。閱三時。礮身可就。土坯必俟自乾。不可火烘。又中間所用鐵桿。亦須豫造。用時將官員兵役。分帶銅斤。立時鎔化。即可鑄成。礮身熱退。約須二日。掘取土坑。以及鑽打火門。統不過四五日。即對敵施放。無論木寨磚城。無不應手立破。得旨。欣慰覽之。乙亥。傅恆等奏。據差往老官屯偵探之獵夷金禎稟稱。由虎踞關至老官屯。並無緬匪攔阻。惟老官屯江邊。離去年舊柵三四里。又立一柵。共計三層。內用磚砌。中間排立大木。外層加築土牆。周遭穹濠。寬二丈。深如之。前開一門。搭有吊橋。後開一門。通江。四隅築有礮臺。高與柵等。柵內有賊四百餘。江內有空船二十隻。夜間敲梆鳴鑼。防範甚嚴等語。查老官屯木柵在下游。斷其歸路。使賊人不備。遣兵一支。由新街渡江。擣其兩岸之柵。並令蠻暮船隻順流而下。奪其江內船隻。使賊知阿瓦之船。不能往來。自驚惶思竄。雖堅柵。可不攻而破。得旨。爾等所鑄大礮。亦足攻破矣。戊寅。湖北黃梅縣江隄決。命吳達善勘之。秋七月。戊子。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傅恆奏。據線官猛來騰越稟稱。老官屯賊目諾爾塔。經賊匪懜駁。調回阿瓦城。約止留兵五百名把守。將憂鳩之賊衆。由水路全行撤回。又奏稱。有猛密土司。遣人來稟。情願內附等語。此係最好機會。夷



人性愚多疑。伊等地方。又與緬賊毗連。若我兵少。無進剿之意。自不無觀望。或揚言內附。緩我之師。均未可定。今見大兵進剿。緬匪卽日殲滅。伊等可享太平。輸誠內附。情勢所有。並無可疑。且老官屯賊兵。止留五百。看來緬匪。被野養子擊敗之語。亦屬不誣。我兵前進。背後旣無可慮。夾攻老官屯。亦屬不難矣。前經降旨。令傅顯由木邦進發。今據線官猛所稟。伊屬下戶漢等。已將猛尾地方收稅之緬賊。搶掠苗溫。已經回去。是木邦已無賊匪。不必以得力之兵。往無用之地。傅顯著在大隊內行走。奮勉立功。今猛密已得。進攻自易。若直取阿瓦城。仍宜留心謹慎。阿桂務隨同經略傅恆前往。至老官屯猛密司等處。收服之後。宜留大員駐紮。老官屯著伊勒圖防守。猛密司等處。留傅顯防守。揀幹練總兵一員協助。再懜駸此時。勢甚窮蹙。尙有歸順之意。伊屬下頭目四人不從。情殊可惡。傅恆進兵時。務將此四人擒獲。勿致兔脫。再攻取阿瓦城後。彼處夷人。部落甚多。我大臣等。未便駐紮。若另授緬王。必擇能辦事務。可守地方之人。方爲妥善。丙午。諭。傅恆等奏。據猛拱頭目脫猛烏猛等稟稱。賊匪懜駸。已於四月十五日身死。現議立子弟未定。一切事務。俱賊目雷迴步管理。今臣等因乘機進兵等語。賊匪身死。如果屬實。此乃上天眷祐。賜一機會。更不難集事。傅



恆等渡過憂江。由蠻暮西岸進兵。甚合機宜。賊匪死後。立子立弟。一得信息。卽速奏聞。傅恆等務將賊匪族黨拏獲解京。勿致漏網。惟是傅恆係天朝經略大臣。止帶兵四千餘名。體統未稱。著諭明德等。催趲各隊前進。必足九千三百之數。令伊勒圖帶領。趕赴接應。憂鳩地方。雖無賊匪。亦必當防守。卽著伊勒圖派兵駐紮。傅恆等攻克老官屯。伊勒圖卽調駐老官屯。另派人防守憂鳩。總在計出萬全。毋稍疎忽。丁未。彗星見。諭傅恆奏。總理糧運事務大臣傅顯。在野牛壩地方。染瘧身故等語。傅顯在軍營辦理造船事宜。頗屬奮勉。茲聞溘逝。深爲悼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照例給予。伊子服闕後。著軍機大臣帶領引見。尋予祭葬。諡襄勤。八月丁巳。諭前者朕五十誕辰。恐直省臣民有起經壇立碑亭。貢獻稱祝之事。或致糜耗物力。曾豫勅禁止之。明年八月。屆朕六十正誕。意中外耆庶。必有以週甲聖節。非五旬大慶比。欲申祝釐以抒愛戴者。情固難卻。而非朕心所樂從。用是明切宣示。且越歲辛卯。卽恭遇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璇闈慶典。亙古稀逢。朕將率天下臣民。臚歡舞綵。敬迓慈禧。自當聽衢巷謳歌。共展尊親之義。又何必因朕躬慶辰。頻年祝嘏。多此煩文。縉節爲哉。其布告天下。咸體朕意。一切遵朕二十四年所降諭旨。不必舉行。乙丑。上



巡幸木蘭行圍。己巳。雲南提督木進忠。於軍營病卒。贈太子太保。賞銀一千兩治喪。戊寅。禁廣東私鑄唐宋元明古錢。己卯。傅恆奏。八月初一日。奉到七月十一日廷寄。欽遵辦理外。臣等行抵南蚌。去憂鳩不過五六十里。路徑尤覺險隘。官兵人等。皆須步行。所有奏報事件。俱由步站。較前未免遲延時日。適值陰雨連綿。水勢正湧。小溪成河。必須搭橋。前路尙有南籠河。已遣人前往築橋。約於初四日。方可渡憂鳩。俟蠻暮西岸。會合野牛壩造船兵。直抵銅壁關時。方可按程安設臺站。得旨。好。九月辛巳。諭。本日內閣進呈河南巡撫題本一件。票籤內於宏字缺寫一點。甚屬無謂。避名之說。朕向不以爲然。是以卽位之初。卽降旨於御名上一字。止須少寫一點。不必迴避。後因臣僚中有命名相同。心切不安。屢行陳請者。始許易寫宏字。其實臨文之體。原可不必。故於前代年號地名。凡有應用之處。概令從舊。不准改易。至於臣子尊君奉。上。惟在殫心宣力。爲國爲民。方爲克盡誠敬。豈在字畫末節。拘拘於小廉曲謹哉。且宏字已屬避寫。卽與本字無涉。若因字異音同。亦行缺奉。展轉相仍。必致公紘等字。概從此例。將無所底止。復成何事體耶。嗣後俱照字書寫。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福康安著馳驛前往。看視伊父經略大學士傅恆。丙申。散秩大臣



噶布舒。於軍營病卒。賞銀五百兩治喪。辛丑。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癸卯。

諭。據經略大學士傅恆等奏稱。九月初二日。猛拱頭目興堂扎。回營稟稱。伊到節東寨內。尋見土司渾覺。並頭目滲籠籠等諸人。一併帶來投誠。隨即酌量安撫辦理等語。傅恆等不避雨水泥濘。迅速進兵。收服猛拱。措置有方。卽措辦口糧等項。亦均妥洽。朕心深爲嘉悅。經略大學士傅恆。著賞給三眼孔雀翎。小荷包四箇。並賜詩示獎。阿里袞。著賞給小荷包三箇。向來三眼翎。無賞給大臣之例。傅恆自出師以來。籌辦軍務。實心實力。悉合機宜。是以格外加恩賞給。傅恆接到。卽行戴用。於行兵更覺威嚴。且使緬子獬夷等觀瞻。益知尊重。至渾覺從前。雖稍懷瞻顧。而一見興堂扎。卽隨至投誠。且其年僅十八。情尙可憫。伊係倡議迎降之土司。著加恩賞給孔雀翎。並荷包二箇。其頭目脫猛烏猛。興堂扎。及賀丙。亦屬奮勉。俱著加恩賞戴孔雀翎。渾覺係該處土司。或賞以二三品頂帶。其脫猛烏猛等三人。或賞以四五品頂帶之處。傅恆等視伊等勞績。酌量賞給。丁未。傅恆奏。興堂扎自南養地方回時。稟稱並無賊匪踪跡。聞緬子在暮魯一帶。招集獬夷。築塞堵禦。所集獬夷。大半逃走。猛養土司。亦領屬人躲避等語。從前緬子所恃。惟猛拱。猛養一帶土司。今猛拱收服。猛養地方。亦猛



拱所屬。臣收服猛養後。前至蠻暮。即可會兵。直抵阿瓦。下部知之。尋又奏臣等至猛養地方。前哨兵。刼殺數賊。興堂札奪取猛養寨。並令官兵搜取附近賊寨。十七日。留住一宿。官兵尋得已熟田禾數處。即令刈穫。以作軍糧。渾覺脫猛烏猛等。所辦糧石。陸續運至猛拱。足以敷用。臣等於十八日起程。住南洞千地方。三更時候。千總霍明崇。把得隆。及興堂札等。還報。奪取南隼寨。莫邦寨外。復奪二寨。共奪得牛二十八隻。糧十五石。男女三十五名口。寨長鄧睦。莫邦博孟。一併擒來。臣等審訊。鄧睦。莫邦博孟。俱未從賊抗拒。寬宥不殺。以示恩惠。交渾覺興堂札。帶同前進。以備驅使。所擒拉匿拉賽。即行正法祭蠶。臣等復行三站。至蚌板雅地方。派兵搜剿。賊皆逃避。尋得熟田六七頃。令官兵收穫充糧。得旨。欣慰覽之。又伊勒圖奏。臣與阿桂。行抵新衛。船隻亦於十八日畢集。訪知自新街前進。必至哈坎。始可渡江。聞哈坎地方。有滾弄洲。洲內有賊寨。若自滾弄洲渡哈坎。可就近搜查。商諸阿桂。意見相同。遂於二十二日。渡滾弄洲。二十四日。渡畢。於各寨內搜獲男婦五人。已送交阿桂辦理。臣至洲之西涯。查勘江之西。至哈坎地方。皆峻嶺深叢。凡坎上可登之路。皆立長卡。卡內賊匪。約二三百名。以鳥槍相拒。臣遂分兵三百餘名。於二十六日五鼓時。令領隊大臣明亮



等分三隊攻取。臣與提督伊昌阿。侍衛官員等。於江岸放礮助威。及黎明賊始知覺。我兵船抵岸。奮勇爭先。賊棄卡竄走。我師遂得其卡。作速渡江。並於各處搜覓。生擒二賊。次日渡畢。卽起程赴猛養。迎會經略。得旨。欣悅覽之。汝實進長矣。勉之。又阿桂奏。臣至野牛壩。有蠻暮夷日。率官弄地方獯夷來見。詢以賊人情形。據獯夷炯底噶稟稱。本年懵駁。蓋造大寺院。派官弄五寨人。解運木植。七月間。送至節蓋住九鈕地方。三日。並未聞懵駁死信等語。報聞。冬十月。癸丑。彗星復見。諭軍機大臣等。據欽天監奏。七月內彗星見。光照西南。經日度遂滅。今又見於西南。光照東北等語。從前彗星光射西南。以爲剿滅緬匪之兆。今乃復見。殊覺可疑。現在傅恆等。領兵前進。賊酋懵駁。或親身投誠。或用計擒獲。則犁庭掃穴。卽可奏凱旋師。倘懵駁逃往暹羅。亦不必遣人追取。凡事之成功。原有難易。應戮力者。自須竭力辦理。如盡力爲之。勢必不能。亦當知難而退。傅恆等。計由老官屯。直取阿瓦。須防我兵深入。賊人潛襲其後。所關甚重。不可少有疏忽。萬一道路險阻。進兵不易。須早作退步。老官屯。係緊要關隘。卽於該處駐兵據守亦可。但道遠難以懸揣。惟在傅恆等。相機辦理。此旨特因彗星復見。使知謹慎之意。著密諭知之。己未。賜卹雲南軍營病故總兵吳士



勝。癸亥。賜錢治平等四十七人。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此次在軍營。諸事畏怯。竟不可恃。進攻猛密司。豈伊一人所能辦理。阿桂著革去副將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伊勒圖。人尙勇往。著卽授爲副將軍。猛密司一路。卽領兵前往。仍著阿桂協助。若再不知奮勉。阿桂自思。將復何所逃罪。並著傳諭傅恆知之。乙丑。命彰寶往駐老官屯。籌畫撫輯事宜。丁丑。傅恆等奏。臣等進攻老官屯。據住江口。十月初八日。賊衆潛至江灘。左右紮寨。遂派海蘭察。鄂呢濟爾噶勒。前往捉生。拏獲厄諾一名。訊據現有得楞子頭目呀得諾。帶船十隻。蓋拉機帶船百隻。從阿瓦前來。定鮓普帶兵百名。從西岸前來等語。臣傅恆。阿桂。遂在東岸預備。阿里袞。伊勒圖。在西岸豫備。約定分路夾攻。初十日。賊船三十餘隻。沿江前來。遂分派策應。見有穿紅衣賊目。駕大船。插紅纛。侍衛阿爾蘇那。帶兵直攻賊船。護軍校烏什哈達。躍入水淺處。射傷賊衆。大船內賊目。持槍抵禦。被披甲烏雲保射殪。江岸賊俱擁出。適海蘭察趕至。與阿爾蘇那等。棄船上灘。合力剿退。奪獲大寨三座。器械米糧無算。計東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臣阿里袞。帶領明亮等。由西岸直衝寨壘。擊敗賊衆。乘勝追入大寨。正安劈山礮攻打。賊已逃散。計西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



細察賊衆情形。無多伎倆。議定嗣後進剿。乘其未立寨時。併力克取。得旨。初次接仗。卽能如此獲勝。覽奏甚爲欣慰。賜卹雲南軍營病故副都統蒙武爾岱。十一月。癸未。諭。向來萬善殿有年幼太監十餘人在內讀書。派漢教習一員。專司其課。該處復係僧徒典守。與學舍雜居。旣屬非體。且太監職在供給使令。就使讀書。不過教之略識字體。何必派選科目人員。與之講授。令其通曉文義乎。在前明閣監擅政。司禮秉筆。惟所欲爲。因使若輩通文。使其自利之計。甚至選詞臣課讀。交結營私。此等糝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我朝宮府肅清。太監等從不令干與政事。卽不識字何礙。或伊等間有登記冊檔之處。但能粗辨字畫足矣。現今讀清書之太監等。在長房一帶。派內務府筆帖式課之。此等讀漢書之人。原可附近該處。另選內務府筆帖式之曾讀漢字書者。授之句讀。又何必爲之專設一漢員。教令讀書乎。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著永遠停止。其如何酌撥房屋。選派人員各事宜。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定議具奏。乙酉。諭。尙書果毅公阿里袞。久侍禁庭。敷歷中外。公誠恪慎。宣力有年。前此平定西陲。懋著勞績。曾經圖像策勛。是以征緬之役。特命前往滇南。俾膺副將軍之任。去年因其身患瘡疾。遣遣御醫馳視。並賜藥餌調攝。旋卽向痊。而精神



未能全腹。朕心方爲厪念。昨自憂鳩進次猛拱。所至頗稱勤瘁。及在新街分兵剿賊。奮勇奪壘。純盡足嘉。乃因體弱邁疾。猶統舟師前進。正冀其速愈。以副委任。遽聞溘逝。深爲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襄壯。諭前經降旨。令傅恆於阿桂伊勒圖二人內。酌定一人。補授副將軍。今阿里袞現在病故。軍營無人。阿桂仍著在副將軍上行走。其從前移給伊勒圖之印。仍交阿桂管理。阿里袞所遺副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烏三泰。長青。著授爲參贊大臣。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等奏稱。十月二十二日。領兵由江岸三面環圍賊壘。攻克東南木寨一處等語。此次官兵接仗。勇往爭先。哈國興尤爲奮勉。甚屬可嘉。均當加恩升賞。其受傷兵弁。並著傅恆等查明具奏。看來賊衆情形。豎立柵寨。驟難攻克。此旨到時。萬一仍相拒守。則環攻已有月餘。賊壘之內。糧石何由接應。是必先有儲備矣。我兵與其曠日持久。多傷勇士。不如相機徐圖。卽令已得老官屯。亦當計出萬全。阿瓦爲緬匪巢穴。固守必甚。現在軍營人少。奎林鄂呢濟爾噶等。亦皆受傷。尙需調養。卽令由京派人前往。已屬無及。若不悉心籌畫。恐有疎失。況此次大兵。已將憂鳩猛拱猛養等處收服。軍威大振。撤兵不爲無名。著傅恆等。於拏獲賊人內。擇其明白者。諭以緬匪罪



重。理宜全行殲戮。但大皇帝好生。不忍盡殺爾等。告知懜駭。悔罪投誠。將軍等卽遵旨撤兵。如此曉諭後。將兵馬船隻籌備。由新街一路。分隊而回。土司渾覺。興堂扎等。如願內移。卽擇一善地安置。其所屬小戶。仍令各居本處。總之辦事之道。固不可輕徇衆論。亦當審時度勢。勿徒執己見也。著密諭傅恆等知之。癸巳。諭。將軍永瑞。提督五福二人。前在普洱辦事不善。革職後。賞給三等待衛。令在軍前効力。此特予以自新之路。俟其立功。再行加恩。今隨營前進。於途次病故。殊堪憫惻。並著賞給副都統銜。交部照例議卹。乙未。福建水師提督葉相德。在軍營病故。贈太子少保。入祀旌勇祠。賞銀一千兩治喪。予祭葬。諡壯果。丙申。傅恆等奏。臣等進攻老官屯。日夜毆勉。急圖成功。現在賊情。不過藉木柵爲固守計。若分兵前取木梳。猛密等處。賊必接應。再繞後夾攻。自當易克。奈因本年瘴癘過甚。交冬未減。原派各營兵三萬名。滿兵一千名。現計僅存一萬三千餘名。加以領隊大臣。亦多患病。未能分路擊取。賊匪得以全力自固。得旨。以此觀之。撤兵爲是。早已降旨矣。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傅恆等奏到摺內。現屆冬令。瘴氣未消。葉相德等。皆染病身亡。緬地氣候惡劣。徒傷人衆。斷難深入。傅恆當遵前旨辦理。將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卽速馳驛來京。甲



辰。諭副都統瑚爾起。副都統銜總兵阿第木保。前在軍營。著有勞跡。此次攻取猛養等處。亦甚奮勉。今皆病故。殊堪憫惻。著交部照陣亡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稱。傅恆身染瘴癘。現患腹泄。頗形羸弱等語。此次進剿緬匪。事難中止。從前軍營大臣。並未將實在情形。明白具奏。及傅恆請往。朕早謂地方險峻。氣候惡劣。究竟可辦與否。須到彼詳加審度。復以事機難定。於今春祈穀時。默祝昊蒼。若此事必難辦理。則傅恆患病。卽不復舉兵。前已諭知傅恆及軍機大臣矣。乃傅恆至騰越。一路無恙。收服猛拱。猛養等處。並在新街蠻暮。屢獲大捷。是以令其前進。及至老官屯。水土惡毒。日夜攻取。積勞成疾。今未就痊。此卽上蒼垂示。無庸深入之意也。且官兵俱不耐瘴癘。伊等皆朕之臣僕。心實不忍。且以緬賊故。而致多傷。亦屬不值。此旨到時。傅恆卽馳驛來京。留阿桂在彼。籌畫撤兵。先於歸路兩旁設伏。防其後襲。隨將吉林索倫厄魯特兵。編隊先行。其餘於野牛壩地方。酌量暫駐。所有船隻。或卽燒燬。或尋一妥處安放。彰寶想已到老官屯。著傳諭阿桂。卽會同彰寶辦理。丁未。諭據經略大學士傅恆等奏。總兵德福。攻打賊寨。奮勇爭先。受傷陣亡等語。德福身先士卒。奮勇捐軀。深爲軫惻。著入祀旌勇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傅恆



等奏。大兵圍攻老官屯。賊勢窘迫。賊目諾爾塔致書懇乞解圍。經臣等傳諭訓飭。又遣小頭目節綴齎呈懜駁書函。籲請停兵。詞頗恭順。諾爾塔復謁見哈國興。叩求回書。臣等察其情詞。似非狡詐。遂繕書曉諭。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內地被留之人。其投誠土司。嗣後不得侵擾。若能悉遵約束。卽當奏請撤兵。付書遣去。得旨。知道了。另有旨。傳恆又奏。臣自抵騰越以來。領兵前進。惟期迅奏膚功。詎意憂鳩渡江後。官兵多苦瘴癘。臣到老官屯。卽患復瀉。至今未愈。誠恐有誤國事。更念此次用兵。衆以爲難。獨臣執意請行。致負委任。應請從重治罪。得旨。另有旨。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恆等奏稱懜駁遣人呈書。並諾爾塔叩見哈國興。籲請撤兵解圍等語。前因緬地水土毒惡。官兵不耐瘴氣。曾經降旨撤兵。今懜駁又遣使乞降。自應照所請辦理。但此後須定規模。不可令緬酋驕縱。卽如書內懇求通商一事。尙應斟酌。懜駁如願爲臣僕。納貢輸誠。則緬地皆我版籍。貿易無妨相通。倘止求撤兵。未請納貢。通商斷不可行。著傳諭傳恆等。將此旨明白曉諭。再禁內地商販。不得出關交易。十二月壬子。以降旨撤兵。免雲南辦理軍需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明年額賦之半。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官兵經過各州縣。並免十分之三。乙卯。諭傳恆等奏。護軍



統領烏三泰。在軍營病故。烏三泰自到滇後。臨陣剿賊。甚爲奮勇。從前造辦船隻。亦頗得力。今聞溘逝。殊堪憫惻。著加恩照伊柱例議卹。傳恆等奏。大兵圍攻老官屯。緬匪懜駁。遣人致書。懇求罷兵。情愿繕具表文。十年進貢一次。茲差頭目二人。呈送洋錦呢布等物。臣等堅卻不受。經頭目等率衆一百八十餘人。負荷陳設營門。再四懇求。卽飭令接受。將魚鹽菜蔬等物。分犒軍士。紬緞銀牌。分賞夷衆。並令哈國興。諭以納貢時表文。須遵各外藩體例。應恭繕具書。緬甸國王某。奉表大皇帝陛下。以昭規制。該頭目卽書寫存記。察其言詞。似無欺飾。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恆等奏。緬酋懜駁。遣人到軍營。齎送錦布等物。並見哈國興。當卽諭以表文規制等語。所辦甚是。前此懜駁懇求通商。曾經降旨傳諭傳恆。不允所請。今旣願奉表稱臣。輸誠納貢。通商自應可行。但此時且不必曉諭。俟其來京時。再降恩旨。著傳諭傳恆等知之。乙丑。副都統公豐安。於撤兵後病卒。命照軍營病故例議卹。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滇省現已撤兵。一切善後事宜。自應及此時熟籌妥辦。所有裁汰總兵一節。昨已諭令傳恆等會同彰寶。卽行查辦。乙亥。傳恆等奏。臣等遵旨詢問土司渾覺。情願內移與否。據稱蒙大皇帝天恩。原欲在內居住。但家口俱在猛拱。且所有屬下地方。



亦須前往管束。仍願回至猛拱。爲邊外土司等語。遂酌量賞給送回。令其就近出萬  
仞關。並一面移文緬甸。嗣後不得滋擾。得 旨覽。



東華錄要卷四十一終



